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82, No. 1571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1571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雲門宗

南嶽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永嘉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宋仁宗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于市井中。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于翠峰。覺問。汝名甚麼。師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師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師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師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眾。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

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 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饑人之食。令他永絕饑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 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彝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髑髏嘗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 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剎剎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 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鍊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 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 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 上堂。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 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 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鬪寶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 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 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徽宗崇寧中。敕諡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侬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 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

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實相蘊觀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以劍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

依明覺于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嚮。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揚州儀真長蘆祖印智福禪師

江州夏氏子。參雪竇。頓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上堂。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為鼯鼠而發。曰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作麼生摸索。乃展兩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

瑞州洞山慧圓禪師

幼參雪竇。便得旨。一時聲名籍甚。後依開先暹。會洞山闕人。暹舉之以應。遂出世。上堂。學非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眾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祇如山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闍却拄杖。更有什麼事。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鳳陽鳳棲仲卿禪師

上堂。僧問。古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所為何事。師張口吐舌示之。曰祇者箇。別更有。師曰。朝三千暮八百。乃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差萬錯。喝一喝。下座。

長沙龍興智傳禪師

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宋英宗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臥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真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汝寧乾明則禪師

僧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己求。曰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清風生碧落。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

常德乾明知應禪師

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塞壑填溝。乃曰。馬祖陞堂。百丈捲席。火動烟生。雲擎雨色。覲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衡州南嶽雲峰元益禪師

李林宗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出塵底事。李惘然。師曰。還會麼。李忽有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瑩。洪河本是深。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為金。師曰。正趣地獄。李曰。人我無相。何為地獄。師曰。汝今何在。李曰。覲面不識。師曰。祇此是黃金。

修撰曾會居士

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袖-由+貴]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

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

梓州蹇氏子。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宋仁宗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合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剎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一日忽往辭江州牧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當神宗熙寧辛亥三月十六日也。壽六十二。臘四十五。茶毗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歐陽文忠公。尤獨尊重。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

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

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

冬日在南華受請。示眾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船舶。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

僧問。如何是直截為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寧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曰見後如何。師便打。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舜峰慧寶禪師

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險。日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日如何即是。師曰。蘇嚕蘇嚕。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誑閻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嘗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巖。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巖。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睽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於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鍊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我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矜嫻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眾。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覷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磔。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為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

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滄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元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颶塵。橫山簸土。擊元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閒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老屋數間。師力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枯淡多棄去。開爐日。以一力搥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硬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即脫二乘羈鎖。黃龍南至。上堂。拏雲攪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剎。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鍊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瘡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塚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顛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師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眾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饑。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慙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鑿不及拖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鰕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

上堂。王臨寶位。大地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遷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

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閻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出家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出為宗匠。九坐道場。四眾傾向。名動朝野。宋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眾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眾。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為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櫬倒却。迦葉門前剎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李公麟。為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傳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鼻。木馬無端雪裏春。現對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哲宗元符戊寅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渠

。一笑而化。其令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

福州彭氏子。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含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剎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搥起拳。良久曰。參 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床下座 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閒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眾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懨[怡-台+羅]。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 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 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胃鶴顛崖上。冲天味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 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南康廬山萬杉善爽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尋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叉手對闍黎。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即今。今即古。家家窗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人不解悟。大眾且道。悟箇什麼。喝一喝。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圖應禪師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雲蓋鵬禪師法嗣

紹興諸暨鍾山報恩禪師

上堂。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眾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几一下。

雁宕吉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為覺禪師

上堂。淨光紺宇。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覩者。宛若昇天。面臨鄂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譚元。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下座。

禾山材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寶積雄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曰謝師答話。師曰。明眼人難瞞。曰大眾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和尚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農家意。吹散白雲撩亂飛。曰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腳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見即不問。你拈匙把筯。為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上堂。山不青。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上堂。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臥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大眾。分明記取這僧話頭。

南嶽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

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 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眾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 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覷。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 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 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 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 因雪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 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眾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眾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峯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 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罇。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

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鬪體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 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眾曰。劔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

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鬪體。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

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餐明月。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寧開元瑩禪師

上堂。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摭始應知。上堂。倏忽倏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搗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鷗。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大滄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口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剎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鬚髻。須彌山。搗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

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

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磬敲寒夜月。香炷白雲朝。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曰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盧毗頂上金冠子。曰重重蒙指示。千古為流通。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

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微禪師

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燃燈前。亦非釋迦後。曰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嶽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行。師曰。聽取一偈。楸枰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狢山西叫明月。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

上堂。僧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師曰。齷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在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元關。一任縱橫妙用。

溫州彌陀正彥庵主

一日謁雪竇良。良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無且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曰。却葫蘆倒纏藤。師曰。道什麼。良擬對。師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僧印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頭大耳小。曰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源耕罷者。牽犢負樵歸。曰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管教棒下辨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 宋

神宗熙寧丁巳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說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鍊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而逝。茶毗斂骨。獲舍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

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為眾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筭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句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眾。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宋徽宗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為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為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高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眾陞座。召大眾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眾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較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為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鷗。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為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鄂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

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

閩縣蕭氏子。年十二。便能行頭陀行。二十六得僧服。入夾山室。住後。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打-丁+感]一[打-丁+感]。僧拍掌。師曰。一任[跳-兆+孛]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眾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宋哲宗元祐戊辰又十二月示寂。壽五十九。塔于善塔之左。

天衣懷禪師法嗣之一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

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彪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昇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值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壬戌。神宗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日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日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日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日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日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岌。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哲宗元符十二月。酣臥而寂。全身塔於蘇之靈巖。壽八十。臘五十有二。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

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魯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見兒生。即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為軍鐵佛懷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宋神宗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塗牛糞。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眾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綱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知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眾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眾。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當哲宗元祐庚午八月也。壽六十四。坐四十五夏。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

江寧府鐘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

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眾人笑你。上堂。召眾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眾曰。這箇為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眾中莫有釘觜鐵舌底衲僧。試為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

台州金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為甚麼眾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巖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黹。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大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去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復顧大眾。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權亮隔。問如何是無為。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

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教乘。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元。至天衣法席。遇眾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

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 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 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鷄足峰前。是甚麼閒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 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烟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彥博。以上賜白瑠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剏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

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 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 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闍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雲門宗

南嶽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之二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

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後著 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眾竭力。珍重 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鬪鬪。醜醜睨睨。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眾梵言首座

示眾。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

臨安人。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 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眾承恩。師曰。量才補職 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 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 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為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睹。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啟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

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為眾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為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為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

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牀。豈免嘖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

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

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

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石門智澄禪師

上堂。覷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為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

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

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為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為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

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咏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

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為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眾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

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鎮錫。佛向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懔[怡-台+羅]又西歸。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啟震思安禪師

僧問。諸佛出世。蓋為羣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為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眾。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眾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

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

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

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眾會麼。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床。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

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瑠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

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

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虫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卻。方有少分相應。便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

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處州永泰自仁禪師

上堂。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

南昌武寧延恩法安禪師

臨川許氏子。少事本郡承天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顯歿。依天衣懷。復遍歷諸方。稱飽參。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未十年殿閣如化城。乃棄去。杖笠於南昌上藍。後住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床破簀。師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為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固止之。棲遲十年。而叢林成。師與法雲秀。為昆弟。秀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養數百閒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宋神宗元豐甲子八月旦示滅。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

字次公。號無為。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侷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

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卻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

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 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 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床。咄 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起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

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闕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眾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眾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眾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蹙。醉裏卻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

上堂。橫按拄杖。召大眾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卻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床。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

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沈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

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

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底麼。咩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

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南昌翠巖廣化慧空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曰。量才補職。乃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

廣信鷺湖仁壽德延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鷺湖境。師曰。一泓湖水春來綠。數隻仙鷺天外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座。山翠上人衣。乃曰。眾口咸來發問端。當空一點盡酬完。未須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子細看。久立珍重。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

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謔言寐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

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齧破。不齧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嘛嚩[口*悉]唎娑

婆訶。歸堂喫茶 上堂。觸境無滯底。為什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什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良久曰。門響。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 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惺-心+卅]子一邊青。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

上堂。言中辨的。句裏藏鋒。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則涓滴不漏。放行則浪涌千尋。踞地全威。壁立千仞。直饒恁麼。衲僧門下。猶未許在。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僉判劉經臣居士

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總與語。啟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冲舉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公於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將去任辭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擊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欲

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承天宗禪師法嗣

德安大龍山德全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撲不散。曰。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踪。僧踴躍而退。

長蘆福禪師法嗣

江寧清涼廣慧和禪師

上堂。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支那。直得盡大地。南北紛紜。亘今亘古。山僧昔年在長蘆。親遭一杓。至今擺脫無門。良久曰。看看山僧今日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諸人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與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的意。若何為。叮嚀四海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上堂。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寶。家內不曾尋。拄棒沿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徒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卻門前草。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喫茶。上堂。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急須薦取。復拈拄杖曰。三世諸佛。盡在裏許。拍禪床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菩提志專禪師

上堂。僧問。遠離嘉禾勝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禾中不遠。曰。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僧便喝。師曰。棒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眉毛廝結。說與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曰。晝見日。夜見星。遂以杖卓兩下。

南嶽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

字悅道。衢州西安人。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曰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灑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

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為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宋仁宗嘉祐癸卯。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于瑞光。照特顧之。于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神宗元豐甲子。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居凡八載。乃得旨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眾三十年。未嘗見笑容。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蒞眾。見畫佛菩薩立像。則不敢坐。饌果以魚葷名者。則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陞堂。則左右顧如象王。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棋。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剗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徽宗大觀己丑臘月甲子。屈三指。謂眾曰。止有三日。已而果逝。其夜有越僧數人。夢師歸兜率天。有異禽翔鳴於庭。塔全身於上方。壽七十五。臘四十五。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

僧問。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上堂。若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古揚今。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逢不別。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

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參。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

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元。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元。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元中元。師曰。長連床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

晉州趙城梁氏子。參圓照。因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曰這箇法。忽有省出住壽州資福。西京少林。舒州投子。道譽震諸方。因號顯華巖。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象。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

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踪。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參。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

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為拳復開。曰或時為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饉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辯良佛慈禪師

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剎。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楔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楔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

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

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烟。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

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床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禮床。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

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咄。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

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

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師曰。[款-士+止]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

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開封淨因佛日惟嶽禪師

福州長磐陳氏子。七歲投西林出家。參圓照。因侍立次。聞舉劫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淨因。開堂日。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刹土。抹為微塵。一一微塵。盡為衲僧。各如滿慈鷺子。窮諸元辯。竭世機樞。到者裏一點用不著。何故。為他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一仞。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渡五姓波瀾。翻戀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甄鏡。衣中驪頷。不數他珍。未挂古帆。現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通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燄。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莫不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珍重。

開封慧林慈壽法晝禪師

杭州徐氏子。圓具後。習經論。久之。參圓照於瑞光。得旨。出住燕山天鉢。次遷香山。乃被詔住東京慧林。上堂。乃顧大眾曰。皇帝禪刹慧林道場。今日宏開爐鞴。全提向上一機。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到這裏。一點也用不著為什麼。蓋。為他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荊棘。久立珍重。

瑞州逍遙聰禪師

綿州鹽泉王氏子。幼投劔門慈雲亮出家。年二十二。試經得度。游講成都。南參尊宿。見圓照本於淨慈。本曰。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以。常念南嶽思。口吞三世諸佛語。一為僧伽作禪。忽灑然有悟。遽上方丈。陳所得。本曰。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陞座告眾。師服勤久之。遊江西高安。住真如開善聖壽三剎。後退聖壽。安居十年。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宋元豐中。坡謫高安。與師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此夢與公遊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怪者。高安山。舊有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畊幾盡。後真淨文訴於縣。十得一二。於是眾請師住焉。師從之。哲宗紹聖乙亥十二月。策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圯。以延眾。明年丙子夏。師示疾。至九月戊甲入滅。世壽五十五。塔本山。

安慶投子普聰禪師

中秋上堂。寂住峰頭。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風搖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窗。師晚年道望益顯著。後於本山示寂。壽九十餘。

開封褒親慈濟祥禪師

上堂。梅花新綻。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

靖江人。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寧府保寧子英禪師

錢塘人。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竝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

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筭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

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問旁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

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廬州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筋。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眾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

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

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

上堂。顧視眾曰。夫為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眾。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

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

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為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眾生不是佛。參。

長沙道林廣慧寶琳禪師

蘇州人。少習經論。叩圓通。發明祖意。王荊公。請出世廣德興教。次遷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 上堂。雲收嶽面。日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滿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慧門前。地平如掌。若是知有底衲僧。穩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 上堂。今朝五月五。百草靈苗誰不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互為主。禪家流莫莽鹵。眨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

鳳陽壽州霍丘歸才禪師

僧問。如何祖師密密底意。師曰。佛眼覷不見。曰為甚麼覷不見。師曰。密密意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露。曰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

南康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

饒州人。參圓通發悟。初住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白回奏紫方袍。張都尉奏以心印師號。上堂。僧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儉。曰上上大機今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未審和尚以何顯道。師曰。山僧祇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體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特地翻成箇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上堂。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上堂。擊鼓上來大家。覩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為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為君通一線。

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

上堂。宗門祖令。徒自緘口坐斷。妙峰橫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路始得。良久曰。玉馬嘶時星斗轉。金雞啼處日光生。

南康棲賢智柔庵主

參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

僧問。九年面壁。圖箇甚麼師曰。天蓋地載。曰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曆日。曰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曰。在你鼻孔裏。曰恁麼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嘗賜紫方袍師號。天禧。舊葬釋迦佛真身舍利。坐乙向辛。以越王臺為案。宋真宗祥符中。僧可政所與復也。旨以宗永為第一代住持。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

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

上堂。散為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清霄。誰知踪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圖覺禪師

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常州廣福法照曇章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日學人未曉。師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日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者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

自慧林得旨。出住杭州湖上。再住揚州石塔。東坡赴登州。師往迎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師起立曰。只這是磚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師曰。若無縫。爭解容得法界螻蛄。及坡鎮維揚。師遣侍者投牒。解院歸西湖舊隱。坡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集眾。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師於此。名重一時。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

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日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日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曠慈覺禪師

洛州孫氏子。遇元豐滿。勉令出家。投長蘆圓通秀落髮。秀去廣照繼之。遂參照。一日躡階有悟。述偈曰。舉足上甄階。分明無別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照可之。楊公畏。請出世。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 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軛打著連底凍。參 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日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裏打鼓 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日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通棒 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几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

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滁州瑯琊山宗初禪師

僧問。如何是瑯琊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瑠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擡頭山萬朵。伴手一枝筇。

滁州蟠龍山道成禪師

僧問。聞師已得黃梅旨。大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千朵秀。風動一江寒。曰瘦竹有高節。閒雲無定踪。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上堂。信手拈來。無然妙用。靈知自性。歷劫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狗羣生。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

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筍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颭-台+弗][颭-台+弗]。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倉忙走下繩床立。參。上堂。仍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參。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

滄州田氏子。幼以孝聞。首入青州元室。山行取葉淨手。忽有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為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閒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顛頂。要得不顛頂看。參。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參。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擱。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擱。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屈。拈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饑飡松柏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

自在眠。大眾。更有山懷為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 上堂。此劔刃上事。須劔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眾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為釋子。喝曰。瞶人徒側耳。便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 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

僧問。古人到這裏。為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

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露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東昌恩縣祖印善不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曰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下座 上堂。千家門。萬家戶。貧者貧。富者富。其或未瞥地三途未是苦。擊拂子一下 上堂。人人獨耀箇箇極則。如斯說話。有損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入入荊棘。喝一喝 上堂。潭中皓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無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座。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

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乃曰。若論此事。不論僧俗男女。賢愚貴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盡向聲色裏轉。却名言滯于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于目前。翻成名相之境。大眾。且作麼生是目前的。此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輪纔出海。萬國盡流輝。曰學人不會。師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問如何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徑苔花秀。雪盡數峰雲氣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夜敲霜嶠月。銅瓶晨漱碧潭烟。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眾。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雨境。師曰。竹寺門相竝。湖山路接連。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修篁帶雨移。遂顧視大眾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鍼錐。喝一喝。下座。

長沙東明慧遷禪師

初住南源。上堂。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栖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眾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露柱木頭作。秤錘鐵鑄成。

淨眾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

嘉禾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為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三祖會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

上堂。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窮參力究。忽然築著嗑著。始知刀是鐵做。便乃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惑地。諸仁者。古人既恁麼會。今日欠少箇什麼。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開元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扁舟衝雪浪。曰意旨如何。師曰。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于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雲門宗

南嶽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

萬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 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 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耐他瞞我唐土。人眾中。莫有為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 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

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 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 問教外別傳。未審傳個甚麼。師曰。鐵彈子 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

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 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為我傳語雪峰和尚。咄 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眾曰。中 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眾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

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切切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個。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趨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筍。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懨[怡-台+羅]。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

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齧不破。師曰。祇為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鼻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

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元。祇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個是根。那個是穴。擲下拄杖曰。這個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

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遊戲去。刀山劒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鞦韆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個熱鐵團。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上堂。聲色堆頭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遊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個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一刀兩段 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啟。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

僧問。若不傳法度眾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個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

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 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個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

上堂。番來番現。漢來漢現。忽然番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個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

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

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 上堂。眾集定。喝一喝曰。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

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

處州松陽人。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紹興承天滋須禪師

單州黃氏子。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言下契悟。出住承天。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辯取。擊禪牀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

上堂。山頭浪起。水底塵飛。果結空花。兒生石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即向火。熱即取涼。且道佛法在甚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紹興天衣慧通禪師

上堂。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群狐屏亦。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松倒影垂幽徑。曰學人不會。師曰。綠竹寒聲夾亂流。曰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金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南地冬生笋。曰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曰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筭來五兆。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

上堂。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堂前。此時參畢。見個什麼。

良久曰。是迷逢達磨。

江南通州狼山文慧禪師

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曰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曰學人不會。師曰。揚子水朝東。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

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 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鱉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嘉興禪悅知相禪師

上堂。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笑。道是閒時又不閒。且問諸人。為什麼却成不閒。良久曰。昨朝秋令盡。今日孟冬初。

嘉興鹿苑道齊禪師

上堂。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者裏。維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曰。參。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

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 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

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己見。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松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持榔栗木。笑問往來人 問如何是向上宗乘。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作麼生是吹毛劍。師曰。清風八面。曰。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曰。切忌當鋒。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

寶文呂嘉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投子顥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

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

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

上堂。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鞞鞞。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個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嚴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覲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荊山美玉奚為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酌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

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投子顥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顥為眾登座。見其顥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顥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顥師號。顥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

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剝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

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齧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嚴州烏龍山廣堅禪師

上堂。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眾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為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

嚴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

示眾。庭凋一葉之悟。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鴈。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道。佛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淨因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鑿禪師

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鰲。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

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跳-兆+孛]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

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遙見疑火。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履滿戶外。蔣山佛鑑勲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勲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改資福。為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勲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勲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諳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勲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瘧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元箭。三尸鬼失奸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個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廝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個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個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

建寧魏氏子。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

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眾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敘平昔參問。勉眾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個落在甚麼處。眾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

秀州夏氏子。初住淮之天寧。建炎初。靈隱慈聖皇后。賜號佛海。韓世忠。表請靈巖為功德院。命師主之。凡五踞法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宋高宗紹興丁丑。師至華亭。有朱宅請師齋。以十一月二十六至其家。據坐說法。緇白畢集。有僧出問。如何是生死根本。師酬對。語未卒。舉拂扣牀一擊而逝。壽八十。僧臘六十七。葬於寺之白雲庵。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

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與眾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

潭州人。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動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雖獐。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眾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大虛中。一任旁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

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眾。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禪師

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鎮江金山佛鑑惟仲禪師

汀州人。游廬山。歷淮浙。徧扣宗師。至龜山。參佛國。入室次。聞舉栢樹子話。豁然契悟。出世磁州慧果。後佛國奉詔。住東京法雲。師典第一座。宋元符庚辰。哲宗上僊。五七命師入內說法。賜師法號佛鑑。徽宗建中靖國辛巳。住持金山。皇后遣中使降香。為國祝延。上堂。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祇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樵千里樂昇平。曰飄來新雨露

。洗出舊樓臺。師曰。說得道理好。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即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眾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嘿。把定則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筭延鴻。降伏眾魔。普利群有。雖然。猶涉程途。且正令當行。如何理論。乃擊拂子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漢中褒城中梁山乾明永因禪師

僧問。改律為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曰漢水祇應流到海。月輪直上最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

淮安勝因崇愷禪師

上堂。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勾下。曰是何意旨。師曰。萬里無雲。千峰壁立。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鵠白烏玄。霧起郊原。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揭出幽關。石女擘開金鎖。石鞏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無地施呈。何須擊鼓搬泥。不用鞞毬拽石。個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雖然。祇如超宗越格底事。又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開封大覺法慶禪師

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處。者曰。古人甚奇怪。師曰。吾他日化後。汝可喚之。若能回來。是我道力也。後臨寂時至。作偈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却。莫占檀那地土。乃盡出衣物飯僧。聞初夜鍾聲竟。坐逝。侍者如約喚之。師應曰。作麼。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強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跳-兆+亨]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當宋高宗紹興癸亥五月五日也。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

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

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覷面若無青白眼。還如[感*鳥][感*鳥]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個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

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羅萬象。以空為極。四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廬州羅漢勤禪師

上堂。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上堂。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絕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作麼生會。向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牀下座。

廬州羅漢善修禪師

上堂。一氣不言。群芳競吐。烟羃羃兮。水綠山青。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曰。見麼。鼻孔眼睛。一時穿却。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

僧問。少陵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

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鞦韆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祝/土]。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

恩州崔氏子。法貌修整。持守嚴密。宣和中。徽宗詔入內庭說法。賜紫方袍。住院凡十有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欸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眾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

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

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躑躅。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做數。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玩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南嶽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越州山陰人。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眾。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

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

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眾。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個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

湖州寶溪吳氏子。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甌。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筌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茶鉢。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個漢出來道。和尚這個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為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師為人高古。法嗣無聞。或謂。和尚無意囑託。得不辜妙湛乎。師曰。種瓜而愛盛者。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死。其愛之非不勤。灌之非不以時也。諸方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只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邪佞。得非愛過其分乎。正猶日中灌瓜。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為耳。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明州徐氏子。初住石泉。次遷黃檗。宋高宗紹興甲戌。被旨住徑山。上堂。參元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

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一旦。指芝巖遺址曰。吾將築室居焉。乙亥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衣供眾。翌日書偈而逝。壽六十四。臘五十。遵治命。塔所指遺址。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巖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倚松如壁禪師

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個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 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

錢塘夏侯氏子。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

上堂。滿口道得底。為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誦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

上堂。靈雲悟桃花。元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

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掉不得。有個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

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日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日林下雅為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州萬杉壽堅禪師

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眾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

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譏譏。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鑿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

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

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個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個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個。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南嶽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山*耆]山寧禪師

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後朱諤。迎主佘山昭慶。而逝。塔于寺之東。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

茗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個甚麼。坐不見坐。是個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個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個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

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個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

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睜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

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捏跳。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磨師

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南嶽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己菴深禪師

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鬪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翻憶小釋迦。雙子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 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

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遊西山。夜話雲門
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
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
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
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
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
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巖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
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
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
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
棒。明則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
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
。明日。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
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
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
。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
。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僧問。農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
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眾。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
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
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釘根桑樹。潤
角水牛。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裋無襠。袴無口。問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

。大庾嶺頭。笑却成哭 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搗脫帝釋鼻孔。驢脣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個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 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妙玄。皆為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個甚麼。喝一喝 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個是世法。那個是佛法。咄 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個破蓆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個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上堂。半夜促烏鷄。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個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個入路。既得個入路。又須得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擗擗倒須彌山。散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曰。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 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曰。嚮。便下座(時翠巖真為首座。藏主問曰。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鷲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咄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

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竝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宋神宗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通嗣法書至。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回。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壽六十八。臘五十。徽宗大觀庚寅。敕諡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

南雄鄔氏子。參雲峰悅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偏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鷗。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闍黎手裏。拱

手歸降。或為忿怒那叱。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峰前一場笑具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煖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 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懣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其中眾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櫂。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 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辯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 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唱。令余拍手空遲疑 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 上堂。夫元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為。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無。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峰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為人眼 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師於宋哲宗元符庚辰十一月十六中夜入滅。遺命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峰為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炬。召眾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靈骨窆于普覺塔之東。諡寶覺禪師。壽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

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出住泐潭。次遷東林。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眾。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

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乃曰。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瀾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 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宋哲宗元祐辛未九月二十九日示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九。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庵真淨禪師

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滄。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見香城順。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及龍入滅。首眾仰山。熙寧壬子。至高安。太守錢弋先候師。師復謁。有獒逸出屏間。師方少避。弋曰。禪者固能伏虎蛇。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弋喜。請住洞山。上堂。熱惱既盡。清涼現前。分□不生。虛明自照。然後。我當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乃喝曰。三世諸佛。一棒打殺。填溝塞壑。拋東擲西。一任諸人看。驀拈拄杖曰。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遂擲下曰。看上堂。方經七月十五。已是八月中秋。徒知暑往寒來。人老區區未休。休休看看。便是結交頭。大眾。丹霞老道底。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乃喝曰。無端騎聖僧 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機設教。應病與藥。驀拈拄杖曰。馬大師來也。看看。日面佛。月面佛。一一為君重拈出。若善服者。病瘥藥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不善服者。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觸途成滯。遂擲下曰。祇在諸人面前 上堂。有時灰頭土面。橫身荒草。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其奈飢逢王饈不能飧。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德山呵佛罵祖。承其言者多。見德山者少。黃龍佛手驢脚。見黃龍者眾。善其機者稀。驀拈拄杖曰。欲得見德山麼。遂左邊卓曰。看。要知佛手驢脚麼。復右邊卓曰。看。乃橫曰。佛手驢脚。我宗恢廓。德山披毛。黃龍戴角。萬化目前。磊磊落落。乃喝曰。眼孔定動。總是著縛 上堂。十月十五。迎寒送暑。唯有這個不來不去。該天括地。亘今亘古。雖則全彰。要且不露。喝一喝 上堂。聖壽。有時壁立千

仞。欲發人人之大機。我與麼來你擬心。早是蹉過了也。何故。此事非汝思心注意常情之所能。諸禪德盡情說了也。合作麼生 上堂。十月二十五。臨濟太莽鹵。開却雲門門。德山罵佛祖 上堂。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驀拈拄杖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擊禪牀 上堂。十月二十三。天寒下暖簾。黃昏一覺睡。南海出榆甘 上堂。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道。祇會解粘去縛。應病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無法可學。棄本逐末。區區客作。不如歸去來。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呼百諾。髻晃明月珠。手振黃金鐸。還要一切群生。自家省覺來來應是。從前佛法知見。一時放却。乃得自己毗盧心印明廓。乃喝曰。大丈夫兒。莫錯莫錯 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見把針人 參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個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師曰。蚊子錐鐵牛。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曰春日華山青。師曰。者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 問久晴無雨時如何。師曰點。曰學人有賴也。師曰。赫日爍破闍黎面門。僧回首召曰。大眾高著眼。師曰。三十年後。有人笑你 上堂。九日無白醪。飽餐黃栗糕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隣鷄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上堂。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 上堂。古德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作麼生是家珍。驀拈拄杖。召大眾曰。還見麼。遂敲香臺。復乃噓噓。釋迦老子。棒打不殺。文殊普賢。喚不回頭。休休虛費力。且隨流待伊時節至。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參 上堂。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救得眉毛。失却鼻孔。乃喝曰。久雨不晴。參 出縣回。上堂。三日不相見。不得故眼相看。是何言歟。洞山數日不相見。相見祇是舊時人。乃合掌曰。不審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參退喫茶 上堂。洞山深幽且固。千年林木生煙霧。林間多少葛藤枝。右攀右惹難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阿呵呵。將謂洞山多葛藤。元來却是參同契。乃喝曰。明眼衲僧莫容易 上堂。但知隨例餐[飢-几+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祇如新婦騎驢阿家牽。又作麼生。直饒道得。更問。祖師鼻孔。長多少在 上堂。舉雲門曰。筍。久雨不晴。師曰。雲門雖善臨時變豹。東筍西筍。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即且止。祇如雲門道筍。是那個筍字。莫有明眼衲僧識麼。若識。雲門有甚氣息。若不識。衲僧有甚氣息。祇者氣息。有鼻孔者辨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拈起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遂擊香卓 上堂。此事。如明珠在盤。不撥自轉。有底撥不轉按不活。又爭怪得老僧。要識明珠麼。各自歸堂喫茶 上堂。聖僧每日入骨入髓。為諸人說。適來重為宣揚。更待長老開口動舌。又堪作什麼。老僧恁麼道。也是為蛇畫足 結夏日上堂。十方聚會。三月一結。息狂妄心。除煩惱熱。獲勝清涼。證大寂滅。到波羅岸。出生死轍。以此聖制。故不虛設。聲聞緣覺。不見不聞。三世諸佛。祇可自知。衲僧跳不出

。打在繼續裏。動即開眼尿牀。夢中說夢。且向洞山門下。九十日討個活路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哂之有。師曰。我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遂高聲曰。不要禮拜。僧便歸眾。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復曰。好大眾。也無禪。也無道。也無元。也無妙。快活當明者一竅。一竅不明愁殺人。動即依他和屎合尿。參 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曰。大眾側耳。曰得聞於未聞去也。師曰。是何指法。僧提起坐具。師曰。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曰且喜勿交涉。師曰。不是知音。曰不如歸去來。葱嶺有人憶。師曰。何得忘却焦桐。曰在者裏。師曰。放下著。復曰。適來一曲。諸人罔措。再為一彈。快須聽取。驀拈拄杖橫按。良久曰。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安甚鬧。我國晏然。驀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筍。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几曰。新羅在海東。臨濟小廝兒。祇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題。耐耐豐干饒舌。指出文殊普賢 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掃堆頭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莫造次。曰和尚坐斷廬山。為什麼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十棒。曰關。師曰點。曰筍。師曰。念汝做街坊 因雙林下生長老來。上堂。寶山不易到。既到莫空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曰。是什麼。良久曰。不見雙林釋迦老。又聞彌勒下生來。喝一喝 開馬祖塔曰。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家家門外綠柳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祖堂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啟。不如歸去來。良久曰。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罷。僧堂裏喫茶 出外歸上堂。歸來閏二月。聞寂寶山中。城隍耳目盡。塵勞萬事空。春水綠。野花紅。須信禪家道不窮。信手拈來一枝草。臨機生殺任西東 師晚年退居雲庵。以宋徽宗崇寧改元壬午十月旦示疾。望日乃愈。盡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眾請說法示偈。及遺誠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

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筍。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霜天雪壓玉麒麟 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 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 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空華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 上堂。龜毛為箭。兔角為弓。那叱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墻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 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個真消息。憑

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 宋哲宗元祐壬申七月七日夜子時。為眾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循世俗情。當依法火葬。歸骨于塔。乃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雲居。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

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

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遊。選黃檗主人。龍集眾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 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峰毬。此個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鞞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搗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一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宋-木+居]禪師

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狗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

泉州許氏子。依開元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榷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命分座 室中垂

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總嘆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為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髻鬆。耳卓朔。個個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河朔人。東京大佛寺受具戒。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黃龍。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元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眾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大眾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個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群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眾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觀個甚麼。下覷覷個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點。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師立身甚嚴。坐忘夜旦。有過師者。虛己座以延之。躬起叉手而立。南聞之。以為太絕物。非和光同塵義。而誠之。師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唯粥飯二時。是雜用心。矧偉根器日劫相倍者乎。宋神宗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壽六十三。臘三十三。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

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酌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筍。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劔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汝何所來。師曰大寧。昌曰。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真。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眾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

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灌鐵牛 上堂。緊捎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 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 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 示眾。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個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 師居院之東堂。宋徽宗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個。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師於政和乙未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觜。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而化。壽九十一。臘六十六。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揚州建隆院昭慶禪師

泉州晉江林氏子。出家開元。參黃龍。龍示以三關語。久之盡得其道。出住高郵之乾明。烏江之慧濟。後住建隆。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個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裊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曰。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師於宋哲宗元祐己巳八月十六。說偈而化。塔於建隆。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

潮州倪氏子。十九為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 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 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

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三十年。于宋哲宗元祐辛未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塔全身于峴山之陽。後三十年。賜諡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旨下。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

福州卓氏子。母夢西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勿除鬚髮。當為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二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怡-台+龍][怡-台+龍]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個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個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個是黑漆火爐。那個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個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為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詔。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宋神宗元豐辛酉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雲。珍重知音。

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闇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為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疴。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為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毡。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毡。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為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鱖鱖。十方世界。一毫未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鋤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眾。那個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

邵武陳氏子。幼[穎-禾+木]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依曹山雅。久之辭登雲居。睠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上堂。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口*留]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銜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弞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為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為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峰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鞠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鈴嶼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

眾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眾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個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鑪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眾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峰高士罕會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眾曰。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於宋神宗熙寧辛亥六月。因知事粉爭。止之不可。乃謂眾曰。領眾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眾也。言卒而逝。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三。茶毗。收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

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為馬。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己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筭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筭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時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安軍雪峰道圓禪師

南雄人。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曰。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曰。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為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蕪州四祖山法演禪師

桂州人。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 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元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閒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 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未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個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鬮髑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眾。眾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

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 上堂。先師初事棲賢。泐潭清。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元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

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 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嚮。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窻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 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

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 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 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 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

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蕪州三角山慧澤禪師

僧問。師登寶座。大眾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個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

上堂。大眾。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

示眾。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個。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師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看。奇因敘其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慧南。南亦大笑。師乃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

臨江人。壯為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眾。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麓菽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懌。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及老僧閑。

隆興百丈元肅禪師

上堂。僧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日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日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土上加泥。乃曰。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諸人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響。日聽嶺猿啼。示眾。春去秋來始復冬。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元者。了得無常性自通。示眾。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動靜無二。物我如如。諸人在這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長沙石霜琳禪師

行脚時。與夾山齡。同依佛日才。自負罷參。因同遊黃檗。聞檗小參。不喻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毆而去。師獨留。未幾。得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

叢林。與文關西英邵武齊名。開法石霜 示眾。霜花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艸偃。淥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 上堂。或譚元。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艸 僧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令。師曰。一二三四五。曰恁麼則法令齊行也。師曰。瀟湘船子 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曰恁麼則覺花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 師說法。類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心敬之。在石霜時。真淨住洞山。師以偈送僧。有懂懂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之句。蓋見之也。宋神宗元豐甲子三月八日。淨髮沐浴。至晚小參。遺偈辭世。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於本山。

隆興上藍順禪師

西蜀人。有遠識。為人勤渠純至。叢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遊。甚久。又善東坡。故黃門。後贊其像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剎。又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壽八十餘。坐脫香城山。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邀敘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眾。多為偈。皆德言也。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如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 趙州勘婆子頌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 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元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個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

桂州人。久從黃龍游。天資純謹。未嘗忤物。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八十。日夕惟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大眾皆遠赴檀供。惟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誦孔雀經一遍。歸臥室。安坐而逝。鄉民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有頃大眾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視之。寂然去矣。三日不傾。神色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供之。

安慶宿松靈隱德滋山主

蜀人。住院二十年。每獨自陞座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者便是。更莫別參。宋神宗元豐癸亥十月四日。陞堂集眾。良久曰。會麼。眾無語。師儼然而逝。

吉安禾山德普禪師

絳州蒲氏子。少尚氣節。有卓識。禮富樂靜為師。靜與語奇之。事眾為務。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峰疏義多臆

說。摘其失處。誠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峰。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得老衲激勵。指參黃龍。便問。迦葉答阿難。倒却門前剎竿著。意旨如何。龍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師曰曾到。曰曾挂搭否。師曰。一夕便發。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龍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一唾。游螺川。侍制劉公。請住慧雲。次遷禾山。宋哲宗元祐庚午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眾問。和尚幾時遷化。師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師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開封慧林佛陀德遜禪師

福州侯官楊氏子。依東京天寧照出家。造黃龍。久為侍者。初出世汾陽之淨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臥。奉詔住慧林。開堂日。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為本。曹溪以無念為宗。無念之宗。為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為萬法之本。眾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歇即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若有一法可得。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不寒臘下看。哲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陀禪師。未幾。太后上僊。師又被詔入內陞座。舉揚般若。賜賚甚厚。黃龍法道。至是始盛京都。後於大觀間。示寂。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初出住雲巖。次遷翠巖。晚住黃龍。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的。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峰。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個釣筒。未曾遇著個錦鱗紅尾。為復是鉤頭不妙。為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個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

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為人處。良久曰。珍重。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在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宋徽宗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三。晚小參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為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泊然。坐逝。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壽七十二。坐四十五夏。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

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眾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理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個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宋徽宗丁酉九月十八日。食罷。呼以棲首座決別。乃起浴更衣淨髮訖。安坐而寂。門弟子遵師遺誠。藏骨石于海會。示生死不與眾隔也。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

南雄何氏子。初謁大滄喆。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閒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

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峰。元來祇是這個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己。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懨[怡-台+羅]。開堂上堂。舉浮山遠曰。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群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

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眾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軒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元門疊疊開。上堂。有個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

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

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

僧問。如何是竇中竇。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竇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竇。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推。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臨漳人。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死心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峰景齊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眾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

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眾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者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鍼。

臨安慈雲道清禪師

嘗垂語四則。一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二曰。格外明機的。問南以北為酬。饑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三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毗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為酬對。四曰。寒灰枯木底。

到這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

隆興黃龍如曉禪師

僧問。如何是黃龍境。師曰。山連幕阜。水瀉洞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出語便成章。上堂。烟雲綻處。樓殿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祇如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

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膺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飴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隨眾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風承記荊。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

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場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

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齧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推頭。拾得蜚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袁州彭氏子。久依照覺。參吹布毛機緣。一日忽頓釋所疑。乃呈頌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拈示無多子。鍗眼銅睛不奈何。照可之。俾繼其席。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個坑窞。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鴿。拍禪牀下座。宋哲宗紹聖丙子示疾。臨逝說偈曰。鋒鏑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踏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化。

南康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

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元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太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曰。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鞏弓。架輿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個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人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口*耶][口*耶]。師才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魯直黃公。謂師為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蓋實錄也。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

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早是不著。便那堪待長老。鼓兩片皮。說青道黃。指南作北。祖師門下。轉沒交涉。這裏忽有個傑出叢林為眾竭力的漢。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眾。將長老推向階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去也。拈棒下座。一齊打散。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

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為復是逢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

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相依。老夫有個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個。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眾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聞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

興化仙遊陳氏子。初參黃龍南。龍問。汝為人事來。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龍曰。若為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元奧。出世安州太平。被詔住褒親。宋哲宗。賜名大覺號佛海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為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竹。而為佛事。令覷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剎。以法空為座。而示佛事。裨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眾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

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鑰石。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眾。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點。

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

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眾。二古聖笑個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

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推為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欲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

斷群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眾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獐者麼。試出哮孔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

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為大。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為人處也。師曰。麤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

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上堂。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謾言南嶽與天台。

東京褒親旌德宗諭禪師

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

上堂。眾集。師乃曰。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元。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

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搗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輞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

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

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南遊抵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曰。如何是禪。朋輩曰。能鳴者乃蟬也。以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師遂疑。至面壁深思。骨立者數月。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眾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顯語非也)。

泉州開元真覺志添禪師

本州陳氏子。依東林。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當下開悟。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個中端的處。嶺頭日日白雲飛。宋元祐初。遊京師。徐國大王。遣使召入宮。小參。毗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來。轉輪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然雖如是。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直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鷲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良久曰。國令已傳清宇宙。人人齊賀太平年。宣仁皇太后。賜師真覺禪師號。并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條[金*笏]曰。賜真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宮。屢賜紫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哲宗上僊。復於福寧殿陞座。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

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往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峰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真寂從悅禪師

贛州熊氏子。初首眾道吾。眼高無人。一日領數衲。謁雲蓋智。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智復與錐筍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一十三年。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

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眾匪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個。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遼鶴。喚作右軍鵝 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木*委]藍色。千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 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個獼猴垂四尾。喝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覩見眼中滴血。莫有翻瞋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箏得生平未解愁 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 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 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目還如啞。參 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元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啞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 一日。漕使無盡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目當行。卓拄杖下座 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 宋哲宗元祐辛未冬。忽一日浴訖。集眾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無盡。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諡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

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眾。至晚為眾秉

拂。機遲而訥。眾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西天七祖婆須密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 僧問。達磨西來。傳個甚麼。師曰。周秦漢魏 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 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 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眾。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

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在夏甚處。師曰大瀉。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個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丙子。真淨移石門。眾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為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慕苴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 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烟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 問一法若有。毗蘆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山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為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 上堂。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車*度]轆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曰。

大眾。寶峰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 上堂。筍。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峰頭。黑雲靄靄。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祝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眾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元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個時節。耐耐雪峰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輓三個木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瀉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齧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峰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杖。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鷄。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峰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 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 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鼓笛。便下座 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眾。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峰即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 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西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倣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 示眾。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眾。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個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個金睛。攬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眾高著眼。先做一個定場。擲下拄杖曰。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師自浙回泐潭。謁深。深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

。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眾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甃。由是無復見者。當宋徽宗政和乙未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壽五十五。臘三十五。徑山杲。請丞相張商英。撰行業碑。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

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

太平州人。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個拾得道。不識這個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箸。豐于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日。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眾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

上堂。若論此事。如鴉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取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眾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

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衡州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

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諱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彙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

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鶉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乃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

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個佛法道理。良久曰。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

吉州太和羅氏子。十八得度。事母喪終。見雲庵。庵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啟師。師恍然大悟。嘗為佛印。呼為鑲喙。初開法報慈。上堂。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乃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擲下一隻鞋曰。還知這個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眾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後遊臺南。還結庵梁山。宋徽宗政和甲午。住花藥之天寧。宣和辛丑冬。復庵梁山。明年臘月示寂。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

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

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一日。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狗眾。開法寶華。次移高峰 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雖然如是。臥雲門下。有個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月圓伏性。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

遊方日。謁雲蓋智。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峰。衲子宗仰。有戒藥王者。請上堂。戒出問。如何是九峰境。師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曰人境已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喫得棒也未。戒退。師顧問侍者曰。適來陞座為何事。對曰。戒藥王啟請。師曰。金毛師子子。出窟便哮吼。且道。金毛師子子。是阿誰。良久曰。即是今晨戒藥王。便下座 師晚佐同門福深於泐潭。雪夜同福圍爐。譚久。福潛使人撤師臥具。及就寢置而不問。須臾睡熟。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有如此。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

洛陽王氏子。初業講。董君勸發。棄從甘露。復從棲賢秀。凡七年。後事真淨五年。一日以所悟告淨曰。吾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皆吾有。淨可之。出住石臺清涼。次徙黃檗。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皆吾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宋神宗元豐甲子十二月乙丑。與

眾訣別。坐化。體香軟。茶毗舍利無數。塔于斷際。塔右蘇轍銘之。壽四十九。臘三十。

瑞州清涼覺範慧洪禪師

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艷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艷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擁魚鰕。淨見為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眾。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珠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籍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烟。若鼻得聞。合蒙烟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左項上。宋徽宗崇寧癸未。會張無盡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何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覲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眾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高宗建炎戊申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師著。有林間錄。僧寶傳。高僧傳。智證傳。志林。冷齋夜話。天厨禁臠。石門文字禪。竝行于世。

衢州超化靜禪師

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曰。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

婺州吳氏子。年十四。依智慧偈。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緣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宋徽宗崇寧改元壬子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

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遊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鑊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隆興奉新慧安慧淵禪師

北人。孤硬自立。久參晦堂有契證。次參真淨。陸沉眾中。人無知者。慧安院臨道左。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法席虛。時真淨在寶峰。太守移書。命擇人居之。眾皆憚其行。師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喜曰。汝可去。遂復書舉師。首座湛堂。問師曰。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為一切人結緣。自肩一栲栳打街供眾。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及師既至。逐日打化。遇暫到即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院宇鼎新。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死心。初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嘗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理會些細大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曰。者漢是真個理會底。不能與他斨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闍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殿。巍然獨存。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

汀州張氏子。初參祐于道林。獲記荊。隨遷羅漢。掌堂司。即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師繼席。學者歸之。準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同而道望逼亞。故人目為小南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別。師臨示寂。陞座告眾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住世四十有五。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

上堂。舉玄沙示眾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個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己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鄂州子陵山自瑜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跳-兆+叉]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為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

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眾。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

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莫妨他別人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

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

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里。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以丘師伯稱。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賚路者畢集。師笑不已。眾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

示眾。始自雞峰續燄。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元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

泉州同安葉氏子。依鹿苑惠儒出家。徧參至瀉山。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嗣奉詔住智海。開堂日。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眾曰。還見麼。層層。為諸人放百種寶光。復擊禪牀曰。還聞麼。句句。為諸人演一乘了義。諸人。向者裏悟得。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溢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己頭。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便恁麼搆去者麼。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庚辰。哲宗上僊。百日宣師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太后上僊。五七被旨。演法于慈德殿。

安慶白雲海會守從禪師

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姿。白雲演唱事如何。師曰。逼塞虛空。曰誰知今日裏。明月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曰指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似烟。

大瀉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祖璿禪師

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瀉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個中端的意。火裏唧螻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塔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眾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

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上堂。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次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灑高空。市市薰風滿庭戶。三十三兮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露。纔顯露成點污。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

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個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衡州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諸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眾拈出。瞻之不足。玩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為霖。草木滋天下 上堂。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麼息狂。機不恁麼轉狐疑。離此憑何旨。趙州東院西。還委悉麼。鎮州蘿蔔有滋味。喝一喝。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

梓州飛鳥支氏子。有宿根。因過溪有省。遂依峨嵋山。出家受具。首謁太平俊。次參黃檗。住歲餘。檗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一日。檗擡眸熟視之。師咄曰。者老漢把不定作麼。檗大笑。乃為印可。宋神宗元豐末。南康郡王。邀檗詣輦下。師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檗。有旨。故歸蜀。門人星散。師獨從侍。會成都府帥。改昭覺為十方。師應之。既領院。變律而居 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示寂。以偈付小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逝。壽五十九。臘三十四。塔于本山。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餅貯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擡倒餅。較倒鉢 上堂。據實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

。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睦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元微。覲而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個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勿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磨梳。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鞋。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信個是平實語句。這個是差別門庭。這個是關棧巴鼻。這個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南康廬山雙溪寶嚴允光禪師

上堂。阿呵呵。也大詫。不卷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易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詫。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

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打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

上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個黃面。

襄陽谷隱靜顯禪師

僧問。一鏃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賊身已露。上堂。今朝正月五。大眾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巖前流謎語。喝一喝。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寶鑑法達禪師

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上堂。拈花示眾。空自點胸。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旁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而無作。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畢竟青山戀到頭。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

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

古田人。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濶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

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

一日問建隆。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眾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蜚螻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咦。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荊州玉泉善超禪師

僧問。不用拄杖子。離却語默動靜。未審如何為人。師畫一圓相。曰此猶是葛藤。師曰。了。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

鄆州鄭氏子。看栢樹子話有省。乃述偈曰。趙州栢樹子。去住少人知。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呈元。元可之。後令住此寺。僧問。木人石女共談真。談即不問。如何是真。師曰。嶺上梅花白。溪邊楊柳青。上堂。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個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餅。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啟寧闍一禪師

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眾且道。那個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廈擊頭。提不起底麼。且道。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

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元人。識取娘生面。娘生面薦不薦。鷺鷥飛人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

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禪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嘖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

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袁州仰山友恩禪師

上堂。以拄杖擊禪牀曰。佛令祖令。瓦解冰消。半字滿字。千山萬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雖然。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大眾。良久。卓一卓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

長沙大溈齊恂禪師

上堂。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人苗稼。更待擊頭帶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何以堪不見。仰山道。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雖然。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上堂。青山疊疊水茫茫。猿愛巖前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明月照山堂。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

嘉禾人。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宋高宗紹興丙寅夏。辭人貴歸。付院事。四眾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劔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嘎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

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蕪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

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蕪州月頂延福道輪禪師

九日上堂。重陽何物欸僧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為君滿泛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椀謾矜誇。良久曰。便請。卓杖一下。上堂。時雨頻過北屋涼。野田昆甲盡舒光。禪家高臥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蒼崖流水寒。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

上堂。大眾集定。拈拄杖示眾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

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

上堂。僧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曰得恁麼不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實慰靈襟。群峰列岫。常露自己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烟雲橫野。殿閣凌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藏世界。顧左右曰。大眾入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遂垂下一足曰。久參上士。已自知歸。乍到禪人。不妨搆取。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宗什庵主

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眾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藥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

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

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眾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為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警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

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與其父文安洵公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積翠永庵主法嗣

吉安廬陵清平楚金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鐘乍歇。鼓鞞。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說萬喻翻成偽。分緇別素與誰通。山僧拄杖子。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

佛印明禪師法嗣

長沙龍興師定禪師

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猿到夜深啼嶽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上堂。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抖。通宵不睡。思量耐。祖師亂走不知念。釋迦出世蹉過。步步彌勒下生。可惜。自己神光。竟日昏昏到西。諸昆仲。且作麼生說個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

臨江龔氏子。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個。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瀉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法空禪師

姑孰人。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

。姪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覩見。一場懨[怡-台+羅] 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個筋斗。師為人強項。久侍死心。一日辭去。心曰。汝福薄。只宜以道自養。清艸堂亦以偈送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崇覺。不踰月而院受火災。師歎曰。吾違先師之言。故致此耳。有富人。欲獨迎齋。為造三門。師曰。公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眾而食。所不願也。艸堂清。嘗遣僧。賣衣訪之。衲子聞風而至。師亦老矣。竟終于本山。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

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烟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

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秀州華亭性空妙普庵主

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 又警眾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棧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 宋高宗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

。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鱉。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讀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眾。眾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眾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岸水而回。眾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眾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眾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

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遊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鷲數簍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諡首座

本郡人。死心稱為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眾。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為書云。個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蘇州西竺尼智通惟久禪師

亦曰空室道人。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境界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宋徽宗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了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土何

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參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于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本才禪師

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參黃龍新。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出應上封。屢遷名剎。住乾元日。上堂。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個個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曰。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劔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個個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個半個。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匹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

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真淨文。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眾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筭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曰。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之。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畢。乃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纒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寶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泉州莊氏子。上堂。三千劒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筭。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宋宣和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徽宗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

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狗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

興化人。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個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

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住後上堂。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

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棄依草堂。見便契合。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舉個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個即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點首。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眾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太師襄陽郡王李用和遵勉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曠。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宋徽宗大觀改元。禮靈巖愿。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求。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高宗紹興丁巳。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剎。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

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個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 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人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

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宋高宗紹興癸酉。開法雪峰 受請日。上堂。俄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個個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眾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眾曰。祇這個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祇這個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眾。這兩個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個。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飢-几+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本郡人。示眾。舉巴陵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大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

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又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元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漢州人。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偃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

。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眾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讓尋思。豈止白雲萬里。

衡州南嶽祖庵主

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煑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

上堂。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為而為。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霽。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

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烟不得。所以肩筇捎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個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

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寤語 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眾集定。師曰。已是團圓。不勞雕琢。歸堂喫茶 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

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

汀州人。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

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叱。師擬問。潭即曳杖逐出。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遜。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力辭。受請日。上堂。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榔栗未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個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宋徽宗宣和甲辰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個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禪師

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依瀉山喆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之記。學者嚮臻。朝廷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

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辯尤器重。元符間。

抵雪竇之中峰棲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筴二三升野水。松窻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參。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陳正言。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宋徽宗宣和乙巳四月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

上堂。真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興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喝一喝。

長沙道吾楚方禪師

上堂僧問。前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為什麼却道。師曰。言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真個泐潭無異水。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俐衲僧。點一知二。乃曰。諸人十二時中。莫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青。物像分明。亘古亘今。便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生事。那更言中求元。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大眾。不如歸堂喫茶去。

福州雪峰有需禪師

莆田陳氏子。得法後。隱何巖南湖。懇田自食。郡使陳覺民。延至鼓山。繼住雪峰。後別眾。結庵石門。作歌見志。其詞典雅。有披雲入草不辭勞。逢人打破修行窟之句。傳誦亦廣。初陳聘君易在京師。謁乾時。問及鄉里尊宿。何人可親。乾曰。子歸見需足矣。於是。歸與師偕隱石門。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

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眾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個橐馳兩隻

脚。日行萬里趨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

幼與小南。同師受學。將出游。同住僧。夢二大黑蛇。各一角長數丈。遶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師行。夢者曰。此二人。必法門龍象也。住後上堂。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佛日了威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金華武義明招文慧禪師

上堂。便與麼散去。早是落七落八。俯為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為汝諸人。舉個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強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謾擊拳。門外金剛肩卓豎。遂拊掌。呵呵大笑曰。笑個甚麼笑。燈籠入露柱。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

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

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個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

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抵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十四世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

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 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

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下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棹。青山雲裏得逍遙。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坤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閩浮提鬪額看。擊禪床。下座 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效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

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西方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

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西方之語。此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後為江西漕。首謁東林總。總詰其所見處。與己符合。乃印可。總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轉運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筍。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遂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宋元祐辛未八月也。公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智海平。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論。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徽宗宣和辛丑十一月二十二日黎明

。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及護法錄。行世。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不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兒。

東京慧海儀禪師

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眾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雕落碧空。上堂。舉滄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滄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滄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滄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

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麤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眾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眾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眾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

成都鄭氏子。初試郡痒。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丙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削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眾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

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筍。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穀-禾+卯]。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鞦韆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眾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瑯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病起上堂。舉東山頌馬祖日面佛月面佛話曰。丫鬢如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竝。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上堂。捏土定十鈞。稱頭不立繩。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

嚴陵人。嘗于池州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眾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

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

郡之嶠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游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宋高宗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眾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農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

受請日。上堂。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

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引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

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滄瑋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

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

。迨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為眾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劔麼。僧豎起拳。瀉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劔麼。師亦豎起拳。瀉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瀉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眾之請。出住報恩 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與黃提刑弈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 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記錄。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烟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尸@(非/蜀))*斤]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中巖。乃諾距羅尊者道場也。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巾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恁麼閒家具 師普說罷。復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塔本山。

照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

潼川王氏子。少登科第有聲。嘗晝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隨眾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于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棧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是是關棧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

。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歸西蜀。為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 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袖-由+貴]不得。如何是這圈[袖-由+貴]。師曰。井欄霄 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狺狺。獼猴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狺狺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棲真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

上堂。信手拈來。無非佛事。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拈拄杖曰。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曰。能殺能活。能從能奪。更有一般堪羨處。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慧力昌禪師法嗣

臨江慧力洞源禪師

上堂。佛祖不立。雨落街頭自濕。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泥。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觔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塵起。喝一喝曰。是何道理。參。

羅漢南禪師法嗣

衡州南嶽雲峰景德慧昌禪師

上堂。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來。惑眾顯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眾欲不失利麼。廉纖梅雨蔽千家。瀟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羣隊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雪峰輓毬。趙州庭柏。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腮一擲。

安慶桐城浮山德宣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曰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曰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閻黎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峰。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豎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

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

開堂曰。白椎罷。顧大眾曰。奇哉妙哉。諸人還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淨皜皜。赤灑灑。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為見為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為對為待。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著倒。有什麼用處。眾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曰如何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鈴磬更苦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寶劍當胸拔。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雲興。答如瓶瀉。於道轉遠。何也。蓋為此事。一大藏教所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寧有方所。祇為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豎拂子曰。方便門開也。還有入得底麼。者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雖然。猶落建化門庭。未是衲僧家徑要一路。且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為妙。乃擲下拂子。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為大圓智禪師

四明人。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

字康侯。道號艸菴。公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寄上封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烟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繩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蕩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元關也大難。祇如元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

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曰。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

興化林氏子。母陳氏。夢僧遺以明珠。因詢何來。僧曰。余黃涅槃也。覺而有妊。生有奇相。通身毛長二寸。嘗謁鼓山鑒淳。尋參佛心于東山。及心移鼓山。師典第一座。心去。師為繼席。又遷泉之法石。僧問。趙州遶禪床一布。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為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眾。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曰。這箇是聲。豎起拄杖曰。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眾。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師嘗造七佛塔于法石。工畢。遂去隱夾嶺白水巖。將寂。說偈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二途。無彼無此。茶毗。舍利不可以數計。葬法石焉。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

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眾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

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閒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寧*頁]。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眾有古法。時以謚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慧琳普明禪師

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諍譌。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

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

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修竹碧烟籠。閒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

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眾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

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

靜江人。上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

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宋徽宗政和丁酉。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眾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南嶽祖禪師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

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開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愍禪師

常德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

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閩。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禪師

興化陳氏子。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宋政和中。三入內庭說法。徽宗喜甚。賜冲真密印通慧六字號。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

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

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謁圓通旻。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

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

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

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嘎。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

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

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

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眾。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眾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擲一僧上法座。僧惺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厠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

上堂。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

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州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板聲鏗然。忽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鱗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被油糞。天衣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飢-几+追]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眾。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壽七十六。夏六十。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謚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贲禪師

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口*敕]不已。咳[口*敕]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口*敕]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

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螭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得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蠟。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便得出。甘贄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睛。雖然一擲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曰。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

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

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即棄位圓顛。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中。曠劫難渡。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

廣德人。上堂。舉雲門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眾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嚮。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明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

因李朝請。與甥薊林向居士子譔過謁。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為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

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

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宋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現耶。上為之首肯 示眾。仙人張果老。騎驢穿耳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 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不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繁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

分座日示眾。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布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法眼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傷心事。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漚唼庵鑑禪師

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曰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 上堂。舉晦堂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明州天童雪庵從瑾禪師

永嘉楠溪鄭氏子。禮普安子回落髮。謁心聞於瑞巖。一日入室。聞舉紅爐片雪話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于西禪。智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尚不得草草。智曰。瞎漢。過者邊立。時心聞。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即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華。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初住儀真靈巖。遷天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鹿跑泉冷浸明月。龍鬪港深藏白雲。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如何是禪。師曰。仰面不見天。曰如何是道。師曰。全身入荒草。上堂。金槌運動。三世諸佛不敢當頭。法令施行。外道天魔悉皆拱手。峭巍巍本無攀仰。淨裸裸不用安排。行住坐臥。不用猜疑。好惡是非。一時放下。然後和泥合水。拽把牽犁。任運縱橫。總無妨礙。正恁麼時且道。太平一曲。作麼生唱。良久曰。缺船橫古渡。重整舊家風。上堂。金剛圈裏翻身。築著帝釋鼻孔。懸崖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興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婢使聲聞。順捋虎鬚。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新天童手裏。且把住放行。如何施設。良久曰。無孔鐵槌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清風。宋寧宗慶元庚申七月廿三。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塔右。

溫州府智門谷庵景蒙禪師

溫之平陽邵氏子。幼喜聞鐘梵。十三披緇。習台教。以名相學。不足了大事。棄之。參佛智于育王。王問貴鄉。師曰永嘉。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擬答。王喝出。遂兀然如癡。不知寢食者累月。一日聞鐘聲。忽有悟。上方丈。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曰。即日伏惟和尚起居萬福。王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擬對。王連棒趨出。次日又上方丈。王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喝而出。因歸里省親。見龍翔。翔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翔以拂左擊。師以右手畫○。翔以拂右擊。師又畫○。于中兩手托呈。翔以拂畫兩畫。師拜起而立。翔笑曰。三十年揀猫猫。今日得此烏喙。尋還鹿園。翔以谷名師庵。又嘗謁顯寧志。初出住智門。次遷瑞巖。師孤高絕俗。弱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

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乃宵遯入瑞州九峰。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日。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日。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擲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去在。明日。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日。你且驢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眾。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日。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日。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峰。後道俗迎居楊歧。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眾曰。會麼。山僧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知麼。雲陽九岫萍實楊歧。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撫掌歸眾。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試出來相見。楊歧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當眾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峰勤把住曰。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事。勤曰。九峰牽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歧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是箇同參。元來不是。上堂。百丈把火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楊歧兩日種禾。亦有箇奇特語。乃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千 上堂。秋雨洗秋林。秋林咸翠色。傷嗟傳大士。何處尋彌勒 上堂。凡聖不落。佛祖何立。大眾。清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 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皆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 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別處。拈拄杖卓一下曰。會麼。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 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雲蓋老人落地處麼。乃曰。河裏失錢河裏撿 上堂。三春將杪四海廓清。風恬浪靜。是人知有。且道。將長就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參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眾。達磨縱有真消息。也落諸人第二機。參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雲蓋與麼道。也是看錮鏃。更有後語。不得錯舉 上堂。阿呵呵是什麼。僧堂裏喫茶去。下座 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參 上堂。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烈。須迸烈。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參 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熬。參 上堂。雲蓋不會禪。只是愛瞌眠。打動震天雷。不直半分錢 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眾。良久曰。口只好喫飯 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楊曰。見箇什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楊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曰。什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師曰。請入院燒香。楊曰。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曰。者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曰。者箇尚自不要。豈況乾曝曝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楊曰。和尚為什麼就身打劫。師曰。元來却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曰。山僧罪過 萬壽先馳書至。師問。萬壽峰前師子吼。當人返擲事如何。僧曰。[跳-兆+亨]跳上三十三天。師曰。與麼則雲蓋直下覷也。僧曰。草賊大敗。師曰。更不再勘。且坐喫茶 龍興孜遷化。僧馳書至。師問。世尊入滅。槲示雙趺。和尚歸真。何有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 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眾。挂真舉哀。師至真前。提起坐具曰。大眾會麼。遂指真曰。我昔日行脚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却顧視大眾曰。會麼。眾無語。師搥胸曰。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一日。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暫息。不觸波瀾試道看。主曰。適來已通信了。師曰。者箇是道吾底。那箇是化主底。主指曰。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曰。不直半分錢。主便喝。師曰。者瞎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什麼。主撫掌一下。師曰。且坐喫茶 一日。石霜供養主至。師問征行戰將。假道經過。筈塞既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曰。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師曰。楊岐且輸小捷去也。主便喝。師曰。亂做作什麼。主將坐具劃一劃。師曰。齋後鐘。主曰噓。師曰。只者箇。別更有在。主無語。師曰。敗將不斬。且坐喫茶 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

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曰。和尚照顧話頭。師曰。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曰。新戒打退鼓。師曰道。僧擬議。師曰道。僧撫掌一下。師曰。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曰。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宋仁宗皇祐改元己丑。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長依茶陵郁披刳。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儻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眾如雲集。上堂。若常似今日。承天謾得諸上座。若不似今日。承天謾諸上座不得。何謂如此黨理不黨親。上堂。卓拄杖曰。一漚生波瀾始。又卓曰。一漚生文殊起。又卓三下曰。者箇又作麼生。良久曰。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上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且道。六入。十二緣。十八界。乃至八萬四千法門。從甚處來。以手怕禪床曰。好女不著嫁時衣。上堂。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大眾。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往往便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合肥請師不赴。上堂。不住城隍果所期。山花山鳥又同嬉。石泉昨夜窗前過。何似清聲勝舊時。卓拄杖三下。上堂。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直半分錢。正入得法華門。未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且道。什麼人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眼生三角。頭峭五嶽。上堂。法華收得三般希奇之寶。尋常少曾拈出。今生麻頭穀頭進發。不免將出奉送諸人。拈拄杖卓三下曰。前頭第一不得擊破。又須分教兩平。縱遇南番舶主。也須換却眼睛。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展兩手曰。有麼有麼。又搖手曰。無也無也。乃曰。曾經大海休誇浪。除却巫山總是烟。拍禪床一下。上堂。此事。如在萬丈崖頭相似。總知道放手著便撲到底。祇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著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乃擲下拄杖。下座。上堂。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拈拄杖曰。者箇拄杖。且作麼生捨。又作麼生說箇非法。良久曰。敲落鼻孔。露出眼睛。擊禪床。上堂。一法不明。翳汝眼睛。拈起拄杖曰。者箇豈不是眼睛。八萬四千法門。無一點影子。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解脫。作麼生翳得伊。祇如每日見山見水。分別青黃赤白不是。伊又作麼生見。乃卓拄杖一下曰。瞎。上堂。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客來須看。禮之常道。且道。賊來作麼生打。人面是賊。賊面是人。半夜三

更。有甚麼辯處。然雖如是。也不得放過。以拄杖擊一下 上堂。佛法二字。掉去他方世界。未為分外。一日兩度盞盂濕。少一點不得。不見道。常聞一飽忘百饑。今日山僧身便是。又曰。不審不審 上堂。尋常向汝道未在。也無別意。祇是要諸人喫粥喫飯。須是自家拈匙把筯便得飽。若取別人辦。祇是虛飽。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場乾嚙唾。然雖如是。莫教忘却口 郭功甫入山。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故舊。今日遠訪白雲。舉似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上堂。此事。有人擔得起。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有人擔不得。不值半分錢。且道。三千大千世界底是。不值半分錢底是。知恩方解報恩 上堂。揚眉瞬目。拈鎚豎拂。彈指警效。盡是抓鉤搭索。海會今日還免過也無。家家觀世音。處處彌陀佛 上堂。開口有時道得著。開口有時道不著。著與不著爭幾何。祥麟祇有一隻角 上堂。一二三四五。剩得太多。六七八九十。又却少些子。且道。作麼生向定盤星上。秤得恰好去。乃曰。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者箇是黃泥。那箇是白石 上堂。悟了更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祇是一箇無尾獠猴。才弄出人便笑 興道者開田回。上堂。三載區區弄水泥。捎裙擗褲又扶犁。滿倉收稻方歸院。一任禪和鞦韆肚皮。且道。鞦韆底是禪是飯。乃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少一滴不得。剩一滴不得。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良久曰。日日日東上。夜夜月西流 示眾。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是何言歟。承天道。針眼裏躍出獰龍。藕絲中開張世界。何謂如此。功多業就。水到渠成 師初受訥讓住圓通。時年始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己甚重。故敬嚴臨眾。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厭閒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而去。一眾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止於五祖之間房。及舒州法華小剎依棲。學者如籠鳥不。忍飛去。舒守。聞師高風。移文以白雲海會請居。師欣然杖策而來。衲子雲集。至無所容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 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汝。宋神宗熙寧壬子示寂。世壽四十八。塔于本山。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齟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覺。覺意其可任大法。謂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悻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

未及。頓明心印。岐沒。從同參白雲端。遊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 上堂。拍禪床曰。心外無法。萬法唯心。心既不生。法從何立。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三十年後。忽有人問轉身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潼關須易度。劔閣轉難行。參 上堂。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拈拄杖曰。見麼。若見。則遮却眼光。若不見。則失却拄杖。且作麼生道得不受人瞞底句。良久曰。平地未為險。遠山焉足高。卓拄杖 上堂。拍禪床曰。不是心亦非佛。問君畢竟是何物。昨夜金剛努目瞋。一拳打破精靈窟。喝一喝 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直饒與麼。猶是鈍漢。乃召眾曰。喫茶去 上堂。立春日打泥牛。一棒兩棒。千頭百頭。雪華深覆辨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曰。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金毛師子一哮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文殊普賢無處走。碧眼也徒誇好手。喝一喝 上堂。橫按杖曰。雲從龍。風從虎。甘草甜。黃連苦。洪波浩渺浪滔天。須彌頂上日卓午。卓拄杖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拈杖曰。保寧拄杖子。一時穿却天下衲僧鼻孔了也。卓一下 上堂。春雨如膏。春風如刀。填溝塞壑。拔樹鳴條。會麼。魚行水濁。鳥飛毛落 上堂。祖師門下絕人行。深險過於萬丈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他堂上綠苔生 上堂。拈拄杖曰。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卓一下曰。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 上堂。保寧尋常為人。直下是無面目。若也敲骨出髓。直得神號鬼哭。拍手笑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上堂。橫按杖曰。汝等大丈夫漢。須是一刀兩段。直下七縱八橫。擲杖曰。且待天下人判斷 問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遷化久矣。曰。更有什麼人知音。師曰。無眼村公暗點頭。曰死柴頭有無烟火。獨向應無人得知。師曰。今日未開爐。曰忽遇七縱八橫時如何。師曰。不如縮却手。曰誰知烟靄裏。猶有釣魚翁。師曰。莫亂道 師與李太博。舉三句頌次。博曰。祇是不了底公案。師曰。試請大博斷看。博曰。七棒對十三。師曰。保寧有什麼過。博無語。師曰。正是箇不了底公案 上堂。眾集定。良久曰。堪作箇什麼。便下座 上堂。眾集定。良久曰。猶較些子。便下座 上堂。森羅及萬象。皆於鏡中現。以杖指曰。北面是廚庫。南面是僧堂。中間是佛殿。直下指曰。者裏是什麼。乃曰。踏床子也不識 上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萬塗差別。皆入此宗。卓拄杖曰。醫得眼下瘡。剝却心頭肉 上堂。時時舉。處處說。絕忌諱。無間歇。橫按杖曰。會麼。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卓一下 上堂。萬物滋一雨。生芽不離土。甜瓜徹蒂甜。苦瓠邊根苦 上堂。從朝至暮。橫說豎說。其奈未嘗動著他一毫毛。拈杖曰。委悉麼。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休問天罡河魁。說甚大吉小吉。劃一劃 上堂。召眾。以手指上指下曰。者箇是釋迦。擊拳曰。者箇是迦葉。合掌曰。者箇是阿難。展兩手曰。者箇是什麼。羞慙殺人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保寧即不然。月可冷。日可熱。眾魔亦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潮田種稻重收穀。村路逢人半是僧 上堂。大凡作與麼事。開與麼口。說與麼話。須是與麼人始得。祇如與麼人。還甘與麼道也無

。搖手曰。低聲低聲 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大眾是箇什麼。良久曰。有金有玉同歡笑。無米無柴各皺眉 上堂。是箇什麼得與麼難會。是箇什麼得與麼易曉。委悉麼。不是怨家不聚頭 上堂。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買賤賣。黃金白銀 上堂。我有一張口。內含三寸舌。牙齒總完全。是非無不說。趙州木佛放光明。少室鐵牛雙角折。拍禪床 上堂。業鏡當臺。賊身已露。既是贓物現在。為什不肯招伏。會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出歸上堂。霜風浩浩葉紛紛。曉入深村野老門。相見但知俱默坐。更無一事可談論。良久曰。入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

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日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日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始終口。難保歲寒心。

長沙茶陵定林寺郁山主

本州人。少落髮。惟以應供為事。院居諸刹往來之衝。一日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主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噫。師從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淨光生。照見山河萬朵。走謁楊岐。為印可。

比部孫居士

因楊岐會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玄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疑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僧作禮。化曰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請益前話。遠曰。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

甚麼事。師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一日雲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 上堂。三世諸佛。遙望頂禮。六代祖師。開口不得。四面今日且權為指使。且道。是箇什麼。一二三四五。雷門誇布鼓。謾說李將軍。藍田射石虎 上堂。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妳-女+口]。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四面老[妳-女+口]。自曰諾惺惺著 上堂。仲冬嚴寒。伏惟首座大眾。尊體起居萬福。兩彩一賽。便下座 上堂。有一則語。舉似諸人。第一不得錯舉。便下座 上堂。昨宵年暮夜。今朝是歲旦。大都尋嘗日。世人生異見。不解逐根源。只管尋枝蔓。新舊只如今。仔細分明看。若也更商量。秦時[車*度]轆轤 諸院長老入山。上堂。臨濟入門便喝。是甚盃鳴聲。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曹洞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到龍門上堂。有古何利。無口非啞。七出八沒。風流儒雅。便下座 到海會上堂。白雲山裏白雲人。把定封疆無縫罅。無縫罅知幾價。莫有知價底麼。乃曰。一二三四五 到興化上堂。世事冗如麻。空門路轉賒。青松林下客。幾箇得歸家。共唱胡笳曲。分開五葉花。幸逢諸道友。同上白牛車。大眾。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芳草渡頭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蘆花。甘露資長老。把住師曰。舒州管界。元來有箇草賊。師曰。和尚也須隄防。資擬議。師便拓開 上堂。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乃曰。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 上堂。春氣乍寒乍暖。春雲或卷或舒。引得韶陽老子。放出針眼裏魚。乃曰。錯 謝知事上堂。僧問。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師曰。七孔八竅。曰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師曰。鸞駕未排齊號令。曰如何是仙陀婆。師曰。眼潤耳熱。僧禮拜。師曰點。乃曰。文殊張帆。普賢把柁。勢至觀音共相唱和。贏得雙泉閣中打坐。打坐即不無。且道。下水船一曲。作麼生唱。囉囉哩。囉囉哩。俗氣不除 上堂。今宵正月半。乾坤都一片。普賢門大開。相逢不相見。乃曰。過在阿誰 上堂。默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賺殺人。便下座 上堂。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魂。

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但向伊道。祇要拋磚引玉 上堂。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盡作黃金。該有情無情。總令成佛去。然後太平不入這保社。何故。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上堂。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 上堂。舉保壽作街坊時。見兩人相諍。一人以手打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寶壽因而得入。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辨私辨。大眾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擗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上堂。太平泐[泳-永+盾]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千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什麼。好箇泐[泳-永+盾]漢 上堂。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尋嘗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眾中有則有。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箇見處。不惜眉毛。舉似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上堂。有鹽曰鹹。無鹽曰淡。太平聞說口。似匾擔。便下座 上堂。神通妙用。不欠絲毫。通人分上。不用切切。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誠哉是言也。可謂塑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月如晝 謝典座上堂。變生為熟雖然易。眾口調和轉見難。鹹淡若知真箇味。自然饑飽不相干 上堂。拈起拄杖曰。昨夜三更。夢見拄杖子。教我一片禪。向我道。和尚明日早起上堂。舉似大眾。昨日錦上鋪花。今日脚踏實地。但看今日。明朝說甚祖師來意。翻思黃面老人。謾道靈山授記。直饒大地山河。借我鼻孔出氣。不如放下身心。自然仁義禮智 上堂。今朝正月半。與諸人相見。嫩麥長新苗粒粒皆成麵。薦不薦。全藉春風扇 上堂。舉起拳頭曰。若喚作拳頭。一似不曾行脚。若不喚作拳頭。對面相謾。除此之外。也少一拳不得出隊歸上堂。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什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謝首座上堂。彌勒看不見。釋迦說不得。恁麼尊貴生。日用無差忒。得不得。識不識。三德六味味逾多。千古萬古為規則 上堂。僧問。如何是燃燈前。師曰。令人疑著。如何是正燃燈。師曰。錯認定盤星。如何是燃燈後。師曰。一場懨[怡-台+羅]。乃曰。每月有箇十五。無始劫來盡數。數到彌勒下生。未免有甜有苦。且道。畢竟如何。南山白額大虫。元是西山猛虎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大眾。作麼生是真說。潑狼潑賴。若信不及。白雲為汝道。一要眾人會。二要龍神知。乃拈起法衣曰。這箇真紅色。剛然是緋 上堂。風和日暖。古佛家風。柳綠桃紅。祖師巴鼻。手親眼辨。未是惺惺。口辯舌端。與道轉遠。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且道。畢竟如何。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 上堂。卓拄杖一下。乃舉起曰。拄杖子。敢問你。還說得如來禪麼。自曰。說不得。還說得祖師禪麼。自曰。說不得。既說不得。白雲今日出自己意去也。出自己意。小兒子戲。人天眾前。討甚巴鼻 上堂。僧問。始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乃曰。恁麼恁麼。蝦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

孔底。將什麼聞香 邑中上堂。白雲相送出山來。滿眼紅塵撥不開。莫謂城中無好事。一塵一剎一樓臺 上堂。舉馬大師不安。院主問曰。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曰。日面佛。月面佛。師曰會麼。如不會。白雲與你頌出。丫鬢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 上堂。前回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次使不著。使不著。說不著。重遭撲。自古至如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也。自曰。錯錯 上堂。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欲舉山河大地。又被山河大地礙。從教頭上且安頭。真金不博鍮。丈夫意如此。快樂百無憂 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曰。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簡點得出。許汝具半隻眼 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向一邊。且作麼生是。你諸人嘗住法身。良久曰。有功無功。莫使腹空 請供頭修造。上堂。白雲今日。權將大宋世界。作一面碁盤。先將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定却五方。次將五臺峨嵋支提羅浮。以為相助。左畔則斜飛雁陣。右邊則虎口雙關。遂舉手曰。且道。這一著。落在什麼處。若知落處。便為敵手。若也未然。白雲試通箇消息。十九條平路。爭功勢未休。莫教一著錯。敗子卒難收 上堂。若要天下橫行。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上馬臺。剪斷五色索。方始得安樂 上堂。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喫棒。且道。過在什麼處。打你百了千當 上堂。去聖時遙。人多懈怠。逆則生嗔。順則生愛。且道。作麼生是不嗔不愛。東海剪刀。西番皮袋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閒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什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為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太遠在。乃曰。五目莫覩其容。二聽絕聞其響。有功者罰。無功者賞。拈須彌山秤來二兩。忽有箇道一方知識。為什麼大秤。秤人物事。自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謝街坊上堂。街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舉似大眾。不敢隱藏。何故賞伊膽大。下得這箇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為什麼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為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許多時。向什麼處去來。乃曰。達磨未來時。冬寒夏熱。達磨來後。夜暗晝明。諸人若下得一轉平實語。喫鹽聞鹹。喫醋聞酸。若道不得。迦葉門前底 郭朝奉祥正請上堂。朝奉。於法座前燒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為光明雲。遍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岩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師遂曰。曩謨薩怛

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上堂。春雨灑無涯。乾坤已具知。東君行正令。梅柳一枝枝。祖師門下客。相見在今時。相見即不無說什麼事。便下座 上堂。舉唐肅宗帝問忠國師曰。和尚百年後。所師何物。國師曰。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曰。前面是真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真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上堂。顧視禪床左右。遂拈拄杖在手中曰。只長一尺。下座 上堂。世有一物。亦不屬凡。亦不屬聖。亦不屬邪。亦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抵死要知。換却性命 上堂。擔水河頭賣。諸人盡笑怪。滯貨沒人猜。一似欠他倩。昨夜三更半。石人鬪禮拜。這箇說話。莫道你理會不得。我也理會不得。師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師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眾皆無語。師乃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宋徽宗崇寧甲申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眾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

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人 問素面呈相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 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北地冬抽筍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 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 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 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次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 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眾集也未。侍者曰。大眾已集。師曰。那一箇為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不點 上堂。滿口道不出。句

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 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齷齷。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 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閒敲落天邊月。卓一下 僧問。如何是齧人獅子。師曰。五老峰前。曰這箇豈會齧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 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曰。田廩奴。

滁州瑯琊永起禪師

襄陽人。上堂。僧問。庵內人。為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上堂。良久。撫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

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甌打瓦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 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 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埃子 上堂。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慙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

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話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

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頌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著。宋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叉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

對眾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著得不長不短。進前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到保寧。請勇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寧*頁]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眾證明。又卓一下。下座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元。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眾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鄂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

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屨[木*栗]。等閒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攬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眾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 上堂。一叉一筍。著骨連皮。一搨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

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大眾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眾。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眾。師曰

。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鷗。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為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響。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筍。當時若有箇為眾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樓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肱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為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雖鷺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眾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筍上堂。拾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恁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贛州西堂顯首座

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寧示以神劍頌曰。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怎奈靈光透匣何。師曰。漫效顰。亦提得一箇。寧曰。何不呈似老僧。師便曰。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截斷毗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寧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師以坐具便搥。寧作倒勢。師拂袖而行。寧曰。且來。師曰。且去掘窟。寧笑而已。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

彭州駱氏子。世業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乃喜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參真覺勝。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滄喆。黃龍心。東林度。諸老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宋崇寧中。還里省親。四眾迓拜。成都帥翰林郭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

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趨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徽宗召見。褒寵甚渥。高宗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個是境。那個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劔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滄山為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個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鷲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趨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個個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

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上關。鑄印築高壇 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徹。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眾。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割意。意能割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個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示眾。萬仞崖頭撒手。須要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鼯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謔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鬼家活計。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紹興乙卯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眾。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諡真覺禪師。閱世七十有三。坐夏五十有五。

舒州太平佛鑑慧勲禪師

本郡汪氏子。卅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如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為甚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慙[怡-台+羅]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 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眾。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宋徽宗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乙未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樞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

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懨[怡-台+羅]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搗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 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拏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個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為分外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棧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 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 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一回滋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臟。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 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為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 師室中以水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 政和丁酉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臨卽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法席。因行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他。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卓拄杖曰。還搆得麼。莫道今日猶較些子。直須向無摸索處。傾湫倒岳。搆得始得。山僧恁麼道。可殺不識好惡。雖然如是。直饒你搆得。我更問你。從前殺盜姪妄罪。飲酒食肉罪。教什麼人還。又卓拄杖曰。金剛作醜。佛受香油。東山和尚忌辰。上堂。先師當年末後句。與人皮下挑出刺。譬如六月日中冰。銷鎔處處皆相似。後來聽警各流傳。更加一二與三四。個中孰是無耳人。明見去來不生死。先師老和尚。某奉侍日久。多蒙苦口提撕。追遠之誠。何可忘也。聊設小供。諸人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入滅十餘年。如何見得來底道理。若道不來。又用設齋作什麼。道來也有訛訛。道不來也有訛訛。若為得無訛訛去。還知得麼。三個渾崙鐵餛飩。一雙無縫木饅頭。久立。上堂。大眾。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且道。面前是阿難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駮。如何得無人喚。者個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擊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上堂。毗目仙人。執善財手。頓見過去微塵諸佛。及其放手。宛然依舊。龍門長老。領諸大眾。爰於此地。結足安居。及其解

夏。宛然依舊。善財依舊處。微塵諸佛。舍攝有歸。大眾依舊處。三月九旬。斂收無迹。還會麼。毛端藏剎海。芥子納須彌。不離見聞緣。超然登十地。四生六道。即心自性。三塗八難。普現色身。居華藏海之中。住不思議之內。如斯之旨。乃吾輩之常分耳。還信得及麼。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祇對。有底師僧道。你何不問本分事。者個是世間日月。大眾那個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便明取恁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眾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者般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麼。古人曰。世間事明不得。佛法大遠在。者裏若分疎不下。一切處礙塞殺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地內易安身。久立。上堂。舉問雲居。如何是道中人。對曰。如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曰。如死人眼。大眾。作麼生是如死人手。師拈拄杖曰。不執捉。怎生是如死人眼。師擘開眼曰。不照燭。你諸人好會取。祇如前日送亡僧。山僧道。一隊死漢。送個活漢。有人會恁麼說話麼。怎生是一隊死漢。移身不移步。怎生是一個活漢。萬機俱不到。後生兄弟。初秋夏末。何不哮吼一聲。壁立千仞。令我知。你是個人。向活中明取死句。死中明取活句。若不然者。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喫辛苦也。直須哮吼一聲。上堂。僧問。道在慵開口。詩成自點頭時如何。師點頭數下。僧曰。今日得遇也。師曰。莫亂開口。乃曰。諸人每日行千行萬。不是不到。何故却不分曉。祇為信之不及。若信得及。則不得而到也。十方世界事。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諸人每日說千說萬。不是說不到。何故却不分曉。亦是信之不及。若也信得及。則實無所說也。三世如來所說之法。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大眾。還得恁麼田地也未。我此宗門。祇論證悟。不論解會。若是為生死底人。須求親證。若是人我參學之人。恥為不會。須求覓解會。到處覓相似語句。遞相印證。已後胡亂教壞人家男女。我此法中。都無是事。還知麼。聾人也唱邊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上堂。世人盡道路行難。未分真金入火看。煉去煉來金體淨。一槌打作玉欄干。請化主上堂。一竿一笠一蓑衣。急水灘頭下釣絲。鈎上錦鱗容易得。蘆花深處月明歸。舉古人問三尊宿。二龍爭珠。誰是得者。一曰。得即失。一曰。老僧祇管看。一曰。誰是不得者。師曰。得即失。著忙作什麼。老僧祇管看。看濟什麼事。末後一則語。誰是不得者。若人會得祖師言句。一大藏教。自然不疑去。還明得麼。誰是不得者。非取亦非捨。馬載驢馱時。便是歸來也。上堂。打動龍門鼓。喚起鐵駿餒。請君一咬破。山僧豈相賺。先師曾得力。滋味今不減。若也不奈何。好個鐵駿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買田地相似。四至界畔。一時分明。結契了也。唯有中間樹子。猶屬我存。大眾。既是四至分明。結契了也。為什麼中間樹子猶屬他。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若識得中間樹子。耕鋤任你耕鋤。布種任你布種。開花任你開花。結子任你結子。若無中間樹子。爭喚作常住。良久曰。作麼生。自曰。

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上堂。龍門別無奇妙。剛謂單傳心要。豈惟淺水無魚。撥剔全無孔竅。二時展鉢開單。逐日屙屎送尿。萬事與人一般。子細看來好笑。既是萬事與人一般。為什麼稱善知識。良久曰。我也理會不出 上堂。不動龍門內。行參古佛機。親逢渠面目。肯話自容儀。凡聖心平等。高低路坦夷。丹霞燒木佛。院主落鬚眉。何故○。下座 上堂。臘月扇子功勳絕。浩浩涼風動寥泐。豈上炎蒸六月天。暫時與君解煩熱 五祖忌辰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自。苦瓠連根自苦 上堂。達磨大師入中國。至今幾千年。得其道者甚眾。領其旨者實多。大似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大眾。流言止於智者。諸人三十年後。莫道見龍門來 上堂。舉僧問德山。如何是宗門奇特事。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曰。漏逗了也。僧問雪峰。和尚見德山。得個什麼便歸來。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師曰。漏逗了也。睦州喚僧。僧回頭。州曰。擔板漢。師曰。漏逗了也。一漏逗。二漏逗。三漏逗。用意攙前先在後。莫於佛祖結冤親。好看衣珠常離垢。家中人。鬪頭走淮南。笑殺龍門叟。有人若會笑因由。眼似銅鈴大如斗。阿呵呵。歸堂去 上堂。慮而解。思而知。孤燈難竝太陽輝。不是心。不是佛。為君掃蕩精靈窟。摩天鷓子入雲飛。千里萬里祇一突。阿刺刺 上堂。道可學耶。實不可學。心可悟耶。實不可悟。不學不悟。真機全露。明日娑婆。浮生旦暮。眼若不睡諸夢除。古今出入無門戶。遂召大眾曰。是什麼 上堂。海門山。長安道。茫茫烟水連芳草。樓頭客。馬上郎。一聽落梅悲故鄉。春風過眼花飛盡。蝴蝶翩翩過短牆。君更聽。是何章。會不得。參堂去 上堂。褒禪乍住太乾枯。月白風清入畫圖。人間縱有千般樂。不及今朝事事無。乃呵呵大笑。好大哥 上堂。雲中石塔摩星斗。定明禪師大張口。是你之言若解參。不必腰包天下走。遂卓拄杖一下曰。鳥對初陽自在啼。犬逢生漢連聲吼。又卓拄杖一下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呼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眾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痊者也 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庚子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

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一年。徧參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宋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

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他弄一場 示眾。秋日耀長空。秋光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 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 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 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 徽宗政和癸巳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舉世尊臨涅槃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師曰。諸人于此個儻分明。便知開福落處。其或未然。開福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花。誰虛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與彌勒。下座 勉眾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門@良]之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 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宋元祐戊辰。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擊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

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白雲端頌臨濟參黃檗話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矍矍。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眾。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立。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個。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花。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個好。萬事一時林。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個。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剛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鞞鞞。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曰。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高宗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

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朔口廨院。留遺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天童文禮作師像讚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啣[口*留]。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邠水潭虵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疏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

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會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鞞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眾曰。和尚試鞞一鞞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眾請開法無為。遷正法 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徧地生花。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個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懷安人。初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往請益。悟曰。見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 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

梓州馬氏子。為五祖待者。有年。出住龍華。上堂。雞見便鬪。犬見便齧。殿上鷓鴣。終日相對。為甚麼却不瞋。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剗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呂太守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宋高宗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眾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

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宋元符己卯。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

福州人。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個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閱上座

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閱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閱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座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插香爐中。

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

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長沙南嶽承天慧連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以拂擊禪牀一下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挂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弗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鬧市裏識取古佛。百艸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古佛且置。百艸頭上老僧。作麼生薦。良久曰。不是逢人誇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

吉安廬陵香山惟德禪師

上堂。僧問。登師子座。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曰。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庵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華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個滋味。喝一喝。上堂。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個紛紛譚不二。山僧即不然。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衡州南嶽艸衣巖治平慶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艸衣歲久敗蒲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攜筇迎遠水。洗鉢趁朝齋。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鶻。還見麼。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艸綠。喝一喝。上堂。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如何是那事。良久曰。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峰。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

金陵人也。市油糞為業。常隨眾。參問琅琊。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糞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個是無位真

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于眾中躍出。以身一搯便歸眾。悟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者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乃大笑。出相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小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識你則個。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

和州含山人。九歲謝親。依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效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宋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僧問。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鈍鳥離巢。曰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劈箭急。曰只如睦州道。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又作麼生。師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曰謝師答話。師曰。老僧今日失利。乃曰。者僧恁麼問。老僧恁麼答。且道。見睦州意。不見睦州意。若道見睦州意。且道。睦州是什麼意。若道不見睦州意。適來一問一答。不可徒然。彰教今日更開一路。與汝諸人。東行西行。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上堂。僧問。古人道。盡乾坤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撒向諸人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未曉師意。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曰盡大地。既如粟米粒大。只如森羅萬象。人畜草芥。著在什麼處。師曰。此問不惡。曰豈無方便。師曰。棒打不死。僧禮拜。師曰。救得一半。乃曰。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一句定乾坤。一劍平天下。便見時康道泰。四海晏清。向我衲僧門下。又且不然。拄杖子吞却乾坤了也。綿綿不漏絲毫。何處更有一物。與諸人為緣為對。還會麼。良久曰。各請歸堂喫茶去。上堂。牛頭沒馬頭迴。渠無國土。無位真人。突出難辯。甚處逢渠。擊石火閃電光。得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善財別後誰相識。樓

閣門開竟日閑 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乃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風吹不入處。和沒合水。和泥合水處。風吹不入。如今不免。又向頭上安頭。乃豎起拂子曰。還見麼。者個是色。復呵呵大笑曰。者個是聲。大道真體。在什麼處。繡出鴛鴦無背面。不知誰解覓金針 上堂。眼裏不著沙。耳裏不著水。堪笑老俱胝。無端豎一指。諸禪德。且道。是誰解笑者。還會麼。鬧市拶出憍尸迦。吃嚙舌頭三千里 上堂。大智圓明。體無向背。凝然湛寂。彌滿大虛。覆蓋乾坤。常光獨露。削蹤滅跡。離相絕名。正當恁麼時。本地不動一句。作麼生道。一切水月一月攝 上堂。僧問。請師答話。師曰。火雲燒空。曰且道。虛空還有變易也無。師曰。飽粥飽飯。曰恁麼則有變易去也。師曰。客作漢有什麼變易。乃曰。炎暑蒸人汗似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搖休問犀牛在。拈出清風宇宙涼。諸禪德。向甚麼處。見鹽官老子。若也見得。恩大難酬。其或未然。汗流浹背。曾施力一到。中秋便負心 上堂。舉深明二上座同行。見一魚跳出網中。明曰。俊哉。恰似個衲僧相似。深曰。何似。當時不入網好。明曰。深兄。你猶欠悟在。深行數里方悟。師曰。明上座鈎頭有餌。深禪老一釣便上。虎丘當時若見。待他道深兄你猶欠悟在。只對道。今日網得一個。不獨塞斷明上座口。且要千古之下。免人怪笑。山僧。一有個縵天網子。遂舉起拂子曰。還見麼。山僧喚作拂子了也。諸人且喚作什麼。若喚作拂子。未出山僧網子在。若不喚作拂子。行脚眼在什麼處。是汝諸人。還見虎丘為人處麼。三汲浪高轟霹靂。一聲透過禹龍門 上堂。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卻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象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擲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瞻部州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人命在呼吸。百年輕倏忽。驀地得逢渠。掀翻生死窟。放出遼天鶻。萬重雲一突 上堂。大地撮來粟米粒。一毛頭上現乾坤。居家不離途中事。常在途中不出門。喝一喝 僧問。雪峰示眾道。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牽不入。未審在門外者。是什麼人。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為什麼不肯入。師曰。他具行脚眼。曰恁麼則穿過從上祖師鼻孔去也。師曰。闍黎還跳得出麼。曰若然者。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師曰。猶欠一問在。曰和尚豈不是為學人著灸。師曰。錯認定盤星 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當陽正體露堂堂。休謂當年付飲光。彼既丈夫我亦爾。莫將好肉更剝瘡 上堂。舉陳操尚書到資福。資福見來。便劃一圓相。操曰。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福便掩却門。師曰。資福買鐵得金。一場富貴。是則是。爭奈公案未了。今日諸大士。入山相見。山僧不畫圓相。亦不掩却方丈門。且道。與資福老人。是一是二。還知落處麼。竹院相逢無一事。大家同喫趙州茶 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如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及大千 參假上堂。病起雲山草木秋。浮華世事謾悠悠。從來萬法

不為侶。何似韶陽六不收。喝一喝 上堂。葉落歸根。本時無口。不留朕迹。騰身北斗火裏唧螻。吞却嘉州大象。益州馬腹。不覺膨脹。燈籠露柱大笑。拾得寒山撫掌。還會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讐 上堂。脫身已曉南柯夢。始覺人間萬事空。吹起還鄉無孔笛。夕陽斜照碧雲紅 宋高宗紹興丙辰夏。感微疾。于五月八日。白眾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眾請於郡。從之。事已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而逝。建塔于本山之陽。壽六十。臘四十五。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宣城奚氏子。年十三入鄉校。一日歎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嘗請益雪竇頌古及古宿因緣。不契。嗣見太陽元。洞山微諸老。既得其說。去登竇峰。謁湛堂準。堂見異之。俾侍巾襪。一日堂問曰。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竇峰門下。堂曰。杜撰禪和。又塑十王次。堂指問。者官人。姓什麼。師曰。姓梁。堂摸頭曰。爭奈姓梁的。少個幞頭。師曰。幞頭雖少。鼻孔彷彿。堂一日謂師曰。杲上座。我者些子禪。你能一一理會得否。師曰。理會得。堂曰。教你說也說得。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堂曰。你只欠[口@力]地一聲。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時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宗杲疑處。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個道理。遂令居擇木堂。典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難作。其長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

請問湛堂。殃岫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觀。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出問。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叢林由是改觀。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眾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宋高宗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為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為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幸自可憐生。特地胡打亂喝作甚麼。擲下曰。冷處著把火。上堂。今朝八月十有五。顧免天邊誰不覩。若非東土小釋迦。放過長沙這老虎。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曰。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曰。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却來徑山手裏。請棒喫。上堂。二月仲春。久雨不晴。雲門一筍。德非有鄰。乃顧視大眾曰。筍復曰。慚惶殺人。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匹馬單槍。當恁麼時。如何相見。師曰。老僧打退鼓。曰一個老大蟲。撞著重牙虎。師曰。你還聞雷聲麼。曰只為學人聞得慣。師曰。且莫詐明頭。曰卻請和尚道。師曰。我若道。你須百雜碎。曰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噓。乃曰。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佛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眾。既同途又把手。為甚麼不同歸。莫將鶴唳誤作鶯啼。上堂。徑山無寸土莊田。今夏隨宜結眾緣。慵論道懶談禪。拄杖挑來個個圓。不用息心除妄想。大家喫飯了。瞌睡。瞌睡則不無。或若夢中有人索飯錢。又作麼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上堂。僧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光即不問。未審法身還具四大也無。師曰具。曰如何是法身。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四大。師曰。漆桶不快。曰法身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曰。但向下會取。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出來底人。州曰。諸佛菩薩。師曰。大小趙州。元來膽小。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出來底人。向他道。泥猪疥狗。佗若道。徑山舌頭。得恁麼自在。我也知你是個漆桶。上堂。僧問。萬機休罷。獨坐大方。猶是向下事。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曰老和尚三寸甚密。師曰。眾眼難謾。曰只如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乃曰。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拍禪牀。下座。上堂。月生一。鐵輪天子寰中勅。月生二。豐干騎虎入鬧市。月生三。蟪蛄眼裏巨鰲翻。驀拈拄杖曰。莫有同生同死底麼。出

來與徑山拄杖子相見。良久曰。見義不為。何勇之有。擲下拄杖 上堂。心生法滅。性起情亡。這裏悟去。捏怪有甚麼難。舉起拂子曰。看看。觀音彌勒。普賢文殊。盡向徑山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沸。若也把住。不消一擊。以拂子擊禪牀 上堂。舉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曰。某甲今日不著便。師曰。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即不然。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蛇驚 上堂。今朝九月初五。天色半晴半雨。衲僧鼻孔眼睛。切忌和泥合土。乃顧視大眾曰。惺惺直是惺惺。靈利不妨靈利。等閑問著十人五雙。不知落處。既惺惺又靈利。為甚麼不知落處。不見道。事因叮囑起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是個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曰為甚麼。却在徑山座下。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乃曰。塵塵剎剎。沒一絲毫。日用堂堂。現成活計。三世諸佛。立在下風。歷代祖師。魂飛膽喪。且道。據個甚麼道理。便得恁麼奇特。還委悉麼。若委悉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未委悉。東者東邊坐。西者西邊坐 上堂。纔方改歲賀新年。今朝又是二月一。入所證處沒商量。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 上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三世諸佛。眼似鼻孔。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若有。四楞塌地。道將一句來。若道不得。徑山自道去也。便下座 上堂。僧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師曰。也不是神通妙用。也不是法爾如然。曰畢竟如何。師曰。八尺眉毛額下生。乃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若即聲色言語。求道真體。正是撥火覓浮漚。若離聲色言語。求道真體。大似含元殿裏。更覓長安。總不恁麼。畢竟如何。翡翠蹋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烟 浴佛上堂。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 上堂。折去東籬。補起西壁。徑山門下。全無準的有準的誰委悉。僧堂覷破香積厨。鷓鴣咬殺佛殿脊 上堂。僧問。翠微供養羅漢。丹霞燒却木佛。未審這二尊宿。阿那個是。師曰。阿那個不是。曰中間底。分付阿誰。師曰。且儘摸索。曰為甚麼都在拄杖頭上。橫來豎去。師曰。眼花作甚麼。曰只這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是。乃曰。丹霞燒木佛。不順人情。翠微供羅漢。隨方毗尼。若到徑山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徑山門下。用個甚麼。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 上堂。山僧未出鄉八十日已前。早為諸人道破今日事了也。作麼生是今日事。喝一喝 上堂。僧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歸眾。師曰。猶欠一著在。乃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且道。適來這僧一喝。與山僧一喝。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那個是照。那個是用。於此辯得。許你大千獨步。其或未然。鉢盂裏切忌失却匙箸。復喝一喝 上堂。僧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廉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

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乃曰。明頭來明頭打。閉眼著。暗頭來暗頭打。閉眼著。四方八面來旋風打。漏逗不少。虛空裏來連架打。著甚來由。總不恁麼來。却較些子。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特地一場愁。復曰。古人恁麼道。今人恁麼提。於宗乘中。成得甚麼邊事。喝一喝 上堂。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歲曰。刈茅來。門曰。刈得幾個祖師。歲曰。三百個。門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便打。師曰。直歲無語。自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曰。好個消息。曰具足聖人法。聖不會時如何。師曰。也好個消息。曰未審是甚麼消息。師曰。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修山主來也。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時如何。師曰。好個消息。曰和尚為甚麼一向壁立萬仞。師曰。你試向壁立萬仞處。道一句看。曰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師曰。且緩緩。乃曰。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不是釋迦文。亦非維摩詰。若向這裏。識得渠面目。方識得修山主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還有識得者麼。若識得去。凡夫聖人。孤峰頂上。十字街頭。只在這裏。若未識得。放待冷來看 上堂。僧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時如何。師曰。鱣魚走入油甕裏。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曰只如傳大士。向魚行酒肆裏接人。未審。和尚向甚麼處接人。師曰。向一切處接人。曰未審。接得幾個。師曰。只你一個漆桶不會。乃曰。空手把鋤頭。飯裏有巴豆。步行騎水牛。蹴著脚指頭。人從橋上過。賺殺多少人。橋流水不流。却較些子。若甚麼提得去。方信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拍禪牀 上堂。僧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則且置。只如九年面壁。明甚麼邊事。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曰隻履西歸。還端的也無。師曰。不端的。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是僧便喝。師亦喝。乃曰。適來善修一喝。驚天動地。徑山隨後一喝。全無巴鼻。若向無巴鼻處會得。便解將一條斷貫索。穿却天下人鼻孔。若向驚天動地處承當。自己鼻孔。却被別人將一條斷貫索穿却。正當恁麼時。如何。免得此過。咄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上堂。僧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學人上來。請師舉一。師曰。六六依前三十六。曰未審。還真實也無。師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僧禮拜。師乃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只如鎮州蘿蔔頭。未審。靈照籃中。還著得也無。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若下不得。雪峰道底 上堂。僧問。仰山道。神通遊戲。即不無。尊者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未審佗據個甚麼道理。師曰。只知開口笑。不學舌頭長。曰恁麼則今日却被和尚笑也。師曰。揚聲止響作麼。曰神通遊戲。則不無。尊者佛法。須還徑山始得。師曰。還見徑山麼。曰少賣弄。師曰。有眼如盲。乃曰。神通遊戲。仰山灼然。

不會佛法要妙。羅漢灼然。不知。雖然彼此不相知。要且各各無欠少。既無欠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圓者圓法身。方者方法身。便恁麼悟去。方知。長者不是長。短者不是短。圓者不是圓。方者不是方。既總不是。却喚甚麼作法身。喝一喝曰。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舉普化一日在臨濟僧堂前。喫生菜。濟見曰。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濟曰這賊。化曰賊賊。便出去。師曰。一個驢鳴兩個賊。堪與諸方為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上堂。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蹋。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 上堂。今朝七月五。打鼓普請看。萬里無片雲。猶欠一大半。且作麼生是那一半。良久曰。無人過價打與一貫 中秋上堂。人有心看月。月無心照人。有無成一片。方始得惺惺。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這個不可不惺惺。擲下曰。若知撲落非佗物。始信縱橫不是塵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起拄杖。卓一下曰。唯有這個不遷。擲下曰。一眾耳聞目覩 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返覆數千回。總不出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霜風刮地來。法身赤骨[骨*歷]。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曰。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示眾。拈拄杖卓一下曰。細不通風。大通車馬。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虛空有杷柄。無手人能把。跛驢踢倒摘茶輪。草庵銜下瑠璃瓦。又卓一下 解夏示眾。洞山萬里一條鐵。瀏陽一擊百雜碎。雲門關字常現前。翠巖眉毛在不在。乃舉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麼。擊禪牀曰。一彩兩賽 示眾。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曰。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 僧請益曰。不知某甲死後向甚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是死。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這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復問。一僧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曰知師亦打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個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師纔見僧入。便曰。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佗耶 師纔見僧入。便曰。你不會出去。僧便出。次一僧入。師亦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曰。適來兩個上座。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你還辯得麼。僧曰。一狀領過。師曰。領過後。別有甚麼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 師纔見僧入。便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個 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者。幾人道不著。侍者曰。某甲只管看。師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

師隨後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罰你 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為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 圓悟忌拈香曰。者個尊慈。平昔強項。逞過頭的顛頂。用格外的僮伺。自言我以木楔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 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篋則觸。不喚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于意根下卜度。不得于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出。於時罕有善其機者。有舟峰長老曰。某甲看此話。如藉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真個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厶+去]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竹篋子話 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癸未。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遺書辭紫巖居士。侍者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眾哀號。皇帝聞而歎息。御製師真讚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通。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

紹興錢氏子。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未幾。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有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宋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高宗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 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

耶尼不聞。南瞻部州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個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打-丁+感]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車*度]轆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 上堂。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剝剝塵塵是要津 上堂。易填巨海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 僧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 師蒞眾色必凜然。寢食不背眾。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于鄖峰西華。諡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

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 上堂。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個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花 上堂。寶劍拈來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銚。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擗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 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玩。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 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眇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

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 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婆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便為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闕弄闕弄 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 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為般若。顛預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 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一喝。白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 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為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

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祀。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曰。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聲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鑿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為人。乃至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眾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第。聞其提唱。亦深駭異 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 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 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滄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粘粟。失却半年糧 上堂。威音王已

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座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咩咩 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個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竝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裏走 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覷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某逢敵手難藏隱。詩到重吟始見工 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為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

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 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同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個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 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晴堂慧遠佛海禪師

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為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微。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眾。眾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曰。喫得棒也未。師

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悟順寂。師即東下由虎丘。奉詔住阜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宋孝宗。召對賜佛海禪師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脚。半個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個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個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闔。蛇頭擲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鎌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鉢飪 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鐙。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 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鶉鳩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 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廿/梨]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 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 淳熙乙未秋。示眾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窟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

嘉定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奉勝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

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万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眾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克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個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眾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饅頭邊討一個半個。雖然如是。保寧半個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曰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

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聖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眾。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仁-二+幻]堂中仁禪師

洛陽人。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宋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為眾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雖然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宋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搥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己亥中。陞堂告眾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

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詣以所得白悟。悟呵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為蠹蝨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曰。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者。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

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泊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眾所歎服。適南堂靜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削執論。

曰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梅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眾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搗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眾請首座繼種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鸞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客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

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睨。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

溫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宋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杓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眾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

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年來。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眾

曰。嶮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如粟。忽然振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 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

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 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 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個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個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

上堂。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為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

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何日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眾舉首。師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個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

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法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搵看。以手拍禪牀。下座 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濶八寸 上堂。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是個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

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

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眾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眾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睨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

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下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個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走何心行。源大笑。宋欽宗靖康年。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白-日+田)/升)*頁]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矜

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為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宋高宗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打-丁+於]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

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為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

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

祖氏。建寧游察院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眾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元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

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宋高宗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其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鶴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

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個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勲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

眉州徐氏子。年十三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樸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擲破窻紙。鑑即開門擲住曰。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之文殊。上堂。師子嘖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僑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日*良] 宋徽宗宣和己亥。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

形。鶴擎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擎。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綦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庚子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鑿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聖德聖明。不忘付囑。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僊酌。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高宗建炎己酉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師竟被害。血皆白乳。賊駭悔。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

蜀之永康人。初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歹遺火成灰燼。師得書擲之于地曰。徒亂人意耳。其為人嚴冷。諸方謂之昺鐵面。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必-心]。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攬曰。攬長河為酥酪。蝦蟹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個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嘎。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個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

舒州施氏子。服勤佛鑑。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

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 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 後遷龍牙。因宋欽宗登位。眾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個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 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個鸕鷀扛個鼈 上堂。舉死心道。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姪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竝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眾。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高宗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眾。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眾生。竝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眾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輒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個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布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鸚。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不契。遂造太平。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森羅

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遇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車*度]轆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經與。縱使醞翻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阿阿。神山打鑼。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個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個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個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澗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僧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寶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師嘗謂眾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逐出院 宋高宗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鄞南十月四日。鄭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高五尺足矣。越三既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

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上堂。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

。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便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

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安大中祥符清海禪師

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個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眾佛真了燦禪師

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寮。師理前話。眼曰。閒言語。師於言下大悟。宋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舊住僧。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眾曰。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輓。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眾。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元。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齧。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目*侯]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高宗紹興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眾。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

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僧冲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齧。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至寂寥。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

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為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眾。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元。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眾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瓜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

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宋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誇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槩。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眾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

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得度。參佛眼。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南明。遷薦福。末領烏巨。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元。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槩。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拶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眾曰。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鬪體乾。示眾。舉璣先輩問僧。禪以何為義。眾下語。皆不契。

璣自代曰。以謗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元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眼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推水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眾。染緣易就。淨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鷄啼曉月。狗吹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元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眾。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窗。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婺之廣教)因病示眾。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眾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眾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头。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

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祝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世界三世諸佛。總不可得現前。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曰。大眾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

潼川陳氏子。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澄。為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亶亶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宋高宗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巖主。擊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擲成糞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闍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下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樁搖艫。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花。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擲。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擊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提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

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口*留]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 問蓮花未出水是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 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為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 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搗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 室中垂問曰。猫兒無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 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懨[怡-台+羅]。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 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蓐。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

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

成都人。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元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眾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

上堂。舉法眼示眾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

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響。公於是契入。宋高宗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嚇嚇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口*悉]喇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嚇[口*悉]喇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紹興癸酉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先是。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

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眾。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鱉。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為驗。

。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滄山呵呵大笑。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滄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東川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

本郡人。(續傳燈。有合州立處。確然可據。會元作台州者。此剗之誤。合作台。今改正)世為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腔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有頌曰。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跡。既歸釣魚山。建護國禪林。化導彌著 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場。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嘗自鑿石二十四片為龕。一日別眾。自入掩門而逝。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

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師珍重便行 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為伴泉為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 嘗謂眾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

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元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泉床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虔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

上堂。召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鎊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問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

合州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甚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定枯樁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語。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虔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閒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

綿州人。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眾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眾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眾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

劔門南修道者

淳厚之士。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

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

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

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六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慧見之。極口稱歎。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黃檗老婆。大愚饒舌。佛法無多子。正眼瞎驢滅。驀拈拄杖曰。妙嚴突出拄杖。三人證龜成鼈。以拄杖卓一卓曰。拄杖子善甄別。硬却脊梁。莫教漏泄。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却是一塊生鐵。擲拄杖下座 上堂。荊棘林中紅爛。破驢脊上蒼蠅。韓信臨朝底。洞山佛無光。者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甚麼罪過。只如銅沙鑼裏滿盛油。汝諸人。又作麼生。良久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百草頭上。罷却干戈。萬仞峰前。縱橫遊戲。暗嗟魯祖面壁。一味祇貪瞌睡。翻笑睦州見僧。與我提一桶水。當恁麼時。臨濟喝若雷奔。也拈放一邊。德山棒如撒星。亦置之一處。妙嚴有一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遂畫一圓相曰。東山下左邊底 上堂。拈拄杖曰。白雲師翁道。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曰。鐵壁鐵壁。師以拄杖卓一卓曰。鐵壁鐵壁。急急如律令。敕 上堂。萬里無寸草。青天轟霹靂。十字街頭癡漢。棒打不死。釣魚船上謝三郎。一向賣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滄山呵呵大笑。且道。明什麼邊事。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數。直饒信得及去。大似掉棒打月。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什麼處著漆桶。參堂去 上堂。僧問。臨濟有四寶主話。如何是寶中寶。師曰。滿眼是塵埃。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腦後薦取。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東行不見西行利。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脚下泥深三尺。乃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

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且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上堂。盡大地不是自己。你諸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措足。直饒滴水冰生。要且事不相涉。豈不見。大梅悟心於馬祖言下。臨濟契證於黃檗棒頭。雖然。衲僧門下。又且不然。何也。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打爺。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 元旦日上堂。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乃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山河。釋迦彌勒。坐籌帷幄。耶舍拭眼。罷戰沙場。且道。功成名遂一句。作麼生道。萬人遐仰處。紅日到中天 上堂。從上佛祖道不得底。拈不出底。歸宗今日盡情。與你諸人拈出。有般漆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有般漆桶。見拄杖不喚作拄杖。似者般底。向歸宗門下。總是擔枷帶鎖漢。五十年前。一百年後。拳擡相副。箭鋒相拄。且道。為什麼人發機。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舉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你著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何相觸忤。化曰。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曰。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法森嚴。者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上堂。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驀拈拄杖曰。是汝諸人。還見蔣山拄杖麼。卓一卓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上堂。泥多佛大。水長船高。直饒說得道理分明。也須親到一遭。敢問諸人。且道。親到後如何。有理不在高聲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把手共行。略通一線。打破漆桶。何曾見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靈驗。蔣山恁麼做頌。驢年未夢見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萬牛挽不回。千箇與萬箇。好事積如山。祇緣輕放過。不放過。今日鍾山甘話墮 傳法寺僧正請。師鳴鐘示眾。頑銅鈍鐵。美玉精金。大冶紅爐。一模鑄就。不假毗沙門天王神力。豈從須彌頂[寧*頁]上持來。器重千鈞。樓高百尺。啟圓通三昧。發清淨妙音。直須眼處承當。莫向耳邊領略。鑊湯爐炭。不用吹而自滅。刀山劒樹。何待喝而後摧。昏夢頓除。沉迷了悟。萬象森羅俱作舞。大千沙界一時聞。大眾且道。末上槌落在什麼處。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 虎丘忌日拈香。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泉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

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跳-兆+亨]跳。也出他圈[袖-由+貴]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 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宋孝宗隆興癸未六月十三日。將示寂。猶掛牌入室。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門人以辭世偈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奄然跏趺而化。塔全身於本山太白峰。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

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慧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刎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雜典耶。遂出嶺。謁圓悟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琊。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深淺。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癢。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搥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如此。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僧問。文殊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為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

潼川鮮于氏子。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

夕質疑。方大悟 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鸕鷀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元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跳-兆+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 上堂。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其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眾。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曰。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眾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為瑞。鸞鷲不為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欂匙。老鼠不咬甌箆。山家活計。淡泊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 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 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坑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為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僧問。香巖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須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褪無襠。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壻白。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

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羞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眾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曰。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

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為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我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羗峰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閒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摩。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曰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重。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麼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出。

福州東福蒙庵思岳禪師

江州人。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峰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上堂。達摩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踪。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慙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冷。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

慙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礫盤。今日為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 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

上堂。談元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肇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悻悻。合作麼生。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 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鋦。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鏡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麼生 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 上堂。祖佛頂[寧*頁]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鍼柱 上堂。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剎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于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 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為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 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

本郡游氏子。世業儒。早失怙恃。願出家以報親恩。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張紫巖書。師自

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臨江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吉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眾中商量者。盡道赤心片

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藍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宋淳熙丙申。被旨住靈隱。入對選德殿。孝宗問。朕心佛心。是同是別。師曰。直下無第二人。曰若是則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耶。師曰。成一切性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又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却。上悅。賜佛照禪師號。自是召見無時。嘗留內觀堂。五宿而出。寧宗嘉泰癸亥三月十五。作遺書。集眾敘別。大書曰。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泊然而逝。僧臘六十。塔全身於鄮峰東庵。諡普慧宗覺大師。塔曰圓鑑。

常州華藏遜菴宗演禪師

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

越州翁氏子。初謁妙喜于徑山。山問。有何能。師曰。能打坐。山曰。打坐何為。師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一日採椒。師作頌曰。含烟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者回不戀舊枝頭。自是乃祝髮受戒。山舉靈雲見桃花悟道話。師頌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鱉競頭爭。住後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覷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摭始應知。上堂。良久召眾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為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

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篋話。今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憤底如何插觜。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宋寧宗開禧丁卯示寂。壽七十一。臘四十五。塔于本山。

大滄法寶禪師

福州人。上堂。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敷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久依圓悟。自謂不疑。宋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為慧拈香。繼省慧于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剝窟窿。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于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為眾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瀨。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即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江州人。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於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閩。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

。這回方是徹頭也。初住信州博山。規模法道。最為嚴整。次移薦福。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眾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眎聽而雨華。大眾。這一隊不唧[口*留]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曰。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曰。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宋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筭。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慧欣然許之。

溫州雁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

閩中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初居連江福巖庵。食指甚眾。日不暇給。揭偈于伽藍祠曰。小庵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流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致夢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宋紹興己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崖東庵了性禪師

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元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

德安雲澤人。初參妙喜於回雁峰下。一日喜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匏連根苦。

潭州大為了庵景暈禪師

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胸。問曰。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上堂。面前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

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峰崇聖普慈蘊聞禪師

洪州沈氏子。示眾。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眾。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

漢州何氏子。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閩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

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曰。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鈎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白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

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眾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眾。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常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噫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俱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眾。諸方為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為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眾。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為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為分外。一日舉世尊初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話。師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曰。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殺了你。

近禮侍者

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杭州徑山了明禪師

秀州陸氏子。身長八尺。腹大數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陽。州縣防送甚嚴。師為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者以數百計。杲以食不給。且慮禍。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食用之屬。成列以歸。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及被旨復僧衣住育王。皆未嘗離。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曰。下喝者。罰一貫錢。師乃密具千錢於袖。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乃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不疑。即與之。師袖入方丈。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喜為一笑。且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亦未夢見在。久之。舉令出世舒州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疫死斃幾盡。師以願力。化牛二百隻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迹。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及妙喜住徑山。師來省覲。泊歸長蘆。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蟠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翌旦師至。和王出見。與夢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供佛齋僧。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孝宗聞。會和王入朝。上曰。聞卿以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為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請師。而師前二日已遷化矣。自是。和王燕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則見師在前。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師有大因緣。所在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因號布袋和尚再來云。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

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問答畢。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辨。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覷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不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

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漚。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

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結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馮給事檄著語曰。恁麼也不得。嚩嚩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口*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嚩嚩[口*悉]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機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 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庄上喫油糞。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宋孝宗隆興癸未。舍人張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喻。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攬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狗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眾。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眾。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無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眾。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曰。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 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遍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

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明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日。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一夕如廁。以柏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擡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宋高宗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曰。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於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閩守。有畫僧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閩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

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糍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 公設心六度。不為子係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

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壽。示眾。舉趙州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生平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

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于大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太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明偉居士

字昭元。久參真歇。了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眾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日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

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詩有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

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凉坦禪師

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則無道理。佛殿廚庫山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峰照。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澹烟和霧識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嘎照曰。無踪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要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下座。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腦裂。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話。大似預抓待癢。若教踏著衲僧關棧。管取別有生涯。宋孝宗淳熙戊戌。退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爍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己亥浴佛日。入內觀堂。投老嘉禾。為終焉計。未幾。示寂。作書別郡官。端坐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拳不壞。其辭世偈曰。平生要用使用。死蛇偏解活弄。一拳粉碎虛空。佛祖難窺罅縫。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姑蘇陳氏子。投東齋川落髮。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曰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曰。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

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會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宋孝宗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於金斗峰。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建安吳氏子。十九披削。參佛智有悟。侍智居座元。還里結菴。曰寒巖。閩帥問諸山。佛智之嗣。傑出為誰。僉以師對。遂出住支提。次遷承天黃龍泐潭。後主鼓山。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畧畧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鼃龜魚龍。蝦蟇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有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結夏後一日。忽問侍者。今日何日。曰十六日。又問。是何日辰。曰辛卯。即入室坐脫。壽六十九。塔香爐峰下。

大滄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且禪師

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道。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剝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

幼為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為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覷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元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

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為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嗣大滄焉 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元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灑禪師

上堂。舉永嘉到曹谿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振嘉聲。

成都府昭覺辨禪師

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本郡楊氏子。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契證。出應筦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 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 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鏹。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

土。堪作甚麼 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 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祇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鑪煮沸。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 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陳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雲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 示眾。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鳩鳥落水。魚鱉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示眾。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髅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

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舉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菴遽震威一喝。師大悟。有以天封勉師出世者。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賣狗也。即遜去。瞎堂住國清。於江心稠人中得。請師為第一座。後出住平江覺報。晚移焦山 上堂。舉臨濟示眾四喝公案。乃召眾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 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 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小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螫。拍禪床。下座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獍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 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擗。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

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為。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眾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宋孝宗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夜半書偈。辭眾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

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恁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臨安上竺證悟智圓禪師

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僊。僊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本宗學者。囿名相。膠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學。南宗鄙之。乃謁此庵元。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師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者箇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師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元曰。却祇從者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著落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錘。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菴見之笑曰。須是者闍黎始得。

參政錢端禮居士

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發明己事。宋孝宗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山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

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眾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亦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呵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躑躅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邊。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

台城人。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

本國藤氏子。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謁靈隱海。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禪師之名。特遠投誠。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乞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杭州淨慈濟顛道濟禪師

出家靈隱。性不稽。嘗與市井浮沈。喜打筋斗。不著禪形蝶露。人姍笑自視夷然。與明顛同時。師為尤。甚飲酒。居常為守僧唾罵笞逐。走居淨慈。為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便赴。有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為酒。和身倒臥西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時從市喜息人之諍。救人之死。戲謔笑談。神出鬼沒。人罕有能測之者。年七十三而沒。一日與明顛。偶識於朱涇。明目之曰。咦濟顛。乃贈以詩。詩曰。青箬笠前天地闊。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

內翰曾開居士

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趙超然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概。

知府葛郊居士

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遊。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眾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猶話。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脫然。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菴體著語曰。小出大遇。宋孝宗淳熙己亥。守臨川。辛丑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

嘉州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啟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

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運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曰。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曰。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千百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甚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不忘。若是。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頂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曰。銅沙鑊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辯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擲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宋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淳熙癸卯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戊申冬。奏乞菴居得請。紹興庚戌十一月。往見交承策。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諡慈辨禪師。塔曰智光。壽八十二。臘六十四。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曰。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本郡許氏子。參文殊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曰。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生平。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元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元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裡。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

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

世為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刎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後繼席文殊。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

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隨眾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曰。南泉斬猫兒話。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奈何。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得醒。即呈頌曰。自己猫兒。久矣走失。別人家猫。問之可惜。落花流水。任他唐突。燈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菴守緣禪師

本郡史氏子。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能。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身。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中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

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謁竹菴於鼓山。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菴應聲喝曰。閒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

福州鄭氏子。徧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剷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胸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眾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

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元。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裡。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閒禪師

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鋷。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峰示眾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

巖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胸踏倒。于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

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白圓禪師

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西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筮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徹。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斗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

上堂。結夏時。左眼半劬。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

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己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花峰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為他閒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仁禪師

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卓拄杖。頌臺山婆話曰。開箇燈心阜角舖。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殊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日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隱靜圓極彥岑禪師

台州黃巖人。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

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

姑蘇人。久侍正堂。入室次。堂問。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

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袁州慈化寺普庵印肅禪師

宜春余氏子。生時祥光燭天。年十五。往師壽隆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繼謁牧庵。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庵豎拂示之。有省。歸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大悟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主慈化。上堂。三界惟心惟佛解。萬法惟識更誰知。迷悟本無權立化。恰如黃葉止兒啼。涅槃生死猶如夢。十聖三賢是阿誰。有物先天無相貌。言詮不及禮阿彌。祇者阿彌是汝心。不勞逐相外邊尋。三僧祇劫隨時立。心心心即是如。若人不了心非相。執境迷真著色聲。了色通聲無二體。山河大地說真經。敢問諸人。真經作麼生說。良久曰

。今古妙音無間歇。除非迦葉不聞聞 師之廣津。梁崇塔廟。禦灾患。異跡不可勝紀。有問。修何行業。而得此。師向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宋孝宗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擲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五。奉全身塔於本山。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

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滄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

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眾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于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眾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道。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曰。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眾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 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

流。度三有城。泛無為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為復棒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劔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滄行禪師

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

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嚙呢嚙喇吽[口*發]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曰。離却聲色言語。道將一句來。眾無對。師曰。動靜色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

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

是。門曰。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 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

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

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閒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菴祖璿禪師

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

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味。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贛州報恩文爾禪師

福州長溪李氏子。十六為僧。十八參月庵。至忘寢食。每聞更漏鐘鼓。輒嘆曰。又過一日也。後有省。典侍司數年。去遊廬陵。眾請出住吉水清涼。徙興國梵山。寧都桃林。宋高宗紹興辛未。郡守李子楊。迎住報恩。居十年。引疾求去移慶雲。孝宗乾道丙戌冬。示寂。壽四十六。臘三十。葬慶雲之西園。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

重慶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七世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菴於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入室。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菴頷之。及辭回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踪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復遷靈隱。晚居太白 上堂。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無心又無法。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見聞覺知。復是何物。乃喝一喝曰。臨崖看滄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一進一退。一動一靜。須信那伽常在定。一擒一縱。一殺一活。四方八面活鱗鱗嘉州大象喫鹽多。陝府鐵牛添得渴。若作佛法商量。喫鐵棒有日在 僧問。德山托鉢意旨如何。師曰。無意旨。曰因什麼托鉢下僧堂。師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問。大龍老倒放癡憨。澗水山花錯指南。堅固法身無覓處。千峰盤屈色如藍。正與麼時如何。師曰。剔起眉毛。直下薦取。曰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師曰。畢竟向甚處安身立命。曰平生心膽向人傾。師曰。猶在半途 問。和尚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未審如何對他。師曰。破草鞋 上堂。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曰鷓子過新羅。師曰。不如禮拜好。乃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石裂崖崩。毒蛇當路。樹倒藤枯。悉哩蘇嚧。滄山呵呵大笑。和賊捉敗了也。且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上堂。少室單傳。衲僧巴鼻。碓觜生花驢鳴狗吠。廁坑籌子念摩訶。驚起法身無處避。無處避若為論。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二尊宿與麼。大似靈龜曳尾。祥符道。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上堂。月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月生二。赤脚波斯入關市。月生三。冰生於水。青出於藍。驀拈拄杖。橫按顧視曰。文殊堂裏萬菩薩。

夜來盡向此中參 謝知事頭首上堂。一新一舊。跳出窠臼。一出一入。胡餅裏呷汁。一擒一縱。開眼作夢。一照一用。鱧魚走入麻油甕。所以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古人與麼。大似將錢買李子。只從赤邊咬。且道。結角在什麼處。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冬至上堂。日南長至。慶無不利。石笋暗抽條。寒巖增暖氣。東村王老。半醉半醒。林下道人。沒巴沒鼻。驀拈拄杖曰。若人於此徹根源。勝似燃燈親授記。鄭拄杖下座 上堂。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摺折德山棒。啞除臨濟喝。終日泥猪疥狗。哆哆和和。不記月之大小。歲之餘[門@壬]。知他是凡耶。是聖耶。祥符若放過。三十年後。遭人檢點。若不放過。如何道得轉身句。喝一喝曰。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上堂。正令全提。十方坐斷。千差萬別。一句該通。佛與眾生。皆為剩法。恁麼會得。全寶是主。全主是寶。且超越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蠱毒之家水莫嘗 上堂。高高處。無物堪比倫。低低處。猶難擬議。一毫端上。立寶王剎。寬廓非外。百草頭上。突出妙喜世界。寂寥非內。權實照用並行。敲碎罽毼裏眼睛。捏出虛空裏骨髓。且聽。諸人東卜西卜。忽若把斷要津。如何通信。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風高雲淡。水碧空浮。達磨不會接手句。少林空坐冷啾啾。叵耐雲門塚根漢。復於頭上更安頭。記得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曰念七。師喝曰。果然只在遮裏。良久復曰。勘破了也 上堂。十五日已前。無繩自縛。十五日已後。脚瘦草鞋寬。正當十五日。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大家撫掌樂昇平。一任東倒及西攔。喝一喝 上堂。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冰稜上走馬。劍刃上翻身。未是衲僧行履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亦未是衲僧行履處。透脫兩重窠臼。別有生機一路。向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山僧甘心生陷無間地獄。是汝諸人。還自簡責麼。喝一喝曰。漆桶。參堂去 上堂。今朝正月半。普請大家看。過去燈明如來。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還見麼。若也見得。神頭鬼面裏。元來有人在。若見不得。切忌撞牆撞壁 靈隱佛海遺書至。上堂。僧問。昨夜春風十分惡。掀倒飛來峰倒卓。嘉州大象喫一拳。陝府鐵牛攔折角。正與麼時。佛海禪師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大眾證明。曰恁麼則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下起雲雷。師曰。川僧得與麼菘苴。乃曰。呼猿洞口。虛空迸裂。鴉飛不度。如行如說。三十三天撲帝鐘。打刀須是鑛州鐵。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迷時只迷者箇。復卓一下曰。悟時只悟者箇。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搗[打-丁+(天/韭)]。莫有向東湧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鄭拄杖 上堂。平白地上。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遠過恒沙國。近在口皮邊。會則碓觜生花。不會則鐵牛銜草。去却兩頭機。如何通信。良久曰。久雨不晴。脚下泥深三尺 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子曰。吞却三箇四箇。僧曰。圓後如何。子曰。吐却七箇八箇。師曰。吞却與吐却。算來無處著。要見滑稽人。便是王番綽。無門無傍。四達皇皇。吾不知其名字。故強名之曰道。廁坑籌子[跳-

兆+孛]跳。入諸人八萬四千毛竅裏。觸著五臟。神惡發連兜兩掌。直得血濺梵天。山僧聞得。袖手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大牢。是汝諸人。還覺腦門重麼。喝一喝 問。寶山既到莫空歸。如何是徑山寶。師曰。有眼者見。曰圓陀陀光鑠鑠。遮邊那邊無不著。師曰。海人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曰和尚還知麼。師曰。老僧若知。即說似上座 上堂。僧問。放行特地隔千山。把住無端亦自瞞。千手大悲難摸[打-丁+索]。鐵牛撞破趙州關。如何是趙州關。師曰。天上天下。人透不過。曰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曰。頭上漫漫。曰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恁麼則不去也。師曰筍。曰摘楊花摘楊花。又作麼生。師曰。丁一卓二。曰金毛獅子尾吒沙。師呵呵大笑。僧禮拜。師乃曰。有佛處不得住。陝府鐵牛雙角露。無佛處急走過。南海波斯鼻孔大。三千里外摘楊花。種荳由來生稻麻。拈拄杖曰。趙州來也。遂卓一卓。下座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七月十五日解。六隻骰子滿盆紅。大都只是看頭采。喝一喝 上堂。五日一參。諸方常例。不說少室單傳。不說靈山受記。會則目前包裹。不會則三頭六臂。忽有箇不受人瞞底。出來道。遮裏是什麼所在。說會與不會。只對他道。作賊人心虛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十分春色在枝頭。滿眼覷見沒可覷。報諸人。莫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平白地。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百尺竿頭。進得一步。妙喜世界百雜碎。達磨大師。九年面壁。知他是真耶。是偽耶。靈隱咬交牙關。力盡神疲。也檢點他不出。何故。彼彼丈夫。三十年前。五十年後。拳踢相應。忽然悟去。未免撞入漆桶隊裏。到箇裏如何鐵卵生兒 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步。玄沙討魚賣峭。踏翻釣船。且道。者一隊漢。還有衲僧巴鼻也無。良久曰。當門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解夏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鬪湊得恰好 上堂。舉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曰撈。師曰。巖頭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好一撈。性命落在別人手裏 上堂。說到行不到。好肉剝瘡。行到說不到。扶籬摸壁。行說俱到。石笋抽條。行說俱不到。擔雪填井。離四句絕百非即不問。諸人且道。文殊問不二法門。維摩因什麼默然。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雲門對他道。須彌山。師曰。大小雲門。話頭也不識 僧問。虛空消殞事如何。師曰。罪不重科 師晚年退居天童。鉗錘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于山之中峰。

衢州光孝百拙善燈禪師

和州烏江閩氏子。僧問。世尊初生意旨如何。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讚歎也讚歎不及。曰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畢竟具什麼眼目。師曰。腦後薦取上堂。白日鬧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

草。撞著傅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為什麼如此。喝一喝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南書記

福州人。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菴稱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

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菴搥其胸曰。侍郎。死後向什麼處去。公駭然汗下。菴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朝康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菴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袖-由+貴]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教授嚴朝康居士

湖州長興人。嘗問道於薦福雪堂。及見應菴於報恩。得旨。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時大慧在梅陽。嚴以此頌寄呈。慧答書略曰。隨人背後無好手。此八萬四千。皆公活路。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菴慧空禪師

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孔裏。釋迦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撫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什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曰。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如。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

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便覺廉纖。遂棄參大慧於徑山。再謁雪巢一此菴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參教忠光。光俾悅眾。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語。千古叢林成話把。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杻。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廝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 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擁魚蝦。遼天射飛鷗。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信菴唯禪師

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一歲出閩。依盱江禪悅廣。為童子。閱五白始獲僧服。一日廣。以佛國白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旁。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閩。謁鼓山佛心才。及東禪月菴果。西禪懶菴需諸老。時晦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菴領之。復出嶺。見顏萬菴於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眾駭愕。未幾。復往梅陽。見大慧。慧曰。如何是佛。師曰。覷面相逢。更無別法。慧曰。如何保任。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大慧北還。慧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禪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慧遽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慧。其世尊初生日。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便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慧為之擊節。後開法天台真如。遷報恩豫章上藍吉州青原 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移華兼蝶至。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買石得雲饒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剝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綫。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拈拄杖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者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宋光宗紹熙壬子五月十九日示寂。書偈曰。末後一句。覷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羅湖瑩仲溫。狀其行。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菴祖珠禪師

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擡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鷗。呵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 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頌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飢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

於潛盛氏子。幼依明堂院義堪為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諸老。後聞東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元妙。祇有木札羹鉄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偈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眾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卮菴先師道。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閻[卅/殤]拾華鍼。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農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菴。

婺州智者元菴真慈禪師

潼州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歸以呈其師。師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卮菴為西堂。為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卮菴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

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醞翻成一味。如是主賓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上堂。舉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僧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人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上堂。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豈可強是非耶。師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伶俐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楔子。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且道以何為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楔子。且不是釘釘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欲行千里。一步為初。白日青天。快著精衫。

徽州簡上座

參大慧於徑山。時卍菴為首座。一日為眾入室。問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菴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菴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于言下有省。遽說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

平江崑山資福遂翁處良禪師

山陰劉氏子。十三遊方。初為妙喜侍者。長從卍菴顏。為書記。能善文詞。人咸以良書記稱。嘗居秀州法喜院。拈香為卍菴嗣。再歲廬會稽海上。尤太常守臨海。起師領紫囊。次領崑山薦福資福。宋孝宗淳熙丁未六月戊寅。以疾逝。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為卍菴與師所同建也。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菴安永禪師

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未幾。謁懶菴于雲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菴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鏑。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

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 上堂。舉睦州示眾曰。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 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

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曰。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齧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落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窗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鎚鎚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

上堂。豎起拂子曰。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劍州劍門安分菴主

少與木菴同隸業安國。後依懶菴。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千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菴付以伽黎。自爾不規所寓。後菴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筆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示眾。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 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眾。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

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福州鼓山石菴知昭禪師

謝李深卿陳仲齡。上堂。昔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古人恁麼道。大似焦桐挂壁。罕遇知音。白雲今日幸遇二士到來。正值六合風清。萬籟俱息。不免再理朱絃。試彈一曲。橫按拄杖曰。諸人還聞麼。聞即不無。且道是何曲調。卓拄杖曰。太古希聲無限意。知音知後更誰知。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曰。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烟疎雨籠青嶂。

杭州徑山寓菴德灑禪師

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鈍菴宗穎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俐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興化府華嚴別峰雲禪師

初住福州支提。遷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什麼。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舉真淨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元。也無妙。快活須明者一竅。師曰。既無禪道。又無元妙。甚處得者一竅。若有一竅可明。如何得快活去。諸人即今要得快活麼。便下座。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是甚語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誣人之罪。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莫鈍置他好。其奈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

上堂。舉雪竇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雪竇老漢。顛顛預預。儻儻侗侗。更參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上堂。舉趙州喫茶去話。師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讀此菴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花三四枝。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

每以己事。扣諸禪宿。無所入。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參請。宋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啟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育王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妙峰之善禪師

湖州劉氏子。世居彭城。上世皆登膺仕。師生資性高潔。年十三辭家。受業於德清齊政院。凡經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於鄞山。因風幡話契旨。照印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遂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十年。出住台州慧因。晚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但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具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曰這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曰。這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一擊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示眾。汾陽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錯。三角道。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妙峰三箇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杓。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書畢而逝。宋理宗端平乙未九月二十八日也。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無數。瘞于靈隱之西岡。

臨安府淨慈北澗居簡禪師

潼川龍氏子。世業儒。依邑之廣福院得度。參別峰塗毒。沉默自究。一日閱卮菴語。有省。再參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者。十五年。走江西。訪仲溫於羅湖。與師議論。溫大奇之。遂以大。慧竹篋付之。出世台之報恩光孝。大參真西山。時為江東部使者。以東林力致。不可。乃退隱飛來峰北澗十年。故稱北澗。起應雷之鐵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後奉旨遷淨慈寺。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密于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保寧勇曰。非但二老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師曰。北澗敢道。保寧計窮力盡。上堂。舉趙州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曰。賊在這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

。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曰。趙州收處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上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理。本來無位次。何用強安排。上堂。雲巖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兔子何曾離得窟。宋理宗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於紙尾復書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磻集十九卷。行世。

臨安府徑山浙翁如琰禪師

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這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維摩贊曰。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湖州上方朴翁鈺禪師

天資奇逸。辯博無礙。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福州東禪性空觀禪師

上堂。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這僧既不薦來機。鹽官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鹽官不起。以拂子畫一畫曰。前來葛藤。一時劃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慶元府育王孤雲權禪師

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磻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磻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眾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磻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有送僧歸鳳山偈曰。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鐵網攔天縵不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慶元府育王秀巖師瑞禪師

上堂。舉演化問報慈曰。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遂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啣[口*留]。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呵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下禪床搗住。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曰。雨散雲收後。崔嵬十數峰。倚闌頻顧聖。回首與誰同。

臨安府淨慈退谷義雲禪師

福州閩清黃氏子。幼業儒。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從山堂淳祝髮。至吳。首謁鐵菴。菴留入侍司。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菴大喜。時佛照。唱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命師分座。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吾鉢袋有所託矣。出住香山育王諸大剎。而朝命又起蒞淨慈。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更為人。又作麼生。師曰。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迴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却拄杖。即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宋寧宗開禧丙寅五月。師示微疾。作偈別眾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壽五十八。臘三十五。塔于寺之東北隅。

慶元府育王空叟宗印禪師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沙曰。如死人眼。僧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人手。師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曰。意旨如何。師曰。釘釘膠粘。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平地上死人無數。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屎窖裏頭出頭沒。孤迥迥峭巍巍。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鐵崑崙兒喫一擲。南海波斯舞不輟。夜半失却攔腰帛。笑倒東村王大伯。拍禪床下座。

金陵鍾山鐵牛印禪師

示眾。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為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良久曰。還會麼。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頌南泉水牯牛話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烟雨屬誰家。

明州天童無際了派禪師

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雖然。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覩。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為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禪。天明起來都忘却。而今打鼓眾雲臻。對面臨時旋捏合。乃回顧侍者曰。記取者一著。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

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振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子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 上堂。佛法在你日用處。在你著衣喫飯處。在你語言酬酢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在你屙屎送尿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了也。咄。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題郁山主像贊曰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石菴正砲禪師

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輟蘆花落釣舟。

明州天童海門師齊禪師

初住台州瑞巖。奉旨遷天童。每晨起。童行捧香盒隨。師口誦華嚴。詣各殿堂行香。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者告眾。眾皆不信。師乃令八十一人。各執經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為華嚴菩薩應世者也。

江州雲居率菴梵琮禪師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 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菴無物慶生辰只將一霎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華藏演禪師法嗣

湖州何山月窟慧清禪師

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師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此/束]。鸚雀空啾啾。驂騮已千里。

天童全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笑翁妙堪禪師

慈谿毛氏子。廣顛平頂。骨氣清豪。從野菴欽受業。依息菴觀于金山。參松源嶽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搥。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一日用舉狗子無佛性話問師。師擬開口。用以竹篋劈口便[翟*支]。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即命侍香。已而報恩約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次遷金文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為大剎。築壇場。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閩帥王公。復請居雪峰。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薨。師菴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曰。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

。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真教體上堂。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上堂。舉汾陽示眾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除晝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杭州靈隱石鼓希夷禪師

上堂。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趨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十牛圖頌。尋牛。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見跡。枯木崖前差路多。草窠裏覓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得牛。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牧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從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筒角出烟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是伯牙。忘牛存人。欄內無牛趨出山。烟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人牛俱忘。慙愧眾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為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入廩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頰與驢腮。一揮鍤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明州雪竇野雲處南禪師

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取飽為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上堂。摩醯正眼。熙然赫然。一處該通。萬機頓赴。縛虎擒龍。驚天動地。且平常一句。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

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清虛之理。畢竟無身。為什麼却有許多烟雨。會得麼。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渡水。全藉這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情。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嘻。下載清風付與誰。

丞相錢象祖居士

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公。有所契入。後于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為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於宋寧宗嘉定己巳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

雪峰然禪師法嗣

如如顏丙居士

頌趙州有主沙彌話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育王璞禪師法嗣

寧波育王妙智廓禪師

長溪林氏子。幼穎悟。年十五薙染。依大圓璞。有省。服勤數載。及璞繼席徑山。師典第一座。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次遷育王。孝宗詔。舍利寶塔。安奉禁中。召師對問。舍利從何發現。師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賜師妙智禪師號。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歲修弟子禮。且送財建舍利殿。師晚投老於烏石山。立笑月菴。作終焉計。宋孝宗淳熙庚子。示微恙。說偈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塔於菴之寢室。

淨慈一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息菴達觀禪師

義烏趙氏子。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菴於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後開法嚴州靈巖。閱四剎。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總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瞞。示眾。舉南泉曰。江西馬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你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頌曰。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遍天涯。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日又斜。

袁州仰山簡菴嗣清禪師

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捏目生華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

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于露隱。時無菴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澗幾十年。依應菴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菴住道場。招師分座。于是聲名赫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梅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剝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鹿*瓦]。甄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獼猴上樹尾連顛。大眾。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宋孝宗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寺左。

徑山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道奇禪師

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觔。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鷺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上堂。此段大事。無處不周。新焦山未離東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且道。相見底事作麼生。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上堂。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所以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幹乾坤大地。盞盂展也。覆却恒河沙界。到這裏。象王行處。狐兔絕踪。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古今收不得。歷劫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鎮江府金山蓬菴自聞永聰禪師

杭於潛徐氏子。幼依本邑東資福出家。十五從父遊徑山。慕別峰機辯警拔。白父願學焉。峰器之。育王天童。當[矢*出]菴密菴全盛時。師往來兩公間十餘年。後游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遇名流。反覆博約。雍容盡底蘊乃已。出世台州淨慧。徙金陵保寧蔣山。轉金山終焉。壽六十五。臘五十七。

焦山體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癡鈍智穎禪師

頌達磨見武帝因緣曰。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放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

上堂。舉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龜峰光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蒙菴元聰禪師

福州朱氏子。於晦菴會中得心要。眾推為高弟慶元丁巳。自福之雪峰。被旨遷徑山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次參馬祖有悟。乃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機緣。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上堂。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拓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

大滄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

潼川人。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眾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忘七。踏破虛空。鐵牛汗出。絕氣息。無踪跡。擲下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跡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時又且如何。喝一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大洪證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月林師觀禪師

福州侯官黃氏子。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尚作麼生為人。師曰。一棒一條痕。舉玄沙三種病話。頌曰。盲聾瘡癩。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瘡癩。

雲居會禪師法嗣

萬松壩衲大璉禪師

贊釋迦出山像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鬢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款供。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夔州臥龍山破庵祖先禪師

蜀廣安王氏子。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曰無人。緣劈胸一拳曰。你甕。師忽有省。出峽依德山涓落髮。尋受具。至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尚不能徹。正悶悶間。忽聞鐘動。趨後架。舉頭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水問。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鬚子為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今日撞著個作家。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拓開。師曰。勘破了也。逮水庵謝事。遂往見密庵於烏巨。庵命師典客。一日庵室中。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庵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你試露個消息看。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庵呵呵大笑。庵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辭歸蜀。庵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若/(若*若)]苴。奔流度刃扣元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至夔門。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師出世。未幾辭去。徧遊於吳。華藏遯庵演。金山退庵奇。靈隱笑庵悟。徑山蒙庵聰。皆分第一座命說法。歷住常州薦福。真州靈巖。平江秀峰穹窿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鉉。請為廣壽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皆王公鉅卿之所請。惜全錄淹沒。茲存者。大鼎一鬻耳 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噓。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鬪勝不鬪劣。秀峰鬪劣不鬪勝。秀峰乍住沒親疎。個個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上堂。舉密庵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山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秀峰不恁麼。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百年糧。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糧。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舉東山道。如何是禪。閩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穹窿也有個道處。如何是禪。閩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如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

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師退資福。赴徑山。蒙庵委以立僧。有寶上座者。具大知見。遇知識開堂。必橫機捷出。迎鋒取勝。一日師開室。寶至。師垂語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語未竟。寶擬開口。師即打出。寶欲師舉話竟乃進語。既於語半。又被打出。謂師故為摧折。歸衣單下脫去。火後。鄉人收舍利呈師。師拈起曰。寶上座。饒有舍利八斛四斗。置之一壁。還我生前一轉語來。擲地。唯見膿血 有道者問。獼猴子捉不住時如何。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 示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暮年。僑寓徑山。將終時。作書別所厚。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擲筆端然而逝。宋寧宗嘉定辛未六月九日也。遺命散骨林間。住持石橋收骨。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處州龍泉吳氏子。自幼卓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首造靈石妙。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庵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請。一日庵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庵勵聲一喝。師有省。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宋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自是徧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庵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師。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師曰。矢上加尖。永曰。觀公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嚴徑山。師皆從之。一日密庵挂牌為眾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庵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為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丁巳。被旨補靈隱 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歲旦示眾。元正改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盤掇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示眾。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冶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個半個。驀然[翟*支]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 示眾。舉臨濟大師如蒿枝拂公案。雪竇拈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

。不知孤負黃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 示眾。舉汾陽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陽雖則開口見膽。爭奈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曰。者個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 上堂。舉保寧勇上堂。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裏會去。蘇嚕蘇嚕悉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辱斗 示眾。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裂破。曰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一毛頭上定乾坤。曰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蝦蟇蚯蚓。跛鱉盲龜。曰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大地撮來無寸土。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猶欠一著。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入泥入水。曰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自救不了。曰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寒山逢拾得。曰與什麼人同得入。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與誰同音吼。師曰。狸奴白牯。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德山棒臨濟喝。曰甚麼物同得失。師曰。草裏韃。曰阿那個同具足。師曰。信手拈來著著親。曰是甚麼同徧普。師曰鍼鋒影裏騎大鵬等閒挨落天邊月。曰何人同真智。師曰。黑山鬼窟。曰孰與總同參。師曰。燈籠入露柱。曰那個同大事。師曰。嘉州大象。陝府鐵牛。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盃脫丘 居靈隱六年。法道益盛。得法者眾。晚退居東庵。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辭世日示眾。久聚正路行者。有則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沉。痛哉痛哉。及遺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嘉泰壬戌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游放翁。銘其塔。

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

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狼毒砒霜。如何下口。直饒透過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已是拖泥帶水。諸人合作麼生。喝一喝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覩月圓當戶。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裏一隊古佛。參退歸堂喫茶 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碧深紅。爛鋪錦繡。鶯啼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下知歸。便見七穿八穴 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 上堂。月生一。撈倒銀山并鐵壁。月生二。土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露布。亦非入理深談。正恁麼時。寶主交參一句。作麼生道。萬仞懸崖垂隻手。百花叢裏現優曇 上堂。平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門外

數聲婆餅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 詠靈雲石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後住薦福。逾月而示寂。

明州天童枯禪自鏡禪師

福州高氏子。首參木菴永。水菴一。或菴體。諸尊宿。後謁密菴於靈隱。鍼芥相契。遂荷印記。開法隆興上藍。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州太平西禪。宋理宗寶慶乙酉。被旨陞靈隱。復移天童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滄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唧螻吞却虎 上堂。舉鶴林因僧扣門。林曰阿誰。曰行脚僧。林曰。非但行脚僧。我者裏佛來也不著。曰因甚佛來也不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若有人扣門。即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搗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胸一拳曰。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窗下安排 上鐘偈曰。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暄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杭州淨慈潛菴慧光禪師

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鋌。喪却窮性命 化鹽偈。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華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菴致柔禪師

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南遷。道經於潮。師祖父暹。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舍。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師。甫十歲。俾從壽公受業。越九載芟染。初見木菴永於鼓山。庵陞座曰。國師再來也。師有省。次參密菴於蔣山。一日入室。菴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菴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菴擒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個什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菴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無何。以母老歸省。郡守吏部朱江。請師於廣法出世。後移太平隱靜 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為性凜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鱗鱗。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曰。且道。是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舉天衣懷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梢頭 上堂。毗盧師法身主。若要動地放光。且來搬柴運土。嘎。將謂忘却 上堂。百丈不再參馬祖。爭得三日耳聾。臨濟不到大愚。焉知老婆心切。仰山將得鎮海明珠。為甚到東寺面前。叉手當胸。却道無理可伸。無言可對。咄。直饒傾下一桮棗。敢保老兄猶未徹 上堂。饑荒老鼠齧葫蘆。巧計胡孫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

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却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 上堂。東山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花還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 師臨終集眾。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眾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眾悟遺言若有旨也。世壽七十。臘五十二。

杭州靈隱笑菴了悟禪師

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

福州長樂范氏子。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眾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蝦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 上堂。意能割句。句能割意。意句交馳。討甚巴鼻。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衲僧聞得。與麼告報。十個有五雙。鼻孔裏冷笑。拈拄杖曰。雲居拄杖子。黨理不黨親。卓一下曰。雪巢初冷夜。雲鬢未梳時 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却返流沙。拍膝一下曰。好大哥。歸堂喫茶 上堂。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晦有朔。聖人治世。有禮有樂。有刑有政。衲僧門下。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其擒也。縱也。殺也。活也。總在黃龍指甲縫裏。汝若擬議。不消一搥。然雖如是。笑我者多。知我者少 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 上堂。久雨忽晴。天清地寧。雲收嶽面。月落波心。拈拄杖卓一下曰。恁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諸佛不出世。人人舉足踏著。祖師不西來。人人滿口道著。既踏著又道著畢竟是個什麼。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明明不覆藏。切忌從他覓。殊不知。拋却真金。隨群撮土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無人。搥動雷門。憑誰側耳。裴相國。印心於老黃檗。溫伯雪。目擊於魯仲尼。衲僧門下。檢點將來。猶在半途。知縣學士。今日到來。雲居如何與伊相見。拈拄杖畫一畫曰。萬重關鎖盡。一劍倚天寒 晚年退隱南昌西山。示寂。塔於定林。壽六十八。夏四十九。

蘇州承天鍊鞭允韶禪師

上堂。一五二五。機輪無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底却道錦上鋪花。有底又道。泥裏洗土。有底又道。離此二途。便見丹霄獨步。若總如斯論量。山僧未敢相許。畢竟如何。良久曰。逢人不得錯舉 師住泉州光孝。判府請開堂。祝聖。白槌畢。

師曰。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話。語未竟。師拈拄杖。卓一卓曰。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勾鎖連環。盛水不漏。也祇是空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兔。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者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為錦上鋪花。復卓拄杖一下。下座。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為他拔一拔。看。便下座。

直祕閣學士張鉉居士

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得悟。述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個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開山。疏曰。捨林居為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泉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將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宋寧宗嘉定壬申。公復請滅翁禮。相繼闡法。今專祠尚在。

南嶽下十九世

臥龍先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蜀之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宋光宗紹熙甲寅冬。登具戒。明年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瞎堂高弟。師請益坐禪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光于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劔州人。光曰。帶得劔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剗髮。故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先住蘇之西華秀峰。往見焉。有純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先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先曰。豈不知道。我肚饑聞版聲。要喫飯去嚮。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先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侍遊石笋菴。菴之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先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旁。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巖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山少林散席。復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儲峙豐積。有眾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曰。舌頭拖地。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言滿天下。曰

只如玄沙聞得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曰。一坑埋著。曰可謂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曰。一畫畫斷 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鱉。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者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簸西簸。未免拈起多年曆日。于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若論個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 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低破磚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獺獠李麻鬚。恁麼薄福住山。真個孤負老鬚。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邛州磁碗 示眾。面面相看。眼眼廝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剎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示眾。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個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 示眾。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示眾。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 理宗嘗召師。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師舉寶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因緣。乃曰。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上大悅。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公貴誼。陳公奏曰。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并縑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燬之夕。風雨暴作。師端坐別舍漠然不問。且笑且吟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百峰。王維雖妙手。難落筆頭踪。仍結茅安眾。不數年寺復成。又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西。徧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為飯僧佛事。以薦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上聞而嘉嘆。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旦日。陞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十八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封。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未識者一脉在。其徒請遺偈。乃執筆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南康府雲居即菴慈覺禪師

蜀人。上堂。舉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讚船子道影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奈煩撐破船。示眾。舉葉縣省因僧問。如何是密用心處。縣曰。鬧市裏鞦韆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大家看話。頌曰。鞦韆鬧市大家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師嘗遊雲居。夜宿瑤田莊。夢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會旦過有二僧相毆。新到例遭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州符起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

明州大慈獨菴道儂禪師

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

杭州靈隱石田法薰禪師

眉山彭氏子。生而慧敏。稚齡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先道望。遂往依焉。先一見知為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大柴頭。先異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靈隱松源嶽。淨慈肯堂充。華藏遜菴演。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會蔣山虛席。廟堂奏師補之。寶慶初。遷淨慈。宋理宗端平乙未。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閒縱目。春盡尚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上堂。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天。上堂。識得心。山嶽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前脚後。現成行貨。少室峰前。交點不過。上堂。石中有玉。沙裏無油。德山臨濟。未出常流。卻憶寒山子。時臨古渡頭。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放開一線。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也不把定。也不放開。山僧即是諸人。諸人即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示眾。劔刃翻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雞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淳祐甲辰三月望。示眾。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眾訝之。先是。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訣眾而逝。窆全身于院後。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師五遷望剎。閱三十有二年。擗節而足用。審

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靈隱嶽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

臨安阮氏子。家天目之麓。故號天目。幼攜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攜之者誰。遂有離塵志。十六依鄉真相寺智月剝落。走淨慈。參混源。源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照光。光問。恁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一日光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光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光然之。命典書記。時松源唱天童法道於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打出。師聞頓忘知解。往參蒙印可。辭去。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舉師立僧。宋寧宗嘉定壬申。張約齋。請師開法慧雲。次遷溫之能仁。未幾。退歸錢塘之西丘。趙節齋。微服過訪。師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笙筍東海烏賦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後遷福泉。晚居天童 上堂。召大眾曰。若起紛飛之心。直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紛飛現前。正恁麼時如何。關羽斬顏良 上堂。涅槃心。差別智。似空嗆空。如水入水。有般漢。聞道便道。我會也我會也。我且問你。因甚布袋街頭等人。拾得松根掃地。擊拂子下座 上堂。久雨不止。滴爛虛空。會與不會。南北西東 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拈拄杖曰。者個是物。那個是法。身。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靠拄杖下座 上堂。豎拂子曰。天下衲僧參不透。從上祖師窮不到。且如何得恰好去。擊拂子曰。寒食禁烟。端午競渡 上堂。一牛飲水。五馬不嘶。眼如木[木*突]。口似鼓椎。全身已是陷泥犁 上堂。季冬極寒。萬木摧殘。惟有梅花。十分清韻。野橋流水外。茅舍短籬旁。山僧不會東皇意。三嗅寒香立晚陽 師到靈隱松源塔頭。拈香。破沙盆。提不起。眼瞎耳聾。門風委地。昔年撞到東湖。褫剝家私到底。後來各自西東。我又誰能管你。一瓣兜樓拜塔前。畢竟無人是的傳 上堂。一不成。二不是。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水生草枯。霜重木落。便與麼去。知君大錯。不與麼去。知君大錯。因甚如此。龐公賣笊籬。普化搖鈴鐸 洪中書入山上堂。月墜金莖。香飄丹桂。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老晦堂。與麼提撕。黃山谷。打失鼻孔。簡點將來。是不是 結夏上堂。眾生諸佛。大地山河。往古來今。他方此土。拈拄杖曰。盡在拄杖頭上。禁足護生。獨有一大闡提人。不入者保社。何故。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五更夢寐方濃。樓上鐘聲撞斷。起來無處追尋。不免一場驚悍。有人收拾得。呈似老僧看 上堂。事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欄前古木鬧群鴉。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楊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直至如今未到家 上堂。諸方今日且過堂開。盡皆谷受。福泉深山牢關把定。一跡難登。且道。放開即是。把住即是。王郎衫袖潤。鄭老帽簷高 徑山書記至

。上堂。一字不著畫。纔看眼便枯。三千門弟子。無處下上夫 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真淨老人。四稜蹋地了也。還有委得者麼。更有輪囷高栢樹。枯枝擲落斷崖邊 上堂。眾生本不曾迷。夜闌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雁度長空去。拍膝一下曰。西窗昨夜月華明。涼颺已到梧桐樹 上堂。投子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大似徐六擔板。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眼瓶挂樹腰 上堂。東西兩序。左右十人。同建法幢。共扶叢社。且道。文殊維摩。還來證明也無。月明照見夜行人。擊拂子一下 謝知事上堂。擔荷山門。非止一事。官府莊司。山園田地。呷醋咬薑。量茶數米。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因甚如此。楊岐驢。玄沙虎 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臺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絲眠 翠巖真長老嗣書至。上堂。洪崖井邊。翠巖寺裏。山遮半月。江礙斜陽。不是諸佛眼睛。亦非祖師己鼻。召專使曰。會麼。歸去滕王閣上。捲起珠簾看取。十八灘頭。烟波鼎沸 退院上堂。七十三八十四。驀直示汝。也是抑而為之。何如靜處薩婆訶。倚杖看雲度綠蘿 師學問淵博。尤精易理。朱晦庵。楊慈湖。兩先生與之遊。師直示以心法。不為世語狗悅也。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 師歷主五大刹。歸終於梁渚西丘。嬰微恙。謂侍者曰。誰與我造個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怡然脫去。茶毗。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璨珠。祔天童應菴塔之東。壽八十四。臘六十八。

溫州龍翔石巖希璉禪師

潮陽馬氏子。上堂。舉廣慧璉與楊大年夜話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蟲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則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者畜生更[跳-兆+孛]跳在。公於言下脫然。述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會取南辰後。師曰。內翰攀南辰倚北斗。廣慧轉天關翻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僧問。昔日佛照光。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瑞巖雲巢巖禪師

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 頌靈雲見桃花話曰。三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

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水。淹黑豆味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線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杭州淨慈谷源道禪師

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

示眾。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檗便掌。彌曰。太羸生。檗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羸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羸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示眾。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

明州雪竇大歇仲謙禪師

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菴。菴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孳孳不懈。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依松源嶽。一日室中舉祕魔擊叉話。師豁然大悟。上堂。舉應菴和尚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送維那偈曰。興化當年打克竇。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閣。只麼煎茶送出門。

諾菴若鞏禪師

舉松源示眾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題二祖贊曰。覓心無處自欺謾。甘受齊腰深雪寒。三拜起來依位立。誰知徧界是波瀾。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蘸碧流。

湖州道場運菴普巖禪師

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示眾。舉洞山冬夜喫果子公案。頌曰。洞子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

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震澤普濟。鎮江甘露。真州長蘆。後住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兔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上堂。

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靠拄杖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頌靈雲見桃花話曰。三月桃花是處開。靈雲雙眼盡塵埃。謝郎重整釣鰲手。未免將身一處埋。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

上堂。舉曹山霞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回避。曰眾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眾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題四祖像贊曰。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卻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鎮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

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

上堂。舉趙州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個師僧。喫卻飯了。作恁麼話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祕監陸游居士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嘗謁松源於靈隱。問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言無要眼聽。

天童鏡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清溪沅禪師

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別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

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

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卻憶西來胡達磨。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

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卻謝郎船。讚豬頭和尚像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

明州育王寂窻有照禪師

福之閩縣鄧氏子。從九峰榕菴慧得度。時枯禪鏡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鏡問。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鏡深肯之。鏡遷靈隱。師掌內記。已而復見大梅石巖。虎丘蒺藜。鄮峰無準。徑山大歇。諸老。皆深器重。以母老歸省。雪峰癡絕。留掌記室。閩帥趙公汝愚。飭師名。請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時左史竹溪林希逸。從師論心法。拳拳服膺。有老來得友如師少。別去伊誰伴我閒之句。朝命補江心。後遷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復。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八吉祥。曰如何是法。師曰。六殊勝。曰如何是僧。師曰。面目現在。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鷓鳴鷓鳴。鵲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花草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上堂。如何是道木頭。如何是禪碌磚。古德與麼垂示。十個五雙。恬不為事。殊不知正抓著鄮峰痒處。何故。建造殿宇。恰用得著。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禪師

長溪薛氏子。參天童有省。呈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宋度宗咸淳丙寅正月。趺坐書偈而逝。塔全身於鼓山南院。

報恩太古先禪師

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且道。汗下後如何。驀喚侍者。將扇子來。上堂。夜冷清霜重。風來寒更多。因循時節過。自己事如何。拍禪牀曰。不是知音者。如何舉向他。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為家。稍涉汗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裏。擲下拄杖曰。看脚下。

紹興岳翁淳禪師

佛誕偈曰。毗嵐毒種毒花開。添得雲門醉後盃。今日柯橋風色惡。淡烟疎雨洗黃梅(雜毒海載此偈是西巖作誤也)。

高峰崇禪師

頌初祖見梁武帝話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歎。翩翩一葦渡長江。

薦福生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癡絕道冲禪師

武信荀氏子。資性絕群。長應詔。進士不第。遂受學于梓州妙音院。尋游成都講肆習經論。宋光宗紹熙壬子。出峽。時曹源生出世妙果。師往謁。聽其提唱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生徙龜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後參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笠屨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聞之。口耳俱喪。徹見曹源於妙果。龜峰時嬉笑怒罵。皆為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初住嘉興天寧。道聞於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居十有三載。嘉熙己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頌事方半載。詔遷天童。育王虛席。兼攝住持。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鷗隨手落。臘八上堂。舉世尊觀明星悟道因緣曰。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未幾。被旨遷徑山。一日忽手書龕記遺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吾十五行矣。不能拈香修供。令搥鼓。陞座辭眾上堂。舉世尊臨入涅槃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則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行之際。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夜分起坐。侍者請偈。師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個人直下承當。移頃而逝。茶毗。舍利五色者無數。奉遺命。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分其半。塔于菖蒲田。壽八十二。臘六十一。

隱靜柔禪師法嗣

平江虎丘雙杉元禪師

示眾。舉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話。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真太平。舉密庵破沙盆話。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書冷泉兩廊畫壁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

浙之婺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遠妙峰善諸老。無所發明。聞滅翁禮住淨慈。懷香請益。禮示臨濟三頓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範。依範最久。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蓆者數載。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一般。淨裸地地。半月餘。動相不生。自茲坐定。礙膺十年。後同忠石梁。過浙西天目。一日佛殿前行。擡眸見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爆然而散。如在暗室出白日之下。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因徑山鑄鐘。令作疏語。師率筆成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鍊爐中輓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自是聲動叢林。出世初住潭之龍興。繼遷湘西道林。處州南明。仙居護聖。及湖州光孝。宋度宗咸淳己巳。住袁州仰山。師憫綱宗失據。因提挈拈頌。激揚敲唱。見諦超卓。一時宗風為之振起。後元世祖。賜賚尊禮亦極隆。上堂。昨夜日從西沒舊年已去。今朝日自東升。新歲又來。新歲既來。有何奇特。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謝首座維那上堂。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卻猫兒。上堂。春日晴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臘八上堂。黃面老子。六載辛勤。尋得鼻孔。打失眼睛。且道。落在甚麼處。雪山午夜一天星。上堂。豆好合醬。鹽好煮羹。飯能療饑。茶可止渴。從上來的的相承。逗到理極情忘處。無越乎此。因甚楊岐老漢。卻道弄蹄驢子三隻脚。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上堂。石門巖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即之本無。棄之則在。無本不無。在即不在。金剛與泥神。揩背一擦粉碎。上堂。方便門。解脫門。毗盧寶閣門。以拄杖一擊曰。八字俱開。然雖如是。只許向者裏。暫時止宿。一息一食而已。若欲直指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前頭大有活路在。上堂。杜鵑啼血滿花枝。底

事匆匆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向者裏薦得。一串穿卻。楊岐驢子三隻脚 上堂。竟日窗開坐寂寥。巖前笋稚欲齊腰。幽禽忽起藤花落。礪瀑吹聲度石橋。於此見得。南明三十年。只作境會。若是眼睛耳聾。百尺竿頭。欠一步在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知進不知退。後四十五日。知退不知進。正當今日。進退兩忘。季夏極熱。薰風自涼。卓拄杖曰。時聞一陣藕花香 追嚴上堂。雷聲斷梅陰霧豁開。突出先佛未形之相。生住異滅難該。洞庭山子青崔嵬 上堂。是亦割。非亦割。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檗大師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 開爐上堂。死柴頭上。又無烟火。水晶宮裏。烈焰燒空。舜若多神。眉鬚自墮。拈拄杖曰。拄杖子聞與麼道。是信耶。是不信耶。卓拄杖曰。雙破 佛涅槃上堂。岸柳搖金。溪桃吐玉。波旬無端起舞。阿難平地悲哭。因甚如此。親見如來面目 上堂。春日遲遲。綠暗紅稀。耐耐深山百舌。也學江南杜宇。聲聲報道不如歸。仰山恁麼說話。畢竟是賓家語。主家語。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千討萬討。不如只在手頭。寒風蕭蕭。黃葉飄飄。鶴眠松頂。雲臥山腰。幾番今日又明朝 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飢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愛日拄枯藜。點檢溪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 上堂。進則撞頭磕額。退則墮坑落壑。動則犯手傷鋒。佛法何曾見面。咄。莫道仰山今日無為人方便 上堂。父母未生前。畢竟是什麼。當體沒蹤由。求之即錯過。不錯過。南北東西豈非我 開爐上堂。不冷不熱爐鞴。半真半假金銀。鑄作瓶盤釵釧。卻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疑則別參 上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倒栽石上無根樹。枝葉通身一夜萌。豎拂子曰。情塵未脫。有眼如盲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存。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南薰入奏。殿閣生涼。西來祖意。切忌商量。何故。向下文長 無準和尚忌拈香。巴陵三轉語。大仰一甌茶。有恩成怨恨。無事是讐家。杜鵑啼血染山花 上堂。閏月月望。月即尋常。雲埋即暗。雲散即光。豎拂子曰。且道。是雲耶。是月耶。切忌眼花 小釋迦忌拈香。插鋤而立。死去十分。拔鋤便去。弄鬼精魂。山鳥山花笑殺人。慚惶炷此一爐熏 上堂。集雲一關。似乎等閒。看時容易。透時即難。森羅萬象。從教側目。三世諸佛。迥絕躋攀。一徑古松苔蘚斑 上堂。呼六為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却不用者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我法妙難思。亦復離言說。百丈再參馬祖。一喝三日耳聾。直得黃檗吐舌。豎拂子曰。有甚交涉 中秋上堂。好供養。好修行。拂袖便去。也不多爭。何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上堂。至化無方。至德有光。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玉壺影裏劫春長。乾坤獨立露堂堂 上堂。春山重重。夜雨濛濛。長連牀上。閉眉合眼。睡到曉鐘。心也空。法也空。不起第二念。坐斷主人翁。好安樂也弟兄 上堂。進無前。退無後。毫髮參差。便成窠臼。八月二十五。洞山離查渡。雲門道。放子三十棒。却作麼生。無端無端。

生受生受 至元丁亥。寄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一同受記。并書真贊。與高峰原妙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壽七十餘。示寂。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初見谷源道于瑞巖。聞舉麻三斤話。疑之。徧叩諸方。一日于雲居見山堂。閱楞嚴。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釋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截。旋謁無準範於雪竇。範問。從何處來。師曰天台。曰還過得石梁橋麼。師曰。一脚踏斷了也。自是。人呼為斷橋。一日範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範以真淨所頌示之。師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無疑。範移育王雙徑。師皆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清。後主淨慈 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綱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 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抵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舉達觀頴曰。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為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大眾要見麼。以拂子拂一拂曰。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花 將終。與眾入室罷。作手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

台州國清靈叟源禪師

上堂。舉僧問趙州。真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州曰。俺部臨[口*發]。師曰。趙州禪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叟。却向他道。飢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 防意如城偈曰。六門長鎖舊封疆。已是攀緣萬慮忘。昨夜貧家忽遭劫。元來禍起是蕭牆。守口如瓶偈曰。明明只在鼻孔下。動著無非是禍門。直下放教如木[木*突]。青天白日怒雷奔。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

蜀之順慶楊氏子。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頌。有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愁之句。徧叩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菴淨。妙峰善諸老宿。最後見無準範於雪竇。範知是法器。待之彌峻

。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繇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範移徑山。命師分座。宋理宗嘉熙戊戌。洞庭天王虛席。迎師主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攜一囊一鉢至。縛茅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繇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上堂舉世尊將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頌曰。老漢平生大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行一句方真實。又是闍黎飯後鐘。景定庚申九月旦。忽示眾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壽六十有八。坐五十四夏。塔全身於中峰密菴窳堵波之右。

福州雪峰環溪一禪師

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題布袋和尚贊曰。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舉即心即佛。頌曰。即心即佛。砒礪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

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筍。師頌曰。雲門者一筍。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舉良遂參麻谷因緣。頌曰。攜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舉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離四句絕百非。遞相推過幾曾知。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涸[泳-永+盾]歸。舉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公案。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楂。

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

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官城畔雨催花。

明州雪竇希叟紹曇禪師

西蜀人。出世佛隴。上堂。僧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簷頭滴滴。分明歷歷。乃曰。西子湖邊泛渺茫。一堤寒綠看垂楊。誰知業債難逃避。開眼堂堂入鑊湯。到者裏如何即得。擬欲爛煨黃。獨不顧紫泥。未免蹈古人腳跡。擬欲關空鎖夢。塞路斷橋。又恐坐在葛藤窠裏。不如隨分納些些。俯順時宜去。拈拄杖曰。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靠拄杖曰。碧眼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浮香。上堂。三月春云暮。韶華似酒濃。鶯啼楊柳雨。蝶弄海棠風。若作境會。過山尋蟻迹。不作境會。度水覓魚踪。畢竟如何。故鄉歸路遠。日暮泣途窮。住雪竇。上堂。一宿覺三擔土。脚未跨門。丰骨已露。等閒舉一步。危逕結寒花。信彩示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乳峰門即易。

。要入乳峰室即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花上 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寄天童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花。

杭州靈隱退耕寧禪師

初住嘉興崇聖。次遷蘇之報恩慧日承天萬壽。後遷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曰。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 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林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王老燒錢。言端語端。綿包特石。鐵裹泥團 上堂。極目千峰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真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舉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元。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舉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疎。

福州雪峰絕岸可湘禪師

台州寧海葛氏子。舉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為甚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幽元。盡向言中辨正徧。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況在月明前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元旨。歸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歸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歸曰。誰求元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歸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歸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歸曰。我何不聞。僧無語。歸以棒趁下。頌曰。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已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漁浦接待偈曰。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飯充飢有榻眠。到此便能休歇去。帝鄉猶隔一潮船。

明州天童西巖了慧禪師

蓬州羅氏子。垂髻與群兒戲。必搏泥沙。為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資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瓌菴照於昭覺。器之。屬令南詢。乃參浙翁琰于徑山。聞高原泉為人徑直。心慕之。往叩。適泉赴台之瑞巖。師與俱。一日泉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泉即喝出。復以偈呈。泉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眾語。泉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句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然。泉曰。汝緣不在此。可往見雪竇範和尚。師秉命造謁。自陳來歷。範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範遷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範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

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舉師開法定慧。遷永嘉能仁。江州東林。後住天童 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眾曰。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為弓矢。以智慧為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為冤為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為涅槃。于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眾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芙蓉長老至上堂舉唐芙蓉訓訪實性大師。實性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曰。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玉樓人 舉泐潭常面壁坐。南泉至。乃撫常背。常曰。阿誰。泉曰普願。常曰如何。泉曰。也尋常。常曰。汝何多事因緣。頌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簡點農家事更多 師在眾曰。為亡僧訥侍者起龕。至龕前連呼訥侍者三。乃曰。三喚不應。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鶻 師先依妙峰於靈隱。嘗題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花髻。去却一重又一重 晚年退居幻智菴。將終誠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實宋理宗景定壬戌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

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公案。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來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

參石田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薰遽曰。雪峰鞞毬。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鞞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薰頷之 住北禪曰。謝劔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舉白雲師祖開堂拈香。有曰。眾中衣鉢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訪。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為供養。燒楓香是著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著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爇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甚麼香。良久曰。不下閣 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為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

杭州中竺雪屋珂禪師

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個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 題初祖贊曰。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金山默菴覺。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覺被丞相伯顏協置幕中。從至武林。覺言於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為誰。覺曰。故人某甲。師落關曰。我不識汝。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斷江恩。贊師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為渠來冷泉。

天童禮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

永嘉林氏。父崇夫。有處士名。師其季子也。孩時即不肉食。年十五。從季父沙門正則祝髮。受具戒於廣慈。初參石田薰。癡絕冲。無所入。繼登太白。謁天目禮。咨決所疑。禮舉南山笙筍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禮便打。豁然有省。親炙久之。後為斷橋所重。請師分座。復舉出世鴈山之靈巖。次遷能仁瑞光。元世祖至元癸未。被旨住育王 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元妙。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緩緩 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 問如何是聞復醫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箴箴 問。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問慶雲。曰庭前無栢樹。一等是問西來意。為甚所答不同。師曰。不是闍黎問。老僧也不知 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 中秋上堂。馬祖。與百丈智藏南泉三人玩月。各呈自己見解。於月有甚交涉。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眾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却門前大案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 上堂。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育王三昧更省力。纔見僧來便合掌。南山北山。如牛拽磨。脚瘦草鞋寬。地肥茄子大 上堂。妙明心印。印佛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印法則狗銜赦書。諸候避道。印僧則個個鉢盂口向天。還有自印者麼。若能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 上堂。本無纖塵法礙你眼睛。何得自昧。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千聖不傳底事。只在你面前。不可錯過 上堂。先佛有頂[寧*頁]一機。祖師有末後一句。總向諸人面前拈出。破知解窠窟。截生死根株。正體獨露。妙用全真。一塵中現寶王剎。毛端上轉大法輪 開爐上堂。僧出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曰。歸去生柴帶葉燒。乃曰。古鏡潤一丈。火爐潤一丈。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你諸人。長連牀上聖地聽 上堂。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你總入不得。你為三昧礙。神通礙。妙用礙。直饒不礙。也入不得 示眾。舉唐

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曰。與老僧造個無縫塔。曰就師請塔樣。國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國師曰。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後詔問耽源。源有頌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無縫塔實難會。若去國師良久處會。瞎却自己眼。若去國師道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處會。瞎却自己眼。若去肅宗道就師請塔樣處會。瞎却自己眼。若去耽源四句偈裏會。瞎却自己眼。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嘗室中垂語曰。南山笙筍。東海烏賊。有僧遽掩師口曰。請和尚更道。師以手托開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舉黃龍三關頌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舉南泉斬貓話頌曰。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草鞋頭戴出。貓兒無再生。舉魯祖面壁頌曰。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現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然圓。師痛宗教濫觴。古響瘖鬱。引宗據祖。屏邊今學。崖聳標立。不隨俗好惡。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選。不依阿苟榮。一日謂眾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菴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即命疊石為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個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示寂。書訣眾語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時至元己丑三月十八日也。奉全身瘞焉。所著有三會語錄。行世。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

初住安吉上方。遷思溪法寶。隆興黃龍。吳郡承天。後住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國風清。垂手紅塵。千峰日出。纔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曰。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鞏。今於苕霅盡頭鼓鐘清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曰。謹白。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籜笋肌明。倚闌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六十。何故。為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濶地多溼。六月花蚊[此/束]如鐵。夜半起來笑不輟。煩惱不輟作什麼。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曰。與者個相去多少。擲拂子曰。泊合停四長智。上堂。雪峰鞞毬。禾山打鼓。祕魔擊叉。道吾作舞。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室中垂示。盡大地是個金剛正體。向甚處著。上座。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既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仔細相看。問僧。如何是你自己。僧擬對。師便推出。舉黃龍見慈明因緣。頌曰。錯錯。戲海驪龍。冲霄俊體。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柱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嘉興府天寧冰谷衍禪師

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天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上堂。劫石可消。恩情難斷。拍膝一下曰。蒿[打-丁+豕]青松下。年年挂紙錢。上堂。冷風疎雨做新年。寂寞寒冰古澗邊。暖閣地爐煨榾柮。送窮不用更燒錢。聖節上堂。心王安六國通。天地澗車書同。風從虎雲從龍。深惟海高惟嵩。萬靈無處參化工。但知一氣復鴻濛。

蘇州虎丘雲叟禪師

上堂。我若不說破。恐汝不回頭。我若說破。又恐諸人日後罵我去。上堂。山僧若真正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個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上堂。龍門無宿客。個個無退步底道理。矮疎山三千里外賣布單。跛雲門被拶脚折。汝輩只管悠悠過日。浴佛上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且道。大殿裏香湯沐浴個什麼。若也會得。手中杓子。拈放自由。其或未然。明年今日。依舊胡潑亂潑。上堂。冷如冰霜。細如米末。水不能漂。火不能熱。王母晝下雲旗翻。子規夜啼山竹裂。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上堂。拈拄杖曰。雲巖看山玩水。拄杖子亦乃看山玩水。雲巖渾身病苦。拄杖子亦乃渾身病苦。雲巖脫體輕安。拄杖子亦乃脫體輕安。卓拄杖曰。擘開華嶽易。除却愛憎難。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虔舟普度禪師

維揚江都史氏子。稍長。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舟遇共語。畢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門爪牙也。攜歸武林。從東堂院祖信受業。師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時無礙通。唱道薦福。師特往叩。入室次。通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通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迪。一見皆器異。宋理宗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師出世。次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補中天竺。旨陞靈隱元世祖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曰。邪耶正耶。又卓一下曰。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個什麼。卓拄杖一下曰。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示眾曰。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曰。雲門靈龜曳尾。拂跡跡生。靈隱即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道。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

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頌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釐。天地寥廓。潘閔倒騎驢。擲殺黃番綽。師住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時元貞乙未四月二十四日也。全身塔寺東十里眾憲塢之陽。

雪竇謙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覺菴夢真禪師

宣州人。八歲為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脚。所見尊宿不能了決。慕無準範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怖忘却話頭。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懽喜。知得本命元辰落處。於是入室。範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範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處。乃過雪竇見大歇。謙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眼上。謙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謙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謙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插天高。謙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搭。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闐闐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謙舉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跳-兆+孛]跳。謙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復執侍久之。開法永慶。遷連雲。陞何山。主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杖曰。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上堂。庭前翠竹青青。砌下黃花鬱鬱。喚作真如體。又是般若用。喚作般若用。又是真如體。忽有個出來道。我見從上佛祖。說了萬千體用。不似承天者樣蹊蹺。莫是智過佛祖耶。杜撰臆說耶。卓拄杖曰。好向暮天沙上望。西風驚起鴈行斜。上堂。舉韶國師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召大眾曰。韶國師。好個頌子。只是打成兩橛。承天亦有個頌。雙峨峰頂。上是青天。夜半捉烏鷄。伸手不見掌。喝一喝。上堂。三伏熱不似人心熱。行路險不似人心險。萬斛清風碧玉盤。不知誰共倚闌干。忽有個出來道。長老正恁麼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作賊人心虛。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話。頌曰。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元世祖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剎。易為華嚴教寺。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師陞座。博引華嚴旨要。縱橫放肆。問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聞所未聞。大沾法益。且謂。承天長老尚如是。矧杭之鉅剎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寧波雪竇霍山昭禪師

上堂。即心即佛。嘉眉果閩。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慧巖象潭泳禪師

上堂。舉無著和尚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者個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因緣。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喫茶時。

一關溥禪師

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裏住因緣。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台州國清溪西澤禪師

普說。其略曰。參元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欵。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眾兄弟。生死若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等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欵。相應始得。又曰。便只恁麼歇去。則適來說出許多絡索。甚處安著。直饒諸人一時不受打疊得淨盡。山僧却有個古話。舉似諸人。記得長慶示眾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當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作麼生。雪竇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則屈著你。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二大老好一棒。未免作得失論量。天封則不然。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花鋪錦上。無一棒到你。霜加雪上。且道。前頭為人。後頭為人。辨明得出。後次挂牌時。却來通吐。

道場巖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堂智愚禪師

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孝。延福瑞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栢巖。杭之淨慈。宋延淳末。被旨住徑山。歷住十刹。室中垂語曰。己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為牢。因甚透者個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曰且道。天子萬年。又作麼生。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花結早春。曰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曰。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叨叨。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為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為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個裏緇素

得出。還你草鞋錢。其或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結夏上堂。有一人日消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識得。若有人識得。許伊日消萬兩黃金 上堂。寶林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末如之何 上堂。舉松源臨寂告眾曰。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師曰。鷲峰老人。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 師晚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天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碩絹百匹。後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 嘗舉東寺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劔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穉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舉大慈上堂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解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頌曰。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山骨露。水邊依舊石生斑。至元癸亥十月初八日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八載。問法弟子。常隨千指。明嘉靖間。王遣法嗣。到山掃塔。

明州天童石帆衍禪師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位話。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覲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石溪心月禪師

西蜀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話。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舉晦堂因黃山谷問。捷徑處乞師指示。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谷擬對。堂曰不是不是。谷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時。方巖桂盛放。堂曰大史聞木樨香麼。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谷釋然。即禮拜曰。和尚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農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舉龐居士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話。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圞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曝曝聲 舉龐公訪大同提策籬因緣。拈曰。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策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送僧還雙林偈曰。未到雙林見舊游。眉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宜先問。因甚橋流水不流。□□□六月初九日示寂。

徑山冲禪師法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

示眾。即心即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 禮鏡清塔偈曰。慣問門前什麼聲。池蛙笑汝自蛙鳴。年來荒却天華寺。正令方纔一半行。

高臺此山應禪師

上堂。舉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者個眾生因甚骨裹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

明州天童簡翁敬禪師

上堂。舉大梅即心即佛話。頌曰。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覷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舉雲門示眾曰。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話。頌曰。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雲巢巖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訥堂辯禪師

上堂。釋迦老子。降誕王宮。好個初生孩子。不妨令人疑著。及乎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敗闕了也。後來冷地羞慚。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救搭也。救搭不來。收拾也。收拾不上。諸仁者。要見釋迦老子。敗闕處麼。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上堂。你也在者裏。我也在者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時清休唱太平歌。一貫文糴三斗半米。二貫五百文。買一個大絹好。諸禪德。雖然如此。厨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 上堂。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曰坐恠著。古德有障斷狂瀾底手段。未免勞心費力。或有人問金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我既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個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 悼雲巢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躕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 寄鐵鞭偈曰。思量四句寄承天。湊得完全缺半邊。頌又不成詩不是。如何拈出向人前 寄無準偈曰。鼈與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誦訛處。又却心肝不帶來。

蘇州虎丘清溪義禪師

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路同行各奔程。清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淨慈道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高峰嶽禪師

贊初祖像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歛。翩翩一葦渡長江。

育王照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

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于義興法藏齊。往育王。謁寂窗照。入室契旨。典侍司。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 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為境轉。靜為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騎。風前閒聽杜鵑啼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顯而不露。隱而不藏。大眾且道。如何是隱而不藏底道理。玉梅結子浮青樹。石筍抽條上綠窗。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一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西天目高峰原妙禪師

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宋理宗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纔離襁褓。即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為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蓆。口體俱忘。雪巖欽。寓北磻。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却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趙州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後凡入門。欽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真贊。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鑊。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寓旦過。曇問。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及欽挂牌道場。開法天寧。師皆隨侍。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欽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欽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自誓曰拚此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僧。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住龍鬚九年。縛柴為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咸淳甲戌。遷武康雙髻。德祐丙子春。大兵

至。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鑪。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於大仰寄師竹篋拂子。元世祖至元丁亥。懷中瓣香。遂為拈出 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便禮拜。師曰。師子咬人。韓驢逐塊。乃曰。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總向者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曰。三生六十劫 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犁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盞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 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麤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鑲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烈英雄。直下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元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閒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 示眾。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 雪巖和尚忌拈香。昔年瞎却我眼。今朝穿却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遂插香。以袖掩面作哭聲。復以坐具搭左肩上。作女人拜曰。非惟和光同塵免得遞相鈍置 師嘗室中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者。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倘下語不契。閉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 辛卯。鶴沙瞿提舉。到山瞻禮。施巨莊贍眾。師固辭不受。瞿請于官。乃於蓮花峰。別營禪剎。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

請嗣法祖雍領寺事 成宗元貞乙未冬。師患胃疾。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於十二月初一日黎明。陞座辭眾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眾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鍊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于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靈雲鍊牛持定禪師

太和礪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贄九世孫也。自幼清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肯菴剪髮。得聞別傳之旨。尋往依雪巖欽。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欽示眾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箇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因患病。藥石漿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偏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其疾亦愈。且詣方丈舉似。欽反覆詰之。遂命為僧。一日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即出眾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桌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欽笑曰。一彩兩賽。一日入室次。欽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欽曰。為什麼不道。師拈起香盒曰。者箇不值半文錢。欽曰。多口漢。欽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欽召至方丈。勵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即放過。道不得即趁下山。師隨口答曰。鍊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鍊牛也。因以為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 元世祖至元戊子。至鄞縣桃源山愛其幽深。乃有棲遯意。未幾。縣尹陳公。及僚屬等。入山問道。相率執弟子禮。遂大唱雪巖之宗。至成宗大德癸卯正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四。臘二十六。全身塔於寺北三十里沙潭。其徒別流涇。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覲見仰山來。虞笑曰。吾試為汝模畫之。

杭州徑山西白鹿谷希陵禪師

婺之義烏何氏子。年十九。薙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補處。師職侍者。一日往叩雪巖欽于北磻。欽舉黃龍見慈明因緣問之。稱師穎利。及欽遷大仰。遣書招師。居第一座。一日欽問。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甚向大愚脇下築拳。師曰。鈍置殺人。欽便打。師拂袖而出。元世祖至元丙戌。欽將示寂。撫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欽化去。眾遂請師繼席。嘗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狗子聞哇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獺徑橋吞却集雲峰。

是第幾機。答者罕契。一坐三十夏。規範森嚴。毫不假借。鍊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值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餠餅因緣。樞呈四偈以進。師問。你是誰。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裏來。曰雲門。師曰。你是顛是狂。曰和尚眼在甚麼處。師便喝。樞亦喝。師揮一拳。樞進前迎住曰。打即且置。雲門餠餅意作麼生。師奮手掠去樞帽。曰錯。師連揮數拳。曰拳頭無眼。向後遭人檢點在。師不顧。去樞七條。踏翻在地。攔腰九棒曰。教你知我手段。曰此手段。勝似臨濟德山底。師喚直歲。鎖樞手送庫司。至夜不釋。次日上堂。師令侍者謂樞曰。今日和尚上堂。對人天眾前勘辨你。曰侍者與我傳語和尚。少間人天眾前。將古人公案。一一問將來。我當一一答去。須臾鼓響。樞伺久。而侍者不至。歲饑。師每食必與眾共。一日與客語過夜半。饑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為飯。師曰。不可。常住豈住持人得私。仁宗延祐丙辰。行省稟旨。迎師主徑山。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意如何。師曰。親不相贈。師早年。嘗夢遊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見一尊者指楣梁間。有詩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于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師初不解。及自仰山遷雙徑。始驗仰山有貝多葉經。徑山有楊岐衣。師之出處。已前定之矣。先是。世祖召對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加賜大圓。迨主徑山。加號慧照。英宗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外護。戒飭弟子。說偈訣眾。示寂於不動軒。全身瘞菖蒲田。諡大辨。塔曰寶華。世壽七十六。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建昌府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

高安姚氏子。父兄皆前進士。師志慕空宗。年十九。投慧朗苴染。服勤數載。與高峰同秉仰山記荊。元成宗元貞間。出世能仁。所著牧潛集。有送妙智上人入浙序。其略曰。昔龍安悅公。既首眾於洞山。猶以己道為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飲食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踴躍為咨詢禮。不以貶名為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菴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為何類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及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云云。大德戊戌。示寂於廬山。世壽四十有二。僧臘二十三。

安吉州道場山及菴信禪師

初住建陽西峰。石屋珙參。師問何在。珙曰天目。師曰。有何指示。曰萬法歸一。師曰。汝作麼生會。珙無語。師曰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珙拜求指的。師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珙答不契。師曰。者箇亦是死句。珙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曰上馬見路。師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箇見解。珙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師曰。有佛處不得住。

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師頷之。

淨慈倫禪師法嗣

竹屋簡禪師

舉孚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舉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絕象鑿禪師

示眾。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通教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示眾。舉投子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

一日為眾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眾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扉。糞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

永宗本禪師

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公案。頌曰。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

西巖慧禪師法嗣

寧波天童東巖淨日禪師

南康都昌廖氏子。幼絕葷。十五祝髮廬山之香林。首參仰山石霜。次入浙叩癡絕。不契。登徑山。見無準範。深器之。後謁西巖慧於天童。其提示一秉於範。遂密契其旨。俾守藏。後為開先無文燦第一座。由是譽聞日彰。宋理宗景定中。出主圓通。繼領東林。元至元壬辰。遷育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子。主天童。師生宋嘉定辛巳。終於元至大戊申。將示寂。書偈曰。天為蓋兮地為函。吾奚為乎塔與庵。灰吾骨兮山河。言已矢矣勿鑿。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就化齒根不壞。塔於西巖之清風塢。壽八十八。臘七十一。

無學元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

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舉文殊三處度夏。迦葉白椎欲擯因緣。頌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惱恨多。彼富尚嫌一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舉慈明冬日揭榜示眾話。頌曰。畫上畫下。畫短畫長。明明揭露。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育王珙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

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禱于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為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為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遂謁育王橫川珙。一日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即呈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珙驚異。顧謂眾曰。此子。再來人也。元世祖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一晚與眾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稗。山曰。是甚麼稗。士曰。稱天下長老底稗。山便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眾代語。時別源源。遽起剪燭。了堂一咳[口*敕]一聲。師笑曰。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口*敕]。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泊不過此。又一晚新古帆上方丈。請益趙州無字話。師厲聲曰。夜深下去。古帆歸堂。惡發曰。不與我說便休。何用見曠。或以告師。師曰。他向後自悟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然。仁宗詔住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延祐丙辰。淨慈靈隱兩剎。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籙之幽絕。乃往終焉。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

年十三為大僧。聆老宿舉高菴勸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鎚拂之下。始知觸淨。得法後。出世吳之開元。遷鄱陽永福。後主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却門前大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鍊蒺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記得昔日舉上座到。瑯琊問。近離甚處。舉曰兩浙。瑯曰。船來陸來。舉曰船來。瑯曰。船在甚處。舉曰埠下。意旨如何。師曰。開口見膽。曰瑯琊道。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曰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搥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曰。焦軛打著連底凍。曰

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什麼人。者曰。舉上座。瑯琊遂親下且過問曰。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處。師曰。爛泥裏有刺。曰舉喝曰。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浙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曰後來大慧道。二大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曰。泥上加泥又一重。曰瑯琊後遇慈明。舉此話。明日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如何為人。為復肯伊。不肯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猙。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如何是佛。師曰。釘釘膠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蟻子不食鍊。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草滿法堂。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苔封古殿。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獼猴帶席帽。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日上月下。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截水停輪。曰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曰。趁曉不歸家。黃昏候日出。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小參。舉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臨鳩砧井底種林檎。僧曰。學人不會。雲曰。今年桃李貴。一顆值千金。大慧曰。者箇公案。從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註破。臨鳩砧臨鳩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值千金。師曰。大眾。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巖。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拄杖。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常愛大慧道。我者裏說蚌蛤子禪。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裏撮馬糞漢。小參。古人道。九旬禁足魚游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者三重。卓拄杖曰。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開元入寺小參。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為人。後有僧問雪峰。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曰。如今說向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曰。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曰。一切尋常。雖然。謾山僧不過。何故。只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蕩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鑿。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子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脚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鈎四海。只鈎獰龍。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峰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簡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設使打破髑髏。揭却腦蓋。擡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作。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眾。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為別事 冬至重建寢堂。小參。豁開戶牖。重新舊日規模。當軒者誰。坐斷聖凡途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眉。文殊普賢權作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花簇簇。錦簇簇。縱橫不是塵。連得便去。山河并大地。踏著便瞋。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元說妙。緇素不分者。如稻麻竹葦。就理就事。變通逸格者。能有幾人。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花開早。也勝東山水上行。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育王夜參曰。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眾曰。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諸人。於自己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五祖海上。參尋數十員尊宿。泊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咬破一箇鍊酸餡。方得百味具足。遂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解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喝一喝曰。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小參。舉死心示眾曰。行脚高人。解開蓋囊。卸却包笠。去却藥忌。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師曰。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然。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除夕小參。今宵歲盡何曾盡。明日年來實不來。三十六旬如轉轂。幾番潮去又潮回。機輪轉處掣電猶迷。大用現前誰當辨的。廓情塵於未兆。忘至理於言詮。人人鼻孔撩天。箇箇安家樂業。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鍊圍山。燈籠露柱。突出金剛眼睛。呵呵大笑。麻三斤乾矢橛。諸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到者裏。言思道斷。心行處滅。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正與麼時如何。東風昨夜消殘雪。枯樹枝頭又著花 結制小參。明日結夏來臨。只管悠悠過日。及乎打鼓陞堂。直是思量不出。諸人簇簇上來。未免將南作北。七佛以前。初無者箇消息。七佛以後。雖有者箇消息。終是不能圓悟如來無上菩提。不能證入圓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以致諸人九十日內。惟務口體不務修持。背覺合塵。虛延歲月。五祖道。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翻成計較。計較得成。天清地寧。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楚雞不是丹山鳳。愛向梧桐樹上鳴 師嘗垂示曰。向上更有事在。露出獅子爪牙。其間別有商量。未免當門按劍。只者靈鋒阿誰敢擬。師辭鋒峻拔。手眼卓越。應菴

而後。師殆第一人矣。嘗續宗門統要。後示寂於保寧。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

慈谿顧氏子。形儀脩瘠。清操剛立。幼依雲門。廣孝祝髮。從明之延慶間。習四教儀。七日貫通。聞驚訝嘆異。往參育王橫川。室中機契。掌內記。德業日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遊。出世蘇之天平。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越之天衣。一日室中眾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

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從蜀僧安石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鞏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鞏便推出師即懷疑。一日入室次。鞏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鞏便打。從此徹證。鞏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却猫兒。定是失却狗子。鞏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鞏以竹篋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元世祖至元庚寅。出世天台寒巖。大德乙巳。遷姑蘇寒山。至大己酉。再遷崑山東禪。辛亥敕賜金襴法衣。皇慶癸丑。復遷中竺。延祐乙卯。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不入得。虎咬大虫。蛇吞鼈鼻。喝一喝 眾盈萬指。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猢猻子不死。嚙破鍊鍊餡。因甚路上有饑人。波斯去帽。蔗咬甜頭。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眾答皆不契。泰定乙丑。復遷靈隱。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八。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行世。塔於育王後山之麓。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

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 上堂。金烏東上。玉兔西沈。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毳拍板 問如何是涅槃心。師曰。須彌山。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四大海。

蘇州虎丘東州壽永禪師

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葢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

舉約齋居士

張鉉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剎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

淮安人。至元間。元世祖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眾生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塗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讎。或烹宰殺害。不了眾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于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王有戒殺者否。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為常例。寧耐一時之饑。不忍啟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明州天童竺西坦禪師

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峩。師曰。金峩山高多少。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花公案。其僧言下有省。

徑山愚禪師法嗣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

象山陳氏子。秉具觀方。遇僧流逐物遺道者。憂見於色。虛堂以不肯下吳潛。潛怒。繫之獄以辱之。師奉事惟謹。有疑輒問。隨問而解。久之廓然。一日虛堂曰。源乎。汝今太平矣。及堂領徑山。俾師首眾。出主平江薦巖。遷泉州水陸。次遷定水。舉世尊五通仙人因緣。頌曰。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慙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秀才高姓。拙曰姓張名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話。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鍊鎚無縫舞春風。後居雲頂。以元世祖至元辛丑示寂。塔雲頂。世壽七十五。

蘇州虎丘閒極雲禪師

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為師摩捋。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掇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舉興化酬價因緣。頌曰。王家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金*嵩]作佛得麼。泉曰得。亘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因緣。頌曰。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

舉巖頭擺渡婆子拋兒話。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如何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舉夾山參船子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鍊鑄船橈奈汝何 舉龐居士下橋喫撲靈照相扶話。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冤家。

育王彌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東生德明禪師

甬東劉氏子。年十六。依仗錫月潭澄。祝髮受具戒。首謁希叟曇於雪竇。復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 師頌船子覆舟公案曰。清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翰林學士袁桷。撰銘。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高峰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

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家而生。神儀挺異。纔離襁褓。便好結跏歌梵唄。凡嬉笑必為佛事。九歲喪母。十五決志出家。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妙於死關。峰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驩然。欲為祝髮。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時年二十四。當元世祖至元丙戌。明年遂薙髮受具。未幾。觀流泉有省。即詣妙求證。妙打趂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妙乃書真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窺得半邊鼻。有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如義首座。固是一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唯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林。未易量也。迨妙遷化。師領院事。以王臣問道為煩。因謝事。遨遊江湖。或船。或菴居。無定處。咸榜曰幻住。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復敕師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時宣政院。虔靈隱徑山待師。師皆不就。英宗繼御。寵賚亦如先朝。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奏奉聖旨御香。請師陞座。示眾。大道無為。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花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為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 高峰忌日。師拈香曰。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愍忌。世相未能忘。大眾。高峰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 云眾。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巧榦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花。大眾。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你還知

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為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劊髮染衣。超方越俗。所圖何事。你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麼。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玩之時。拚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咎將誰歸。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廚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鞏曰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輩。於作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豎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頓起。嗟訝叢生。不得已走上蒲團。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強把箇所參話頭。提撕作主。方舉未完。則又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參元上士。不啻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間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停思。豈許商量。連得便行。元都觀裏桃千樹。提得便走。李花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無一花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雪朝示眾。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啟窻猶看玉琅玕。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元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浩氣沈沈。屏几六窗。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事不演真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覲面施呈。這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師每斥學者。但尚言通。不求實悟。示眾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拚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什麼作生死。或茫然無所對。輒激勵開示之。與大覺長老書曰。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叩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一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為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為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浼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

應命。叟嘗受。印證于一山萬。後復參師。乃拈香欲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 至治癸亥秋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圻壁側。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昔。復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八月十四早。寫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是日。白虹貫山。壽六十一。臘三十七。塔全身于寺西望江石。天曆己巳。文宗敕諡智覺。塔曰法雲。元統甲戌。復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三十卷。名曰廣錄。賜入大藏流行。

杭州西天目山斷崖了義禪師

德清湯氏子。六歲始能言。世事懵無所知。年十七。有僧過門。誦高峰妙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宜往見。母驚異之。即上死關為行童。妙令提一歸何處話。因授名曰從一。他日。妙為眾舉牛過窗櫺話。師聞有疑。日夕體究。偶過鉢孟塘。見松梢雪墜有省。詣妙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打退。不覺隕身崖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救之。無所損。師若不知。復堅誓。以七日取證。未及期。豁然大悟。馳見妙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再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乃上堂曰。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蟣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什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為眾舉揚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妙歎其俊快。後歸德清省親。乃奉母入武康。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越五載。還山見妙。妙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求薙落。更名曰了義。暨妙委席。本雍二公。亦相繼而化。師乃勉徇眾請繼席 示眾。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汝歡喜踴躍咬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 示眾。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 師說法應機。頗多恠言穢語。人所不堪。元順帝元統甲戌除夕。謂眾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越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夕與僧笑談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僧曰。某甲隨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寂。壽七十二。臘四十九。初中峰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全身藏于獅子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及葬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至元丙子七月。朝廷欽師道行。敕諡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杭州天目山大覺寺布衲祖雍禪師

明州寧海人。得旨於高峰妙。躬舂爨樵。貌甚瘠黑。慧而少文。初為院主。後首眾。提唱超卓。霍沙瞿提舉。為妙施巨莊贍眾。妙力辭。瞿乃別營大覺。請師領寺事。及妙臨寂。乃囑師以後事焉。嘗和永明山居偈曰。我要心灰即便灰。何須更去覓良媒。千差路口齊關斷。萬別機頭盡截摧。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荆編戶傍溪開。是他癩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又曰。尋常冷解自知非。退步沈踪住翠微。掃蕩百年榮辱夢。倒回多劫本根機。蟻因尋穴沿堦走。蝶為尋花徧園飛。須信先天并後地。洞然物物有真歸。後住中天竺桂子堂。書偈安坐而逝。

處州白雲空中以假禪師

得法高峰妙。後棲遲白雲山室。四方禪侶聞風。履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書畢趺坐而化。

靈雲定禪師法嗣

南昌般若絕學世誠禪師

示眾。有志之士。趨眾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眾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

徑山陵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

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棄家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虛谷陵。陵舉龍潭吹滅紙燭話問師。師曰。焦石可破層冰。陵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陵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陵劈脊便棒。師悚然俞旨。後出世觀音興聖。次補道場靈隱。後遷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以元順帝至正辛丑六月示寂。全身塔于徑山。弟子分爪髮舍利。藏于道場。世壽七十二。臘四十五。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

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為號。幼入里之鳳山寺出家。刱染受具戒。參虛谷于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凡名匠所在。咸往踈歷。一日慨然嘆曰。吾今而後乃知法之無異味也。遂罷參。手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東嶼居淨慈。請典藏鑰。元文宗至順壬申。出世郡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微疾。鳴鼓集眾敘謝。眾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憊然而化。世壽七十四。臘五十八。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所著有三會語錄。

道場信禪師法嗣

湖州福源石屋清珙禪師

蘇之常熟溫氏子。生于宋咸淳初。幼依興教崇福寺。薙染受具戒。首參高峰妙。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服勤三年。無所發明。辭妙。妙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因至建陽。參及菴信。信痛加徵詰。師發憤深究。豁然省徹。因復親炙數載。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未幾。信遷道場。師復依之。典藏鑰。悅堂間。主靈隱。請師居第二座。罷參後。卓菴湖之霞霧山。凡樵蔬之役。皆躬為之。喜吟咏。有山居諸偈。流播叢林。元文宗至順辛未四月。出住當湖福源。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鋦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墾土耕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可傳。真寂之風。仰助無為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三千年鶴便翱翔。謝專使。并三塔和尚首座都寺。上堂。睦州唆臨濟喫棒。不是好心。楊岐逼慈明晚參。不是好心。趙州訪道吾。不是好心。福源專使逼人住院。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謝殿主淨頭。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中秋謝藏主。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諸人恐未知。打鼓普請看。道是如來藏裏摩尼珠。又似寶頭盧尊者手中瑠璃盃。比也不可比。辯也不可辯。天風吹露溼桂花。香浸雲邊廣寒殿。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道。如今說即是。不說即是。撫膝曰。知我罪我。吾無辭焉。上堂。黃梅俾老盧踏碓。石頭譏藥山不為。有一丈蓬。可以使八面風。無三尺鞭。難以控千里馬。伊蘭園裏。不生栴檀。黃檗樹頭。討甚蜜果。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花。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著衣要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參禪要到歷代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此。倚他門戶。傍他牆壁。聽人指揮。喫人涕唾。總不丈夫。福源與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上堂。是聖是凡。入門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兩莖眉毛。橫在眼在。因甚看他不見。明眼人前三尺暗。上堂。達磨居少林。九年面壁。牆漚不牢。疎山賣布單。千里見人。路頭繁雜。福源這裏。牆漚堅牢。路頭平直。諸人每日行在正路上行。住在穩密處住。中間一片田地。因甚踏不著。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拈拄杖曰。放過釋迦老子。卓拄杖曰。穿却雪竇鼻孔。良久曰。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及菴忌。師拈香曰。沒興

相逢處。西峰與建陽。不平多少事。盡在一爐香。除夜小參。北禪分歲。三代禮樂全該。王老燒錢。一種杯盤狼籍。拱上座。固守清貧。兼逢歉歲。難與諸方鬪富。從年頭直至年尾。共諸人同家共活。豐儉隨宜。終不陪笑面去。借地栽花。虛粧好漢。且就自家屋裏。量水打碓。免見求人。但每日二時。牽補得過。便可塞住持之責。古人有言。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帶葉燒。不是爺貧連子苦。免教家富小兒嬌。上堂。臘月一水生骨。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白鷗寒雁蘆花。無處尋他踪跡。待得日暖冰融水面寬。依舊飛來照破湖光碧。平山至上堂。即心即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仔細看來。直教你無用心處。正好用心。卓拄杖曰。藕穿平地為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一住七年。後以老引退。復歸天湖。順帝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聞天湖之風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為真得古先德遺型。至正壬辰七月二十四。示微疾。中夜集眾訣別。眾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意也。壽八十一。臘五十四。高麗國師太古愚。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敕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入天湖。分師舍利。歸國供養。

杭州淨慈平子處林禪師

本郡仁和王氏子。生時有異徵。年十二。父母命投邑之廣嚴寺出家。十七受具。辭母參方。母為治裝使行。越數日復還。母壁語誠之曰。大凡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趨趨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溯濤江。謁及菴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夕信燃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信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餅瀉。眾咸摺伏。洎信示寂。往依虛谷陵于仰山。一日僧持茶瓢請頌陵見之驚嘆宗門有人。以第二座處之。元仁宗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定慧。瓣香所歸。為及菴嗣。復住當湖福源。再遷中竺。順帝至正癸未。行宣政院使。請王淨慈。一住十有八年。殿堂鐘鼓。為之一新。丞相達識鐵睦爾。請移靈隱。正謀起廢。值張吳自蘇入杭。兵燹迭至。殿材悉燬。師謂眾曰。吾緣盡矣。乃還淨慈。更衣沐浴。集眾說偈而化。當辛丑五月一日。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六。敕諡普慧性悟禪師。塔淨居菴右。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

世居山麓。得法于及菴信。遊歷罷歸。里中道舊。即其地營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歲除日。謝道德首座順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年華畢。尊莫尊于道。貴莫貴于德。覺即般若因。順即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麻。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

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鏃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真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由。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真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今日舉揚般若。端為追薦上峰最菴主。不動脚跟。高超樂土。不勞舉念。即證無生。擊拂子曰。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 臨終訣眾偈曰。七十六年。了然寬廓。拶破虛空。須彌倒卓。

匡廬源禪師法嗣

杭州海門天真惟則禪師

別號冰檠老人。吳興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衛到門。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髫年。禮杭之祐福高林壽為師。年十六受具戒。二十三遊方。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等。一十八員尊宿。四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源。親炙之極。終日不語。無所啟發。一日值源如廁。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于是遨遊江湖。平山居靈隱。招致典藏。後因受業老病。遂歸省侍。四方學者麇至。固請開法 開堂日。僧問。作麼生是佛祖為人處。師曰。狗舐熱油鑊。曰和尚今日開堂。還有為人處麼。師曰。猛虎當途坐。曰豈無方便。師震威一喝 問如何是日面佛。師曰。今日雲生。曰如何是月面佛。師曰。夜來再看 上堂。舉明果道。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鵲噪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有一句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到。你瞎却你眼。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師曰。應菴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已後。暗不離明。正當十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處體究。擊拂子曰。閒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聲 臘八上堂。威音王以前。未曉一法一字時。早是超佛越祖了也。黃面老子。因甚臘月八夜方始成道。者嚕酒糟漢。惑亂世間。何有了期。海門今日點破了也。汝諸人。即今成道也未。卓拄杖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上堂。顧視左右曰。看來也著甚死急。雖然如是。到者裏也不得放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邊曰。却被者僧勘破 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登舟疑岸動。捏目便花生。老瞿曇。昔年到而不點。則上座今日點而不到。諸人要見明星麼。以拂子打圓相。喝一喝 上堂。我若向上舉揚。如下弋箭相似。佛來祖來俱中。汝等向何處逃避。若能具此眼目。堪為人天之師。若或未然。自救不了。倘有人問我西來祖意。只向他道。今日輸了一轉語也。還有人免得此箭麼。卓拄杖 上堂。我坐汝立。誰得誰失。總然。佛祖到來。亦難辯的。以拂子打圓曰。咄。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向上事。向下事。截斷兩頭休執滯。驀然放出鼉鼻蛇咬殺。方知難躲避。咩咩咩。海門今日忍俊不

禁。越例為諸人通箇消息。汝等諸人。還委悉麼。以拂子點一點曰。等閒拋下活人丹。浩浩清風動天地。上堂。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闊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劍。剿絕縱橫六不收。上堂。風頭峭急。寒毛卓豎。諸人若也打熬不過。只得向煖處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商量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大家喫得。飽煖睡來。但覺鼻息齁齁。忽然冷灰裏火爆。拶却面門到這裏莫怪海門說夢好。喝一喝。上堂。蟋蟀鳴曉庭。芙蓉照秋水。遙望海天晴。鷗鷺多如雨。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天真。——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為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聖人。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元順帝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瘞于所居之西。錫號真覺。塔曰寂光。壽七十。臘五十。

明州松巖秋江元湛禪師

久從龍象遊。後參方山寶得旨。偶遊明之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即其處翬精藍以居之。師不涉世事。法施之外。澹如也。將化。別眾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宴坐入龕藏。花開鍊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謂眾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啟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眾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

寧海人。從徑山雲峰苴染。參方山寶於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子話。寶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寶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後住鳳山。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今日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一日見僧擲選佛圖。示偈曰。百千諸佛及眾生。休向圖中強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安坐寂光場。復曰。古人無剪爪之工。汝輩後生。忍唐喪光陰。且擲圖選佛。到極合煞時。擲得一箇印出。便懽喜道。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鍼工丁生者

久依方山寶。冀明本分。一日剔琉璃有省。述偈呈寶曰。提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照天照地。寶喜其行業淳素。乃印許之。

天童日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

送慍藏主省徑山元叟偈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作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為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高峰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南禪夢窗智曜國師

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為大僧。每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剎。一老僧授以達磨像。遂名疎石。乃決志參方。初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寧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寧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日。日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日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日。日為印可。乃出無學元淵源以[田/升]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師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聘至皆力辭之。其國主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求退。王曰。吾非有他。欲期朝夕問道耳。復強入天龍。錫師號手書。後於兜率內院示寂。壽七十九。臘六十。全身塔于院之後。存日所剪爪髮。瘞雲居者。髮中纍纍生舍利。

薦巖道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空室恕中無愠禪師

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菴落。參方。首謁靈石于淨慈。後參一元靈。逾年歸觀。照命居擇木寮。復遊四明。見太白砥典藏。一日偕木菴聰大宗興。往台州紫籜山。謁竺元道。纔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道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由茲感激。問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過者老和尚。幾被知解埋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後古鼎銘主徑山。招師歸蒙堂。日涉元奧。且為學者矜式。無何。以避兵還四明。不喜出。僅兩住山。皆甫及三載而退。初住象山之靈巖。復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為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愠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巖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風吹不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水灑不著。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真不掩偽。曰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曰。好箇消息。只恐錯會。曰兩重公案。師曰。海水不生冰。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猛虎口裏活雀兒。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金剛手中八楞棒。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李白捉月。張騫乘槎。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物見主眼卓豎。曰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曰。一坑埋却。曰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小參。靈巖峭絕。到

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然。未到者。鈴嶼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直須退步就己。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轍。摩竭掩室。毗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臻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廝結。驀拈拄杖曰。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曰。缺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盡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曰。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玉團。頂門撼動黃金鐸。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清。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擔雪來填井。上堂。風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眾。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曾。忽有人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匾擔。病在于何。病在多知多解。恁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裏種田漢。忽有人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瓶瀉水。蓋其無知解故。無揀擇故。秋氣向寒。各自歸堂。珍重。上堂。辭親割愛。刈髮染衣。入此門來。合為何事。若也知慙識愧。是真出家。一出塵俗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羸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家。始稱衲僧家。且道。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冤家。惡口小家。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眾伎。大眾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徹恒沙國土。于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靠拄杖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示眾。巖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啟柴扉。行人只在青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舉足下足。今時叢林中。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床下座。上堂。諸佛出世。是第二頭。祖師西來。是第三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草頭邊。全明殺活。布袋裏老鴉。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且道。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拈拄杖曰。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開山忌拈香。未見巖頭。口似礮盤。既見巖頭。眼如木揆。本然理拄地撐天。何勞置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欠惺惺。插香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是開山空照祖師大涅槃之辰。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世界。作一筵席。百億須彌盧山。作一盃飯。百億香水海。作一盃羹。聊陳供養。正恁麼時。且道。將此筵席。向什麼處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世界

已成筵席。若向虛空鋪設。虛空又如何鋪設。不得顛預僮侗。只與麼休去。眾中莫有出手措置者麼。如無。山僧自出手去也。豎拂子曰。恒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花簇簇。錦簇簇。總在拂子頭上。不寬不隘。無欠無餘。大眾且道。空照祖師。還來受此供養也無。受與不受且置。你道。他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自是諸人探頭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迦調御。曲開方便之門。立期立限。如逼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龐居士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好大眾。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語不虛發。發必全真。鍼眼魚吞却嘉州大象。即不問。且道。可大師三拜得髓。還端的也無。拍禪床曰。一年春又過。臺榭綠陰多。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張口。孤峰頂上。呵佛罵祖。竅鑿頂門。十字街頭。掣風掣顛。符懸肘後。長沙虎子胡狗。拈起麤辣藜。好與劈脊撻。請侍者上堂。趙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毛病。瑞巖百不能。受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欠剩。以此為瑞為祥。以此為坑為穿。斷衲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以大地作射垛。挽弓所向。無不中的。眾中忽有人出來道。如斯舉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盃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舉唱。未獲全提。亦喚侍者。點一盃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師嘗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擗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燦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多不契。其機峰峻拔。學者莫能擬議。師謝事入松巖。巖為秋江湛隱處。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嶄然獨處。眾涕泣哀請。堅拒不出。明太祖洪武甲寅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峩山石硯為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延致丈室。時宋公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一時朝士。靡不敬慕。是年冬。奉詔東還。甲子。弟子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床下。各求偈語而去。一日示微疾。諄諄勉眾。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闍維。煨骨散水竹間。居頂不敢遵。乃于唐巖之原。奉骨瘞焉。師天性純粹。待衲子如慈母。遇法門有叛教背義者。必面折之不少貸。奉師惟謹。嘗侍寂照。立至三鼓。不命不敢退。所著有二會錄。重拈雪竇拈古一百則。續頌大慧竹菴頌古。一百一十則。山菴雜錄。淨土詩。四明烏斯道。撰行業碑。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

元至正壬午。住台之紫籜。次遷天寧天童。上堂。僧問。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為。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劒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列下。三元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乃曰。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眾。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眾。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獼猴戴紙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劒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上堂。長[此/束]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鋤斧同鍊。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微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雲。擊動法鼓。大眾雲集。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更說箇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法礙。若說不不有不不無法。又被不不有不不無礙。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以拂子畫一畫曰。黃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吞巨海。于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古鏡。天曉自鷄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情知你亂會。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曰。曾問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什麼處栽。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為什麼再三不覩。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徑山大宗興禪師

台州人。嘗與恕中木菴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籜。累歷名剎。後遷徑山。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保寧茂禪師法嗣

蘇州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

族台州臨海朱氏子。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開堂日。僧問。丹山鸞鳳九苞文。地位清高隔五雲。四海具瞻時一見。願聞真唱答明君。師曰。千峰朝華嶽。萬派肅滄溟。曰萬方有道歸明主。一句無私利有情。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眼不見鼻孔。問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問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學人有疑。願聞開示。師曰。萬人遐仰處。紅日到天心。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鼙鼙打鼓祭江神。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千古華山山下路。又添潘閭倒騎驢。師便喝。問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曰仰山近前叉手。意旨如何。師曰。奴見婢殷勤。曰香巖叉手近前。又作麼生。師曰。大家廝淪[泳-永+盾]。曰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敗壁。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癩馬繫枯椿。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花深處鷓鴣啼。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山子。曰法即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人憎。僧禮拜。師卻問曰。如何是法。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泊不問過。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百尺井。曰見後如何。師曰。祝融峰頂萬年松。曰去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跳-兆+亨]跳上三十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

陝府人頭落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曰見後如何。師曰。家家門首透長安。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俊鶻趁不及 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 問蟻螟蟲吞却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 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年。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後時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燃燈記。畢竟受什麼人記。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 問臘人冰鍊彈子即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棘栗蓬。師曰。我早知你吞透不下。曰豈無方便。師喝曰。棒上不成龍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曰。一大藏教裏尋取。曰恁麼則輝天鑑地去也。師曰。爍破闍黎面門 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曰鳥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個什麼。我觀世間人。是個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己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老松源與麼說話。於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要作臨濟兒孫未得在。開福莫有長處麼。擊拂子曰。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舉松源示眾。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冶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個半個。驀然[翟*支]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松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壽山即不然。拈起也南山起雲。放下也北山下雨。不拈不放時如何。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 上堂。南泉斬貓。趙州戴草鞋而出。興化法戰。克賓設饋飯便行。是皆發揮本有靈光。要且不借別人鼻孔出氣。所以前日首座說法。高聳人天。今朝道伴相過。光揚宗眼。且道。山僧鼓兩片皮。成得什麼邊事。拍禪牀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青水又綠。一聲欸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眾。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帚還隨破畚箕。五個老婆三個醜。一雙紅杏換消梨 上堂。舉五祖演道。諸莊旱澇。不以為憂。一堂兄弟。不會狗子無佛性話。深為可憂。師曰。重處偏墜。松源曰。久聚兄弟。正路行者有。只是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佛法到此平沉。苦屈苦屈。師曰。同坑無異土。克由耐耐。二大老把他諸人。埋向萬仞坑裏。若據山僧見處。黑豆法有甚難用。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豈不是黑豆法。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曰露。豈不是黑豆法

。乾峰示眾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徑山來。却往天台去。峰曰。典座明日不得普請。豈不是黑豆法。者裏悟去。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若也蹉過。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卓拄杖曰。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上堂。藥山久不上堂。院主椎鐘擊鼓。分明盡底掀翻。猶道一詞不措。本覺據令提綱。不作者般調度。今朝月旦拈香。撥開向上一路。誰言射虎不真。枉發千鈞之弩。元宵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是祖師禪。喝一喝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盃脫丘。滿散青苗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靈山會上。退席五千。逝多林中。半聾半啞。眼空四海。必有商量。心洞十方。孰辨真假。卓拄杖曰。綠楊陰裏戴嵩牛。芳草渡頭韓幹馬。喝一喝。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閭倒騎歸。擲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饞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一喝。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達磨老臊鬚。有語非千舌。齧鏃破關。斬釘截鉄。父子雖親不傳。未是神仙妙訣。喝一喝。上堂。九九九。釋迦老子不知有。翻轉面皮。伸出毛手。握金剛椎碎窠臼。突出無位真人。一一面南看北斗。應菴老人。一時逞俊。未免以己方人。本覺則不然。九九九。狸奴白牯却知有。展開驢脚。伸出佛手。把住黃絹幼婦。放行外孫螯臼。鉄鞭擊碎珊瑚枝。驚起土星犯牛斗。喝一喝。上堂。正覺山前明星現。時釋迦世尊。與大地眾生。一時成佛。祖師門下。蹉口道著佛字。[口*敕]口三日。前行不到。末後太過。各與二十拄杖。忽有一個不顧危亡底漢。出來道。本覺與麼判斷。也合喫二十拄杖。山僧却須分付明窗下安排。何故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上堂。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示現自在法。拈拄杖曰。不是大願力。卓拄杖曰。不是自在法。舉起也。千身彌勒。放下也。隨處釋迦。只為諸人眨上眉毛。却入娑羅雙樹間去也。靠拄杖曰。見之不取。千載難忘。元順帝至正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示寂于秀之南堂。壽七十三。會錄二十二卷。行世。

蘇州定慧大方因禪師

元至正丙申春。出世定慧。時方丘興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嘿跌宕不可測識。一日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戊戌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時蘇錄判善長賈典史天瑞。從侯至山。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為我證明。兼吾教下衰。侯念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為法外護。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

。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薪。明朝幻質化為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眾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是夜請于華。乞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眾僧別。即升柴棚。兩袖皆析。燥薪得火。即烈焰熾然。于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焰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眾始驚信拜禮。烟焰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侯聞驚怛不已。作詩悼之。建塔於靈巖。鄭明德為之銘。

明州瑞雲清涼實菴松隱茂禪師

奉化鄭氏子。幼喜習禪。趺坐輒達旦。年十八。投杭之傳法寺希顏出家。既刳落。稟戒於昭慶惠。奮志參方。見南澗泉于雲居。一夕松下經行。聞巖泉聲。微有所觸。泉命往永福。謁古林茂。茂問。來作什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茂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茂便打。師豁然悟入。茂器之。命居第一座。逾年回浙中。月江印主道場。延師分座說法。元至正壬午。行宣政院。請主明之瑞雲山清涼寺。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噓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元明良。師之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日示微疾。集眾訣別。眾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為。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枕額而逝。火葬。有天花之祥。舍利無數。塔于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僧臘六十七。諡佛光普照大師。

溫州仙巖仲謀猷禪師

臘八上堂。百億須彌懸日月。三千剎海現優曇。虛空昨夜翻觔斗。白牯狸奴解放憨。元宵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大智洞明。大機圓應。豎起拂子曰。然燈佛來也。向拂子頭上。與諸人說偈曰。一燈百千燈。眼裏要聞聲。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喝一喝。客至上堂。舉瑯琊曰。若論此事。如鳴鐘待扣應聲長空。寶鑑當軒影臨萬象。又曰。若論此事。說甚龍樹馬鳴提婆鶯子。辨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師曰。古人赤心片片。說亦說了也。諸人聞亦聞了也。且畢竟作麼生是此事。人天眼目覷不破。一大藏教詮不及。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喝一喝。上堂。今朝三月旦。百花開爛熳。陌上遊人多。不知誰解看。家家門首含元殿。喝一喝曰。幾乎錯下註脚。復舉雲門道筍久雨不晴。師曰。筍字分明見最難。千重鍊壁萬重關。藏身北斗面南看。霧斂雲收虎有斑。上堂。仙巖結夏。全無柄杷。八兩半斤。自有定價。上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因甚麼搗破虛空底人。却無形段。良久曰。知恩者少。怒中藏主。泊明瑞二侍者至。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迴。七十三八十四。[祝/土]著磕著。礙塞煞人卓拄杖曰。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

噪高樹 上堂。打鼓陞堂說底。是何言義。大眾簇簇上來。聽者如風過樹。既然天地無物。須知我亦無己。祖師背負肩挑。是甚閒家潑具。喝一喝 佛涅槃日上堂。涅槃後有最初句。開口分明道却難。啼徹子規春雨過。萬重烟水萬重山 開爐上堂。向無烟火。說無生話。不分賓不分主。可謂得大自在。僑陳如尊者。聞鐘鼓聲喫粥了。跳入汝諸人眼睛裏打坐。因什麼不覺。喝一喝 上堂。舉五祖病起示眾曰。病來又病皮粘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高突兀。師曰。古人恁麼。只能自病不能病人。仙巖即不然。眾生有病我有病。眾生病除我病除。昨日溪頭照清泚。又添霜雪上鬚眉 上堂。披毛戴角。拽耙拖犁。耕荊棘木。種無明果。二千年前。消息話頭。只在今時。拈拄杖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卓一下 上堂。有亦不拘。無亦不管。聖亦不收。凡亦不立。九十日內行住坐臥。但與麼去。正因二字。自然現前。不用東卜西卜。驀拈拄杖。卓一下曰。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丁一卓二。放去收來。神頭鬼面。馬額驢腮。搥不碎。擘不開。大家齊斂念。拍手舞三臺。喝一喝 謝秉拂并齋。上堂。口似匾擔者。辨瀉懸河。眼似銅鈴底。墮坑落塹。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個個匙挑不上。以手約曰。過者邊著。仙巖與麼。也是食飽傷心 上堂。行住坐臥但與麼。到底不曾離者個。一番舉起一番新。誰道年深成滯貨。顧視左右曰。無人估價。打與五百 上堂。休與麼莫亂做。且與麼又用做。仔細看來。是什麼人。盡道。達磨西來九年。只傳者個。遂呵呵大笑曰。且道笑個什麼。我笑他開口即錯 上堂。摩竭陀親行此令。東震旦觸處流通。九旬期滿。今朝也試問。渠儂有底功。拈拄杖曰。拄杖子謾忿忿。祖機元不在西東。復卓拄杖曰。清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上堂。中秋對月。清光皎潔。照徹大地山河。凡聖了無途轍。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因憶任公釣巨鰲。解把三山連一掣。拍禪牀下座 九日上堂。九日不登高。東籬看黃菊。悠悠見南山。六六三十六 至日上堂。昨夜家教小參。今朝祝讚陞座。橫說豎說。直說到底不離者個。太史臺上書雲。來歲豐登。定個一語。報汝諸人。留取口吞飯顆。遂展兩手曰。那那。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

台之臨海人。年三十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詣栴檀林挂搭。或見其舉止山野譏誚之。師發憤。即往天目。參中峰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住龍華。嗣古林。年九十三。往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曰。不見大慧祖。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乃爾。大慧道。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便禮拜。既寂火化。異香襲人。

靈隱海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千慧照禪師

永嘉麻氏子。年十五出家于邑之瑞光。禮了定落髮。受具後。首謁晦機于淨慈。一日閱真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海于薦巖。海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海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海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執侍。元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示眾。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為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至正乙未。遷寶陀。未幾宣政院。署師主育王。室中垂三關語。以驗來學。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二曰。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一時罕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案。泊如也。明高帝洪武癸丑。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茶毗。牙齒目睛不壞。設利五色。塔于夢菴之後。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

出家于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日人天眾前。山僧舉揚個事。汝等聞麼。若是聞。山僧畢竟不曾說。若是說。汝等畢竟不曾聞。各自參取。毋勞耳目。璽書錫金襴法衣。

明州育王雪窗悟光禪師

蜀新都楊氏子。初出世白馬。繼遷開元育王。復領天童。虞文靖公集。嘗嘗問道至山中。師曰。老僧這裏。無道可譚。若欲求道。須自往參取。公退而嘆曰。佛果一枝。師其鳳毛麟角乎。有四會語錄。宋文憲公濂。序之。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

本郡人。受業於無傳。久依東嶼。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個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擲。由是名振叢林。後主徑山。元順帝至正己卯示寂。壽八十六。塔凌霄東崖。

建寧府斗峰大圭正璋禪師

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聽祝髮。參東嶼海。聞海頌俱胝豎指話言。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既不涉思惟。汝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海曰。證明個什麼。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覷著眼睛枯。瞥爾翻身轉。俺悉哩蘇嚧。海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峰。漸成叢席。上堂。顧視左右。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上堂。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上堂。舉青州布衫話。

頌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佛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結却我舌。畢竟作麼生。便下座。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眾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

榴塘明因天淵湛禪師

得法於東嶼。嘗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禹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顏。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鍊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道人

自幼具丈夫志。不為富貴所奪。見竺雲曇。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年。一日復見曇。問生死到來時如何。曇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曇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曇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榼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火後得舍利無筭。

天童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孚中懷信禪師

明奉化姜氏子。年十五出家。參竺西坦。由華藏。遷天童。一日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坦頷之。俾掌維那職。後出世明之觀音。遷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元至正間。陞中竺。繼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明太祖親幸嘉之。敕改龍翔為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瞑目叱之。遂握筆書曰。平生為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丁酉八月二十四日也。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為。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于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九。宋文憲公濂。為之銘。

天寧舜田明牧禪師

台之黃巖人。出家仙居三學寺。聞天童坦道望。往見之。坦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復徧參名宿。古林茂。竺元道。東州永。元叟端。東嶼海。咸器重之。時。日溪泳居天寧。師相與激揚。元泰定初。出世天台淨慧。次遷仙居。廣度處州連山。尋隱居鴈山。丞相列怯里不華。強起主天寧。錫號佛智普慧禪師。并賜金襴法衣。師

氣肅如秋。嘗即中峰。闢室以居。蓄一鶴。自號鶴松主人。一日鶴忽死。師以詩悼之。踰年師亦示寂。

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

南康人。因寺菑。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賜號廣慧圓悟大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月江正印禪師

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初住茗之道場。繼遷育王。僧問。如何是千尺舍那之身。師曰。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曰如何是丈六紫磨金色之身。師曰。切忌認奴作郎。曰和尚且莫壓良為賤。師曰。山僧從來柳下惠。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意如何。師曰。無齒大蟲當路坐。曰疎山曰忽若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曹娥讀夜碑。曰後來明招為他點破。還端的也無。師曰。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曰今日學人問和尚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未審如何指示。師喝一喝。僧禮拜。問朝離東土。暮往西天。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因甚向南嶽去。師曰。鮎魚上竹竿。曰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孰優孰劣。師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曰恁麼則庭前一葉落。天下盡知秋。師曰。知時別宜堪作闍黎。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餽飯泥茶爐。曰六祖踏碓。又作麼生。師曰。兔子喫牛奶。曰一人道不識。一人道不會。意在甚麼處。師曰。鳳林叱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風吹石臼念摩訶。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水底捉麒麟。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新羅打鼓大唐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鬧市裏拋碌甗。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只如楊岐祖師道。踏著秤錘硬似鍊。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明甚麼邊事。師曰。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問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曰。蘇嚧蘇嚧。曰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曰。[口*悉]喇[口*悉]喇。曰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真佛內裏坐。師曰。嵩山破竈墮。問如何是一生二。師曰。元首明。股肱良。曰如何是二生三。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如何是三生萬物。師曰。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通。曰只如新年頭佛法。還有者個消息也無。師曰。樊噲踏鴻門。都寺辦齋上堂。雲門喫餠餅。巖著帝釋鼻孔。雲峰喫餠飴。巖著橋梵鉢提舌頭。諸人二時過堂。喫粥喫飯。合作麼生。忽

然齧破一個鍊酸餛。方知帝釋鼻孔。即是僑梵鉢提舌頭。僑梵鉢提舌頭。即是帝釋鼻孔。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喝一喝 請頭首上堂。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古人與麼道。大似按牛頭喫草。雲峰則不然。善哉三下板。收足上蒲團。脊梁生鍊鑄。透過祖師關。一氣轉一大藏教。背手拈却須彌山。七處徵心。無心可覓。八還辨見。無見可還。夢入天台猶未醒。金雞啼上玉闌干 行化歸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趙州老人。大似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山僧一出四十餘日。有佛處。與他錐破卦文。無佛處。也曾勘過。歷了三州五縣。逢人也曾錯舉來。只是土曠人稀。知音者少。摘楊花。摘楊花。青山忽憶便歸去。塵世要看還下來 上堂。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截斷衲僧命根。撥開向上一竅。牛皮鞵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虛空[跳-兆+孛]跳舞三臺。熨斗煎茶不同銚 上堂。麻三斤。乾屎橛。蠟人冰鵝護雪。貓有敵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趙州親見老南泉。臨濟未是白拈賊 青苗會上堂。常啼菩薩。賣却心肝。學般若則易。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難。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易。攝大千經卷。入一微塵則難。一掬之水。可以漲滔天之浪。一簣之土。可以成九仞之山。也不易。也不難。青山長伴白雲閒 赴育王上堂。挖犁拽耙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鍊笛過鄞川 臘八上堂。我觀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螻蛄蟲。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喊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嚙酒糟漢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燈籠發笑。露柱點頭雲門拈出胡餅。投子道個油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上堂。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妙喜。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帶累多少人。向者裏卜度。還知諸佛出身處麼。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卓拄杖下座 上堂。朝忽忽。暮忽忽。鉢盂開口。只要嚙空。南泉打破鍋子。甘贄禮拜烝籠。擊拂子曰。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 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蟲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捎空俊鶻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劒樹上。鑊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錘蘸酢。喝一喝 解夏上堂。秋初夏末。兄弟家。東去西去。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蓋為人人脚跟下。有條通天活路。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與你把手共行。豈不見。雲門大師問洞山。近離甚處查渡夏在甚處湖南報慈。幾時離彼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洞山次日上方丈問。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雲門提出倚天長劒。凜凜神鋒不易。洞山敢將赤身。衝他白刃。正與麼時如何。金烏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昔汾陽。有辨驗學人十條。古林擬十偈。師從古林和之。其辨正邪曰。上門上戶數如麻。來者須教驗正邪。石火光中擒虎兕。電光影裏辨龍蛇。恐顛預曰。煩惱真如休儻侗。無明佛

性恐顛預。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千重太華山。巧辨不真曰。八還辨見元非妄。七處徵心錯認真。惠我豈無三昧力。阿難謾自說天倫。得用全曰。西河獅子坐當門。擬議教伊喪膽魂。一陌紙錢并酒肉。閒神野鬼競頭奔。擬將來曰。荆山所得非良玉。赤水求來不是珠。索性一槌俱擊碎。西天鬍子沒髭鬚。辨作家曰。疾雷震地難回避。赫日當空照大千。劍客相逢無別事。磨礮三尺古龍泉。識機鋒曰。德山棒下全生殺。臨濟喝中分主賓。擬議白雲千萬里。藍田疑殺李將軍。句內明真曰。當陽突出囟圖句。按下雲頭仔細參。無足仙人劈胸踢。無言童子口喃喃。顯宗用曰。宗說俱通體用全。拋來栗棘與金圈。看他吞透不得底。空作楊岐直下孫。贊師機曰。白拈手段少人知。板齒生毛老古錐。臂膊幾曾從外曲。倒拈禿帚畫峨眉。總頌曰。衲僧須透祖師機。大道堂堂達九衢。十聖三賢明此旨。森羅萬象轉靈樞。奪將石像手中笏。抉取驪龍頷下珠。捉敗汾陽與浮佛。禹門三級化龍魚。元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菴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

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曰。者個是色。卓一下曰。者個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師將寂。上疏辭世。如期坐逝。敕諡佛慈法喜禪師。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青原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淨居正菴宗廣禪師

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什麼處。師曰。逢人不得錯舉。曰。還有請益分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僧禮拜。師曰。却較些子。上堂。父子相繼住此山。叢林軌則沒多般。主賓色色皆仍舊。驀召大眾。且道仍舊後如何。一炷清香盡日閒。下座。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綫海雲生。

鼓山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

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趨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明果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行世。

靈隱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善珍禪師

泉州南安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南落[髟/采]。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謁妙峰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次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育王。臨安徑山。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默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示眾。古者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上堂。盡大地

是紫磨金色身。諸人每日開眼覩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踏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澹烟疎雨籠青嶂 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 上堂。靈雲見桃花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巖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家十個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與麼亦未知玄沙仰山舌頭落處在。要見二大老麼。醉我落花天。借他管絃裏 除夕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依舊孟春猶寒。師曰。古德恁麼答話。只恐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麼打某甲。即向他道。你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 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送忍書記偈曰。鬢絲不可織寒衣。煮字那能療得饑。別欲與君安樂法。正忙却未有閒時 師生於宋高宗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寧宗嘉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葬全身于南塔院。

杭州淨慈東叟仲穎禪師

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什麼。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個肚矮雙足。拖個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魄魄。何似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 上堂。拈拂子。畫一畫曰。伏羲發天地之祕。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曰。瞿曇示圓伊之形。未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節。擊拂子 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有實。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茶 上堂。搥動鼓。眾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五月五是端午 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

吉州龍濟友雲宗鑿禪師

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十二。從海室淙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首謁妙峰。值佛涅槃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嘗自咏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峰以法衣竹篋。并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篋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祕訣 師嘗門榜以示來學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個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嘗對曰。和尚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曾

按牛頭喫草 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 元世祖至元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忽示疾。集眾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眾語也。眾請偈。師不答。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世壽八十。臘六十一。全身塔于峰顛。

北磻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物初大觀禪師

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磻於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 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個。九九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 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為我授記。何異好肉剝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喇悉喇既順世。塔于寺之西菴。

徑山琰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偃溪廣聞禪師

侯官林氏子。母陳。世業儒。疎眉秀目。廣額豐頤。從季父沙門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啟吻。翁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宋理宗紹定戊子。四明制闔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 開爐上堂。舉趙州示眾。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為貪程太速 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 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一下曰。劔去久矣。切忌刻舟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餒嬰兒。黃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個方便。良久曰。大事為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 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坭脫鑿。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 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回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 上堂。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 上堂。一句絕離微。囫圇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為通

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上堂。繞禪牀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 宋理宗景定癸亥六月十四日示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杭州靈隱大川普濟禪師

明州奉化人。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師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送僧偈曰。雲遮劔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為鐘 蜘蛛頌曰。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方行。師纂修五燈會元。行世。

杭州徑山淮海原肇禪師

通州靜海潘氏子。母陳。幼從邑之利和妙觀出家。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翁曰。泗洲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喜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即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翁既寂。師出世里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值歉餘。逋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為吾拊一穴于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 嘗讚達磨像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

上堂。舉明招謙。一日天寒上堂。眾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眾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為言塵淨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佛成道日示眾。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明州天童弁山阡禪師

舉李大夫翱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錘。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送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

霄幾片雲 讚觀音大士偈曰。螺髻屈蟠春島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說甚真觀清淨觀。

蘇州虎丘枯樁曇禪師

上堂。舉大梅常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龍溪文禪師

示眾。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窗外一聲婆餅焦。

蘇州虎丘東山道源禪師

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遊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見浙翁。室中舉即心即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清涼。遷蘇州虎丘 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閒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為人。卓拄杖曰。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筯攪滄溟。擲拄杖下座 題蜆子像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宋理宗淳祐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九。

明州大慈芝岳慧洪禪師

越州新昌朱氏子。誕時。母夢前石佛入臥內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翁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翁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翁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翁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脚事則茫然。為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翁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翁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翁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翁便喝。後應丞相忠獻越王之命。出世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為剩語。禪亦強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 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盃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裏販揚州。欄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妍。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 上堂。若論此事。如春行大地。物物皆春。若是焦芽敗種。又爭怪得 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

明州壽國夢窳嗣清禪師

山陰于氏子。出家於郡之天章。佛涅槃日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埽堦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 上堂。舉白雲端示眾。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總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師曰。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自從塞北經靈戰。敢向江南說陣圖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

寶陀這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久曰。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舉曹山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曹山曰。不變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曰。去亦不變異。師曰。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花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 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 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萬里無寸草。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草。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育王印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

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處。却將魚目換明珠。

無極觀禪師

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個癡獃。半夜逾城真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育王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無量崇壽禪師

上堂。舉烏窠因白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露鋒鋷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 示眾。舉世尊夜覩明星悟道因緣。頌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天童派禪師法嗣

明州天寧無鏡徹禪師

上堂。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話。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福州鰲峰定禪師

讚玄沙像曰。青蓑不肯換金章。千古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

育王堪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

吉安泰和人。從育王得法。於宋理宗寶慶丁亥六月。住薦福。次遷開先。紹定己丑。復還薦福。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上堂。拈香畢。乃曰。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修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曰。清平世界。切忌譌言。當晚小參。鼓棹揚帆。駕沒底船。橫行海上。神頭鬼面。用無文印。勘驗諸方。二千里遠來住山。單單地提持此事。舉拂子曰。看看印文已露。劃一劃曰。錦縫已開。若佛若祖。若聖若凡。盡向者裏。一印印定。直得盡乾坤大地。風颯颯地。眾中忽有個犯眾出來道。長老你且莫大驚小怪。我在威音王佛世。已證是三昧。又作麼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滅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花對蓼紅。時人只看絲綸上。上堂。諸佛法門。祖師要妙。夜來四簷雨。說得盛水不漏。汝等諸人若向者裏承當。者裏保任。以手搖曳曰。料掉料掉。開爐併謝耆舊踏田。上堂。趙州無賓主話。田地穩密底。開口便道著。信脚便踏著。若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未免被人侵疆越界。薦福門下。總是田地穩密底人。拈起香匙。放下火筴。一一天真。因甚如此。公驗分明。上堂。臨濟處半杓。末山處半杓。玉本無瑕。妄自雕琢。有年無德老睦州。無端拶折雲門脚。端午上堂。符不書。藥不採。起死禁不祥。拈拄杖曰。幸有者個在。卓一下曰。滿院薰風夏日長。人在藕花香世界。開先結夏小參。大華藏海。渺無邊際。江河溪澗。流入其中。咸失本名。魚龍蝦蟹。游泳其中。咸失本性。三世諸佛。於中成等正覺。一切眾生。於中流浪生死。現前大眾。於中成就無功用學。拈拄杖卓一下曰。開先拄杖子。一口吸乾了也。三世諸佛。一切眾生。現前大眾。畢竟向甚麼處行履。良久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冬至小參。滴水冰生。未可歇去。崖崩石裂。正好進程。直饒會得一綫長。要且未會長一綫。直饒會得長一綫。要且未會一綫長。所以鄉談相似。州縣不同。開先則不然。擾擾匆匆。晨雞暮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綫短長誰管得。雪霜盡處是春風。再住薦福。當晚小參。去去實不去。是法住法位。來來實不來。世間相常住。山僧屈指五載。重到東湖。荷盡已無擎雨蓋。春風猶在柳梢頭。無一絲毫去來相。無一絲毫新舊相。見則與諸人共見。聞則與諸人共聞。個中忽有個出來道。無文將常住物。作自己用。固有之。你也忒煞忒煞。元來眾中有人在。復舉德山小參不答話。鈎在不疑之地。時有僧出。著了也。山便打。果然。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不識痛癢漢。山曰你是甚處人。第二下鐵鎚來也。僧曰新羅人。和聲送出。山曰未[踏-口+丂]船舷好與三十棒。雷聲浩大雨

點全無。大眾。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却引者僧。向草窠裏。頭出頭沒。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為人須為徹 上堂。風蕭蕭。雨蕭蕭。天高地厚。水濶山遙。達磨大師。無端游梁歷魏。二祖大師。平白失了一臂。水潦和尚。不合喫馬大師一踏。天下大禪佛。枉自喫了四藤條。說著令人恨不消 上堂。佛祖未興時。天然一句子。不東不西。不橫不豎。衲僧家。東齧西嚼。從朝至暮。橫也無奈何。豎也無奈何。拍膝一下曰。若向者裏進得一步。自然和聲送出。兩手分付。若祇向冊子上學得來。印板上脫將去。山無重數。水無重數 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剋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 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年敕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肱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為何如。某昔者入眾。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為長老。只是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遇五日搥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

何山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

示眾。舉世尊親明星悟道機緣。頌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

天童觀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仁-二+幼]堂善濟禪師

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鬢濃粧苦強顏。為他閒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越州天衣嘯巖文蔚禪師

上堂。舉雲門示眾。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山門。又曰好事不如無。頌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柏巖凝禪師

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東倒。個中消息許誰傳。

華藏純菴善淨禪師

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天童穎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荊叟如珏禪師

婺州人。初見癡鈍。一日室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復呈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齧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嘗作偈。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住後。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個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拄杖曰。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結夏小參。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即迷源。擡眸已錯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拄千撐。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骸未具。己眼先明。呱地一聲。千了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

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

金山奇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高原祖泉禪師

舉鏡清在雪峰。一日普請次。峰曰。為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為什麼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鑽地去。師拈曰。雪峰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藉。舉九祖伏馱密多。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贈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愁。驀然得個休歇處。重疊關山信脚遊。

萬壽觀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無門慧開禪師

杭州梁渚梁氏子。母宋氏。禮天龍肱受業。參月林於萬壽。林令看無字話。經六年。迥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繞廊而行。昏則以頭磕柱。一日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群生眼豁開。萬象森羅

齊稽首。須彌[跳-兆+孛]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宋寧宗嘉定戊寅。出世安吉報國。次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巖。蘇之開元靈巖。鎮江焦山。金陵保寧。理宗淳祐丙午。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 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即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 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響。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 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去。天下覓醫人。喚不回頭爭奈何。灸豬左膊上。於斯薦得。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拈拄杖曰。請木上座。與諸人說破。卓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道。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慈受道。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歡喜廝殺。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瞋。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清平世界。不用干戈 朝陽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趁暖著些鍼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 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者般鈍漢 師晚年。倦于槌拂。菴居西湖之上。學者猶眾。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敕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

興化府囊山孤峰德秀禪師

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峰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劔去久矣 上堂。舉真淨道。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度三個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眾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

進賢萬氏子。受業於龍塘紹曇。徧叩諸方。後抵蘇州萬壽。謁月林。一日入室次。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齧破燈盞。林領之。歷住數刹。後移石霜 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師晚年築菴。曰紫霞。丞相趙公葵。燕居里第。嘗延師問道。宋理宗寶祐乙卯八月二十三日示疾。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泊然而逝。塔於紫霞。

乾元穎禪師法嗣

鼓山檜堂祖鑒禪師

徐氏子。禮鍾山真菴度。往依瞎堂遠。服勤五載。及歸閩。參乾元穎。始得大事了。畢出世滌之瑯琊。無何徙真之北山。復主資福。泉守程公。延至承天。遷光孝。帥府葉公。請住鼓山。凡七載。開禧乙丑。謝事明年五月。師將順世。乃說偈曰。平生患語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爐一片雪。

育王廓禪師法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

仁和俞氏子。參育王。一夕聞霹靂聲。通身汗下。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元世祖請說法。稱旨。授圓明通應之號。一日謂弟子曰。吾二十七日去矣。至期而逝。

南嶽下十九世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

台之臨海何氏子。母陳。世業儒。生而秀拔。過目成誦。十二從族叔茂。于餘杭化成院得度。十八受具。聞藏叟珍唱道徑山。乃往依之。珍問。何處人。師曰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頓悟。一日侍次。珍曰。我泉南無僧。師曰。和尚聾。珍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頷之。命入侍司。泊珍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鞏命掌記室。復參雪巖欽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曰兩浙。欽曰。因甚語言不同。師曰。合取臭口。欽曰。獼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笑顧謂侍者曰。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居三歲而欽逝。乃還浙。典第一座于徑山。元成宗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次遷天竺。仁宗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會于金山。命師說法。事竣入覲便殿。加賜佛日普照。陞辭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丘。英宗至治壬戌。復補徑山。凡三被金襴之賜。聲光藹著。上堂。達磨是老臊鬚。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直饒與麼見得。也是錯認定盤星。上堂。薙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閒雜事。俱為生死因。著衣喫飯。是閒雜事。觀山玩水。是閒雜事。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閒雜事。畢竟喚甚麼作聖道。擊拂子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猷郎猶向火邊蹲。元宵上堂。并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疑。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曰。頂門也少者一槌不得。上堂。今月初一。一春之事將畢。菜麥青黃。滿川四野。和風襲襲。歷劫直至如今。絲毫何曾走失。可憐懵懂癡流。剛自啾啾唧唧。上堂。心不是佛。兔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

無角。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稱第一。
。胞胎曾出向今朝。雲門打殺與狗喫。翔鳳山僧惡水澆 結夏上堂。二千二百五十年前。
。光明藏中。金口親曾付囑。二千二百五十年後。比丘行端。其當顯示。護生須是
。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 上堂。謝夏齋秉拂。雪峰道。演一句則
。千句萬句流通。拈向一邊。飲一味則千味百味具足。置之一壁。雪峰低頭歸菴。巖頭
。聞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且作麼生。臨朕碁。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
。一顆直千金 上堂。謝首座維那。金槌未動已前。大地山河百雜碎。玉塵未揮之際
。森羅萬象盡交參。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家住海門東。黃昏候日山 結夏上堂。四
。月十五日結。拈拄杖。左卓一卓曰。諸方向者裏。禁足安居。七月十五日解。拈拄杖
。右卓一卓曰。諸方向者裏。休夏自恣。空劫前。無佛名無眾生名。結又結個甚麼。
。解又解個甚麼。靠拄杖。下座 上堂。月湛雲澄覺海秋。魚龍蝦蟹任沉浮。千尋鐵網
。高懸者。應笑禹山祇直鈎 開爐上堂。眾纔集。乃顧視左右曰。幸自太平無象。何用
。好肉剝瘡。便下座 受杭州路中天竺寺請。別眾上堂。我昔在禹泉。四年八個月。打
。鼓弄獼猴。日夜不知歇。朝廷公道開。分條遇明哲。拯弊除貪婪。蒐賢選英傑。何為
。天竺峰。而乃付愚拙。官差逼殺人。不容更分說。束包登前途。聊與眾人別。千歲禪
。巖跳上天。六月火雲飛瑞雪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
。裏坐。金佛木佛泥佛。諸人總識。且如何是真佛。有般齷漢便道。長者長法身。短者
。短法身。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午節上堂。中峰今朝五月五。且無桃符并艾
。虎。當陽直截便知機。妙用縱橫絕方所。衲僧家休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解夏上堂。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南北東西活路通。兩隻草鞋健如虎。一條錫杖擰如
。龍。忽然撞著定上座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切忌無言滿面紅 上堂
。從本無心無可傳。何須掘地覓青天。無心恰似中秋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上堂。謝
。首座藏主侍者。開口道著。鷄子過新維。舉步蹋著。獼猴入布袋。趙州會下二僧。相
。推不肯作第一座。義出豐年。南泉道。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儉生不孝。忠國師曰
。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負吾。爛泥裏有刺。中天竺快便難逢。一時掀翻了也。會
。則天高東南。不會則地傾西北 上堂。大光明藏絕遮攔。八面玲瓏透膽寒。十二時中
。不知處。通身多是黑漫漫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
。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好語。要且不赴來機。中峰則不然。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至大四年。西山洪水汎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師子。作大哮
。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輩貪眠漢子。知甚東西南北 上堂。舉古德曰。心隨萬
。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一十二面。千百億身。牛頭獄
。卒。馬面夜叉。泥豬疥狗。羅漢聖僧。是一是二。揮劍斫開人我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二乘即色明心。十地當體即空。燈籠跳入露
。柱。佛殿走出山門 上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且

道。是個甚麼。乃曰。三年一閏 上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黃面瞿曇。三百餘會說不出。缺齒老鬚。十萬里傳不到。臨濟德山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端上座百無所長。也要諸方共相委悉。以拂子畫一畫曰。人窮不到金剛際。未見區區役路岐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萬里長空明皎潔。通途八面任縱橫。今古何曾有途轍。別別。藕絲窳裏騎大鵬。等閒挨落天邊月。擊拂子。下座 冬至上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草鞋無跟乃曰。開口道著。舉步踏著。十個有五雙。因甚不知落處。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上堂。古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時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 上堂。問如何是實頭一句。師曰。刀斫不入。曰如何是虛頭一句。師曰。火燒不著。曰如何是不虛不實一句。師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乃曰。祖師道。心心如木石。又有道。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與麼說話。總無交涉。拈拄杖曰。救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 上堂。放下屠刀。我是千佛一數。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主人翁惺惺著。菩薩子喫飯來。者一隊漢。懸羊頭賣狗肉。指鹿為馬。認奴作郎。有甚憑據。中天竺別開一路。與汝東行西行。拈拄杖擲下曰。看脚下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師曰。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 開爐上堂。舉雪峰示眾曰。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玄沙問曰。火爐濶多少。峰曰。如古鏡濶。沙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師曰。古鏡即是火爐。火爐即是古鏡。不是雪峰老漢。爭得頭正尾正。鷲峰今日忽有人問火爐濶多少。只向道。隨家豐儉 至節上堂。群陰剝盡。一陽復生。千卉萬彙。無不發生。拈拄杖曰。拄杖多年挂屋壁。夜來頭角也崢嶸 上堂。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西天廣額旃陀羅。放下屠刀。因甚便道。我是千佛一數。師曰。水流江漢去。雲向帝鄉歸。曰文殊是七佛之師。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菩薩。為什麼却出得。師曰。一對無孔鐵鎚。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著衣喫飯。有什麼難。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著衣喫飯。莫道不難。拈拄杖曰。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船 上堂。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乃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瓘龍戲海。孤鶴翹松。正法眼藏。瞎驢邊滅却。黃梅衣鉢付與盧公。拈起簸箕別處春。慰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德山在你頂門上。耀大法眼。臨濟在你耳門裏。轟大法雷。靠拄杖曰。只為諸人當面蹉過。走入露柱裏去也 上堂。僧出。提起坐具曰。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師曰。三脚蝦蟆著錦襠。僧禮拜曰。謝師答話。師曰。有人笑你。乃曰。病在一師一友處。病在多知多解處。病在求禪求道求菩提處。病在泯默無聞冷水浸石頭處。只如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還得不病也無。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上堂。問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是不回互。師曰。闍黎自闍黎。老僧自老僧。曰如何是回互。師曰。闍黎即是老僧。老僧即是闍黎。乃曰。南泉斬猫兒。趙州頭戴草鞋出去。鳥窠吹布毛。通侍者當下悟去。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 上堂。窮千仞之巔。則必與之俱錯。極九淵之底。則必與之俱錯。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錯。達磨曰。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錯錯錯何曾錯。祥麟只有一隻角 上堂。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跋難陀龍。無耳覺聞。棋盤石雨過苔生。鉢盂池春來水滿。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風吹不入。水灑不著。邁古超今。光明烜赫。昨夜楊岐三脚驢。翻身踏倒黃番綽。今朝仔細辯踪由却是西川李八伯 上堂。即心即佛。喚起牕全曙。非心非佛。催歸日未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拈拄杖。卓一卓 上堂。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入山不畏虎兇。獵人之勇也。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衲僧之勇也。拈拄杖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二時粥飯。向甚處屙。盡大地是涅槃妙心。六道輪迴。因甚處得。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請監收上堂。山鄉每憂旱。水鄉常畏澇。付託既得人。安用挂懷抱。古人曰。千粒萬粒一粒生。只者一粒甚處生。歸堂喫茶 上堂。半明半暗。半合半開。無向無背。無去無來。曠大劫來覓不得。四天下人空歎歎 上堂。人間五月汗滂流。山雨連朝冷似秋。直下便明心地法。鐵鞭三百未輕酬 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碁。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又勘一僧曰。棋盤石斫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汝脚板。僧擬議。師便喝 又勘一僧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 師以呵叱怒罵。為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凡有利物。皆陰為之。沒齒不言 生宋理宗寶祐乙卯。以元順帝至正辛巳秋。示微疾。問侍僧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夜分書偈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八月初四日也。留龕七日。顏色如生。世壽八十七。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寂炤塔院。分爪髮建塔化城。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九世

淨慈穎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

臨川金氏子。貌瘠而弱。年十五。業文有聲。然素志出家。弱冠。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俄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溪聞。荊叟珏。簡翁敬諸老。皆相膺合。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眾請開法寒巖。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疎山。當道議不合。即擲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以開先迎師。師泣事。叢林鼎新。又十年。請住江心。少不適意。又輒棄去。寺眾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各涕泣而去。會廬山月澗明。遣舟迎師歸東溪。明示寂。開先之眾復以請。師力却之。眾哀懇不以寺事累。師勉應之。上堂。靜悄悄。鬧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道。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撞著賣柴翁。便是栽松老。瑠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頭日杲杲。上堂。逢堯舜則陳典謨。要立生涯。遇桀紂則用殺伐。盡掃窠臼。吾輩人。乾曝曝。硬糾糾。淨裸裸。赤灑灑。何曾有許多事。可怪睦州老漢。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仔細看來。也是窮急計生。上堂。拈拄杖曰。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為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曰。放過一著。元仁宗皇慶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危坐不近醫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眾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數計。目睛不燼。鎔以烈焰益晶瑩。齒牙頂骨。錚然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于中。而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其餘分葬東溪。

明州奉化岳林栴堂益禪師

溫州人。開法婺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復陞彰聖。晚住岳林。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約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

丈 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子一下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裏爆出底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上堂。魯祖面壁。麻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日不免各與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示眾。諸上座。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切莫將身心別處雜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脚尖頭。也踢出一尊古佛來。不如無事好 上堂。舉黃龍三關話。師曰。黃龍老漢頭匾。所以說漳泉福建話逼真。謾得天下人過。謾漳泉福建人不過 上堂。手指左邊曰。者是香爐。指右邊曰。者是花瓶。能以一義。作無量義以無量義為一義。陳尊宿織蒲鞋。鄧師伯打瓦鼓 上堂。步步是諸人證明處。須是自肯方可歸家穩坐。若不然者。[虫*巢]蝟腹蟹。水母目蝦 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却。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便下座 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虛空落地。茶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

婺州雙林雲居自閒禪師

括蒼葉氏子。烏巨行九世孫也。初參荊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穎曰。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蔽。徹見穎垂手為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元仁宗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

育王觀禪師法嗣

洪州仰山晦機元熙禪師

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祝髮。將遊方。其母。具白金為裝。師謂財足喪志。即善言辭之。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成宗元貞丙申。出世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 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他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 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 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却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于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 居七載。復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

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眾。擲筆而化。時元仁宗延祐己未閏八月十有七日也。世壽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雞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

淨慈聞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妙高禪師

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雲夢澤薙染。受具戒。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愛。復之育王。見偃溪聞。命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許可之。會聞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蘆。繼遷江陰勸忠書川何山。蔣山虛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眾踰五千指。宋恭宗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刀而去。元世祖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罹回祿。草剋纔什一。不數年。遂還舊觀。示眾。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示眾。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專為流通。者裏搆得。未免遞相鈍置。若或尚存觀聽。擾擾忽忽。晨雞暮鐘。上堂。聲色為無生之鳩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穿。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羸飡易飽。細嚼難饑。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覲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向鷹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攬行奪市。直得鳳樓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足無門。合國難追。重遭揭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床一下曰。戊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閒鋪萬里秋。上堂。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好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戊子春。僧錄楊輦真加。奉旨。集江南禪教諸德。朝覲論道。上問。禪以何為宗。師進前奏曰。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世祖大悅。賜食而退。師陞辭南歸。示眾。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眾曰。吾宿負此山債耳。復竭力營建。匯殿坡為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宋寧宗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九。塔于寺之西麓。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

福唐長溪王氏子。首謁堯叟莫于嘉禾天寧。雖蒙策勵。未有省發。復見偃溪聞于淨慈。久之。始獲印證。又謁清溪沅藏叟珍。元世祖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成宗大德庚子。復歸何山上堂。著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瞥爾現前。香巖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即不問。且道。恁麼熱向甚麼處回避。歸堂喫茶去。上堂。原野秋陰。寒蟄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摸鍼。忽然摸著時如何。誰道龍王宮殿深。上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喫。何山門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著。眾中莫有踏著者麼。擲下拄杖曰。看脚下。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豎起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仁宗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憐然而逝。壽八十六。

明州天童止泓鑿禪師

初住信州真如。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下拄杖。下座。上堂。舉大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幘子曰。者是吳處士畫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作禮。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頌曰。真空無相絕名模。空底精兮畫底麤。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胡子沒髭鬚。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闍禪師

南康周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嘉瑞僧偃。薙髮受具。一日閱華嚴。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智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動和尚。未幾。參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倫曰。因甚大愚脇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領之。暨倫逝世。介石朋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擬議。朋杭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即命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巖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聘師。出世西林。元世祖至元甲午。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并金襴法衣。大德乙巳。遷住靈隱。嘗勸一僧曰。微塵諸佛。

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曰。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武宗至大己酉。一日集眾訣別。說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乃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三。

靈隱濟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石門來禪師

嘗作剪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為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

明州雪竇野翁炳同禪師

新昌張氏子。參大川濟。一日入室次。濟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濟遽拈竹篋拄之。師豁然悟旨。後縛茅仗錫峰。日扃戶書法華。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晚應雪竇。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偈曰。高高峰頂屹雲中。八十溪翁也眼空。相見莫言行脚事。累他雙耳又添聾。元成宗大德壬寅中秋日。陞座辭眾而逝。

薦福燦禪師法嗣

福寧州支提山愚叟澄鑑禪師

寧德張氏子。初住白雲。元至元辛卯世祖敕賜住持支提。號通悟明印大師。後示寂日。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

雪峰信禪師法嗣

紹興大慶尼了菴智悟禪師

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往參雲峰信。信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信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尚。有什麼過。信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往。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攬螺江浪拍天之句。上堂。拈拄杖曰。天乘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真空。靠拄杖曰。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甚麼道。未免坐在者裏。大慶即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上堂。柳絮飄風。杏花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床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華藏淨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西江謀禪師

被敕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色瘁。蒞眾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宋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眾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癡絕主玉几。嘗寄偈曰。千丈飛流氣象新。巖前一吼淨無塵。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闍筆而逝。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

禮雪峰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疇烟雨幾鋤犁。

徑山珏禪師法嗣

杭州中天竺空巖有禪師

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鍊。真人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床日未斜。熱客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杭州淨慈千瀨善慶禪師

嚴陵彭氏子。卅歲而孤。萍踪無寄。就舅氏業儒。往見懷楚。楚知為法器。問能出家否。師曰。固本願耳。楚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方。咸無所證。後聞荆叟珏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三斤話。悟旨。出世宜興之保安。次遷嘉禾之天寧。後陞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覽。上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及謝事。築室曰歸休。宴息其間。泊如也。元世祖至元戊寅八月三日化去。壽七十九。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臭菴宗禪師

上堂。舉岳林振示眾。布袋口開。還有買得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岳林說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送。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得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游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游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廝撞著。世上由來無直人。

溫州華藏瞎驢無見禪師

頌興化打克賓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杭州慧雲無傳祖禪師

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為下箇註脚。以拂子

擊禪床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放牛余居士

古杭人。參無門。凡有所問。被門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耶。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是甚兩字。菴曰。不是不是。士于言下。始知無門為人處。嘗設是非關。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迴光返照。迴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如何是第一義。對答不得打折齒。却逞神通。暗渡江有分。奔波不近。貴將心來與汝安。大痛無聲徹骨寒。摘葉尋枝非好手。西天依舊黑漫漫。有佛處不得住。燕子銜將春色去。杜宇鳴時雪滿天。落紅萬點相思雨。無佛處急走過。覺王寶殿不肯坐。脩行六載出山來。方知斧頭是鍊做。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生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婆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婆曰。人人有分。我為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婆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幾洲。幾人歡樂幾人愁。婆曰。不問者箇風光。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婆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婆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婆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孤峰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

舒州大湖李氏子。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瑛。刳落鄂渚。受具于開元。首參三祖環菴璉。次參鍾山癡絕沖。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後參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有理難伸。明劈胸一拳。師忽然有省。歎曰。我生平用的。遭者老漢一拳。瓦解冰消了也。復入閩。禮孤峰秀。峰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闔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峰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峰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峰口。即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峰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泊峰遷西禪囊山。師皆隨侍。峰歸寂。往依雪峰霜林果。請居板首。宋理宗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遷萬歲。久之。大傅賈平章。請住鼓山。槌拂之下。眾盈四千指。士大夫。摳衣問道。恨識師之晚。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床曰。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上堂。六月旦。夏巳中。荷花開水面。荔子映山紅。無位真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鼓山入院上堂。

。拈拄杖曰。颺下住山鋤斧。拈起國師聖箭。卓拄杖曰。一鏃破三關。機鋒如掣電。左右逢源。全機殺活。直得大頂峰小頂峰。望空斫額。白雲亭涌泉亭。笑裏點頭。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靠拄杖曰。雕弓已挂狼烟息。萬國來朝賀太平。示眾。萬機不到。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便恁麼會。已落第二義諦。大似望梅林止渴。有甚快活處。衲僧家。將黑豆子。換人眼睛。把斷貫索。穿人鼻孔。未為分外。且道。衲僧見箇甚麼道理。卓拄杖一下曰。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舉雪峰示眾曰。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什麼處得。也須仔細。頌曰。一滴真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却臨行馬上杯。將終。集兩序示遺誠。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

頌傳大士披衲道冠儒履因緣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容菴海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中和璋禪師

師室中示徒。或握木劍。或執錦蛇。一夕夢異僧。策杖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僧過。當令來見。及晚。海雲至。師笑曰。此乃夜來所夢者。雲曰。某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榿。雲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雲曰。如何表信。師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曰。將謂別有。師曰錯。雲喝曰。草賊大敗。師休去。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雲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椎。師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雲便掀倒禪床。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雲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師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雲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雲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雲豎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為之振動。師曰。如是如是。雲拂袖便出。一日授以偈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你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葛廬覃禪師

舉僧問石溪。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豎。鐵鎚無孔舞春風。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

讚三祖偈曰。夙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弁山阡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

讚興化像曰。中原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無鏡徹禪師法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

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翫長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盞盂中。

靈隱泉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無機禪師

上堂。舉妙喜頌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曰。妙喜可謂桃花李花。總成一家。雙林則不然。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上堂。蘆花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揚州。依稀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為君卓破精靈窟。無位真人赤骨律。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朗禪師

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母陳。依樂清寶冠寺魯山出家。首參竺元道於紫籙。繼詣徑山。謁元叟端。端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端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端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為剩法。出世鄞之五峰。遷金峨。明太祖洪武壬子。召天下高僧。建會于鍾山。師與季潭泐與焉。泐奉旨住天界。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表率叢林。時稱得體。明年舉師主金山。戊午。陞靈隱 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儼。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山問。汝祇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師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轉誦訛。拍禪床曰。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佛誕上堂。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真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

圖天下太平。要作瞿曇種族。直須恁麼始得。法昌曰。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錘。豈到今日。雖然如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黃面老子。固是末上賣俏。似乎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為。爭奈劒去久矣。爾方刻舟。以拄杖畫一畫。召眾曰。還會麼。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上堂。今朝閏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長吟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真人赤肉團。等閒靠倒維摩詰。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花。佛及眾生。皆為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床曰。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上堂。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錘之地。今年貧錘也無。眾中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下座。為碧峰和尚闍維。奠茶曰。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却是靈根。惟茲一盞清茶。蕩滌眾生熱惱。只如則川拋下茶籃。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事。度盞曰。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師以學者泥於知解。嘗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花峰。被蜉蝣食却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鬪額。是第幾機。眾莫有契者。無何。遭誣罔之災被逮。或勸師早自為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即廡下說偈。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六月二十三日也。壽六十九。坐夏五十八。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

明州象山朱氏子。元成宗元貞丙申六月丁巳。母夢日墮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恃。鞠於祖母。七歲能屬句。遠近號為奇童。九歲入永祚寺。受業於訥翁。尋依從族祖晉翁洵于湖之崇恩。趙魏公。見而器之。為鬻僧牒得度。年十六。即受具戒。晉翁遷道場。師為侍者。繼典藏鑰。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處。有省。歷覽羣籍。恍如宿契。時元叟端。唱道雙徑。師往參叩。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端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端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會英宗召高僧。金書大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悟。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筍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後歸徑山。端為助喜。處以第二座。參叩者。多令就師決擇。未幾。行宣政院稔師名。命出世海鹽福臻。天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開堂日。僧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一句無私。如何祝贊。師曰。吾嘗於此切。日常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曰。三千年黃河一度清。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且如何是法王大寶。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擊碎鬪體。拽脫鼻孔。

曰如何受用。師曰。直待雨淋頭。僧禮拜 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 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什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花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顏。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片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 問萬丈寒潭徹底冰時如何。師曰。陽氣發來無硬地 問暑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底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 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曰。驗什麼盃。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鶴子過新羅 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盃 問觀山翫水。訪道尋師。離此二途。請師指示。師曰。亂走作麼。曰和尚恐某甲不實。師曰。草賊大敗。曰漢地不收秦不管。夜來明月上高峰。師曰。引著。曰四月十五日結。為什麼人結。師曰。癩馬繫枯椿。曰七月十五日解。又為什麼人解。師曰。達磨來也。曰還有不在裏許者麼。師曰。漫天網子百千重。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師曰。放過一著 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 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答話。師曰。恰值拄杖不在 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什麼處安居禁足。師曰。錦上鋪花又一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隨語生解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劔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 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曰。春風不裏頭 問如何是在窟師子。師曰。頭頂天。曰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腳踏地。曰如何是哮吼師子。師曰。還聞麼。曰即今聞也作麼生。師曰。伏惟尚饗 師一日出門迎接次。僧問。開門待知識。如識不來過。不來過者。是什麼知識。師便不審。曰和尚見箇什麼。師曰。好心不得好報 修佛殿次。師問掌事僧。者殿是什麼年中蓋造。僧擲露柱曰。何不抵對和尚。師曰。克繇耐耐。倒來者裏捋虎鬚。三十棒一棒也不恕。曰容某甲申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 師芟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芟。無根草作麼生芟。師鋤地一下。僧便放身倒。師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僧起走。師呵呵大笑 師在鳳山。一日入省次。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曰。正值歲朝公讌。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曰。管絃雜遝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尚見處麼。師曰不敢。丞曰。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 一

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即不無。如何是真法。曰具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主却問。如何是真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曰。喫茶去。師一日入園。問園頭。瓜熟也未。頭曰。熟來久矣。師曰。甜瓜摘一顆來。頭取瓜呈曰。大刀三十刀。師曰。飽叢林。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福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却向你道。上堂。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曰。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麵。廚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上堂。若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道。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眾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上堂。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猫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裁。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此/束]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喝一喝。上堂。一道圓光阿誰家無分。猫兒若無分。為甚麼捉老鼠。若有分。為甚麼做猫兒。千年田八百主。浴佛上堂。清淨法身。簸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真。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秤銀。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會也。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你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復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上堂。箇箇抱荆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幹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咸言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上堂。黃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

改。久則難追。選佛若無如是眼。假曉千載亦奚為。喝一喝 上堂。拈却盞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唇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輓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禱。無成禱。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師自順帝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辨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會光孝虛席。眾復勉師就焉。尋退歸天寧 上堂。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 築西齋。為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明太祖洪武戊申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于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己酉春。復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庚戌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問。又命膳部頒賜薪米。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行中仁公。狀其行。文憲宋公濂。為之銘。所著有六會語。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集。鳳山集。西齋集。和三聖詩。永明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總若干卷。並行于世。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愚菴以中智及禪師

蘇之吳縣顧氏子。自幼出家。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首法師講華嚴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即成贖法。縱獲天雨寶華。于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時交相延譽有同參嶼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端。呈所證。端可之。命居侍司。未幾。遷主藏室。元順帝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尋領普慈。戊戌。遷淨慈。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兒。復請住持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還得相應也未。師曰。萬里望崖州。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鑊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寶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問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雨寒。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界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如何則是。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跟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什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曰。知而故犯。曰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如何是那箇。師曰。擔枷過狀。問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曰。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日日香花夜夜燈。曰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問臨濟大師道。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曰。萬仞峰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箇風。師曰。汝問什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裏大功不豎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草露羣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箇什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時如何。師曰。黃河九出水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曰。鷓子過新羅。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捎草鞋。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彫弓已挂狼烟息。萬里譟謠賀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一日觀海次。師問。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海中。師自代曰。怕爛却那。又曰。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忽遇旋嵐偃嶽時如何。師自代曰。湛湛地。一日供羅漢。達識帖穆兒丞相到。問師曰。今日供羅漢。五百尊者俱來應供也無。師曰。活佛降臨。羅漢安得不到。曰施主設齋。得何果報。師曰。種穀不生豆。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賴遇丞相證明。曰三輪空寂。畢竟如何。師曰空。曰功歸何所。師曰。且請方丈喫茶。到方丈。丞相又問。淨名丈室。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曰。一塵不立。曰得與麼覲體相違。師揭起簾曰。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曰。作家宗師。師便揖茶。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解空鼻孔。[翟*支]瞎達磨眼

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佛成道日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否。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地。廓如太虛。豈可強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閒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被熱瞞則且置。今日眾中。莫有為世尊拔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為他閒事長無明。忝為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拈拄杖曰。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曰。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道箇洗盃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領旨。阿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齒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曰。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上堂。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東山演拈曰。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他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何故。只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師曰。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喻。詞不迫切。雖然如是。要且只說得德山雪峰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躡。竝駕齊驅。未敢相許。何故。閩蜀同風。肚裏有蟲 佛涅槃上堂。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沒。不須惆悵怨芳時 上堂。舉東山演示眾。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綫。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今朝又是八月一。萬壑千巖儼秋色。牛帶寒鴉過別村。善財何處尋彌勒 師住後。有亡賴男子。誣師以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愠色。踰年。省憲白師冤。復筭。請再住徑山。師入院拈筭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唱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跳-兆+亨]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明太祖洪武癸丑。詔有道沙門十人。集大天界寺。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逝。茶毗。火焰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爪髮。歸徑山。葬於無等才塔右。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一。

杭州靈隱樸隱天境元澗禪師

會稽倪氏子。狀貌魁偉性度坦夷。世間機穽。不識為何物。禮弘教立祝髮。從昭慶濡受具戒。嶷然有遠志。又從天崖濟。習台衡止觀。台宗諸老。競以書聘。師奮志參方。謁無見于華頂。復遊玉几。叩石室。室令參元叟端。師遂見端于不動軒。甫入門。端厲聲一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遂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追隨久之。元順帝至正丙申。出世里之長慶。陞天衣。明太祖洪武壬子。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師應召入內。從容問道。賜食而退。丙辰。會靈隱虛席。諸山交致堅請。師不得已應焉。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浹旬。左右請理崇德莊田。舉都寺德現掌職。寺僧有聞者。以私忿。列現過失詣縣。嚴行迅鞠。以師為寺長失于檢舉。法當緣坐。或謂。此三年前事。師實不知。且素不識。聞何不自辯。師笑曰。此定業也。其可逃乎。逮師至部。大小司寇。覽狀大驚。咸謂。師當今名德。不宜有是。泊審。師初無異詞。遂謫隸陝西。聞大悔。泣告師曰。初意若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勿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報身頗異常時。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其住持總虛了者。與師有舊。相見甚歡。師曰。我骨有所託矣。是夜聚談。飲食如常。翌旦。忽合爪端坐。泊然而逝。時洪武戊午正月十九日也。法孫梵譯。攜骨以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於浴佛日。結龕於祖隴之側瘞焉。壽六十七。臘五十五。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

自號澹居子。又號熙怡叟。番陽吳氏子。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真牧純受業。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超穎。迥異常兒。會西土指空。赴英宗召。憩報恩。見師異之。授以毗尼。屬令參元叟端。端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端叱曰。參堂去。次日端問。何處人。師曰。番陽。端曰。番陽湖闊多小。師展手作量勢。端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記室。端嘗謂眾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後出世蘄之德章。遷越之雲頂崇報。吳之虎丘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枕子。問僧曰。者箇是什麼。僧曰。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枕于地。僧擬議。師便喝出。示眾。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眾。普通年話幾時圓。上堂。疊疊遠山青。迢迢江水綠。盡日小吳軒。倚闌看不足。驀喚侍者。收取拂子。便下座。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想。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剗竿頭上煎[飢-几+追]子。三箇獼猴夜簸錢。明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癸丑。蒲圻魏公觀。為蘇郡守。見萬壽廢址。戚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而應。晚歲。養閒於松林蘭若。洪武壬戌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

。盍賜一言為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

明州象山瑞龍夢堂曇噩禪師

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周。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傳于長蘆。薙髮受具。教相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年。雪庭示寂。寂照端。來補其處。一見胎契。即命掌內記。後出世慶元之保聖。遷慈谿之開壽。天台之國清。最後住象山之瑞龍 上堂。豎拂子曰。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綿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滄仰則父慈子孝。用劔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黃河九曲出崑崙。摩訶般若波羅蜜 師每誡諸徒曰。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明洪武庚戌。徵江南有道僧。館于天界。師居首。奏對罷。上憫師老。賜令還山。癸丑二月甲申。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知交。集眾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世壽八十有九。門人智巖等。茶毗。塔于國清。續修歷代高僧傳。行世。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

台之寧海方氏子。母張。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主淨慈。師往見。美器之。遂為祝髮受具戒。參徑山元叟端。端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端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端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腳踏地。端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端曰。何處學得者處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端頷之。出世慈谿蘆山。次遷越州東山。再遷四明智門。明太祖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智門。後兩主徑山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見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戀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瞻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床曰。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何似水銀落地。僧問趙州曰。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州曰洗盞盂去 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齧一粒米。似地擎山

。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拈拄杖曰。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一日疾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眾是什麼看取。竟寂。壽八十四。臘六十四。門人奉全身。瘞寂照之右岡。

杭州靈隱竹泉了幻法林禪師

台之寧海黃氏子。依法安太虛同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虛曰。從生至死。只是者箇。不由別人也。虛默器。往參元叟端於中竺。端問。何處來。師曰天台。端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端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尋俾侍香。復掌藏鑰。一日看經次。端曰。看經那。師曰是。端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端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端微笑。東嶼住淨慈。招師分座。時竺原居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眾中居上首。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嗣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輟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誦譌。元至元戊寅。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為第一代。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為森監寺火。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即今為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什麼作一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裏烏龜。作師子吼。大龍翔虛席。星吉大夫。遣幣聘師。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強。具疏請師。仍領靈隱。又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乙未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眾敘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留龕十日。顏色不變。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學士普卿黃公。銘其塔。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

四明奉化應氏子。受業金峩得度。會竺西坦主天童。往依之。典內記。復走闔。歸浙。適元叟住靈隱。師往參謁。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命居記室。年五十四。始出世主隆教。次

寶陀次中天竺。元順帝至正丁亥。奉旨遷徑山。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破畚箕生苕帚。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鎚蘸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鎚蘸酢。相去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語。師便喝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不動。把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上堂。舉大愚芝示眾。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宗師為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之中與人。未嘗不欲斷其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 丞相康里公。每詣師叩宗門元旨。一日看經次。問師。何不看經。師曰。尋行數墨。為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曰。老僧看經去也。公以手掩經曰。請師為說破。師曰。伊尹周公。是阿誰做 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茶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而塔焉。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行世。

明州天寧歸菴仲猷祖闡禪師

鄞縣陳氏子。從佛智匡剏染。參寂照於徑山得旨。出世廬山。遷香山。陞郡之天寧。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眾道不得。拈拄杖曰。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 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眾。且道好在什麼處。眾眼難瞞。便下座。

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

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為甚麼。滬濱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即沉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而靈相峩峩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山中所奉維衛迦葉二石相。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蟲看水磨。不作恁麼會。真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却又作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譌言 示艸菴僧偈曰。國師萬代善知識。鴈宕艸菴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生難遭想報深恩。度牒親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皇王一片心 師晚年。因法門從子璫瑩中。住萬壽。闢一室廷。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菴。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泊然而逝。

蘇州萬壽佛初智淳禪師

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

杭州上竺我菴本無禪師

黃巖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于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于是。見湛堂澄於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弘教。既為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照特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家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乃曰。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腦裂。凍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後臨終無疾。坐脫于白雲臺。

台州府護聖迪原啟禪師

臨海人。為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紬繹良久。豁然有省。白父母求出家。禮寂照為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後退居東堂七年。著有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譚。曰疣說。曰儒釋精華。總若干卷。又作佛祖綱統賦。終時壽四十三。

江心萬禪師法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

桂陽龍氏子。住後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烟。區區只為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床曰。乾明不惜口業。為你說破。臘月三十日。闍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 上堂。春色濃春日融。園林暖野桃紅。昔日靈雲一見。透脫色空。而今諸人總見。因甚不悟。若也不悟。眼被色籠。擊拂子曰。錯教人恨五更風。

南康府雲居小隱師大禪師

終日方丈危坐澹如也。剗餘鬚髮。侍者蠶生。爭取藏之。信宿即生舍利。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奈爾何。

徑山熙禪師法嗣

金陵大龍翔集慶寺笑隱大訢禪師

九江義門陳氏子。從郡之水陸院芟染。自幼開爽絕倫。初見一山萬。既而遣詣百丈。參晦機熙。熙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黃龍既得旨於泐潭。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室中侍立

次。熙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擬答。熙震威一喝。師當下渙然冰釋。因同參苦問。師答頌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尚享。後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竺。元天曆己巳。文宗以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妙簡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勅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曰。山僧拂子。穿却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麼處出氣。響入新寺上堂。第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毫不立明。今舉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揚底麼。問答不錄。乃曰。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眾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眾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即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曰。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上堂。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己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脉。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剎海。說甚麼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為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復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師曰。思大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進退兩度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為眾。一似為己。報國為法擇人。量材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曰。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翱翔。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須分不分。驀拈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卓拄杖下座上堂。舉黃龍南室中垂語曰。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曰。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立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僧侍立次。師展兩手曰。八字打開了也。為什麼不肯承當。僧曰。休來鈍置。師曰。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師問眾曰。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已道得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曰。東廊頭西廊下。師曰。什麼處見趙州。僧擬議。師曰。棒下不成龍。僧參。師曰。豎拂拈槌。古人榜樣。擎叉舞劍。列祖條章。衲僧門下。合作麼生。僧珍重便行。

師曰。不消一筍。師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搗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即今為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順帝至正甲申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遊。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其年秋八月十有六日。葬于石頭城塔院之後岡。壽六十一。臘四十六。黃文獻公潛。撰碑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明洪武甲寅。遷葬于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相鄰。所著。有禪林清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

嘉興府祥符梅屋念常禪師

華亭黃氏子。父文祐。母楊。夢老僧託宿而有娠。元世祖至元壬午三月十二日誕生。是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師幼喜孤坐。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體志出家。十四薙髮受具。至大戊申。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師往參承。值佛智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一眾。丙辰。奉朝廷遴選。出世祥符。至治癸亥。赴京出入金門。討論墳典。自帝師以下。皆尊愛之。南還主姑蘇萬壽。所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世。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禪師

吳江陳氏子。髫年出家于普向寺。年十五祝髮受具戒。即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後出世明之隆教。遷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慙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嚙飯嚙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烟雨裏。筍與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禪。日坐其中。不涉世事。元順帝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蓑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闍維。遵治命。以遺骨煅之。炭盡益以香薪。百煉不回鎔。作金銅色。扣之有聲。祔葬于三藏道法師塔右。

杭州中竺一關正遠禪師

番陽方氏子。參晦機熙于淨慈。熙問。甚處人。師曰番陽。熙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熙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熙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熙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峰于天目。復謁徑山元叟。命掌記。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再遷中竺。示眾。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

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既是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良久曰。參。後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四。

明州佛巖仲方天倫禪師

象山張氏子。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剎落。源曰。汝志宏遠。堪任大法。無為我滯。遂往見虎丘東州永。偶過旃檀林。同一僧看傳燈錄。僧謂師曰。千七百則公案。渾如生鏤鎖子一般。只要鎖匙入手。師言下點首默契。乃參晦機熙於淨慈。纔入門。熙曰。湖山靄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熙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熙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其繁。嘆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為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剷蹤削蹟。聞吳興桃華塢僻邃。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顛倒騎。蟻螟吞却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為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元泰定丁卯。出主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居龍翔。招師分座說法。南臺治書吐魯。數來問道。與師泛論契合。舉師主保寧 僧參。師曰。好箇師僧。恁麼行脚。僧曰。撥草瞻風。豈圖別事。師曰。喫得棒也未。僧擬議。師便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看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 問如何是鳳臺境師曰。鳳臺有什麼境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欄古路 臘八上堂。昨夜覩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蹟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筍。師曰。雲門一筍。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 師晚年卜築于鳳臺之西。曰新菴。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期。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壽六十六。臘五十一。

越州天衣業海子清禪師

上堂。三歲孩兒抱華鼓。八十翁翁鞞繡毬。嬌羞老醜多呈露。直得諸人笑不休。山僧。昔在南屏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爛衫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為顧采。又過崇德。撞著惡辣漢。被渠撻破。七孔八穿。收拾歸南屏。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著來嫌袖大。起舞覺天寬。直得十峰齊起舞。雙澗共鳴湍。盡看當場鮑老。不知笑倒傍觀。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曰。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復舉三聖逢人則出話。師曰。二大老。竊得臨濟

些子家私。各自賣弄。檢點將來。好與一坑埋却。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水下。燒鼎洞中樵。慈祖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然。供佛懶拈華。延賓不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師出世天衣。時年已八十六矣。

杭州淨慈元菴會藏主

臨安人。參晦機於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松江南禪寶洲覺岸禪師

吳興吳氏子。從獨孤明落髮受具。與梅屋。同出佛智之門。一日偶為眾演楞嚴。至七徵心處。忽淨瓶水騰湧。注師懷。聽眾驚愕。師笑曰。此偶然耳。

徑山高禪師法嗣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

閩人。幼值元兵下江南。遭遊卒挾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令伴子讀書。師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師隸里中無相寺為僧。參雲峰於徑山得旨。初住萬壽。元天曆初。中竺笑隱訢。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往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請師居焉。有大家黃氏者。重師道行。嘗供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師佛然歸。語徒眾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將欲誘我死去為其子耶。出家兒。視金玉當如瓦礫。古來墮此轍者頗多。非但為其子。為其牛馬者有之。遂與黃氏絕。後遷化。茶毗。靈異頗多。

江州東林古智詰禪師

都昌巢氏子。初住興國興聖。遷東林。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明來暗謝。智起惑亡。黑牛臥死水。癩馬繫枯椿。何似東村黑王老。黃昏伸脚睡。一覺到天光。山僧與麼道。切忌錯承當。上堂。盡令提綱。聖凡罔測。放開綫道。普請同參。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堂。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切忌依他作解。莫有向天外出頭底麼。乃曰。巡堂喫茶。禮暹道者塔偈曰。髑髏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尿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劍倚天長。送萬禪人參徑山虛谷偈曰。萬轍千途同一車。參方眼正不曾差。一千七百人中主。元是仰山小釋迦。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

示眾。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太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真乘。方可希冀。示眾。此事如人饑渴相似。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効處。示眾。因舉從上先德痛切為人語要。開示尚能向者裏虛却心。不即法相。不離法相。一聞頓悟。便是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是即是。不得恁

麼會。言多去道轉遠。且截斷葛藤。喝一喝。下座。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仙居柴氏子。早年同及菴信行脚。誓不歷職。初見雪巖于仰山。尋還浙西。參徑山雲峰高。入室有省。高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遷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燃燭。端坐達旦。率以為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繒絮。嘗以盃資。建大圓院于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眾敘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逝。

龍巖真首座

諸方屢聘。高臥不起。嘗作樂閒歌。其略曰。即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一卷三字經。逐日為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為虛名被羈鎖。我不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強分人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粧大。閻王相請無親疎。盡付一堆紅焰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遮寒暖即休。淡飯羶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自和。不是閒人不肯閒。世上閒人得幾箇。

何山明禪師法嗣

明州恭都侍者

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鍊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鍊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天童鑿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竺田汝霖禪師

昌國王氏子。從梅澗福祝髮受具。聞天童止泓鑿道化。往參。命為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闇於靈隱。堂器之。命典記室。會其受業師祖方巖。會赴隆興上藍。以師侍行。因遊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上藍。陞明之雪竇。閱三載。松江澱山虛席。屈師。俄寺燬。師為新之。晚主萬壽。僅一載示微疾。更衣書偈。訣眾而逝。時至正乙酉五月二十五日也。茶毗。設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壽六十六。臘五十。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

象山張氏子。首參雲峰古於徑山。次謁止泓鑿於天童。鑿問。近自何來。師曰徑山。鑿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鑿曰。昨夜山前。因甚虎齧大蟲。師擬進語。鑿便掌。師忽有省。一日侍次。鑿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鑿曰。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鑿喜其類己。令典藏。元大德庚子。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壬申。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甲戌。行省選住道場 示眾。此事如鑲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廣說。拈拄杖。卓一下曰。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順帝至元丁丑四月示微疾。至二十八日。書偈而逝。

靈隱闇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

南昌魏氏子。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荊。出世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毗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三千年話頭。臨終集眾。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

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

中竺有禪師法嗣

嘉興府石門真覺元翁信禪師

真覺開山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吹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僧問。鋤斧開山從古有。師今新啟石門關。借路經過。不妨一問。師曰。公驗快將來。僧曰。如何是關中主。師曰。鑊錐橫在手。未肯斬癡頑。僧擬議。師便喝。僧禪拜。師曰。癡頑漢。乃曰。滿目溪山絕點埃。無邊剎海自周圍。毗盧樓閣重重現。誰覩門門有善財。卓拄杖曰。石門關啟。真覺場開。一任南來與北來。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大眾。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五轉豎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坐。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鍊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鍊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僧問。畢竟如何是立的宗旨。師曰。少間向你道。

風旛中禪師法嗣

呂鍊船居士

母秦國夫人。夢公安二聖住持福岳佑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人曰。某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之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賡和永明山居詩。及他偈。言皆超倫邁俗。達磨忌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真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

華藏見禪師法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鍊[此/束]念禪師

示眾。靈山付囑。天下葛藤椿。少室單傳。諸方是非窟。安心懺罪破漆桶。又要重光。付法傳衣滯行貨。徒勞索價。臨濟。棒頭開正眼。拳下示生涯。曹洞。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雲門。三句可辨。一鏃遼空。法眼。大地山河。俱為妙用。為仰。團圓無縫罅。壁立絕中邊。看來世界清平。何用強生節目。金芝今日為諸人。斷者公案去也。看看。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頌曰。誰謂家風分兩邊。一條拄杖兩人牽。休觀千嶂凌雲勢。好看銀河落九天。舉舍利弗入城。月上女

出城話。頌曰。出城入郭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

皖山凝禪師法嗣

松江府澱山蒙山德異禪師

高安盧氏子。初參承天孤蟾瑩。命看趙州無字話。一日蟾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師罔措。悻發參究。因首座入堂。墜香盒作聲。豁然有省。述偈曰。沒興路途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只如此。尋謁雪巖退耕虛舟諸老。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佛。是什麼。師曰。所供並是詣實。又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剖腹傾心。舟曰。趙州戴草鞋出去。又作麼生。師曰。手脚俱露。一日室中舟問。雪覆千山。為什麼孤峰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凝。凝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凝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凝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邦有道則見。凝深肯之。承天覺菴。處以第一座。後隱居蓮湖橋休休菴。出世澱山。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意旨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保壽便打。又作麼生。師曰。為人須為徹。曰三聖道。恁麼為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他不肯他。師曰。兜率陀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却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舫。阿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示眾。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日面佛月面佛。覷面和盤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床。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猶豫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豎拂子曰。見麼。見底是色。那箇是心。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那箇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更進竿頭一步。

金牛真禪師法嗣

舒州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

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把鼻。太湖梁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鍊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佛成道日上堂。六年雪山錯。忽覩明星錯。走下山來錯錯錯。假使九州之鍊。也難鑄此一錯。卓拄杖曰。大地含靈。同成正覺。中峰和尚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并鑿地。虎咬大蟲。蛇吞鱗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眾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

直翁圓禪師法嗣

無為州天寧無能教禪師

於門首懸一牌曰。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為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

。已相見了也。

慶壽璋禪師法嗣

北京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

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俾從中觀沼受業。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聽參問。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眾逃散。師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師泣曰。因果無差。生死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後遇元帥史天澤。載于黃犢車。經年至赤城。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將遷寂。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師為乞緣造塔供奉。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警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于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舖。值雨宿崖下。因擊火大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初沼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于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璋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師至。璋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榿。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璋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璋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璋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璋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及開法後。兩主慶壽。世祖以師道事之。有孔子之裔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為言于忽都護曰。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今。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奏命復襲封爵。師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仁宗延祐丁巳閏四月一日。集眾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諡佛日圓明大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徑山及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禪師

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龍興寺。依白雲閒祝髮。元至正戊戌。參愚菴及於淨慈。及詰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及可之。遂容入室。壬寅命居第二座。癸卯中竺懶菴。請分座說法。帝師錫圓慈正濟號。明高帝洪武庚戌。住浙江崇寧。閱八年遷中竺。會靈隱虛席。僧錄以師名。預選補焉。一時學者。咸裹糧相從。居無何。以前住持舊事。逮至京卒於途。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嘗把虛空補。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茶毗。舌根數珠不壞。奉骨歸。瘞靈隱東岡。復分餘骼。葬于西溪九曲之原。時洪武辛未五月三日也。有三會語錄。行世。

杭州府天龍斯道道衍禪師

長洲姚氏子。名廣孝。自號逃虛子。年十四。出家於妙智菴。元季兵亂。遨遊江湖。深自韜晦。參徑山愚菴及。咨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洪武中。以高僧應選。侍文皇於燕邸。永樂中。以佐命功。上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蓄髮。戒行尤謹。嘗賜二宮人不受。乃召還之。畜一大雞。雞一鳴即起。朗然誦經。雖日理國事不間也。後病篤。上幸其第。撫勞備至。賜金唾盂。問有何言。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泊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五。贈榮國公。諡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遷供大隆興寺。所著。有道餘錄一卷。行世。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

崑山李氏子。出家于紹隆菴。禮智興為師。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三主萬壽。永樂初。詔天下儒釋道流之精通文義者。纂脩永樂大典。師應詔。書成陞辭。南還主席徑山上堂。僧問。法筵已啟。法鼓已鳴。四眾雲臨。請師祝聖。師曰。日月為天眼。須彌作壽山。曰世尊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事不如無。乃曰。如來出世。是擔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雲門滄山雪峰玄沙南泉趙州。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者裏。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為。復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上堂。十方無異路。為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為甚麼桃花紅。李花白。良久曰。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靈巖上堂。

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雲巖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浙浙。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眾。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嘴長三尺 萬壽謝頭首兼祈雨。上堂。伶俐衲僧。轉轉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眾緣。化炭化糧。聽闌雞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跳-兆+孛]跳。卓拄杖曰。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 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螻蛄知雨而封穴。石[虫*去]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橫底有甚數 解制上堂。舉翠巖夏末示眾曰。一夏已來。為眾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師曰。和麩糶麪 上堂。舉古德曰。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會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除夜小參。龍樹滿盛鉢水。迦提擲下繡鍼。德山隔江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朝鳴鐘。暮擊鼓。風動塵起。鵲噪鴉鳴。無一處不是者箇時節。今當臘月三十夜。敢問諸人。還會得麼。有際天之濤。方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風。乃可負垂天之翼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託生大術胎中。早是染却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迨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正是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說曲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謔語。至于臨末。稍頭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為他療治。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磨金色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擊拂子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鞵。眾擬議。擲拂子下座 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蓋孟峰。後面是凌霄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 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上塔。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草離離 師嘗室中垂語曰。道源不遠。在甚麼處。祖師西來。為甚麼事。菩提無樹。誰為立名 僧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扶杖傍人門。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堂前倚露柱。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性命屬他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手握金剛杵 一日見僧庭中過。師厲聲曰。屋簷坍下來也。僧仰望。師曰。鷓子過新羅 師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餽飯。不用使破炊巾。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 師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晚年引退。卜地寂照

塔左。結廬以居。壽七十餘示寂。著有增集續傳燈四卷。行世。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

蘇之姚氏子。幼依寶積院出家。見古鼎銘。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元至正丁酉。出世瑞光。值天寧災。師復為起廢。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以母老無依。乃築室城東。奉養焉。明高帝洪武初。遷淨慈。辛亥春。詔住天界。壬子冬敕建無遮大會。命師陞座。車駕幸臨。自公侯以下。聽者萬眾。人人得其歡心。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微疾。別眾而逝。塔于嘉興城西。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

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迴避。遂坐脫。

龍翔訢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覺原慧曇禪師

天台楊氏子。母夢明月墮懷吞之有娠。生而狀貌嶷如。稍長不與羣兒狎。依越之法果大均出家。年十六。為大僧受具戒。聞笑隱訢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門入者。即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訢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值半文錢。訢頷之。一日師入門。訢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訢曰。笠子下搗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訢曰。即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訢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訢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訢曰。近前來為汝說。師掩耳而出。後訢主龍翔。俾師分座。元順帝至正壬辰。出世牛首祖堂。三年遷清涼廣慧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上堂。者箇現成公案。眾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鑰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良久。噓一聲。下座。示眾。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語未竟。遽有僧問。心意識邊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喝曰。是誰邊捺。室中謂僧曰。二六時中。無你啄啗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帝師授淨覺妙辨禪師號。乙未。遷保寧。丙申。明高帝定建業。師謁於轅門。上一見。嘆曰。真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為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戊申。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當是時。遴選有序。詮衡至公。宗社

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起。庚戌夏六月。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即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辛亥秋七月。至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寅夜參承。闔國士民。悉皆瞻仰。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師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再四曰。日出矣。怡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踰五日顏色如生。王大敬嘆。劉香為龕。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薪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祔葬其國世尊舍利塔中。甲寅九月。同行還朝。奏陳其事。上嗟悼之。敕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雨華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

台之臨海周氏子。八歲。從中竺笑隱訢受業。經典寓目成誦。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一日訢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剝肉作瘡。訢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訢擬拈棒。師拂袖便出。尋復出遊諸方。遍參尊宿。元叟居徑山。留掌記室。後出世宣之水西。明高帝洪武戊申。遷中竺。四月十五日入寺。上堂。金剛王劒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跳-兆+李]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子曰。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復舉南泉初入院。大眾送進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曰。大小南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忽有人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辛亥。遷雙徑。是年冬。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服皮弁服擗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九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徧應妙濟善成。敕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未幾。總持西白金。以母老告退。舉師自代。上命師遂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鬚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後以胡黨坐罪。著做散僧執役。至鳳陽槎峰建寺。徐察其非。三年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薨。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至曰。今皇后將就壙。為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上以天界混雜民居。不戒於火。欲另選幽勝。師啟奏。今地凡營度規制。悉出指畫。仍命師領寺事。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峰渡江。示寂于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漚

。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時洪武庚午九月十四日也。春秋七十四。闍維。舍利無算。塔于笑隱訢率堵波之右。

杭州中竺用彰懶翁庭俊禪師

久依笑隱。出世明之龍峰。次遷瑞巖。後主中竺據室拈拄杖曰。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僧出。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觀上堂。近來眾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鱗鱗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曰。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上堂。真淨道。天心得自在。盛夏復清涼。衲僧如薦得。珍重法中王。即今孟秋改旦。盛夏已退。清涼復住。且問諸人。天心還得自在也未。直饒自在。更須識取法中王始得。其或未然。吽吽。前頭大有熱在。謝首座知客侍者直歲上堂。索犀牛扇子。無風起浪。問眉間挂劍。平地干戈。二俱莫涉。別有條章。撲碎玻璃盞子。拈起無柄鑊頭。淺鋤明月。深種白雲。時時歌堯舜之風。日日樂義皇之化。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上堂。函蓋乾坤。天光迴照。截斷眾流。伏惟尚饗。隨波逐浪。放汝一綫道。如此著語。還契得雲門大師意麼。拈拄杖曰。一即三。三即一。火向水中焚。石從空裏立。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上堂。釋迦世尊。未離兜率。已自七錯八錯。何況達磨航海東來。其錯猶甚。俊上座。既是他家兒孫。只得將錯就錯。拈拄杖曰。提向上機。指其中事。只要諸人明自本心。證自本法。驀忽一箇半箇。心法雙忘解道。穿山波口。虎咬大蟲。剪月亭前。蛇吞鼈鼻。如是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新瑞巖拄杖頭上乞命。雖然。祇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是從本心中發現耶。從本法中發現耶。以拄杖畫一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大地眾生。阿誰不曉。釋迦老子。捏目生華。剛道於中有箇悟處。二十一日。杜口不言。幸自可憐生。四十九載。脫空謾語。著甚死急。噓一聲。下座。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眾會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好諸禪德。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結夏小參。結却布袋口。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眼不得妄視。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一禁禁住。無絲毫走作。謂之圓覺伽藍。九旬禁制。酢甕中蟲子。有什麼出頭分。殊不知。此道如淨日輪。昇太虛空。無幽不燭。如塗毒鼓。輕輕一搥。聞者皆喪。雖然。只如道。居有破有。居空破空。二幻既空。中亦不立。畢竟喚什麼作塗毒鼓。喚什麼作淨日輪。喝一喝曰。大丈夫兒合自山。信腳踏翻知見窟。解夏小參。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裊。本

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是本無迷悟。又要了箇什麼。好諸禪德。頂門正眼。照古照今。腦後神光。無內無外。雖則人人本具。各各現成。其奈妄想執著不能了此。茲值聖制將圓。僧欲自恣。便從今日了將去。不妨七穿八穴。十字縱橫。若了不去。三十年後。換手搥胸。莫言不道。除夕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咄。寐語作麼。即今簇簇上來。兀兀立地。面面相看。眼眼相對。阿那箇是未歸人。樓上已吹新歲角。聽不出聲底。分明聽取。窻前猶點舊年燈。見不超色底。端的見來。是箇皮下有血。誰家竈裏無烟。說什麼到與未到。歸與未歸。雖然。否極泰來。結交頭一句子。也要諸人共委。拈拄杖。卓一下曰。梅萼香傳春谷暖。松風聲度夜堂寒。舉五通仙人問佛公案。拈曰。那一通既不識。者五通敢保未徹。不見道。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拈曰。外道饑求王膳。世尊和盤托出。阿難索短不搆深泉。却向鞭影裏著倒。舉傅大士講經公案。拈曰。大士講經。揮尺一下。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已自昭彰。誌公道講經竟。言多去道轉遠。舉盤山作街坊公案。拈曰。歌聲哭聲。在在有之。因甚盤山聽得。便解悟去。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明高帝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茶毗。舍利無數。塔于杭之南屏。

杭州靈隱介菴用真輔良禪師

蘇州吳縣范文正公十葉孫也。自幼聰[穎-禾+木]。經書若素習。年十五。從迎福院壽彌薙髮。受具戒。慨然參方。天平白雲杓。指見笑隱。遂詣龍翔。問答之頃。情解頓忘。石室英主育王。令掌藏鑰。極推譽之。元至正壬午。出世嘉禾資聖。歷十有三載。遷越之天章。尋移杭之中竺。最後補靈隱。嘗示眾。達磨一宗。陵彝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明高帝洪武辛亥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

毗陵陳氏子。參笑隱訢。舉無位真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訢曰。汝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慎毋壓良為賤。留侍十餘年。盡得其要。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明高帝洪武壬子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作聲。鄰座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真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生于元成宗大德甲辰。

紹興府寶相寺清遠懷渭禪師

南昌魏氏子。笑隱訢之甥也。生時。有靈芝產於庭。長而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時訢住龍翔。聞而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挽致座下。不數年其學大進。一日訢警勵諸徒。眾未有對。師直前肆言。訢震威一喝。師氣不少沮。往返詰難。訢笑曰。吾四十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唯爾與宗泐。可入吾室矣。遂命為記室。時有陳氏婦。求師開示。其婦恍若有語。師行未百步。而婦與家人別。坐脫而去。訢既寂。虞文靖歐陽玄。雅重師文行。僉曰。是無忝於舅氏也。師曰。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吾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耳。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師瞋目呵之曰。僧家何有是物耶。兵怒欲害之。師引頸就刃。兵不敢。嘆息而去。師出世。四坐道場。住淨慈。預明高帝鍾山之會。名德咸集。後退居良渚。問道益至。洪武乙卯十二月示微恙。召弟子。囑以後事。怡然而逝。壽五十九。茶毗。不壞者三。法語。有四會錄。詩文有集。行世。

嘉興資聖克新仲銘禪師

鄱陽盧里余氏子。久依笑隱訢於大龍翔。掌內記。元至正間。住嘉禾資聖。時了菴。退居南堂。與師雅相契合。泊菴示寂。師為文祭之。略曰。哲人云亡。宗教凌替。余來醉李。惟師宿契。或住或來。於今五歲。論覈道真。窮根極底。又曰。矧彼妄庸。傲然高位。利鬻豪爭。善類喪氣。老成雖萎。弛焉何恃。師嘗却宣讓王之命。有偈曰。數椽茅屋萬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山中。所著。有雪廬稿。

萬壽霖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孤峰明德禪師

朱氏子。家世明之昌國。父與普陀玠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為雞鳴。玠亡。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十四月而生。幼好趺坐。有問之曰。童子不讀書。癡坐安求。師曰。求作佛耳。諸父明上座。奇之。挾至金鷲。俾侍灑掃。年十七。得度圓具。謁竺西坦。坦問。何方來。師曰。金鷲來。曰金鷲山高多少。師曰。不見頂。坦斥之。次見晦機。機問。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如前對。機拈棒。師拂袖而出。後參竺田。值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述偈呈。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名稱普聞。提唱宗乘。稱性而說。嘗與仲方倫。結菴桃華塢。相與激揚。足不踰戶者五年。後出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湖之道場。杭之淨慈。帝師授圓明定慧之號。明高帝洪武壬子。退居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茶毗。勿令衣麻而哭。言畢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茶毗。頂骨不壞。舍利叢布灰燼中。建塔瘞于東岡。

天池信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寶鐵關法樞禪師

溫之平陽林氏子。年十七。往常州華藏寺。禮竺西坦受業。十九得度。二十受具。初參中峰。次謁及菴。皆不契。聞元翁信主秀之石門。造而諮叩。信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一日大悟。述偈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金毛師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咄。即詣方丈。信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信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信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信曰錯。師亦曰錯。信曰。南泉即今在什麼處。師便喝。信曰。離却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由是徧謁諸方。見虛谷陵於大仰。復謁海印如於饒之薦福。纔上方丈。如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如曰。什麼處來。師曰江西。如曰。江西近日有什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人拗折了也。如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裏。如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即日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如曰。不涉泥水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如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如曰錯。師亦曰錯。如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者供養。如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如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如曰。既不曾見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即無者箇消息。於是服勤為淨頭。如嘗謂眾曰。永嘉樞侍者。是煨了底金。嗣遊東林。參澤山咸。值咸開室。為眾舉竹篋因緣。聲未絕。師奪却竹篋。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即得。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篋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開室。師問。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咸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篋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篋一送曰。見說洛陽華似錦。拂袖而出。後復歸石門。信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信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信曰。趙州無聲。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信曰。古人與麼道過的。你別道看。師喝一喝。信曰錯。師又喝。信曰錯錯。師遂禮拜。信曰。放汝三十棒。乃囑曰。善自護持。師於是潛眾十五年。元仁宗延祐戊午。出世闡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真空大師。復遷松溪普載上堂。當陽一句。截斷根源。把住放行。全機歷落。坐斷千聖頂[寧*頁]。鑿開衲僧眼睛。疾照過風。奔流度刃。直得妙峰[跳-兆+亨]跳。慧海波騰。正當恁麼時。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小參。金剛正印。率土咸歸。佛祖鉗鎚。人天罔措。階梯不立。知解不存。德山棒通上徹下。臨濟喝絕後光前。一明一切明。一月一切用。大丈夫。秉吹毛劍。懸肘後符。雙放雙收。全殺全活。拈拄杖曰。鶴有九臯

纒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佛誕上堂。毗藍園降生。八十種隨好。行作象王行。吼作獅子吼。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復卓一卓曰。阿爺阿爺 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曰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師曰。三聖大似毒龍攪海。白浪滔天。若不是雪峰慣入洪波。爭得驪珠在握。擊拂子 謝殿主上堂。如何是佛殿裏底。悉哩蘇盧。蘇盧悉哩。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擊拂子 舉香巖上樹話。頌曰。上樹未上樹。鍊蛇橫古路。覷面笑呵呵。苦瓠連根苦 舉臨濟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話。頌曰。無位真人乾屎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舉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頌曰。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一泓水。來上扁舟泛五湖 居三載。謝歸天寶。以嗣法善儔主寺事。順帝至元庚辰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與遊者入山。如期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五。全身塔于瑞雲院。

杭州大慈止巖成禪師

傑峰參。師曰。那裏見神見鬼來。峰曰。捉得賊了也。師曰。賊在甚麼處。峰一喝。師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峰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師舉竹篋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喚作甚麼。峰便掀倒禪床。師打竹篋三下曰。瞎漢。敢來者裏捋虎鬚。峰便禮拜。隨侍三載。一日師曰。古人尋師擇友。不可唐喪光陰。子雖得佛祖之道。猶未能向上翻身。豈不聞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摭始應知乎。峰乃豁然。

蒙山異禪師法嗣

孤舟濟禪師

時月庭忠居蔣山。師為第一座。竺源參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為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為汝不解故也。源釋然大悟。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

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一日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為父母說法始得。師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花毬。無何。巖示寂。謁東巖不契。復參蒙山異。屢入室呈解。異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床。擒住異曰。我欠箇甚麼。異打三掌。師禮拜。異然之 冬節小參。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

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周。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曰。休休 後示寂。塔于觀音閣後。

太湖寬禪師法嗣

常州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

別號虛幻子。淮東通州朱氏子。世為宦族。六七歲時。聞佛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許。師輒不食。師淵模於廣慧寺。寺故淮海肇說法處。前一夕。寺眾夢迎肇。次日師至。識者異之。十二歲。河南王屬僧錄。給牒薙髮。尋受具戒。徧歷諸方。參中峰海于蘇之萬壽。復入穹窿。謁克翁紹。紹察師志不凡。俾掌藏。時始年十九。省觀至毗陵。復約明極昶於焦子山。習定五年。昶曰。藏主見解且如此。宜亟往見人。無滯於此。師點首應之。遂至淮西大湖。謁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師方入門。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寬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忽有省。急趨前。寬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藍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寬嗒然。由是執侍左右者三年。寬始以斷崖義所贊己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南還。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諸尊宿。各據名山。大展化機。師皆叩擊。無不脗合。元延祐庚申。住廣德大洞。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時有宿衲無一全者。遯跡石溪。溪與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云。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命曰禹門。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師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立如削。斲木為棧。棲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教普濟禪師。天定乙丑。遷九里寺。至順庚午。再遷李山。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總管。疏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敦請方應八年錫號本覺妙明真淨。至正壬午。復歸龍池。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癸卯廣德亢旱。師至。大雨如注。眾懇住麻蕪山慈慧菴。明高帝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涌異常時。緇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茶毗。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蕪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五。有四會語錄。行世。

重慶府縉雲山如海真禪師

碧峰來參。師于地上畫一圓相。峰以袖拂去。師復畫一圓相。峰于中增一畫。又拂去。師再畫如前。峰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師復畫如前。峰于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師乃總畫三十圓相。峰一一具答。師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

天寧教禪師法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

別號無住翁。饒州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常出家。尋謁月庭于蔣山。時孤舟居第一座。諄諄誨師不置。師每自奮。且發願曰。吾此生不作佛。當入無間獄。過匡廬止東林。一日夜半不覺如出荊棘林。泊歸羅山。默舉公案。如鏡照鏡。師自以為開悟。及掌藏鑰東林。閱妙喜語。有明心見性。非桑門事。則又復致疑。不能自釋。越五載。重會孤舟于蔣山。其後謁無能教。始得脫盡元妙知解。回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教撫之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于是東遊。至薦福分座說法。久之。居南巢。元天曆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寺。示眾。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未幾。復還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眾。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揮叱曰。何以偈為。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蘭溪倪氏子。十七。從正覺院文譯受業。誦楞嚴。至如人以手指月示人是人因指應當見處。豁然有省。往參雙林正菴闍。闍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闍奇之。命典維那。後出世徑山。示眾。坐斷凌霄已十年。拖犁拽杷飽蒼烟。如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晚退居東堂。元元統甲戌十月三日示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全身塔于圓照菴。

西白金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敏機覺慧禪師

吳興人。得法西白金。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天界。尋主保寧。與宋文憲公濂友善。嘗為師作冲默齋記。師著彌勒頌曰。彌勒真彌勒。人人苦不識。倒轉布袋來。有無一時悉。

時菴敷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頤禪師

嘉禾李氏子。年十七。依萬壽天宇淨受業。後宇住臨江西華。師侍行。室中因緣不契。憤然走靈隱。謁時菴敷。敷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敷曰。曾見馬大師頂相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敷頷之。命居擇木寮。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敷曰。待冷泉逆流。即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敷曰。見什麼來。師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敷喝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後住杭之崇福。徙萬壽。明成祖永樂中。徵脩大典。師應詔。事竣。敕主淨慈。宣宗宣德壬子。忽語眾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塔雷峰之陽。

天界曇禪師法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

吳興人。參覺原曇於天界。曇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曇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言下大悟。明高帝洪武初。詔住靈谷 示眾。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有續刻聯珠頌古行世。

天界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

雲陽韓氏子。出家。禮慧海智為師。一日智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自此懷疑者七年。時與旌川草菴一幻生福二友。受切磨之力。一。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擬議。一劈脊便打。師憤然。徹夜不睡。天明忽聞敲火筋作聲。豁然洞徹。乃謂一曰。夜來公案。今日要與汝決斷。一握拄杖問。句歸何處。語未絕。師劈手奪却。拗作兩橛。攬向窗外曰。別處燒。徑入堂臥。福聞。特問曰。且喜性兄大事了畢也。師喝曰。賊不打貧兒家。一日問一。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一曰。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師曰。我且不問他。後謁天界全室泐。舉此話問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今日請和尚決斷。泐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床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泐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鍊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世里之普光。明高帝洪武丁巳。遷常州永慶。公選住撫州疎山。復被旨住持天童 僧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盃脫丘。曰恁麼則昔時大慧。今朝佛朗也。師曰。莫認六龍城作舅家。曰的旨師分付。回程事若何。師曰。急須吐却 上堂。一即三。三即一。是聖是凡分不出。木人著錦衣。石女風流急。慣操沒絃琴。能吹無孔笛。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頂立。露柱來稽首。虛空齊應拍。萬象側耳聽。大家笑一擲。且道。笑箇什麼。飯籬裏餓死人。不肯自家開口喫。饒你到三十天。本來饑苦爭消得。卓拄杖曰。咩咩。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旦。衲子修冬辦。撥開爐焰火。更莫問柴炭。渴飲銅汁羹。饑飡鍊釘飯。大眾。還知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麼。到與麼地。不可躲懶。卓拄杖下座 謝頭首上堂。布毛纔吹。化現無邊華藏世界。金槌在握。縱擒一切諸佛如來。撲碎茶甌。遍地金聲玉振。挈漏燈盞。觸處耀古騰今。兔角杖。挑大千日月。龜毛拂。轉塵劫法輪。還見佛國山[跳-兆+李]跳。撞破汝諸人鼻孔。戳瞎汝諸人眼睛麼。喝一喝曰。春風夏雨應時來。李白桃紅次第開 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眾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眾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曰。一身為無量身。無身為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徧一切處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

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眾生諸佛。諸佛一切眾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開縱橫。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初一。衲子備炭開爐。汝善知時識節。吾不者也之乎。生佛已前茅草令。清風自在滿皇都 一日。有一峰寧會下數僧到。師問。汝等是寧和尚弟子否。曰是。師曰。借問汝家事得麼。曰得。師曰錯。復問。峽富山前三草二木。晝夜作師子吼。是一峰語否。曰是。師復曰錯。僧無語。師曰。汝等何得五戒也不持。晚年退歸普光。作終焉計。

成都大隋無初德始禪師

日本信州神氏子。幼聰穎。遇羣兒嬉戲。輒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出家受具。博極羣書。已而念覺阿之為人。得請命其王。隨國使宣聞溪詣闕。使還。師願留華夏。上許。首參全室泐。掌內記。久之。盡得其道。會泐有西域之行。師遊古幽都。憩慶壽。時當明洪武壬戌。適獨庵衍寺蒞寺事。衍視師為猶子。相與激揚臨濟宗旨。甚相得。庚午。師告去。禮峨嵋。獻王命出世彭州大隋。辦香為泐拈出矣。一住七年。法席甚盛。永樂壬辰。特旨卑領龍泉寺。師高提祖印。勘辯方來。一出言象之表。平昔喜賑恤貧困。薄己厚人。善於誘物。宣德戊申九月。無病端坐。寂於退處之金剛室。茶毗。獲舍利百餘。弟子輩。建塔瘞焉。

淨慈德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無文本叟禪師

四明定海謝氏子。年十四。出家於郡之五臺寺。剏染受具。嚴習毗尼。聞孤峰德旺化保寧往叩。一日德問曰。聞汝和梁山十牛頌。試舉看。師擬對。德遽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和尚苗稼了也。德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德異之。命為侍者。時仲芳倫。退居寺右新菴。師往來決擇。元至正丙午。開法姑蘇覺嚴。辦香為孤峰嗣。明高帝洪武中。宜興靜樂院請師。易講為禪。未幾。詔徙蔣山于孝陵之東。賜額靈谷。敕物外義住持。命師居第一座。為眾表率。洪武乙亥。補靈隱。居五載。建文己卯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候問。值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洪曰。爭奈氣急何。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朵。擲筆泊然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門人宗衍等。斂諸不壞。塔於雙桂菴。分爪髮葬于靜樂。

止巖成禪師法嗣

衢州烏石傑峰世愚禪師

郡之西安余氏子。自幼好禮佛塔。弱冠棄家。投蘭谿顯教寺薙染。受具足戒。謁古崖石門斷崖中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倡道大

慈。師復往謁。成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于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即述偈曰。時時覲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見成。成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成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成拈竹篋。師便掀倒禪床。成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因命為侍者。元至順。出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 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覲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傳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即是如來。為復是累劫中來。為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澗深花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捨家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 上堂。大道無形。離名絕相。不勞修證。豈涉言詮。一千七百祖師關。仔細看來。只者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若欲掃去葛藤。截斷露布。直須向黃面老子。方欲拈花之際。金色頭陀。未曾微笑之時。便與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免使後代兒孫。行棒行喝。豎指擎拳。現出萬種形儀。千般伎倆。山僧今日更不指東畫西。直截與諸人通箇消息。良久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明高帝洪武庚戌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塔全身於烏石慈雲。壽七十。臘五十。

天寶樞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

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奉智者大師像甚謹。一夕。夢僧頂有圓光。溯江流而上曰。我當為汝子。寤而有娠。師生而美質宿成。儵然有塵外志。年七歲。從仲父沙門慧光于崇興。及長受具。徧歷義海。忽棄去。入閩。參天寶鍊關樞。求依住。樞叱曰。丈夫漢。不于大叢林相頡頏。乃思局此耶。抽身便入。師下且過悲泣。樞聞乃命參堂。師由是壁立萬仞。晝夜不辨。踰月。因如廁。覩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沈。見樞求證。樞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輒鋪。屋上瓦覆。樞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曰。鷓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

。師禮拜而退。俾典藏鑰。尋命分座說法。樞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抵百丈。上迦葉峰。渡江入淮。禮諸祖塔。由建業回浙。旋返永嘉報恩。遷主江心。復開歸原于平陽。朝廷賜院額。及金欄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平章燕只不花。鎮閩。請住東禪雪峰。明高帝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縉雲真禪師法嗣

太原五臺山靈鷲碧峰寶金禪師

乾州永壽石氏子。為邑名胄。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父母異之。甫六歲。即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嘆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真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攜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真曰。入定耶。師曰然。真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真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真曰不是。師置筐于地。拱手而立。真又曰不是。師便喝。真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捏拳便築。真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師由是。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真求證。真不諾。師掀倒禪床而出。翌日復見真。真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真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荊。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秘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為。答曰。一切不為。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或謂文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千里趨赴。常至萬指。元至正戊子冬。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嘆。賜金欄伽黎。明年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明洪武初。高帝詔師至京。住天界。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于鍾山。命師蒞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寵賚優渥。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眾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尚為故紙。吾言何為。端坐遂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茶毗舍利成五色。齒舌皆不壞。

薦嚴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祖方道禪師

四明鄞縣陸氏子。年十四。禮崑山薦嚴悅堂顏得度。秉戒於鄞之五臺。還侍物先義於薦嚴。有所造詣。明洪武丙辰。侍佛心住靈谷。天戒曇。延居記室。穆菴康。恕中慍。木菴聰。咸作忘年交。後出世台之光孝。遷紫籜。及麻峪景山。明之補陀。越之能仁。末主淨慈。壬申淨慈厄熒惑。師為一新。蜀王賜衲衣鉢盂。永樂丙戌。朝廷

徵師。為釋教總裁。嗣還築室湖濱。曰藕花居。丁亥以事赴召至京。上令住五臺祐國寺。未幾陞陞。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衣。跣趺而化。當己丑七月三日也。歸葬藕花居之陰。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矢*出]逸語錄。行世。

慈化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巖無聞思聰禪師

魯山人。初參獨峰。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教示無字話令參。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這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撈。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得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日用中。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巖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便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穎脫。示眾。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劍。吞棘栗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頂[寧*頁]。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掛。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這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常州宜興玉峰寂照無極導禪師

吳興趙氏子。生時。白光盈室者三夕。值元兵下江南。母計氏。為游兵俘去。師長以求母。持大士名至切。徧尋十餘年。得之河間。於是偕禮普陀。從鐵山瓊落髮。次謁及菴信於道場。無隱元於淨慈。因汎湖聞漁歌。脫然有省。呈元。元曰。此間無你棲泊處。師拂衣去。尋築菴弁山之陽。母終葬畢。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於是。得玉峰山。建寂照禪院。邑人翕然宗之。元文宗至順壬申正月六日。無疾趺坐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闍維舍利無數。分塔於寂照中隱二處。中隱在邑之東北。亦師所創也。

南嶽下二十三世

祖芳聯禪師法嗣

杭州普明立中成禪師

錢塘孫氏子。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聯。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煖烘烘。聯器之。後于北郭建普明。以接方來。明英宗正統辛酉六月十三日上堂。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朝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茶毗舍利無算。建塔于普明。

杭州淨慈照菴宗靜禪師

號恬軒叟。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明成祖永樂辛卯。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英宗正統乙丑。僧錄以淨慈虛席。舉師補之。丁卯。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塔於藕花之祖丘。有三會語錄。行世。

烏石愚禪師法嗣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啟原禪師

日本國源氏子。父官方宰。九歲送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旨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元至正之丙午二月。進京朝貢。引師見上。上喜。勅見季潭泐。指令徧參。後謁烏石傑峰愚。一日。愚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出眾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愚曰。草菴上蓋瑠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却南山虎。愚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愚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後辭出山。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峰。再遷護龍。嘗垂三關語。一曰。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拖泥帶水。二曰。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却。三曰。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明成祖永樂丁亥三月朔。集眾說偈曰。生也鑲面皮。死也鑲面皮。一擊百雜碎。日日繞須彌。擲筆坐逝。塔於南院。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道永禪師

衢之西安吳氏子。父夢明果至門誕之。投烏石傑峰愚出家。愚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愚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時年始十二。愚大奇之。旋為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無礙辯。愚為印可。明成祖永樂間。擢為僧錄右闡教。敕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會。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

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如雨。門人建塔于本寺之西塢。

南嶽下二十五世

牧菴謙禪師法嗣

江西袁州慈化普菴禪師

受牧菴記荊。應機說法。殆若嚴陽華林輩。得法自在。超放絕倫。乃世往往以神通僧目之。不知師乃古聖乘願而起。現人間世。紹隆佛種。攝化羣品。實如來使也。近之繼燈而作者。亦以師為神僧。刪而不收。今查覈補入。并附綠蘿鈍叟際禮塔偈。曰師乘悲願力。起作世燈幢。神運因機感。靈通為法彰。鐘聲緣禁寂。柏老落寒香。翠堵飄花雨。應知攝受長。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三世

天日本禪師法嗣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

越之蕭山董氏子。七歲。從諸父比丘曇芳於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於靈芝。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眾入。中峰本適在座。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本曰。佛今何在。師擬議。本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往望亭。聞雀聲有省。亟往見本。具陳悟由。本復叱之。師憤然歸。夜靜忽鼠翻猫食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本。本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破方甃。本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師受囑。隱天龍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丞相脫歡公。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皆不諾。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為時所容。遂杖錫至烏傷伏龍山。乃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元天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大姓樓如浚。樓一得。共為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鑿普濟大禪師。并賜金襴法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在西天。曰來後如何。師曰。在東土。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烏不遠。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當胸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鑊錐無佛祖。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草裏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胡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烟薰黑漆桶。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舉拳示之。曰辨後如何。師曰。你主在甚麼處。問。釋迦彌勒。猶

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生苕帚。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 學士宋景濂謁次。師問。聞公讀盡一大藏教。有諸士曰然。師曰。公耳閱乎目觀耶。士曰。亦目觀耳。師曰。使目之能觀者。公為誰耶。士揚眉向之。師于是相視一笑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鑿鑿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乃曰。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 示眾。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怛那西方日出 示眾。舉德山托盃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曰。大丈夫。當為真王。何以假為 示眾。良久曰。大眾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人近傍處。豈常情之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于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示眾。舉傅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曰。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會睡也無。保寧勇曰。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却[此/束]。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哩哩囉哩。師曰。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傅大士。又俗氣不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示眾。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閒唱出千山舞。大地為琴。虛空為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 示眾。舉瑯琊覺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拈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箇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 示眾。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世尊威神。貶向二鍬圍山。師曰。大眾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鍬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 示眾。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 示眾。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臨濟大師。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曰。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那箇是照。那箇是用。又喝曰。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喝曰。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照。且不是

用。是箇甚麼。又喝曰。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 示眾。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仰羨。是汝諸人。既到者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麼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喝一喝 示眾。舉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雖在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真大丈夫 示眾。世尊拈花。眼裏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草。達磨面壁。皇天苦屈。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蕩蕩。臨濟下喝。喫鹽止渴。瀉山水牯。泥裏洗土。仰山插鋤。性命難逃。俱胝豎指。是何道理。雪峰鞞毬。老不知羞。石鞏張弓。誑謔盲聾。趙州勘婆。大有諂譌。玄沙未徹。話作兩橛。者一隊不啣[口*留]老凍儂。生前鹵莽。死後顛頂。罪犯彌天。觸體徧野。無明忍俊不禁。與渠一坑埋却。拈拄杖。卓一下曰。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堂前何止草深一丈。汝諸人且道。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擬心湊泊。二鍬圍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一下 客至上堂。披衣登法座。道者是高僧。將謂多奇特。元來百不能。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有客來相訪。青山自送迎 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峰老祖法衣一頂。今春對眾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眾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子。下座 元順帝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菴。諡佛慧鑑禪師。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

吉安府廬陵譚氏子。受業禾山。得法中峰。住後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曾倒在地在 問。如來一音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蝦蟇[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

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真法界。十種元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却法界元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打。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問。禪門一派。分為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咬斷鸕鷀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示眾。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唇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裏。僧曰。和尚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古佛。和尚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示眾。諸方有海蟲禪。海蚌禪。鑊剗禪。老僧者裏。却是水上葫蘆禪。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鱗鱗地。無你奈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為我提起看。示眾。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床。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唇生醜。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麪餬飪。示眾。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召眾曰。一舖是九里。三舖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日初四。後日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曰。寧與有智人廝罵。莫與無智人說話。示眾。臨濟大師道。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師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示眾舉譬如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師曰。者箇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底事。是甚麼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示眾。跛者命在杖。濟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示眾。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挖豎挖。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屙。金窠草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示眾。天如老漢。一箇默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若/(若*若)][若/(若*若)][廿/磋][廿/磋]。道他[若/(若*若)][若/(若*若)][廿/磋][廿/磋]。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識模樣。談元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瞋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却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示眾。舉臨濟大師道

。我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麤漢。何似近代兒孫。箇箇皮下有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示眾。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羣逐隊。喝。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示眾。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晦之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示眾。女子臨出嫁時。治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而自能。所以儒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近代宗門衲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寧可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師不領院事。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元至正甲午。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辨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于水西原。

日本國建長古先印原禪師

本國相州藤氏子。藤為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頓捨出家。剗染受具戒慨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于天台。見指往天目。參中峰本。本命給侍。師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本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常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本曰。印原撞入銀山鑊壁去也。本曰。既入銀山鑊壁。來此何為。師釋然領解。本因囑曰。善自護持。復參虛谷陵。古林茂。東嶼海。月江印。諸老咸以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歸國。載師同返。遐邇欽敬。初出主甲州之慧林。歷遷八剎。後住相州之建長。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七。

雲南蒼山念菴圓護禪師

大理人。因讀證道歌契入。段氏稱為弘辨大師。參中峰本。師初號無念。本以羅什捧鉢。永嘉無念無生之旨扣之。師曰。我之無念。異平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在任念自起。二皆有念也。我無念者。心體靈之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未嘗毫髮隱也。惟洞徹法源者頗測。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本深肯之。為作無念字說。後受印記而歸。廣錄稱為護藏主焉。師夢神授書法。凡書字時。右腕洞如水晶。人號為玉腕禪師。所著。有磨鏡法。并手書證道詞。行世。

安寧太華無照玄鑑首座

初為座主。善講經論。名著諸方。遍遊天下。廣涉兩宗之門。深有悟入。參高峰妙。為首座。妙示寂。再見中峰本。復為第一座。本有曰。雲南鑑講主。越萬八千里路來兩浙。自相見至相別。恰三年。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匆匆。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一著。有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之句。師歸滇。為梁王所重。開太華山。大弘祖道。門弟子數百。得師心印者五人。及滅度。王親至葬所。奉全身。塔于本山。本聞師訃。親製文。遣侍者往祭之。其略曰。我閩人之既多兮。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薰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晉寧盤龍蓮峰崇照禪師

本州段氏子。年十八。禮雲峰祝髮。峰示與狗子佛性話。每以七日。斷絕思想疑之。一日聞伐木聲。忽大悟。遂遊大方。見空菴等一十八員善知識。最後見天日本印可。回滇。建盤龍寺居焉。元至正壬午八月望。詔眾書偈。跏趺而逝。身體溫軟。七日如生。有彩虹貫天者三日。至今肉身現在。所建有六梵剎。最崇麗焉。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

貴溪丁氏子。依末山本受業。後參絕學誠。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初主南浦之天心。元泰定天寶甲子。建陽簿蔣德懋。泊長者陳益宗。捨園作菴。迎師開山。勅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錘勘驗。不少假借。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齟氣。遇饑而餐。遇困即睡。諸方撒土揚沙。高仰心空及第。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却閒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為汝斷。解夏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住太虛中。師生于元世祖至元乙酉。寂于順帝至正壬辰。說法二十九夏。住世六十八秋。全身塔于本山。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

婺之蘭谿趙氏子。年十歲。依寶石演說院秋潭受業。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弘大辨之道于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旋命侍香。東陽主道場。招師掌記。復見南楚于雙徑。分座說法。元至正乙未。出世西峰淨土。戊戌明高帝。親帥大師

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甲辰遷淨慈。一日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三會語錄。行世。

淨慈林禪師法嗣

杭州止菴德祥禪師

本郡人。與同菴。俱為平山嗣。德業風雅。為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眾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嚙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

金陵天界同菴易道夷簡禪師

明洪武戊午。主南屏淨慈。兵燹之餘。殿堂鐘鼓。為之一新。父子繼席。傳為盛事。二十五年。奉旨陞主大天界寺。進院上堂。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者無上輪。如何轉去。卓拄杖曰。轉也轉也。遂下座。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

嘉興沈氏子。出家海寧淨妙。謁天真。發明別傳之旨。韜光晦迹。交聘不赴。晚居弁山之白蓮。示眾。萬法歸一。無孔鑿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并州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瑠華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後退歸淨妙。示寂。塔于弁山。所著。有南極語要。

華頂觀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

麗水吳氏子。年十五。從禪智空中假薙髮。習定楞伽菴。越數夏。出遊七閩。徧歷諸方。無可其意者。旋還里。築室以居。名福林。後參靈石芝于淨慈。謁斷崖義于西峰。俱不契。聞無見觀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觀曰。待娑羅峰點首。却向汝道。師擬進語。觀便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觀曰。我者裏無殘羹餽飯。師曰。此非殘羹餽飯而何。觀領之。遂服勤數載。辭去。觀囑曰。昔南嶽受大鑑記荊。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鍼芥相契。不在多言。弗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于行履。方為報佛深恩耳。師佩服之。復往長沙。見無方普。雲居謁小隱。元至正甲午。還福林。尋主龍泉普慈。移茅山。遷武峰。明高帝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于蔣山。師應詔。會事戒嚴。還至杭州。居虎跑。明年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鏃。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三。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于院西。

天童一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

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苒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一于天寧。一問何來。師曰天童。一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為生死事急。一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搥勢。一曰。敢來這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一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明高帝洪武癸酉。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應詔。對揚稱旨。是年秋。銜命祀廬山禮成。詔主徑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鷄子貼天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師嘗勘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曰和尚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一僧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一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曰。汝來自首那。曰學人掀倒禪床去也。師曰。汝是甚處人。曰高著眼。師曰。這依草附木底精靈。師一日問新到。我這裏。虎狼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勘。師鑿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割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這片田地。幾時割得乾淨。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農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問。九重天上承恩澤。五髻峰頭據祖關。四海禪流齊側耳。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曰與麼則過量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太平歌。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和尚遠辭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待盞孟峰[跳-兆+亨]跳。即向汝道。曰適聞疏中道。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曰。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曰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閒掣取錦標歸。師曰。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箇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盞孟口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老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會。師曰。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問。如何是道。師曰。水落崖石出。曰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舉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曰。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曰。蘇嚙蘇嚙。師曰。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溼。火就

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示眾。夫為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為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飭語言。誇耀後世。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這裏。須辨縑素始得。珍重 上堂。觸目不曾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浴佛上堂。真佛無形。浴箇什麼。毗藍園裏。妄見空華。雲門令行。不到今日。驀拈拄杖。召大眾曰。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下座 上堂。老僧開荒時。于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鋤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攬[打-丁+(天/韭)]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鍊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上堂。舉盤山示眾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白。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什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洞山知有宗門上向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腳踏實地始得。拈拄杖曰。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到這裏。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曰。擊碎三元三要門。普天匝地清風起 上堂。舉玄沙因鼓山至。畫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和尚為甚恁麼道得。某甲恁麼道不得。沙曰。我得你不得。師曰。玄沙與鼓山。難兄亦難弟。若要出得者箇。總欠悟在。雪竇曰。只知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縑素眼何在。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浴佛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輪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顛顛。擊拂子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成祖永樂癸未十月二十三日。示寂于不動軒。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烟焰所至。舍利如貫珠。塔于凌霄

之陽。

壽昌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

寧海周氏子。初住瑞巖。後遷天童。有侑宏智。辭塔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于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宰堵。鎮茲東谷。洞上一宗。真規始復。昭告菲詞。深勒崖谷。願師再來。為法作則。

天界信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

久依孚中信。信居護龍河上。師嘗分座說法。後信示寂。師出世建業之聖泉。次遷永嘉雅山。未幾江心虛席。郡守疏請。師主之。凡見人參叩。便高聲示之曰。休去歇去。有再問。則以棒趁出。所著有三會語錄。

徑山悅禪師法嗣

越州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

南昌豐城王氏子。生而穎異。自幼有脫塵志。元至正壬午。祝髮于邑之西方寺。走雙徑。謁南楚。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避兵會稽。遂主慈谿定水。煥然起廢。以干戈間阻不能省母。作室于澗東。名蒲菴。取陳尊宿義。後遷鄞之天寧。杭之靈隱 示眾。舉城東老姥不欲見佛因緣。頌曰。佛身光現紫磨金。大地羣靈悉共欽。兩眼生來不願見。老婆真有丈夫心 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頌曰。妙喜天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剎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 舉馬祖遣人送圓相上徑山。頌曰。緘回特地謝殷勤。海月山雲見處親。莫怪南陽太饒舌。乾坤誰是不疑人 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頌曰。一幅冰綃五色新。玉梭巧織鳳池春。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舉百丈侍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祖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 舉石鞏張弓接三平。頌曰。石鞏何曾解挽弓。還他有力獲全功。蒿枝不用施金鏃。射透須彌百萬重。一弓兩箭了平生。未發機先毒已萌。殺活要須親破的。扣弦三下是虛聲 舉靈雲見桃花玄沙未徹。頌曰。盡向長安踏早春。紫驢隨處逐芳塵。年年歌管東風裏解識桃花有幾人 明高帝洪武戊申。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鐘山大會。勅師陞座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脉。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即便見。了即便了。得即永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舍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

良由自證。非假他求。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其接二祖可大師。祇是點示心體。使之自悟。及徵所得。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方與印證曰。即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當時二祖所言知字。正是親證心體。蓋心是名。以知為體。此知乃靈知之知。具含眾妙。性自神解。不藉緣生。不因境起。不是作意運想思慮而知。直是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徧應無窮。了然常知。眾生由迷此知。即起我相。若了此知。剎那成佛。大抵互古互今。通凡徹聖。別無異法。惟是一心。此心即法。法外無心。此法即心。心外無法。豈不見。文殊師利。告妙德菩薩言。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首楞嚴經亦曰。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于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知欲證菩提。即心而已。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了了識心。惺惺見佛。此實妙明真覺。圓照無礙。非智可測。惟證乃知。大凡參學日用。心體不明。為境所轉。妄生顛倒。心體若明。如晝見色。分明無惑。故先德曰。若心馳散。即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惟心無外境界。即便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故。又曰。迷時人逐法。悟了法由人。蓋迷時。是執心為境。被境所奪。法有千差。悟時是了即境即心。塵塵合道。法法全真。出沒卷舒。一切由我。為是從上已來。禪門相傳。單提直指。總無許多言解。但了即心是佛。頓紹祖位。便坐覺場。如迦陵鳥在殼。而聲壓羣禽。似好堅樹出地。而高升眾木。且如大乘頓教頓修之人。一念不生。即名為佛。豈論積功累德劫號次第。而後為證果哉。蓋一切眾生。心本是佛。以妄念起故。乃為眾生。若一念妄心不生。何為不得佛。又如華嚴經曰。佛子。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此吾祖所謂圓解圓修。一超直入。而功高累劫者。豈誑語耶。但今時人。多信不及。見不親。行不到。若信得及。見得親。行得到。晝夜心無間斷。寤寐一如。返照靈源。直性顯現。無法不達。無理不融。自然應用普周。縱橫任運。到者田地。不愁佛。不解語。雖在生死。常入涅槃。雖處塵勞。當居淨剎。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菩提不修而自成。煩惱不斷而自除。境智雙泯。情謂俱忘。當體即真。一心不動。今殿下。宿具正信。佛法緣熟。識詣見超。心體已明。有大力量。不用堆堆兀兀。竟日窮年。但只圓解圓修。于出入起居。語默動靜。乃至應事接物。發號施令。一切處。一切時。念起即覺。常覺不昧。澄慮忘情。久而自契。此三祖所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于此直下薦得徹去。則是無為而為。無修而修。無得之得。無功之功。無證之證。最為切當。最為省要。昔閩王。請羅山開堂演法。山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閩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

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眾不同。正所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豈在揚眉瞬目。鼓唇動舌耶。貧僧恁麼切怛。早是畫蛇添足。[日/月]瀆睿聽。然蒙賜問。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大圓照中。少加垂覽。亦見靈山宿願。不忘祖道。不勝至幸也。復答晉王問禪要曰。二月二十日。敬奉令旨。示諭。佛法自心所得者。敢不披露愚衷。僭陳萬一。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竟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于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即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蓋世間萬事萬理。皆出于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不用多工。最為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研醜。物來即應。物去不留。不要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儘與盡力。真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却是好消息。便與一時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即是大休歇。大自在。大安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尊者即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便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宿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奚俟鄙言。惟大圓鏡中。以心印心。羣生幸甚。佛法幸甚。後坐黨。被逮受刑。時年七十餘矣。物論哀其無辜。嗚呼其定業若是耶。所著有蒲菴集。及蒲菴外集。行世。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休菴無旨可授禪師

台之臨海李氏子。年十二。從季父沙門仲智於石門寺。十九得度。為大僧。參普覺于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元至正丙戌。出世台州安聖。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真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三夏。明洪武癸丑。杭之中竺。以府侯之命。請師主之。至則淨慈諸耆舊。相與力爭。屢却不聽。不得已強居二載。搥鼓告退。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骸。歸龍華。塔而藏焉。

南嶽下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

溫州樂清金氏子。襁褓中見僧。即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受業。便知有向上宗乘。十六得度。十九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岩。岩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瀉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謁無見覩于華頂。覩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單丁十載。後聞伏龍長提唱。直造叩見。長曰。將什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長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長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長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長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旁觀人挾破。誰知不值半文錢。長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長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便出。乃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長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為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田/卅]以法衣頂相 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 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什麼詩。試道看。僧無對。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復問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是即是。爭奈口口不同。自代曰。上大人丘乙己 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鍊樹花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剎剎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臼。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元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啟。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這裏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

駐錫焉。未幾四眾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明高帝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眾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瘞于院西。塔曰永光。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杭州天龍水菴無用守實禪師

婺之甄氏子。十八歲往投里之康侯山芟染。泰定間。游浙西。適值千巖長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龍華去天龍密邇。大道平。力圖起廢。挽師與長主之。會長去烏傷。師與俱焉。元至正丙戌。復謁中峰。羣疑頓釋。旋退居嘉禾。一夕夢大道曰。我已棄人間世。師驚疑。拏舟訪之。由是復主天龍。辛丑八月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行省丞相達識鍈木爾。為主後事。築慈濟塔院于天龍西岡。奉全身瘞焉。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函櫝中。生舍利五色。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五。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

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貴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岩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嘗見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滙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閩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花滿庭之異感。居民為建寶坊。泊千岩遷化。眾請師繼席。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鍤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問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這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曰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尚一槌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曰。這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真說非真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

時節。喝一喝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 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互天烈焰。燒却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眾。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曰。幸無是瘡。勿傷之也 結制上堂。蠟人為驗。始于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鉢船。普請大眾。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鍼 歲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蕊。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孃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示眾。佛是眾生界中了事漢。眾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酢處看。是什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眾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真如境界。無一剎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拶出來。瀉入碧瑠璃裏去。三千諸佛笑顏開 坐禪銘。參禪的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真志。真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墮生死。古德垂慈何大切。教人參元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烈。進前退後知幾回。恰似冰爐煉生鍊。冰爐煉鍊真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拶火星飛。面門筵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真。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干將鑢錐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興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鍊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為報參元人。趁此後生須努力 明高帝洪武。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特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顧力行何如耳。戊辰四月十四日示寂。塔全身於松隱。

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

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徧參諸方。久之歸觀。會千巖遷化。元至正壬辰。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席。四眾請師主之。蘇平仲嘗過訪。寒溫之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語默。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

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明高帝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眾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茶毗。五色舍利無數。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六。

金華華山明叟昌菴主

本郡浦江人。縛茅于里之華山。往謁千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一日忽辭眾。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時明高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

江寧天王山般若法秀禪師

嘗居婺之聖壽。為第一座。元大德末。棲遲此山。至正甲午。明高帝渡江。單騎入山。與話相契。時遣繆總制者。送供焉。師久之。遊廬山。莫知所之。而所居佛龕亦無矣。洪武丁卯。上憶其事。詔工部侍郎黃立恭。諭之曰。朕渡江來。曾謁法秀禪師與語。卓有識見。今其亡矣。爾可選一辦道僧。即舊地。重新創見一菴。以見朕意。立恭乃舉僧紹義。引見受命而去。於其山蓮萏上立菴。賜名般若禪院。左春坊趨濟。作般若禪院記。紀其事甚詳。

古梅友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慈舟濟禪師

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賊在什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復往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却搖唇鼓舌。瞬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尚有此子。善自護持。

一峰寧禪師

西竺呈見解。師為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

弁山安禪師法嗣

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

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初見嬾雲安。開示法要。後于虎丘。禮石菴祝髮。會菴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復造安求證。安為助喜。後住碧岩。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觀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為真。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于西湖修吉山。卜地為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翠堵峻嶒。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斷。于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

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覲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于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為至。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導為師。宿膺微幸。值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于武林。骨窆山崖。窆堵奠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坦夷。正統癸亥春。景隆五十二歲著。師所著。有空谷集。尚直尚理編。

福林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

姑蘇松陵人。年十三。往越州日鑄寺出家。十五歲。祝髮受具戒。首謁石屋珙。次見三衢懶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于高仰。禮拜起即依實供通。梅打趣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歷燃三指。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眾。時年二十八矣。眾推出世。師遁跡出山。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年來懶送迎之句。明高帝洪武間。奉旨剋度千僧。至繁昌。眾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眾。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若是發心不真。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經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真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為什麼事。長慶坐破蒲團七箇。為什麼事。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為什麼事。乃至歷代真實踐履。尅苦勵志。為什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為什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底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為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前。高挂盞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成祖永樂丁亥。復奉旨于天界。終老焉。

南嶽下二十五世

萬峰蔚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

繼席聖恩。為第二代。萬峰付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元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後示寂。塔于萬峰之側。

武昌九峰無念勝學禪師

隨州應山陳氏子。年九歲。從寶林無極受業。初謁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鄧尉蔚。于喝下領旨。蔚付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後回寶林。道風遐著。繼住九峰。明高帝洪武壬戌。孝慈皇后。竇天楚王。延聘諸山名衲。集于洪山。見師道容驚異。特留邸館。請問法要。高帝聞之。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剎。師力辭。命中官送還九峰。丙子。御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并緘松實松華。命中官賚送山中。諭慰淳切。敕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于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茲特遣人就見。賚有松實松華之供。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暇究真元。百草頭邊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剎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中官回奏。上大悅。成祖永樂甲申三月二十九日。集眾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于師子岩。諡清福廣慧禪師。遣官致帛。命詞臣撰塔銘。

海舟普慈禪師

蘇州嘗熟錢氏子。幼出家破山。聽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有疑。往參萬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何是實義。峰劈頭兩棒。攔胸一踏曰。只者是。師起四。是即是。太費和尚心力。峰然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居士沈貫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指耶。月耶。士罔措。師拍案一下。士釋然有省。

果林首座

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曰。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什麼。僧擬議。師便打。

金山濟禪師法嗣

建昌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

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參一峰寧。執侍七載。一日忽有省。偈曰。幾年外走喪真魂。今日相逢迥不同。身伴金毛石師子。回頭吞却鍊崑崙。峰寂。走見慈舟於金山。禮拜起。便問。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斷。舟曰。賊在何處。師拍案一下。舟便喝。復舉香巖上樹話。反覆徵詰。遂承印可。初住劔江壽聖。寧藩致書聘師。三往返不赴。僅答問道書。授慧光普照頓悟圓通之號。明成祖永樂乙酉。眾請開法壽昌上堂。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真機露。無位真人覩面逢。直下

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己躬事。黃龍最上峰 小參。了了了。一片長空光皎皎。休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 後住閩之杉關。重開福田。壬寅十月八日。忽索筆書偈曰。這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只隨流。是聖是凡人莫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清月皎。書畢。趺坐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奉全身於法堂供養。

天界俊禪師法嗣

東普道林無際明悟禪師

蜀之安嶽通賢鎮莫氏子。年十二棄家。初未遇人。習禪定工夫。後參樓山清。清舉趙州無字話。師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西江悟首座。指見無念。會念謝世。遂參古拙俊。禮拜次。俊謂侍者曰。這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為直敘。俊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俊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俊曰。我棒頭有眼。不打這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俊復還坐。驀筍問曰。大地平沉。你在什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俊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俊曰。因甚不道。師曰。亘古亘今。俊曰。亘古亘今即且置。你在西州。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俊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俊為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這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這裏成佛。即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這裏齣齣打睡。俊笑曰。這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 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却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 門下法嗣七人。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

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剝生蟾蜍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奈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此佛種也。乃命出家。從正菴中茭染。後謁古拙俊。一夕。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俊。便震聲一喝。俊曰。如貧得寶耶。師曰。寶即不得。得即非寶。俊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俊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俊為助喜。度嶺至西坑築菴。影不出山者二十年。明宣宗壬子。赴武林虎跑請。臨終示眾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烟。惟有死生真大事。殷勤辦了莫遷延。大眾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為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而逝。奉全身。塔于菴左。壽七十。

河南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

金臺高氏子。出家受具。首見無際于隆恩。有省。歸牛山結茅。三載。復詣繁昌。參古拙俊。俊問。何處來。師曰牛山。俊曰。人在者裏。牛聾。師曰。覷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俊曰。雖然。怎奈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俊復拈起竹篋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俊曰。未得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篋擲于地。俊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俊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 示眾。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富兒易嬌。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僧沈吟。師乃曰。若道即心即佛。大似好肉剝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良久曰。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鉢盂。

何密菴居士法嗣

楊州素菴田大士

世為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菴太守。唱道東南。士為入室高弟。鉗錘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篋。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菴。為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僧問。補陀路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即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勒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示眾。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示眾。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的。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却。入地獄如箭射 示眾。舉張九成居士。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士曰。因甚某甲無箇入處。清出袖中素珠示之。士俯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士悚然。一夕如廁。究柏樹子話。忽聞蛙聲。即有契入。今日舉揚箇事。汝諸參學人。切莫作談元說妙會。亦莫作思惟卜度會。到那及時及節去處。自然[口@力]地去也。且道。時節一句。又作麼道 僧誦經次。士問。誦什麼經。曰法華。士曰。法華經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曰。你討什麼碗。僧喝。士便掌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為菴。四方參扣之士。日擁座下。一日與眾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別眾而逝。

松隱然禪師法嗣

道安禪師

矢志礪行。有乃父風。常行般若三昧。明永樂丙申示寂。遺偈曰。不會掘地討天。也解虛空打檝。驚起須彌倒舞。海底蝦蟇吞月。踏翻生死大洋。說甚漚生漚滅。世

壽七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二十六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虛白慧岳禪師

湖廣王氏子。父為丹陽稅課司。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疎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誓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復回。一定六日。忽舉首睹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坐。端如鍊幢。諸方因號岳鍊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指令參寶藏持。具述悟由。持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一日室中侍立次。持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持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師遂發憤。寢食俱廢。至第二夜。驀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期滿。至昭慶受具。後遊安溪古道山。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宿衲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明宣宗宣德乙卯。敕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施委積。師復捐餘貲。重修淨慈大殿。英宗正統辛酉六月一日。忽集眾。敘謝訣別。眾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跏趺而逝。茶毗。舍利無筭。塔於本山東塢。世壽七十。臘五十有五。國子監祭酒胡公澂。為之銘。

壽昌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雪骨會中禪師

大闡通參次。師問。從何處來。曰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挖皮袋到者裏。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耶。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腳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遙空吼。野犴聞之腦裂開。

東普悟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荆壁紹琦禪師

蜀之安唐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悟。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明英宗正統癸亥。再參悟。悟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悟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悟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悟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悟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悟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奈勞神不少。悟拍膝一下。師便喝。悟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悟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悟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悟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腳踏實地。悟即鳴鐘集眾。乃記荊焉。壬申。抵金陵。訪月溪海舟。出住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澗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眉。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甌炊松粉。冰鑪煮月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鏃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景泰乙亥。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攬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鏑。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齧殺。復舉法燈開堂日。蓋為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話畢。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己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為蠶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渠了却。若有問蠶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眾。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個同參。上堂。拈拄杖曰。只者些子誦語。多少師僧。到者裏。

開口不得。思量不及。舉揚不出。即今落在山僧手裏。橫也由我。豎也由我。提起放下。卷舒殺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眾中莫有為佛祖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翟*支]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什麼盃。便下座 上堂。眾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眾分明記取。便下座 示眾。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眾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良久。以拂子打圓相曰。機先一著。覷面全提。擊禪牀一下曰。句外一言。和聲揭露。不許停思顧佇。那容擬議分疎。眨得眼來。劒去久矣。縱饒佛祖到來。也只攢眉有分。何故。蓋為非言路可通。非心識可測。若是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便當點首一笑。猶較些子。近世人心不古。學者不務真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學識依通為悟明。穿鑿機緣為參究。破壞律儀為解脫。賁緣據位為出世。以致祖風彫弊。魔說熾然。塞佛祖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委地。大覺世尊。於二千年外。早已識得眾生心病。預設多方。曲垂規則。故曰。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曰。眾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所以結制安居。剋期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解結之有時也。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已悟者。且置勿論。如或未悟。則此一期又是虛喪了也。若是真正道流。以十方法界。為圓覺期場。無論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為始。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要見個徹頭徹尾。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曰。所謂一念萬年。豈虛語哉。豎起拂子曰。諸大德。還知落處麼。幻叟今日不辭饒舌。更為諸人下個註脚。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渾圓。等閒得失俱拈却。風送潮音出海門 師到菜園見冬瓜。問園頭。者個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篋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 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關語曰。蟻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鍊馬嘶。曰蓮湖橋。為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 天順丁丑。由匡廬歸蜀。韓都侯。於方山建雲峯寺。迎師住持。憲宗成化癸巳三月望示微疾。眾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建塔天成。

雲南府古庭善堅禪師

本郡昆明丁氏子。十九參栢巖。明宣宗宣德庚戌。走金陵。參無隱道。道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未有所入。乙卯。抵貴州雍蘿山。入蜀。脇不至席者十載。方得透脫。後於正統間。走謁隆恩。求無際悟印證。悟曰。子見處。因甚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個非別。悟頷之。一日辭悟。悟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悟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眾。舉汾陽無業道。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煮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非知識。除却一切施為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麼生脫去。不得認著個死搭搭。向良久處妄想。不得執著個轉轉轉。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脊梁生鏃鑄。就機辯懸河瀉水。未免闍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曰。昨夜蟪蛄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巖前。復召大眾曰。珍重。示眾。若論向上一著。了無別說。惟當人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古人舌根埋沒。不能決志透脫。開口處情塵知見。學解聰明。於自受用中。確無的實。似這等。豈非自喪己靈。爾若不信。有日病來將所學所抱。抵將不去。那時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生死行脚。豈可高心執見聞。恁麼說。便憤志決透去。乃思前算後。便拌此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非小因緣。必猛利方能入筍。且諸方諸宿說。做工夫於自究竟處。或一年半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或聞師家舉似。或看冊子。便認著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効古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個樣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真參實證。却不恁麼。要向本分綿綿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子撥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豈爆冷灰。天翻地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己大光明寶藏。大受用處。自然頭頭無礙。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這邊那畔。通明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清淨無礙三昧。到恁麼田地。說甚麼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攝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微塵光明。現十方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具不思議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刹數。具足諸佛定慧三昧。於一毫末。從外來。有山雲水石集。行世。

太平府八峯山廣善寶月潭禪師

付大慧華偈曰。乾坤雖大不能藏。日月雖明難逾光。紹續慧燈常不滅。流傳千古繼諸方。

南京太崗月溪澄禪師

付法偈曰。心即能知心。法即能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重慶府西禪雪峯瑞禪師

天奇瑞參。師問無字話。瑞移時方覺。答曰。澗底頑冰吞宇宙。性湖明月匝天寒。師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底心。掃妄求真底見。瑞曰是。師曰。汝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掃妄求真。絕諸佛之命脉。震聲又喝曰。真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瑞豁然。

素菴田大士法嗣

佛跡頤菴真禪師

遊歷諸方。多所契入。後參田素菴居士。為入室上首。得獲付囑 示眾。青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掣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是脚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己解。勿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寄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踞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歎椿椿地。却如個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南嶽下第二十七世

東明岳禪師法嗣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

成都余氏子。生於明高帝洪武甲戌。賦性慈藹。幼孤。見僧輒喜。一日聞生死事大。發心出家。奮志趨彭縣大隨山景德寺。禮獨照月菴染。後月示寂。師入西山。庵居八載。棄去。尋訪知識。首謁太初。原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汝本來面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不是不是。師曰。兩眼對兩眼。原頷之。宣德丁未。出峽遊燕京。南還至武林。謁東明岳。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岳便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作麼生掌。明又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岳復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傳。遂展具三拜而立。岳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大眾弗得輕慢。自此聲譽叢席。未幾。復遊金陵牛首掛搭。請師前堂。領眾三載。復隱全椒焦山三載。後至天界。憩隱山居。於正統丁巳。太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師開法翼善。庚申夏。東明專僧。送衣拂至。有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

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東明如期果寂。成化丙戌。師示寂。壽七十二。臘五十。塔於本山。

蘇州水心月江覺淨禪師

本郡沈氏子。年十五。往從古拙芟染。明永樂壬寅。參峴山宗。後見東明岳。親依最久。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岳曰。你那裏去來。師進前曲躬曰。那裏去來。岳便喝。師亦喝。岳便打。後菴居天目。天順間。遷里之水心。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眾。說偈而逝。壽七十九。臘五十一。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大闡慧通禪師

建寧邵氏子。從斗峯祝髮。往參雪骨中。一夕有省。說偈曰。手把清風斧。毗盧頂豁開。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且詣丈室見中。中曰。還我話頭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二十餘年。清遠之風。從化者眾。弘治辛酉二月十七日。集眾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虛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投子琦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雲興禪師

久侍楚山琦。一日琦出郡回。至途中。性空本潔毒庵三人來迎。琦曰。你道。我甚麼處去來。空曰。知和尚去處也。潔曰。今朝天色晴暖。庵曰。和尚登山不易。琦顧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大眾久立。請師回寺。琦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琦笑曰。頭角髻鬚。鼻孔一般到家。各與三十拄杖。眾同禮一拜。琦轉身便行。後琦付偈曰。躬自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孤危是作家。

涿州金山寶禪師

參楚山琦。琦問。面南觀北斗。低回看青天。此語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却口好。琦曰未。師曰。瞞別人即得。琦曰。差別用處。非智眼不能無惑。子欲洞明佛祖真宗。須透關正眼。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師振威一喝。琦曰。向上一機又如何。師曰。青天日卓午。琦曰。未夢見在。師曰。木人拈玉線。石女度金鍼。琦曰。轉身一句。速道將來。師曰。雨天山色秀。風來草影移。琦拈拄杖。師一喝。拂袖而出。琦曰。放子三十棒。師復回近前合掌曰。謝和尚垂慈。琦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叉手默然。琦曰。如是如是。

唐安湛淵齋禪師

參楚山琦最久。一日入室。琦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琦曰。松風流水。為甚麼却說得。師曰。為渠無口。琦曰。你道。他說個甚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琦曰。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琦曰。聞則且置。你道說個甚麼。師乃豎起拳頭。琦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琦曰。渠為甚却聞得。師曰。為渠有耳。琦曰。汝亦有耳。為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過。琦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古渝濟川洪禪師

問楚山琦曰。螻蛄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蟇。向何處安身立命。琦曰。識海若空。魚龍自有變化。師曰。未審螻蛄蟲。即今何在。琦曰。在汝眉毛下。師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琦曰。多少人。向者不見處。打失鼻孔。師曰。未審如何是摩醯正眼。琦喝曰。會麼。師曰不會。琦曰。面前兩眼渾無事。頂中一點耀乾坤。師曰。蓮湖橋為人直指。因甚明眼人落井。琦曰。高山無險路。平地有深坑。師曰。如何是直指的事。琦曰。玉欄干上石獅子。紅藕花邊白鷺鷥。師曰。謝師答話。琦曰。切忌隨語生解。師禮拜。

太原府海雲深禪師

因鐘聲。楚山琦便問。子還聞麼。師曰聞。琦曰。你道說個甚麼。師作鐘聲。琦曰。只如鐘聲未發已前。響在何處。師曰。未發已前。琦曰。鐘聲絕後。響歸何處。師曰。鍾聲絕後。琦曰。耳是根。響是塵。知響者是甚麼。師曰。非心不響。非響不心。琦曰。心豈有響乎。師曰。心雖非響。響處分明。琦曰。無響之時。心在何處。師曰。心體湛然。不逐響生。不隨響滅。蓋繇兩耳虛通。是以應用無礙。琦曰。子說道理耶。師曰。不說可乎。琦便打。師禮拜。

順天石經海珠祖意禪師

掩關次。楚山琦。撫關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琦曰。日用事作麼生。師曰。看取無字。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無孔鑊鎚當面擲。琦曰。趙州意作麼生。師曰。只為婆心切。肝膽向人傾。琦曰。不涉有無。如何體會。師曰。某甲到這裏。無用心處。琦曰。早是用心了也。師曰。某亦不知。琦曰。誰道不知。師曰。道者亦非。琦曰。待出關來。與汝一頓。師曰。某即今亦不在關內。琦拍關門一下曰。這裏響。師一喝。琦曰。未在更道。師曰。靈機無隔礙。牆壁絕周遮。琦亦喝。師近前問訊曰。謝指教。琦曰。天時酷暑。善加保愛。

長松大心真源禪師

三池張氏子。參楚山琦。師問。從上佛祖言行不到處。請師直指。琦拈拄杖曰響。師便喝。琦便打。師又喝。琦又打。師乃捉住拄杖曰。打甚麼。琦與一喝。師作禮。少頃。琦問。那裏來。師曰。本無動靜。琦曰。因甚到此。師曰。來處亦非。琦曰

。與甚麼人同途。師曰。野鶴獨翔雲漢表。清蟾孤照宇寰中。琦曰。途中忽遇猛虎時。如何迴避。師曰。虎在甚麼處。琦作虎聲。師作伯勢。琦曰。恁麼子親見虎來耶。師却作虎聲。琦呵呵大笑。復問曰。子於二六時中。何所用心。師曰。獨開雙眼睜。長伸兩脚眠。琦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晴霄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疎。琦曰。只此便是。別更有麼。師曰。古木枝頭飛赤鳥。琦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子又如何領會。師曰。泥牛走入海。吞却老龍珠。琦曰未。師進前叉手。默然而立。琦曰。如是如是。

順天房山石經豁堂祖裕禪師

成都巨氏子。參楚山琦。值琦閱經次。師進前。舉起經曰。這個是什麼。琦一喝曰。你道是什麼。師亦喝。琦指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經流出。子還知此經出處麼。師彈指一下。琦曰。般若智用。子今得矣。更須一字一句。從頭覷破。再來商量。師作禮而出。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

參楚山琦。琦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琦曰。號甚麼。師曰隱山。琦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上頭關。琦曰。或為霖雨時如何。師曰。徧布寰區。琦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晝。琦乃笑。

松藩大悲寺崇善一天智中國師

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即禮月光為師。後住松藩。時番夷叛服不常。師為撫化。莫不投伏。天順間。累封國師。楚山琦。過訪其廬。師呈悟繇。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琦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琦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琦曰。向上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明白眼。何處撒塵沙。琦印可之。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

簡州李氏子。謁楚山琦。琦問。二六時中。如何用工。師曰。看取無字。琦曰。如何是無字。師曰。適來上山。恁麼發困。琦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琦曰。還我無字頌來。師曰。無無無處亦非無。雲散長空月正孤。亘古亘今渾不昧。要將名列祖師圖。山頷之。

天成古音韶禪師

掩關次。楚山琦過訪。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師曰。他不曾出入。即開門禮拜。琦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事。請關中主相見。師叉手默然。琦曰。恁麼則寂默去也。師曰。師適來問甚麼。琦曰。問汝關中主。師曰。喚作寂默得麼。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亦非絕。渠儂面目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琦曰。若然則

子不在關內耶。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在關外。琦以手拍關門曰。爭奈者個何。師擬對。琦便行。

翠被悟空真空禪師

關西人。久依楚山琦。一日入室次。琦問。踏翻大地。徹底窮源。子作麼生領會。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琦曰。此中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不可得。琦曰。只個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生。師擬開口。琦振聲一喝。師曰。恩大難酬。山彈指曰。宜加保任。

南京香巖古溪覺澄禪師

高陽張氏子。從雲中天暉昶芟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無字話染指。乃叩月溪。復往投子。參楚山琦。琦問。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作麼生會。師曰。法外無心。青山滿目。已而鍼芥投。隨眾入室。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固始之南山有年。明英宗天順辛巳。出住金陵高座寺。結制小參。三根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我此堂中。都是伶俐衲僧。本分禪和。個中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十五日以前。不許動著。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日日好日。太煞分明。有時三世諸佛與露柱說法。覓火和烟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如斯會得。芥子納須彌。極小同大。須彌納芥子。極大同小。大小相合。一多無礙。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正眼觀來。兩個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青州布衫。不放出頭。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之於雲門胡餅。不容開口。教你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咬又咬不破。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眉間拶出金剛焰。露柱燈籠盡放光。憲宗成化癸巳八月九日。集眾訣別。端坐而逝。少頃眾泣。師復開目曰。不須如是。瞑目長往。

陝府玉峯如琳禪師

楚山琦問。子在甚處用心。師曰。無用心處。琦曰。與麼則虛喪光陰耶。師曰。虛空百雜碎。廓徹太分明。琦曰。如何是分明的事。師曰。識得東君面。乾坤總是春。琦曰未。師曰。面門鼻孔大頭垂。琦曰。子恁麼到不疑之地耶。師曰。某甲亦不向者裏住著。琦曰。子向甚麼處住著。師曰。有無俱不滯。脫體絕思量。琦曰。只者絕思量處。子今正好思量。師乃諾諾。琦曰。且道。絕思量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非思量。琦為點首。

珪菴祖玠侍者

因病革。作痛苦聲。楚山琦問曰。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師曰。用得著。琦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笑與叫者復是阿誰。師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真。寂體中。實無受者。琦曰。主人公。即今在什麼處。師曰。秋風不扇。桂蕊飄香。琦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師曰。有眼覷不見。琦曰

。只如三寸氣消時。子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琦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琦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遂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曰。是祖玠手。琦曰。祖玠是誰。師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琦嘆曰。善哉。只個不即不離。妙契無生。子今既明。雖則年茂。死亦何憾。師乃告琦曰。快與某甲趲龕來。琦命舁龕至。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遂振身端坐。斂日而逝。

雲南堅禪師法嗣

太原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

雲南康氏子。生於明宣德丁未。正統間。從無極泰芟染。古庭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 上堂。無孔鑊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僊山轉身。即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醜翻。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個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為妙喜淨邦。長水瀆岳積而來。瑯琊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琉璃穿。等閒擊碎珊瑚枝 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焰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上堂。體相用三大齊彰。塵塵攝入。因果智五周頓證。法法圓融。百城煙水。不出一毫。十世古今。匪移當念。紅藕花開聞水香。觸著蟪蛄蟲半邊鼻。青山低處見天濶。展開瘦蚊子一莖眉。百川競注。而水體不流。萬竅共號。而風本自寂。金師子不勞踞地。水牯牛隨分衲些。動容滿目家山。依舊青天白日 冬至示眾。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烟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真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為汝諸人。真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示眾。山高海濶。月朗風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眾。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個個壁立千仞 示眾。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兔。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碗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花。展

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師有山居吟曰。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後示寂於本山。年六十六。所著。有竹室集。行世。

大理蒼山明波羅禪師

本郡趙氏子。初居蒼山懸巖。禮佛洞明心地。後謁大方。印心於古庭堅。復歸。仍禮佛。一日經行巖上。屹然立化。七日不踣。鄉人以香燭之儀禱之。輕如一葉。遂就茶毗。得舍利七粒。瘞於浮圖。後人名其壁。曰波羅巖。山勢巖嶮。登者凜然。風吹草木。皆作禮佛聲。至今不息。所禮之石。手足印紋。恍然如生。塔于蕩山蘭若。

洱水道庵居士

久參古庭堅。示以萬法歸一。築室于水目九峯之間。因聞水聲大悟。再見堅。堅一見便曰。可喜。居士這回穩坐家邦也。士曰。某甲自來不出外。堅曰。家中事若何。士曰。倒却四壁。堅肯之。士禮拜。堅有鐵壁銀山都放倒。叮嚀珍重莫狐疑之句。寄之。年七十。臨終說偈曰。慣用龜毛。頻拈兔角。今日分明。趙州略約。

大岡澄禪師法嗣

杭州天真毒峯本善禪師

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明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個無字。如蚊子上銕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見。復曰。觀子根器。有異於人。切莫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即發願自誓。此生以悟為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訪。會際蒙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并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為。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澄。澄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一日侍澄。園中坐次。澄曰。你向來看甚麼話頭。師曰無字。澄曰。如何是無字。師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澄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寒光焰焰。耀古騰今。澄曰。還我劍來。師曰。擬動則犯他鋒銛。澄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澄曰。老僧來擗。師曰。亦不相饒。澄曰。殺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澄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師曰。賊賊分明。澄曰。賊即且置。還我賊來。師曰。六六三十六。澄曰。未在更道。師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澄曰。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了無一法當情。瞥爾通身露地。澄曰。你即今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何處不稱尊。後辭澄。抵浙中。掩關天目萬峯菴。澄亦蒙旨。欽賜歸金陵大岡。遣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澄臨委息。命送衣拂畀之。師住山凡四十餘載。明英宗天順間。建西湖之三塔。泊天目之招明。吳山之寶蓮。南山之甘露。憲宗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

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難 僧請益曰。高峯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鍊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即向汝道。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普說。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曰。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鍊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己露。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挂角羊 壬寅。示寂於天真。塔建本山。

太原五臺山普濟孤月淨澄禪師

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澄。令看趙州無字話。二日有省。澄異之。復入蜀獨居飛雪山三年。一日炊飯定去。覺時飯已成醖。以地坐久。足為冷濕所浸不能起。得人荷至後山。調息始愈。一日坐木上。聞爆竹聲。豁然大悟。自是一切時中。洞然明白。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明英宗天順丁丑。還清涼。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命師住持。師嘗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真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 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略無求 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青山青又黃 深隱巖阿不記年。名韉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 颯颯春風和鳥哀。清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 後坐脫於本山。

江寧大崗夷峯寧禪師

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沙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

潼川州蓬溪智林天淵福湛禪師

以勤苦入道。獲記月溪。及開堂弘化。大為楚蜀禪學所歸。壽七十七。寂時。有倒騎鐵馬吼西風。明月清風一樣同之句。蓋辭世偈也。有天淵錄二卷。今竟淹沒無聞。

廣善潭禪師法嗣

鳳陽府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

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皓月。今朝木馬吐清風。傳曰。一歸何處響。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踪。傳

頷之。復往金山。謁無極。囑師見寶月潭。潭問。有草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潭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潭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潭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潭微笑而出。入室次。潭拈拄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潭曰。看者漢。撞却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槎山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今來龍象交參。諸山共處。此非小緣。感皇上之洪恩。賢士大夫之佑護。安立禪期。助斯聖化。命山僧光揚宗眼。令末運得種福田。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 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下鳥啼花。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青松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青 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羝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一下 上堂。舉古人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意作麼生。眾無語。師曰。不識匡廬真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

江寧崇福大慧覺華禪師

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只是者個。如今目前。也只是者個。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大眾。畢竟喚作甚麼。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脉。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案一下。

河南伏牛翠峯德山禪師

關陝西夏人。幼質朴。年三十始出家。從雲南牛首海。為弟子。海寂。師得遍參。而礙膺之物終苦未除。因古峯指。參寶月潭。潭曰。子期心固遠。特欠一番徹骨在。過此從死中活來。向人出言吐氣。始有著落。不然總沒交涉也。師聞。於是入伏牛。苦心六年。始得大徹。出世瓣香。為潭公拈出也。異日在都門吉祥。時以眾廣。當事者物議。師為捨眾。歸伏牛。眾益盛。說法凡三十年。一日謂眾曰。歸歟歸歟。吾北人歸北。首丘願也。遂還京師延壽。未幾。示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於寺普同之後。有贊師像曰。有風斯清。有月斯明。猗歟翠峯。玉振金聲。

頤菴真禪師法嗣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

示眾。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為動靜通身是個疑團。疑來疑

去。終日歎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口@力]地一聲去在。雖然。切忌喚鐘作甕。喝一喝。

和菴忠禪師法嗣

奉化福泉法海用剛宗軟禪師

示眾。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作果。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猛忿將去。終日如個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却鼈。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寶文洪印禪師

古渝棠城張氏子。禮西禪瑞有年。因瑞遷化。遠扣楚山琦。值定王除禪請琦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琦曰。蕩蕩堯風清六合。明明佛日照三千。師曰。祝讚已聞師的旨。拈花微笑意如何。琦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禪之辰。迺鶴駕仙遊之日。未審即今何在。琦豎拂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三世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徧界絕遮藏也。琦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琦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琦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更不疑。琦曰。俊哉衲子。透網金鱗。出語標宗。不忝西禪之嗣。更須保任。切莫自欺。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性空無極闍禪師

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搗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嬰兒街市鬧。用中元。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元中元妙中妙。寶絲網裏鬪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古調翻來別。

南嶽下二十八世

翼善慈禪師法嗣

金陵翼善寶峯智瑄禪師

吳江范氏子。素業木工。因海舟慈建塔院。失斧傷足。痛甚索酒。慈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能喫否。師有省。即求為僧。慈與披薙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薪。慈

見曰。將刺棘作麼。師曰是柴。慈呵呵大笑。師惘然。慈曰。是柴將去燒却。師擬曰。和尚畢竟有什麼道理。故爾問我。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眉。面如刀割。以鏡照之。忽然大悟。呈偈曰。負薪和尚喚為棘。火焰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元要得。慈便打。師奪拄杖曰。這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慈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慈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迷悟猶如空裏雲。碧天明了淨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殺活拈來總現成。從此名聞遐邇。學徒川赴。出世金陵高峯。次遷翼善。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瑞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為復別有去處。瑞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瑞曰曾到。師曰。西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瑞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個麼。瑞曰無。師曰。因甚却無。瑞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瑞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瑞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瑞拂袖便出。師喜。為克家種草。堪支吾道。遂書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師逝于明憲宗成化壬辰臘月九日。塔建翼善寺左。

廬山雲溪碧峯智瑛禪師

少未讀書。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稱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娘生親面目。從今保守者天真。爪牙養就猙獰日。哮吼一聲百獸驚。

夷峯寧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

付法偈曰。真性本無性。真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師臨終。呼門人問曰。有水否。從者以湯進。師叱曰。水以取淨。何用暖耶。汝等可易來。從者易水至。師嗽口。作梵唄聲曰。生如水濁。死如水清。清濁無定。是個恁麼。大喝一聲而寂。

君峯通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清祥上座

久依大闡。一日忽有省。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闡印可之。

思南正法雪光禪師

族趙氏。徧歷諸方。至靈峯度夏。聞舉巖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遂往參潔空。從頭舉似已。空曰。不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

。一日見寒山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後庵居古山。臨終書偈而逝。

天寧宣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

示眾。默堂老人。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裏敲出木楔。中人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睛。啞。泊合饒舌。

東方裕禪師法嗣

南京碧峯寺天通顯禪師

玉芝聚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為他乞命。便歸方丈。明日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著個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諷訛。試為酬一語看。聚曰。前不邁村。後不迭店。師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聚舉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日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疎。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聚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纒。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纒。師打一掌曰。是落耶。是不落耶。聚禮拜。平日所蘊泮然冰釋。師遊南屏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說法。聚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聚曰。劔去久矣。師頷之。

隆延道禪師法嗣

河南伏牛松山西宗性慶禪師

東魯張氏子。年二十。禮襄陽彌陀寺性天雜染。巾瓶三載。克追生死大事。無所發明。遂辭師。徧謁名宿。有示以萬法歸一話。疑情頓發。立願禁足黃石山中。體究有年。夜間偶於池中取水。觀見水中之月。有省。遂往金陵。參隆延道。道曰。子既遠來。為求何事。師曰。惟道是求。道曰。我此間。了無剩法。求個甚麼。師曰。求既無法。心亦無我。當體廓然。後亦無住。師首肯而記荊焉。周晉諸藩。請住伏牛松山上堂。僧問。佛未出世。祖不西來。妙意元譚。在甚麼處。師曰。朝朝東海金烏上。夜夜西岷玉兔飛。曰出世後意旨如何。師曰。秋吐籬邊菊。冬開嶺畔梅。曰恁麼則道化無生滅。春風有變遷。師舉拂子曰。一番拈起施神用。萬彙同歸佛界中。乃曰。放下梧桐花。外道頂門著楔。擊著瀟湘竹。香巖耳裏開眸。雲門拄杖[跳-兆+亨]跳。觸著帝釋鼻孔。風穴太阿鋒飛。分破娑伽眼睛。誑得古燈王。走入蟻螟窟中。老達磨。直造毗盧頂上。到此際。還有超宗越格者麼。良久曰。湛海泥牛聲哮吼。空巖石虎嘯眠雲。端陽小參。五月午日時節。角黍包奠英烈。艾葉香。榴花潔。此景年年風趣別。滄浪之水清。屈原一夢歇。舉世醉濁原獨醒。千古忠貞俱了徹。大家薦此最上

機。五陰雜毒皆消滅。喝一喝。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二十八世

東山海舟永慈禪師法嗣

金陵顧智旺居士(香巖古溪澄。雪谷集序曰)

士號祖庭。早年孝稱閭里。堅持五戒。獨處一樓。棲禪三載。策勤向上工夫。拶透銀山鐵壁。心花頓發。慧眼開明。受印可于東山海舟大和尚。續高峰妙禪師七世之燈。臨濟下二十四代之孫也。慈示寂時。三呼祖庭。士三應。機語相投。遂以大衣塵拂付之。得法之後。大書雪谷二字。高扁所居。將表二祖求法立雪齊腰。不忘本也。

(附。古溪澄所贈。東山顧命歌曰。金陵有箇奇男子。白手成家立綱紀。不逢良友喚回頭。幾乎埋沒紅塵裏。歎浮生只如此。參訪明師求直指。見說傳燈錄上人。志氣衝天奮然起。念彌陀如自己。拶得寒氷化為水。任他非佛與非心。務要禪河窮到底。晝亦然夜亦然。鐵牛不動痛加鞭。頭角崢嶸便作獅子吼。驚得海底金烏飛上天。求印可叩機緣。幾回親到東山前。繞繩牀呈見解。振威一喝與君傳。稱大隱可居塵。而今堪作火中蓮。慣向北斗星中騎木馬。却來東山水上撐鐵船。撒手懸崖知落處。千重慾網打不住。碧眼胡僧沒奈何。分付袈裟為信具。趙州禪真罕遇。爭肯庭前尋栢樹。截斷南山老葛藤。無孔鐵鎚重下鋸。大放開還捏聚。綠水青山皆妙趣。脚根踏著上頭關。明月不隨流水去)。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二十九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

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搗破者些關棧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鬢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遂往蜀中。謁楚山。問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甚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懨[怡-台+羅]。遂參寶峯瑄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峯章中) 師一日對普照太初舉曰。不論向上三元。要了末後一著。初曰。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吹牆畔柳。日灑澗邊榆。照曰。青山低處見天濶。紅藕開時聞水香。初作噦聲曰。正是弄嘴。師曰。你作麼生。初曰。如人上牆百無計。師作噦聲。起身歸位 示眾。舉金剛經。滅度一切眾生話。師曰。先聖先賢。皆要絕後再甦。我即不然。何故。松之本翠。栢之本蒼。去歲半斤。今年八兩。且道。還有絕之與甦。若能會得。始是欺君不得。若然不會。切莫造次 示眾。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個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為不識本心。名為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花。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為。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見他人之性。佛乃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世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切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祇在一處。須

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腦。屙屎放尿。著衣喫飯。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個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示眾。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透得者兩個無法。歸家穩坐 師行脚時。嘗遇隆首座。謂師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師指庭前栢曰。時人見此一株栢。如夢相似。寂後。門人於弘治癸亥。建塔於順天府宛平縣大峪王子坡。

雲谿瑛禪師法嗣

九江匡山天池林隱靜菴智素禪師

東萊趙氏子。早年父母俱喪。年十五。從五臺天成寺大用祝髮。謁雲溪瑛得旨。後住天池 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羚羊挂角覓無踪。海底蟾蜍吞却月 荆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

寶芳進禪師法嗣

嘉興府東塔野翁曉禪師

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一日謂空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空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空再四懇請。師復笑。空始具威儀作禮。踞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個一歸何處。空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鷄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吉菴詐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

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閒花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剎剎蓮花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本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去。不知念念是彌陀 後遷弁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寂。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二。茶毗。塔於禪悅堂。

天通顯禪師法嗣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

嘉禾富氏子。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母曰。此兒他日必為佛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受業。芟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菴祚。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啟發。偶會王文成于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顛。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日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未幾。結制於漏澤之雲峯。忽憶雪巖問高峯。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便見得生死一致。寤寐一如。一日。聞友人誦天通夢居碧峯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峯。後歸隱天池。衲子日臻。遂成叢席。示眾。至道無為。非有為無以造其深。絕學無為。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樣也。奈茲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辯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于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真。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上堂。舉趙州勘二菴主公案。頌曰。舖口經過只一般。爭知死貨活人拈。東行賣貴西行賤。看破方知不值錢。上堂。釋迦世尊。降誕於毗藍園中。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已是漏逗不少。末後拈花示眾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露布重彰。末法兒孫。不畜狂狗趨塊。便恁麼休去。猶較些子。使再揚家醜。以聾瞽後昆。豈予之所願哉。只如眾兄弟。久參練達者。舉著便知。寧堪矢上加尖。若是初機晚進。不免曲垂方便。還有問話者麼。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花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簧。曰周行指顧示真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群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疎親。便下座。

陸五臺居士

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個。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即蹉過也。士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個。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個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師於明世

宗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有語錄二卷。行世。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古音淨琴禪師

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蚤覓個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峯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啟發。次謁性空關主。得遇宿衲靜晃鄰席。一日見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個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曰拶。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花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即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鷄鳴灘。忽然大悟。泊見壽堂。鍼芥相投。即承記荊。歸隱斗峯。明武宗正德壬申。遷瑞巖示眾。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繇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致見種種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齧定牙關。捏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惺惺。疑來疑去。到山窮水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個時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辯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於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

南嶽下第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無聞正聰禪師

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師依文而答。宿譏呵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念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兀。太行峯嵯峨。奇曰。他日教壞人者。乃汝一人。以偈印之。後住關子嶺。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便劈脊一棒曰。合取狗口。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

相示之。僧無語(笑巖寶。代僧作禮曰。盡界普瞻) 笑巖參。呈前所得見處。師隨即印之。次日入室禮拜。師曰。上座昨夜許多絡索。向甚麼處去也。巖擬對。師笑曰。鷄子已過新羅國。巖遂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師厲聲曰。十聖三賢你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巖頻下十餘轉語。師皆不肯。巖乞代。師責曰。著實參始得。巖一日洗菜回。師見問曰。是什麼。巖曰。一籃菜。師曰。何不別道一句。巖請和尚別問。於是隨問隨答。師皆諾之。巖欲徧參。乃辭師。師舉拂子曰。若向者裏道得一句出格可去。巖無語。師曰。子今向去。且精一其志。勿雜用心。切記吾言。他日大有得力處。巖徧參。後復謁師。命烘爐。師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何在。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否。巖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亦不見。巖曰。若見即非真父母。隨即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曰。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復曰。汝心即我心。我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又曰。佛如轉輪王。佛法如王法。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人 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越二年歸山。七月朔夕。謂眾曰。身心了却好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塔全身于寺右。

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

新鄭李氏子。幼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途遇天真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二人一路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個甚麼。師珍重而出。自後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日侍奇於承天。奇問。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為助喜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曰。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挑荷得麼。便下座 笑巖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巖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巖便禮拜。復敘及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巖便喝。少頃。師又問。無聞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巖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巖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巖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巖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巖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巖便拂袖而出。

天池素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

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淨菴。默有所契。菴付以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巖。爽菴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間曰。粥飯自辦始得。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淳誠。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走聞名。正恁麼時。外道悟個什麼。巖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猶挂唇齒在。巖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常手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野翁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無趣如空禪師

本郡秀水施氏子。生於明孝宗弘治辛亥十月十八日。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源底。啟關示眾。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元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元宵示眾。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指歸。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虛空口。若也未瞥然。再看鼇山顛倒走。參小參。眾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示眾。舉修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師曰。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不得底。畢竟如何合煞。喝一喝曰。還見教意麼。便下座。示眾。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大空濶雁行斜。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竝無一物。應個時節因緣。拈拄杖曰。只有者個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曰。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示眾。佛是眾生屋裏了事人。眾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眾生。一時放却。則無了無不了。卓拄杖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端陽示眾。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花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未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曰。大眾且道。此藥治甚麼病。擊拂子曰。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示眾。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個中。只是出不得。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鬚。神宗萬曆己卯仲冬。師謂門人

性冲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十六日。冲如前期而至。師集眾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眾。阿呵呵。明月清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無盡海禪師法嗣

隨州七尖大休宗隆禪師

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後寓成都北寺為典座。一日出街。挑水忘所行。忽頭撞壁有省。衝口成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因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呈所得。無盡乃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住後垂三關語。以示學者。一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峯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二曰。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三曰。盡大地是個火坑。燒却了也。惟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在菜園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黃瓜茄子。僧不契。下山見一尊宿。宿曰。你從何處來。僧曰。七尖峯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尊宿合掌曰。真大慈悲。明世宗嘉靖壬寅十一月八日。集眾書偈曰。三際握來為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

本郡嘉善懷氏子。苴染於大雲寺。時法舟。掩室於天寧。師往參叩。示以念佛是誰話。一日齋次。食器墜地。豁然有省。於是入天界。韜晦三年。復庵棲霞千佛嶺下。又移天開巖。弔影如初。凡客見。無論貴賤。皆問以日用事。略敘寒溫。必展蒲團令坐返觀。終日無雜話。別時必叮嚀曰。人命無常。莫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如何。以故歸向者日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處麼。師曰。切忌喚龜作鼈。問如何某甲直捷用心處。師曰。舉不顧即差悞。擬思量何劫悟。師居常不設臥具。晝夜危坐。四十餘年如同一日。明神宗萬曆乙亥正月五日示寂。壽七十五。臘五十六。塔于大雲寺後。

嘉興府精嚴東谿方澤禪師

郡之嘉善任氏子。首謁法舟於天寧。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王公案。至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後獲印可。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界。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又作麼生解。故知。百丈曲引初機。為此方便之辭。其實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個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狼入藉。竄身無地。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

何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池聚禪師法嗣

紹興浮峯普恩上座

山陰金氏子。年十歲。往從延福鑑湖受業。至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慈。叩無際首座。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呈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元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于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林于烏石峯。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尚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復舉前話。芝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芝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芝曰。汝既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

斗峯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天真道覺禪師

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真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而記荊焉。

大方寬禪師法嗣

河南伏牛無礙明理禪師

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寬。隨眾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庵大圓。入終南。月庵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云云。過謁寬。寬曰。伏牛打七即不問。終南靜處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處。放大光明。寬震威一喝曰。即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寬呵呵大笑曰。如是如是。

南嶽下第三十一世

關嶺聰禪師法嗣

北京善果月心笑巖德寶禪師

金臺世族吳氏子。母丁生於明武宗正德壬申臘月望日。早失恃怙。年弱冠。偶諧講席。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不覺身心廓然。嘆曰。千古同一幻夢耳。遂決志出家。逾年。往從廣惠大寂能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務期親證。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聯蒙開發。(語。具無聞章)未幾。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後再參無聞。乃授記荊。復親炙年

餘。辭去回翔湘漢間。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還里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刹。端陽上堂。舉大慧道。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槌胸叫冤苦。大慧老漢。大似少個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巖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個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曰。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為甚麼只少者一個。忽有個見義勇為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為賤。若論者一個。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若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上堂。男兒固奮冲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上堂。舉南嶽一日遣僧去探馬祖。且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嶽深肯之。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個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盃。以拄杖一時趨散。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曰。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各立左右。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驀直去。解使却無錢。你道。者兩個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二尼。左邊走過右邊。右邊走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我試問你。周金剛。買油糞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却。劉鐵磨。請瀉山往臺山大會齋。瀉山不赴。等是者個時節。你道為什麼。取舍不同。二尼作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尚。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值拄杖不在。且歸茶堂喫茶。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一僧。請益金剛經為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曰有。師曰。有疑則為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沉吟。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曰不會。教某甲把出個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喜禮謝而去。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個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個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個大燒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下飽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只甘受餓。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餅金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請問和尚。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

是。唯為大因緣。屙屎竝放尿。饑餐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元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修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人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為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見個葷腥。作麼不槁瘦了。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舉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舉世尊拈花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舉經題[卯-卍+(卯-夕)]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示座主偈曰。荷鉏到處賣工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示僧偈曰。法中幽趣眼中醫。向上元機境上塵。黑漆桶邊箍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寬。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又曰。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為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強立。總拈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又曰。尋常閒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個如何。是汝本有的佛性。為甚麼却反眼豎口啞。又曰。既為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個佛字。最不喜聞。師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神宗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于小西門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八。

大用洪禪師法嗣

太原五臺山龍樹菴寶應禪師

一日晨興。靚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

太原五臺山楚峯禪師

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泗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玉堂和尚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驀直去。

敬畏空禪師法嗣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

秀水張氏子。初見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芟染。趣一日舉徑山頌三元三要。徹骨徹髓道一句。三元三要絕遮護之句。問曰。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為法。

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為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為汝一人即得。爭奈大眾何。師曰。取即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師往徑山結茅。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觀。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麼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響。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麼。師曰。某甲不解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住後示眾。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為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間身。示眾。孤峯頂上。濶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示眾。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曰。昨宵時雨滴空堦。一片綠苔俱打濕。示眾。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為人好。放行為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毬。示眾。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鱸。西院鑷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為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浴佛上堂。毗藍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眾。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師曰。與我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篾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即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閒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剎剎塵塵是淨邦。真心念佛錦添花。功德難量等海沙。六處顯然全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火炮偈。團團無縫罅。綿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剎土中。示人偈。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即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為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鳩。即心即佛隔

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真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廿餘載。明神宗萬曆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荼毗。塔於徑山。壽七十二。臘三十。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普照寺一辨禪師

精究內典。貫通旨趣。及參鹿門覺。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師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於言下有省。即承印可。出住青州普照。遷中都萬壽。當是時。北方二百餘年。燕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學。每向室中設百問。勘驗學者。師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在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為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懂懂籌室。透斯語者鮮焉。師嘗作寶主頌。其實中寶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遍涉。義天空闊不容塵。寶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寰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寶曰。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欄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焰裏。木人運步覓知音。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曰。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強求。二死中活曰。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鎖幽巖凍鎖津。堪羨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春。三活中死曰。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曰。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曉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曰。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階墀。六不背捨曰。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開遍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轉。不顧春殘語未休。七活人劍曰。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勳。八殺人刀曰。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元微墮窞坑。九平常曰。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游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道利拔生曰。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

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曰。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疎。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曰。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柳含烟。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廛。十三透脫不透脫曰。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趁妙晒傍觀。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曰。寒潭不與月為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曰。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曰。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薇。香霧噴花烟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 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劒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塵來。縱橫踏破今時道。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

郡之昌國衛人。逸其氏。依直翁得度。究明曹洞宗旨。盡法源底。初住慈谿之石門。已而繼竺西坦席。遷天童 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賁緣。直上寒松之頂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者裏。毋固毋必 師問無印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印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印曰。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印曰。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師呵呵大笑。後示寂。塔於本山。

青原下十九世

普照辨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寶禪師

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辨曰。昨日有人恁麼問。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辨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師禮拜。辨曰。可惜痛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有省。保任有年。後出住青州真堂靈塔。次遷滄陽之大明。上堂。輪王寶藏如赤窮的人。酒店腰帶。如大富的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嶺。別有擒虎頭收虎尾的手段。會麼。玉犬徹夜行。不知天已曉 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

。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筓曰。原來祇在者裏 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烟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

慈雲十身覺禪師

參普照。照嘗設問。勘驗學者。師集為百問。逐一以語答之。僅錄其七。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 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驪千山 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雞雪裏啼 問行元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祇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床窄先臥 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 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

玉溪通玄菴圓通禪師

入普照室。室中嘗垂問語。激勵學徒。其略曰。沒底船子。為什麼無漏堅固。驀豎起拂子曰。拂子為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裏許。還有不在裏許者麼。以手向空中。點一點曰。且道。這一點。明甚麼邊事。豎一指曰。俱胝和尚。向這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折脚鐺兒為活計。穿心盃子作生涯。通玄菴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的是什麼人。

開封鄭州普照寶禪師

磁州武氏子。天眷初。嘗于本邑造仰山寺。一日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覩之忽有悟。即入西山結茅。尅苦勵志者有年。已而徧參諸方。入青州室。後出世繼其席。晚年退休于洪峪寶巖寺。忽一夕大風震地。師為宴坐而逝。

天童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

饒州鄱陽史氏子。幼穎異。依州之昌國寺。刳落受具。出遊謁荆石琰于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居閒房。師日親煅煉。聞雲外岫唱道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機語相契。有若大滄之得寂子。元至治癸亥。應詔金書大藏。英宗賜織金屈陶。南還江浙。丞相脫歡。請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至正己丑。領雪竇 上

堂。千說萬說。不若覲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元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妙妙妙。衲僧鼻孔多無竅。元元元。剎竿頭上挂青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 庚子。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九月二十一日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建塔于菴後。壽六十五。

青原下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

參大明寶。一日見雀子啄生飯。師乃拍手一下。雀飛去。寶適至。亦于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寶曰。還是雀子辜負你。你辜負雀子。師罔措。寶曰。幸是可憐生。却乃互相辜負去。師豁然有省。于是。十年躬為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寶。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寶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眾方疑。後蒙印記。久隱山西太原府。府運兩衙。請住王山 師嘗謂學者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為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狐狂猥勢。羊質虎皮。祖師門下有甚用處 師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鋌。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 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別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而出。師曰。似這等行脚。有什麼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峰迴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這裏。劔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捉敗此僧。則我達磨一宗。幾至掃地。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

仁山恒禪師

久侍大明寶。深入堂奧。寶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寶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師乃唯唯受之。蓋法乳恩深也。寶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厚養久之。乃出住焉 僧問。洞山已邈雲巖真。因甚到過水覩影始大悟。師曰。不是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

不繫腰。復示頌曰。柳底黃鸝送好音。輕輕喚著愈傷心。闌干倚遍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怨殺月明花下影。依稀拂斷枕頭琴。

普照寶禪師法嗣

順天大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

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是。有汴州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有年。于邙山村。倚樹而化。王氏母。夢其求託宿。遂生師焉。七歲出家。十五遊方。參普照寶。未有所入。一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于馬上憶擊板因緣。疑情百結。將抵河津。同行警曰。此河津也。師忽有省。下馬悲喜交集。至隕涕。歸以告寶。寶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復茫然。無所對。後聞板聲乃大悟。以頌呈寶。曰日面月面。星流電捲。少或疑遲。面前著箭。咄。寶曰。吾今後瞞汝不得也。後出世。五坐道場。未繼席普照。尋奉旨主慶壽。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偈。端坐而化。其末後句曰。咦。一二三四五六七。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有八。闍維。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嵩山戒壇。

青原下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

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為事。師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寶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寶下禪床。握師手曰。作家那。(報恩秀曰。死灰裏一粒荳爆)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子身中虫自食其肉。滿雖不肖。復敢蹈覆轍。即聞者咸歎以為賢。後造王山體。體舉洞山觀影話。師疑甚。體曰。不疑言句。是為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則子藥也。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大悟曰。今日方知。病即藥也。呈體。體曰。料掉沒交涉。師曰。和尚此回瞞不得也。體印可之。俾接踵住持上堂。舉洞山解夏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者一微塵及盡不可得也。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僧問高郵定。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定曰。乾屎橛。僧無語。師聞之代曰。謝供養。五位頌曰。正中偏。邃洞沉沉鎖翠烟。午夜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野景。雪屋靈明夢未惺。冥然又若寒宵永。正

中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兼中至。懶提妙印無真偽。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巖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照。夢手敲空聽者稀。迥然不墮宮商調 師于金泰和六年丙寅十月示寂。當宋寧宗開禧二年。

順天慶壽勝默光禪師

初參鄭州寶。後參王山體。得法出世開堂。嘗謂眾曰。傳法。當如船子。求法。當如可祖。苟不然者。其何以荷如來之大法哉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齒不關風。納盡敗闕。要識綱宗。先須識句。巖頭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總好與三十痛棒。還有不甘者麼。如無。莫怪壓良為賤 示眾。舉九峰不肯首座話。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烟。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為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 示眾。舉麻谷振錫話。師曰。是無可是。非無真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臯鷄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僧問。如何是祖意。師曰。鍼頭削鐵。曰如何是教意。師曰。佛面剝金。

仁山恒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詮禪師

依仁山得旨。賦性瀟灑。好排諧談笑。仁山嘗囑定侍者拘檢之。師曰。人生一夢而已。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檢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耳。人以為佳言。徒單二駙馬入堂。見僧面壁而坐。駙馬云。一箇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曰恁麼味。師曰。今日被公著鹽醬也。

慶壽亨禪師法嗣

開封大覺西溪弘相禪師

沂水王氏子。初棄家。事祖照通經得僧服。恣覽內外典。凡十年。乃棄參虛明亨於慶壽。又十年。始獲印記。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 元遺山好問。與師同遊蘭若峰。道中偶談及避寇事。時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能外生死。然後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工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雪途石滑。師失跌。同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遺山驚問。師方神色自若。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取勘。聞者笑服。因嘆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純而不妄也。年六十四示寂。有語錄文集。行世。

青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

河內解梁蔡氏子。氣骨不凡。超然有出世志。父母難之。然知終不可以世相奪。因攜送邢州淨土寺。禮贊允落髮。秉具後。決力參究。挑囊距燕。歷潭柘。過慶壽。參勝默光。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無所入。光白。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于玄沙未徹語有疑。請益雪巖滿於磁之大明。纔廿七日。言下忽悟曰。得恁麼近。從前伎倆。一火而燼。始知勝默為人處。依雪巖二年。盡得其底蘊。付衣偈。勉以流通大法。尋歸淨土。構萬松軒。以自適。寺中耆宿。敦請開法應之。次住中都萬壽。金章宗明昌癸丑(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詔師于禁庭陞座。帝親迎禮。聞法感悟。親奉錦綺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建普度會。施利異常。承安丁巳。詔師住大都之仰山棲隱。次移錫報恩洪濟。元太宗庚寅。復奉勅主萬壽。晚年退居從容菴。數遷巨剎。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小參。舉昔有跨驢人。問眾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歐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己。那堪錯怪他。道場惟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唵薩哩縛。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山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山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什麼響。道人氣息。太煞薰人。贊湛然居士真曰。大悲千臂。俱抵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全真問。弟子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即是。不斷即是。真聞廓然。禮拜而去。師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响難聞。如何是異响。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曉不露。問諸佛不出世。為甚降誕王宮。師曰。青山常舉足。曰亦無有涅槃。為甚麼却向雙林滅度。師曰。白日不移輪。問撒手那邊底人。為甚麼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曰回頭這畔底人。為甚麼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為。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取去。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為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拆殿了相見。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示眾。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示眾。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示眾。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巖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示眾。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

一路。鶴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 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嘗拈掇宏智百頌。曰從容菴錄。又著請益錄。踵碧岩後塵。有祖燈錄。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四會語錄。行世。師以元定宗元年丙午後四月四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遂逝。世壽八十一。僧臘六十。茶毗。舍利無數。諸門人。分而塔焉。

竹林巨川海禪師

有風鈴頌曰。銅脣鐵舌太尖新。樓閣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 學士陳玉秀。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又問香山大潤。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斷。後持以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惱。公曰。惟此為快耳。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太原文水張氏子。師在孕。母屢獲異夢。及誕時。家迭有吉徵。五齡解語。日誦千言。九歲入學。十行一目。鄉里有聖小兒之稱。未幾。遭世變。失天倫所在。鬻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令學佛。且曰。汝能誦得一卷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佛法止此而休。莫更有向上消息在否。比丘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于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櫛于左右。他日必成大器。古佛欣納之。乃為祝髮受具。與雙溪廣。同事者七年。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不通介紹。輒獨掉臂以往。松一見便許入室。問子何從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手裏納敗。曰老僧過在甚處。師曰。學人禮拜。暫為和尚蓋覆却。松奇之。從此親炙者十年。自是道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值壬辰之變。祖剎荒蕪。尋承萬松海雲見招。遂有少林之命。元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定宗戊申。詔住和林興國。未期月。憲宗徵至北庭行在所。問道稱旨。庚申。世祖踐祚。俾師總領釋教。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六區。因論辨偽經。馳驛以焚火其書。仍賜光宗正辨禪師號。命即故里剋建精舍。曰報恩。給田飯僧。寵錫甚至。時萬壽虛席。眾請師主之。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剎。至元辛未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于京師。師之眾。居三之一。濟濟可觀。上喜之。師資穎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勸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師叱曰。此吾一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為哉。竟止之。既老勸于接納。歸隱嵩陽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 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 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官不容鍼。曰一花五葉時如何。師曰。私通車馬。曰恁麼新豐一曲

。因師唱出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 師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喝 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于寺之西隅。後至仁宗履位。初贈號追封。命詞臣撰文。表其塔。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

參萬松。于阿那律得天眼因緣。有省。悟向上眼。舉似松。松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松曰。真箇瞎那。師曰。瞎瞎。松頷之。後出世住萬壽 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元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元。九年面壁真消息。端的其中有別傳 元世祖至元壬申。詔入內殿。與帝師論道。且命師發揮禪學大旨。師遂舉圭峰禪源詮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為萬德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然禪者。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達磨以來。遞代相傳者。是如來清淨禪也。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却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中邊皆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帝謂帝師曰。此語是耶非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帝復問祖師公案。師舉六祖風幡因緣。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師曰。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耶。折辨抵暮而出 示眾。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飈。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 示眾。若論此事。如丹鳳衝霄。不留朕跡。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元關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 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聖旨就大都憫忠寺。聚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舉火。師承旨。以火炬打圓相曰。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曾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證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遂擲火炬。偽經隨而燼。

五捨從寬禪師

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為何如。隨整襟而脫。

上都華嚴寺全一至溫禪師

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見寂照。善應對。照曰。汝其為釋乎。師心許之。會照避亂。遠隱遼西。乃從照上首辨菴訥祝髮。聞無還富開法萬壽。蒞眾甚嚴。師偕十僧往佐之。再參萬松秀。博記多聞。論辯無礙。秀命典侍司。凡秀所示。一聞輒了。秀嘗令代應對。機鋒不可犯。遂得記荊。太保劉文貞。以師有經世才。數薦于上。元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者三載。于王化多有贊翊。理授以官。師辭曰。天下佛法流通。實僧至願。他非所望也。世祖嘉之。盡禮送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心舌牙齒不壞。舍利無數。世壽五十一。臘四十。

河南少林法王圓照禪師

上黨李氏子。幼穎悟。不茹葷腥。年十一。出家于紫團山慈雲寺。十六登具。遂遊學精教乘。後依萬松有年。得悉禪旨。出世德州大寧。次遷齊河之普照。鵠里之崇孝。登封之法王。京師之萬壽。後仍歸宿普照。元至元癸未三月六日示寂。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二。塔于本山。其臨瘞時。有雀百數。盤旋其上。

丞相移刺真卿居士

名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士歸金。改姓移刺。初士在京師。禪伯甚多。唯聖安澄獨重之。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者扣之。聖安。間有許可。士自以為得。及遭憂患以來。薄功名而求道之心愈切。遂再以前事訪澄。澄為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士甚惑焉。問其故。澄乃從容論之曰。昔公居要地。易為喜怒。又儒者多無諦信。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即痛下鉗錘耳。今揣公之心。果為本分事問予。予豈敢更辜負乎。於是乎。不吝苦口。然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士唯唯。走參萬松于報恩。甚相契合。于是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乃獲印證。號湛然居士。嘗序萬松評古。略曰。佛祖諸師。埋根千尺。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元體妙的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也須向者葛藤裏穿過始得。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為部兵扈從西征。士為言于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鷲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乃寢其奏。太宗十六年公卒。壽五十五(即南宋理宗淳祐癸卯也)。

屏山李純甫居士

初恃文譽。好排釋老。偶遇萬松秀于邢臺。一言之下。遂獲契證。乃盡翻內典。徧究禪宗。注金剛楞嚴等經。序輔教原教等論。嘗著少室面壁菴記。略曰。達磨大師

西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于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漸于義學沙門。以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虛無。不縛于形器。相為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于便旋顧盼之間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士著述甚多。開發後學。大有功于宗乘。臨終無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

僊巖德禪師法嗣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禪師

遼州申氏子。禮太原王山枝足出家。為大僧。未幾。足命徧參。因謁僊巖。後聞板聲。豁然有悟。尋受記焉。去止燕之歸義。元太宗己丑。同門圓福無還超。請師開法淨土。戊戌遷邢臺之天寧。憲宗壬子五月八日。沐浴更衣。辭眾曰。四大無常。汝輩善自珍重。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法可說。打破虛空。一輪明月。擲筆而逝。茶毗舍利百餘顆。五色燦然。門人子顏子洪。塔于墳菴。次年世祖遷舍利于天寧。壽五十七。臘三十八。

青原下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

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穎悟過人。篤好宗乘。遂從少室遊。未幾即悟心要。故當時稱二泰一肅。為雪庭之高弟者。師其一也。僧參。提坐具欲展拜。師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曰本欲禮拜。被和尚撐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撐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禮拜去也。師曰。當甚麼碗。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于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覲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元世祖至元己丑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即不無。于衲僧分上。皆餘事也。山僧則不然。言畢遂掩息右脇。吉祥而逝。當正月小盡日也。闍維分靈骨。建塔于少室寶應兩處。

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

汾陽漁城溫氏子。劉[彭/采]于華嚴。專業經律。一日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于此耶。時雪庭裕主萬壽。師往依數載。契悟超絕。朝廷嚮師之名。宣住報恩。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境界。曰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擬動即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即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纖塵。通身無影象。示疾。集眾曰。吾緣止于此日。汝等善自

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咸相感泣。乃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中絕點塵。擲筆怡然而逝。

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

保定金臺永平張氏子。禮香山壽聖為師。究心二十餘年。歷參宗匠。十有餘輩。最後參雪庭于萬壽。陶鑄有年。遂得入室。初繼席萬壽。次主少室靈巖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噪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塵塵轉根本法輪。諸人若能會得。如鏡對面。眉目分明。然只可喚作半箇衲僧。俗氣未盡除在。到這裏。若能打破鏡來。方好與你相見。祇如打破鏡來相見後。又作麼生。良久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後退席香山。一日集眾告辭。右脇而逝。中林泰。為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偏叩其門。受雪庭嗣。為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惠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眾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師生平語錄。雖毀于兵燹。而讀泰公此銘。則法施之妙。與夫牙爪之殺活縱橫。可以窺其什一矣。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

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却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却我舌。金剛推倒一堆泥。踏著秤鎚不是鍊。且道是有說。是無說。良久曰。等閒失却手中橈。只為貪觀天上月。僧參。師問。曾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去。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

上堂。良久曰。喫鹽添得渴。便下座。僧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

真定安平守護禪師

示眾。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山僧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復喝一喝。

太原太子久善禪師

住後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曰。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僧瞎人眼。澗水毒人耳。雀不戀幽巢。龍不藏死水。

順天長慶德鈇禪師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騎牛戴席帽。無端到洛陽。曰恁麼則乳峰嫡派。澗水逆流也。師曰。牧笛吹來天地靜。野老門前不立牌。

平水慧圓禪師

一日謂門人曰。老僧當年。被人呼作嚙酒糟漢。便憤志不平。踏破幾緇草屨。不得箇入處。後問萬壽。如何是禪。壽曰。猢猻上樹尾連顛。你若不會。却又猛火著油煎。于是始得箇慶快。以是知人不可不遭人激發。雖然也須你皮下有血始得。僧便問。罵人不刺骨時如何。師曰。你這無賴漢。皮也無。說什麼骨。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

上堂。古人皆稱。我是達磨兒孫。却道。神光依位而立是得髓。只這些子。便是做臭皮鞋底。塵垢也做不得。何故。迷逢者少。負恩者多。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

因同參印過訪。師曰。許久不相見。眉毛作麼生。印曰。將謂老兄忘却。師曰。彼中快活法。還可舉似故人麼。印曰。愁人莫對愁人說。師曰。恁麼則同條不共命也。印曰。笑倒寒山子。師曰。謝老兄光重。

順德妙乘禪師

垂語曰。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說甚明中有暗。洞山老漢。被他語脉轉。說甚五位正偏。牽得後世子孫。落在這等葛藤裏。擺脫不去。僧問。和尚何不斬此葛藤。別開一路。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報恩倫禪師法嗣

順天鞍山月泉同新禪師

字仲益。房山郭氏子。從鞍山堅刳落。能以苦行事眾。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序所得。眾雜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往謁清安方。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奈脚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見大明暉。杖拂之下。多所資發。終以未盡為歉。復還清安。又三年。忽大豁然。次參林泉。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泉為引座。師一音纔唱。萬眾歡呼。能于言下得旨者甚眾。未幾元世祖旨下。命主靈巖。後退歸鞍山。一日赴濟。結夏觀音院。忽疾作。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豎拳曰。且道。這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便逝。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法王照禪師法嗣

西安彬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羣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哈哈。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擎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拄杖風前還自靠。

十方進禪師

僧問。逢橋拆橋時如何。師曰。那討這般人。曰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

嵩山法王暉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王境。師曰。五乳峰前雪氣深。曰如何是法王人。師曰。嵩山頂上撩天鼻。曰。人境交參時如何。師曰。看取令行時。

泰安州靈巖復禪師

示眾。三十年後。大有人疑著。僧問。如今便疑著時如何。師曰。平地無因得喫交。

護國圓禪師

僧問。國如何護。師曰。寰中天子勅。曰佛法何在。師曰。端坐受供養。

崇孝普禪師

見山門。因雷雨乃呵呵大笑曰。痛快平生在此日。奴兒婢子共殷勤。

淨土里禪師

僧問。如何是清淨佛土。師曰。莫作穢污。曰如何是穢污佛土。師曰。徒自分疎。曰師意如何。師曰。鐵樹花開不識春。

汝州寶應海禪師

一日病起。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曰。山益高兮水益深。曰覓起處不得時如何。師曰。良醫拱手處。法身別有源。

天寧明禪師法嗣

順德天寧仲復子顏禪師

別號虛舟。寧津楊氏子。禮天寧虛照下髮參悟得旨。名重廟廷。元世祖欲及之。師堅執不從。錫寶書開堂本寺。僧參。師退身便入曰。外面有賊。僧禮三拜。師復顧曰。作賊人心虛。參堂去。

太保劉秉忠居士

瑞州人。字仲晦。初名侃。法號子聰。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刀筆吏耶。既棄去。隱武安山。投天寧照為僧。力參有省。俾掌書記。元世祖征雲南。渡江攻鄂。每贊以不殺為德。凡克城擒敵。全活無算。雖位極人臣。而猶齋居蔬食。不改舊服。一時通稱為聰書記。至元十一年八月。索筆書偈曰。吾不負世。世不負我。吾之于世。如水中月。如空中花。花落月沈。是箇什麼。咄。擲筆趺坐而逝。

青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還源福遇禪師

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菴落。徧遊講肆。雄辯如流。景聆靈隱泰。道眼精明。投誠參請焉。泰嘗謂師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恁麼地。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無以對。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師當下大悟。即承印可。初開法天慶。次主寶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元仁宗皇慶癸丑十月示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

雪軒成參。師問。何處來。曰青州。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成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成拂袖便出。師默肯之。俾參堂者久之。平昔疑情。一旦冰釋。徑造丈室。師曰。金鎖元關打開了也。成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頷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

靈巖肅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月崑永達禪師

汾州劉氏子。落髮本州天寧寺。每以生死事大為激勵。南詢參扣。聞靈巖肅法雷遠震。遙餐風德。趺足詣往。一見器之。親炙積久。遂入闔奧。乃曰。發證由師。行之在己。遂之泰安州閉關。後以寶應虛席。道俗堅請。遂應之。上堂。鹿門老道。人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萬松老人。計窮力盡。亦祇道得箇看讀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剎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為諸人指出。乃彈指一聲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蹉過。良久擊拂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一日示疾。泊然而逝。

真定府封龍山古崑普就禪師

滹陽劉氏子。十五禮封龍禪慶出家。十九受具戒。即事徧參。首見淨土成崇孝安。雖皆蒙賞識。終不敢自足。再參靈巖肅。以本分鉗錘。重加煅煉。爆然頓悟。尋受記荊。後辭巖。乃于寶積間居者十年。癸巳。桂菴住靈巖。延師為第一座。元成宗大德壬寅。月菴海。退席本寺。具疏請師開堂。丁未。特賜妙巖弘法大禪師號。次遷封龍。皇慶癸丑。住少林祖席。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見披毛帶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當堂正坐底。曰若恁麼。如何有墮名。師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的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為了事。所以病生。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

病方愈。因示頌曰。金鎖重重早豁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雁過長空無繫著。影沉寒水任渠猜。師簡重少緣飾。進退有節。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塔于本山。世壽七十七。僧臘六十二。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淳拙文材禪師

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兒。稍長請學佛。依絳州福巖普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欣然契悟。乃謁還源。呈所解。源詰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覲面親呈。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話。師曰。和尚又作麼生。源曰。塞斷汝口。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閱藏于龍門山三載。泰定甲子。主少室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曰。切忌卜度。問如何是道。師曰。鍼錐不容。曰如何是禪。師曰。車馬有路曰和尚為甚麼。翻古人公案。師曰。舉直錯諸枉。尋隱香巖。詮釋般若心經。并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元順帝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人申教誡。且曰。吾死毋事徒費。火已灰揚可也。翌旦。吉祥而逝。瘞全身于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河南熊耳空相珪禪師

示眾。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信手亂棒。我若除却棒喝。教伊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不是打之邊。便作女人拜。不是捏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然曰。者裏還有獅子麼。試露牙爪看。一僧出。師打曰。逐塊尋香。未為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麼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出。

河南嵩山龍潭深禪師

示眾。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顛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後乃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成了箇顛倒夢想。及乎見我還源老漢。問他古塚不為家。如何是禪。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郎當。山僧擬對。又被一掌。山僧當時如暗得燈。乃大宣曰。此回不是夢。真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却來源。特為舉似。汝諸人。也須恁麼脫一回始得。乃拍案一下曰。太煞漏逗。

嵩山龍潭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少林宗。師曰。九重淵底起神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百劫冤家狹路逢。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無口人吞栗棘蓬。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手提寸鐵走西東。曰如何是瀉仰宗。師曰。龜毛慣縛樹頭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喜把金樽勸醉翁。曰如何是千聖不傳宗。師曰。現鐘不打。何處鍊銅。

洛陽天慶江禪師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鬼神茶飯。曰古鏡已磨時如何。師曰。魔外冤仇。曰銀椀盛雪時如何。師曰。眼見即瞎。曰明月藏鷺時如何。師曰。動即禍胎。曰不見不動時如何。師曰。推出者死漢。曰乞師更垂方便。如何轉身。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

嵩山永泰祥禪師

堅上座典客。師曰。今日有甚客來。堅曰。憧憧不絕不過。是胡張李黑。師曰。你還揀擇得出麼。堅曰。一味教他喫茶去。師曰。僮侗漢。奴郎不辨。怎消得常住物。曰惟和尚命。師曰。吞鐵丸去。堅笑曰。和尚亦恁麼。師打曰。你亦恁麼那。

靈巖潔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

雲州趙王之遠孫。父徙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寺。師廣顛平額。雄偉有志。納戒後。結三人為侶。在青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有年。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門棟梁去也。師叱曰。既作棟梁。居士窟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勵精銳。聞秋江潔。大弘曹洞宗旨于齊之靈巖。遂往禮謁。(語具靈巖潔章)潔默俾參堂。淘鍊久而印之。後回青社。眾請住普照。次住東萊大澤山。明高帝洪武壬戌。師應選。道契親王。睿眷尤隆。丁丑秋。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金*嵩]于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紅葉千峰燦爛。顯箇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元關。綿密獅絃。錯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慶塵剎剎。未有一絲毫欠少。大眾還會麼。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子。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草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真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合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焰。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徧照。六門

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 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真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啟。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風並扇。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誦訛。敢問大眾。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于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不萌枝 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徧巖扃。機先一著無元妙。當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眾。二老見處。固有所長。檢點將來。總成漏逗。鳳山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壬午。成祖嗣登寶位。奉使日本。師往宣聖化。癸未回奏。皇情大悅。恩寵有加。仁宗在春宮時。有忌師之寵者。構詞間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宣宗嗣位。首召師。還引見便殿。慰勞甚至。丁亥春。命師于鍾山說法。聽者數萬人。宣德丁未。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帝憫其誠。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菴養老。壬子臘月八日示微疾。辭眾說偈。趺坐而逝。上製文遣官致祭。世壽八十一。僧臘六十六。闍維之日。烟焰五色。仙鶴翔空。異香縹緲。官貴四眾萬餘人。咸歎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算。建塔于應天安德門外。奉勅賜塔所。為鷲峰禪寺。

寶應達禪師法嗣

汝寧光山石盤山遇禪師

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今日效顰。也舉一則。供養大眾。良久曰。莫怪空疎。便下座。

太原斌禪師

上堂。以手屈指數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便下座。

封龍就禪師法嗣

西京天慶寺息菴義讓禪師

真定李氏子。卅歲薙落。遍參宗匠。未抵封龍。扣古巖就之室。就見器之。一日呈達磨皮髓頌。就問。達磨皮面骨髓。皆被諸子得之。且道隻履西歸者。是箇甚麼。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就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有賴也。就顧謂侍者曰。我眼如何 元英宗至治壬戌。開法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 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的偏正。師曰。石牛慣吐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 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

。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順帝庚辰夏。遘疾。乃謂門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急須營塔。至五月十二日。塔頗畢功。師集眾辭世。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遊。右脇而逝。

泰安泰山靈巖容禪師

初參萬法歸一話有省。但于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能釋然。一日與同參遊嶽。登日觀峰。偶失跌幾絕。良久起乃甦。厲聲曰。得非祖父俱盡時耶。古人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就。呈所見。就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棧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就喜而印之。

晉寧心菴主

嘗舉拳頭曰。天下衲僧。只用者箇殺活他。凡有僧來便打出。無能搆者。因是人稱為鉄拳頭菴主。

白茅春菴主

嘗與心鉄拳往來。僧問。和尚用何法接人。師曰。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曰恁麼則冷眼鉄拳相。結恨于天下也。師曰。衲子多好嚼屎蛆。

青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寺松庭子嚴禪師

河南古緱樊氏子。幼多疾病。父母憐之。許以出家。禮霽雲于少林。十八受具。師聰敏過人。博通內外典。凡詩文之類。不學而能。更唱遞酬。下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照。次參息菴讓。蒙示禪要。有所警發。後參淳拙才。舉前所得質之。才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吞得入吐得出。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蒼天。更添冤苦。師曰。謝和尚印可。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辨。大豁疑礙。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峰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府萬安虛席。延師主之。將三載。明高帝洪武己酉。主少林。力田給眾。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似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送野豚。問。巖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師。則辜負二師也。曰他道。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却是如何。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來聽法。師曰。你還見秦封槐麼。闍黎若見。聽他說法有分。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早是魔魅了也。曰如何得勦絕去。

師曰。倒搓芒繩縛鬼子 庚申冬。應周王敬。為薦國母慈孝皇后資悼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以旌異之。後以年登七十。退老閒居。而化。

登封嵩山竹菴子忍禪師

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鐙欽開堂曰。法鐙。本欲棲藏巖竇養拙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僧遽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鐙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鐙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曰。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床。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曰。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曰。獅子咬人。韓獪逐塊。

佛巖稔禪師

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打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為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為人都漏洩。今早他又求懺悔。只為愛我之深。却乃誤了此秘訣。決然無人能辨別。山僧亦欲將他也拗折。豈不與彼成兩橛。乃卓拄杖曰。依舊兩生歡喜。閒非且拋撇。

登封華嚴遇禪師

上堂。說到不如行到。行到不如忘套。如何得忘套去。靠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心弄碧蟾。下座。

古蔡元禪師

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歸方丈。

陝州熊耳登禪師

上堂。達磨皮鞋一隻。不知是誰竊了去。尚有此話大行。莫道無可凭據。噫。若是一向恁麼去。則今日使箇全無些子興趣。乃拋下一隻鞋曰。者箇還當得麼。自笑曰。也祇要此話大行。下座。

天慶讓禪師法嗣

陝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

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師主藏。因以白事。言下豁然大悟。師之勘辯。凜凜然若秋霜烈日。隨機酬應。如盤走珠。一日示疾。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順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就枕泊然而逝。

金陵靈谷舜都宗禪師

上堂。山僧比蒙天語。以清心潔己四字。是傳佛心印。是鎮海明珠。山僧特特拈出。普施大眾。須知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溥益而地溥載。諸人

還會麼。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飲無為酒。不坐涅槃床麼。若恁麼會。非固不非。是則不是。山僧今日不敢久闕。為諸人當陽指出去也。乃拈拄杖。卓一卓曰。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師于明永樂壬午。住福州雪峰。洪熙甲辰。奉旨住金陵靈谷。宣德改元卒。有語錄。題名古鏡三昧。行于世。

空杏偉禪師

僧問。忽遇大蟲時如何。師曰。還見大空小空麼。僧作虎吼。師曰。者畜生。[跳-兆+享]跳作麼。曰如何得不[跳-兆+享]跳去。師曰。空杏門下無弱將。

廣平實禪師

僧問。九蠻十八洞中。是甚麼人教化得。師曰。拄杖子。曰他不會鄉談。師曰。獨有此子伶俐。曰敢乞和尚借去為引導如何。師便打曰。他那肯與人作情面。

空相珪禪師法嗣

大都天寧壽禪師

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茫茫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春回花自開。

天寧才禪師

上堂。山僧一生。性急了弄成病。又因性急了弄去病。只因性急了多敗闕。又因性急了多補闕。如今垂老急不得。却又不急不得。如何是好。仔細看來。事到頭來不自由。汝等又作麼生。卓拄杖。便下座。

南陽維摩懷禪師

上堂。僧問。文殊問疾時如何。師曰。掬水月在手。曰維摩獨臥時如何。師曰。弄花香滿衣。曰。三十二菩薩。說不二門時如何。師曰。穿花蛺蝶深深見。曰維摩文殊互相激揚時如何。師曰。點水蜻蜓款款飛。曰和尚是僧。如今却演俗詩。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和尚善讀唐詩。師曰。我知汝不善讀唐詩。

雒陽天慶能禪師

示眾。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杖子有幸。麟鳳紛飛。僧問。盲龜跛鼈時如何。師曰。好箇堂堂老大隨。草鞋覆却骨包皮。

陝州安國仁禪師

上堂。以手加額曰。日早晚也。侍者曰。老和尚照顧眉毛好。師曰。善哉照顧眉毛去。遂下座。

韶陽雲門憨禪師

參空相珪問。一見便去時如何。珪曰。太鹵莽生。師曰。深入堂奧時如何。珪曰。太穿鑿生。師曰。恁麼則節拍相應去也。珪命維那。明牕下安排者杜撰衲子。維那

曰。既是杜撰衲子。如何安排明牕。珪曰。你試杜撰看。那擬對。珪即逐出。師大笑。珪攜手。親送入客寮。後出世雲門。

遼州定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地冬抽笋。曰。若遇客來時如何。師曰。你莫思量。我別甑炊香飯供養你。曰何以克當。師曰。茅屋粗疎。聊喫一頓。便打。曰深感盛款。師笑曰。小人偏捏怪。

解州沿禪師

僧問。有一問犯尊諱時如何。師打曰。賞你一箇大膽。曰沿門乞丐。是何行履。師又打曰。賞你一箇小心。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合眼跳河。

曜州顯禪師

僧問。打地和尚。被人撒去拐子時。如何只用口咬天。師曰。今日又咬者箇頑皮漢。又問。彼門人。因人問。便拋柴在鍋中時如何。師曰。龍生金鳳子。冲破碧瑠璃。

青原下二十八世

萬安殿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嵩陽金店任氏子。自齠齕年。繫念空宗。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少林。二十始納僧服。初參月印于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嚴主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扣。卒未泯懷。舉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語。問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的意麼。嚴曰。笑破山僧口。師聞罔措。嚴呵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椀。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舉似嚴。嚴乃印可。皈隱二祖菴明高帝洪武庚午。祖庭虛席。合山敦請。師力辭不獲。應緣而起。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研窮。意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販取久遠滯貨。無人承當。祇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却似癡猿捉月。來問安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故。纔涉唇[勿/口]。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山僧今日與麼道。也好與三十棒。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麼。師有山居詩曰。嵩山萬丈絕躋攀。長夏松風儘日閒。自笑鼻頭雙孔大。氣通天地有無間。題石羅漢曰。巖頭一尊石羅漢。藤作髭鬚向風戰。千年從不化齋糧。身心如一無更換。趺坐山頭數百秋。也無歡喜也無愁。縱然血浸齊腰雪。羨爾惟將一默酬。成祖永樂辛丑。無恙忽召眾敘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綿綿與密密。師平日行止端莊。王侯敬仰。周蜀伊諸王。登山供養。厚贈珍貝。師泊如也。

青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俱空契斌禪師

平陽垣曲王氏子。從重興院無相雜染。久而參方。謁凝然改于嵩山。求示心要。改曰。你向達磨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無以對。心甚疑之。朝夕咨扣。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往丈室。改一見謂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改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得以賍誣人。改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鑊鎚。改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阱。改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改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改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身矣。明英宗景泰癸酉。主少室。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曰。烏龜向火上堂。僧問。如何是君。師曰。誰能窺測九重深。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山河點墨痕。曰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寶殿光含萬象新。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玉階仙仗龍顏近。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為天下平。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闍黎珍重始得。僧禮拜。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下座景泰壬申。師示寂。塔于少林之西塢。

青原下三十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

洛陽許氏子。禮福先茆峰刳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到少室。參俱空斌。斌以綿密闡奧。重加煅煉。偶檢燈元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密契五位奧旨。遂承印記。隱于郊鄴定國寺。示眾。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狐窩。是見得人為難。而得理為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明憲宗成化癸卯六月示寂。壽六十四。夏四十載。塔于少室祖隴。

青原下三十一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別號虛白。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子。祖諱才。從明成祖。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遂通州居焉。師誕時。父夢僧寄宿其家。乃生。長而脫白于州之萬安寺。依止白菴空。詣杭納具。北還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功。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既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從。發明己見。從撫而印之。武宗正德丙寅。主

少林。參徒雲集。考鐘伐鼓無虛日 示眾。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于單絲。汝等諸人。趨色力康健。打辨箇事。直須努力。莫閒過日 伊鄭徽諸王。往來問道。皆師之化風也。世宗嘉靖甲申。師年七十三。門人于三十六峰烟霞之中。為師養老焉。

青原下三十二世

少室載禪師法嗣

順天宗鏡菴小山宗書禪師

順德南和李氏子。其在童幼。異于常倫。與羣兒戲。效作佛事。十歲父令入學。讀習儒業。已通大義。一日忽掩卷嘆曰。此皆治世法。非出世法也。遂白父。投郡之開元菴落。聞月舟載法席之盛。入室請益。潛淘密踐者八載。一日因看舟語錄。見定國投機悟道因緣。有省。私計曰。此赤眼撞著火柴頭耳。即入室問。面壁九年即不問。斷臂安心事若何。舟曰。只為當初留毒害。兒孫洗土不成泥。師曰。不因今日舉。怎見少林風。舟噓兩噓。師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便出。舟乃記荊焉。初開法德興。次主天慶五臺。明世宗嘉靖丁巳。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宗風。迨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墮跬可須也。某雖暫付囑。其如付囑何。遂主之。時值亢旱。河井乾涸。既法席敷開。泉源復漲。丙寅上京師。主宗鏡菴。隆慶丁卯。遊西山。至谷集山三學洞。喜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忽疾作。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即日圓覺。鏡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茶毗身骨分為三分。一分留于宗鏡。一分送至順德祖塋。一分至少室。其于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無故墮地。其于得疾之初。少室秦封槐。摧一大枝。既入寂之後。其樹無故崩倒。

開封鄴陵顯慶曙菴悟寅禪師

幼祝髮。禮僧可標為師。參月舟載有契。囑以偈。明嘉靖己丑。住柏梁 尚書劉訥請上堂。月落星疎曉色濃。日華迴揭帝京東。翻經自愛虛牕白。入定空搖蠟炬紅。禪榻擁蒲青鬱鬱。好山臨水綠溶溶。客來石鼎堪聯句。簾捲清風滿座中 丙辰四月十三示眾。辭謝畢。說偈泊然而逝。

順德內丘表善觀音院金山德寶禪師

山東陽津劉氏子。幼從北京海眼寺惟安剗染。受學三載。乃參無念于山西榆。次縣依七載。大有發明。次參月舟于嵩少。又九載。得法後。燕趙聞師之道。相迎開堂無虛日。坐道場凡二十有餘。末乃就觀音。休老焉。忽一日將道具。盡付門人祖通。代揚法化。乃說偈辭世曰。來時無影去無踪。生死輪迴好脫空。今日翻身雲外路。一輪明月任西東。遽瞑目而逝。門人塔于舊隱之南礪水之北。寂日。當明隆慶庚午三月初四日。世壽八十有五。

青原下三十三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幻休常潤禪師

南昌進賢黃氏子。幼背二親。而從從父遊。常目攝羣優。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祝髮。居三歲。初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詢萬松于徑山。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師亦未決。退而業白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而質其狀。客以為理障。第由教而入之。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之句。忽爾有悟。廓然如鏡中象。不落幻空。乃知前境虛空。直慶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參小山書。始至舉嚮者言。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奈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書問師曰。疇昔之疑決不。師舉掌。書曰。毋將以罔象問景耶。師曰。此外更無何有。書曰。試披衣檢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書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為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毋勸說。更須入悟門。師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為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鍊牛奔吼意常閒。書曰。善哉明日辭行。書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書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逮書示寂。僉議主席。非師不可。師就謙退。再請再却。眾乃舉書付囑之偈。師遽墮淚。不復言辭。以明神宗萬曆甲戌秋。主少室。師體貌豐碩。聲若鴻鐘。與諸學人甘淡泊。而襟度冲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乙酉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壽昌問法要。師曰。汝能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一日聞弟兄論金剛經義甚快。師笑曰。宗眼不明。非為究竟。昌聞之。茫然自失。乃問。如何是宗眼。師拂衣而起。昌後請益。師曰。我實不知。汝自看取。昌後于大好山語得悟。乃入方丈。通所悟。師曰。悟則不無。却要受用得著始得。不然。恐祇是箇永銀禪也。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四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北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

唐縣楊氏子。十歲投金臺廣德大慈義。落髮受具。聞古道講楞嚴。至七處徵心。稍覺緣生不實。復歷諸座。遍窮性相宗旨。知非的要。遂往少室。參幻休潤。一見便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見其言辭雅邁。命充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詣室呈似。潤囑曰。從上佛佛祖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眾生知有。余得之于小山先師。赴十餘年如故。今授于汝。汝當體佛祖之心為心。以續慧命。然雖如是。亦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峰頭露。時年二十八歲。遂入五臺掩關。晝則一食。夜則孤坐。後赴東臺請。偶雙目忽盲。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習定七日。雙目復明。南謁普陀歸。次越之大善寺。眾請說法。湛然澄參。師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問澄洞上宗旨。澄說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真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以棕蒲團印證之。復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咄。五乳峰頭一枝箭。射得南方半箇兒。明神宗萬曆壬辰。嘉興緇素。請主東塔。尋赴雲居匡廬之請。甲午秋。五臺清涼。復請師開法。緇素懇留。後示寂。門人澄。迎遺骨。塔于顯聖之南山。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

豫章胡氏子。投上藍寺雜染。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峴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過始得。指參遜菴昂菴。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北遊自參自悟。休拈張拙頌

。勘其履踐。師曰。真如尚不可為。何煩之有。休見其穎利。指往少室。參幻休潤。一日潤上堂。師問。如何是洞上家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尚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悟。即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潤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元唱元提妙絕傳。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明神宗萬曆庚寅。主少室。時周藩。迎師為說保壽之法。王大開悟。汝寧崇藩聞之。亦迎師說法。時王世子病足。倚杖而立。師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即瘳。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重為指陳。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一僧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師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示寂。塔于祖隴。

廩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府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澹然無所嗜好。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塾師異之。及長。誦金剛經。若獲故物。遂往依廩山忠。嘗疑四句偈。一日閱傳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時年二十四矣。偶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乃辭廩山。結茆于峩峰絕頂。自誓。不發明大事。終不下山。忽揀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于是疑情頓發。至忘寢食。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呈忠。忠印為法器。至是始薙髮受具。影不出山者。又二十四載。明神宗萬曆甲午。遷住邑之寶方。有禪者問。師曾見何人。便住此山。師曰總未行脚。禪者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過杭州。訪雲棲。復北遊。謁無言達觀諸老登五臺參瑞峰。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古德機緣。復呈諸頌。峰深肯之。師遂返錫住壽昌。得無異來首座。師資雅合。大闡洞上宗風。益藩。嚮師道德。嘗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上堂。瞽目老。聾聵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箇于中直笑倒。且道。笑箇甚麼。奇怪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唯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眾生亂描邈。上堂。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條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上堂。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咦。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鳥也安詳。珍重。上堂。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

歸空界。河伯神祇失却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曰清閒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疎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那箇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踪跡。會麼。拾得拊掌笑呵呵。寒山忘却來時道。珍重 上堂。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 上堂。師彈指一下曰。大眾作麼生會。眾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嘴。倚天長劍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須是寒山子 上堂。羣峰鬪聳。徒惱須彌。萬派爭朝。空疑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龍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韁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著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盃去。今日蓮宗枉挂名 上堂。即心即佛。幾箇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即心即佛。也是虬蛇戀窟。作麼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曰恰好。便下座 上堂。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顛頂。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生是佛祖境界。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然時世界空 上堂。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子。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小參。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踪。陽燄空花何處討 小參。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不能依公斷決。大眾有知者。為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尚。師曰。聊與一擲 歲夜小參。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檗。不落其數 師于丁巳除夕上堂。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至新正十有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十六日作舉火偈。次晨集眾。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茶毗。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建塔于本寺方丈。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

青原下三十五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寺湛然圓澄禪師

會稽夏氏子。母夢僧而娠。長而大目昂鼻。哆唇露齒。直腸信口。親沒婁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走投隱峰。峰示念佛是誰。三日夜有省。時年二十矣

。即往天荒山妙峰處刈髮。偶聞僧論傅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義理。尋往雲棲受具。返即掩關寶林。因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發明。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鷄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詣雲棲宏。宏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推出傍僧曰。大眾證明。宏頷之。又火浴僧回。宏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師出曰。謝和尚挂念。宏休去。慈舟念自北京來。說法于大善。師以所悟求證。呈偈相印可。授以棕蒲團一箇。遂定師資之禮焉。太史陶君石簣太學張君濬元。請興復顯聖。住持三十年。弘道自任。明神宗萬曆甲寅。主廣孝。乙卯主徑山。丙辰主東塔 上堂。集眾。良久乃曰。從來不恁麼。如今始恁麼。已被世尊先道破了。不可更要撒尿撒尿。污汝諸兄弟心田。所以不煩維那白椎也。天炎珍重。下座 上堂。雲門舊公案。山僧重與斷。要識一千文。兩箇五百貫。雖然。公案現成。也不得丟在無事甲裏。須知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有元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始得不負己宗。若不如是。盡是墮身死漢。還會麼。若也不會。山僧有箇三元三要句。布施大眾去也。良久曰。玄沙謝三郎。元是釣魚漢 上堂。師纔就坐。忽聞鷄鳴。乃曰。呀。金鷄上座。先為汝等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什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擊拂一下曰。者箇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舉拂曰。者箇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上堂。老農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魯參。合堂大眾皆笑殺。者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大眾。如何是者一竅。良久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上堂。老僧沒能。奈行動小自在。齒缺不關風。心直兼口快。昨夜撞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床寶座。去了半塊。大眾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曰。大似三江人唱曲 講楞嚴經上堂。把住也。黃金失色。放開也。瓦礫生光。釋迦老子。無端被你諸人勘破。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却是饅頭。你諸兄弟。若也不會。老僧拜你三拜。若也會得。我有三十棒。領出門外自打。為甚如此。正令欲行明賞罰。龍蛇場內決輸贏 上堂。東風時至解寒襟。滑滑山禽鳴上林。好箇圓通消息子。可奈時人不解聽 上堂。殺活縱奪。把住放行。威風岸岸。有必行之令。氣宇堂堂。有莫犯之威。或時呵佛罵祖。不怕天雷霹靂。或時較因論果。却懼閻羅大王。且道。大膽底是。小心底是。有定當得底麼。如無。老僧定當去也。戴角披毛扶正令。渾身泥水有誰知 上堂。西風正威惡。萬象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那一著。大眾且道。那箇是那一著。良久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上堂。有向無中得。無向有中求。要識其中意。韶陽六不收 上堂。連朝宿雨瀟披。途人無不攢眉。老僧無別剩語。畏寒更欲添衣。大眾。若會元中的。須明上上機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輕打我輕打我。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作驢鳴。師休去 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莫謗趙州。曰如何是謗。師曰。蒼天蒼天 問祖師禪如

來禪。是同是別。師曰。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 問路途之樂。終非到家。如何是途路之樂。師曰。開口成雙槩。揚眉落二三。如何是到家之事。師曰。要頭截取去 有警者求開示。師拽其手指曰。此是椅。此是桌。警即禮拜師曰。一堂人。不如者警者 士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曰。不可全靠老僧問如何是鎮海明珠。師曰。昨日被人索去了也。曰如何黑月即現。白月即隱。師曰。汝只認得一半 師到北京。寓嘉熙寺。一日同達大師。月川法師。陶石簣。黃慎軒兩太史。玩月次。慎軒臥次。問馬祖玩月因緣。師曰。你睡我立。不得為汝說法。慎軒亟起謝過。月川曰。內翰蹉過了也。達大師曰。我下語不及此老 師過杭。聞谷慧聞等數員知識。泊眾護法。各具束迎師。慧聞束曰。今日大眾。要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闕慈悲。師閱畢。即將束擗破曰。者客作漢。到老僧面前納敗闕。師至即陞堂。南面而立。慧聞曰。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便與一掌曰。速道速道。聞面赤無語。師曰。死漢 師同無念有司成陶石簣。圍爐次。陶曰。無念師在此。阿師得力句。乞為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如何是金鍼。師曰。山僧京都走一轉。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進語。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師訪無念有問。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有曰。我不見有什麼古人。師遽指曰。背後底響。有便休去 師生平脫略。遇人無貴賤。一味本色。五坐道場。凡利濟有情。無不從事。明熹宗天啟丙寅臘月。于顯聖作付囑語。四日過天華上堂。其徒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即今起程。復與眾語諄諄。至夜半。右脇而逝。奉全身塔于顯聖之南山。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

少室道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心悅慧喜禪師

保定滿城劉氏子。出家于普濟。十六請益盤山。參究工夫。矢志不倦。至忘寢食。一日閱傳燈。至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曰者一縫大小。豁然有省。往見無言。久而徹證。言囑以偈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同參。後無言遷化。師接踵住持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曰如何是臣。師曰。流人去國。行遠思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囊中天子絲綸降。塞外將軍報捷歸。崇禎己卯冬示微疾。眾環問疾。師屈指曰。臘月十五日即愈。至期命浴。安坐而逝。壽七十六。門人建塔于寺西。

壽昌經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

舒城沙氏子。生有白衣重包。葷酒自絕。年十六。遊金陵聽講。遂不事文句。往五臺。從靜菴通苴染。修空觀五年。知非。乃參壽昌經于峩峰。不契。入閩白雲峰。

看藏身沒踪跡話。一日閱趙州有佛處不得住因緣有疑。復謁經于寶方。經問。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經呵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曰。先所論皆是。到者裏因甚不是。經曰。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師乃發憤。因見伽藍像倒地有省。別居宗乘堂二載。一日如廁。見人上樹。豁然大悟。趨見經。經曰。婆子具什麼眼目。便燒却菴。師曰。黃金增色。經復舉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師立呈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經首肯之。明神宗萬曆壬寅。師年二十八。出住博山。次主閩之董巖大仰鼓山。毅宗崇禎己巳。赴金陵天界請上堂。傾湫倒嶽。大地全收。簸土揚灰。纖塵不立。全收則該羅廣博。須知白晝鷄鳴。不立則澹泊虛明。誰解紅塵犬吠。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來。饑也一餐。飽也一餐。且喜柴乾水便。沒踪跡莫藏身。一雙赤手逢人。且乞一文。藏身處沒踪跡。兩朵攢眉。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此事。親言出親口。莫使外人聞。諸人藏身處。博山總知。博山藏身處。諸人不知。諸昆仲。今日在此法筵。不免覲面相呈。若到諸方。逢人不得錯舉。珍重 臘八日上堂。維那白椎畢。師曰。第一義作麼生觀。覲著則眼瞎。嗅著則腦裂。舉步絕行踪。動念非生滅。眼色耳音聲。心忘思路絕。古今諸聖賢。同途而異轍。中峰水底琴。馬師天上月。投子手中油。趙州庭前柏。博山無可示。梅花枝上洩。吐翠與含芳。凝寒傲霜雪。清香滿十方。觸著通身血。捶手哭蒼天。浮杯老結舌。諸昆仲。當時釋迦文佛。于臘月八日。抖碎虛空。七花八裂。盡大地無一人會得。所以寶坊曰。不是凌行婆。怎解同心結 元旦上堂。春風纔動春花開。春雨相催春水來。惟有通玄峰頂石。依前白蘚與青苔。大眾。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復曰。東西林下鳥。添得好音聲 上堂。水流濕火就燥。是水有魚。是林有鳥。喫飯齧著舌頭。解道青天不用掃。諸昆仲須自了。同箇夜兮同箇曉。試將此語播諸方。謾道荒田不揀草。更看雲門拄杖子化為龍。吞却山河大地了。諸昆仲且道。博山即今在什麼處。良久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上堂。明暗交參。正偏綺互。言中有響。句下無私。揭開雲霧見青天。畢竟是誰遭點額。龍門萬丈。笑看足下風雲。金彈一丸。播弄手中鍊具。古人道。一人所在亦到。拄杖子不會。諸人却會得。半人所在亦到。拄杖子會得。諸人不會。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恁麼商量。惟木上座却較些子。珍重 上堂。問如何是法身理。師曰。伸手不見掌。曰法身向什麼處安立。師曰。暗地始驚人。曰未審法身是何境界。師曰。山河大地。曰離了法身。又且如何。師曰。爍破四天下。僧禮拜。乃曰。是法非法。是心非心。非法即法。非心即心。打翻漆桶。大地平沉。雲門大師甚是奇怪。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又曰。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諸昆仲。博山今日亦如雲門大師。氣宇如王。若渠來相見時。又作麼生。眾無語。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在壽昌守七。眾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天地位。萬物

育。箇中有箇無角泥牛。東觸西觸。至今無處藏踪。祇得和塵混俗。更須知平處險直處曲。擊破重關謾輕忽。太平宇宙斬癡頑。此是禪宗親付囑。親付囑。破驢脊上蒼蠅出。達磨未識參禪。孫臏不解貨卜。惟有壽昌老人。一生向鋤頭上。七縱八橫。至今也填坑塞窟。諸昆仲。還有為堂頭和尚出氣者麼。今日幸有博山不肖兒孫。為伊雪屈上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明似黑月。暗如皎日。于此四句之上會得。便見燦大師七縱八橫。釋迦尊九紫十赤。其或未然。更有容易禪。與君須剖悉。豈不見水面挂燈毬。東壁打西壁。生鍊鑄蒺藜。拶出黃金汁。阿呵呵。甚奇特。明眼衲僧須辨別。參上堂。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眼睛。放開七片八片。收來一丁兩丁。只饒通身是眼。筭來祇得八成。大眾。還有十成底衲僧麼。咦。且莫道著。便下座。鼓山上堂。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尚餘一枝。在博山手裏。今日于湧泉堂上。供養大眾去也。古德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恁麼說話。披心瀝膽。徹底婆心。且道。作麼生說箇三八九底道理。卓拄杖曰。黃河水溢黃河水。雲霧山連雲霧山。珍重上堂。黑狗爛銀蹄。白日通宵吠。石女倒拈針。木人相對語。諸昆仲。于此四句上透得過。四方八面來。虛空連架打。所以道。一雙孤雁。貼地高飛。兩箇鴛鴦。池邊獨立。可謂明珠在握。寶鏡當臺。鬚漢俱來。隱諱不得。諸昆仲。團大千于掌上。擲化土于他方。探香水于金輪。果能如是。也儘奇特。但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折汝等驢腰。僧問。如何是不斷聲色墮。師曰。斷橋分野水。曰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重清世界。倒騎玉象趨麒麟。師于庚午秋示寂。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為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于本山。壽五十六。臘四十。

建寧東苑晦臺元鏡禪師

建陽馮氏子。父天載。母吳。生于明神宗萬曆丁丑六月。幼而穎拔。篤于孝友。甲辰。投虎嘯巖麗空心受業。讀楞嚴知見無知處有得。遂摳衣。參壽昌經。呈所見。經為痛呵曰。墮大險坑漢。師驚悸失所守。于是。奮志參究。不知味者久之。一日偶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悟入。述偈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許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西來別有傳。投丈室呈似經。經曰。趙州勘破婆子。你道。那裏是勘破處。師厲聲曰。老和尚休作怪。經為助喜。博山來開法大仰。師特訪之。來問。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在甚麼處所。來不對。師掉首而出。來乃曰。可惜。侍者不在。寄下三十棒。來即日上堂。師將出眾。來即呼曰。晦臺誰叫你晦臺。師出震威一喝。眾愕然。來曰。取棒來。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當時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來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眾。來曰。你

只學得一箇走。師不顧。戊午。出住書林東苑。光宗泰昌改元庚申。開法一枝菴 上堂。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 尋歸隱武彝。構室石屏巖。常隨採汲行者二三人而已。間有衲子撥草參求者。師喝曰。你只禿廝失了魂。在者裏作麼。又躡絕險處兀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我與你說。僧望崖而退 毅宗崇禎庚午。忽疾作。師指巖下。謂行者曰。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笑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蛻去。世壽五十四。僧臘二十六。瘞于所指之石巖。祠部黃端伯。作銘勒于石。

建昌府壽昌闍然元謐禪師

郡之南城胡氏子。幼端靜。不喜章句之學。二十一。隨父謁無明于寶方。若有舊識。浹月再至。求剃度不可。走臨川。禮金山鎧落髮。次年復謁明。命充火頭。父母戀戀不置。師痛割之曰。恩愛不斷。生死不斷。親恩將焉而酬。父母乃聽之。一日明與僧。論世尊良久因緣。師近前曰。是何道理。僧曰。者箇無你分。師曰。人人有分底。為什麼某甲獨無。明曰。你既有分。為甚求人。師無對。于是力參苦究。不間晝夜者久之。忽念親恩莫報。往白明。明示以父母未生前面目話。一日推磨。失手撞磨盤有省。以偈呈明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要識生前端的句。巾珍彬真欣隣仁。明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意作麼生。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明曰。今日且放過。後聞蛙鳴徹證。一日告無明曰。某根器下劣。幸遇和尚。得離苦海。猶恐宿習難以屏除。昨對護法神前祝願。某此生福薄智短。不敢妄生節目。使我終身居學地。生生不離善知識。福慧具足。報佛祖恩。是所願也。明曰。欲興利濟。非兩足莫能為也。子深知源委矣。自爾二十餘年。潛行密用。如愚若魯。後因明示寂。眾請繼席。師辭之不得。入院一拈提問。八面咸服。龍湖寶方之新。且剩事也 黃端伯匡廬有省。常以偈頌酬和。輒藏之篋中。一日覺浪盛。令侍者竊出。盛曰。今日捉獲師伯贓物了矣。師曰賊贓。盛曰。洞上者枝花影子。自有人承當在。足現雙趺頌曰。伸不伸縮不縮。亦非驢頭并馬脚。設有人道似冬瓜。抱頭笑倒空王閣笑倒且置。的的當當一句。作麼生道。彈指一下曰。確 順治己丑示寂。壽七十一。臘五十。茶毗。骨粒如銀雪。置塔中級。塔上之銘。黎東鄧澄撰。有指據錄。行世。

福州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

建陽蔡氏子。幼習儒。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剎。偶聞僧唱曰。我爾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忽得一歡喜。急請經閱之茫然。後參壽昌。經于董巖。經令看乾矢橛話。久之。一日因僧舉南泉斬猫話。有省呈頌。經曰。此事不可于一機一境上取則。須是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霄外。猶更將身入眾藏。是參學眼也。師唯唯。至四十歲。棄家往壽昌落髮。一日遇經田中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經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經拂衣便行。師入方丈禮拜。不及啟口。經連

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次年。經遷化。從博山來進戒。居香爐峰三載。每當酬酢。皆當人不讓。來嘗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還聞。舟次延津。聞僧誦曰。諸佛警歎俱共彈指。乃徹見壽昌用處。有偈曰。金雞啄破碧瑠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嗣是居金僊菴。閱藏三載。次隱荷山。明毅宗崇禎甲戌。出住鼓山。乙亥。開法開元。瓣香為壽昌拈出矣。丁丑。出浙主真寂。辛巳。歸閩。主寶善。次結制開元。復還鼓山 上堂。山僧走入溫陵城。大驚小怪呼活佛。祇是破敗老凡夫。徹底看來無一物。不談五位及三元。逢人祇是阿漉漉。臘八安僧說甚麼。口門盡力何所似。蒼是松。翠是竹。元是烏。白是鵠。九九元來八十一。六六祇是三十六。若從此會去。却在門外草菴宿。還知有門內句麼。紫雲殿角木頭陀。橫遭一擲習儀亭。石柱揚聲大哭。東西二塔撫掌大笑曰。屈屈。大眾會麼。無事歸堂好 除日上堂。山僧今日性命。在諸人手裏。或用長蛇偃月。或用匹馬單鎗。便請設施特為證據。眾不出。師復曰。歲已暮。歸何所。鎮日經營皆是苦。勸仁者須是覩。巢知風穴知雨。雲從龍風從虎。孔雀佳屏為客開。老鶴健翼因風舞。趙州道箇無。雲門却云普。普化祇搖鈴。禾山解打鼓。舉拂子曰。會麼。良久曰。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 上堂。三陽起運。萬物咸新。桃花能紅。柳眼能青。明明祖師意。明明古佛心。只貴直下會。切莫亂沉吟。更有一般奇特事。蝦蟇跳過東海濤。大眾會麼。良久曰。當初只道茅長短。燒却方知地不平 上堂。若論此事。非干動靜。不涉有無。豈落言詮。無容擬議。一棒一喝。正是節長枝生。說妙說元。莫非塵埋霧隱。非為祖道不當宗乘。作麼生是宗乘中事。山僧今日牙痛 結制上堂。今朝結期煨煉。大家各宜抖擻。步步緊把芒繩頭。時時牢守布袋口。直須萬里一條鍊。莫學苕溪隄畔柳。大地山河成片雪。忽然變作師子吼。頓使虛空亦腦裂。驚得須彌顛倒走。三世諸佛古塚精。千七百則棄芻狗。只如恁麼。還當得衲衣下事麼。也是蝦跳不出斗解制上堂。今日解制。諸兄弟。未免或東或西。山僧有三句分付。第一出門不得拖著死屍走。第二到人家喫飯。不得沾唇。第三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住著。若能不犯者三句。他日燒一片香。供養老僧。未為分外。若于三句中有犯。切莫道在真寂過冬。珍重 上堂。論是論非。好似將軍徒罵陣。滅踪滅影。恰如頑石礙當門。說妙說元。捕風捉影。而徒勞行棒行喝。帶水拖泥難自脫。到者裏。教老僧作麼生開口。良久曰。寶善菴中日似年。北牕高臥義皇前。枝頭紅葉無心緒。一任風吹落枕邊 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踐履。必須通身無影。足下無私。始稱其人。不然。雖眉間挂劒。肘後懸符。若到此門。未免點額。何以故。曾經大海休誇水。除了須彌不是山 小參。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秘魔祇解擎叉。俱祇是豎指。今日山僧。拋下鼓山鼓。來掃紫雲雲。將前絡索。縛作一網丟。在洛陽橋下去也。且道。山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莫莫。無事歸堂好 小參。但是禪衲。祇要除得四病。第一不得沿途覓唾。第二不得釘樁搖櫓。第三不得斬頭求活。第四不得頭上安頭。能

離四病。自然天下太平 問壽昌和尚。以何法為人。師曰。莫謗先師好。曰和尚以何法為人。師曰。未敢辜負。曰恁麼則不為人也。師曰。因汝致得。曰今日所說。又是箇甚麼。師曰。韓盧逐塊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拄杖是榔栗。曰學人不問拄杖。師便打 問古澗寒泉。水作麼色。師曰。覷著者瞎 問寶月懸空。因甚不著地。師曰。太尊貴生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妄想作麼。曰恁麼則無進步處也。師曰。醉漢不堪扶 問如何是臨濟照。師曰。燃犀鬼莫逃。曰如何是臨濟用。師曰。揮戈定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百步穿楊箭 問有智之臣。因甚不用。師曰。無渠著力處 問如何是佛。師曰。破木杓。曰如何是法。師曰。惡語言。曰如何是僧。師曰。擔枷帶鎖漢 問如何是道。師曰。東去洛陽三十里。曰如何是禪。師曰。劈破虛空作兩邊。曰如何是心。師曰。未曾開口見猶親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曰見後如何。師曰。鑲牛背上無蚊蚋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鴉鳴鵲噪。曰如何箇中人。師曰。眼橫鼻直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綠楊芳草岸。穩臥醉春風。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朝隨芳草去。暮踏落花回。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黃屋簾垂後。階下不聞聲 問向去底人。因甚不居正位。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却來底人。因甚不住偏方。師曰。有為終不貴 師四坐道場。言滿天下。八十歲始舉首座。為霖霖公。囑以大事。隨示微疾。首座請曰。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末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入滅。實順治丁酉十月七日子時也。門人奉全身。塔于鼓山之西畚。著述。有洞上古轍。補燈錄繼燈錄。及四會全錄。共若干卷。行于世。

祠部黃端伯居士

字元公。初閱五燈。妄以機鋒領荷處為禪宗。及參壽昌經。始知別有妙悟一著。嘗憩開元。拈柏樹子話。反覆提撕。一日夜坐。正舉話時。驀然契證。偈曰。更深夜靜絕行踪。月上匡廬第一峰。誰意鬪髑崩裂處。等閒滅却少林宗。明崇禎戊辰。舉進士。自京師旋。見博山來。詳敘所證。來首肯之。兩任浙中司理。時海內知識。公與之唱和甚洽 徑山謁雪嶠信。問如何是金剛經當頭一句。信畫○示之。公畫[○@|]。信復畫○。公又畫○呈。信以拳槌○。公便喝。信呵呵大笑曰。今日親見滄仰父子 訪石雨方于寶壽。問如何是不遷義。方拈核桃。從桌東過西。曰東已無此。西正有此。何名不遷。公曰。和尚見有核桃耶。方曰。不見核桃。將何立論。公曰。師意如何。方曰。我見有核桃。但不見全核桃耳。公躍然。少頃。士拈圓眼問。者箇是甚麼。方別拈果曰。棗子也不識。公曰。錯了也。方曰。錯錯。公領之 公生平。以衛法為心。忠烈是任。當明弘光乙酉五月。清師渡江。時南都君臣。逃散殆盡。獨公不畏。且大書于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居此。及兵至被執。堅節不屈至下獄。六月初十。別家人。有偈曰。義士何憂死。忠臣不愛生。祇留方寸赤。千舌放光明。八月十三日臨法

場。又說偈曰。四大原無我。消歸烈焰中。紅爐燄滅處。徧地起清風。偈畢。引頸就刃。從容自得。自非生平學力真實。何以能此。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湖州苕溪指南明徹禪師

金華應氏子。年二十六。禮崇德古卓為師。示以萬法歸一話。日夜參叩。竟無所入。向佛前自勵立誓。兩斷其指。走雙徑天台。遍叩名宿。嘗依真寂及無擇。雖有所入。而終是礙膺。後參雲門澄于梅墅。師以平日所做工夫。逐一吐露澄知其所詣真實。但未有人明示安樂法。澄甚憫之。直指心要。其時豁然透脫。疑慮冰消。澄詰之曰。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曰。即汝便是。其僧禮拜。尚有問汝。作麼生答。師曰。但向他道。清風度廊下。澄曰。未在更道。師曰。叫某道箇甚麼即得。澄心肯之。一日同麥浪懷侍次。澄召師曰。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否。師曰。蒼天蒼天。澄召懷曰。汝能療否。懷曰。謔語作麼。澄曰。不如者箇不識字底。後住靜苕溪。偶至土橋示疾。僧問。大師得力宗門。今日臨行一句。如何分付。師震威一喝而逝。

紹興明因麥浪明懷禪師

越之山陰王氏子。五歲出家天王寺。十七秉具雲棲。遍遊講肆。聞宗門事有疑。遂參雲門澄。澄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下語不契。求示旨要。澄曰。汝向後但看箇見不及處。殷勤參叩。無有入處。一日見雲棲。舉海底泥牛話問眾。澄推出傍僧曰。大眾證明。師于此有省。及澄主東塔。值定林參次。師問。大德尊號。定曰定林。師曰。葉落歸根時如何。定曰。某甲早已葉落歸根了也。師曰。未在。何不道本來無枝節。到底赤條條。定曰。大德尊號。師曰麥浪。定曰。無風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于定面上。輕搖一扇。定曰。某甲怕風。師曰。無風時遍界定林。一扇處滿面塵埃。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定曰未在。師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斜。為人則禍生。澄曰。雖然麥浪善行劔刃上事。若無後語。二人都成布袋裏老鴉。何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豁然頓釋。得大自在。命師為第一座。以偈印焉。時埭山明因虛席。請師主之。示眾。洛陽牛犢食禾頭。荊益田疇減半收。舜若多神枵腹死。江河淮濟淚長流。大眾委悉去。示眾。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郎漢。檢點得七穿八穴。猶是隔靴[打-丁+瓜]癢。其或未然。一任鑽龜打瓦。後示寂。塔于明因之前山。

杭州佛日石雨明方禪師

嘉興武塘陳氏子。禱定光古佛而生。年二十二。禮杭之南高峰西築為師。一日念佛真切。忽擲魚子。大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參雲門澄于石佛。呈所

得。澄曰。此信心真切。塵勞暫息耳。嗣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便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同參扭住曰。道道。師滿口逼抑。不能加答。復走見雲門。門示以本色鉗鎚。不少假借。次謁博山憨山諸尊宿。復回雲門。一日澄上堂曰。放下著。師乃豁然。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澄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澄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著棋。某甲羸知。澄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褲。澄笑以偈印曰。分明識得趙州狗。拾得鼻孔失却口。莫于萬丈峰頭立。且向叢林陸沈走。付斷拂一枝。故別號斷拂。當明熹宗癸亥臘八也。于是走楚謁黃檗。養靜鷓兒山下。丁卯。奔訃雲門。南入香柏峰。決志活埋。毅宗崇禎辛未。始起象田。壬申。開法天華。甲戌。領顯聖院事。丙子。主餘杭寶壽。兼理龍門。戊寅。住西禪。己卯。主雪峰。壬午。復結制天華。甲申。主東塔。順治丙戌。住佛日上堂。舉拂曰。未入雲門。人人盡有者箇。及至到來。為甚麼却在山僧手中。莫為兩眼所瞞麼。且道。者箇喚作甚麼。眾無語。師曰。盡道冰霜苦。誰知節後寒。司理黃元公請上堂。士禮拜曰。請大師舉揚雲門未了公案。師曰。竹拖鳳尾慵迎客。士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松作龍吟懶送人。乃曰。說法不待人。待人乃可說。及至有人來。依舊無言說。無言說。佛殿山門強饒舌。大眾。今日元公居士。特特入山。要山僧舉揚未了公案。祇如大慧道。二僧入門。一僧已悟。一僧未悟。不待他開口。便揀辨得出。方可為人。且問。大眾。還辨得元公居士已悟未悟底端的麼。鐵山推倒誰能信。深入雲門孰可憑。士遂問。還扶得鐵山起麼。師曰。山門頭。與居士道了也。曰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尚隔程。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曰。杭州理公事時。向居士道上堂。上首白椎。師舉拂子曰。此是第二義。又舉曰。此是第三義。百義千義萬義。咄。有甚麼交涉。若是箇漢子。拈起斧子。從教斧子謳歌。放下鋤頭。直得鋤頭作舞。那管江南江北。瓦礫荊棘。如或未然。也要披苔剝蘚。讀殘碑續斷碣。免使碌磚瓦子。七片八片。泥金剛努目。木羅漢攢眉。僧問。重揚古路。拈提今時門頭。今時門頭且置。重揚古路一句。請師指示。師曰。鋤頭柄短斧頭長。曰今時門頭。又作麼生。師曰。栽完芋子又栽瓜。上堂。操一葉之扁舟。是第一義。泛鑑湖之曉月。是第一義。拈妙香而氤氳。是第一義。散天花以怡悅。是第一義。法筵龍象眾。在甚麼處去也。移彤山向天華。天華不大。移天華向彤山。彤山不小。沒絃琴彈得者。頭頭合拍。籬邊菊賞得底。處處成歡。雖然若是。陶淵明何須賦歸去。師在報國院。與金粟乘同座。黃元公問車曰。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轆粉碎。公顧師。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江南不曾帶得來。曰為甚麼不曾帶得來。師曰。也虧你。祝壽上堂。侍者問。七九六十三且止。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即不得。曰恁麼則不弄啼

鶯舌。解吟無字碑。師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竇。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曰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喪我兒孫。者作女人拜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問古人道。出門便是草。不出門亦是草。請問和尚。為甚麼不出門亦是草。師曰。喚甚麼作門。曰恁麼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是草裏漢也。師曰。說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的。請出來與老僧相見看。曰相逢不拈出。且道。是具眼。不是具眼。師曰。直饒舉意便知有的。亦未許他具眼在。曰畢竟是什麼人。纔許他具眼。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天性仁慈。容止修雅。應機接物。循循善誘。行道十有九年。屢遷名剎。去留信緣。毫無沾礙。是冬結制。宿衲響臻。師有厭世意。乃擇開春三日解制。眾驚訝。蓋師歷坐道場。凡結冬。俱于二十九日解。因師是日誕辰。諸禪德必申慶祝。而後去也。眾白師。請如舊例。師不許。三之日解制。上堂。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踏著草。途路轉迢遙。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昔洞山辭雲巖。巖問。什麼處去。山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山曰無。巖曰。莫還鄉去。山曰無。巖曰。早晚却回。山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巖曰。此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祇因洞山是箇得的。便道箇難得不相見。看他何等隱密。何等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半解。只是到些原委處。未免走作。即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出門便是草。又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便見舉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為什麼七不道。參。次日辭眾出山。首座問曰。和尚幾時回。師曰。初八九。初六日至寶壽。初七日上龍門。至晚示疾。屆旦。命具湯沐浴。師端坐不語。門弟子環侍。察師有去意。亟問曰。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我無什麼分付。時諸檀護來問候。師一見。合掌微笑。遂坐脫。時順治戊子元正八日之申時也。筮塔于龍門案山金龜巖下。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五。

紹興府顯聖三宜明孟禪師

武林丁氏子。生而有異。八歲與羣兒戲。喜歌梵唄。十四斷葷。喜習定。有禪者叱其非。令看高峰主人公話。忽一日觸龐公語。成偈曰。鍊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何。打箇筋斗。但于托鉢產難話有疑。年二十三。投真寂印薙染。喜博聞。印嘗挫抑之。一夕經行。憶婆子轉藏因緣。觸香桌有省。舉似印。印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即不悟。捉敗趙州。印曰。甚處見趙州。師乃敘所得。印曰。如何是那半藏。師曰。此是透法身事。印遽劈面一掌。師退。次參雲門澄。入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入室。澄問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問取典座。澄喜之。復問。趙州道。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呈偈曰。佛性無

佛性無。秤錘落井不曾浮。知得趙州端的意。拍手終朝唱鷓鴣。門可之。遂與佛日方。同承印記。嗣是事徧參。抵黃麻。謁無念有。有見。詬罵不已。師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耶。師曰。殺則任殺。斬猫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便出。明天啟丁卯。聞雲門計歸哭影堂。冬從天童圓聚。崇禎乙亥。住龍門。次住化山。癸未。繼席顯聖。順治戊子。結制宗會。己丑。說戒真寂。次結愚菴湖濱養母。庚寅。主梵受。丙申。主朱明 上堂。芭蕉碎剪難添線。霜葉因風落似花。最惜上林蕭索。也不知花發在。誰家謾咨嗟。到得一番寒徹骨。豎拂子曰。且看雪裏一枝斜 上堂。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由。劔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大眾且道。舍利弗悟箇甚麼。良久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上堂。描不成兮畫不就。山光飄渺水連天。鬪體有眼看霜葉。枯木龍吟古路邊。逢迎處吾無隱乎爾。何必道象帝之先。幽禽處處呼人夢。莫道春風聽杜鵑 上堂。修多羅。青天雲翳。老瞿曇。眼中一刺。四十九年。雲行雨施。末後又道。我未曾談著一字。孟上座也是曳尾靈龜。無事生事。不見道。如虎之缺。如馬之鼻 上堂。穿靴赤脚走。面南觀北斗。我脚是驢脚。我手是佛手。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更有一句子。大眾知否。良久曰。曹山顛酒 謝兩序上堂。大業不論功。大悟不存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來儀彩鳳。不入庶子之家。山僧與古人。可謂同港不同舟。不見道。南山有竹。不扶而直。箬而羽之。其入不愈深乎。北溟魚化。不假他緣。風培雲擁。其飛不愈疾乎。拈拄杖曰。渡水穿雲。全憑渠力。且道。是什麼力。摘楊花。摘楊花 上堂。如是身空法亦空。千差品類悉皆同。大眾。者箇空字。陶淵明飲酒。蘇子瞻臉紅。椶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徧桃花楊柳風 上堂。對朕者誰誠不識。良遂知處或可知。去歲嶺梅今歲落。今年花發舊年枝 上堂。牛頭前百鳥銜華。牛頭後野鬼飛沙。堪笑長汀布袋子。却從鬧市作生涯。大眾。歸堂請喫茶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王廿八老。開眼著賊。非背非觸。東震旦國陞堂。中印土打鼓。古殿風搖挂角鈴。一鈎新月清江浦 上堂。豎拂子曰。不得已作死馬醫。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須彌倒卓。四海播遷。剎竿頭上煎[飢-几+追]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上堂。有緣佛出世。緣盡佛入滅。到處度眾生。猶如水中月。水中月。香山居士李謫仙。以拂子打圓相曰。捉得便呈君。萬里山河明不徹。山僧夜起北牕看。蘆花浪靜寒江雪 上堂。祖翁巴鼻。達磨不識。流傳至今。織壁織壁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山僧却不恁麼。人行窄徑印霜蹤。殘月僧房淡曉鐘。好句等閒狼藉也。斷雲斜挂隔林松 上堂。稻子秋登蟹正肥。果然一飽便忘機。堪嗟清白傳家客。身入西山自采薇。雲冉冉水依依。主人何事不來歸。大眾要識主人麼。以手斫額曰。猫 小參。風光市地。滿目韶華。楊柳放圓通眼。溪聲吼師子音。山花似錦。難為話會。好鳥呼春。不堪圖度。得之者。握土成金。失之者。刻舟求劍。君不見

。金輪王御四天下。到處稱尊。又不見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擊拂子曰。坐著其中宗不妙。退院謝兩序小參。拈拄杖曰。山僧老矣。鬢銷容瘦。筋衰力竭。卓一下曰。全憑此上座。左提右挈。還有首座借去看牛。西堂攜來玩月。打克賓維那。建立宗旨。指楊岐監寺。竭盡股肱。典座撼門。圓却野狐公案。知浴挑柴。續他墮薪家風。放下拄杖曰。山僧敘謝兩序。本擬說些法要。為甚麼却將箇拄杖來塞白諸兄弟。只因一期中。今朝小參。明日普說。逗到臨末梢頭。自然肚裏乾乾淨淨。無一字可吐。山僧今日打箇賒帳。你們到湖上來呵小菴。前有扁舟一葉。泉烹虎跑。茶飲蘭雪。作搖櫓勢曰。咿咿啞啞載你去。以手西指曰。此是兩峰插雲。東指曰。又看斷橋殘雪。且住著。到晚來雷峰夕照。直玩到三潭印月。擲拄杖曰。接 僧辭曰。某甲出山去。和尚有甚佛法說否。師曰。脚下草鞋繫緊些。曰恁麼則得路便行去也。師曰。看路滑 問某甲一向參底是死句。不得活句。如何是活句。師曰。我右邊耳聾。你過左邊來。僧過左邊立擬問。師便起身曰。毆殺人 問青州布衫意旨如何。師翹一足示之 問二親俱喪時如何。師曰。好箇消息。曰還假保任否。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問洞山曰。吾常于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僧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 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曰。我清早割菜。晚上擡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曰。菩提薩婆訶 問某甲參萬法歸一不明。求和尚開示。師顧侍者曰。者箇袖口。你與我縫縫。僧罔措。師便喝 一僧禮拜起。師以鞋覆桌上曰。是何意旨。僧喝。師曰。是何意旨。你便喝。直棒出 問今日比丘追薦先亡。未審先亡超登何處。師曰。雨過君山一點青 師以母老。退居西湖愚菴奉母。常居于此。後母順世。遂痛哭失明。未幾。忽語近侍曰。三日後我行矣。至期集諸弟子。規訓辭行。眾流涕曰。師今尊候如宜。何云便去。師曰。看老僧登場一笑。泊然而逝。時康熙乙巳孟冬十一日也。壽六十七。臘四十五。即顯聖前岡建塔。歸窆全身焉。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紹興府東山爾密明洩禪師

會稽王氏子。薙髮開元。服勤於貞白珊者數載。性相二宗。咸領微旨。嗣參雲門澄。恍有宿契。命充維那。一日澄上堂曰。放下著。師因此全身脫落。呈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著來時路。默默星輝斗柄垂。澄嘉共綿密。師自是晦迹東山。一日抵金陵。適博山來開法天界。師謁之。來與論物不遷旨。徵辨竟日。了無窒礙。來曰。江南佛法。洵自有人。既而東山國慶寺。延師為中興第一代上堂。二既不偶。一亦不奇。捏聚非即。撲破非離。破草鞋三雙五雙。老山藤根垂梢垂。昨日赴村齋。金沙鑼裏滿盛油。汝等諸人。眼似搗槌。口似鐵丘。彌陀寺前。一條官驛路。也好跑馬。也好行舟。爭奈今日雲悠悠。雨颼颼。說與愁人愁更愁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惟有後園竹鞭。東鄰欲取燒火。西鄰欲取夾籬。昨夜分付主山神。一抹直入金剛際。天明起來芽頭抽。在摩醯首羅鼻孔裏。耐耐他不能被蓋囊藏。也費山僧唇嘴 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不厭惡。雲居四語。非特買石雲饒。移花蝶至。尚可為古今禪者之良方藥忌。兼舉病無不瘳。爭奈顯聖修行不得力。恒被鬼神覷破。昨夜偶染疾。徧身紅爛。自家尚覓起處不得。現前大眾。若有能知藥忌者。決不敢以世禮相酬。山僧當與你。大展九拜 上堂。紅葉飄空。重添靈雲眼翳。濃霜露地。凍殺漁父棲巢。紅白雖分。寒暑各別。要知總是者個時節。誰能向紅葉飄空時。突出眼睛。濃霜露地處。揭開腦蓋。養鱗泉畔見天真。黃泥坪裏逢活佛。上酬不報之德。下化非生之眾。其或未然。東山依舊失利 上堂。舉拂子曰。且喜一眾幸然無事。東山安敢吹毛。堂內者。燒香打坐。問訊和南。經行習靜。乃至語默動靜。揖遜雍容。無非賣弄文殊家風。堂外者。撥火燒羹。擔漿洗菜。搬柴拽石。一一漏洩普賢妙用。即今四海五湖。注入諸人毛孔。三山五嶽。聚於諸人眉梢。猶為不足。更乃伐鼓考鐘。據座商量。不知討甚兔子 小參。立功勳。存禪觀。大似緣木求魚。收視聽。黜聰明。何殊[穀-(一/禾)+牛]角取乳。又道。道

非見聞覺知。不離聲色言語。如上所說。且道。畢竟如何行履得恰好去。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問。如何是向。師曰。不打者鼓笛。曰如何是奉。師曰。一向不恁麼。曰如何是功。師曰。喫飯穿衣。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山僧闍黎相對面。曰如何是功功。師曰。打殺闍黎。遺累老僧。崇禎癸未夏示微疾。絕食旬餘。而示誨譚笑。不異平昔。六月十六日寅時。說偈而化。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四。塔全身於顯聖之南山。

紹興府香雪菴具足明有禪師

會稽楊氏子。初參念佛是誰。謁雲門澄。聞澄拈提宗旨。疑情頓發。一日在殿經行次。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偈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却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澄印可之。出住上虞之香雪。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葶藶子。曰六牕未淨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佛日方問。堪與佛祖為師。佛祖又學個甚麼。師曰。佛祖嚮。方曰。與佛祖為師嚮。師曰。黃山谷後園種菜。方曰。不問佛。不問祖。速道速道。師曰。東村桃樹。西隴梅花。示寂日。未有嗣。乃以如意法衣。寄佛日方曰。香栢枝分秀。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為。遂坐脫。塔於顯聖之南山。

南昌府百丈瑞白明雪禪師

桐城人。俗姓楊。從九華聚龍菴薙髮。往雲棲受具。參雲門澄於聖壽。澄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毗舍儂。澄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鈍置疑甚。一日聞鐘聲大徹。遍謁天童博山黃檗諸尊宿。歸雲門。遂承印記。迨澄遷化。請師繼席。未幾移錫湖之弁山。上堂。漫天網未張。唬得金烏藏海底。塗毒鼓纔振。驚起玉兔上松梢。藏白額於烟雲。籠烏鴉於寨嶺。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籬菊呈祥。芙蓉現瑞。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境界。豎拂曰。會麼。山頭白浪湧。海底火通紅。上堂。扶桑日出。須彌[山*突]吼。北俱盧洲。人無貪欲。南閩浮提。衣足食足。特地報知莫生疑惑。且作麼生是不疑底事。良久曰。靜倚長松忘百慮。擡頭祇見帝王家。上堂。孟冬初臨。大地朔風寒徹骨。一陽纔復。乾坤萬象氣稍和。茅笋土底抽芽。水仙盆中發笑。梅蕊含玉粒。茶花吐珠璣。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黑帝令行猶正切。那許東風弄柳條。上堂。主山高。案山低。白虎長。青龍短。洗鉢崖前。觸著磕著。迎聖道上。往往來來。且道。是何人境界。不因樵子徑。怎到葛翁家。上堂。今朝臘月一。枯木生銀花。千峯咸玉聳。萬水總白霞。古渡迷過客。林深隱樵家。鳥道無踪影。元途安可誇。大眾。正恁麼時。六花現瑞。寒光散彩。且道。是正位一色也。今時一色也。會麼。琉璃殿上君臣合。珠玉簾垂父子同。小參。師舉船子偈曰。三十年來江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大小船子。雖是落草求人。太煞勞曠生。弁山即不然。數十年來山上遊。草深林聚獸羣稠。

。等閒撒個漫天網。也有金毛也有狐。只如野狐。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斗子。惹得傍觀笑忻忻。野狐且置。莫有金毛獅子麼。出來抖擻爪牙看。僧出。以坐具覆頭曰。和尚見麼。師曰。野狐精。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師曰。總沒交涉 小參。元鳥來翼。倉庚初鳴。桃花結蕊。雷霆發聲。西來大意全彰。祖師巴鼻獨露。正恁麼時。截斷眾流即不問。隨波逐浪一句。作麼生道。柳眼乍開風日暖。山河無處不新機 示眾。一不得放過。二不得話墮。三不得孤峯頂上行。四不得三家村裏坐。於此會得。逍遙遙。於此不會。亦不曾失落。作麼生是不失落底事。良久曰。一條拄杖無長短。滿面春風滿面涼 示眾。暑氣將清未清。梧桐葉落不落。不是三元三要。亦非君臣道合。會麼。嶺上白雲寥廓 端陽示眾。今日端陽佳節。畫龍艾虎鬪額。奪得錦標歸來。特與諸君漏洩。且作麼生是漏洩底事。石榴紅似火。梔子白如棉 豎碑示眾。碑文鐫白字。萬古徽猷。當道種青松。見聞不昧。如此會得。猶在半途。如此不會。白雲萬里。會麼。良久曰。弁山一日雨。橋流水不流 上堂。秦山卓爍。鑑湖寥廓。爐峯岌嶸。會稽咕咕。昨夜一陣西風起。滿山黃葉盡零落。會麼。須彌[跳-兆+孛]跳三千界。礫磑花開百億春 過清泰菴示眾。桃源洞口來。清泰菴裏過。明月庭中輝。清風白雲播。如此會得。覲面無私。如此不會。也不妨處處磕著。會麼。天台山上清流水。一路隨吾下剡溪 過天華寺示眾。西風微微。細雨霏霏。天台老漢。帶水拖泥。遂舉拂子曰。扁舟過若耶。白浪湧清波 師一日禮雲門像。一僧曰。像在此。老和尚在甚麼處。師曰。東山西嶺松。僧無語。師曰。且道。在甚麼處。曰東山西嶺松。師打曰。學語之流 問五家宗派流芳遠。洞下元微請指陳。師曰。寒蛩鳴砌壁。曰意旨如何。師曰。白鷺上青松。曰與麼則理事全彰。如何是不涉理事一句。師曰。鑑湖波底月。曰學人則不然。師一喝。僧禮拜曰。鑑湖波底月。師打曰。學語之流 問千山疊疊。萬竹森森。是什麼人行履處。師曰。秋風來我舍。細雨灑芭蕉 問文殊是一切智人。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嘴長三尺。曰罔明為甚麼出得。師曰。舌短二寸。曰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曰。猛虎齧大蟲 士問。經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如何是安隱處。師曰。三兩綿子六兩條。曰經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如何保任。師曰。明月照堦前 問如何是住山斧子。師曰。八兩半斤 問古云。渠正是我。為甚我不是渠。師曰。秋水連天碧 問如何是大機大用。師曰。三十棒一棒也饒汝不得 問者[○@|]字意旨如何。師曰。瞎 問燈籠遭撲。為甚麼露柱頭疼。師曰。九曲池。近來被沙塞 問鴻濛未判。天地未分。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水枯草冷 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時如何。師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鰲爭出頭。曰拏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却 雲門九週上堂。先師自丙寅年臘月初四日去世。遂屈指曰。丁卯年臘月一週。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却有九週也。雖去世九年。元不曾離今日。雖不離今日。不妨又去世九週。且作麼生話會。若也未會。病朽為汝舉揚正偏五位。以

報先師恩德。遂喝曰。病朽未出法堂。原無此一喝。既登此座。方有此一喝。是正中偏也。即此一喝。當處寂然。是偏中正也。即此一喝。不帶名言。是正中來也。今對諸人。有此一喝。你等諸人。因此一喝。得知本有。是兼中至也。我此一喝。聖凡情盡。能所兩忘。妙盡有無。是兼中到也。以濟宗論之。正中偏奪人也。偏中正奪境也。正中來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即元要妙旨也。以雲門宗論之。即此一喝。應彼來機。謂之函蓋乾坤句。即此一喝。凡聖掃除。絕彼知解。謂之截斷眾流句。即此一喝。問事答事。問理答理。謂之隨波逐浪句。以滄仰宗論之。即此一喝。直顯大月輪三昧。謂之圓相。即此一喝。示向上一機。謂之暗機。即此一喝。元從自心流出。謂之意語。即此一喝。見者聞者。默默知歸。謂之默論。即此一喝。無量妙義。一時收盡。謂之義海。即此一喝。四十二字母。及世間文字。無不統攝。謂之字海。以法眼宗論之。即此一喝。直示一真法界。謂之總。即此一喝。有照有用。有收有放。有賞有罰。謂之別。雖縱奪賞罰之別。總歸一心。謂之同。雖同一心。縱不是奪。賞不是罰。謂之異。雖賞罰收放之異。咸成一個自己。謂之成。雖成一體。不妨殺活縱奪。各住本位。謂之壞。非唯一喝如然。至於一棒一拂一句一字。乃至揚眉瞬目。折旋俯仰。莫不皆然。復喝曰。且道。此一喝。是正耶偏耶。人耶境耶。三句耶圓相耶。六義耶。若簡點得出。則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可到先師座前觸禮三拜。先師為汝說破。後住贛州之崆峒。建安王。欽師道望。請住百丈。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浴畢。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擲筆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迎全身。塔於弁山。師自敘一花五葉。拈散木香。謂達磨四十二世云。

雁田柳濱居士

山陰人也。參雲門澄。澄示但舉個是甚麼。他日問。世尊意旨。為復是陞座處。為復是白椎處。澄應聲一掌。士曰。分明勾賊破家。澄曰。還要第二頓那。一日有省。呈偈曰。是甚麼是甚麼。對著家親莫問爺。金不換金隨處使。從來常御白牛車。澄曰。且道。趙州勘破婆子。甚處是勘破處。士曰。壁外蓋茅屋。澄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澄曰。不信道。

葉曇茂居士

南昌人。始為大僧。從雲門澄。參究有省。一日茶次。出曰。昨日偏眾解制了。特來謝和尚。澄合掌曰。恭喜恭喜。曰和尚不得謗某甲。澄曰。如何是解制的道理。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澄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曰大眾散去。遂和聲歸眾。澄頷而印之。後以母老歸養。遂蓄髮焉。覺浪盛。住上藍。時士過訪次。盛問。雲門得力句。還記得麼。士曰。當時恨不啣[口*留]。盛曰。如今又作麼生。士曰。却放過和尚一著。盛曰。咦。

博山來禪師法嗣

廣信府瀛山雪關智闍禪師

本郡上饒傅氏子。參博山來。默究船子藏身公案。偶見槽廠拽磨。忽然磨鼻拽脫。遂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嚼破也無妨。來曰。子可參得禪也。吾助汝喜。示偈。有未及朝天子。回機却有妨之句。因矢志服役無違。一日侍次。來指衲衣。謂師曰。此是壽昌老漢底。我曾以一偈博得。子能似我。我當不惜。師曰。莫是師翁睡著。被和尚竊來。來笑曰。汝試竊看。師援筆立成五頌。來閱罷。置案曰。據子見處。天下人把你不住。我者裏未肯點頭在。師曰。何謂也。山曰。汝偈皆佳。但患風骨太露。須知宗門語句。如滿口含冰。不曾道出水字。復曰。汝根利。當鈍却利。使死却全心始得。師拜受。即閉關六載。關中懸大鏡。日對跏趺。纔覺業識心起。無明發現。便指鏡中人唾罵。既久。收放自由。作雪關歌。來見之。擊節稱善。乃為師開關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命師秉拂。晚率眾入室。來問。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來曰。還假鑿照也無。師曰。君不見。來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師於天啟丁卯。出住瀛山。崇禎辛未。繼席博山。丙子。赴浙之虎跑大慈妙行諸剎。臘八上堂。直下承當。是何話杷。官不容鍼。私通車馬。須彌高大柱堪題。海天空濶橋難跨。花隄柳巷盡穿通。寶殿珠簾誰放下。雪山夜半靚明星。通身是口裝聾瘡。卓拄杖曰。若是者老子。好喫痛棒打。復卓拄杖曰。果是者老子。何須痛棒打。靠拄杖下座。上堂。卓拄杖曰。諸兄弟。分明祇者個。因甚麼有一類人。鎖不住獼猴子。又卓曰。分明祇者個。因甚麼有一類人。捏不殺獼猴子。又卓曰。分明祇者個。因甚麼有一類人。弄不活獼猴子。若還弄得活。捏得死。放得開。收得住。管取任意逍遙。隨緣散誕。其或未然。九旬禁足。還須堅鑄銅牆。三月安居。正好高聳鐵壁。莫教揭破封皮。決定走風露影。只饒不露風影。卓杖曰。鷄聲假報秦關曉。關吏而今不受欺。上堂。癡盲無覺照。業識沉紛掉。起牀忙到晚。伸脚睡到曉。醉生夢死。多喪却形山寶。穀穿雀驚飛。藤枯樹崩倒。無限聰明人。送命還闍老。諸兄弟。此是未悟人光景。闍老子筭飯錢。也合甘受。祇如大悟人分上。還被闍老子拘束也無。驀卓拄杖曰。闍老子。你合喫山僧痛棒。何故。不識廬陵米價。與人筭甚飯錢。山僧倒行此令。蒼天抱屈含冤。靠拄杖下座。上堂。諸方狂浪滔天。博山死水浸殺。看來擔板禪和。枉費鈎錐點撥。點不點撥不撥。把斷關津須定奪。龍王按劍絕傍觀。看誰來把虎鬚捋。還有捋虎鬚者麼。眾無對。師笑曰。直饒捋得。也是沿臺盤乞兒。上堂。參禪不制心。業識紛飛苦。僧家不養猫。禪堂多老鼠。忽被猫兒追到牛角裏時。且道。老鼠還有性命也無。拈起拄杖子。作搖勢曰。若人捉得渠。當下偷心死。卓一卓。上堂。說底不是禪。悟底不是道。推倒葡萄棚。春風寒料峭。然雖如是。今日

若是端師子來。也合喫山僧拄杖。何故。為他不解扶起。只解放倒。忽有個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你還會扶起麼。山僧也與他拄杖。何故。為他矮子看戲。隨人上下小參。高峯老人偈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會得此一偈。則照用料揀。棒喝交馳。正好作曹洞兒孫。洞山老人道。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個猢猻夜簸錢。會得此一偈。則偏正妙叶機位環旋。正好作臨濟兒孫。恁麼道。大似搓圓捏匾。換柱移梁。要且不是乾曝曝地。或問山僧。又作麼生。規圓方竹杖。添却斷紋棊。家活臨時用。安排便不真。復笑曰。也只是八成。僧問。如何是寶鏡三昧。師曰。不照閒光影。還他舊面皮。問如何是不借借。師曰。背手摸著枕。逢人轉送伊。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曰。一雙撲地恁孤飛。曰如何是金針。師曰。從來不度。問倩女離魂事若何。師曰。月淡花移影。曰未審他是業識是意生。師曰。風搖水作波。曰畢竟是一個。是兩個。師曰。形影不須彰。便脫狐窠白。曰脫却後如何。師曰。急急如律令。丁丑冬。抵瀛山。病體尪羸。羣心洶洶。閻然謚問曰。和尚安否。師彈指一聲。謚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曰。且道。我生耶死耶。遂微笑而逝。坐三十七夏。享年五十三。迎歸博山。建塔蓮花峯之西原。所著。有摘燈錄。炊香堂詩文書。復語錄若干。行世。

淮安府檀度嵩乳道密禪師

泗洲唐氏子。年十四。投景會薙染。初歷講肆。閱楞嚴。至雖得多聞不成聖果。遂棄之。首參壽昌。次參博山來。來門庭嚴重。師為死心焉。一日隨眾採茶。忽白雲從澗底起。師覩之有省。歸以偈呈來。來曰。者且置。祇如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不向和尚通去處在。來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道密終不作此見解。來曰。好與三十痛棒。嗣是。來命名授戒。且印以偈。於是辭來。縛茅郁洲山數年。始開法淮安檀度。次住安東能仁。徐州雲龍。乃若青峯菩提。法起等處上堂。諸仁者。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不要妄想。正當今日。又作麼生。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黃河水塊走。凍折雲龍山腰。奎山塔頂伸首。擬欲普請往看。爭奈天寒。立久。上堂。壽昌師翁。搬底是石塊。博山先師。見底是一株樹。瀛山師兄。徑山師兄。一等是口挂鼻上。老僧覩白雲底響。顧左右曰。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宿王華菩薩。上行意菩薩。莊嚴王菩薩。喝一喝曰。住住。老僧見底。諸人不知。諸人見底。老僧不知。驀起身曰。慧炬三昧。淨光明三昧。連擊拂子。下座上堂。昨日雪今日消。仔細高著眼。莫錯會好。連點首曰。釋迦口門不窄。彌勒肚皮不寬。要得通上徹下。亦須飽腹充腸。良久曰。喚鐘作甕。上堂。師顧視左右曰。座中亦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一僧出眾曰。某甲不甚慚愧。師打一棒曰。七棒

對十三。曰也不消得。師曰。觀自在菩薩。又一僧纔出禮拜。師曰。怕爛却那。曰南無佛。南無法。師曰。可惜許。曰謝和尚再三。師顧侍僧曰。老僧三寸甚密。上堂。臨濟擊拳。德山作舞。滄山作禮。法眼讚禮。惟有洞山老祖。連聲道。你者些兄弟。一等是飯飽弄筋。者四個漢。到者裏。依舊各歸寮舍。驀拈拄杖曰。主人二千石。幕舍兩三間。送送空勞結。良久。卓拄杖一下曰。不可道老僧是洞上第三十三代也。上堂。僧問。石頭大底大小底小。一總提不起。三十日到來。畢竟如何了脫去。師曰。三日前。五日後。曰當陽唱出無私曲。聞見分明沒覆藏。師曰。山依舊高。水依舊深。曰恁麼則佛日增輝。道風遠扇也。師曰。討者些剩下底作麼。曰和尚諦聽諦聽。師打一棒曰。三百五不徒然。乃曰。三日前。五日後。山依舊高。水依舊深。討者些剩下底作麼。乃高聲曰。三百五百不徒然。顧視左右。下座。上堂玉容不露。尊貴天然。寶印未施。全彰文彩。沒陰陽地上。瑞草呈輝。叫不響山中。清音匝地。到者裏。却也好個時節。且如何得承當去。響。良久曰。撲破香囊熏大國。撥開天竅透真風。春日上堂。枯木寒巖時節至。春風吹起律筒灰。石人撫掌呵呵笑。莫認春牛是土堆。上堂。你看者震旦國裏。洞山被者三觔麻縛倒。趙州被者七觔衫累倒。雲門被者乾矢橛壓倒。靈雲被者桃花換却。玄沙被者脚指換却。天龍被者手指換却。咄咄。大洋海底黑雲生。回首西山日初出。良久。作女人拜曰。敕。除夜上堂。說到不如行到。罕逢穿耳客。行到不如說到。多見刻舟人。行說俱不到。十里一舖。落花香店酒。五里一亭。荒月野橋烟。拈拄杖曰。是車聲。是風聲火聲。是水聲。是鑼鼓聲。山川草木聲。卓一下曰。者裏是什麼所在。一僧出眾曰。若教無此夜。那得暫閒人。師曰。也是東山左邊底。乃顧左右曰。穿耳客。刻舟人。卓拄杖一下曰。那得暫閒人。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日當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鬧市那伽定。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馬舞春臺。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石女遊古寺。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無足人能造。曰是誰證明。師曰。無舌人。曰如何是無舌人證明底語。師曰。誰敢道著。曰正偏五位向上更有事否。師曰。道士頭上冠。年七十。與答之間。皆寓訣別意。旋取道漣水登青峯。度夏法起。歸休菩提。順治戊戌三月五日。遂絕食。示誨諄諄。書偈。有石火電光平田荆棘之語。十一日。沐浴端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全身于菩提社之右。

福州長慶宗寶道獨禪師

廣州陸氏子。卅歲出嶺。參博山來。來一見器之。一日呈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不是渠。纔是却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有活生機。不落宮商調。來以為深入堂奧。後開法於廣之羅浮。閩之長慶。粵之海幢。僧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震聲一喝。示眾。舉六祖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關山把住路行難。愚人只管貪程去。那想全身在此間。示眾。舉高峯無夢無

想話。頌曰。無夢無想主在麼。相隨來也沒如何。誰家門首無明月。頗奈夜行人更多。師童真入道。年六十。寂于海幢寺。

金陵獨峯竹山道嚴禪師

西川大竹縣人。族姓沈。總角染衣。南詢講肆。一日走京口。登凌雲亭。忽身心世界頓然一空。遂走白下。參博山來和尚於天界。乃問。和尚離博山來白下。為人事作麼生。來曰。今日特為先君設奠。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來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來曰。請坐喫茶。於是。命典第二座。其領眾入室。當機應對。動合宗旨。來喜之甚。嘗曰。博山一枝橫出。秘在汝躬。自是韜跡承恩閱四年。開極樂祇園於滁上。又五年。住獨峯。入院時。恍然如舊。師於是作投老計。嘗榜三問語。勘驗方來。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什麼。二曰。此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且道。喚什麼作此經。三曰。獨峯路險。把關令嚴。欲到者。試借公驗看 臨終日。集眾垂誡。當午浴畢而逝。塔全身於本山龍山之陽。

建寧府迴龍古航道舟禪師

泉州晉江鄭氏子。生萬曆乙酉。幼失父。事母有孝聲。母逝。乃棄家寓承天寺。閱壽昌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姓處。有疑。往參博山。山為雜染圓具。嘗坐不語。堂目不交睫者三月。參究益切。適余集生至。與語有契。延師閉關全陵。一日洗面。脫然有省。自謂。吾於無可奈何處。得個巴鼻。會博山說法天界。上堂。師出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法也無。山曰。木人井底吹。師曰。石女溪邊舞。山曰。祇如語中帶元一句。又如何道。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山便下座。山回博山。乃以如意付之曰。當慎重勿負老僧。師復掩關。明年奔訃博山。乃入閩主法迴龍。復隱里之戴雲山。丙子。林宗伯季翀。請結制承天。丁丑。繼席雪峰。結冬長慶。戊寅。還迴龍。己卯。住博山。辛巳。菴建陽祀二親木主。所住之處。不循開堂請。唯有示眾而已。故有示眾曰。老僧不上堂。蓋因無法說。性不近人情。恰似個鑊櫃。一味放癡憨。任人道朽[矢*出]。雖然稱住持。直是口無舌之句。蓋實錄也 示眾。拈花示眾。有口難開。斷臂歸來。無法可得。四七祖師。無非望空啟告。遞代兒孫。總是掘地討天。老僧當年不識好惡。悞入博山社伙。被伊熱瞞。至今有屈難伸。雖領眾住持。三緘其口。蓋不敢鈍置諸人。亦恐有玷法門。大眾且道。恁麼住院。是為人。不是為人。不見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示眾。夜夜抱佛眠。情真罪當。朝朝還共起。死歎親招。起坐鎮相隨。刀斧斫不開。如形影相似。去離亦不可。欲識佛去處。未敢相許。祇者語聲是。切忌錯認。諸昆仲。還識傅大士麼。只知開口易。不顧舌頭長 僧問。真覺有言。石卵爆盡。櫻枝掃地。吾當再來。師今繼席。莫非再來麼。師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曰恁麼則據歎結案了也。師曰。一狀領過師病次。僧問。和尚何病。師曰。針灸不得的病。曰與麼則神醫拱手也。師曰。須知

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拈如意便打 云荊州親藩惠王法語。宗門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只要人自參自悟。自證自修。以見自己本來面目而已。非有他術。蓋此本來面目。不以聖賢而莊嚴。不以庸愚而醜陋。王公與士庶同。士庶與含生等。凡屬有情。體元無二。特以迷而不參。昧却自己精光。謂之眾生。若參究一明。如天普蓋。似地普擊。則謂之佛祖矣。佛祖眾生。只一迷悟間。參究不參究。斯有天地之殊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靈俐漢。一覷便了。更無許多周折。所以寶誌云。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者裏無疑。說個見性。說個成佛。早成剩語也。如未然者。必須猛著精彩。二六時中。看是誰見誰聞。誰為覺知。是誰穿衣御膳。是誰起居動作。看到無可看處。自然大悟。徹底洞明。迷雲破散。智日高昇。始知。大地眾生。由來一體。森羅萬象。共貫同條。且無情與非情之異。又何有貴賤凡聖之殊哉。師骨鯁性成。於衲子中即英靈。絕無肯諾語。故於壁立萬仞無愧也。順治乙未示微疾。視事如常。八月二十五酉刻。趺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三十三。塔全身於建陽鳳山之陽。

廣信府博山雪礪道奉禪師

建陽龔氏子。夙根敏異。幼不茹葷。十七。聽楞嚴有感。遂投支提薙染。二十六。隨杖人於鳳山羅山玄沙間。僅二載。知有己躬下事。乃抵浙。參真寂有年。次參博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窟中。山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却埋在窟中。師曰。今朝且喜得見和尚。山曰。向來作何所務。師曰。看一歸何處。山曰。即今看者何在。師曰。伸手只在縮手裏。山曰。甚處學得者虔頭來。師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後於勺菴。聞雞鼓翅大叫。乃頓悟。述偈曰。栢子焚殘欲無。隣雞忽聽一聲呼。昔年錯認驢窺井。今日方知井覷驢。走呈山。山頷之。順治丙戌。開法瀛山。丙申。繼席博山。高泉普寧。間嘗應之 上堂。水之湄。山之麓。是處是桃花。是處是修竹。紅者紅兮綠者綠。一般性質出天然。直者直兮曲者曲。知歸謾謂許靈雲。善用休誇只多福。究竟其中委宛情。總是畫蛇重添足。不添足。六六誰云三十六。拈頭作尾尾為頭。饑喫飯兮困就宿。咄 小參。今朝九月初五。天氣半晴半雨。最好時節因緣。一眾耳聞目覩。且道。覩聞的是個什麼。南山老大蟲。咬殺重牙虎。萬象森羅。一齊起舞。大眾。虎咬大蟲則且置。萬象因甚麼起舞。不見道。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康熙己酉春。以院事託座元。明年六月二十日示寂。臨寂時。黃龍岑按師身問。屋破不蔽風雨時如何。師曰。乾坤翻轉更由誰。曰與麼則一眾景仰有分也。師拱手而逝。壽七十九。臘六十二。塔靈骨於本山蓮華峰之陽。

開府集生余大成居士

桐城人。參博山來。於法堂中。擡頭覩對聯。至密移一步話。有省。自是決信無疑。上來書曰。自見和尚後。覺來胸臆雜毒。被少分醍醐洗括頓盡。歸來筆硯付之祖

龍。書籍付之豚犢。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坐斷十方。密移一步。羸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去冬解組歸時。於凍舟結八十日不語期。所謂佛也沒奈何。良然良然。一日與同參。爭一公案互不肯。士乃曰。我最喜長慶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同參云。惟人不肯乃方親。士聞之吐舌。雪關問。閉門作活為何事。士曰。出賣[車*度]轆鑽。問補網張風成何用。士曰。添個黑撈波。

廬江冶父星朗雄禪師

閩漳龍溪林氏子。家世宦顯。師幼年。聞誦華嚴偈。矢志離塵。常覲老宿。求開示參禪決要。每坐究閣上。一日身心頓忘。起時不覺墜閣傷足。遂豁然開悟。二十一。舉孝廉。過浙。參天童雲門。俱獲領益。崇禎己巳。聞博山來道冠江南。師特詣天界參禮之。來見便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曰。不見道。說似一物即不中。來曰。汝因甚隨別人脚跟轉。師曰。一番拈起一番新。來含笑而已。一日命師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洎徵詰洞上宗旨。師於言下透脫。深領的要。來見其機語穩捷。授名道雄。乃以偈印證。有倒跨金鱗自在時。手把明珠千萬顆之句。師拜受。遍歷名剎。依潤之楊彭法天剎染。復圓具於三峰。嗣後雲間。相國錢畿老。都諫許霞城。請住長生院。錢問。如何得成佛去。師曰。殺盡眾生。錢猛省。於是道譽藉著。由[橘-矛+佳]李轉九華。激揚法化無虛日。順治丁亥秋。遷住冶父古實際寺。上堂。誅茅剪棘。開實際廣廓之基。墾土耕烟。下無盡光明之種。人天道路斯通。雙橋迅捷。祖師家聲復振。一句超然。千眼圓明底。到者裏。脫體擔當。田地穩密底。到者裏。全履機踐。所以壽昌師翁道。長空無路。禪者徧行。白浪滔天。智人能獲。若向者裏薦得。便可號令寰中。提持向上。俾雲魚水鳥。頓現遮那之身。瓦礫磚頭。盡顯金剛之秘。正恁麼時。門庭施設即且置。入理深譚一句。作麼生道。苔封古殿人踪渺。鳳宿高梧枝影稀。博山掃壇上堂。大匠不鑿。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者是我雪碓和尚。數居丈室。徧啟羣英。特出隻手。扶豎宗乘。已曾舉似大眾。更為莊嚴畢備了也。只為山僧。自先師一賺。墮此險危三十年。無纖毫移易。幸先師留半步地。與吾輩卓足。今日承先師蔭。登先師座。露先師面目。了先師公案。同門法屬。即此就路還家。轉身向父。致使弘規有紹。大業無荒。正當此際。主賓互換。又作麼生。棲鳳嶺頭雲靄靄。浴龍池內浪層層。上堂。梅塢已浮閒澹影。流鶯乍轉聲猶澁。堤柳千條色半青。東風拂碎寒江雪。一段風流作者知。莫教心識強分別。垂絲千尺意如何。隨隨隨得得。小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良久曰。面南看北斗。問跨虎頭收虎尾。猶是時人窠臼。如何得截斷眾流。萬機寢息。師曰。如汝所問。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透網金鱗。畢竟以何為食。師曰。汝還記得話頭麼。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曰。多買黃金鑄子期。康熙癸丑秋。將院東委南洲月。即示疾。索浴更衣。說偈而逝。門人奉全身。塋於本山羅漢井。世壽七十六。僧臘三十七。

有語錄泊教外直指。行世。

東苑晦臺鏡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

建寧浦城張氏子。十九歲。見大父歸寂。自疑曰。有一點靈明。向甚麼處去。一日聞猫叫有省。遂往瑞巖剝落。隨師住夢筆山。誓死閉關。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大機大用。參博山於董巖。受具。是冬謁東苑鏡。鏡問。子在董巖。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鏡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鏡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者個壞不壞。有曰壞。有曰不壞。此意如何。鏡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鏡細究其生平參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庭差別之旨。師恣意披其所見。鏡感嘆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遂付以偈曰。道盛羣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啟我永懷思。師拜受。明日隨鏡禮壽昌。及見經。勘問之次。經大奇之。崇禎乙亥秋。會冢宰李長庚。請寶筏開堂。值寇亂。辭往壽昌掃塔。闐然謐。請主其席。明秋主福船。又明秋主圓通。上堂。有時相逢不相見。有時相見不相逢。東山起雲西山雨。南山燒炭北山紅。無位真人。面門出入。沒縫塔子。透徹玲瓏。現成公案。好與三十棒。禮拜了退。一任齊立下風。咩咩。太平景象無人識。大坐當軒笑浪公。珍重上堂。師震聲一喝曰。太阿鋒前。不許之乎者也。大圓鏡內。寧容遠近疎親。者個人那個人。喚醒你須精神。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崑崙騎象。入諸人鼻孔裏去。提出心肝五臟。鮮血淋淋。鬻奴白牯。驀然[跳-兆+李]跳。三世諸佛。有屈無伸。阿呵呵。特地示人疑不徹。等閒看破更驚人。上堂。杖者笑呵呵。諸人還會麼。眉毛纔策起。鷄子過新羅。既已過莫吟哦。且喫雲門餅。再飲趙州茶。打起關南鼓。唱出德山歌。阿呵呵。會也麼。牆角一株梅。生得兩個叉。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卓拄杖下座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日頭東畔出。照見十方諸如來。個個眼前黑似漆。祇為覷面相逢不相識。尋珠不必翻海。求玉何勞鑿石。知亦不可知。得亦不可得。木馬嘶開碧落天。泥牛踏破澄潭月。汝等畢竟如何。切忌口橫鼻直。臘八上堂。山僧昨夜正熟睡。五更鐘響方警地。醒來猶自眼眯[曠-黃+林]。拈得口來失却鼻。低頭喫粥乃思量。不勝令人大慚愧。愧個甚麼。愧彼雪山徹骨寒。半夜星兒獨自覷。叫蒼天。說向人前不值錢。千古萬古空自憐。珍重。除日上堂。崑崙奴著錦袴。打一棒行一步。打發根本無明。撞翻從上佛祖。逗到臘月三十日來。折合不下。依舊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且道。福山正當重開門庭斬新條令。作麼生與大眾折合。喝一喝曰。踏倒須彌第一峰。太歲頭上添新土。珍重。上堂。良久曰。佛未出世。曹山不如。金烏抱子歸青漢。佛已出世。不如曹山。玉兔懷胎入紫微。正當出未出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句。作麼生道。黃海岸居士出曰。雲從龍。風從虎。師曰。春風開竹戶。夜雨

滴花心。公曰。且喜曹山猶在。師曰。藍水遠從千磧落。玉山高并兩峰寒 小參。雨打虛空濕。自愁無曬[日*良]。急敲石火烘。汗滴龜毛上。者一滴。西天東土真消息。端午上堂。福山端午。却憶南陽忠國師。與大耳三藏。在大唐天子殿上。特地向西川看競渡。且道。大耳三藏。因甚第三度不見忠國師落處。良久曰。哺醉揚波誰好手。汨羅江上獨惺惺。珍重 福山上堂。海岸居士問。獅子叢林。法王出世。便請哮吼一聲。師擊如意一下曰。會麼。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黃巢昔日不曾滅。雪竇山中草尚存。曰如何是入窟獅子。師曰。活捉鰻龍分九截。鑊湯鍋裏解飛騰。曰如何是出窟獅子。師曰。曉雲橫鎖玉屏峰。曰今日親見獅子吼也。師曰。落花啼斷山禽語。乃畫○曰。常啼菩薩。賣心肝求般若。壽昌杖人。賣般若求心肝。看看。雙林佛殿。騎簫曲峰。入諸人鼻孔去也。紹隆大師合掌曰。唵嘛呢叭[口*迷]吽。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會麼。却將我語同他語。須是他心似我心 福山下寺小參。秦時[車*度]轆鑽頭新。拈起偏能殺活人。晴久也須加一筍。鬪髑半夜發清吟。且道。吟個甚麼。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福山上寺小參。木人特地擊鐵鼓。大虫吞却石老虎。八角菱花北斗藏。驚短法身三尺五。若向此中會得來。打破虛空許你補。若不會。且待臘月三十日。參取雲門普 小參。趙州在廁坑上呼文遠。此處不可與說佛法。文遠欲狹路傍把斷。趙州要討個公驗。此是鎮州蘿蔔頭開花。青州布衫裹石。被臯亭拋向東洋大海底。惹得鐵牛背上蚊子飛。到十字街頭。自歌自唱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汝等者隊沒料掉。禪和子。在長連牀上打睡。春那知有恁麼事 小參。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鼈。無論是七後七前。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心人。爭解死冤結。說甚麼。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掉棒打月 上堂。人從賢溪來。請擊臯亭鼓。策杖獨登堂。一喝驚今古。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更拋毬。且看玄沙是甚虎。巢知風穴知雨。動植飛潛各有主。電捲星馳。龍翔鳳翥。者些兒須自許。太平一曲韻深長。流水高山何足譜 上堂。料峭鋒芒。五臺會上雲蒸飯。軒渠絕倒。水牯欄邊雪散花。老滄山。擊來石火之機。劉鐵磨。閃出電光之眼。不是天然妙叶。安能啐啄同時。莫怪者裏斷岸把竿。水寒魚少。或到春風浪暖。振鬣而起者。應不滅在。試為拈出。相見不揚眉。君東我自西。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 上堂。疎山手握木蛇。自命是曹家女。吞吐八面機鋒。肯諾不得全許。似者等聲頭禪。若非推倒有句無句底枯樁子。徹見他笑裏有刀。安能向猛虎口中奪雀兒。饑鷹爪下爭兔子。我者裏。潦倒隨時。跛跛挈挈。無暇縛鬼搓芒繩。且喜。一掌峰前。尚有尋宗問祖者。來此酌水獻花。亦可慰在 小參。舉秀才問長沙。弟子只見千佛名經。不知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曰。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曰曾到。沙曰。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否。曰無。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師曰。岑大蟲灑食大地。皮毛有滴血。落處可成甘蔗種族。若是我。但呼秀才。待應諾便向道。你好個彩頭。一試便中狀元。頌曰。飽腹文章

半字無。儼然殿試便傳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觀花滿帝都 立監院上堂。曰會麼。福山重興。住持不易。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明鑑當臺列像殊。露柱生花須自許。看看。滿林新笋將成竹。一個人歸監院房 觀音誕辰上堂。師召曰。會麼。雨洗澹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咦。你是何人。復曰。此是寶峰照自題其像贊也。今日福山。借花獻佛。特地拈出。為普門大士。作慶生文。祇如普門大士。只今出生底消息。如何得見。乃擊如意曰。金鳳不棲無影樹。峰巒纔動海雲遮。僧纔出問。師震聲一喝曰。速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擬進語。師拋下如意。僧接如意送上。師曰。收你三十去。遂下座 元宵小參。海底泥牛銜月走。撞倒南星落北斗。黑龍怒觸雨翻盆。打濕元宵燈悄悄。忽然霹靂滿空繞。擊殺獅子身中蟲。山河大地俱哮吼。珍重 小參。欲行奉馬。當食進鹽。王索仙陀婆智。乃在機先。鳳林關鍵太密。十字街多白拈。靈龜脫殼方堪占。不卜孫臆無飯錢。況乃久雨不晴。打濕眉毛。無處曬[日*良]。只得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爭奈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 小參。舉長慶示眾。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杖人曰。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冤結不開。且道。長慶與杖人撞著。是個甚麼道伴而利害如此。祇如汝等。摩肩接踵在者裏。又是個甚麼。試道看。眾無語。師曰。也怪汝等不得 小參。明鏡當臺。纖毫不隱。靈峰出匣。凡聖不存。須知向上一機。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麼。良久曰。沒孔鎚。禮拜了退 小參。杖人伸左手向西牛賀洲。捉得東勝神洲一物。伸右手向東勝神洲。捉得西牛賀洲一物。且道。此兩物是何物。若有能識得。與他一笑。若無能識得。與他一笑。何故。賞罰分明。殺活自在。僧問。五位王子。有同別也無。師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曰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銀盤盛雪。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明月藏鷺。曰如何來末生王子。師曰。類之不齊。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混則知處。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曰五位王子。還有父也無。師曰。東宮雖正嫡。不面帝堯顏。曰恁麼則九重得密人難見也。師曰。須知向上一路。尊貴自別。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山僧失利 問大慧竹篋子。和尚也拈提否。師曰不拈。曰為甚不拈。師曰。沒者閒工夫。曰莫是和尚親切為人處也無。師曰。浪蕩拾花針 問如何是一大藏教詮不出底意旨。師曰。淚出痛腸。曰末後拈花又作麼生。師曰。要頭砍將去 梅逢到崇先。師曰。何處來。逢曰廬山。師曰。在彼何為。逢曰。若有所為即呈似和尚。師曰。脫空謾語作麼。逢曰。某甲終不敢負心。師便掌。逢曰。和尚探頭太過。師曰。逢人切莫錯舉 順治己亥。歸天界。休夏毗廬閣。九月四日。命移几杖。入舊方丈。七日。起禮佛。巡各堂寮舍。開示諄諄。回室索筆。書偈曰。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無端搗斷破蒲鞋。翻然直入千峰去。擲筆而逝。塔于棲霞天開巖。壽六十八。臘四十九。

鼓山永覺賢禪師法嗣

泉州府開元為霖道霽禪師

參鼓山賢。針芥契合。親炙三十秋。鼓山八旬大慶。舉為首座。始垂記荊 住後上堂。庾嶺一舖功德。無量劫來成就。今日一回拈出。便見光輝宇宙。不須雪點紅爐。一切萬法仍舊。春水盈盈競流。春山疊疊挺秀。春鳥關關和鳴。春樹蔥蔥鬱茂。若能直下便見。即是瞿曇之後。更作佛法商量。此人却不唧[口*留]。乃舉拂召大眾曰。見麼。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擊案下座 佛誕上堂。昨夜虛空迸裂。無端生下小兒。為渠安年立歲。也是當面糊塗。雖然不免將錯就錯。道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祇得八表欽承。十方嚮順。山河國土。屈身低影。正與麼時。還有行正令底跛脚阿師麼。若有。山僧與他結個同參。如或未然。且與木人同接拍。高聲唱起太平歌。乃卓拄杖曰。吽吽 佛成道日上堂。雪山六載忍飢凍。一覩明星佛便成。却道眾生皆具足。祇因妄想墮凡情。大眾且道。者妄想作麼生斷。良久曰。待釋迦老子作凡夫時。為諸人道破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切忌開眼尿牀 上堂。一入信門。便登祖位。且作麼生信。盡十方世界是一人。盡無量劫是一壽。以如是壽。壽如是人。不長不短。不滅不增。且道。人是何人。壽是何壽。還委悉麼。桃花海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上堂。虛度浮生半百年。知非知命總茫然。飢餐渴飲尋常過。笑破虛空嘴半邊。是者般無出豁漢不辨月之大小。歲之餘閏。凡不收聖不管。正好貶向無生國裏。直教覓個出頭地不得。安用為渠畫眉指目攢花簇錦耶。雖然。者漢却有個長處。解向人道。飯是米做。鍋是鐵鑄。若也不信。試向自己竈門前口門邊。一一檢點去 上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趙州擎茶。曹山奉酒。乾闥婆王獻樂來。無孔笛中歌本有。恭賀無位真人千壽萬壽。只如無位真人。還受也無。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上堂。今朝十月二十二日。伐鼓敲鐘眾雲集。時節因緣既現前。聽取唱個波羅蜜。乃舉拂子。召大眾曰。君不見。又放下拂子曰。君不見。良久曰。呵呵。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小參。金牛喚人喫飯。趙州令人喫茶。二老覲面分付。不知誰是作家。或有個漢出來問鼓山又作麼生。有願從來不撒沙 上堂。法是本法。心是本心。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甘露泉聲鳴活渺。清源山色碧岑岑。大眾會麼。今日山僧親拈出。不勞低首更沉吟。珍重 小參。有人讚歎此事。如虎帶角。捧撮土以培泰山。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值。滴一毛以乾巨海。所以道。讚不得。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畢竟得個什麼。咄。切忌花眼 上堂。無見頂相。個個圓滿。為什麼我顯汝隱。燈王座子。人人有分。為什麼我坐汝立。大眾知麼。鑊錐未出匣。游絲千萬丈。等閒拈出來。一斷一切斷 上堂。菩提本無樹。秤錘是鐵鑄。明鏡亦非臺。光明徧九垓。本來無一物。千足與萬足。何處惹塵埃。蓮花火裏開。諸人還見祖師麼。良久曰。清源方舉首。紫帽笑哈哈 上堂。一心不生

。萬法俱息。山河大地。甚麼處得來。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山河大地。有甚麼過。舉拂子曰。且道。者個是生是不生。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元旦上堂。年新月新。日新時新。普天之下。自天子至庶人。共納新福。同賀新正。林下衲子。德業新進。性地新明。共翊皇化。同樂昇平。惟有上村李大伯。依舊滿面埃塵。年去年來渠不管。從教鐵樹自生春。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萬福。師居鼓山二十餘載。道風遐播。遠近瞻依。著有洞宗源流辨謬三刻。因本宗白巖淨符。擅改景德龍藏。為祖燈大統。削去淳了瑀鑑淨覺六世正傳之祖。故痛斥白巖混濫譜牒之罪。救正曹洞源流。并著鼓山餐香錄。聖箭堂共古暨全錄十二卷。行世。

少室喜禪師法嗣

少室彼岸涵宇海寬禪師

直隸內丘王氏子。父母得異徵而生。師年十六。暴疾幾亡。父母祝許出家。便愈。送入崇恩寺薙染。初從聽講有疑。極力參究。因汲水園中。翻却轆轤杷。打腕一下。忽地有省。呈偈曰。實相妙法。尋不見踪。一下打著。內外圓通。從此徧歷諸方。游心蘊奧。辨析精微。末參心悅喜於少林。一見即許參堂。隨例入室。喜見師履踐綿密。遂以衣拂并偈。而記荊焉。乃明崇禎戊辰歲也。是夏。周藩上雒王。禮請說法。師應入汴有年。上黨藩王。徵聘再三。於臥龍岡開堂。嗣因寇入中原。師窺勢不可挽。潛渡河北。深隱太行山。白日說法。暮夜樵汲運籌供眾。了無難色。聖朝定鼎。師寓京都開法。三載後辭歸山。以圖恢復祖庭。此時。少林以兵革蹂躪。廢墜不堪。鞠為榛荆瓦礫之場。幾無片席說法之地。登封張令。同本山耆宿。固請上堂。卓錫無地也陞堂。及至陞堂錫也亡。兩袖清風難把贈。滿船明月任君將。遂拈拂子曰。山僧遭際滄桑。本欲深隱高藏。奈九鼎祖庭。在山僧一綫肩持。倘今失續。罪將焉歸。今日不免將歷代佛祖繼住。開來不了底公案。對眾拈出。豎起拂子曰。大眾還會麼。登封山色高萬丈。汴河水氣湧千層。師因宋金元明五百年來。諸尊宿宗風大義。泯滅無聞。遂渡河。簡拾河朔諸先覺。斷碑殘碣。繼續於五燈會元之後。名曰五燈會元續。至順治丙申。詣都具疏。奉。

旨頒入龍藏。

京都安國別山性在禪師

順天豐潤鄭氏子。十四歲。禮安國化一法為薙染。師從愍忠受具。徧歷講肆諸宿。依止數載。凡諸經大鈔。俱承耳提面命。一日喟然嘆曰。一大藏教。盡是筌罟。終非魚兔。聞心悅喜主席少林。於崇禎庚午冬。直往參叩喜一見即契。許入室。鉗錘淘汰有年。忽有省。呈解。喜可之。即付衣法。後值兵火歸里。隱於景忠山知止洞。而一方道俗。歸依如市。師但因人隨機。開未觸境提撕。歲越順治辛卯。

聖駕臨幸洞中。問佛祖根源。師應對稱。

旨。盤桓終日。

駕回行在。次日欽差內侍。賚白金百兩。

賜師。師辭謝。內侍曰。今蒙。

上賜。乃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師曰。在係貧衲子也。今修隱山中。甘貧守分。以道自樂足矣。倘一有此。徒資綠林盜心耳。及。

駕回京。降。

旨召師。入萬善殿。癸巳冬。復蒙。

上賜。勅印封號靜善禪師。師雖受寵榮。不矜不伐。安居禁城。宛若深山。日經行趺坐而已。少林海寬繼續五燈會元。請。

旨入藏。來京筆授贊襄。成就諸先覺未續之案。師實有功於禪門焉。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二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常州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

溧陽呂氏子。年二十二。往荊溪。投靜樂院樂菴芟染。蒙菴示誨。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燁爆聲。可省。舉似菴。菴頷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寶祖于觀音菴。寶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寶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寶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寶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寶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慙[怡-台+羅]而出。通夕不寐。翌旦寶出方丈。見師猶佇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寶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悟旨。後禮辭。寶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住臺山。縛茅于秘魔巖。居十有三載。會唐鶴微太常問道。懇師南還。住荊溪之龍池 上堂。也大奇也大奇。地轉天迴斗柄移。山門昨夜與燈籠鬪額。笞帝糞箕俱失儀。急努力莫思議。地獄天宮總皺眉。直得一身冷汗出。翻轉話頭都不知。喝一喝 上堂。山漉漉水漉漉。四天王昨夜忽被無明逐。筭盤子打過了。八萬四千九百九十零九徧。眾兄弟。為甚麼累我廚下火頭。直至如今睡不足。參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 上堂。山僧從住持來。半月一陞座。五日一小參。今日施主。勉令登座。為眾說法。恰似節外生枝。大不啣[口*留]。良久曰。咦。尋常日午打三更。今日分明黑月當晝。舉拂子召大眾曰。會麼。猛虎不食伏肉。喝一喝 上堂。禹門院裏禪。大似鄉村中箇太醫。無多方藥頭。止有一帖平胃散。不管他瘋癆臃膈。四百四病。一切內外雜症。總與他者一味藥頭。不管伊。茶湯裏也著上些。粥飯裏也著上些。水裏也著上些。米裏也著上些。油鹽醬醋裏也著上些。蔬果麩食裏也著上些。閒忙動靜處也著上些。行住坐臥處也著上些。但肯餐采底。一任伊餐采。但肯齧嚼底。一任伊齧嚼。直待伊年深日久了。眉鬚墮落底。自然長出眉鬚來。髮毛脫掉底。自然長出髮毛來。破皮底。自然收口。肉爛底。自然生膚。

黃胖底。血色自然如舊。骨瘦底。肌膚自然潤澤。跏趺者。手足自然舒伸。只要教他依復還初。一如舊時人耳。世間不肯服藥底。止有兩種。有一種最可憐生。喻如老鼠入牛角。要鑽也鑽不入。要齧也齧不動。只得隱忍而退。果若是箇獅子兒。不免要奮其全威。吒呀哮吼一聲時。直得羣狐膽喪。百獸魂飛。獨行獨步。隨方自在。放曠遊行。也怪伊不得。喝一喝 上堂。咄。昨夜無端做夢。向糞埽堆頭。遇得箇人夜靜唧噥語。今朝楊八郎三十年不見。晝長蒼菊香。從朝至暮。只管東顧西顧。三日風。四日雨。要卜明朝天氣。未知晴不晴。不受禮拜。下座。徑趨方丈。側身臥 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驀豎起拂子曰。汝等會得者箇麼。鶴子已飛雲外去。癡人猶向月邊尋。久立珍重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但得安身處。天空放白雲 上堂。眾雲集。師喚圓悟闍黎上前來。悟出。師曰。汝至浙江。諸方參訪。已歷三載。豎拂子曰。且如浙江諸方。還有者箇麼。悟突然一喝。師曰。好一喝。只是汝不知落處。悟又連喝兩喝。師曰。再試喝一喝看。悟轉身出法堂。師歸方丈。悟隨後上方丈。禮拜曰。適纔觸忤和尚。徑出。師對侍者曰。適來只合還他一喝。今且放過。遂命補西堂 上堂。舉臨濟大師晚參示眾曰。老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問如何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有問老僧如何是奪人不奪境。乃豎起拂子曰。汝等還見者箇麼。如何是奪境不奪人。老僧當初不明得者箇拂子。參了三十年那時節。只有老僧在。如何是人境俱奪。擲下拂子曰。七八年已來。覓自己了不可得。況有拂子。如何是人境俱不奪。舉起拂子曰。老僧今日方纔得伊力。便是全體作用。纔喚作拂子。不妨又是老僧。纔喚作老僧。不妨又是拂子。畢竟喚作老僧是。喚作拂子是。若道拂子。畢竟還他是拂子。老僧畢竟還伊是老僧。便成了凡夫著相之執。分別妄想之見。若道老僧即是拂子。拂子便是老僧。又成了儻侗真如。顛預佛性。青黃不辨。黑白不分。當此之際。可謂一毫頭上。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眾中。還有會得者麼。若會得。趁早出來。與老僧通箇消息。若一總不會。且喚侍者收起者拂子。異日還可指示他人。久立珍重 上堂。舉女子出定話畢。師曰。者一則因緣。諸方商量者固多。判斷者却少。老僧今日為伊判斷去也。若謂罔明即女子。女子即罔明。或有一箇半箇信。若謂女子從來未曾離佛。佛亦未曾離女子。一萬箇。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箇信不及。即今現前。有信得及者麼。乃顧視左右曰。還見麼。不滯聖凡情卒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舉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山曰。待晚間來為汝決。至晚參眾集。山曰。今日要決癡底何在。僧便出來。山下座把住曰。大眾。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師乃曰。我此眾。還有要決疑者麼。我不用汝待至晚。即今便決。纔有僧出。師搖手曰。且住且住。老僧尿急。便下座。歸方丈

示眾。老僧年邁。不得如諸方依時及節。與汝等說佛法。從今向去。與汝等。說得十二分。與佛法相應。說得成言。如雲門大師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此說話。切莫作佛法道理會。從今向去。十二分說得不成言。與佛法不相應。如雲門大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如此說話。切莫不作佛法道理會。正恁麼時。汝等作麼生會。咄。直須中間截斷。兩頭撒開。各自悟去始得。若只教老僧。終日向你們。絮叨叨說去。正如春禽晝啼。秋蟲夜鳴。有何意味。設有些些意味。却又如臘月裏底扇子。在汝諸人分上。總用不著。且如即今向上一著。還有可商量處麼。若道有可商量。豎起左拳曰。也只是者箇。若道無可商量。豎起右拳曰。也只是者箇。眾中有會得者麼。會得。即向前來。與老僧通箇消息。一總不會。老僧今晚失利 示眾。汝等現前眾兄弟。老僧者裏。不問你久修晚進。先要各正知見。知見若正。要了生死。誠如反掌。更有甚麼商量處。若有僧問如何是佛之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汝脚下。纔擬議。便與三十拄杖。可謂性快。不然總是草裏鞞。有甚麼了期。喝一喝 小參。舉僧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踪跡難尋。吾曰。同道者知。僧曰。和尚還知麼。吾曰不知。僧曰。為甚不知。吾曰。去汝不會我語。師曰。老僧雖有些些神通。只是沒有使處。既使矣。也無踪跡可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底神通。師曰。恰為汝尋著了也。僧曰。和尚若為相弄。師劈脊與一棒曰。分明舉似諸方 聞谷印參師。作禮畢。師召廣印。印應諾。師曰。汝認得廣印否。印曰。某甲不敢認。師曰。汝還有第二箇廣印否。曰二箇却無。師曰。汝年多少。曰四十。師曰。曾參多許年禪來。曰二十年。師曰。汝既知得是一箇廣印。參了二十年來。到如今。馳求心還不肯休息。更要待幾時休息去耶。汝既已信是一箇廣印了。須知此目前燈火。也是廣印。即香爐也是廣印。箸瓶也是廣印。香盒也是廣印。即硯子書冊本。也是廣印。桌子板凳。也是廣印。笞帚糞箕。也是廣印。門窻戶扇。并照屏衣服床帳等件。無非是廣印。即非泊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竹木禽獸。有情無情等項。并風雲雷雨。日月星辰。凡所見聞知覺。無非總是廣印。除了所知所見不及。并所聞所到覺不到處。便不是廣印。汝嘗聞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之說。信乎。又聞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信乎。印前答曰。信則極信。奈生滅念緣無由解脫。師曰。你且退去休息。明日再與你商量 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有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 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為己任。而機用妙密。迥出常情。于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眾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所著帽者三。眾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茶毗靈骨。塔于本山之右。

金陵靈谷曇芝禪師

參笑巖寶祖。問曰。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向甚麼處相見。寶曰。慙惶殺人。師于言下。釋然領旨。遂忘却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寶付偈曰。微笑拈華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英賢力荷歸。

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

久侍笑巖寶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澄海。諸佛眾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壽昌經參問曰。某于古德機緣。尚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舉看。經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甚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經曰。玄沙謂。靈雲未徹。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經曰。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未審。勘破在甚麼處。師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經又擬進問。師曰。知是般事便休。經禮謝而退。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

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託宿而娠。幼志出家。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忽然身心脫落。前後際斷。舉示谷。谷令參訪。遂往燕都。謁笑巖寶祖。親炙久之。蒙印可。後住燕山天寧。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蓋展龍降。杖攜虎伏。因緣會遇。鍼芥相投。諸仁者。即今是醒耶夢耶。悟耶迷耶。莫有道得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夢魂多。雞唱黃昏沉醉客。若欲了生脫死。也不消得。唵穆栗臨娑訶。示眾。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禪人齧嚼不徹。當時我悔來遲。不然。攔胸推地一跌。管教他屙又屙不出。免使兒孫橫說豎說。咦。曉送千峰日。春回大地華。柳烟門外綠。遊子未歸家。參。居四載。遷優曇多寶。晚年南還。住嘉禾天寧。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僧曰金粟。師曰。在彼作甚麼。曰充園頭。師曰。蔬菜臨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勢。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師于利濟之事。靡不從事。處身節儉。未嘗干謁。將示寂。命侍僧取曆日視之曰。二日可吾去矣。侍僧驚問何往。師曰。吾將有所適。僧跪泣。願為眾少留。師笑曰。更後三日亦可。至期沐浴。跏趺而逝。時崇禎戊辰八月五日也。壽九十有一。塔全身於城北之懶石菴。師有懶石語。行世。

車溪冲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明廣禪師

鹽官韓氏子。出家於興善寺。謁車溪冲。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往見冲舉似之。遂蒙印可。後首眾於徑山。示眾。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全。今年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參。示眾。箇般奇特妙難言。驀直臯亭跳上天。帝釋鼻梁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示眾。甚麼物恁麼來。石人舞袖笑盈腮。泥牛入海無消

息。木馬嘶風趁不回。忽趁回。鐵壁銀山盡打開。驀拈拄杖畫一畫。這裏還有一重示眾。落日如懸鼓。峰前仔細觀。霞光交大地。一片錦山川。汝等若作境話會。辜負平生。不作境話會。亦辜負平生。畢竟作麼生。雪次。侍僧推牕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請和尚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普請。師携作具。領眾到山門。適園頭洗菜。磨頭曬巾。師指二人。謂眾曰。園有園頭。磨有磨頭。復指自身云。要者漢作麼。眾無語。師拋作具歸方丈。泰昌改元庚申仲冬二十七日。囑後事畢。奄然坐逝。塋於徑山。世壽四十五。僧臘二十三。

南嶽下三十三世

禹門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宜興蔣氏子。父曦母潘。兒時喜兀坐。若有所憶持者。及長讀壇經。深信宗門下事。一日採薪。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棄家投龍池傳祖。三十三祝髮。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請益於傳。傳曰。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師益昏惑。傳唯罵詈。師坐臥不寧。偶過銅棺山被跌。豁然大悟。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傳居燕都普照。師往省觀。傳曰。汝離我三載。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觀和尚。傳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拂袖便出。一日侍立次。傳曰。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向前豎起拳。傳亦舉拳曰。老僧不曉得。者箇是甚麼意思。師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一日傳召師至前。拈起拂子曰。諸方還有者箇麼。師震聲一喝。傳曰好喝。師又連喝兩喝。歸位。傳曰更喝一喝看。師便出法堂。次日傳上堂。以衣拂付之。一日召師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轉。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為我扶持佛法。師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上堂。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眾兄弟。合作麼生得不錯去。咄。泊合停囚長智。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為甚麼如此。撫掌曰。者裏放過即不可。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舉起拂子曰。一塵起也。且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曰。若知撲落非他物。始見縱橫不是塵。上堂。豎起拂子曰。眾兄弟。見麼。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向悟上座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費。若也把住。擊禪床曰。不消一擊。復豎起曰。還見麼。擲拂子下座。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眾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惟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上堂。以拄杖卓立曰。楞嚴經謂。如人以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舉起召眾曰。還知釋迦

老子立地處麼。直饒知得釋迦老子立地處。切莫向禹門門下過。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擲拄杖。喝一喝。下座 傳祖忌辰。拈香曰。當時巴陵。為雲門大師設忌。有三轉語。高峰為雪巖和尚設忌。只有一句。悟上座今日為幻有老人設忌。一句也無。何以。舉起香曰。者是一句耶。是三句耶。插香曰。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熱盃鳴聲。老僧道。向上一路。踏破草鞋 上堂。恁麼也不得。道火何曾燒著口。不恁麼也不得。嚼爛虛空牙齒出。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老子舌無骨。驀拈拄杖曰。恁麼也得。放下曰。不恁麼也得。復拈拄杖擲下曰。恁麼不恁麼總得。汝諸人。還知禹門落處麼。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中有一寶。任運縱橫 上堂。通玄峰頂。好箇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曰。不煩久立 上堂。五月五是端午。九月九是重陽。即今却好箇時節。諸人不用別商量。所以道。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雖然。老僧更向註脚下添註脚。三元三要事難分。自知較一半。得意忘言道易親。無者閒心情。一句明明該萬象。眼花作甚麼。重陽九日菊花新。喝一喝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佛果曰。天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僧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 上堂。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溼。此事極分明。問著皆擬測。休擬測。試看途中人頂傘。田中人戴笠。若擬測。更參三生六十劫。喝一喝 上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廝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 上堂。問學人擬渡龍門。乞師一接。師以拂子作釣勢。僧擬再語。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入門便見賓主歷然。開眼便明萬彙齊現。若向賓主歷然處會。未免無名立名。無相見相。遂見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男是男。女是女。佛是佛。祖是祖。種種差殊。若向萬彙齊現處見。則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男不是男。女不是女。佛不是佛。祖不是祖。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且兩頭不涉。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上堂。有問有答。便落言詮。無問無答。即沉寂默。沉寂默即成誑。滯言詮即成謗。所以道。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語默向上有條。通天大路。又且如何。良久曰。白日青天全體露 上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眼花作麼。曰如何是清淨本然。師曰。腦後見腮。乃曰。當陽一著。無啟口處。正眼洞明。無迴避處。所以道。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驀拈拄杖曰。穿却了也。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日用之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若不委悉。百姓日用而不知。喝一喝 開爐上堂。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曰。再犯不容。乃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照顧眉毛多少莖。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慳。死柴頭發渾身燄。始可聯輝繼祖燈。喝一喝。卓拄杖 高麗僧曇晦請上堂。舉德山曰。今

晚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為甚却打某甲。山曰。你是甚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師曰。德山行逸羣之令。格外提持。固是好手。老僧即不然。待伊曰新羅人。便與連棒打出。使伊做箇脫灑衲僧。豈不快哉。却曰。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者僧。未免向未跨船舷時。新羅國裏躲根。大似龍頭蛇尾。老僧恁麼批判。眾中莫有為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上堂。問十二峰頭雲霧遮蓋時如何。師曰瞎。曰九龍潭水白浪滔天時如何。師曰。莫亂做。曰正當水清雲淨時如何。師曰去。僧禮拜曰。恁麼則青山綠水去也。師曰錯。乃曰。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悞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諸人也須各各自悟。討箇分曉始得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尋思。八字眉分。無干心力。如是則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免向死水裏躲根。設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也是在葛藤窠裏作活計。不落兩頭機。不墮中間位。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受用。萬仞峰頭獨足行。喝一喝。卓拄杖。開爐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為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上堂。舉臨濟大師道。一句語具三元門。一元門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師乃召曰。大眾。祇如適來問答。向甚麼處去。若知去處。有權有用。上堂。天童者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眾中若有箇漢。聞恁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總是箇無星秤尺。又稱量箇甚麼。老僧但向他道。一釣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會不得。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瓦解冰消。何故響。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箇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滿面著埃塵。如何是寶中主。師曰。老僧無伴侶。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更月下無人識。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堂前坐來沒人陪。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百萬軍中斬顏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取了荊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殺却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曰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連擲曰。退去退去。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二元。師曰。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三元。師曰。恰好在腰邊。問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師打曰。打你一棒。曰何不打兩棒。師曰。鈍根阿師。問清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曰。茅廁裏。曰某甲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去。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止兩隻。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者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問大修行人。為甚擔枷帶鎖

。師曰。自作自受無人救。曰萬丈巖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曰。自拈自弄得人憎。如何是寶。師曰。終日走途程。如何是主。師曰。坐斷乾坤惟自許。如何是寶中寶。師曰。眼裏瞳人精又精。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脚底脚頭舉更舉。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東村王老夜摩肩。如何是明中暗。師曰。南海波斯晝洗面。明暗相去幾何。師曰。分身兩處看。問學人到已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曰。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問殺生是大戒。為甚麼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師曰。汝實恁麼問麼。曰是。師曰。汝當懺悔去。問如何是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師便掌。僧禮拜。師曰。是金剛經恁麼說麼。曰是。師曰。換却汝眼睛。問如何是秘密藏。師曰。八萬四千。問如何是離鈎三寸句。師曰。快走快走。問如何是乾屎橛。師曰。田塍上看。問併却咽喉。請道一句。師曰。老僧沒氣力。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曰。背後著眼。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曰。你欠一著。問盡力喫盡天童飯時如何。師曰。直須吐却。師于萬曆丁巳。繼席龍池。次遷台之通玄。禾之金粟。閩之黃檗。明之育王。天童。凡六坐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指。海內宿衲。久已領徒住山者。嚮師之風。願就弟子之列。親炙座下。師于去就。纖毫不苟。每嘆應菴老祖。著草屨住院。共於天童。雖以無功用行。變化荊棘林于笑談之頃。然數出山。每為護法。挽留室中。示門弟子。每舉懶殘和尚偈及寒涕垂膺話。且曰。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我敬四祖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跣趺而逝。吾敬汾州無業和尚。休心息念。斷絕板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禪師。崇禎辛巳。國戚康宇田公。為皇貴妃。齋紫衣入山。請師陞座說法。復得俞旨。住持金陵報恩。師以衰老遜謝。明年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手書復護法祁侍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倦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跣趺未竟。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四十有六。全身迎還天童。塔于幻智菴右隴。

常州磬山天隱圖修禪師

荊溪閔氏子。自幼失怙。鬻蔬奉母。弱冠。聽講楞嚴。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傳祖。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久未有入。一日隨傳出窟。同事謂。聞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傳曰。者裏也不少。師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傳曰。快度磚來。師于言下有得。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驀然打失本參。會傳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于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解關趨京都。省傳于

普照寺。傳曰。別來三載。各呈似看。師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傳頷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傳曰。待汝到此與你道。師便喝。傳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又一日因事。傳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曰。上座。我拜你為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覩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傳笑曰。此甚愜老僧意。復遍謁諸尊宿。歸龍池掌記室。盡得心髓。萬曆庚申。誅茅石磬。數載始成叢席。上堂。磬山雪屋冷淒淒。到者都緣向上機。鼻孔盡從今打失。赤條條地得無衣。要識向上機麼。良久曰。泥牛吸盡武陵溪。示眾。拈拄杖曰。今朝七月半。農夫禾好看。你我衲僧家。以何為公驗。秋風一陣來。黃葉兩三片。凋殘功德林。石人也驚歎。既然如此。各各照顧鼻孔。擲拄杖下座。示眾。磬山有時拈拄杖。不作拄杖用。有時拈拄杖。作拄杖用。有時以拄杖。行徧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靠拄杖。打瞌睡去也。諸人者裏見得分明。便會得臨濟大師底。竇中主。主中竇。竇中竇。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著。動即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卓拄杖下座。示眾。祖師巴鼻。孤迥撩天。獅子爪牙。威獰踞地。得之者羣魔喪膽。用之者百獸腦裂。且道。誰是其人。不見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驀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踞地獅子耶。探竿影草耶。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道是金剛王寶劍。如何是踞地獅子。若道是踞地獅子。如何是探竿影草。若道者探竿影草。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者裏識得。堪作濟下兒孫。者裏未識得。切莫胡喝亂喝。饒你喝得虛空落地。猶未在。且將我者一喝。入于四喝之中。不見有一喝之相。亦將四喝。入我一喝之內。不見有四喝之名。到者裏。還分得那一句是竇。那一句是主。不見慈明老人曰。一喝分竇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還委悉麼。不是祖師親嫡胤。直饒動地野狂鳴。示眾。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說佛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應菴曰。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被雲門一棒打開了也。還有為眾竭力底麼。出來為雲門作主。與歸宗相見。師曰。雲門大師。將三分真香。薰天下衲僧鼻孔。如截虛空作三節。看不無氣蓋諸方。應菴老人。拈一條棒總要穿却。亦是倚勢欺人。大眾。那裏是他一棒處。若道雲門一棒打開。怎奈分作三節判斷。若作三節看。怎奈應菴一棒穿却。到者裏。有斷得者。出來與磬山相見。不惟撥開二老關棧。亦為諸方雪屈。有麼有麼。示眾。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僧曰。和尚從何得。門曰。再問復何來。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門曰。重疊關山路。師曰。雲門大師此三轉語。內有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山僧今日一一點破。可惜當時者僧水中捉月。有人透得。許你親見雲門。示眾。昨夜三更時分。文殊普賢二大士。口喃喃地。助揚法化。及至天明。都走向拄杖子裏。橫拈倒用。各合其宜。驀然觸著帝釋鼻孔。將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傾盆。或者道。者是雲門扇子。不是德山拄杖。若道是雲門扇子。又是德山拄杖。道是德山拄杖。又是雲門扇子。總在磬山手裏。驀卓一下曰。諸人還定當得出麼。若定當得出。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殺活縱奪。盡在者裏。且得力一句。又如何道。復卓一下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示眾。拈起拄杖曰。大眾急著眼看。卓一下曰。天得之以覆育。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臣得之。報國祐民。且道。衲僧得之。又如何施設。玉林琇。驀掀倒香案曰。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師擲下拄杖。擎兩手作修羅勢。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一。事事應須急。箇裏莫茫然。看孔還著楔。休待三十夜。手脚做不及。諸人還覺毛寒骨豎麼。切忌上度 上堂。舉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峰召維那曰。來日不得普請。師曰。乾峰大似誘人犯法。好與三十棒。雲門雖則見兔放鷹。亦是忘前失後。諸人到此。切不得放過來日不得普請底句。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 上堂。舉歸宗泥壁次。白侍郎來參。宗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曰。君子儒。宗乃打泥拓一下。白遂過泥。宗接得便使。良久曰。莫是俊快底白侍郎麼。白曰不敢宗曰。只有過泥分。當時侍郎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責之土。山僧若作侍郎。但應諾諾。和尚切莫壓良為賤。雖然。今時要者般君子儒。也甚難得。諸人還知二老用處麼。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上堂。今朝臘月十五。夜半搥鐘擗鼓。觀音入理之門。到此休教莽鹵。不莽鹵。五九四十五。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且莫舞。春寒途中猶更苦。祇如穩坐家堂底。又作麼生。喝一喝曰。休瞌睡 解制上堂。春山青春水綠。萬卉欣欣爭秀郁。三三兩兩出林巒。雲水茫茫自奔逐。塗中驀撞鐵蛇橫。擬議遭他箇塗毒。還有箇得者麼。咦。便下座 一日琇書記。攜二猫上方丈。問師那箇好。師指曰。者箇好。琇便擲下而去。復入見猫在地便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趁。琇轉身曰。和尚也掙命。師打曰。你不知鼠的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琇高聲曰。說甚祖師不祖師。師曰。與麼為甚踏殺猫。琇曰。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眾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菴問曰。大眾。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便出。師曰。過去了也。琇曰。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這裏擬議。亦出。師卓拄杖曰。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問如何是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師曰。覷面春風和氣。眉分八字縱橫。如何是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師曰。揭開雲裏月。休向暗中行。如何是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師曰。言中有響知歸。不免借他家路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 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蹤。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開三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 問山嶽傾頹。為甚烟霞不散。師曰。捨大戀小。曰獨臨玉鏡。為甚眉目不睹

。師曰。打破鏡來相見 問日裏即有。睡中即無。如何得寤寐一如去。師曰。誰與你道的有無。曰不會。師曰。不會最親切 問最初一步即不問。未審踏著箇甚麼。師曰。半夜裏偷瓜。曰偷後如何。師曰。未到你在 問世尊睹明星。意旨如何。師曰。黑裏白。曰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如何是性空。師拈拂示曰。者箇三十七文買的 問學人未到磬山。先喫棒了也。師曰。空頭禪和。曰再求賜棒。師曰。老僧無者閒氣力 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凡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辭遜。初入磬山。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烟幾絕。師於饑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彝。力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奉全身。塔于報恩。順治己亥。門人崇遺命。遷塔歸荊溪海會寺之左。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遂知信向佛乘。至二十九歲棄家。後訪秦望山妙禎山主。禎舉他心通僧。問僧。何處來。僧曰天竺。心曰。我聞三天竺。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其僧茫然無對。師聞舉。疑情頓發。次日拽杖登大石。高聲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輪相似。乃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欲往天台訪尋知識印證。忽擡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復說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踏踏斷草鞵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若見他時打斷筋。遂返。縛茅雙髻峰。復謁雲棲蓮池大師。呈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偶來塵世只隨緣。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窻關月眠。破盡衲衣那有結。養長頭髮欲成顛。自從會得西來意。白雪飄飄六月天。次參龍池。室中機契。即獲心印。萬曆四十三年。遷徑山千指菴。後住廬山開先。癸未。遷嘉禾東塔。晚住越之雲門 徑山上堂。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彈指頃。石虎齧殺青田雞。燈籠露柱。忍俊不禁[跳-兆+孛]跳上。鵬搏峰頂。揚聲大吼。且道。吼箇甚麼。功德池中添箇月。滿林光彩可追隨 上堂。雲門宗旨絕商量。函蓋乾坤不覆藏。觸著頂門便顛蹶。棒頭指出好兒郎 僧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時如何。師曰。露出野狐精。僧擬議。師便打 廬山開先寺上堂。亘古開先風景異。此山何似紫袈裟。無言童子分明說。那箇男兒先到家。喝曰。易復易。難復難。何人施大臂。斬斷祖師關 遊金輪峰回上堂。遊罷金輪峰。歸來招隱坐。老人昨日去彼禮塔。今日方回。諸仁者。還見老人去來麼。良久曰。樹頭黃葉盡。應見遠山青 結制上堂。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獅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塵國土眾生。同入般若波羅密門。且道。般若波羅密門。作麼生入。舉拂子曰。鑒 上堂。舉僧問雲門曰。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雲門道須彌山。當時者僧若悟去。將須彌山。拗作兩橛。今日還有會底麼出來。若不會

。老僧為你道破。一念不起須彌山。青天白日鬼門關。黃鶴樓前鸚鵡岸。白蘋紅蓼血斑斑 上堂。舉天目斷崖和尚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影無踪。從此不疑諸佛祖。有何南北與西東。喝一喝。好則好矣美則美。何妨不可是歸期。只為路窮山更杳。可憐墮落作奴兒 解制上堂。結制何如解制奇。春風南北各棲遲。村中乞食無些子。一片饑腸一首詩。六十五日前。從何處來。六十五日後。從何處去。是大神呪。是大明呪 誕日上堂。諦觀辛未年前事。徹夜思量淚不乾。老人記得小時騎竹馬。三三兩兩打瓦鼓。阿呵呵唱哩囉。跳底跳。舞底舞。一回歡笑一回苦。可憐生。逐年老去今七旬。翻憶當年三四五。咄 上堂。舉傅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箇莫是汝等主人公麼。良久曰。莫錯會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上一乘。師曰。塔尖峰頂。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幡竿動也。曰意旨如何。師曰。地藏菩薩 元旦上堂。爆竹一聲天地老。塔前無處不光輝。即此是法。即此是道。即此是行。大眾。久立珍重 解制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良久曰。一期過了。堂中不見一箇半箇。且喜太平。十字街頭。撞著馬相公。與你索飯錢。你作麼生抵對。喝一喝曰。春風日日到園林。夜夜面南看北斗 越州雲門寺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然燈佛光明門。盡十方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總持門。盡十方世界。是兜率陀天彌勒尊者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般若波羅密門。盡十方世界。是普賢菩薩行願門。盡十方世界。是一切修多羅差別義海門。盡十方世界。是凡夫眾生。四生六道。微細極微細。昆虫蚤虱生滅門。以拂子打一圓相曰。會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黃面老人曰。我無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何言歟。然燈佛與我授記。號釋迦牟尼。呵呵大笑曰。題目分明 上堂。青山白晝。泉石松雲。驀面相逢。吾不識誰家之子。若向者裏會得。便可穩坐家山。如或未然。切勿脫空妄語 上堂。世間為商為客者。不論千里百里。俱要到家。惟老人無家可歸。何以故。者裏無你棲泊處。假若三十日晚到。又作麼生。千聖同途不同轍。還有相隨者麼。拄杖子上堂。清和日日爽精神。風送楊花足四隣。分付子規漫啼血。明年更有許多春。舉拂子曰。會麼。打一圓相。下座 上堂。昨夜東隣踏月回。蓼花楊柳向人來。分明一段好消息。爭奈時人眼不開 師捫虱次。聞谷師向背後。拍肩一下曰。和尚慈悲些。師曰。箇箇見血 問大悲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曰。露天石白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撲不開。曰如何過得獨松關。師曰。莫作假雞啼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鈍鳥兩三行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不斬野狐精。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眼。曰如何是探竿影草。師曰。早知汝在途中。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要你自死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日月在天 問。如何是雙髻家風。師曰。一堆土竈。萬箇峰頭。曰大師承嗣何人。師曰。遠山終日看。雲裏鐵牛嘶。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破二作三 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曰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 問。如何是寶中主。師曰。曾

為浪子偏憐客。月下風前幾度吟。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柳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曰如何是寶中寶。師曰。一片春雲飛出嶺。至今縹緲不還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眼裏瞳人雙赤子。生來好醜任君看。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正好著力。祁季超。指庭前樹問。者樹幾時成佛。師曰。成佛久矣。曰為甚纔生長出來。師曰。異見眾生。師在階下曝背。見徹崖至。忽作跪勢曰。意旨如何。曰捏怪不少。師驟步歸方丈。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水長船高。曰見後如何。師曰。泥多佛大。師一日示微疾。書訣眾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命侍者進茶。飲畢而逝。時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全身塔于雲門右麓。主其後事者。猶子弘覺恣禪師也。

世祖章皇帝。稔嚮師名。惜未及召見。因特賜帑金五百兩。命重葺其藏塔。賜弘覺禪師。御札曰。錫杖還山。時縈遠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倅言旋。裁書附往。並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圯。恐年深人遠。凌毀堪虞。今持捐五百金。重為修治。雖未必足率波之費。然經朕一為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為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茲特囑。禪師其悉之。

淨名抱朴蓮禪師

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妙嚴祝髮。二十二。往雲棲受具。初遊講席。一日自念。數年以來。於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更衣入徑山。禪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徧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即往荊溪。叩龍池傳祖。問曰。自遠趨風。乞師指示。傳曰。老僧牙齒疎缺。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傳據座。師喚侍者點茶來。傳曰。不妨靈利靈利。師曰。某甲耳聾。傳休去。一日辭行。傳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傳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傳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傳以源流拂子付之。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曰佛還迷否。師曰迷。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復迷又問作麼。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蚊蝶穿花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窗看月明。熊魚山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杯請茶。熊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師於崇禎己巳八月示寂。塔于淨名。著有禪宗啟蒙一冊。行世。順治間。

世祖問道崆峒。徵車四出。嚮師道行。徵其遺像。進大內焉。

南明廣禪師法嗣

福建建寧普明鷲湖用禪師

海寧鄭氏子。從南明廣受業。嘗謁無幻冲。指示法要。從度夏徑山。偶閱思益經有省。述偈呈廣。廣呵之。提持數載。一日檢傳燈。至演祖下。載清風公案。膺礙釋然。廣印可。出住普明上堂。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便打。曰如何是學人心。師曰。欲攬游龍。蝦蜒竟上。曰畢竟如何。師連棒打出。下座。師與雪嶠大師翫月次。嶠指月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師良久云。會麼。嶠曰。也只得半個。師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嶠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個。相與大笑。元旦上堂。古道修然回鳳曆。堯歌舜頌樂無疆。雲籠丹桂金莖秀。雨沐瓊林玉葉長。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辰時。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獅掣斷黃金索。擲下筆云。咄。遂寂。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九。塔於本山。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長沙府瀉山五峰如學禪師

臨潼任氏子。卅歲失怙。從五臺天齊薙髮。圓具于澄律師。遂徧歷諸方。參天童悟于金粟。一夕話次。悟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悟笑曰未在。師曰。和尚道看。悟倒臥。師曰。也只是困。悟曰。又與麼去也。師乃禮拜。悟舉師為西堂。一日辭行。悟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不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師連跳曰。不要不要。悟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悟乃以源流拂子付之。後掩關弘濟寺。僧問。如何是關中境。師曰。案上凝塵三尺厚。庭中芳草幾生花。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遇真師子。閒我憨憨枕石頭。如何是人中意。師便打。僧明我問。三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意旨如何。語未絕。師劈脊便打。僧擬議。師曰。要會便會。用擬議作麼。以杖當喉直觸。僧忍痛失聲。師曰。是甚麼。僧當下釋然。遽歎曰。奇哉奇哉。師曰。汝見箇甚麼。僧便高聲說偈曰。攔喉直觸。欲語無口。三月湖南。桃紅柳綠。師肯之。問。如何是烏龍潭中一滴水。師曰。虛涵萬象。僧擬議。師以杖趨曰。不宿死屍。問。如何是佛。師曰。你是頭驢。曰意旨如何。師拈起筆曰。者是湖州來底。問。釋迦出世。端為何事。師曰。貧兒思舊債。僧禮拜。師曰。何不再申一問。僧拂坐具便出。師曰。者癡漢。又恁麼去。士問。大師在關中作甚麼。師曰。竹床高臥待雲來。曰豈不聞殺人也。師曰。五枚白鼠五更鳴。問。臨濟無位真人話。作麼生。聲未絕。師便擒住曰。速道速道。僧擬議。師與一掌曰。會取去。師方開關門。見僧來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又喝。師曰亂喝。僧擬議。師便打。僧無語。師曰。落魄鬼子。僧參。師敲門一下。僧將開口。師閉却關門。侍者病目。一日奉茶次。師曰。汝見空中鳥飛麼。者擡頭。師以茶驀面潑。者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師曰。未夢見在。者無語。淑之參。師作搏物勢。之便禮拜。師復翹兩手。之打一圓相。師于中點一點。之擬議。師曰。念子遠來。且放汝三十棒。師問淑之。臨濟三頓棒意

旨如何。之曰。龜毛拂子兩頭搖。師曰。因甚手長衫袖短。之應對稍遲。師勵聲曰。耳目之學。終立門外。若徹自心。名為到家。故行脚衲子。須是真參實悟。始不被境緣擾動。六道輪迴。閻羅老子。豈懼伶牙俐齒舌覆三千哉。之肅然拜退。問。文殊起佛見法見。聲未絕。師曰。闍黎當受山僧頂禮。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却。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瞞上座一點不得。僧擬議。師曰。元來不是屋裏人。師一日午齋畢。僧問。如何是為山宗。師曰。為我過楊枝來。僧過楊枝。師復指盃中水。僧取水稍遲。師曰。鈍置殺人。問。孰源授仰山九十七種圓相。那一種為至要。師以手作塗抹勢。僧禮拜起。師遂于地上畫[○@人]相。顧眎其僧。僧亦畫一○相。師以兩手捧起。復作拋後勢。僧罔措。師便喝。僧拂袖。師直打出。回顧傍僧。于地上畫一○相。僧便坐于○相中。師又以拄杖。畫一大○相圍之。僧起傍立。師微笑。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徧界黑漫漫。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無汝開口處。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闍黎從甚處來。曰弁山。師打曰。分明舉似。師至大滄同慶寺祖塔坐次。明維那禮塔來。師曰。禮者枯骨作麼。明曰。將謂忘却。便禮拜。師遂起去。一日普請擇菜。明維那曰。我要止靜去。師曰。那裏不是靜。明打師一掌。師曰。作麼明曰。那裏不是靜。師大笑。一日擇菜。師喚旁僧。其僧不來。師曰。你不來。我要打你。明維那即打師一掌。師曰。只說今行早。更有早行人。明便歸禪堂。師將入滅。預知時至。于崇禎癸酉六月三十日。自敘行由。嗣後不飲不食。危坐終日。脇不至席。凡見僧。便拈拄杖曰。道道。僧擬議。師便打。復加詬罵。有遠菴吳居士來。訊尊候如何。師垂一足士曰。弟子會也。師曰。莫錯會去。士畫一圓相。師踢倒曰。正未知山僧脚跟。至七月二十一日。師拈拄杖示眾曰。道得即與衣蓋。眾下語不契。師歎曰。得人之難。亦至如此。乃命侍僧智隆。持來源拂子至大滄。付養拙明監院。越明日正午浴畢。書偈示眾曰。痛舉鉗鎚為阿誰。可憐漆桶自狐疑。為伊結下來生債。五夜霜花開玉墀。擲筆斂目。怡然而逝。建窣堵波于大滄之麓。所著五宗派敘。示衡州僧谷應。後黃龍牧夫。付梓行世。

蘇州府鄧尉山漢月法藏禪師

梁溪蘇氏子。幼圓顛于本邑德慶。及長讀高峰錄有疑。歷十餘秋。至三峰掩死關。聞折竹聲。忽然大徹。天啟甲子秋。時天童悟。旺化金粟。師往謁焉。值悟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眾便喝。悟曰好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

。悟乃顧師曰。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開爐。即命首眾。未幾辭行。悟手書源流。併信拂授之。時天啟甲子十二月八日也。住後。上堂。即心即佛。將謂猴白。非心非佛。更有猴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斬斷葛藤窠。勘破維摩詰。咄。互換機鋒。神出鬼沒。上堂。國師三喚。當陽明皎皎。侍者三應。徧界黑漫漫。最喜是生死煩惱。可惡是菩提涅槃。人間月半。天上月圓。咄咄。鼻孔撩天不著穿。上堂。爛炒鍊釘盛滿盞。夜來托出新羅國。遠來人師非等閒。祇許供僧莫供佛。指天指地自稱尊。撞倒雲門無折合。上堂。從上來事。匪從人得。截下左臂。天地懸隔。擬欲安心。紛然打失。捉摸至今。空無所得。咄。休去歇去。眉橫鼻直。誰恁麼道。白拈老賊。晚參。此事如蘇州一座城。總有六門。門門有路。通達往來。若閉塞五門。教人總向一門出入。途路中不免反添之遠。不若隨方來者。隨入一門。翻得徑捷。然雖如是。饒你得到蘇州城裏。要來北禪寺參見老僧。更須問過地頭人始得。不然十箇五雙。往往錯路在。上堂。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到處行脚。也須帶眼。古今盡道得大機。北禪看來全不像。若論百丈門風。豈有預搔待癢。拈起拄杖曰。看看。用時使用。絕商量。方信臨機原不讓。上堂。僧問。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曰。昨日開元石佛放光。有者道青。有者道黃。有者道黑。道白道赤。一總不定。曰和尚也是熟處難忘。師呵呵大笑。良久乃曰。于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盡大地是正法眼藏。盡大地是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從甚處入。喝一喝曰。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百歲翁翁失却父。無佛處急走過。海壇馬子似驢大。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恁麼則不去也。世情無真。佛法無假。摘楊花摘楊花。攪得身心亂若麻。老趙州沒來由。輸贏豈在東司頭。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烈焰堆中。試請下脚。三世諸佛一脚。歷代祖師一脚。北禪今日也是一脚。現前大眾。還有不惜娘生脚版者麼。一僧纔出。師連棒打退曰。是甚麼所在。你也要插隻脚。上堂。年年冬寒夏熱。朝朝夜暗晝明。使得十二時辰。看看能有幾人。喝一喝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上堂。釋迦已滅。彌勒未來。北禪三門。早閉晏開。但見頻出入。知他才不才。莫怪老僧閒管事。要須分辨墨和煤。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一處真。千處萬處一時真。喝一喝曰。幾多癡男女。茫茫古到今。上堂。以口說法。口有時歇。以身說法。身有時滅。拈起拄杖曰。祇有者箇菩薩生。辣辣一例橫該抹。不管你眼裏無筋。祇要你皮下有血。上堂。僧纔出。師驀頭與一踏。僧起身曰。好一踏。師曰。你從甚處來。僧擬議。師又與一踏曰。自己來處尚不知。也要說好說歉。乃曰。山僧今日不能與者僧斬絕。未免勞而無功。還有赤心片片底衲子。與老僧倒斷。不致兩相辜負。良久曰。者一踏非惟踏破釋迦腦蓋。抑且為千古龜鑑。晚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老僧遭你鈍置。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曰。闍黎遭我鈍置。僧一喝。師擲下拄杖曰。為他閒事長無

明 上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天下太平。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何患天下不太平。問臨機一句。請師速道。師曰。緩緩著。曰甚麼時節。放在無事甲裏。師曰。幾人得似上座性燥。僧拂袖便行。師隨後打曰。怕爛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異今人。曰如何是今人心。師曰。不異古佛。僧一喝曰。某甲是甚麼心。師曰。狼心虎心。曰錯。師笑曰。錯則不錯。承當不下。乃曰。夫行脚道流。要得不落于惡道。甚為易事。但說佛時。不被佛謾。說法時。不被法障。自然到處通變。雖遇鑊湯爐炭諸般厄難。行為佛事。坐是道場。障礙他絲毫不得。隨喝一喝曰。大眾一時聞麼。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卓一卓曰。為甚不承當。放下拄杖曰。莫是有疑麼。良久曰。咳[口*敕]得一聲。許他是金毛獅子 上堂。西來之旨。經久事變。未及幾代。早差一線。日過一日。豈止一線。未審今日有何方便。不致此道湮沒如線。良久喝一喝曰。祇有一法。防微杜漸 上堂。尖頭茆屋草根香。活計全憑折脚鐺。野菜和根同喫了。盞盂洗刮再商量。大眾且道。商量箇甚麼。近年茶價貴。客至點蒿湯 西來羅漢請上堂。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真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虫文不相似。拈起○相問伊。叉手睜睛。直視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者回恰是。問大眾。是不是。良久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 上堂。穿窬牆壁。盜竊金珠。雖然。兩手擎來。其奈人前難用。卓拄杖一下曰。老僧今日將諸人自家寶藏。直下打開。眾寶爛然。光彩奪目。連得便行。更須照顧脚下。躊躇不進。真成蹉過。目前不消。滿面添慙。只貴通身是膽。至若懷寶迷邦。他鄉醉臥。總之自甘餓殍。又爭怪得老僧。靠拄杖下座 上堂。問過去未來則不問。如何是現在一句。師曰。舌頭不出口。曰而今出口也。師曰。此是過去事。曰再請和尚道。師曰。未來莫妄想。良久乃曰。現在與麼道。未來莫妄想。過去已過去。更討甚伎倆。要踏向上關。喝一喝曰。即此樣無別樣 小參。七尺絲綸八尺竿。年年月月釣清寒。魚龍蝦蟹無尋處。半夜寥寥月一團。卓拄杖。休去 小參。以拄杖畫一畫曰。畫水成乾路。飛虹駕石橋。不勞些子力。廿一是今朝。步步踏著。處處逍遙。添取銀膏徹夜燒 解制上堂。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中。東觸西觸。山僧則不然。牛出山中。東城西郭。牛在山中。南谷北谷。若人會得兩轉語。則禮拜如菩薩。踐踏如糞土。不妨隨人起見。處處為緣。良久曰。會麼。嫋嫋長鞭著地拖。半肩疎雨挂春簑。自從赤脚騎牛去。只唱山中放牧歌 上堂。問如何是一句底主。師曰。春色滿園關不住。曰如何是一句底賓。師曰。一枝紅杏出牆來。曰如何是照師曰。燈籠挂露柱。曰如何是用。師曰。拍板合門槌。曰謝師答話。師曰。有甚虧缺。上座及早說。良久乃曰。菩薩行于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如三峰。今日隨機赴感。不肯露布風規。建立宗綱。務須脗合法印。欲冀諸方玉帛從事。如對桓文而談堯舜。夢也不敢望你做。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但得針芥相投。自然隨緣得妙。因地而起。原因地倒。果然踏著向上關。爭肯沿途入荒草 上堂。剔起燈來。是火力用

。須知徧普變生作熟。只些些續燄。聯芳殊可可。花總是一。葉分其五。跨聖凌凡。超佛越祖。釣竿仍藉百尺絲。發機必假千鈞弩。喝一喝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冬至日短。夏至日長。山門頭合掌。佛殿前燒香。晝夜精勤恐緣錯。將錯就錯且承當。主人公大顛狂。懊恨當年傳大士。閒將文字誑心王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祖師門下客。也不用作麼生。喝一喝曰。家醜不可外揚 上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祇如第二第三句下。明箇甚麼。乃呵呵大笑曰。有頭無尾。終是不貴。有尾無頭。雖飽無力。是甚麼人語。良久喝一喝曰。明破則不堪 上堂。繞四天下行脚底人。有口堪喫飯擡脚不起底。人也有張口喫箇甚。麼良久曰。問取諸方。僧出曰。即今咨和尚。師以棒拄其口曰。喫喫。僧一喝。師曰。黃連未是苦 上堂。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不如歇去好。良久曰。靈利漢子。捉敗老僧。非甚難事。有麼有麼。點得頭下。我且作死馬醫。以拄杖打散 上堂。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嘗堅。老僧一期借水獻花。唯諸人善知時節。不致兩相辜負。喝一喝曰。敗闕不止今日 上堂。長慶有願不撒沙。萬峰終日口吒吒。宗門若不拖泥水。後代如何得當家。有不被人欺底。出來對眾道看。良久曰。地獄老僧下。與爾不相干示眾。師舉百丈再參馬祖。被祖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頌曰。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葫蘆谷斷燎天火。一馬為龍得幾人 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石幢倒卓門前水。樹骨橫撐殿後山。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黑袈裟下雲承座。白柳[木*栗]邊風逗人。曰如何是安隱禪。師曰。坐到月圓香未過。臥教日出粥方粘。曰如何是安隱事。師曰。鐘聲過後催厨板。經韻消時接夜香。曰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床下龍眠雲半夜。石邊鳥宿露初更 問。未雨已前時如何。師曰。凍草帶殘雪。寒花夾野雲。曰正雨時如何。師曰。陰陰烟霧裏。落落數家村。曰忽然傾倒時如何。師曰。大江初漲白。孤嶼不停雲。曰雨收雲散。又作麼生。師曰。芒屨攜短杖。隨意過橋東 師室中。嘗舉竹篋子話。勘驗學者。稍或擬議。便痛打出。更垂三問。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二曰。縫開楔棒是何意旨。三曰。卷席挂拂因甚不住。鮮有契其機者。崇禎乙亥七月示疾。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者擬復問。師舉手曰。放下幔子著。遂酣睡至中夜。索浴更衣而逝。塔建本山。

西蜀夔州雙桂破山海明禪師

西蜀蹇氏子也。年十九得度。從慧法主聽楞嚴。咨疑不決。遂出蜀。住破頭山。單丁三載。忽于經行之際。見一平世界。不覺墮巖損足。至半夜翻身痛劇。忽省叫曰。屈屈。一士曰。師脚痛耶。師劈面掌曰。非汝境界。尋參博山雲門。後謁天童悟。悟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悟曰。東山紅日出。于汝甚麼事。師曰。老老大大。猶作者箇語話。悟曰。你者些絡索。從那裏得來。

師震威一喝便出。次日。同僧入方丈。悟命裏首坐。師曰。昨日走得。今日走不得也。悟曰。作賊人心虛。師曰。是賊識賊。悟頷之。命菴第二座。入室次。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為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便出 崇禎己巳。出世嘉禾之東塔。開爐上堂。問大悲千隻手。那隻是正手。師曰。四稜著地。曰大悲千隻眼。那隻是正眼。師曰。八面玲瓏。曰手眼不勞重舉似。單傳意旨事如何。師震威一喝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眼覷破是非關。便拜。師便打曰瞎。師曰瞎瞎。乃曰。新開爐鞴辣鉗鎚。正打旁敲下下隨。本是幾團零落鍊。一回入火一回奇。大眾還有一回奇底也未。一僧出。喝一喝。師曰好喝。僧無語。師曰。此奇未足盡善。看木上座。為汝諸人。弄奇去也。擲下拄杖。復鼓掌呵呵曰。也大奇。也大奇 上堂。今朝正值臘月八。釋迦原是小悉達。經行忽地仰面天。撞著明星刺眼瞎。阿耶阿耶。相救相救。驀拈拄杖曰。幸爾還有者箇在。不然。終是扶籬傍壁漢 師誕日上堂。三十五前一著子。本無生也本無死。釋迦狼藉雪山頭。彌勒收歸布袋裏。驀拈拄杖曰。今日落在山僧手裏。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子攔長空。就中一點真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曰。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一僧作舞而出。師擲拄杖曰。穿過髑髏 上堂。酸醃甕裏多蚊蚋。破驢脊上足蒼蠅。我者裏沒唆噉。沒棲泊。有扇打。有烟熏。貪生怕死漢。不用上吾門。卓拄杖下座 上堂。年年七月十五。惟有今年最苦。田禾又被天收。人物盡遭賊擄。太平寺裏。今朝解制。明上座不妨隨例顛倒。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砌丹墀畢上堂。復古太平寺。淒然感廢興。寒灰八百載。破衲兩三僧。黠鼠居香積。妖狐吹佛燈。黃金重布地。不識有誰能 成道日上堂。天上明星突出。釋迦打失一目。回觀六道四生。箇箇如虫禦木 上堂。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西河火裏坐。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咄。也是三人證龜成鼈 病愈上堂。問元徹生平。不參禪。不學道。祇拾得一把金剛劍。能截斷天下老和尚舌頭。今日舉向和尚前。未審如何抵敵。師合掌曰。善哉善哉。曰不露鋒鏑時如何。師曰。白鐵漢。僧一喝。師曰。再喝一喝看。僧擬議。師曰灼然。乃曰。病僧為病極。說法乖法式。靜地念摩訶。尋聲入福慧。所以道。我本無病。為眾生病。眾生病除。我病亦無。未審眾中還有病不病者麼。良久曰。二十年來經藥餌。不知此疾是膏肓 上堂。潛水年年秀。宕山歲歲青。只因人不覺。剛自見遷。更以拄杖卓一下曰。擊碎蟠桃核。分明露本仁。圓成清淨智。即此是無生 追巖上堂。元宵正月半。日月燈明現。即此為亡靈。本光破諸暗。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露柱撞燈籠。山門騎佛殿。此意是如何。吾道一以貫 上堂。止止不須說。葛藤徧野。我法妙難思。絆著幾箇。諸僧上慢者。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聞必不敬信。只緣無眼耳鼻舌身意。山僧恁麼判斷。且道釋迦老子。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只怕眾生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語 上堂。值驢鳴。師曰。平地起骨堆。虛空墮地走。撞著瞎驢鳴。將謂師子吼。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覷著則眼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神前酒臺盤。喫著則口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簷前雨滴聲。聽著則耳聾。大眾會字。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上堂。問如何是金城境。師曰。寨小規模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卑世界寬。曰人境相去多少。師卓拄杖曰。直下薦取。一僧以手掩師口。師打一拂。僧遂走曰。休捏怪。師拈拄杖打出。乃曰。棲鳳今朝散水雲。縱橫逆順任教行。破沙盆是正法眼。恐逐腥羶污却盆。震威一喝。下座。示眾。問如何是悟中迷。師曰。錢串井繩。曰如何是迷中悟。師曰。箴籬木杓。僧禮拜。師乃曰。錢串井繩。箴籬木杓。迷悟兩關。聖凡一著。驀呈拄杖曰。莫是者一著麼。不遇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示眾。風也大。雨也大。嚴寒施主請說法。不說如何併若何。人人薦取脚跟下。大眾且道。脚跟下作麼生薦取。平地喫交。石頭路滑。石帆岳司馬問。法臘多少。師豎一拳。岳勃然變色曰。我東南水窟地方。人民老實。莫在者裏惑亂人。師曰。貧道行脚十五年。今日惑亂者一箇。岳曰。惑亂我則可。只恐惑亂愚人。師曰。阿誰是愚人。岳瞪目視之曰。我也是路見不平。見你年幼。未是你做底時節。師曰。釋迦老子。初出母胎。指天指地。難道也是年幼。未是時節麼。岳曰。所以雲門要一棒打殺。我今日一棒打殺。你且作麼生。師作怕勢曰。貧道性命幾乎喪在門下。岳躍然拜別。僧問。如何是一六開天。師曰。竹密山齋冷。曰如何是二五成性。師曰。荷開水殿香。問。迷者迷。醒者醒。如何是獨脫一句。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不會。師曰。不會別參。曰參箇甚麼。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問。學人終日喫飯。不曾齧著一粒米時如何。師曰。一箇斑鳩九隻鳥。月潭法主問。還是悟有悟無。師曰。放下有無來。向汝道。主作聽勢。師曰。慣會裝聾害啞。主曰。我是真聾。師曰。真龍何不上天去。師不安。維那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師曰。七七八八。曰七七八八。還是好耶不好耶。師曰。一任卜度。師住東塔三載。旋應銅梁之請。歷主岳岳大峩萬峰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剎。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羣魔。救免僇殺者。億萬萬計。師無疾。坐逝于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履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其偈。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有語錄十二卷。行世。

杭州府徑山費隱通容禪師

閩之福清何氏子。年十四。依鎮東慧山落[髟/采]。首參壽昌。提無字話。工夫純切。遽忘寢食。一日見經上堂。問答次。忽覺身世俱空。話頭脫落。目前虛逼逼地。問昌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昌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次參雲門博山。往返至再。不能了手。天啟壬戌。聞天童悟寓吼山。師[曰/月]雨往謁。問覷面相提事若何。悟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震威一喝。悟復打。師又喝。至第七棒。平生伎倆

知見。泮然冰釋。悟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悟曰。離此又如何。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悟曰。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悟曰。喝後響。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既而隨悟赴黃檗。未幾命師繼席焉。結制上堂。紅爐猛燄。當前不可湊泊。鉗錘運動。貴乎直下翻身。透出威音那畔。嘗在鬧市門前。問著劈頭便棒。徹底更無廉纖。因甚致得金烹。大冶玉出藍田。春日上堂。問物有榮枯。歲有新舊。如何是不遷變境界。師曰。八八六十四。問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如何是春。師曰。百草頭上見端倪。乃曰。溪河解凍。草木初醒。四野燒痕漸綠。滿園麥色遂青。路上游人作舞。林間好鳥弄音。拂拂和風襲面。融融旭日鋪金。會則途中受用。不會世諦傳新。如何是途中受用底意。驀豎拳曰。不知是箇甚麼。上堂。良久曰。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上堂。僧舉坐具曰。覷面離披。無過者意。當陽殺活。不外此機。和尚還見麼。師曰。放下著。問舉一不得舉二。今朝是一。便請和尚舉。師拈拄杖曰。會麼。曰。慣得其便。師便打。乃曰。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天晴上堂。問細草抽芽。萬物發生。當人笑顏不開。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旭日發生鋪地錦。曰。某甲未見在。師便打曰。嬰兒垂髮白如絲。乃曰。廓然天地清如洗。散盡陰雲見古臺。物物頭頭全體露。衲僧正眼自應開。久雨上堂。淫雨不晴。大地黯黑。衲僧無處搏量。且學維摩一默。直待天宮正驗來。徧界明明是者賊。咄。冬至上堂。今年此日是冬至。衲子須當明祖意。柏樹庭前翠又青。歷盡陰陽無變異。以拂子畫十字相。下座上堂。箇事人人自現成。無勞肯綮動修因。波吒路上多差互。覷體承當是本人。上堂。西來祖意不涉繁端。當機了悟無可盤桓。苟悟也。歷歷風前開正眼。頭頭物物不遮瞞。元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分明是初一。會得一兮萬事周。世間出世從茲立。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雖則覷面提持。未知向上一竅。欲知向上一竅。須是衲僧自透。且作麼生透。一莖草上解安身。百億須彌翻筋斗。上堂。今朝正是十五。箇事本來獨露。普請諸人自觀。管取頓超佛祖。開爐上堂。盡道今日開爐。誰知柴炭俱無。骨髓都教凍裂。更討甚麼分疎。直得吒吒沙沙。歷歷落落。佛見法見。無從起覓。殘言剩語。不挂嘴頭。卓卓丁丁行大步。眼空四海若為儔。誕辰上堂。窮和尚慶壽日。裸形國裏贈服飾。諸君太煞不知情。帶累山僧面俱赤。何故。蓋者老漢五十年來。赤條條地。更無福利人天。亦無元妙巴鼻。四眾雖然橫逆來。終不拖泥帶水濕。天童密老和尚訃至。挂真舉哀。對真曰。佛祖源流。曹溪正脈。綿遠相傳。至我老和尚。三十四世。六興巨剎。海眾同居。以一條白棒。撐天拄地。直指當人本元命脈。契其旨者既多。會其元者亦盛。三十年來。道滿天下。一代化儀。周全完備。本懷既慶。遽爾歸真。誰謂法眼滅。法河乾。法梁折。直得超古越今。光前裕後。眼目爍破四天下。百世無能踰之者。既爾今日又要一場特地作甚麼。拘尸城畔聊通信

。要與人天普共知。便舉哀 臘八上堂。凍餓雪山欲斷腰。明星忽現便成妖。當時我若同斯會。劈脊攔腮定不饒。何以。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雖然如是。還有為釋迦老漢出氣者麼。有則不負今日供養。其或未然。莫怪山僧揩死蛇頭好。遂以拄杖。一時打散 嚴[車*度]轢居士請上堂。今日諸人莫撒沙。聊聽山僧一指迷。嘉禾有箇老鼠子。偷喫上天一粒粟。慣到諸方弄爪牙。動得清風多拂拂。獨是山僧不近情。白棒掀天與打出。翻身見得沒禪師。好向人前罵老禿。遂喚嚴居士曰。翻身一句。作麼生道。居士便出法堂。師曰。恁麼去也。下座 福嚴寺上堂。山僧來到此寺。了無一法可示。只憑佛祖真宗。普為諸人授記。遂以拄杖旋指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復舉古德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山僧則不然。若不在地獄。富不在福嚴。衲僧如委悉。鼻孔任遼天。喝一喝 老和尚三週忌日拈香曰。一二三三二一。鉄馬嘶空沒踪跡。憶得當年騰踏時。一回飲水一回噎。雖然如是。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上堂。僧出禮拜擬問。師曰。今日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且道說箇甚麼。僧以坐具拂一拂。師曰。少賣弄。乃曰。啟期已半月。底事如何說。鼻孔若拈得。眼睛又失却。大地黑漫漫。路頭豈不錯。金剛手裏八稜棒。敲折須彌一額角。問諸人覺不覺。萬里長天飛一鷲 小參。刀不自割。鏡不自照。瞥爾知歸。當下便了。若是靈利衲僧。聞恁麼道。便乃呵呵大笑。却許他有些俊俏。何以到處逢場。驀面欺萬人。頭上翻筋斗。不為分外。有麼。眾無對。師曰。元來一隊漆桶。以拄杖打趁 小參。當人箇事。描固不真。便爾翻身。畫亦難象。塞斷人天路頭。佛祖不敢近傍。不須曠劫修因。直下千了百當。喝一喝。便歸方丈 小參。舉雪峰示眾曰。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師曰。蛇無頭不行。長慶曰。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師曰。張開蛇口。雲門以拄杖攏向面前作怕勢。師曰。露出蛇斑。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我稜兄始得。師曰。與蛇揩癢。雖然如是。我却與不與麼。僧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師曰。跳出蛇窠。乃曰。當時雪峰會裏。者一羣蛇。今日被山僧挑向拄杖頭上。要教他生也得。要教他死也得。要教他不生也得。要教他不死也得。所謂把住則四方無路。放行則草叢裏輓。現前兄弟。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有則出來。為蛇畫足。無則山僧放者一羣蛇。齧殺汝諸人去也。以拄杖一時打退 問。者樣沒頭沒腦事。如何得明。師曰。汝未到沒頭沒腦田地。僧作禮。師曰。頭腦生也 問。說似一物即不中。還許學人商量否。師驀豎拳曰。者箇喚作甚麼。曰恁麼則商量已竟。師劈脊便打 問。碓嘴生花。意旨如何。師曰。烏龜向火。曰如何是佛面百醜。師曰。是汝無面目 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和尚為甚麼拄杖子不離左右。師驀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曰畢竟喚作甚麼。師與一棒曰。灼然喚作甚麼。僧一喝。師又與一棒 師問田頭曰。菜栽完麼。頭曰。栽完了。師曰。無根菜又作麼生栽。頭笑。師曰。開花了也 師一晚問斷眉敏曰。如何是大機。敏驀豎拳。師曰。如何是大用。敏便喝。師曰。機用向上。

還有事也無。敏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敏轉身曰。拍拍是令。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舊年燈。師曰。門前火把子。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東家敲鑼。西家擊鼓。師問靈機觀曰。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觀曰。憐兒不覺醜。師曰。既打趂。何謂憐兒。觀曰。也要和尚具隻眼。師便掌曰。要我具隻眼那。觀曰。不是某甲恁麼道。爭見得和尚。又一日問觀曰。世尊拈花。意旨如何。觀驀豎一拳。師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觀打師一拳。師打觀一棒曰。且道是賞是罰。觀曰。少賣弄。師頷之。順治庚子二月十九日。示寂于福巖。壽六十九。臘五十五。依法闍維。得舍利如豆大。五色光燦者無數。嗣法弟子輩。分散舍利。建塔金粟福巖黃檗諸處。晦山顯著有舍利記。語錄二十卷。五燈嚴統二十五卷。行世。

嘉興府金粟石車通乘禪師

金華朱氏子。依天真海藏脫白。稟具顯聖。徧參諸方。終不自肯。後謁天童悟於金粟。頓契元旨。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透向上元關。管教合取狗口。悟肯之。執侍七載。先出世杭之隆慶。次繼席金粟。上堂。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相逢不相識。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對面未相許。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一棒沒疎親。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腦後掇乾坤。曰。寶主已蒙師指示。頂[寧*頁]一著事如何。師曰。穿過鼻孔。僧禮拜。乃曰。問在答處。互作主寶。答在問處。同氣相親。且問諸人。無問無答。合作麼生。直饒神光不昧。萬古唯真。若恁麼會。驢年未夢見在。大眾畢竟作麼生道。驀拈拄杖。畫一畫曰。畫斷多年爛葛藤。括地清風赤骨[骨*歷]。卓拄杖。冬至上堂。問冬至陽生。為甚滴水成冰。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去也。師曰。截斷脚跟。乃曰。六陰滅盡。滴水滴凍。一陽復生。羣靈彰用。遂卓拄杖曰。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草木昆蟲。正恁麼時。作麼生是化育之本。喝一喝曰。箇裏點開天地眼。一氣無私豁古今。復喝一喝。開爐上堂。二十餘年火種。全副爐鞴在手。九旬衲子安居。烹得通身爛朽。驀卓拄杖一下曰。者是火。復卓一下曰。者是爐。若也透此重關。管教獨露常光。觸處離名離相。頭頭日用全彰。其或未然。山僧更與諸人露箇消息。擲拄杖曰。燎却門前無一物。萬人叢裏奪高標。上堂。元機透徹。左右逢原。以心契心。流通正脈。統三界以為家。作四生之依怙。宏開不二之門。揭示項門正眼。放出陝府鍊牛。踏殺嘉州大象。正當恁麼時。且道什麼人證據。還會麼。顧左右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上堂。少室真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眾。有眼皆見。有耳普聞。且作麼生是未生前面目。良久曰。牆外烏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上堂。不寒不熱火柴頭。撥動些兒爆地流。從此一番親煅煉。

縱橫無礙任悠悠。若也見得。不須畫地為牢。其或未然。燒却眉毛有幾莖。解制上堂。拄杖本無彼此。趁出一羣獅子。驀然擲地翻身。休得人前露齒。騰騰獨步大方。不涉和泥合水。正當恁麼時。還有翻擲底麼。擲拄杖曰。橫身芳草綠。回顧落花紅。小參。扶揚宗乘。須恁麼人。知恁麼事。具格外眼。透頂透機。敲骨取髓。不落窠臼。如奔流度刃。石火電光。非真獅子。那堪翻擲。豈不見。臨濟初至河北住院時。對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襯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問曰。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又三日後。克符問曰。和尚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三尊宿。一挨一拶。摩觸家風。威神凜凜。天魔膽喪。文殊普賢削迹吞聲。天下老和尚聞風結舌。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建立宗旨底麼。良久喚侍者。者應諾。師打曰。普請喫茶。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曰。無孔鑊錘。曰生後如何。師曰。髑髏粉碎。問。向上一句即不問。歷代相傳事若何。師曰。鼻孔拖地。曰如何是無得無傳底句。師便掌。問。如何塵中能作主。師曰。撒手見青天。曰如何是化外自來賓。師曰。一棒一條痕。崇禎戊寅春示疾。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者裏相見去也。師曰。莫錯認。遂泊然而逝。世壽四十有六塔于本山之左。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贛州府寶華朝宗通忍禪師

毗陵陳氏子。幼習儒業。輒念生死。弱冠投靖江獨知披剝。遂謁天童悟于金粟。悟舉大千垂語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被悟逼拶。坐臥不安。經兩旦。驀然除去礙膺之物。趨見悟。進語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悟曰。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已而聞悟自答曰。自肉食不盡。方大徹。翌日悟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則不問。如何大用現前一句。悟纔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具而出。即蒙印可。初住靈祐。屢遷名剎。後住曹溪寶華 上堂。法本無法。求法者乖。無法亦無。說法者謬。法既不有亦不無。又非說法非無說。即今山僧陞座作麼生。良久曰。便恁麼去猶隔一重。若更躊躇。何啻千里。還委悉麼。若委悉得。日日日東出。如未委悉。日日日西沒。只如東出西沒。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曰。達磨不坐少林。慧可何曾斷臂。人人鼻直眉橫。討甚西來祖意。喝一喝 上堂。說機說用。意下丹青。行棒行喝。眼中金屑。直得聖凡情盡。法法無差。若到靈祐門下。正是客作賤人。大丈夫漢。承當箇事。須是出羣氣槩。獅子齧人。不隨藥忌。操縱自由。卷舒無礙。得到恁麼地。我道此人猶未有師在。何故響。良久曰。賞罰分明 上堂。問乍離金粟。已到靈祐。金粟一句即不問。今朝靈祐事如何。師曰。猛虎當路坐。曰不涉金粟靈祐句。又作麼生。師曰。分身兩處看。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去也。師曰。未是你得力處在。乃曰。猛虎當路坐。十方無去路。折旋俯仰金剛王。動靜施為超佛祖。北俱盧洲已上堂。西牛賀洲方打鼓。驚起東海龍王。[跳-兆+孛]跳上忉利天宮。報道昨夜螻蛄蟲吞却水牯牛。直得帝釋手忙脚亂。連聲叫苦休冤苦。法法現全身。日輪正當午。喝一喝 重陽上堂。問從上來源。且道分付阿誰。師曰。與你沒分。僧豎拳曰。恁麼則超羣越格去也。師曰。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曰渾身拶出全擔荷。那許旁人著眼窺。師曰。放下著。乃曰。曹溪一脈。臨濟正宗。代代相傳。各有悟由。師師相授。若合符節。顯大機發大用。貴擔荷于未動之先。入門棒

入門喝。驗出身于機境之下。須是上無攀攬。下絕己躬。于順逆場中。把得定作得主。動絃別調。葉落知秋。所以源遠流長。傳至靈石。單提一條白棒。只要打箇獨脫底人。方堪入大爐鞴。煅煉將來續佛慧命。今因白山碧雲兩公。忘齒為法。不遠二千里。來叩問本宗來源。所以略述梗槩。若論本宗來源。實也別無奇特。驀拈拄杖卓一下曰。棒喝交加知出脫。脚跟點地解翻騰。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結制上堂。問選佛場開。大眾雲集。朕兆未分前。還許學人下筆也無。師曰許。僧進語。師曰。鷄子過新羅。乃曰。把住繩頭。結百千萬億為一網。大開爐鞴。鎔瓶盤釵釧為一金。密密綿綿。古往今來無可擬。堂堂赫赫。上天下地莫能儔。直得千聖躋攀無路。萬靈景仰無門。魔外潛踪。狐狼絕跡。且道具甚麼神通。得恁麼自在。被衲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臘八上堂。始覺合本。頭上安頭。一念回機。落七落八。雪山六載。無計可施。夜半覩星。將錯就錯。縱使道一切眾生皆證圓覺。未免猶有生佛之名。何況更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豈不無事生事。誣陷平人。曹溪當時若見他恁麼道。但以手掩面臂開曰。猫。管教者老子。浹背汗流。慙惶無地。爭奈罕遇其人。直得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去也。驀拈拄杖曰。還見明星麼。錯錯。六祖涅槃日上堂。問燈燈相續。祖祖相傳。今日和尚坐斷十方。且道。如何是六祖末後一句。師曰。不傳與你。曰為甚麼不傳與某甲。師曰。你少箇甚麼。僧禮拜。師曰。山僧不合龍頭蛇尾。乃舉六祖將入滅。眾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後法雲秀曰。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師曰。不是無口。只是不來。不是無鼻。只是不去。試看入滅底祖師。現前底大眾。各各有口有鼻。有甚麼去來。在那裏。諸人要參涅槃堂裏禪。直得恁麼始得。挂鐘版立兩序上堂。問昔日馬祖立禪堂。百丈制清規。今日寶華挂鐘版。意旨如何。師曰。今古歷然。僧擬開口。師便打。問盡大地是一塊版。和尚作麼生打。師劈頭打曰。響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元來打著箇木頭。乃曰。馬祖叢林。十方聚會。百丈鐘版。一旦重新。父子既爾。同途古今。自然合轍。人天供養。表言外之明宗。左右贊襄。顯當堂之有主。門庭建立。略見一班。向上提持。更須出脫。良久曰。內外安然無一事。不風流處也風流。聖節上堂。從來日日是好日。最好無過是今日。大聖人降誕世間。六合內盡沾恩力。含齒戴髮底。無不注仰南山。窮巖絕壑中。尤見傾誠北闕。野僧家無奇特。清香一炷薰爐中。也勝時人千百億。元旦上堂。召大眾曰。無位真人。又添一歲了也。你們。今日到處與人拜年。還曾與無位真人拜。拜也未。若也拜得。方知恩大難酬。若也未曾。寶華今日為諸人立箇榜樣。乃起身拱揖曰。恭喜恭喜。復有僧問。正當拱揖時。無位真人。在甚麼處。師曰。不見道。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上堂。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有粥便喫粥。有飯便喫飯。曰心空境寂。為甚麼久滯不通。師曰。從來無去路。問如何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師曰。今日且放寬你一著。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大石對小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髮又有鬚。曰如何是

人中意。師曰。要打便打。乃曰。今朝臘月初一。坐斷千差萬別。若人直下承當。不費纖毫氣力。既不費力。且道有何憑據。朔風劈面來陣陣侵人骨。土中軍請上堂。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秋毫不犯。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涓滴不存。乃舉雲居佛印元。因西塞師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為凜雪。請說法上藍。元炷香曰。此香為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眾稱善。韶亦悠然意消。師曰。殺人不眨眼。報障未消。立地便成佛。罪福如幻。此常情之論也。因甚雲居却把殺人不眨眼底上將軍。便做立地成佛底大居士。嚮。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解制上堂。去年有箇末後句。正好說時不曾說。許到今朝方說時。今朝要說無可說。雖然。自古相別贈人以言。兄弟家。今日東去西去。佛法固無可說。世情也要叮嚀。乃顧大眾曰。草鞋拄杖渾閒事。脫下衲衣身自輕。小參。天長地久。歲改月遷。人生不久。巨浪一波。幻質難留。空花半瓣。休貪目前快樂。如廁中虫。不知糞臭。莫恃人我貢高。似井底蛙。那識天寬。必須實參實悟。身上著衣方免寒。若徒弄舌弄唇。口裏說食終不飽。雖然。忽有箇出來道。我本不寒。著甚麼衣。我本不饑。說甚麼食時。又作麼生。喝一喝曰。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師遊琵琶街回。僧問。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琵琶街上行。曰如何是不善知識。師曰。你不信也去行一行來。問。透網金鱗。因甚還滯水。師曰。是他家常茶飯。曰取飽便是。師曰。爭奈沒頭浸却何。問。一念不生萬境俱滅時。如何更進一步。師劈面掌曰。誰恁麼道。曰意旨如何。師曰。觸處逢渠。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曰。七縱八橫。如何是感而遂通。師曰。推門落臼。問。香烟繚繞。燈燭交加。還是自境界。是他境界。師曰。出馬一條鎗。僧禮拜。師曰。不知死活漢。士問。月缺一條。還補得麼。師曰補得。曰將甚麼補。師曰。但將缺底補。問。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天主教問。人是佛否。師曰是佛。曰以何為佛。師曰。自性即佛。曰師還拜佛否。師曰拜佛。曰若然則拜自己也。師曰。西天外道。果然靈利。曰世間那有自己拜自己底事。師曰。疑則別參。宛委王鎮國。請齋于金陵報恩寺。時司寇錢勳卿。張璽卿。趙廷尉。葉罔卿。同泰如講主。契玄僧錄。俱在座。講主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後來以楞伽四卷印心。也是自相矛盾。師曰。將謂楞伽經是文字麼。主無語。一眾大笑。問。如何是威音王以前眾生度佛。師曰。世尊不說說。曰如何是威音王以後佛度眾生。師曰。動容揚古路。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喚甚麼作身。僧擬議。師曰。蓋覆了也。問。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切忌私奔。師問僧。那裏人。曰蘇州。師踢椅曰。是甚麼。僧無語。師曰。虎丘山也不識。乃叱出。順治戊子十月示微疾。上堂。問答畢。索水盥浴。端坐而逝。數日顏色如生。入龕時。紅光燭天。眾疑庵中失火。趨救寂然。皆驚異。弟子依法荼毗。頂骨牙齒衣環不壞。建塔于龔公山右。語錄三十卷。并迅雷指迷等集。行世。

常州府龍池萬如通微禪師

嘉禾張氏子。出家興善。後游方。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歷扣名宿。偶閱楞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所得。往參悟和尚于金粟。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伎倆。一日入城。聞路旁人家。毆叱小廝曰。看你藏在那裏去。師不覺躍然。口占一偈曰。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悟七十誕辰。師懷拜祝。入門便喝。悟曰。胡喝亂喝。師又喝。悟曰。胡喝亂喝。師禮拜。悟打曰。再喝喝看。師曰。蒼天蒼天。便行。悟呼曰。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曰。歇歇與和尚道。遂出。後蒙記荊。五更遣行開法如如。次移曹山。後補龍池 上堂。宗門一著離言說。萬象森羅早漏洩。睦州擔版趙州無。看來猶是多饒舌。不饒舌頓超越。陝府鑊牛吼一聲。滄州獅子喫一跌。旁觀撫掌笑呵呵。六月炎天飛白雪。喝一喝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庭前指出牡丹花。途路之人喚方止。昨夜三更。虎齧大虫。天明起來。蛇吞鼈鼻。滄州獅子喫一鞭。陝府鑊牛流出血。汝等諸人。且作麼生會。良久曰。參 上堂。問古人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不疑處。師曰。待山僧有疑即道。僧禮拜。師便打。問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如何是家珍。師曰。領取者一問。乃曰。靈雲見桃花。眼中著屑。香巖聞擊竹。耳裏著水。玄沙[祝/土]破脚指。痛苦自家知。雪峰九上洞山。草鞋虛踏破。者一隊漢。總是把髻投衙。如如雖則不管閒非。也要與諸人指箇正路。卓拄杖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聲聞念念趨寂。菩薩當體全空。北俱盧洲長粳米飯。食者滿面春風。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鑊圍山。且道。達磨九年面壁。又作麼生。卓拄杖曰。罕遇知音 上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者一著子。未嘗動著一絲毫。及乎萬類紛紜。千差顯露。者一著子。亦未嘗動著一絲毫。只貴靈利漢子。直下承當。便能得大受用。苟或三搭不回。豈免沉迷苦海。祇如龍潭吹滅紙燈。德山見甚道理便爾自肯。蝦蟇吞大蟲 天童老人訃音至。上堂。昔日世尊涅槃會上。告眾曰。汝等。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本師大和尚。于本年七月七日午時。示寂于通玄堂上。且道。是示寂耶。非示寂耶。如其未知。豈不見道。當陽一著。不落兩頭。脚下無私。貴傳正脈。且道。正恁麼時。如何施設。普請大眾。齊詣真前。燒香供養 上堂。纔見山僧鼓兩片皮。說黃道黑。便作佛法會。殊不知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風動塵起。雲騰鳥飛。皆為諸人。顯揚第一義諦。若也會得。便可歸家穩坐。雖然如是。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且道。第一義諦。在甚麼所在。卓拄杖曰。不是苦心人不知 長至上堂。一陽纔復。和氣漸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惟有山僧拄杖子。從年歷歲赤條條拈拄杖卓一下曰。有時卓在千峰上。劃斷飛雲不放高 上堂。龍池一滴潤林丘。枯木枝枝葉自稠。不是一翻親到此。焉能解得渴咽喉。大眾且道。如何是龍池一滴。以拂子左右

灑日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上堂。十方同聚學無為。抵死和他戰一回。選佛場中須及第。莫教辜負兩莖眉。喝一喝下座 上堂。打破從來窠臼。覷露當人者著。山巔黃鳥聲聲。陌上桃花灼灼。此事本來成現。切忌生心卜度。休卜度。祥麟只有一隻角 上堂。盞盂口向天。拄杖長靠壁。晨朝有粥噏。齋時有飯喫。不妨信手擎來。要且 不借他力。到者裏。為甚麼十箇有五雙。問著口如木橛。良久曰。只為分明極。翻令 所得遲 解制上堂。有一句到你。諸人瞎却汝眼。無一句到你。諸人啞却我口。若是 二途截斷。非惟汝諸人無處摸索。直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到來。亦無著眼處。只貴 沒量大人。方能領略于機先。不肯滯情于句下。且放開一線。如何指示。南北東西不 是你。喝一喝 上堂。太虛寥廓。含萬象以無遺。正眼洞明。鑑千差而不漏。大用現 前。佛祖莫近一念未生。人天罔測。擊開大解脫門。獨露本來面目。且道。本來面目。 是何形相。拈拄杖卓一下曰。三脚蝦蟇吞却月 上堂。開口成雙橛。無言喪本宗。 須知此段事。誰敢強形容。豎拂曰。箇中識得文殊老。管取無煩過別峰 上堂。現成 公案。弗勞打算。南北東西。渾無界畔。春水滔滔。舟移兩岸。萬別千差。同歸一貫。 雖然如是。只得一半。那一半。佛眼覷不見。打破趙州關。總是臘月扇。苟或力未 克。龍池為汝判。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須彌頂上一聲鐘。看取山門騎佛殿 上堂。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難見其形。拈拄杖曰。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 土。窮年歷歲。不曾遇著一人。何故。從來無伴侶。在處獨稱尊 天童老人忌辰拈香。 昔日幾番遭毒手。今朝憶著恨彌深。因緣會遇難迴避。且把黃檀薰鼻。便燒 上 堂。卓拄杖一下。喝一喝曰。棒非德山棒。喝非臨濟喝。用出當陽活鱗鱗。聞時何啻 三日聾。觸著直教親見血。若是知恩解報恩。丈夫意氣天然別。金毛獅子奮全威。野 干狐狼俱屏跡。大眾且道。屏跡後如何。天下太平。各安其業 師問僧。你正發無明 時。佛在那裏。僧喝。師曰。你還喝佛喝無明。曰請和尚道。師便打 問麻三斤意旨 如何。師拽僧耳曰。會麼。曰曉得了曉得了。師曰。你曉得箇甚麼。速道速道。僧無 語。師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明中暗。師曰。白日扶籬。曰如何是暗中明。師曰。黑夜 摸枕。曰明暗兩關。如何透脫。師曰。不快漆桶 問如何是主人公。師曰。你曾遊廬 山麼。僧罔措。師曰。身在其中總不知 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徧界金風起。曰意 旨如何。師曰。林間黃葉墮 問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師曰。怪伊不 得 問千里屯兵即不問。當場決戰事如何。師曰。敗將不斬。僧喝。師便打 問調達 墮無間地獄。何故如三禪天樂。師曰。同道者方知 問如何是常住真心。師曰。鶴飛 千尺雪。曰不會。師曰。龍起一潭冰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穴。歸禽 易見巢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徑。鳥宿故枝頭 師闡化龍池。 十有餘載。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示寂。門人奉全身塔于本山。

寧波府天童山翁道忞禪師

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夙慧。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總角。以藝文擅名鄉曲。試博士弟子員。然性不耽世好。飄然有塵外想。及冠。讀大慧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走匡廬開先。投若昧明芟染。明以師志不羣。使參憨山清黃檗有數尊宿。皆深契之。終不自肯。後參天童悟于金粟。一日侍次。悟謂博山嗣壽昌。承洞山無來源。恐後裔不蕃。師曰。黃檗不云乎。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嗣祖。恐後喪我兒孫。悟大笑起去。師愕然自慙。無所容者累月。因閱殃嶮產難機緣。忽大徹從上關鍵。悟命掌記室。親炙十有四稔。崇禎壬午七月。悟示寂。眾請繼席天童。上堂。天童寺裏開爐。以虛空為爐床。四大部州為爐脚。須彌盧為火筋。七金山為炭團。其餘森羅萬象。日月星辰。赤縣神州。山川人物。為引火黃葉。且道火種灑。以拄杖畫一畫曰。饒爾向者裏薦得。透脫分曉。及乎施用。未有其方也。則是箇守死善道。要得發燄聯輝。正未可在。當恁麼時。發燄聯輝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上堂。拈拄杖橫按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卓一下曰。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移拄杖過東。復移向西曰。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擲下拄杖曰。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靈利漢。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臨濟老子。不直半文錢。其或未然。莫怪海門風浪緊。干戈原是太平基。普請栽松上堂。若論此事。如種樹相似。揀擇欲精。下手須確。根宜其條直。坎貴其寬容。然後時之以雨暘。資之以風露。則自然由拱把。以至合抱。由合抱。以至蔭覆人天。雖然。者邊底從你種。祇如那邊底。又作麼生栽。驀召大眾舉首。師曰。根生上也。上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龍象。決不錯怪山僧。便下座。上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人。且道。得箇甚麼。喝一喝曰。迴超今古格。不共汝同盤。卓拄杖下座。晚參。今夜總教諸人徹底悟去。還肯與麼承當麼。良久曰。且莫壓良為賤。晚參。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山僧為你諸人挑剔看。擊禪床一下曰。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上堂。白椎竟。一僧纔出作禮。師曰。記取適來維那者話頭。便下座。上堂。眾集。驀拈拄杖。擲下曰。不得動著舌頭。向者裏道一句看。眾默然。師曰。死去十分。便下座。侍者向前拾。起度與師。師接得便打。晚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大眾會麼。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參。上堂。六戶無關鑰。西風徹骨寒。家家門首路。一一透長安。大眾。外布施象馬七珍。內布施頭目髓腦。今日山僧盡情。為諸人舍施了也。其有饑瘡未厭。欲壑難填底。道峰更倩拄杖子。化作三十三天王。為盧至長者破慳著。拈拄杖。卓一下曰。那貴殊祥生九穗。好看比屋盡黃金。上堂。問潑天門啟。選佛場開。祖印高提。人天乞命。潑天門啟則且置。高提祖印事如何。師便喝。曰祇如臨濟大師道。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

三要。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曰。一鑑晴空星斗懸。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寶王剎內分堂奧。如何是第一元。師曰。石上橫栽十丈蓮。如何是第二元。師曰。大虫舌上打鞦韆。如何是第三元。師曰。兩頭白牯手擎烟。如何是第一要。師曰。萬別千差都一照。如何是第二要。師曰。佛殿階前開矢筈。如何是第三要。師曰。鳥自啼春花自笑。曰如是則曹溪正脈重通。濟北家風再振。師曰。三臺須是大家催。曰分明一句無私語。顯發須憑過量人。師曰。無人處斫額望你。問。臨濟三元纔剖露。汾陽十智請宣揚。師曰。理管多年曆日作麼。曰不容華劈。如何是十智同真。師曰。萬象森羅海印中。曰本來無物。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是鑄皆鍊鑄。曰事無一向。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日食三餐。夜眠一宿。曰不求伴侶。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虛空合掌。大地和南。曰不屬愚賢。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巢知風。穴知雨。曰擗破虛空。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春至百花開爛熳。曰掀翻大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相鼠信有皮。誰謂雀無角。曰既是人人具足。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谷暖風和。林寒澗肅。曰不展戈矛。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羅什吞針。誌公噉鴿。曰不動咽喉。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木鷄啼夜半。芻狗吠天明。曰鍊壁銀山。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東西南北趙州門。曰與甚麼人同得入。師曰。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曰與誰同音吼。師曰。象王回顧。獅子嘖呻。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文殊逼佛曾施劍。一點墨成兩處龍。曰何物同得失。師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曰那箇同具足。師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曰何物同普照。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曰何人同真智。師曰。拋兒婆子遇巖頭。曰孰與總同參。師曰。善財拄杖。初祖皮鞋。曰那箇同大事。師曰。大地一時俱火發。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恁麼則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曰。說甚沒絃琴上曲直。是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碧玉盤中珠宛轉。瑠璃殿上月徘徊。師曰。看脚下。僧拂袖歸位。乃曰。照魔軍之窟穴。還他寶鏡當軒。伐異見之稠林。必也靈蛇在握。所以臨濟揭三元。以刊法印。汾陽立十智。而定綱宗。總之。暗抽衲僧腦後之橫骨。發揮從上本有之風光。如剖石蜜。中邊皆甜。似折瓊枝。寸寸是玉。使不遭亡羊而泣路。受惑染而悲絲。如適來昇僮二書記恁麼問。山僧與麼答。諸人還知落處也未。若也知得。便可與臨濟大師。汾陽老子。同得同失。同暗同明。同死同生。同出同沒。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舌談。同一手捉。其或未然。面目現在。各請當陽薦取。喝一喝。下座 解冬上堂。靈雲見底大家同。二月桃花在處紅。健羨不須從外覓。故園大有好芳叢。驀豎拄杖曰。看看。擲下曰。擬著眼。落千差。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結夏小參。沈舟破釜焚廬舍。持三日糧。示軍士必死無一還心。故能破秦救趙。長驅入關。況復衲僧家。積劫大事因緣了辦。一期之內。又作麼生著力好。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鍊船水上浮。參 晚參。好兒不用爺田地。好女不穿娘嫁衣。你道。好衲僧。還受師家控勒也無。喝一喝曰。良馬不

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上堂。歇即菩提。覺生迷亂。造化紛紜。吾道一貫。冬至寒食一百五。上元定是正月半
順治己亥。師應
召入京。

上命迎師。進萬善殿。

駕隨到。傳諭免禮。賜坐慰勞畢。即留師結冬萬善殿。駕數臨幸。

上與學士王熙等。致問甚多。具載師全錄。屢辭還山。上留法嗣旅菴月山曉哲。開法善果隆安 駕躬送出京。錫弘覺禪師印號 師南還。謝天童金粟院事。投老會稽化鹿之平陽。相山擇吉。鼎建寶坊。卜諸兆宅于黃龍峰之下。為開山第一代焉 康熙甲寅六月二十有七日說偈。吉祥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九會語錄。布水臺集。百城北遊等錄。暮年復著敦本闢邪諸論。為洞宗淨符所集。大統而作。

寧波府雪竇石奇通雲禪師

婁東徐氏子。幼因篤疾。陡現異境。乃辭母。脫白于南廣。遇老宿。令看父母未生前話。游方至餅窑顯聖。疑情大發。後參天童悟。屢呈所見。悟叱出。忽一日入室。未啟口。悟便棒。于是。大徹頓脫凝滯。不離左右者。十有三載。值牧雲門。同辭出山。得付衣拂。囑曰。折筭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崇禎辛巳。悟命住台之靈鷲 上堂。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纔要如何若何。便乃千里萬里。所以靈鷲者裏。無禪教你們參。無道教你們學。一味杜田樸實頭。種田博飯喫果。是當家種草。聞山僧與麼道。便一信永信。如或不然。更為舉示。以拂子左右拂曰。還委悉麼。山前山後閒田地。盡底掀翻要一回 天童掃塔上堂。大眾。者一片祖翁田地。我法兄分付汝等諸人。多時了也。四至界限。歷歷明明。若待山僧指示。又堪作甚麼。雖然。不妨有箇問處。抵如中心樹子。猶屬阿誰。良久曰。還委悉麼。倒却門前剎竿著 上堂。月初一好消息。今朝徧界是清霜。凍得人人鼻子直。卓拄杖曰。不煩久立 長至上堂。羣陰已去。一陽來復。匝地普天。填溝塞壑。祇如迴然獨脫一句作麼生。良久曰。萬象之中長獨露。何山松柏不青青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喚不出手。今朝十五日。面南看北斗。喝一喝 春日上堂。臘月二十日。春風驀地起。瑞氣靄乾坤。祥光照寰宇。笑倒須彌山。虛空盡歡喜。泥牛忍俊不禁。直得粉骨碎體。且道。是何消息。逢人不得錯舉 初夏上堂。螻蛄鳴。蚯蚓出。萬象不能逃影質。苦菜秀。黃瓜生。深山無地避徭征。喫緊事要惺惺。忍饑不暇。佛法無靈。通身饑火通身病。幸然得自有知音。喝一喝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徐侍御心韋入山。上堂。晴日出。雨地濕。檀越昨臨門。今朝是初一。知音何必重拈出 元旦上堂。百年難遇歲朝春。姹女梳粧越樣新。拈拄杖曰。本色道人憑箇事。平生肝膽向人傾。卓一卓 師誕日上堂。二月今朝二十五。大地明明日卓午。生育萬有。包含今古。常光現前沒處躲。阿呵呵

。成我者師友。生我者父母 上堂。臘月十五。寒風似箭。召大眾曰。照顧面門 解制上堂。九旬結制今朝解。解結都來拄杖頭。普告現前諸衲子。一齊拈却任優游 天童費隱和尚至。上堂。靈鵲屋頭噪。好音累日聞。必然有客到。今喜是同門。同門既到。賓主歷然。語笑歡天。清風匝地。大眾且道。以何祇待。委悉麼。擊鼓陞堂聊供養。更無一物可勝慙 上堂。長安甚鬧。吾國晏然。拈拄杖曰。大眾。不可道拄杖子不晏然。也遂點曰。低聲低聲 元宵上堂。鐘鳴古寺。月映澄潭。離相離名。非聲非色。便恁麼去。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不恁麼莫盤桓。但看天上月。甚處不團圓 解制上堂。僧出叉手而立。師曰。且站一邊。僧以拳加頭上。師曰。捏怪作麼。僧又加一拳。師曰。不識羞。僧繞禪床。彈指一下。師便打。乃曰。正月十五。泥牛輒舞。布袋打開。西秦東魯 長至上堂。冬仲陽生。鷓鴣不鳴。蚯蚓口結。大地成冰。且道。山僧拄杖子。又作麼生。卓一卓曰。已過新羅 上堂。一之日寒風急。寸絲不挂底。即乃頂門裂。裂裂。現出三頭六臂。把主風神一擲。直得須彌山倒地。無數英俊[跳-兆+孛]跳。禪和被他壓死。不能轉身吐氣。直待春雷起蟄。驀地叫曰。屈屈屈。堪述。絕後再甦。真欺不得。喝一喝 上堂。適來喫粥未完。侍者來催上堂。卒急打點不及。且歸暖室商量 上堂。古人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了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是則是。誣人之罪。義所難容 上堂。五月十五。榴花噴火。寶王剎海高懸。直得萬歲塔。與乳峰山一齊起舞。且道何故。國有定亂之劍。家有白澤之圖 上堂。召大眾曰。佛法要妙。一一天真。一一現成。不是安排攢湊得底。莫受人瞞好。眾中莫有眼辨手親不受人瞞者麼。若有。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七十三八十四。一一無差 上堂。一處是。處處是。一人是。人人是。且道是箇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又不是箇甚麼。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曰。老僧在爾盞盂裏。師乃呵呵大笑曰。大眾分明記取 法幢上座請上堂。永嘉祖道場。法幢乃重建。宰護眾檀臨。山光映佛面。今日山僧來。普請看方便。豎起拄杖曰。大眾見不見。見則便與麼去。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當年本山真覺大師。到曹溪時。振錫三下。卓然而立。遂一宿而返。今朝不妨有箇同參。若不見。山僧大似勞而無功。不見道。宗師唱導。譬如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烟波。隨緣放曠。欲拋香餌。為待長鯨。即今還有麼。卓拄杖曰。三千劍客分明在。那許莊周致太平 上堂。月朔月望。月圓月缺。一句全提。萬機寢削。卓拄杖曰。看看。擲下來也。咄 除夜小參。臘月三十。萬事都畢。更問如何若何。大似胡餅裏討汁。豎拄杖曰。面赤不如語直 小參。舉五祖住太平時上堂曰。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夜。贏得一張口。且道如何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師曰。五祖與麼賣弄口皮即得。要是衲僧受用則未在。山僧不恁麼。雪竇不會禪。一向家裏坐。臘月三十夜。分明成話墮。扯索底扯索。擡木底擡木。谷應山鳴。聲光轆轤。阿呵呵。夜深山寺暖烘烘。箇箇寮房一爐火 顧邑侯問。宗門事從何門得入。師曰。從無門入。曰儒家必從讀書門入。畢竟作麼。師

曰。銅牆鐵壁。曰那裏是銅牆鐵壁。師曰。時刻在前 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既是離心意識。參箇甚麼。師曰。樹上烏鴉叫。曰也是龜背上拔毛。師曰。甚麼道理。僧喝。師便打 問推倒須彌山。如何是向上一著。師曰。你頂門眼在麼。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僧。那裏來。曰天台。師曰。石梁橋斷也。僧擬議。師曰。你不從天台來 師搗住一僧曰。作麼生。僧曰。某甲打米。師曰。即今甕。曰不聞隔。師曰。昨日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劈口打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問無夢無想。如何是大用現前。師一喝 師入堂坐次。打法幢幟藏主一棒曰。作麼生會。曰剝肉作瘡。師曰。只道得一半。曰者一半也不消得。師又打一棒曰。且道。是賞你罰你。曰總不與麼。師連打兩棒。便出 耿玉齊兵憲。敘話次。師曰。耿公本分一著。相應也未。曰要自家親到。師曰。如何是親到底消息。曰正要求和尚指示。師曰。未舉步時三十棒 次日。耿公呈偈。師接曰。只者箇。還別有。耿禮拜。師閱畢曰。說底不道不是。只是未在。耿擬進語。師以手掩其口 杜子濂兵憲。問曰。弟子有兩種事。與老和尚。落草得麼。師曰。有甚事。曰二六時中。作麼生管帶。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三十日到。又作麼生。師曰。明日是初一 康熙庚子。師還南廣。革應為禪。浚鹽鑿河。直達于寺。以利舟楫。閱三載。將東歸乳峰。未幾疾作。命二侍舉時。皆以子時對。乃點首。至午夜。端坐而化。門人迎龕返四明。窆于妙高峰頂。世壽七十。臘四十有五。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嘉興府古南牧雲通門禪師

常熟張氏子。卅歲禮興福洞聞老宿為師。初參博山。次謁天童悟于金粟。悟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擬議。悟便打。師禮拜。悟于背上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自是發憤咨參。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涼。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于言下豁然。又作活眼泉偈。正思索時。偶右手于左臂一觸忽然契悟。久掌記室。出住古南。結冬上堂。十月開爐。諸方舊例。九旬安眾。先聖宏規。祇如放下暖簾。堂內不知堂外事。高趺雙足。南州踏到北州頭。諸人若信得及。又何得南天台北五臺。行盡驢脚馬脚。還會麼。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頌曰。老將不談兵。文殊特請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正當恁麼時。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其或眼目定動。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卓拄杖一下。解制上堂。孟冬十月記開爐。看看逗到上元時。雖然村落無燈火。別有光明一段奇。諸人若也尚留觀聽。古南未免從胸卍字。湧出寶光。慇懃相送。驀拈拄杖曰。者木上座。又道不必。不必何故。擲下曰。家家門前火把子。上堂。古南箇村僧。性燥多瞋。罵佛法。懶得說。終日尋人。打打打。上士笑呵呵。下士便驚怕。怕怕怕。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天下。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擊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敲來響殺人。上堂。山花灼灼雨濛濛。山面都如醉客紅。情與無情佛性義。分明一體露春風。上堂。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寶鏡當臺。物來斯鑑。若也錦上鋪花去。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若也據令。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畢竟如何。千古萬古黑漫漫。塤溝塞壑無人會。上堂。出山髮尚青。還山齒半落。入門仔細看。青山宛如昨。黃葉打頭來。高林風索索。馳騁不知休。當初悔行脚。昔有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大眾。鄰人

只知百年一身。不知念念遷。變新新不住。梵志雖知當體無常。有變有滅。不知不變。于出家法中。尚欠一著。且如何是不變者。死生老病非他物。渴飲饑餐祇舊人 上堂。靈鷲拈花。帶累金色頭陀。九年面壁。賺殺神光大士。若是大丈夫漢。不拘格式。不躡前蹤。道一句塞破虛空。垂一機平欺佛祖。只如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又且如何。山林魏闕曾無間。正眼當陽共密弘 上堂。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簾見呼茶。便知有客。此三句語。是決定法。具決定義。于中還著得些子疑麼。若云著得。難瞞三尺童子。既著不得。南天台北五臺。討甚麼碗 上堂。戰馬聽鑼聲。簇簇通身痒。臨濟喫拄杖。山河齊合掌。好事不瞞人。裁成憑郢匠。拈拄杖旋轉曰。山僧運斤也。諸人試摸鼻孔上。還有一點泥也無。復卓拄杖曰。多虛不如少實 上堂。禪債說不完。今日趁天暖。山梅有早開。谷口香漸滿。打鼓集諸人。當陽細打算。禪禪。洞山五位。臨濟三元。禪禪。杖林山下竹筋鞭。新婦騎驢阿家牽。禪禪。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此一隊老凍膿。雖各搖唇鼓舌。都來未得諦當。畢竟如何。馬祖菴前一片磚。知他磨過幾多年 開爐上堂。昭陽城外。烟水茫茫。極樂菴中。紅爐焰焰。向火焰中。拈一莖毛。貴圖大家知有。脫若七十三。八十四。低頭打算。算到盡未來際。有甚了期。還會麼。擊拂子曰。朝生鷓子撲天飛 上堂。買帽相頭。喫魚吐骨。喫魚吐骨。山僧少年時事。如今相忘了。近日天寒。有將氈帽子一頂送山僧。只是不曾相得頭。似乎戴不著。昨有禪客問。和尚帽有幾多大。山僧遂將手向上拓曰。比頭略寬些。又拓開曰。還寬些。禪客曰。和尚莫妄語。世間那有者樣大帽子。山僧遂向伊曰。只為婆心憐赤子。休言大帽蓋諸人 上堂。極樂極樂。天涯海角。舖子將收。家私落索。雪峰木毬。普化鈴鐸。搖搖打打。捫捫摸摸。仔細看來。是何面目。鐘鳴銅山崩。劒舉蜀頭落。還會麼。雲門參見睦州。會得秦時[車*度]轆。參 住鶴林。入寺上堂。楊子江心。大浪飛白連天。鐵甕城邊。好山排青立地。肇開香刹。有此禪林。縞衣聽法舞層霄。烏帽逢僧閒半日。寄奴泉信為王者所鑿。杜鵑花浪傳仙子移歸。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山僧。今日借釋迦老子手中一花。拈示大眾。遂舉拂子曰。見麼。若也見去。芳菲滿袖。爛熳驚人。若也不見。却成當面蹉過。眾中有具眼底。莫被山僧謾好 開爐上堂。問了明差別智。方證涅槃心。千七葛藤都拈却。德山托盞意如何。師曰。年老成魔。曰為甚被雪峰一撈。直得低頭歸方丈。師曰。賺殺闍黎。曰祇如巖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曰。好與三十棒。曰密啟其意又如何。師曰。來日向你道。曰既會末後句。因甚只得三年活。師曰。開眼作夢。乃曰。今日開爐。諸人還識開爐底意麼。霜花點白。山寮各下暖簾。楓葉飛紅。將見堅冰踵至。通方上士。鑿在機先。得旨歸根去。天寒人寒。滴水滴凍。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不假炭煤。宏開爐鞴。直下化鈍鐵作良金。鎔頑銅成法器。妙手雖呈。大功不宰。驅瀉山水拈。直入欄圈。打疎山木蛇。橫鑽泥土。且道。甚麼時節。是他出頭分。莫看水草嫌枯淡。好聽春雷換甲鱗 立春上堂。問西山石窟玲

瓏眼。天童唱導是如何。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乃曰。靈樞密運。四序推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看看。冬到來即便春風至。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曰。看看。五彩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擊曰。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一鞭粉碎了也。聞一知二。從他徧界分身。認影迷頭。一任眼[目*荅]眇地上堂。十五日已前。野田祭掃。鬼哭神號。十五日已後。鳥語如簧。山花似錦。正當十五日。紅日三竿。曲肱而枕。佛法二字。摸索全無。山僧恁麼告報。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上堂。頂門隻眼。明明非見。脚跟一竅。了了常知。古者道。從生至死。祇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正是憐兒不覺醜。天童者裏。還有回頭轉腦者麼。拍膝曰。且喜天下太平上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是甚麼時節。莫春者春服既成。綠暗紅稀。水流花謝。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隱蓋亭中。出出入入。清關橋上。往往來來。塵鞅何拘。天機各得。苟知此意。吾與點也。設或放過。寶山空手去。不是老僧慳小參。舉趙州示眾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木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師曰。趙州老漢。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雖然如是。太煞分疎。今日檀越送銅佛入院。不用教他度爐。且暫安堂中供養。忽有箇漢出來道。真佛嚮。只向他道。切忌捏目小參。舉巖頭上堂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兩三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舉。巖頭曰。吾教義。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師曰。巖頭七八年看教。指東畫西。原來未會在。乃信手點曰。敢問諸人。山僧點箇甚麼。有僧進語。師曰。去。無汝啗啄分小參。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古佛。言不虛發。仔細評量。那裏布衫有七斤重。又不知是甚麼秤稱過。是淨色。是染色。且者件布衫。不知是長是短。又不知你我穿來。稱身不稱身。據山僧所見。今晚一總交。還他趙州好。何故。不見道。借人衣不敢披。拈起衫袖曰。雖然顏色舊。不若自家底冬至小參。今之夕羣陰極。潭影藏山光黑。無足之人欲夜行。往往扶籬兼摸壁。咄咄咄。參元客。千言萬語。喚歸家艱辛。休向途中覓。如何是到家消息。幾箇烏鴉殿角棲。一雙白鶴松邊立。還會麼。歸堂喫茶去小參。秋熱分外熱。好用犀牛扇。信手取將來。諸人見不見。若也見。雖日日在熱惱場中。不離清涼世界。其或未然。儘你住在水晶宮裏。也被火雲燒殺小參。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驀拈拄杖曰。山僧今晚盡娘生力發一機。遂攏下杖曰。還有著身者麼。有即喪身失命。無即有眼如盲小參。舉臨濟示眾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山僧則不然。第一句薦得。虛空壁立。第二句薦得。額頭汗出。第三句薦得。開眼見賊。諸人還薦得麼。天地懸隔示眾。道人行履。大難大難。黃檗和尚曰。三乘學道人。盡是向外馳求漢。皆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今日院中運糞出。汝等要不向外馳求。兩箇

鼻孔。切忌以衣袖掩却 示眾。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大火聚中。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汝等諸人。圖參禪悟道。三生六十劫 示眾。善知識無家。以叢林為家。十方衲子無家。亦以叢林為家。蓋善知識以叢林為家者。本為蓄養衲子。續佛慧命。衲子亦以叢林為家者。本為親近知識。發明大事。故衲子尊知識為師。知識視衲子為弟子。尊為師有父道焉。視為弟有子道焉。既父子共住。管理家業。為子者。自當知得我父。山場許多在某處。田園許多在某處。乃至家私什物。共有許多。又當照管某山柴該養。某山柴該斫。某田該種。某地該鋤。不使荒蕪。界限一一分明。收藏一一牢固。此真克家子也。縱使其父後日過世。外人無議。不能侵佔。何故。蓋為父子一體。父之家業。子自然有分。亦為子平日肯照管得清楚。不致忘失。設使雖在其父蔭下。自不留心。山荒也不管。地荒也不管。無菜蔬喫也不管。無柴燒也不管。乃至杓柄短長家中事。問著一總不知。此子決不能向後紹父家業也。何故。為伊全靠著其父過日。稼穡艱難。出入經紀。全不操心。向後總把家業。與他祖父田園。四至界限。都不能分曉。又如何承當得去。所以拋家失業。自甘做箇客作賤人。你要知克家之子麼。從上大有樣子。楊岐於慈明。三十年任監院。是也。雲峰於大愚。冒寒化米化炭。是也。演祖於白雲。充磨頭。是也。佛眼大慧。享大名於天下。然在學地。俱充化士。奔走途中得益。乃至雪峰飯頭。瀉山典座。此纔入叢林者皆知得。不必再舉 師自謝事天童。十餘秋。隱遁無定居。至康熙辛亥冬。示寂于石湖靜室。門人請命于弘覺禪師。全身入塔于鶴林祖塔右。不一載塔石迸裂。其法嗣秀峰瑋。拉諸同門。啟塔視之。洪水湧龕而出。遂依法闍維。獲舍利千餘顆。光瑩如菽。門人分歸。營塔于西華西資鶴林諸處。

蘇州府遯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

平湖人。俗姓李。幼不茹葷。十九脫白。歷扣真寂雲門。懵無入路。乃偕同志。上鷲窠山頂。掩死關。聞舉屍在者裏。其人何在。忽有省。後參天童悟。得厥旨。出住吳江之報恩 上堂。假使頂戴百千劫。身為床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豎拂曰。報恩今日傳法也。大眾一齊擔荷。擲拂子下座 結夏上堂。十五日已前。春寒愁雨水。十五日已後。夏熱愛熏風。正當十五日。報恩寺裏禪和子。也不寒也不熱。灑灑落落。饑則有飯。渴則有茶。遊戲圓覺伽藍。安居平等性智。敢問。大眾因甚麼到者般田地。還會麼。不因別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上堂。雪後連朝雨。天寒括地風。箇中無所取。獨抱冷冰冰。大眾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知麼。九年面壁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 上堂。問明不犯之令。還許他悟也無。師曰。猶落第二。曰恁麼則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師曰。自領出去。乃曰。子月一卉木。叢林咸失色。只為霜風快似刀。纔入青林成敗葉。時人盡被景緣奪。換却烏珠也不識。若要識。何待當來問彌勒。阿呵呵。瞥不瞥。黃鸝上樹一枝花。白鷺下田千點雪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大眾見麼。靈山話曹溪指寒山比。惟有盤山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豎拂曰。鑒。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放下拂曰瞎。還知報恩落處麼。果也知得。不妨拗折拄杖。高挂盃囊。隨緣散誕。任意逍遙。脫或未然。報恩為伊更通一線。以拂子作弓絃勢曰。盈虧總在雙絃內。隱顯還歸一照中 上堂。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世尊創業垂統。道化萬方。那慮後人之顛覆。雲門鳳曆新頒。肅清宇宙。輒翻上祖之遺規。雖則光先裕後。有祖有孫。簡點將來。不無自累。畢竟如何得恰好去。遂頌曰。天然習氣最難忘。纔出頭時燄熾張。將謂無人能抗拒。誰知後代有韶陽 臘八上堂。雪山放參。報恩結制。兩彩一賽。終始不二。且道。如何是一賽之旨。張郎衫袖大。李郎帽簷高 誕日上堂。春色融知景色新。嫩紅嬌綠鳥添聲。老僧不用安排力。六十年來任變更 上堂。三春已過。九夏初臨。聚元徒于林間。扇真風于世外。篆不雕之心印。提出格之宗乘。且道。出格宗乘。作麼生提。還有道得者麼。良久曰。麥子頭垂春熱好。荳蔻口吐莢前心 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僧投寶所。行化隨方。不尚虛文。惟求真實。遂以拂子搖曳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開爐上堂。廣慧寺裏復開爐。出鑛真金會也無。直下不生顛倒見。管教凡聖兩情枯。所以古人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且道。佛在甚麼處。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 上堂。舊冬結制遲。今春解制速。只要己事明。毋論期延促。筆描菩薩火中行。泥捏金剛水底宿。不作奇特商量。已得見超佛祖。呵呵呵。會也麼。解開布袋口。放出囊中鷲 元旦上堂。元旦一萬事吉。衲僧不用加參。管取通身眼徹。何故。不羨鍤牛耕陸地。慣能井底種林檎 住秀水棲真寺。上堂。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灼灼鬪紅粧。馨香越樣無人薦。又引熏風過野塘。雖然。只如傅大士曰。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且道。明甚麼邊事。豎拂曰。還會麼陳年骨。董無人問。拈出當陽也怖人。擊拂子 住荊溪善權寺。結制上堂。善權臘月結制。不效諸方舊例。亦非特出一頭。只要諸人共會。且道。作麼生會。昔年迦葉為阿難。倒却門前者剎竿。今日大家共扶起。做箇兒孫不枉然 上堂。鳥飛兔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箇裏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已成多。豎拂曰。大眾且道。是有說。是無說。擲拂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花園擺宴。曰見後如何。師曰。茅屋疎籬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風過樹頭搖 問如何是一。師曰賊。曰學人為何是賊。師曰。抱贓叫屈 問行住坐臥。不離者箇。如何是那箇。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塚生招箭 問家親作崇。是如何。師曰。只要箇護身符子。曰如何是護身符子。師曰。但恁麼舉 師居常以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勘驗來學。罕有契其機者。康熙丁未七月示微疾。危坐終日。至二十五辰刻。索浴坐化。閱世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六。門人孤卓浚。迎龕

窈全身于徑山鵬搏峰下。

台州府通玄林野通奇禪師

蜀之合州蔡氏子。生而澄靜。不喜肉食。父母成其志。命依金鐘寺叔父道然為童行。十七歲刎落。性樂禪寂。厭讀誦。年十九。慨然動他山之念。由是出峽南游。厭飫講肆。息肩當湖。方期掩室翻閱時教。俄患病瀕死。乃知經論之學。非究竟法也。適有傳示天童參禪偈。疑情頓發。一日失足墮樓。恍然而覺。遂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參天童悟于吳門。悟赴鄞山。師亦復往。偶檀越入山設茶。悟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因緣。命眾下語。諦當方許安排。時師在眾。即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却。悟為首肯。悟因佛誕示眾。世尊纔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諸人。猶向山僧。擬討甚盃。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一日將破盃入庫取油。悟問。你為甚打破常住盃。師曰。不是某打破底。悟曰。為甚在汝手裏。師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悟曰。賠了盃去。師便展兩手。悟休去。崇禎癸未。住天台通玄。次居嘉禾東塔樓真。後遷天童。佛誕上堂。昔日吾佛降生。却向金盤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恥。更道唯吾獨尊。山僧未敢相許。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便乃開許大口。以杖卓一卓曰。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至金粟。費和尚請上堂。未到此界時。移舟諳水脈。及乎到此界。忘却別波瀾。同門知己驀相逢。不用擡眸列寶主。且喜行同行坐同坐。無絃琴曲須同和。且道無絃琴曲作麼生和。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擊目皆子期。何妨再一曲。復卓一卓。下座出隊歸上堂。昔日五祖道。出門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五祖恁麼道。正是緊握虛拳誑小兒。山僧則不然。出門兩月餘。兩眼却能見。不貴祖師禪。舉足甚輕便。其實空手去。空手回。且道與五祖相去多少。還有人判斷得麼。若判得。便可安閒過日。如判不得。瓶盂高挂禪床角。栗棘蓬當猛力吞。密祖忌日上堂。纔說有生早是誑。更說無生轉見賒。兩種牢關如踢脫。方堪上奠先師茶。諸兄弟。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以何為驗。若道不來。又成虛設。到者裏如何剖決。良久曰。冬不寒臘後看。本山耆宿請上堂。山僧日昨至此。已曾陞座。今復重登。未嘗有過主賓相見句。不妨重說破。驀拈拄杖曰。且道。者箇是賓是主。若作賓主相見。正是捏目生花。不作賓主相見。亦是眼中著屑。設使總不恁麼。猶是野狐見解。且道。畢竟如何。乃擲拄杖。高聲喚侍者曰。與老僧收取。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雲門恁麼答話。且道。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無。若道有。正是謗他先德。若道無。又却埋沒己靈。作麼生判者公案。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上堂。都監昔日學儒。邇來披緇學釋。雖然儒釋不同。驀拈拄杖曰。不出者箇消息。現前大眾。還有不涉儒釋者麼。復卓一卓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結夏上堂。古人道。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如此提持。大似隔靴抓癢。有甚快樂處。山僧敢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也不印住。住也不印破。去住憑伊免其顛錯。汝等諸人還甘麼。若或未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薦取好。解夏上堂。汝等剋斯取證。大似點兒落節。直饒意遣情忘。怎如放下安貼。今朝布袋口開。聽憑往南之北。雖然如是。也須自肯。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上堂。吾有一句。普天市地。舉似諸人。切莫擬議。大眾且道。是甚麼句。便下座。住天童上堂。年來諸子馳騁四方。歷盡辛勤。終無有益。殊不知。人人有一坐具地。從來不欠一絲毫。祇為契券不明。所以受用不著。山僧契券審來久矣。復舉拂子曰。今日對眾顯示。汝等急須薦取。若向者裏薦得。便解一切互用。小大相融。出入無難。遊戲自在。此回錯過。後悔難追。況值時清道泰。勳貴護持。士庶欣心。人天交慶。自利利他。無所不宜。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山房晏息無餘事。永日焚香賀太平。上堂。欲識生前面目。切莫前思後算。但能息慮忘緣。觸目頭頭露現。自他不隔一毫。始終不離當念。大眾。切莫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慈氏宮中。望生內院。遂擊禪床。下座。上堂。春光灼灼。和氣藹然。法法頭頭。總非外物。此事從來無間。何須列主分賓。十成八字打開。徧界光輝溢目。點即不到。親之不得。到即不點。疎之有餘。若或俯首躊躇。未免當面晦却。且道。不立主賓混融一句。如何展演。長安市上家家月。春草池塘處處蛙。上堂。昔日先師會下。萬指圍繞。染法味者頗多。追法乳者誰切。山僧舉揚般若。以報先師莫大之恩。可謂冤有頭債有主。從前得力處一句。超今古。且道。是甚麼句。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汝等還委悉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歲朝上堂。舉拄杖曰。去年歲朝。把筆一揮。書盡三藏。雖然文彩已彰。究畢毫端未放。今年歲朝把筆。遂畫一畫曰。一揮書盡儒典。雖然毫端已放。究竟文彩未顯。且道。其中義理。還有優劣也無。便下座。上堂。山僧四大不強。無能為眾說法。遂拈拄杖曰。惟者木上座。雖則全無孔竅。却能善說法要。擊香几曰。切莫隨伊顛倒。示眾。法身報身化身。山僧一串穿却。雖然。太煞省要。免得諸人摸索。大眾好快樂。驀拈拄杖。卓一卓曰。祥麟只有一隻角。師至山門外。見數僧立。問曰。門裏門外俱莫立。僧皆無語。師曰。近日山荒。僧纔進門。師一把搗住曰。你向不落心機意識處。試道一句看。僧擬伸手。師便一推曰。莫妄想。師問印月霖曰。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你歸家一句。霖便喝。師曰。好與一頓。曰起動和尚。師拈棒。霖便出。問動靜即不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師曰。百雜碎。曰如何得命根斷去。師曰。休著力。問金粟山頭即不問。通玄峰頂事如何。師曰。冷煞人。曰今日得見和尚了也。師曰。似箇甚麼。僧彈指。師曰。錯認定盤星。師與念尼王海憲相見次。公曰。還是南禮北禮。師曰。山僧分疏不下。公罔措。師曰。請揖。曰還是上座下座。師曰。兩頭俱不著。中道亦不安。公曰。請出門外。師曰。者是甚麼所在。說內說外。少頃。公問。南泉打破粥鍋。意旨如何。師曰。不妨疑著。公曰。畢竟如何。師鳴指。公曰。還有麼。

師便掌 師過婁東。一婆子參。士從旁曰。者婆子。近日留心此道。有箇入處。婆曰。和尚自然具眼。誰要你者俗漢多口。師曰。難瞞地頭人。婆曰。和尚也在裏許。師曰。老僧不是汝同流。婆曰。今日捉敗和尚。拂袖便出。師曰。老僧失利 順治壬辰三月十九日。師將示寂。首座問曰。古人臨末梢頭。留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目。即今有何垂示。師曰。動即禍生。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多口作麼。曰不為分外。師驀面一拳。座便禮拜。眾請辭世偈。師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火。時有出治上座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塔瘞全身于本寺玲瓏巖下新菴之左。山翁恣。為銘塔。

磬山修禪師法嗣

鎮江府竹林林臯本豫禪師

崑山陳氏子。卅歲。禮堯峰湛川老宿出家。受具後。徧歷諸方。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雀兒。師曰。鶴有九皋翬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諸方拈椎豎拂。又成甚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迷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便出。師至金粟值天晚。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悟曰。者裏歇不得。師曰。豈無方便。悟拈拄杖便打。師接住一推曰。看破了也。便出。後參磬山修。修曰。那裏來。師曰武林。修曰。怎知我者裏。師曰。臭名難瞞。修曰。汙汝耳。師便喝。修曰。喝後如何。師曰。猶是不知。修曰。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曰。莫掠虛。一日侍次。修曰。今時學人。不肯真參實悟。所以法門寥落。師曰。雖然如是。亦在知識。如黃龍不得慈明痛折。爭知道出常情。修厲聲曰。豈口耳所傳受耶。師自此服膺。親炙三載。後住中山石湫 結制上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共撫無絃之清韻。獨我臨濟祖翁。別搥三元之毒鼓。當時衲子。聞之者死盡偷心所以佛法恢恢乎。浩浩然。徧滿寰宇。豈料去聖已遙。寂而無聞。豫上座固無長處。亦不敢囊藏被蓋。必須節拍相擊。于大眾作箇結制公案。復太古之元音。酬今時之谷響。遂以拂子敲禪床曰。擬欲求元解。還如犯斗光 上堂。熊耳峰前常面壁。無位真人乾屎橛。德山臨濟太無端。棒頭有眼明如日。遂高聲曰。看看。臨濟德山來也。卓拄杖曰。被山僧拄杖一卓。二老慙[怡-台+羅]而退。達磨大師。與無位真人欵欵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時如何。復卓拄杖 上堂。以拂子召大眾曰。是法無生。是法無滅。紅塵迴迴東來。黃雲片片西歇。不知露柱燈籠。箇箇扶籬摸壁。惺惺直是惺惺。靈俐不妨靈俐。迦葉太煞攢眉。彌勒依然鼓舌。喝一喝 磬山老和尚忌辰。拈香曰。去歲藏身處沒踪跡。今朝沒踪跡處莫藏身。老漢面目依然在。一片旃檀雙手呈。遂打圓相。以手作戴角勢。便燒 結制上堂。一年一度聚禪和。不料今朝眾更多。箇箇坐來如古佛。得人不在萬千羅。復曰。山僧是馬祖三十四世孫。者老子有箇即心即佛話。迄今人人明得。祇是錯會者不少。山僧為諸昆仲。下箇註脚。遂卓

拄杖曰。夜靜露寒鐘磬後。萬年松下月來初 元宵上堂。卓拄杖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又卓一下曰。現在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復卓一下曰。未來燈明佛。本光瑞如是。乃擲拄杖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春雪霏霏。春雨離離。神光無事求心。惹得達磨依舊歸西。臨濟喝德山棒。千古而今成榜樣。拈來觸碎不留情。覷面相逢是何狀。喝一喝。卓拄杖一下 上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杜順和尚。祇向曲中言。直使人難會。山僧者裏。直中道曲。自可易解。遂曰。額下眉毛八尺生。分明圓露箇中人。擬思意契元元目。何日還源達本真。擊禪床下座 開爐上堂。卓拄杖曰。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是不虛。直教箇箇灑灑落落。向火爐頭。摸著脚跟。將內之根身。外之器界。併作一箇火爐。既根身器界。俱成火爐。又向何處措足。會麼。今歲田禾熟。一任飽餉 上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須彌倒卓。曰如何是透法身事。師曰。獼猴吞大象。乃曰。至理忘言。至言忘理。忘理忘言。虛空釘橛。青州布衫重七斤。一任風吹雨打濕。雨打濕。人人照顧眼中屑。喝一喝 上堂。舉教中曰。過去心不可得。賊不打貧兒家。現在心不可得。賊不打貧兒家。未來心不可得。賊不打貧兒家。山僧二十餘年前在此山。親著此賊。今日簡默將來。也是賊不打貧兒家。或有人出來道。大小晦夫祇解識賊。不解捉賊。但向他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小參。石裏壓油。水中取火。不是動轉勞人。只貴當陽吐露。趙州老子太惺惺。却道青州布衫重七斤 因雪小參。六出彌空山。紅爐堆榾柮。箇箇口吧吧。只要暖氣接。大眾。若作世法會。埋沒己靈。若作佛法會。眼中著屑。二邊不住。中道莫安。自然轉一色忘大功。便見連雲洞裏。獼猴瞌睡。白蓮峰下。野鹿呼羣淨雲祇為真誠說。不是虛言誑爾曹 晚參。寒宵風韻冷颼颼。赤骨貧兒奈自憂。堪羨雲堂床薦暖。不將心意妄希求。大眾。既知此為安樂地頭。便可推白雲而獨露青山。掩夜光而惟覩明星。笑傲烟蘿。坐消歲月。其或未然。莫教輾落崖前石。驚出林中瞌睡虎 晚參。放去收來。收來放去。收放自由。竿頭有餌。以拂子作釣勢曰。還有透網金鱗。上釣也無。良久曰。寒潭空有垂綸意。風送漁舟載月歸。遂作舞棹勢。歸方丈 問德山托盃過堂。雪峰曰。鐘未鳴鼓未響。和尚托盃向甚麼處去。山低頭歸方丈。是何事。師曰。正搔著我痒處。曰只如雪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巖頭恁麼道。有甚麼道理。師曰。子為父隱。曰德山聞令侍者喚巖頭曰。你不肯老僧那。意旨如何。師曰。父為子隱。曰巖頭遂密啟其意。那裏是密啟處。師曰。你問我答。曰來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于法堂前撫掌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如何是末後句。師曰。你也問不著。我也答不到。曰。巖頭道。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活。山後果符其言。又作麼生話會。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某甲總不恁麼。師曰。你作麼生。曰養子方知父慈。語未竟。師打曰。須是恁麼會始得 問。天不蓋地不載。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打出方丈。次日又問曰。某甲昨日喫棒。今日和尚痛否。師復打出方丈 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曰。

脚跟下過多少。曰如何是大地無草。師曰。法堂前深一丈。曰如何是大富無糧。師曰。喫家飯放野屎。曰如何是大悟無道。師曰。莫妄想 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寶家句。主家句。師曰。石女哭蒼天 問如何是秘魔叉。師舉數珠曰。者是番菩提。曰未問已前請師答。師和聲便打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炎炎三尺火。曰不會。師曰。冷冷一堆灰 順治丙戌冬。師染微恙。時山門大興土木。徧往觀之。旋至法堂。鳴鼓集眾。敘出世行由。即欲趨寂。一眾悲戀。主事白曰。山主他往未歸。願和尚稍遲一日。師俛首回寢室。翌日山主至。師復登座。陳謝付諸後事畢。即于座上說偈而終。門弟子。營窆堵波于古竹林之後岡。天童恣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磬山修禪師法嗣

杭州府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

生緣吳江。世居荊溪。父羨長俞處士。晚憂無子。建百日無遮大會。應禱而生。少游藝林。究心理學。偶過山寺。閱楞嚴經。至此身及心外泊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性中物。有所觸發。走謁磬山。修示以父母未生前話。後因婚事苦逼遂宵遁。至武林。投法雨師落[髟/采]。旋歸磬山。晨參暮扣。一夕聞大風迸崖而悟。有偈曰。千元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巖吹落五更風。修曰。元妙即不問。如何是不隔底句。師擬對。修便打。又服勤數載。洞徹大法。修證以偈。有他年起我臨濟宗。殺活縱橫開天目之句。後因受業順世。武林紳衿。請回南澗。為開法第一世焉 司理黃元公問。和尚幾時到者裏。師曰。臘月二十。曰曾在那裏會過。師曰。忘却了那。曰在磬山在報恩。師曰。當面錯過。茶次。黃問。如何是下載清風。師曰。知音者少。曰非師不委。師曰。且請茶。曰作家。師曰。逢人切忌錯舉 徑山雪嶠信和尚至見曰。你是那邊。為甚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成龍。信曰。未會興雲布霧在。師曰。今日且放過。信曰。我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莫瞞人好。至山門前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信乃呵呵大笑。師亦大笑而別 示眾。望剎竿橫趨而去。猶是不啣[口*留]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人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搭不回底。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全身獨脫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曰。漫天網子百千重 祈雨示眾。拈拄杖曰。萬里無片雲。青天也須喫棒。以杖指曰。那邊雲生也。驀擲下曰。一雨普滋 受業忌拈香。過橋遭擲。糞掃堆拾得明珠。擦背光生。浴室裏捱開漆桶。雖則父子同時。簡點將來。反成分外。爭似我受業老人。一生擔板。坐斷諸佛路頭。幽谷孤松。高拳石枕。若道今日是死。掘地討天。若道今日不死。開眼作夢。畢竟如何。作女人拜曰。茶傾洞頂。香爇雞蘇 上堂。問昔年此日去。今已屈周期。未審先竹林。即今向甚處出沒。師曰。在鼻

孔裏。曰八面玲瓏底。因甚借他鼻孔出氣。師曰。你作他兒孫未得在。曰今日營齋。還來受供也無。師曰。待你道得即來。乃曰。我與竹林同條生。不與竹林同條死。同條生易。不同條死難。不同條死易。同條死難。同條死。千人萬人一時活却。不同條死。千人萬人一時死却。死却活底。活却死底時如何。落花臺上重鋪錦。瑪瑙堦前布赤砂。喝一喝 上堂。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未知生焉知死。捩轉臊達磨眼睛。拽脫東家丘鼻孔。倒地是黃金。吾無隱乎爾。雖然如是。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一雨普潤。三草二木。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天左旋。地右轉。牛頭沒。馬頭回。一舉四十九。陽春律起灰。五鳳樓前聽玉漏。七金山上布雲雷。喝一喝 上堂。問一滴投于巨壑。即不問大海投于一滴時如何。師曰。記取者一問。曰到者裏覓一滴不得。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筍。僧提坐具。師便喝。乃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桃花紅李花白。不是江南便江北。佛手驢脚與生緣。甕裏何曾走却鼈。咄咄咄。力口希。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渾身帶水拖泥甚。雨笠烟簑擲釣絲。莫有跳得出者麼 上堂。名山大澤。虎嘯龍吟。出沒卷舒。曾無軌則。龜毛尖上截角。電影隙裏抽針。海底火燒天。浪頭塵削面。驚異時驚異。奇特中奇特。搆得底。如接竹點天。搆不得底。如牽牛入井。且打鼓合拍時如何。拂子穿却僧堂。向山門裏。入佛殿去也。知客直歲典座侍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不得動著 謙侍者供法衣上堂。披如來衣。坐如來座。行如來事。三脚蝦蟇著錦襠。風吹不動堦前樹。馬祖扭鼻。野鴨子沒處去。百丈捲席。大用現前。不存規則。堪笑南陽老國師。負汝負吾成指注。點即不到。到即不點。三十年後。莫道金山者裏有屈無叫處 上堂。有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釋迦老子口門窄。不能為諸人說得。山僧更不囊藏被蓋。要令未見者見。未聞者聞。卓拄杖曰。秀州城畔西河漏澤寺沙門某甲。今日向寶華王座。上所供詣寬 上堂。趙州喫茶。子湖看狗。雪峰鞞毬。曹山擲酒。者隊漢。弄劍傷身。空遭過咎。山僧今日要與古人出氣。卓拄杖曰。獅子吼。復卓曰。野狂鳴。又卓曰。是野狂鳴。是獅子吼。乃靠拄杖曰。三十年後 上堂。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快鷄俊鷹趕不上。迅雷疾電追難及。騰身抹過太虛空。生鍊蒺藜當面擲。春風嫋嫋。春柳依依。陌上桃花血濺眉。殘紅流在釣魚磯。驀拍禪床曰。話墮了也。急著眼覷 上堂。雨洗巖花白。烟籠嶽色寒。乍歸雲滿室。莫作等閒看。人與境會。理得事彰。明明一段風光。灼灼不從他得。既不從他得。有眼共見。有耳共聞。若道聞底。便是孤負你生來眼。若道見底。便是孤負你生來耳。既不孤負。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合作麼生商量。莫把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為讐 掃龍池祖塔。上堂。昔年未見師翁面。問上座却被師翁絆。入葛藤窠裏。沒頭沒腦。及乎親見師翁後。師翁却被問上座絆。入葛藤窠裏。沒頭沒腦。者段公案。正要向明眼人前判斷。今日既到師翁法窟。承堂頭和尚。為眾推出。登師翁堂。踞師翁座。問上座。豈敢

掩耳偷鈴。請諸仁者。為問上座判斷看。若判斷得。諸仁者。合喫問上座三十棒。若判斷不得。問上座。合喫我堂頭和尚三十棒。者兩頓棒。有一頓棒。堪與佛祖為師。有一頓棒。堪與人天為師。若也不甘。自救不了。上堂。臨濟有三句。汾陽有三訣。潘閻倒騎歸。擲殺黃番綽。翻手雲。覆手雨。覷面分明為君舉。舉得分明落二三。虎之缺兮馬之鼻。大眾會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浴佛上堂。雲門一棒。磬室一杓。看取兒孫擎頭戴角。上堂。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堪笑刻舟人。茫茫無本據。無本據。通身白汗淋如雨。八十翁翁鞞繡毬。誰誰截斷毬門路。擲拄杖曰。一任東拋西擲。上堂。有漏無漏。箴籬木杓。小乘大乘。錢貫井索。一不成單。二不成兩。明眼衲僧。作何伎倆。磬山門下。論實不論虛。爭不足讓有餘。踢出楊岐三脚驢。小參。一僧自呈會得臺山婆子驀直話。師曰。你作麼生會。僧轉身便行。師曰。祇如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僧曰。豈有第二箇。師曰。趙州勘破。僧無語。師呵呵大笑。召僧近前曰。我會臺山婆子驀直話。與你迴別。你轉身便行。我只坐了。要與婆子相見。婆子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趙州道。勘破總出我者裏不得。你還會麼。僧復無語。師又大笑曰。我一發。再與你說破。你便是者僧。我便是婆子。拈起竹篋曰。者箇便是趙州。你作麼生會。我不妨再與你說。你轉身便行。豈不與者僧一般。我不肯你。豈不是婆子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一般只是趙州勘破。竹篋子。却不肯與你說。一僧曰。料和尚說不出。師擲下竹篋。時珍侍者。在傍有省。呈頌。師曰。頌且置。那裏是趙州勘破處。珍曰。者老賊。師便打。珍作禮曰。勘破了也。師復大笑歸方丈。小參。舉昔有一院主。忽見鬼使來追。主曰。某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回白王。若允七日。後來不允。須臾立至。果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者僧連得箇隱身符子。如羚羊挂角。杳無蹤跡可尋。何異高峰大師道。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富無糧。大悟無道。到者田地。也不易搆得。若到磬山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脚。何故。諸人要在山僧者裏作主事。須是將閻羅老子。捺在掌心。鬼使縛在腳尖上。要你上天便上天。要你入地便入地。任他追逐。過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國土。經歷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登劒樹刀山。入鑊湯爐炭。永不退失。方許入磬山室。與古人吐口毒氣。眾中莫有恁麼人麼。若有臨濟一燈。未致寂寥在。洗院主。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曰。負命者上鈎來。曰恁麼則擎頭戴角去也。師曰。與你三十棒。曰如何是大地無草。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曰含元殿裏說甚長安。師曰。爭奈罕遇其人。曰如何是大富無糧。師曰。少甚麼。曰恁麼則不勞拈出。師曰。刺破汝眼。曰如何是大悟無道。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洗禮拜。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一日閱雪竇錄。至竇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竇問。牯牛舉頭作甚麼。令眾下語。院主曰。侍者將束草來。師不肯。眾問師。師曰。是伊喫飽。首座曰。行昱亦有一語。師曰。你作麼生。座曰。他却識人。師為撫掌。順治乙未秋。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為遺念。乃一棹

出遊。上報恩掃塔。預別玉林琇和尚。受磬山院事。備託法門細大。預定逝期于九月二十七日。舟次南潯。辭謝諸檀護。暮宿應天寺。寺即范蠡宅。命侍者灑掃一室。沐浴淨[影/采]。更衣趺坐。怡然而逝。門弟子。扶龕歸南澗。茶毗入塔。乃遵遺命也。弘覺恣。為之銘塔。有五會語錄十二卷。續燈存藁二十卷。並行于世。

杭州府天目玉林通琇禪師

江陰楊氏子。生而穎異。童子時。出語不凡。年十九。投磬山修。苴染受具。執事中餅。夜則隨眾坐香。一夕未開靜。即進方丈。修曰。今晚香完何早。師曰。自是不去坐香也。修曰。見甚道理不去坐。師曰。即今亦無不坐。修慕拈几上石屋語錄問曰。者是甚麼。師曰。却請和尚道。修曰。你不道。教老僧道。師曰。情知和尚不敢道。修曰。石屋錄。為甚不敢道。師曰。隨他去也。修曰。臆誣老僧。師向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至五鼓。修呼曰。不用急。我為你舉則古話。龐居士。初見馬祖便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誰。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為汝道。師曰。某有一頌。修曰。汝頌云何。師呈頌曰。不侶萬法的為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曰。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師于言下大徹。拂袖便出。修後凡有徵詰。師皆當機不讓。修深肯有再來之稱。修遷報恩。未幾趨寂。師遂繼席焉。上堂。拈拄杖曰。新報恩拄杖子。有時血濺梵天。有時春回大地。有時立辨龍蛇。有時千眼難覷。且道。作麼生與報恩拄杖子相見。以拄杖旋風打散。上堂。拈拄杖。顧視左右曰。大眾。我今分明示汝。汝等本來是佛。卓拄杖下座。上堂。問大事未明時如何。師曰苦。曰已明時。師曰苦。曰雲退山光潤。春歸草木新。師曰苦。又眾僧競出問話。師曰。莫謂水寒魚不食。儂今釣得滿船歸。便下座。上堂。豎拄杖曰。明眼禪人。出眾相見。二僧競出。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開爐上堂。拈拄杖曰。一椎便就。未是性燥。不假一椎。漆桶不快。入得從上爐鞴底衲僧。出眾相見。一僧出禮拜。師曰。欲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展泥沙。僧擬議。師打出。又僧出。師震威一喝。僧擬議。師亦打出。又僧出。師曰。當場相見。須是作家。僧喝。師曰。胡喝亂喝作麼。僧又喝。師又打出。乃卓拄杖曰。不是與人難共合。大都緇素要分明。擲拄杖下座。結制上堂。舉退菴重閣黎領眾。拈拂子曰。今朝四月十五。金輪峰笑緇溪舞。草木土石盡翻身。蚊蟲獶蚤騎佛祖。更有一般奇特事。欄中兩頭鹿。吞却千山萬山虎。顧視左右曰。釋迦彌勒。是汝之奴。朝蹋毗盧南嶽遊。暮挾舍那天台臥。重閣黎莫放過。示眾。透脫末後牢關。雲菴正罵。洞達磨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趨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結冬小參。開歲歐峰首眾年。先師無法許分宣。晨昏侍室焚香罷。領取同參學種田。小參。昔日千巖禪師。自稱無明叟。山僧是其苗裔。每日縱無明火。頑銅鈍鍤。入煨盡鎔。惟有近時參學人。兩片耳朵。東礙西礙。燒

不過饒。向和僧辨劫灰終莽鹵。君不悟。去問嵩山破竈墮 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且道。文殊堂裏萬菩薩。與石梁橋下五百阿羅漢。今日聚頭。說甚麼事。良久。喝一喝 小參。拈拄杖曰。百草頭釋迦努目。鬧市裏彌勒攢眉。三家村裏廖胡子。惡發衝破三十三天瑠璃殿角。壓碎南海波斯大拇指。且道。甚麼人解救得。良久。卓拄杖曰。參 小參。扣冰六月門盈雪。未學并汾罷晚參。何止六人成大器。滿堂香飯瑞雲寬 小參。老窻敗屋。紙帳青燈。此中有人得些子意味否。夜來風色峭。釀雪已三分 晚參。昨夜有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聲未絕。山僧以手掩其口。有透得過底。代進一語。庶不孤負。山僧良久復曰。雨華亭騎案山。入佛殿去也 小參。拈拄杖曰。古者道。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又有道。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只如禪者昏散。打他是。不打他是。若打則為鼯鼠發機。若不打則捉兔不全其力。一僧禮拜。師曰。者箇師僧。皮下有血。擲下拄杖 晚參。師握竹篋。作撫琴勢。僧出問。作麼生得四稜蹋地。師曰。擬釣鯨鯢。復曰。昨晚香巖禪師。入室告報。山僧道。堂中大人會得老僧上樹話。且道。是那一箇。眾無語。師連聲咄曰。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 晚參。顧視左右曰。今日晚參。不許問話。不問話者三十棒。眾擬議。師曰。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白雲護翠岑 晚參。山僧說得一篇佛法。懸在雨華橋上。大眾各去看取。良久曰。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壁倚枯藤 結冬早參。拈拂子曰。擁門黃葉深三尺。冰齒寒泉懸萬尋。禁得苦寒忘閨寂。梅開不待嶺頭春。隨聲擊拂子。喝一喝 晚參。天山夏日如秋日。早晚涼生衣裊清。潦倒頭陀無法說。石庭花下立人人 樹下晚參。多少人在門頭。路口錯却路。大眾。道箇入門句看。一僧出。師便喝 問如何是如來清淨法。師曰。拖泥帶水。如何是如來堅固身。師曰。死了便燒。如何是如來平等法。師曰。主山高案山低 問念佛底是誰。師曰狗子。曰畢竟是誰。師曰。是狗子 問風恬浪息時如何。師曰。獼猴貪月。曰不會。師曰。狗舐油鑪 問大地山河即不問。一毛頭上事如何。師曰。吞取七箇八箇。曰不會。師曰。吐却兩箇三箇 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橫七豎八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驢鳴犬吠 問如何道向無寒暑處迴避。師曰。慣得其便。曰無寒暑處。如何道。寒時寒。熱時熱。師曰。倒腹傾腸 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管人家烟冲大小。如何是參。師曰。喫粥喫飯。如何是禪。師曰。載猪載狗 師舉雲門拈扇子曰。[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問僧曰。是何意旨。僧答不契。師連棒打出。復命胡彥遠居士答語。士出跪。高聲曰。青天老爺在上。小底所供是實。師頷之 師問戴廷丞。雲從何生。丞曰。從和尚問處生。師曰。山僧罪過 師於。

世祖章皇帝時。兩召內廷問道。錫大覺普濟禪師封號。並紫衣金印。康熙乙卯秋。遊五臺。途次清江浦慈雲菴。示微疾。索筆書偈而終。七月初十日也。春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三。門人迎歸全身。塔于潛陽天目山之東塢。與高峰中峰兩祖塔。相

望焉。

衡州府南嶽山茨通際禪師

通州李氏子。別號鈍叟。父有隱德。事佛惟謹。母茹素。浹載而孕師。師甫周。能別葷素。天寧有鑑川老宿。語師父母曰。季子幼齡。殊道器。盍捨從吾遊乎。年纔志學。父母許從鑑川。敦沙彌行。寺有若昧法師。開法講演。師遂得習講。座下每聆無常迅速語。即是怵惕。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雖歷講非志也。而此念獨諄至。忽一夜經行偶失足。有省。奮志參方。初參天童悟于金粟。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曰。今日起動和尚。後參磬山修。一見契合。一日侍次。修問。只如百丈于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曰。若有得即鈍置馬祖。修曰。他道三日耳聾聾。師曰。某不可更作野狐見解。修休去。又一日。修舉巖頭四藏鋒句問。如何是就理藏鋒。師曰。梁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曰。今朝雨落堦前濕。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曰。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修曰。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搯七搭八。住東明。掃岳祖塔拈香曰。者老漢。二百年來在此藏身。人天罔知。佛祖難近。今日脚下。兒孫到來。親遭勘破。且道。以何為驗。顧左右插香。示眾。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兄弟。畢竟作麼生即得。良久曰。簷前滴瀝非關雨。溪澗奔雷不是聲。示眾。暮春風雨連宵攬。蠶麥應知定不好。山前山後女和男。曉夜憂愁忘饑飽。翻思我輩學禪人。究竟用心似他少。出入叢林趨鬧門。口說參禪心不了。忙忙混到髮生斑。自家底事仍未曉。無常殺鬼驀然來。頓足搥胸空怨惱。爾我同居宜早知。生死莫把當草草。工夫但如憂蠶麥。管教不久證斯道。窮山相聚有限期。須惜光陰莫外討。示眾。諸方今日開爐。奔走四海禪徒。箇箇希成佛祖。真參究竟還無。爭似東明數輩。緘口竟日跏趺。霜風撲面。瓶盞清虛。堅確志辦所圖。常憶古人居破屋。滿床盡撒雪珍珠。因事辭眾曰。道薄不堪居祖室。合隨雲鶴聽潺湲。從教別選僧中德。可使重拈六尺竿。便行。住南嶽綠蘿菴。示眾。山僧者裏。也不論元。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底。公招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示眾。舉僧問當山雲峰悅禪師。如何是心地法門。悅曰。不從人得。曰不從人得時如何。悅曰。此去衡陽不遠。師曰。雲峰答話。雖赴來機。要且猶涉程限在。鈍叟則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好與劈脊便棒。元日示眾。元正啟祚物咸新。野老謳歌賀太平。目擊祖庭年遠事。春風吹起上梅林。示眾。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師曰。臘月二十五。今日為君舉。著意會應難。藍田射石虎。住長沙南源。示眾。舉楊岐曰。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烟

火。師曰。門庭冷峻。語脈藏鋒。此我遠祖楊歧。荷擔法道綱維。叢社之典型。山僧忝為後裔。亦有一頌。薄福住南源。霜風茆屋寒。擁衲爐頭坐。灰形似懶殘。赤骨[骨*歷]不相瞞。煩汝諸人掃黃葉。千峰月上煮冰團 師偕眾開田。示眾。者一片田地。從上來分付多時矣。只為兒孫不肖。拋家散業。馳逐外遊。致令祖父田園。荊棘年生。草茅日長。山僧。今日將原本契書。揭示諸人。須要諸人。各各急著精彩。認取者片田地。斬無明草。除邪見林。然後放兩拋三。深耕淺種。披蓑帶月。挈耙連雲。到此不妨改禾莖為粟柄。變土塊作黃金。都盧只在者片田地上顯現。大眾。正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乃以饅頭[祝/土]地。三下曰。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燈節云眾。今朝正月十五。處處村歌社舞。惟我南源寺裏。舉令超佛越祖。不是秘魔擎叉。豈學雲門道普。剔起無盡燈光。照徹主中之主。大眾且道。主中主作麼面目。夏久曰。嚮 示眾。諸方有元妙禪。有性道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齧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鍤鋤頭。逐日要諸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己。手忘于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眾。即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曰。當陽拈出大家看 示眾。舉閩中韋監軍尋常見僧曰。某甲待官滿。出江西湖南。置一問。問殺江西湖南老宿。僧曰。監軍作麼生問。軍曰。不勞手脚。僧無語。師代曰。監軍與麼問。直是笑殺江西湖南老宿 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待山僧有安身立命處。向汝道問如何是旋陀羅尼句。師咳嗽一聲曰。見處偏枯。如何得圓。師曰。山僧住持事繁。問雪峰當時得德山力。得巖頭力。師曰。兩處俱不得。曰畢竟如何。師便喝。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噓一聲 問山頭石虎。打一棒行一步時如何。師曰。皈依佛法僧 問了脫生死底人。如何用功。師良久曰。會麼。僧禮拜。師與一踏 問和尚法嗣何人。師曰。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揖等閒人。曰莫辜負磬山老人麼。師曰。賴闍黎證明 問如何是菴主家風。師曰。拄杖如龍活。芒鞋似虎躡。曰日用受誰供養。師曰。一溪流水。萬箇峰頭 問手握利刃劍。因甚猢猻子不死。師曰。全承渠力 問齧破鍊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師曰。同途不同徹 問大死底人。活却時如何。師曰。喚來與山僧洗脚 師常問諸老宿。此山從上法脈。洎先德典型。與機緣出處。漠無知者。于是。摭拾新舊嶽志所載。百有三十三人彙集成編。曰南嶽禪燈錄。以示諸老宿。魚山熊給諫。序而傳之。云是集行。當必有從紙縫中。劈開面目者。復續集宋元明興諸老宿機緣法語。以附大慧正法眼藏後。凡若干卷。謂眾曰。此吾徒慧命所寄也 甲申夏。兵革騷動。林谷震恐。發足下山麓。抵清瀏。水陸俱困。迂途至南源。就南源駐焉。嚮風奔趨者且日至。師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訓。躬率眾開田。拾枯掇野。誤食澗芹致腹困。乙酉夾鍾之八日。同眾作務如故。晚忽令侍僧淨髮。沐浴端坐而逝。師生萬曆戊申七月十一日。坐夏二十有四。閱世僅三十有八。全身塔于嶽山之麓。

陽山松際通授禪師

浙之烏程嚴氏子。生十七。見雲棲七筆勾詞。決志投道場慈脫白後依磬山修。忽聞畫眉鳥聲。豁然大悟。即見修。修豎拳曰。還道得麼。師曰。板響也。請和尚過堂。修頷之。師辭行。修題頂像付師。歸陽山。自是嚴身為眾。雲水日臻。道望遠播。金豈凡方伯。稔師名。以吳江明慶。請師出世。據室。一箇將軍一箇令。一箇木杓一箇柄。陽山到此不無言。祇要諸人著眼聽。喝一喝。上堂。拙衲居山三十年。堅持祖印詎能傳。今朝明慶重拈出。當機不值半文錢。既不值半文錢。莫不有辜豈凡眾護法相邀出山麼。良久曰。而今各請回光看。鼻孔何曾離嘴邊。卓拄杖。上堂。問如何是最親切句。師曰。汝莫辜負老僧。僧擬議。師震聲一喝。以拂子作◎曰。會麼。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將時節會。辜負寶花王。擲拂子。上堂。卓拄杖曰。今朝二月二。天子辦農事。生涯在饅頭。豐登萬民遂。衲僧四事百無憂。渴飲饑餐倦打睡。莫教忒殺討便宜。招得來生不如意。拽拄杖下座。上堂。三月十五。紅黃徧普。拙衲陞堂。呵佛罵祖。且道。何故。恨渠授受孟添柄。累及兒孫扯葛藤。住磬山上堂。問石磬重敲。聖凡共聽。祇如無耳者。還聞麼。師曰。忒殺分明。曰又道不悟底人有耳如聾。師喝。僧亦喝。師便打。乃舉拂子曰。石磬重敲。震天震地。金爐再撥。煉聖煉凡。雖然如是。還有不離見聞。超登十地者麼。若更如何。莫怪山僧起模畫樣去也。以拂子作⊕相。顧大眾曰。會麼。眾無語。師曰。磬山今日失利。擲拂子下座。上堂。六月十九。觀音點首。豁悟圓通。騰雲哮吼。剎那走徧河沙國。寸步不離我門口。且道。因甚如此。鰕跳何曾出得斗。誕日上堂。余年四十七。無得亦無失。居山三十秋。剛剛一味拙。若還問我解何宗。識得秤錘原是鍊。上堂。卓拄杖曰。昨夜三更頭。兩箇泥牛鬪。得血淋漓地。沒箇人來相救。撞著龍山石敢當。一齊趁入武林洞去也。且道。為甚麼事。眾中有道得者。出來道看。眾無語。師曰。憐火若燒牆畔草。月鈞能挂殿中簾。喝一喝。結夏上堂。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萬峰頂上無餘事。更好窮參鼻祖禪。復舉石屋和尚結制示眾曰。汝等舉足下足。不得踏著常住地。若踏著。定犯波羅夷罪。陽山則不然。汝等從今結制。舉足下足。直須步步踏著常住地。若一步不踏著。定犯波羅夷罪。過東藏寺請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潯溪一帶。水碧連天。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漁歌牧唱。各自風流。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鬪髓粉碎。大地平沈。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場選佛。法鼓雷轟。如何是三元。師曰。六月飛片雪。如何是三要。師曰。冬煖臘梅香。問向上一機則不問。如何是東藏境。師曰。殿後有閣。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棒頭有眼。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安心一句事如何。師曰。饑餐渴飲。乃曰。昔日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敢問大眾。如何是心。豎拂子曰。者是心耶。若道是心。又將甚麼作拂子。指香爐曰。若道者是心。又將甚麼作

香爐。若以目前森羅萬象為心。又將甚麼作森羅萬象。若以虛空為心。又將甚麼作虛空。者裏定當得出。許汝道明心見性。立地成佛。還有真參實悟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上堂。門對千峰碧。沿溪一徑幽。更求元妙旨。撥火覓浮漚 上堂。萬峰頭上。不比人間。碧潭浸月。青嶂圍天。緇素參禮。徹示無傳。且道如何是無傳底意。不見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上堂。問和尚密密處。為甚麼學人不知。師曰。知即非密。曰還許親近否。師曰。當面錯過。問臨濟大師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我已忘記了。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說汝也不信。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汝自薦取。曰三句已蒙師指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打。乃曰。所以道。聲前薦取較些子。句後承當便隔天。倒腹傾腸人不識。慙余空費老婆禪。卓拄杖 浴佛示眾。四月八。浴悉達。赤條條。水一杓。法界沾都利樂。二乘沾證大覺。聲聞沾超無學。天人沾空善惡。修羅沾斷鬪縛。畜生沾脫鱗甲。餓鬼沾受酥酪。地獄沾出火鑊。且道。衲僧沾又作麼生。出家清淡無他供。黑飯團頭一飽餐 問如何是小藏。師曰。巨海不堪蚯蚓度。如何是大藏。師曰。藕絲竅裏大鵬飛 僧求開示。師曰。你尋常做甚麼工夫。曰本來無一物。師豎起拂子曰。你還會者箇麼。曰不會。師曰。却有一物在 問如何是三元。師曰。龍過樹頭拖綠去。如何是三要。師曰。虎從溪畔踏青來。如何是一念不生。師曰。河底石龜啼 僧請開示。師曰。今日懶與汝說。明日來。次早僧復問。師曰。昨已為汝說了。曰不曾。師曰。蒼天蒼天 問祖師心印。篆作何文。師曰。七曲八曲 問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端的處請師明。師曰。山青水碧 問南山白額虎。驀面相逢時如何。師曰。作馬騎。曰倘不馴時如何。師劈頭便打。僧禮拜。師曰。馴也 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且待驢年 問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學人向甚麼處皈依。師曰。禮拜著 問二十五聖。本無優劣。為甚獨選耳根圓通。師曰。翠為毛死 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何故。眾生徧滿塵刹。師曰。桃花淨盡菜花開 問。一人在飯籬邊餓死。一人在大海中渴死。未審何故。師曰。忒殺近 問風吹石曰演摩訶。意旨如何。師曰。真實不虛 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今和尚識得心也。如何大地還在。師曰。各人喫飯各人飽 師繼主磬山。住未幾。以疾養疴陽山。一日師自起。沐浴更衣。趺坐書偈。示眾曰。昔人五十知非。予年五十知止。莫云日出事生。須信分明直指。擲筆而逝。良久。復開目囑眾曰。每朔望雲集。禮西天東土歷祖。後禮龍池磬山二祖不可忽復。瞑目化去。實崇禎壬午八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五十。僧臘三十有四。嗣法門人神鼎雲外澤。錄師四會語。行世。

鴛湖用禪師法嗣

建寧紫雲衡石鈞禪師

錢塘潘氏子。幼而穎悟。慧性不凡。總角時。矢志出塵。二十受具。即徧歷諸方。雖有所契。終不自諾。復謁鴛湖於普明。洞徹圓常。一日用問。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眼見空花。用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用便打。師又喝。用又打。師禮拜。用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用命掌院事。後用退居。四眾請師開法。上堂。僧問。昔日無趣老人。今朝衡石和尚。如何是源遠流長。古今不異。師曰。開池見明月。揮塵動清風。日雲峰一滴水。大地盡承思。師曰。會取未來的。乃曰。雲生寶樹。風敲翠竹。勘破鷄鳴。徧地塗毒。者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即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即出來。通箇消息。良久。擊拂子下座。師住雲峰。一時緇素畢集。順治丙戌四月初四日示寂。世壽三十四。僧臘一十五。有演義答響等錄十五卷。行世。

嘉興金明介庵進禪師

本邑張氏子。母賀氏。夢日輪入懷而誕。幼不樂兒嬉。唯喜近佛。志慕出家。參鴛湖用於桐月。追隨半載。無有入處。因用入閩。尋禮龍池微剎染。命董庫事。刻究本參。嘗廢寢食危坐。又因足患水毒。三月不起。一日侵晨。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乃述偈呈微。微頷之。後往建寧。再參用。即命入室。師方跨門。用曰。是甚麼。師擬答。用震威便喝。師豁然。掩耳而出。又一日用集眾。乃舉拂子曰。世尊拈花。老僧舉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禮三拜歸位。用曰。這瞎驢。遂擲下即出。從上源流衣拂。并偈授之。出住徑山觀音殿。嘉興金明寺。上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則是。祇是順水張帆。且無逆風把柁。金明要問一從何生。良久曰。力口希咄咄。猫有插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解制上堂。豁開戶牖。當軒者誰。若也見得。不妨腰包頂笠。竿木隨身。一任南天台北五臺。其或未然。各須照顧脚下好。鍾溪示眾。四月村莊棘麥黃。銜泥紫燕語聲狂。太平景色誰人委。獨坐溪頭看水忙。上元上堂。千燈萬燈。從這一燈起。且道。這一燈從何處起。苟知落處。交光相羅。燈燈無礙。祇如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又作麼生。良久曰。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處不堪聽。晚參。細雨落花香冷澹。晚風敲竹響晴空。西來祖意我不會。午夜推窗月上東。示眾。結制以來又七日。燈籠露柱絕消息。後園竹子數百竿。橫者自橫直者直。師置一斫刀。日隨眾務。遂舉起刀。示眾曰。亦能伐材。亦能養材。復偈曰。剛刀銛利出紅爐。斫盡雲根不用磨。衲子腰間曾佩得。何愁栗棘葛藤窠。頌興化打充竇曰。虎解起屍。猫能插血。正法眼藏。瞎驢邊滅。僧參。作虎聲。師作怕勢。僧擬議。師曰。掠虛漢。直打出。師為亡僧舉火回。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猫。僧擬議。師劈面掌出。師揀藥次。一僧呈偈。師接槎作團。問曰。且道是病是藥。僧曰是病。師便打。復喚一僧曰。你道。是病是藥。僧曰是藥。師亦打。一士曰。藥病總不是。師亦打。康熙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沐浴更衣。書偈辭眾。

而逝。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三十有七。茶毗。骨白如玉。牙齒不壞。骨塔於隱川大慈庵齒。塔於楚黃石門山之黃荊。

嘉興永正一初元禪師

姓曹。郡之當湖人。生而岐嶷端敏。喜趺坐。十歲。乞父教佛經。能解妙義。十五即參究宗乘。二十豁然徹悟。禮興善弘遠為師。參普明用。執侍久之。用一日問。我心裏不安。你還得太平也未。師曰。蒼天蒼天。又一日入室。用豎拳曰。道一句看。師便掌。用大笑。師禮拜。於是機契。返興善。掩關十有餘載。出住永正 上堂。花笑春風。格外真規頓現。漁歌曲水。就中消息全彰。向上拈提。不礙通人唱和。隨宜施設。何妨達者商量。寒時添衲。熱則披襟。休云覓火和烟得。饑來喫飲。倦即打眠。莫道擔泉帶月歸。握一拳。大千香水海。攝盡無餘。舒一掌。百億須彌盧。拈來有據。所以道。大人得大機。大智得大用。設或情塵未脫。翳眼猶存 示眾。以拄杖卓一下云。道得也被他穿却鼻孔。道不得也被他穿却鼻孔。時有僧問。道不得穿却鼻孔即且置。道得。因甚也穿却鼻孔。師擲拄杖。便歸方丈 示眾。有一句子。未打鼓前。分付諸人了也。若也會得。方可商量。如或未然。豈堪共語。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頌六祖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會出眾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曰橫將玉笛遡風吹。不犯宮商調自奇。最惜能邀仙子曲。被人喚作鷓鴣辭 僧參。舉雪峰淘米話。未了。師劈頭打云。殘羹餽飯。不勞拈出。僧罔措。師云。學語之流。直打出 僧參。纔展坐具。師便打。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山僧今日失利 尼問。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一場出醜。尼禮拜。師曰。眾眼難瞞 康熙戊午五月十九日。東謝諸檀咸集畢。師合掌。敘別而逝。壽六十四。臘四十二。塔于丈室。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密印養拙行明禪師

山西蒲州常氏子。二十歲辭親。薙髮于普陀。往參金粟悟老人。于棒下有省。後隨五峰學。充同慶監院。學將示寂。持來源拂子。付師于大滄 上堂。舉昔日玄沙持書上雪峰。峰折書。見白紙三張。召大眾曰。諦觀諦觀。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佛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且道。如何是大事。豎拂子曰。我無隱乎爾。復舉趙州曰。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真佛內裏坐。山僧今日不免將者拄杖子。撥轉趙州關。別開一路去也。以拄杖畫○曰。泥佛能度水。不假他人力。以拄杖又畫[中-口+○]曰。木佛能度火。箇事明如日。又以拄杖畫[※-((鬯-七)-凶)+○]曰。金佛能度爐。諸人見也無。真佛無住所。大家在者裏急著眼。莫擬議。擲下拄杖曰。還見麼。下座 煅五峰和尚靈骨上堂。僧問。世尊有八萬四千舍利。未審先師有多少。師卓拄杖一下。僧喝。師便打。乃舉雪峰滅度。玄沙作祭主。舉起茶盞曰。會麼。若還會得。先師無過。若還不會。過在先師。眾無語。沙。乃撲破茶盞。師曰。滄山也不舉盞。也不撲破。只將本分所得。呈示諸人。舉起拄杖曰。還見麼。一時打散。歸方丈 上堂。問向上一著事如何。師曰退後。曰向後一著又如何。師曰。莫妄想。乃曰。塵塵說。剎剎說。威音那畔作麼說。橫拄杖曰。三世諸佛。鼻孔一齊穿。森羅萬象。聞著心膽裂。為甚如此。馬駒踏殺天下人。正法眼藏瞎驢滅 示眾。大丈夫休擬議。翻身提起吹毛利。大鵬展翅絕遮闌。直透千重萬重去 夜半。維那入方丈曰。元物還和尚。師曰。道甚麼。那便打。師亦打。那曰。而今不被天下老和尚拄杖瞞也。便行。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次日。師自擊鼓曰。山僧出征去。轉身入堂曰。昨夜被維那劫一陣。不分勝負。今日特來擊鼓。與諸人相戰。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有麼有麼。維那便出。作相撲勢。師曰。殘兵敗將。不堪對敵。便歸方丈 師入堂。就地趺坐。時有僧。便坐師榻。師起身。向僧禮拜。僧遂走。師復坐地曰。我起不得。眾中誰扶山僧起。一僧推師倒地。師起身打坐榻。僧便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拔却汝舌根。曰如何是死句。師打曰。按著汝鼻孔。僧禮拜。師一踢

曰。會麼 順治己丑春。跏趺坐逝。塔于本山之麓(五峯學嗣)。

海虞三峰梵伊弘致禪師

海虞陶氏子。幼從寶巖朗剋度。朗欲他往。攜師及頂目徹。面囑三峰藏。命為侍者。示參竹篋話。常俾護關。時搗石為床。縛籬為壁。值隆冬。寒風砭骨。乃詣庫司乞紙。藏聞而怒曰。汝不念歲月飄忽。已是未明。反瑣瑣床席間。喜晏安耶。後凡有所問。即詬罵而已。一夕經行。至五更。聞松濤大作。忽有省。作偈曰。終朝著意從他覓。無限精神徒自竭。夜來踏斷草鞵跟。打破石牛鮮血滴。藏猶未許可。一日遽問。子今在甚麼處行履。師曰。坐斷石床鐘夜半。一聲寒鴈破雲來。藏曰。青州衫在。師曰。脚下方磚七八片。藏曰。不問者箇。師曰。金剛手內八稜棒。藏以杖逐之。後命看德山托鉢話。遂入堂奧。呈宗旨頌曰。兩兩鍊牛雙角勁。霹靂縱橫天地迸。同條殺活不同條。竭盡大千窮性命。回首重岡揭眼看。一片平湖風月靜。藏頷之。許為入室。天啟丁卯。出世住三峰清涼院 示眾。多時碌碌不談禪。荒草交加捩舌邊。今日春風初識面。一根竹篋又重拈。風凜凜氣閒閒。劈脊揮空毒火燃。烈斷兩頭三臂後。打翻雙眼哭蒼天。驀拈竹篋。打一下曰。參 示眾。脚跟不到處。踏斷絲頭。口角未開時。打失自己。直須迅電翻空。轟雷掣起。搗破面門。聲聲夜雨。方好向精進堂中打睡。華光座上翻身。拈出金剛王劍。斷不容情。以嗔報嗔。以喜報喜。怒澗奔巒。衝風破雨。喝一喝曰。住住 示眾。識得一萬事畢。山蒼蒼水湜湜。度生心腦髓竭。一擱處一掌血。八千返去來。一句子妙密。海天烟雨正茫茫。田家到處桔槔歇 示眾。天尊地卑。風動雲起。看到極頭。至禮無禮。萬法本然。心言難擬。便恁麼去。已成鈍置。以杖打曰。吹毛用了急須磨。冷光吞却人間世 示眾。雨久晝方晴。松梢晒白雲。石泉聲乍緩。烟樹影初分。端的論斯事。分明說向君。只緣有雙耳。覷面不相聞。大眾。既是有耳。為甚不聞。便打 示眾。夜半秋蟲踏殺牛。惡聲流布滿禪洲。日面佛暝月面佛。一家愁了百家愁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底鍋子煮爛粥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藤樹交加高百丈。低昂屈曲似虬龍 有僧請益竹篋話。師曰。松樹曲曲灣。竹子青青直。汝若會不得。問取階下石 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意旨如何。師曰。老鼠踏翻酸螿甕。僧擬議。師打曰。破費常住也不知 崇禎改元示寂。有語錄。行世(漢月藏嗣)。

杭州橫山兜率一默弘成禪師

錢塘人。幼孤。事母盡孝。年二十三。棄室薙染。遍扣耶溪明宗紹覺諸講席。因乞戒謁雲棲修。六時課習。一心不亂。逢僧激勸參究。乃于祥符寺。請寒灰奇老宿結制。師為期主。適三峰藏過祥符。奇挈師參問。藏曰。我若開示。只要悟去。無甚工夫窟子。與汝擔閣。師遂上三峰參。七年不得契悟。時同參澹子垣策之曰。此事因循多年。若不明白。如何折合。師愧汗浹背。而不能答。是夕。坐至四鼓。垣又舉竹篋

話詰之。師方擬酬對。垣以手翬掩師口。遂有省。乃曰。我會也。垣曰。會則且置。祇如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便喝。曰一喝意旨如何。師曰。截斷老兄舌頭去在。遂趨入方丈。呈所得。藏頷之。一日侍藏次。見僧請益三元語。藏以手拈几上紅紙。翻覆示之。師忽然。會得兩隻水牯牛。雙角為欄捲之旨。藏為助喜。遂命居第一座。以源流衣拂付之。住橫山兜率院。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以拄杖。拄其口曰。急急如律令。僧擬議。師連打三棒。問如何是向上機。師曰。虎頭生雙角。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尾上研槌。示眾。橫山土地薄。出產多是竹。削成竹篋子。賣與諸禪宿。若問價多少。劈口便一擲。崇禎辛巳示寂。塔于鄧尉。有語錄。行世(三峯藏嗣)。

鎮江焦山問石弘察禪師

竟陵熊氏子。婚未一載。棄室雜染。初謁黃檗雲門金粟。後參三峰藏。力究二載。一日侍立次。有僧問藏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時如何。藏震聲大喝。師便有省。乃嘆曰。和尚接人。直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遂呈偈曰。丹頭一粘。點鐵成金。燈籠露柱。聞亦銷魂。又呈竹篋頌曰。向人誰訴箇衷腸。半是思郎半恨郎。月落澄潭空夜影。一聲霜雁夢魂涼。藏可之。師服勤六載。一日呈有句無句頌曰。雙角撐天還入地。末稍卷作尾鬚鬆。何人吹出高樓笛。亂落梅花月滿空。藏為之首肯。藏舉問。雪峰有僧來。以兩手托菴門放身出。是何意旨。師將鞵兩隻擲出。藏又問。雪峰低頭歸菴。又且如何。師以鞵覆之。藏曰。還更有響。師畫一圓相圍却鞵。藏休去。崇禎己巳。藏為付囑。師遂出住焦山。楚王嚮師道化。致書幣請法。癸酉。住九峰正覺上堂。蓋天蓋地。通古通今。太虛不可喻其大。微塵不可喻其小。邪魔聞之膽裂。鬼怪觸之魂消。且道。是箇甚麼。三頭木馬嘶風去。獨足泥牛吼月來。一日因僧請益三峰示眾語。師曰。佛口裏漉磚一堆。字字無平仄。拄杖中舌頭三尺。言言有準繩。踢倒淨瓶。贏得滄山鼻孔正撩天。猛虎當路即住。黃檗好與三十棒。僧禮拜。師便打。丁丑。何相國芝嶽。請主白門天龍。後因楚王迎師。至武昌洪山說法。晚年退居神山白雲。為逸老計。一日示微疾。集眾訣別曰。吾若久住世間。恐汝諸人不生難遭之想。汝等當發精進勇猛。則悟理當機無礙不知矣。乃書偈。趺坐而逝。時順治乙酉八月二十日也。門人建塔于白雲寺後山之巔(三峯藏嗣)。

虞山三峰大樹在可弘證禪師

無錫朱氏子。髫年便思學佛。十四出家。因閱禪關策進。始知做工夫。謁三峰藏。力參六載。迴無入處。一日目前壁立。白光照耀。忽如胸脊迸裂。俯見背後床帷之物。叢林咸稱師。為破背比丘。後隨藏。往婁江慧壽。七晝夜目不交睫。忽憶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頓爾開解。閱四載。獲付衣拂。繼住三峰開法。上堂。花笑鳥啼。睡無夢想。雲開雨霽。興有遊觀。重門掩而霧氣收。大士生以楊枝拂。且道。是甚麼法門。會麼。喝一喝曰。但恁麼證取。示眾。夫為宗師者。須具佛祖爪牙。衲僧巴

鼻。握杓柄于手中。出一頭于天外。有時大機大用。讓主驗寶。有時踞地隱身。自成一不顧。乃至殺活縱奪。舒卷抑揚。互換各成。藏頭露尾。若能全備眾體之妙。方可出世為人解粘去縛。以至辦魔異于言前。驗龍蛇于棒下。原是伊尋常手脚。本分草料。又何有奇特哉 僧問。如何是為人的句。師曰。綠玉遶峰千箇竹。蒼鱗滿壑萬株松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達磨脚下踏蘆花 問曹山有三種墮。如何是類墮。師曰。飽齣齣地。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露眠芳草 師歷住名剎。晚居華藏祖席寺。從密菴伊菴塗毒之後。宗唱不聞。至師法席鼎新。道風遐播。順治丙戌九月十六日示寂。塔全身于三峰(漢月藏嗣)。

姑蘇瑞光清涼頂目弘徹禪師

金陵柏氏子。少孤失學。知事佛。二十四歲。投三峰藏披刈。執收飯之役。藏一日問曰。出家奚事。師曰。將學經。藏曰。循行得自頭已白矣。其奈生死何。師駭然曰。若為即得。藏曰。顧子如木石。且持偈發慧去。口授南巖偈俾持之。師繫念不輟。每下山收飯。往返三十里。如癡如兀。童稚揶揄。或倚山巖竟日。至忘移步。如是三年不少懈。一日忽覺風聲鳥語皆轉此偈。自念。至此何故不知此意。因求進七日關力究之。足纔跨門。目前一迸。大地平沈。頓省偈義。亟趨方丈擬申問。藏即打趲。時值上元雪霽。有擲雪羅漢于庭。藏令眾作頌。師倩書。呈偈曰。虛空一尊雪羅漢。思惟盡處阿誰判。一片冰壺難指擬。恰來正是正月半。藏嘉賞之。乃曰。惟爾幻空。潛蛟伏虬。若遇春雷。倒嶽傾湫。後一日。聞竹椅倒地作聲。豁然大悟。藏為助喜。命字頂目。示偈曰。一目不足觀。兩目觀不足。直具頂門眼。予奪兼雙獨。師隨侍一十五年。日臻法奧。崇禎己巳。藏記薊焉。遂繼三峰法席。後遷蘇州瑞光。京口金山上堂。揮拂子曰。綠陰鋪地春將盡。樹底和風夏到來。迅速光陰須發猛。脚跟線斷吼驚雷。遂喝一喝曰。若向這一下。見得透頂透底。則無關不透。無事不了。何處更有工夫可做。話頭可參。其或不薦。即此一喝。便是箇話頭。但向這裏。橫參豎參去。壁立萬仞去。盡力拶將去。拶至意路不到處。正好提撕。言詮不及時。急著眼觀却。如猫捕鼠。四足按地。頭尾一直。諸根順向。擬無不中。[口@力]到這裏。翻轉身來。便得大用。若也電轉星飛。我便傾湫倒嶽。有麼有麼。一僧出禮拜。師便下座小參。若論向上一著。諸佛口門窄。歷祖難提掇。山僧舌頭結。不免假太空為口。以須彌作舌。搖鼓十虛。為大眾說。翠竹搖杖。青松揮拂。鳥歌猿嘯。鶯啼花落。怪石峻嶒。流泉汨汨。風生海湧。蜃起樓閣。正所謂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熾然說無間歇。大眾且道。說箇甚麼。良久曰。唵嘛呢叭捺[口*迷]吽 小參。透得出打一擱。透不得掌見血。畢竟如何說。九峰三泖浪滔天。大地茫茫人不識。獅子雲間吼一聲。大地山河一片雪。咄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日。皓月當空明皎潔。圓滿無虧又無餘。十分光彩俱漏泄。忽然翻轉青銅鏡。大地山河皆黯黑。此時節要端的。若端的。如淨

瑠璃含寶月。未端的。百寶珍珠皆失色。果然徹。咄咄咄。夜深同看千巖雪 司理黃海岸居士來謁。值上堂次。士出問。把斷要津時如何。師曰。那裏得這消息來。士拊掌一下曰。大眾看取。師曰。強作主在。士一喝。師便打 晚年。休老姑蘇穹窿拈華寺。崇禎辛巳。國戚田太傅弘遇。奉旨頒賜金襴袈裟。四眾屢強師出山化導。師堅辭不允。順治戊子九月八日告寂。有偈曰。吾年六十一。兩手分付畢。獨坐無尊卑。白雲閒不徹。隨喚侍者燒香。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右之正宗堂後。張司農有譽撰銘。門人濟森重。編語錄四卷。行世(漢月藏嗣)。

杭州顯寧澹予弘垣禪師

姑蘇朱氏子。狀貌豐碩。有玉彌勒之稱。十歲出家于太倉聖像寺。十五夢遊地獄。遂醒悟人世之幻。由是求道念切。十九參雲棲。問如何是佛知見。棲笑而不答。師疑之。後謁三峰藏。參萬法歸一話。稍有省悟。未得灑然。因與靈隱禮。阻雪于長安鎮。屢承策勵。忽得契證。親炙三峰二十年。深入法奧。乃獲付囑。出住臯亭顯寧僧問。三峰室中。嘗論臨濟三元要。是否。師曰。三峰無此語。莫謗三峰好。曰和尚何得諱却。師曰。不特謗三峰。又來謗老僧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舉拂子示之曰。門庭邊事。如何舉揚。師打一拂子曰。道道。曰堂奧中事畢竟如何。師畫一圓相。內加三點。僧禮拜曰。謝和尚指示。師喝之 嘗作偈曰。纔覩明星剖大荒。思維三七後元黃。丈夫固有通天作。拈起毫芒攬鑊湯 師住持八載。說法不容紀錄。將示寂。與數僧問答。一僧進前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師曰苦。曰和尚是善知識。焉得如此。師曰。未離三界外。還在五行中。僧無對。師曰。你道這兩轉語。那一轉敵得生死。僧擬議。師喝出。復手書二偈。端坐而化。時崇禎癸未十一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三。遺命闍維。收靈骨建塔本山(三峯藏嗣)。

蘇州鄧尉剖石弘壁禪師

無錫鄭氏子。九歲喪父。便知有生死大事。十二求出家。十七刎染。志樂華嚴坐五載。二十二。謁三峰藏。咨請參禪旨訣。經二寒暑。日夕靡懈。後入精進堂。刻期取證。至第三日。忽舉扇揮面。頓悟祖師言句。作青州衫頌曰。青州布衫重七斤。齧人惡狗踞當門。飽喫飯團終日困。翻身踏碎破沙盆。藏印之曰。汝見處。與我當初一般。尋稟具戒。遍謁諸方。見博山黃檗匡廬諸老宿。復游兩浙。參禮金粟。終以大法未徹為疑。故仍歸三峰爐鞴下。苦逼痛拶。至天啟丁卯元旦日。因與一老宿相拜下。頓悟綱宗。藏聞之。即撾鼓陞座詰之。師出語契合。藏顧眾而歎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吼。閱八載。藏手書臨濟源流囑之。遂繼住聖恩 上堂。佛佛授手。以空印空。祖祖傳心。如水合水。所以從上祖師。接物利生。或用言句。或行棒喝。或拈機境。或畫圓相。或示狀貌。或默指教。皆是直指。當人目前本分大事。奈何諸人。不能直下便會。以致辜負諸聖。埋沒己靈。鄧山今日。只得曲為指示去也。乃連卓拄杖曰。真

師子善翻躑。野犴兒守窠窟。羚羊挂角絕踪跡 上堂。臨時眼目。千古絕同。或縱或奪。有始有終。電光莫及。石火罔通。若也擬議。白雲萬里 上堂。擎茶洗鉢。無非本分生涯。警咳頻申。盡是神通妙用。觸目文殊三昧。滿耳觀音圓通。處處慈氏法門。步步普賢境界。且道毗盧遮那在甚麼處。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師嘗室中垂問。曰舉一為用甚是現成。你作麼生會。又曰。說得做不得。做得說不得。此人只見一邊。你即今作麼生說。作麼生做。又曰。有頭無尾不得。有尾無頭不得。如何是頭尾句。諸方飽參宿學。罕有契其機者。師平時。晏坐一榻。終日不語。足迹不入城市者三十年。法道漸著。發機鍛鍊不假辭色。稍不契合。輒正色責之。說法絕不容記錄。門人私輯其語請梓。師弗許。康熙己酉。除夕前二日。師將入滅。辭別道舊。裒散衣鉢。巡視眾寮。苦切示誨。至深夜歸寢室。斂僧伽黎。行數步而逝。壽七十二。塔全身于本山之華嚴壇後(三峯藏嗣)。

吳江華嚴于槃弘鴻禪師

毗陵蔣氏子。性極聰敏。少失恃。其父挈之。登三峰求剷染。俾之給侍。久而有省。藏一日上堂次。師出作禮。藏便打。師曰。已知神明。且莫先施。藏作鳴聲。師曰。當陽敵手。請師進戰。藏復以拄杖打三下。師曰。今日親見和尚。便禮拜。藏頷之。溫研既久。乃獲印記。出住吳江華嚴 僧問。安隱著書救五宗。和尚出世。救那一宗。師打曰。且救者一宗。曰祇如天童。應機多用棒。為甚麼道伊不顧主賓。師曰。你且領取天童棒頭消息。欸欸地與你論實論主。僧擬議。師叱退 嘗謂眾曰。悟道有深淺。說法無差別。所以道。一句中。具有元要賓主。權實照用。未透綱宗不知也。若透盡綱宗。大法原無許多事。有甚麼大法小法奇特元妙。與汝作解會 又曰。如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也向高座上廣眾中。拈起拄杖子胡亂打。豎起拂子。來欺謗人。貪他恭敬利養。如聾如瞽相似。豈不賺殺人。你道。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耶。不為人耶 崇禎己卯。師示疾。有僧請益。生死到來事作麼生。師曰。少一時不生。剩一時不死。將示寂。又僧問。身後事請師分付。師曰。人生老病死即休。何必方墳與圓塚。然吾滅後當茶毗。靈骨入普同塔中。以表生死不離大眾耳。歿後弟子遵遺命。奉諸不壞。藏于萬峰祖塔之左(三峯藏嗣)。

杭州靈隱具德弘禮禪師

會稽張氏子。幼耽元術。長好空宗。投普陀薙髮。旋講肆。聞三峰藏于安隱開法。趨見之。初究本來面目話。一日窺鏡猛省。藏未之許。後充圍頭。運糞下山。因轉肩次。匾擔連[喬*亢]。豁然了悟。機用橫出。叢林有鐵[此/束]之稱。既而遍參諸方。仍依藏于鄧尉。密契玄旨。藏舉師為維那。綱紀一眾。未久而又辭去。及聞藏入死關。師亟歸省覲。受最後之囑。有偈曰。住山養得機緣熟。多覓真真鐵骨禪。莫負老僧珍重付。痛除魔外作真傳。崇禎戊寅。住雲門光孝寺。刀耕火種。有古德之風。衲子

皆爭依之 上堂。春風浩浩。春氣融融。列祖面目儼然。赤子初心猶在。宗師為之引進。良友為之提攜。此心此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揚波。無一草不現金身。無一水不通法利。雖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顯真精進。真法供養。喝一喝。下座 上堂。性從緣起。雙徑人從天上來。法隨法行。鷲嶺人還雙徑去。雖然。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小參。好雪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山房老宿。撥灰弄火。五湖衲子。踏雪尋梅。撥灰弄火。文殊境界。踏雪尋梅普賢面目。青獅子變作白獅子。青獅翁化作白獅翁。幸爾香象翁一味本色本分。且道如何是本色本分底事。良久曰。淘米洗菜。運水搬柴。迎賓送客。隨例過堂。說禪說道不必 上堂捏聚拳頭無縫。放開掌上無偏。不捏不放。須彌岌岌。海水波騰。大地震搖。日輪晃煜。真有與麼驚羣之作。龍讓龍宮。虎讓虎穴。佛讓佛土。在佛土。佛土成等正覺。在龍宮。龍宮成等正覺。在虎穴。虎穴成等正覺。一切處成等正覺。然後塞却者箇要妙。龍亦不知。虎亦不會。佛亦不識。自然須彌鎮靜。海水波澄。大地安寧。日輪圓照。在徑山與諸子分上。又作麼生。各各歸堂喫茶 上堂。放身命處。樵子斧柯插天。平懷常實。漁父竿綸出海。離鈎三寸。釣盡鯤鯨。晏坐五峰。指揮龍象。何況薰風南來。衲子披襟。獨得甘雨彌空。老農播種。同時塵埃中。識取祖翁。百草頭撩撥兒孫。學人著力處不通風。把得使用。昔日子韶。今日伊人。一齊拍掌。擊拂曰。猶較些子 上堂。豎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此中流出。四聖六凡此中流出。擊拂子喝曰。截斷眾流。山河無影。聖凡絕跡。雖然。事無一向。理貴通途。佛是眾生影草。眾生是佛影草。一影草一臨濟面目。只者面目是佛。一上座全身出現處。若論全體作用。逢佛棒佛。逢祖棒祖。畢竟如何。令不虛行 上堂。作家禪客。一撥便轉。鈍置阿師。錐筍不入。直饒諸人。東邊也喝。西邊也喝。還與此事有交涉麼。殊不知。山僧有時一喝。背水出陣。有時一喝。添竈抽兵。有時一喝。滅竈誘敵。有時一喝。木門伏弩。諸人還知利害麼 師一日拈粒米。示眾曰。還見這一粒。至尊至貴。絕待絕倫麼。汝若左看。成正中偏。右看成偏中正。中看成正中來。下看成兼中至。上看成兼中到。若總看。擲下米震聲喝曰。無汝著眼處 示眾。山僧自幼畜得一箇焦尾大蟲。以肉為命。因甚不食自己。卓拄杖曰。天寧解忌口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鼠齧猫兒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警喜警嗔 問。如何箭鋒機。師曰。兩不相饒 問。咄咄。有據[口@力]地何憑。師曰。嬰兒騎白象 師前後住持十剎。而于靈隱獨久。雖罹火厄。革舊鼎新。法席愈盛。學眾滿數萬指。晚退居雙徑。未久揚之天寧再請。師欣然往之。既至衲子雲擁。師應機說法。倍于常時。甫經七日。命設闔山供。是夕劇談。過夜半方寢。至五鼓起。易新衣履。疾呼侍者。頓足一下曰。快隨我上方去。侍僧亟至。而師逝矣。時康熙丁未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八。臘四十七。三日後。門弟子以陶龕封函。迎歸靈隱。建塔于慧日軒。語錄三十卷。行世(漢月藏嗣)。

蘇州靈巖退翁弘儲禪師

江南通州李氏子。母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七歲持齋。便知事佛。稍長孜孜以生死兩字。橫于胸中。歷參法空澗川普門若昧諸尊宿。發心出家。而父母不允。年二十五。因橫山成指。見三峰藏。即許剷染圓具。逾年侍藏開堂杭之安隱。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坐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現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即曰看箭。師放身倒。時華嚴鴻。從旁曰。師兄何不禮拜。師即下去。藏當晚小參。師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曰。與趙州衫子同別。師曰。一滴水一滴凍。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師曰。鐘聲咬破七條。藏齋次。舉趙州云。老僧三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遂指鉢內外曰。是飯雜用心。是筍雜用心。師點胸曰。是伊雜用心。藏曰罪過。師作禮曰。弘儲自今更不敢答話也。一僧問同學雪生曰。紅日出時。兄作麼生。雪生請師代。師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適具德禮城中回。雪生理前問禮。問答無異。藏聞之曰。二子當起吾宗。師又服勤三年。益臻元奧。藏乃書源流付囑。師初住常州夫椒祥符。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後遁跡天台。三年不下山。邑侯文可紀。請住國清。上堂。拈起拄杖曰。達磨心宗。傳至今日。稍不著便。又是明日。卓一下曰。更待何日。上堂。天寒日短。三箇柴頭品字燒。不用挑挑撥撥。火燄上熾然說法。墻壁有耳。聽得甚親。既不七顛八倒。亦不落二落三。直露真詮。的能破的。若人透過。不妨出得陰界。喝一喝曰。莫道老僧為人不切。上堂。善言言者。言如雷火。善跡跡者。跡比蟾輝。喚作向上一機。猶是兒孫邊事。要於祖師門下。出一隻手。須是全超平實。絕盡幽微。諸聖已靈。同時列下。氣槩天然。誰能湊泊。卓拄杖。下座。上堂。老僧病不開堂日久。無端被人推上祖庭。既做他脚下兒孫。又爭肯畏刀避箭。舍己之田。耘人之田。不妨借君拍板門槌助我。逢場作戲。天人攢簇處。看破從上綱宗。貴賤未形時。識取本來面目。始信生公臺畔。風月嘗存。短簿祠前。林巒依舊。更問佛法因緣。何似平添鉢柄。上堂。喝一喝曰。瞌睡虎翻身也。直得風生大壑。威鎮長林。狐兔潛踪。魑魅遁影。擬向這裏。露箇面目。布箇爪牙。但可惜罕逢匹敵。乃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今日入虎穴。探虎子去也。有大膽不顧危亡的。能步亦步趨亦趨麼。良久擲下拄杖曰。要得驚羣兼敵勝。直教連夜化為龍。上堂。凡僧出。師一例打趂。乃就座。拈起拄杖曰。七佛以來。有這副手段。有這副爐鞴。烹煨這隊龍象。打成這箇保社。斬斷一切命根。塞殺一切活路。不許他蹲。不許他坐。肯教他指鹿為馬。傷鹽費醋。如近時流輩。車載斗量。到處露布。五百年前隆師翁。也曾親道破。第一著是真參。第二藥是妙悟。今日不肖孫。將柄茗帚。一齊掃過。卓拄杖一下曰。要得新新不斷爐中火。大家拔起干人石上無根樹。僧來禮拜曰。求和尚開示。師展兩手。僧曰。

弟子不會。師曰。搬柴運水。全得他力。師一日山行次。僧問。和尚那裏去。師翹足曰。到這裏去。僧擬議。師掌曰。去處也不知。師一日見居士臨鏡。乃問曰。道人家照顧作麼。士無語。師曰。何不道祇圖看破伊。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堯封虎丘。淮陽龍華。秀州金粟。南嶽福嚴諸刹。所至雲擁雨集。然師無留意。唯喜靈巖峻立。雲濤聳出七十二峰之表。安居獨久。建立六成就八要門。以六不容定法禁。上堂曰。腰軟背酸難久立。纔近禪床瞌睡來。面前大好山。脚下俊衲子。一齊攢簇著。如逼債相似。抖得肚裏零星。究竟收拾。不下再三。無計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絕生死流。二不得踞佛祖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答。五不得曲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常實。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爭之法。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法。爭似靈巖六不收。康熙壬子九月。師示疾。先自製塔銘。又自題封骨藏曰。何消卵石穿雲塔。也省香龕就地埋。白骨如霜一堆土。妙高峰冷莫安排。至二十七日。將告終。書囑語。後有椿緊切話。須補說。道貴真實。我生于明萬曆乙巳二月八日日出時。歷六十七年矣。記取葛藤椿子倒日。切忌枯木上糝花。前代烜赫宗師。何曾必定末稍頭。見神見鬼。近時諸家傳。會師承箇箇。預知時至。人人坐脫立亡。可哂也。我後人若同時。尚過于割截我體。至於銘傳。我先自作。不得更求名筆虛飭生平。增我罪累。不許做七修齋入于俗。尚亦不得諸名宿。或法子。封龕舉火。作諸無益事。書畢乃曰。老僧行道不力。有愧三峰先師。遂索浴更衣。啜茗一甌。正坐跏趺而逝。門人遵遺命。停龕三七日。闍維放異光明。震聲如雷。火後獲舍利。并化瑠璃相。頂齒不壞。塔于堯峰山巔。曰大光明藏。諸會語錄百餘卷。行世(三峯藏嗣)。

湖州雙髻慧刃弘鋈禪師

常之武進柳氏子。參三峰藏于鄧尉。究雲門折足話。一日藏晚參舉話畢。有僧纔出。藏起身便出法堂。師忽有省。作頌曰。纔來便把兩門關。箇中力重破千山。若問當年折足意。至今露柱血斑斑。藏可之。一日值藏上堂次。師纔出。藏曰。第一句不許問。第二句不須問。師隨聲喝曰。且道是第一句。是第二句。藏便打。師禮拜而出。既而執侍巾瓶。日臻元奧。遂獲印記。初居武康山之淨名院。上堂。師身墨兮師心戴。雜毒塗摩誰敢壞。百花攢簇春長在。清光照人怕不礙。石菴斗大和天蓋。上堂。境中人活潑潑。放下著是何物。分明一物不將來。蛇虎云何常在側。賊賊。清風布地有何極。上堂。扇子[跳-兆+亨]跳。劈口便打。擒住托開。全無縫罅。會則得意忘言。不會墮身崖下。以拄杖豎起曰。是甚麼。眾擬議。師便打出堂。上堂。毒鼓聲聲斷命根。阿誰識破此根源。鯉魚喫棒傾盆雨。畫斷毗盧老面門。上堂。一條霜刃。誰敢動著。入地上天。雙起雙落。超然直出古皇前。爍爍寒光飛劍鏢。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七曲八曲龍蛇字。點點畫畫不差移。曰如何是鍊牛之機。師曰。

橫推直撞無攔阻。四面平田上下開。曰咦。便抽身歸眾。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乃曰。天上星地下木。人間車子十八轆。橫斜宛轉沒商量。森森歷歷無拘束。顧左右曰。仔細中間那一軸。又以拄杖一點曰。獨上堂。白牯狸奴。兩頭三面。結角交加。全身出現。鍊關雙鎖意重重。眨眼之時看不見。休相見。百花深處藏雷電。上堂。鑽之仰之。天高地厚。貴深思。在前在後。日升月落。同音吼。竭盡才情到末由。潭深水冷難開口。孔顏一對鍊輪鎚。千古雙雙難下手。咄。三世諸佛不知有。薰奴白牯却知有。上堂。機用雙施。波騰雲湧。殺活全提。山搖嶽動。一點不來。渾身漆桶。翻轉歸鎗換陣圖。作家空負千鈞勇。以拄杖點曰。一二三四五六七。眾無語。師曰。會麼。僧欲出。師擲杖曰。來朝打算。便歸方丈。繼住湖之高峰雙髻。後住毗陵夫椒山祥符寺。順治己丑七月二十二日示寂。塔于祥符。有諸會語錄。行世(漢月藏嗣)。

杭州安隱潭吉弘忍禪師

蜀之資川鄭氏子。少負才略。二十出家。自恨無真師畏友。乃汨沒于章句中。十有五載。每當山水友朋。詩文適意之際。輒懷慚自責曰。我出家。寧為此乎。即道念勃興。如是數十百反。崇禎辛未。發足南詢。至吳中。邂逅同鄉劉長倩孝廉。見三峰語錄。不覺身毛卓豎。遂偕入山請益。藏每詬詈不已。師意失所求。遽辭去。往參天童。亦不契。後臥病武林。偶閱黃龍見慈明語。忽歎曰。古人笑怒皆方便也。亟還見藏于鄧尉。負病求入精進堂。眾以為不可。藏曰。參禪致死。不愈于他病乎。師因激勵。神益壯。志益堅。或勸放參自攝者。則避去不欲聞。藏因師聞慧深入。恐猝不能枯。令究雲門折足因緣。竟不示一語。師頗怨望。心極迷悶。一日有禪者。指經綉花鳥。問同事。答語未了。禪者忽覆却。而又問之。同事罔措。師從旁窺見。不覺失聲一喝。遂知睦州門縫裏消息。作頌曰。石虎撐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這回月向泉根出。照見雲門跛阿師。藏又舉瀉山有無句公案詰之。師不能答。研窮既久。忽于假寐中。聞木魚聲。會得高峰龍頭蛇尾意旨。乃曰。瀉山頭正尾正。今日復遇知音矣。自此日臻元奧。藏上堂次。師纔出。藏便喝。師亦喝。藏又喝。師再喝。藏曰。錯了也。師以坐具搭肩上。便出。又一日問藏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上。未審住在甚處。藏曰。須彌迸出火彈子。師曰。踏翻窠臼。又作麼生。藏曰。無底鍊靴穿大海。師曰。和尚却被某甲當面瞞過也。藏曰。偷捕人。鍊索原在頸上。師乃禮拜。崇禎乙亥。藏將順化。囑師臨濟宗旨。越明年。出住安隱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眾曰。千佛列祖頂[寧*頁]。與諸人一擊。洞開了也。設有撩起便行底。脚下也好與三十拄杖。師住三載。一日退院事。乃示微疾。作偈別法中昆季。至示疾前一日。寄書眉根上座。有曰。余病必不起。大抵在今夕耳。力疾書此。以為最後之囑。唯龜勉力行。鼓舞同類。是所望也。遂于中夜入滅。當崇禎戊寅五月十五日。師住世四十載。僧臘二十。塔全身于祥符寺之東山。有安隱錄。燼餘外集若干卷(三峯藏嗣)。

潤州焦山碩機弘聖禪師

荊溪巫氏子。六歲始能言。七歲聞鄰老語。忽發夙因。求出家。父母不允。年十九。病劇幾死。泣告其親。遂送邑之淨明院斷髮。未幾而病愈。受具澄江。徧游講肆。意終不愜。謁三峰藏。參萬法歸一。經二載。一夕在月下經行。忽爾身心世界。蕩然一空。至五更。驀地聞鐘聲。如迅雷擊開頂門相似。起而移足。宛在虛空中行。一步過了千萬里一般。藏曰。此乃輕安境界耳。遂痛策之。終不能契旨。辭藏出山。歷參博山來黃檗有。益加迷悶。因參天童悟于金粟。屢遭痛棒。偶有一僧問話。纔開口。悟便打。師從旁猛省。即向前接拄杖。一送送倒曰。老漢今日瞞我不得。隨後便掌。悟領之。依止四載。復歸觀藏。藏問。有句無句作麼生會。師曰。無孔鐵鎚拋一對。曰如何是如藤倚樹。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一齊躍入紅爐裏。烈燄參天亘古今。曰瀉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鎔成鋤斧三斤半。伴我山居任意揮。藏笑曰。不虛為我侍者。師掩耳而出。藏住鄧尉。付師竹篋。俾領眾三載。後乃辭行。藏手書囑語授之。直往豫章雲陽山。結茅以棲。日與豺虎為伍。崇禎壬午。出住潤之焦山。後遷湖之高峰。上堂。舉雪峰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所供是實。且道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阿誰證明。良久擊拂子曰。[口*耶]郎當漢。又恁麼去也。顧左右下座。上堂。吾有一寶。時人不識。耀古騰今。威光赫奕。且道是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喝一喝。上堂。燈籠瞌睡。露柱懊惱。庭前柏子。從旁冷笑。寬兮廓兮。曦光赫赫。寂兮廖兮。蟾蜍皎皎。堂堂大道不肯行。何事全身入荒草。喝一喝。下座。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秋來黃葉落。春至百花香。舉起拂子曰。且道畢竟是覆藏。是不覆藏。若是真丈夫兒。自然氣宇如王。大庾嶺頭提不起。黃梅江上櫓聲高。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擬議思量。錯過大千。且道不錯過又作麼生。喝一喝曰。蒼天蒼天。師一日與三關闍黎社堂坐次。關曰。一切諸法。究竟是有。如何是空。師曰。祇這一問是士問。山中猛虎。以肉為命。因甚不食其子。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士問。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因甚善財立觀音坐。師曰。父慈子孝。問。作麼生是聞道人。師曰。出入縱橫無朕迹。舉頭天外少知音。曰恁麼則無處覓伊去也。師擲下竹篋曰。這箇響。僧擬議。師便打。文太史問。如何是的西來意。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弟子未會。乞再示一語。言未卒。師便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將軍入戰場。曰意旨如何。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恁麼則某甲沒性命去也。言未卒。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便打。問。大海中因甚不著死屍。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師前後兩主法席。一日忽遁去。游楚湘間。弊衲蒙首。世莫能識。後法嗣峻明。出世龍牙。而師適至。遂迎養于東堂。無何示微疾。值五月之朔。忽曰。吾行矣。

旁僧曰。二日吉。師喚僧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隨與一掌曰。吾為汝再留一日。遲明整衣鉢。端坐而化。時順治戊戌歲也。建塔于龍牙。有二會錄。行世(漢月藏嗣)。

孝廉劉道貞墨僊居士

字長倩。蜀之邛州人。因閱壇經。遂信嚮宗門。已而疊遭憂患。怖死念切。發意參叩。以大慧中峰二錄。恒自鞭逼。每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眼前如銀山鐵壁。愈不放捨。如是者十八年。崇禎辛未。下第南遊。得三峰藏語錄。篝燈讀竟。歎曰。何意當末世而獲此法寶耶。遂參藏于鄧尉。山中結夏。起七看竹篋子話。工夫轉加迷悶。一日因大樹證自虞山來。往扣之。忽于言下。心地豁然。述偈曰。妙喜老人。無風起浪。咄哉三峰。添鹽費醬。跳出雲門觸背關。夜懸明月青天上。藏命之入室。乃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士撫掌一下。藏曰速道。士大聲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藏曰未在。士以手掣竹篋于地。便禮拜而出。自此朝夕參請。因看有無句公案。于樹倒藤枯呵呵大笑處。茫無下手。藏屢詰之。士曰。莫不更有進處。意必于此契證一番耳。藏曰。子已悟得一句。便知根本智矣。若其中差別難明。迫欲契證。無有是處。今但于大法中。知有如許微細。日久溫研。證入無心三昧。如黃魯直在黔南。會得死心所問。自然入佛入魔。生死自由也。士始爽然。厥後于百丈再參。德山托鉢。臨濟元要等語。深悟旨趣。臨行書法語。并拄杖授之。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士曰。淮安城外兩水交流。曰如何是轉身一句。士曰。滿船烟月下揚州。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士曰。長干寺裏千尋塔。夜半長明五色光。嘗謂人曰。臨濟三度問法。三遭痛棒。猶有問在。德山見僧入門便棒。不待問矣。猶待入門在。德山謂新羅僧。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不待入門矣。若于此會得。便知未出母胎。已作大師子吼。豈可以知知而識識哉。雖然肋下還三拳。點頭三下。未可將一喝一句。僮侗領過。切須仔細。士後歸邛州。當張憲忠陷蜀。屠戮無遺。羣議自免。士曰。如何提筆寫得箇降字。被執席地。怡然談笑。有頃坐而脫去。有問道錄。行世(三峯藏嗣)。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四川大竹空外大遠禪師

首參天童悟。棒下有省。後依破山明。分座說法 僧問。師住大竹。是何意旨。師曰。青山無意。澗水傳聲。曰如何是傳聲的堂奧。師曰。三條篾箍桶(破山明嗣)。

湖廣衡山四維普寬禪師

結制上堂。今日陞座。大眾臨筵。庭前古柏發問。階下石幢指南。一箇道有。一箇道無。總則亂呈懣袋。無非誑誑閻閻。二者俱貶向二鐵圍山。卓拄杖曰。蘇嚕蘇嚕。悉利悉利(破山明嗣)。

四川驍山象崖性珽禪師

上堂。十五日已前。前不巴村。十五日已後。後不著店。正當十五日。是何意旨。卓拄杖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破山明嗣)。

藤林靈筏印昌禪師

上堂。似月行空。不留住跡。正好修行。滿身月色。拂袖便行。猶在月光中作活計。且道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清光何處無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錦江城外浣花溪(破山明嗣)。

成都合溪雪門淨燦禪師

上堂。早上入城時。思量上堂事。急急走歸來。無言可舉似。只恐聽事不真。未免喚鐘作甕(破山明嗣)。

湖廣鳳山別峰道璽禪師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祇如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又且如何。卓拄杖曰。咄。沒交涉 僧參。師曰。何處來。曰本地。師曰。何處人。曰本地。師振聲喝出 僧問念佛話。師曰。念佛也入地獄。不念佛也入地獄。曰不會。師曰。參去(破山明嗣)。

夔州臥龍字水圓[矢*出]禪師

漢太師譙周之後。家安漢嶽池羊山下。生有異兆。人多奇之。五歲入塾。能誦四書。頗敦敏。十歲知春秋。能文。常喜與僧談。便有出塵之意。年十三。因見老僧坐樹下。貌同古佛。心竊慕之。乃辭親脫白。博通三藏。常登講座于新寧之牛山。達州之黃龍。學徒羣集。一日閱傳燈有觸。往謁雙桂明。入方丈長揖不拜。次日明特上堂。舉德山見龍潭語示之。師茫然不知是義所在。一日聞維那曰。前一僧入堂。三日有省。師聞。癡絕者三七日。纔得桶底始脫。明即命師充西堂。出住新寧指月。開縣棲靈。荊州天皇。嶽州華嚴。澧州藥山。新寧廣福 上堂。蝴蝶生枯椿。千古之常事。指月與傳心。早落第二義。良久曰。不是不是 上堂。除却心性。是箇甚麼。欲覓踪由。錯錯錯錯。具眼衲僧。如何摸索。便下座 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良久拈拂子曰。誣人之罪。不堪持論 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一句當陽。萬機寢息。到者田地。誰能會取。驀拈拄杖曰。寒山拾得 上堂。雪色滿園中。寒風吹古瓦。故人不見歸。小鳥空啼野。擊香几。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鬼怕神符。狸奴白牯却知有。狗齧枯骨。若明得此兩語。南泉落在下風。若明不得此兩語。大有事在 上堂。認著是痛與一頓。不認著是痛亦與一頓。昨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得安南信。以杖築禪床。下座 上堂。臨江浪靜。石龍船載明月之珠。鹿渡烟消。漁父子釣蘆花之岸。一一是諸人出身處。切不可作境話商量。若作境話商量。西來大意。掃地盡也 上堂。盛山高映繡衣池。野鳥啼幽花落時。多少尋香逐麝者。將心往往向深支 上堂。古佛未生前一畫。九相圖中有一相。是何曾落正偏。拈拂子。作九圖相曰。還見麼。蒼天蒼天 上堂。雪色媚諸峰。湖光搖三楚。若作佛法觀。五五二十五。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眾。切忌莽鹵 僧問。明歷歷。黑漆漆。是箇甚麼。師與一蹋蹋倒。僧起復問。生死不明。再乞指示。師掌曰。者無血性漢 師睡次。有士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枕齁齁眠自足。曰意旨如何。師曰。曾無俗客到山家 問。懸崖撒手時如何。師作聽勢。僧理前問。師曰。三生六十劫 師因座主問為仰九十七圓相。師以拂畫相示之。主抹却。師復畫。主又抹却。師曰。吾不畫。汝又作麼生。主茫然。師曰。販私鹽漢 師一日舉楞嚴事究竟堅固。因擊碎茶杯。勘眾曰。你道是堅固。是不堅固。若道堅固。山僧已擊碎矣。若道不堅固。古人為甚如此道 明妙陳道婆。參竹篋話有年。一日於轉車處。忽然有省。入山飯僧。問承聞和尚打碎茶杯。驗事堅固。是否。師曰是。汝作麼生。婆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師通。乃轉身禮拜而去。越五年示寂。有偈曰。來是誰來。去是誰去。兩脚長伸。如是如是。師聞而許之 師說法。有古德風。其開堂日。有士請書雲堂額。師曰。擦佛處。以衣袖左右搗曰。山川也是。草木也是。及四禪四眼問答之類。種種施設。若非深造遠蹈。安能如此。師重道好德。不噬利不榮名。暑寒一衲。飲食一盂。

故凡師之及門。莫不以清白為行。蜀父老常曰。佛祖兒孫。如吾臥龍老人。可謂不忝也。明毅廟甲申間。殺僂之痛。焚燒之慘。無寸土乾淨。師偕五七人。避之方城。避之九龍。避之萬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縣。人與物無有矣。師于新寧之廣福。為戎壘所有。幸師德聲素來遠播。雖持兵者。亦知有師。競來禮拜。奉以淨食。并乞師懺罪。師盡陳以罪福忠孝之事。故殺僂少貸。明年移營梁山。師目此境。非沙門所安。二月二十七。告眾曰。吾自為僧以來。不受不義之衣食。況戈戟中。豈吾樂乎。自今日始。勿進飲食。來月朔。吾當出營矣。營之愚者。聞師言恐失。師皆防之。至朔之子。喚侍者張燈。謂曰。汝為道其努力之。吾以此時別汝矣。侍者求偈。師書數偈與之。又曰。徐護法為師之獨重。不留一面乎。且坐脫亦化人之一助。因勸請至午。徐率眾至求說法。師忻然上堂。有時大聲喚。有時小聲叫。道是苦苦。為甚與人同。道不是苦苦。爛泥有刺。顧左右曰。知麼。老僧無端墮向刀兵獄裏。誰似三千年前雙林中右脇而臥。喝一喝。端坐而逝。實乙酉三月朔日也。留五日茶毗其營中。慕師者。皆持緞帛及沈水等香。競投薪中。以表敬。及收骨。得五色舍利。人皆爭拾之。塔于梁山金城之西胡氏萬松菴後。世壽四十有一。臘二十有八。語錄。初刻于棲靈者八卷。次刻于藥山者又八卷。全錄彙刻于臥龍者。總二十卷。今刻于壁侍者囊中所存。非師之全璧也(破山明嗣)。

江西勝緣破浪海舟禪師

參萬峰明。職維那。明付法偈曰。冤有頭兮債有主。箇中消息誰為伍。草屨踏遍始應知。隨處任君打口鼓。上堂。行住坐臥。折旋俯仰。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乾坤無影像。喝一喝曰。誌公不是閒和尚(破山明嗣)。

保寧草堂離指方示禪師

壁山陳氏子。示眾。今朝是十五。前後却慵舉。爾我非等閒。歲月如在弩。大家團圓頭。集賢山共處。老屋三五層。閒雲百千朵。謾支折脚鐺。拈起爛柯斧。饑將脫粟炊。衣裁荷葉補。佛法不用學。一一超今古。珍重諸禪人。科擲試甘苦(破山明嗣)。

瀘州開聖體宗道寧禪師

依萬峰明。久之明付以偈曰。六年執役輔叢林。一旦殷勤遂此心。分付火爐頭句子。等閒擬著便知音。僧豎拳問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曰。大棗原無核。交梨豈有渣。曰畢竟如何。師撫尺三下(破山明嗣)。

蜀北龍山尼足如瀾禪師

上堂。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不曾瞞昧你。僧擬議。師便打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者一棒是第幾機。師又打曰。你讓那一機。僧一喝歸位。乃曰。如來正令久宣行。棒下無生忒認真。浪暖龍門魚跳躍。任他荊棘滿山林。擲拄杖下座(破山明嗣)。

四川開縣天封本明元徹禪師

參萬峰明。久而徹證。印以偈曰。驀筍相逢已便休。一聲[口@力]地使人愁。裝瘋祇對聾兩耳。笑倒鎮州蘿蔔頭。住天封上堂。頭向天。脚踏地。從朝至暮依位次。放便倒。核便去。百貨場中爭行市。落賺被人知。老胡歸西去(破山明嗣)。

龍安獅子忍微印道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日照長空。日畢竟如何。師曰。月明大地。乃曰。鐘鳴鼓響。一問一答之前。第一義諦。早已為諸人露布了也。更要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本無剩語。便下座(破山明嗣)。

盛京聖恩雪臂印巒禪師

上堂。十五日以前。嘗憶江南三月裏。十五日以後。鷓鴣啼處百花香。正當十五日。火燒不熱。水浸不濕。喝一喝(破山明嗣)。

四川開縣即山圓明德印禪師

上堂。放一線道。則綵鳳舞丹霄。收一著起。則鐵蛇橫古路。不收不放。則秤錘蘸醋一總不為。又且如何。驀拈拄杖曰。秤尾無星。虛空有路(破山明嗣)。

萬縣慈雲敏樹如相禪師

立秋上堂。以拄杖豎起曰。大眾見麼。一塵起大地收。佛眼覷不見。放下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海口莫能宣。且道如何話會。鼓掌呵呵笑曰。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喝一喝。上堂。拄杖多時不上堂。倚牆靠壁絕商量。今朝信手拈來看。對著闍黎笑一場。大眾且道。老僧笑箇甚麼。笑道三世諸佛。到者裏。有口挂在壁上。歷代祖師到者裏。藏鋒結舌。天下老和尚到者裏。退身有分。老僧恁麼告報。未審眾中還有不甘底衲僧。出來道道看。良久曰。如無。老僧只得自道去也。拄地撐天誰會得。打風喝雨到驢年。卓拄杖下座(破山明嗣)。

四川大隨澹竹行密禪師

上堂。春日晴。百花香裏有啼鶯。眼中見。耳裏聞。大藏小藏。鼻孔口唇。驀卓拄杖曰。興來引杖自閒行。不打當軒破鼓聲(破山明嗣)。

青州獅山燕居德申禪師

上堂。道由心悟。豈假外求。法絕見聞。言詮罔及。釋迦老子。無可奈何。歷代祖師。計無所出。今日聊通箇消息。擲下拄杖曰。大眾會麼。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破山明嗣)。

成都昭覺丈雪通醉禪師

久依天童悟。看無字話。有省。後參萬峰明。住禾之東塔。密承付囑。僧問。爐鞴初開。鉗錘大展。衲僧性命。盡在和尚手裏。師曰。汝喚甚麼作性命。僧便喝。師

驀頭一棒曰。恁麼則和尚性命。亦在某甲手裏。師打曰。證龜成鼈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黃檗。師曰。何人同來。曰祇是某甲更與阿誰。師曰。黃檗安麼。曰和尚請茶。師便休(破山明嗣)。

四川梁山蒼松印鶴禪師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張翰生涯一葉舟。一塵起大地收。赤脚波斯宿海州。卓拄杖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破山明嗣)。

南充真如凝真印定禪師

上堂。一為無量。無量為一。這裏會得。是則總是。非則總非。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或未然。山僧與諸人。下箇註脚。以拄杖卓一卓(破山明嗣)。

成都昭覺壽山性福禪師

上堂。奪却拄杖子。鍼頭削鐵。與你拄杖子。錦上鋪花。芭蕉老漢。今日被山僧捉敗了也。大眾還見麼。拋下拄杖曰。狗子尾巴書卍字。野狐窟宅梵王家(破山明嗣)。

開縣梁山竹帆印波禪師

住德山。僧問。古人道。入門有一句子。未審入門是那一句。師曰。每每到此。人皆忘却。曰和尚還不忘否。師曰。我從來不曾忘却。曰請師道。師拈拄杖曰。汝有耳麼。僧擬議。師便打(破山明嗣)。

梁州水月慈門性毓禪師

上堂。水月弘開選佛場。鈍無作略任郎當。如今無法資談柄。拄杖郎當佛祖忙(破山明嗣)。

豐都二僊覺城明柱禪師

上堂。昨日今朝。元無有定。劈面拈起。如泡如影。坐斷淨明。佛頭倒行。摩竭正令。擊拂子曰。野狐窟裏產麒麟。獼猴各佩軒轅印(破山明嗣)。

涪州天台默石道悟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白雲為蓋。流水為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後夜塘秋水深。擲下拄杖。便歸方丈(破山明嗣)。

開縣鶴峰蓮月道正禪師

幼穎悟。長習教乘。遍遊講肆。後參萬峰明于昭覺。得印證。出住鶴峰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雖然如是。明覺老漢。未免眼中有物。諸人莫被當面瞞過 後住隨州玉泉。結集破山遺錄。為雙桂功臣(破山明嗣)。

四川報恩石龍印雪禪師

上堂。佛誕生。佛成道。空裏折花遲。水中滌月早。臺出勘破趙州婆。臨濟平田打之邊。垢面蒙頭。大蟲紙帽(破山明嗣)。

四川新寧西瞿月望禪師

上堂。嘯月眠雲。扶筇天外。和泥合水。垂手塵中。放行則千花生碓嘴。把住則萬嶽盡無顏。且道覲面相逢又如何。豎拂子曰。眼下何妨安箇鼻(破山明嗣)。

貴州安順紫竹靈隱文禪師

西川夔州高梁人。族姓王。投邑之木蘭寺大千披剝。決志參方。先在黃檗座下。苦行數載。因閱禪宗正脉。向車不行打牛即是底公案。忽爾透脫。身心輕快。到中路司。參萬峰明。入門便問。千七百公案即不問。如何是學人吐不出的消息。明驀舉拂子曰。汝道老僧者是那一則。師便喝。明亦喝。師又喝。明便打。一日明舉盃問曰。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犯戒比丘。不落地獄。汝作麼生。師奪盃。覆却而出。復一僧至。明舉前話。其僧不諾。明打逐曰。汝不會我兩人意。乃落堂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有人頌得出。老僧衣鉢。兩手分付。師呈頌。明即上堂付囑。住雲南雲集寺。上堂。問從上宗乘即不問。今日陞座說甚麼。師曰。不容冬瓜瓠子會。惟許通方衲子知。曰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便打。僧一喝。師又打。乃曰。冬日晴。喜鳥鳴。聽來無別意。聲聲喚醒人。且作麼是醒。薦取本來真面目。紅爐燄上雪花明。雪花且置。試問大眾。如何是本來面目。以拄杖打圓相曰。會麼。長舌不離開口大。原來鼻直兩眉橫。問。持戒人。足不履生草。為甚麼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師卓拄杖曰。會麼。曰會。師曰。是斬是殺。僧無語。師曰。不快漆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持刀按劍。曰因甚如此。師曰。死活不知。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在甚麼處。師曰。會麼僧擬開口。師便打(破山明嗣)。

渝州治平慧覺照衣禪師

碁江熊氏子。參破山明于蟠龍。一日侍立次。明舉惟佛與佛乃能知之。且道知箇甚麼。師曰。不許知。曰因甚不許知。師曰。知即凡夫。便禮拜。明劈頭一踏曰。再下一語。恰老僧意鉢袋子許汝有分。師打桌上三拳曰。是何意旨。曰冤對兩相逢。全身秘不得。上堂。卓拄杖曰。渝州法道把眉攢。瓦礫荊榛不忍看。今日山僧重按劍。家家有路透長安。拽拄杖下座。上堂。喫飯打濕口。洗面打濕手。箇事本現成。人人盡知有。只不合等閒問著。十箇有五雙。眼似流星。口似扁擔。依舊面前背後。佛法不得順。手拍膝下座。

渠縣觀音僧可印實禪師

上堂。波瀾浩渺。却是文殊境界。天空雲淨。無非普賢道場。且道毗盧主法身主。又如何分說。卓拄杖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破山明嗣)。

梁山靈木印綬禪師

上堂。柳綠桃紅。山青水碧。頭頭見劫外風光。處處顯大人境界。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咄。貴爾當陽坐斷。是非一總不會(破山明嗣)。

閩城當陽九昭寂朗禪師

參雙桂明。問如何是大白牛車。明便打。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明又打。師曰。棒頭有眼明如日。明復打。師拂袖便出。一日明垂偈曰。驢事未完馬事到。謾將底事討分曉。汝續後句看。師應聲曰。渾然正令續楊岐。露柱燈籠俱蹋倒(破山明嗣)。

益州彭水龍洲三際如通禪師

陝西長安人。禮草堂老宿雜染。南詢首參天童悟。問覲面相呈時如何。悟便打。師便喝。悟曰。我打你喝。意旨如何。師曰。不敢辜負和尚。悟曰。未信你在。師拂袖便出。往參破山明于西堂。一見便問。覲面相呈。請師痛棒。明曰。不打你者鈍漢。師曰。恁麼多此一問。明曰。猶嫌少在。師禮拜。明曰。你向甚麼處見老僧。師即豎拳曰。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明曰。既然如此。你適纔向甚麼處禮拜。師便喝。明休去。僧問。和尚住此山。以何法示人。師曰。龍淵峰七高八低。玉帶水左曲右灣(破山明嗣)。

巴州清涼壁觀印嵩禪師

參雙桂明。問千里趨風呈一問。瞎驢宗旨請師宣。明振威一喝。師曰。恁麼則無邊剎海虛明鏡。大千沙界掌中珠。明又喝。師曰。聞師久蓄荆山玉。憑眾當陽借一觀。明曰。橫看不足。豎看有餘。師禮退(破山明嗣)。

衡州開峰密行寂忍禪師

滇南宜良人。參破山明于雙桂。問不遠千里。禮拜和尚。千里內即不問。千里外一句作麼生。明曰。兩眼對兩眼。一日。砌牆有蜈蚣出。師大叫曰。蜈蚣雙桂。明擡頭看。師以石打作兩斷。明曰。你道他性命在那一頭。師以脚踏之。明曰。究竟不知在那一頭。師便出(破山明嗣)。

雲南狼盤大吼印傳禪師

上堂。石頭和尚道。針筍不入。藥山和尚道。石上栽花。狼盤這裏則不然。如百花叢裏相似。那箇鼻底。無些香氣(破山明嗣)。

四川梁山月宗印星禪師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星河忽發怒。梁山飛半空(破山明嗣)。

四川雙桂聖可印玉禪師

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處處敲鑼擊鼓。燈籠通身放光。露柱就地起舞。揭臨濟之三元。抽雲門之一顧。豎拂子曰。大眾會麼。復擊一下曰。發機須是千鈞弩(破山明嗣)。

河南聖山寂光印豁禪師

上堂。僧問。達磨西來所傳何事。師擲下拄杖曰。會麼。僧無語。師曰。我當時見雙桂。被他一問。只得面赤而歸。至今覺有慙色。便下座(破山明嗣)。

關中興善易菴印師禪師

西蜀成都人。佛成道日上堂。一點明星未變更。瞿曇覷破使人驚。妄想執著成何事。心佛眾生盡強名。雙桂老人誕日上堂。大眾會麼。丹桂月中香易遠。青松雲裏幹蒼蒼。況撾塗毒驚天鼓。殺活聲光萬古殃。且道聞者如何。兒孫觸著命根斷。半篆爐烟熱恨長。佛誕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渾莫算。年年四月八。人人慶佛誕。當日獨稱尊。今朝冤害徧。不墮雲門機。瞻仰資無限。大眾既同瞻仰。還見釋迦老子麼。驀豎拂子曰。不涉去來今。毫端全體現(破山明嗣)。

四川開山快雪印國禪師

僧問。如何是深深意。師曰。沒頭沒腦(破山明嗣)。

開縣石床印平禪師

久參萬峰明。俾師首眾秉拂。僧問。吾師如何得居第一座。師拈起拂子曰。還有過得伊者麼(破山明嗣)。

梁縣宋興萬竹印葦禪師

上堂。塵塵三昧。籬裏飯桶裏水。要飲便飲。要食便食。何須走千門入保社。到頭元是昔年人。面上風霜徒受折。卓杖曰。咄咄(破山明嗣)。

瀘州奉僊秋水印滿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祖向上事。師曰。烈焰光中難措足。白雲堆裏且宵眠(破山明嗣)。

廣元鳳凰古城道堅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鳳凰舌頭短(破山明嗣)。

大竹百城印著禪師

上堂。今朝九月九。萬物隨時候。滿泛茱萸茶。何用菊花酒。孰能常惺惺。惟此拄杖友。且道。拄杖子有長處麼。卓拄杖曰。渡水穿雲頻借力。閒來猶得擾龍門(破山明嗣)。

順慶真如本源海液禪師

郡之姚氏子。十七為大僧。便知參究。一日上佛殿。見風吹經飛動。悟得活潑消息。後參雙桂明。一見便問。如汝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汝作麼生會。師曰。直截根源。本無有二。明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師曰。古人神悟處。自不落窠臼。明曰。善自護持(破山明嗣)。

梁山雲幻印宸禪師

僧問。如何得一塵不染。師曰。癩猪隊裏(破山明嗣)。

梁山雲嶠印水禪師

參雙桂明。一日聞鐘有省。述偈曰。此事毋勞形影求。當陽一擊解千愁。多年參訪皆無用。掌上原來有指頭(破山明嗣)。

重慶碧巖千松印萬禪師

成都杜氏子。上堂。今日陞座笑呵呵。踢倒淨瓶。會也麼。法法頭頭皆是道。毗盧頂上任高歌(破山明嗣)。

蓬谿八關六岫印奎禪師

川東長壽鄭氏子。上堂前日昨日今日。重重播揚家醜。非是舌底喃喃。務要大家知有。乃顧左右曰。如何是知有底消息。拍香几曰。咄(破山明嗣)。

梁州盛山雪堂穎初印顯禪師

開江徐氏子。付囑後深隱牛山。迨明順世。眾請封龕曰。靈山雙趺示相。少林隻履明宗。檢點將來。吾師軌同一轍。昔也放開奮迅全機。今也卷懷那伽大定。正值鎖封時節。大眾作麼生會。良久畫○曰。萬里清光歸碧漢。一輪明月照山河(破山明嗣)。

射洪清果不會法通禪師

南充楊氏子。初參福巖容。問。是甚處人。師曰四川。容曰。你帶的附子黃連。何不呈出。師進前作女人拜。容曰。川僧弄虛頭。師一喝便出。後參雙桂明。師問。某甲未後來。請師最初句。明曰。老僧舉杯喫茶。不知甚麼麤細。師兩手叉腰作聽勢。明打曰。者漢久在江南喫餛飩。却來這裏討新鮮。師連喝便出。上堂。至圓至妙。至難指踪。電光弗及。石火罔通。回頭轉腦。喪却家風。一念知非。耳熱面紅。是箇甚麼。為萬物宗。喝一喝(破山明嗣)。

古閩嘯宗印密禪師

僧問。子湖捉僧捉賊。和尚作麼生判斷。師曰。是即不是。問。教中道。結集法眼。無令斷絕。又曰。倒却門前剎竿。是斷絕。不是斷絕。師曰。千聖不傳(破山明嗣)。

梁山虎城黑灘指北通鑑禪師

參福巖容。問。日當空樹無影。是何人境界。容當頭一踢。師作大蟲吼一聲。容曰。老僧今日失利。再參雙桂明。未禮拜。便與明脇下一拳曰。遠遠只帶者箇來。明曰。元是你本有的。師曰。供養和尚。明劈脊便棒。師拂袖便出。師主法曰。天雨寶華。人咸滅袖。品行高卓。叢席共相尊禮。咸稱蜀中一甘露門云(破山明嗣)。

果州大林九彥印歷禪師

州之趙氏子。上堂。本體圓明耀大千。只須當下徹根源。尋常日用逢知己。拄杖挑來一串穿。眾中有會得者麼。眾無語。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破山明嗣)。

鳳山興隆深省寂純禪師

渝州徐氏子。參雙桂。職書狀。明日。汝任書狀。不可錯落。師曰。公案現成。有何錯落。明日。公案何在。師作寫勢。明日。就錯了。師拂袖而出。佛誕上堂。今日瞿曇降誕。指天指地。即是者箇消息。諸人還會麼。四十九年說不盡。兒孫打入葛藤窠(破山明嗣)。

閩部東川呂大器居士

究心宗乘。久不得入。聞萬峰明。駐錫石柱司說法。欲往參謁。左右以督師兵柄。不可輕騎入山為阻。士亦念。山深道棘。恐滋地方之累。乃齎香往迎。師拽杖赴署。士出擬作禮。師曰。你是呂居士麼。士曰不敢。師曰。父母未生前。還姓甚麼。士擬開口。師便打。士色怒。師復打。士趨進。師呵呵大笑曰。將謂將謂。元來元來。遂占一偈。示曰。無端平地起孤堆。駭得虛空顛倒走。痛打金毛人不識。幾乎翻作跳墻狗。士怒掩却門。大張威令相勘。師答以偈曰。父母未生前句子。等閒棒著發無明。猛然省得非他物。十八女兒不繫裙。擲偈即行。後石柱司官馬嵩山。以扭繚拘解轅門。師以偈投見曰。拄杖芒鞋荊棘路。沾沾滯滯無回互。通身泥水尚未乾。又穿一雙鐵脚褲。士降階焚香。始拜為弟子。執禮甚恭。師曰。汝尚未知主人公落處在。士禮拜曰。謝師指示。師便打曰。如何是十八女兒不繫裙。士于言下。豁然有省。遂呈二偈曰。天生體態自輕柔。紅粉佳人日夜愁。逐色尋聲年易邁。婆婆原是舊風流。麤言惡棒不容情。收放何須藉主人。恁般磕著吾懷裏。一句承當覲面親。師閱偈。點首頷之。遂授記荊。付法偈曰。黃檗室中三頓棒。大愚肋下便還拳。老僧撞著呂公縛。祖代源流如是傳(破山明嗣)。

福清黃檗隱元琦禪師

福州東林林氏子。十歲仰觀天星有觸。遂決志出家。投南海潮音。領茶頭執事。日供萬眾無難色。因省母歸里。遂削髮黃檗。徧游講肆。後參金粟容。遂有省入。因見諸禪人頌百丈再參馬祖因緣。總未妥在。師呈頌曰。一聲塗毒聞皆喪。徧界鬪醜沒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容深然之。圈出拈示法堂。即為陞座曰。吾有一枝拂子。是從上用不盡的。顧師曰。汝作麼生奉持。師喝曰。放下著。容曰。再道看。師喝便出。容到方丈。師禮拜曰。適纔觸忤和尚。容舉拂曰。汝且將去行持。師接著便打一拂。容曰。將謂報恩那。師又打一拂。便出。後繼席黃檗。見巖下側石如舟。行者艱于步履。師曰。時節若至。自然平矣。一夕。師向石持大悲呪三遍。默祝龍天。此去黃檗。吾道大行。為山增色。此石可平。次早黎明。大眾報曰。石已

自平。師曰。不可傳說。吾祝已徵。乃命名為自平石。附以銘曰。匪石不平。我心弗誠。心既誠矣。其石自平。既平且誠。吾道大行。以此靈驗。刊石為銘。上堂。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返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黃檗冬行春令去也。還有移時換節者。與黃檗爭輝。出來酬價看。眾無對。良久曰。可憐不遇攀花手。狼籍枝頭多少春。僧送布。師舉布曰。這箇那裏得來。曰惠安。師曰。為甚麼在我手裏。僧罔措。師擲下曰。要這箇作甚麼。後應扶桑國之請。大行于彼國。至今兒孫蕃衍(費隱容嗣)。

福州雪峰巨信彌禪師

同安蔡氏子。年十七。禮梅山止安薙髮。一日安舉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日夕思惟。不能一決。因負米登山。忽忘身世。遂成偈以自歎。發誓參方。首造鼓山。謁無異來。受戒具。復參天童悟于黃檗。又掩關于安南之圭峰。有僧傳天童以薰風自南來話。勘驗學人。師未明其旨。提撕三月。值掃地汗出。忽然清風襲體。通身慶快。乃拍掌笑曰。好箇出身處。時人不自知。始信大慧曰。悟後不參古人言句。不肯見人。是為大病。適金粟容繼席黃檗。遂啟關直詣容。問如何是汝本分句。師曰。今日晴。容曰。我不問今日晴。如何是本分句。師曰。昨日雨。容曰。親切道來。師便豎拳。容曰。離却拳頭響。師曰。鼻孔大頭垂。容頷之。遂安西堂。一日侍立次。容問。德山托鉢。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恁麼去喪却兒孫。容曰。密啟其意響。師曰。恰似今日。容曰。末後句又作麼生。師口占曰。末後句脚頭。脚底復全備。幸自可憐生。春風落草裏。記荊後。出住南安棲隱。南山報劬。福州興國雪峰。漳浦岱山九雲。惠安平山。泉州招慶等刹。上堂。玉樹銀花開。林巒成一色。碧桃三五點。又露春消息。徧界覓無踪。相逢不相識。靈雲蹉過許多年。只為尋常不得力。若得力千聖莫能知。玄沙焉可測。且道。作麼生是衲僧得力處。良久曰。等閒日午打三更。翻轉乾坤如漆黑。喝一喝。上堂。風生大野。霧散晴空。山明水秀。竹翠花紅。物物悉皆成現。頭頭終不覆藏。堪笑古今譚元說妙。舉西話東。正眼看來。大似雪上加霜。還有不受瞞的麼。驢腮馬面雖相似。熨斗煎茶銚不同。解制上堂。九十日內。動靜一致。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突出眼睛。失却巴鼻。身裏出門難。門裏出身易。當下頓超難易。便能寸步千里。喝一喝曰。會麼。下座。辭眾上堂。進以時。退以時。見機行藏不思議。但能不作去來觀。徧界渾成圓覺地。喝一喝。上堂。師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杲曰。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天童師翁曰。向上一路。踏破草鞵。師曰。四大老。雖是發明向上一路。未免令人望崖而退。黃檗則不然。向上一路看脚下。上堂。太虛未為大。蟻螟未為小。一句具三元。一元具三要。多少聰明人。迷却這一竅。不見道。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便打。曰意旨如何。師曰。一併收下。曰只如大悲院有齋。師曰。切莫向這裏許躲根。問如何是佛。師曰。繩床椅子。師晚居榕城。

慶城僅四載。至順治己亥初秋。示微疾。謝絕醫藥。中元日。次第遺囑後事。一切弗循世諦。夜半命具湯澡浴。眾皆環集。待十六日鷄鳴。易衣端坐。顧問首座照徹曰。芙蓉來作甚麼。徹曰。造一座無縫塔。師曰。幾工造就。徹曰。不費工夫。師曰。好生瞻仰。徹禮退。又喚明照曰。吾示汝。妙湛圓寂。不以世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至卯刻。眾請遺偈。師曰。往往說了死不得。要行便行。用偈作麼。遂跏趺而逝。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奉全身。塔于雪峰之麓宮。詹學士周廷鑑。撰塔誌銘(費隱容嗣)。

雲峰朗真璣禪師

小參。今日五月五。雲峰無時度。不點菖蒲茶。不打鼉龍鼓。不用符使驅瘟疫。不拈百草嘗甜苦。家常粥飯寂寥寥。終不倚傍人門戶。狐妖鼠怪。一任鼓舌搖唇。跛鼈盲龜。從教頭昂面露。赤口白舌自消除。不動纖毫超佛祖。且道。據箇甚麼。驀豎拂子搖曰。瞞我不得。擲下拂子。復舉龍牙和尚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師曰。龍牙據款呈實即不無。爭奈不堪舉似。未免翻成鈍置。何故。好女不著嫁時衣。將軍不納敗兵騎。雲峰也有一頌。不圖應時應節。且要脫略悟迷。道妙由來不涉程。聖凡觸事自圓成。端陽雨色無虛日。遠近林巒翠欲傾。小參。六月初六。天色炎熱。路上行人。汗出如浴。林下衲僧。冷似冰雪。雖然冷熱不同。覷面全彰。要訣是非差別難該。動靜閒忙俱滅。遂高聲召眾曰。還會麼。若也會得。壁立千仞赤肉團。無位真人乾屎橛。若也不會。茫茫宇宙是丈夫。甕裏何曾失却鼈。喝一喝。小參。神頭鬼面。驢腮馬臉。滅漢吞吳。驅雷掣電。不可以知知。不可以眼見。轉身移步喪全軀。臨濟德山失方便。且道。是何意旨。拈拄杖。作射勢曰。透過萬重關。放出這箇箭。放下拄杖曰。險。復喝一喝(費隱容嗣)。

鹽官金粟百癡元禪師

閩之漳浦人。族姓蔡。業儒不售。年二十薙度。見禪關策進。有萬法歸一話。遂事參究。年二十四。謁黃檗容。問答次。容連拳打出。翌辰呈偈。容閱畢。豎拳曰。向這裏道看。師無語。容復連拳打出。自此丟却話頭。單看連拳打出時。畢竟是甚麼意旨。愈參愈猛。一日隨眾入室次。容曰。動弦別曲。葉落知秋。汝作麼生會。師呈坐具。容曰。是甚麼時節。作如此去就。師擬開口。容又連拳打出。師歸堂。即躍然有省。適亘信關主參容。容問。如何是佛。主抵對後。容復顧師曰。汝作麼生道。師曰。破米篩。容頷之。立師為西堂。容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師珍重便出。又問。如何是逆水之波。師進前。作掀倒禪床勢。容拈拄杖。師亦出。復問。我看汝這幾時。恰似傷弓之鳥。如何是金翅鳥。直取龍吞。師亦進前。作掀倒禪床勢而出。容遂印可。住金粟上堂。玉將火試。金將火煨。不改尋常光明燦爛。若是鉛汞砒砒。到這裏百雜碎了也。所以山僧數年來。開爐冶運鉗錘。挈挈波波。費盡柴炭

。只要求箇精金美玉。當前爭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可中有不受屈抑的。往往自謂。懷金無識價。抱璞枉遭刑。似則固似。是即未是。大眾既似矣。為甚麼却未是。何樓市物真和偽。到底行家不可瞞。除夕小參。以拄杖卓一卓曰。爆竹一聲。乾坤震動。山魃鼠怪。何處出頭。因思王老燒錢。太煞膽小可笑。北禪分歲自取勾牽。金粟非是屈抑先賢。祇為門風各別。汝等諸人。莫有成禱者麼。眾無對。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遂拖拄杖打散。上堂。日融融風浩浩。華亭江畔古猶今。雲羃羃草茸茸。金粟峰頭常顯露。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拈出自光輝。用著更痛快。與麼說話。皆諸方普請會底。山僧此者擬別行一路。算去思來。總跳不出。憶得古詩有兩句。頗相近。堪與一切人。脫却貼肉汗衫。未免借為流布。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良久。高聲召曰。大眾。眾舉首。師曰。分明記取。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縱橫逆順數將來。日日分明是好日。去却七拈著一。八臂哪吒下手難。千眼大悲辨不出。上堂。三月屆清明。扶筇陌上行。行行興未歇。半喜半疑驚。舊塚添新塚。歌聲和哭聲。如何塵世客。不早學無生。且無生作麼生學。喝一喝曰。相逢莫下馬。各自奔前程。開光上堂。銅棺絕頂。突出雙睛。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此師翁最初之光也。踞六大剎。丕振濟宗。緇素雲屯。名傳紫閣。此師翁出世之光也。示寂通玄。峰巒變白。四方聞訃。如喪所生。此師翁末後之光也。即今若子若孫。遍天遍地。總是師翁不盡餘光所攝。更說箇飾像開光。大似佛頭屙。塗污不少。是汝諸人。要見師翁不盡餘光麼。山僧徹骨徹髓。普為點出去也。遂拽拄杖下座。一齊打散。上堂。九九百百。半青半白。項短二寸。頭長三尺。相對無言獨足行。神光閃爍射衣襟。應機游戲兮。大千剎土不為寬。隨物遁藏兮。蟻螟眼裏不為窄。釋迦彌勒是他奴。臨濟德山空踈踏。試問此者是何人。擬議頂門轟霹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上堂。無明即佛性。萬幅楊烟藏古鏡。煩惱即菩提。千畦麥浪漲前谿。也無佛性無無明。鬧市紅塵信步行。也無菩提無煩惱。拈匙把筯隨緣好。隨緣好須及早。莫言烏兔尚堪留。蹉過一生空到老。上堂。豎起拂子曰。摩竭陀國。親行此令。萬派消聲。千差打迸。可笑飲光潦倒。末後自入坑穽。帶累幾許兒孫。到處說心說性。稱楊稱鄭金粟。贏得日長無事。倚闌干望見。角里山下秦皇廟。前有一座藤裏石橋。冷與碧波相映。只是不許動著。為甚麼蔡三郎行年本命。上堂。采菱歌斷秋風起。曲檻香清翠帶殘。慙愧九旬無法說。行行坐坐暗相瞞。政當此時。解夏一句又如何道。行滿不須驗蠟人。輕包萬里任來去。上堂。古佛心只如今。澄水浸虛碧。寒風動暮砧。明明歷歷無人會。可笑空拋境上尋。僧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山僧退身三步。僧喝。師拈棒打。僧走出。師曰。何曾解恁麼來。問如何是當陽獨露句。師曰。春鳥喃喃罵落花。問一大藏教如何演唱。師曰。碧班那豹剝。當滴帝都丁。曰某甲不會。師曰。玉篇裏看取。康熙壬寅六月。師手錄法語百餘葉。增入全錄。曰山僧從今再不說法矣。八月初示微疾。醫來。師曰。報緣已盡。

。服藥無益。每日酬應如常。至十六日巳時。沐浴更衣而逝。塔于吳之鄧尉山後。有嗣法門人古門壽宗。遷回浦城就山。語錄三十卷。入楞嚴方冊流通。次年癸卯六月。師忽示現于平湖北水門外。徒眾數十人。舟楫宛然。金天生同眾親見能言之。事載行實(費隱容嗣)。

杭州東明孤雲鑑禪師

參金粟容。容問。如何是覲體現前。師下語不契。屢呈偈頌。皆不許可。忽一日豁然上方丈。容曰。如何是覲體現前。師驀豎拳曰。會麼。容曰。如何是覲體無依。師轉身曰。我去也。容領之。上堂。拈拄杖曰。施主殷勤請上堂。愧予無法可商量。拈條白棒當陽指。普使人天脫體彰。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上堂。二月初九。客到門首。山僧無法。何必啟口。脫體風流。更何可守。直得獅子回頭。象王哮吼。野干潛踪。狐狸倒走。試看陌上流鶯。溪邊垂柳。一一分明。子午卯酉。擬議尋思。劈脊便棒。世祖順治癸巳。住金粟。一日拈拂趺坐而逝(費隱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梁山黃檗象崖珽禪師

閩之福清人。初參全粟悟。後參東塔明。躋西堂。始印可。入蜀開法梁山之玉屏。上堂。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曰。三聖坐籌帷幄。退己讓人。者僧身挨白刃。皮下無血。保壽據令而行。龍頭蛇尾。三人雖縱奪可觀。未免有得有失。山僧今日開堂。若有推出一僧。亦劈脊便打。他若云恁麼為人。瞎却西蜀人眼去在。直打棒折。也未放手。何故。要救天下人眼在。因避兵西陽大酉禪林。于辛卯七月望日。示微恙說偈。來亦無所從。去亦無所至。來去本無踪。無是無不是。擲筆趨寂。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一(破山明嗣)。

[障-音]邠雪門含璞燦禪師

秋林人。幼經講肆。長習坐禪。淵默穆然。一見萬峰提唱。所蘊脫灑。後住[障-音]邠夫子院。易額為雪門。上堂。問衲僧行履處即不問。睡夢時如何作主。師曰。夜半窗明。隣家有火。曰此是甚麼消息。師曰。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乃曰。人人赤灑灑。撥雲霧而覩青天。箇箇圓陀陀。穿垢衣而登淨地。正恁麼時。龍蛇溷擾。凡聖交參。[嚶-羽]上堂。踏轉石梁橋。歸家清涼處。秋水浴金鵝。覺花開鐵樹。九鍊山中古天門。幾箇惺惺幾箇悟。示眾。有一物。頭拄天脚踏地。無足善行。無眼善視。無手善拳。無舌談義。道無翼而長飛。性無根而永固。若有會得。不妨與他結箇同參。

喝一喝 知劫運將至。示微恙而逝。塔于九鍊坪(破山明嗣)。

丹霞大慈無漏涵禪師

新繁安氏子。初參鄧尉藏。不契。後見明。打徹。呈偈曰。九年鍊成一吹毛。武藝全提不用操。出匣獨能平宇宙。當場不讓始稱豪。住丹崖上堂。食息居士詣前拈香曰。爇向爐中。為光明雲。徧滿法界。供養我堂頭長老。于此雲中紫柏座上。擘。開面門。放出頂相。與諸人描邈。師曰作家。又問。覷面相呈時如何。師曰。雲從洞口出。士擬問口。師曰。水向石邊來。乃曰。雨細細霧漫漫。陣陣朔風透膽寒。只為諸人寒未徹。遠勞檀越過彭關 上堂。者事從來沒泊棲。電光石火豈容思。無踪跡斷消息。波斯叫苦石人泣 偶示微恙。端坐而逝。塋于金相寺之右(破山明嗣)。

盛京聖恩雪臂巒禪師

武昌人。于黃龍寺削染。參天童。職巡照。忽聞鐘聲有省。辛巳秋。入蜀。參萬峰明于烽煙燹火中。臥薪嘗膽。以身先之。侍明嬰七難。師無難色。或冀以代受。相依二十餘稔。嘗頌拄杖曰。通身黑又通身節。展大用兮發大機。始信昂頭撐宇宙管。教佛祖也攢眉。迨庚子夏。蜀難漸平。拂衣北邁。住大名府潭淵普照寺。上堂。真佛無形。真道無體。真法無相。于中會得三即一。如或不會一即三。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眾會麼。復卓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後遷磁州滹沱二祖塋院。上堂。二祖塋前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傍無邊表。中亦不立。取之不逢。捨之不離。向之不親。背之則契。三世諸佛從此證。歷代祖師從此悟。在天名風雲雷雨。在地名鳥獸艸木。在五常名仁義禮智信。在五行名金木水火土。乃智乃愚。若僧若俗。蜎飛蠕動行蚊之類。孰不由此而發生。豎拂子。召眾曰。還薦得者一物麼。良久。拂一拂曰。去去西方路。迢迢十萬程。後三處閱藏共九年。微恙而逝(破山明嗣)。

成都昭覺丈雪醉禪師

中川李氏子。情性沉厚。意氣淡冲。初參萬峰明。因鞋倒套不上有省。遂造天童。聞梆聲大徹。後回萬峰。見而印可。開法牛山禹門漢中靜明保寧艸堂。整頓頽綱。於烽煙滾滾中。正令全提。霞施雲委。上堂。久雨偶晴。人境紛紜。金烏投東嶺。滴露艸橋橫。衲子分中。明甚麼邊事。若也分疎得。也是烏龜鑽破壁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弗存。法從何立。豎拂子曰。此是境。如何是法。擲下曰。從茲拋在糞掃堆頭。雨灑風吹去 追嚴上堂。朝朝睡到日紅東。不會人前撞木鐘。以拄杖敲香几曰。天堂地獄。被山僧一擊。七花八裂了也。惟有目犍連尊者。揚聲大叫曰。快活快活。大眾且道。此老快活。從威神力而得耶。從山僧拄杖頭而得耶。試甄別看。如辨別得出。六出祁山非猛士。七擒孟獲始稱豪 上堂。還有衝鋒慣戰者麼。一僧出。師打僧曰。恁麼則泥牛[口*后]太虛去也。師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僧作掙鎗勢。師曰。善哉善哉。僧擬議。師曰。艸賊大敗 劫風稍息。重關昭覺。時年七十有六

。掃劫灰。得諸方殘篇。縫為錦江禪燈。康熙癸酉秋。命門人徹生。負稿嘉禾。剖劖流通(破山明嗣)。

四川開山快雪國禪師

宕渠王氏子。入雙桂之室。後住南隆東禪。上堂。問如何是山中境。師曰。綠水滔滔穿洞口。飄飄黃葉樹頭飛。乃曰。吾從成褫來。劈開箇門戶。搗又搗不起。扶又扶不住。深山曠野中。左右無依怙。免強自支持。刀耕為活路。糧收三五石。衣裾頗充足。晝夜不歇心。脊梁生鏃鑄。打起老精神。蓄養中心樹。數年不出山。無榮亦無辱。撞著無情漢。將我強推出。禪道尚不知。人情又不熟。山夫自愧百無能。終日如癡恰似兀(破山明嗣)。

濮陽龍游石幢壽禪師

嘉陵姚氏子。初入禹門醉室中。參隨甚久。遂之雙桂。印可。住濮陽游。一榻蕭然。別無長物。有回石頭之風。僧問。和尚未見破老人時如何。師曰。眼光燦破四天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曰學人不然。師曰。試道看。曰學人未見和尚時瞎。見後眼光燦破四天下。師豎拂子曰。見麼。曰見。師便打。上堂。龍游無法說。縱橫活潑鱗。拈起鱉鼻蛇。露出冲霄鶴。放去周寰宇。收來隨折合。不滯有無機。寧分大小月。覲體總恁麼。阿誰能超越(破山明嗣)。

瀘州雲慶遺聞幻禪師

嘉州楊氏子。生而岐嶷。髫年詣峨山祝髮。嘗習法華楞嚴。至十九歲。登座講經。不下萬指圍繞。後遍歷諸方。還蜀。復參雙桂。遂受記荊焉。本州士庶。請開法于雲慶。上堂。搥鼓陞堂。栽龜毛于火內。出眾捲席。輪磨盤于空中。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何故。彼自無瘡。勿傷之也(破山明嗣)。

遵義松丘兩生從禪師

蜀永川丁氏子。父母俱夢供養之僧真從來也。當晚室中果生一子。故老幼咸以真從呼之。遂號兩生。自幼不茹酒葷。七歲。依胞叔出家。異其常童。少習講。後參雙桂明。印可。應恒昭寺請。上堂。今朝十月初一。到處犁耙事畢。獨有恒澤山中。又是一箇則例。且道。甚麼則例。新出一羣犢子。今日方纔貫鼻。待伊時節到來。箇箇耕翻大地。防禦使請。上堂。今朝臘月初五。壽星高照鎮府。部屬官員走似煙。林下道人何所處。一眾雲堂濟濟來。更要山僧打口鼓。試問諸人還會麼。以拄杖卓一卓曰。拈起胡笳十八拍。宮商一韻垂千古。世壽七十二。無恙而終。葬全身于松丘之右(破山明嗣)。

西蜀雲頂竺意傳禪師

大足胡氏子。二十歲出家。入山樵採。折松枝作聲。有省。參雙桂明。印證。後住雲頂。上堂。詣座前打圓相。以脚蹴踏。召眾曰。三世諸佛。被山野踏殺。眾中還

有救得者麼。便請。良久曰。如無。山僧自救去也。便登。乃曰。超凡越聖。須是其人。打破虛空。不妨好手。衲僧去就。不容走作。絲毫妄動。自傷己命。喝一喝(破山明嗣)。

衡州開峰密行忍禪師

上堂。十方世界。無插針之地。一莖艸上。轉大法輪。利生接物。顧左右曰。委悉麼。仰之是天。俯之是地。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喝一喝 上堂。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時如何。師曰。有眼如盲。有口如啞。僧罔措。師便打。乃曰。棒如雨點。喝似雷轟。于中薦得。正是癡狂外邊走。且道。過在甚麼處。舉拄杖曰。戰場休眨眼。八面取真魂。遂下座。旋風打散。復召曰。大眾。眾回首。師震威一喝。歸方丈 上堂。舉一將軍出戰歸。帝慰問曰。卿昨輪刀上陣時。陣上還逢舊相識否。將軍曰。正與麼時。臣尚不有自己。更見誰相識來。師曰。今時參學人。須是與麼一回始得 居士參。師問。為佛法來。為人情來。士曰。為佛法來。師左右指顧曰。你看者裏。阿那箇是佛法。士擬議。師叱退 頌拈花微笑曰。末上招人笑。全鋒已挫折。何須正法眼。直待瞎驢滅 頌德山托鉢曰。德山托鉢過堂。惹起一場禍殃。誰謂父為子隱。明明證父攘羊(破山明嗣)。

峨眉九龍無私元禪師

嘉陽人。偕聖可玉行脚最久。同得法于雙桂。遍歷諸方。旋峨之九龍有年。康熙甲子春。買舟東下。抵華岩。與玉寒溫畢曰。我此回來者裏死。望你燒我耳。岩戲謂傍僧曰。打鼓著。僧曰。作甚麼。岩曰。送無和尚闍維。師曰。多一日不得。少一日不得。及次日早。請知事。分割衣鉢訖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人無私存。無私之名。今日盡謝。後當止著呼余為界微矣。言訖而寂(破山明嗣)。

當陽九昭朗禪師

上堂。今朝七月十五。處處敲鑼擗鼓。山僧拽杖登堂。一味平實愚魯。不會獅子翻身。只解會打口鼓。說退生死魔軍。徹發狸奴白牯 小參。十五日已前。前不構村。十五日已後。後不送店。正當十五日。前際不續。後際不生。中道不安。如何即是。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艸鞋踏雪。僧頓足曰。莫是者箇。師曰。切莫錯認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捷根源事如何。師曰。道著如啞。曰極則處如何。師曰。聽著如聾。曰如何是未生已前事。師曰。待烏石峰點頭。即向汝道 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知有個甚麼。師曰。吾常於此切。僧擬議。師曰。且過這邊著(破山明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處州連雲古淵成禪師

福州長樂王氏子。兒時頭角岐嶷。目光激射。父歿早孤。母強為納室。弗受。二十有二。忽邁危疾初痊。易服宵遯。投辟支崖。虛舟蕪染。授以話頭。未有入處。聞黃檗琦門庭孤峻。因往依焉。發奮力參。晝夜精勤。幾二載。琦隨機勘驗。往來激揚。大有可觀。無何辭去。參金粟容。容試以黃龍三關。師應答如流。略無停滯。容已心識。為當家種草。先領維那次晉西堂。以授記荊。出住永嘉法通廣福天目昭。明末應括蒼連雲 上堂。西來祖意。迴約籌量。鳧頸自。短鶴頸自長。呷酸是醋。咬辣是薑。恁麼會得。好肉剜瘡。不恁麼會。太煞郎當。搏風金翅。挂角羚羊。更若逐前尋氣息。知君空討一場忙 上堂。問高高峰頂秀。步步踏雲梯。請師拈祖意。不負遠來機。祖意即不問。如何是竇中主。師曰。穩踏脚跟。如何是主中竇。師曰特地尋人。如何是竇中竇。師曰。瞎却眼睛。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截斷汝舌頭。曰竇主已蒙師指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高著眼看。乃曰。摩竭正令。雪上加霜。少室機關。潑油救火。滯名著相。孤負生平。煉行灰心。徒勞辛苦。爭似顯諸仁。藏諸用。和其光。同其塵。隨流得妙。任運全真猿鹿作伴。泉石相親。知甚秦亡漢霸。李敗張成。農家渾然。不管和雲高臥山林。所以道。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箇無心道人。如何是無心道人。夜來床薦煖。一覺到天明 立頭首執事。上堂。欲增叢林意氣。須是鐵心烈漢。放開作略通天。胸次杳無涯岸。臨深履薄休辭。虎穴魔宮勿憚。法令必也遵依。主竇固宜互換。大家出手同鳴。祖道特新顯煥。貴哉不易初心。自然始終一貫 誕日上堂。如來禪爛似鐵。祖師禪硬如綿。不解涅槃縛。不脫生死纏。古錦鋪花。徒勞腕力。因齋慶讚。急箭撩天。空張大口。飽喫高眠。那曉得今朝是父母已生。日未生前。問著當胸劈面拳。任從他和泥入草。披毛戴角。算還飯錢。雖然。未透纖毫無礙處。莫教孟浪學人言 上堂。舉心動念。即是生死妄根。息慮忘緣。又縛二乘羈鎖。設若修因煉行。爭奈途路勤劬。就令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辯真實。猶墮尋常活計。直饒以大圓覺。為我伽藍

。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亦未稱本色衲僧。畢竟如何得相應去。卓拄杖曰。七尺單前。三條椽下。有眼如盲。有口如啞。火焰裏翻身。鍼鋒上走馬。頑鐵躍洪爐。精金烹大冶。一槌兩當。吒吒沙沙。七縱八橫。瀟瀟灑灑。動著便拳。問著便打。[祝/土]殺山前陳秀才。嚇倒東村王阿姐。良久曰。知音者寡 上堂。問達磨未來東土。如何是單傳直指。師曰。砂裏無油。曰即今覲面相呈。臨濟宗乘。乞師指示。師打曰。腦門迸裂。問法法無生即不問。獨行獨步是如何。師曰。頭上浩浩。曰十方無一物。當體絕行踪。師曰。脚下漫漫。乃曰。森羅萬象共談禪。莫怪虛空不為言。幾箇師僧皮有血。火星爆斷兩眉尖。是以。從觀音門入者。鐘鳴古殿。鵲噪檐前。候蟲切切。野鳥啾啾。助汝發機。從文殊門入者。千波競涌。萬派爭朝。墻壁瓦礫。放大光明。助汝發機。既皆發機。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無一物不為神通妙用。無一竅不是向上全提。于此悟去。已被三大士將黑豆換却眼睛。將口唾唾破面門。更欲回頭轉腦。遲遲疑疑。有甚共語處。然則機未發時。法住法位。又作麼生商量。不得一聲親[口@力]地。漫將鶴唳當鶯啼 上堂。佛歡喜日。空諸熱惱。僧自恣時。放曠逍遙。南閩浮提說禪。北鬱單越悟道。西瞿耶尼行脚。東弗于逮罷參。草木叢林。作獅子吼。獼猴白牯。佩古菱花。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 因執謗小參。問昔日梁武帝請傅大士陞座講經。士揮尺一下。意旨如何。師曰。錯下註脚。曰誌公云。大士講經竟。又作麼生。師曰。臂膊不向外屈。曰祇如今時義學之流。還透得此關楬也無。師曰。未夢見在。曰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却被汝道著。乃曰。至理極圓。執之則偏。至道無方。局之有所。正眼不明。猶握管以窺天。安識太虛之寥廓。正見不廣。如誇河而多水。焉知向上之汪洋。鞫其指歸。病在熟處難忘。既然不離窠臼。何由迴出蓋纏。若是據令而行。黃面瞿曇無處插嘴。何況鑽頭入知見網。羈足于藤椿者。能彷彿其庶幾哉。所以道。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也。寧不天下太平。安家樂業。其或未然。山僧不避謗嫌。直截單提。普請諸人。同入平等無礙法界。以拄杖指曰。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師最後所住連雲。勝甲山海居。千峰萬壑之間。已半為有力者折券矣。當道高師之名。請師住持。即共圖興復。師辭之者再。彼中強之者亦再。師撫然曰。此定數也。遂諾之。舉向之占籍民間。釐而正之。悉還常住。而荒烟冷風。頽垣破壁。鬱成寶坊。食者恒數千指。揭竿之徒。歛然四合。其中一二不逞。先有積憾于師者。耿耿睨之。或曰。寇且至。盍去諸。師曰。生死等也。君死社稷。大夫死封疆。士死餒。衲僧死伽藍。庸可逃乎。杜門以待。侍者或行或止。師悉聽焉。一晚挺刃突入。圍師數市。師笑曰。吾埃汝久矣。一任將老僧頭去。遂遇害。實順治乙未之十有二月十三日也。眾既散。弟子收全身。依法荼毗。奉靈骨。塔于東甌之雲峰寺南(費隱容嗣)。

杭州慧雲本充盛禪師

閩之吳氏子。初遊庠。有文譽。年二十八刳落。首謁金粟容。禮拜次。容問。如何是汝主人公。師豎拳。容曰。喚這箇作甚麼。師曰。和尚定當看。容與一棒。師一喝。容又棒。師擬議。容連棒打出。師遂豁然上堂。僧出擬問。師曰。不動舌頭。道將一句來。僧喝。師曰。猶涉唇吻在。僧曰。要第二杓惡水潑那。師便喝。乃曰。佛道別無奇奧。只要見到行到。見到。必能顯大機。行到。自能展大用。大機貴直捷。大用貴迅發。故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且道。因甚麼得到恁麼地。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眾中莫有不受欺者麼。一僧喝。師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僧參。師問。那裏來。曰衢州來。師豎拳曰。衢州還有這箇麼。曰有。師曰。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失却了也。康熙辛亥。將示寂。預辭道舊。告眾刻期。坐逝。後七年。門人奉龕。建塔[病-丙+石]蟠山。龕忽自裂。見全身儼然。髮爪俱長。眾請爪髮衣履入塔。供全身于本山。如曹溪式。師所著。有古鑑錄。禪林寶訓註。同語錄若干卷。行世(費隱容嗣)。

樗菴柴立己禪師

參金粟容。容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豎起一指。容曰。看破你了。師一喝。容便打。師豁然領旨(費隱容嗣)。

空巖坦禪師

慈水方氏子。參福巖容。問作麼生是破砂盆。容曰。吞却乾坤。師即呈頌曰。七突八穴陳年貨。日炙風吹直到今。遭箇乞兒輕擲後。賺人描寫亂紛紛(費隱容嗣)。

西徑山蒼霞桴禪師

除夜問福巖容。除夕事作麼生。容便踢倒菓桌。歸方丈。師隨後問。和尚打破碗。甚麼人賠。容便打。師曰。為甚麼打某甲。容曰。豈不見道。邏賊者受罪。師一喝便出(費隱容嗣)。

靈峰斷眉敏禪師

參福巖容。容問。如何是大機。師豎一拳。曰如何是大用。師便喝。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轉身曰。拍拍是令。容曰。放汝三十棒。師一喝便出(費隱容嗣)。

常州澄江課虛真禪師

郡之徐氏子。年十七薙落。圓具。遍遊講肆。善性相二宗。未幾棄去。首參金粟乘。令看父母未生前話。有省。後因誦心經。至無智亦無得。忽然觸發。有所疑滯。一時洞徹。上天童謁悟祖。一見便鼓掌三下。悟不顧。師便喝。悟曰。三四喝後作麼生。師轉身便出。又呈頌。悟接得便擲地。師拾起便出。悟喚回覽畢。問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不疑箇甚麼。師展兩手。悟曰。只道得一半。師曰。留那一半與和尚道。居數月。復還金粟。適乘示寂。黃檗容繼席。師入方丈禮

拜。容問。如何是壁立萬仞。師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容曰。點即不到。師轉身曰。某甲在這裏。容便打出。一日師問。垂鈎下釣事如何。容以拄杖作釣勢曰。急著眼。師曰。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容曰。誰是其人。師便喝。容曰。少賣弄。師又喝。容便打。自此始定師承。遂付衣拂。退隱于澄江村落。日與居士黃介子論道。淡寂自甘。於順治乙酉秋。作辭世偈曰。二十餘年不浪遊。今朝拄杖徹風流。他人不許通消息。贈與檀那作話頭。一日謂侍者曰。我意不欲語。汝等可退。閉室臥三日。而逝。門人巨渤恒。奉靈骨。塔于武康之中峰(費隱容嗣)。

松江龍華韜明宗禪師

鹽官董氏子。髫年即茹素好佛。屢請薙染。母多難之。年十五。病幾移第。恍惚見菩薩勝相。頓覺輕安。由是初心益熾。母知志不可易。遂許之。乍離枕席。即趨秦谿梵潮脫白焉。一日發憤。往見悟祖。數遭痛棒。後茶盃失手。全身脫落。始實得地。再參金粟容。遂為入室真子。付以衣拂。是年即膺礪城羅漢。繼而雲間緇素。扳主滬上龍華古剎。未幾而蜂房大廈。鬱鬱金碧可觀。十餘年間。雲歸水就。象集龍奔。可謂有功斯土。而徽聲亦大播矣。上堂。八角磨盤空裏走。三脚驢子弄蹄行。井底蝦蟇吞却月。虛空背上白毛生。會得底。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底。口說如啞。眼見如盲。會與不會。總不與麼時如何。驀拈拄杖曰。一條柳栗硬似鐵。吞却三千及大千。復舉龐居士問馬大師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大師直上覷。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下覷。士乃禮拜。大師便歸方丈。士隨後曰。適纔弄巧成拙。師曰。一人撩天說價。一人就地還錢。惜乎。千古之下。無人證明。今日山僧要與他定當分明。以拄杖架肩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砂賣與人。上堂。風和浪暖泛扁舟。到處溪邊下一鈎。可奈錦鱗渾不餌。釣絲空向逆波流。以拄杖作釣勢曰。者裏還有鯨鰲麼。一僧以坐具一拂。師曰。垂竿江上釣獰龍。草裏蝦蟇亂出頭。僧無語。師曰。赤尾不知何處去。一簑風雨又歸舟。上堂。葉落樹梢露。雲開天面青。祖師關棧子。歷歷甚分明。昨夜黃浦風浪大。飄流一直到礪城。不知誰是知音者。獨立溪頭努目瞋。龍華要將一條斷貫索。驀鼻穿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但恐盡法無民。復舉文殊大士。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鐵圍山間。盡大地要覓一箇相救底也難得。今日山僧恁麼告報。亦當墮拔舌犁畊。眾中還有相救者麼。如無。只得自作自受去也。拽拄杖下座。小參。無影樹頭春。不萌枝上月。指顧甚分明。頭頭輕漏洩。輕漏洩。鷓鴣啼處聲聲徹。會得無非不二門。韶華滿眼無交涉。大眾。韶華滿眼即不無。且道。衲僧分上。錦上鋪花一句。作麼生道。子規啼出千山血。四野春光爛熳紅。示眾。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有漏笊籬。無漏木杓。極是現成。何須摸索。若摸索。龜背上拔毛。馬頭上截角。不摸索。未免胡猜亂度。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卓拄杖一下曰。蒼天蒼天。秘魔空舞叉。普化徒搖鐸。一夜有僧。在黑暗中立。

師把住曰。你在者裏作賊麼。僧便喝。師曰。和贓捉敗。僧欲走。師便與一掌。師一夜同眾坐。忽聞老鼠作聲。師曰。毗盧佛出現也。一僧震威一喝。師曰果然。僧無語。師曰。元來承當不起。問如何是超佛越祖句。師曰。雨落堦前濕。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果然。問為甚麼要死不肯死。師展兩手曰。關我甚麼事。曰如何死中得活。師曰。待汝活來。向汝道。僧無語。師曰。死了也。僧一喝。師曰。也是棺材裏瞪眼。士問。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和尚家風。請師判斷。師曰。山僧從來不曾眼花。後遵容遺命。繼席福嚴。三年無改。以盡未了公案。足慰常寂靈光。預知報齡將盡。旋返龍華辭眾。趺坐而逝。康熙丙午正月二十四日也。世壽五十六。僧臘四十一。窆靈骨于本寺之西北隅。太史史大成。撰塔誌銘(費隱容嗣)。

盱江資聖天水廣禪師

在金粟為第一座。一夕容對眾曰。今晚風頭稍硬。各請歸堂去。維那劒眉便打。容曰。隨風逐浪。眉喝。容曰。早已行也。復曰。若去則隨波逐浪。不去則立地死漢。師出眾曰。惜取眉毛。容頷之(費隱容嗣)。

湖州資福靈機觀禪師

閩之龍溪周氏子。幼不茹葷。及卅。偶觸無常境界。悲悵日增。發憤禮九雲慧曇。芟染。曇見師志不羣。即束裝偕師出嶺。途次。染恙趨寂。師拭淚津送。首參悟祖于天童。連遭痛棒。參究益切。次謁金粟容。挂單禪堂。徹夜不眠。恒立苦參。一夕雷雨驟作。電光閃爍。不覺話頭脫落。歡喜踴躍。歸堂便臥。時鄰單問。兄徹耶。何放逸若此。師曰。待我睡一睡。向汝道。一眾驚悚。師乃趨入方丈。容徵詰無疑。又呈百丈再參頌。容閱畢復問。頌也任汝頌。且道。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擬答。被容振威一喝。師是時白汗迸流。會得全機大用。容問世尊拈花。師驀豎拳。容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師便與一拳。容亦打曰。且道。是賞是罰。師曰。少賣弄。容頷之。遂受記荊。未幾。應湖州楊墳資福之請。初住。闢草開荒。刈茅縛屋。豺虎為鄰。師怡然處之。師律身最嚴。一果一菜。不私于眾。故學徒亦不辭勞苦。戮力經營。成大叢席。單提向上。勘驗方來。四方宿衲。嚮風而至。惟恐居後。圍繞者嘗不下萬餘指。上堂。祖師西來。初無奇特。一念回機。便同本得。只是不合賺神光斷了一臂。失却自家履一隻。者一隻那一隻。東土與西天。無處可尋覓。阿呵呵。若是明眼衲僧。終不受渠惑。上堂。未過楊墳渡。撒手便回。決無今日事。既過來結住布袋口。縱有韜略。卒無用處。且如何是今日事。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得。畫地為牢。終非究竟。無繩自縛。豈甘便休。直須活潑潑。如俊鶻沖霄。赤灑灑。似錦鱗破浪。苟或未然。勸諸人。莫廉纖。安排不是佛。扭捏亦非禪。千杯不醉風流子。吸盡西江不費錢。退院上堂。驀豎拄杖曰。盡大地是先師面目。全憑者箇。為流通徧剎塵。是山僧行履。了無住著可追攀。雖然。要見山僧行履。須識先師面目。既識先師面目。且道。

山僧行履。即今又在甚處。多謝勸農橋上雨。殷勤送我出松關。拽拄杖便行 早參。立雪齊腰。斷臂安心。猶是向外馳求。將心與汝安。覓心不可得。也只救得一半。且道。者一半又作麼生。不辭向汝說。祇恐罵阿爺 早參。父母未生前。有則舊公案。佛祖雖提挈。未曾有決斷。資福老婆心。為汝重新判。且作麼生判。以拄杖旋風打散
康熙辛亥秋。復主福嚴三稔。示寂于辛酉九月廿九日。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九。遺命塔全身于本寺龍山之陽。語錄二卷。行世。

皋亭直指靈嶽古禪師

參金粟容。充侍司。一日。容驀伸手問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少賣弄。容又伸脚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轉見不堪。容曰。人人有箇生緣。你生緣在甚麼處。師曰。覷面不識。容曰。離了三關。又作麼生。師便喝。容曰。好與三十棒。師曰。和尚也不得無過。容休去 師一夕向容。口占曰。喫莖無根菜。參箇沒味禪。日裏三餐飯。夜間一覺眠。容曰。閻羅王。與你索飯錢。又作麼生。師曰。不是拳頭。便是巴掌。容曰。過在甚麼處。師曰。不合惱亂人家男女。容頷之(費隱容嗣)。

琪園正法弘禪師

居金粟西堂時。因言出行好。容曰。古人道。日日是好日。汝又作麼生。師乃彈指。容曰。作恁麼解會。師曰。和尚勞頓。容曰。鼻孔大頭垂 容一日謂師曰。當時幻祖道。欲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且道。猜的是甚麼枚。師驀豎一拳。容曰。不是不是。何不問我。師便問。容亦豎起拳。師曰。却是却是。容曰。妄安註脚 師示寂後。晦之宗白容。梓其琪園隨錄。行世(費隱容嗣)。

松江超果離言法禪師

常熱龔氏子。世居海濱。年十五。值海潮飄沒。師發心出家。參天童悟。便問。不是風幡動。如何是心動。悟搖扇曰。是恁麼動。師便禮拜 師作務次。悟拈石作擲勢。師劈胸作受勢。悟微笑休去。師因病作死工夫。乃封門打七。至第五日。聞扣門聲。忽如黑夜日出。白晝一般。歡喜無量。說偈自肯曰。久戰沙場不決功。今朝喜得定江東。始信佛祖不傳妙。伸手原在縮手中 會悟示寂。參金粟容。容問。臨濟道。誰知我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還滅不滅。師曰。請和尚道。容曰滅滅。師曰。料掉沒交涉。容頷之 上堂。舉南泉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曰。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誇經賣紀。則不無二尊宿。若要樹立吾宗。更須悟始得。超果這裏。也無家得破。也無活計可作。日間羸蔬澹飯。夜來曲肱高枕。只看花開花落。那管歲去年遷。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豎拂子曰。但得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康熙癸卯二月。師示疾。至二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形名寄世不堅剛。住既如然去亦當。地水火風今變動。且便撒手附歸航。又書封龕語。及舉火偈畢。就枕而逝。火浴。五色祥光。頂骨齒牙不壞。舍利燦爛如珠。緇素爭取供養。語錄三十卷。行世。建塔于

郡之護生菴(費隱容嗣)。

海寧覺王寺千峰立禪師

參金粟容。命居第二座。容垂問曰。還有爐邊添炭者麼。出來相見。師問。昔日師翁道。大地分明一箇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動地流且置。只如大地是箇爐。和尚向甚處迴避。容曰。闍黎性命也不顧。師曰。者老漢話墮也。容曰。親言出親口。師便喝。容休去。容問。廬陵米作麼價。意旨如何。師曰。塞斷天下人咽喉。容曰。為甚對我答話。師便喝。容曰。爭奈公案何。師曰。話頭也不識。容亦喝。師曰。遲了八刻(費隱容嗣)。

育王太白雪禪師

上堂。喝一喝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到。進則撞頭搥額。此義非見聞覺知之所造。退則墮塹落坑。進退但見尋常日用。自然虛曠。眾中若有藏日月于胸中者出來。向這裏[跳-兆+孛]跳看。如無。大家收拾兩莖眉。上堂。事有萬殊。滿座清風。法無異說。澄明野色。零零星星。斷斷續續。樹上黃驢啼。得純清絕點。流注真常。理窮三際。積嶽堆山。休擬議。絕承當。無朕兆。莫商量。鼎內波濤。空中霹靂。果是誰家烟火茶飯。喝一喝曰。情塵未脫。有眼如盲。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因甚二時沿門。拾他涕吐。直饒一法不見在門外。要會德山臨濟二老。棒如雨點。喝似雷鳴。未有日于在。上堂。古人道。宰官居士。入山參次。說三四句淡話。以表外護。今方廣有三件事。一者。元宵未盡。擊鼓槌鑼。火炮噴天。觸起無耳大蟲。連聲哮吼。山搖地振。二者。檀越倒騎驢馬。袖舞春風。雲霧豁開。露出乾坤。未形面目。三者。方廣柴強米貴。目視霄漢。天台行棒。觸著五臺。知恩報恩。山高嶮峻。進一重又一重。水密周流轉。一回復一回。昨夜石梁橋。化成龍去。頭角威獰。眼睛突出。鱗甲煥然。牙爪分明。且道。珠在甚麼處。一朝雷電起。看取令行時。上堂。乾三連。萬物得此長養。坤六斷。日月賴此光生。且道。未畫之先。鼻孔眼睛。在甚麼處。西天梵語。東土唐言。上堂。談妙談元。水中捉月。行棒行喝。枉用工夫。不消彈指。樓閣門開。不勞動步。百城俱到。奮迅臨時應用。馳驟不失其宜。攔倒須彌。可知宇宙之寬廣。踏翻大海。乃見滄溟之淺深。百花叢裏。一片虛凝。酒肆娼坊。咸歸實際。通身是眼。覷面當機。殺活同行。如何湊泊。直得聲號萬籟。威振八方。將謂是恁麼人境界。臥龍起舞。丹鳳翱翔。上堂。腐是豆做。飯是米煮。身上穿衣方免寒。口中說食終不飽。今古嘗聞。何故要他開心見膽。猶如掘地覓天。青梅如彈指。新月似銀鈎(費隱容嗣)。

石角讓菴潛禪師

上堂。老來任運度衰年。儘日憨憨祇放眠。却被無端相催促。袈裟撩亂搭人前。隨身七件閒家具。說甚君臣位正偏。一字關頭輕拶破。等閒捏碎相中圓。以拄杖卓一

卓曰。誰家竈裏火無烟 上堂。不挂上行衣。便登獅子座。風雨急連朝。人人寒徹骨。縱然有佛法。忍凍說不出。你諸人。各有一雙眼睛。烏律律在者裏。東覷西覷作甚麼。以拄杖不時打散 上堂。十五以前休重舉。十五以後謾搏量。正當十五日團圓。以拄杖挑來與眾看。一道神光冰逼面。誰人頓覺腦門寒 小參。問話底出來。僧出禮拜。師驀頭一棒曰。一釣便上。僧擬開口。師直棒打出。乃曰。奮獅子之全威。展金鵬之巨翅。奪肉于猛虎口中。揩癢向毒蛇頭上。要津獨據。截斷眾流。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其餘自是出頭不得。且道。他憑箇甚麼道理。有者般峻絕。者般奇特。還委悉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謝頭首執事。上堂。三尺匣中尋俠客。七絃指下覓知音。知音遇則宮商叶干宇宙。三尺酬則利可斷乎黃金。然而佛法無多子。久長在得人(費隱容嗣)。

清涼劍門謙禪師

上堂。性天皎潔月輪孤。廓落乾坤意自舒。應用多方曾不昧。臨機獨得了無拘。福德種。智慧株。芳名高載翠微書。更須悟取當風句。火裏芙蓉映碧虛。豎拂子曰。見麼 上堂。芻狗雲中吠。秤錘水上浮。波斯臨古渡。失却夜明珠。急得前村王八伯。奔南走北暗嗟吁。謾嗟吁。趙州東壁角。仍自挂葫蘆。擬心湊泊。特地乖疎。雪消孤嶂迴。風生萬木呼。好丈夫會也無。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識情枯。卓拄杖臘八上堂。六年凍餓。瘦骨稜嶒。午夜星燦。刺破眼睛。猶自不知醜奇哉滿口稱。引他無限好男女。隨邪逐惡可憐生。只今還有為釋迦老子作主者麼。出來與清涼拄杖子相見。如無。清涼拄杖。與釋迦老子。雪屈去也。西堂纔出。師便打 上堂。只者是埋沒己靈。只者不是孤負先聖。透脫兩關。別資一路。猶未喫清涼拄杖。所以千說萬說。不如一見。苟若親見。則當頭坐斷。千眼頓開。自然拳踢相副。箭鋒相拄。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今獨邁打麪。還他州土麥。義出豐年。便恁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只如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 小參。佛祖心印。衲僧巴鼻。朔風吹裂。寒雨灑濕。欲得完全。應須護惜。且如何護惜。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立春上堂。春機忽爾來何處。社舞村歌滿大千。勝吉祥中勝義諦。鉢盂依舊口朝天。雖然。山僧也是熟處難忘(費隱容嗣)。

武林東蓮古風然禪師

嘉興石塘許氏子。十八歲剃度。往金粟依容。執役確寮。力參本來面目話。一日豎起拂子曰。向者裏道道看。師無語。後請益此話。容擲住搖拽曰。見麼。師擬議。容曰。更要第二念那。師于言下有省。次日進方丈。容問。如何是你本分事。師頓足一下。容曰。脚跟未點地在。師便喝。容便打。師又喝。容直打出 後參天童悟祖。悟問。那裏來。師曰杭州。悟曰。將得杭州人事來麼。師近前禮拜曰。只者是。悟曰。者是甚麼。師曰。不妨疑著。悟便打。師便喝。悟直打出 復回金粟。容曰。後生

家。東奔西走作麼。師曰。干木隨身。逢場作戲。容曰。天童與此間相去多少。師曰不別。容曰。既是不別。去作甚麼。師曰。不去怎知不別。容休去(費隱容嗣)。

崑山選佛若翁臻禪師

上堂。舉山翁和尚。一日牽驢巡堂一市。命眾下語。不契。自作驢鳴而出。師曰。大小山翁。善向異類中行。要且無大人之相。惜乎那一堂驢漢。但念水草餘無所知。當時山僧若在。見他如此做次。便將把鮮草。塞向驢口。以手向驢背上。拍兩拍曰。這畜生。得恁麼不知著處。他若更作驢鳴。但連打榿板三下。引繩出堂。呵呵大笑。教他潑天伎倆。也無容身之處。敢問諸人。山僧如此批判。還有人為伊不甘者麼。設有。也是驢前馬後漢。頌曰。千年古木久成精。特地相將異類行。信步踏歌音弄巧。無人自和作驢鳴(費隱容嗣)。

松江梅檀鐵舟濟禪師

福嚴容問。汝昨日無語。而今如何下得一轉語。使圓前話。師曰。再犯不容。拂袖便出。容印以偈曰。荷禪大似走盤珠。閃爍光中眼目殊。機用不停明殺活。臨崖返擲是獅兒(費隱容嗣)。

徑山公衡仁禪師

參金粟容。問八角磨盤空裏走。意旨如何。師曰。無毛鷄子潑天飛。容曰。那箇證明。師曰。不妨與和尚同出入。容曰。老僧不知是甚麼意思。師曰。老老大大。是甚麼心行。容乃呵呵休去(費隱容嗣)。

漢陽棲賢獨冠敬禪師

雲夢楊氏子。年十三。從本邑空如鬢落。偶閱天奇語錄。警歎。荷笠南遊。首謁天童悟。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大事不明。當何所求。悟劈頭棒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師曰。學人到這裏。因甚不會。悟曰。不會正是好消息。師有省。再參金粟容。問遠趨函丈。乞師指示。容以手指曰。我指示你。師當下豁然曰。如此則恩大難酬。容劈頭棒曰。龍生金鳳子。翀破碧瑠璃。又如何。師作舞而出。容頷之。記荊後。出住吳興靈山。漢陽棲賢 上堂。法身無相。春色滿園關不住。般若無知。一枝紅杏出牆來。善財童子。參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向樓閣門前叉手。富嫌千口少。南嶽思和尚。一口吞盡三世諸佛。何處更有眾生可度。貧恨一身多。且道。棲賢會裏飯僧。是有所謂也。無所謂也。有所求也。無所求也。擊拂子曰。落梅濺石 僧問。楚江河路既通。因甚斷頭船子不到。師曰。無你棲泊處 問人人眉毛眼上橫。因甚自己不見。師曰。只因太近 康熙壬子。師于棲賢示微疾。謂侍僧曰。我欲歸興陽。眾皆不察師意。忽一日問侍僧曰。今何時。曰酉時。師曰。我生于酉。死于酉矣。索筆書偈曰。釣竿砍盡重栽竹。夙世業緣今已足。不脫荷衣歸去來。六六依然三十六。泊然而逝。時八月三十日也。門人奉全身歸興陽。塔于寺之東麓(費

隱容嗣)。

武林西湖留錫虛舟省禪師

慈谿姚氏子。幼通儒業。文譽日隆。年十八。以疾悔入世緣。乃遍參語風雙桂諸先輩。後鼎遷。乃上雪竇薙染。依福巖。久而有省。受記荊焉 示眾。舉洞山靚影頌曰。三春好景耐心看。不止無人幽谷蘭。一把柳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示眾。舉馬祖日面佛月面佛頌曰。君向瀟湘我向秦。從來化外善為賓。銅頭鐵額分明在。却隔千山未易親 開法吼山。門人于杭之西湖。創留錫奉老。迨康熙戊申五月六日。書偈而寂(費隱容嗣)。

松江長明古碧湛禪師

久依福巖容。充維那。一晚容問。汝從那裏來。師曰。不從外來。容曰。將謂汝是門外漢。師曰。和尚話頭也不識。容曰。看破汝了也。師曰。却是某甲看破和尚。容曰。老僧招得(費隱容嗣)。

杭州龍池紫巖順禪師

江寧人。參金粟。值容上堂。師出便喝。容曰。亂統底那裏來。師曰。蒼天蒼天。容曰。更冤苦在。師拂具歸眾。容頷之(費隱容嗣)。

福州金雞正聞乾禪師

上堂。劒號巨闕。珠稱夜光。一捏粉碎。誰解承當。隋氏當時空秘惜。下和別足費商量。如今信手拈來看。不值分文價怎償 上堂。長夏深山風日晴。衝簾乳燕叫紛紛。閒來瞌睡無思算。一盞濃茶也快人。不作佛法會。亦非世諦評。趙州呼喚未曾惺。無事石床松下坐。數聲漁笛起沙汀 上堂。有問有答。總落程途。無問無答。那怕爛却。古人齧定牙關。只到得者裏。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蒼鷹舉翅潑天飛。兔兒只在窠邊守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一見。千參萬參。不如一悟。靚桃花而悟是虛傳。枕子墮地大妄語。太平時節沒遮攔。憑人歌笑憑人舞。當時錯怪李將軍。不易藍田射石虎(費隱容嗣)。

高郵乾明巢菴定禪師

興化陳氏子。出關陞座。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莫是昔日掩關。今日開關。的時節麼。須知昔日掩。普天市地一時掩。今日開。普天市地一時開。掩時初不相著。開時亦不相離。今昔無異。前後一致。不妨促百千萬億劫為一刻。不減一毫。延一刻作百千萬億劫。不增一毫。只這不減不增。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涼。無理不週。無事不備。無法不圓。無機不到。出入自由。收放自在。此猶是建化門頭施設。未曾動著向上一路。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直饒三世諸佛。齊立下風。歷代祖師。退身有分。天下老和尚。提掇不起。山僧今日不惜眉毛八字打開。露箇

消息去也。還委悉麼。遂拈拄杖。卓一卓曰。耀古騰今活潑潑。大千沙界露全身(費隱容嗣)。

福嚴石菴淨禪師

崑山楊氏子。早歲。禮奈奈沛出家。志慕禪宗。謁徑山容。參本來面目話。一夜開靜。忽聞鐘磬聲相接。豁然打失話頭。呈偈曰。鐘磬聲交徹九垓。銀山鐵壁一時開。從今更不逢人覓。自有佳音到耳來。容曰。鐘磬未鳴時如何。師曰。大地絕消息。容曰。鳴後如何。師曰。迴避無門。容曰。即今又作麼生。師一喝便出。容領之。繼席福嚴 上堂。淨白地上安眠底。劔戟林中。插脚不入。劔戟林中坐臥的。淨白地上。留他不住。福嚴今日若見此二種人來。盡與伊就下平高。裁長補短。令一箇箇。教伊平出平入。絕彼絕此。作箇灑灑衲僧。且道。二途不涉的到來。又作麼生。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要見福嚴門下賞罰分明(費隱容嗣)。

平湖法觀會禪師

參金粟容。問鼻孔大頭垂。意旨如何。師曰。舌頭在口裏。容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便出 一日容指冬瓜。問師曰。冬瓜直儻侗。瓠子曲灣灣。當人分上。又作麼生。師曰。眉毛八字橫。容曰。不妨道著。師珍重歸位。容領之(費隱容嗣)。

福州雪峰白嵩俊禪師

春日上堂。師以手作拍板勢曰。沾春晏遇春陰。布穀催耕屋角鳴。白牛行步無踪跡。三界橫身臥地行。臥地行。要收全在鼻頭繩。風前任運隨緣放。騰踏毗盧海嶽驚。海嶽驚要惺惺。識得東風無面孔。千紅萬紫盡皆春。且作麼生是無面孔底東風。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橫按曰。這一句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復豎起拄杖曰。這一句子。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將拄杖左邊移向右邊曰。這一句子。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夜半放烏雞。尚自討頭腦不著。況你輩後生。瓠子茄子喫現成。知甚麼碗。連卓拄杖 上堂。鹽官死漢趙州無。冬瓜葉上弔葫蘆。搜盡屎腸無法說。長伸驢嘴谷孤孤。復拍禪床曰。谷孤孤。便下座(費隱容嗣)。

孝廉大舍居士王谷

山陰人。參福嚴容。容問。如何是汝主人公。士曰。而今瞞我不得。容曰。見何道理。士曰。看破了也。容曰。以何為驗。士跳一跳。便出 容一日與士話宗門中事。臨了曰。者些在居士分上。都是塗污。士作不然聲。容曰。還要一杓惡水。士曰。惱殺丹青匠。容曰。山僧罪過(費隱容嗣)。

松江士材居士李中梓

參金粟。容驀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士曰。且收通袖容。又伸脚曰。我脚何似驢脚。士曰。不妨疑著。容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居士生緣。士曰。今早喫飯還未饑。容曰。三關則且置。向上還有事也無。士拍桌一喝。容領之 士著居士分燈錄

。行世(費隱容嗣)。

嘉興[車*度]轆居士嚴大參

因遊雙徑。遇聞谷印。示以向上一著。苦究千日為期。了無所入。偶閱法眼指簾公案。忽然大悟。歷參憨山清。天隱修。雪嶠信諸老。皆為許可。復見天童悟祖。悟舉杖。士拂袖便走。悟攜杖打趕。士轉身向悟曰。咄哉老僧。又來泥裏洗土塊。悟頷之。士至西堂寮時。破山明為西堂。案頭有一荔殼獅子。士見作怕勢。明曰。不利市進去罷。士曰。破山獅子。不能齧人。拂袖便行。士至庫房。見庫主晒腐乾。士拈來便喫。庫主注目曰。元來家裏人。士以腐乾擲面曰。劔去久矣。士至佛殿上供。不拈香禮拜。振威一喝。維那宣疏。士與一拳曰。古佛過去久矣。便出殿。士忽打佛殿鼓三下。眾僧闐然而至曰。是誰打鼓。士曰。打鼓有甚不是。一僧曰。各有時候。士曰。是甚時候。僧曰。或集眾。或普茶。士便掌曰。且道。是茶是飯。僧無語。方丈喚士至。問曰。為甚打鼓。士從東過西。知客曰。看破了也。士從西過東。知客無語。士曰。看破了也。悟曰。風顛漢參堂去。黃海岸司理。舉昔見石雨石車二老。問二石相磕時如何。雨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車曰。一碾粉碎。士別曰。撲破海岸。譚掃菴司業問。南泉斬猫。猫變甚麼。士曰。切莫眼花。又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在雪山做甚麼。士曰。莫謗他好。又問。端師子作姦情。是實法不是實法。士扣齒三下。士隱居數十載。闡揚正法。高風遠播。衲子參隨。不絕于路。興復普明古剎。傾家破產。頭目髓腦。委頓其中。有所弗惜。後竟成禾中一大寶坊。至康熙辛亥秋。無疾三日前。折簡相邀道舊十數輩。設席中列香花供具。士即踞坐不遜。談笑如常。無訣別語。齋畢。振威一喝。掀翻几案。眾錯愕起視。撼之不動矣。時世壽八十二也。所著有[車*度]轆鑽。乃關諸方異見者。同語錄。行世(費隱容嗣)。

鹽官無依道人徐昌治孝廉

因聽楞嚴。心意豁然。遂棄上公車。依容自金粟天童徑山福嚴者二十年。一日粥次。容舉三不是話。畢竟是箇甚麼。士曰。無位真人。容曰。如何是無位真人。士曰。喫粥底不是。又問。如何是西來意。士舉如意曰。這是如意。容曰。者不喚如意作麼生。士曰。喚作甚麼。容拍桌一下。士唯唯。呈偈曰。昔年贈我無依號。而今信我樂天真。桌頭一拍須彌碎。萬法齊收日用親。容頷之。特授拄杖表信。士著。有祖庭指南二卷。行世(費隱容嗣)。

虞山進士醫珠嚴忒

字子張。參福嚴有年。一日容豎起拳頭問。不得說是。不得說非。試道一句看。士掩耳曰。弟子不聞。容曰。不聞處。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士亦驀豎一拳曰。迦葉惱他。容頷之(費隱容嗣)。

贛州寶華諾諾行導禪師

江南徽州人。首參天童悟。後依寶華忍得法。一日忍陞座。師問。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門。忍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如何是一元門具三要。忍曰。象王行處絕狐踪。師曰。臨濟大師灼然猶在。忍曰。切莫辜負。師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忍曰。竇主歷然。師作禮曰。學人禮拜去也。忍卓拄杖。頷之。崇禎甲申春。忍命師行脚。搜訪自宋迄今。歷代禪師。塔記碑銘。行實語句。備修續傳燈錄。遂遊南浙間。苦志收羅。及歸寶華。而忍已辭世。四眾堅請。乃繼席焉。先是。南中兵火。師避松陵。廷尉葉公紹顒。與師同參得法。堅請開堂頤浩。師上遵忍果熟香飄之記。堅不肯允。後師避兵遯村。報恩賢出拂相授。師曰。承嗣有在。吾不敢也。拂袖即行。海內叢席皆高之。師示寂。法嗣俯松[穴/吾]。編師語錄。行世(朝宗忍嗣)。

廷尉葉紹顒妙高居士

字慶繩。法名行承。吳江人。以進士歷官御史。巡按東粵。過曹溪。見六祖塔。禮拜次。忽發宿因。遂知有向上事。恨不遇作家。無人逼拶。後遇寶華忍于白下上堂。士問。古人道。發起勇猛便悟去。是否。忍曰。此猶是對鈍漢說底話。士不覺失聲曰。令人無可推諉。忍曰。居士得恁麼伶俐。士曰。古人見僧。便攔胸扭住。意旨如何。忍曰。不見道。令人無可推諉。士于言下有省。士偕南畿南粵諸當道。迎忍重興曹溪。以酬宿愿。忍臨行。有既得入處悟迹難除之囑。士再參忍于寶華。忍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道道看。士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底甜。忍曰。好箇男兒。不撥自轉。特上堂。付授僧伽黎一頂。勉其歸吳請益導公溫研。末後長養聖胎。務俾三十年後寶華兒孫滿天下云。士受囑後。隱居避世。惟事禪悅。臨終。誠期而逝(朝宗忍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嘉興普明石關凌禪師

上堂。一真不昧。句句朝宗。萬象不殊。頭頭合轍。昔德山。一日因飯遲。托鉢下堂。饑火所逼。雪峰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忍俊不禁。山低頭歸方丈。理長則就。巖頭曰未會末後句。平地風波。山喚巖問曰不肯老僧。那將蝦釣鱉。巖頭密啟其意。今日瞞普明不得。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真個那巖。撫掌曰且喜者老漢已會末後句。三頭六臂。雖然只得三年活。滿口含霜。眾禪德。山僧如此下語。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迷悟若能俱坐斷。將軍拔劍攬龍門。冬至上堂。天

無門。地無戶。九九陽生。第一爻數到。寒食一百五。迷者歷劫迷。悟者一時悟。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何事諸方學道人。利名兩字磨千古。一念無生徹本元。截斷去來寒暑路。豎起拄杖曰。獨有者個不遷移。翻轉面皮超佛祖。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福嚴度夏。師云。其中事作麼生。僧曰。福嚴太熱。此地清涼。師曰。古人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為甚麼福嚴熱。者裏涼。僧擬議。師直打出。師同居士隨喜。士讓師前行。師曰。必須賓主分明。士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居士上前去。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山僧在後來。士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掌云。眾。舉浮杯凌行婆話畢。師曰。浮杯把定乾坤。南泉就中取事。趙州殺活臨時。至使這婆一場賣弄。千古傳名。當時若問山僧盡力道不得底句。劈脊便打。婆若擬議。即曰蒼天中更添怨苦。不惟奪婆子機關。更坐斷南泉趙州一番狼藉(費隱容嗣)。

石門福嚴絳雪瑩禪師

解制上堂。春水涵虛碧。春山疊亂青。黃鸝樹上一聲兩聲。只見東阡西陌。田事殷殷。惟我衲僧家。衣不織食不耕。挑箇包包。南來北往。只是九旬禁足。三七推心。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逗到今日乃是解制之辰。三喚不回頭的。直須上馬見路。一撥便轉的。何妨十字縱橫。處處堤邊舒綠柳。家家門首挂紅燈。曩摩佛。曩摩法。曩摩僧。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目*候]羅兒添十文。祇如古人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且莫錯舉。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鐵蛇橫古路。一馬生三寅。還委悉麼。喝一喝曰。知也未。起剪頗牧。用兵最精。下座。除夕示眾。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古人得恁麼自在。任運隨緣。所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是最後一日。四千三百二十箇時。今日是最後一時。三萬六千刻。今日是最後一刻。唯我衲僧家。抱一以逍遙。惟寂以致誠。今日臘月三十日。與諸兄弟。打算飯錢。即今大眾。將甚麼還。師良久。拈棒打散大眾。便歸方丈。僧問。念佛底是誰。師曰。菱角尖似錐。曰禮謝和尚。師曰。你見箇甚麼。曰菱角尖似錐。師拈棒打出。頌產難因緣曰。武陵溪上錦重重。兩岸桃花相映紅。祇識春光生水面。誰知別有落花風(費隱容嗣)。

石門福嚴巢庵定禪師

上堂。舉本山先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先師曰。米少食無鹽。忽遇客來將何接待。先師曰。忍饑無暇。師曰。先師。雖則君子固窮。爭奈寒酸太甚。設若有人問山僧。如何是福嚴家風。但曰。布衣一片。飽食三飡。忽遇客來如何接待。鐵釘飯。木札羹。倘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與麼答話。大似乞兒暴富。不見道。知安則榮。知足則富。爭怪得老僧。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道絕方所。觸處皆通。驀豎拄杖曰。且道。是法耶。是道耶。若能於此見得。諦當分明。便知拄杖子。朝遊西天。暮歸東土。[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穿却帝釋鼻孔。撞入一十八重地獄。

卓碎獄主頂骨。直得橫該豎抹。北討南征。俄頃之間。[口@力]地一聲。掣轉身來。却在山僧手裏。遂卓一卓曰。拈來卓立□峰頂。劃斷天雲不放高。除夕小參。臘月大盡三十日。一年事向今宵畢。更問年窮意若何。摩訶般若波羅蜜。晚參。當陽突露。久參未免躊躇。掣電提持。後學那知端的。所以山僧早間在天中山上。拾得一條鼈鼻蛇。今晚普示大眾。橫按拄杖。摩捋作縮蛇勢曰。全身屈曲從吾弄。冷口傷人幾箇知。遂攬拄杖。高聲叫蛇來了。各各照顧。性命懸空。一時打散。歸臥室(費隱容嗣)。

潭州祝聖三笑密禪師

閩之林氏子。康熙戊戌春。囑門人伊遵。後示微疾。十二月朔四日。索浴畢。將平生所著述。入火焚之。對眾說偈曰。老僧久病多煩惱。煩惱即是靈鋒寶。未生已前無一物。不若隨風吹散好。轉身面壁而逝。四眾哀號。如失所生。師去住自由。冰霜履操。罕所及者。世壽五十二。臘三十四。塔存石浦(費隱容嗣)。

福建漳州三平又度舟禪師

本郡人。元宵上堂。十五元宵節。家懸無盡燈。三平隨例挂。普放大光明。遂起立。舒兩手曰。會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費隱容嗣)。

常熟維摩天則琛禪師

陞座。呈拄杖曰。見麼。卓一卓曰。聞麼。聞見分明。迥無遮互。直下會得。何勞矣上加尖。所以般若以大火聚。近則燎却面門。丈夫行處。截鐵斬釘。合水和泥。那堪持論。直須人境俱奪。殺活全彰。一句截萬機寐。削到這裏。九旬禁足魚投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將蠶作繭。透得這三重。何妨踏破天關。掀翻地軸。可與德山臨濟。把手共行其道。唱拍相隨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東風齊著力。那愁紅葉不分芳。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涉二途。請師速道。師曰。陽氣發時無硬地。問絕斷聖凡路事如何。師曰。養鷄意在五更頭(費隱容嗣)。

明州雲溪劍龍志禪師

寧波人。陳氏子。僧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因甚大事已明。又如喪考妣。師曰。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師送客出門。僧問。三門頭石烏龜。因甚成年不去。師曰。千動不如一靜。解制上堂。風[颱-台+弗][颱-台+弗]雨霏霏。分明獨露全機。逢人不得錯舉。解開布袋。任汝東西。所以道。在途中不離家舍。不在途中又何須。福城東際方見文殊。樓閣門開始參慈氏。祇如萬里無寸草。諸人作麼生去。踏著上頭關捩子。脚跟不動遍三千。辛亥。示微疾而逝。塔於本寺之左(費隱容嗣)。

明州大梅空巖坦禪師

慈水方氏子。小參。梅龍無法說。諸公逼殺人。波濤橫海濶。遂拈拄杖。卓一下曰。此作指南針。大眾。喚作指南針。却是拄杖子。喚作拄杖子。又是指南針。不得轉機。不得默去。且道。畢竟如何。驀喝一喝曰。莫教輓落東山石。打破海中遮日雲

。復喝一喝。拽拄杖便起。後於崇教。說偈而寂。門人迎龕歸大梅。塔伴常公之右(費隱容嗣)。

杭州東蓮古風然禪師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驀然玄會得。更不涉途程。端的意甚分明。以拄杖搖拽曰。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上堂。即心即佛。循途守轍。非心非佛。眼中攪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木落高山空突兀。南泉馬祖沒來由。無端特地空饒舌。縱使分明道德親。也似鉢盂重著杷。錯錯錯。報諸人休卜度。風消雲障碧天秋。萬里長空飛一鷲。師於康熙庚午八月二十八辰刻示寂。茶毗。獲舍利無數。塔於寺後凝雲峰下。壽七十六。臘四十六。有語錄及正續燈。行世(費隱容嗣)。

嘉禾東禪達夫明禪師

楚漢川楊氏子。主東禪。陞座。大統綱宗。本無言說。纔擬形言。虛空釘橛。建立法幢。隨時施設。三春漸暖。孟夏薄熱。燕語梁間。鶯啼柳陌。盡把天機。一時洩漏。伶俐底一聞千悟。懵懂底茫然未瞥。唯有殿前露柱子。笑我多饒舌。且道。阿誰證明。問取街頭李大伯。喝一喝。示眾。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夜不見月。晝不見日。無孔鐵鎚當面擲。上是天。下是地。夜是月。晝是日。斗裏鰕兒跳不出。三更踏著個盲龜。捉來元是南山鼈。康熙甲辰冬。囑付後事。微笑坐脫。火浴。得舍利二十顆。閱世五十五。坐夏二十九。塔于武塘東林之小築(費隱容嗣)。

當湖思禪尼法淨皓禪師

姓孫。父為水部臨鵠公。母夢西域異僧投宿而生。師卅歲奇穎。喜讀父書。長則佐父。出主蕪關稅政。于歸未幾。知世相匪堅。乃請薙髮。父許之。遂投徑山費隱容。披緇登具。苦心力究。發明大事。受以記荊。高蹈林間。不羣若輩。一日眾請陞座。師舉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話。遂頌曰。當機截斷聖凡情。掌上孤光若日明。縱使銅頭鐵額漢。也須一棒一條痕(費隱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吉州青原淨居眉菴秀禪師

金陵夏氏子。弱歲投寶光寺出家。首謁天童。後參金粟乘。一見針芥相投。遂獲付囑。迨乘順世。四眾請師繼席。師堅辭不允。潛過江西抵百丈。後結茅沙溪。緇素嚮化。請主青原。上堂。舉當山第一代思禪師。因學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天童悟師翁頌曰。青原老喫廬陵飯。米價由來仍不知。端的看他何大意。莫教辜負兩莖眉。師曰。思禪師畫蛇添足。密師翁雪上加霜。今日不肖。知恩報恩。亦有一頌。乃曰。廬陵米作麼價。珍重禪徒謾揣摩。但得心心無繫縛。斗金日費不為多。卓拄杖 僧參。纔展坐具。師便以拄杖。挑坐具于一邊。僧即收坐具。來師身傍立。師顧僧曰。是何意旨。曰請和尚道。師便打。曰遮也不消得。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師曰。猶嫌少在。僧禮拜。師復打 師進院甫旬日。司理胡公遊山。責其不以世禮相接。遂下廬陵獄。事白。師辭他往。眾檀越堅請回山。上堂。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為甚麼王難臨身。不能解脫。師曰。何處不風流。曰當恁麼時如何。師曰。通身慶快。曰祇如頭正尾正。又作麼生。師曰。重把少林無孔笛。等閒吹過汨羅汀。乃復舉二祖可大師。為辯和講僧所譖。罹難於有司因緣畢。師曰。翟知縣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可大師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俱為未了公案。誰知千百年後。有不肖遠孫。為其了却。何為如斯。今日胡司理。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新青原。解恁麼去。亦解恁麼來。敢問大眾。古人恁麼。山僧不恁麼。山僧恁麼。古人不恁麼。且道。還有優劣也無。具眼者。試辨別看 康熙癸卯正月十八日。師示微疾。至第七日。趺坐而化。塔全身于龍鬚山法堂之後。門人編師語錄十二卷。行世(石車乘嗣)。

伏獅尼祇園剛禪師

嘉興胡氏女。幼有至性。好禪靜。父母不聽所願。歸于常氏。未期而寡。茹素奉佛。誓欲了生死。首參悟祖。時未脫白。悟以鄭三孃目之。嗣即薙染受具。哀求開示。痛切追究。久無入頭。復參金粟乘。乘令參本來面目。不得透脫。深加逼拶。至嘔

血數升不輟。一日剷頭下單。豁然開悟。機鋒迅捷。乘授以如意祖衣。而記荊焉。閉關胡菴九年。應住梅溪伏獅院。首闢禪堂。創立渠窻。森嚴峻絕。法席儼然。上堂。提金剛正眼。嚮向上宗乘。喝一喝曰。向山僧一喝下。透脫得去。釋迦彌勒。拱手歸降。頓契諸佛心宗。永證金剛固體。便能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施機發用。導利眾生。可謂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上堂。臨濟相傳直指禪。纔加點綴便廉纖。會中若有僊陀客。何用山僧更指鞭。豎拂子曰。還會麼。果能直下承當去。一會靈山尚儼然。除夕示眾。臘月三十日。古德喻人生死交會之際。不可不審。須要安思危樂思苦。趁此無事之時。把話頭頓在面前。晝夜挨拶。當發上志。以悟為則。豁然開朗。不枉出家之念。莫貪熱鬧。昔懶瓚和尚。唐太宗欽其名。遣中使入山請之。詔書三降始起。撥火捉煨芋。寒涕交頤。曾不之顧。天使笑曰。請和尚拭寒涕。瓚曰。那有工夫與俗人拭涕耶。使回奏帝。帝益加欽敬。看他古人。如是履踐。名利不干懷。自然日用合道。大眾還會麼。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年。順治甲午八月。師示微疾。其徒強進以藥。師拒曰。老僧世緣已盡。秋殘去矣。九月二十六夜。索浴更衣。說偈而逝。奉全身塔于伏獅之左。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三(石車乘嗣)。

宜興龍池永泰模禪師

小參。當陽有路。佛祖共知。覲面相呈。見聞不隔。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向背。只貴英靈漢。等閒踏著。便解翻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回視魯祖面壁。石鞏架箭。俱抵豎指。雪峰輓毬。何異臘月蓮花。炎天片雪。山僧恁麼舉揚。眾中還有能薦者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萬如微嗣)。

荊谿大蘆鐵關能禪師

閩之清流趙氏子。稟性孤潔。尤喜靜坐。十四歲辭父母。往清涼出家。年十六。潛出直抵潤州焦山。求挂搭。偶聽講華嚴鈔。至普賢三昧品。十方諸佛被普賢一毛孔攝盡。頓起疑情。越半載。適秋月明朗。經行至海不揚波亭。獨自倚欄。聞潮聲瀉落。疑情豁然。既而徧參諸方。後謁龍池微。水乳契合。受記荊焉。出住荊溪大蘆。示眾。打破向上關。直超諸佛祖。萬法盡融通。全機貫今古。放出岑大蟲。咬殺玄沙虎。堪笑當年李將軍。石頭枉用千鈞弩。示眾。大蘆有箇現成公案。急欲舉似。諸上座唯恐信不及。且道。如何是現成公案。待門前案山子點頭。方與你道破。示眾。豎拂子。顧視左右曰。諸仁者。還體悉得麼。一僧便喝。師曰。饒汝千喝萬喝。總沒交涉。畢竟作麼體悉。各自著精彩。擲拂子下座。晚參。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誰敢犯鋒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百獸盡潛蹤。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已知你深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展兩手曰。會麼。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一著事如何。師曰。腦後摸取。乃曰。當陽拈出一星兒。鑲眼銅睛

也[目*答]眇。伶俐衲僧親瞥地。不須額上更栽眉。豎拂子曰。若喚者箇作拂子。頭上安頭。若不喚作拂子。却是離波求水。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落第二月。參示眾。卓拄杖曰。諸兄弟。還識得大蘆拄杖麼。若也識得。許伊具超方眼。如其未然。被拄杖子穿却鼻孔。上堂。今朝臘月二十八。凜凜寒風兼地刮。千山萬山雪成堆。溪南溪北冰欲豁。峰前石筍暗抽條。墻角老梅香可捋。故園春信疊隴頭。還旌未見依期輟。可憐浪跡混風塵。蹙蹙途中空鞦韆。大眾。祇如撒手還家底。又且如何。鳳樓不宿桃源客。夜半穿靴入市塵。晚參。山悠悠水悠悠。大地乾坤祇一漚。百千諸佛居何國。崔顥曾題黃鶴樓。問達磨面壁即不問。神光斷臂事如何。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如何是苦心人。師曰。立雪齊腰。問鴻濛未判時如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不會。師曰。不會最親切。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某甲本來面目。師曰。未問話已前領會去。問硝磺船上失火。如何救得。師以拄杖擲曰。速退速退。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渡江。僧問。如何是江上境。師曰。無數輕舟橫兩岸。金山卓出海門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祇將一拳石。打破江心碧。曰忽遭惡風。覆却船時如何。師曰。浸殺閻黎。曰風恬浪靜。又作麼生。師曰。水深龍睡穩。雲靜鶴飛高。問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曰。話墮也不知。問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且道還盡善也未。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問。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拾將一片來看。僧擬對。師攔腮便掌。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照顧背後底。僧擬進語。師便打(萬如微嗣)。

荊溪寶山古帆楫禪師

上堂。適纔結制。已經八日。汝等諸人。本分事作麼生。山僧今日不妨為諸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驀拈拄杖曰。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于中四聖六凡。森羅萬象。悉皆絕跡了也。且道。無邊身菩薩。向甚麼處迴避。擲下拄杖曰。看看。上堂。行棒行喝。坑陷平人。說心說性。埋沒自己。及乎鞞毘打鼓面壁豎指。不但辱宗風。抑且窮龜技。寶山恁麼告報。幸無人會。若有人會。性命落在渠手裏。拍禪床。示眾。說時默。默時說。箇裏從來無間歇。衲僧氣宇越常流。萬里都盧一條鍊。野狐窟宅盡掀翻。闍提魔外俱殄滅。掃得乾坤蕩蕩然。無位真人面門出。喝一喝。僧參。師曰。何處來。曰湖州。師曰。不涉途程。道一句看。曰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師曰。猶涉途程在。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師便打。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截斷眾流。曰挂後如何。師曰。衝破雲山千萬重。曰挂與不挂時如何。師曰。舌頭不出口。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步步向東行。曰不會。師曰。淒淒暗渡江。問銅頭鍊額底到來。和尚如何接。師曰。汝不是其人。曰不得壓良為賤。師曰。爭怪得山僧。僧擬議。師便打(萬如微嗣)。

淮安慈雲佛可式禪師

溧陽陳氏子。僧問。蜜蜂採花。為甚不採燈花。師曰。無他棲泊處 伽藍回祿。便問。既是護法神。為甚自身難保。師曰。為眾竭力。禍出私門 僧扣門。師問是誰。曰某甲。師曰。道得即開門。僧敲三下。師即開門。僧擬入。師便推出掩却門 問丹霞燒木佛。為甚院主眉鬚墮落。師曰。冷灰裏火發 僧參問。和尚萬福。師曰。喫得扁得 令僧搥背。師問。借手行拳時如何。曰下下打著。師曰。也須知輕重。曰從來不借他人力。為甚借手行拳。師曰。老僧使得慣(萬如微嗣)。

吳江海雲介為舟禪師

楚之沔陽趙氏子。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菜花開遍。處處黃金布地。無佛處急走過。林木森陰。村村烟柳垂絲。好光景大家看。浪湧桃花三月三。平地一聲燒瓦去。崢嶸頭角絕遮攔。且道海雲隊裏。如何變化。良久曰。謾跨三級禹門浪。密移一步看龍飛 師問僧。九峰不肯首座。過在甚麼處。僧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曰。你那裏得這消息來。曰謾得阿誰。師曰。走殺闍黎 康熙庚戌四月初九日示寂。塔于松陵接待寺後(萬如微嗣)。

廣陵聖隆大敏懷禪師

上堂。問南泉道化輝今古。斬猫正令意如何。師曰。一怒安天下。曰趙州戴草鞋出去。又作麼生。師曰。承命疾如風。曰父子不傳微妙訣。腥風徧界少人知。師曰。腦後添一鍬。乃曰。南泉咤叱風雲。摧奔山岳。直使狼烟息靜。孤鼠潛踪。賴得趙州傾心承旨。喜起賡歌。爭奈當時推轂寡儔。迄今築壇絕響。謬認草木。聽驚風鶴。虔刀高舉。令德罕逢。還知伊父子落處麼。二九峰巒雷火迅。三千剎海電光飛 上堂。錐地渾無。獨露恒沙。絲毫不挂。全彰妙相。良以徧界光騰。祇是不容擬議。通身顯現。須知莫可思惟。若謂有寶有主。額上添眉。更云無學無為。空中鳥跡。喝一喝 僧入見。師問。近日功夫如何。曰今日天寒。師曰。山門頭金剛。為甚通身汗出。僧擬議。師曰。不消一搨 僧參。師曰。近從甚處來。曰金陵。師曰。金陵有箇聚寶門。還將得寶來麼。僧喝。師曰。瓦礫不勞拈出 問明明在目前。欲尋尋不見。師搯住曰。尋箇甚麼。僧罔措。師掌曰。騎牛覓牛 問牛頭未見四祖。為甚百鳥銜花。師曰。豪門多俠客。曰見後為甚不復銜花。師曰。破屋少人棲(萬如微嗣)。

金陵萬松響谷徹禪師

楚涇川黃氏子。兒時。凡見像必禮敬。一日忽憶。我此姓名。從何得有。朝夕覓之。無處著落。志切空門。年二十三。禮本邑佛肩刳染。南詢。首參天童。纔作禮。便問。生從何來。悟曰。我正要問你。死從何去。師茫然。悟劈頭便棒。自此工夫緊切。疑情難釋。偶聞柳響。身心頓豁。上方丈通所入。悟問。你見箇甚麼道理。師作敲柳勢。悟打曰。還聞麼。師曰。老老大大。猶作這箇語話。便出。悟頷之。後徧歷

叢社。輔弼諸方最久。末上龍池。機契受囑。出住金陵萬松 上堂。祖道恢弘沒量人。蓋天蓋地展胸襟。祇憑玉線金鍼手。撥轉如來正法輪。所以道。欲明格外事。須是格外人。若是格外人。自不妨拈一莖草。建丈六金身。翦荆棘林。為瓊樓玉殿。悲智難窮。雖具如是手眼。及至到山僧拄杖頭邊。因甚却道不得一句子者何也。為伊向千聖頂[寧*頁]上著倒。萬機不到處安排。只如隨流得妙。遇緣即宗。提人天正令。掃魔外邪風底人。畢竟又向甚麼處行履。揮拂子曰。不離開市紅塵裏。常在堯天日月旁 上堂。疎林脫盡赤條條。獨羨長松透碧霄。欲識威音前面目。全彰物表露孤標。其中生滅憑誰立。就裏風光最廓寥。沒些子更豐饒。遍界冰輪水面高。等閒涌出扶桑日。大冶紅爐片雪消 上堂。少林歌一曲。露柱懶開口。古佛露家風。燈籠沿壁走。雪峰慣輓毬。禾山解打鼓。三草及二木。普潤一法雨 僧請益萬法歸一話。師曰。山僧不聽得。汝試再舉看。僧復舉元話。師曰。又豈止落七落八耶。僧罔措。師連棒約退擇菜次。師拈起菜葉。問僧曰。你道。這一莖從何處得來。僧亦舉起菜葉。師復撥亂菜曰。且道。者黃菜葉。又歸甚麼處。僧無對。師曰。赤土塗牛爨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葉埽堆頭。曰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山僧拳打脚踢過多少。僧沈吟。師便打 師于康熙癸丑仲冬示微疾。不數日。忽傳大眾齊詣方丈。問曰。今日是何日。答曰。是十八。師起趺坐。良久曰。吾當行矣。時大眾禮拜求偈。師便書曰。老僧今年六十八。恰遇今朝是十八。我今去住本逍遙叨嗒。眾復求開示。師叱曰。生平惡辣名播。臨末稍頭。何須安把。遂擲筆而逝。壽六十八。臘四十五。語錄十卷。行世。塔于本山之右隅(萬如微嗣)。

京都薊州盤山大博乾禪師

蜀之達州胡氏子。年十三。薙染本州西聖寺。誦習未曉佛意。每懷憤懣。二十。決志參方。泛瞿塘。渡漢水。首參金粟悟。便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悟劈頭一棒曰。道甚麼。師擬進語。悟又一棒曰。參堂去。師當下便覺輕安。遂乞居座下。刻意提持。後悟應天童請。師復參石車乘。一日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乘默然。師便禮拜。乘震威一喝曰。汝擬向山僧良久處會那。師從此脫落。乘示寂。復徧謁名宿。既而北遊。圓具戒於愍忠。頃之。又南詢。謁龍池微。微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便喝。微曰。問你本來面目。胡喝亂喝作麼。師連喝兩喝。微曰。看這瞎漢。猶強作主宰在。直打出門外。師自是。將從前珍惜。一時放下。頓覺通身慶快。與微機緣相愜。師資道合。至順治壬辰秋。受記薊。即辭北行。乙未。開法於天津地藏如來兩院。繼住雄縣崇寧。楊村報成。涿州普度。良鄉十方。津門般若。灤州萬善。西山潭柘。都城法通。慈壽放生池。末應 和碩親王請。住弘善凡三年。遂退休盤山之古中盤 上堂。分皂白於石火之中。剖錙銖於閃電之際。且道。得何三昧。驀喝一喝曰。切忌妄通消息 上堂。師拍桌一下。大眾齊顧視。師展

兩手示之。便下座 上堂。棒下頓絕商量。喝中毫無滲漏。若向箇裏承當。管取推門入白 上堂。如來淨妙身。窮劫不能量。示與眾家知。虛空無二狀 上堂。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若是僂陀客。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決不向矢上加尖。泥中洗土 上堂。通身是眼鑿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到。通身是舌說不到。通身是心憶不到。野木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青 結夏上堂。夏月炎天似火。開爐不用添柴。只待烟沉火寂。通身覲露如來。且道是誰證據。震威一喝 上堂。動則乖宗。靜則失旨。掀翻動靜。嚇嚙[口*悉]哩。今古歷然常坦坦。了無南北與東西 上堂。眉不離眼。舌不離口。道不離人。切忌外走。乞兒誇一錢。富者不知有 上堂。放開一線。草木增光。把住一絲。乾坤失色。咄咄咄。含元殿中無二主 上堂。生從何來。要會來處麼。喝一喝曰。此處不可錯會。死從何去。要知去處麼。喝一喝曰。此處不可承當。何故。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上堂。諸佛本源。衲僧巴鼻。遍界不藏。無處可覓。其顯也。露柱燈籠。山門佛殿。笑殺西山煤黑子。其隱也。青天白日。鳶飛魚躍。驅馳東土馬簸箕。不隱不顯又如何。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上堂。空中釘橛。須是其人。浪裏擒龍。還他作者。且道誰是作者。蘇州有常州有。一任面南看北斗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喝。曰如是如是。師曰。不是不是。僧拜。師便打 一僧喊入方丈曰。水窮山盡時如何。師直打出。又喊到西堂處。如是問。堂亦打出。復喊入方丈。師仍打出。閉却門。僧有省 和碩親王問。參禪的人。悟後甚麼道理。師曰。步步踏實地。曰未悟的人。還有分也無。師曰。誰家竈裏火無烟 官人問。誰家語錄。盡是前人糟粕。如何是自己手眼。師舉脚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官人擬議。師曰。只這脚尖猶不奈何。更問甚手眼 屠牛人問。弟子終日宰牛。如何是了。師曰。何不自宰。曰自己作麼生宰。師曰。舉刀非手。誰是殺者。曰弟子不會。師曰。自心本無。因妄有心。若能離心。即是自殺。屠當下折屠具。懺悔長齋 頌丹霞燒木佛曰。木佛取來燒舍利。鬚眉墮落鐵成金。是非一入旁人耳。洗到驢年也不清 頌婆子燒菴曰。寒巖枯木猶堪羨。放火燒菴再驗伊。最是此僧低首去。明明陷虎不施機 康熙癸丑八月朔示微疾。手書別法門昆季。初十日。聚諸徒眾。囑付後事畢。說偈辭世。有江南江北風雲遍。老鶴還源萬事休之句。日將晡。安然而逝。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九。闍維。獲舍利。如小豆而圓潤者。約百餘顆。他如菽米者。不計其數。塔于寺之東南隅紫蓋峰下(萬如微嗣)。

無錫南禪古鏡符禪師

上堂。禪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思之卜度。十萬八千。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烟。然雖如此。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雪裏妍 臘八上堂。臘八逢三九。終日雨淋頭。明星不出現。何處賣風流(萬如微嗣)。

白雲巖崑玉禪師

僧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瞎。曰某甲即不然。師曰。你試道看。曰瞎。師曰。是則是。祇是無寶主。曰如何得寶主。師便打 示眾。舉臨濟會下二禪客。同學相問。頌曰。鴛鴦一對遊深浦。攪亂殘荷水逆流。餓眼漁翁隨浪覓。釣竿徒自下汀洲(萬如微嗣)。

嘉興如如古鑑彰禪師

上堂。舉幻祖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祖曰。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師頌曰。屋北鹿溪西雞。浩浩金風玉露垂。莫認定盤星子好。當人須豁兩行眉(萬如微嗣)。

平湖湧卮斷疑果禪師

辭世偈曰。船子高蹈。繼有性空。我今委蛻。近海之東。阿呵呵。鐵牛撞倒須彌山。箇段風光今古同。師預定逝期。跌坐水中化去(萬如微嗣)。

荊溪紫雲報恩顯德大木訓禪師

江都季氏子。久歷講肆。後參博山來。寶華忍。古南門。機契龍池微。受記荊焉上堂。舉簡堂機赴圓通請。上堂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祇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師曰。圓通老漢。可謂謙光順物。枉直兼美。美則美矣。善則未善。顯德。不開生藥舖。不賣死猫頭。終日鼯鼯地。從教得自由。祇如山僧恁麼道。與圓通相去多少。雲開古道家聲遠。月轉青山格外新(萬如微嗣)。

寧國麻姑天如大歇芳禪師

通州人。結制示眾。拈竹篋曰。殺人刀。活人劍。覷面拈來人不見。今朝分付與諸人。從教劈破虛空面 解制晚參。無位真人沒面目。歡則笑兮悲則哭。去來不涉絕遮攔。一任東西與南北。參(萬如微嗣)。

揚州善慶化中慶禪師

真州俞氏子。十六歲脫白。卒通教觀。後得法龍池。住靜金陵棲賢。堅不出山。元夜小參。若論此事。如一燈燃于百千燈。冥者皆明。直得輝天鑑地。光耀莫倫。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德曰。六箇燈籠一齊明。僧曰。恁麼則蓋天蓋地去也。德曰。若是獅子兒。不向那邊討。即今有問山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劈頭一棒。使伊直下知歸。免得在燈籠影裏棲泊(萬如微嗣)。

鎮江汝山萬壽瑞明震禪師

解七示眾。布袋結頭。今日開。放出無毛鉄鷄來。撞破虛空渾不顧。橫三豎四絕安排(萬如微嗣)。

龍池素嚴洲禪師

晚參。舉五祖演曰。四五百擔麥。二三千碩稻。好箇休糧方。耆婆不得妙。千巖長曰。米不蓄一粒。菜不種一莖。任意往來者。喫得飽膨脝。師曰。二老祖。一人富而太慳。一人貧而太奢。禹門即不然。有米可作飯。無米便煮粥。豐儉只隨時。鉢盂好洗浴。粒米能咬破。永劫充饑腹。大眾每日赴堂。還有咬破粒米者麼。眾默然。師曰。箇箇都是飽餐。便歸方丈 晚參。舉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觔公案。師頌曰。雲門矢橛洞山麻。絞索澆蔬用著他。識得其中奇特處。長來茄子大如瓜 晚參。楊柳垂垂而綠。桃花爛熳而開。靈雲刺瞎眼睛。玄沙却云未徹。且道在諸兄弟分中。又作麼話會。眾默然。師曰。莫被眼睛瞞却 上堂。黃葉飄金。青山露玉。祖意全彰。阿誰會得。滄洲師子喫一鞭。陝府鐵牛汗流出。驀然撞倒須彌峰。一言勘破維摩詰。卓拄杖下座(萬如微嗣)。

南嶽尼季總徹禪師

湖廣衡州劉氏女。父夢老僧索住處許之。母懷娠。十有二月。既而胎鳴者三。生時。有白光燭室。眾皆謂奇。幼不茹葷。稍長。好閱儒書佛經。痛念生死。厭處塵凡。一日讀綠蘿際所集南嶽禪燈錄。即往見求開示。際痛切究竟。頓發疑情。苦參四十九晝夜不倦。忽然呆去三四時。不見有身心器界。偶聞雷迅。如在羅網中跳出相似。銀山鐵壁。一時粉碎。即上南嶽求證。并懇雜染受具。杜絕俗眷。住靜別峰。際示寂後。廬墓三週。即拽杖南游。徧歷祖剎。繼謁龍池微。機契。即記荊焉 出住姑蘇慧燈。興化普度。[橘-矛+佳]李國福。當湖善護等處。浴佛日上堂。曾聞石女產麒麟。添得嬰孩氣象新。金鎖玉關渾不住。萬機頭上鼓烟塵。當時盡道難相委。今日方知不是心。大眾且道。不是那箇心。卓拄杖曰。不得雲門施好手。幾乎錯認定盤星 上堂。故國清貧已有年。白頭知命順生緣。眉毛仍在眼睛上。鼻孔撩天不著穿。昨夜山門騎露柱。東西南北走不住。不知何事太忙生。盡被秋光牽引去。惟有青青栢與松。萬年千載色如是 上堂。士問。師五十以前事若何。師卓拄杖曰。者箇是拄杖子。曰五十以後又如何。師復卓拄杖曰。者箇不喚作拄杖子。曰正當今日。花雨滿筵。香雲盈座。未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分身兩處看。乃曰。乾坤盡是黃金國。無限平人不肯休。休擬議。莫凝眸。雲自高飛水自流。要知一句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上堂。生緣衡嶽幾經秋。坐斷孤峰天外游。一句了然超百億。饑餐渴飲更何求。且道見箇甚麼道理。得恁麼自在。盞盂口向天。大蟲原是虎 上堂。問慧日高懸。千山並秀。滿目英賢。誰是作者。師曰。獨你是鈍漢。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跳-兆+孛]跳看。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千聖覷不到。曰通身全現摩尼寶。徧界輝騰徧界香。師曰。又恁麼去也。乃曰。無尾大蟲難近傍。近前便也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黑漆盞盂添箇柄 師至圓明寺。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魚雁兩茫茫。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雖然未得

黃金印。及第還他折桂郎。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夜半曉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摘詩漫寫圓明寺。高挂雲帆遶像張。乃曰。禹門堂上。傳得盃囊。圓明寺裏。高提鋤斧。頭頭玉振金聲。處處龍飛鳳舞。鞞甚雪峰毬。打甚禾山鼓。葛藤千七俱拈却。明明一句超今古。到這裏。劈開潭底月。流出少林髓。大眾。還見少林髓麼。卓拄杖曰。倒卓橫拈無別路。迅雷奔電絕諂譎。師至當湖善護菴。上堂。問敲石燒丹一老顛。等閒拾得火中蓮。特祈和尚通消息。要使人人達本源。師曰。三十棒寄打汝師。曰同道方知。師曰。北人飲乳。反怪良醫。問古德不出方丈。如何庄上喫油糍。師曰。私通車馬。曰忽見庄主響。師曰。好箇消息。曰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師曰。有甚交涉。問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師曰。瞎却人眼睛。曰次日罰鑽飯出堂。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乃曰。秋露垂秋風吹。秋雲冉冉。秋草離離。月落寒潭靜。山空木葉飛。吾無隱乎爾。通方作者知。大眾。還知麼。若也知得。推倒報本塔。椎碎弄珠樓。一任橫行海內。獨步大千。其或未然。眨上眉毛。劔去久矣。解制上堂。士問。和尚今日上堂。也是無風起浪。某甲到此。已是拖泥帶水。出格一句。請師道取。師便打。士翻筋斗而出。師曰。弄精魂漢。乃曰。全提正令入摩竭。大地眉毛共撕結。等閒便度九十朝。冰壺已泮春風發。鐵壁銀山俱靠倒。笑殺銅頭與鐵額。波斯攪得海嶽渾。金毛獅子走深澤。神駒萬里謾追風。眨得眼來天地隔。以拂子畫○○曰。一處最親。千機莫測。眾禪客。瞥不瞥。處處綠楊春正好。自是不歸歸便得(萬如微嗣)。

慈谿靈峰達變顯權禪師

江西豐城王氏子。首參天童悟。後依山翁恣。分座說法。出住五磊。晚參。靈峰寺裏。開爐炭鑿。家常儘有。更賴現前。兄弟竭力。同心出手。輕輕撥動火柴頭。烈焰巨天射牛斗。冷灰荳爆忽雷轟。叢林盡作獅子吼。斷送生蛇化活龍。差排古佛離窠臼。無賓主句火爐頭。笑他趙老揚家醜。後來雪巖欽曰。不冷不熱爐鞴。半真半假金銀。鑄作瓶盤釵釧。却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若向這裏。緇素得出。二大老性命。在諸人手裏。若緇素不出。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卓杖曰。還委悉麼。莫向白雲深處坐。好看千嶂起風雷。請藏入山上堂。舉僧問東山演祖曰。一代時教是箇切脚。且道切那箇字。祖曰。鉢羅孃。曰學人祇問一字。如何却答許多。祖曰。七字八字。師曰。大小演祖。與麼答話。畢竟正文未曾道著。敢問現前兄弟。且道如何是正文。良久曰。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至節小參。滴水滴凍。止樂困魚難轉動。成塊成團。水晶宮裏玉龍蟠。十八緊俏風頭硬。一片冰湖徹骨寒。無影樹頭霜色白。不萌枝上雪花攢。翻憶少林冷坐。分明特地。無端賺得神光。斷臂覓心。無處心安。於斯薦得。一了百當。於斯不薦。千難萬難。亟須勇猛精進。朝夕廢寢忘餐。拶到水窮山盡處。虛空粉碎燭髓乾。大似陽回大地。春滿林巒。和風

浩蕩乾坤闊。佛日高懸法界寬。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曰。洞山古佛□□善赴來機。猶欠悟在。何故。不應話作兩橛。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師示寂。書辭世偈曰。五十二年如一夢。就裏全機無別共。真人無位無生滅。梅梢月上清風動。臨行句子少人知。八面玲瓏無罅縫。咄哉四海眾高流。莫弄虛頭休打鬪。若是無依過度人。出生入死能珍重。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八面車輪空裏轉。焦磚打著連底凍。擲筆端坐而逝。塔于本山(山翁恣嗣)。

五磊拙崖懷禪師

海鹽嚴氏子。十一。投寧海寺出家。二十六。上天童完具。一日因挑柴。驀觸懸崖有省。即上方丈。適有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悟大笑。師聞豁然。便出。悟顧旁僧曰。他日。此子必能壯吾門牆也。後果于五磊得法。示眾。穀雨前清明後。百花爛熳渾如繡。風流年少倒金樽。聲色關頭誰能透。僧問。掀翻海嶽求知己。即今海嶽掀翻。因甚知己又無消息。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溪山各異。雲月一般。為甚文殊于福城東際。令童子南詢。師曰。脚不離地走。師繼席五磊。二十七載。迨康熙乙卯。將示寂前。命海朝首座。嗣先住持達變權公。繼主院事(山翁恣嗣)。

泐潭寶峰山子玉禪師

上堂。三尺地爐。一堆猛燄。燎却佛祖面門。鍛盡衲僧命脈。好箇十成鑽子。不知何人拾得。咄。大丈夫漢。未舉先知。蚤是不堪入。作恁麼說話。未夢見在。阿呵呵。好大哥。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托盃上堂。問大家出隻手。扶起破沙盆。只如德山托盃。意旨如何。師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曰雪峯道。鐘未鳴。鼓未響。托盃向甚麼處去。德山低頭歸方丈。又且如何。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載得月明歸。曰雪峯舉似巖頭。頭曰。堂頭老漢。未會未後句。又作麼生。師曰。一客却煩二主。曰巖頭密啟其意如何。師曰。徧地是刀鎗。曰德山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于僧堂前撫掌云。且喜堂頭老漢。會得未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時如何。師曰。虎頭虎尾一時收。僧禮拜曰。和盤托出無少剩。當陽一曲有誰知。師曰。闍黎亦不得草草。問寶頭盧尊者。與五百聖者。每日同赴四天下供。無有不到者。如何是和尚普應的事。師曰。一日鉢盂兩度溼。乃曰。霜冷風寒臘正乾。鑪頭火煖不成眠。和雲放鶴前山去。帶雪騎牛入市廛。佛手頻將開正眼。生緣時展利人權。歸來坐對珠峰下。一夜梅花月在天。上堂。一切處蓋覆不得。一切處染污不得。却向一切處。著差別衣。現異方便。驀拈拄杖曰。搜出你心肝五臟。換却你孃生眼睛。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還有向者裏。卒地斷暴地折者麼。如無。頭頂三尺天。脚踏一方地。身如椰子大。不聞佛授記。上堂。放下屠刀。千佛一數。善來比丘。成佛子住。是水皆歸海。無山不仰宗。

驀拈拄杖曰。過去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遂擲下曰。如是如是。喝一喝下座 上堂。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敢道。釋迦文不知此三昧。達磨空面壁。老盧常蹋碓。三千七百葛藤椿。狼籍春風恣隱晦。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 上堂。霜冷菊殘十月天。犢牛隊隊到林泉。一齊趁入紅爐內。烈焰燒空痛著鞭。山中水草幸然足。一任和雲飽食眠。但得胸中無剩法。管教齊賀太平年 上堂。過去的現在用得著。現在的未來用得著。未來的不可說劫中用得著。用得著。醍醐與毒藥。一手擡一手搦。海壇馬子似驢大。巴蛇吞象三年覺。咄咄 上堂。猛燄爐中。踢翻海月。藕絲竅裏。豎透乾坤。建法幢于蟻螟眼睫之上。發生機于春風百草頭邊。有如是威德。具如是妙用。有佛處錦上鋪花。無佛處燄裏生冰。楊花落盡杏花紅。開徧園林二月中 晚參。睦州擔版。趙州喫茶。不是債主。便是冤家。同門出入成違背。又復重添眼裏沙。喝一喝便起(山翁恣嗣)。

舒州龍門天嶽本畫禪師

湖廣黃州蕭氏子。久侍山翁恣。投機得法。始住舒州龍門海會。次遷武林龍泉清流。兩住越州平陽 上堂。面門上。摸著鼻孔底。歡笑無端。盞盂邊。失却匙箸底。煩懣增劇。二人同到衲僧門下。且到那箇是主。那箇是賓。驀豎拂子曰。換却時人眼裏睛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落。一箇鼻胡孫。尾上生三角。阿呵呵。不得達磨大師走來東土。泊合有理。也無雪處。雖然。只如僧問離四句絕百非。古人為什麼却道頭痛。卓拄杖曰。勢至觀音猶作夢 上堂。問昨日龍門。今朝海會。意旨如何。師以拄杖就地一畫。曰如何是白雲境。師曰。白雲不白。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上樹騎驢。問如何是不動尊。師高聲曰。山僧昨日始離龍門。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乃橫按拄杖曰。直得寶劍未離歐冶。殺活同時。古鏡未挂高臺。妍媸并照。向此尚是將蠡測海。傍岸泊船。何況齒牙餘慧。露布葛藤。畫虎成狸。一場笑柄。如今若是箇漢。向萬仞巖前撲得下。百尺竿頭舉得步。自然入林不動草。入鳥不亂行。閒坐困眠。粥足飯足。所以窺鞭影即飛去。望招手便橫趨。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要窮千聖不傳底機輪。切忌只向意根下卜度。喝一喝下座 上堂。磨鞭得劍。磨杵得針。趙州勘破婆子。瀉山踢倒淨瓶。汝等但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千鈞非重。鴻毛非輕。自然不受一切人謾。自然十二時中。穿衣喫飯。悉無虛棄底事。雖然如是。猶未踏著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青蟲墜地長絲斷。黑蟻沿堦碎壤新 上堂。愈遠愈近。愈親愈疎。雖然邨樸。却也風流。西天佛世弟子。并無一人得道。即今現前大眾。無固無必。或去或留。人人勝他老盧。只是白雲這裏。有箇中心樹子。少人識得在。若識得。許你是箇鉄眼銅睛漢。若識未得。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喝一喝。復說偈曰。一度春光事可嘉。竿頭進步莫周遮。太湖城裏元宵節。燈似河陽滿縣花 小參。老胡門下。法久成弊。理事偏枯。是非倒

置。大膽不畏雷霆。小膽見噎廢食。畫蛇定要畫足。指實何曾詣實。法門如此乖張。遂令艱危日至。山僧今晚入院之初。聊與諸賢。片時集聚。不可聞此誦譌。便自妄生疑議。努力大家向前。頭頭如箭中的。吾道三十年大行。要借諸人鼻孔出氣。喝一喝上堂。或謂。山僧耳輒。誠有之乎。曰有之也。有者來問。冬瓜可以作甌。山僧答曰。可作甌也。冬瓜作甌。且屬天然。但辦肯心。作之何咎。其人禮拜而退。又有者來問。冬瓜不可以作甌。山僧答曰。冬瓜安可以作甌哉。用以作甌。其事必敗。作甌不可也。其人亦禮拜而退。召大眾。山僧與麼答話。意在於何。為復是耳輒耶。別有道理耶。良久。乃笑曰。冬瓜作甌。問答不定。山僧耳輒。大眾口硬。擬議思量。喪却性命。上堂。你諸人要知。寒泉不曾教你不知。你諸人要會。寒泉不曾教你不會。既知也。既會也。見山決定是山。見水決定是水。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畢竟明什麼邊事。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上堂。如人喫飯倩人把筯。你道。還得飽麼。如今禪和子。亦復如是。所在親依知識。知識與他餒餒餒淡。餒苦餒辣。餒精餒粗。餒冷餒熱。餒到日久月深。依前只成一箇空肚皮去。欲得飽。須是當人親解把筯始得。大眾。祇如親解把筯一句。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曰。不可教壞人家男女去也。便下座。僧問。撥草瞻風。祇圖見性。未審學人即今性在什麼處。師曰。屋角水車鳴聒聒。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寶劍逼人寒。僧便喝。師曰。斬草蛇頭落。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通箇消息。師曰。春無三日晴。僧禮拜。師叱曰。隨聲逐色漢。一僧禮拜。起求開示。師便轉身面壁而立。僧無語。頌六祖風旛曰。入暮微雲河漢遊。雁聲驚起一天秋。樹高千尺西風急。眨眼紅黃逐水流。頌德山托盃曰。神仙秘訣非為貴。父子同條豈是親。待得靈丹成九轉。不知已作白頭人(山翁恣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宜興龍池介石登禪師

上堂。天寒人亦寒。竹柏報平安。滴水不滴凍。虛空剝窟窿。庭際覓心何太賒。衲衣下事誰為遮。野火燒山不見頂。石人猶自馭牛車。且道。石人馭車。還是向上向下。不見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上堂。心淨如水。聖化如月。一影落千波。高低共澄徹。雖然。未免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利傍有倚刀。智者惟自識。室內明明一盞燈。何事三人證龜成鼈。晚參。風前冷坐。月下穿針。恰恰逢渠。幾番錯過。若是慣行獨木橋底。到這裏更說甚麼。百尺竿頭進步。管教十方剎海橫身。隨處逍遙。超然物外。其或未然。切莫便道無事好(萬如微嗣)。

陽山璞中源禪師

結制上堂。今朝十一月半。大聖寺裏。不悞柴炭。亘天烈燄。騰騰燒得。舜若多神叫喚。銅頭鐵額攢眉。皮骨通身俱換。鎔盡頑賴滓渣。迸出紅爐金彈。箠破闍黎面門。九十日內。不容打算。喝一喝下座。除夕示眾。此夕為分歲。嬰兒白髮時。故鄉入夢裏。春信到梅枝。驀拈拄杖曰。惟有這上座。寒暄總不知。雖然不知。却也一點謾他不得。卓一卓曰。會麼。歸堂喫茶。上堂。天地一蘊蘆。萬物一芻狗。堪笑李老聃。蝦跳不出斗。顧眾曰。還有跳得出者麼。良久呵呵大笑曰。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問盡十方世界是佛身。教某甲向甚處下脚。師曰。何不向無佛處下脚。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打曰。孟八郎漢。那箇是佛。僧禮拜。師曰。山僧在汝脚下。士問。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畢竟在甚麼處。師曰。不離所問。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曰。你從那裏來。僧擬議。師曰。還從那裏去。頌德山拓鉢曰。末後難將語脈通。迅雷驚起碧潭龍。幾番雹雨雲收盡。鐵笛橫吹宇宙中。頌靈雲見桃花曰。藍衫破盡逞風流。紫綠叢中豁兩眸。忽被東君吹落後。至今惱亂莫能休(萬如微嗣)。

海鹽金粟息乾元禪師

武原俞氏子。上堂。十五日已前。水灑不濕。十五日已後。針筭不入。正當十五日。天寒人寒。大家在者裏。直後寒毛卓豎。徹骨徹髓。三十三天摸帝鐘。八臂那吒擎鐵柱。問西來祖意即不問。庚同天地是如何。師曰。無今無古。曰昔日世尊降誕。今朝和尚佳辰。是同是別。師曰。踏著秤錘硬自鐵。師于清康熙己未冬。在[橘-矛+佳]李石佛。瞑目趺坐。說偈而逝。閱世七十一。坐夏五一。塔於隱庵溪北梅園(石車乘嗣)。

涇川寶勝楚水古禪師

桐城方氏子。幼歲閱永嘉錄有省。往參龍池微。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微然之。小參。古剎鐘鳴西水濱。樹摩霄漢殿連雲。烟城隔岸人喧處。盡是觀音入理門(萬如微嗣)。

壽昌雙柏望雲英禪師

洪都臨安人。吳氏子。上堂。提向上命。秉殺活機。佛祖權衡。衲僧巴鼻。湊泊不得處。千眼難窺。受用莫及時。當陽獨露。烜赫靈明。輝今耀古。示眾。日面月面。無剎不現。暗去明來。珠迴玉轉。西風陣陣樹頭搖。華舞長空金片片(萬如微嗣)。

洮湖涪山覺天文禪師

丹陽陳氏子。示眾。舉盤山聞羿喪歌。即振鈴得悟話畢。頌曰。歌聲嘹唳哭聲哀。瞥地盤山隻眼開。歷歷靈魂藏不得。虛空逼塞倩誰埋。示眾。舉臨濟侍德山次。山曰困。濟曰。這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便出。頌曰。臨濟門墻高更聳。德山堂奧澗還呆。行人不見堂中事。只向他家門戶猜(萬如微嗣)。

吳江盛澤圓明爾初正禪師

吳門人。示眾。本來面目。覷體現前。回頭轉腦。十萬八千。直下便是。已涉言詮。滿目溪山。何勞指示。纔指示。眼著刺棘。便恁麼會得。也是好肉剝瘡。山僧到這裏不能為汝提持。何故聾。識法者懼(萬如微嗣)。

宜興龍池卓庵嶽禪師

上堂。豎拂子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頭頭合轍。事事現成。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以拂子擊一下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遂擲下拂子。下座 上堂。即心即佛。本是條直。非心非佛。不存痕跡。不是心不是佛。虛空裏釘橛。若是恁麼會得。也是餬餅呷汁。若不恁麼會。喫水須防著噎。總不恁麼。是如何。靠倒銀山鐵壁。師示寂。瘞於幻祖塔之左(萬如微嗣)。

黃梅南山萬壽惟一宗禪師

江南六安人。上堂。一句無私語。當陽亘古今。鳥啼雲裏寺。那箇是知音。眾中還有知音麼。卓拄杖曰。風吹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爛東瓜。曰不會。師曰。問取園頭(萬如微嗣)。

荊溪龍池中明恭禪師

秀水蔣氏子。繼主龍池。陞座。今朝二十五。行者擊破鼓。長老未陞堂。諸人已話墮。話墮不話墮。南山沒齒蟲。吞却北山虎。師康熙壬子。中元前一日。集眾囑後事。索浴淨髮。說偈坐化。壽六十。坐三十六夏。塔于吉州梅溪之龍山(萬如微嗣)。

桐城華嚴梅山鼎禪師

上堂。紅塵鬧市。古佛家風。碧落松關。道人活計。荊棘林中。鰲鼻破驢。脊上蒼蠅。穿過髑髏。換却眼睛。萬機不到處。七穿八穴。一言契合時。千差頓赴。且道。達磨九年面壁。又成得個什麼邊事。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萬如微嗣)。

宜興龍池閒雲海禪師

天長貢氏子。上堂。春日融和氣象新。春風拂拂百花馨。春禽啼在枝頭上。春水池塘蛙鼓聲。山色碧谷神清。箇事分明體現成。怎奈時流渾不顧。隨聲逐色任浮沉 上堂。買鐵得真金。觀星見明月。突出腦後睛。大千光皎潔。如來降吉祥。普賢揚醜拙。無量差別門。從頭都漏洩。不漏洩。摩訶般若波羅密(萬如微嗣)。

湖州法海涯禪師

桐鄉人。僧問。大悟底人。因甚命根不斷。師曰。你斷也未。僧便喝。師打曰。再喝喝看。僧連喝兩喝。師曰。這無主孤魂。却來者裏納敗關。僧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復打曰。一[款-士+止]招成(萬如微嗣)。

江西雲蓋山元菴徵禪師

陞座。舉達磨見武帝話畢。師曰。健臂能挽千鈞弩。沒羽誰曰虎未真。獵犬沿山空逐塊。英雄壓倒大唐人。有雲蓋錄。及竄獵集。行世(萬如微嗣)。

鎮江汝山萬壽瑞明震禪師

解制示眾。布袋結頭今日開。放出無毛鐵鷄來。撞破虛空渾不顧。橫三豎四絕安排(萬如微嗣)。

慈雲松若昭禪師

上堂。慈雲彌布。徧覆大千。烹佛烹祖。啟大爐鞴。正恁麼時。釋迦彌勒。不敢當頭。德山臨濟。退身有分。握金剛寶劍。凜凜神威。乘踞地獅子。騰騰光彩。擴人天正眼。控佛祖大機。到者裏。且道。承誰恩力。顧左右震威一喝(萬如微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廣潤巨靈自融禪師

新安程氏子。自作幻津頭陀傳。十八脫白。二十圓戒。初參金粟。宗阿含義。譚入大乘。學侶嗤之。乃徧歷諸禪席。後謁山翁恣得法。示眾。凡學道者流。應須透脫機境。機境透脫。出言吐氣。自然圓活。苟不如此。眼目未曾定動。鼻孔早落他人手裏。所以山僧有時笑。有時罵。有時拈椎豎拂。有時白晝打眠。無不與道流相見了也。只是你等不作佛法商量。便作情境理會。既不恁麼會去。更須知山僧行履處始得。良久曰。三十年後 晚參。山僧坐者床子以來。不是同莊主督農。便是與直歲僱工。乃至照管監收。副寺稅租。出納有無。並無一刻閒工夫。今日侍者要請山僧。與眾兄弟。說些佛法。大眾且道。佛法作麼生說。擊禪床曰。會麼。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晚參。古者道。迷者也祇迷得者箇。悟者也祇悟得者箇。廣潤要且不然。迷時不曾迷著者箇。悟時不曾悟著者箇。大眾。迷悟則置。喚甚麼作者箇。良久曰。會麼。青松栽夾道。白石聳長風 晚參。大家特特上來。山僧沒甚閒說。卓拄杖曰。惟者木上座。渾似一條鐵。動著伊一絲毫。驢腰打折。且道。與各袈裟下盞盂內底。是同是別。擲拄杖。喝曰。又成多說 晚參。纔見季春回。不覺仲夏了。禾黍穗爭新。野地迷芳草。殿角間薰風。說箇甚麼好。沈吟曰。諾。梵志身死去。魂魄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擲拄杖曰。見彈求鴉炙。何其計太早 示眾。諸方開爐向火。廣潤開爐向壁。諸方暖暖烘烘。廣潤冷冷寂寂。雖然冷暖不同。要且據令條直。若更商量佛法主寶元要句。山僧沒有閒氣力。何故。不圖豆爆冷灰。祇貴石中迸出。卓拄杖 示眾。澹雲啼破鷓鴣天。雨後平塘濕柳烟。珍重往來行脚士。莫將元妙污心田 因僧請益狗子無佛性話。示眾。以手空中扶曰。會麼。狗子佛性。因甚道無。嚇嚙[口*悉]喇。[口*悉]喇嚇嚙。翹首莫貪天上月。應須照顧掌中珠 中秋晚參。提拄杖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即今風清氣爽。露湛月圓。遂喝住。良久曰。山僧。終不為小智人說如是法要。便歸方丈 示眾。參禪不悟道。出言生做造。江西馬簸箕。不識淵栲栳。學者流莫草草。北鬱單越正黃昏。南閩浮提日出卯 歲除小參。大眾。正恁麼時。在

天符曰除歲。在直符曰除月。在傳符曰除日。在納僧分上。且道。除箇甚麼。監院禮拜曰。即日天氣熙和。恭惟和尚尊候起居多福。師以如意揮几曰。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愛憎難。燈節晚參。問古德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德曰三人證龜成鼈。意旨如何。師曰。見事不真。喚鐘作甕。曰或有問和尚。又作麼生對他。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沉吟。師叱退。乃曰。古人以三人證龜成鼈語。答室內一盞燈。大似西施戴箬笠。不令人見轉風流。可謂事存函蓋。理應箭鋒矣。然則從長料揀將來。不無眼目[曠-黃+林]眯。設有問廣度。只向道。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意旨如何。童子燒香。比丘合掌。咄咄。三十年後。且莫妄想。示眾。僧問。昔日瑞雲彌布。今朝紫籙重開。紫籙山中境。請師揭示看。師曰。烟壑總非塵世界。林泉莫大佛乾坤。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蓑衣不脫迎佳客。鑿柄何嘗[款-士+止]俗流。曰正恁麼時。別展風規一句。又如何舉揚。師以拂豎曰。石筍暗抽春色外。靈枝徧覆月明中。曰學人專為流通去也。師曰。飛龍點未到。跛鼈出頭來。曰不慙所抱璞。別足豈為憂。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僧擬進語。師彈指曰。咩咩。乃曰。屋頭山澗中水。青松百尺高。綠竹萬千葦。公案一重重。達士如何委。如何委。急薦取。陳搏大睡幾多年。怎似神仙鐵拐李。煉得九還不死丹。洞游上天之九野。親遍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將他八風太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一切星宿。收入葫蘆裏。嘆。止止不須說。我法不思議。晚參。廣度者裏。法式迴別于諸方。長年惟與鑿頭親密。亦懶去下山打供。每日兩時普請。未免兩番喊罵。諸道流。內有一罵。具向上提持。一罵不作一罵用。若緇素得分明。許你家堂穩坐。否則鉤刀扁擔未放你在。雖然。也是趙州道底。勸農示眾。春雨深。春凍解。正恁麼時。農務斯舉。分付西堂知事。將禪道元妙好生收起。有等不識好惡底。聞此說話。便道。務農即是元妙。元妙即是務農。與麼見解。只可挑破畚箕。揀牛糞團。無有了日在。或有曰。佛法闡揚。各有時節因緣。亦只可喚牧童子。燒大麥粥。煮九心芥。與他瞋眠去。待禾熟登場。喚他起來。好做箇飯袋子。然雖如是。正到恁麼田地。大用現前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起座曰。泥牛耕歲月。大地長靈苗。士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開口不容情。曰那箇是圓滿報身。師曰。囊中天子敕羣臣。曰作麼生是千百億化身。師曰。屠父燒香誦梵經。問如何是三教。師曰。耕種耘苗并割稻。曰三教之義。何者為最。師曰。波斯鼻孔下頭轟。曰宗此得能了道否。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曰某甲莫解其旨。師曰。山僧自幼少學。續僧寶傳序。祖道東來。不歷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續燄。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仲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千有國者。輒頒信于天下。由此。綜集傳燈之書。疊疊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為五。合而元之本乎一。禪師大川者。撮諸綱領燈會其元。會元之出也。燈史定矣。而天皇天王。尚俟後人考紀載碑碣。而更定之。著作詎易事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為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

也。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核而精。其質圓而勁。合撒誦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逮洪公之后。建炎以來。唯濟洞二宗。法化於世。適明季。英靈一時杰出。復有繼續統燈三刻出焉。三刻出。其近古之參差疑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何也。豈亦等川之纂緝。未及洪之覈實乎。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乎。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暮齡方謁東明岳。蓋萬峰。謝世于洪武六年。慈于洪武二十七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永慈。年二十八。謁岳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迹全焦。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岳公歿。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熟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岳。訛哉明矣。或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余嘗以此質諸大方。俱以近刻為然。復請天童吾師弘覺恣老人。吾師出智瑄智璽所立。海舟永慈禪師道行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採考宋建炎以至明末。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令拾遺補輯。共若干人。目之續僧寶傳。有俟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台之紫籜山沙門自融。謹序(山翁恣嗣)。

吳興道峰山別機本清禪師

湖廣安陸□氏子。久參天童悟。後依于廣潤。受囑。出住吳興道峰。江西寶峰晚參。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蛇無頭而不行。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鳥無翅而不飛。者兩箇漢。雖是入泥入水。應病與藥。揀點將來。不免費鹽費醬。爭似道峰門下。喝亦不施。棒亦不用。凡有來者。除二時粥飯。及普請外。總不敢動著。所以道。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上堂。霜剪秋林似畫圖。寥寥萬象碧天孤。宛然少室安心訣。試問諸人會也無。擲下拂子。喝一喝。上堂。鬧市裏識取天子。猶涉分疏。百草頭薦取老僧。可殺成現。敢問諸人。去此二途。又作麼生體會。擲下拂子曰。雪壓修篁山失綠。春入梅梢花暗香。師問僧。你在堂中。做甚麼工夫。僧曰。某甲不會做工夫。只解喫飯睡覺。師曰。也難得你到者田地。僧無對。師直打退。問前面是火坑。後面是猛虎。教某甲向甚處迴避。師打一棒曰。向者裏迴避。僧禮拜。師曰。切忌畏頭避箭。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夾山來。師豎起如意曰。夾山還有者箇麼。僧無語。師曰。山僧罪過。二僧參。師擲下拄杖曰。不得動著拄杖。試道一句看。僧便喝。師曰。後面底又作麼生。次僧亦喝。師曰。同坑無異土。僧無對。師曰。且坐喫茶(山翁恣嗣)。

吳興西峰頑楫濟禪師

上堂。生也原無生。死也何曾死。應知生死原無旨。驚起階前石幢子。吞却天邊鐵鷄子。復來倒數劫初前。不識天平花甲子。喝一喝。下座(山翁恣嗣)。

金粟廣慧天岸昇禪師

上堂。年年臘月八。叢林鬧聒聒。釋迦覩明星。大地眼睛瞎。釋迦覩星。因甚大地眼睛。引得兒孫不丈夫。聲色堆頭問略約 晚參。有一人求進禪堂。無門可入。有一人求出禪堂。無門可出。且道。過在阿誰。無眼波斯入大唐 晚參。今朝五月三十。天氣炎炎酷熱。直是無可安排。拈出鹽官巴鼻。卓拄杖曰。急須著眼看犀牛。莫看犀牛扇子骨 上堂。收得蕙江雲。滿載剡谿月。跨鶴渡錢塘。賽彩雙白璧。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出。佛手驢脚與生緣。趙州輸勝不輸劣。阿呵呵。饅頭[飢-几+追]子齊拈出。飡則任君飡。切忌齧破舌。齧破舌。金牛大笑君何拙 上堂。春風市市。春雨綿綿。上元正月半。華燈處處然。錦衣公子。華堂開宴。行脚高人。拄杖橫肩。梅破玉。柳拖烟。空山一路子規天。山僧與麼告報。且道。有指示耶。無指示耶。雙手扶犁耕石田。復曰。我法如大海。須將大海來承受始得。若是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者。不妨硬糾糾地。若是背負青天。扶搖九萬者。不妨硬糾糾地。且道兩箇硬糾糾地。孰優孰劣。喝一喝 晚參。清明寒食雨家家。繡戶珠簾柳半遮。芳草遊人歸未得。春風落盡杜鵑花 晚參。桑柘成陰綠滿堤。鷓鴣呼雨夕陽低。時人只認拈花佛。那識池塘柳絮飛 武林回。晚參。昨往武林。舟過東關。遇巡官索稅。山僧道。此非貨船。何稅之有。巡官道。也須檢過。乃從船頭檢至船尾。並無一物。巡官慙[怡-台+羅]而退。山僧笑。巡官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今晚山僧。要與諸人索稅。有佛法知見者上納。無佛法知見者中納。既無佛法知見。且又納箇甚麼。莫謂一身輕似葉。一身更有一身愁 小參。山僧一冬以來。醍醐也有。毒藥也有。喜笑也有。怒罵也有。諸人一冬以來。真實用心處也有。散心雜亂時也有。門頭戶口底也有。百尺竿頭底也有。而今臘月三十日也。各各道箇轉身句子看。若能道得。座上無山僧。日前無闍黎。若道不得。山僧自山僧。闍黎自闍黎。光陰去去如流水。辜負三冬一片心 晚參。諸方賣蜜。金粟賣檠。雖然買賣一般。却是有甜有苦。甜者易為飡。苦者難入口。入得口。苦盡甜來滋味久 說戒上堂。太古之世。不言而化。不理而治。不罰而懲。不賞而勸。民有過犯。則畫灰○以禁之。山僧今日亦作數箇○子。汝睡眠時。與你一○。惺寤時與你一○。著衣時與你一○。喫飯時與你一○。屙屎放尿時與你一○。舉足動步時與你一○。拈拄杖曰。長老用者許多○子作麼。禁汝[跳-兆+亨]跳。總不[跳-兆+亨]跳時如何。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問大善知識。慈悲無盡。學地中人。以悟為期。未審。還許學人悟麼。師曰。迷過幾時來(山翁恣嗣)。

京師戒壇電菴旭禪師

上堂。黑漆皮燈籠。中間欠一點。有能解挑撥。與箇大光錢。卓拄杖曰。還有挑撥者麼。良久。以拄杖旋風趨散 康熙甲辰。師侍恣于金粟。為一座。忽一日辭眾。怡然坐脫(山翁恣嗣)。

太倉千潮溟禪師

上堂。瓠子曲灣灣。冬瓜直儻侗。堪笑時人沒來由。論直論曲無斷頭。直得天王怒握拳。彌勒笑得不住口。卓拄杖曰。畢竟如何。瓠子是曲。冬瓜是直(山翁恣嗣)。

寧波瑞巖遠菴儂禪師

崑山陸氏子。薙染于天童。得法於廣潤。初住長沙神鼎。後繼席天童 上堂。一向乾剝剝。全無些子滋味。連日水漉漉。便有幾許啞噉。若向有啞噉處。得些滋味。珍羞雖美。只是飽人不得。若向無滋味處。一下咬著。饑虛頓息。自然永絕馳求。到者裏。不是心不是佛。梅花枝上三更月。對一說倒一說。海底紅塵飛不徹。報諸人。須猛烈打開眼底時節。要透清關那畔。直須萬里一條鐵 上堂。香巖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得卓。真淨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祇有一領黑毳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水衲袈裟。歲朝披向寶王座。須信風流出當家。楚石曰。香巖貧未是貧。依然尚有箇渾身。真淨富未是富。盡底家私俱吐露。鳳山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疎親。豎拂子曰。收來兔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師曰。香巖說貧。此處無銀二兩。真淨說富。俗人沽酒三升。鳳山不說富不說貧。也是掩耳偷鈴。爭如面赤不如語直。巧言不如直道。且道。天童者裏。又作麼生。聽取一偈。貧極尚嫌千口少。富時且喜沒分文。非關要與諸方別。貧富從來不在心 問狗子有佛性無佛性。師曰。道什麼。僧再舉。師曰。孟八郎。師復拈竹篋曰。且道。竹篋子。還有佛性麼。曰某甲不會。師便打。旁僧曰。漏逗不少。師打曰。多口阿師 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金不博金。曰罔明初地菩薩。因甚却出得。師曰。看孔穿楔。曰女子分上。又作麼生。師曰。不風流處也風流 問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如何是未後句。師曰。三十年後向汝道。曰巖頭密啟其意。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方木逗圓竅。曰德山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甚麼處見得。師曰。換却你眼睛。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我與巖頭同條生。不與巖頭同條死。你且如何會。曰正疑著和尚。師曰。疑著我且置。天下人疑你時如何。僧擬進語。師曰。鷄子過新羅 師住天童數載。衲子雲從。後退老瑞巖而寂。深山窮谷。復為一新。至康熙壬戌四月示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其門人。塔全身于寺左三秀峰下(山翁恣嗣)。

湖州道場萬壽兀菴本源禪師

示眾。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夜叉心菩薩面。覲體出來不隔線。此時若不究根源。辜負祖師心一片。大眾且道。如何是祖師心。舉拂子曰。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示眾。泥牛吼山河走。木馬嘶天地黑。夜半波斯嚼生鐵。拈却鼻孔放却箸。擊拂曰。天漢麒麟祇一角 晚參。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殺人刀活人劍。擬議不來。揮為兩斷。卓拄杖曰。者是殺人刀。如何是活人劍。速道速道。眾無語。

師以拄杖一齊打散 小參。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山門據虎頭。燈籠收虎尾。笑倒寒山拾得。畢竟是何宗旨。喝一喝曰。迅雷不及掩耳 示眾。問金鍼玉線。穿却五色祥麟。銀鈎鐵畫。繡出寶殿花冠。正當君臣道合一句。請師拈出。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別展旗鎗。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長安曉色誰能和。明月蘆花暗點頭。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懷藏韜略歸真化。一箭紅心定不差。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一輪碧漢和雲白。上下清光徹太虛。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倒用橫施全正令。龍吟虎嘯出秦關。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藏却花冠炭裏坐。從來共住不知名。曰恁麼則御樓春色來天地。滿架薔薇一院香去也。師曰。黑漆崑崙擎露柱。僧擬議。師便打。乃卓拄杖曰。驚他黑漆崑崙。脫却娘生布褲。扯亂金鍼玉線。不住蓬萊仙府。驀過東土西天。倒跨帶角猛虎。衝開鐵壁銀山。杲杲日輪卓午。遂顧眾曰。正當功位俱隱。向甚麼處。與山僧拄杖子相見。良久。喝一喝曰。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早參。眾集。拈拄杖。東西默顧曰。看脚下。眾擬議。復卓拄杖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便歸方丈 小參。問眾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且道。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從何來。眾下語。不契。乃自代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又曰。一雨之所潤。一土之所長。因甚甜者自甜。苦者自苦。一僧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師曰。既然。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因甚麼有肯與不肯。僧禮拜。師打曰。何不道。杓柄在和尚手裏 小參。眾集。禮拜參差。師呵曰。七起八倒。雨打芭蕉。東風東搖。西風西搖。者隊漆桶。不打折你腰。拈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山翁恣嗣)。

興化龍珠森鑑徹禪師

粵東潮州徐氏子。薙染後。投顯愚衡受具。命參天童。一見便問。那裏人。師曰廣東。悟曰。過了梅嶺就是廣東。師曰。和尚到過麼。悟曰。我三十歲出家。那有工夫閒走。師聞。悚然有會。走參寶華忍。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你作麼生會。師曰。快活殺人。忍曰。庭前柏樹子響。師曰。自來不眼花。忍拈拄杖。一卓曰。會麼。師曰不會。忍打曰。快活殺人。後依恣于廣潤。一日恣問。渾身是口的人。因甚道不出爺姓氏。師曰。從來孝子諱爺名。一日摘茶次。恣曰。直截根源佛所印。你因甚摘葉尋枝。師即高聲曰。觀世音菩薩來也。恣領之 結枯木期上堂。雪山六載安禪。少林九年面壁。龍珠以千日為期。只要古今合式。所以道。三年不鳴。鳴則驚人。三年不飛。飛則冲天。冲天須得冲天志。驚人須要驚人句。有驚人句。虛空粉碎。有冲天志。大地平沉。大地平沉時。凡聖路絕。虛空粉碎時。元妙兩忘。到者裏有座鐵圍。須要諸人自著力。撞得破是好手。普視大眾。良久曰。單刀直入處。莫要記功勞 上堂。拈三元戈甲。列五位旗鎗。布萬法不迷之大陣。開無功成功之大路。直取無等等之妙位。須要識中軍主將。姓甚名誰。速道速道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報恩

。師曰。報恩眉毛有幾莖。曰與和尚一樣。師曰。汝道。山僧眉毛有幾莖。僧無語(山翁恣嗣)。

潭州龍牙雲叟住禪師

楚之安陸人。不言氏族。秉具大滄。參鶴林門。有入處。後依山翁恣于青州得法示眾。恁麼恁麼。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不恁麼不恁麼。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恁麼中不恁麼。放出毫釐。礙塞無路。不恁麼中却恁麼。拈却山嶽。寬廓有餘。豎拄杖曰。山嶽毫釐。總在拄杖頭上。還見麼。若見。拈取去。若不見。管教壓殺礙殺你去在 晚參。舉當山遯祖云。天下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師曰。山僧住他院。把他杓。雖然養家一般。要且道路各別。到徧名山不動脚。遠近高低步步著。而今住院慙無福。脚著草鞋手把杓 因雪示眾。夜來太雪紛紛。到曉依然不住。平地三尺二尺。高處堆山壓樹。一一布地普天。片片不落別處。文殊眼裏屑添。普賢毛孔塵聚。極力畚掃轉多。寒山拾得大怒。添得楊歧床頭珍珠。亂撒無數。突出大仰庭前師子。寒威可懼。龍牙趁隊打哄。唱曲雪花飛句。乃擊拂子。詠曰。風凜冽漁父掉舟波上立。時把綸竿挈釣來。多是寒江雪 晚參。不是心。日炙風吹古到今。不是佛。釋迦彌勒廝湼[泳-永+盾]。不是物。萬別千差從此出。擲下拄杖 問青州布衫重七斤。意旨如何。師曰。塞北天寒。曰學人不會。師曰。朔風吹不入 示眾。入門便棒。千了百當。劈面便喝。雲開日燦。豎起一指。透頂透底。輓出三毬。理圓事周。自餘打地底打地。擊杈底擊杈。舞笏底舞笏。張弓底張弓。這一隊老漢。盡力提持。全身擔荷。也只到得者裏。雖然如是。譬似閒 示眾。紅滿枝。綠滿枝。村村綠暗與紅稀。黃鸝語。杜鵑啼。底事聲聲苦勸歸。春已暮。樹不華。狼籍枝頭恨轉賒。擲下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康熙丙辰八月初十日。唱滅時。師垂三問。一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且道。病從何受。二曰。四大五蘊散滅之後。且道。受病的人。還病還不病。三曰。且道。者受病的人。即四大五蘊病。非四大五蘊病。眾無對。遂化(山翁恣嗣)。

杭州徑山莫菴上乘本宗禪師

楚之黃州人。久參天童悟。棒下得省。四方叢席。以尊宿名之。後得法于山翁恣。秉拂盛京隆安。受請住徑山。上堂徑山。禪也無。妙也無。不解攢花簇錦。豈有短句長歌。拈拄杖曰。唯憑枯節老烏藤。流通正脉不胡塗。喝一喝曰。出窟金毛獅子子。全威哮吼竄羣狐。復喝一喝。下座(山翁恣嗣)。

燕京善果旅菴本月禪師

秀水孫氏子。幼從日月輪剗染。禮佛日方受具。遍扣諸方。參報恩琇。琇問。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請和尚放下著。琇曰。放下了。又作麼生。師曰。話墮也。琇便打。師便出。遂命掌記室。一日琇問。一字不加畫

。是甚麼字。師曰。文彩已彰。琇頷之。越二載。謁能仁恣。恣問。甚處來。師曰大雄。恣曰。巍巍獨坐大雄峰。是甚麼人境界。師曰。今日親見和尚。恣曰。參堂去。師每疑竹篋子與俱抵一指公案。久之。因隨恣至青州法慶。一日赴齋堂。驀拈竹筴。忽然大悟。呈一指頌。恣即命秉拂分座。未幾。隨恣赴 召。挂錫大內萬善殿。奉。

勅善果開堂。後歷住奉聖龍池諸剎 上堂。法無定相。弘之在人。若雷殷而雨施。如龍驤以虎驟。不用移身換步。直教保國安邦。遂喝一喝曰。諸禪德。還構得麼。若也構得。自然水到渠成。風行草偃。帝鄉闔外。頓令氣靄生春。空谷窮陬。總使熙和種秀。殊勝中殊勝。禾登九穗。盡說豐時。奇特中奇特。風凜九垓。悉歌致治。方知帝道平平。恩光蕩蕩。雖然發大機彰大用。還他出格人。提持出格智。透聲色顯宗旨。須是沒量漢。展演沒量事。適當聖主隆興。立見光騰法化。只如新善果。今日奉旨開堂。翊贊皇猷一句。又且如何通信。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 中秋上堂。年年共看今宵月。歲歲同聞老桂香。心外但能無一物。有何光境可俱忘。仰山用不得。曹溪指未彰。揮拂子曰。碧落浮雲已盡。渾然一片清涼。夜竹深茆宇。秋庭冷石床 開爐上堂。唐安奉旨特開爐。緇素歡騰震遠謨。欲識昔年賓主句。趙州東壁挂葫蘆。卓拄杖一下 上堂。一九二九。相見不出手。師驀伸兩手曰。山僧已出手了也。大眾作麼生道箇相見句。良久曰。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西風夜色寒。拍禪床一下 上堂。師豎起拄杖曰。今日風頭稍硬。各須照顧脚跟。大眾會麼。眾無語。師乃驟步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上堂。忽逢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昭寰宇。山河大地發奇音。佛殿雲堂皆起舞。奔騰鼉鼻蛇。震吼白額虎。觀者聾。聞者瞽。笑倒門前者大肚 駕至上堂。高而無上。仰不可及。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仰不可及處。九霄象馭忽臨。深不可測處。大地金輪乍轉。鬧市中普瞻至聖。禪床上共覲大威。始見皇仁溥博。聖澤濡長。瑞靄林泉。輝騰叢社。大眾既叨盛世。復遇隆恩。畢竟如何仰酬厚蔭。舉起如意曰。無為而為。神而化之 晚參。道在日用。日用不知。春風吹遠樹。夜月照空墀。離聲色罷尋思。等閒放下莫教遲。驀擲拄杖曰。渠今不是我。我今復是誰 孟夏望日示眾。開粥柏巖無把捉。商量西院太譎訛。相逢不用揚家醜。一任薰風醉薜蘿 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理。如何被生死之所流轉。師曰。與山僧沒交涉。僧便行。師喚曰。燦容上座。僧不顧。師曰。喚不回頭怎奈何 師退隱松江之九峰。一坐十載。至康熙丙辰孟冬十四日。聞鐘聲。告眾而寂。塔于本山讀書臺之左(山翁恣嗣)。

河南無垢大嶺本丕禪師

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不知雪峰是何心行。師曰。要識真金火裏看。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山翁恣嗣)。

明州天童山曉哲禪師

四川重慶□氏子。十九腰包行脚。首參報恩琇。看牛過窗櫺話。苦無入處。特謁五磊恣。一日隨問曰。真月不問汝。如何是第二月。眾下語不契。恣自代曰。賺殺人。師于言下豁然。尋獲印證。後隨恣赴 召。萬善殿說法。陞辭曰。留師隆安結制上堂。十五日已前。芒種節過去。十五日已後。夏至日更長。正當十五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佛藏身無地。衲僧挺特自強。頭角崢嶸濟濟好。一似南山底。一似南山底箇甚麼。新篁拔地凌霄漢。嫩綠駸駸過短牆 晚參。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路。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若也會得。臨濟老漢。在汝諸人脚底。其或未然。山僧下箇註脚去也。拈拄杖下座。旋風打散。擲下拄杖曰。且道是權是實。是照是用。復喝一喝。歸方丈 晚參。山雨落落停停。溪雲若浮若沈。新穀沒處曬[日*良]。知事半喜半嗔。衲僧瞌睡難遣。倚床靠席。拄撐禪道。和盤托出。更要覓佛覓心。驀喝一喝。擲下拄杖曰。一天雷雨又來。打濕達磨眼睛 晚參。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逼塞虛空。絕回絕互。正恁麼時如何。劍鋒尖上踏歌行。細雨濛濛不溼路 晚參。達磨未來東土。人人眉橫鼻豎。世界本自太平。斷臂作俑可怖。無端遺下隻履。兒孫逃竄無處。有些血氣丈夫。累得皮穿骨露。祇如不受累底。又向甚處躲跟。良久曰。蝦跳不出斗 起七示眾。父母未生前。畢竟是甚麼。去冬沒處尋。今歲沒處躲。逗到初三夜。撞著者一夥。以拄杖旋風打曰。莫教錯過我 上堂。問先老和尚。於此寶座。說法已竟。伐鼓陞堂。更顯何事。師曰。試道說底法看。僧擬議。師喝退。乃曰。今辰弘覺老子順世。百日之期。拈拄杖。卓一卓曰。好與三十棒。葉落歸根。溯本窮源。大月當斗。降跡嶺南林氏家時。好與三十棒。事魯儒裂章縫。好與三十棒。歸釋氏反覺雄。好與三十棒。長河北大江東。流毒遠造殃洪。好與三十棒。兜率無端升夢裏。化山千載錯流通。好與三十棒。大眾且道。者三十棒。還打得著。打不著。若打不著。不是克家種草。若打得著。却成忤逆兒孫。畢竟作麼生判斷。若判斷不得。驀豎拄杖曰。弘覺老子。親臨法筵。與汝諸人判斷去也。克家忤逆渾閒事。扶起剎竿是報恩。卓拄杖 晚參。舉密祖上堂曰。天童者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秤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眾中若有箇漢。聞恁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只是箇無星秤尺。又秤量箇什麼。老僧但向道。一釣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也不會。領取鈎頰意。莫認定盤星。師曰。師翁雖則秤尺公平。未免辜負婆心。設有箇性燥漢。當時待道你有半斤。秤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時。便出眾震威一喝。將無星秤尺。一齊爆碎。管取師翁刮目相看。即今眾中。還有恁麼人麼。有則山僧結夏事畢。其或未然。七尺單前。大家努力。免被人秤量好 晚參。拈拄杖。卓一下曰。德山棒拈向一邊。喝一喝曰。臨濟喝用他不著。然則曲順時宜。如何展演。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拄杖子涌

身道。此是儒家說話。宗門中也用不著。師呵呵大笑曰。可知禮也。師著宗門寶積錄。行世(山翁恣嗣)。

嘉興平湖景雲伊[阿-可+九]本哲禪師

小參。夏至涼生暑似秋。蠟人心念冷啾啾。十成功幹擬何取。知是箇般事便休。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交書(山翁恣嗣)。

廬山西林犀照本澈禪師

江右明經也。因鼎革薙染。參方得法。掩關淮北。暨游上洋。結茅鐸菴。深蓄厚養。後出世。初主西林。復住江州能仁 上堂。鵠白烏元。山青水綠。鶴長休斷。鳧短難續。說箇直指。早已成曲。那更堪認瓦礫為金。抱碓砧作玉。直得將大地為爐鞴。束萬象為棺槨。任伊銅頭鐵額。盡教燄裏翻身。直須皮穿骨墮。雖然。皮穿骨墮後。堪作甚麼。廬山漫道許多峰。六六依然三十六。復舉丹霞禪師。因過一院。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自後鬚眉墮落。師曰。丹霞如虫禦木。院主偶爾成文。且聽山僧一頌。縱饒是佛也難留。枯木何如燒却休。不是洪爐能點雪。怎教醫盡豁雙眸 上堂。凍徹林梅待暖回。峰前石女正懷胎。等閒夜半曾分娩。大地無非寶藏開。大眾。寶藏已開。可翫不可取。若是累代簪纓。希珍不以為瑞。暴富窮子。銀海未免生花。雖然。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問如何是戒。師曰。殺豬屠狗。曰如何是定。師曰。逐浪隨波。曰如何是慧。師曰。無明煩惱。曰向上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且禮拜著。乃曰。耳裏不著水。眼裏不著屑。若執夜明符。安知東方白。咄哉老凍膿。睹星方始瞥。智慧與德相。虛空安耳穴。若是丈夫兒。肯循舊途轍。明星日在天。見者不為惑。此心不負人。相對無慙色。然則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放下拂子曰。若不入水。怎見長人 除夕小參。破院由來費拄撐。今年貧勝去年貧。未教奉化橫拖袋。逼得南泉欲賣身。却喜一年將盡夜。渾無萬里未歸人。大眾。既無未歸人。則箇箇居家穩坐。且作麼生分歲好。陳年曆本都拋却。托出椒盤別是新 落堂。無端要打七。看看七已過。瞌睡打不醒。疑團迸不破。燈光爍透眼睛。雨聲滴穿耳朵。分明覲體全彰。何勞牽牛拽磨。不是物。不是心。不是佛。也解道師姑。原是女人做。雲門胡餅變饅頭。問著依然成懨[怡-台+羅]。寄言困鳥莫依蘆。俊鶻無羈天自大 上堂。秘魔擎叉。禾山打鼓。臨濟白拈賊。影草探竿。雲門跛脚老。閃爍紅旗。巖頭鼓櫂。華亭搖櫓。莫不爭先一著。險不顧身。至今勝負難決。未免傍觀者哂。遂震威一喝曰。山僧若不喝住。只一隊划龍船漢。隨波逐浪。未有了日在。雖然。即今勦絕後。却作麼生。拾得延平龍劍在。不妨黃葉漫藏身 上堂。無佛可烹。無祖可煨。西天外道。斯稱第一。有佛可烹。有祖可煨。智如妙吉祥。也應下鐵圍。然則西林今日開爐。當何所為。遂顧視左右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師同

僧行路次。師曰。莫向那邊去。向者邊行。曰處處透長安。為甚不向那邊行。師曰。熟處要生。僧持蘭花供佛。師問一僧。汝聞花香也未。曰不聞。師曰。鼻孔在甚麼處。曰在和尚眼睛裏。師曰。恁麼因甚却不聞。僧無語。師便打。問。古人三十年著一緇鞋。此意如何。師曰。滯貨難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打噴嚏。問。趙州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好肉不須作瘡。問。佛心大慈。隨類化身。祇如驢馬隊裏。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銜鐵負鞍。拖犁拽杷。士問。觀世音菩薩。世人只塑女像。只恐不是。師曰。男亦未必是。曰畢竟是甚麼像。師曰。汝合親見渠始得(山翁恣嗣)。

寧國明因曉音本通禪師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恁麼則虎豹之尊。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卓拄杖曰。要且不在明白裏。復卓一下曰。還有不甘者麼。良久以杖旋風打散(山翁恣嗣)。

越州龜峰嵩壁觀禪師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秦望峰高。鏡湖水濶。曰如何作用。師曰。水清猶負載。峰翠照人寒(山翁恣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廣東惠州曹源竄山本微禪師

潮州傅氏子。上堂。諸方浩浩說禪。宛似畫梁春燕。古樹秋蟬。且道禪作麼生說。一僧出問。只如從上師僧。陞座入室。所為何事。師擲拄杖曰。看看。竟歸方丈。師一日赴齋歸。中途一僧問。檀越齋僧。還有功德也無。師曰。不可無心得。曰。只如梁武帝。五里一廟。十里一寺。為甚初祖道實無功德。師曰。不可有心求。曰除此二途。請道一句。師曰。大道透長安(山翁恣嗣)。

鄂州獅巖蘧菴本元禪師

上堂。諸方搥鼓陞堂。獅崖登座最苦。田禾遇著乾荒。僧房盡為賊擅。晨鐘暮鼓相催。要且難充饑火。畫○曰。大眾會麼。少間碗底箸頭薦取(山翁恣嗣)。

金陵東山大咸本咸禪師

川北廣安任氏子。幼閱楞嚴經。感發志求出家。年二十五。禮羊山總持。薙染完具。時值破山明。避兵石柱司。師往參扣。明問。你俗姓甚麼。師曰姓任。明曰。父母未生前。還姓甚麼。師不能答。禮請開示。明打曰參。師從此懷疑。猛力參究。再請開示。明復痛打。師益疑。偶聞講楞嚴有省。遂決志南詢。歷參龍池微古南門。後謁天童恣。恣舉僧問南臺。離地四指。為甚麼却有魚紋。臺曰。有聖量在因緣。掛牌令眾作頌。師屢頌不契。乃于三日中。寢食俱廢。目不交睫。坐起不知。忽下樓失足。豁然汗下。得大快爽。值恣上堂。師乃出問曰。昨日因南臺答聖量因緣。于下樓失足處。識破南臺。今對人天眾前。舉似和尚。恣曰。熟睡饒謔語。師曰。灼然明眼難瞞。恣便打。師便喝。恣又打。師又喝歸眾。恣又舉殃崛值產難因緣徵詰。師信口曰。雪裏梅開自有春。休將百卉較疎親。猿聲小是天邊雁。可信當年悞聽人。恣頷之上堂。高聲曰。住住。但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便下座 上堂。良久曰。與麼會去。已陷情圍。不與麼會去。早沉識海。總不與麼如何。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晚參。人人擡起頭。各各看山僧。且道是甚麼。眼裏有睛的。開眼也見。合眼也見。脚跟點地的。東也踏著。西也踏著。放之本不離。求之即蹉過。當體絕蹤由。

物物憑渠播。好大哥。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僧入。師拈拄杖。僧拂袖便出。師曰。良馬見鞭。僧回顧。師曰。物見主眼卓朔。僧喝。師曰。要草料那 師歷主采石竇積。太平白紵。金陵華藏。康熙丁巳八月初四日。師將示寂。眾請留偈。師點首微笑。而說偈曰。傾腸倒腹為人屙。屎溺連天不較多。屙到而今屙不得。原來肚裏一些無。阿呵呵。會也麼。良久曰。知恩不似負恩多。說畢趺坐而逝(山翁恣嗣)。

韶州曹谿雪[樵-佳+酋]真樸禪師

閩之漳州。徐孝廉也。得法于天童恣。初住福建太平。後主曹谿 上堂。浹旬寒雨落瀟瀟。凍得天王鼻孔焦。廠內碓頭花匝匝。庭前石柱筍橫標。空鍋溼菜和根煮。冷竈生柴帶葉燒。寒拾無端拍手笑。且道笑箇什麼。豐干何事舌頻饒。擊拂子下座小參。舉花藥英云。十七十八。道著即瞎。十九二十。人信不及。更要待枯木生花。胡餅出汁。師曰。花藥老漢。雖則尅期取證。未免活逼生蛇。若是曹谿。也不教你胡餅出汁。只教你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何則。不見道。甕裏何曾走却鱉 僧問。威音王初出世時。參甚麼人。師豎拳曰。參見渠來(山翁恣嗣)。

蘇州莫菴博凡潛可禪師

小參。豎拂子曰。若也會得。向此一塵之上。便見千佛現前。若也不會。縱饒千佛出世。被者一塵遮却。且道畢竟如何。擲拂子曰。雖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山翁恣嗣)。

溧陽古木古拙本哲禪師

僧問。如何是鬧市中佛法。師曰。挨擠不開。曰如何見得。師曰。猪肉案頭。茶鹽舖裏(山翁恣嗣)。

越州老祖瞿菴浮弋本岑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歇場。師曰。大火聚中(山翁恣嗣)。

金陵蔣山佩南本印禪師

邗上名家吳氏子。偶以朝普陀遇太白。見山翁恣。言下投機。遂從[芟-又+文]染。嗣受記荊。命住廬山黃巖。七載後。主興善。開爐上堂。寒風蕭颯。山寺荒涼。開爐雖無柴炭。無烟火種輝煌。直得虛空消爍。萬物隱藏。祇如無角鐵牛。又作麼生煅煉。良久曰。遇賤即貴。遇貴即賤 上堂。節屆重陽。水落霜黃。籬菊叢邊。尋枝摘葉底。三三五五。茱萸酒畔。清歌妙舞的。逐隊成行。不是西來大意。亦非諸佛條章。驚風亂颭芙蓉水。細雨斜侵薜荔牆(山翁恣嗣)。

安州大覺采商本榮禪師

上堂。說心論性。擊拳掉臂。揚眉瞬目。指東話西。總是寒潭潑月。卓拄杖曰。會也未。若會得。也是寒潭潑月 僧參。師曰。喚你作客作漢得麼。曰特來親近和尚。師曰。大妄語。曰果然大事未了。師曰。草鞋泥水太多。曰承和尚恩力去也。師曰

。幾被你瞞。僧便喝。師打曰。也要分明(山翁恣嗣)。

杭州橫山光明圖智本緣禪師

上堂。說悟說迷。已成特地。煅凡煉聖。轉見不堪。若是利根上智。自然點頭知尾。假饒三搭不回。未免重費經畫。以拂子畫○曰。此乃是釋迦老子二千年底遺範。諸仁于中行住坐臥。切忌九十日內。不得動著。何故。心王一動。六國難通 晚參。清寥寥。白滴滴。佛祖門庭。冷如冰雪。越此好安居。生死打教徹。徹不徹。結制已經三七日。水牯牛鼻孔要牢牽。寒山子面目須親識。大眾。寒山子作麼生識。莫是與你同門出入底是麼。喝一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上堂。花開心地。證取無上菩提。眼具頂門。洞見諸佛源底。三千里外。不隔纖塵。一坐具地。包羅萬有。舉一明三。拈頭作尾。如是行如是持。全體戒乘。恁麼參恁麼究。通身作略。騎聖僧頸。不為分外。捋猛虎鬚。要在其人。眾中有不涉階梯。而高超極品者麼。卓拄杖曰。千花叢裏現全身 除夕小參。燒錢黃老絕廉纖。話歲烹牛強指南。爭似光明無量相。風前唱拍要空拳。阿呵呵。囉囉噯。大家拾箇乾蘿蔔。豎嚼橫吞滋味全。復舉保寧勇示眾曰。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曰。一時把六十甲子撥亂了也。師曰。保寧善能提唱。爭奈忘前失後。若論六十甲子。未畫以前。早已撥動了也。光明則不然。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數目更分明。顛倒還依次。雖依次無箇事。以拄杖。撥兩撥曰。一時將六十甲子。撥正了也。諸人還見麼。喝一喝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剋期取證猶嫌鈍。如法甄陶轉見遲。安得超方伶俐客。輕輕點著即知歸。卓拄杖曰。如信得及。當下搆去。再若猶豫。白雲萬里。復舉洞山禪師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首座曰。過在動用處。洞山即撥退果桌。師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如今有道得恰好句。山僧者裏。和盤托出。不然。獼猴騎鱉背。心肚挂樹頭。參 上堂。天自清。地自寧。人自傑。物自靈。祥雲彌六合。瑞氣靄叢林。叢林何所重。眼目貴精明。若問佛法有。抖搜沒半痕。若問佛法無。滄海幾曾枯。佛法有無俱掃却。桂輪皎皎拂珊瑚 僧舉恕中慍禪師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曰掀翻大海。擗碎須彌。因甚平地上擡脚不起。師曰。合眼跳黃河。眼光爍破四天下。曰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師曰。伸脚原在縮脚裏 問僧。開口即錯。閉口即失。去此二途。如何通信。僧曰。兩眼對兩眼。師曰。瞎(山翁恣嗣)。

龍舒紫林放菴本雲禪師

長沙王氏子。幼聰慧。至成童時。每好禪坐。于時棄儒。詣淮安甘露。禮德弘薤髮受具。遍參叢席。後得法平陽恣。出住紫林 上堂。纔臨夏至。又值端陽。日月逝矣。歲不我將。江上龍舟競渡。只為屈子忠良。人間苦樂相聚。醉殺火酒雄黃。惟有

衲僧煎茗。熱惱睡魔盡降。說甚蝦蟇蚯蚓。百恠千殃。不消彈指。瓦解冰洋。二六時。精勤辨道。念世無常。庶免後日披毛戴角。報答諸檀。顧眎左右曰。光陰倏忽催人老。嫩綠駸駸已過牆。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顛倒為君數不出。有口只堪挂東壁。拈却一休存七。眼裏瞳人吹薺栗。試問雪覆千山。為任孤峰不白。良久喝一喝曰。凍得鴨兒嘴。匾龜哥眼赤。喝一喝。示眾。舉牛過窻櫺公案。頌曰。一劈華山成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除却當時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示眾。舉女子出定。頌曰。沒絃琴上知音少。休向宮商角徵調。縱使伯牙與子期。懵然錯會當陽竅。那一竅真好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住雲濤日。僧問。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如鐵崑崙。作麼生通。師曰。雲濤山勢湧。不礙採樵人。康熙乙丑九月十五日子時示寂。書偈曰。一夢五十八年。法門深愧無補。翻身撞破虛空。夜半金烏正午。擲筆而逝(山翁恣嗣)。

雲間華亭瑞應大淵本齋禪師

楚之茶陵陳氏子。最初行脚。見箬菴問于夾山。便得立地穩當。復徧詢南浙諸老。後到虎巖室中。數載參隨。深得契入。乃于天童堂上。印證得法。辭隱蘇之陳溪。兩主華亭瑞應。上堂。休夏自恣。諸方舊例。當人拶著回頭。猶是循途守轍。太醒醒。何顛蹶。我愛夏日長。人皆苦炎熱。上堂。寺環流水木森陰。殿閣涼風倒影深。倏爾蟬鳴侵晝永。幾回驚覺祖師心。喝一喝曰。是何言歟。晚參。冰河發燄。石筍抽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喝一喝。擲拄杖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一日。于白晝然燭。插燈籠內。向外書屈屈二字。親持入僧堂。週旋數匝。尋復大叫曰。屈屈。少有契其旨。即曰。呀。今日不著便。擲燈籠。歸方丈。示眾。舉古德曰。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保寧勇曰。月可冷。日可熱。眾魔亦能壞真說。師曰。二大老。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普照要且不然。日原不冷。月原不熱。眾魔何處壞真說。諸仁者。真說且置。喚什麼作眾魔。拍膝一下曰。肚無偏僻病。那怕冷油壘。示眾。傍水經年住。談元口不開。鴉啞枝上噪。飛去復飛來。大眾且道。明什麼邊事。劈面霜風搜骨冷。堦前白石滑如苔。喝一喝(山翁恣嗣)。

蘄州四祖破一本庸禪師

上堂。法性無體。徧界無痕。舉目相看。歷歷分明。且道是宗耶是教耶。祇如宗教不立。事理俱泯。又且如何。露箇消息。良久揮拂子曰。蘇盧悉喇(山翁恣嗣)。

韶州曹溪天拙本宗禪師

上堂。如來禪。祖師禪。鼻孔兩竅。即此說。離此說。出氣同源。即與離且置。只如大佛頂。如何見。振威一喝。晚參。自從踏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汝等大眾。即今行住坐臥。為甚還在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復曰。自是諸人。二六時中。脚跟不曾點地。又說甚麼踏著(山翁恣嗣)。

江西南源具準元發禪師

小參。今朝二月初一。風雨庭前陡急。桃花銷落紅粉。好段春光打夫。歎天涯未歸客。驀地轉歡成戚。阿呵呵。休歡戚。馳求頓歇觸處安。須識從前錯費力(山翁恣嗣)。

越州平水冰壑元禪師

上堂。諸方說禪。掘地覓天。山中無事。一任隨緣。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你若不會。蒼天蒼天 僧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的。行取說不得的。如何是說取行不得的。師曰。烏龜吞大象。曰如何是行取說不得的。師曰。家醜不可外揚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石敢當。曰如何是應化法身。師曰。長的長。短的短(山翁恣嗣)。

金陵蔣山興善芥菴琛大禪師

湘潭李氏子。幼業儒。因申西鼎革之際。頓悟塵勞之幻。遂禮桃花山不韻薙染。遍參名宿。後依弘覺。為入室真子。記荊後。出住金陵興善。上堂。春風蕩蕩。春日融融。柳垂嫩綠。花發新紅。龍光峰說法。金水河流通。是汝諸人。十二時中。晨朝洗面。黃昏打鐘。也須知聲色俱透過。元關又一重。卓拄杖 晚參。海底泥牛吞却月。鐵鑄金剛肚皮裂。鷺鷥踢翻鸚鵡洲。舜若多神痛不徹。你也參不透。我也會不捷 上堂。舉白雲和尚道。禪禪。閩浮提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興善亦有箇見處。禪禪。紫金山在寺門前。聞道日日變現十二種色。于今松杉伐盡之後。惟見白日青天。山僧亦得登其頂。造其巔。遠觀東西南北。近看萬井千烟。畢竟如何。禪禪 晚參。舉眾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古人恁麼告報。雖則高擡聲價。其奈己見猶存。興善未免也續貂一首。不賣花兮不賣松。夜眠直到日通紅。他非我是都拋却。萬事消歸一笑中。且道笑箇甚麼。喝一喝 晚參。舉僧問璣和尚。禪以何為義。璣曰。以謗為義。雪堂拈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代祖師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于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元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若是興善。禪以何為義。以錯為義。三世諸佛是錯。西天四七是錯。東土二三是錯。天下老和尚是錯。諸人是錯。山僧是錯。還有不錯者也無。以手指其掌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大眾還會麼。良久曰。也是將錯就錯 示眾。衣成人。水成田。佛法元來在口邊。上是地。下是天。幾人到此總茫然。興善菜種屋裏。稻割門前。大家相聚喫了。終日語笑喧喧。總不念斷臂心安。春糠志堅。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用力四十九年。上座贏得日高三丈。猶自伸脚打眠。行者來請赴堂喫粥。攔胸一擲羸拳。為甚如此。不合驚起我瞌睡。又使我好夢做不週全 小參。即心即佛。過山尋蟻跡。非心非佛。渡水覓魚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小參。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城吹寒角。樓打霜鐘。修行不到無心地。萬法

縱然那得空。盡向鬼門貼卦。誰識虎咬大蟲。南泉打破粥鍋。甘贄禮拜蒸籠。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喝一喝曰。若不是山僧者一喝喝住。你諸人泊乎又尋過一東二冬
小參。前村紅葉落將盡。後院黃花開又殘。紙被夜烘剛覺暖。五更霜重又多寒。天何闊地何寬。裙子褊衫多破了。一箇渾身無處安。便恁麼太無端。剔起眉毛君自看。大事為你不得。小事自家支當
小參。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凍鎖寒江。雪埋青嶂。雪峰相見望州亭。德山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何故。不待春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梢上
小參。舉僧問趙州。真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州曰。俺部林[口*發]。師曰。趙州答話。如探囊取物。然未免索鹽奉馬。有問蔣山如何是真言。只向他道。草枯風勁。各寮謹慎火燭
小參。色空明暗遮雙眼。地水火風周一身。你若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愛被水溺。只者地水火風。使得當人。二六時中。不得自由。惟有拄杖。聲聲橈橈。列列挈挈。地不能礙。風不能飄。火不能燒。水不能溺。王母晝下雲旗翻。寒猿啼落天邊月
晚參。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驀豎拂子曰。山僧喚作拂子了也。諸人畢竟作麼生。良久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小參。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白羽之白。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就地拾得麗水金。元來又是并州鐵。八十村翁笑點頭。買得硃砂畫黑月。四句離百非絕。今日為君重剖決。天上無釋迦。地下無彌勒。達磨老臊胡。當門牙齒缺。十字街頭驀相逢。却是一枚無狀賊。擊拂子曰。賊賊
小參。南泉提起茅鎌。投子拈出油瓶。一大藏教註不得。三世諸佛言不及。說甚趙州佛性無。一箇葫蘆挂東壁
解制上堂。一不做。二不休。衲僧著力轉身句。嘉州大象陝府牛。獨有太原孚上座。五更聞畫角。屋裏販揚州。朝悠悠。暮悠悠。行脚挑包事遠遊。若是冷灰真豆爆。何須向外更馳求。說甚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也要紫金山子肯點頭。禾山鼓。雪峰毬。何似投子手中油。架箭張弓空費力。半箇聖人那見收。擲却絲。拋却鈎。夜靜水寒魚不餌。烟波空泛月明舟。擲拂子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七醋搗生薑。曰意旨如何。師曰。食者盡攢眉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米無柴。曰忽遇客來。將何欸待。師曰。快趕狗漫燒茶
問。鷄見相鬪。狗見相咬。鴟吻終日相對。為什麼不嗔。師曰。好與衲僧為榜樣
問。蚯蚓為什麼化為百合。師曰。量材補職
布袋和尚讚曰。一文乞與濟誰貧。浩浩塵中孰是親。自己慳囊放不下。又來開口笑何人(山翁恣嗣)。

嘉興漏澤嶽來本衡禪師

小參。鷲嶺拈花。眼中著楔。少室直指。曲順人情。二俱隨類示權。都則應機赴感。何故。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新漏澤不敢囊藏被蓋。只得相席打令。此是我法叔箬老和尚。據曲彙木。與一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施向上鉗鎚。碎衲僧窠臼之場

。因虛席已久。百種全無。法幢寥落。堂供蕭疎。古人道。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新漏澤。亦有一偈。漏澤新開雜貨舖。更無一人來垂顧。可憐三尺貴龍鬚。剪碎綾羅喚作布。設有人問。長老綾羅。為甚剪碎作布賣。有時價重南金。有時分文不值。說貴也得。說賤也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然雖如是。且喜更點分明。卓拄杖上堂。鶯老花殘。時逢初夏。呢喃燕語。舌覆大千。礙則涉有為之境。悟則離昏醉之鄉。截斷兩頭。莫存軌則。一性圓明。當陽薦取。既是莫存軌則。薦取箇甚麼。良久曰。剔起眉毛親證得。頭頭物物祖師心(山翁恣嗣)。

江陰十方山燄臬禪師

湖州施氏子。初參報恩琇。琇問。二六時中。可有雜念也無。師曰。連正念了不可得。琇曰。恁麼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師震聲一喝。琇曰。好喝。再喝喝看。師搖頭吐舌而出。再謁天童恣。結制。立師為維那。恣下堂。以杖指單票破處曰。這裏因甚如此。眾下語不契。恣問。維那作麼生。師曰。薄處先穿。恣曰。穿後如何。師曰。貴圖兩相見。恣舉拄杖曰。猶隔這箇在。師曰。也是和尚自生窒礙。恣打曰。何得觸忤老僧。師禮拜曰。今日得見和尚。恣頷之(山翁恣嗣)。

燕京西山石香夙成本齋禪師

荊州枝江王氏子。年十八歲。禮本郡菩提場白齋薙染。自知參究。刻苦用功。所悟親切。南詢福嚴天童報恩三大老。罔不契合。受囑。心印則稟平陽弘覺。師長身玉貌。皓齒朱唇。聲如洪鐘。讀內外典。經目不忘。日三食眠三覺。夜則雙趺一坐。兀然達旦。住懶雲窩。後游京都。寓西山石香精舍。無何示寂。茶毗獲舍利無筭。大者如菽。寸光熠熠。塔于院之前山(山翁恣嗣)。

湖州道場神山本瀛禪師

示眾。舉南泉三不是話畢。頌曰。天外銀沙直下飛。謫仙題就已遲遲。何如擲筆懸崖畔。亂撒冰珠總是詩(山翁恣嗣)。

寧波天童福泉直菴本浩禪師

得法後。結茅天童之福泉絕頂。人跡罕至。有同門山曉哲。勸師出世。師笑曰。一般秀色湘谿裏。君自匡徒我自眠。古人已代我言之矣。他日望兄指一人接續。用報師恩。便一把火足矣。次年暫誕辰。師曳杖到天童。一見遽曰。浩志不下山。今日之來。一祝嵩齡。一果前約。惟勿我拒也。別不旬日。即跏趺化去。壁留船子覆舟頌曰。一月當天萬壑秋。蘆花深處任優游。波心幾度拋香餌。釣得蒼龍覆却舟(山翁恣嗣)。

新州龍山曠圓本果禪師

上堂。問祖道重開即不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為汝徹困。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咨爾所問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誰敢當鋒。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

且立門外。問學人乍入叢林。請師指示。師曰。莫向佛邊求。僧禮拜。師曰。看脚下。乃曰。一箇兩箇三四箇。毗耶城中行且坐。看來曾不隔絲毫。何用當陽重說破。不說破。任縱橫。炊無米飯。煮不溼羹。共盛無底盃。呷得飽彭亨。薄暮小池雙鷺宿。清秋高柳亂蟬鳴 祖忌上堂。昔年八月三。祖師未出世。諸仁總不知。腦門不著地。今年八月三。腦門齊著地。諸仁既總知。祖師何者是。聽取一頌。雨過千峰色點蒼。麻衣松牖坐生涼。一聲幽鳥啼何處。明月滿山丹桂香 九日上堂。病起高登曲肱床。英英籬菊正披黃。龍山今古何同異。帽落從教風雨狂。誰識三元具一句。元來九日即重陽。糖糕栗粽俱無有。笑指雲天空渺茫。恁麼則僧厨齋寂。野客清寒。如此佳辰。將何供養。良久曰。幸自身輕餐脫粟。不須人佩紫莢囊 上堂。妙體明圓絕所因。本來端的見須親。還他一會靈山客。炎海堪同轉法輪。瓦礫荊榛。作獅子吼。石頭土塊。一齊翻身。三十年來未了之事。只此一事。二千里外難逢之人。只此數人。不用持道吾吉獠之棒。自然來甘贄藥山之銀。說甚南宗北教。休分東魯西秦。水松數株碧。引鷺池之月。木綿一樹紅。飛鹿苑之春。心境俱非。透過三句。剎海莫測。混入一塵。一塵含法界。法界渺無垠。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喝一喝曰。當陽揮寶劍。捻土定千鈞(山翁恣嗣)。

寧波錫山寶殿爐雪慧禪師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五磊。師曰。從九曲嶺過。曰是。師曰。一條大路如絃直。因甚從九曲。僧無語。師便打 頌楞嚴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曰。滿園桃李呈春色。幾處笙歌揭畫樓。獨坐小窗閒不徹。倒騎驢子上揚州(山翁恣嗣)。

金陵天寧古田達元禪師

楚之黃陂傅氏子。初參雪竇雲。一日告假省親。雲曰。汝歸見母時。道箇甚麼。師曰。與他三十棒。雲曰。得與麼不孝。師曰。不作者箇見解。雲曰。更有箇甚麼。師便趨出。雲乃以偈送曰。越山楚水兩悠悠。盡在元禪拄杖頭。相見母親作麼道。報言三十為他酬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瓦礫生光。曰見後如何。師曰。真金失色 問。如何是佛。師曰。脚踏實地 問。如何是物不遷底意。師曰。雨墮花臨砌。風吹竹近樓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把火入牛欄 問。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既離一切相。喚甚麼作諸佛。師曰。莫妄想 問。如何是佛。師曰。長江水上波。曰意旨如何。師曰。險 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驢屎似馬糞。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說底尚不會。如何透得祖師關 居士呈偈次。師驀豎拳曰。我喚作拳頭。汝喚作甚麼。士擬議。師一掌曰。者裏去不得。有甚用處 師一日入城行次。侍者問。今生父母即不問。如何是最初底父母。師驀指曰。東邊是一羣牛。西邊是一羣驢 士問。把茅蓋頭時如何。師曰。山鉏一把三斤半。曰寸絲不挂時如何。師曰。健即鋤雲倦即眠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秋蟬鳴翠柳。不礙往來看 玉輪

滿侍者。呈女子出定頌。師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曰。綦逢敵手難藏拙。師曰。罔明是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曰。琴遇知音始好彈。師復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滿抽身便出。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曰。更要某甲禮拜那。師曰。好與三十棒。曰。恩大難酬。問。釋迦佛治世。因甚教念阿彌陀佛。師曰。柳線共垂綠。桃花相映紅。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人貧智短。問。如何是天寧境。師曰。茅齋高對古皇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麤拳大脚。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槌打鐵磬。曰。為甚麼如此。師曰。露柱念摩訶。頌庭前柏樹子曰。趙州庭柏。斬釘截鐵。擬議思量。腦門著楔。頌首山示眾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曰。等閒拈起乾坤黑。放下依然壁角頭。爭似衲僧都不識。鑊湯爐炭轉風流。頌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山曰。白鳥入蘆花曰。白鳥入蘆花。烟昏已日斜。一回尋得見。踢著赤斑蛇。頌雲門乾屎橛曰。雲門乾屎橛。其氣毒如蠍。官法急如爐。人心冷似鐵。頌南泉三不是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忒殺更分明。衲僧多自屈。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失錢遭罪。不昧不落。砒霜毒藥。巍巍坐斷大雄峰。是聖是凡俱不著。頌趙州轉藏曰。一轉不須多一字。半藏何曾少一言。一遇知音便分付。不逢別者不開拳。頌殃嶺救產難曰。聖法從來不殺生。壺中日月自分明。若言當下能分娩。蹉過如來正法輪。禮白門東山海舟慈寶峰瑄二祖塔偈曰。雙龕卓立老東山。徧界兒孫未易攀。特具瓣香瞻拜繞。瘦松蒼靄白雲間。祖道淵源勢豈休。壯觀今又動閩浮。欲知無縫團圓句。三四啼鴉上樹頭(山翁恣嗣)。

寧州龍安兜率本圖禪師

荊州人。無姓氏。一日至佛寺。見佛大喜嚮之笑。會崇禎末。獻賊破襄陽。兩湖皆震。避兵東下。隨母之浙。擇居蕭山之湘湖。師姿性超絕。就童學。不屑屑書卷。十六歲。決志出家。請母禮隆興明然菴落。既而三衣登具。出參諸方。福嚴容拈竹篋示之。有省。再詣報恩琇。留枯木堂。鉗錘凡十年。備歷苦毒。至有死而復甦者。師嘗曰。吾能忘十年枯木堂哉。琇以虛空落地勘師。師應聲便喝。琇豎拳曰。因甚在我手裏。師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琇曰。解笑者是何人。師掩耳而出。會琇赴。

世祖章皇帝召。攜師入京。侍萬善殿。每于。

御前問答及師。師微言承應。輒當。

聖意。暨平陽恣相繼赴。

召。師隨報恩。謁平陽。甚喜欲留。師不得至。平陽還覓師于湘湖之濱。呼師入室。驗以機用。出。

章皇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歷代源流授師。出住寧州之龍安山兜率院。再住吳江之黎川羅漢寺。上堂。磨礮三尺。只知海上橫行。把定孤峰。不會下山教化。

。吞盡十方佛。吐出六代祖。印定一切法。闡揚一切義。二千餘年。單傳付囑有在。六十八葉。心髓次第流通。若能於此取證承當。赤肩擔荷。可以籠罩古今。蔭覆天下。便知聖智不可測。語言莫能到。單提向上一路。離却中下二機。新龍安。不去揮戈魯陽合符晉鄙。秦疆楚塞。拱手歸降。教伊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還有臨危不變。見義勇為底麼。三十棒且待別時。復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師曰。三聖股肱臨濟功高。贊佐寶壽險截。者僧無端喫他大棒。若果使鎮州一城人眼瞎。則二老無所逃命 上堂。問長廊下也喝。後架上也喝。置而不論。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草木叢林皆盡。曰慈悲何在。師曰。髑髏裏瞠眼。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曰。妖狐絕影。曰忽遇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時如何。師曰。闍黎不妨漏網。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江西子福建子。都來好與三十棒。曰早辯來風。師曰。著槽廠漢。數不到你。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不假三寸問將來。曰彼彼住山人。師曰。鋤斧子擲下好。乃旋顧左右曰。有千二百長隨眾。方可應天王人主之請。無分骨得髓兒孫。何以特地西來。滹沱小院。也要兩箇成禪。汾陽大眾。豈無六人大器。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文殊普賢。請處囊中。雲門趙州。姑自隗始。若據令而行。天下衲僧跳不出。連喝兩喝曰。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雨中同參至。上堂。密雨狂風趁出門。摩醯三眼耀乾坤。輸他帶水拖泥去。千古全無斧鑿痕。逐亦不惡。留亦非恩。靈山一會暗消魂 上堂。禍不入慎家之門。瑞不生庭前之草。善財通身是手。無下手處。文殊通身是口。無開口處。蜈蚣蜒蚰。蝦蟇蠍子。入隱身三昧去也。祇如天龍道和尚虎。玄沙曰是汝虎。是赤口。是自舌。良久擊拂子曰。消 上堂。不說破。免得後來之罵。不雕琢。方見現今好手。去此二途。任你讚。任你罵。且道有成禪。無成禪。非關諸人吝慈。却是龍安罪過 上堂。未到雪山。已到雪山。總百億須彌山。不如此山。未到此夜。已到此夜。總無量晝夜。不如此夜。未覩明星。已覩明星。總通身手眼。不如此眼。喝一喝曰。總百億須彌。百億晝夜。百億釋迦。于此夜覩星成道。不如我此一喝。復喝一喝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上堂。天左旋。地右轉。應機須定龍蛇眼。擊節衝關作者知。金椎擲下電光卷。多處添。少處減。一百五日春又晚。諦當靈雲陌上花。風光無限被渠翦 除夜小參。四百年為一晝夜。天親彌勒謾惺惺。雖然五百從中證。爭似人人眼帶青 病起上堂。拈拄杖曰。風也打。雨也打。佛也打。魔也打。東壁打到西壁。明頭打到暗頭。打得七穿八落。家私一些不留。猶嫌多箇維摩榻。直得和伊掀倒休 晚參。問三界大師。為甚喚作乾屎橛。師曰。量才補職。曰不喚作乾屎橛時如何。師曰。你置雲門大師于何地。曰眾生無分也。師曰。十號一不減。曰謝師指示。師曰。猶疑語話在他人。乃拈拄杖曰。雲門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却被箇瞎漢鈍置。一上理該打。三十棒趁出。只為他管中窺豹。但見一斑。無喫棒分。要見雲門麼。上大人丘乙己 晚參。問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二俱作家否。師曰。各不相借。曰三聖又道。瞎却一城人眼。師曰。善入音聲

陀羅尼。曰寶壽休去。足可觀光。師曰。踞虎頭收虎尾。乃曰。夫山木為良匠所度。而定于斧斤。瞎却鎮州一城人眼。雖是魯班繩墨。其奈寶壽不雕之心何。問話僧。復出曰。和尚莫錯判古人。師隨聲便打。歸方丈 晚參士問。稱西方有聖。況老子為龍。喚孔子是箇甚麼。師曰。是箇丘乙己。士呵呵大笑。師便打。乃曰。市市風雲走電光。鳳毛麟角盡騰驤。須彌脚下烏龜子。猶拽泥沙舊處藏 上堂。入黃檗之室。太歲臨頭。造慈明之門。時命在坎。彌天鐵棘。市地金錘。烏飛兔走機深。裂石崩巖語峻。正當交鋒無迹。物義不傷大家。遇境逢緣。宏通宗要。續此一派。名下無虛人。喝一喝曰。滅吾宗者。不知是誰 上堂。問一向灰頭土面。珍惜寶藏。今日四眾臨筵。敢請大開布施。師曰。羅漢也不敢草草。曰祇如臨濟綱宗。為甚麼捻聚得來底。却分疎不下。師曰。是誰之過。曰分疎得下底。為甚麼捻聚不來。師曰。莫謗臨濟好。曰今日又要分疎。又要捻聚。師曰。又謗山僧。曰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曰。古人面目現在。曰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半幅全封。曰如何是第一元。師曰。鬼爭漆桶。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是甚破草鞵。曰如何是第三元。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良馬見鞭影而行。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一時點下。曰如是則臨濟宗風至今不墜。師連卓拄杖三下。問應時及節。懇乞提唱。師曰。天寒無被蓋。曰承此恩力者誰。師曰。凍不殺即打殺。乃曰。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直得剝盡羣陰。珠回玉轉。日南長至。草偃風行。任他輓出木毬。端的捉來。舊處安竟。雪庭心抽却。雲門顧莫把。香巖挂在樹 晚參。譏人說葛藤禪。罵人說無事禪。也須通身是眼。乃不失自家眼。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你要罵人麼。沒者閒工夫 住北京薦福山隆恩寺。康熙乙丑四月十三日。

聖旨到山。至十四日。召入玉泉宮問道。回上堂。風生大野。日照巖廊。山河奏乾闥婆之琴聲。草木含祇陀林之金色。輝騰今古。蔭覆人天。展過量提持。蘊逸羣作略。聞聲悟道。單聞此道。見色明心。惟明此心。苟能撥草瞻風。乘時湊泊。五雲瑞彩咸彰。至化二曜長祥。並屬照臨。不須三印高懸。便見十身調御。百億國土。百億毫端。現無量無邊殊勝莊嚴。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俾一切人。各具金剛正體。一切物。同轉秘密法輪。生佛共樂堯年。世界全光舜德。逢人莫敢不出。傳法特救迷情。祇如上升梵世。高駕須彌。還落階級也無。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南泉一隻箭來也。雪峰一隻箭來也。隆恩一隻箭。大眾還見麼。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上堂。放釋迦老子出氣。彌勒無容身之地。放彌勒出氣。釋迦老子無容身之地。文殊不解排難解紛。普賢掉頭而去。却被隆恩截住。若無近憂。不須遠慮 上堂。登絕頂於崑玉。觀滄海於截外。洋洋乎百谷之玉。杳杳乎九天之曙。擘開胸曰。淨五眼得五力。四維上下無倫匹。大都大用與大機。底事何能添一筆 七期晚參。好大眾。東邊立地。振鬣擺尾。西邊立地。衝波激浪。多是透網金鱗。話頭不識底是誰。

按拄杖曰。把竿人 上堂。未屙已前。五千四十八卷。拈花已後。只有一箇頭陀。諸人請放過。隆恩却有箇相為處。拊掌一下曰。莫謗大般若 授顧溪翁居士法。上堂。不與萬法為侶。是無事不辦底人。能與天地同根。是鐵錘無孔底漢。有時染用染汙他。不得即塵勞而見佛。有時淨用淨潔他。不上過元途而抽身。以此為極。則青天也須喫棒。不以此為極。則明鏡何用當臺。大眾畢竟如何即得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晚參。有心不是道。無心豈是道。斬斷有無心。是道不是道。但憑枯木重生艷。莫被寒灰燒殺人 頌世尊初生曰。冷地生椎沒奈何。更加燒熱不增多。後來只管重添火。一塊無明煉不過 頌產難因緣曰。無量劫來未殺生。殺生真是殺生手。白血如脂沃野寒。子兮母兮復何有 頌趙州勘二菴主曰。能言能笑。穿窬小盜。兩箇拳頭。十箇孔竅 頌香巖上樹曰。倒著烟簑立險灘。離鈎香餌透還難。神鯨自是衝波去。不向空江照影寒 師于乙丑年十月示疾。十一月朔。師作訣書示左右。為歌名咄咄歌。次日師問。明日幾時。左右以三對。師曰。三期至矣。晨起沐浴更衣。作辭疏謝恩。乃作垂問法語。與示禪徒。語畢將逝。嗣法士顧元登。請曰。和尚可無偈耶。復甦索筆。手書偈畢。微笑而逝。世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八。塔于兜率。師有三會語錄。并所著湘谿集。行世(弘覺恣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報本伊[阿-可+九]哲禪師

重九上堂。登高須極頂。入海須至底。入海不至底。不知華藏之深。登高不極頂。不知宇宙之寬。無上妙道。亦復然也。今朝節屆登高。敢問現前作麼生是至深極頂底句。良久曰。諸人既道不得。山僧與汝別峰相見去也。遂下座 上元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牆外底。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趙州古佛。檢點將來。大似村裏弄。報本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道。只向他道。十里燈花明似晝。六街車馬湧如潮。如何是大道。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晚參。頗愛暮春時。落花紅似錦。滿城流水香。幾人發深省 因雪晚參。憶昔普通年事遠。看來庭雪未曾消。三拜已曾親得髓。斬新拈取示今朝。咄。月巢鶴醒千年夢。不是鳥窠吹布毛 晚參垂問。古人道。三十年不雜用心。四十年打成一片。如何是打成一片。不雜用心底人。師曰。泰山石敢當 辭世偈曰。昔本不生。今復何滅。萬古晴空。一宵風月。擲筆而逝(山翁恣嗣)。

五龍豐庵岑禪師

開爐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大眾。斯要且置。龍山這裏。却有幾樁緊要。你若會得緊要。便知斯要落處。會得斯要。便知緊要源頭。何謂緊要。第一。諸人于二六時中。饑來喫飯。是箇緊要。第二。寒來著衣。是箇緊要。第三。渴來求飲。是箇緊要。第四。倦來打眠。是箇緊要。第五。內逼時屙屎放尿。是箇緊要。更有一箇緊要。我要問你眼光落地時。畢竟以何為緊要。若也定當得出。今日開爐。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大家共向無煙火。熨斗煎茶也醉人。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一切在臨時。用得自恰好。要使貧者富。饑者飽。愚者慧。昏者曉。貴把根源直下看。休從枝葉間尋討。不問討。拄杖不在。苕帚柄與你三十。晚參。小盡二十九。碧眼胡僧不知有。大盡三十日。黃面老子道不得。總道得。也是萬里崖州隔。晚參。結冬一期過半。諸人未知趣向。為汝細細商量。切忌自生惰慢。驀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眾還會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以拄杖旋風打散。頌趙州訪二庵主曰。一樣拳頭無縫罅。兩邊並峙玉山寒。詩人咏到幽奇處。成嶺成峰請細看。頌三頓棒曰。蒿枝六十何曾痛。一箇頑皮沒處藏。毒發大愚醫不得。兒孫萬代受遺殃(山翁恣嗣)。

灌溪采商榮禪師

僧參師問。灌溪浪隔。鳥道雲封。從何得到。僧曰。不從雲水來。師曰。脚下芒鞋。泥痕太多。僧擬答。師曰。脫空妄語漢。晚參。諸人。無量劫來衣線下事。只因東兜西惹。曾未決斷。今日山僧。與諸人決斷一上。遂拗折拄杖。歸方丈。除夕晚參。佛法二字。拋向東洋大海。累諸人東撈西摸。不覺又是一年過了。且道。還有撈摸得著底麼。若言撈摸得有。喫閻羅老鐵棒有分。若言撈摸總無。山僧拄杖。亦未放過。且道。畢竟如何免得。良久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小參。一口吸盡西江水。情知諸人未到恁麼田地。試將南溪。與我吸吸看。一僧纔出。師便打曰。全身墮在泥水裏。便歸方丈(山翁恣嗣)。

六安大悲快庵鑑禪師

示眾。豎拂談玄落二三。燒香酬唱忒無慙。空張大口恣塵說。春到幽禽已指南。更若搖唇成話杷。何勞陞座現優曇。只憑聞見來求法。試問從前作麼參。晚參。結制已七日了。露柱燈籠。全無孔窺。釋迦彌勒。揚聲大叫。最苦昏沉。散亂不好。惟有寒山子。逢人偏解笑。且道。笑箇甚麼。笑諸人。無端棄却家中寶。終日茫茫外邊討。翻身驀過祖師關。熨斗煎茶不同銚。除夕小參。不烹露地牛。不燒王老錢。蓮峰無一物。將底過窮年。既無一物。將甚麼與諸人分歲。驀拈拄杖。摘下曰。莫怪空疎。各宜珍重。師經行次。忽擒住一僧曰。是什麼。僧喝。師便打。僧擬對。師曰。山僧被你一喝。僧無語。師便喝。居士參。臨出門曰。出門原是入門人。師曰。是什麼人。士無語。師喝出(山翁恣嗣)。

大錢鶴嶠岱禪師

小參。太阿鋒鏑錙燄。埋塵拂斗牛。化龍奔雷電。洗兵即皇路氛清。挂眉則梵天血濺。當門倒插逼人寒。鐵額銅頭遭勘驗。諸昆仲。薦不薦。萬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面。擊一擊。喝一喝。佛誕日示眾。舉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偃曰。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貪圖天下太平。雲峰悅曰。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師曰。世尊倚霸稱王。未免逞俊太過。雲門捐軀報主。大似落水拖人。雲峰老人。雖則眼高千古。要見雲門尚未可在。還有知安國落處者麼。驀拈拄杖卓曰。不是鐵牛生犢子。敢驅金翅捉獰龍。示眾。乃驀拈拄杖曰。我看你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究竟長年只在半途。復橫按曰。明知是滿腹絲綸。填胸錦繡。因甚問著便開口不得。直饒過東山下左邊底。拈得王節級失却帖。正好勘過了打。且道。衲僧門下。又且如何。卓一卓曰。刀山劍樹平時路。熱鐵洋銅潤口漿。要得拖犁並拽耙。何妨拔肺與抽腸。復卓三下。喝一喝。師跌坐。僧默侍。師曰。鷄立丹山。非其同類。出去。僧當前問訊。師曰。子房門下。詭道徒施。僧拂袖便行。師曰。捉敗了也。僧問。如何是機鋒。師曰。張弓架箭。曰此是鋒未是機。師曰。不為鼯鼠而發。示眾。舉古德曰。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曰。早已拖地。者裏不然。佛法大有。漆桶不快。頌趙州訪二庵主曰。鍊船駕起下揚州。月浸芙蓉兩岸秋。欸乃一聲歸去也。金風蕭瑟動人愁。頌興化擯克賓維那曰。赫日鯨波走迅霆。魚蝦鱉蟹暗銷魂。錦鱗直躍化龍去。吐霧興雲出海門。頌婆子燒庵曰。松枯石爛自春秋。任是張良計不投。可怪一聲無孔笛。梅花吹落滿滄洲。頌黃龍三關曰。箭穿李廣。鎗使金牙。恁麼會得。事同一家。雪覆蘆花。鷺藏明月。停思停機。猶墮兩橛。淵明嗜菊。茂叔愛蓮。端的舉似。疑請別參(山翁恣嗣)。

無錫淨慧節巖琇禪師

上堂。問如何是淨慧境。師曰。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鬚長髮短樵夫樣。不信人間有俗情。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便打。僧喝。師復打。乃舉楊岐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岐曰大家齊著力。端祖曰。白雲即不然。如何是不動尊。禮拜著。淨慧亦有箇見處。如何是不動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謝執事上堂。被大師扭痛鼻頭。再見耳聾三日。兩堂齊下一喝。賓主歷然。城裏糶黃米來。頭上漫漫。脚下漫漫。罰攢飯了而後出院。就水洗犁。量材取料。雖然一種沒絃琴。端的惟師彈得妙。圓通大士生辰。上堂。大士在南海。諸人向波濤上尋。大士在天竺。諸人向山谷裏討。大士在淨慧寺。諸人昨日來坐夜。今日來燒香。大士在邨廬田舍肉案酒樓。汝又作麼生與伊相見。若向者裏。見得分明。家家觀世音。處處無量壽。脫或未然。年年二月十九日。一度花開一度春。大雨後晚參。五日以前禱雨。五日以後祈晴。事上有餘。理上不足。正當五日之內。打濕袈裟難曬[日*良]。掀翻墻壁絕

遮攔。理上有餘。事上不足。敢問大眾。作麼生得理事一如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晚參。以一重去一重。早是多事。不以一重去一重。難免多事。者兩箇多事。如世之良醫不用下藥。要瘳人間必死之症。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陣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立莊主田頭。小參。我此間禪。如大海相似。汝以海來盛去始得。若是以盞盂瓦鐺貯些子。濟得甚麼邊事。古人恁麼道。引他貧子輩。望屠門而嚙津。積放希邁之想。淨慧者裏禪。如農家犁耙相似。有力量者進前來。一肩擔荷得去。當下超佛越祖。慶快平生。雖然如是。山僧有三十棒。也要對眾分付。且道。意在於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立春小參。放鶴亭見春。春在梅唇。蘇公堤見春。春在柳眼。知縣官堂上。黃泥土屑。無不是春。如是見者。貴耳賤目。不如是見者。執事偏枯。饒你出得常情。喫棒未有分在。晚參。有權衡。方始識人輕重。無刀尺。莫能斷人短長。乃震威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輕重短長。在甚麼處。復喝一喝曰。切忌鑽龜打瓦。晚參。天地之強在覆載。日月之強在照明。火之強在燒。水之強在沒。烈士之強在寶劍。衲僧之強在鼻孔。敢問諸兄弟。作麼生是你底鼻孔。賣扇老婆手遮日。頌南泉斬貓曰。白日雷霆。秋空閃電。擬議不來。霜鵬落箭。相逢猶話歲寒心。又是重牽傀儡線。頌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曰。未曾觸著髑髏乾。岳立波騰宇宙寒。飲血茹毛人自古。結繩畫卦也無端。頌倩女離魂曰。花澹春還澹。煙深水亦深。寒鷄鍾韻落。紅日到天心。古德喫油糍頌曰。學琴事棉弓。寫字相蝌蚪。天地泄其元。兒孫壞却手。戰波國裏覓同心。赤髮波斯春木白。頌產難因緣曰。八百連雲雪未消。日高秦樹恨迢遙。長安一夜花開盡。二月春風似剪刀(山翁恣嗣)。

鹽城永寧此宗溟禪師

端午上堂。蕙賓節屆正重五。不用桃符並艾虎。惡鬼邪神自遜藏。箇中獨露主中主。且道。如何是主中主。震威一喝。冬至日。謝石耳爾純兩閣黎齋。上堂。漢女宮中添綫。魯公臺上書雲。慈明揭堂上榜文。洞山掇座元果桌。緇白動用雖殊。化育本源不異。須是鵝王始能擇乳。苟非獅子。爭解咬人。不見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且道。永寧門下又作麼生。一陽來復自天心。千佛分光照永寧。惟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示眾。舉真淨侍黃龍。龍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淨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曰。汝作麼生會。淨擬開口。龍喝曰。端會汝不會。師曰。當初見他云汝作麼生會。何不掀倒禪床。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平陽恣嗣)。

衢州祥符獻可寂禪師

僧問。好雨點點。不落在別處。落在什麼處。師曰。你這瞎漢。僧擬議。師曰。果然。晚參。嵩少面壁。冷竈埋把火。二祖斷臂。赤眼撞柴頭。子湖看狗。鬼門上貼

卦。東山酸餡。暗毒摟枯腸。山僧將者些骨董。和盤盡情打翻。還有七斤衫子。也蹣蹣。諸禪人知不知。夜來提起。觸著袖頭領。依舊尋常。自家穿過底。何故響。屋北鹿獨宿。溪西鷄齊啼(山翁恣嗣)。

京都法光友山石禪師

上堂。即心即佛。掉棒打月。非心非佛。虛空釘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朝打三千。夜打八百。畢竟作麼生。日日是好日。上堂。豎起拄杖。佛祖巴鼻。卓拄杖。衲僧巴鼻。擲下拄杖。討甚巴鼻。僧抬拄杖度與師。師接住便打曰。汝得恁全無巴鼻。復橫按拄杖。顧左右。諸兄弟。識得也未。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知浴請上堂。一問一答。熱鬧門庭。一主一賓。顯揚箇事。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東司頭佛殿裏。許多縫塵垃圾。從甚處得來。驀掩鼻曰。又增了者一點氣息。示眾。父母未生以前。便恁麼休去。脚跟下早已泥深三尺。更待問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自然上無登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又爭怪得。咄。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拍膝一下。便起。示眾。地爐撥活火通紅。茶熟香清萬籟空。懵懂師僧真好笑。不知誰是主人公。良久。撮東風。撮東風(山翁恣嗣)。

明因尼覺柯信禪師

示眾。舉臨濟垂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召大眾。還識臨濟老人意麼。若也不識。且看明因為你雪屈。乃驀拈竹篋。一時打散。上堂。堂堂日月無今昔。蕩蕩乾坤亘古今。轉得頭來千萬里。不知誰是箇中人。敢問。如何是箇中人。眨上眉毛。示眾。雲中拍板鳴霄外。海底吹螺括地寒。滿座清風來未已。休曰雪曲和應難。召大眾。祇如雪曲作麼生和。歸堂喫茶去。示眾。祖師心印鐵牛機。盡力拈來付與誰。渴便喫茶饑喫飯。知音知後幾人知。示眾。舉興化有時召僧。僧應諾。化曰。點則不到。或召僧。僧應喏。化曰。到則不點。師驀喚侍者。者應喏。師曰。且道是點是到。者擬議。師便打。上堂。童子遙詢五十三。福城東際指歸南。須知般若根非淺。學得常啼未放參。召大眾。且道。放參一句。作麼生委。良久拊膝曰。笑殺傍觀。除夕小參。古德曰。今夜今宵去。明朝明日來。明因則不然。今宵原不去。明朝亦不來。目前成現事。何用強安排。示眾。舉靈樹因有尼送瓷鉢盂至。樹拓起問。這箇出在甚麼處。尼曰出在定州。樹遂撲破。尼無對。師曰。這尼依實供通。不道他不是。止是欠一轉語。待他撲破。但向道可惜許(山翁恣嗣)。

汀州桑園人嶽曉禪師

本郡寧化龔氏子。上堂。大道本自現成。日用了無缺欠。今朝剖露當陽。要與諸人共薦。舉起拄杖曰。若也薦。倒騎牛兒入佛殿。如未薦。更與諸人通一線。遂卓拄杖。下座(弘覺恣嗣)。

鄂州黃陂素山冲然義禪師

黃陂邑李侍御相請。邑顧視。師便喝。邑以手抱師。師以偈贈之曰。相逢一喝吼如雷。究竟無從真快哉。今日送君無別囑。秋風消息不須猜。士問。弟子久欲脫離。母奈愛緣纏縛。如何得度。師曰。將愛緣來。為你度脫。士曰。離家許久。師曰。無繩自縛。師於康熙壬戌春。預期辭世。至二月十八日午時。上堂訣眾。叉手而逝。茶毗。收靈骨。建塔本山(弘覺恣嗣)。

湖州清涼世楷式禪師

示眾。魔強法弱。正好入作。我慢心高。王樹轉凋。直得絕思惟離名相。幾人於此能超上。道芽未及三分。魔熾先高一丈。紛紛習學囂浮。著著不離依傍。只圖熱鬧門庭。少選出羣龍象。說到者裏。清涼自領三十拄杖。且道。因甚如此。要與天下人作榜樣(弘覺恣嗣)。

海鹽偶然居曇彥佶禪師

武林西湖人。俞母柳氏碩人像贊曰。雙雙產得石麒麟。一笑鳴然便轉身。賸有儀容時想像。不教兒女泣無親(弘覺恣嗣)。

越州延安躬敏尉禪師

冬至示眾。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且道。無陰陽地上。又如何通信。喝一喝曰。箇中消息本現成(弘覺恣嗣)。

武林六喻笑隱粲禪師

楚之漢陽楊氏子。初參福巖容。容拈竹篋示之。師曰不會。容曰。竹篋子也不會。師便喝。容便打。師當下會得古人行棒意。次參平陽恣。恣曰。聞知汝住靜東園。是否。師曰是。恣曰。住靜事作麼生。師曰。描也不成。畫也不就。恣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若呈似。則成描畫去也。恣休去(弘覺恣嗣)。

山陰烏石山慶壽南雲暉禪師

上堂。西風拂拂競秋真。積玉堆金滿眼塵。風露正零時節至。重陽獨報菊花新。驀卓拄杖曰。珠回玉轉。草偃風行。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烏石岩畔翠竹。全彰佛祖心印。慶壽堂前白日。裂破露柱面門。不妨行棒行喝。揭却衲僧腦蓋。坐斷報化佛頭。一任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直得拄杖子吞却十方世界。敢問諸人。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弘覺恣嗣)。

越州翠峰懷光燦禪師

上堂。忽聞爆竹遍村墟。歲月還從夕夜除。人事未知何日了。來朝又是歲辰初。過去已過去。未來還未來。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翠峰曾不改。鑿水永長流(弘覺恣嗣)。

本一薪傳瀾禪師

閩之汀州寧化陳氏子。舉婆子拋兒。頌曰。祇這孩兒也不消。虎頭戴角出荒郊。毒如蝎惡似鼻。將軍誰數漢嫖姚(弘覺恣嗣)。

浦城山東易堂皓禪師

建州陳氏子。示眾。芳提涅槃真如解脫。是平白地。德山棒臨濟喝。洞山麻三斤。雲門乾矢橛。是荊棘林。縱透得荊棘林。未免坐在平白地。設不坐在平白地。猶然絆在荊棘林。悉非好手。畢竟如何。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懸弘覺老人道影次。一僧前拜曰。又得一回重禮敬。師曰。那裏曾見老人來。曰寶安。師曰。見的是何面目。僧喝。師曰。好喝。只是不曾見老和尚。曰用見作麼。師曰。前言何在。喝出(弘覺恣嗣)。

興化天谷徹也照禪師

本邑張氏子。早參垂問。是句也割。非句也割。棒下無私。瞎頂門眼。汝等諸人。作麼生取辨。是句也展。非句也展。一劍倚天。羣魔喪膽。汝等諸人。如何理論。是句也頭。非句也頭。真獅子兒。到即不點。汝等諸人。作麼湊泊(弘覺恣嗣)。

舒城地藏脆巖常禪師

頌世尊拈花曰。徹底掀翻說向人。情懷無過此時真。輸他百萬人天眼。脫賺頭陀不了心。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不知至業歸王化。春到寒崖異草青。頌趙州訪二庵主曰。兩處都將一欸呈。平生肝膽向人傾。縱橫殺活機如電。鐵眼銅睛未放行。頌寶壽開堂三聖推山一僧曰。劈面金鎚如電疾。接來不費碗頭力。一齊擲向碧波中。天上人間無處覓(弘覺恣嗣)。

江西寶峰大雷慶禪師

元旦陞座。鍊笛橫吹宇宙清。洋洋萬國靄歡聲。含哺鼓腹熱蠶麥。海不揚波犬不驚。此是護法致君澤民祈年永命底意。祇如我林下人。又如何稱頌。乃起身曰。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上堂。入門便喝。果然佛法無多。劈脊便撻。何用樞竭世。所以攢花簇錦。空闕大道之淵。厭死欣生。未脫識情之表。是故衲僧家。眼光爍破四天。毛孔橫吞大地。排斥三藏教。呵罵諸小兒。從阿娘肚裏出。便作師子吼。猶未是性燥漢。還肯恁麼那。擲拂曰。山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示眾。蔦蘿灌莽。蕪翳蔽天。土鏗炊糜。松根撐榻。頂笠蓐食而居。鹿豕鷄鶩為伍。月潭侵玉。雪瀑濺珠。虎嘯猿啼。龍蟠鳳翥。暫時斂念。樓閣門開。直下回機。毫端剎涌。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不覩華藏界。爭識舍那聲。結制上堂。拈花微笑。神機密契於聖衷。越漠求賢。大用雷轟於震旦。所以五葉流芳。二株獨秀。崢嶸萬指。首開選佛於法林。架蠖千秋。繼述清規於聖壽。脚下盡是兒孫。堀中無非師子。靈山法會儼然。列祖典謨現在。即今重開選佛。大啟洪爐。如何是報答君親底意。海宴河清日。

心空及第時(弘覺恣嗣)。

湖州萬壽神山瀛禪師

晚參。久雨不晴。雲門筍破。迸落青天。者缺難補。饒伊煉五色石。斷六鼈足。具補天浴日之雄威。徒勞疲苦。若是出頭天外底看來。不直一唾禍福。愁殺嵩山破竈墮。開爐晚參。諸方今日大開爐鞴。烹煨佛祖。道峰無柴無炭。向冷灰裏。深深撥起一星火。諸人脚跟下。若也拶著。管教冬暖夏涼論劫受用不盡。木佛不用燒。古鏡亦休比。若是英俊流。直下便會取。冬節早參。剝盡羣陰依舊天。一陽來復在機先。抽條石筍烹來嫩。燄發寒灰竇主全。驀以拄杖畫曰。疑則別參。頌女子出定曰。費力不趁錢。趁錢不費力。女子與瞿曇。未是白拈賊。頌婆子燒庵曰。休兵大帥不稱雄。暗度明脩狹路中。正恁麼時全殺活。旗槍別轉冷家風(弘覺恣嗣)。

順天放生池響山琦禪師

上堂。靈山密旨。少室真宗。遞代相續。揭露囊中。祥雲擁座。華雨香濃。駢集人天。繼此高蹤。萬重烟樹。翠繞西東。紅塵紫陌。柳港芳叢。夕陽短笛。入聽無窮。逢場作戲。竿木相從。遇緣即應。利導羣蒙。證取上乘。及第心空。祇如今日。闔國公卿。不忘付囑。恭請開堂。祝延聖壽。報答皇恩一句。作麼生展演。遂驀起躬身曰。睿筭羅圖齊北極。彌隆帝祚等南山。中秋小參。浮雲散盡碧天寬。皓魄當頭照萬山。近水樓臺人盡望。夜深倚遍玉欄杆。以拂子打○相曰。大眾還見麼。良久。擲下曰。桂花香冷秋容淡。旅雁霜飛籬菊丹。頌南泉斬猫曰。龍泉提起在機先。殺活臨時血濺天。誰敢當鋒爭勝負。興兵陣後總徒然。頌女子出定曰。幽深花徑碧雲封。三兩成羣逞伎窮。啼鳥一聲山色曉。陽春唱徹畫樓中(弘覺恣嗣)。

龍舒庚除岳禪師

小參。遠山潑黛。野水拖藍。鴉鳴鵲噪。言端語端。會即真如佛性。不會則儻侗顛頂。山僧與麼告報。大似隨聲逐色。眾中有不墮聲色者麼。若向者裏。諦當分明。方堪與香巖靈雲二尊宿。同途合轍。未審諸人還委悉麼。良久。喝一喝曰。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除夜小參。年窮歲盡。臘去春回。貧富貴賤。苦樂懽悲。樂者樂得暘意。苦者苦得皺眉。輸我林下衲子。不逐者般轉逐。窮教徹骨徹髓。直到無地無錐。始是放身命處。方能與道相宜。驀地冷灰豆爆。歷劫受用靡虧。眾中還有恁麼人麼。光孝與汝證據。良久曰。山僧與麼徹困。誰知地廣人稀。結制上堂。準例十月十五。執事考鐘伐鼓。爰開大冶紅爐。正好烹佛煉祖。無論鈍鐵頑銅。都盧盡入裏許。照顧爛額焦頭。切忌麤心莽鹵。一朝塵淨光生。自然超今越古。儻或進退因循。驢年放得清楚。諸仁者且道。利害在甚麼處。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大覺瑋老人問。髑髏粉碎肯如何。師曰。填溝塞壑。瑋乃休去。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舌頭不出口。僧擬議。師便掌。頌世尊陞座曰。瞿曇太儉。文殊奢却。向諸人眼撒沙。

引得承虛接響者。商量浩浩數如麻 頌婆子拋兒曰。相逢敵手動征鞞。不似金沙布陣奇。愛割一朝真快便。神機千載有誰知(山翁恣嗣)。

溧陽古木古拙哲禪師

河南右族也。參天童恣。受囑後。縛茅于福泉精舍。僧問。如何是鬧市中佛法。師曰。挨擠不開。曰如何見得。師曰。猪肉案頭。茶鹽舖裏(山翁恣嗣)。

廬州淨戒浪平理禪師

上堂。恁麼道太露。不恁麼道太浮。切忌從他覓。歸家始到頭。慎勿外邊走。依然得自由。山僧與麼舉揚。眾中還有承當者麼。良久曰。也是憐兒不覺羞(山翁恣嗣)。

嘉興普明息庵冲禪師

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道不虛行。隨處作主。須知壁立千仞處。不妨合水和泥。有時合水和泥時。依舊壁立千仞。雖然如是。以拄杖就地一畫曰。也是為她添足。今日冲上座。既到者裏。又且如何為人。舊店新開。波波挈挈。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頌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話曰。將將何須復將兵。龍吟虎嘯任縱橫。真風自是歸王化。一劍霜寒萬國清 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曰。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路無行人。秋風動禾黍(山翁恣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寧波天寧石鑊介驪禪師

華亭朱氏子。年三十五。棄儒冠薙染。首參萬峰壁。看東山水上行。不契。後參竹篋子話。寢食俱廢。一期同堂。人面不識。正經行間。聞旁僧曰。你不可作實法會。師乃大悟。述偈曰。竹篋拈來觸背難。當陽拋出逼人寒。從今薦得真消息。倒却門前舊剎竿。壁頷之。後詣金粟。依恣入平陽得法。上堂。大梅即心即佛。馬祖非心非佛。若不大地翻身。也教虛空迸裂。天寧則不然。丟却心。拋却佛。橫拈黑漆拄杖。打得頭破腦裂。還是盲枷瞎棒。還是老婆心切。有人分疎得下。許你眼不著屑。解夏上堂。今朝七月十五。箇箇草鞵似虎。腰包匾擔縱橫。欲歷叢林處所。只因憲禁森嚴。六一盡皆關鎖。果然密不通風。插翅也難飛渡。正好壁立萬仞。脚下切須穩步。時節因緣會遇時。八面玲瓏皆屬我。一拳打破太虛空。無位真人沒處躲(山翁恣嗣)。

虞山寶嚴巖本黃禪師

號古求。常熟許氏子。父夢天台老宿寄居而生。初學台宗于乾三管先輩。後與金粟容。古南門。通往來。遂單提向上。矢願披緇。母陶。以師先經納聘。急命完姻。凡四歷寒暑。衣不解帶。母知志不可強。遂許出家。(孫雪屋贈詩。有金色頭陀成密行。散花天女不沾衣之句)年二十。請徑山容。主維摩。呈所悟。容許可。手書偈贈。有透脫見天根。越凡會元妙句。越明年。師腰包上天童。求恣披剝。恣為舉世尊初生公案。師于言下。疑情頓釋。信口呈偈曰。眼橫鼻直孃生面。千聖原來只一般。却怪天童一條棒。生將艾灼灸瘡癩。恣頷之。命掌記室。恣記荊。後歷參諸方者數年。錢牧齋宗伯。請住寶嚴。古南門誕辰。避客到寺。與師快談。信宿至漏下三鼓。因作古求字。說七百餘言。望師為末法棟梁云。後出世住廣陵萬壽。吳門虎丘。崑山安禪。歷剎闡化。有語錄文集。行世(山翁恣嗣)。

維揚淨慧祥光本吉禪師

山西蒲州尚氏子。始離襁褓。即知事佛。及長。投淨慧薙髮。復從律主三昧光。授具戒。痛己事未明。寢食為廢。首參浙西聞谷印。示以念佛法要。次參天隱修。無

所發明。去依天童悟。師一日憤然直前。請益父母未生前話。悟與劈面一掌。師竚視。值首座容在側。叱曰。上座何不禮拜。師纔拜起。即豁然頓省。擬進語。悟復拈棒打。師接住曰。請老和尚尊重。乃拂袖便出。故師于天童座下。依止為最久。當順治癸巳。道峰弘覺恣。謝院事返匡廬。舟過維揚。師遂以淨慧白當事。輓留益切。恣允其請。由是。叢林規制。漸次興舉。師且殫力成禱無少懈。異日懷香進方丈。白恣以所得。恣輒大笑。復怒視叱之曰。未也。師駭然汗下不能答。因參究踰時。乃頓見恣為人處。後恣赴青州法慶。念向所建枯木堂。其工未畢。以屬師。師復竭力經營。居不遑處。賴成其功。兼建大雄寶殿。左右前後。樓閣堂寮。次第修舉。斯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庚戌。恣游江淮。抵廣陵。師復迎歸丈室。執侍彌謹。未幾。令左右呼師至。問曰。馬祖一喝。百丈耳聾三日。是何意旨。師曰。徹底風流恣喚侍者將棒來。師曰。賊過後張弓。恣頷之。徐以衣拂囑師。并付源流。偈曰。黃梅夜半不通風。帶累兒孫三日聾。出草休嫌重入草。滄沓浪裏辨魚龍。仍命師繼席住持 示眾。參學人。但得本莫愁末。本得則其末自至。你禪和家。畢竟喚甚麼作本。山僧生平以此立身。以此涉世。以此驗人。汝等。勿得唐喪光陰。甘作今時流輩 示眾。近時諸方聚眾。動皆三百五百。說禪浩浩。夫為善知識者。須具一片佛祖真實心腸。方許伊說禪說道。行棒行喝。不然。縱使機如掣電。辯若懸河。只向伊道箇未在。你諸人且道。佛祖真實心腸。又作麼生具。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其示人真切。類若此 至己未冬除夜。乃手自書掃塵偈。示眾曰。年年年盡日。掃盡一年塵。百年塵復在。不見掃塵人。眾見偈。竊皆疑師有厭世意。越明年春。偶示微疾。遂絕粒不食。至二月二十有五。諸弟子輩。咸驚惶泣下。環跽向師。以偈請。師曰。吾生平一味本色誨人。并無閒言贅語汙世耳目。今日汝輩。乃欲老僧為之耶。眾固請。師起坐曰。老僧行年。將及古稀。今日不妨現一大人相。與諸人瞻仰取足去也。乃驀張兩手。顧眾曰。會麼。良久以手拊膝一下。泊然而逝。世壽六十九。僧臘四十九(山翁恣嗣)。

姑蘇虎丘佛智本孝禪師

長洲胡氏子。胎素天秉。九歲。投寶幢冰谷水。剗染完具。習教于蒼雪徹。一日見福巖容。問從甚處來。師曰蘇州。容曰。到此作麼。師曰。特來乞求痛棒。容曰。我不打你這死漢。師曰。慈悲何在。容曰。放過你。且喫茶。後侍恣于平陽。聞雷鳴。恣謂師曰。雷鳴驚蟄。因甚歲朝便響。師曰。倒行維摩令。獨露歲朝春。恣曰。有一人。朝參暮誦。不離禪教。忽遭雷火時如何。師曰。通身受用。恩大難酬。恣可之(山翁恣嗣)。

延福損岳本堅禪師

開爐上堂。有一句周徧法界。有一句匙挑不起。有一句待紫薇峰點頭。即向汝道。汝等諸人。向者三句中。見得分明。要透法身三種病二種光。有什麼難。其或未然

。者三句中。有一句。是汝諸人。貼肉布衫。炙脂帽子。且歸堂仔細 小參。彌勒佛出世。為人說法。都盧止有一箇布袋。布袋中包裹之物。攤向街頭。一一與人看得底。不過是米麪魚肉。草屨木屐。沙石瓦礫等項。見人不會。又收却布袋口。挈向別處去也。山僧今夜與諸兄弟說底。大都只是各人皮袋裏包裹底物。不過是無明煩惱。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三界二十五有等類。亦可以攤出來。與諸兄弟看得。乃取拂子。打○相曰。無明煩惱。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三界二十五有。總是者箇麼。復打○相曰。米麪魚肉。沙石瓦礫。草屨木屐。也是者箇麼。諸兄弟如會得。總是者箇。擲下拂子曰。拾取拂子去。如會不得。伸手曰。乞我一文錢 晚參。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者裏是理。右邊卓一下曰。者裏是事。理有理之解路。事有事之解路。祇如我未拈拄杖時。你作麼生解。放下拄杖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中秋示眾。頭上光皎皎。眼前白皓皓。若道是眼明。月在當空照。若道是月明。眼前何物曉。汝等于此時。急宜進步好。了得今夜月。萬劫不迷倒。不了今夜月。空被塵勞擾。人人本現成。箇箇無欠少。喝一喝曰。錯過茶甌邊。清光何處討 師到雙桂。纔入堂。維那便問。國師九十六箇圓相。傳與耽源。是何意旨。師將香尺。橫架爐上。那曰。源進三步作女人拜。又作麼生。師倒立香尺。那曰。是學底。是悟底。師便打 師有時。將竹杖畫地。成一圓相。于中立曰。者裏是誰入得。一僧跳入。師即出指圓相。謂僧。你試出來看。僧罔措。師曰。癡狂漢。是誰縛汝(山翁恣嗣)。

雪巖持禪師

揚之通州陳氏子。十四歲。投郡之大隱澄霽。刳染完具。一日因客舉本來面目話。師不能答。乃徧參叢席。謁恣于天童。頓有省發。歷隨恣于五磊龍池金粟。溫研日久。始承印可 上堂。智光洞照。了無向背。一句當陽。千差坐斷。所以正令全提。聖凡路絕。箭鋒相拄。照用同時。然雖如是。也須咬破鐵酸餡。百味具足。祇如二千年前。迦文降誕。指天指地。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老漢。具何眼目。良久曰。覷面莫教重話會。毗尼原是舊祇園(山翁恣嗣)。

真州古菴此宗本溟禪師

浮梁汪氏子。十五歲薙染。首從古雪喆。力參南泉斬猫話。有省。後參山翁恣。恣垂問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鏡。鏡亦非存。光鏡俱忘。復是何物。師曰。劈破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恣曰。未在更道。師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恣頷之 示眾。舉山翁恣垂問。有一人。朝參暮誦。不離禪教。忽遭雷擊時如何。自代曰。擊碎蟠桃核。露出舊時仁。師頌曰。南北不分猶墮見。聖凡路絕尚存塵。一槌腦後齊翻轉。脫體無依自絕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恁麼去。曰莫便是也無。師曰。墮坑落塹(山翁恣嗣)。

六安靈遠應禪師

滇南昆明張氏子。家常事佛。幼喜梵書。及冠。依水目浪受業。以緇門警訓讀之。乃掩卷歎曰。此濟世津梁也。欲明大法。當求教外別傳之旨。既辭趨蜀。參雙桂明稟具。未幾。明遷化。偶與同參。閱高峰錄。于海底泥牛四句語。疑不去心。遂矢志出峽。直造越州平陽恣處。經半載屢蒙發藥。于是生平礙膺之物。[石*暴]然冰釋。一日因陳所見。恣為嘉歎。久之。乃命典客。次遷侍司。記荊。于是左右十年。未嘗憚勞。恣歸寂。出住六安州大悲院。開爐上堂。以九十日為爐鞴。以痛棒熱喝為鉗錘。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作箇疑團。汝等但于十二時中經行坐臥處。穿衣喫飯時。猛著精彩。一擊粉碎。自然火星迸出。性地開通。照徹乾坤。融貫今古。顧左右曰。眾中還有不顧危亡全身筍入者麼。如有山僧拄杖子。為汝證據。乃拈拄杖。卓一卓。董參軍送方竹杖至。上堂。師拈杖曰。不自天台攜來。亦非南嶽所出。丰標特異。勢欲凌雲。勁節嶠然。超羣拔萃。有時喚他作兔角杖。有時喚他作鶴膝筇。有時殺活縱奪。全彰妙用。有時橫拈倒卓。略露風規。任是臨濟到來。旁觀有分。德山間出。擔荷無門。然雖如是。在我參軍分上。又作麼生。安怙家邦全賴此。風行草偃豈由人。卓一卓。晚參。古者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曾。早是不著便。你諸人。向十二時中。畢竟作何生活。始得與他相應去。試道看。眾竚立。師拈杖一齊打散。晚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兩粥一飯。曰就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喫了肚不饑。乃曰。這僧問處奇特。山僧答也尋常。家風乘此拈出。一任諸人較量。直饒較量得下。也是雪上加霜。晚參。顧左右曰。我者裏。刀劈不開。鍼筍不入。達磨祇可望崖。臨濟倒退千里。你諸人畢竟作麼生。近得山僧門。入得山僧室。直饒你近得入得。切忌開眼瞌睡。喝一喝。上堂。悉達太子。右脇降生。指天指地。七步周行。大似造妖捏恠。帶累後代兒孫。大悲今日路見不平。未免拔劍相助。當頭澆惡水。眾目見分明。晚參。問德山晚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未審大慧者裏。還許學人問話也無。師曰。你皮還有血麼。僧擬對。師便打。乃曰。諸方道。經行坐臥底是。穿衣喫飯底是。搬柴運水底是。若到大悲門下。即向道總不是。且道。大悲有甚長處。良久曰。水漲船高。晚參。乃橫擔拄杖曰。望從樵子出。暮共白雲歸。踏著來時路。休言上上機。大悲恁麼道。你還肯麼。肯則未脫根塵。不肯生陷地獄。晚參。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敢問諸人。此佛性。作麼生見。未動舌根。好與三十。更有三十。達磨大師。自領有分。不干諸人事。且道。山僧意在于何。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晚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燈籠打失鼻孔。露柱寒毛卓豎。七觔衫有何據。擊拂子曰。趙州莽鹵少人知。勸君莫行心處路。開爐上堂。諸方說妙譚元。大悲此間。不事言語。既然不事言語。即今座上說底。是箇甚麼。座下聽底。是箇甚麼若是箇舉一明三底。自然牢籠不住。呼喚不回。殺活臨時。縱橫自在。其或未

然。烈燄不容蚊蚋泊。精金須向火中看 晚參。若論此事。凡聖盡忘。迷悟俱遣。入我法中。稍有相應。如或不然。居凡聖被凡聖礙。入迷悟被迷悟礙。驀拈拄杖曰。山僧拄杖。還有礙處也無。卓一卓曰。丈夫意氣于牛斗。不比尋常曲彙枝 僧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橋橫兩岸。水遠一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年不出戶。足跡遍街衢 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師曰。汝得恁麼頑賴 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白拈未是賊 問如何是直截歸源路。師曰。此去西門不遠。曰即此便是麼。師曰。迢迢十萬餘(山翁恣嗣)。

武昌圓通穎脫銳禪師

僧參。師問。何處來。曰湖南來。師曰。到過南嶽麼。曰不曾上山。師曰。往甚處走。曰今日親到圓通。師曰。知汝遠來。費却草鞋錢多矣(山翁恣嗣)。

靈阜顯禪師

上堂。天上朋星現。地下已成佛。回頭仔細觀。虛空釘木橛。大地諸眾生。證龜盡成鼈(山翁文嗣)。

大參杜子濂居士

名濂。山東青州人。順治丁亥。歷官藩臬。受法于天童恣。遊戲諸方。一日訪鐵舟海于金山。士問。今日大設水陸。一切含靈。還能度得盡否。海曰。喚甚麼作含靈。士曰。一沾法味。立地成佛。海曰。是他本有。非干我事。士曰。兩彩一賽 士過明州天寧。少古傑相見次。士問。此山曾住甚麼人。傑曰。宋之大慧。明之祖闡。至今三百年。法輪再轉。士指旁僧曰。三百年法輪再轉。今日和尚。切莫當面蹉過。且道。蹉過甚麼。傑曰。青天白日。不要說夢。士曰。善得和尚是家裏人。傑休去 士訪石潮寧于天界。見壁上圖章似圓相。問這箇與瀉仰圓相。是一是二。寧曰。這是甚麼所在。士曰。我道是天界寺。寧曰。可惜許。士曰。三元五位。還同別否。寧彈指。士亦彈指。寧曰。是同是別。士曰。同坑無異土 問靈雲見桃花。意旨如何。士曰。滿頭依舊是埃塵。曰青州布衫重七觔。士曰。壓殺擔板漢(山翁恣嗣)。

天台景星湛菴常禪師

鄞之孤山吳氏子。年二十七。上金粟披剝。侍悟老人。機語迅發。名重叢林。後受石奇雲記荊 上堂。野干踞獅窟。山雞宿鳳棲。羽毛相似。其質難齊。妙心俱有。凡聖奚稽。大道無間。就云悟迷。所以道。祖師心印。狀似鉄牛之機。不容擬議。豈假思維。卓拄杖曰。者裏擔荷得去。如獅王踞地。百獸潛踪。丹鳳翱翔。諸禽畢集。豈同依草附木。而能彷彿。還有擔荷者麼。遂合掌云。我不敢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天晴日出。雨下地溼。覲面相承。何待更說。然則事無一向。豎拄杖曰。也是泥裏洗土塊。便下座 結制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叫。露柱桂燈籠。燈籠呵呵笑。燈籠通體放光明。露柱渾身無孔竅。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僧參

。纔問訊。師便出拜僧。僧對拜。師曰。一拜還一拜。你回我作甚麼。僧曰。一拜還一拜。師曰。因我得禮。你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出 頌萬法歸一曰。畫橋西畔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吃茶。黃土[祝/土]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 師歷住台之玉谿黃巖報恩。桐崗鳳鳴。仙居獅子。方山景鳳。婁江南廣諸處。各有語錄。行世。康熙甲辰閏六月望。師示疾。和雪嶠老人逍遙歌。至二十七日。索筆書偈曰。生平于世赤條條。死了依然要火燒。珍重諸子無他說。臨稍祇乞一莖茅。塔于方山頂之左崗(石奇雲嗣)。

寧波大梅法幢幟禪師

俗姓林。東甌瑞安人。原名增志。領鄉薦。讀書永嘉興善寺。即信出世法。持不殺戒。所行皆放生。掩骼諸事。比見馬僧摩居士。得所引而信向益深。一日坐竹林。偶一葉飛墜。士拈起曰。是何消息。師曰。葉性本空。士曰。如何又有此葉。師低頭無語。凡七晝夜不放參。一日。士舉證道歌中。水中捉月拈得之句。垂語曰。拈得方是祖師禪。師遽呈偈曰。迷時錯認川中月。悟了方知月裏川。一片光芒憑掬取。不須伸臂已參前。士許之。謂林子參得禪矣。因讀書頭陀山密印寺。寺乃唐一宿覺道場。見寺古將傾。即存興復祖庭之願。崇禎戊辰春。夢巨人持高燈。前書戊辰科。後書不殺不淫之報。及放榜果魁本房第一。初筮楚蒲圻令。尚廉靜汰煩奇。矜慎刑獄。憐恤鰥寡。嚴禁屠獵。修舉廢墜。感甘露疊降諸山。一日與禪者偶談。及張子韶斬象公案。以李廣石虎為譬。僧摩即徵師所見。師曰。一斬一切斷。士曰。此是大慧佛法。未是汝的。次日往省。賀節于官。塘驛中。觸藤溺器。忽大省發曰。奇哉藤溺器。其中黑漆漆。陡然看破時。雪消地上溼。士首肯之。任滿。膺殊典入館。得編修知。推入翰苑。自師始讀中秘書時。至各寺。與禪宿及士大夫信心者相盤桓。有門外馬蹄來作枕。帷中被子去投胎之句。散館會東宮出閣讀書。選講讀有品。學者六員。師與焉。尋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學士。晉少詹事。充經筵講官。流氛逼犯。京師震驚。師平日。即憂深未雨。而以職在詞林。不當事任。邁變南回。弘光隆武。俱以閣部大拜推擢。師知事不可為。就沙縣呂峰逾遵老宿染衣 皇清貝勒親王。亦以閣部舊銜。召見擬用。師力以僧辭。得從所請。因歸密印歷亂。重興古剎。隨離故土。徧參海內尊宿。末上雪竇。茶次。談及有宿覺再來之額。石奇雲曰。還承當得麼。師曰。承當不是好手。雲曰。迴避不得時如何。師便出。他日雲問。古人道。知是般事便休。喚甚麼作是事。師曰。盡力道不出。雲搖頭大笑。師曰。說是一物即不中。雲叱曰。更說道理那。早參次。從左門入。雲曰。何不從中門入。師曰。若是中。却成偏去。雲曰。只如老僧不在。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欲進語。雲震威一喝。不覺汗下。一日雲舉香巖我有一機偈。問師。師出禮三拜曰。未舉已前。答和尚了也。雲曰。如何是祖師禪。師曰。寐語作麼。雲曰。如何是如來禪。師曰。還要第二杓惡水那。雲休去

。尋以偈印曰。臨濟正法眼。滅却瞎驢旁。只者破沙盆。待將與舉揚。雲之與師。極似應庵華之于密庵傑焉。適甬東請師住大梅。雲隨取衣拂付之。題頂相。復有青出于藍之句。師以大梅。乃漢梅子真舊隱。且為唐法常禪師荷衣古院。遂欣然赴之。八百餘年。寥落荒庭。案琴絕響。師不憚。與諸衲子。漆茅補壁。本分提持。真不減楊岐風味也。遠近趨踰。漸成叢席。住凡六年。應甌中請。開爐密印。龍象輻輳。於梅尤盛。是日小參。乃豎拂子曰。者些火種。從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至曹溪。分宗列派。自南嶽傳至大梅。已經三十六世。閱歷千百餘年。即今又在密印寺中。冰河發燄。豆爆寒灰。直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以及大千世界若聖若凡。俱入其中。輝天照地。耀古騰今。且道。現前還有避得句麼。揮拂曰。眉毛拶出金剛燄。大地山河盡放光。小參。復月初一。黃鐘應律。餘二非真。唯此事實。珍重。諸人慎莫放逸。不見。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僧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生。大小長慶。壓良為賤。山僧則不然。若有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答曰無伎倆者得。設曰學人還得也無。答曰何曾失。且道。與古人。是一是二。臘八小參。舉鐵關樞上堂曰。雪山午夜。以拂子打○曰。悟者一星。且道。者一星。是甚麼。師亦以拂子打○曰。且道。者一星。畢竟是甚麼。良久。以拂子[(中-口+○)-|+卜]曰。我今為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擲拂子。晚年。退居括蒼芝田淨覺。七十四誕辰小參。老僧年臨七十五。退居蓮峰為靜主。本期傍壑離囂塵。誰料拓枝還自舞。只為君親師長恩。自慙毫髮無少補。潦倒家風繼大雄。不辭執務躬勞苦。躬勞苦。茲喜大梅密印繼席。得人規模。屈指可觀。蓮峰這裏。有人承當。將來可撐門戶。老僧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存則效趙老請喫茶。去則如瀉山書水牯(次年果示寂)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佛祖攢眉。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人天乞命。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明破不堪。曰流傳微妙訣。峰頂有人行。師曰。切莫向心安。問一日盞孟兩度溼。百巖開粥過夏事如何。師曰。多處添些子。曰一喝不作一喝用。西院商量兩箇錯意。又作麼生。師曰。少處減些子。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爛木橛。曰如何是法。師曰。破草鞵。曰佛法已蒙師指示。了然一句事如何。師曰。放下著。問丹霞燒木佛。因甚院主鬚眉墮。師曰。不會作客。勞煩主人。師于康熙丁未秋。忽示微疾。遂拽杖還密印。至八月十二日。對眾說偈曰。七十五年閒打哄。亦由君國出常倫。而今撒手懸崖去。一任諸方說幻真。旋囑後事。一以儉約為尚稍。涉世諦。非我子嗣。龕速歸土。不得久停。後有問者。惟輪十三指掌以示。至次日。果起坐而逝。僧臘二十有二。世壽七十有五。塔全身于瑞安白門吹臺山之麓(石奇雲嗣)。

蕭山湘湖城山冷堂林禪師

華亭人。族姓沈。投華山一雨潤披剝。初參湛然澄于雲門。有契入。後參金粟悟老人。入堂苦參。一夕忽覺身心廓然。毛骨俱徹。自謂有得。次早。呈似方丈。悟不

肯之。再至萬峰安隱二處。依侍三峰藏。頻有省入。亦未大徹。乃遠涉衡湘。遍投叢席。一時。通玄奇。顯寧禮。皆勸師出世。亦不顧也。後遊雪竇。值雲上堂。言下徹證。命居西堂。尋受囑 上堂。昨夜西風拂石龍。今朝覲面又相逢。箇中消息元無異。想像毗盧老主翁。長江浪從來電拂。湘湖水一向從容。夜半明星當午現。扶桑湧出一輪紅。老僧病來五六載。靜依熊耳竹叢叢。唯愛閉門打瞌睡。不接中下之凡庸。張公喫酒李公醉。熨斗煎茶銚不同。大眾。此是過去句。如何是現在句。良久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花飛戰碌碌。瑞雪紛紛萬方足。普賢高駕雲中來。象王蹴踏擎天木。東也卜西也卜。直得大海翻騰。須彌岌嶮。東海龍王引鬚。觸著帝釋鼻孔。阿修羅惡發。走向螻蛄虫眼睫裏。揚聲大叫。唱出清平一曲。高山流水。罕遇知音。鏘玉鏗金。聲傳深谷。喝一喝。下座 康熙戊申冬。師示寂。留偈曰。來無一絲。去無一線。七十二年。虛空閃電。撒手浩歌歸去來。臨行示出吹毛劍。喝一喝。奄然而逝(石奇雲嗣)。

寧波雪竇山夫正禪師

嘉定陳氏子。兒時。聞老宿說韋馱。以世世童真入道。遂躍然自喜曰。我猶可及為也。遂出家。入天台。投靈鷲雲薙染。一日至通玄。見悟老人。書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十一大字。恍然有省。後在雪竇。一日雲上堂。眾纔集。師出一喝曰。如何答話。雲默然。師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雲便打。師曰。也不消得。又一日上堂。師問。空劫已前徒指注。空劫已後錯商量。是否。雲曰。出頭來作麼。師曰。徧界盡非常草木。何山松柏不蒼蒼。雲曰。你看背後甚麼人。師曰。錯 繼席資聖。上堂。妄心若息。東土遠勝西天。雜毒猶存。西天不在東土。南斗六北斗七。不用安排。地上水天上星。各安其位。何待山僧拄杖子口喃喃地。雖然。有一著子。連日事忙。不曾與諸仁說破。良久曰。只因連月雨。又過一年春 師經行次。一僧忽問。摸著鼻頭眼睛。是本來面目。師曰。還了得生死麼。僧擬議。師笑曰。只此一撈。便不奈何 僧參。師曰。緊峭草鞋。當為何事。僧曰。覲面相呈。師曰。如何是相呈底句。僧曰。和尚向甚麼處見某甲。師震威一喝。僧曰。蒙和尚重重看顧。師曰。未識山僧在 僧問。有箇無面目漢。要與和尚相見。師不答。僧喝。師曰。背後底響。僧轉身歸位。師曰。你只曉得眼前。不曉得背後。僧無語(石奇雲嗣)。

溧陽屏山師南旋禪師

僧問。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踏地。某甲因甚麼摸索不著。師打一棒曰。怎怪得老僧。僧便喝。師曰。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甚麼用。僧禮拜。師便打 問喚作竹篋子則觸。不喚作竹篋子則背。不觸不背。請和尚道。師曰。塞却狗口。僧一喝。師曰。何不早喝。僧無語。師打一棒 問蚯蚓斬四段。佛性在那一頭。師打一棒曰。且道。在那一頭(石奇雲嗣)。

宜興金沙微菴研禪師

上堂。禾山不是狂。普化不是顛。打鼓搖鈴在目前。祇為諸人不解薦。生平伎倆與君傳。傳不傳更何言。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烟(石奇雲嗣)。

括蒼椒山律牧制禪師

紹興謝氏子。一日挑稻子過溪。跌落水中。釋然大悟。雪竇印可之後。出世婁江南廣。義興金沙。退居洞庭天衣。復繼席雪竇資聖 上堂。萬仞崖前撒手行。等閒闖過大虛空。頂門迸出金剛眼。照破山河百億重。召大眾曰。且道。是甚麼人。高著眼覷。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豎拄杖。召大眾曰。還見麼。復卓一下曰。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脫。當體現前。十方軒豁。橫身宇宙。獨步大方。雨致雲騰。風行草偃。到者裏。便可以津濟四生。梯航九有。頓使人人。徹見自家本來面目。發揮本地風光。豈是分外。如或未能。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僧問。法身還解說法否。師曰。汝還解聞麼。僧挺帽子。拍手三下。師曰。弄精魂漢。僧便喝。師曰。汝者一喝。落在竇家。落在主家。僧又喝。師曰。未在更道。僧禮拜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汝猶不識好惡在 師晚年。退居雲蓋。至康熙壬戌三月十一日。以分衛入郡。示疾下院。遂不食。至十七中夜。索筆書偈曰。堂堂無去亦無來。體露真風絕點埃。七十一年端的處。漫隨流水入天台。擲筆而逝。塔于雪竇之妙高臺側(石奇雲嗣)。

雪竇祖菴弘遠紹禪師

族姓王。越之觀海衛世胄也。父母好佛。一夕夢老人云。送和尚與你為子。師果降誕。乳名和尚。年長二十始出家。參念佛是誰話。歷五年不契。上天童。禮悟老人。力參久之。後侍雪竇雲于靈鷲。看雲門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話。有疑。一日侍雲次。值傍僧舉問此話。雲便打。僧又問。雲又打。僧再問。雲再打。師在傍忽然大悟。乃出眾曰。可惜許三棒。也無一點。雲白。你又作麼生。師拂袖曰。大雨來也。便出。復呈頌曰。一棒雷轟雨似傾。翻身倒擲打雲門。如今覷面無回互。東海西江一口吞。雲領之 師繼席南廣。一日問眾曰。達磨道。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南廣大眾。曾恁麼一回也未。僧曰。蒼天蒼天。師曰。亂叫作麼。僧曰。却為和尚慈悲。師曰。打裂你頭。莫言不道。僧曰。針筍不入。師曰。果然不知痛癢 望日眾集。師垂問曰。十五日以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正當十五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亂喝。僧曰。和尚見甚麼道理。師曰。親切道得一句。許你親見南廣。僧曰。也遲八刻。師曰。怪得阿誰 問明月漸虧。師叱曰。何不道杲日當空(石奇雲嗣)。

登岱僧幢建禪師

嘗在雪竇。作妙高臺頌曰。石臺高出白雲隈。足底風濤萬壑催。極目崖前春正曉。好花不待鳥銜來 龍隱潭偈曰。曲澗水投渾玉屑。碧潭龍隱動蒼烟。叮嚀禪客休彈

指。莫使驚人浪潑天(石奇雲嗣)。

妙高退安道嚴恂禪師

餘姚人。族姓張。原名廷賓。號客卿。以孝廉。為鄞廣文。先與密雲悟老人交。契後率眾迎主天童法席。迨出家。受雪竇雲付囑。以孫禮事悟老人云 示眾。舉王常侍到臨濟禪堂。問曰。者一堂僧眾。可看經否。曰不看經。可習禪否。曰不習禪。侍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濟曰。總教他成佛作祖去。侍曰。金屑雖貴。著眼成翳。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曰。當時臨濟大師。若無後語。幾被常侍折倒。如今又復重揚家醜。山僧罪過。大眾。凡為臨濟兒孫。直須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壁立千仞。始得 布袋和尚贊曰。兜率陀天不住明州市上遨遊。布袋時收時放。隨緣曠蕩悠悠。阿呵呵。你笑世間人不啣[口*留]。我笑你忒殺賣風流。若不是蔣摩訶識破。惑亂眾生未得休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頌曰。即心即佛亦非即。非心非佛未為非。自攜瓶去沽村酒。不把漁竿臥釣磯 師道風高峻。海內咸稱古佛。年八十餘。嚴持戒法。如新學比丘。著有瀑雪集。行世(石奇雲嗣)。

南嶽隱峰爾愚環禪師

蜀人也。住崑山安禪。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佛果道。有問諸佛出身處。但與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若問安禪則不然。但曰我愛夏日長。人皆苦炎熱。喝一喝。下座 僧參。師曰。死了燒了。阿誰禮拜。僧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離却四威儀。向甚處相見。曰覲面相呈。師曰。離却四威儀響。僧擬答。師曰。覲面相呈(石奇雲嗣)。

蘇州西園激清月禪師

上堂。連日風頭峭硬。直得滴水滴凍。聖僧裂破面門。衲子凍歪鼻孔。達磨大師。暴怨當門齒落。布袋和尚。嚙得眼睛無縫。拈拄杖。卓一下曰。只有者箇木土座。具大自在。有大受用。橫拈豎放。安然不動。且道。他有甚奇特。得恁頑賴。遂倚杖叉手曰。仲冬嚴寒。恭惟頭首知事。洎勤舊大眾。起居珍重 上堂。看看結制又半月。古岸風高橫寶筏。眾生役役趁光陰。把手招伊誰肯入。礙膺有物未消除。臨岐亡羊徒悲泣。吾有末後一句子。幾番擬說恐饒舌。直待眼光落地時。塵說剎說一切說。諸人若也瞥地。歸堂喫茶。自知生澀。若也未瞥。記取仲冬初一 上堂。九十日中。眉毛廝結。今朝解制。便覺春風滿頰。擬放一綫道。可惜口門窄。然雖如是。震天鑼鼓洩真機。刮地笙歌太饒舌。阿呵呵。露丰骨。萬象森羅側耳聽。百億燈明熾然說。山僧忍俊不禁。也來錦上鋪花。未免應箇時節。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即不問。汝諸人且道。十字街頭廖鬍子。因甚當風立。若也識得此人。且喜參學事畢。其或眼目定動。一任撞頭磕額。喝一喝 上堂。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和尚即今有何法說。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盃。曰與麼則大眾霑恩也。師曰

。有甚麼交涉。問昔日世尊。睹明星悟道。未審是那一箇星。師呈拄杖示之。曰恁麼則一震雷音徧大千也。師曰。不是知音。徒勞側耳。乃曰。午夜雪山寒。面南看北斗。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召大眾曰。不見釋迦老子。於此日打失眼睛。無處捫摸。便爾大驚小怪自誇。直與盡大地眾生。昆虫草木。情與無情。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及乎逗到結角羅紋處。依舊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且道。請訛在甚麼處。遂振威一喝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問既是帝釋峰。因甚不執笏。師曰。天下太平。趁船次。有士問。師分明是船載人。為甚喚做人載船。師曰。幾乎錯。喚汝作俗漢。師揀米次。有僧問。虫喫米。米喫虫。師隨手拈一粒曰。少不得有你者一分。士問。西華和尚云。虛空無向背。因甚有東西南北。華曰。東西南北。復問師。師舉茶甌曰。者箇是建甯。士擬再舉。師曰。請喫茶。問某甲眼睛突出時如何。師曰。你眼在甚麼處。曰現問次。師打曰。未夢見在。一日抱猫次。僧見便問。老師莫是南泉否。師遂擲猫於地曰。今日放過這畜生。僧無語。問。霜風刮地。凍雨灑空。學人擬借一滴興波作浪。得麼。師曰。山僧只管看。僧便喝。師曰。將謂躍過龍門。元來猶滯死水。便打趁。問如何是本分一句。師曰。獅子峰與虎丘山相撲。你還知麼。曰恁麼。則非本分也。師曰。山僧罪過。師性至孝。終身有孺慕之悲。忽一日有煦然安和之色。同門道嚴恂。叩其所以。師曰。吾已整衣鉢資。立從弟君耀。為先君子後矣。實與妙喜杲。為上下五百年有同志云(石奇雲嗣)。

杭州雄聖尼性極致禪師

姚江名家女。童真入道。常隨父。參悟老人于天童。後參雲和尚于雪竇。雲舉舜老夫古鏡因緣。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看脚下。磨後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雲曰。何不舉問老僧。師便問。古鏡未磨時如何。雲曰。看脚下。師曰。磨後如何。雲曰。兩眼對兩眼。會麼。師曰。會即會。道不出。雲曰。是果然會道不出。不會道不出。師曰。道箇甚麼。雲便掌。師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雲曰。你又恁麼去也。師便喝。隨呈偈曰。不具冰霜骨。誰參乳竇禪。斷崖飛雪處。千古逼人寒。次日入室。雲曰。昨日的作麼生。師近前曰。和尚喫棒有分。雲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知恩報恩。雲曰。莫污塗老僧。師曰。蒼天蒼天。上堂。神劔初離寶匣。誰敢犯其鋒鏑。塗毒布於太虛。遠近何堪側耳。豁開正眼。凡聖莫測。其由覲面全提。萬別從教路絕。遂舉拂曰。還見麼。見則刺破汝眼睛。復喝一喝曰。還聞麼。聞則塞斷汝耳根。眾兄弟。離却見聞。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是真正參學人。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眾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萬緣放下。大死一回。方許你有喫棒分。何故響。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上堂。幾度扶筇懶出山。蕭然無事白雲間。深林野鳥難尋覓。鎮日千峰相對閒。風凜凜水潺潺。若人問我生緣處。舜水姚山孰敢攀。我手佛手。驢脚生緣。喝一喝曰。撲落非他物。縱橫絕往還。上堂。

向上機。末後句。利似箭。疾如錐。眨得眼來是幾時。新羅鷄子遲。拈棒一時打散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無孔鐵鎚當面擲。大丈夫須猛烈。從前伎倆一時歇。搗破虛空
知不知。開眼明明休著賊。咄。百丈耳聾。黃檗吐舌。拈去佛祖機。拔却繫驢橛。元
鳥語幽巖。清風來不絕。直得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百草頭上。放大光明。龐公靈照
。在山僧拂子頭上。合掌讚歎。且道。渠讚歎箇甚麼。舉拂子曰。武陵春已老。臺榭
綠陰多 上堂。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十字街頭。識取夫子。喝一喝曰。擬議思量。
劔去久矣。卓拄杖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日映晴街。寒風布地。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一棒當頭。打出骨髓。眾中還有知痛癢者麼。良久曰。大眾。天寒久立。伏惟
珍重 上堂。當機覷面提。覷面當機疾。南山鼈鼻蛇。相見不相識。今日正當前。幾
箇知端的。喝一喝 上堂。橫按拄杖曰。殺人刀。活人劔。直下與君通一線。寒風凜
凜立當頭。搗著依然須自薦。星馳電卷露神機。鐵眼銅睛覷不見。豎拄杖曰。看劔。
震聲一喝曰。直得通身冷汗流。漢王已過鴻門宴。卓拄杖 上堂。海嶽震。虛空裂。
凜凜霜威寒不徹。三頓烏藤孰放行。金剛寶劔當陽截。一喝縱橫雙耳聾。黃檗無端驚
吐舌。奔流度刃不知忙。鐵脚波斯遭點額。以拂子打○曰。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上
堂。獅子兒任哮吼。戴角擎頭空裏走。終朝踞地振全威。贏得通身都是口。吞却楊岐
栗棘蓬。放出子湖一隻狗。忽然撞著獅子端。好手手中呈好手。等閒拈起破沙盆。一
一面南看北斗。喝一喝曰。若向這裏承當。許你權衡佛祖。規鑑後昆。又一喝曰。若
向這裏承當。倚草附木。自救不了。良久曰。大眾且道。一等是喝。又作麼生分疏。
復喝曰。鷲王擇乳。素非鴨類 問如何是君。師曰。深殿無人見。如何是臣。師曰。
殷勤問至尊。如何是臣向君。師曰。德化清寰宇。如何是君視臣。師曰。恩光照九州。
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問如何是寶中主。師曰。風清月朗。
如何是寶中寶。師曰。萬里風塵。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入廬垂手。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大坐當軒。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又作麼生。師振威一喝。曰坐斷白雲峰
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師曰。禮拜了退 問雪嶺分枝遠。靈峰一脈親。如何是臨濟
宗。師曰。當門火箭。如何是雲門宗。師曰。腦後金鎚。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寒如
霜雪。如何是漚仰宗。師曰。活似龍蛇。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夜半太陽暉。曰宗旨
蒙師指。臨機句若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昔日趙州老漢見人來。便云喫
茶去。今日和尚見人來。將甚麼祇待。師曰。飲者也須嘔却。曰蒼天蒼天。師曰。叫
甚冤苦 問如何一喝是金剛王寶劔。師曰。魔宮膽喪。如何一喝是踞地獅子。師曰。
野獸潛踪。如何一喝是探竿影草。師曰。賊身已露。如何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喝。
僧亦喝。師曰。險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切莫問人。曰古人用心又如何。師
曰。鷄子過新羅 康熙壬子閏七月二十六日。師至姚江示疾。遣弟子。速法嗣靜諾越
至。遂辭眾。越出問曰。四大分張。向甚麼處去。師曰。月到天心皎。曰如何是到家
一句。師曰。日出事還生。語畢。跏趺而逝。塔于黃雀山永慶寺側(石奇雲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蘇州秀峰岫雲瑋禪師

長洲顧氏子。年十二。白父求出家。投虎丘西隱房本如披剝。取名法恒。年十六。採茶入茗山。虎為引道。黃石齋太史。異之曰。此沙彌。他日肇興祖庭無疑也。年二十五。隨古南門。謁天童悟於大鑿堂。旁僧曰。此僧從虎丘來。悟曰。我早已識渠。命隨眾滌食器。每進方丈參諮。屢遭痛棒。門呼之曰。爾滌食器多時。摸著碗底否。師大疑。猛力參究。忽一夕下單捲簾。洞然大徹。亟趨見悟。悟曰作麼。師便展坐具禮拜曰。謝和尚不通一線之恩。悟微笑而頷之。親炙既久。將辭行。悟曰。聞汝在山打飯。牧書記。是難親近的人。汝善事之。後門開法古南。命師為第一座。一夕晚參。門曰。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只是下面一箇字。山僧續不來。請大眾續看。師出眾曰。賊。門可之。乃付源流衣拂。偈曰。太白寮中曾九拜。荷擔大事許英靈。只今致囑無他語。大器由來必晚成。住秀峰上堂。今朝十月十有五。初構茅堂擊法鼓。雖然此地舊祖庭。數百年來少香火。病僧養病煨藥爐。豈暇開爐煨佛祖。現前一眾賢兄弟。各自摩褪并擦褲。阿呵呵。太湖三萬六千頃。秀峰插天青一朵。仔細看莫羸鹵。甜瓜徹底甜。苦瓜連根苦。以拂子擊禪床。挂鐘板曰。上祖風流。叢林標格。滿耳非聲。滿眼非色。畢竟明明是何物。遂擊曰。一椎打就。徹髓徹骨。小參。萬法是心光。銀山鐵壁。諸緣惟性曉。鐵壁銀山。直下透得。本無迷悟人。其或未然。只要今日了。康熙丙辰六月。師示微疾。二十一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吾年六十七。世緣今已畢。長歌歸去來。扶桑日初出。泊然而寂。塔全身吾家山麓(牧雲門嗣)。

嘉善大勝崇巳峻禪師

吳興施氏子。母夢旛蓋擁異僧入室而生。襁褓中。解稱佛號。髫年失怙恃。決志出家。投嘉善慈雲。禮秀峰薙染。往參金粟乘。求進堂結制。參萬法歸一話。至第七日。早行至殿。聞打鐵聲有省。詣方丈。呈所得。乘曰。不虛此來。師禮退。復上天童。掛搭堂中。一日維那監香。問師曰。別人經行。你在此做甚麼。師掣香板便打。那退後。師曰。接取香板去。那無語。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一日首座落

堂勘問。師經行不顧。座劈胸扭住曰。你也道道看。師便掌。座曰。未在更道。師復掌。座休去。時一眾駭然。解制後。再參古南門。命頌靈雲見桃花公案。師曰。眼睛打失桃花裏。本末相通不自私。獨有玄沙能合調。一回拈出一回奇。門額之。晉後堂職。由自晨參夕叩。痛拶深錐。輒欲呈解。便遭熱罵。將從前所得。一旦釋然。門鳴鼓上堂。授師衣拂源流。出住武塘大勝 上堂。問如何是宗門中捷徑一路。師曰。十字縱橫。曰如何履踐。師曰。驀直去。乃曰。一炷香焚。三通鼓罷。八字打開。十字成現。有眼共見。有耳共聞。不是諸佛機。亦非祖師意。若是箇漢。聊聞舉著。一肩承荷得去。則事出當然。多少省力。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控過量機。發過量用。雖然。不可便喚他作過量人。何以。阿呵呵。好大哥。那箇男兒不丈夫。卓拄杖下座 上堂。時節不相饒。又逢六月望。不扯閒葛藤。直截提向上。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秉拂小參。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紅爐飛片雪。到者裏。取不得捨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名不得狀不得。臨濟喝。拈向一邊。德山棒。置之一處。敢問眾兄弟。只如山河大地。見聞覺知。且道。是心耶。是法耶。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小參。山空木落。古佛家風。月白霜清。衲僧活計。若能從自己庫藏中。運出七珍八寶。堪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金聲玉振。電卷星馳。隨處皆真。全彰寶印。還委悉麼。家家門前火把子 小參。新月挂檐牙。寒松暄夕籟。萬古不異今。千聖無別道。非心非物。非色非聲。到者裏。不論智如鷲子。辨若滿慈。貴在當陽直入還有與麼人麼。其或未然。靠拄杖曰。放過一著 小參。談元談妙。說性說心。俱是諸方煎過底藥滓。行棒行喝。舉古舉今。乃是弄獠獠底家具。峻上座。今晚總不恁麼要與眾兄弟。別開一路。獨步大方。驀擲拂子曰。看脚下 小參。師豎拄杖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且道。作麼生得相應去。拈拄杖。卓一卓曰。嘉善原是魏塘鎮 問如何是座元。師為人處。師曰筍。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廿里徑松千里秀。萬工池水四時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曰謝師答話。師噓一聲 師于康熙甲寅八月示疾。至重陽日。沐浴更衣。問眾曰。此是甚麼時節了。眾曰。日中午時。師曰。胥山東北。虛空迸裂。乘此而行。正是時節。且道。老僧行到甚麼處去。眾中還有道得的麼。眾無語。遂大喝一聲而逝。世壽六十有五。僧臘四十。奉全身。塔于祖燈菴之西北隅(古南門嗣)。

汾陽龍光達本元禪師

上堂。問正大光明。日被日光所轉。夜被月光所轉。黑暗被燈光所轉。請問。和尚如何不被一切所轉。師劈頭打曰照天照地無遮礙。僧失色。師乃曰父母未生前。鼻孔撩天。脚跟朝後。眉毛向前。大眾會麼者僧所問。不被日光所轉。月光所轉。不被黑暗燈光所轉。你自己帶得一片鏡不識。喝一喝。下座 問如何是弟子安身立命處。

師曰。上是天下是地(牧雲門嗣)。

湛虛微禪師

參古南門。充西堂。一日瑋首座秉拂上堂。師問曰。格外酬機即不問。箭鋒相拄事如何。座曰。兩眼對兩眼。師曰。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座曰。難瞞識者。師曰。非兄不委。座曰。塗污人不少。師便喝(牧雲門嗣)。

松江南禪識得純禪師

成都資縣賈氏子。幼失怙恃。投東皐脫白。原名果程。參天童悟。棒頭有省。譽騰叢席後佐古南門付囑。歷住玉峰度門。吳江黃溪。上堂。我本無生。應緣而有。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拈拄杖曰。者箇木上座。不從前際生。不從後際滅。諸人還識得麼。若識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用勵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如其未委。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牧雲門嗣)。

紹興雲門雪厂白禪師

吳江人。十九薙染。潛心教觀。因詣博山受具。力事參究。再謁天童悟于育王。纔擬問。悟便打。如是數問數打。忽得入處。趨方丈呈所見。悟曰。適來且置。祇如昨夜老僧舉洞山撥過菓桌因緣。汝試下一語。師便作撼桌勢。悟曰。未在更道。師掩耳便出。悟便休。值古南門住棲真。舉師充第一座。茶次。門曰。一切公案。當以薰風南來之旨為第一。師曰。道甚麼。門曰。汝意如何。師抖擻便起。門曰。是則是。恐墮毒海。師便喝。門休去。住寶掌。因雪示眾。連日雪霏霏。行人盡皺眉。竹橋山店遠。路滑酒帘迷。白野蒼溪斷。疎籬玉嶽低。山僧無剩語。怕冷拄柴扉。若會元中的。頭頭是上機。因雨上堂。山菴連日雨聲不息。直得若耶溪動底奔雷。秦望峰迷天潑墨。柴關晝掩。寒香拂拂。一一皆呈奇特。正當恁麼時。真實受用一句。又作麼生。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一日知客領新到。僧禮拜。師曰。作甚麼。曰請和尚明日上堂。師劈脊便打。曰為甚麼響。師曰。與汝上堂了也。僧便禮拜。師曰。劔去久矣。示眾。半雨半不雨。千峰布袋裏。欲晴不得晴。淡日吐圓晴。我也惺惺。你也惺惺。若也見未徹。新羅昨夜打三更。示眾。山僧院子初住。百為未集。那討得箇閒工夫。與眾兄弟說話。雖然。還有撥忙作閒。笑傲林泉者麼。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舉天童師翁。因僧問。離却拄杖子。請師道一句。翁掌曰。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翁更以脚踢曰。更有脚尖在。師曰。者僧只解馬前潑水。不解馬後收滴。若問白上座離却拄杖子別道一句。但與呵呵一笑。管教這漢疑三十年。上堂。妙辯非干舌。談元口不開。鴉鳴并鵲噪。蚯蚓舞三台。百口同一舌。并將致問來。一僧出欲禮拜。師曰。拈却門前下馬臺。小參。舉雪菴上堂曰。乍住城隍寺。無東又缺西。汝纔擡眼看。我便放頭低。鬚髮白如雪。身心爛似泥。本來無佛法。何處是全提。後來有箇雅山曰。水自悠悠雲自閒。紫塵原不異青山。缺長欠短尋

常事。只恐葫蘆醋不酸。師曰。雪菴語不關風。雅山綿中有刺。山僧則不然。倦臥雲屏歲月流。閒攜竹錫立滄洲。客來席地無他供。銀海千峰月一鉤。據室。以拄杖按膝曰。近來師僧家。箇箇水漉漉地。自謂。不避風雨。而能躡足。龍門不知新報恩。鶴髮鷄翁。那討得閒工夫。與汝撩鉤搭索。棘句鉤草。畢竟如何。擲拄杖曰。新羅附子。舶上茴香(牧雲門嗣)。

興化完白壁禪師

久在古南位下。充維那。一日問瑋首座曰。如何是師眼目。座舉起素珠。師曰。昔日典座。踢倒淨瓶。便住瀉山。意旨如何。座放下素珠。師曰。古南一枝正法眼。流出梅溪遍界香。師以遊戲神通為佛事。臨寂之日。預誠太史周漁曰。我死了燒了。將骨散四野。池塘裏免得。留作笑話。取琴撫曲而逝。茶毗。後周太史。收骨貯錫匣。外裝檀匣。供花園檀中。一夕誤為盜負去。太史追尋虔切。感神示夢果得迎。獲建塔焉(牧雲門嗣)。

泰興長生印象詮禪師

出隊回。上堂。一向孤峰獨宿坐斷白雲終不妙。一向十字街頭拖泥帶水太無端。祇貴多頭不住。獨脫自由。可謂鬧市裏天子。百草頭祖師。逢人乞得一文錢。風流滿世。且教鉢盂口向天。此話大行。良久曰。看看。只要臨行乘快便。脚頭脚底好生涯(牧雲門嗣)。

金陵蔣山圓明顯禪師

參古南門於棲真。門曰。你號甚麼。師曰圓明。門曰。如何是圓明底事。師呈頌曰。頂門正眼極圓明。廓地恢天本現成。直下一錐錐瞎了。濟宗之道始流行(牧雲門嗣)。

佛國南音言禪師

結制上堂。舉臨濟上堂曰。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大眾。還看得臨濟無位真人著落處麼。若也看破。不直一星子。適或低頭妄想。冷地追思。不惜老婆舌頭。分明指出。以拄杖東西點曰。蔣山作眉。元湖為目。正體堂堂。何煩卜度。還見麼。如不見。未免布袋頭。却被山僧把住。且過一冬。直待來春。為汝等道破。振威一喝曰。伏惟珍重。臘八上堂。不覩青天大日輪。却於夜半覩明星。瞿曇有眼成顛倒。錯認葫蘆作帝瓶。祇如今日不錯認時。且又誰迷誰悟。誰見誰不見。還委悉麼。以拂子打圓相曰。高著眼。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解制上堂。打開布袋頭。放出摩霄鷗。繫箇水雲包。江南與江北。芒屨抖擻舊蝦鬚。那管石頭滑不滑。所以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催回。若論去實不去。來實不來。為甚又道箇途中善為。路上催回底道理。現前大眾。若向者裏。個儻分明。佛國寺裏。一冬鹽醬。庶不狼籍。設或不知東西。不識好惡。那識他家門戶。

諸人性命。依舊落在山僧手裏。雖然如是。逗到今日。山僧索性。做箇好人。將一首古人現成詩。為諸大眾。留別去也。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牧雲門嗣)。

嘉興天寧古雲傑禪師

上堂。昨日春雲靄靄。今朝春日晴明。黃鸝樹底兩三聲。當陽顯出毗盧印。靈利衲僧。若能機先委悉。何煩擊鼓鳴鐘。更要重陞斯座。大眾。豈不見世尊道。汝等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眾中還有不以緣心聽法。而得法性者麼。不妨出來與天寧相見。喝一喝。卓拄杖。佛成道日上堂。舉拂子召大眾曰。見麼。良久曰。古佛過去久矣。汝諸人。在這裏覓箇甚麼。下座。普茶示眾。九旬安眾。空中求鳥跡。結制開爐。水底覓魚踪。諸人洗面摸著鼻。喫茶打溼嘴。向箇裏一肩擔荷得去。說甚麼教外別傳。祖師心印。設使未得。前頭大有霜雪在。示眾。四月郊原烟雨足。今朝恰值是十六。殿前紫燕語喃喃。露出本來真面目。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意旨如何。師曰。此問不惡。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本來無面目。曰。學人禮拜去也。師曰。有甚交涉。問如何是佛。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牧雲門嗣)。

嘉興古南忍可持禪師

小參。今朝臘月一。流光催歲急。飛雪亂長空。人面生寒色。饑鳥噤不鳴。梅帶初春白。全發祖師機。大半成狼籍。且道。那一半響。衲被蒙頭正好休。山僧此時都不識。寶華和尚入祖堂。上堂。法苑花零春老去。昨宵夢覲故人來。音容笑語還如舊。脫落皮膚悟劫灰。大眾。皮膚既然脫落。何更有音容笑語。你若作夢會。不快漆桶。不作夢會。漆桶不快。畢竟如何。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晚參。今宵十七日。月向黃昏出。浮雲鼓太虛。蟾影無踪跡。以拄杖作○曰。爾等還見月麼。見得者。不妨入方丈。通箇消息。晚參。老僧今晚有句。超佛越祖之談。舉似大眾。復搖手曰。六耳不同謀。示眾。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古宿恁麼道。美則美矣。善則未善。老僧即不然。佛法遍天下。一時難得人。大眾且道。古宿說底是。老僧說底是。有人辨得二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古南門下。賞罰分明。示眾。鼓響不因椎。鞞毬焉用手。薦得古人機。面南看北斗。然雖如是。禾山與雪峰。不是我同流。冬至小參。羣陰剝極。陽添一線之長。律管葭飛。書記五雲之瑞。冰河發燄。草木萌芽。情與無情。咸回淑氣。因甚你衲僧家。鼻尖頭寒涕不收。脚跟下凍血未乾。為復是絕後未甦。為復是時節異人。喝一喝曰。五九盡處是逢春。示眾。達磨特來東土。二祖徑往西天。且道。此二人還有過也無。良久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示眾。臘月廿八日。北風催歲急。中有一件事。要且無人識。且道。是甚麼事。曹操下東吳。燒赤江邊壁。元旦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且道衲僧

得一又如何。三間茅屋一蒲團。客至何妨從定起。復舉僧問古德。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德曰。張公醉却李公酒。師曰。古德恁麼道。是則雖是。要且無佛法。若問古南如何是新年頭佛法。但向他道。癡漢佛法有甚麼新舊。他若擬議。劈脊便棒。大眾。還見古南為人處麼。卓拄杖。下座。元宵示眾。彈指流光半月。又是元宵時節。梅里雖無燈看。戶戶光明不缺。古南院裏寂寥。賴有燈明古佛。蝦蟇蚯蚓螺贏。日與眉毛撕結。於中更有誰親。乃展手曰。無涉。晚參。雪霰重臨二月中。梅花零落杏花紅。都來認作閒題目。無位真人那得逢。山重重水重重。吹面不寒楊柳風。報諸人好追蹤。自南自北自西東。晚來無限意。雲散月當空(牧雲門嗣)。

蘇州無量可生慈禪師

小參。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如是則全真即體。全體即真。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眾生度盡河沙佛。在聖不增。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眾生。本是同源。雖然恁麼。且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一句。作麼生會。卓拄杖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牧雲門嗣)。

匡王萬松間極定嵩禪師

江西南昌人。初為講主。因慕宗門。往參古南於鶴林。不值。遂之虞山興福門。問曰。上座那裏來。師曰匡廬。門曰。舟來陸來。師曰舟來。門厲聲曰。楊子江濤甚險。上座在那裏安身立命。師曰。和尚住持不一。門曰。倒是箇本色住山人。師曰。和尚萬福。門曰。你住山。見箇甚麼道理。師曰。某甲不作道理會。門曰。將你平日所參得底。直說來。師曰。參箇死了燒了如何是本來面目話。一夕步月。懸崖被跌有省。呈偈曰。死了燒了。虛空隨倒。本來面目。風清月皎。自覺有箇入處。門曰。怪得你來見老僧。一日又問。黃檗三頓棒。落在你頭上時如何。師曰。恩大難酬。復呈頌曰。臨濟三頓棒。落在我頭上。切切老婆心。叢林作榜樣。沒榜樣。冤債相符誰省放。大鵬入海取龍吞。無風激起滔天浪。門覽畢曰。只此一偈。可紹吾宗(牧雲門嗣)。

慧山十洲瀛禪師

小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嘉州大象生鐵鑄。主人公在甚處。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話頭歷歷分明。拄杖時時出氣。禪和子。無汝棲泊。祖師心不用安置。驀拈拄杖曰。識得這箇打門槌。各自歸家作活計。大眾還會麼。山僧。更與你通箇消息。拽拄杖便歸方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喝一喝曰。還知慧山作用麼。僧無語。師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猜(牧雲門嗣)。

福建南山雲門二勝修禪師

崑山李氏子。初遊庠。後棄家行脚。得法古南。上堂。凍雲靄靄。朔風凜冽。法雨未收。法鼓乍歇。世界囟圖無漏泄。分明萬里一條鐵。不結結。甕裏何曾走却鼈。

結不結。珊瑚枝枝撐著月 小參。泗洲大聖。楊州出現。聞名不如見面。頭蓬鬆眼卓朔。見面不如聞名。驀豎拂子曰。正當與麼時如何。百年三萬六千朝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蒼頡何須製字。李斯何須籀篆。直得淨裸裸赤灑灑。雖然如是。若是過量人。移東就西。將無作有。不妨斲五嶽為硯。捏四大洲為墨。束天下叢林為筆。汲大香海水為墨池。展虛空作紙。東記西記。大書特書。且道。書箇甚麼。記箇甚麼。是何章句。云何受持。不是阿難結集。亦非摩騰翻譯。自梁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未了底公案。今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雲門寺裏不肖兒孫。為他了却。卓拄杖一下 謝戒持盃上堂。時節至今日。陰消陽自旺。北來鴻雁帶霜飛。嶺上梅花冲雪放。禪歸海經歸藏。且道。波羅提木叉。歸到甚麼處。此夜月明人盡望 除夕小參。記得年初一。於今又除夕。日月分明似箭流。怎教不白少年頭。還有不圍陰陽倒行節令者麼。總有也是野狐精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問丹霞燒木佛。為甚院主鬚眉墮落。師曰。賺殺人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曰。莊子註郭象 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壺公山巍然獨峙。如何轉得他。師曰。壺公山轉也。只是汝不見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下方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師曰。好事不如無 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豎起五指(牧雲門嗣)。

臨清大藏桂昌銳禪師

上堂。布袋頭從今拶緊。安樂神時時應現。塗毒發震雷之響。海潮宣時至之音。剎塵非遠。剎那非促。放開也由我。捏聚也由我。驀豎拂子曰。會麼。眾顧視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問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學人即今要請無舌人說法。師便打。僧便喝。師曰。開口成雙橛。僧擬議。師曰。揚眉落二三。乃拈拄杖曰。未舉槌前。法音已徧。未開口處。酬唱已伸。又何須無舌人說法。無手人行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汝等諸人。向甚處著眼。卓拄杖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上堂。問驢覷井則不問。如何是井覷驢。師曰。六月炎天降寒雪。曰奇哉奇哉。師曰。三冬嶺上火雲多。曰甚奇哉。師打曰。汝不會我語。乃曰。驢覷井。井覷驢。恁麼提持。知音有幾。拈拂子拂一拂曰。直下會得。不用重舉。知音知後更誰知。笑倒繩床老古錐。一文大光錢。買箇油磁。喫在肚裏了。當下不覺饑。呵呵呵。會也麼。六月炎天降寒雪。三冬嶺上火雲多。喝一喝 示眾。問盞子落地。因甚碟子成七片。師曰。那箇向你道。僧禮拜。師曰。妄語不少。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乃曰。握大千如陶家輪。運大千向鍼鋒上。則且置。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卓一卓曰。掣電機直下掃。烈烈轟轟臨濟老。臨濟老察秋毫。坐斷雲山不放高。復卓一卓曰。獅舁一奏羣音絕。劫外春光亘古饒 晚參。才質敏慧。必生驕矜之氣。博學強記。必生滿足之情。勞利相資。必生傲慢之狀。鈍根

微賤。必生下劣之想。顧視左右曰。山僧這裏。無此惡類。盡是寒山拾得。掣風掣顛。喝一喝 上堂。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身處放逸。則用志弗洪。逞唇逞舌。逞伎逞能。讓他英俊道流。高超獨步。喝一喝曰。從來脫略無窠臼 示眾。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左邊荊棘林。右邊毒蛇橫。轉得身。進得步。佛祖羅籠不肯住。拈拄杖曰。若到大雲門下。更參三十年(牧雲門嗣)。

嘉興萬壽止瀾漣禪師

示眾。霜風刮刮來吾榻。一夜翻身有幾遭。此箇宗乘誰不識。何須終日口叨叨 示眾。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因甚麼昨夜西風起。吹散一天雲。參 元旦示眾。舊冬常住務重重。豎起禪堂又種松。欲作祖師真嫡子。莫辭艱苦惜形容(牧雲門嗣)。

舒州三祖白峰新禪師

楚之孝昌傅氏子。上堂。以拄杖橫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復卓拄杖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諸大善知識。總教休去歇去。看木上座。為眾闡第一義諦去也。良久。顧眾曰。還聞麼。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擲拄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村裏老婆踏水車(牧雲門嗣)。

舒州懷寧延壽寺善意林禪師

楚之衡州人。僧問。如何是延壽境。師曰。皖江門外深無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山口街頭乞一文(牧雲門嗣)。

武康白雪懸崖行筏禪師

禾之陸氏子。繼席古南。上堂。德山棒拄戶挑包。臨濟喝驅奴逐婢。正法眼築著磕著。破沙盆東擲西拋。漁歌牧唱。總是發揮本有風光。社酒村醪。無非全彰妙明真性。即今斬新條令。又作麼生。喝一喝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牧雲門嗣)。

法輪石隱貞禪師

示眾。抗聲曰。今朝是四月八日。若是的當漢。全身便擔荷去。作一員灑灑落落。了事凡夫。良久無人出。乃曰。莫怪山僧把第二杓惡水潑你。要我說禪。禪無名相。要我說道。道非言說。欲待總不說有般。不唧[口*留]的。便認定無言說為極。則坐在黑山鬼窟裏作活計。到這裏難為啟口。昨日在郊外遊戲。見幾箇牧牛。小孩子猜啞[口*迷]曰。天晴地下乾。落雨地下溼。上山滾石頭滾在。下山出斧頭鐵打的。飯甌兩頭空。幾箇蠢小廝。當面錯過。山僧直得通身慶快。今日拿來。應箇時節。若作佛法商量。帶累三世諸佛。眉鬚墮落。若作世諦流布。則辜負山僧。畢竟如何。擲下拂子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晚參。令宵四月半。庫中無一物。以拂子畫



。以此當換茶。普請諸人喫。若足飽參衲子。直下如飲醍醐。眾中有吞吐不下者。更為你葛藤一上。遂舉芭蕉和尚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仔細檢點將來。也只得一半。法輪即不然。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晚參。豎拂子召大眾曰。這箇不是色。擊拂子曰。這箇不是聲。聲色裏薦取。聲色裏好橫身。佛殿走入廚庫裏。燈籠緣壁上天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鐘樓上唱讚。床脚下種菜。又有甚麼過。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他時後日。莫怨山僧不竭力相為(牧雲門嗣)。

舒州天竺山破笠懋禪師

姓孔氏。中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天竺境。師曰。麓奇山上水白浪滔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北直人家住江南。曰為人句響。師曰。活藤條按著。雲頭不放高。僧作怕勢。師拈拄杖。一卓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無對。師便行。示眾。舉一宿覺曰。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師拈拄杖曰。豈不是體。心地印在什麼處。良久曰。歸堂喫茶去(牧雲門嗣)。

杭州多福商子啟禪師

吳江人。族姓葛。年十三。投虎丘等慈閣出家。十七落髮。日夕禮誦法華經。于惟此一事實下。即有信入。遂上天童。執侍八載。每欲啟問。悟老人屢加痛棒。不許開口。往參語風信老人于雙徑。信問。那裏來。師曰天童。信曰。天童有何言句。師曰。一棒一條痕。信曰。治你這般魔子魔孫。師曰。天下人跳不出。信曰。徑山老漢響。師遂禮拜曰。某甲罪過。再上天童。問生死不明。乞垂開示。悟又打出曰。汝自會去。時牧雲門在記室。師詣寮問曰。老和尚打出。意旨如何。門拍桌曰。我不打你。師于言下有省。徵詰古人公案。皆能了了。獨于女子出定因緣。不能打徹。後因侍石奇雲于興化。關前遇夜熱甚。倚欄杆立。一陣雨過。師竟不知擡頭。見明星朗月。徹體清涼。即呈偈曰。女子出定。瞿曇不正。文殊罔明。隨邪逐令。雲徵曰。喚甚麼作定。師一喝便出。次日。即述偈寄門曰。海涌峰前禮別時。至令端的望垂慈。天童寺裏蒙開示。普潤菴中打失疑。覲體看來全體露。知恩纔曉報恩遲。自慙無物呈猊座。舉手椎胸也是虛。後侍雲至古南二老人。事畢。門喚師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曰。六耳不同謀。便出。二老呵呵大笑。迨雲化去。師仍侍古南。後膺付囑(牧雲門嗣)。

虞山興福平巖定禪師

浙東姚江蔣氏子。岐嶷不凡。詩書過目成誦。年十六。知有宗乘中事。閱南泉三不是語。心輒驚疑。遂辭親。禮四明法海裕如。而薙染焉。受具金粟容。再參大覺瑋。椎拂之下。雖覺釋然。終不自許。復謁古南門于天童。問學人不得力時如何。門攜師手出方丈曰。但恁麼去。師有省。其冬命列侍司。繼充知浴。掌記室。服勞十載。每以己事請益。門瞪目直視。雜以詬詈。師嘗慙悶欲絕。除夕偶聞爆竹聲。廓然大徹。口占爆竹頌八首。歲旦上方丈。門笑曰。且喜子大事了畢。師拂袖便出。秋季受記荊。即結茅于塘棲。額曰六息。韜光七載。門貽書。命住虞山興福。北游。住都城廣音鐵佛二剎。小參。卓拄杖曰。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冤家不聚頭。莫擬議漫悠悠。切莫騎牛更覓牛。落三落四非好手。單刀直入破○州。時有僧突出作禮。師便問。○州作麼生破。僧罔措。師以杖約退曰。幾經汗馬功當識。須信橋流水不流。晚參。一七二七。神疲力竭。初三十一。原是好日。有話請問。有疑請決。面赤不如語直。何妨證龜成鼈。免得向背地裏點胸點肋。何礙當面說黃道黑。豈敢壓良為賤。阿誰皮下無血。明未明徹未徹。漫道迦葉不聞聞。世尊不說說。冬至上堂。今日乃冬節之辰。山僧因連日事繁。精神疲憊。咳吐喘息。不能說法。只得效慈明。揭榜僧堂。聊借拂子柄。畫出[○@(-/-/-)] [○@(/、*、)] [○@(|*|*)]。諸人若向者裏會得。不特應時及節。堪作當家種草。師于康熙辛酉春末示疾。至浴佛日。上堂辭謝。望日。以興福委門人燈巖德。鐵佛委吼崖。有垂示教誡諸語。次日張聖階問。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展兩手曰。與麼來。與麼去。有甚分付。越七日闍維。塔于西山廣泉寺一指室之西麓。壽五十有五。臘三十有二(牧雲門嗣)。

廬山圓通崇勝雪田耜禪師

示眾。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師頌曰。駝子哭哀哀死。無曲棺材。有株曲松樹。那得曲踞開。萬杉僧來拜。問和尚這裏有兵過麼。師曰。一箇東瓜。如椰子大。為甚麼重七十觔。僧茫然。師曰。不消鹽蘸。僧又無語。師曰。不枉從萬杉來。南泉斬猫頌曰。兩堂俱是作家流。冷地看他徹底羞。只得一刀遮掩過。至今搬弄死猫頭(牧雲門嗣)。

嘉興古南省菴由禪師

上堂。形名未兆。聲色未彰。如鏡對鏡。似空合空。綿綿密密。密密綿綿。正當恁麼時。臨濟喝如雷奔。也無用處。德山棒如雨點。且過一邊(牧雲門嗣)。

京口鶴林天樹植禪師

虞山劉氏子。年十五。投本邑破山。禮邁菴德為師。十九始落髮。二十謁古南門于惟實居。舉本來面目話。門曰。汝且隨我往頂山寺去。回來與汝說。門回。師跪啟曰。如今求和尚開示。門驀豎起拳曰。這樣大栗子。汝喫得幾箇。師忽有省。遂起立

曰。美食不中飽人餐。門笑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曰。何奇之有。門頷之。師膺門最後之囑。繼席鶴林 上堂。今朝四月十五。鶴林擊動法鼓。摩笄嶺忽爾點頭。鴻鵠山欣然起舞。蘇公院裏。好鳥鳴一聲兩聲。周子池邊。野花開三朵四朵。真如妙體。般若圓音。無蓋無藏。亘今亘古。報諸人休莽鹵。說甚趙州無雲門普。若能直下便知歸。立地頓超諸佛祖 上堂。德山逢人。痛棒如雨。臨濟逢人。熱喝如雷。趙州喚人喫茶去。金牛喚人喫飯來。老我生平百不會。終朝兀坐杜鵑臺。雖然。就中有箇好處。且道。好在那裏。山靜日長閒不徹。笑看花落又花開 示眾。一春多病臥禪房。懶與諸人說短長。不怕葛藤陳爛却。大都此事絕商量。急薦取莫荒唐。流光倏忽催人老。嫩綠駸駸已過牆 示眾。休休休。得風流處且風流。歇歇歇。甕裏何曾走却鼈。休不得歇不得。知汝胸中各疑惑。兩箇五十是一百。咄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破草鞋。曰學人不會。師曰。絕好種火 送亡僧下火。僧問。還是人燒火。火燒人。師劈頭一拳曰。還是拳撞頭。頭撞拳。僧擬議。師又打一拳曰。一任卜度 師提綱舉要。揀魔辨異。具擇法眼。有古德風。其平昔法語。戒勿存稿。門人私錄付梓。師不許。復示偈曰。大千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爛葛藤。何苦徒然消信施。自知長處一無能 康熙己未冬。師示微疾。預定逝期。書偈別眾而寂。塔于本山杜鵑樓之東塢。門人湛祐。請太史查昇。誌銘樹石。并梓語錄。行世(牧雲門嗣)。

江西瑞噲松寶采若起禪師

頌三不是曰。八面匡廬水一湖。蛇神牛鬼任之乎。平生肝膽傾乾盡。到處攜筇看畫圖(牧雲門嗣)。

虞山直指尼圓鑑元禪師

邑之曹氏女。幼出家。詣報國受具。嚴持律範。初參金粟。悟禮拜。次傍有二尼。與師問訊。師即豎拳。悟便棒曰。這箇是甚麼。師曰。千聖不識。悟曰。放下著。師曰。放下箇甚麼。悟乃休。師參古南得法。掩關虞山 黃淳耀進士。一日到關。問曰。久慕關主。師曰。貧道總不識。士曰。啟口即是葛藤。要師全提。師曰。放下著。士大悅 錢宗伯夫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 康熙癸丑二月十一日。師無疾忽命剗頭。沐浴更衣。趺坐說偈而逝。偈曰。七十三年假借名。了無一法可當情。而今四大隨機散。會向檀那致別聲。有語錄年譜。行世(牧雲門嗣)。

方為戒居士

名曙。徽州歙縣人。齠年即有志向道。一夕。夢幅巾道人引至揚州三叉河寶塔下。視塔影欹斜。命士將塔扶正。士開塔門著力。通身汗下。忽然有悟。覺身心世界一空。盡古今只是箇自己。并自己亦不可名狀。起拈偈曰。夢中作夢宛然真。耳聽何如

眼聽親。泡影堆中拈實具。大千活句屬吾人。自此。遣妾茹素。求道心切。後過古南法嗣遠瞻幪社會處。見旁坐一客閉目觀心。士曰。莫多事。幪曰。汝道始得。士曰。向道莫多事。客曰。此心忽起忽滅當奈何。士曰。不生何待滅。省力處正是得力處。客曰。心如何把捉。幪舉手示之。士指幪曰。出乖露醜。幪曰。你更多事。士曰。莫怪懶人太多事。只因勘破這般人。一日謁古南門於鶴林。門曰。不生不滅底心響。士曰。弟子今早渡江的。門曰。江上風浪惡。如何過得。士曰。柁柄在弟子手裏。門曰。即今登岸也柁柄響。士曰。本寺伽藍。是米公做。門曰。米公與你。有什交涉。士拱揖曰。即刻拜別和尚。門笑而頷之曰。梅子熟矣。將方丈前梅子。盡摘與士。付以偈曰。靈山花下別。京口渡頭逢。君今如是去。千載起吾宗。士後求剎度。門曰。可搆靜室。不必出家。便化同人。堪稱希有。平陽恣過廣陵。士謁恣曰。聞居士久留心。山僧今日相會。親切道一句來。士曰。弟子來問長安話。恣曰。至尊一人。阿誰不知。士曰。尊貴事作麼生。恣曰。方外不得論量。士曰。和尚親從輦下來。恣曰。向你道了也。士曰。也須問過始得。恣乃休。具德禮。復下天寧。士同碩揆志。往迎上方陞座。禮訂十九日赴請。及期禮已化去。即日設供僧。問志曰。老和尚何年悟道。志曰。先師開堂三十年。士曰。三十年為人。臨行一句。更見婆心。志曰。居士可稱先師知己。士園居善病。一日鐵壑溥問疾。適士展門。和尚手書偈語。遂呈溥看。溥接放几案曰。這是古南的。不消看。要看懶漢自己底。士曰。要看我底。另具眼始得。溥曰。不具眼作麼生。士打一掌曰。放過則不可。溥笑曰。容易上鉤。士曰。得恁不知痛癢。溥曰。識得這俗漢。已後不得教壞人家男女。士曰。賴有和尚證明。溥曰。何得拖累山僧。士申以偈曰。瀨漢虛度四旬。業牽一病五春。從前多少葛藤。今後條令斬新。大覺瑈清江計至。士拈香曰。報恩和尚婆心。天目起身北行。從前說法為人。不及清江切真。僧問。如何是宗門底事。士曰。古人參宗今講宗。去却一重又一重。見性成佛無別佛。花開確嘴笑東風。客問。如何是得力工夫。士曰。不惜明明向汝道。冷如火燄熱如冰。聽我從頭疑我說。知此急切見此人(牧雲門嗣)。

嘉興東塔廣福晦巖烹禪師

上堂。教中道。法身徧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祇如擔柴運水。搥鼓陞堂。喜怒哀樂。用舍行藏。是法身耶。非法身耶。靠拄杖曰。莫妄想。上堂。折脚鑊邊。破砂盆裏。有語是謗。無語是誑。優鉢花三千年一開。靈瑞鳥五百世一現。五花巖水泄不通。前恭山攔門把住。汝等諸人。甚麼處轉身吐氣。山僧今日路見不平。只得分明舉似。豎拂子曰。響。結制上堂。衲僧脚下。重關佛祖頂門一竅。諸方劃地為牢。似按牛頭喫草。山僧不欲結繩行化。只貴當人直下自了。試看紅爐烈焰飛。珍重不須他處討。僧因庫房畜貓。問南泉斬貓。和尚因甚養貓。師曰。為汝多事。僧擬議。師以手拭目曰。貓。僧參。禮拜起便曰。看箭。師擲拄杖曰。射殺這闍黎。僧忙怖便走。

。師喚近前來。僧近前。師曰。你喚甚麼作箭。僧無語。師便打問。物格而后知至。物作麼生格。師曰。夏日熱。冬日寒。頌世尊陞座曰。無孔笛中吹折柳。離腔曲裏落梅花。知音不讓子期耳。好手寧誇在伯牙。頌歿嶺產難曰。無孔金椎驀面拋。回頭轉腦路迢迢。花開鐵樹非春色。瞻仰何勞形裏搖。頌日面佛月面佛曰。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却令人恨五更風(萬如微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六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平湖復庵天息乾禪師

越之上虞陳氏子。家世業儒。生而穎異。弱冠時。遇禪侶示以出世法。遂投某師薙染。受具於吳門報國。首參天童悟。天童順世。師晦跡於平湖之復庵。繼參古南門。師資相契。命充不釐務之職。後任堂主。首眾焉。解制日。付師如意一柄。并囑偈曰。扶豎吾宗貴老成。操持不倦合天行。千山一水休分別。端坐為人開眼睛。受囑歸。緇素翕從漸廣。復庵遂成梵剎。四十年足不越閩。師惟尚儉約。名譽利養。視若浮雲。雖不陞廣座。領廣眾。而範人律己。稜然世表矣。師嘗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故凡有徵勘機緣示眾偈語。皆不許隨侍輯錄。弟子輩。偶記其頌世尊初生曰。風吹鐵馬叮嚀響。雨落陽溝水滿流。多少行人愁路滑。村莊農父樂豐收。頌高峰枕头墮地曰。拖尸句子謾疑思。鼻孔明明更問誰。墮枕聲傳空劫外。應知寸步不曾移。忽于康熙丙辰六月。示微疾。危坐晨夕無倦容。遂諭理後事。至十七日。告示曰。明午當長別大眾矣。命弟子輩。代辭檀越。并誠不許送訃披麻。效世俗態。遵此遺言。吾無憾矣。適同門休庵某探師相見。師即合掌敘別。臨午。索浴端坐。怡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二。越八年甲子春。奉師函骨。於虞山興福之麓。建窆堵波。當湖進士曹志周。誌銘(牧雲門嗣)。

彰德龍巖聖儀封禪師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紅霞紫霧。青山白雲。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上天下地。自古自今。豎拂子曰。肇法師底鼻孔。被山僧拂子穿却了也。汝諸人。還知麼。知被知轉。不知被不知轉。去却知除却轉。盤走珠兮珠走盤。摩醯額上三隻眼。上堂。霜風吹面冷。大地皆冬景。萬里流寒色。千峰列凍影。木葉盡辭條。飄飄墮石井。熊耳山中僧。學道頗勇猛。驀拈拄杖搖曳曰。不是毒蛇螫鼻。一任諸人會取。遂攬下拄杖。頌調達謗佛曰。世尊渾身賣俏。調達脫體放憨。堪笑阿難侍者。往來送語傳言。頌經首北字曰。兜偷透豆舌頭韻。集習侵心齒上音。六義四聲無處載。衲僧何事苦追尋。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翹一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者雙草鞵

。是七分銀買的。曰莫是指點處麼。師曰。是即脫取去。僧禮拜。師便打 師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子規聲。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牧雲門嗣)。

極樂遷如泰禪師

普請刈草示眾。山僧自知涼德寡緣。把茅蓋頭。灰頭土面。惟與鑿頭為伍。若非墾土掘地。便是種植澆鋤。沒甚閒工夫。與人說禪說道。雖然。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又如何答他。乃高聲曰。今日普請刈草甚忙。不許一人躲懶。遂頂笠逕出。時有僧曰。和尚不得向者裏躲根。師把住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僧擬議。師便掌 小參。權歸赤帝。烈日蒸炎。行客匆匆。汗流滴滴。茶棚之下。涼者涼而飲者飲。佛祖心髓。不勝布露。今又要山僧說甚麼。若循舊例。不啻落七落八。且畢竟如何響。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 小參。秋風颯颯秋水漫漫。秋葉枝頭似錦。秋花籬畔如金。祖意教意。太煞分明。夜來漸覺增寒氣。特地令人憶紙衾 問如何是色身。師指自身曰。高著眼。曰如何是法身。師復指自身曰。高著眼。曰者老漢。得恁麼儻侗。師曰。疑則別參(牧雲門嗣)。

潤州丹陽經山興教還一韜禪師

泰州安豐沈氏子。天童西堂寮秉拂。風規逸格。萬古徽猷。寂照凝然。目前樞要。雲籠碧嶂全彰。劫外家風。雨滴簷前提攜。向上一竅玲瓏岩。心印交光太白風。門庭峻峭。只如普擲時吼。法鼓聲傳。翻騰龍象。步武爭先。到者裏。箇箇脚跟點地。人人鼻孔撩天。且不落見聞一句。如何展演。良久曰。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牧雲門嗣)。

蘇州龍山弘文著禪師

海寧許氏子。上堂。舉百丈野狐話畢。師曰。不落不昧。旋入圈續。不昧不落。無繩自縛。者隊野狐。胡穿亂鑿休卜度。萬里青天飛一鷲(牧雲門嗣)。

福建邵武清涼與麼時禪師

湖廣武昌周氏子。小參。清涼寺裏刈禾。者箇禾鎌快利。不須長老陞堂。聞者通身汗滴。既在清涼。為甚麼猶有汗滴。還知轉身處麼。良久曰。炎天久立眾慈。各請歸堂養息。一日告寂。門人寫師真成。師忽張目視之。眾皆驚愕。復端坐而逝。塔於撫州白雲峰(牧雲門嗣)。

金壇報恩道被宜禪師

越之舜江鄒氏子。僧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烏啄白雲開又合。僧擬議。師呈杖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拄杖也不會。便打 除夕小參。一年僅僅餘一夕。一夕看看了一年。公案年年提不厭。東村王老夜燒錢(牧雲門嗣)。

餘姚萬壽遠瞻標禪師

本邑吳氏子。初參天童費隱容。尚看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正猛究時。忽舉頭見月有省。呈偈曰。夜半月臨頭。鬼家活計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容閱畢曰。此子因緣。他後在揚州。及得法後。遊揚州。大興法化。於康熙壬戌正月二十七日。忽示眾曰。吾初一日行矣。至期說偈辭世曰。七十年來無別說。示人只教空諸有。今朝時至好還鄉。拄杖頭挑明月走。言訖。奄然而逝(牧雲門嗣)。

蘇州支硎山來鶴林野樸維禪師

句容人。脫白于金陵清涼庵。遍參諸方。久依雪竇契證。古南時遊吳。會卓錫支硎。剏建來鶴。一日別室落成。請師就于室中。示眾。從搥退鼓此山中。火冷雲寒不露踪。佛法不談元字脚。口唇兩片似膠封。堪笑魯祖面壁。封疆不緊。南泉打破粥鍋。反成多事。爭似來鶴這裏。古今風月任運過時。山門無寸土庄田。隨宜聚數員衲子。爛葛藤斬斷。不萌枝上。無米飯同煨。折脚鑊邊。不妨土面灰頭。大家眉毛撕結。名利兩絕。是非杳忘。無端今日被遠近居士煎逼不過。只得出來露箇消息。良久曰。舌頭原在口(牧雲門嗣)。

西資慈開得禪師

謁牧雲門。求開示。令進堂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猛力提撕。寢食俱廢。至第七夜。出抽解觀月朗如畫。身心豁然。趨丈室。門見笑曰。知是般事便休。來作甚麼。師曰。也要詣實供通。便禮拜。師隨侍多年。師資契合。門囑曰。他日把茅蓋頭。莫希出世。作箇本分靜主。標榜後學。師遂稟命。住西資終老焉(牧雲門嗣)。

鎮江鶴林中樸行如禪師

江都人。王氏子。上堂。今朝臘月十六。用處莫生疑惑。人來問是何宗。拈起拳頭便擲。更問如何若何。劈面好與一啣。拶出無位真人。坐斷東西南北。反手撲碎須彌。討甚天堂地獄。展開八面珍籠。縱橫無拘無束。且道。如何是無位真人。良久曰。臈後梅開。春雷雪泊。上堂。岸柳垂金線。寒梅產玉胎。本來真面目。不用亂疑猜。於此薦好。尚在半途。其或未然。白雲萬里(牧雲門嗣)。

松江余山墨浪文禪師

退老徑山。示眾。短筇携入萬山村。隱蹟巉巖雲作門。因拙得閒眠白晝。為狂覓句步黃昏。掃天竹色清眉目。啄月泉聲冷夢魂。除此一腔冰雪味。其餘何足去評論。(牧雲門嗣)。

潤州鶴林若無能禪師

本郡丹徒張氏子。小參。山僧昨夜夢裏。遇一同參。說些家常話。同參復教山僧。看看語錄。通通文字。山僧曰。此是老兄事。小弟不識字。但曰。識得一。萬事畢。何故紙上作活計。參曰。你者一槩子。當不得什事。山僧曰。釋迦老子。也只得一槩。東土六祖。也只得一槩。天童師翁。及我本師。也只得一槩。未審老兄得幾槩。

曰我勸你操履操履。你有許多之邊。山僧曰。我勸你休歇休歇。你有許多妄想兩人正爭之時。忽走出個無鬚鬚子曰。止止。我有個道理。與你二人分折。遂念真言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山僧忽然驚醒。今日舉似大眾。還委悉麼。白日青天。切忌說夢。珍重(牧雲門嗣)。

杭州旃檀林智宇彬禪師

到鶴林。瞻禮牧老人舍利塔曰。怪哉此物。曩劫不壞。先師全身。忽然猶在。畢竟如何。大展三拜(牧雲門嗣)。

嘉興一花林什鑑照禪師

江西南昌人。初參翠岩雪竇福嚴。晚謁古南門。正值呵罵時流。乃謂眾曰。人皆言我甚毒辣。師曰。虎有起尸之德。旁僧作怕怖聲。師曰。你正好吃棒在。南曰。什鑑參得禪。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南頷之。命充侍者。服勤有年。受囑後。於古南祖堂奠香曰。惟我老人。孕秀破山。傳芳太白。宗風被於覆載。法炬燭乎人天。日可冷。月可熱。仰之彌高。山能竭。海能量。頌之莫及。機鋒掣如電捲。棒頭疾似雷。奔追慕尊慈無以報。燒香設奠奉師真。遂展拜(牧雲門嗣)。

秀州石宗奇禪師

東嘉樂清陸氏子。小參。老梅吐玉。展向上之玄機。嫩柳舒金。顯法身之妙用。事須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不是恁麼人。難明恁麼事。諸人者。彼彼丈夫兒。勿自輕退屈。若能於此會得。方可開大口說大話。呼牛作馬。指東話西。天下老和尚。沒奈你何。果到恁麼田地。佛之與祖。了不可得。烏有生死去來之相。苟或未然。必須[拚-厶+去]此形命。猛著精彩。打教徹去。做個灑落丈夫。方知汝不我自欺。若是悠悠漾漾。半疑半信。混在無事甲裏。一朝眼光落地時。鍍面漢子。與你打算飯錢。莫言山僧不道。珍重(牧雲門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紹興雲門孤卓浚禪師

福州長樂劉氏子。幼投龍山脫白。因參鼓山。聞鷄鳴有省。後禮報恩賢。賢問庭前柏樹子意旨。師曰。蠱毒之家水莫嘗。又問。恁麼也得時如何。師曰。何似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賢即擲鼓陞座。囑師曰。舊衣一頂。可以衛身。付子歸闔。為眾中尊。適天台通玄虛席。雪竇雲親送入山 上堂。羅漢嶺頭。雲深萬丈。鐵船湖畔。水演千尋。海內推龍象窟宅。台嶺稱衲子叢林。松檜參差。韶國師之遺風現在。樓臺突兀。悟老人之面目儼然。於此薦得。一任淨明堂前。點胸點肋。騎佛殿出山門。撞倒香爐峰。踏斷金地嶺。其或未然。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腰 上堂。欲登泰山絕頂。一步為初。欲涉萬頃洪波。先從此岸。勿憚勤苦。勿厭疲勞。日久月深。及至山窮水盡之際。背翻筋斗。豎亞摩醯。[口@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僧參。師曰。那裏來。曰嘉定。師曰。城中兵馬冗雜。汝作麼生過得。曰不曾見。師曰。汝豈不是城中來。曰是。師曰。喪身失命也不知(浮石賢嗣)。

江西寶藏範圍澤禪師

吉安五雲人。族姓陳。年十四。投邑東塘山祝髮。二十一。參西陽老宿。開示。披剝四大。何者為身。追究六根。何者為心。令日夜參尋。一日喫飯次。見飯中黑殼蟲。忽然有省。說偈曰。米裏蟲。元來面目與我同。呵呵一笑平生樂。諸佛眾生俱夢中。呈陽。陽曰。參方去。乃上天童。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則不問。百骸潰散俱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此意如何。悟曰。你這樣癡。師無對。次日入室。復問曰。某昨日問話。亦不錯。和尚如何說某癡。不知那裏是某癡處。悟連棒打出。痛不能忍。疑愈不解。後參報恩賢。問。不疑諸方舌頭。己事畢因甚不疑言句。是為大病。賢曰。不愁劒戟從空下。只恐藕絲絆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領旨。一日賢問曰。汝字範圍。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徧界不曾藏。賢曰。汝範圍耶。範圍汝耶。師曰。唯我獨尊。賢曰。低聲低聲。遂付囑。迨賢主天童。命師繼席。 結制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只此靈鋒。阿誰敢擬。這裏薦得。結解迷悟。向甚處著。而今事不獲已。

起模畫樣。於無圈續處立圈續。於無繩索處立繩索。要使諸人。九十日中。驀地跳出圈續。迸斷繩索。直得萬象森羅起舞。百川大海騰波。到這箇時節。正好喫寶藏拄杖。何故。太平寰宇斬癡頑 示眾。非思量處。識情難測。九峰波浪滔滔。三泖層波疊疊。漁者一網松風。樵人滿擔魚鱉。黃浦傍觀笑不徹。良久曰。無端虛空釘箇槩 僧參。師問。般若如大火聚。作麼生近傍。僧無語。師曰。却也道得親切(浮石賢嗣)。

蘇州雲巖天鼓震禪師

郡之譚氏子。初復雲巖禪席。備歷艱辛。旋游匡廬翠巖諸刹。讓席相延不受。後主廣福。上堂。威音那畔。萬象歷然。覲面當陽。一機不立。豁開元路。虎驟龍驤。別轉宮商。曲高和寡。若端的一回汗出。裂脫祖師鼻孔。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照用齊行。賓主互換。直饒千聖到來。也描邈不得。今日山僧不捨慈悲。與他通箇消息。卓杖曰。三生六十劫(浮石賢嗣)。

浙江鹽官洪衍灝禪師

上堂。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雲門紅旗閃爍。臨濟熱喝雷奔。良久曰。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 上堂。前月結本不結。驀把虛空釘一槩。今日解本不解。緊峭草鞋真脫灑。不曾解兮不曾結。秤錘元來是生鐵。臨期痛與頂門鎚。試問諸人瞥不瞥。若也瞥。一任天下橫行。如未瞥。更為諸人細徵別。井底蟾蜍吞却月 上堂。白雪消殘腸。梅花放早春。的的西來意。諠訛不可論。既是諠訛。因甚不可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古今拈槌豎拂。彈指警歎。猶若華藏世界飛一微塵。又何曾舉著宗門中萬分之一。要會麼。華藏世界在一微塵裏 上堂。捏空拳與龍神鬪富。當場未肯輸籌。終日靠著飯籬叫饑。決定不知米做。擲刹海於他方。本不動搖。日費斗金非分外。置毫芒於地上。展轉躑躅。寸絲粒米也難消。直得百千異境。移換不得。千人萬人。籠罩不住。到者裏。敢教一槌粉碎。汝等諸人。還委悉得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堂。雪峰輓三箇木毬。俱抵豎一箇指頭。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山僧無許多伎倆。一味坐地看揚州。風悠悠浪悠悠。兩岸蘆花笑點頭。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下一齊休 問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敲冰不見水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尿桶子。曰不會。師曰。倩人擡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甑頭土塊。曰我會也。師曰。塞溝填壑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方日出卯 師問土。你尋常做甚工夫。曰一切無心。師曰。還聞窗外草蟲鳴麼。曰聞。師曰。有心聞耶。無心聞耶。土擬答。師震威一喝。隨後便掌(浮石賢嗣)。

鹽官法喜千雲湛禪師

吳江黃氏子。報恩賢問曰。禮拜且止。日用事作麼生。師曰。穿衣喫飯。賢曰。除却穿衣喫飯。師曰。請和尚道。賢曰。老人道的與汝何干。師曰。殃及兒孫(浮石

賢嗣)。

崇勝白嶠[泳-永+鼎]禪師

上堂。昨日搥鐘。今朝搥鼓。好箇圓通門。幾人曾覺悟。未透祖師關。勿行知解路。雪峰弄鱉鼻蛇。玄沙是汝虎。南嶽將磚石上磨。金牛[掙-儿+丌]飯堂前舞。妙用神通非等閒。當今著著超今古。參學人須子午。莫將雜毒藏心腑。甘草本不甜。黃連亦非苦。西風落葉萬山秋。一亘晴空飛玉兔 小參。獅子兒超羣類。一聲哮吼震三千。野犴狐狼俱倒退。大方獨步任縱橫。踞地翻身無怖畏。若是同生同死人。當機著著離情謂。且道。如何是離情謂底句。卓拄杖曰。空合空兮水合水 小參。開眼也見。合眼也見。且道。見箇甚麼。若道無所見。山河大地。從何處得來。明暗色空。又向何處安著。若道有所見。猶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且作麼生得超情離見去。木人騎竹馬。撞倒須彌山 小參。今朝五月十五。綠柳垂絲亂舞。黃鳥一聲兩聲。人人成佛作祖。拈拄杖曰。且道。拄杖是聖是凡。卓一卓曰。甜瓜徹蒂甜。苦匏連根苦(浮石賢嗣)。

鹽官真相無奇涵禪師

初參雪竇。看無字話。後參報恩。一日因水濺面。忽然有省。詣方丈。賢問。柏樹子意旨如何。師豎拳。賢曰。太遠生。師曰。將謂別有。賢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賢頷之。賢住棲真。師隨眾入室。賢問眾曰。棲真因甚不棲真。師代曰。死水不藏龍。賢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賢曰。好與三十棒。師曰。起動和尚(浮石賢嗣)。

湖州清涼東暉湊禪師

俗名梅亮。東甌磐石。衛千戶也。鼎革後。投報恩剝染。參狗子話。契證。請益于西堂範圍澤。澤曰。甕裏何曾走却鱉。師曰。即今便是。澤便掌。師大悟。順治丙申十一月。師忽告眾。付囑法嗣松巢衣拂。跏趺而逝(浮石賢嗣)。

海門廣慧均實水禪師

長洲沈氏子。繼席報恩。元旦上堂。舉古德曰。一年又一年。漸漸減容顏。始作兒童戲。看看白髮斑。古人恁麼道。雖為警世名言。未免逐事遷流。山僧則不然。去年年兮今年年。年年不改本來顏。囊中日月無新故。卅總期頤沒兩般 康熙辛丑。退居鳳飛嶺。至甲辰八月。擇日告眾而逝(浮石賢嗣)。

泰州光孝玉田潤禪師

西蜀合州湯氏子。首參天童。不契。再上報恩。打七。一日賢落堂。師出問。玉燭輝煌。金香馥郁。如何是今朝完七期的事。賢曰。汝自道看。師擬議。賢便打曰。何不道玉燭輝煌金香馥郁。師於言下領旨(浮石賢嗣)。

虞山福城雲漢滿禪師

邑之張氏子也。少為邑諸生。崇禎甲申。刼染於三峰。監院事三載。順治戊子。報恩賢赴廣慧。越海從之。授記室。隨受記荊。住報恩。再住通州之彌勒院。後遷虞山。著扶宗論。點華錄諸書。有功宗乘。堪為不朽。其和靜論略曰。威音那畔。休話如何。纔涉形聲。便分向背。四句割開。乃名外道。一團拋出。即曰全提。所以事落兩頭。物分彼此。有建立即有掃除。有掃除即有建立。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是建立也。吾不曾轉法輪。是掃除也。即心即佛。馬祖之建立也。非心非佛。馬祖之掃除也。種種法式。無不如是。何獨疑於天童三峰乎。莫謂師翁之一棒。不知宗旨也。蓋以收宗旨於一棒。而以一棒全提宗旨也。不惜口業。試一言之顯提。一棒有句也。不作棒會無句也。遇之無不摧碎。正句也。一棒而全具三句。函蓋乾坤也。一棒而踞斷要津。截斷眾流也。一棒而臨機應用。隨波逐浪也。用一棒而人不薦。奪人不奪境也。從棒下而翻身。奪境不奪人也。連棒而無可如何。人境兩俱奪也。一棒而有殺有活。人境兩不奪也。棒下時而情絕義忘。真佛也。一棒而透脫死水。真法也。一棒而縱橫自在。真道也。棒而竇主分。第一句也。棒而有截流機。第二句也。棒而具裏頭人。第三句也。一棒具眾美。開而合。合而開。三玄要也。不知一棒之落處。竇中竇也。唯用棒而不識操縱。竇中主也。以一棒而探其情形。主中竇也。一棒而全收末後。主中主也。行一棒而隨點之。先用後照也。徵至極而棒隨之。先照後用也。和聲便棒。照用同時也。用棒而與奪隨宜。照用不同時也。一棒而大用全提。金剛王也。棒下而萬靈振恐。踞地獅子也。一棒而驗彼來機。探竿影草也。一棒而棒頭有眼。一棒不作一喝用也。此三峰所曰臨濟一宗也。四宗可以類推矣。師翁非不知之也。既知矣。而掃之何也。從古以來。祇貴令人疑。不貴令人悟也。使人疑而自悟。得之快而守之堅。今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快人乎。古德曰。不重先師道德。祇重先師不為我說破。香巖曰。當時若為說破。吾今日定罵渠也。若未悟。而冒以為快者。人皆知之。其禍猶淺。明宗旨。而實未悟者。說亦可通。其禍莫可窮也。是故痛為掃之。掃之而不足。則闢之。闢之而復救。并救而闢之。此則師翁扶持正法眼之苦心也。三峰非不知之。而建立不已者。亦以救瞞預儻統之病。而綱宗不可著耳(浮石賢嗣)。

潁州弘戒鈍斧濺禪師

年逾七十。參究不衰。後參報恩賢於廣慧。得法。出主弘戒。上堂。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螃蟹橫行。蝦蟇直跳。本分衲僧。不得草草。卓杖下座。一日寺僧涉訟。師亦被逮。拘執之時。師怡然。陞座說偈。別眾而逝。淮徐備兵使者聞之。率同官羅拜。士民集貲。建塔于寺後(浮石賢嗣)。

荊州玉泉景德楚雲漢禪師

吳江馮氏子。上堂。萬卉凋零到極則。羣機纔展動新容。分明昨夜東君說。要藉無心拄杖通。遂拈杖。顧大眾曰。這是無心拄杖子。且道。通箇甚麼。卓一卓曰。脫盡纖纖枝底葉。斬新條令有春風。小參。匝地濃霜如錦疊。一輪皓月似冰圓。雁聲嘹唳頻催促。多少貧兒徹骨寒。正當恁麼時。滴水滴凍一句。作麼生道。閉門不管階前雪。衲被蒙頭正好休(浮石賢嗣)。

真州長蘆古余演禪師

[邱-丘+千]江姚太史思孝。請主善慶。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曰。尹司空。與老僧開堂。提持箇事。須資本色鉗錘。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今日有人問山僧。如何是一大因緣。只向他道。姚太史。與山僧開堂。或謂長老何得依樣脫塹。祇對伊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浮石賢嗣)。

京口招隱鹿泉山衣濟禪師

晚號獨癡。桐鄉王氏子。年十二。投竹林豫出家。參本來面目話。久之。一日聞舉僧問雲門。一念未生時。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師於言下。忽有省入。乃徧參寶華天童雪竇諸叢席。最後參報恩賢。機契之下。即受記荊。出住長蘆。繼主鹿泉。迨賢示寂。遺命住報恩。上堂。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適纔二僧爭鬪不已。惹得報恩拄杖子怒發。即時頭破腦裂。血淋淋地。還有旁觀內省的麼。設或鴨聽雷鳴。爭怪青天太煞炎熱。上堂。一向埋頭雲壑。見面不如聞名。今朝全身敗露。聞名不如見面。所以佛祖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山僧亦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豎拂子曰這一大事。阿誰欠少。上堂。從上來事。且莫造次。說到不如見到。見到不如行到。故死心曰。一人所在也須到。□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到。敢問諸人。阿那箇是說到底。見到底。行到底。檢點得出。招隱拄杖雙手分付。良久曰。莫道不受人瞞好。僧問。如何是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師曰。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腰。僧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內無一物。外無所求。師開法多年。門庭高峻。衲子望風奔競。亦稱一時之盛。有各會語錄。行世(浮石賢嗣)。

寧波七塔補陀拳石沃禪師

揚之通州葛氏子。僧問。如何是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師曰。光影俱忘仔細看。曰如何是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師曰。別有靈光照膽寒。曰恁麼則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也。師曰。你作道理會那(浮石賢嗣)。

金陵石頭天峰清禪師

四川遂寧鄭氏子。求出家。父母不許。強與娶室。師私自淨身。死而復甦。得遂初志。剏染完具。結茅掩關。看無字話。閱四年不契。乃破關南詢。歷參叢席。見報恩賢。賢問。馬祖一喝。為甚百丈三日耳聾。師隨聲便喝。賢曰。他也喝。你也喝。成得箇甚麼。師曰。好本多同。賢曰。你轉語看。師曰。家私蕩盡迴絕見聞。賢首肯

。師呈偈曰。電激雷轟焦尾巴。葛陂杖已化龍蛇。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歷住江寧濟生華藏北京大慈青塔。後示寂于[邱-丘+千]江清涼寺(浮石賢嗣)。

洪崖古天淳禪師

徽州吳氏子。幼喪母。隨父出家。初參夾山豫。豫問。山中興造可荷擔得起麼。師作荷擔勢。豫曰杜撰。師曰。情知有此一機。豫打曰。好箇有此一機。次參報恩賢。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話。師曰。賊打不防家。賢曰。意旨如何。師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賢遷天童。一日師侍立。賢垂問。大雪滿長空。意旨如何。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賢曰。既是太白峰。為甚色是青的。師曰。曲不藏直。賢曰。玲瓏崖天下人聞知。為甚山中人不知漏逗。師曰。只緣身在此山中。賢首肯之。師開堂七會。說法隨機。康熙甲寅十二月示疾。至二十三日。書偈告眾曰。年來五十七。電捲空華畢。撒手便歸家。良馬追不及。擲筆而逝。塔于杭州梵天寺後(浮石賢嗣)。

杭州勝果梵點：禪師

義烏朱氏子。初到杭。投兵羅木營。一日見敗卒死屍。遂念切生死事大。辭投崇聖院。披剃完具。後上天童。見賢。久而徹證。遂命秉拂。劈脊攔腮兮打徹。太白峰知頭解尾。呈拳豎指兮點醒。玲瓏巖側耳聽聲。作麼與麼豈不聞。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今日新師兒。向者裏八字打開。諄諄然直唬。得泥牛吐舌。黃檗謾誇伎倆。石人舉手大愚。切忌懷驚。象王蹴蹋。雄踞法堂。重地煅鎔狐猾。翻成師子嚙呻。師子嚙呻即且置。大眾。還見師子爪牙也無。震威一喝曰。明修棧道從君薦。暗度陳倉莫我知。卓杖下座(浮石賢嗣)。

高郵接引育焉深禪師

淮之安東人。族姓陳。天童秉拂上堂。喝一喝曰。如斯會得。三界無羈。為物作則。世出世間。能事已畢。其或未然。復聽葛藤。所以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總則虛聲。殊相劣形。咸為幻色。求之累重。却之禍生。究其本末。皆自欺也。如斯告報。太煞現成。且道。應時及節句作麼生。豎拂子曰。楊柳舒金開正眼。梅花飛雪露真心(浮石賢嗣)。

金陵寶光壘山淵禪師

四明人。上堂。數百餘年古道場。梁時開闢有神光。聖凡聚會僧千眾。振動人間共舉揚。教外別傳正法眼。單提向上立綱宗。今日山僧陞座。作麼生是祖意流傳的句。祇如雪山六年修道。夜觀明星而悟。便見黃面瞿曇。賣弄風光。旁若無人。當時寶光若在。與他一喝。何故。誰家竈裏無烟火。那箇男兒不丈夫(浮石賢嗣)。

嘉興棲真百可溢禪師

解制上堂。埋沒諸人已一冬。繩頭把住不容鬆。今朝布袋應時解。南北東西路自同。草鞵擗似虎。拄杖活如龍。大都出門便是草。莫向長安立路窮。放下著且從容。依然兀坐寂寥中。喝一喝曰。鶴有九臯方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康熙丁未冬。師在徑山守塔。一日值大雪。告眾別去。堅留不允。翌旦。樵者報常住曰。和尚已立雪而逝(浮石賢嗣)。

石門虎嘯省三淙禪師

參報恩賢于遯村居。客寮遭痛棒。血淋渾身。有省。一日賢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賢曰。祇如趙州頂草鞵而出作麼生。師曰。不因媳婦揚家醜。誰識婆婆脚短長。又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曰。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賢曰。祇如黃檗聞之。不覺吐舌。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賢頷之。尋受囑。出住虎嘯。日撐渡船。接引來往衲子。福嚴容。寄贈曰。洙涇當日有船子。誰識今時却在此。來參莫是夾山麼。不怕一橈打落水(浮石賢嗣)。

揚州建隆法音[沆-几+桀]禪師

長洲彭氏子。生長興化。產時有陸地蓮開之瑞。懷抱中。見僧相便喜。纔學話。便求為僧。母楊氏。欲許之。父廷璧曰。吾兒儒家子也。不可。母每為師默禱。一日感金甲天神。示夢廷璧曰。汝子。求出家。汝如何不肯。父大驚異。即送邑之蘆渡寺脫白。投容止為師。是日。父母同時祝髮。全家入道。舉國異之。師十歲。便能闡誦法華。遇雪竇雲掩關南菴。每示人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話。心竊驚疑。至十三。忽舉前話。往問。雲曰。待汝一口氣不來。即向汝道。師曰。和尚是何心行。雲曰。放汝三十棒。師曰。和尚也喫一半。雲曰。過在甚麼處。師一喝便出。十七受具。同志數人。結精進七期。看本來面目話。至第六日。有箇入處曰。六六原來三十六。乃歷參理安問龍池微古南門。皆有機契。再參報恩琇。琇問。何處人。師曰。揚州。琇曰。還見大聖來也未。師曰見。琇曰。是何面目。師以手把口曰。猫。琇乃掩室。次日。琇特上堂。問曰。柏樹子幾時成佛。師曰。成佛久矣。琇曰。阿誰證明。師彈指一下。琇大笑休去。後出坡。琇曰。汝號法音那。師禮拜。琇曰。因甚頭上屎溺氣。師曰。正是某甲大用現前。琇曰。如何是你大用現前處。師一喝。琇痛打。至第三日。琇理前話。師如前答。琇如是三問。師亦如是三答。皆遭痛打。師乃禮辭。往參報恩賢于天童。賢曰。那裏來。師曰報恩。賢曰。報恩有何言句。師舉前話。賢曰。痛與一頓。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賢薰問。馬祖一喝。百丈因甚耳聾三日。師數答。皆不契。歸堂猛力參究。一日喫茶次。忽聞雷鳴。茶鍾墮地。豁然大悟。進方丈。呈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鳴。豁開正眼。大地清平。賢曰。如何是三日耳聾消息。師曰。識得前三與後三。賢曰。更道看。師一喝。以手掩耳便出。賢笑曰。子會也。

遂授衣拂 歷住東陵遠峰。延陵龍樹。金陵大泉諸剎。上堂。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五祖演曰。大小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則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小五祖。也。只道得一半。龍樹則不然。有行鬼不識。無心人不知。何故響。為人須為徹 上堂。舉僧問悟師翁曰。昨日喫師三棒。今朝拈却拄杖。師翁曰。今日不打你。師曰。紅葉不題流水去。春山多少好人家。要會者僧則易。要識師翁則難。何故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若是[沆-几+桀]上座則不然。者僧道。今日拈却拄杖。隨聲便掌。趨出法堂。管取者僧頭正尾正。眾中還有為這僧出氣者麼。擲拄杖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僧問。如何是離心意識參。師攔胸搗住曰。離心也。未僧擬進語。乃拓開曰。離心了也 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六月無霜徹骨寒。如何是第二元。師曰。得他皮髓被他瞞。如何是第三元。師曰。欲覓安心轉不安。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千聖誰敢當頭道。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獨許東君發一笑。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冰雪佳人坐花轎。曰三元三要蒙師指。末後一句請師宣。師曰不宣。曰為甚麼不宣。師曰。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曰祇如現前一句。又作麼生道。師合掌曰。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浮石賢嗣)。

鹽官石菴大圓治禪師

邑之彭氏子。參報恩賢于虞山福城。付法日。秉拂上堂。新塔家風別。殺人要見血。瓦缶便雷鳴。驚得虛空裂。虛空既迸裂。大地悉平沉。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淨裸裸。赤灑灑。脫體無依。且道。脫體無依一句作麼生。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無電拂 康熙丁未春。師示疾。送拂子還報恩。遂逝(浮石賢嗣)。

太平澄心寄菴潔禪師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今夜風頭大硬。僧喝。師曰作家。僧纔拜。師劈脊一棒曰。急著眼觀。僧失笑。師曰。你擬我與你葛藤那。僧又拜。師復打曰。第一不得忘却 古德法身頌曰。一家有女百家求。一家求允百家休。堪笑媒婆爭富貴。只把金釵暗度投(浮石賢嗣)。

蘇州靈澱履冰汶禪師

寶慶人。挂搭福嚴。點燈在寮。容從外過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打滅燈曰。大家吹滅暗中行。容曰。元來室中有人。師曰賊賊。後參報恩賢于福城。受囑。遂應靈澱之請 示眾。靈澱被人問著佛法。直使口挂壁上。諸人還有道得者麼。良久曰。吾不如你(浮石賢嗣)。

杭州吳山雲居羽尊鵬禪師

晚參。天寒地寒。滴水滴凍。布網垂釣。羅龍打鳳。此是諸方五味禪。山僧舉著即頭痛。諸兄弟。山僧恁麼告報。三十年後。不可胡撞亂撞。撞入他家齏齏 晚參。

昨日晴。今日雨。大地黑漫漫。江峰齊鼓舞。諸君欲透死生關。聲色堆頭須辨主。拈拄杖豎曰。諸仁者。這箇是色。卓一卓曰。這箇是聲。作麼生是主。喝一喝曰。者裏看取 示眾。還會麼。若謂痴憨放脚眠。時人恰似管窺天。慣棲冷地閒閒地。懶學諸方熱鬧禪。心竭竭。淚涓涓。為憐一眾參元者。不肖爭先痛著鞭(浮石賢嗣)。

登州千佛頂衲準禪師

蜀人也。久在報恩居首座。出住登州千佛寺。除夕示眾。今夕蓬萊看海水。優優廓落自由僧。隱居不用三條篋。拄立惟憑七尺藤。圍坐火爐頻著炭。擁衾草榻謾挑燈。因循舊例須烹殺。為問頭蹄納未曾(浮石賢嗣)。

京都西林彌壑澧禪師

上堂。湧身曰。諸仁者。還見般若法身麼。若不見。則諸人晨興夜寐。俯仰折旋。更是阿誰。若道見。則諸人夜寐晨興。折旋俯仰。本是具足。何須更外馳求。到這裏。作麼生說見不見底道理。汝等諸人。一一是遍歷諸方。久參碩德。曾見與麼人。說與麼話也無。直饒見過聞過。未免微言滯于心首。却成緣慮之場。實際居于目前。翻為名相之境。所以道。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乃至三祇果滿。不若一念緣起無生。頓超三乘權學。乃顧左右曰。且道。如何是一念緣起。乃卓杖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空却三祇劫 上堂。問和尚未露家風。學人已呈行履。請施高鑑。師打曰。田庫奴。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打破蔡州城。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砍却吳元濟。乃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毒獸口裏敲牙。驪龍背上揣骨。七六五四三二一。倒捲太虛。如獅子兒。[髟/叱]髟返擲。一七二七兩交加。盡空法界俱逼塞。拈却一去却七。掣電光中旋霹靂。一七二七兩俱忘。癡人猶在這邊立。撒手那畔來。鷓子已過新羅國。以手拍案曰。驀然透徹兩重關。許汝等一生參學事畢 二王駕至。上堂。問現王者身。為眾說法。如何是說底法。師曰。雲堂掉臂。曰恁麼則靈山記荊有在也。師曰。一會儼然。曰祇如昔日趙州。未相見便道萬福。莫是為侍者瞞耶。師曰。端為指出。曰因甚後又與麼道。師曰。知汝不薦。僧擬議。師打曰。雨過夜塘秋水深。乃舉趙州因鎮州大王來訪。侍者報曰。和尚。大王來也。州曰大王萬福。者曰未在。方到山門下。州曰又道來也。師曰。有者道。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叵耐教人妄竊。却非本分衲僧。有者道。趙州。蝦為子屈。不覺打失眼睛。只貴作啞推聾。不尚據欵結案。要見趙州侍者。樸實道用未在。山僧一回檢閱。祇是大王不合門外之邊。致令周遮。何似二王殿下。今日光臨。徑趨丈室。既不藉送語傳言。覲面機籌。激揚楚楚。則山僧亦不至望空告啟。諸仁者還見作家君王麼。鷲嶺當年記未忘。囊錫穎露第一句。一僧出問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橫拈拄杖。僧擬進語。師打曰。這是第二句。便下座 上堂。問釋迦老子道。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如何是現底佛。師默然。曰和尚默然。莫作思惟麼。師亦不顧。良久曰。諸仁者。正與麼時。或者道應展邵

武俊邁之氣。貶剝古人。奮白雲越闔之機。受敵八面。孰不知紫羅帳裏。山僧從來懶撒真珠。復顧左右曰。還會麼。當有達識。共賞此音。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釋迦古佛。是靈山老比丘。曰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得東觸西觸。曰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百雜碎。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七尺單前。曰如何行履。師曰。不得踏破方磚(浮石賢嗣)。

荊南開聖山暉澣禪師

西蜀新寧侯氏子。禮石蒲揆薙落。往來梁山臥龍之門。後受報恩賢記荊。出住平越護國。興慶萬壽。甕安聖恩。黃平長松。高郵福海。上堂。耳裏著楔。眼中擦沙。腦從發椎。面門出火。不是其中人。料無說話分。正與麼時。諸人有眼如盲。有耳如聾。驀豎拂子。顧大眾曰。蒼天蒼天。三冬殘臘日。風雨一天寒。上堂。師以杖畫一畫曰。放開一步。蚯蚓蝦蟇。[跳-兆+孛]跳自由。復以杖畫一畫曰。把斷要津。諸佛祖師。乞命有分。又以杖畫一畫曰。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上堂。長劍倚天。不待割而自戮。師王踞地何爭奈猶有一著在。何故。祇如前是懸巖。後是猛虎。左右壁立萬仞。合作麼生。得箇太平時節。眾無對。代曰。寐語作麼。上堂。聲色不有。虎咬大蟲。聲色不無。蛇吞鱉鼻。乃舉起杖曰。要會者話。須問者上座。若不問者上座。終是牛頭沒。馬頭回。遂擲下曰。看看。僧問。石女生兒。甚麼人得見。師曰。巫山十二峰。問如何是密密處。師曰。五眼看不見。曰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師曰。張七。問懸巖撒手。意旨如何。師曰。太險生。曰恁麼則快便去也。師曰。萬年茅草挂雲烟。問生死不明。請師指示。師曰。今日倦明日來。曰何不即道。師曰。高山流水少知音。問頓破六塵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安身。問無生那畔即不問。如何是者畔消息。師曰。你這問。甚處得來。問如何是寶。師曰。踏遍江南髮如絲。曰如何是主。師曰。高坐華王不出戶。曰如何是照。師曰。闍黎會得也未。曰如何是用。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瞞他一點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深山猛虎。以肉為命。為甚不食其子。師曰。親者不疎(浮石賢嗣)。

吳陵祇樹竺堂溥禪師

崇川李氏子。參賢于善權。纔跨門。賢便曰。臨濟大師來也。師便喝。賢便打。師又喝。賢又打曰。文殊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智者見之謂之智。又問。罔明因甚又出得。師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無夢無想頌曰。放身一覺。主寶不立。忽來枕上鳥喚起。半窗紅日。靈雲見桃頌曰。桃花開得甚分明。照破山河大地春。堪笑靈雲多意氣。無端刺瞎一雙睛。南泉斬猫頌曰。無端平地起干戈。一劍揮時血滿塗。縱使趙州能救得。分明鷄子過新羅(浮石賢嗣)。

虎丘湧泉青印法禪師

吳江趙氏子。住吳江萬壽。上堂。得他一句。快活煞人。遭他一句。懊惱煞人。同樣一句。醍醐毒藥。乃爾各別。若是丈夫兒。何必等他這一句。顧左右曰。如今看看。臨到頭上來也。作麼迴避。卓拄杖曰。且聽處分。上堂。燈籠吞却法身。無數佛法。盡從腳底下過。乃高聲喚曰。將火來(浮石賢嗣)。

松江崇福鶴汀浦禪師

上虞薛氏子。參福嚴。問世尊拈花意旨。師曰。赤眼撞著火柴頭。容曰。迦葉微笑。師曰。殃及兒孫。容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便喝。容便打。師又喝。容又打曰。識甚好惡。師曰。勘破了也。便出。後在報恩。入室次。賢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問眾俱不契。師出曰。頭正尾正。賢頷之(浮石賢嗣)。

崑山佛林雪門漣禪師

永州人。其呈本師偈曰。薰風拂拂自南來。拶著當人正眼開。拈得馬祖曾一喝。從教千聖絕安排(浮石賢嗣)。

吳陵三塘乾乾湜禪師

住廣福。示眾。舉古德曰。打七三日了也。本分事作麼生。又道。打七三日了也。寒山子作麼生。師曰。山僧這裏總不恁麼。何故。此事極是現成。極是明白。有甚難處。恰如青天白日見阿爹相似。無一絲毫擬議思量。若有一毫擬議思量。即不是了也。還有麼。出來通箇消息。師顧左右。良久。以拄杖施風打散。小參。舉拂子曰。昨夜西風吹不歇。嶺上石人凍得皮膚裂。問諸人瞥不瞥。寒江漠漠千巖雪。孤舟蓑笠老漁翁。坐釣蘆花飛夾蝶。千山萬水鳥無踪。大地山河人境滅。祇如古人道一色邊事則且置。畢竟滴水滴凍一句作麼生道。豎起拂子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僧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畢竟參學箇甚麼。師曰。香爐無耳莫瞞肝。曰恁麼則那箇男兒不丈夫。師一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彈棉弓響。白雲堆裏一聲雷。因甚雨點全無。師曰。天時不如地利。舉趙州狗子無佛性。頌曰。佛性無兮佛性有。一刀兩段東西走。業識茫茫沒奈何。依舊面南看北斗(浮石賢嗣)。

潤州勝果肅堂濟禪師

蜀之綿竹牟氏子。生而穎異。不樂世榮。披緇出蜀。秉戒燕都。初參報恩琇。一日因僧請益曰。學人無疑情。琇曰。若無疑情。即無生死矣。師從旁聞之。胸中疑慮。廓然渙散。如釋重負。即趨前禮拜曰。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琇指石堆曰。石頭大的大小的小。明甚麼邊事。師曰。大的打牆脚。小的砌牆頭。琇頷之。後到天童。一日恣看時錄。有曰。某甲見處。與釋迦老子不別。恣曰。他甚麼人。敢道與釋迦不別。師曰。直饒超過釋迦。猶未做得臨濟兒孫在。恣曰。臨濟兒孫。有甚麼長處。師便喝。恣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曰。莫塗污人好。復謁報恩賢。賢問。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師曰。夾路桃花風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賢曰。我要貼體道

。師曰。若要貼體道。敢保和尚也道不出。賢曰未在。師曰。疑則別參。賢曰。者瞎漢。參堂去。師禮拜出。後命掌箋記。得法後出世。初住越州之安隱。次遷句曲之地藏。瀨水之草堂。姑熟之澄心。雲陽之嘉山。尹沙之衍慶。潤州之勝果。金陵昭覺。有諸會語錄。鐵酸餡宗門武庫月華堂等集。重刻原教諸論。行于世 示眾。師以拄杖。左邊一卓曰。不假轟天震地之法雷。難以啟聾聵。復右邊一卓曰。若非傾湫倒嶽之法雨。何以蘇其酖迷。諸禪德。法雷既震也。法雨既傾也。諸人為甚猶然瞌睡。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卓一卓 示眾。古者道。西天一段事。總被今時人埋沒。却覓箇出頭處不得。眾兄弟。箇箇睜一雙眼。橫兩道眉。巍巍堂堂。遭古人與麼屈辱。眾中還有不甘者麼。良久曰。設有也是抑而為之 示眾。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且壁立萬仞一句。作麼生道。蟬鳴深樹裏。花發白雲中。參 示眾。世尊拈花。正是第三。迦葉微笑。落在第四。直饒向未拈未笑已前薦得。猶落第二。且作麼生是第一。良久曰。待山僧計較成。向汝諸人道 示眾。吾有一機。未敢輕提。若人會得。脫骨換皮。眼目定動。差池差池 示眾。見聞覺知。是生冤家。知覺見聞。是真佛祖。一舉四十九。任君顛倒數。大地黑漫漫。日輪正卓午 示眾。上單摸著枕。下床踢著鞋。開門便作揖。原是故人來。若作平實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平實商量。眉鬚墮落。却怪山僧不得 晚參。眾纔集。師曰。呵呵呵。好箇西來祖意。不得撒沙撒土。侍者曰。和尚已兩把也。師曰。却是山僧罪過。便下座 小參。以手拍一拍曰。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擗擗。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若道有。世諦流布。若道無。覷面錯過。諍訛在甚麼處。復拍一下曰。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猶落數量在。曰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鐘無鼓響。鼓無磬聲。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舌頭無骨 問古人道。不合一。不共一切時如何。師曰。無人識得渠 問如何是大同之道。師曰。五里一牌。十里一舖。曰不問者箇道。師曰。甚麼道。曰妙道。師曰。頭戴七星冠 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截耳臥街。僧擬進語。師打出 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直須買草鞋。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三十年後看。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山僧今日失利。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便起去。僧禮拜。師便踏 問學人不問。請師不答時如何。師曰。好箇話墮衲僧。曰恁麼則帶累和尚也。師曰。接竹點天。僧便喝。師便打出(浮石賢嗣)。

蘇州鐵山蹈先溶禪師

休寧葉氏子。示眾。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動。萬法一如。所以道。既無心。於彼此。何有象於去來。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萬法為侶。恁麼也得。一把柳絲收不得。不恁麼也得。和烟搭在玉闌干。恁麼不恁麼總得。萬里不掛片雲。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青天也須喫棒。到這裏。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絕見絕聞。離聲離色。直下無一絲頭留礙。却似倚天長劍。獨曜靈光。狀似鐵牛。虛空粉碎。喝一喝(浮石賢嗣)。

東臯普照尼高源清禪師

紹興山陰人。金氏女。幼忽遇洪水大發。溺死幾葬魚腹。後救得活。欲求出世。徧訪名師。至如臯月惠披剗。朝夕跪誦法華經云。世尊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遂發念參禪。詣天童悟老人受具。問所求大事。悟曰。我與你付戒了。更求甚麼。師曰。如何明得。悟打曰。向者裏參去。次謁浮石賢于三仙。師問。古人公案。不立文字。請師直下與我決了。賢曰。你二六時中。如何作主。師豎拳頭。賢曰。除却拳。你又作麼生。師一喝。舉女子出定曰。出得出不得。與定何交涉。文殊及罔明。枉自費精神。舉德山托鉢曰。昂然托出低頭回。無限時人暗裏猜。欲識巖頭末後句。三更明月上樓臺。舉日面月面曰。山自高兮水自深。箇中消息許誰論。巍巍獨步超今古。覷面無私絕點痕。舉磨磚作鏡曰。車牛并打不須分。連底掀翻迴絕塵。英靈半點無回互。獨露當陽一著新。舉臨濟寶主句曰。兩陣交鋒放復收。分寶分主有來由。全提正令相酬答。一箭紅心射斗牛。舉無位真人曰。古木森森草色新。鶯啼深谷不知春。山頭明月渾如洗。萬里晴空絕點塵(浮石賢嗣)。

雲間智元居士

張廣言。年十四。便學參宗。後登進士。銳志力參。一日見伴我侶。問心不可得。且道心在甚麼處。侶與攔腮一掌。遂有省。參報恩賢。呈所得。有芒屨脫去上高峰之句。賢曰。因甚脫去芒屨。士擬答。賢隨聲便打。士豁然契悟。賢為記荊(浮石賢嗣)。

上洋秋來居士俞源

邑諸生。徧參名宿。後侍報恩賢得法。一日賢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士便喝。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士又喝。賢詰曰。如何是兩喝落處。士展手。又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作麼生會。士復展手曰。和尚會麼。賢休去(浮石賢嗣)。

鹽官杲菴居士

周垣綜。因讀楞嚴。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處起疑。遍扣禪局。惘無所入。後謁天童奇。奇拈起數珠曰。速道速道。士曰。放下著。奇曰。未在更道。士便喝。奇曰。好一喝。士連喝兩喝。奇曰。放子一頓棒。士禮拜。後參報恩賢于同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士曰。此去蘇州二十五。賢曰。未在更道。士曰。來往自由。賢又問。維摩一默。意旨如何。士曰。這漢納敗闕。賢曰。恁麼作無語會那。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賢然之。即與付囑。僧至。士問。上座從何處來。曰南方。士曰。來此何幹。曰遊臺山來。士曰。曾見文殊麼。曰不曾見。士曰。莫是不帶眼來。僧擬議。士曰。見則便見。不見莫妄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士曰。離家三十載。鄉音漸漸改。問。北方風景。與南方何如。士喚大德。僧應諾。士曰。適間問甚麼。僧再理前問。

士曰。嘎。僧罔措。士曰。嘎 僧至。士問。汝入城進那一門。曰進彰義門。士曰。妄語。曰某甲實進彰義門。士曰。為甚麼踏斷了盧溝橋。僧罔測。士曰。五戒也不持。士官天中籬幕。受囑後。退居林泉。力任大法。凡遇僧俗諮參。隨機唱導。人稱龐公再世云(浮石賢嗣)。

遯村偶僧居士沈雄

邑諸生也。讀書好學。篤志參宗。依報恩賢。一日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士曰。相識滿天下。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士曰。知心有幾人。又問。即今作麼生。士點首。賢乃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因緣。士曰。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賢為許可。士掩耳而出 靈雲見桃花頌曰。何獨桃花是指南。靈雲見徹也無端。隨邪逐惡玄沙老。半帶真情半帶憨 東山水上行頌曰。但言諸祖出身處。何止東山水上行。自是韶陽仍口窄。話留窠臼陷眾生 士。著法苑春秋。法證錄等書。行世(浮石賢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吳江報恩佛杲為禪師

上堂。浮來石像古名藍。歷代宗家曾舉揚。聞出五湖并四海。又能剎影帶三江。先師遺範昭然在。只欲諸昆續後光。若是丹山真鳳子。煥乎彩色不尋常。敢問大眾將甚麼作遺範。後光又作麼續。有人於此道得一句。向明窗下措置。有麼有麼。如無。莫怪縵天廣布 示眾。天左旋。地右轉。持尺而量之。數目誰人辯。伸掌曰。今夜覓箇吞却虛空底。要他從這掌上[跳-兆+孛]跳看。我欲問南北縱廣。四至界分有多少。乃縮手曰。不是壓良為賤 僧參。師問。古人向未動足以前會去。猶是鈍置。因甚你東走西走。僧曰。不得妄通消息。師乃擊几曰。這一機落在雲門。這一機落在臨濟。驀伸脚曰。我脚何似佛手。僧無語。師便打(浮石賢嗣)。

諸城崇寧峯樵[汁*(十/甲/寸)]禪師

內江陰氏子。于白鹿密落[髟/米]。參靜明醉。職西堂。後得法於報恩賢。遂徙山東諸城崇寧寺。示眾。左擊拂子曰。竺乾四七。震旦二三。右擊曰。南嶽石頭臨濟德山。以拂子中間作拈華勢曰。千年滯貨逢春日。和盤托出大家看(浮石賢嗣)。

松隱冠峯瀚禪師

松江華亭沈氏子。生於明季崇禎乙亥五月二十九日。年甫十四。禮雪濤禪師披削。順治己亥。具戒報恩賢。伏勤九稔。而嗣法焉。越六載。開法松隱。遷住嘉山。四月八日示眾。夏日初長。那事無妨。鴉鳴鵲噪。異口宣揚。楊岐驢子。周行七步。滄

山水牯。目顧四方。伶俐漢快承當。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光處却風光 上堂。目前無法。青青翠竹盡是真如。意在目前。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不是目前法。家家門首中秋月。非耳目之所到。坐著白雲總不妙。已過關者。便可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未過關者。莫道雲月不同。溪山各異 除夕小參。北禪烹牛分歲。東村王老燒錢。若到嘉山門下。各各茗筭柄。痛打三十。何也。端正衲僧。不守本分。山僧今秋乍住。分歲無甚欸顧。家田覩子飯。山圃淡黃螿。雖則枯澹隨常。較勝珍羞百倍。何故嚮。目無啼饑之慘。身無征役之勞。四海相聚。日以己躬下事提撕。朝于斯夕于斯。逗到今夕。年窮歲盡。斗轉春回。諸人者。且上前通個消息看。左右顧視云。坐到四更後。身添一歲來 僧問。草鞋無口。為甚咬碎脚跟。師曰。法久成弊 僧問。風色無形。為甚拔倒樹木。師曰。快便難逢。至康熙丁卯。疾歸故里。時小春朔旦示寂。世壽五十三歲。全身塔在殿之東北隅(浮石賢嗣)。

臨安勝因靈常齋禪師

僧參。師問。未到勝因一句。作麼生道。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已到勝因一句。作麼生道。僧又擬議。師又打。復曰。向聞你在外能說會道。為甚麼今日問著。便口似匾擔。曰師在不敢道。師曰。當仁不讓於師。僧擬對。師連棒打出方丈 師送客僧。僧見竹園有笋。即問。此山是和尚的。師曰是。曰此笋亦是和尚的。師曰是。曰或有人來偷笋。和尚作麼生。師便掌。曰和尚莫打好。師曰。放過則不可(浮石賢嗣)。

嘉興海門雪岑涌禪師

武林陳氏子。中秋示眾。簷前雨過木樨香。觸著金風覩體涼。吹散片雲明月現。清輝獨不與尋常 上堂。真箇春眠不覺曉。醒來處處聞啼鳥。連朝風雨苦何多。吹落紅香無意掃。無意掃休懊惱。子規枝上語諄諄。勸道不如歸去好。驀曰。住住。且道路頭在什麼處。拍膝一下曰。家家門透長安道 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時如何。師曰。痴猫守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雨過春山菌子肥(浮石賢嗣)。

杭州南山慧覺眉劍滌禪師

示眾。摩訶衍法。離四句絕不非。諦聽諦聽。拂一拂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示眾。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有眼底不聞。有耳底不見。那知劈面機。當陽如拂電。三級浪高魚化龍。井底蝦蟆誰解變。不解變。山僧別為開方便。以拂子搖曳曰。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頭頂天。腳踏地。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伸脚元在縮脚裏(浮石賢嗣)。

臨安九仙嵩源[溼-土]禪師

閩之陳氏子。小參。舉揚岐因雪示眾偈畢。師曰。楊岐老祖。雖則四壁蕭然。真風獨邁。猶較九仙百步。何故嚮。岩房盡日坐。和衣臥白雲 舉九曲慶祥禪師。因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慶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以此。慶曰。築著汝鼻孔。

頌曰。春風在處百花開。險惡道中恁麼來。欲識津梁為以此。石人木馬夜懷胎(浮石賢嗣)。

龍溪積慶恒止淨禪師

上堂。一二三。風捲殘雲過別山。三二一。月移花影穿疎壁。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兔遭罟。祇如明明百草頭。明明佛祖意。眾中有識得者。吾今為你保任此事(浮石賢嗣)。

溫州雲峰惠庵滿禪師

永嘉吳氏子。示眾。雲開日出。雨落地濕。覲面全彰。虛明歷歷。大眾還有共相證據者麼。良久曰。一場狼藉(浮石賢嗣)。

涇縣大梅若雷淑禪師

辭世示眾曰。山僧今年七十一。聊為諸人通消息。虛空撲落有誰知。倒騎鐵馬稱今日。脫然而逝。塔於本山(浮石賢嗣)。

徑山寶峰了山濬禪師

南康星渚王姓。舉趙州七斤衫子話頭曰。七斤衫子也奇哉。提不起兮解不開。今日分明道破了。五湖雲水莫疑猜(浮石賢嗣)。

荊南六合雲錫洪禪師

小參。識得一萬事畢。問諸人識不識。若也識。便合散去。舉古德油滋話。頌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多清意。料得少人知(浮石賢嗣)。

虎丘湧泉無外法禪師

吳江趙氏子。上堂。燈籠吞却法身。無數佛法盡從腳底下過。乃高聲曰。將火來(浮石賢嗣)。

婁江禪燈大方海禪師

桐鄉錢氏子。早參。鐘聲咬破七條。茅店鷄鳴春曉。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且道無邊身菩薩。即今在什麼處。拈起拄杖曰。具通方眼者。速速進前。痛領三十。設有不。切不可道。山僧辜負汝。曳拄杖。歸方丈。陞座。臨濟栽松。禪燈種圃。雪峰拋毬。禾山打鼓。他家眼具頂[寧*頁]。者裏符懸後股。鼻孔不解通方。莫怪山僧莽鹵。驀地相逢。拳揮足舞好。兒曹親阿祖。扯碎栗棘蓬。扶起雲門普。且道承誰恩力。咄。雲從龍。風從虎(浮石賢嗣)。

江南宜興金沙石丰濬禪師

上堂。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于此會得。即戒即定即慧。頭頭自合轍。法法本全彰。于此不明。曰貪曰嗔曰痴。門門有異路。路路有歧門。且道戒定慧與貪嗔痴。相去多少。試分晰看。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

私示眾。舉城東老姥話畢。師曰。老姥不欲見佛。純鋼打就。而佛不離老姥。熟處難忘。山僧恁麼道。也是鷲鷲腿上割股。且道佛有什麼過。而老姥不欲見。響。良久曰。這孟八郎。又與麼去也(浮石賢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寶安二隱謚禪師

古渝昌州金氏子。初游講肆。後見磬山修。言下起疑。決志參詢。依雲門信久之。復上天童。苦行六載。忽然省發。奇祖繼席通玄。招師分座說法。而記荊焉。開法嶠之法祥。台之松巖。華亭法忍。嘉禾龍淵。暨荊溪寶安數刹。上堂。臨濟祖翁。建立黃檗宗旨。全身擔荷。不肖兒孫。恢張列祖宗猷。赤手提持。任他盡乾坤遍大地。銅頭鐵額漢子。驢駝馬載到來。山僧只消一陣下載清風。管教箇箇骨稜肉瘦。暢煞生平。且道山僧據箇甚麼道理。便乃如是。驀拈拄杖曰。橫按鑊錐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示眾。今朝六月初一日。暑氣蒸人如火逼。陝府鐵牛冷汗流。嘉州大象舌拖地。冷汗流舌拖地。祇要時人自委悉。驀喚大眾曰。且道其中意作麼生委悉。良久曰。幾度夜深松下坐。薰風陣陣透身涼。上堂。十五日已前。掘地覓青天。十五日已後。挖空尋白璞。正當十五日。咳唾掉臂。無事不畢。任運騰騰。優游自適。正恁麼時。向上提持則不問。汝諸人優游自適一句。作麼生道。一日鉢盂幾度溼。閒行溪畔兩三遭。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歸根誰解來無口。一塵起大地收。萬象森羅入正受。便恁麼去。也是徐六擔板。不恁麼去。天下衲僧跳不出。且道畢竟意作麼生。秋鴈一聲迴。天空萬里清。病起上堂。丈室打眠三七日。兩眼睜睜光似漆。阿[口*耶]阿[口*耶]不住聲。天回地轉無休歇。無休歇。一具骨頭軟如鐵。腔子裏含惟太空。口吐。猛燄回天澤。阿[口*耶][口*耶]誰堪識。拈拄杖曰。惟有拄杖子。休戚常干涉。且作麼生是干涉底句。三箇奴郎夜簸錢。究竟不知誰是賊。喝一喝。上堂。十月十五日。寒風掠面急。觸處體全彰。箇中意誰識。識不識。休擬測。凍得人人眉橫鼻子直。拈拄杖曰。且道者箇又作麼生。撐天拄地任縱橫。從來不借他人力。復卓一卓。元宵上堂。龍燈鬪額。烟樹飛花。火噴人面。痛徹釋迦。正恁麼時。且道然燈古佛。在甚麼處。交肩

搭臂成羣醉。夜半笙歌扶到家 上堂。四月初三秧正青。老農領眾開秧門。沒腔曲調歌田樂。幾箇男兒著眼聽。若也田歌聽得出。一莖草上定乾坤。如是便能拔一莖草。千莖萬莖俱透露。種一片田。千片萬片俱沒荒。到這裏。任是橫拖豎拽。七縱八橫。信手信脚。活路生成。大眾且道。歌田一曲。作麼生唱。乃曰。石榴花葉兒青。時節到來莫因循。打鼓普請大家看。且道田中有幾人。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上堂。今朝二月十九。大士出乖露醜。示現三十二應。不知從何而有。有不有。一曲陽春和不齊。五九原來四十五。復舉古德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師曰。古人恁麼道。神頭鬼面。東涌西沒。雖是面目分明。怎奈令人難覩。且道戲破後作麼生。我為法王。於法自在 上堂。言中取則。大似鹿逐陽燄。句外明宗。亦是猿撈水月。且道畢竟事作麼生。俊鷹不打籬邊兔。猛虎寧餐伏地屍 示眾。夏日炎炎。火雲燄燄。石蟹攤涎。木雞發汗。且道是甚麼意旨。自代曰。海底蓬塵飛。峰頭波浪起 僧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龐老女兒提菜籃。如何是第二元。師曰。空生宴坐雨花巖。如何是第三元。師曰。越江星夜倒拖船。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嵩山打破竈。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呈橈并舞棹。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誰行不踏道 僧驀豎起拳曰。既是本來無一物。因甚却有這箇。師曰。這箇是甚麼。僧一喝。師便打 僧求話頭。師曰。你者一問。從甚處來。曰不知。師曰。自己問尚且不知。更乞甚麼話頭 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便打。僧無語。師以拄杖擲曰。鈍置殺人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老僧也不識。僧罔措。師便打曰。莫便是麼。師曰。錯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阿誰教你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銜花。師曰。肉臭惹蒼蠅。見後為甚不銜花。師曰。鏡破不藏影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直須打破 康熙甲辰。以學徒罹難于武林。執師赴勘庭。鞠曰。師索筆供曰。昨日歸家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夢幻空花留不住。此心能有幾人。至知字未成。擲筆而逝。一時當道咸皆敬禮。供龕旬日。香雲不散。四眾迎歸寶安。建塔(林野奇嗣)。

宜興芙蓉自閒覺禪師

蜀之重慶合州余氏子。八歲隨父。禮本邑馬當山太空為受業。十九歲出蜀。首謁天童有省。次參通玄大徹。遂得法焉。出住台之華頂。禹之廣化。蘇之羅漢慈濟。甬之法海嶽林。未遷荊溪芙蓉。上堂。盡道師翁此日死。誰識師翁今日生。試看天上無私日。晨朝東出夜西沉。我密師翁。從無住本。豎無為幢。於無生滅中。示現受生。豎拂曰。還識者老和尚落處麼。若也識。紅爐飛片雪。若未識。普請同到師翁真前。重加剖訣。至真前拈香曰。昔曾親喫惡鉗鎚。至今痛恨猶未雪。冤既有頭債有主。插香曰。瓣香須向金爐爇。香既爇矣。且道師翁還來也未。若道來。以何為驗。若道不來。指真曰。面目現在。退身三步作女人拜。便歸方丈 布袋和尚誕日。上堂。補位

當來。會設龍華。同登入悲興即世。橫拖布袋立長街。等閒寬著肚皮。慣會靴裏弄指。塵塵剝剝。普現羣機。者邊那邊。了無回互。一向恁麼來。千人萬人。羅籠不住。一向恁麼去。千人萬人。喚不回頭。絕後光前。登三邁五。便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猶是應機接物。相樓打樓。若論本分提持。大似鄭州出曹門。山僧今日義出豐年。借花獻佛。敢問大眾。且道布袋和尚。即今在甚麼處。擡手曰。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留宗首座兼兩序。上堂。問。象王回顧。獅子嘖呻。逆順縱橫。如何施設。師曰。肘臂不向外屈。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師曰。仰山道底。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剝竿頭上仰蓮心。乃曰。入而易。出而難。兜率陀天未許還。出而易入而難。四明風月有誰攀。把手高臺乘快便。一任波旬冷眼看。布袋老肚皮寬。崇樓中高枕拳。十八孩兒任遊戲。大家共踏上頭關。不等閒黑花。猫子面門斑。以拂子作釣曰。長汀江上把竿人。釣得西江月一灣。臘八上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馬腹驢胎。隨緣放曠。鬪雪梅花風送遠。明星午夜碧天寒。大地呈祥。山河獻瑞。若道覩明星而證入底是。猫兒喫斷麻。若道覩明星而證入底不是。項羽過江東。畢竟如何。咄咄。力口希。千年桃核裏。黑狗爛銀蹄。燈籠沿壁。石女登梯。啞人拍手呵呵笑。得便宜處失便宜。林老和尚大辰上堂。衣珠纔剖。市地清風。獨出劔門。滿懷風月。吞却嘉州象。倒騎三脚驢。踏殺大唐英俊流。傾湫倒嶽無邊表。山僧棒喫血痕多。痛恨而今猶未了。酬恩四處蕪沉檀。太白山頭抽脚早。哭不得兮笑不得。逢人且唱紅衲襖。紅衲襖向誰討。珊瑚枝枝撐著月。鐵牛愛喫無根草。晚參。桃花紅李花白。五陵公子遊芳陌。靈雲公案又重新。人人眼裏重添屑。知恩者截鐵斬釘。負恩者紅爐點雪。布袋老子笑呵呵。寒山拾得忙不徹。十字街頭石敢當。聲聲只叫歸去歇。歸去歇。莫待蓼花紅似血。晚參。盲龜鑽入銀宮裏。跛鱉挨開玉闕時。那吒背上生三角。蝦蟇口裏吐明珠。會得底掉頭不顧。會不得底。坐井觀天。山僧恁麼道。合喫三十棒。何故。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垂語。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拄杖子化為龍。吞却山河大地了也。是汝諸人。向甚處著眼。試道看。師過吳江接待寺。偶值數僧。師問。諸上座到那裏去。一僧曰。普陀。師曰。近日大士不在普陀。曰在那裏。師曰。在上座鼻孔裏。曰錯。師曰。拋却甜桃樹。沿山摘酢梨。僧茫然。師曰。鈍置煞人。師問易修施居士。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李杏出牆來。且道承誰恩力。曰不從他得。師曰。從甚處得。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師曰。你即今在甚麼處。士豎拳。師曰。錯認定盤星。師問僧。從甚麼處來。曰靈隱。師曰。聞飛來峰近日又飛去。是否。僧茫然。師直打出。師一夜入堂。為眾巡香。稍有不精采者。便打。少頃召眾曰。你們下單來。我與你商量一件事。眾環立。師曰。山僧適纔打個盹。聖僧與我道說。我亂打你們。眨向黑山下。還有救得我底麼。眾對不恰。師曰。汝等既救不得。山僧自救去也。乃打筋斗而出。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鞋寬脚瘦。曰謝師答話。師曰。蒼天蒼天。師於順治辛丑臘月示微疾。

。二十七日。索浴作書謝諸檀護。遺囑誠眾嚴切。至酉時。復書偈曰。天上天下。脚頭脚底。撩起便行。將頭作尾。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一曲歸家唱[這-言+里]邏。擲筆曰。俗氣也不除。竟爾趨寂。壽五十三。臘三十四。奉全身塔于寺之東首屏風山(林野奇嗣)。

金莪博融本禪師

結制日。一僧告假出山。師曰。你要去不許去。你要住不許住。畢竟作麼生。僧罔對。旁一僧復舉問前話。師曰。者個問頭。直饒大徹底人。也出身不得。僧曰。某甲還出得麼。師喝曰。雞棲鳳巢。素非其類(林野奇嗣)。

台州鴻福妙高昇禪師

上堂。雁宕嵩岳共一山。春風春水幾迴還。祖師的意分明極。盡在離披花雨間。驀舉拄杖曰。還會麼。九九原歸八十一。前三三也後三三。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上堂。此中得個真消息。是處天開百萬峰。指指山顏呈瑞色。頭頭物性展春容。門前石踞欽禪虎。階下池歸聽法龍。更有現前諸子貴。團團圍繞瞎驢翁。將南作北。指西話東。紫羅帳裏撒珍珠。信手拈來用不窮。簸箕量米渾無別。熨斗煎茶鈔不同。龍驤虎驟。別露家風。好大哥沒羅籠。大抵還他皆敏手。靈機妙叶振綱宗。小參。坐斷毗盧頂。迴出威音王。當陽施殺活。赫赫顯風光。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頓除情見。裂破愛網。直得孤迥迥峭巍巍。可以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必須恁麼人。方行恁麼事。欲行恁麼事。必須恁麼人。人事且置。祇如照用雙行一句。作麼生道。雷電一聲轟宇宙。翻身獨步上頭關。示眾。一著聲前活路機。人人本具自離披。若能直下超方去。烏用山僧覲面提。諸仁者。委悉麼。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薦靈小參。因我則有生。有我實不滅。打破兩關頭。猶若水中月。光光相照。洞然明白。這邊那邊。祇是這賊。信步踏翻鴈宕山。泥牛迸入無生國。大眾還知水月印公為人底消息麼。朔風吹綻臘梅花。曉日爍開巖畔雪(林野奇嗣)。

海鹽法喜破顏祖禪師

西蜀達州吳氏子。上堂。黃金離鑛。白玉無瑕。便恁麼會。眼裏撒沙。臨濟逢人便喝。未免辜負己靈。德山入門便棒。大似指鹿為馬。若是。本分衲僧。自然瀟瀟灑灑。作麼生是瀟灑處。倦時兀兀繩床上。興到園中步一回。上堂。無禪可參。無道可悟。直下承當。超佛越祖。臨濟三遭痛棒於黃檗山中。冤有頭。仰山死偷心於大漚座下。債有主。衲僧分上。眼蓋乾坤。氣吞佛祖。驀豎拂子曰。到者裏。為甚一言不措。受人處分。擲下拂子曰。無人酬價。打與一百。復舉臨濟問僧。甚處來。僧曰定州。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到三聖。遂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聖亦打。大眾。臨濟父子。雖是棒頭甚活。只好欺個懵懂禪流。若是作家上士。纔跨入門。見伊恁麼問。便好隨聲熱喝。更若動靜。拂袖便行

。縱有倚天長棒。管教無處下手。而今既已納降。遂使這二老漢。聲價過倍。驀拈拄杖。召大眾曰。還有為者僧出氣者麼。眾無語。師曰。總是一夥喫棒漢。下座一時趨散。上堂。無垢光。清淨光。智慧光。菩提光。光光相離。塵塵互入。釋迦老子。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都盧是個大光明藏。遠山浮玉。近水沉碧。月臨高樓。風鳴敗樹。無非此光明藏之發現耳。汝等諸人。行也在裏許。坐也在裏許。直下信得及。見得徹。南無佛陀。南無達磨。南無僧伽。一時周禮。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逢場作戲也可。到處稱尊也可。知而故犯也可。其或未然。不得被光影門戶轉却。故白。上堂。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算來祇有九十日。平地掘起陷人坑。空中打個擊驢槓。而今解制已臨期。芒屨踏破野狐窟。寒梅破玉香風清。無限春光都狼藉。遂喝一喝。示眾。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向電光影裏賣俏。令人覷捕不及。思慕不已。法喜又且不然。驀拈杖曰。開眼也著。閉眼也著。覷面分明。何須摸索。卓一卓曰。麒麟只有一隻角。示眾。茶來為汝接。禮拜便呼起。處處直提撕。吾無隱乎爾。忽有個不識好惡底漢。出來道。長老長老。你大似福建人賣荔枝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有功者賞。師謂僧曰。連日天雨。足下甚溼。曰和尚也拖泥帶水。師曰。是伊不肯乾爆爆。他爭怪得山僧。問。蟪蛄蟲。為甚麼吞却須彌山。師曰。是伊家常茶飯。順治丁酉九月八日。師示寂。坐說偈曰。本無生死。焉有去來。脫體風流。縱橫自在。呵呵。斂目而逝。塔建秦駐山之麓(林野奇嗣)。

永嘉雲山大用志禪師

上堂。問大開爐鞴即不問。三元三要請師分。師曰。長天一色秋。曰如何是第一元。師曰。野老夜燒錢。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雲湛見青天。曰如何是第三元。師曰。萬派總歸源。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鴻濛未鑿竅。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巖前石虎叫。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波斯鼻孔峭。僧以坐具畫○相。師便打。乃曰。舉足下足。無非穩密田地。撞頭磕額。總是自己家鄉。無位真人。在汝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因甚不知不覺。終日向外馳求。長期短限。畫地為牢。大似無繩自縛。若也瞥地翻身。山僧為汝證據。以拄杖旋風打散。上堂。覷破恒沙國土佛祖機關。掀翻無量劫來生死窠臼。運乾坤於掌握。有實有權。藏日月於胸懷。無今無古。眉如鐵杵。碎大地為微塵。牙若金錐。嚼須彌作灰炭。更於三百六十骨節內。放出金毛獅子。向八萬四千毛孔裏。擎來玉角麒麟。縱橫則神通自在。舒卷則妙用天然。且道甚麼人有如是作略。苟能知得。便知山僧本命元辰落處。若知山僧本命元辰落處。便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本命元辰落處。倘或未然。却是山僧罪過(林野奇嗣)。

太倉香林佛古聞禪師

西蜀潼川張氏子。幼岐嶷卓犖。出語驚人。脫白後。行脚至金陵報恩。覩寶塔放光。驀觸前因。了明大事。詣通玄。命典客。機緣相契。奇皆許可。遂承付囑。出住

婁江古塘。拮据百端。得成法席。繼入都門。暫憩隆安。值。

世祖章皇帝駕幸。師正跏趺。

帝注視曰。貌古神清。遂問住何寺。答曰。太倉香雲。帝曰。香雲不若香林好。今遵香林焉。龍馭上賓。師受千佛院之請。上堂祝。聖曰。晏坐隆安七尺床。鍼頭一見意何長。追思無計酬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又應圓寧法興二刹。上堂。巢知風。穴知雨。智鑑無痕。靈源無底。不是心不是佛。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非旛動非風動。雲靄靄而千峰自啟。達磨西來不會禪。至今露却當門齒。且節至理彰一句。作麼生道。柳陰拂地黃鸝囀。水碧搖天白鷺飛。上堂。聲色裏坐。聲色裏臥。冷地商量。早成錯過。不錯過。堪笑楊岐三蹄驢。踏倒嵩山破竈墮。晚參。舉五祖演示眾曰。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休糧方。耆婆不得妙。師曰。五祖。大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爭似香林這裏。園無半莖菜。廩無一粒米。信手拈將來。供養諸賢者。阿呵呵。真快活。夜半鐘聲敲未斷。清晨齊唱太平歌。上堂。大雪覆千山。孤峰頂不白。無人識得渠。萬戶俱打徹。舉拂子曰。者裏挨開綫道。拶得身來。許你諸人持論。設若眼孔定動。喉嚨心知。早是白雲萬里。上堂。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古鑑辨媿妍。良工列規矩。末後句只者是。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且道如何是末後句。喝一喝曰。善財拄杖子。上堂。古殿洞然。玲瓏溢目。風生鳥樹。香散庭幃。列諸聖於其間。羅萬靈於此際。龍驤虎驟。啟千佛之頽風。疊嶂層巒。拱九重之聖境。沒絃琴調。貴和知音。無孔笛腔。惟善接拍。且道還有飲泉水知地脈者麼。遂起身鞠躬曰。不因大量設蒲供。怎得陞堂祝聖圖。晚參。病瘥不假驢駝藥。延齡何用九還丹。山僧昔在天台通玄。秘授靈驗奇方。善治盲聾瘡癩。貪嗔癡妄。諸般邪魅。疑難雜症。無論國王大臣。僧尼道俗。只消一服。立刻痊愈。如何是方。響。單提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直下服去。自然見効。不惟眾苦冰清。亦乃菩提克證。倘若疑信不決。舊疾仍作。莫言不道。師于康熙丙午仲冬二十三日。集眾遺囑訓誡。皆法門大綱。不及世諦語。子時分。呼侍者更衣。端坐而逝。壽五十有七。臘二十有三。塔于香林之殿西隅(林野奇嗣)。

弁山蟠龍法柱長禪師

興化仙游胡氏子。髫年醉心宗門。母欲為婚媾。師不從。宵遯投龍潭祝髮。巖棲數月。途步出嶺。造博山。進不語堂。兩閱寒暑。衣不解帶。于法眼拈夾山語。豁然契悟。即語儕輩。法眼與麼解會。要見夾山。直待驢年。便捲臥具。徧謁諸方。逮抵江浙。未上通玄。初見奇祖。相視漠然。奇對侍司曰。新到好個學者。一日入室。奇指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曰。不敢再下註脚。抽身便出。晚復進見奇圍爐。奇曰。莫去火爐頭。有個無賓主句。正待商量。師曰不必。奇挾火曰。這箇為甚喚作火。師拽脫火筋便出。奇曰。蒼天蒼天。一日奇入碓房。見師躬操杵臼。乃曰。墜腰石今日

放光也。師曰。業在其中。一日奇。舉破夏公案。泊濟行數里疑此事。且道疑甚麼。師曰。疑殺天下人。奇曰。黃檗為甚前不肯後肯。師曰。獅子咬人。奇曰。識得你也。便掌。師亦掌。至晚喚師入室付授焉。時值申酉之變。杖笠歸閩。避地支提。辛卯省觀天童。癸巳始抵吳興。創蟠龍于弁蒼北麓。開法上堂。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吳山青楚水綠。曰謝師答話。師曰。二十棒自領去。乃曰。諸人生來。自有一雙眼睛。固是活埋。在聲色堆頭。夜以繼日。擺撲不脫。驀喚大眾。眾舉首。師曰。莫妄想上堂。僧擬問。師便打。僧亂統。師連棒趨出。乃曰。口縫未開。山僧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也。若待問來答去。形於紙筆。當為禪道佛法。直指一宗。掃地而盡。乃展兩手曰。討甚麼椀上堂。衲僧家。寧適上古之規繩。餓死於林下。不可好熱鬧而恥辱於先聖。有般瞎漢。以大法小法。籠瞽學者。臆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何常夢見其屎溺氣耶。大眾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上堂。春山如黛。春雨如膏。翠竹千莖萬莖。黃鸝一聲兩聲。圓通門大啟。不用悟無生。有人諳落處。蟠龍分半院與他住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又如蜂抱王。蟠龍這裏。鈎又無。餌又空。壁立猶如虎嘯風。不啟玄沙三種病。從教個個氣如虹。何故。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上堂。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即此證得。親見迦葉師兄上堂。問如何是蟠龍為人。師曰。闍黎退身有分。僧無語。師曰。不信道。乃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抵得處。不在指頭上。好大哥。勘破了也。且道勘破個甚麼。羚羊掛角無人見。獵犬尋蹤特地猜上堂。眾集。師曰。好些陳爛葛藤。今日索性截斷去也。以拄杖趕下。復召大眾。眾回首。師曰。可惜許浴佛上堂。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這漢剛出頭來。便逞乞兒伎倆。將大地人物。作自己受用。不知背後有人。雖然蟠龍拄杖子。未打你在上堂。天地與我同根。遂拊膝曰。誰敢正眼覷著。萬物與我一體。又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不見道。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看他底關底。方會脚尖頭踢出個佛。若是胸次。有一星兒佛法元妙知見。擬欲利人利己。生陷拔舌犁耕。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上堂。興拾枯柴煮瀑冰。閒拖瘦杖入雲層。秋空十里笑聲杳。喫瓊瑤粥住山僧。大眾。且道東震土中。還有這個快活不徹底漢麼。拍膝一下示眾。舉興教洪壽禪師。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眾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嗔何。王益重之。師曰。自靈山遺囑。王公大臣。皆為我家垣墻。林下人。能以古道自處。無怪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王公貴人。安往而不敬哉。味其知事嗔何一言。足以形容稗販輩。沒處遁逃。也可悲。也可笑示眾。舉倚遇禪師。叢席在法昌崇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至。不堪枯淡多棄去。開爐日。以一力搥鼓陞座。諸上座。佛法盛衰。據此可卜。蓋先哲務實。而不務名。彼法昌萬山之中。臨開爐日。以一力搥鼓陞座。得非自全也耶。登其門者。如

積翠南。大寧寬。寶覺心。靈源叟。皆互相推重。乃至龍圖徐公禧。與昌俱為布衣交。此時儕輩。抑未聞有哂之者。而抑未見其自歎不若人者也。真如踞地獅子。昌其人歟。時山門頭犬吠聲。師呼行者往看。有甚祖師到。喚來洗脚。示眾死心生平。以嗔怒訶罵時輩。五祖生平。以戲笑爐槌學者。蟠龍自來閉門打睡。聽其苔封古屋。草長法堂。於心無愧。今日入泥入水。曲順人情。許諸德入室。以本分相見。眼目定動。怎怪得山僧。示眾。說禪浩浩地。爭如栽田博飯喫。呵佛罵祖口須讓。孤峰頂上人迫不得已。炊鐵釘飯。煮木札羹。要飽天下之饑人。直是教他無下口處。卓拄杖曰。有權有縱。有殺有活。示眾。涅槃經魔說眼正。許仰山。一毫上識得水潦。悟也未。拗折俱抵指頭。玄沙旁不肯。泊合經論賺過。良遂是可兒。有者道。嶮崖句峻。陷虎機深。是則固是。大煞寐語。以拂劃一劃曰。鉤在不疑之地(林野奇嗣)。

永嘉護國古泉清禪師

江南寧國人。師未嘗言姓氏。韶年。入匡廬剝落。本山受具。精止觀。參天童。因竹篋子落地得悟。後依通玄奇。執侍六載。受囑後出住甌之樂清盤龍。繼主永嘉護國。冬至上堂。洞山掇退菓桌。羣陰剝盡。慈明揭榜僧堂。一陽來復。可謂舉止參造化。施設侷鬼神。檢點將來。未曾舉著向上事在。遂舉拂子曰。委悉麼。葭灰纔動。繡線初添。擲拂子。上堂。山僧昔曾記得古宿一則公案。甚是奇特。可以轉凡成聖。可以破生死關。可以出有無見刺。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乃因齋慶讚。不免對眾舉似。遂連卓拄杖。元旦小參。溢目韶光。物情舒泰。梅開遍野。草木呈祥。斬新條令。特地乾坤。放出南山鱉鼻。吞却嘉州大象。石女謳歌。木人作舞。十字街頭石敢當。拊掌大笑曰。奇哉奇哉。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喝一喝曰。且道。者個是甚麼。復喝一喝。歸方丈。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鼻孔。師豎拳曰。會麼。曰此是即今的。師曰。汝且會即今的。因僧向方丈前過。師召曰。者裏來。僧便入。師曰。未有事在且去。僧便去。師復召。僧回首。師曰。向後不得辜負老僧。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師曰。吾無隱乎爾。僧無語。師便打。僧叉手問曰。和尚還識某甲麼。師曰。不是人。便是鬼。曰蒼天蒼天。師曰。哭你底爺。哭你底孃。僧禮拜。師喚侍者曰。將三文紙錢來。師後隱新昌之西山。於康熙甲辰秋八月示寂。茶毗得舍利無算。建塔于本菴之西麓(林野奇嗣)。

南嶽藥山商尊元禪師

湖廣衡陽王氏子。因事匿跡飛來菴。禮繼白首座出家。參無縫塔話。上天童。首謁金粟容。機緣即契。師以未見悟老人。乃直上太白。見悟於大徹堂。問神光向達磨。作禮三拜。得髓授衣。今日某甲。亦禮和尚三拜。且道得個甚麼。悟曰。沒汝分。師力參三載。不能轉一語。一日再理前話。悟亦如是答。師曰。恁麼則得髓去也。悟曰。既是沒汝分。為甚麼又得髓。師曰。老老大大。作這般去就。悟曰。如何是汝得

的髓。師曰。大眾證明。悟便打。師曰。更要矢上加尖。上雙髻。參雲門信。旁有僧持錢至。信曰。金陵用的錢這樣小。師曰。銅錢雖小。寶字一般。信曰。如何是汝的寶。師作捧寶勢曰。請大師鑑。信曰。弄虛頭漢。師曰。這老漢。寶也不識。信曰。阿誰能識。師拍露柱曰。露柱證明。信便歸方丈。師曰。也不消得。參天童恚。除夕普茶次。恚曰。山僧行一令。道得者徑過。道不得者。罰茶十鍾。師曰進令。恚曰。覓心無處得心安。因甚却往鄴縣調心。師曰。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邊疆。恚曰。也要喫五鍾。師曰。和尚如何。恚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師曰。和尚也要喫十鍾。恚曰。何得如此。師曰。教壞人家男女。謁通玄奇。水乳契合。未幾受囑。海陵何阜福慧寺。請師開法。後古南門。應請興化。延師分座說法。名重叢林。順治戊戌。師歸省母。抵漢江棲賢示疾。骨如柴立。猶危坐竟夕。獨冠敬見曰。兄瘦若此。何乃爾耶。即張目書偈曰。皮包骨。骨裏肉。骨肉脫盡是何物。咄。芳草萋萋鸚鵡洲。晴川歷歷漢陽樹。即投筆而化。門人奉龕歸福慧。供奉三載。始啟龕戶。茶毗。見師顏色如生。一目微露睛。光射人。四眾歡呼。仍迎建塔(林野奇嗣)。

江南寧國寧元漢目杲禪師

泉州紫雲黃氏子。幼不茹葷。十一歲。父母俱喪。覺世相無常。遂詣圭峰。禮妙湛雜染焉。二十歲。謁黃檗琦。入室纔問。琦連打數棒。師罔措。悶甚。更加力究。午夜聞鐘。忽省曰。噫。元來病在冷中起。遂從前疑團。當下冰釋。上方丈呈解。琦多首肯。未幾出閩徧參。同石生弟。叩金粟元。元問。二人同鼻孔。那個最重。師曰。和尚試定當看。元曰。却是你重。師曰。莫塗污人好。元又顧石生曰。你又作麼生。石一喝。元曰。泊不問過。師便出。元深異之。令居記室。越明年。參天童恚。師問。陸來船來。無勞問著。同聲相應一句。請師速道。恚曰。裂破舌頭。師曰。未到天童。不妨疑著。恚曰。疑則且置。諸方結制。何不覓個住處。師曰。三處度夏。文殊舊規。恚曰。文殊即今何在。師振聲一喝。恚曰。這閩子。敢來捋虎鬚。直打出方丈。師曰。某甲遠來。且勿相謾。復參通玄奇。奇舉夾山話問。法眼不作境會。汝作麼生會。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奇曰。却是沒奈何。師曰。尊意如何。奇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趨前問訊曰。千古罕聞。奇便喝。師曰。轉見作家。奇又喝。師於是。頓見古人用處。遂令掌翰墨。又曬經次。奇問。梵語首楞嚴。華言究竟堅固。如何是堅固底道理。師曰。但有言說。多無實義。奇曰。豈無轉身。只要杜口。師曰。看他朝子貴。不是種田郎。奇曰。面皮厚多少。師曰。正要天下人簡點。奇便喝。師亦喝。奇頷之。一日出衣拂囑之。出住江南寧國寧元寺。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曉。遂喝一喝曰。莫探頭好。有口且掛壁上。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知。復喝一喝曰。作甚難易。早已七穿八穴。大眾。釋迦老子。開口話墮。全不覺知。今日總被不肖挫折一上。是汝諸人。還見山僧眉毛在麼。乃拍禪床一下曰。

為眾竭力。禍出私門 謝監院上堂。折東籬補西壁。扶叢林弼知識。至於陸役沉勞。將無作有。在祖上人。未曾不會。更有三種事。不可不知。第一直須金鑄堅實心。逢魔不退。第二更要鐵作脊梁骨。遇難轉剛。第三乃○○○○曰。筍 上堂。古石鞏。三十年張由基弓箭。只射得半個聖人。老高峰。廿餘載布漫天網羅。方遇著一螟虫子。寧元素病在狂。不但矯今時疲敝。直欲反古人休風。是以弓亦不張。網亦不布。牢關把定。鬼神無窺覷之方。葛藤剷除。佛祖正蕩平之路。其奈人心不古。望崖而退者多。法運下衰。特地相呈者寡。雖然。且道如何是寧元真實為人處。遂喝一喝曰。拳便用拳。踢便用踢 上堂。問德山為甚入門便棒。師曰。養子方知父慈。曰臨濟為甚入門便喝。師曰。賊無種相鼓弄。曰德山臨濟未出世已前。還有棒喝也無。師曰。向來曾亦疑著。僧一喝。師曰。無人拈打汝何勞叫喊。乃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弄巧翻成拙。不見。達磨門下。分皮分骨分髓。何似老神光禮拜叉手而立。遂以手擱嘴曰。寧山今日也成多說 上堂。生是誑死是謗。不生不死何模樣。等閒坐斷兩頭關。不動身心成實相。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關已坐斷。如何是成底實相。復卓一下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晚參。舉瑯琊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千巖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檢點將來。總欠悟在。師曰。大眾且道。那一個是世諦流布。那一個是佛法商量。時有僧出。師驀喝曰。淨土上不許窆屎窖 上堂。眾集定。師默然良久。問曰。還會麼。眾無對。師復曰。般若經中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便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銜花。師曰。功不浪施。曰見後因甚却不銜花。師曰。恩無重報 師因同門商尊公。舉深明二上座話。問曰。那裏是他未悟處。師曰。切莫壓良為賤。曰三十里方省。又作麼生。師曰。落七落八。曰若不同床睡。安知被底穿。師曰。百年一夢 問。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上座一入西山。為甚杳無消息。師曰。甕裏不走鼈 問。如何是道。師曰。雨打石頭滑。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步行騎馬。僧擬議。師曰。無汝著脚處 師因二梵僧參。一名叱釋拾羅。曰汝還識得他的根底麼。曰識。師曰。既識。為甚又來此方。僧畫○相。復以手打破。師曰。不易南來。又問羅叱索南曰。汝又恁的。僧攘臂努目操梵音。師曰。我却不會汝這三昧。僧展兩手。師亦曰。不易南來。二僧下帽。一齊作禮。師曰。一龍一蛇 師在南臺。逢一幼婦。攜一籃螺螄。乞求授記。師以手撥螺螄曰。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婦叩謝。師曰。汝既夢癡。我亦酒醉。言訖婦不見 師到西潯大聖山。見一僧危坐門外。師入異之。既而出視。其僧已立。師問曰。汝盲耶。不對。師曰。汝聾耶。不對。師曰。汝啞耶。不對。師曰。盧醫扁鵲。雖有神丹。遇此等人。終無靈驗。遂過別山。至暮乃還。其僧卓然如故。從者笑之。師曰。莫動他。三日後午時化去在。左右以師言不妄。候之果然。師頌曰。聾盲音啞已無知。庭下何為立許時。惹得東邨汪小大。一狐疑了一狐疑 師入堂。值雲首座指火問眾曰。喚作火。則燒殺汝。

不喚作火。則凍殺汝。畢竟喚作甚麼。師聞之。謂眾曰。適纔首座此問。殊是發藥。汝諸兄弟。毋相錯過。眾默然。師遶爐三匝而出(林野奇嗣)。

揚州興教破雲義禪師

桐城方氏子。族以儒業。幼稍知書。十二失父。十四喪母。胞兄善交。馳騁敗度。揮金殆盡。師亦娛聲色。每醉後喜於林樹中宿。一夜五鼓。聞子規聲。豁然如澄潭皓月。其中清徹之狀。不可枚舉。且喜且疑。有會於道。因到般若社見雲松。松以竹篋子話示師。茫然不知下落。更加迷悶。適松有匡廬之行。相隨舟中。松叱曰。汝是俗子。與我僧家。偕行不便。師隨起憤心。向梢艙。索剪刀。將髮剪下。和巾幘投之江中。見松曰。是僧耶。是俗耶。松笑曰。真丈夫兒。出世因緣。在此舉矣。侍松參博山。一夕聞舉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會得竹篋子話。舉似松。松曰。你見個甚麼道理。師曰。燈原是火。松曰。俗漢子。師曰。莫瞞他好。後參天童三載。領益頗多。復參通玄奇。師問。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時如何。奇曰。看脚下。師曰。足下無私誰敢覷。奇曰。你又向這裏躲根在。師便喝。奇曰。險。至此覺得。尚有一毫頭難去在。一日監院為僧舉火攬炬曰。就在者裏。師在側。豁然徹底。方知從上老宿。本師老人。不欺我也。是年即受記荊 出住興教。上堂。榴花紅似火。蘆花白如雪。紫燕語喃喃。黃鸝聲弄舌。分付時人仔細看。莫教錯過好消息 上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請問諸人。既無一物。即今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四時寒暑。兩儀日月。萬象森羅。一切世間種種色相。畢竟向何處安著。良久喝一喝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僧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我正要問你。那個是你的心。僧無語。師打出 問。某甲參學多年。未有個入處。師作悲痛聲曰。苦苦。僧亦哭曰。難為和尚慈悲。師笑曰。蒼天蒼天。僧有省(林野奇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嘉興石佛乳峰溧禪師

上堂。水洗水。舍那千丈。毗盧海塵淨塵。十方世界現全真。風敲竹韻。日轉松林。黃鸝啼古岸。白鷺點丹城。驀拈拄杖曰。會麼。有也無也。塵也水也。若向者裏薦得。法爾如新。其或未然。山僧為汝證明。卓拄杖一下曰。蘇嚕娑婆訶。[口*悉]喇娑婆訶 除夕小參。王老燒錢。計窮力竭。梅洲分歲。嘯月吟風。塞北春寒。一言已出。江南地煖。駟馬難追。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鳴指曰。爆竹聲中催臘去。紅爐燄上報春來 師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拄杖子還相見也無。僧便喝。師曰。者一喝。還是相見不相見。僧便行。師曰。住住 馬祖翫月頌曰。桃梅李柰一園紅。齧著酸甜味不同。曾見空庭閒翫月。相傳千載播宗風 師年七十五攜杖遍歷匡廬諸山。至康熙癸亥。七十七歲。復歸本寺。與眾盤桓無倦色。別諸檀越。分付侍者。傳各處弟子。至三更時。沐浴書偈曰。指出宗風代代重。元關鳥道在其中。青山綠水分賓主。明月堂前酒一鍾。擲筆大笑。行數步立逝。塔建本寺(林野奇嗣)。

餘杭廣化笑堂悅可明禪師

武塘居氏子。棄室出家。初參天童。再參通玄奇。聞報鐘有省。一日奇問。天龍豎指。意旨何如。師亦豎一指。奇曰。山僧又不然。師曰。請和尚道看。奇復豎一指。師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奇曰。你又向恁麼處見得。師亦豎一指。奇領之 上堂。松林幾度秋聲。牛背一腔橫笛。天然大士圓通。爭奈諸仁不識。還會麼。普門大士。在諸人眼睫上。轉大法輪。作不思議功德了也。如或未然。二六時中。切須討個端的。喝一喝曰。佛殿裏燒香。齋堂中展鉢(林野奇嗣)。

廣德石溪崇化了悟能禪師

晚參。鐵壁銀山。七穿八穴。毫髮不存。全然漏泄。啞子喫黃連。滿口道不出。清波無遠路。冷浸一輪月。喝一喝 因事示眾。本自無為閒道人。胸中豈留元字脚。假如拾得是非窠。就手一時須抹却。到者裏。無非不非。無是不是。以拄杖劃一劃曰。截斷雲雷氣象清。金烏踴出輝天地。拽杖歸方丈(林野奇嗣)。

天台萬年無礙徹禪師

上堂。靈符在肘。動止由誰。寶劍高提。殺活在我。任他穿楊妙技。到此擲箭拋弓。總饒辯若懸河。未免亡鋒結舌。不是鉗錘綿密。亦非爐鞴森嚴。選佛場中。理宜如是。山僧今日初陞此座。條令斬新。不論是佛是魔。入門便喝便棒。九十日內。把斷要津。二六時中。壁立萬仞。直得頑銅鈍鐵。頓成利器。是聖是凡。盡證無生。設或時節一至。自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入自由。縱橫無礙。雖然。須是個人始得。還委悉麼。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送法衣上堂。舉起衣曰。只此衣。護法未舉意已前。混然一體。既發心已後。撞著作家敏手。直得七花八裂。向鍼筭不入處。痛下鍼錐。風縫不通處。絲來線去。仍復打成一片。正當恁麼時。且看。徹上座如何施設。遂披衣曰。將來搭向肩頭上。直踏毗盧頂上行。示眾。泰寧今日起七穀米。毫無一粒。只有白棒一條。觸著頭破腦裂。有般知解宗徒。便道。鉗錘綿密。若作與麼商量。正是喚龜作鼈。直饒盡底掀翻。未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林野奇嗣)。

湖州地藏拈拾學禪師

夔州高梁唐氏子。初歷講肆。傳通教相。後因危疾。自念。生死到來。將何抵對。遂參天童悟。於棒下得個入處。即呈偈曰。觸背未分明朗朗。擬心推處黑漫漫。要知的的無他事。打破虛空這一拳。首座見而閱之。不與可否。師又力參。一日忽聽香版一擊。全身脫落。即呈偈曰。一擊情關識鎖開。呵呵微笑歎奇哉。元來是個無思算。徹見渠儂腦後腮。悟領之。復參金粟容。容豎拳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和尚也要喫我一拳。容便打。師禮拜而出。參棲真。值奇上堂。師問。路逢劍客須呈劍。試請和尚劍看。奇曰。血濺梵天。師曰。忽遇單刀直入。又作麼生。奇便打。師便喝。一日奇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涉是非。道將一句來。師曰。禮拜和尚去也。便出。一日。奇問。昔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復有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只作境話會。奇曰。既不作境話會。作麼生會。師曰。會即禍生。奇領之。師開法苕溪三十年。康熙戊午示寂。塔於廣德州之雲門寺右(林野奇嗣)。

汝州風穴雲峩喜禪師

蜀之資陽陳氏子。幼而穎異。齠年。見死尸[月*峯]脹有感。求出家。父母難之。乃自絕食。人而許之。遂投寶峰。披剝。徧謁禪席。聞雙桂明住萬峰。即兼程而往。機緣相契。命職維那。壬午。出蜀造金粟。上天童。復過天台。參林野奇記。師資相合。親依七載。通玄高寒清苦。染危疾瀕死。方瘉。命充副寺。一日奇問曰。等閒拶著。便轉轉地。我這裏總用不著。將汝從前所得。據實說與老僧看。師乃盡情呈白。奇搖手曰。不是不是。師曰。向來皆蒙印可。因甚今却不是。奇曰。且道。山河大

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奇正色呵曰。說得道理好。師擬議。被奇攔胸把住曰。除却總別異同。速道速道。師無語。奇乃驀向懸巖一推。當下胸中寶惜。廓爾冰消。隨口說偈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拶碎虛空骨。萬象森羅笑點頭。呈方丈。奇闕畢。復伸手索曰。將你悟得的。拈與老僧看。師曰。昨日無端被害這脚。一夜疼痛不止。奇乃呵呵大笑。師哭蒼天蒼天便出。次日。復將從上誦訛公案。重重勘驗。師一一對答如流。奇笑曰。這回吾不汝欺也。遂受記荊。明年禮辭。渡江涉滁水。適鶴丘固始緇素。請住大別普濟。始開法焉。繼而遷光山普福。羅山龍池。鄧州慶祥。隨州法興。丙申秋。受汝州觀察捷武范公請。住風穴祖庭。開葦闢莽。大整頽綱。濟上宗風。於師復振 上堂。寒則普天布地寒。熱則普天布地熱。雖則寒暑遷流。當體本無生滅。是以。丹霞燒木佛。燎却院主鬚眉。移花兼蝶至。百丈躬身撥火。突出瀉山眼睛。買石得雲饒。山僧今將盡十方世界。為一火爐。以四聖六凡作柴炭。遂拈拂子。吹一吹曰。祇憑者星子三昧火。猛發烈燄亘天。不容進前退後。卓立躊躇。汝等諸人。作麼生得個出身之路。以左手拍禪床。復舉趙州示眾曰。我向南方行脚。火爐頭。有個無賓主句。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乃召大眾曰。還會麼。若會得。趙州老漢。無地容身。其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我向行脚。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句。也是貧兒思舊債。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切忌揚聲止響。普濟恁麼批判。還有為趙州作主底麼 上堂。破糞箕禿笞帚。臥月眠雲。乾屎橛死猫頭。超今越古。恁麼舉唱。是汝諸人。還簡點得出麼。如簡點得出。山僧生陷無間地獄。脫或未然。雪峰鞞毬。玄沙汝虎。復舉修山主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曰。釣魚放生 上堂。拈拄杖曰。釋迦世尊。覩明星而悟。只悟得者箇。復卓一卓曰。眾生處塵勞而迷。只迷得者個。拈却迷悟兩頭。坐斷凡聖窠臼。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裸裸。赤灑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驀呈拄杖曰。且道。者個是甚麼。有時間把出門去。扶我歸來靠壁東 上堂。驟地慈雲飛不斷。潑天風雨甚稀奇。普令四海生歡悅。正是如來出世時 示眾。牛頭馬面虎狼肝。月骨風神海量寬。倒握龜毛三丈二。乃曰。請續末後句。便下座 示眾。昨夜三更走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渾家廝炒理不清。我罵你兮你罵我。休罵我。萬法因緣隨分可 小參。將心作佛。剜肉補瘡。了妄歸真。潑油救火。機前荷負。而平地千差。直下承當。而白雲萬里。總不恁麼。入無間獄。行但行。坐但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也只贏得一味平常。猶未是衲僧向上事。何也。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烟 示眾。風生大野。霧起長空。冰鎖寒泉。霜凝草木。一一正法眼藏。明明佛祖家風。卷舒本自一如。表裏元無二際。普天布地。徹古通今。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然雖如是。有人於此蹲坐。風穴打了趂出 小參。白雲堆裏。風穴寺中。坐消日月。歲盡年窮。我此一眾。四來禪侶。個個懷勇健之能。人人絕情謂之見。隨緣著衣喫飯。坐臥經行自由。雖云春夏秋冬。不被

寒暑遷其本志。使得十二時辰。不被十二時辰使。何故響。今年今月今宵盡。明歲明
春明日新 上堂。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何著落。師曰。深山藏獨虎。曰畢竟如
何。師曰。淺草出羣蛇。乃曰。聲前一句。截斷眾流。信口道來。眼橫鼻直。入林不
動草。入水不動波。然而美則美矣。仔細檢點將來。猶未盡善。直饒掇轉驢腮。謾道
止止不須說。掀翻露布。休云我法妙難思。何故響。瓜田不納履。李下莫整冠。低頭
又蹉過。擡眸落二三。興善恁麼告報。大似紫羅帳裏撒珍珠。盡情剖露了也。遂以拂
子作○相曰。須知就裏深深意。莫把封皮作信看 上堂。問日中有影。因甚鏡裏無痕
。師曰。明眼人前三尺暗。曰撥草瞻風。貴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甚麼處。師曰。
海島金山笑善財。問蚯蚓截為兩斷。未審性在那一段。師左右顧視曰。會麼。僧擬議
。師便打。問喜怒哀樂尋常事。一念未生時。又作麼生。師曰。山青水綠。曰懷珠乞
匄覓他寶。帶露瞻風却是誰。師曰。雪峰道底。問一念未生全體現。超凡入聖事若何
。師曰。上者不高。低者不下。問心本無心因境有。了境唯心事若何。師曰。眼睛似
木[木*突]。曰本來清淨。因甚又不了。師曰。重添搯[打-丁+(天/韭)]。乃曰。丹心一點
。動合神猷。運化千般。冥符至理。雖則難思正體非情可擬。要知莫測靈明即緣而照
。若洪鐘之在架。隨扣擊以成聲。大道虛元。故無求而不應。正所謂無門無傍。四闥
皇皇。吾不知其名字。強名之曰道。還會麼。金蛇入夢情偏喜。龍過禹門燒尾新。遂
喝一喝 上堂。蟬聲聒噪。秋色離披。月皎長空。香飄丹桂。明明生佛已前。了了見
聞不昧。古人從此打失鼻孔。可惜而今寂寥。山僧到者裏。固是分疎不下。未識諸人
以為何如。試檢點看。擊拂子 小參。南尋諸友。可惜草鞋。絕學高流。虛消歲月。
二途不涉。平地喫交。打點將來。失却鼻孔。且道。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疑團
撲破情何及。諸見空時理莫窮。南嶽五臺從去住。桃紅李白笑春風 上堂。一夥白面
禿頭虫。問水尋山訪性踪。不在他方求住止。却來風穴伴殘冬。豆腐饅頭小米飯。麤
飽安然笑展容。富貴滿爐燒榾柮。大家相向煖烘烘。一團和氣好消息。幾個知音就裏
窮。現成公案都不會。妄想狐疑瞎用工。黑山鬼窟排身入。摸著根源兩手空。回首忽
覩燈明佛。放光動地潑天紅。乘時要賞元宵節。打開布袋任渠濃。遂以拂子敲空。又
擊禪床曰。璫璫璫鑿鑿端兒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十里
外。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斫却月中桂。清光倍更多。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
。金翅劈海。直取龍吞。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華山圖跡上。潘閻倒騎驢 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東司籌子念摩訶。曰即是我。師曰。這齷齪鬼 晚參。師舉
僧問雲門。學人不起一念時。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意旨如何。一僧曰嶮。一僧
曰撼搖不動。一僧曰撐天拄地。參退。師即一齊榜出法堂前。乃鳴鑼集眾。命三僧。
端容班立上位。師便大展坐具。將欲禮拜。三僧俱驚怖迴避。師笑曰。將謂有險峻之
機。撐天拄地。撼搖不動。元來只如此。便一齊掌退。歸方丈 三僧挂搭次謝單。師
問曰。汝等是身進堂耶。是心進堂耶。僧俱無語。師勵聲正色曰。你們主人公。也不

曾帶得來。如何要到我這裏住。僧皆悚然。班拜一齊胡跪。師遂以拂子點曰。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復鳴指一下。歸方丈。師一日因侍御李公偕。內翰松谷張公。相訪坐喜公池。李曰。學生為此事不明。今特參承座下。請師不倦垂誨。師舉起如意曰。會麼。李曰不會。師曰。覷面相呈。為甚麼不會。李曰。然隱微之妙理。未足以聲色形容也。師曰。檀越高論。略違貴教之本旨。李曰。何謂耶。師曰。不見道。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乎。李曰。如何即是。張曰。據吾所見。則無處不是。師曰。是個甚麼。張乃顧李公相笑。師曰。眼眼相覷。此事竟不致於隱諱矣。李曰。如何下手。師即與二公。長揖而別。康熙丁未秋。新蔡瀘水宋中丞。捨宅建金粟院。請師住持。五千餘指圍繞。戶無所容。有露處而聽法者。丙辰春。染微疾。四月初。書別道舊。更遺翫物。辭宋中丞。郭明府。至十三日中夜。喚冲涵併侍僧曰。將我衣物估唱。營辦後事。誠諸法侶。各以擔荷大法為心。莫效世俗。奔馳弔慰。挂孝哀鳴。侍僧請曰。和尚。為一代知識。豈無一言以曉後世乎。遂進紙筆。師援毫書曰。吾年六十有四。出世因緣已畢。生死凡聖同源。大都眉橫鼻直。歸去來兮歸去來。喝一喝曰。摩訶般若波羅蜜。投筆而逝。世壽六十四。僧臘四十四。因宋中丞之堅留。建塔金粟院左(林野奇嗣)。

京都延壽法曇海禪師

四川梓州猶氏子。上堂。牛頭沒馬頭回。餓鬼爭漆桶。脫籠頭。卸角馱。癩馬繫枯椿。去此二途。別資一路。雕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若祇恁麼便休。平白地上。死人無數。事不獲已。向諸人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忽有個孟八郎漢。起來拍手。呵呵大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十字街頭石敢當。從旁不甘出來。向伊搖手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示眾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便恁麼去。西來一脈。掃土而盡。先聖不得已。向無說處現說。無示處頭示。無傳處假傳。祇如調達推山壓佛。與雲門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是同是別。上堂。奇言妙句。簸土揚塵。痛棒熱喝。欺賢罔聖。不打鹽官鼓。不唱德山歌。渴飲饑餐。早眠晏起。固是十分成現。自當飽足。知恩何待。曲杓木床上老古錐。七十三八十四。哆哆和和嚼飯餵。嬰兒須知尊貴。一路自別。這裏省去。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豈肯摘葉尋枝。捨父逃逝。被人喚作窮子。大眾。祇如吳山岌岌。海水奔騰。車馬駢闐。人境交雜。作麼生說個一法所印底道理。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士問。做工天不上怎奈何。師畫一畫曰。須向者裏會取。士曰。如何得會。師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問仰山打大禪佛四藤條。意旨如何。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曰恁麼則侍者也須喫一棒。師曰。他過在甚處。曰他若知。應禮拜和尚。師曰。你又作麼生。僧擬議。師直打出眾晚參。師曰。佛法盡在門外。各各請退。時有僧纔出禮拜。師便打曰。向你道。佛

法盡在門外。又出來討甚麼 師問士曰。迦葉道。倒却門前剎竿著。意旨如何。士曰。看脚下。師側耳曰。道甚麼。士再舉。師便掌 士問。威音二字如何解。師曰。你還見老僧麼。士曰不會。師曰。你是俗漢子 晚參。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山僧昨晚無端痛棒。打諸大德。當墮無間地獄。汝等作麼生救。若救得。是真佛子。若救不得。衲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驢揀溼處尿。曰某甲又不然。師曰。你又作麼生。曰鼓是皮鞭。鐘是鐵鑄。師曰。終沒交涉 上堂。元機獨唱。截斷眾流。正眼洞明。十方通暢。在市盈市。居阮滿阮。不止南方火爐頭。何礙長安鬧市裏。羊肉案頭悟去。尚涉程途。十字街前踏著。猶為影響。所以道原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個裏須是寸絲不挂。赤[身*國][身*歷]漢。聞恁麼道。一肩擔荷。更不回顧。稍有相應分。擬議思量。即沒交涉。何故。揮拂曰。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上堂。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忽然觸破太虛空。不是心兮不是佛。前途有問是何宗。正好羸拳驀口築。君不見。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元關金鎖應時開。此生不致空埋沒。是即是。大有人笑山僧教壞人家男女。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林野奇嗣)。

安東東山雲父徧禪師

江西姜氏子。母陳示眾。舉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宗曰向你道恐你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曰只你是。僧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瞥在眼空花亂墜。僧有省。師曰。歸宗老漢。太煞不惜眉毛。阿個師僧。無端囫圇吞棗。檢點將來。正好喫棒在。或問山僧如何是佛。只向他道。瓠子冬瓜。如何保任。直的直侗儻。曲的曲灣灣 示眾。喝一喝曰。會麼。有禪可說。閉口波斯嚼生鐵。又喝一喝曰會。麼。無禪可說。鞭打須彌痛不徹。文殊椎胸罵普賢。寒山拍手笑拾得。眼上眉毛八字橫。從來不曾少一撇。惟有兩片唇舌。日夜怨恨未休。何故。蓋因你眾兄弟們。二六時中。不稽之言太多。體究之功少。歸堂各自檢看(林野奇嗣)。

泰清梵欽中禪師

參林野奇于天童。奇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身貧無被蓋。奇曰。此意如何。師曰。露出本來人。奇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三頭六臂擎天柱。忿怒那吒撲帝鐘。奇曰。未在更道。師曰。低聲低聲。這位侍者師。幸是家裏人。奇頷之 奇問。堂中有幾個還飯錢底。師曰。說甚幾個。人人頂天立地。個個鼻直眼橫。奇曰。若然。何用打七。師曰。不打七。怎顯得出他好處。奇曰。那裏是他好處。師曰。人人頂天立地。個個鼻直眼橫 奇一日又問。堂中幾個堪雕琢。幾個不堪雕琢。師曰。問取聖僧。奇曰。汝在堂中做甚麼。師曰。昨夜設放參飯。某甲隨眾。喫了兩碗 順治癸巳秋八月。師示疾。臨期坐脫。有語及門之徒可再付

一二。師厲聲曰。權子已行矣。今又何為。遂脫去(林野奇嗣)。

杭州祇堂印山先禪師

重慶鮮于氏子。脫白行脚。因看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話。得膺付囑。上堂。眾生諸佛。大地山河。往來古今。他方此土。盡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共說幾句無意味底話。仔細檢點將來。到也說得。句句現成。且道。如何是現成底句。八角磨盤空裏走。三脚驢子弄蹄行。木人雲中拍板。石女井底吹笙。燈籠露柱笑呵呵。更說甚麼乾屎橛。麻三觔。看破許多石土地。縱然能說不能行(林野奇嗣)。

姑蘇虎丘香嚴道安靜禪師

浙東餘姚鄭氏子。原名錫隆。字六冶。在孕十有二月而生。幼頗沈靜。不多言笑。四五歲時。見壁中裂文典破屋頽垣。輒淒楚且疑畏。一日有募緣道者。誦心經。至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不覺心曠神怡。如幽谷中出。疑畏自此而除。每見佛相莊嚴。歡喜嘆羨。恨不能身親其際。於出入時。遇衲子。必至誠恭敬。如同故人。漸長。生出世想。談及世俗上事。刺然不安。見婦女即厭恨。決志不婚娶。自十歲以至二十。師已列弟子員。食餼廩然。諸緣放散。絕無一境可當情。二十一歲。受業於管霞標之門。誨以袁了凡功過等書。喜甚。依而行之。後見石浪沈求如。諮決心疑。方識參禪一路。三登九上。懇切無間。一二年中。時有省會。未得了當。一秋發憤。提持萬法歸一話。只一蒲團。[拚-ム+去]死兀坐。六晝夜不放參。步出臺門。值大水汪洋。風清月朗。身心世界廓然無偶。會得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旨。不禁手舞足蹈。隨口吟出長歌短偈若干首。猶記數語曰。本自無拘束。如何不自由。不自由。祇為別尋求。休休。大千沙界一毫收。自此參扣天童悟。多所請益。一日問。大了的人。如何過日。悟便掌。師曰。如何到得一念不生田地。悟曰。這是你住頭所在。師曰。趙州道。除二時粥飯。無雜用心處。此意如何。悟便打。如是數番問。數番打。寢食不寧。一早。長跪問曰。畢竟如何是趙州用心處。悟當頭一棒曰。趙州與你。有甚相干。師於言下。正如十日並照。百千觔擔子。忽然卸下一般。乃奮身大呼曰。弟子但與麼去也。作舞而出。悟顧侍者曰。這倒也有些硬。自此以後。雖在名利場中。隨地安閒。無所變易。原欲三十披緇。又以君親之恩未報。兩入浙闡。遇而不遇。因兄邀入北都。蹇遭國難。慘悸幾絕。冒險南還。歷諸奇苦。心無所動。但隱隱地。不知何以。有一種放不過不融化處。不敢自欺。即詣石浪。盤桓究竟。石浪舉及高峰因緣。師請益曰。當初若問老師。作麼生對。浪築拳曰。我便與他三拳。自爾凝滯盡釋。灑脫無礙。偶游寧海之柏竹岡。山川奇特。別有天地。乃棲止焉。剏造正覺禪林。入太陽山。禮妙行尊宿。為刳度。師即以法海嗣席。因妙逝。師為料理塔事竣。徧歷叢林。博訪知識。後參天童奇。奇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是你不干涉是非處。師曰。夜靜更深夜人睡穩。奇一推。師曰。何勞明月再來窺。奇乃痛加呵斥。後再參。奇曰。你下語不

親切。怎生得大用現前耶。師悚慄稽首曰。祇如和尚。又作麼生。奇驀豎一拳。師於爾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乃知馬祖一喝。百丈耳聾。良有以也。奇首肯之。即授源流衣拂。出住山陰之道林。鹽官之法雲菩提。台南之靜修。四明之法海。姑蘇之興國甘露。京都之淨壽慈祥聖感曹溪。臨清之大寧。河南之石河。晚年南旋。退居虎丘之香巖。近續指月錄中傳。師慈心接引。望重天下。誠不虛也。上堂。當陽一著。坐斷千差。佛法禪道。好似破草鞵。玄沙知解。是甚乾矢橛。德山棒。臨濟喝。慈明插劍。子胡看狗。古人用處不同。要且未合本據。若還合得本據。鬚張三。黑李四。故人相見有何詞。昨日晴今日雨。衲僧家計只如許。以杖指曰。適纔向者上座道。逢人切莫錯舉。上堂。山僧作客多時。拄杖子短了八寸。汝等諸人。有能為我增長得者。舉為頭首。否則靜悄悄地。待他長養。眾無語。便下座。上堂。夜觀明星。世尊悟道。舊日葫蘆。依樣却好。好與不好。旁觀者笑。且道。誰是旁觀。道道。良久。喝一喝。上堂。今朝春日。記得山僧在福源時。有僧問祖師西來意。答曰春日晴黃鶯鳴。其僧瞥地。住法雲時。有僧問祖師西來意。答曰春日晴春草青。其僧豁然。去年在淨壽時。有僧問祖師西來意。答曰春日晴春風靜。其僧作舞而出。能於福源句中薦得。堪作禪解。能於法雲句中薦得。可稱禪會。能於淨壽句中薦得。古之所謂禪狀元。若也總未明了。相逢不領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上堂。新年佛法有。面南看北斗。新年佛法無。水上按葫蘆。非有亦非無。大蟲看水磨。算計思量總不得。不如隨分樂居諸。上堂。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山僧初參學時。得此二語。似虎靠山。如魚得水。直至於今。受用不盡。今日特地供養諸公。作一大齋。伏惟。飽餐大嚼。萬弗食而不化。上堂。昔日細剖析。於今又復請。真果沒來由。亦太無厭生。主人公長惺惺。須識井觀驢。切莫驢觀井。不必別尋求。寶珠洞在平坡頂。上堂。此處風頭稍硬。且歸暖室商量。良久曰。太煞註破了也。上堂。和扇是和扇是。歷劫明明不思議。時人不識天真佛。都把毗盧作螻蟻。山僧二十年前與麼道。而今看來。却又不然。和扇是和扇是。歷劫明明不思議。時人若識天真佛。畢竟毗盧是螻蟻。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巢知風。穴知雨。如何是主中寶。師曰。高拱手。低作揖。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役人天。驅佛祖。問宗門的要。乞師一指。師豎拳曰。這個不是拳頭。問如何是和尚病中親切處。師曰。痛苦千般。曰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蒸煮不爛。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晝明夕暗。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夜眠早起。問既是金剛不壞。為甚又被節節支解。師曰。我於爾時。實無所動。問宗與教。是同是別。師曰。拳頭巴掌。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莫妄想。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為甚尾巴過不得。師曰。擣甚麼鬼。僧擬議。師直打出方丈。師問僧。山河大地。與上座分中。如何折合。僧曰。莫話作兩橛。師以杖打僧一下。復打香几一下曰。為甚打汝則痛。打香几則不痛。僧無語。師曰。是你兩橛。是我兩橛。一僧初到。師曰。為甚麼來。曰久向和尚。師曰。且道山

僧在甚麼處。僧無語。師直打出。師于己巳秋七月。從姚江回。至香巖即示微疾。徒輩初進醫藥。師曰。我之為病。世間醫者。醫老僧不得。禁絕殊嚴。唯日拈提古人公案。略無厭倦。凡來省候者。即索下語。節屆重陽。預示歸期。于十三日子時。至期。眾造師前。扶起沐浴畢。遂囑曰。正法眼藏。不同世諦流布。切莫報喪挂孝。以務虛文等語。因請偈。師曰。何必俗氣。昔我天童老祖。亦無所說。各自珍重。老僧隨地解脫去也。泊然趨寂。世壽七十八。僧臘四十四。塔于本郡阜峰亥向加乾陽金納水之穴。語錄三十卷。行世(林野奇嗣)。

桐鄉寂照芥子行彌禪師

上堂。驀拈拄杖。召大眾曰。丙丁童子來也。照顧眉毛好(林野奇嗣)。

南陽香巖宕山遠禪師

西蜀達州趙氏子。父母雙亡。詣報恩。禮友石薙染。嗣即出蜀。首參竹林問。次謁通玄奇于嘉禾東塔。挂搭禪堂。是夜奇落堂曰。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既不作棒會。諸人作麼生會。一眾默然。師憤憤便出。奇曰。你出來是討棒喫的。師擬進語。被奇驀頭一棒打死。片時甦醒。會得棒頭落處。口占一偈曰。棒頭落處甚分明。截斷從前舊葛藤。認得孃生真面目。始知大地是黃金。奇頷之。即遷棲真。命師典客。一日奇問。假如有面目漢來。你以茶飯接。無面目漢。又將甚麼接。師曰。與他一頓。奇曰。因甚如此。師曰。棲真門下。從不慢人。奇又問。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獻花。師曰。富在深山有遠親。日見後因甚百鳥不獻花。師曰。貧居鬧市無人問。奇微笑休去。未幾記荊。出住香巖。上堂。時及黃梅。連日好雨。田中有水栽秧。園裏黃瓜結瓠。各得滋潤。勃然興起。蝦蟆唱歌。蚯蚓念讚。情與無情。悉皆歡喜。祇有兩件不喜。衲僧家。貼肉汗衫脫不下。通身悶熱。不得慶快。回香巖的俶裝前途。不得到家。且道。如何是到家慶快處。擲下拂子曰。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解夏上堂。金風扇野。素月流輝。巧雲出岫。白露橫江。是處蟬聲噪晚。庭梧落葉驚秋。所以道。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巖。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諸仁者。祇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休夏自恣。且道。無位真人在何處安著。卓拄杖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上堂。拈花驚嶺。帶累金色頭陀。面壁九年。賺殺神光二祖。安心斷臂。好肉剝瘡。殊不知人人頂上。飛大寶光。個個脚下。具大寶藏。垂一機則平欺佛祖。道一句則逼塞虛空。有如是威光。有如是妙用。祇為諸人自信不及。故此甘受輪轉。不得自在。且道。如何得自在去。把手牽他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臘八小參。夜半踰城。脚跟未穩。雪山修道。埋沒風光。臘八睹星。眼中著屑。七處九會。惡語傷人。者黃面老子。生平落索。今日被香巖一時捉敗了。冷地思量。起來却有一種長處。汝諸人。還見他長處麼。倘或躊躇。木上座為汝通個消息。以拄杖一時打散。長至日示眾。鐵樹水花糝。銀河雪浪飛。一陽初動處。萬物盡生輝。澗底長風吼。

空山震法雷。老梅雖未吐。時節暗相催。且應時及節。又作麼生。十個相逢九袖手。諸公各自討便宜。問如何是佛。師曰。獼猴倒上樹。僧擬議。師曰。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是打人。便是罵人。曰忽遇客來。如何管待。師曰。薄批明月。細切清風。師至棗邑。與李文學邂逅次。李言。格物至誠心正功夫。師曰。據吾教中。一念具九十剎那。一剎那具九百生滅。人心如猿猴驛馬。居士。心作麼生正。意作麼生誠。李擬語。師曰。居士祇知格物。而不知物格。李罔測。普茶畢。眾不去。師曰。諸人在者裏。山僧去抽解來。與你說佛法。師來。眾還集。便曰。你總在者裏。覓甚麼椀。拈竹篋一時打散。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眉分八字。僧擬語。師曰。莫妄想(林野奇嗣)。

天台通玄獨朗日禪師

宣城建平許氏子。生而穎異。長以俠聞。因見世途危險。捨妄歸真。南嶽披剝。直造通玄。幾遭辣手。伎倆俱消。水到渠成。荷肩大法。出住姚江積慶。既而繼席天台。上堂。陽和小春節。爐鞴正當令。鉗錘雖在手。眉鋒利似鍼。筍著眼太精明。惟經那事特相親。且向爐邊打瞌睡。自須珍重本來人。上堂。空寂寂。靜寥寥。山中無事可邊表。無邊表。已向諸人道過了。大眾且道過個甚麼。響。餘姚市上。十字街頭。道過了也。壽山峰下道過了也。僧堂前煖室裏。道過了也。祇如未道底。畢竟作麼生。風吹簾外茶花動。水育瓶梅朵朵新。上堂。數年行脚未甘休。赫日雄峰展笑眸。曾意雪山居六載。釣竿收拾鼻尖頭。所以一人處萬人之中。而知不鬧。萬人削一人獨立。而知不孤。結制與時。豈曰眾寡。禪蘊動靜。何遠塵囂。凡設施為。即非正務。今山僧。特為通個消息。梅龍盤結無餘葉。直待春來牧海鷗。示眾。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任自縱橫。所以迷則法華轉。悟則轉法華。迷悟俱拽脫。碓觜忽生花(林野奇嗣)。

孝豐鉢山純朴汝禪師

蜀之彭山瞿氏子。參天童。充飯頭。一日進方丈禮拜。悟問曰。一日喫多少米。師曰八擔。悟曰。喫這許多。師曰恰好。悟曰。也不道得恰好。師大疑。參通玄奇。命充庫頭。一日奇問曰。汝在庫房執掌一切帳簿。忽遇賊來盜去。算個甚麼。師曰。捉敗了也。奇曰。賊無你可見。作麼生捉。師與一掌便出。師得法後。住吳江羅漢。上堂。生也得。死也得。海門飛出遼天鷗。慶也得。讚也得。水月空花光突兀。生也不得。死也不得。海底紅塵高數尺。慶也不得。讚也不得。山頭白浪彌天沒。惺惺底。到者裏太煞惺惺。歷歷底。到者裏太煞歷歷。出格終須讓作家。互揚還仗同條力。師投老鉢山。一日索浴更衣。趺坐說偈而逝。時順治庚子九月十二日也。塔全身于山麓(林野奇嗣)。

順慶鳳菴赤冶果禪師

郡之蓬州張氏子。初參天童悟。求開示。悟便打。從此衣不解帶。晝夜力參。忽然面前如日初出。進方丈便問。覲面相呈時如何。悟曰鈍漢。師無語。遂大疑。一日上山拖柴。忽于女子出定公案有省。隨說偈曰。女子近佛座。疑殺天下人。出得出不得。徒自費精神。一日晚參。奇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曰。無路是趙州。命眾代語。下語俱不契。師曰。別處容和尚不得。奇曰。何不道也怪和尚不得。師禮拜。奇曰。你底語意十二分足。只是句不及老僧底。即命住通玄。師力辭。遊天台雁蕩。忽聞奇有恙。遙傳奇已化去。師急回。奇曰。赤冶知客。法眼精明。善識語脈。老僧付囑已久。因甚不來。及師至。奇曰。你來了于今。甚麼時候。師曰午時。奇瞪目視師。師曰。前蒙和尚付囑。乞更取法名。奇曰。行果圓成。奇便掩息。師後出住吳江積慶。僧問。大地無縫罅。為甚水漲船高。師卓拄杖曰。探竿在手。曰某甲領會得。師曰。領會甚麼。僧喝。師打曰。淹殺了也。師浴。僧問。大悟的人。本來清淨。為甚麼日日要浴。師曰。一度揩摩一度光(林野奇嗣)。

伏龍菴主印月霖禪師

姚江黃太冲侄女也。自幼不染世緣。生死心切。即喜靜坐。見雲棲法彙一書。宛如宿契。遂動出塵之想。十六。適東山謝氏三載。便改道粧。二十八歲。進戒理安。安令參父母未生前話。詣法海求披剝。自此參扣無虛。三十二歲。投費隱容圓具。向慕高峰遠祖。就於山頂結茅。有終身不出之志。三十六歲。參通玄奇于天童。入方丈次。奇問。有甚麼事。師曰。某甲參狗子無佛性話。不得明白。奇曰。向未作意以前薦取。師曰。如何趣向。奇曰。動念即乖。師曰。不動念時如何。奇曰。眉毛在眼上。奇又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後來翠巖拈曰。國師侍者總欠悟在。作麼生會。師曰。會即不無。恐落第二頭。奇肯之。奇復舉南院啐啄因緣。師呈頌曰。纔有纖毫即是塵。何須啐啄辨疎親。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奇稱善。尋將示寂。喚師入山。付囑衣拂。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秤錘敲出黃金汁。坐臥經行本現成。勸君切忌從他覓。問諸人。警不警。究竟不如直下歇。大眾且道。歇個甚麼。青山原不動。綠水永長流。小參。靈山會上。默露風規。少室峰前。拗曲作直。致令後代兒孫。引起參天荆棘。破沙盆東擲西拋。水牯牛風吹日炙。僧堂前立主分賓。火爐頭說寒道熱。菴羅院裏家風。却與諸方迥別。也無佛法商量。也無榮枯得失。何故。不見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直饒心境俱忘。未是衲僧極則。大眾且道。如何是衲僧極則處。卓拄杖曰。切忌喚龜作鼈(林野奇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南嶽峴巖峰東林木偶耀禪師

寧國涇縣胡氏子。上堂。掀翻瓦礫。闢開荊棘。揭露舊日風規。提掇今時巴鼻。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若據向上一著。不屬有心求。不是無心會。若是上根利智。聞恁麼道。自然省要。水到渠成。法法圓融。頭頭合轍。大眾。祇如重興家業一句。作麼生道。長林風月貫今古。白藕花開滿院香。卓拄杖一下 示眾。踢倒銀山鐵壁。掀翻大海波騰。頂眼迸開。天寬地濶。巖深霧冷。雲寒雨過。簷前水滴。佛法大意。分明漏洩。滿眼滿耳。誰能委悉捉敗。南泉老白拈。道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老僧為汝諸人。通個消息。遂震威一喝(林野奇嗣)。

天台。蓮華峰了源昭禪師

西蜀人。初參天童。次謁雪嶠林臯。後見林野奇。方許參堂。住蓮花。小參。世尊捨皇宮。半夜踰城。賊身已露。入雪山。六年苦行。捨富就貧。覩明星悟道。眼花不少。山僧當時若見。便與三十烏藤。汝等若向者裏。具得隻眼。不惟捉敗釋迦老子。亦且與山僧相見 示眾。人謂住山苦。我道山居樂。一樹一溪雲。一丘共一壑。拙斧荷入山。枯藤便先縛。驀直運歸家。一眾受用足。呵呵呵。會也麼。寒冬冷竈無烟者。輸我山家烈焰多。喝一喝。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意旨如何。師曰。水在長江月在天(林野奇嗣)。

湖州菁山月瓢度禪師

示眾。清泰時田地穩密。清勝時神通遊戲。神通遊戲底。今佛放光明。田地穩密底。古佛家風在。且道。即今慧巖又作麼生。喝一喝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 示眾。飲水定渴。餐[飢-几+追]濟饑。乾坤何處著狐疑。急薦取莫遲違。良驥雖輕不復追 示眾。牆外鳥聲喧。圓通門廓然。觀音妙智力。不悟待驢年 示眾。冬景催殘。空山寥廓。獨有寒梅。枝頭放萼。驛路雲溪外。蓬門野寺中。為誰幽立默無語。天曉霜凝意更濃(林野奇嗣)。

嘉興海鹽草堂雲臯慧禪師

示眾。閒閒兀坐地爐寒。歲月消磨舊日顏。爆竹一聲殘臘盡。東村王老夜燒錢。誰家不愛歡筵樂。聲色堆頭蹉白蓮。惟我水邊林下客。更無一事掛心田。北禪烹白牛分歲。草堂只是煮清泉。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林野奇嗣)。

湖州菁山慧巖佛海雲禪師

小參。人舉玄沙封白紙因緣。師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若非父子同心。爭見一腔風月。雖然。祇如玄沙末後恁麼道。意旨如何。年年端午日。門巷掛桃符。頌曰。秋江一寄心中事。寒鴈聲悲動客愁。落魄不須途路宿。西風颯颯到床頭 頌舍利弗

入城遇月上女曰。驀路相逢話短長。落花流水太忙忙。花開不在春枝上。自有芳心遞遠香 頌女子出定曰。鍊索難留波底月。一絲牽動碧潭龍。情懷只在秋江上。誰識扁舟興味濃。寂於康熙己未年七月十六日。壽七十二。塔瘞本山之後(林野奇嗣)。

古越誠山雲漢蔭禪師

嘉禾王氏子。祈晴上堂。何人轉得天河。救世間顛。惟有一靈性不從諸聖傳。無明向大智。煩惱轉金仙。推出頂門日。光明照大千 頌靈雲見桃花曰。彷彿遼天高索價。依稀著地下還錢。及乎走出河頭看。兩個兒童戲渡船(林野奇嗣)。

杭州壽聖芥子彌禪師

頌世尊初生日。萬里青天震地雷。玉麟哮吼景雲開。拍盲太史觀星象。攪亂乾坤出禍胎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一度風光一度新。黃鶯喚醒舊時春。檀郎無限傷心處。不敢高聲說與人 頌文殊令善財採藥曰。信手拈來通是藥。霜花撲落劍光寒。要知闔外將軍令。塞斷函關只一丸 頌百丈野鴨曰。半溪楊柳間桃花。買客舟橫白鷺沙。貪看春光未歸去。一聲杜宇始還家 頌大梅即心即曰。一領羊裘一釣竿。任他更改漢衣冠。朝秦暮楚何時了。潦倒西風十八灘 辭世偈曰。幻住人間六十一。今朝獨露真消息。無毛鷄子過新羅。踏斷虛空背梁脊。咄咄。却好小春時節(林野奇嗣)。

武林古山慧聞定禪師

示眾。舉石霜冬日榜示僧堂話畢。師曰。石霜大似夢裏惺惺。首座免隨邪逐惡。古山如此批判。也是畫蛇添足。頌曰。三三見九。二五一十。多少猷郎。證龜成鼈。瞥不瞥。仲冬嚴寒。孟夏漸熱 示眾。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放行把住。各伸所長。檢點將來。合喫拄杖。還有識古山棒頭落處麼。頌曰。暗行詭計然雖別。衝浪金鱗迴不羣。彼此潑天全意氣。冤家撞著對頭人 師問一士。古人道。不是心不是佛。是箇甚麼。士擬議。師掌曰。切忌停囚長智 師同侍者閒步。指桑樹示曰。成住壞空。曰清靜本然。曰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莫妄想。曰和尚又作麼生。師劈面便掌。侍者茫然。師曰。莫妄想(林野奇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天壽謚融元禪師

初在博山。參狗子話。有省入處。後謁林臯豫于夾山。一見便曰。久嚮和尚。今日親見了也。豫曰。謾閒開口。親切道一句來。師作拱勢曰。請和尚道。豫以拂子點三下。師豎一手。豫曰。那裏學來。師擬開口。豫振聲一喝。上堂。舉教中道。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乃豎拂子曰。這個是法。阿那個是非法。這個是非法。阿那個是法。大眾還有不落有無。不墮是非底麼。良久曰。汝等比丘。知我說法(林臯豫嗣)。

湖州石門開禪師

參豫于竹林。師問。德山托鉢過堂。雪峰曰。鐘未鳴鼓未響。和尚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低頭歸方丈。是何事。豫曰。正搔著我癢處。師曰。只如雪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巖頭恁麼道。有甚麼道理。豫曰。子為父隱。師曰。德山聞之。令侍者喚巖頭曰。你不肯老僧那。意旨如何。豫曰。父為子隱。師曰。巖頭遂密啟其意。那裏是密啟處。豫曰。你問我答。師曰。來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於法堂前撫掌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如何是末後句。豫曰。你也問不著。我也答不到。師曰。巖頭道。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活。山後果符其言。又作麼生話會。豫曰。描不成。畫不就。師曰。某甲總不恁麼會。豫曰。你作麼生。師曰。養子方知父母恩。語未竟。即禮拜曰。謝師答話。豫曰。鑒(林臯豫嗣)。

京口夾山蘧夫一禪師

宜章李氏子。年十八。投萬松出家。初參憨山清于曹溪。看萬法歸一話。三年不得入。次參天童悟。棒下省發。後上夾山。豫問。從甚處來。師曰浙中。豫豎拂曰。還收得者個麼。師曰。充塞虛空。阿誰不具。豫曰。你呈似老僧看。師拂袖便出。師一日。于書記寮謄錄次。豫喚曰。你終日記錄。且道。錄個甚麼。師曰。某甲今日傷風頭痛。豫曰。頭痛且置。畢竟從甚處錄來。師振聲一喝。豫曰。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麼生。師曰。光天化地去。萬古作徽猷。豫領之。遂膺付囑。乃命主石湫。三載出住楚之九峰。迨豫寂後。夾山虛席。牧雲門。舉師繼之。順治庚子秋八月。師示疾

。至初五日。呼侍者。盡焚語錄偈頌。諸門人哀懇流傳。師咄曰。一大藏教。尚如故紙。誰看在。言訖。斂目而逝。門人奉骨。塔於澧陽大同寺右(林臯豫嗣)。

揚州寶勝無塵增禪師

彭城張氏子。年十九。因上天童完具。悟老人命師入堂。參究毫無省入。次參南澗。命參萬法歸一話。久亦不契。後在夾山豫會下。專修苦行。日夜禮佛求悟。忽有省入。一日過堂時。豫問曰。日用事作麼生。師曰。清晨方喫粥。斯時又覺饑。豫曰。好個湖南長老。師曰。也不得塗污某甲。又一日師挑擔前走。豫把住曰。這一擔有多重。師曰。不多不重。豫一喝。師放下擔子。叉手而立。豫曰。也許這粗行。有此一著在。師于言下。豁然大悟。豫命師充參頭歷十年。一日禮辭下山。豫曰。何處去。師曰。住山去。豫曰。也不得忘前失後。師禮拜。豫書偈付囑。臨行復拈笠子付師曰。者是老僧二十年受用不盡底。今朝付汝蓋頭去。師曰。非但某甲。天下人亦在裏許。豫曰。天下人且置。你畢竟作麼生。師頂笠便行。師初結茅昭陽。參徒日集。維揚緇素。請主寶勝。上堂。人間天上無彌勒。寶勝寺裏藏不得。跨鶴城中鬧市裏。逢人呵呵笑難會。有甚難却容易。然雖如是。試問諸人。且道彌勒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下座。康熙戊午四月十八日。忽示疾。召諸門人訣曰。老僧七日內行矣。修行各去努力。至二十五日。執筆書偈曰。壽躋七十不為老。化導人天緣已了。撒手西歸獨自行。一輪明月光皎皎。擲筆而逝。塔于夾山(林臯豫嗣)。

理安曉庵昱禪師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覆去又翻來。胡餅裏呷汁。左書鬱壘。右書神荼。曾無如是妖怪。何須白澤之圖。一盃菖蒲茶。三個栗黃粽。半句全該。十八不共。朝悠悠暮悠悠。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太陽門下日日三秋。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上堂。盡大地是自己。坐殺千千萬萬。盡大地不是自己。走殺千千萬萬。衲僧家。踏翻窠臼。別立生涯。逢佛殺佛。逢祖殺祖。說甚麼湘南潭北。驢事馬事。行便行。坐便坐。修證不無。但莫染污。驀喝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上堂。拈起拄杖曰。有一丈篷。可以使八尺風。無三尺鞭。難以馭千里馬。喝一喝曰。是何言歟。擲下拄杖。上堂。即心即佛。認奴作郎。非心非佛。癡狂外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乾屎橛。大丈夫漢。脊梁硬似鐵。拗不折。七縱八橫。有甚麼途轍。以拄杖畫一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誕日上堂。黃面老子今日生。虛空大地同時生。七十四年成底事。證龜成鼈得人憎。父母未生前。鼻孔撩天了也。怎奈迴避無門重納敗。老不知休。大似嫫母臨鏡。有甚共語處。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天晴好曬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高寒氣重。曰意旨如何。師曰。凍殺石頭陀。問皓月當空。無所不照。因甚不照覆盆之下。師劈脊打曰。這漆桶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莫妄想。僧法空作禮曰。盡大地是箇話頭。到這裏

沒奈何。師曰。你喚甚麼作話頭。僧佇思。師打曰。還我法空來(箬菴問嗣)。

黃梅五祖千仞崗禪師

寧波人。俗姓王。弱冠投語風信。出家雙徑。尋受具於天童。因悟命參無字話。忽有省處。呈偈曰。狗子無佛性。莫道說得好。閨女學做媒。自身也難保。後往夾山。參箬菴問。聞舉高峰枕子落地機緣。遂于言下大徹。乃呈頌曰。久憶并州是故鄉。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却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問擊節稱賞。命師首眾。出世潤之金山。鄂之黃龍。舒之浮度 陞座。世人不見佛。如何會塑佛。安知此是佛。安知此非佛。借問是何佛。釋迦牟尼佛 陞座。鴉鳴鴉鴉。鵲鳴鵲鵲。婆餅鳴婆餅。姑惡鳴姑惡。記取枝頭一一鳥。何聲不是自家音 僧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印。師曰。描摹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打破虛空 問五虎攢羊時如何。師曰。動著遭他口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不但文殊出不得。山僧亦出不得。曰罔明是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師曰。不但罔明出得。上座亦出得。僧作禮。師曰。你道。文殊罔明。即今在甚麼處。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師著。有春花集十二卷。語錄二卷。行世(箬菴問嗣)。

武林南澗梅翁杲禪師

長洲張氏子。讀書一目十行。偶閱妙喜語錄。發心出家。初參天童悟。值悟陞座。眾環視之。悟一唾便下座。師脫然領旨。遂呈偈。有當時欲覓覓不著。而今欲避避不得之句。再參箬菴問于夾山。值問持不語戒。聞師至。即召入。問舉拂子左拂。師曰。點點不離楊柳外。復舉拂子右拂。師曰。聲聲只在芭蕉裏。問作色咄曰。恁麼又爭得。師曰。某甲終不自瞞。問曰。如何是你不自瞞的道理。師一喝遂出。問即命居西堂 上堂。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且道。青天有甚麼過。喝一喝曰。虛空撲落地也。汝諸人。有出得隻手者麼。如無。山僧自逞神通去也。試看七尺山形杖。撐起東南半壁天 晚參。縵天網八面展開。那討出身之路。陷虎機平地埋伏。休論蓋代之功。直下來也。騎賊馬趁賊。奪賊鎗殺賊。還當得麼。無佛處急走過。有佛處不得住。同條生不同條死。驚起陝府鐵牛。張公喫酒李公醉。笑倒雲居土地。直饒山是山。水是水。觸處分明。爭奈南斗七北斗八。隨我顛倒 上堂。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你看這一道真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雖然。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烟。任他楊大年。說得悟得向太虛空裏之乎者也。爭似你諸人識取一句子元。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 上堂。盡大地是問頭。作麼生舉會不得底。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且如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又是箇甚麼道理。良久曰。西河師子林。有五百尊者赴齋。就中有一位。將心肝五臟。傾向諸人面前。不可不知 上堂。豎起拂子曰。彩鳳舞丹霄。放下拂子曰。鐵蛇橫古路。復拈拂子。拂左右曰。回天關轉地軸。格外提持目前。包裹突出沒巴鼻

。無可無不可 示眾。秋風涼秋夜長。遠行客思故鄉。如何是故鄉。試道看。師良久。大眾無對。以拂子擊禪床曰。參 康熙戊午正月三日。師往霍林植處。訣別曰。衰軀不久謝世。至期借重為我打箇圓相。植曰。新年頭。何得說末後語。師曰。實非戲言。朽骨火後。乞颺大江。無違我願。于是相笑而別。至二十四日巳時。隣菴火起。師整衣趺坐自若。侍僧曰。火勢已逼。師曰。吾時節至矣。侍僧曰。和尚如是。某甲敢離左右耶。遂同證火光三昧。門人依治命。瘞骨于大江之龍門。金山海。為師立傳。并編語錄十卷。行世(箸菴問嗣)。

江寧金陵寺梅谷悅禪師

上堂。問未離東臯丈室。已坐金陵道場。四眾雲臻則且置。西來祖意是如何。師曰。杲日已臨當戶照。猶教鐘鼓報新晴。曰森羅影現無回互。如何是金陵境。師曰。庭含雙樹千年古。門吐一峰萬仞高。曰說法堂中百萬指。那箇是境中人。師曰。氣象初來超達磨。風規乍住勝楊岐。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法輪大轉意如何。師曰。妙舞不須誇徧拍。三臺借重大家催。曰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和尚力去也。師曰。果是龍生金鳳子。信然名下喜無虛。乃曰。問話且止。大眾。少室密付的旨。靈山單傳正音。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良由取舍未忘。得失情蔽。所以承言滯句者多。傍戶倚門者眾。倘能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取舍頓忘。得失盡淨。敢保便到帝鄉。直登寶所。同一受用。啐啄同時。雖然如是。須是目機銖兩。舉一明三。始堪持論。何故。不見道。作家不啐啄。諸仁還委悉麼。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雪中留請兩序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簷頭水滴。明明歷歷。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一句語具三元門。一元門有三要。絲毫未盡。如隔鐵圍。人宜求舊。物宜求新。一念情生。萬劫羈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開口不在舌頭上。明眼漢沒窠臼。本分事絕羅籠。漏燈盞鑑地輝天。野鴨子金聲玉振。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喫飯不曾嚼著一粒米則且置。傳大士為甚麼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會麼。同心之言。其嗅如蘭。久立珍重 中秋上堂。三乘十二分教。靈山猶如話月。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曹溪猶如指月。千巖萬壑。幾度留題。林下水邊。長吟高詠。寒山祇善擬月。是餘雲門趙州德山臨濟。盡平生伎倆。總向者裏。依摸脫擊。究竟為人處。何曾得勦絕。諸人要見真月麼。南屏山前。十里湖光如畫。樂殺歌樓游舫。理安寺裏。打鼓普請喫茶。參 請藏主侍者上堂。與汝往來底是藏。不與汝往來底亦是藏。和盤托出了也。還見古人麼。驀拈拄杖曰。離四句絕百非。鬪劣不鬪勝。且莫亂針錐。遂卓一下 臘八大雨上堂。二千年前雪嶺。明星燦爛之時。黃面老漢。成等正覺。二千年後九溪。大雨霽[雨/沱]之際。汝等諸人。亦有成等正覺者麼。拈拄杖曰。點點不落別處。滴滴到汝眼睛。卓一卓曰。一等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復卓一下曰。莫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有一人

深明古佛路頭。却不知自己路頭在甚麼處。有一人深明自己路頭。却不知古佛路頭在甚麼處。大眾。還識二人病痛麼。若檢點得出。山僧與你一錠金 開爐上堂。大眾。諸方火爐子。有生鐵鑄就。有泥土合成。南澗從來列挈。不合時宜。驀拈拄杖曰。却將者條黑漆拄杖。作箇烈焰火爐。你若背他則燒殺你。你若向他則凍殺你。你若不信。遂卓一卓曰。火發也。看看 僧問。那個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向你道也不難。曰為甚麼不與某甲道。師曰。為你不識 士問。千七百則公案。那則有誦訛。師曰。即心即佛。士曰。者是極易會底。師曰。你作麼生會。士擬對。師曰。豈不誦訛 問趙州為甚麼道無。師厲聲曰。好惡也不識亂問。僧罔措。師曰。果然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莫謗文殊好。曰罔明是下方菩薩。為甚麼出女子定得。師曰。莫謗罔明好 廣東僧參。師問。大庾嶺頭那件事。近日何如。僧曰。某甲初參。師呵呵大笑。僧罔措 問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不知有。師曰。到此方知。曰既是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隨聲便打 著有列祖提綱禪宗正宗錄百餘卷。行世(箬菴問嗣)。

子山如禪師

示眾。舉趙州勘婆子話畢。乃謂眾曰。前也與麼問答。後也與麼問答。且道。那裏是他勘破處。驀拈拄杖曰。趙州來也。汝等諸人還見麼。一時趁下曰。覓甚麼碗(箬菴問嗣)。

瑞州黃檗一菴月禪師

揚之崇川涂氏子。初投天童悟。力參久之。忽有省入。呈偈求證。悟曰。深山大澤。逢緣且住。後遇人始得。師禮辭。入匡山。刀耕火種者數年。聞林臯豫唱道夾山。師往謁。即命居西堂。依侍最久。迨豫順世。適箬菴問。來主喪事。師復上竹林。問留入磬山。最後舉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語。謂此事祇須直下承當。原非別有。付以源流偈拂。歷主江上興國。豫章黃檗諸刹 上堂。金剛圈栗棘蓬。吞的任他吞。跳的任他跳。跳得出也是好手。吞得下也是好口。一任拆東籬補西壁。指北斗作南辰。山僧亦不妨袖手看也。良久曰。長江萬里拖銀練。自有人言大禹功 解制上堂。十五日己前。鐵蛇鑽入海。十五日己後。木耳踏春風。正當十五日。寶鑑當軒。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不妨逍遙于虎穴魔宮。放曠向天堂地獄。祇如路逢達道人時如何。驀顧左右。一喝下座 順治乙未七月十九日。師將示寂。自題像曰。者老漢。慈悲沒有四兩。無明尚有千鈞。看伊廿年橫行湖海。如今留得雙眼圓明。祇有一事的確棒頭。覓得八子相續傳燈。復囑曰。汝兄弟。住持此山。法門事大。言訖而逝。時當暑炎。趺坐如生。閱三月顏色不變。眾擬漆身奉供。因遵遺命入龕。尚書張有譽。撰塔銘(箬菴問嗣)。

普寧禾峰穎禪師

上堂。棒頭徹證。斗金易銷。喝下承當。喫水防咽。所以問普寧境。驀頭一喝。問境中人。更與一喝。向這裏緇素分明。可以抽釘拔楔。拈拄杖曰。今朝三月初一。拾得虛空半橛。等閒舉似諸人。剛道子規夜半猶啼血。正恁麼時。祇如多處增少處減。又作麼生。江南兩浙。秋寒秋熱。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虎咬大虫(箸菴問嗣)。

蘄州西河白雲山廣教天章玉禪師

上堂。問古今誦訛即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掘地陷平人。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又作麼生。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祇于德山道。你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啟其意。且道。二人是甚麼心行。師曰。鬼門前捏訣。曰德山翌日上堂不同。巖頭撫掌堂前。兩個漢向甚麼處著到。師曰。樂則同歡。曰巖頭道。也只得三年活。如何德山果然三年示寂。師曰。斬釘截鐵。乃曰。一句子天無四壁。一句子半合半開。一句子和泥合水。三句作一句會。盡大地人迴避不及。若一句作三句會。累他先聖。向驢胎馬腹裏。頭出頭沒。驀拈拄杖卓曰。且道。是那一句。復卓一卓曰。龍去葛坡霄漢遠。鳳縈金翅擬何期。復舉德山托鉢因緣。師曰。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將從上秘密法門。竭力道盡。如李光弼入汾陽軍。旌旗一變。耐德山諳敵勒軍。背水佯北。拔幟兩個。掇向牛角尖頭。一人忽作漫天瘴霧。一人忽入藕絲孔中。若使桓將軍一見。必曰。此常山蛇勢也。雖然。德山三年後示寂。果會未後句耶。竈公使盡伎倆。果出得周金剛圈子耶。要且俱被雪峰冷地看破。上堂。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中間一句少人知。密把題函不輕示。廣教不避諸方檢責。為汝等揭露去也。揮拂子曰。同心結上繡鴛鴦。莫待相思成憔悴。上堂。靈鷲山中。無端拈起一枝花。少室峰前。特地個安心竟。賺殺古今英靈。將謂合有恁麼事。豈知一道平懷。泯然自盡。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太平風月。樂享無為。在衲子門下。尤須勘過了打。卓拄杖。上堂。舉興化擯維那。師曰。興化圖此話大行。不管盡法。克賓要全身賣俏。那顧奔騰。雪竇要與克賓雪屈。敢保摸索。興化棒頭不著。黃龍南曰。克賓失錢遭罪。亦未免深屈古人。興化稱臨濟烜赫兒孫。惜當時祇令行一半。若據令。你等諸人。即今向甚處措足。佛涅槃上堂。蛺蝶穿花塢。紫燕語雕梁。釋迦老子。全身在鼻孔。依然恁麼長。你諸人還會麼。若不會。替你等入涅槃堂。作麼生救取好。良久。召大眾。喝一喝下座。上堂。三藏十二部。且不是黃面老子的正文。少室分皮分髓。亦不是碧眼胡僧的直指。本是太平風月。無端下此一著。殃害古今。屈抑英雄。若是個漢。向這裏一搗粉碎。踏翻射垛。掉轉旗鎗。方搔著廣教癢處。莫有不甘者麼。喝一喝。上堂。須彌頂上擊金鐘。畢盃崖中普請入。其間得其門者或寡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以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廣教今日撥開胸襟。從卍字涌出百寶光

相。為汝等揭示當陽。汝等還知此光來處麼。喝一喝 上堂。問靈雲見桃花悟去。且道。悟個甚麼。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曰因甚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師曰。垂鈎四海。只釣獐龍。曰瀉山道。從門入者。永無退失。又作麼生。師曰。一盲引眾盲。曰雪竇又道敗軍之將。意旨如何。師曰。曾經霜雪苦。楊花落也驚。僧禮拜。師便打。乃曰。叉叉丫丫。歷歷落落。前三後三。箴籬木杓。這裏提得去天台石梁橋。其或未然。南嶽三生閣。喝一喝 示眾。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因緣。師曰。世尊重門洞啟。下榻求人。達調細柳屯營。不受王敕。雖然各住本位。爭奈出入名字未空。若是廣教作調達。待阿難曰佛豈有入地獄分。便曰。將謂如來惠汝三昧。元來俗氣不除 小參。三條篾。隨處住山。鋤斧子。逢人放下。平田淺草。驀地翻身。萬仞峰頭。隨分翹足。一切處風行草偃。一切時水到渠成。饒他磨弓錯箭。薄伐無功。縱然放馬歸牛。化行有跡。爭似披圖經而佐治。執玉帛以朝宗。直教風和雨沐。海晏河清。鼓腹謳歌。皇風一片。且太平無象。安貼家邦一句。又作麼生。但將飯向無心碗。自有人提折脚鐺。復舉誌公傳語思大公案。師曰。思大不是誌公傳語。獨坐孤峰幾無合煞。若廣教作思大。便曰。這鷹窠漢。猶作小兒啼在(箬菴問嗣)。

杭州理安天竺珍禪師

雲間陳氏子。十八出家。二十圓具。歷參古南門。雪竇雲。再參箬菴問于夾山。結夏。因僧錯會趙州勘婆子話。問即打出。復喚回曰。與你說個譬喻。你即是這僧。老僧即是趙州。拈起竹篋曰。者便是婆子。那裏是看破處。僧擬議。問擲下竹篋。歸方丈。師在旁。忽然領悟。執侍久之。得躋堂奧。遂膺付囑 上堂。號風落木雁語寒。空冰枯月冷之時。鼓寂鐘沉之候。別浦舟橫。擲絲綸而歸去。深淵魚伏。俟桃浪以飛騰。所以玄沙道。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雲門又曰。直得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身。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祇如全提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瞻前忽在後。面南看北斗 上堂。半月患牙疼。有口堪挂壁。龍象入門來。低頭祇一揖。嗤摩詰特地周遮。笑迦文徒勞掩室。若于此外更求元。三面狸奴尾垂七 上堂。中途折却聖箭。早已此話大行。一向目視雲霄。何妨鬧藍垂手。雲既從龍。風亦從虎。直得法雨巖前滔天浪涌。何須著力擔鋤。大人峰頂。白晝雷轟。灼然面目現前。祇如巖頭道。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且道。末後句是個甚麼。召眾曰。少間仰冀國清。和尚不吝慈悲。為眾指破 佛誕上堂。趙州不度火。丹霞兩度燒。雲門要打殺。藥嶠驀頭澆。者隊漢。盡謂流通正眼。慶贊佛生。何異離波求水。緣木求魚。要與瞿曇把杓未得在 上堂。兩個五月半。難為粥飯罐。夜短苦日長。尿床謔語漢。周金剛纔舉棒時。小廝兒打個呵欠。盡謂大機之用。大用之機。何異亂世英雄。太平奸黨。龍池東之高閣。還有為人處麼。良久曰。黃鐘毀棄。瓦缶雷鳴(箬菴問嗣)。

真州北山密傳能禪師

山東仲氏子。年二十。出家圓具。歷參夾山報恩甚久。後謁南澗。值問上堂。師問。漁歌牧唱。頭頭古佛家風。柳綠花紅。在在普賢境界。未審恁麼人。合受人天供養。問便喝。師曰。普化趯倒飯床。又作麼生。問又喝。師曰。爭奈時人只見枝頭綠。不見盤空赫日紅。問曰。是錯過。師便喝。問亦喝。師曰。看者老漢一場敗缺。乃一喝歸眾。師受囑後。一筇淮海。隨緣開化。一言不合。曳杖便行。後住北山。重新真歇道場。康熙癸卯仲冬四日。怡然坐脫。門人建全身塔于寺後(簪菴問嗣)。

常熟勝法斯瑞法禪師

上堂。有一句子。千聖不曾道著。有一妙機。列祖未能提起。若是伶俐禪流。一舉更不再舉。山僧今日再舉去也。隨卓拄杖曰。箭過西天十萬里。上堂。老子髑髏乾不盡。無端猶道睹明星。兒孫氣宇冲天地。誰肯扶籬摸壁行。連卓拄杖。晚參。山僧有時拈一莖草你諸人面前。你諸人自不能識。便如一座銀山鐵壁相似。管教進覷無門。有時移一座銀山鐵壁你諸人面前。你諸人便恁麼去。如一莖草相似。未免當面錯過。直饒你識得。銀山鐵壁是銀山鐵壁。一莖草是一莖草。山僧又且無固無必。你諸人。何不於此討個端的。示眾。雲未斂雨初晴。鵝鴨池塘亂。鶉鳩樹上鳴。觀音菩薩全身現。切忌相將草裏行。卓拄杖。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甚麼處。師曰。甕裏何曾失却鼈。問風前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曰和尚除却這個[妳-女+口]。師曰。你喚甚麼作這個。僧擬議。師直打出。問不著知見。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便擲下手中扇子。曰這便是學人安身立命處麼。師打曰。甚麼所在許你安身立命(簪菴問嗣)。

潤州金山鐵舟海禪師

徽州黃山蔣氏子。開爐上堂。壁立萬仞。三世諸佛無處摸索。和泥合水。一任諸公東卜西度。去此二途。包括大千。天寬地闊。說甚麼須彌山柏樹子。八角磨盤空裏走。新婦騎驢阿家牽。若能伸出佛手展驢脚。驀拶相逢。築著磕著。常光現前。十方閃爍。既然如此。又何必開爐。豈不是無繩自縛。良久曰。祥麟只貴一隻角。晚參。一不作二不休。日日為人作冤讐。罵人罵徹骨。打人打破頭。為甚如此。只要諸人命根斷。相將攜手過滄洲。喝一喝。祈晴晚參。久雨不晴滑。久晴不雨筍。昨日雨今日晴。時節不相應。多少人向這裏。換却眼睛。且喜。杲日麗中天。萬古無等匹。小參。久矣不說法。口邊生白醜。侍者忽燒香。放出摩天鶻。突出萬里雲。孤峰高[山*突]兀。千重百匝水中天。萬派一源誰解續。豐干拍手笑呵呵。六六從來三十六。小參。儀真到金山。雖云六十里。順風而下。不過一瞬。前承通個消息。整整候了三日。忽於昨朝。諸上善友。如地湧出。原來不曾動著一步。既不曾動著一步。如何到得這裏。不見道。十二處忘閒影像。三千界內放光明。眾中忽有個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雖則善巧方便。爭奈俗氣也不除。山僧不覺呵呵大笑。這一笑。問諸兄弟。是賞

耶。是罰耶。是因齋慶讚耶。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問過去諸佛即不問。如何是現在佛。師曰。疎林獨坐一爐香。曰謝師答話。師曰。敗葉堆雲秋已深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莫妄想 問江水滔滔不盡流。未審源頭在甚麼處。師曰。看脚下。曰是真實語那。師曰。山僧從來不妄言 問如何是佛。師曰。眼橫鼻直。曰如何是法。師曰。王令稍嚴。曰如何是僧。師曰。無愛無憎(箬菴問嗣)。

揚州準提用中睿禪師

寧波陳氏子。幼穎悟。父官總戎。愛之甚篤。迨遭家難投海中。不死。詣阿育王山脫白。參問于理安。問曰。你平日作何工夫。師曰。參萬法歸一話。問曰。如何是一歸何處。師曰。晨起喫白粥。晚來又覺饑。問曰。此是古人的。如何是你的。師曰。閒步松門外。看雲聽鳥啼。問曰。未信汝在。師便喝。問便打。師便出(箬菴問嗣)。

南嶽國清大戲明明燈禪師

湖廣衡州人。幼穎悟。長擅文譽。因遊金陵。忽憶宿因。遂薙髮。參夾山。一日出坡次。豫問曰。賣檀香底來也。師便放下柴擔。豫便打。師遂有省。後看救產因緣。始得豁然大徹。述偈曰。跨馬海中遊。海波硬似油。揚鞭策馬角。打著夜叉頭。後參箬菴問。直抵法座。以臥具打圓相。叉手而立。問拈拄杖曰。好與三十棒。師曰。莫錯打人。問收拄杖。師展具。問微笑曰。者瞎漢。師曰。學人且禮三拜。復侍立次。問欣然曰。那裏來。師曰湖廣。問顧次僧曰。那個是同來底麼。師亦顧次僧曰。和尚問你。問擬復問次僧。師便出。問高聲曰。參堂去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頌曰。雖然開口露心肝。更有鬚鬚不被瞞。堪笑趙州與投子。何曾踏著上頭關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頌曰。楚王城畔水東流。恩戴丘山不易酬。此話已行誰更委。清風明月共悠悠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曰清涼寺。師曰。那是熱鬧所在多少大眾。曰一百二十。師曰。聞說有三百餘響。僧搖首曰。無。師曰。五戒也不持 僧參。師豎起如意曰。你試道一句看。僧乃奪如意。師約住曰。且緩緩。僧禮拜。師曰。如虫禦木 師歷止湘潭懺心衡陽般若諸剎。語錄行世(箬菴問嗣)。

金陵隱明綸禪師

歙州方氏子。十九。投廬山蓮峰出家。往參金粟悟。三年無得。請曰。父母未生前。畢竟是甚麼。悟打一棒曰。問甚麼。師擬再問。悟趨出。師猛志力參久之。一日循堂擊版。悞擊虛空。恍然颺椎曰。古今本來人。大地一光輪。縱橫無所住。不必更尋真。趨白悟。手連拍打搖拽。悟徐曰。汝何為者。師曰。昔年曾喫棒。今日痛猶新。拂袖而出。後辭悟。往依竹林豫。迨豫順世。受箬菴問記荊 上堂。舉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喝一喝曰。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銜花。師曰。他不曉得我。曰見後為甚百鳥不銜花。師曰。我不曉得他。乃

舉明招示眾。眾纔集。曰此間風頭稍硬。不是諸人安身處。且歸暖室商量。到室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趨散。師曰。說甚暖室瞌睡。法堂前總未惺在。諸仁者。還覺明招夢中寐語麼。咄。惺惺著。莫被人瞞。晚參。僧問。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是獨露身。師曰。萬象聾。曰不會。師曰。獨露身聾。僧無語。師以竹篋推曰。去。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漆漆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曰磨後為甚麼黑漆漆地。師曰。黑漆漆地。僧罔措。師曰。我共你葛藤。磨與未磨且置。喚甚麼作鏡。僧纔開口。師打曰。黑漆漆地。乃曰。心無境住。體備機圓。道絕離微。用藏向背。何須陷虎機險崖句。你有一句子。如龍得水。我無一句子。似虎靠山。直下恁麼去。山僧即是諸人。總不恁麼來。諸人即是山僧。門門有活路。著著有出身。到金陵門下。按過了打。上堂。釋迦老子。在你頂[寧*頁]上。因甚磕不著。達磨老子。在你腳底下。因甚踏不著。磕得著。踏得著。西風昨夜涼。紙牕聲索索。南無朱頂王菩薩。有理不在高聲。今年晚稻十分收。臨時割倒。都被螃蟹喫却。結制上堂。今冬結制有新則。不似諸方舊格式。睡去莫攔水牯牛。起來勤把穿心鉢。師子窟中師子兒。哮吼吒沙天地裂。揮拂子曰。呵呵。好大哥。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一種淨乾坤。更有好樓閣。不是聖人居。豈為眾人作。良久曰。話墮也。中秋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黃泥土地趁神通。手折蟾宮桂一隻。拈不得放不得。拈起也。吒吒沙沙。放下也。漚漚[泳-永+盾][泳-永+盾]。無端持向鬧叢中。碧眼黃頭笑不徹。且道。笑他個甚麼。萬里不挂片雲。一條脊梁似鐵。臘八上堂。釋迦老子今成道。大地山河俱靠倒。忽然遇著無邊身。突出虛空那一竅。那一竅。者一竅。無量眾生。發菩提心。寧肯永劫墮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為甚麼如此。喫飯能容口。猜謎不用拳。上堂。問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祇如一粒粟。作麼生供養十方。師曰。少你一分不得。曰可謂爭不足。讓有餘。師曰。霜葉紅於二月花。乃舉五祖演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大小祖師。原來膽小道不得。何不問我炭鑿子。復曰。炭鑿子。莫潑水。擬擡頭千萬里。康熙己酉。師示寂。門人塔全身于蓮花峰頂。其遺錄。蔣虎臣太史見之。謂其堂奧不讓高峰。乃序而梓之(簪菴問嗣)。

越東三界濟水洸禪師

初在寶華忍會下。得省。後參理安問。問曰。你在寶華。有何因緣。師曰。寶華拈竹篋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你作麼生會。某甲曰。開口見胆。忍曰。墮身死漢。遂打出。問曰。住住。祇如寶華便打出。你作麼生會。師曰。正是寶華深錐痛拶處。問曰。謗寶華不少。師曰。也知和尚婆心太切。問曰。你又謗老僧也。師擬進語。問便喝。師于言下頓悟。繼席理安。示眾。參學人。看古今言句。一脚踏在腳底。自有一條通天活路。向活路上行。一切言句。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向言

句下輓絆煞人。卒未有了日在(箬菴問嗣)。

南嶽隱谷仰禪師

僧問。浮山九帶。如何是正法眼藏帶。師曰。瞎驢邊滅。如何是法藏帶。師曰。玄裝取來。如何是理貫帶。師曰。嘉州打大象。如何是事貫帶。師曰。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如何是屈曲垂帶。師曰。提獎嬰兒。俯憐赤子。如何是妙叶兼帶。師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曰。樓閣千家月。江湖萬里秋。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箬菴問嗣)。

海陵棲賢山夫紹隆祖禪師

參南澗問。師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如何是寂滅相。問豎起拂子曰。道道。師便拜。問曰。也只道得一半。一日問謂師曰。古今公案。你還有疑否。師曰有疑。問曰。疑那則。師曰。野狐女子。問曰。若論者兩則有疑。即千則萬則。總有疑在。師從此。將前意解卜度。一時屏去。極力參究。偶于出坡過嶺。打翻麥擔。忽覺身心世界。了不可得。憶從前所疑公案。當下冰釋。一日侍問山行次。問顧師曰。你前日道。世界身心了不可得。以拄杖指松樹曰。者個是甚麼。師曰。亘古亘今。問曰。屙屎見解。師曰。和尚又作麼生。問便喝。師大豁然。曰元來元來。問一日室中示眾曰。有一人不喫常住飯。不挂一縷絲。且道。是甚麼人。眾下語不契。師後到。問曰。你下一語看。師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頷之(箬菴問嗣)。

袁州仰山雪谷古石行藏禪師

江西人。投理安問出家。一日請益。問曰。參禪要參活句。莫參死句。師近前吹滅燈燭。便出。問趕至堂中。痛棒曰。如何是活句。師無語。問曰。大眾代他一語。眾亦無語。問曰。一隊死漢。又曰。道得也是死句。道不得也是死句。曳拄杖出堂。師從此益力參扣。一日因眾頌庭前雪獅子。師出頌曰。巍巍獨踞庭前好。不假皮毛志自高。祇恐此間留不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次日。問命遷職事不從。有忤問意。問即拗斷拄杖。擲下曰。不打者死漢。師于言下豁然。住萍鄉妙湛。示眾。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驀豎拄杖曰。且道空不空。罵者臭屎奴。且道同不同。有人辯得。與他一疋布。示眾。雪谷一句。覲面分付。浴堂洗澡。殿上脫袴。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為甚百鳥銜花。師曰。腰間有寶。曰見後為甚不銜花。師曰。脚下無鞋。康熙戊午。師將示寂。索筆書偈曰。七七八八。高高低低。寥兮廓兮。從吾所之。呵呵大笑。擲筆而逝(箬菴問嗣)。

杭州西溪六吉謙禪師

初住蘇州琴川勝法開堂。一日同曉菴昱。上報恩。見池中魚躍。師問。者個眾生。又無手脚。因甚會跳。昱曰。通身是手脚。師曰。因甚跳不出。昱曰。爭怪得別人。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昱曰。為釣鯨鯢沈巨浸。却憐跬步展泥沙。師震聲

一喝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因甚佛法不現前。師曰。痴人前不可說夢。日十劫後。為甚却現前。師曰。今日賴汝重舉 師初住琴川勝法。有語錄。行世(簪菴問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磬山下)

天目全庵進禪師

上堂。去年佛歡喜僧自恣。佛法有得說。今年佛歡喜僧自恣。佛法無得說。且道。去年有得說底是。今年無得說底是。驀拈拄杖曰。維舟不棹飛流上。劍峽徒勞放水鵝。擲拄杖下座 上堂。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出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愁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古人與麼道。為是隨順世諦。為是舉揚佛法。西峰當此青黃不接之際。辦道高人若為會取。良久曰。束腰懶用三條篋。毛孔分來七日香 上堂。綠暗千山。紅稀萬樹。翠鳥衝開碧落烟。黃猿啼歇青林雨。昨日丙寅。今辰丁卯。明朝芒種更加忙。採茶未盡又栽秧。自古沒量大人。早年苦行作資糧。晚節梅花噴鼻香 小參。春光明媚。萬卉爭奇。桃開笑眼。柳展歡眉。多情更有子規啼。喚爾遊人歸去兮 小參曰。輕煖輕寒春已去。乍晴乍雨夏將來。迷頭演若顛狂走。何日心華忽地開 晚參。人莫不飲食也。為甚麼十箇有五雙。不知飯是米做。爾諸大眾。到這裏也不得不疑好 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只得一概。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時如何。師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松月參。師問。松頂月。松底月。僧無語。師打曰。夜行莫蹋白 頌世尊初生。穩步雲梯下月樓。嬌羞已應漢宮秋。王孫脫口驚寰海。養子當如孫仲謀 頌古德喫油[飢-几+(磁-石)]。失炤仙翁下阡陌。幸逢明證到臺前。吳剛伐月何奇絕。書史偏偏作話傳 頌香巖上樹。陷之亡地而後存。置之死地而後生。淮陰曾施背水陣。誰能拔幟解先登 頌狗子佛性無。砒霜鳩酒何嘗毒。最毒其如一箇無。殃害平民遭橫死。三千條罪更重科(玉林琇嗣)。

常熟虞山拂水巖藏海洪濟演禪師

山西聞喜張氏子。五歲依舅氏。薙染受具。南詢江浙祖處。最後參報恩琇。依止二十餘年。力參得悟。遂受記荊。琇葬母。師於拂水巖。遂成叢席。乃命師住持。上堂。山頂秋高。大樹垂陰。一觸忘所知。一見絕狐疑。不免尚留觀聽。未透聲色句在。若能見無見之色。問無問之聲。撥轉路頭。壁立萬仞。踏翻關棧。坐斷十方。然後傳持正法眼藏。播揚大解脫門。斬釘截鐵。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具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吹落黃花滿地金。西風昨夜透園林 示眾。舉世尊拈花曰。世尊設錦穿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固是眼親手便。其如金色頭陀。癩速老眼。錯認定盤。

以致後代兒孫。一箇箇隨邪逐惡 示眾。舉女子出定曰。文殊拋磚。罔明引玉。翻手覆手。有直有曲。賺却多少人。勘者女子不破。妄生捏目。藏海今日據令而行。有三十拄杖。要世尊甘。何故響。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示寂于庚申十月二十三日。奉全身。塋于本寺之東坡(玉林琇嗣)。

濟寧玉露徹也融禪師

佛誕上堂。雲門打。丹霞燒。玉露者裏。好與一杓惡水驀頭澆。且道。與他二老。是同是別。顧左右曰。土廣人稀。知音者少 元旦上堂。儒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俗曰。百年難遇歲朝春。吾宗則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良久曰。大眾還委悉麼。不惟年豐物阜。且喜天下太平 結制上堂。世尊於靈山會上。說圓說頓。罔談彼短。達磨西來。直指人心。靡恃己長。玉露今日。封却在城闌。浣筆泉水泄不通。把住運糧河。龍王宮針筍不入。正與麼時。太白樓只得七跳八跳。古南池未免東觸西觸。縱有凌雲氣宇。也須待春雷一擊。大地陽回。始有參學分。其如不然。喫了福山大德齋。各各歸堂。口挂壁上。塞却耳根。仔細聽取 因事示眾。無明煩惱。智慧菩提。若解就路還家。直須翻轉面皮。咄。仔細好看 冬至早參。山僧適命搥鼓落堂。更無別事商量。茲有一句子。不惟吞不下。而且吐不出。今值長至之辰。未卜陰陽。還能遷變得麼。晷運可以推移得麼。眾無語。師以拄杖。旋風打散 頌德山托鉢曰。魚翁磯上纔拋餌。負命鯨鱗冲浪來。只顧昂鬚吞巨牝。不知暗裏已穿腮 頌破砂盆曰。東戶把來撮米。西家將去盛麵。縱然未是破砂盆。大底中心綻一線(玉林琇嗣)。

陝西終南元山白眉貞禪師

入院上堂。舉大覺先師住天目。入院小參曰。掩關行脚廿年餘。祖翁田地悉荒蕪。今朝杖笠歸青嶂。萬仞巖前葺舊廬。師曰。大眾盡是家裏人。應明祖師事。且道。如何是祖師事。良久曰。一關坐斷十方。萬古高山仰止 上堂。舉先老人世尊觀明星頌曰。家住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慇懃為惜王孫醉。霜滿荷花月滿鬢。師曰。這老漢。何得將釋迦老子。頭目髓腦。鼻孔皮肉。淨盡無餘。和盤托出。普令人天瞻仰。下箇金剛種子。雖然如是。還見先師落處麼。現前大眾。切忌被明星換却眼睛 上堂。舉世尊初生話。頌曰。開口過頭便喪身。郡知脚下混泥塵。不平拔劍須相助。莫道知恩解報恩(大覺琇嗣)。

杭州大雄來雲巖禪師

徽州潘氏子。上堂。未離天目。已至龍淵。未曾開口。說法已竟。大眾還會麼。若也會得。大事了畢。如或未然。向第二門頭施設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示眾。銷金爍日而不熱。墮指裂膚而不寒。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參 示眾。法中王稱最勝。恒沙如來同共證。有人解此如意珠。穿衣喫飯皆相應。且道。如意珠作麼生證。向者裏說得。個儻分明。不枉共住。如或未然。切須究明始得。久立珍重(玉林琇嗣)。

杭州大雄濟芝覺禪師

四明慈溪王氏子。示眾。秋風淅淅黍離離。秋夜淒清秋月輝。此事明明無蓋覆。阿誰覩見到無疑。途路樂不如歸。珍重現前諸道侶。莫教錯過祖師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拄杖長七尺。曰不會。師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喫飯莫動口。曰如何是親切處。師曰。著衣不掛絲。師於康熙庚申八月望後。染微疾。更衣沐浴。侍者請示語。師厲聲呵曰。無語定死人不得麼。遂坐脫。塔於大雄(玉林琇嗣)。

潤州夾山汝汾恒禪師

江陰劉氏子。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師曰。千山鳥飛絕。萬境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上堂。官不容鍼。私通車馬。今日索性。打開庫藏。展兩手曰。異寶奇珍。一任取足。上堂。萬里無雲。青天喫棒。覓心了不可得。只道得一半。師示寂於潤之八公洞漢隱庵。塔建庵右(玉林琇嗣)。

京都西山戒壇天逸圓禪師

昭陽張氏子。生而英拔。智識過人。幻具出塵志。過維揚東隱脫白。首參夾山問。入堂發憤。不復晏臥。次參報恩琇。一日值琇落堂。以香板擲地。師由是悟入。後問移磬山。師歸省。復得深錐痛拶。往復縱辨。機鋒甚銳。問默然許可。集眾付衣拂。師堅讓歸東隱。問復召師至。留守丈室。問入滅。遺一法衣。命上首五祖岡囑師。師服心喪畢。岡以法衣源流規諫始受。出住都門。應請戒壇仁壽臨清清涼。和碩公主請。上堂。鴈吟新韻。露滴寒淵。性地無慶。靈苗自長。神功造物。真風扇象帝之先。太極既分。大道合洪荒之內。育斯賢成斯德。遇斯緣立斯願。創如是法門。建如是法幢。提持向上宗。啟迪當陽路。是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且道作麼生是恁麼事。善財別後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晚參。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七佛未曾開印。我儂行說在先。滾油鑊子。狗舐不得。脫殼烏龜。飛上青天。喝一喝。示眾。憍梵波提嚼鑛鐵。舜若多神遭一跌。無位真人眼豁開。驚得虛空流白血。喝一喝。頌香巖獨脚曰。潑墨徒施造化工。義中無義實難窮。烏雞子夜誰能辨。花笑靈雲兩眼紅。頌三頓痛棒曰。無端風雨催春去。落盡枝頭桃李花。冷地有人歌且笑。笑今天下亂如麻。師將示寂。召眾曰。吾緣盡矣。偶同參至。握手相問曰。吾兄身雖有恙。還有不病者麼。師曰。盡大地人扶不起。曰扶不起的。是甚麼人境界。師曰。者漢與他相與不得。曰因甚相與不得。師曰。只為他無眼耳鼻舌身意。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且禮拜著。遂聲鐘趺坐趨寂。時康熙七年七月十二日也。世壽五十。法臘二十有一。塔於天台大南峪之麓(箬庵問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江陰敵山退菴行重禪師

九江高安彭氏子。隨父出家郡之曲水菴。禮匡山太虛得度。初精律乘。遇禪者激發。荷策南遊。徧參名宿。上金粟結冬。看楊岐佛話。有省。後參報恩琇。呈世尊拈花頌曰。倚天長劔露鋒鋌。拈出何人敢近旁。老倒飲光輕觸著。面門血濺太郎當。琇閱曰。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師曰。却被和尚看破。琇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龐公。師參方回。再謁琇于報恩。纔禮拜。琇曰。你三年在外。成得些甚麼事。師呈坐具曰。和尚證明。琇便喝。師作禮。琇曰。不消一喝。師便出。宣城海會。迎師主法。師堅辭不應。退居澄江之敵山。琇勉以偈曰。忘世情懷爾我同。茅鎌鐵鑿振先風。得人不在門如市。好憶當年面壁翁。順治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師書偈辭眾。坐脫于報恩監院寮。塔于大覺潭上(玉林琇嗣)。

宜興善權白松行豐禪師

參玉林琇。充維那。一日侍立次。琇問。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琇曰。我問你。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盡大地是火坑。琇舉拄杖曰。你喚者個作火。又喚甚麼作拄杖。師曰。和尚惜取眉毛。琇便打。師禮拜。師受囑曰。琇命參堂曰。為眾無過先自為。風行草偃共精勤。師進曰。撒手懸崖上。分身萬象中。小參。理開事變。事得理融。不涉理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晚參。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晚真實相為。特與諸人拈出。驀卓拄杖曰。還委悉麼。冬寒夏熱。晚參。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且道。虛空作麼生證。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夜歸投宿偈曰。穿雲度水帶烟霞。柳栗橫空興轉餘。薄暮不愁無處宿。蒲團擲地便為家。師住善權。嚴于律行。定業現前。遂罹于難。臨難時。大眾驚懼。師率眾經行。誦持以待之。非真得火光三昧者耶。高郵孫孝則居士。寄書吳門曰。正如琉璃國王。提婆達多。劈面相值。不過從容就席。說寂滅為樂半句偈下座耳。不謂白首座。竟證到此地也(玉林琇嗣)。

武林大雄不退勇禪師

錢塘韓氏子。脫白後。隨全菴進。入金車山。一日普請次。見荷空畚行者有省。玉林琇曰。勇子佛法大綱。自有宿慧。未嘗費我心力。屢命分座領眾。結制小參。問大開爐鞴。煅凡成聖。未離兜率。已出母胎。如何通信。師曰。霜打芭蕉光碌禿。曰。已離兜率已出母胎。又作麼生。師曰。頭破作七分。乃曰。三間茅屋通天眼。七尺烏藤抹太虛。要明臨濟三元旨。荊棘林中舞柘枝。昨夜無位真人。倒騎三脚驢子。直上萬仞峰頭。欲與諸人通個消息。驀卓拄杖。小參。即心即佛。文殊著賊。非心非佛。普賢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觀世音菩薩摸著了。一個毛頭大。結十字街頭。驀然撞著了。大肚子彌勒。放下布袋。呵呵大笑曰。青天白日。為甚麼著賊。因事小參。雲開杲日現。雨過草堂寒。恬澹無移志。晨昏好自看。卓拄杖曰。十二面觀音來也。眾擬議。師以拄杖。旋風打散。晚參。師拈拄杖曰。十五日以前。諸人不休。我要你休。要你識取拄杖子。十五日以後。諸人要休。我不肯與你休。要你識取拄杖子。正當十五日。又且何如。驀拗折拄杖曰。要你識取拄杖子。入室。師高聲曰。世尊一日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驀喝一喝曰。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獨有迦葉。破顏微笑。拈拄杖曰。若將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良久曰。更與諸人頌出。利刀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依本分。華嶽巫山面面寒。元旦小參。師卓拄杖曰。新年佛法全無。去年留得些子。不妨布施大眾。擲拄杖。下座。觸事小參。半夜蝦蟆跳上樹。翻身猶在枕頭邊。空林細雨梳春夢。杜口黃鸝過草堂。不得作佛法商量。參。開爐小參。銅頭鐵額諸禪客。肘後橫懸奪命符。尚有火爐吞不下。冰霜肝膽細磋磨。驀然南斗北翻身。赤縣神州火裏坐。擲拄杖。召眾曰。看火。謝兩序小參。少林面壁。白玉琢成西子骨。雪庭肘墮。黃金鑄就伍員心。六耳不同謀。一花開五葉。驀喝一喝。高聲召新充兩序職事。小參。驀眼撒沙看不得。栗蓬刺口道不得。連腮便掌。擬議不得。劈脊便棒。回互不得。[口*邪]。臨濟未是白拈賊。且道。山僧具何眼目。卓拄杖曰。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小參。師拈拄杖曰。一冬又一冬。窮人怕過冬。若向無人烟處去凍殺。若向三家村裏去笑殺。若向衲僧門下去打殺。山僧曾記得古人曰。窮來不必離家計。待得春回又出頭。卓拄杖。小參。赤肉團上。壁立萬仞。世尊摩竭。鼻祖嵩山。豈許九旬聚眾。畫地為牢。若有高見。山僧性命。蚤已不存。有麼有麼。如無。喝一喝曰。此令還是我行。師將示寂。眾請遺偈。師接紙曰。信手拈來。一筆寫盡。都盧丟在。大江東連。以手向空畫○○○○○一笑。坐脫于南嶽高臺(玉林琇嗣)。

杭州大雄骨巖峰禪師

示眾。三八晚參。舐著棒頭苦味寥。鬚子拍手大笑。失脚踏折驢腰。許他做個同參。早參。舉千巖長祖云。諸人不把無明為事。無明赤不把諸人為事。算來也是空篩。

氣。何不留將暖肚皮。師曰。千巖老漢。遣將不如激將。崇福不然。諸人把漚關為事。漚關把諸人為事。何故。我不輕於汝等。汝等人人是佛。早參。一處通。千處萬處通。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又作麼生。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晚參。諸佛諸祖悟處。即是現前諸人疑處。現前諸人疑處。即是諸佛諸祖悟處。法從分別生。法從分別滅。滅却諸分別。諸法無生滅。卓拄杖和聲一喝(玉林琇嗣)。

報恩棲雲嶽禪師

晚參。僧問。入門便喝。平地生波。入門便棒。無風起浪。入報恩門。如何相待。師以拄杖畫一畫曰。截斷葛藤。曰不受言詮。不假棒喝。且又如何。師曰。趂出山門。曰擎頭帶角。橫吞巨海。背負須彌。又且如何。師曰。入地三尺。曰與麼則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去也。師曰。未到闍黎在。乃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取得。驀豎拄杖曰。不是摩尼珠。大眾觀視。師擲拄杖。下座。結制小參。舉香嚴閒禪師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師喝一喝曰。少賣弄。真淨文禪師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做得一領黑黦布褌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師喝一喝曰。少賣弄。報恩寺裏。去年也不貧。今年也不富。飯熟陳年之米。茶烹峰頂之泉。雲捲遮山之簾。風送巖花之雨。葦竹迴廊。託高懷以散步。寒松覆屋。坐竟夜以忘心。一一天真明妙。一一超佛越祖。且道。以何三昧。而能不落限量。得大自在。驀拈拄杖曰。還見麼。又卓拄杖曰。還聞麼。離却見聞了。見聞裏薦取。晚參。傅大士。在雙林寺裏。打個噴嚏。驚醒八大龍王瞌睡。雷轟電閃。雨似盆傾。普天之下。盈溝溢壑。來者往者。頭上漫漫。脚下漫漫。無計回避。十字街頭石敢當。湧身虛空遮攔之。彌勒菩薩。撫掌大笑曰。爭怪得伊。爭怪得伊。顧視左右。驀喝一喝。晚參。把住咽喉。老鴉入袋。放行一線。狂猿上樹。不把不放時。石馬向風嘶。盡大地火發且置。須彌山為甚在諸人鼻孔裏。良久曰。咩咩。晚參。拈拄杖曰。即心即佛。少婦柘榴裙。新裝白玉面。非心非佛。江風濁浪起。愁殺渡頭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驚飛鴻鴈宿。半夜起沙灘。卓拄杖曰。能迷烟水客。不許時相見。晚參。臨濟大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辨白得。出來道看。若辨白不得。直饒喝得嶽上座。向虛空裏撥下來。我且緩緩向你道。切忌胡喝亂喝。晚參。秋風涼秋夜長。遠行客思故鄉。且道。故鄉在甚麼處。良久曰。老老大大。故鄉也不識(玉林琇嗣)。

大雄慧舟濟禪師

示眾。舉慧力昌禪師。因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昌曰。踢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本師琇曰。報恩則不然。有問如何是慧力。但向他道。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我老人。縱有越古超今之作略。也未免遭人檢點。何故聾。草鞋錢且置。漿粉錢教誰還。中秋示眾。中秋前一夕。皎皎轉銀盤。既望還如舊。光明分外圓。正當十五夜。大地黑漫漫。好個真消息。諸人莫受瞞。示眾。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覩師顏。師曰。觸破上座面門。霜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師曰。也許道一半。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師曰。腦後著箭。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曰。和尚聾。僧舉似石霜。霜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師曰。何不蚤恁麼道。玄沙曰。錯過了也。師曰錯錯。師復曰。者僧傳言送語。有甚了期。石霜恁麼答話。狼籍不少。又遇雪峰。趨勢推曰。甚麼處不是石霜。霜便蓋覆曰。者老漢。著甚死急。殊不知轉見不堪。玄沙恁麼道。也只救取一半。何故聾。家醜不合外揚。示眾。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師曰。平生阿漉漉地。末後猶較些子。某若當時見他。纔舒手便曰。不勞拈出。非但當時勦絕。亦免殃及兒孫。示眾。舉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曰。這個師僧。却堪持論。師曰。者僧。初欲見月。及乎纔見標指便休。臨濟。雖埋兵調鬪。慣用神機。檢點將來。只振塗毒。無返魂香。舟上座則不然。見者僧擬開口。便與振威一喝。豈不令渠當下披雲見日去也(玉林琇嗣)。

圓照慈翁[卅/卍]溪森禪師

惠州博羅人。明刑部侍郎黎紹爵之子也。母李。感白光入懷而生。長博羣書。目數行下。以恩蔭入國學。年二十七。病劇。為惡夢感發。藉言秋試入京。路次歸宗。投寶公剝落。初參博山。不契。再走雲門。見雪嶠信。一日落堂。師問。未離方丈句作麼生。信側耳。師曰。謝答話。遂許入室。呼為嶺南長子。後參大雄琇。一見便令頌本來面目。師即充口頌曰。苕溪屈曲水潺潺。萬疊關山一境閒。乍雨乍晴雲散後。滿天風月到人間。琇頷之。一日琇顧師曰。古人道。悟則不無。怎奈落第二頭。既是悟了。因甚落二頭。師曰。為有悟在。琇便喝。師頓徹法源。即日命居第一座。師在大雄報恩首眾。一十七夏。接機迅利。人稱[卅/卍]鐵棒云。師手關龍溪。為眾開法。即今奉

勅圓照寺。順治己亥夏。琇舉師應

詔。入都與

世祖相見。奏對機緣甚多。另見別錄。小參。婆子轉半藏。升斗計親疎。涅槃三段義。文殊不奈何。堪笑仰山老。夢裏演摩訶。咄。慈翁慈翁又道甚麼。曲躬曰。也不較多。師遊五臺。宿顯通寺。寺前見一婆頭纏紅布。鬢插山花并鷗翎。身披雜襖。左足

花履。右脚黃鞋。目光射人。手提竹籃。籃中諸物俱有。口食石子。師問。婆在此何為。婆曰。乞我一文錢。師曰。年多少。婆曰。六十六。師曰。有家主公麼。婆曰。徧地都是。師大笑。婆睜目視師。師便打。婆喝。師又打。婆携籃作舞而去。師遊中臺回。婆仍在路食石。見師便笑。口稱南無佛南無佛。師問。婆生緣何處。婆曰太原。師曰。幾時到者裏。婆曰。今日六月二十七。師曰。識得你也。婆合掌曰。大通佛大通佛。便作禮。提籃而去。師曰。幾不問過。

世祖遺詔召師。至景山壽王殿。秉炬曰。釋迦涅槃。人天齊悟。先帝火化。更進一步。顧左右曰。大眾會麼。壽王殿前。官馬大路。遂進炬 晚參。江平秋萬里。人靜夜初更。彷彿寒烟外。長洲落鴈聲。曠古乾坤觀不盡。海昌塔上錯分明 早參。日短讀書少。夜長轉側多。不可不可。如何如何。但知其一。不知其他。只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 早參。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怨不足以成非。積怨而成恨。千載之積譽。百世之積毀。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今朝八月初一。眼睛豈是金州漆 晚參。彫雲高捲晚風清。天外孤鴻來遠聲。報道山紋斜界路。莫疑樹影拗枝橫。明明白白難分浪。出燒痕入古城。呵呵。換却你眼睛 臘八早參。釋迦佛。世路無知己。乾坤孰愛才。雪山別業在。且喜早歸來。鹽官寺裏。燒香供養。我老人。恭賀一件事。適纔大眾起來。合家歡喜。今朝粥有果子 祈雨晚參。這一著。那一著。難摸索。難摸索。下註脚。忽然青天白日。忽然雨傾盆落。打一拂 晚參。開口時。便成增語。不開口時。便成剩語。孫阿豎。鹽官今夜聲。不是當年譜。諸大德。莫與麼去。可惜許 晚參。天溪一片月。萬戶擣衣聲。便恁麼去。旱地遭釘。不恁麼去。有眼如盲。畢竟作麼生。三脚驢兒弄蹄行。秋入銀屏夢不成 問古人道。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意旨如何。師曰。殿前穿草鞋。曰拈過不奈何。人來時向那裏安置。師曰。少刻便知 晚參。天溪八摺雲來。難認灣頭。桑竹林深葉落。但敲門扇。多少人到這裏。忘前失後。圓照。今晚開個大方便。擊案曰。葫蘆 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東司街西。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高聲叫看。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如何是好手。師曰。孫行者 問鬪體粉碎時如何。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晚參。諸禪德。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試問目前人。何如天地初。展手曰。是何言歟 康熙丙辰六月二十七日。示眾曰。明年此日。能見我于別峰乎。否則弗及見矣。眾罔測。至次年春。歸圓照。又示眾曰。慈翁住持大雄。將及三載。諸禪德。今日解制歸去來也。咄。天開路。年去年來自烟雨。漸漸烟濃溼燕絲。濛濛曉色迷禽樹。大眾恁麼去恁麼去。慈明圓祖笑道有趣有趣。拽杖便行。到吳山華巖。憩于靈山院。至六月二十四日。題佛涅槃圖畢。為侍者曰。明日吾行矣。眾泣留。師曰。三日可至期。沐浴更衣。復為弟子剃度傳衣。受最後供畢。索筆書偈。跏趺而逝。塔于圓照寺右(玉林琇嗣)。

湖州報恩美發淳禪師

閩之將樂熊氏子。天姿穎敏。體貌魁岸。少習舉子業。然非所樂。因病苦呻吟。世念消殞。禮壽昌闡為師。請益參究。命看狗子無佛性語。脇不至席者五年。有省。書偈曰。胸中廣博小虛空。直上黃龍第一峰。首座問曰。如何是第一峰。師良久。座曰。畢竟如何。師曰。第二第三了也。從此機用全彰。出參諸方。就諸尊宿。往反扣擊。以證其所悟。皆以法器期之。謁大覺琇。甫入。琇即問。向佛未出世前。道一句來。師曰。和盤托出。琇頷之。命居第一座。受記荊焉。出住汀州天隱臨安天目嘉興壽聖。繼住報恩上堂。緬水龍淵浮玉山。廿年冰雪侍師顏。無端推出成狼藉。滿面慙惶何處安。行淳雖親依老漢。二十餘年。並不曾參老漢禪。亦不曾得老漢說話。祇是被老漢罵。得徹骨徹髓。身心頑了。一味瞌睡。佛法總未夢見。記得幾則古人因緣。在肚皮裏。多年安排。今日寶華王座上。闡揚佛祖宗猷。開煥人天正眼。不意來到野猫洞口。打一個噴嚏。都忘却了。一字也想不起來。祇見金輪峻峭。萬木森嚴。山青水碧。鶻噪虫吟。秋風颯颯。秋雨蕭蕭。緇是緇。素是素。鐘是鐘聲。鼓是鼓響。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一為諸兄弟發向上機。一一為諸兄弟轉大法輪。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無盡寶藏。自然而至。大眾。前是山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室。左是齋堂。右是禪堂。且道。無盡寶藏。在甚麼處。驀卓拄杖。下座 晚參。九月今朝又十三。庭開金菊為司南。頭頭物物雖成現。未悟還須扣己參上堂。萬疊山含荊岫玉。宜黃人唱晉江曲。冰河欲發梵天紅。燕地冬生閩地竹。咄。是何物。驀豎拂子。召眾曰。大眾。眾舉頭。擲下拂子曰。鶻兒已過瑠球國 晚參。久雨不晴。江河水深。山林黯黑。溪澗平沈。赫赫紅輪從海涌。遍塵沙界盡黃金。驀卓拄杖曰。唯有衲僧拄杖子。長年無暗亦無明。與虛空合其德。與天地合其心 晚參。慧性圓明萬法宗。休將知解擬心空。縱然枕子呵呵笑。依舊朦朧在夢中。良久。顧左右曰。高峰大師。在汝諸人脚底。各各擡頭向上看 上堂。正體堂堂。千鏡交光。脫珍著徹。滿面慙惶。化被草木。賴及萬方。山蒼蒼水茫茫。芍藥花開一院香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緬溪水急。金谷峰高。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幾片寒雲歸遠洞。一曲樵歌出翠微。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此間無山僧。目前無闍黎。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一人有慶。萬國謳歌 師于康熙己未九月示微疾。索筆書偈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塔于本山。大學士王公熙。為之銘塔(玉林琇嗣)。

大雄棲賢寂菴洽禪師

汝州光邑王氏子。十七披緇。依報恩琇為侍司。一日江南回。琇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住西天。汝東來西往作麼。師曰。某甲不著便。琇曰。許與玄沙把臂打師僧臘十五。載三十二而卒。同退菴重合塔(玉林琇嗣)。

西谷德巖紹禪師

參報恩琇。看狗子話有省。常有偈曰。法以衰為盛。眾以多為勝。舉個狗子話。千中無一應(玉林琇嗣)。

青溪蘊荆壁禪師

參報恩琇。入室曰。某甲有個見處。琇曰。狗子為甚無佛性。師拳琇肋下曰。一向在趙州處落節。今日在和尚處拔本。琇便推出。次日師復入。琇曰。盡大地火發。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特來度夏。琇便喝。師呈頌曰。圓似滿月圓。寬同太虛寬。歷來無姓氏。從古絕躋攀。聖凡由此出。剎海任伊安。始終無變異。觸處即隨緣(玉林琇嗣)。

萬安山法海祖山地禪師

畿南文安劉氏子。幼端凝堅靜。有出世志。薙染于昌平之清淨菴。南詢。首謁天童。勤苦參究。至忘寢食。忽有省入。復參大覺琇于報恩。琇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覷面不相瞞。琇曰。作家禪客。師曰。不得塗污人好。入室。琇舉竹篋子話。師便作掀禪床勢。琇曰。汝見個甚麼道理。師曰。這老漢。納甚敗闕。琇連棒打出。師從前礙膺。渙然冰釋。自是往復縱橫。箭鋒相拄。琇乃許可。授以衣拂。師因省母北歸。得西山弘教寺舊址。刈茅以棲。琇應

世祖章皇帝詔。師隨侍萬善殿。

帝顧問出家始末。併諸機緣。師奏對詳切。

帝大悅。命易弘教。為法海禪寺。錫碑額。賜紫衣。駕兩幸法海。以師為報恩嫡子。惟務真實。眷注特隆。小參。翠岳道。一夏已來。為眾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岳眉毛在麼。法海則不然。一冬已來。並無一字與眾兄弟說。還知法海為人處麼。若也會得。鼻孔依然。如或未薦。直須挽起眉毛參。小參。有一物。明歷歷。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遇貴則賤。遇賤則貴。汝等諸人。作麼生酬價。良久曰。解釋春風無限意。枝枝相對笑顏開。示眾。一口氣不來。何處安身去。安身去急薦取。等閒搗破六塵關。直得虛空笑點地。驀召大眾曰。還識本來面目麼。眾無語。師振威一喝。示眾。舉拄杖曰。不動唇齒。要吞却這個。眾等試吞吞看。眾下語。不契。師擲下拄杖曰。山僧今日失利。便歸方丈。師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露柱。師曰。露柱與你說甚麼。曰無得無說。師曰。情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師問僧。正睡著時。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僧一喝。師曰。也是學來底。曰從來不被人轉。師曰。誰從堂裏來。曰某甲。師曰。大好不隨人轉。一僧揭簾方跨門。師即把住曰。出門是。入門是。速道速道。僧擬議。師便掌。師于康熙丙午仲冬。示微疾。語諸弟子曰。四大假合。吾不久留。至五日。開示法要。復拍膝吟曰。金風颯颯飄黃葉。明月團團照九垓。直下了然含萬有。何須睜眼妄疑猜。即趺坐而逝。壽五十有一。臘二十有一。茶毗日

。獲舍利無算。越數日。猶有于草間得之者。塔于本寺山前(玉林琇嗣)。

磬山雲居嶺禪師

初參博山。便有省處。後入天童之室。扣擊多方。悟猶未徹。力參八載。乃謁琇于報恩。琇問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是舐犢。是陷虎。師曰。靈山授記。未至如斯。琇曰。行數里却疑此事。是黃楊木禪。別有長處。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琇曰。約住便掌。與前隨後便掌。有諳訛。沒諳訛。師曰。捏聚放開 觀音誕日。師禮拜次。琇問。大士本無有死。云何有生。師曰。今日禮拜過了。琇曰。山僧衣袖裏。擲出一座須彌山。師曰。填溝塞壑無人會。師之毛孔盡觀音。琇大笑 繼席天目。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試問大眾。如何是隨類各得解。一眾進語不契。師代曰。蟻子解從腥處走。青蠅便向臭邊飛(玉林琇嗣)。

杭州大雄慧濟舟禪師

淮安人。全家披刳。參琇于報恩。一日坐禪次。琇曰。坐的是誰。師便喝。琇便打。師起作禮。琇曰。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便出。琇喚回曰。你見個甚麼道理。恁麼喝。恁麼走。師曰。沒有道理可說。和尚恁麼問。某甲恁麼對。琇頷之 孫孝則居士。見琇次。琇招手者三。隨閉却門。士曰。一脚踏斷半山橋。師曰。居士脚跟。在甚麼處。士他顧。師曰。要道一句看。士曰。首座天地與我同根。根在甚麼處。師一掌。士曰。首座是有脚跟的。師休去(玉林琇嗣)。

湖州扣冰息心偉禪師

金壇于氏子。生時。白衣重胞。白光繚室。既長。遇異人相之曰。此子胸標卍字。殆法座中人也。後因家難。備歷艱苦。一日墮洮川水。呼大士名。得巨木扶腋以起。乃發願出家。迨年十七。以貿易渡江。復覆舟幾死。有僧拯之。忽憶宿願。遂祝髮。詣華山受具。參妙峰海。海門剖漸。次南詢夾山磬山徑山天童諸名剎。參訪殆徧。後參天目琇。琇問。何處是汝來路。師默然指心。琇喝曰。這是甚麼去處。容得汝來路。師猛省。走抱佛足。琇喝。師便出。一日琇問曰。汝做禪和子。禪在甚麼處。師曰。和尚要人拋却甜桃。反尋苦李。琇指窗外竹簾曰。會麼。師曰。某甲被和尚打成一片。琇笑而頷之。授僧伽黎 適黃于升居士。修建黃山慈光寺。迎師主其事。師力任經營。一遵普門規制。而擴大之。七載功成。殿宇巍煥。參徒日集。一日書山中所見。迎琇過寺。琇答以偈。命主扣冰 僧問。如何是理事無礙。師豎扇曰。那是理是事。曰和尚莫弄虛空。師曰。虛空粉碎。曰如何是事事無礙。師擲下扇曰。那不是理。不是事。僧喝。師便打。僧禮拜求偈。師為說曰。心體廣大。理事無礙。仰看秋空。毫無沾帶。拈起一毫。千差萬恠。馬杓驢嘴。自好自壞。石火電光。是十方界。地水火風。輪轉迅快。本來何處。虛空粉碎。法界現前。乃大自在 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如何。師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何處是一。一非空寂。不滅不生。無得

無失。黃面漢有手擎空。白拈賊有口挂壁。人道。是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懊悔則遲。我謂。當下裏左支右吾。撐持何益。多少伶俐客。擦掌摩拳到頭來。兩眼睛茫然不識。請自己摸著心頭。還有甚麼商量。有甚麼說得 問佛法入門。還須威儀否。師曰。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總是外生。從何究竟。無常迅速。及早招認。目不及瞬。耳不暇聽。看破撒手。不淄不磷。那有階梯。與汝明證。當下劃然。一刀兩段 士問。佛在心。心即佛。此是禪否。師曰。無生無意。那有分別。前念不生。後念不滅。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心佛佛心。終歸寂滅。無佛是佛。無心是心。無佛無心。廓然自清 康熙戊午冬。師過廣陵別故舊。感小疾。先期告報。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索水盥漱。將寂次。眾請留偈。師笑曰。趙州一字禪。曰無。我今日。也只是一個無字。眾哀請曰。和尚來清去白。為何一字也無。師曰。山僧無去無來。為何一字還有。眾默然。師以手自摩其頂而逝。扣冰法嗣。將迎師龕往浙後。黃山緇素咸德師。恭請師龕。造塔于八公洞。侍講施公閏章。為之銘塔(玉林琇嗣)。

瀏陽石霜爾瞻達尊禪師

四明鄞縣唐氏子。襁褓甫離。皈心三寶。稍長。不喜事生產。痛身世無常。時作厭離想。父母不許。欲為議婚。師再三力拒。乃止。一日早起出門。舍傍有遺棄蒲團戒衣諸道具。師諦觀。竊喜曰。天授我也。携入福泉山。禮圓明求度。父兄輩訪至。見師志已決。愀然太息而去。明為落[髡/采]。服勤三載。首參天童悟祖。悟舉香信曰。者個從甚處得來。師曰。何得當面諱却。悟曰。道甚麼。師擬進語。悟便打。是冬圓具戒。則明崇禎乙亥也。年已二十有八矣。親炙年餘。復參金粟乘。弁山雪。南澗問諸名宿。後至東明。見鈍叟際。言下了然。遂矢志親依。圍爐次。際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師曰。太費力生。際曰。是夾山費力。是這僧費力。師曰。一任分疎。際曰。情知你不會者話。一日。際又問。古者道。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際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曰。師意如何。際曰。何不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師警爾契悟。從前礙膺。立時冰釋矣。執勞數載。而受記莚焉。繼住綠蘿。至順治丙戌。出主石霜。示眾。石霜有路白雲間。淺草蛇橫毒熾然。賺却阿誰親觸著。血流直濺梵王天 掃慈明祖塔。親見汾陽。滅却臨濟。起黃龍必死之疾。遺害將來。縱神鼎倒握之機。有甚憑據。千古少叢林。眼空無諱忌。全身入定草離離。別有佳聲動天地。便禮拜 示眾。一夏已過半。底事如何判。過去已過去。未來亦莫算。現在本無住。十方俱坐斷。信手拈來不是塵。堂堂日用隨機變。不用更躊躇。急須著眼看。驀擲拄杖曰。是甚麼。三十年後。莫教孤負石霜晚參。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古人一期方便。言不虛發。既是無心。且作麼生尋。良久曰。到得深山最深處。豈知無計避王徭 晚參。今

朝正月二十。日暖風和時節。頭頭海印發光。因甚守著驢橛 示眾。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乃曰。石霜無法說。抽釘要拔楔。撩起即便行。早已遲八刻。驀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顧左右良久。喝一喝。擲下拄杖 上堂。打破大唐國。覓一個不會佛法的人難得。且道。不會佛法的人。有甚長處。夜來曲臂支頭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諸人要知真說麼。塞却耳根。分明聽取 上堂。諸佛出世。龜背刮毛。祖師西來。兔頭截角。一大藏教。拭瘡疣故紙。明眼衲僧到者裏。口似礮盤。諸禪德合作麼生。劔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上堂。僧出。師便打曰。道道。僧禮拜。師復打。乃曰。道是常道。法是常法。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喝一喝 晚參。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古人恁麼道。已是作死馬醫了也。汝等諸人。更擬討個甚麼。以拄杖趁散 開爐示眾。諸方聚眾。悉假外來。石霜住山。槩從內辦。內辦的不通水泄。截斷天下衲子脚跟。外來的錦上鋪花。橫穿香積如來鼻孔。祇如不涉內外。覲體無私一句。作麼生道。紅爐爆出鐵烏龜 僧辭師。師問。甚處去。僧擬議。師劈脊棒曰。者守古塚鬼。僧罔測。師打趁出 僧參。師曰。未到此間。與汝三十棒了也。曰那裏見得。師便打 僧參。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抵對。曰盍盂峰頂浪滔天。師拈棒。僧擬議。師打出 僧參。師問。久不見汝。因甚鼻孔缺了半邊。僧擬議。師喝出 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曰。今日冷如昨日 僧請益。師曰。汝曾見甚麼人。曰見石奇和尚。他道。雪竇有棒不打某甲。師便打曰。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曰。他後辜負雪竇即得。莫辜負老僧 石霜。屋老僧殘。林寒澗肅。觸境悲涼。師處之泰然。而衲子趨風。履滿戶外。真切相為後學。實有大過人處。重修園祖塔。請記于弘覺恣。恣閱師石霜錄。擊節歎賞曰。此龍池幻老人下。行字輩中。第一翹楚也。即序而傳之。時有當道欲為營建土木。師慮為居民擾。力却之卒之。僧堂方丈。洎應供堂。相繼修復。咸藉親依弟子成禰之力。間有外緣。亦出自然。不屬勉強。康熙癸卯。營壽塔于祖塔之右。工甫舉。而疾作。示寂前一日。手書遺訓。惟丁寧弘護祖庭。丕揚大法。無一語他及。九月朔。始不進食。亭午復作書。遣僧告別曉菴昱。囑以後事。亥時跏趺而逝。昱促裝馳至。在定已七日。顏色如生。茶毗日。雨霧昏迷。起龕忽爾開霽。經三日殮骨竟。復大雨。眾咸駭異。遂于十月十九日。奉靈骨入塔。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一。有語錄上下卷。行世(山茨際嗣)。

黃陂[山*廣]山玄慈達謙禪師

福建林氏子。參鈍叟於東明南嶽南源諸處。乃得心印。開法[山*廣]山 上堂。[山*廣]山今日要與諸人相見。有不避危險者麼。僧出。師以杖打。僧頭裂。僧曰。某甲與和尚相見了也。師又打。乃曰。直下承當。棒頭有眼。鈍鋼打就。生鐵鑄成。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山*廣]山有法說。諸人休得道是葛藤。[山*廣]山無法說。諸人休得道是平實。還知山僧立意處麼。良久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僧問。如何是[山*廣]山境。師曰。明月涓涓。流水潺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灰頭土面。曰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便打(山茨際嗣)。

且菴芻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趙州關外休休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除却山僧個個能。乃曰。明如杲日。照用同行。殺活縱橫。應時拈出。卓拄杖喝一喝曰。鉗錘不動火星飛。眨上眉毛隔遼海(山茨際嗣)。

寶慶紫雲密嚴達剛禪師

茶陵蕭氏子。童年游松壇。聞鐘聲有感知。參念佛者誰。一日逢人戳生有省。往參南嶽玄印。印問。洞山眼耳鼻舌話。你道是有是無。師答。一箭落雙鷗。印為芟染。命謁綠蘿際。際鉗錘峻密。每相見不容開口。即發憤晨昏。偶因寒仆地致疾。檢點從前。俱用不著。益自猛勵。適二僧舉一歸何處話。一曰。者個是燈。忽然頓悟。如釋百千勛擔子。際問。日用中。無非是者個迸現。因甚諸人見蛇却怕。師呈偈。有現前大用體全彰句。際隨詰。如何是你現前大用。師接際茶杯便出。際微笑頷之。嗣受記荊。初入粵西大雲山。四十里杳絕人境。倚樹縛茅。不設臥具者七年。每冬雪。虎狼縱橫。終不犯菴中物。獵戶入山。見師危坐。而瓮鑄土凳間。有於菟跡。驚傳士民。共相驗眎。羅拜欽歎。而師自若也。順治辛卯。再闢寶慶紫雲。漸成叢席。繼而開法 上堂。師舉世尊初生因緣畢。乃曰。風流者。越格風流。直截者。太煞直截。若道世尊風流。也不得。若道雲門直截。也不得。諸人檢點得出。許伊是個嫡子親孫。堪與法門為龜為鑑。苟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立僧上堂。水裏乳峰頂樹。本中根源自來具。在處逢原接上機。伽黎右袒綱宗據 上堂。僧問。從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金剛正體。師舉拂子。曰百千法門即不問。如何是般若真光。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乃曰。金剛正體堂堂露。般若真光處處彰。三世十方俱坐斷。劔輪揮處凜如霜。便下座 上堂。紫雲今日開爐。一切不拘次第。所需槩出檀那。內外同堂共聚。要使諸人撞頭磕額。各顯超羣活計。且作麼生是超羣活計。喝一喝曰。莫妄想 上堂。青山留鳥棲。碧澗運來機。何必重思算。拈來用便宜。諸人還用得著麼。良久曰。山僧不可更與你葛藤。拽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高路遠。曰意旨如何。師曰。走殺闍黎。僧禮拜。師便打 士問。在俗也學得道麼。師曰。道非緇素。士服膺 師于康熙己酉季春下澣八日。預期謝眾曰。老僧開此山二十載。未嘗不念佛祖恩德。爾大眾必以法門為任。至四月初六辰刻。召眾囑後事。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有一。臘三十有四。塔建本山(山茨際嗣)。

邵陽燕月恒明惟曇禪師

永州零陵人。參綠蘿。記荊。後隱武岡僻處二巖菴 示眾。祖師關。限却多少人也。鐵牛機。困殺多少人也。諸兄弟。還知利害麼。山僧今日頭頭打開。法法俱露。但有一絲毫情識未斷。聖解未忘。白雲萬里 僧問。如何是燕月境。師曰。古柏參天。曰如何是燕月人。師曰。滿頭雀髮 僧參。師問。汝不是個中人。到者裏無益。曰也要班門弄斧。師曰。情知你鬼窟裏作活計。曰不得壓良為賤。師曰。山僧罪過 示寂。茶毗時。白毫光示現。烟盡則收。眾以為異。壽五十八。塔建紫雲山左岡(山茨際嗣)。

全州香林宗元達旨禪師

衡陽吳氏子。上堂。舉頭天外看。從來不掩藏。錢龍橋未斷。松桂嫩枝昌。知不知且商量。自鳴琴外一溪雲。擲鉢峰高立上方 上堂。僧問。和尚今日陞座。所談何事。師曰。好生記取。曰殺人刀。活人劍。師曰。一任分辨。曰還別有麼。師便打。乃曰。今日所談不為別事。若能委悉。天下嚮聞。良久。喝一喝曰。好生記取(山茨際嗣)。

衡陽褒中照初禪師

本邑羅氏子。晚參。有一句子。不在別處。且道。在甚麼處。眨得眼來。千里萬里 僧問。狗子既無佛性。為甚昨日又咬人。師曰。趙州老漢。未肯汝在。曰干他趙州甚麼事。師曰。亦不干山僧事 問南嶽七十二峰。和尚居第幾峰。師正身端坐示之。曰者是雷祖峰。師曰。笑煞天下人(山茨際嗣)。

蘄州菩提雲外澤禪師

婺源汪氏子。二十五歲。脫白于黃山。參天童悟。問如何用心。得個入處。悟曰。無心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自是起疑。參究徹夜經行。一夕。不覺倚柱失眠。忽聞開門聲有省。急詣悟。悟首肯。後依松際授于磬山。機鋒迅疾。應對如流。授曰。汝進語都佳。但桶底未全脫在。乃發憤力參。一日。因風動簾幙墮地。撲簌作聲。忽然大徹。授乃重重勘驗。而記荊焉。出住蘄州老祖寺 小參。水牯牛作麼生。眾無語。師曰。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良久。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猷郎猶向火邊棲 小參。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回互。回互不回互。三分一尺布。嘆。莫太貴麼。拈拄杖指曰。東單西單。了不相瞞 小參。光陰迅速。歲序遷流。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汝等還知有光陰常住。歲序不遷者麼。卓拄杖曰。快些悟去。事同一家。纔涉思惟。流轉不息。復卓拄杖。顧大眾曰。會麼。杖頭日月絕遷流。六道人天一鑑收。亘古亘今無別物。有何元妙可貪求。喝一喝 冬至雪夜晚參。昨日一枯山。今朝千里白。無人粧作成。天然現奇特。造化了無功。心意難推測。報汝眾禪和。不用更疑惑 師見新到四僧來拜。便曰。者一隊人真可惡。僧罔然。師曰。打野裡漢出

去。僧齊出。師曰。苦哉苦哉 士問。弟子俗務多。不能一心參究。乞和尚指示個徑要修行處。師急指壁。叫曰。壁倒也。士倉忙回首起立。師曰。且喜凶星過度。士再問。師低首視地 問不動根源時如何。師曰。手不如脚。曰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須彌山高十六萬由旬。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一半。水外一半 問如何是真實相。師曰。南康府裏張皮匠 師室中。嘗舉狗子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故終其世。未嘗印證一人。順治甲午。師示寂。書偈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人盡皺眉。此日一言無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擲筆端坐而逝。塔全身于神鼎資福寺右。語錄十五卷。入禾之方冊流通(松際授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武康資壽素弘理禪師

漳州海澄陳氏子。初參諸方。不能灑脫。次謁介庵進於天池。契旨。順治庚子。住柏山。上堂。朔風凜凜。寒威彌亘六合。慧日明明。光華普照大千。佛祖機關。一時漏拽。金剛正眼。一齊豁開。性燥漢。連著便行。不丈夫的。有甚語話分。諸佛出世。千言萬言。與人解粘去縛。鼻祖西來。橫說豎說。只要明心達本。且道。本作麼生達。心作麼生明。縛作麼生去。粘作麼生解。莫巍巍堂堂。是明心達本耶。灑灑落落。是解粘去縛耶。若與麼解會。只成得箇韓獪逐塊。未是衲僧行履處。大眾。要會衲僧行履處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僧參。師問。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為甚麼出者裏不得。僧擬議。師便打 康熙癸卯十二月十六日。向朱君行家募柴歸。謂眾曰。吾事畢矣。即歸方丈坐化。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介庵進嗣)。

永嘉萬年夢堂倪禪師

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破糞箕。上堂。目前無法。獨露真常。意在目前。阿誰搆取。不是目前法。轉換他一句子不得。非耳目之所到。聲色難瞞。大眾到這裏。也須透過始得 上堂。卓拄杖一下曰。大眾會麼。者裏會得。不妨歸家穩坐。還會麼。復卓拄杖(介庵進嗣)。

北京安化世高則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昨夜忽抽條。今朝剛吐蕊。一花五葉開。香透乾坤髓。不假劫外之春風。豈應今時之律呂。卓一下曰。數聲野鶴驚天至。無限魚龍衝浪來。越格風流從此振。大家拍手舞三台 晚參。遇良工逢妙手。端的人前謾哮吼。崑崙倒跨上須彌。直得翻身藏北斗。放出南山鱉鼻蛇。八臂那吒遭一口。咄。這段風光誰不知。有思猫叫。乃曰。猫子土座。又為諸人說法了也。胡餅更討甚麼汁。便歸

方丈 上堂。昨宵雙桂庭前發。今日優曇林也馨。萬別千差親坐斷。鼻孔依然搭上唇。遂以拂子擊香几曰。聞麼。豎拂子曰。見麼。汝等既一總見聞。為甚節文不在者裏。拋下拂子曰。莫教容易得。埋沒祖師心 小參。選佛場打開。一隊牛純熟。和風拂面來。抖擻精神足。水草正及時。莫向外邊觸。過隙駒光陰促。黃鶯啼楊柳綠。聞者聞兮矚者矚。倩此機關不打通。四十九日空勞碌。不勞碌。石虎風前嘯一聲。說得須彌顛倒卓(介庵進嗣)。

嘉興金明東巖燦禪師

僧問。如何是到家底消息。師曰。待汝站定脚跟。即向汝道(介庵進嗣)。

建寧妙峰素穎鑒禪師

莆田陳氏子。普明中秋示眾。中秋八月半。桂馥圓璀璨。清光何處無。石樓尤好玩。君不見。江西馬簸箕。鈎賊破家良可歎。供養修行物外超。至今流落沒崖岸。昨夜三更月到窻。嘉州大象。與陝府鐵牛索鬧。爭這舊公案。却要妙峰為他判斷。山僧向他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各打二十棒趁出。山僧無著慚惶。直去月本國裏。欵欵地。擊鼓唱個菩薩蠻。好快活阿。汝諸人。向這裏討甚碗。以拄杖一齊打散 康熙癸亥季夏。無病而寂。茶毗。烟燄結緣。頂骨牙齒舌頭俱不壞。塔於董岩(介庵進嗣)。

蘄州三角古壁文禪師

襄陽程氏子。卓錫廬山湧蓮院。順治丁酉。開法浞川之萬壽。己亥遷三角 上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孤峰頂上。二俱不立。連朝雪散長空。千山共成一色。忽然地爐灰飛。燒殺庭前古柏。急急按下雲頭。救來一天星月。仔細檢點。打刀原是邠鐵。一道清光射斗牛。四野寒林風瑟瑟。驀拈拄杖。得得。攬羹須趁爐烟熱 康熙癸卯夏。命灌沐。拜辭金明像。入室端坐。說偈而逝。塔于本山(介庵進嗣)。

嘉興三塢主峰法禪師

徽州人。原籍應天沐國公之後裔也。仕郎將。忽心花發現。遂薙髮為僧。參金明進。進豎拂子。師便喝。進曰。從上佛祖。盡向這裏流出。你還見麼。師曰。從上佛祖。盡從這裏來 康熙己酉秋月。作書。辭秋岳曹司農與眾護法畢。施博居士問曰。和尚此去。還是往天堂。下地獄。師展兩手示之。士禮拜。師珍重而逝。茶毗。得舍利無數。塔于本寺(介庵進嗣)。

嘉興金明晦巖烟禪師

嘗頌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曰。仙娥肌骨本風流。紅粉慵施下玉樓。雲珮霜環零落盡。却教無處可遮羞(介庵進嗣)。

蘄州三角天峰性禪師

黃梅王氏子。即仲暄公之後裔。生而淡泊。幼習青箱。喜出世學。每讀竺典。徹日忘倦。及世異。飄然四方。至浙之苕溪。禮金沙浪蕪染。服勤數載。一日思生死事

大。往叩雪竇雲。令參本來面目話。刻究累日。有省。述偈呈雲。雲乃首肯。後參金明進。入門便喝。進亦喝。師又喝。進即拈棒。師曰。老漢今日敗缺。進便打。師曰。轉見不堪。進休去。次日陞座。師出問。長年為覓知音少。今日相逢事若何。進曰。放你三十棒。師震威一喝。進顧眾曰。看取這員戰將。師拂袖歸眾。順治乙未秋。出住松江清涼庵。丁酉。遷小貞種福院。戊戌歸里。眾請重興多雲山。康熙己酉夏。三角古謝世。眾請主席。甲寅。黃梅紳士。請復興東永福。及菩提等處。凡師到處。即成伽藍。上堂。道人取則原無定向。動若風行草偃。水到渠成。遇物即宗。圓音暢美。一句該羅。千差坐斷。汝等諸人到者裏。須知轉身一步。拈拄杖。卓一卓。下座(介庵進嗣)。

廣陵海月天岩啟禪師

如臯冒氏子。小參。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鳥大如山。魚大如海。人却不信。父少于子。弟長于兄。人却不信。明星午現。紅輪夜照。人却不信。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說。海月不信。諸人不信。海月不信。且道。是同是別。良久。顧左右曰。參(介庵進嗣)。

太倉問梅宦陳修禪師

武林李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繡雪境。師曰。曲徑幾回苔蘚積。雪堂深處竹風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扶筇檢點閒花落。信步移看碧水澄。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便打。上堂。山僧有一句子。久欲說向諸人。因世事太忙。不曾啟齒。今日偶閒。何妨細說。汝等各宜聽取。便下座。示眾。庭畔陰濃。雨久如醉。堤邊楊柳。含珠吐翠。池塘蛙鼓響如雷。林下禪和打瞌睡。呵呵呵。會不會。卓拄杖曰。日高花影重。風暖鳥聲碎。康熙癸卯春。仍歸老問梅。嘗謂眾曰。時光迅速。汝等急須照顧脚跟。孟冬二十七日。示微疾。至三十日晚。呼行者。取湯沐浴。趺坐脫去(介庵進嗣)。

南康雲門既白旭禪師

參金明進。進以杖畫地曰。向這裏道一句。師以具打圓相。進便打。師喝。進曰。亂喝作麼。師拂袖便出。初住廬山五老峰。每與衲子盤桓無不悅服。後遷雲門。一日謂眾曰。道得個轉身句。又有懸崖撒手句。道得個撒手句。又有末後句。試通個消息看。眾罔措。師曰。不會那。老僧自道法也。即端坐說偈。擲筆而化(介庵進嗣)。

泉州承天懶若曇禪師

晉江鄭氏子。因觀奕小參。碁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衲僧家。竿木隨身。臨機制勝。亦如此局。頗乎相類。靜時碁止。動則碁行。照用同一。雙關而並走。事理兼至。一截角而斜飛。埋兵挑鬪。何妨擊此攻彼。單刀直入。貴在破壘先登。傍邊作勢。豈能侵闖門戶。靠角求活。錯過多少城池。三軍失利。為是遲了半刻。突

圍而出。終是賊後張弓。隨人高下。固為失策。縱爾饒半。落在第二。故曰。握籌猶屬後。輸贏一著先。諸人要識者一著先的道理。除非打破大鐵網。踏翻倒垂蓮。殺活自由。方稱國手。點檢將來。衲僧本分極則。猶少一著在。如何是衲僧極則。未分黑白妙難施。文彩纔彰一局碁。畫斷中間十九路。方能坐享太平基。臨終沐浴。說偈而逝。茶毗。隻履不壞。至今供奉。塋于清源山(介庵進嗣)。

江州廬山東林山鐸在禪師

桑落李氏子。生而良知。不樂舉子業。謁東林薙髮。因閱高峰錄。疑拖死屍句。徧參諸方。未造金明進室。一見如夙契。遂折節焉。進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露。進曰。昨日有人與麼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師曰。要打便打。說甚昨日。隨聲便掌。進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師擬進語。進便打。師復擬進語。進又打。師豁然契證。出源流印之。出住東林。遷楚蘄華桂西陵碧雲。上堂。及盡去也。地幹天旋。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正當恁麼時。尋常做手脚底。以沙門一隻眼。印定森羅萬象。便能口吸西江。身藏北斗。將三寸龜毛。攬斷黃河。一葉栗蓬。劈開華藏。頭頭現法法彰。牛溲馬淳。耀古輝今。塵塵說剎剎談。白牯狸奴。吼雷掣電。興化汾陽。及我鴛湖諸祖。得此一著。提王庫刀。用殺活機。克振濟北家聲。揭示人天正眼。山僧今日不惜贓私。和盤托出。拋向當陽搆得底。大好受用。康熙辛亥九月十五日。以微疾示眾。有記取明年今日日之語。一眾駭異。時有僧出問。和尚尊意如何。師曰。三百八十四壬子。又七月初旬。謂徒眾曰。吾欲歸里。宜速備之。眾以為常往。遂買驢一頭以代步。師顧而笑曰。吾行非驢所堪。自此諄諄誠眾。修潔九月初八日。入城辭眾檀越。并諸山耆宿。至十一歸山。十二陞座開導。其略曰。吾身後。不許舉哀開孝。效世俗所為。及化錢等事。不許造塔。須將靈骨。拋棄江河利生。不得故違。十五日辰刻。沐浴焚香。端坐書偈而逝。闍維。起骨得其精白。齒亦不壞。數珠分心如故。師生天啟辛酉十一月十九日。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八(介庵進嗣)。

太倉藕庵竹庵衍禪師

偶閱圓覺經菩薩發問。今者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遂撫几長嘆。人生不明個事。徒為僧相。於本分中。無所益也。於是徧參。一日聞板聲。忽然有省。造參金明進。執侍逾年。隱于婁東。因疾退居東關。康熙丁巳七月十七日。索筆書偈曰。生平孤子。杜門守拙。吾道雖涼。仗後昆烈。喝一喝。擲筆而逝。塔于金墅鎮蓮花寺右(介庵進嗣)。

西陵報恩松岫源禪師

上堂。舉龐居士。語未竟。王公華出問。既是已成的佛。用選作麼。師曰。拖犁拽耙(介庵進嗣)。

太平素巖智禪師

麻城人。上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舉扇曰。者個是扇子。且道。仙人在甚麼處。擲扇躬身曰。者個是仙人。扇子在甚麼處。汝等諸人。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不妨水邊林下任性逍遙。倘或未然。齧定牙關[拚-ム+去]命去。自然水到便渠成 頌洞山麻三斤曰。如何是佛三斤麻。搓根繩子縛烟霞。等閒識得鈎頭意。笑殺東村王大媽 著有金剛決疑。行世(介庵進嗣)。

建寧普明雲庵量禪師

甌寧謝氏子。上堂。麻三斤乾矢橛。且置一邊。德山棒臨濟喝。放過一著。諸人。還知獅子爪牙。獰龍頭角麼。脫身一色坐遺影。不落同風顯大功 小參。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衲僧門下。不費鑽研。祇如古德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是明什麼邊事。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介庵進嗣)。

嘉興三塏景德妙雲雄禪師

金華武義徐氏子。父仲芳。官登州都閫。誕師署中。及襁褓。每見佛僧。輒生欽悅。九歲喪母。時世運多艱。芳歎曰。大丈夫。不能定亂。莫若入空門趣佛乘。乃棄官。從華嚴薙染。師亦依芳祝髮。禮靈隱禮。受戒。領竹篋話。參究。偶至北高峰。擡眸見月。心境廓然。疑團頓釋。徧歷諸方。未入金明進室。進問。雲封獅窟。向背無門。汝從何入。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進曰。汝是行脚僧。為何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師曰。今日親見和尚。進曰。你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師曰生也。進便打。師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進曰。你見何道理恁麼道。師拂袖便出。遂安維那。次遷監院。嗣受記荊。出住臨清大悲嘉興三塏 上堂。刹竿豎起。古店重鋪。打開寶藏。運出家珍。撒向諸人面前。一任取足。與麼會得。猶較些子。不與麼會。拄杖子別滋一路。驀卓一下曰。碎波旬窟宅。展佛祖家聲。須憑者個。握金剛王劍。懸肘後靈符。要是其人。山僧。今日承諸檀大命。義不容辭。斬莽披榛。鑿開生佛面目。墾土掘石。露出本地風光。頓教寒灰發燄。枯木生春。石獅哮吼。驚起青山頭卓朔。木馬嘶風。踏斷黃河水倒流。莫有向者裏著得一隻眼底麼。良久。卓杖曰。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垓行 上堂。揮拂子曰。垂鈎四海。祇釣鯨鯢。據座披衣。為求知識。驀豎拂曰。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今日正當山僧說法。直須以大圓覺為伽藍。安住平等一如法說。令現前緇素。亦如法得解。然後同聲相應。同氣相和。悉使魔外絕跡。生佛普該。入一微塵。現無邊身相。坐毫端內。轉大法輪。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總在個裏頭出頭沒。喝一喝。揮拂下座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卯生日。戌生月 問如何是三類化身。師曰。闍黎會殺人麼。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打曰。不是我同流。如何是不退地。師曰。官憑文書。私憑契約 問色身敗壞即不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八臂那吒撲帝鐘。曰請師明示。師曰。石人推倒

五須彌(介庵進嗣)。

建寧友可山鐵元禪師

上堂。三十餘年獨穴居。堦寒不禁草縈裾。禪心已作三冬雪。一任他生作馬驢。為甚如此。坐久腰痛 上堂。眾纔集。師便下座。知事把住問。和尚因什不示一言便下座。師曰。早晨喫了兩碗冷粥。肚裏有些不停當。少待圍去來。為汝等說。眾罔措。師便歸方丈 上堂。半牕圖畫梅花月。莫作等閒看。一枕波濤松樹風。不可糊亂聽。大眾。要知此事。太煞漏逗 上堂。山僧昨日赴個村齋。齧著一粒黑光砂。直到今朝。牙痛不止。不能與諸兄弟說黃道白。便下座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有住處即來向和尚道。師曰。你是持戒人。為什不守清規。曰和尚莫以罪罪人好。師曰。我不以罪罪你。古人道。喫粥了洗鉢去。意作麼生。曰昨夜夢裏。有人問此話。恰值某愛睡。不曾答他。師休去(介庵進嗣)。

鎮江甘露逾祖覺禪師

揚州張氏子。從清涼剎落。歷參諸方。晚謁金明。而受印記。出住甘露 和碩額附石將軍。元旦請上堂。卓拄杖曰。水銀落地。個個皆圓。古鏡臨堂。塵塵煥彩。春風纔度。萬物咸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立地成佛將軍。殺人不眨眼。殺人不眨眼將軍。立地成佛。如珠走盤盤走珠。驀豎拄杖曰。天生玉葉金枝秀。奕奕芬芳不計年(介庵進嗣)。

北京牧園企賢清禪師

山陰金氏子。世業儒。幼而敏慧。偶遊梵剎。志樂出塵。從雲門剎度。徧歷諸方。最後謁金明進。進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且置。因什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進曰。你向什麼處用心。師曰。泥裏何必洗土塊。進伸一足曰。我脚何似驢脚。師禮拜曰。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進打一拂子。遂印以偈 上堂。五十餘年牧一牛。登山涉水未曾休。於今高挂鞭繩也。掉尾擎頭性已柔。只是隨分納些些。山悠悠更水悠悠。說甚拈花微笑。斷臂安心。那效慈明貼榜僧堂。洞山掇退菓桌。者隊老古錐。無風興浪。播陽家醜。自不丈夫。牧園者裏。把定封疆。更不畫蛇添足。爾等眉生眼上。耳搭腮邊。又來者裏。覓甚麼椀。卓拄杖曰。各請歸堂喫茶 康熙庚申孟春。師示疾。至四月十二日。門人圓淨。領眾詣方丈。求垂示。師曰。山僧素來不涉迷悟。痢疾三月。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會得。管取超佛越祖。復謂眾曰。古人道。法身病。色身即是法身。色身病。法身即是色身。今蒙大眾問我病源。山僧徧觀法界。覓病根起處。了不可得。故曰。病入膏肓。神醫拱手。復說偈。大喝一聲。便吉祥而寂。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介庵進嗣)。

興化竺山吼庵證禪師

示眾。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山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日畢竟事如何。山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師頌曰。春暖平川鶯語清。笙歌從此悅行人。反嗤策馬擁寒者。孤負東君用意深(介庵進嗣)。

平湖青蓮夢庵覺禪師

嘉興范氏子。禮金明披緇。掌記室有年。後住青蓮。示眾。舉文殊三處過夏話畢。師曰。文殊三處度夏。擾亂清規。迦葉白椎欲擯。驚羣動眾。世尊問處因循。使人廝鬪。若是正令而行。三人喫棒有分。何故。青蓮門下(介庵進嗣)。

秀州尼蓮花可度禪師

淮安田氏子。父官以指揮罪而歿。師年七歲。見父屍感嘆。便有出塵志。但不自由。四十。往扣梵受孟。復謁金明進。遂求落髮。進弗許。師憂憤嘔血盈盆。進憫其誠。乃為剗染。命看萬法歸一話。寢食都忘。不葺年而氣幾絕。一日見進。進問。一歸何處。師訴所以。進曰。本自現成。用多氣力作麼。師覺心意平貼。呈偈曰。脫體風流意莫窮。堂堂獨露主人公。朝來換水焚香課。盡在尋常日用中。進可之(介庵進嗣)。

橋李尼明心佛音禪師

濮鎮葉氏子。幼喪母。延僧誦經。見地獄畫相。即心動。不茹葷。矢志出家。父為締姻。死誓不從。遂投師落髮。苦行數載。禮金明進。圓具。命看父母未生前話。刻究久之。一日登樓。踏板作聲有省。乃呈進。進愈加煅煉。至有從今識得娘生面。自是出羣一丈夫之句。師一日。在羅廣文家補毳。羅問。如何是日用得力句。師以針作筍勢。適歲暮。羅問。汝將甚麼度歲。師豎拳。羅曰。還別有麼。師曰。來朝向居士道。康熙甲寅菊月既望。沐浴端坐。說偈而化(介庵進嗣)。

橋李廣文羅開驤居士

號空諸。[橘-矛+佳]李人。幼讀書。便能琢磨孔顏落處。一日隨父衡陽公過敬畏。金粟乘上堂。亦不深信。尚乃忽之。嗣後父母繼歿。險阻備嘗。內兄施約庵每啟發。同謁東塔奇。次參福嚴容。容展兩手曰。會麼。士茫然。容曰。當面錯過。士於此信入。復參金明進。深造井臼。一晚落堂。進舉香板。命眾下語。士近前。奪香板曰。和尚把柄。已在弟子手裏。進顧眾曰。這一期。祇得個俗漢。士擲香板。進肯之。士著。有華嚴疏鈔。金剛摸像。宗門拈頌。共若干卷。行世(介庵進嗣)。

[橘-矛+佳]李別駕項謙居士

號茨庵。襄毅公七世孫。大金吾俊卿子也。未致仕時。參博山來。余集生。皆有機語。及解綬。與古南門。天界盛等。為最契。後謁進於金明。因緣甚契。乃呈偈曰。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剗瘡。著眼機先明的旨。頂門紅日透扶桑。進印可。士嘗舉郁山主過橋喫撲公案曰。眾兄弟。一眼觀天。兩脚踏地。且道。明珠在甚麼處

。良久曰。春在草頭上。王孫幾個知。有究心錄。行世(介庵進嗣)。

秀水調實陸煥居士

幼失怙恃。喜遊叢席。與知識盤桓。造參金明進。進命看萬法歸一。經三載。偶閱三頓棒話。如貧得寶。述偈呈進。進曰。此是意識所作。猶在半途。未是到家消息。士服膺。嗣後再參。進指座上古瓶。士作頌。甚恰進意。一日有僧乞錢。士如數封定曰。道得即與。僧曰。我年老矣。士曰。四大有老。這箇豈有老耶。僧以手點胸。士曰。試拈出看。僧進前。士便掌(介庵進嗣)。

文學陸燾居士

字玄度。性恬淡。嘗閱竺典。猶如夙肄。乃謁普明天童平陽西林諸宿。有機語。刻載行錄。壬辰。參金明進。進問。曾見知識否。士曰。六七位。進曰。那一位得意。士曰。若得意。即不來也。進笑曰。莫瞞老僧。士請開示。進曰。此事不從外得。要明心地。須看話頭。士唯唯而退。一日因行折足。頓了厥旨。偈曰。十字街親磕著。一回白汗頂門通。石人扶起呵呵笑。伸脚原來縮脚中。呈進。進深肯(介庵進嗣)。

文學朱[(雪-雨)/粉/大]憲居士

字欽臣。因鼎革。有出世志。而未果。辛卯間。患血症。乃謁金明進。請益。參究法要。進曰。居士。看一念未生以前。這病根從甚處得來。如此頻頻看去。亦莫嫌鬧取寂。亦莫厭凡求聖。昔蘇黃得力處。不越此也。士如教命。病果愈。一夜擡頭。見月光皎潔。乃悟入。連述數偈。其略曰。五色雲開萬象清。一輪心月徹天明。虛空落地無消息。世界何勞用一塵。呈進。進曰。汝骨氣猛利。志性果敢。可名真毅焉(介庵進嗣)。

明經蛟門李潛居士

好浮屠學。嘗繙內典。年二十二。遇僧示參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本來面目話。參謁櫻寧斯瑞二公。甚喫。偶與空諸羅子盤桓。遂造金明參進。適鐘鳴。進問。鐘鳴耶。耳鳴耶。士曰。一串穿却。進喝曰。還穿得者箇麼。士禮拜曰。恩大難酬。茶次進曰。百丈野狐話。你作麼生會。士乃覆却茶杯。進曰。只如不落不昧。又作麼生。士以茶杯仰上而立。進曰。除却者些伎倆。試道一句看。士便喝。進曰。亂喝作麼。士曰。和尚莫作怪。進便打。士禮拜。一日侍次。進問。臺山婆子。趙州如何勘破。士曰。趙老舌頭無骨。進頷之。即述偈曰。趙州銜枚疾走。婆子減竈添兵。太平日定輸贏。勳勞到處標青史。撒手長安莫問程(介庵進嗣)。

文學許振聲居士

字無聲。自幼。喜楞嚴莊老等書。聞金明進道風。即歸信領話。精勤體究。一日入室請益。進舉扇一拍。士豁然。有投機偈。進可之。囑令操履。然務實而不務虛。康熙辛酉孟冬。感微恙。臨終說偈曰。我名振聲。聲從何來。法名真馨。馨今何往。

人道我佛法中人。直是冤枉。曾讀孔孟幾行書。且喜也不入者黨。呵呵呵。亭午天空月朗朗遂悠然脫去(介庵進嗣)。

秀水報本冲默開禪師

湖廣人。參永正元。問甚處來。師曰新城。元曰。未發足以前。好與一頓。師以坐具一拂。元便打。師少頃呈頌。元接了更索。師曰。和尚將謂別有那。元深肯示眾。舉石霜參汾陽知臨濟道出常情因緣。師頌曰。倒腹傾腸舉似人。其如不薦屈難伸。一朝捉敗非輕處。眼蓋乾坤氣宇新(一初元嗣)。

東溪退庵斷愚智禪師

示眾。舉香巖上樹因緣。師頌曰。一等全提向上機。無錐地漢做來奇。當場不畏傍觀眼。別有威聲動四維。康熙乙卯。住永正。丁巳季秋二十日。命搥鼓集眾。師豎拳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各各努力。莫作等閒。復曰。生平懶開口。別眾無他語。端坐斂雙眸。逢人莫錯舉。且道。畢竟如何。喝一喝。遂寂。塿于方丈(一初元嗣)。

耿性真藏禪師

參永正元。元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因甚杳無消息。師曰。坐斷天下舌頭。元曰未在。師即呈頌曰。塗毒聲前未解聞。藏鋒袖裏得堪爭。當陽突出無巴鼻。打失摩醯正眼睛。元目之。至晚落堂。拈師頌問。者是有巴鼻底。作麼是無巴鼻底意旨。師便喝。元曰。還別有麼。師曰。有即有。不堪舉似。元曰。因甚不堪舉似。師曰。恐嚇殺天下人。元拈拂子便打。師禮拜。元又打(一初元嗣)。

法雨行洪禪師

參永正元。元問。何處來。師曰石門。元曰。曾親迎阿誰。師曰。天童報恩福巖。元曰。更見□□。師曰。兩眼對兩眼。元豎拳曰。向者裏道句看。師曰。道破即不堪。元便打。後再參。元問。風雨淋漓。遠涉不易。脚跟下曾打溼也未。師震聲一喝。元曰。猶帶泥水在。師曰。只為和尚老婆心切。元便打。師禮拜。元可之(一初元嗣)。

寓庸禪師

參永正元。依止數載。一日元問。子一向在此如何行履。師曰。著衣喫飯。元曰。此外更有事麼。師曰。有則辜負和尚。元曰。若道無。亦辜負老僧。師珍重禮三拜。元便打(一初元嗣)。

永正通濟上座

再參元。舉拂子曰。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者個消息麼。師便喝。元曰。祇如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又且如何。師曰。眾生度盡。元曰。座主見解。師曰。和尚又如何。元便喝。師豁然曰。謝師慈悲。元便打(一初元嗣)。

杲如證庵主

再參永正元。問向在什處躲跟。主曰。從來不覆藏。元曰。如何是你不覆藏底。主曰。山青水綠。雀噪鴉鳴。元曰。莫是舊時面目麼。主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元曰。未在更道。主便喝。元打一如意。主禮拜。元然之(一初元嗣)。

普仁截流策禪師

□□峰示眾。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因緣。師拈曰。二大老。却似崑崙兒撞著波斯子。輾入大洋海裏。一吞一吐。一出一沒。手脚交加。甚生光怪。還有人鑒得出麼。若鑒不出。祇是個盲龜跛鼈。又舉藥山一日問飯頭。你在者裏多少時。頭曰三年也。山曰我總不識你。其僧憤然而去。拈曰。者僧三年苦行。勞而無功。藥山一期慈悲。却成多事。雖然。心不負人。面無慚色(箬菴問嗣)。

嘉興金明別傳化禪師

本郡屠氏子。年十九。依金明進。勿染受具。參三不是話。有省。命掌記室。後蒙記荊。出世秦溪。師性恬淡。凡上堂示眾。隨機開導。不容人錄(介庵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潭州大瀉慧山海禪師

福建上杭林氏子。年十五。隨父經商河南。因窮途投宿菴。僧勸令出家。遂得發心。二十一歲。抵漢陽。依地藏菴剃度。參密印明於同慶。問來此何為。師曰參禪。明曰。我者裏無禪可參。師罔措。明又問。你為甚麼出家。師曰。要了生死。明曰。生死如何了。師無對。明打曰。求生死尚不可得。說甚麼了。遂打出。師自疑曰。和尚與麼說話。是何意旨。乃苦志參究。一日。因挑水失脚踏傷足。指血染草鞵。不自知覺。適明立山門外。一見便曰。闍黎草鞵。繩斷了也。師曰。今日捉敗和尚。明大笑。師撫掌便入。師侍明一十五載。乃辭往南嶽。結茅毗盧洞。明將示寂。遺手書并僧伽黎。命眾迎歸繼席。示眾。舉石霜慈明室中。常插劔一口。旁置水一盆。草鞵一緇。凡見僧參。遽曰。看劔。稍涉擬議。便喝出。師曰。慈明老人。與麼施設。大似做成圈續。坑陷平人。大瀉這裏則不然。有僧入門。便高聲曰。仔細。伊若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天童弘覺恣老人。送法衣到山。上堂。舉迦葉因阿難問曰。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葉召阿難。難應諾。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師曰。如水投水。似金博金。不無二老。檢點將來。費力不少。若是大瀉。見伊者般問。劈脊便棒。何故響。不使者漢。向剎竿上著倒(養拙明嗣)。

慈谿白龍冰懷能禪師

山陰朱氏子。初在金粟堂中。看乾矢橛語。屢受悟老人痛棒。苦無入處。後依漢月藏於北禪。瞥見齋堂窗扇洞開。驀然有省。藏落堂。問曰。汝省底。道道看。師以足頓地。藏曰。你者一踏。與馬祖踏倒水潦和尚。是同是別。師曰。總沒交涉。藏豎竹篋曰。喚則觸。不喚則背。又作麼生。師曰。痛團流入長江水。藏曰。你如今正好做工夫。遂禮辭。深隱匡廬有年。後三峰致招師。相與激揚從上公案。一日見桃花盛開。乃得大徹。述偈曰。昔年落在葛藤裏。今日方纔出得伊。從茲坐破千峰月。換却人間眼與眉。乃晦跡雲頂。四眾迎主白龍。上堂。湖光接碧天。達磨水上旋。撞著王三老。打教徹骨寒。咄。上堂。拄杖不說法。拂子為舉揚。兩關同一貫。谿聲舌更長。

。靠拄杖下座 住寧波海會。小參。向日蟠居。花嶼湖濱。開山鑿石。官不容針。今朝落在十字街頭。豎拂拈椎。私通車馬。若有恁麼漢。以身擔荷拄杖。便乃兩手分付。其或未然。新海會更通消息。以杖畫一畫曰。龍潛古洞雲埋久。纔出頭來氣象新。師重興海陵比山道行。南北衲子爭趨。後退老祥符。康熙乙巳正月十九日。遊山歸。忽示微疾。至二十二日。跏趺而逝。塔于白龍。所著。有宗門或問。角虎集。并各會語錄。行世(梵伊致嗣)。

杭州淨慈豁堂岳禪師

杭州衛郭氏子。母王撫師。七歲。聞隣人歌舌頭能有幾時肥。即矢不苟腥。十歲。父捨靈隱出家。十五。上天台。謁無盡燈。遍參憨山清達觀可諸尊宿。每以思議不及。言說不到處起疑。極力參究。至忘寢廢食。後參三峰藏於淨慈。藏訶曰。此皆依識解卜度。正為生死根本。以是求禪。猶北適而南轅也。師當下竦然。請益。藏彈指一下曰。我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師乃拈竹篋子話。提撕七晝夜。至倦劇放身欲臥。忽聞靜板聲。疑礙撲落。即呈頌曰。平地不風起波。無端四面滔天。突出南山鑿鼻。驀頭一氣歎乾。藏頷之 靈隱公。請師主方丈。師首倡宗風。力俾勢豪屈服。仍還飛來峰於寺。時法堂前。草深一丈。乃著破堂集。以自見 橫山成。首受藏記荊。獨高尚不羣。久秘衣珠。晚年始憮然。有懸絲之歎。適僧素如。侍側曰。豁堂岳每言。三峰化後。世無真師。思報師恩。為法腸熱。必肯遜志擔荷。即往白師。謂三峰豕嗣乏繼。師忍視其遂絕乎。語未竟。師惻然動容。遂詣橫山。叩請陞堂。成舉迦葉阿難付授公案。普告人天。降子為孫。事兄為父。授受之奇。調高千古。靈隱禮。即請師繼席臯亭之顯寧 上堂。靈光不昧。遇物平施。一道真常。古今無間。若能似箭居弦。不饒虎石。斯則千獠絕吠。高枕忘憂。若識得者員無事道人。便是現前公案。還證據麼。靠拄杖曰。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 臘八日上堂。時有今古。星無周秦漢魏。人有代謝。見無春夏秋冬。悟既如是。迷豈不然。聖既如斯。凡寧不爾。正與麼時。真且不立。妄自何來。法本圓成。道何得失。雖然。若便與麼。大人境界。畫地成牢。若不與麼。赤肉團邊。剝瘡作穴。何似白牯脚跟。踏破毗盧頂蓋。鰲奴面孔。突出摩醯眼睛。一任明去自能。功高不處。治密難求。縱然不廢王師。亦復無傷國本。一任明既不貴祥瑞之徵。亦不中宴安之毒。文明雖盛。武備常嚴。祇如世尊在二千年前。諸人在二千年後。古今此星。古今此見。所謂一氣不言含有象。未審萬靈何以謝無私。以手指空曰。見麼。眾諦視。乃喝一喝曰。劔去久矣。爾方刻舟 示眾。晚磨麥早挑水。豈祇吧吧者張嘴。衲衣下事甚分明。向外無端覓甚屎。但求辛苦長如此。也勝安耽臥街死。怒撐眉。嗔咬齒。要識目前親切旨。青天一棒雨盆傾。山頭跳出金鱗鯉。石女木人齊拍掌。同唱昇平哩囉哩 示眾。林中冬暖多抽笋。江上風晴早放梅。日月循環催玉轉。星辰的歷串珠迴。以如意作○相曰。於中全幹密令。迭運生機。

迴絕離微。不昧終始。未證據者。便請參取者員知識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心為罪藪。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口是禍門。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斬草除根。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按牛喫草 僧到參。問既是清淨法身。因甚膿滴滴地。聲未絕。師拽杖便歸方丈。侍者隨入曰。和尚何得躲避者僧。師曰。者僧在否。曰去也。師擲杖曰。幾污我棒 師與僧答話次。旁僧忽禮拜。師曰。你見個甚麼便恁麼。僧擬議。師急以杖拄其口。顧謂前僧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你也不得坐視 問觸不得。師便打。曰背不得。師亦打。僧擬伸救。師直打下 問靈雲見桃花。悟個甚麼。師曰。賊入空屋。曰玄沙亦是作家。師曰。未徹在。僧喝。師便打 康熙丙午夏五月。師忽謝院事。命法嗣宗衡領眾。俄罹無妄。逮訊之日。四眾遮道呼號。乞以身代。師慰諭無憂。酷暑中。昇詣督府。作偈曰。自顧曾無應幕材。轅門今日為誰開。可中多少英靈士。讓我肩輿上府來。轉讞江寧當事重。師以年老免械。師毅然不可曰。王法寧有老少異哉。有弟子見而泣下。師歎曰。無盡意。以七寶瓔珞。供養普門。不若是誠也。在獄坦然。隨機說法。羈囚悍隸。咸相感格。次年冬。事白。釋師於園中。自金陵至武陵。歸淨慈。香幢寶蓋。千里雲集。師是日不進丈室。即辭眾。退隱普寧村院 益都馮易齋相國。欲延師京邸。師舉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之句。却之 庚戌夏。過吳門遊靈巖玄墓。弔萬峰壁塔。將泛三泖。尋船子遺踪。適衡示寂。四眾請師還山。不入方丈曰。不久吾亦辭世矣。何必南屏復荷我肩耶。索曆日。揀七月二十日午時告寂。大眾驚訝。以初未示疾。俱未敢信。至十九日。集眾付囑。手書數百言。記荊諸弟子。遺命不得披練戴素。晨興沐浴更衣。命各殿堂皆設供。作書。別當道諸檀護。又書辭世偈曰。生時臥不坐。死去坐不臥。即今雲起風行。花飛葉墮。侍者曰。正恁麼時。拈得一莖出麼。師舉筆曰。見麼。侍禮拜。師曰。一客不煩二主。復書掩龕偈曰。末後一句。阿誰敢道。牢關把住。祖師難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以筆作○相曰。從來不借春風力。鳥自能言花自香。遂擲筆。跏趺而逝。門人建全身塔於慧日峰。左相國馮溥。著誌銘。大宗伯龔鼎孳。立道行碑(一默成嗣)。

公安報慈灰如亮禪師

住荷葉山。上堂。舉長慶曰。淨潔打疊了也。却進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慙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明覺曰。淨潔打疊了也。方堪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若是報慈則不然。淨潔打疊了也。方堪進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不得作棒會。無一棒到你。你不得向良久處會。且作麼生會。卓拄杖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能知(問石乘嗣)。

錫山東林古巖利禪師

新安程氏子。在俗時。因誦法華經。有疑。發心參究。禮大樹證。領話頭。就家設關。力參有入處。後棄家。上夫椒。依靈巖儲刼染。仍參證於三峰。證舉臨濟公案。師於言下豁然。即呈頌曰。庭前蚯蚓化為龍。指著梧桐道作松。峰頭滔天波浪險。沈舟直下覆漁翁 僧參。纔入室。師曰不是。曰學人話也未舉。甚麼不是。師曰。不是不是。僧擬議。師便喝出(在可證嗣)。

天台國清山杖樹禪師

梁溪馬氏子。上堂。道人活計。如水投石。眼看東南。意在西北。纔逐他出。便已著賊。石梁橋畔。五百應真。各各自謂。證果了也。今日國清。要與以大尚小。共證心地最上法門。驀豎拂曰。向者一毛頭。識取根源。免教厭喧求寂。復顧左右曰。不是國清壓略先賢。諸仁。也須各各照顧眉毛好。喝一喝(在可證嗣)。

虞山三峰千華裕禪師

黃梅李氏子。參甘露證。看竹篋話。力究二載。一日聞隔垣擊破瓦瓶。有省。述偈曰。四面重圍險莫論。進前無路退無門。突然一擊青霄外。蹉脚踏將大地翻。證頷之 僧問。人人脚下一片地。因甚踏不著。師喝曰。更要誰踏。乃示偈曰。踏破溪山無寸土。歸來事事也安閒。個中不了隨他轉。敢保驢年透要關 頌德山托鉢曰。無端托鉢便回來。惹得巖頭臭口開。果爾德山三載寂。韓獪逐塊競疑猜 後繼住三峰。室無長物。孤介自持。示寂日。有僧問。法體如何。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竟爾趨寂(在可證嗣)。

無錫華藏致果毅禪師

無錫華氏子。參大樹證於三峰。有省。證一日夜參。以瓦置地上。問曰。道瓦不得。不道瓦不得。道道。師即向前一脚踏破。便出去。證頷之。後繼住華藏 結制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而不生。諸人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無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而不滅。諸人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無錐子錐你。即今正當十五日。用鈎也不是。用錐也不是。且道。畢竟作麼生。正當十五日。鈎錐一齊出。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 示眾。現前物物盡家珍。何事勞心向遠尋。昨日天晴今日雨。枇杷滿樹是黃金(在可證嗣)。

蘇州瑞光中興範禪師

[橘-矛+佳]李姚氏子。上堂。今朝四月初二。立夏正當此日。綠暗紅稀時漸移。薰風來此向人說。說時默默時說。庭前柏子同庚月。老幹扶蘇意悄然。會得許伊得一概。良久曰。梅子青青結樹頭。櫻桃粒粒如珠赤 小參。問法性本無形相。者臭皮囊從何處來。師打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僧禮拜。師又打曰。向者裏脫却皮囊始得。乃曰。法性本無。青鬱鬱碧潺潺。百草頭上泄大機。法性本有。花簇簇錦簇簇。鬧市叢

中露真跡。若于此會得。一任金聲玉振。匝地風光。電閃星馳。神通妙用。者臭皮囊。向何處安著。于此不會。直須萬緣放下。一往直前。如上人五年打飯相似寒暑不移。心心無間。但恁麼參究去。何愁無個開僧底時節。良久曰。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個轉身時。上堂。若論此事。本來具足。不假安排。耐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所以自己光明。反被遮却。今日範上座。別無奇特鉗鎚鍛凡鍛聖。獨有一則舊公案。拈向諸仁面前。要令一個個。透頂透底悟去。驀豎拂子曰。喚著拂子則觸。不喚著拂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纔出。師便下座。晚年。退居穹窿拈花。將示寂。入城遍別諸道舊。途次自曰。我回山去。作一大圓光。置身其中。當書一聯曰。千山萬山裏。一念無念中。語畢。復長嘯。眾莫能測。還山後。示微疾。一日淨髮索浴。端坐而逝。時康熙乙卯六月二十五日也。壽七十五(頂目徹嗣)。

穹窿拈花佛音曇禪師

錫山吳氏子。早歲出家。因讀高峰語錄有省。往參三峰藏於錦樹。藏纔見。便問。那裏人。師曰本地。藏曰。因甚背家走。師曰。某甲不敢怪人。藏即令參堂。後依瑞光徹。猛力參究。一日徹問。識得拄杖子七縱八橫。作麼生會。師曰。浪險休垂釣。擗龍已識鈎。徹曰。識得後如何。師曰。直饒元會得。猶是眼中塵。徹肯之。分座說法。出住拈花寺。上堂。橫按拄杖曰。今日正令全行。有問話者。便與三十拄杖。久無人出。復曰。幸自知機。毋勞剝肉。擲拄杖下座。上堂。山僧拄杖子。有時呵佛罵祖。有時辨魔揀異。有時和光同塵。有時東涌西沒。且將何為驗。以拄杖一時趨下。順治庚寅秋示寂。建塔本寺西麓(頂目徹嗣)。

常州太平虛一森禪師

問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喚作甚麼。師曰。紅日麗天。曰。意旨如何。師曰。晒破你面門(頂目徹嗣)。

淮安九龍眉山霽禪師

四川保寧人。示眾。昨夜南山虎咬大虫。你諸人。還聞苦痛聲麼。良久曰。你諸人。工夫綿密。東西尚且不辨。那得有耳去聞。顧左右曰。蒼天蒼天。示眾。工夫無滲漏。如水浸麻繩緊。到緊不去處。忽然踢倒淨瓶。且道。踢倒後如何。依舊扶將起來。與他簪花插柳(頂目徹嗣)。

蘇州穹窿尉堂照禪師

問大開鑪鞞即不問。當陽一句事如何。師便喝。曰海潮深處翻銀浪。祇樹林中湧碧波。師又喝。僧禮拜。師曰。已後不得辜負老僧。問趙州茶隨人飲啜。金牛飯一任飽餐。未審和尚如何接待。師曰。榾柮爐邊煨芋子。曰却被學人一口吞却。師曰。日用事上。也須體貼(頂目徹嗣)。

金澤永安一足恩禪師

晚參。人人眼似千日晃耀。各各耳。如萬谷玲虛。世出世。無一物可逃其影。無一聲不入其竅。甚是歷然。甚是感應。驀拈拄杖曰。何故於此有眼不能得見。卓一下曰。何故於此有耳不能得聞。誰為障閉。誰為礙塞。緣汝諸仁。自不肯於直下最近最易處薦去。只管向元妙高遠外。打之遶故也。復舉起曰。嚶嚶。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不是露柱燈籠。定是張三李五。會得格外縱橫。不會鼓中坐鼓。鞞得密不通風。引得眼花亂舞。誰知三世諸佛。不如東村白牯。水草隨分納些。獨踞孤峰不伍。有時露角衝龍。有時尾尖觸虎。驀然化道清風。飛過西秦東魯。卓拄杖一下曰。被我拄杖打翻。變作黃泥黑土。回顧左右曰。會麼。隨起身曰。苦 僧問三不是。師朗吟曰。不是心不是佛。更有一物道不出。道得出。趙州東壁挂葫蘆(頂目徹嗣)。

蘇州梅隱笠雲筠禪師

秀水姚氏子。中輿範胞弟也。久侍天童。次謁三峰藏。領竹篋子話。隨之安隱。因與靈隱禮同舟。禮舉竹篋話未竟。師便喝。禮曰。虛空幾時撲落地。師擬議。禮舉竹篋便打。師當下釋然悟曰。本命元辰在者裏。禮擲住曰。速道速道。師便掌上堂。舉斷橋倫曰。荊山有玉。得玉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獲珠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不在面門。乃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斷橋雖則傾肝倒肺。未免令人捨近趨遠。瑞光今日要且不然。荊山有玉。得玉者那見荊山。赤水有珠。獲珠者全忘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搗破面門。乃橫拄杖曰。會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師書山中門榜曰。要那邊行履。來這裏推敲。一僧曰。恁麼則到家去也。師曰。吳中獅子。雲間哮吼。僧擬議。師曰。三十棒(頂目徹嗣)。

蘇州虎丘翠堂森禪師

上堂。佛法不在蒲團禪板邊工夫。又豈閉眉合眼處。先聖云。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諸禪德。若於酒肉案頭。打失鼻頭。許你參見盤山。若向支拳觸口處。識取面目。許你參見寶壽。祇如布袋和尚。終日在十字路口等底。是甚麼人 上堂。舉五祖演。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今復譬如螻蛄。能向火焰上作窠。因甚閻浮大地。無棲泊處。良久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頂目徹嗣)。

杭州雲居仁菴義禪師

武林張秀初也。久參三峰。晚乃薙染。承嗣顯寧。問天上雲居。阿誰能到。師曰。掉臂搗來無伴侶。曰恁麼則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也。師曰。啼猿鸞鶴歸何處。還在千巖百雉中。曰設有個中峰國師到來。和尚如何相見。師曰。者裏不容肥漢。且教列在下風。曰武林祇有者漢。猶較些子。師曰。莫塗污人好。師初住顯寧。終于江

北泰州之慶雲。著有劈華錄(澹予恒嗣)。

蘇州香山白馬巨冶教禪師

泰州毛氏子。年十八薙染。博通教乘。後參三峰藏。一日聞藏舉鶉鳩樹上啼語。有省。留侍左右。藏入滅。剖石壁。繼席聖恩。參依數載。始獲印證。出住香山白馬示眾。子湖惡狗成羣。雪嶺毒蛇犯道。秘魔長叉刺人。石鞏暗箭作耗。攪亂世界縱橫。昨夜西風來報。都盧收攝香山。立候拄杖開導。大眾且道。作麼生開導。以拄杖打趂。便歸方丈。晚參。舉竹篋曰。明如日。黑如漆。拈出當陽人不識。萬仞峰頭撒手行。無位真人赤骨律。問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曰。草鞋不得力。曰設得力如何。師曰。露出脚跟。問念念不停留時如何。師曰。全身出現。曰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沒頭浸殺。曰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曰。誰家竈裏火無烟。順治辛丑八月。留偈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無生國。泊然而逝(剖石壁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南嶽指南庭柏觀禪師

上堂。赫赫朱明挽暑。燄燄火日蒸空。十里芰荷開茗北。一溪流水隔橋東。芳草地嘶韓幹馬。綠楊陰臥戴嵩牛。好景一時說不盡。大都賞鑒得遭逢。祇貴當人高著眼。孰曰綿密不通風。咄。者箇說話。多少人作境話會。只饒不作境話會底。具甚麼眼。卓拄杖曰。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冰雪壓寒枝。虛空凍徹髓。茫茫宇宙間。寂寂山堂裏。石虎抱兒眠。木人弄傀儡。策起眉毛看。俱是自家底。如此若狐疑。白雲千萬里。顧眾曰。白雲萬里且不問。如何是自家底。眾無對。良久。卓拄杖曰。向者裏薦取。午日示眾。端陽午日天中節。那事諸人瞥不瞥。艾虎懸門通市家。雄黃灑地祛邪惑。屈原故事顯忠良。競渡龍舟賽水國。行行打入光明藏。珍重何人不透徹。喝一喝(問石乘嗣)。

安化神山中靜定禪師

結制貼單上堂。鐘板高懸號令人。叢林總是自家身。六門各職無違背。同死同生意轉親。乃以拂子敲空三下。喝一喝曰。記得昔人曾有語。周邦雖舊命維新。復喝一喝。小參。師舉竹篋。顧左右曰。諸人要度祖師關。竭力疏窮五蘊山。緊把剛刀並利斧。命根斫斷始安閒。復以竹篋敲空曰。西來祖意庭前柏。清淨法身乾屎橛。豎起脊梁仔細參。如鷄抱卵自然裂。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器垢若將灰皂洗。依然盛物不餽酸。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真火果從石迸出。烜天烈燄豈能休。如何是千百億

化身。師曰。灰飛律管春初至。徧地枯山日日新。如何是大圓鏡智。師曰。鼻息如雷誰自顧。如何是平等性智。師曰。迎賓送客兩頭忙。如何是妙觀察智。師曰。返妄歸真真不立。如何是成所作智。師曰。湛海無風蜃化樓。三身四智蒙師指。向上全提事若何。師曰。打破鏡來重照影。自家好醜自家知(問石乘嗣)。

潭州道吾無盡闍禪師

上堂。生機獨闢。冷語新翻。正令當行。舊案重結。世尊不說說。元非錦上添花。迦葉不聞聞。祇是灰裏爆豆。主賓元要且放一邊。事理君臣何勞再計。設有人來逼拶開爐佛法。山僧事繁。明朝細與商量。小參。迴脫根塵底。衲僧不受籠罩。頓超寒暑底。正體豈逐推遷。大解脫門。出入無礙。妙莊嚴路。來往何拘。若只隨聲逐色。效瞽追聾。不但埋沒己靈。亦乃辜負山僧。汝等山登水涉。刀耕火種。不徒緊峭鞋繩。更須撿點鋤柄。示眾。深林小鳥。日日啼春。古廟香爐。時時發燄。何勞山僧拈出。唐塞高賢。以如意指香爐曰。大眾除却青黃赤白黑。且道。是甚麼色。若道不得。汝諸人。被山僧眼裏著沙。耳裏著水去也。以如意擊香爐一下。入堂。眾一齊起身。師曰。總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眾默然。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問石乘嗣)。

蘇州聖恩吼崖石禪師

上堂。舉臨濟大師四喝畢。乃喝一喝曰。祇這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師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向這一喝上。揀辨的當。方好與人解黏去縛。喚作自受用三昧。諸仁者。大須仔細。切勿草草。若是胡喝亂喝。成甚麼邊事。良久。顧左右。復喝一喝。下座。上堂。[口@力]地一聲大獅吼。拶得巨靈神點頭。剔起洞庭兩道眉。橫開太湖一張口。塵刹說熾然說無間歇。且道。說箇甚麼。自昔觀湖無異見。至今不改舊時看。上堂。始見春風來。忽爾春將半。日月去如梭。光陰急如箭。真正學道人。念念心無間。欲透祖師關。貴在當機薦。機下忽翻身。始悟本來面。更盡法根源。處處得通變。露柱笑倒。僧堂山門。走入佛殿。報諸人薦不薦。喝一喝(剖石璧嗣)。

姑蘇圓基月航函禪師

示眾。起七今將日已終。情枯智竭信難通。驀然雷迸一聲後。看取丹霄舞六龍。急著眼莫追窮。月上珊瑚樹樹紅。示眾。舉百丈開田說大義話畢。師曰。百丈即恁麼。要且辜負人。今日山僧來住此山。汝等亦為我開田。我亦為汝等說箇大義。師驀作插鋤勢。朗吟曰。鞭起泥牛耕石田。一犁翻轉劫初前。饅頭活計無多子。只在尋常日用邊(剖石璧嗣)。

膠山興化古巖利禪師

上堂。絲來線去。寶網交羅。織錦穿霞。膠峰靄露。三春既住。九夏方來。且道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榴開鐵樹紫霞凝。赤膽披心為汝贖。上堂。錦樹花開撲

鼻香。枝枝垂葉映清涼。兒孫從此滿天下。大千同是一繩床(大樹證嗣)。

潭州白雲嚮山應禪師

上堂。雲隱隱日曛曛。種田博飯古家風。有時西有時東。脚頭踢出一輪紅。頂[寧
*頁]高豎醯眼。力在逢緣不借中(問石乘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無錫長泰德為宗禪師

嘉禾陳氏子。示眾森羅萬象。常露現前。眨上眉毛。劔去久矣。伶俐的漢。直下薦取。已遲八刻。若也將心去覓心。何異含元殿裏更問長安。遂展兩手曰。討甚麼椀。嘗作宗旨頌曰。石獅對對出荒草。木馬雙雙入亂雲。月落三更羣籟絕。清風凜凜吼乾坤(剖石壁嗣)。

蘄州東山佛幢華禪師

上堂。一個兩個千萬個。劈箭流光莫錯過。擡頭纔見草木開。眨眼又值冰花墮。參禪若不持木叉。煮沙為飯鍋底破。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華山流水萬年春。子湖要打劉鐵磨。喝一喝曰。錯錯錯。諸仁者且道。錯箇甚麼。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剖石壁嗣)。

潤州青蓮一峰徹禪師

和州人。上堂。春光艷麗。頭頭顯現釋迦。野色澄鮮。處處洞彰彌勒。若是文殊普賢。常在汝等面門出入。任運騰騰。縱橫無礙。驀豎拂子曰。見麼。若也見得。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在。作麼生是向上一路。擲拂子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僧問。離心意識。且道作麼生參。師曰。石女雙雙鞦韆毬。曰意旨如何。師曰。東擲西拋不露踪。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意作麼生。師曰。兔角杖頭懸日月。龜毛尖上立乾坤(剖石壁嗣)。

鎮江五州因勝克初岱禪師

無錫過氏子。晚參山僧。有個師子迷蹤法。今日特為舉似。汝等急須著眼。切不得當面錯過。驀伸一掌曰。是甚麼。隨握拳通袖曰。向者裏會取。嘗展手問僧曰。者個作麼生。僧纔擬議。師便掌之。後有僧問。聞和尚有展手之機。是否。師曰是。僧向前便掌。師約住曰。正令却是我行。隨後掌之。康熙乙巳重九日示寂。闍維收靈骨。得齒牙連結不壞二十有七。塔于本山(剖石壁嗣)。

蘇州海藏幻菴時禪師

徽州休寧吳氏子。棄家學道。依聖恩壁第二座。一日壁上堂。師問。百花開爛熳。林鳥語緝蠻。如何是第一句。壁豎起拂子。師曰。木童吹玉笛。石女鞦花毬。如何是第二句。壁曰。待香爐峰點頭。即向汝道。師曰。寒巖餘瘦石。老樹剩枯枝。如何是第三句。壁放下拂子。師曰。更有一句。三元收不得。十智豈能該。和尚如何舉唱。壁曰。頂門亞豎摩醯眼。師曰。迴超千聖外。直上古皇前。壁曰。三十棒自領出去示眾。各各照顧自己舌頭。切不得向我口裏討言語。大棒打你有日在。莫謂山僧不與你道破。時有一僧纔出。師便打曰。者野狐精。來我者裏作甚麼。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汝自會取。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曰。我曾向你道個甚麼。僧擬議。師叱曰。去。無你棲泊處。師應機說法。如懸江河。絕不容學者記錄。順治辛卯示寂。塔于鄧尉西山(剖石壁嗣)。

華嚴文水恬禪師

除夜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掃除陳蕩。掀翻爛窠臼。萬法歸一。一亦莫守。大家照顧眉毛。打開向上關鈕。猿愁搜狗走。抖說甚麼生緣。驢脚佛手。明日祝聖。和南稽首。普願大兄小弟。金毛哮吼。元日晚參。昨夜東村王老燒錢。一時薰天煉地。直得火裏唧螻。吞却嘉州大象。露尾藏頭。天曉起來。依舊穿紅挂紫。東頭賣富。西頭賣貴。且道爆竹聲中催臈去。從何去。梅花香裏送春來。從何來。良久曰。狼藉不少(剖石壁嗣)。

嘉興天壽玉磬魯石琦禪師

問言無二理。道同一致。因甚喚鐘作甕。證龜作鼈。師曰。波斯讀梵書。鼻孔礙著眼。問。風吹不入。雨打不溼。因甚汗淋脚背。師曰。祇見錐頭利。那見鑿頭方。曰笑殺東村王大姐。醜在甚麼處。師曰。一眾耳聞目擊。示眾。德山見僧便棒。雕沙無鑲玉之談。臨濟見僧便喝。結草乖道人之意。問大眾。且道。山僧用棒即是。用喝即是。眾無對。師猛喝一聲。卓拄杖一下曰。兩彩一賽。問。祖令當行。請師垂範。師曰。眉間懸雪刃。腦後毒雷轟。曰與麼則一音演唱。四眾瞻依也。師劈頭一棒曰。且道是賞是罰(剖石壁嗣)。

天台華頂仁叟震禪師

梁溪單氏子。住台州寶華。上堂。有時一句作一句說。拋却囫圇栗棘蓬。有時一句作兩句說。劈開[車*度]轆秦時鑽。有時兩句作一句說。打作連環鐵錮鎚。大眾。欲識三元真的旨。且會者三轉語好。晚參。天封打鼓。華頂夜參。今者當說何法。良久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虫。小參。佛法不是學得底。我尋常向人道。熱則乘涼。寒則向火。饑時飯倦時臥。一是不思議神通光明。有不可說塵沙諸佛。在汝面門錦縫中。橫出直入。汝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好生看取。雖然尋思擬議。便成錯過。所以道。

意解中卜度。學識中揣摩。大似接竹點天。持蠡酌海。終不獲果。且道。諍譌在甚處。喝一喝(剖石壁嗣)。

江西黃龍冰鑑朗禪師

久侍三峰藏省發。僧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烏藤七尺逼人寒。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縱是超羣額也穿。曰如何是第三元。師曰。巖頭與我眉相結。生死同條蒂固蟠。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毫端涌出日輪高。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爍破面門三尺黑。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阿眸密處許誰看。僧禮拜。師打曰。還有者一要在(剖石壁嗣)。

常州永寧肯庵學禪師

南蘭吳氏子。十九從聖恩壁脫白。參究有年。於臨濟喫黃檗三頓棒處有省。頌曰。風嚴火烈燄聲乾。嚼著通身熱鐵丸。翻轉面皮徒自苦。眼前惟道黑漫漫。上堂。百丈游絲挂樹梢。楊花飛盡綠陰交。驚轉歷歷西來意。窗外一聲婆餅焦。諸仁者。若向聞聲處知歸。正好喫永寧痛棒。連卓拄杖。下座。頌殃窟持鉢因緣曰。東風驀地過林皋。報道枯楊發嫩條。說與旁人都不解。一時斫出水邊桃(剖石壁嗣)。

蘇州北寺光孝一源闍禪師

上堂。豎拂子曰。三世諸佛。在山僧拂子上。轉大法輪。諸人還信得及麼。直下會得。孤迥迥峭巍巍。鬧市叢中撒手。萬仞峰頭獨立。不拘一法。不染一塵。所以無事不成。無理不就。不見古人道。盡乾坤都盧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撮來如粟大。你若作佛法商量。則眼中著屑。若不作佛法商量。則掘地覓天。到者裏。直須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中拔刺。方得無礙去。諸人還委悉麼。卓拄杖曰。常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剖石壁嗣)。

自登尼法雨瀛禪師

崇明管氏女。年二十八出家。即參鄧尉壁。壁問。如何是你活計。師以手作打勢。壁曰。如何是神通響。師便喝。壁曰。好一喝。未會得神通妙用在。師曰。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壁微笑。一日壁解制上堂。師問。結制解制。古今條例。不解不結。意旨如何。壁曰。昨日熱今日涼。師曰。還有不涉寒暑者麼。壁曰。洞庭出沒碧波中。師曰。可謂頓超千聖外。直透古皇前。壁便下座。師隨至方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壁曰。試道來看。師便喝。壁亦喝。師又喝。壁便打。師禮拜。頌世尊拈花曰。靈山密付是何心。引得頭陀眼欲昏。不獨燈籠驚喪膽。管教露柱也消魂(剖石壁嗣)。

常州普照檝菴衡禪師

武進巫友湘也。依靈巖儲。入天台行次。偶逢路人驀胸撞入。師當下豁然曰。終日波波。不離脚下。乃述偈曰。驀拶相逢桶底脫。四肢百骸齊漏泄。粉骨碎身未足酬

。拍手呵呵笑不輟。草鞋繩斷忽翻身。捉得清風趁明月 上堂。今晨獲一殊勝。洗面摸著鼻頭。原來只得兩孔。正擬開口。古廟香爐近前叉手曰。眼睛聾。山僧直得無言可對。諸人且道。有佛法分。無佛法分。眾無語。師曰。黃連未是苦 晚參。舉僧問趙州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師曰。趙州柏子甚年栽。幾度春風長綠苔。堪笑禪流無本據。尋枝摘葉舞三臺 小參。虎之缺馬之鼻。燕趙管不得。齊魯把不住。踏遍四天下。忘却歸來路。急急掉轉頭來。難免笑倒露柱。且道笑個甚麼。拍手曰。最苦是脫不下娘生袴(華嚴鴻嗣)。

維揚天寧巨渤恒禪師

上堂。乃以拂子打圓相曰。以大金圈。為諸陷穽。要將天地萬物。日月星辰。四聖六凡。現前衲子。并作一坑埋却。無一絲毫透漏處。更與千鎚百拶。務令徹底消鎔。直得情與無情打成一片。然後以拄杖為伊劃開一綫。作個轉身吐氣消息。使其各各就路還家。則天地萬物。日月星辰。四聖六凡。現前衲子。依舊森然布列。毫不相參。覲體圓融。了相不混。則隨分拈一些子。一一皆放無畏光明。出廣長舌。且道說個甚麼。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示眾。野老門前。羲皇覲面。牯牛隊裏。正令全提。正恁麼時。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有人辨得出。許伊具衲僧眼 師下堂。值居士散餅次。乃曰。雲門老漢。今日現居士身。為諸人說法竟。大眾各各領取話頭好。趙州古佛出來道。者裏也少某甲不得。露柱從旁合掌曰。且喜大眾饑渴消除。身心安貼。鐵壁銀山一時迸裂。畢竟功歸何所。有人道得末後句。敢保參學事畢。眾罔測。師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師曰。南方有。北方有 問。風吹不入。雨打不溼。是甚麼。師曰。好個面目。曰為甚不識。師曰。當局者迷。曰。乞師指示。師擲下竹篋子 問。臨濟三頓痛棒後。作麼生用心。師擲竹篋曰。天寧今日敗缺。僧復問。師打曰。適來甚處去 僧參。師問。你參甚麼話頭。曰不思善不思惡。師曰。正恁麼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曰不會。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具德禮嗣)。

杭州靈隱晦山顯禪師

婁東王元達也。鼎革後。從華山體薙染。得法于具德禮。上堂。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杖頭轟日月。曰如何是絕斷眾流句。師曰。鑊蛇橫古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西江。乃曰。歲序新更。韶華劈箭。野老謳歌。金輪瑞現。獨有衲僧家風不換。萬仞孤峰。一條白練。喝一喝曰。天左旋地右轉 上堂。文殊白椎。機先作賊。百丈捲席。格外擒王。恁麼仙陀客。打破大唐國。難覓一個半個。寒溪事不獲已。只得將圓通死猫頭。麻纏紙裹。有不懼險崖底。黑地裏。踏步向前。撞倒銀山。推翻鐵壁。摸著秦王無字碑。喝一喝曰。是甚麼閒家具 上堂。三春九夏盡在今朝。遇過量人。圓却此話。解開布袋口。不將京四作三。閉却樓閣門。依舊撞頭磕

額。尋常以虛空為面門。華藏為床榻。行盡普賢毛孔國土。只在如來五輪掌中。何況眼前粵南燕北。楚水吳山。又豈出得山僧拄杖。且來不入戶。去不出門者。著落在甚處。喝一喝曰。蟪蛄眼裏。土曠人稀 上堂。七七七。鍊得身心似鐵壁。滄沓老將擲金鎚。泰華橫空只一劈。木人無口笑呵呵。顛倒羅經歸闇黑。碎金圈火栗棘。太平方得真消息。以手畫○點。拋向後曰。諸人還知麼。若持此卷過龍門。天下何人遭點額 上堂。趙州無。報慈隔。薦福莫。堪笑三員大虫。無影鍊鎚當面[祝/土]。敲開金鎖鼻遼天。南斗八兮北斗六。拾得虛空背上毛。拈來點點成塗毒。阿呵呵。遇著作家兒。解笑不解哭 上堂。雙峰削玉。滴水垂珠。鉦鼓掀天。賁雷吼地。破額山前。村歌社舞。春王一到。色色皆新。惟長連床上破落衲僧思想。成佛成祖。是過舊摸子。貧遇驪珠。饑逢御飯。却也用得著。只有一事。人間百年。忉利天一晝夜。請問即今元旦。善法堂前。是晝是夜。子午卯酉。十二時中。是那一刻。有人道得。天下橫行 上堂。善財開閣門。斂念成話墮。龍女頓成佛。八歲已遲悞。若論第一機。總是錯中錯。威音未兆時。已振塗毒鼓。喝一喝。擲下拂子 上堂。機先敲磕。正眼洞明。百帀千重。一刀兩斷。有佛處。花攢錦簇。八面玲瓏。無佛處。浪淨波平。通身尊貴。三千里外。撞著銀山鉄壁。箭箭皆穿。且道即今事作麼生。擲拂子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觀 上堂。正法眼藏。犬吠驢鳴。涅槃妙心。石頭土塊。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抱贓叫屈。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揚聲止響。若是十影神駒。自然掃踪滅跡。驚駘鈍漢。翻見徧地葛藤。靈隱更資一路。為大眾作個撒脫。擲下拄杖 上堂。日面佛月面佛。赤肉堆頭久埋沒。可憐大寶垢衣纏。窮子鈴屨多歲月。豎拳曰。只者個非他物。黑漆飯桶黃金國。誰人解舉鉄山搥。打破精靈窟。了了見無一物。鼻孔依然高突兀(具德禮嗣)。

杭州靈隱碩揆志禪師

示眾。一僧出。師便喝。僧亦喝。師曰。我性命在你手裏。僧擬議。師打曰。原來。又一僧出。師便喝。僧亦喝。師曰。你性命在我手裏。僧擬議。師打曰。原來。良久曰。要會徑山寶主句。看性命。便下座 上堂。拄杖子吞却乾坤。濟不得饑。止不得渴。一毛頭涌出世界。蔽不得雨。遮不得風。鵠聽其自白。烏聽其自元。多子塔前。世尊敕迦葉。當為何事。天使其在下。地使其在上。雙林樹下。迦葉見世尊。可是閒人。到者裏。起後與承先一般。則聞命矣。真諦與俗諦不二。果何如哉。良久曰。豹澤山中成五色。龍來海上駕雙珠 晚參。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要得花開。須種鐵樹忽有個衲僧出來道。鐵樹上如何開花。乃笑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搖唇鼓舌。費盡心力。求也求不得。你肯道者一句 上堂。問知是般事。拈向一邊。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引拄杖曰。便請便請。曰此猶是者般事。畢竟竿頭如何進步。師打曰。兜底要我把手教。乃曰。知是般事便休。新羅人不裹頭。百尺竿頭進

步。鵲兒窠裏水牛。釋迦達磨彌勒。恩過往往成仇。欲得官差不擾。請看巢父許由。徑山恁麼告報。也是污[仁-二+卯]上流 上堂。問上與諸佛齊肩。下與四生六道同體底。是個甚麼。師曰。今日大普請。曰向異類中。又是甚麼人。師曰。駝得百斤。與你百斤。乃曰。一七了。三七四七一齊了。睜著眼跳井。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更挑泥土搗[打-丁+(天/韭)]。而填塞之。設使不從人得。不重己靈。不動波透過滄海東。不動步蹋到須彌頂。佛法收管不得。鬼也打你十七。何況一枚餠餅。口裏齧了又齧。三斤麻子。身上纏了又纏。要求徑山禪。甲科榜上。著你個名字。驢年畢竟作麼生。榔響普請。草鞵峭緊 上堂。一僧出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曰。一刀割不盡底肉。是甚麼肉。僧喝。師便打。僧無語。師復打曰。誑我。復一僧出曰。通元峰頂。人人可上。師曰。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僧喝。師亦打。僧亦無語。師曰。因甚不上。乃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須彌山跳入你鼻孔裏。大海水壓在汝頂門上。從那邊透過了。却來者邊行履。我王庫內。有如是刀。無如是刀。徑山若不為汝點破。大唐國裏。池臺鳥獸。草木叢林。總是你屋裏七代先靈底冤家。而今點破也。且通元峰頂。從那一條路上。良久曰。龍頭蛇尾漢 晚參。問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向東走。曰為甚麼問西答東。師曰。達磨榜樣。僧擬議。師便打。問觸不得背不得。畢竟是個甚麼。師曰。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僧喝。師曰。是個甚麼。曰鼻孔撩天。師曰。眼睛因甚不得在腦後。僧擬議。師打曰。瞞我。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破草鞵。乃曰。不是心觸不得。不是佛背不得。不是物且道。是個甚麼。你若向這裏。連得便行。一千七百則公案。都盧是一隻破草鞵。其或問西不肯東走。照後不顧前頭。饒你鼻孔撩天。眼生腦後。山僧竹篋子。未放你在。因甚如此。良久顧左右曰。阿誰教你拖者死屍來 示眾。問為甚麼道得也三十棒。師曰。你將甚麼喚作棒。僧便喝。師曰。你喚甚麼作喝。僧無語。師便打。問二僧捲簾。意旨如何。師曰。也是常事。僧喝。師曰。好好說話。者一喝。出在那上頭。僧無語。師打曰。是法眼慣了你。乃曰。二僧一齊下喝。臨濟道。寶主歷然。俊鷹打兔。二僧一齊捲簾。法眼道。一得一失。鈍刀殺人。便向者裏分曉得去。喫了他人涕唾。壞了自己牙齒。更云。為甚麼道得也打三十棒。我且問你。鑊湯裏還有冷處麼。山僧恁麼道。也是揚州人賣瓊花。參 上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貴答不貴問。曰因甚又道三世諸佛不開口。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乃曰。三世諸佛。若有一人不恁麼。山僧入地獄如箭射。你若恁麼了。更要恁麼。罪在三世諸佛。不干山僧事。拋拄杖。下座解制上堂。他人罵我一句。我罵他人兩聲。他人打我一拳。我便痛與一頓。人人盡道。十字街頭負販兒。無明不息。千年田八百主。自不怪諸人世諦。祇如三聖興化。是親承臨濟之真子。因甚一人出則為人。又道逢人則不出。一人逢人則出。又道出不為人。近時有輩杜撰長老盡道。各出隻手。扶起臨濟寶主句。又道美食不中飽人餐。又道是割斷鴻溝。各把疆界。恁麼見解。將條斷貫索。縛取自己本生爺孃則一任。忽若

過江撞著聲頭索行李。將甚麼抵敵。乃卓拄杖曰。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具德禮嗣)

。

杭州徑山萬壽五嶽珙禪師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老老大大。脚跟猶未點地。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諸禪德。過去諸佛。現在菩薩。未來學人。三世凍儂鼻孔。總被山僧扭捏。得痛不徹。眾中莫有為伊出氣者麼。良久曰。設有。也是撞著露柱底瞎漢。小參。若論此事。如廣南鎮海明珠。白月則現。黑月則隱。灼然有據。無端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傾出一兩栲栳。在十字街頭萬人叢裏。使南來北往東上西下者。一任瞻之仰之。手親眼快底。連得便行。拈得便用。摩挲收放。不捨晝夜受用。豈有窮盡。若是論親論疎。較光較影。不唯對面成背。亦且辜負安隱。諸兄弟。畢竟廣南珠。即今在甚麼處。以竹篋擊禪床一下。上堂。蕩蕩一條驛路。問彼彼不諳。灣灣兩道眉毛。問此此不識。一隊來一隊去。不知費却多少草鞋。兩手拭兩手揩。不知壞了幾許腕力。因甚又道。安隱個漢辜負天下人。擲拂子下座。上堂。問解開布袋。走北遊南。整頓芒鞋。東上西下動底。還許他遍天下也無。師曰。處處逢歸路。曰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師點胸曰。須是山僧始得。乃曰。或進或退。各各不相知。時放時收。彼彼不相識。你行荒草。我入深村。見兔放鷹。得魚忘釣。如追風良驥。行乎其所以。不得行。似得水真龍。止乎其所以。不得止。所以道。事無一向。理有多途。出入隨人。變通在我。雖然如是。且道。分化一方一句。作麼生道。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孤標迥異。非智所知。特達虛懷。豈識能測。明敲暗擊。按下五十三人。左拂右揮。撥亂九十六相。直得盡虛空遍法界。無絲毫過患。盡虛空遍法界無絲毫差殊。又何必作竈起爐。移來換去。攪長河為酪。變大地作金。然後稱為得力者哉。雖然如是。且道畢竟承誰恩力。復卓拄杖曰。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禪如大海。漸入漸深。道若虛空。愈窮愈遠。入到深深處。有何江河淮濟之味而不知。窮到遠遠時。有何日月星辰之位而不識。既知得。又識得。何妨東勝神洲走馬。西牛賀洲跌撲。南瞻部洲飲餐。北俱盧洲哽噎。諸仁還用得麼。若用得。老僧百千萬億大人相。在你盞袋裏。若用不得。十二時中。莫道不疑好。參。上堂。般囉娘鐵酸餡。信手拈來。金剛圈栗棘蓬。當陽拋出。還家得路底。因便乘便。揀草入田底。無可不可。訝郎當漢。未免喚甕。諸仁。祇如雲門一筍。薦福一莫。報慈一隔。汾州一訣。明甚麼邊事。以拂子擊禪床曰。潘閻倒騎驢。踏殺王番綽。上堂。水不洗水。塵不染塵。到此洗却。有理難伸。和身獨露。舉體全真。原無向背。曷有疎親。頭頭作主。法法皆賓。橫穿碧落。豎透金輪。以拂子劃一劃曰。究竟千年桃核裏。都盧覓得舊時仁(具德禮嗣)。

匡南萬杉剖玉璞禪師

少即脫白匡廬伏虎寺。後依雲門禮記荊。開法焦山。上堂。一僧纔出。師拈拄杖便打。僧曰。猶勝寶壽七步在。師曰。直得開却潤州一城人眼睛。遂靠拄杖。下座。僧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好換人眼睛。曰生後如何。師曰。可穿人鼻孔。問。如何是衲僧行履句。師曰。踏破草鞋。曰如何是衲僧真實句。師曰。鍼筭不入。曰如何是衲僧收來句。師曰。金鎚闍怒。曰此四句中。那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師曰。不辭向汝道。承當也大難。問。無位真人。畢竟在甚麼處出入。師曰。問甚麼。僧擬議。師曰。鷓子過新羅。頌城東老母曰。從來行不與人同。今日衣穿鬪逆風。吹得通身如粉碎。眼前無物可相容。頌七賢女遊尸陀林曰。一拶虛空迸地開。天花亂墜自何來。可憐無限尋香客。空向林間走一回(具德禮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杭州佛日紫蓋衡禪師

黃州黃氏子。本性至孝。因痛二親辭世。遂分家為三。一濟貧苦。一供方外。乃投修淨寺。脫白完具。博通教觀。首見天童。奮力苦參。一日因沸湯傷指有省。往謁安隱忍。忍曰。言無踪。語無跡。截斷語言。全無消息。汝作麼生相見。師便喝。忍曰。未在更道。師又喝。忍曰。兩喝三喝後作麼生。師曰。東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浪滔天。忍曰。忽遇擡翻大海拳倒須彌。汝作麼生抵對。師拂袖便出。忍曰。轉來轉來。我更為汝道破。師搖手三下曰。從今不信老婆禪。竟行。後參具德禮。問今古機緣。一切透得。因甚疑根不斷。禮曰。諸方以破疑為物。我者裏。即疑就是衲僧鼻孔。師于言下豁然曰。若然某甲今日却了也。禮曰。你作麼生了。師曰。把住也在我。放行也在我。禮曰。把住時如何。師曰。鐵牛不奮迅。禮曰。放行時如何。師曰。一字兩頭平。禮頷之。一日僧進門。師垂右足曰。道道。曰道不得。師曰。脚也不識。又一僧進門。師垂左手曰。道道。曰道不得。師曰。同坑無異土。又一僧進門。師垂雙足曰。道道。曰道個甚麼。師曰。三個柴頭品字燒。順治乙未三月示微疾。日與弟子。勘辨綱宗。書偈端坐而逝(具德禮嗣)。

越州廣孝三目淵禪師

示眾。色塵無作。眼界未生。聲塵無作。耳界未生。香塵無作。鼻界未生。味塵無作。舌界未生。觸塵無作。身界未生。法塵無作。意界未生。諸仁者。以未生之前。轉無作之用。則色聲香味觸法一句。是金剛圈。眼耳鼻舌身意一句。是栗棘蓬。金剛圈垂處。鶻眼猶迷。栗棘蓬拋時。作家罔惜鞭寂子于牯牛隊裏。拶香巖于粥飯叢中。別喚沙彌。斬釘截鐵。口唇不借。拈放風旋。一句了然。超功行于塵劫。萬機休罷。放身命于先天。非生因所生。何了因可了。然雖如是。若向別喚沙彌。而識取香巖水中捉月。向口唇不借。而識取寂子鏡裏迷頭。向單提直指處。而識雲門。豈惟有屈二老。亦乃辜負吾宗。還委悉麼。卓拄杖曰。丈夫自有冲霄志。豈向他人行處行(具德禮嗣)。

撫州石鞏十力潤禪師

興化人。問大道透長安。因甚學人透不得。師曰。恁麼則趙州話墮。僧便出。師曰。恁麼則山僧話墮。問。世尊見明星而悟。見個甚麼。師曰。瞎。僧禮拜。師曰。你見個甚麼便禮拜。僧亦曰。瞎。師吐舌。問。如何是竇中主。師曰。細柳營前不奉詔。曰如何是主中竇。師曰。按轡徐行不動塵。曰如何是竇中竇。師曰。風雨淒淒入古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震威一喝(具德禮嗣)。

嘉興雁塔白谷裔禪師

毗陵白氏子。上堂。舉足下足。列祖門庭。放去收來。祖翁契券。向者裏搆去。人人脚下圓成。個個頂[寧*頁]晃耀。其或未然。要作三世諸佛緣起。歷代祖師鑪錘。裔上座拈一句無義味話。為諸兄弟。抽釘拔楔。作個脫洒衲僧。擊拂子一下曰。只者是。康熙戊午辭世。塔全身于寺後(具德禮嗣)。

越州天衣乾菴賢禪師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靈隱師曰。冷泉亭吞却飛來峰。是否。曰豈有與麼事。師曰。你若不信。問取別人。僧便如前問。師打曰。獅子咬人。韓驢逐塊(具德禮嗣)。

湖州德清鳴因載一晉禪師

上堂。元機獨耀。竿頭杲日下須彌。至化無私。劫外春風貫桃李。會麼。句不停意。意不停句。意句不同倫。窗櫺交露柱。句刻意。意割句。意句交馳。如大火聚。過量人。眼蓋萬重。胸羅八表。聞恁般語話。是甚麼。其或意下停元。句中取則。聽不出聲。見不超色。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虎陷神機欲威獰。而路絕。到者裏。合作麼委悉。諸人緇素得出。山僧分半座與伊。功不浪施。有問山僧為人句。但向道。自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摭始應知(具德禮嗣)。

鹽官金粟諦輝輅禪師

住靈隱日。一僧經行。師召曰。上座來。僧便近前問訊。師曰。一動不如一靜。復見一僧坐禪。師召曰。上座來。僧亦近前問訊。師曰。一靜不如一動。侍者曰。祇如動靜兩忘。又作麼生。師便低頭歸方丈(具德禮嗣)。

東陽昭懷獨任雲禪師

莆陽林氏子。參靈隱禮。看一歸何處話。正經行時。履脫有省。巢山首座問曰。適來入室。有何所見。師方舉。座震威一喝。掩門而去。師後再理前話。徹夜始識首座去。悔曰。昨來不痛與一頓。呈偈曰。昨朝一喝倒關門。我以殷勤三拭身。覷破豁然無異路。何須日午打三更。座接偈曰。偈在者裏。如何是我昨日的。師喝座曰。者是我昨日的。師曰。一番提起一番新。座曰。怎奈巢上座未肯點頭在。師曰。放汝一頭地。掩門便出。座隨至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劈面便掌。座曰。你打巢上座那。師曰。切忌錯會。座休去。上堂。僧出作鼓笛聲曰。某甲會吹無孔笛。

請師撫曲沒絃琴。師曰。明眼人前。怎敢造次。曰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可謂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落花紅。師曰。子期去後。尚有知音。僧禮拜。師打曰。者一板也少不得。乃曰。若論此事。譬如琴瑟笙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山僧豈憚勤勞。不垂一手。作彈琴勢曰。還會麼。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具德禮嗣)。

泰興慶雲澄一清禪師

瓜洲史氏子。投天寧出家。靈隱禮。命參無夢無想大用現前話。一日禮巡香。以目瞬師曰。半夜摸得一跳蚤。師于言下有省。入室曰。夜間跳蚤咬一口。至今痛得無休歇。禮曰。即今跳蚤在甚麼處。師曰。無處不稱尊。禮曰。無夢無想。尊在何處。師曰。如珠在盤 示僧曰。不觸不背。道將一句來。曰虛空無背面。師曰。恁麼觸背了也。僧喝。師曰。莫道無背面好。曰黑荳未生芽。師曰。弄虛頭(具德禮嗣)。

蕭山烏石靈沼鼎禪師

楚人也。因卸舊殿上堂。乃卓拄杖曰。烏石有一句。在迦文老子手裏。貫古通今。時清道泰。捨短從長。將勤補拙。又卓拄杖曰。迦文老子。亦有一句。在烏石手裏。據令而行。隨時賞罰。補偏革弊。換舊崇新。直饒聲聞緣覺。迴避不及。釋梵諸天。覷捕無門。且道憑個甚麼。得與麼迅捷。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具德禮嗣)。

衡州蓮花乾敏證禪師

晚參。日日日東升。日日日西沒。拄杖作龍吟。布袋藏醜拙。報諸仁。徹不徹。衲僧腦後三觔鐵(具德禮嗣)。

東陽法興大閒靜禪師

參具德禮。一日禮問曰。覷面相逢時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禮曰。忽遇其中人來。又作麼生。師曰。放行不放過。禮曰。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響。師曰。低聲低聲。禮曰。我已低聲。你又作麼生道。師曰。天氣初寒。和尚珍重。禮曰。適來數語。那一語親切。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禮高聲曰。上座猶有見聞在。師即呈頌曰。好肉剜瘡。按牛喫草。自悔從前枉受顛倒。拋却自家無盡藏。矜嶮向人討。富不誇貧亦埽。爛煮虛空飽一飡。鐵蒺都盧一口咬 僧問。猛虎有甚長處。善財也去參他。師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具德禮嗣)。

鹽官竹林弗為詐禪師

揚之通州丁氏子。參靈隱禮。命看無夢無想主人公話。一夕就寢。被隣單僧。展脚[翟*支]枕。墮地失聲。頓見高峰立地之處。述偈曰。七尺單前睡正濃。枕頭墮地忽成龍。迅雷送出金剛眼。擊破從前栗棘蓬。禮見而喜曰。此是紙筆上句。如何是你本分事。師作掌勢。禮曰。切莫草草。入佛日精進堂。一夕。有鼠爭豆。碟俱撲下。忽

然大悟。遂作偈曰。本來面目現塵塵。何用從前向外尋。夜半床頭親看破。鼠翻鹽豆滿天星。禮閱偈。即喚師入室曰。且喜汝大事了畢。師曰。甚處得這消息來。禮曰。賍物現在。師曰賊賊。便出。禮乃落堂。搗住師曰。適纔老僧肯汝不肯汝。師曰。鷄子過新羅。禮曰。不意今日有此一僧。乃語眾曰。弗公為法勤勞。一生能急。我數急。所以遲却十年為長老也。上堂。舉靈雲見桃花因緣畢曰。子規聲醉樹頭紅。幾個遊人眼界空。却被旁人重按劍。桃花依舊笑春風(具德禮嗣)。

穹窿寧邦圓實寧禪師

天都許氏子。僧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師曰。露柱開門石臼關。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會得個中消息子。和盤托出有何難問。東壁打西壁。南山拜北山。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高挂風帆過洞庭。曰畢竟如何。師曰。目前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具德禮嗣)。

富春法相履先緒禪師

烏程俞氏子。聞板響。猛然擡頭。禪帳拂面。忽然有省。次日禮落堂。師出問。如何是學人放身命處。禮擲下竹篋。師拈起連打數僧曰。你也該喫棒。你也該喫棒。復打侍者曰。你也代和尚喫一棒。禮曰。履先響。師拋竹篋歸眾。禮少頃。喚師入方丈曰。你見甚麼道理。敢恁麼造次。師曰。某甲罪過。禮喜而告眾曰。且喜履先參得禪也。上堂。拈拄杖召眾曰。古人道。柳[木*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到這裏。因甚不肯住。遂卓拄杖曰。山僧二十年行脚。祇到這裏。小參。山僧昨夜作得一偈。不妨舉似大眾。切須諦聽。眾皆側耳。師良久曰。分明記取(具德禮嗣)。

松江瑞應素菴仁禪師

上堂。舉宋太宗。見僧看經。問曰。看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宗曰。既是寡人經。為甚麼在卿手裏。僧無語。後雪竇顯代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師曰。太宗善問。雪竇善答。可謂君臣道合。無人證明。山僧有頌。不妨舉似。王言如絲復如綸。萬國風行草木春。既識天顏動虎拜。遐荒何處不來賓。乃顧左右曰。今日一會。莫道無人證明(具德禮嗣)。

杭州淨覺曇璽印禪師

一日拈桂花。問僧曰。這個是甚麼。曰桂花。師放下花。復豎拳曰。這個喚作甚麼。曰桂花。師曰。前語不是。後語是。問。昨日冒風。今日頭痛時如何。師打一棒曰。喫我一劑藥。僧擬議。師復打一棒曰。如未好。再喫一劑(具德禮嗣)。

天台國清熒雲璣禪師

通州人。初依三峰藏。歷三寒暑。有省。後靈巖儲領祥符。師入堂。舉妙喜請益佛果有句無句因緣。言下徹證。示眾。青州衫子重。豈止七觔。萬法歸一。要且不在

這裏。人人道。趙州老。不以筋骨為能。我道渠後生可畏。寄語諸方。欲得寒暑不侵。直須投身裏許。師自遊。每服糞掃衣。日乞食於市。夜寄宿古寺。人問其族姓里居。師曰。忘之矣。曰何以出家。師曰。無以療饑。曰識字否。師曰。夜歸古寺。曰會禪否。師曰。吾從雁蕩走來。聽者莫喻。順治戊子。將病革。次第請同參。作別而逝。塔於國清。有無畏集。行世(退翁儲嗣)。

天台能仁辨菴光禪師

姑蘇金氏子。脫白靈巖。迎天台國清儲。開法本山。參竹篋話有省。一日儲舉南泉三不是公案。師痛加究心。後見儲。與客茶。拈菓子擲地曰。正恁麼時。還有向背也無。師將平日碍膺之物。一時脫落。小參。少室門風。秋毫不犯。舉意承當。一堆一擔。脫體無依。待東山頭著地。與你說破。上堂。清明斷雪。穀雨斷霜。青天不老。白日自忙。東風爛熳花如錦。啼殺鷓鴣春晝長。端的不如歸去好。幾年遊子不還鄉。順治戊戌四月示微疾。趺坐而逝。塔于東山(退翁儲嗣)。

逐鷗[木*合]禪師

淮安人。常在萬峰。擔水供眾。三峰藏異之。命職堂司。藏將辭世。授法語。令依繼起儲公。了子大事。師一日伐樹次。儲曰。終日東斫西斫。忽然斫倒如何。師曰。一冬燒不盡。一日攜菜過。儲曰。是甚麼。師曰。二年同一春。儲曰。是古人的。師曰。今人用却好。儲曰。汝當年在萬峰。見個甚麼。便自肯諾。師笑曰。殘羹餽飯。不堪供養和尚。儲曰。還吐得盡麼。師曰。老老大大一些放不過。儲與笠子。順治戊子八月十七示疾。喚左右人。掖起合掌。呼本師和尚三聲而逝(退翁儲嗣)。

永嘉巖頭平天僧彥宗禪師

海寧人。禮平觀法師。讀楞嚴有省。參靈巖儲。纔跨門。儲便問。子習楞嚴。祇如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擬議。儲擊竹篋一下。師豁然大悟。出住天台興化。上堂。舉白雲示眾曰。先入白雲門。次入白雲浪。吞的栗棘蓬。喫的糲米飯。君子如到來。看看好方便。師曰。白雲氣宇。不減雲門。口是心非。興化則不然。莫上興化門。慣起無風浪。赤稍衝浪來。喝起青霄棒。君子如到來。雍雍而揖讓。為甚如此。偃文而修武。古今所同尚。師性好潔。常携茗椀隨行。有鄼侍者。誤携一二器。已離興化。行二百餘里。師見詬曰。汝不知因果為是耶。立命持還。其謹有古人風味。順治戊戌元日。師榜快字于門。見者莫測。至六月十一日。示微疾。子夜索筆書偈曰。拄杖今朝發火。大震一聲毒鼓。喪却無位真人。說甚空王佛祖。擲筆趺坐而逝。塔于平天菴之後麓(退翁儲嗣)。

天台國清大庾韜禪師

吳江趙庾也。崇禎癸未。進士令甌寧。以治最擢吏部。鼎革薙髮受具于遯邨賢。燃香有省。賢問。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

花入牙。賢許之。次謁靈巖儲。問如何是境。儲曰。明月上高山。如何是人。儲曰。祇是這賊。如何是法。儲曰。國有憲章三千罪。師于言下大悟。示眾。一兩棕鞋八尺藤。遶山行過竟無人。不知竹雨松風夜。吟盡秋山這盞燈。是甚麼人境界。良久曰。滿堂有眼盡不識。自剪芭蕉寫甚經。示眾。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拈拄杖曰。這個是心地印。畫一畫曰。這個是祖師關。已過者。掉臂竟去。未過者。且借印看喝。一喝曰。莫怪適來頻觸忤。自從別後見君稀。順治辛卯。隨儲渡吳江鶯脰湖。大風覆舟。師落水。跣趺而逝。塔于鄧尉山(退翁儲嗣)。

天台國清毅菴英禪師

上堂。開却路。釋迦老子來也。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一切世間。在所遊方。弗妄宣傳。師一喝曰。老大釋迦。小心忒殺。國清一眾。盡是本色禪流。一向撞著道伴。只是交肩過實情。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山僧又何忍好肉上剝瘡。虛空裏釘橛。道個山之遙。水之闊。狼籍從上風規。辜負將來眼目。喝一喝曰。且過一邊

上堂。側跳上山巔。誰後復誰先。打破目前底。元路草芊芊。卓拄杖一下曰。失脚踏得著。便是活神仙。上堂。一不成。二不是。示疾維摩。眼中著刺。送語文殊莫取次。無端一盲引眾盲。業識茫茫無本據。八萬四千師子座。塞滿虛空恣兒戲。喝一喝曰。都來是甚閒家具。上堂。終日茫茫那事無妨。纔經拶著。被蓋囊藏。大眾。只這被蓋囊藏的。是那事。不是那事。良久曰。你諸人。有事進前。無事退後。上堂。古人道。佛法無多子。卓拄杖一下曰。且道是多少。眾無語。便下座。上堂。連卓拄杖曰。寒山顛寒山顛。理事絕偏圓。打開條火路。直出古皇前。可憐拾得子。轉掃轉連綿。更有豐干老。饒舌賺人天。擲下拄杖曰。奉報諸禪。斯道而今大不然。上堂。纔方朱夏又經秋。颯颯霜風到樹頭。節令既嚴人易老。現前幾個得心休。急著眼莫悠遊。識得自家田地穩。不風流處也風流。驀召大眾。如何是自家田地。眾舉首。師一時打散。誕日上堂。國清獨立萬山中。自愧無能繼阿翁。幸得年來筋力好。拖犁拽耙展家風。卓拄杖一下曰。劫初田地平翻轉。現出優曇朵朵紅。上堂。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國清有願不撒沙。還有眼睫上枹鼓。眉罇裏走馬底麼。眾無語。師曰。眼在甚麼處。上堂。筍。久雨不晴。脚下泥深。衲僧動著。打溼眼睛。農夫鼓掌。絕到行人。且道鼻孔裏。還一得一點麼。打噴一下。上堂。霜風急霜風急。窮子無依何處立。勸君問路早還家。庫藏倉箱盡盈溢。莫靠墻休倚壁。剛被時人喚作賊。擊拂子曰。屈屈。祖翁田地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上堂。大眾托蓋辛苦。山僧無可管顧。扯起陳爛葛藤。敢道飯是米做(退翁儲嗣)。

潭州雲蓋楚奕豫禪師

蜀之眉州人。初參三峰藏。有省次。謁靈巖儲歷二十寒暑。上堂。卓拄杖曰。須彌山百雜碎。也世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以杖旋風打散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後代兒孫。左探右探。良久曰。莫踏雲蓋脚跟。便下座(退翁儲嗣)。

天台瑞巖質夫殊禪師

泰州秦氏子。上堂。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無底籃兒盛將歸。試問諸人見不見。拈拄杖曰。是甚麼。卓一卓曰。聊為通一線。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露柱燈籠。同時合調。且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從甚麼處得來。卓拄杖曰。點即不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曰見後如何。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順治乙未臘月示微疾。說偈而逝(退翁儲嗣)。

台州神鼎雪章元禪師

揚之通州人。落堂勘僧。常垂三問曰。眉毛與眼睛。從來不相識。是甚麼人證明。又曰。家貧遇劫。不能盡去。所存是何物。又曰。家親作祟。斬斷命根。賊是家親。如何使令。對者少涉遲疑。師便曰。請過(退翁儲嗣)。

池州南泉魯南琛禪師

巴州人。中秋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仔細看來。都則一概。老南泉。獨超物外。不過一期翫月。新南泉。終不肯月下添燈。也須應。個時節。以拂子打圓相曰。看看。此是第一月。第二月。缺了又圓。圓了又缺。照顧月下三更。須防臨濟這賊。咄。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一般毒氣深。欲避避不得。以拄杖畫一畫曰。今朝不遇山僧管取。楊岐路絕。還有以毒攻毒者麼。出來斨牙劈齒看。以拄杖一時趨出(退翁儲嗣)。

杭州靈峰青原暉禪師

梁溪胡氏子。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因甚方木不投圓竅。師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問。三世諸佛。坐火焰裏。轉大法輪。火焰為諸佛說法。日日灶門頭。說個甚麼。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呵呵笑。問。佛以一音演說大法。眾生隨類各得領解。只如此語。作麼生解。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因甚有長者長。短者短。師曰。以上供通。俱是詣實(退翁儲嗣)。

鼎州德山乾明原直賦禪師

毗陵王弋是也。中年投靈巖儲蕪染。苦參得悟。為人短小精悍。力荷法門。有汾陽之風。上堂。以拂子作○相曰。此是諸佛體相。目所未覩者。看則有分。嘗在其中者。脫體道將一句來。喝一喝曰。汝等應在賢劫第四尊。釋迦牟尼佛法中。而得成佛。上堂。驀拈杖。喚曰木上座。自應曰喏。又喚曰木上座。復應曰喏喏。隨卓一下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全彰。青作青色。黃作黃色。不青不黃。作不青不黃色。佛法到者裏。也要眼無礙者。得見多百佛。得見多千佛。到處為首。為勝為最。

。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師。若不一手劃破。十字頂門上。並須瓦解。不見。臨濟德山。為大施主。周給無盡。利行同事。諸所作業。皆不離一切種一切智智。譬猶書字數說。皆以字母為本。字母究竟。無有少分離字母者。遂以拄杖。劃一劃曰。據令一筆押下。不同草草。上元日上堂。三百年來舊業深。雲堂燈火幾浮沈。今朝剔起珠林燄。風展梅花一片心。喝一喝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于自心。而起于分別。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上江與下江。風味有異。廚務勾當。天下相同。見性人。不見性人。到者裏如何分別。喝一喝曰。作家禪客。不得背地冷笑。上堂。一僧攙前曰。正去偏來。明投暗合。師劈脊便打。又僧競出。師一齊打退曰。總是生臺邊。嚙夜飯漢。乃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曰。打中間底。僧作禮。興化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忽遇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躲得過。師喝一喝曰。四方八面。落紅成陣。中間底水和月流。好個時節。子因甚一拜。也承當不下。又向古廟裏。念道真言。臨事而懼。則不要做他烜赫之子。當身公驗。在甚麼處。連喝兩喝曰。賊無種相鼓籠。上堂。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祖佛百孔千瘡一下子。刮開和根拔出了也。是你諸人。還護惜也無。一隊一隊圓臚方服。氣勢甚大。到處人家。牽入軟綿子裏。朝撫夜摩。平地神仙。不可容易問你話。幸九峰出世。與你手脚。拈膩脂帽。脫熈臭衫。你試毛下自己。摸皮下自己看。有一點子麼。復連卓兩卓曰。筍得出九峰。與從上為法老尊宿。齊眉共躡。新戒子請上堂。德山呵佛罵祖。臨濟誅佛滅祖。兩個漢。自謂。已到不疑之地。那管荒草深村只是鞦。驀卓拄杖。喝一喝曰。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上堂。白椎未竟。隨卓拄杖曰。若遲一刻子。龜頭鼈頭。盡欺你諸人去也。下根劣智。一點氣落上。一點氣落下。吞聲而退。不必較之。若是丈夫兒。那個沒有一道祖業契書。何不攤向人前。只來背地。束在鉢囊子裏。匙好挑飯。筋好夾菜。是諸方普請會底。一時齋粥。恐怕趕不辦。口口嚼虛空。你還咽得盡麼。復卓一下曰。不可錯怪人家(退翁儲嗣)。

廬山西林古巖志玄禪師

武進吳氏子。年十二出家。侍三峰藏。問某甲參得禪否。藏便打。每問便打。如是三年。一日大雪。藏晨起。呼令呈句。師通所見。藏命閉關參究。題其關顏。曰琢玉。以勉其有成。時師年十九也。迨藏示寂。師奉命侍靈巖儲。因儲主天寧。師留靈巖。中元日。懸祖像設供。師隨眾入。跨門忽然大悟。將從前礙膺。頓時冰釋。即造天寧。呈所悟由。儲為印可。上堂。喝一喝曰。此猶是為中下根說。若是上根利智的。出來別展風規。雖有全機。也索打退鼓。若是俚刀避箭。祇圖全身遠害。且放此話大行。順治丁酉。師將示寂。上堂。舉馬祖一日不安。院主問。和尚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師曰。大師到這時節。不忝為南嶽入室真子。但可惜攢簇不得。猶是露頭露尾。雖則光前絕後。爭免使脚下兒孫。向虛空裏。東覷西覷。若是西林。肯

留個影子到你。今日設有問和尚尊候如何。但向他道。後五日看。卓拄杖下座。後五日。師果化去。塔于西林。銓部文德翼。為之銘(退翁儲嗣)。

天台國清曇應杲禪師

毗陵孫氏子。上堂。囊無繫蟻之絲。石梁橋下。玉貫珠連。廚乏聚蠅之糝。華頂峰前。肩摩穀擊。住山家計。一句是一句。一步是一步。總由這條。截徑路頭去。有甚麼迴避處。忽若乾坤旋轉大地黑漆。不許攙前。那容落後。直饒半千尊者。情智枯竭。大兄小弟。踏步到來。如何捫摸他頭腦著。喝一喝曰。若是家裏人。且與你說家裏話。你輩。前廊前後架後底。又作麼生商量。靠拄杖下座 上堂。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狗走抖擻口。猴愁搜搜頭。星河月暈魚生子。榭葉風微鹿養茸。擊拂子曰。參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饒舌豐干老。無處著慙惶。諾惺惺著。便下座 上堂。火爐燄發。冰輪宅融。洽三千貫金革。禍及眾生。赤骨行魯。班空自施繩墨。藏身露影這淝[泳-永+盾]。古兮今兮誰甄別。豈不見。法昌當日太孤絕。惟有十八高人。凜凜寒威。相對示風骨。灰劫乎壁觀之嵩山。[利-禾+焱]滅乎獨尊之帝室。不藏蚊蚋兮。烈燄堪誇。吞却大虫兮。全憑螂螻。好兄弟。以火與火休爭逐。似燄續燄漫輕擲。相將共向無烟火。迸出烏龜自成鼈 上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天下老和尚。不離國清拄杖子。且道。國清拄杖子。有甚麼長處。良久。乃引聲曰。從教立在古屏畔。待取丹青入畫圖 上堂。偏圓半滿。開口不在舌頭上。色空明暗。擡眸還落印文中。靈山話月。曹溪指月。捏著蛇頭。打失鼈鼻。南海波斯。人我未忘。摘得珊瑚。聲聲叫屈。雖然。車不用橫推。要且理無曲斷。祇如山南山北。逐隊成羣。李公醉倒堦前。自是張公喫酒。且道。具何三昧。得恁麼潑狼潑賴。遂以拂子打圓相曰。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 上堂。問出門是草。水牯牛足下無私。萬里無雲。鐵漢子全身奉重。行脚生緣。在甚麼處。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曰。杖頭風月。鉢裏乾坤。阿誰欠少。師曰。脚跟下切莫蹉過。僧頓足一下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曰。旁觀者哂。乃曰。十方無壁落。眼睛在甚麼處。四面赤無門。脚跟下太險生。菩薩子。佛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向甚麼處去。蚯蚓驀過東海。先行不到。蝦蟇飛上洞庭。末後太過。即使燈籠沿壁上天台。一期搗破面門。依舊扶籬摸壁。總不與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脚下草鞋。一唱三十文。切莫錯會好(退翁儲嗣)。

南翔萬壽完魯章禪師

上堂。僧問。金剛為鬚。白銀為葉。語未竟。師便打。又僧問。迴狂瀾於既倒。殺活拄杖揭日月於中天。佛祖爪牙。語未竟。師又打。又僧問。德山棒打禾山鼓。雲門足鞞雪峰毬。語未竟。師亦打。又僧問。適來諸上座。有甚麼過。師和聲便打。僧擬進語。師連棒打退。乃曰。鉤章棘句。展演詞鋒。不惟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

僧鼻孔。靈利漢。向未舉以前。撩起便行。早是不啣[口*留]。何況三三兩兩。踏步前來。擬向山僧口裏覓剩唾。于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以拄杖卓一下曰。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復卓一下曰。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大眾且道。說個甚麼。復卓一下曰。今日大悲院裏有齋 上堂。無為無事人。有口只堪喫飯。但莫強分疎。一生已成辦。顧左右曰。大事既已成辦。因甚腦後猶欠一槌。只因金鎖牢拴。便墮深坑解脫。諸仁。從今日始。日日出身白汗。自然諸病消忘。贏得下載清風。更合隨方瀟灑。如鵝護雪。舊例徒增。似獄羈囚。陳條可革。其或未然。且聽山僧施設 上堂。僧禮拜起擬問。師曰。住住。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語。見我兩片皮。還在麼。曰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師曰。因甚脚跟猶不點地。曰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師曰。也祇是個草裏漢。又僧出。師曰。一切處放教枯澹去。曰某甲一物不為。師曰。一切處光明燦爛去。曰爭敢囊藏蓋覆。師曰。何緣得到與麼地。曰某甲罪過。師曰。昨夜三更月到窗。又僧出。師曰。要與汝商量。兩錯。他後不得道。向南方行脚時。早錯了也。即今事作麼生。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汝可謂不空過這夏。僧禮拜。師曰。三十年後。逢人不得錯舉。又僧纔出。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不重子行履。祇貴子眼正。且道。非非想天。今日幾人退位。曰我不從人天來。師曰。莫是當時一宿覺麼。曰我不從雲水去。師曰。畢竟作麼生。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師打一棒曰。眼下無妨著個鼻。又僧出。師曰。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僧上下顧視。復展兩手曰。看看。師曰。何不早道。曰道得。也是臘月蓮花。師顧左右曰。別甑炊香飯。供養這僧。又僧出。師不顧。曰灼然。師便喝。僧亦不顧。師曰。灼然僧亦喝。師曰。莫當得麼。僧推倒禪床。師曰。險。乃喝一喝曰。虛空裏轟個霹靂。打開一條活路。放汝諸人命。通汝諸人氣。如今正好乘時。闊行大步。東西南北。無不是自己家鄉。不可守定在這裏也。拈拄杖。一時趨下(退翁儲嗣)。

三峰清涼僧鑒青禪師

吳江朱氏子。根性猛利。儒釋典籍。過目不忘。年十九。受具靈巖。同覬方遠打七。遠即大悟。師發憤力參。未幾。于台州天寧期中。徹明心地。退翁儲。舉為記室。旋命立僧秉拂。出世後。歷主大剎。道風遐被。

今上東巡。特旨召見。錫御製宸章。寵賚優渥。師刻石蘇州華山泐潭寺。用垂不朽云 上堂。坐定。顧左右曰。大眾會麼。從上綱宗。無人舉唱。設使隨機善導。宗途屈于異趨。應世垂慈。希音滯于競辯。談元說妙。止成畫壁之龍。折果分因。豈是渡河之象。不知一言迴拔。法法全超。一句該通。心心自契。何先聖後聖之殊。全提半提之異。林巒吐秀。觀之壁立胸襟。澗壑交流。飲者清涼肺腑。聚五湖之俊衲。慶溢師門。續千載之真燈。輝煌祖席。且不涉化基。直歸寶所一句。又如何道。已知天上無雙月。可信人間只一僧 小參。顧左右曰。問一段事得麼。達磨當年渡隆慶江。

那一日是甚麼風。不可祇道歲月浸久忘却了也。智入三世。而無往來底。灼然酬對看。良久。自代曰。半東南。半西北 小參。闍黎行脚來多少時。踏不到。從上語脉固弗怪。你因甚自己舌頭。罔知落處。若信這兩片皮。人前開合。極是不易。曷若留取喫飯。他時後日。免致叫冤叫苦 晚參。知之一字。眾妙之門。莫妄想。知之一字。眾禍之門。放下著。山僧未能花鋪蜀錦。豈肯雪壓吳霜。將使富貴底。蕩滌珍奇。貧窮底。掀翻孤陋。喻如良醫藥。就庸醫囊裏撮來。靈堪瘥病。亦如老將行兵。就敗將營中拔出。氣可吞戎。故祖師曰。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山僧今日重為下個註脚。知之一字涉烟塵。更說無知坐困人。不善良民皆賊子。善來賊子是良民 小參。問不落汾陽十八問。請師拈出箭鋒機。師曰。直透新羅國。曰句下已明竇主意。翻身復射事如何。師曰。第一莫向弓弦上辨。乃曰。禪無可傳。道無可道。日進三餐。夜眠一覺。豈可將作平常。那許別尋元妙。果能截斷兩頭機。自然迸出通天竅。顧左右曰。你若踏著了來。方知山僧惡口 晚參。德山入門便棒。好意翻為欺誑。臨濟入門便喝。分明弄巧成拙。要得急切相應。今朝不妨直說。拈却棒除却喝。纔涉思惟。轉沒交涉。[拵-ム+去]得死定然活。阿誰皮下無鮮血。大丈夫兒合自由。便請翻身入虎穴。喝一喝 小參。行便行。坐便坐。一切現成。十分露布。若當佛法商量。大似將裊作褲。顧左右曰。不作佛法商量。却又如何。震聲喝曰。魚化龍飛。夜塘休辱 晚參。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老僧只管看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闍黎全不知。致使瀉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你輩乍入叢林。果然卒難理會。祇如趙州老滑頭。脚跡已徧天下。因甚被菴主兩個拳頭。便換却透青雙眼。還會麼。遊方年已老。得後却忘前 小參。山僧有一句。直頭說似大眾。良久曰。莫妄想 晚參。神龍不戀陂塘。良馬豈資鞭策。定能致雨興雲。自解追風逐日。天賦英流。肯拘繩墨。到處連得便行。許你是員草賊 上堂。日是尋常之日。人是尋常之人。於中揀辨鮮陳。情狀一絲頭許。實不可得。何事衲僧家。逐景推遷。作世諦流布。也道。今朝是歲之一。若總顛預謂無新舊。是壞假名。別徵實相。亦非通方達士。欲使喧諍蕩然同歸熙皞。驀起曰。識取當陽聽法人。歷劫何曾異今日 晚參。大都參禪人。有二種病。一病在外。一病在內。譬如華屋不得其門。雖終日循牆而走。豈能窺見室家之好。一面主人翁哉。若但向通事舍人口裏。討個消息。便謂親到不疑。此却是病。更有一種。長年不出戶庭。祇解閉門作活。脫遇盤根錯節。即到鋒挫鉞摧。安能隨事。游刃恢恢有餘。此亦是病。設有一人。對眾檢點。長老單單識病。不善用藥。山僧劈脊痛棒。向伊道。你且喫這一服(退翁儲嗣)。

靈巖親方遠禪師

吳興沈氏子。受具于靈巖。儲見其穎異。又念其孱弱。不令隨眾。師每請問。儲曰。不怕爛却。師悶甚。一日晚參。師隨眾入方丈。儲曰。適纔見個甚麼道理。師曰

。春風纔動百花香。儲便喝。師亦喝。儲曰。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儲曰。忽然翻轉面皮。又作麼生。師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儲曰。盡大地火發。汝向甚麼處躲根。師曰。火不自燒。儲便喝。師作禮。儲落堂。師出便喝。儲曰。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還有佛法商量也無。師曰。枷上著杻。儲曰。卸却項上鐵枷。道將一句來。師復喝。儲便打(退翁儲嗣)。

梁溪寶安雍[竺-二+虛]晟禪師

通州孫氏子。年半百。棄俗上靈巖。儲一見。訝為皮下有血。許入室。一日作禮次。儲曰。靈光獨耀迥出根塵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儲曰。忽然文喜吞却文殊時如何。師曰。徧界不曾藏。儲打曰。爭奈這個何。師曰。也是雪上加霜。又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萬象森羅齊稽首。儲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又作麼生。師曰。歸家罷問程。儲曰。不涉唇吻。道將一句來。師轉身便出 上堂。卓拄杖曰。失脚踏著平坦道途。山是山水是水。三月江南雨後天。鷓鴣啼在深花裏。簇簇湖山潑黛青。湛湛湖光淨如洗。復卓拄杖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只是這副舊面嘴 上堂。良久曰。聽取註脚。草鞋破後褻袈裟。直至于今未到家。驚問風烟幾多闊。春城何處不飛花 師年八十有六。學誨無倦。著宗門崇行錄四卷。與禪林寶訓。相為表裏。又日製註偈頌。行世。塔于錫邑青山(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黃山十力潤禪師

上堂。孔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風習習。鳥關關。一輪明月照松間。紅塵縱有千般好。輸你山家半日閒。所以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山僧雖然恁麼指示。亦是不著便。若是伶俐漢。聞著便掩耳而出。略較些子。喝一喝 辭眾。上堂。乾坤老我一頭雪。頂上鐵枷應須脫。三十年來口吧吧。縱說還同不曾說。今欲偷安作野人。碧嶂丹巖生喜悅。半世行藏多負心。從今不負窗前月。復顧視左右曰。今何時。答曰巳時。師曰。黃山村叟今日生。遂命沐浴更衣。安坐說偈曰。一生殺佛殺祖。彌天罪過。今日翻身去殺。心猶未足。若要足。試看年年法堂前。是甚麼人腳跡 封龕曰。諸方封龕舊例。不過借天下大善知識威光。歌功頌德一上。以圖銜生平。究竟與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況濟潤叟在法門數十年。無功可頌。無德可歌。只當得迦文老子看。小戶一隻惡犬足矣。一箇瓦蓋子。不論甚麼行者人力。一蓋便了 起龕曰。二十五員揭諦神。拳養左右已久。所謂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我今欲向萬山深處藏身。汝輩須為我重加力焉 入塋曰。彌勒樓閣。八面玲瓏。彈指即開。開已

即閉。玄要宗風。於此不墜。我是三峰嫡骨兒孫。何藉傍人鼻孔出氣(具德禮嗣)。

婁東興福會南禪師

佛誕日上堂。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曰。趙俗善舞。楚人善咻。猩猩善嘯。畫鷁善啼。風吹柳絮毛毳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所謂情與無情。共轉根本法輪。樹林水鳥。悉演苦空妙偈。且道。雲門一棒。又作麼生。物情變幻終消歇。水綠山青此理常。上堂。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家裏坐。師曰。趙州這幾句話。流布叢林。幾七百餘年。中間無數知識。用盡神通。未曾動這老子一毫毛在。山僧今日也要露箇消息。趙州大似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雖能拔趙城定三齊。然止得假王也。何似興福這裏。不起於坐。不動威儀。彈指頃。令現前諸人。箇箇成真佛去。且道。具何法要。有如是捷證。良久。擲下拂子曰。驗在目前。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曰。神駒影絕諳天倪。父子私腹各自離。芳草雨淒苔路滑。行人莫怨伯勞啼。頌德山托鉢曰。天下人教沒奈何。槐安國內立干戈。今朝睡起推窗看。山色依然鳥自歌。頌趙州洗鉢盂曰。風靜樹寧。鳥棲鹿宿。風搖樹動。鳥去鹿獨。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頌百丈再參曰。金谷園中鬪額回。錦城春色逐人來。綠珠墜後無消息。贏得山花處處開(具德禮嗣)。

瑞州五峰仰山淨覺杲照禪師

上堂。今宵八月中秋節。獨露銀蟾光皎潔。萬象森羅豁頂門。全提正令狐踪絕。且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倚天長劍逼人寒。奪却珊瑚枝上月。晚參。三月二十九。千紅萬紫呈家醜。燈籠露柱笑呵呵。八角磨盤空裏走。一毫頭上識根源。一一毛端師子吼。海神怒把珊瑚鞭。擊起須彌顛倒走。山僧聞恁麼道。只得結舌杜口。作麼生得轉身吐氣去。乃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具德禮嗣)。

仁和月塘在明德禪師

上堂。舉拂子曰。看看。靈隱有一機。月塘有一語。明明不覆藏。今日為君舉。靈隱機。截斷紅塵水一溪。月塘語。翡翠踏翻荷葉。雨。試問諸君知不知。耳聞目見誰知是。上堂。拈起衣角曰。抖開袈裟裏佛面。雨花噴地。放出鉢盂裏眼光。赫日亘天。諸方開浩浩。月塘靜悄悄。時節既相逢。不可便著倒。況有請法人。求示衣中寶。喝一喝曰。將此夜明珠。傾出一桲栳(具德禮嗣)。

杭州香積栗庵乘禪師

吳江章氏子。上堂。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風從花裏過來香。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響。師曰。抖擻尿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為鐘(具德禮嗣)。

虞山三峰石語音禪師

崑山馬氏子。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破草鞋。僧曰。何重之有。師曰。傾國不換 示眾。道得也三十棒。風起江河千尺浪。道不得也三十棒。萬里雲鎖青山嶂。忽然摸著自家底。眼睛只在眉毛上。且道。眼睛為甚却在眉毛上。擲下竹篋曰。參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曰。凹鏡照人瘦。曰如何是已生後面目。師曰。凸鏡照人肥。曰已生未生。還有優劣也無。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具德禮嗣)。

武康永福寬庵祁禪師

小參。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瞪目直視曰。阿耶。僧即領旨便拜。師曰。慶快慶快。乃曰。面門著子。鑿壁難通。遭伊毒手。遠送千峰(具德禮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三峰檠菴志禪師

楚之嘉魚人。魚山熊開元也。久參天童三峰。著聲叢席。崇禎末。以諫垣彈首輔得罪。予杖一百。瀕死而蘇。世變。薙染於靈巖。受記荊。出世繼席三峰 示眾。僧出展兩手曰。八字打開。針筭不入。五州管內。曾逢幾個祖師。師曰。一口針穿三尺線。曰老老大大。慣用此機。師曰。繡出從君看。金針肯與人。僧一喝。師曰。便惡發。僧顧第二位曰。還搆得脚跟下一莖毛著麼。師打曰。搆得著麼。乃曰。日日日西沒。日日日東出。不沒。眾生無解脫之期。不出。大地絕穿通之路。老僧常於其中。較計籌量。直是增一毫不得。滅一毫不得。何況成年論月。不沐光華。成甚麼界相。三峰堂上。舊有法被一連。素以為質。青以為緣。皎如萬里長空中。涌一輪赤日。據此座者靠著伊。如一座須彌。真成烜赫。偶然時節不相應。卷放無事甲裏。遽使人天緇白。草木虫魚。一時失色。有大智人。取自虞淵。還諸碧落。一剎那頃。頓破千年之闇。可謂極天快事。現前諸大德。若老若少。各各脚跟下。有一段鑑地輝天底事。可肯放一綫。助伊光彩麼。諸仁若不慨然。老僧不惜手脚。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示眾。問開大冶場。鍛聖烹凡。祇是門庭施設。架漫天網。羅龍打鳳。無非手脚尋常。未審出格之機。如何演唱。師曰。飯是米做。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難道菜不用水燒。曰今日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曰。可惜重添鹽醋。乃曰。虛豁豁。壁落全無。峭巍巍。階梯迴絕。剛道個解黏去縛。早已平地喫交。何況加個結字。然一向恁麼去。百草頭祖師。往往錯過。無限平人被陸沈。可惜許也。先聖垂慈。多諸方便。于全無壁落中。幻成壁落。向迴絕階梯處。重奪階梯。畫一字之關。塞多岐之路。教他從外來者。風吹不入。從內出者。水泄不通。方與麼時。使知見得麼。逞神通得麼。正氣急間。驀然蹉脚。踏著自家田地。[口@力]。原來鞋底下。各各有一片方磚。纔恁麼便不恁麼。連這一片磚。也一齊踏碎。然後。南山雲北山雨。南斗七北斗八。抖亂了星辰。出頭天外。方有自由分。若要見他衲僧。大遠在。畢竟衲僧有甚長處。擲下拄杖曰。參 示眾。普通年遠祖宗。地上界至模糊。法堂前。早已草深一丈。

何怪田園蕪盡。老僧使伎倆不出。只得拾他黃葉。聊止兒啼。爭奈廝炒廝煎。止之不得。賴邁甘行者同流。大開廚庫。將饅饊[飢-几+追]子。一齊擔出。任諸仁橫吞豎嚼。剗地思量不到。齧著一口。原來餬餅裏無汁。一場好笑 示眾。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目前染淨。不是是非。身上持犯。不是是非。意中趨避。不是是非。爾既如是。我亦如是。不失底心。在甚麼處。不見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酒仙蜆子。豈曰乖方。其或未然。眠夢裏打殺蚊蟲。莫道不是惡作 示眾。春日可親。春風可畏。禪子家。善知機變。擬趨向那一頭。若是呼喚不回底。鑊湯爐炭中避暑。雪窖冰河裏澡浴。有甚麼希奇。驀拍案一下曰。我亦從中入。非唯觀世音 示眾。檀越施財。盡道營齋。鉢裏可有飯。衲子持鉢。盡道應供。堂中可有僧。盡鉢裏未是飯。堂中未是僧。作麼生施。又作麼生受。豎拂子曰。向這裏下得個出身句子。布施也是第一。持戒也是第一。日消萬兩黃金。不為分外。若更佇思。不但為淨名所呵。飲水也須防噎 示眾。老僧二千餘年來。曾不恭敬。亦無懈慢。今日有一杓水。擬向甚麼人頭上澆。良久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示眾。一人傳虛。千人傳實。都道。世尊觀明星大悟。畢竟悟個甚麼。現前一切眾生。夜夜觀明星。還悟也無。眾生且置。萬古明星。夜夜觀一切眾生。還悟也無。道個情與無情。同成正覺。依舊落在世尊區宇裏。驀喝一喝曰。夜烏飛朝兔走。肯向前來株下守 示眾。能大師。以肉身菩薩。受圓滿分戒。高沙彌。知是般事便休。明覺酒仙。向異類中。行于非道。這三個漢。誰聖誰凡。誰縛誰脫。將來放在一處。便是惡叉聚也。拈著一個則指墮。覷著一個則眼盲。鼻著一個則鼻裂。作麼生是衲子出身之路。喝一喝曰。明珠在掌。靈鋒在握。賞則俱賞。罰則俱罰。但不許攙行奪市(退翁儲嗣)。

毗陵五牧劬圓瑠禪師

桐鄉人。舉洞山云。一大藏教是個之字。師頌曰。拂拭晴空窺篆烟。龜毛鹿角眼中栽。誰言之字該龍藏。剽竊玄沙白紙來 舉僧問東山。有驗人關活人句。如何是驗人關。山張大口曰。請。曰如何是活人句。山吐舌示之。僧作禮曰。謝師答話。山曰。已後莫錯怪山僧。師頌曰。驗人關與活人句。吐舌張牙會也未。看取東山水上行。要津把斷隨他去(退翁儲嗣)。

吳江葉園籊菴繩禪師

居山詩曰。住菴僧老怯衣單。沒一絲頭爭放憨。更怕將來栽鶴斃。由他僮少自生慙 七斤碎盡補床頭。羞煞當年老趙州。拶到五更霜月曉。針錐不得況乎鈎 娘生褲子用過時。綴已多癩莫可支。老大猶然脫不下。直教賺煞路旁兒(退翁儲嗣)。

泰興靈雲醒熱粹禪師

泰興人。說戒上堂。開方便門。好肉剝瘡。示真實相。眼中著屑。那堪山門頭合掌。擔枷過狀。佛殿裏燒香。把髻投衙。更說和尚闍黎。得非裝模打樣。乃旋風以杖

打散曰。最怪你這一隊。泥塑木雕底。猶自倔彊 佛誕上堂。年年此日不相饒。想是生前業所招。幾個兒孫能轉受。不將惡水薰頭澆 雪霽晚參。前村深雪裏。薰地一枝開。謂是李。謂是梅。良久喝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催(退翁儲嗣)。

武進太平問松原禪師

江陵張氏子。世呼寶樹尊者。示眾。佛祖位中。收拾不住。平田淺草。一任縱橫。論年途次。不離家舍。獨坐火爐。句絕寶主。鷄鳴茅店。熱鬧一團明月。人跡板橋。荒涼徧地寒霜。如謂別有商量。何啻喫鹽止渴(退翁儲嗣)。

無錫寶安去息溟禪師

蘇州徐氏子。住無錫寶安。上堂。喝一喝曰。開得者張口。何妨天上天下。若乃依違畏避。顧後瞻前。此人光不透脫。胸中有一物礙在。所以山僧住祥符時。每見衲子到來。先與他一碗湖水喫。洗得腸肚潔淨。自然言語條直。語直則法輪可轉。心淨則佛土俱淨。向淨佛國土。轉大法輪。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即以色見我。即以聲求我。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汝等成正覺處。且道成等正覺。有甚麼奇特處。唯是可以去即去。可以止即止。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山僧恁麼道。設有個漢出眾云。識取去底。識取住底。聲未絕。便劈脊打曰。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成讐(退翁儲嗣)。

蘇州壽聖聲衍恒禪師

浙東張氏子。依靈巖儲。看黃檗三頓棒有省。儲舉竹篋子曰。道得也三十。道不得也三十。道不得則且置。因甚道得也三十。師曰。熟處難忘。儲曰。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晝見日夜見星。儲曰。果然熟處難忘(退翁儲嗣)。

蘇州月掌內紹種禪師

上堂。喝下奔流度刃。著忙作麼。棒頭疾燄趨風。只在者裏。有水到渠成之用。自能平地涌波瀾。具風行草偃之機。何必虛空抽閃電。雖然照用齊行。要且人境不奪。若要扶樹臨濟正法眼藏。恰似蚊子撼須彌。藕絲牽大象。你且緩緩。喝一喝曰。是甚麼。復曰。有口不可閒却 上堂。束得虛空作棒。白拈賊措手無門。碾得大地為塵。跛足師插脚無路。人人脚跟下。有通天正眼。東廊上上。西廊下下。階墀曲直。寮舍淺深。總瞞他一點不得。古佛堂前。有片嘗住方磚。汝輩暮去朝來。因甚不鑑。拈起拄杖曰。如今直下指出去也。眼裏有睛底。各自驗取好。薰卓一下 上堂。般若如火聚。盡大地是個火聚。德山老漢。將爛柴頭添燄。臨濟大師。拽破鞦袋鼓風。三世諸佛。薰透鼻孔。六代祖師。燎却眉毛。汝輩毛道凡夫。要得無明息滅。心地清涼。良久曰。莫妄想好 上堂。花笑鶯啼四月朝。衲僧見處盡雄豪。眼開白日青天下。生死何曾有一毫。喝一喝 上堂。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蚯蚓穿透耳竅。蝦蟆跳入眼睛。或高或下。忽喜忽嗔。喝一喝曰。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眼裏有筋。舌頭無骨。趙州終日喫茶。子湖半夜捉賊。捉得賊誰辨白。看看。逗到天明。個個眉橫鼻直。拈拄杖曰。賊賊 上堂。眾生本不迷。諸佛何曾悟。不悟與不迷。頭頭皆顯露。堪嗟開眼人。覩見總不顧。驀顧左右曰。大眾。耳門裏七穿八穴。是顧不顧。脚跟下橫三豎四。是顧不顧。喝一喝曰。要見黃河清。三千年一度(退翁儲嗣)。

武昌洪山寶通俞昭汾禪師

竟陵吳氏子。父崑邑諸生。母許早寡。奉佛誦經。師每侍側聽。有所感發。誓為僧。母首肯之。年二十。投郢州蓮臺玄萃法主薙染。從三昧律師受具。隱荆南玉泉。一日閱法華有疑。質一老宿。老宿叱謂曰。博通三藏。尚落筌蹄。聖心未通。難脫生死。汝氣識沈邃。天資粹美。南方禪宗大盛。何惜一編草鞋。了茲大事乎。師遂發意南詢。過里門。值母疾革。留侍湯藥。畢後事。抵武林。首參靈隱禮。不契。次參靈巖儲于天台。得與籌室。每有咨問。儲即憑陵曰。我者裏。無一字挂他齒頰。苦要向人口裏。討甚麼漆桶。速退。曾不少假辭色。師以己事未明。復遭詬罵。殊憤憤不樂。辛卯元日。會同參八九輩。起精進七。師亦與焉。午後值儲下堂。師近前作禮。儲便打。師擬申問。儲又打曰。汝擬作佛法會耶。師于言下領旨。遂拈古詩。作投機頌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扁舟已過萬重山。儲笑曰。我助汝喜。子今得達故鄉也。從此機鋒穎脫。號稱嚙齧。出住廬山乾明。黃安天臺。嘉魚廣賢。京山潼泉。景陵紫芝。卞孝旨同。江南廉使令之。創東巖精舍延師。楚撫張朝珍。藩伯徐惺。請師中興洪山寶通寺 上堂。昨夜雪上更加霜。今朝佛面增百醜。文殊普賢行路難。鯨奴白牯却知有。寒山燒火滿頭灰。拾得風前拈起帚。良久。顧眾曰。你者一隊漢。冷冰冰地。在者裏討甚麼盃 上堂。好雨知時節。春無三日晴。瀉山五百頭。真個可憐生。溪東溪西。一任橫拖倒拽。且道者片田地。始終屬阿誰。一僧出曰。和尚豈得問別人。師下禪床把住曰。道道。僧擬議。師便掌曰。感你不徹 上堂。拈拄杖曰。丁一卓二有手脚。放兩拋三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看得見。山僧實落分付與你。卓一卓曰。切忌謾承當 上堂。久雨熟梅天。柴生滿竈烟。林間泥滑滑。時叫屋頭邊。銅鈔鑊裏滿盛油底。途中善為不遺一滴。何處見他滲漏來。是你問凡答凡。問聖答聖。為甚隨他舌頭轉。良久曰。脚下泥深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青州衫子重七斤。其所薄者厚。十字街頭一片磚。其所厚者薄。不快漆桶。更莫提來。穿破草鞋。直須掉却。以拄杖一時打散曰。千錯萬錯。是伊不錯 付首座上堂。拈起拄杖曰。拈一機。則念機透脫。卓一下曰。垂一句。則句句流通。麗萬象於當陽。耀天光彩。融千差於一智。擲地金聲。越祖超師。順物齊己。正恁麼時。事存函蓋。理應箭鋒。祇合與汝平展。不合與世商量。且阿那個解身裏出門。遂擲下曰。分付今朝首座睿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心不是佛。佛與心俱非。又卓一卓曰。智不是道。道與智俱遣。山門外石幢子。雨洗風吹青又黃。猝然討他鼻頭不著。祇如盞盂口向天。露柱腳踏地。從來不曾轉變。你道。又成得甚麼邊事。喝一喝 問。宴寂熙連河側。金棺特示雙趺。正恁麼時。莫便是佛否。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賴遇和尚證明。師曰。疑殺天下人 師喚僧。僧應諾。師曰。此去漢陽不遠 僧參。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無語。師曰。已後不得學老僧 武昌乃都會。時朝廷。方問罪湖南。兵馬絡繹。惟師宴然無營。上至節越方鎮。下至輿臺隸卒。見師慈愛導物。無不投戈膜拜而去。庚申正月五日示微疾。乃謂左右。曰。老僧知得。汝輩不知。乘肩輿遍辭檀護。仲春八日。為本師生忌燒香。併上歷代祖供。移居別室。索筆書偈曰。世間憎愛鬪芳菲。底事何曾善赴機。要識洪山真旨趣。臨行但聽雪花飛。至十三日。泊然長逝。門外果雪深三尺。遠近駭異。師世壽五十九。僧臘三十八。門人上睿等。奉全身塔于京山潼泉之東南隅(退翁儲嗣)。

台州天封雨青膏禪師

通州海門馮氏子。少出家碧峰寺。長投四瑞受具。初參報恩賢。後依靈巖儲 上堂。金刀剪不破。萬里青天。彩筆畫不成。一江明月。長安道上。往還無住。含元殿裏。尊貴神居。若作佛法商量。大家沒量罪過 上堂。眾纔集。師展兩手曰。少個甚麼。便下座 康熙庚申。師示寂于吳江長慶(退翁儲嗣)。

天台能仁無依仁禪師

吳興人。除夜小參。看看臘月盡。即便春風至。貧到錐也無。那有一些事。蒿湯點作茶。火爐坐取次。不圖暴己長。祇有鬪劣志。牽牛引公差。燒錢增鬼勢。薰撞倒釋迦。也是眼裏刺。有佛處急走。無佛處不住。畢竟那裏是他住處。挨拶到明朝。與你從頭註 師寄跡菩提。每日危坐。了無一事。提持向上。垂老不廢。人稱古佛(退翁儲嗣)。

長沙智度梵尊勝禪師

泰州人。頌南泉唾作如如因緣曰。金雞叫破瑠璃殼。玉兔挨開碧海心。一室不知天早晚。由來得力在兒孫(退翁儲嗣)。

支硎糝花菴主煦堂琪禪師

俗姓韓。以進士。歷官翰林學士。鼎革易僧服。參覺浪盛。日研萬松評唱。礙膺未脫。後上靈巖。一日師問德雲別峰相見話。儲喝出。師不措一辭。後儲舉臨濟在黃檗喫棒公案。得悟入。儲為歷舉古人公案。師了無礙滯。儲書偈記之。順治戊戌。以兵逝。臨行偈曰。楊岐驢子三隻脚。烈焰光中縱步看。踏著舊家田地穩。昂昂氣宇莫遮攔(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姑蘇堯封寶雲月函潛禪師

吳興董雨若也。參靈巖。證徹大法。退翁儲既寂。隱居空山。以著述自娛。絕迹人世。貌古如梵僧。性狷介。衣食不充。給侍星散。略不縈懷。所著洞宗疑問。寶曇七發。皆關法門大典。竟以貧病終其身。諸方惜之。上堂。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堯封不會禪。乃曰。瀑泉飛處綠陰交。山鳥丁東逐午樵。滿笠松花歸去後。閒雲相與度峰腰。顧左右曰。你道。將飯與堯封喫底。還有眼麼。良久曰。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插秧上堂。者一片水田。一向斜搭在衲僧肩頭。橫也在身上。豎也在身上。而今平鋪著山前山後。直得眼瞪瞪地。看即有分。金鋤不動土。靈苗何處栽。隊隊博飯喫底。不傷物義。道個應時及節句子。供養一眾。也顯叢林有人。良久曰。三日風。五日雨。普請採二茶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禪和家。一向羸心生怕。落二落三。道個明日不得普請。便自謂得也。他時後日。單單喫水也難消。若據堯封苦心。那怕你摘葉尋枝。只要到手。來來往往。不至空過。遂拍手曰。莫把三千道里誇。住山人事儘風華。寶雲一味遵平淡。不摘楊花摘野茶。晚參。問南泉百年後。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未審在那一家。師曰。欺上座不得。曰脇下五字。倩甚麼人書底。師曰。謾別人即得。乃曰。昨夜三更浪舉鞭。一汀細草綠如烟。山童掃盡楊花雪。無那殘英又滿川。上堂。虛空無筋骨。那下金槌。大道絕西東。豈循鍼路。沒鐙驢子夜三更。拈下闍黎席帽。山僧是浙西路人。四川夔州府城南。諸葛孔明八陣圖。前聚六十四。後聚二十四。各高五尺。相去九尺。上堂。古堯封。十方無壁。有一張口。沒個挂處。驀指鼻下曰。仍安舊處著。人天眾前。如實而說。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上堂。拈起拂子曰。晉鋒八百。帶累殺龍泉太阿。炭庫藏身。蹉過了麗天杲日。盡道吹毛不動。徧地刀鎗。爭知荊棘林中。太平得路。擲拂子曰。一個閒人天地間。晚參。眾集。師坐定。左右顧曰。諸人與麼自在。堯封與麼起倒。諸人與麼著著先機。堯封與麼次次落後。諸人與麼光彩。堯封與麼慙愧。良久曰。洎被打破蔡州

上堂。到岸古帆。千山萬水。不落三寸。四角六張。要向句裏明機。言中取則。爭怪得香至國裏。背父逃走的。平欺漢地。慣打南村十更 上堂。火星入牛斗。衲僧天下走。不問你南地鵠。北地狐。橫擔拄杖。緊繫草鞵。粥飯堂裏。瓦碗竹筴。各須仔細 上堂。至座前。左右顧曰。到者裏要我如何。陞座復左右顧曰。撈上一重。又且如何。就座乃曰。而今坐定也。誰敢何如。便下座 上堂。堯封有一句到你。是摩竭掩室。是毗耶杜口。良久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堯封無一句到你。是函蓋乾坤。是截斷眾流。喝一喝曰。蝦蟇何曾出得斗 晚參。封堯不敢瞎却天下人眼。拈起拄杖曰。設有道。山僧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卓一下曰。將謂我辜負汝。却是汝辜負我 上堂。達磨不來唐土。我國晏然。神光不往西乾。彼中擾亂歇。嗚呼哀哉。法門不幸。盡道臨濟德山。吾宗後勁。一回思之。毛骨俱冷 上堂。天中函蓋蓋著你。目機銖兩數著你。不涉眾緣看。你走到那裏。咦。嘗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向此中來 晚參。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一句。師曰。記得小時騎竹馬。目前又作白頭翁。莫言去處無端的。不在溪西便在東。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有一句子。把定乾坤。別資一路。是鬼是人。喝一喝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稽首稽首。主臣主臣 一日拈拄杖曰。特拋香餌。專待長鯨。僧出。師曰。啞水鮮鱗。全無希冀。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師曰。何得自投置網。僧擬議。師打曰。死蝦蟇 上堂。結却布袋口。諸方不知。你在堯封。做甚麼事。解却布袋口。堯封不知。你在諸方。做甚麼事。結也出堯封手不得。解也出堯封手不得。你諸人。東去西去。前程忽有人問堯封手。切不得道。十個指頭。如鼓椎相似 因事上堂。蕭梁高祖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南天竺國菩提達磨。來我震旦。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十二月九日。初祖菩提達磨。傳法神光。西來衲子。豈是菽麥不分。去年此月此日。比丘南潛。從天上靈巖。受請來掃堯封。今年此月此日。上堂特特舉揚禪宗春秋。乃拊心曰。蒼天蒼天。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退翁儲嗣)。

天台興化笠山彙藻文禪師

南昌張氏子。上堂。秋雨垂垂。秋風颯颯。屋頭籬菊抽金。門外楓林布錦。老雁橫空。點破碧天似水。懶猿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父母未生以前。何似者個時節。無事倚闌頻悵望。白雲空鎖亂山青 上堂。冷雨翻紅葉。秋風動白蘋。空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上堂。老僧住持多年。不解與人東指西指。一句是一句。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僑梵鉢提。舌頭有分。饒伊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猶是途路邊事。要得捷徑一路。不得離我者裏。以拂子畫一畫曰。此回不是夢。真個到廬山 一日聞鼓聲。問侍僧曰。今日打鼓作甚麼。曰請和尚說小參。師曰。鼓聲為諸仁說了也。山僧又說個甚麼。僧無對。師曰。也是湖南賣餅(退翁儲嗣)。

靈巖卑牧謙禪師

上元出隊上堂。問一色邊事盡却今時。向上全提不住者裏。未審明白菴前片地。還借借也無。師曰。不用鈎鈎錐錐。日則百步階前風悄然也。師曰。何須瑣瑣屑屑。日既爾把住要津。且自別行一路。便歸眾。師曰。七十二峰有高下。乃拈拄杖。顧眾曰。一等是新年頭佛法。向有無上論量。未免涉奢涉儉。靈巖十五日以前。不曾韞橈而藏。何故星叢摘月。難充饑國稻梁。十五日以後。無心待價而沽。安用天畔披雲。便是太平瑚璉。正當十五日。老僧不在明白中。闍黎豈行燈影裏。卓一卓曰。一句當天。千江散彩。途中家舍。交互爭輝。欲識溪山各別處。待金陵打個回合來。作出袖人事。拽拄杖下座。上堂。僧出曰。轉法輪耶。轉食輪耶。師曰。花雨落時香徑溼。僧打圓相曰。豈非後學所宜究乎。師卓拄杖曰。木上座。恐不如是。僧顧眾曰。少間食堂前。也須領取一分。師曰。匙筯邊。不得草草。乃曰。正法眼藏。西天或有。涅槃妙心。此土原無。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洞庭山色吳淞水。正好和雲作畫圖。拈拄杖曰。山僧揭開空王璽書。提出毗盧正印。一印印定。福慧叢中。稱兩足的。面目肝腸。卓一卓曰。添溟瀚之瀾。挹嵩華之翠。錦繡笙簧。聯芳法苑。復卓一卓曰。盡在其中矣。小參。西來大意。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在你耳裏非聲。在你鼻裏非嗅。在你六根非塵。在你萬法非有。衡不出是錙銖。量不盡是尖斗。卓拄杖曰。你方刻舟。劍去久矣。除日上堂。問末後句敢請敢請。師曰。大人之略。宛爾不同。曰為甚平地下個橛子。師曰。猶有些子在。曰山高水長。未足酬之。師曰。難當明眼。乃喝一喝曰。此何時好。不與諸人淨潔打疊去。風雲不次第。日月有恒常。崇報院裏。好將佛作人情。好將法作人情。好將僧作人情。歲云暮矣。有一轉。亦不用眨眼。亦不用低頭。直垂手而得之。隨起身曰。甲己之年丙作首(退翁儲嗣)。

玉峰文衡達禪師

崑山人。問離却四大五蘊。阿那個是上座主人公。師曰。一字不著畫。問空劫中。是甚麼人作主。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拈却青天喫棒的。合下個甚麼語。師曰。相識滿天下。問直得無一法當情。猶未是衲僧行履處。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日出事生兄弟家。順治庚子十月示疾。化於靈巖(退翁儲嗣)。

法昌石葉成禪師

上堂。問教中有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不知從那門入。師便打。曰和尚莫草草打人。師曰。你但喫棒。我要話行。隨卓拄杖一下曰。八萬四千波羅蜜門。山僧一下打開了也。入得者。更買草屨行脚。入不得者。暑退涼生。伏惟起居珍重。小參。問如何是最初一步。師曰。下脚便踏著。曰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開口便道著。曰如何是無底籃。師曰。放得下。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提得起。僧以坐具作圓相。師曰。裂破。僧一喝。師曰。我不汝欺。乃曰。最初一步。下脚便踏著。聲前一句。開口便

道著。可謂似地[擎-乂+(厂-一)]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你等諸人。終日忙忙。從年頭至年尾。行的行。住的住。臥的臥。其中有得有不得。特特考鐘伐鼓。與你說破 上堂。僧纔出作禮。師劈脊便打。僧喝。師又打。僧連喝。師直打下曰。從曠大劫來。便具有者副手脚。不知經過無數日月。不知經過無數世界。只是不敢輕用。蓋因山高流水急。慨嘆於知稀。抱璞投珠。尚慎旃於識寡。今幸有明眼人作證。山僧不辭鹵莽將出來。諸兄弟。切忌眼目定動。者回若錯過。餘日定難逢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汝等諸人。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有底道。得心自在。得法自在。何往不佳。有底道。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在不可。山僧合掌曰。不審過去。不審現在。不審未來。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晚參。霜明萬壑。月皎千峰。釋迦彌勒。處處相逢。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為鐘 臘八晚參。眾集定。隨喝一喝曰。與麼會去。即是智慧德相。復喝一喝曰。與麼會去。妄想執著。旋視一周而曰。大眾。語不透古今。進一步。即迷其理智。不出凡種。退一步。即失其事。道之所在。肯相孤負。乃連喝兩喝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退翁儲嗣)。

京口長樂韶菴無隣廓禪師

廣陵馬氏子。上堂。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竟在彼中。開粥相伴過夏。反道。是走徧倒。不如這裏好。明頭也合。暗頭也合。長伸兩足睡。一覺起來。天地還依舊。似則也似。還知他出頭不得處麼。良久曰。慙愧 師將寂滅。驀然趯出隻履。示門人曰。達磨遺下一隻。今古無人提得。而今拋出當陽。且要大家著力。喝一喝而逝(退翁儲嗣)。

天台國清祖憲襲禪師

上堂。同參出作上壁勢。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我待之久矣。師打曰。甯相辜負。曰方見血滴滴。師曰。不可道。分付不著人。曰要頭截取去。師曰。不消一撈。乃就座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竇主相逢。直撈上壁。拈拄杖曰。向者裏翻得個身轉。不惟露獅子爪牙。亦具衲僧巴鼻。所以古德道。要頭便截取去。你若識得他血滴滴地相為處。直下休去歇去。何等省力。不然。國清立地待你搆去。卓拄杖曰。莫相辜負 上堂。秋風盈壑。秋水盈溪。東西南北任驅馳。但聽老僧一言。拈起拄杖曰。此去江南路。迢迢不可期。水窮山盡處。又是轉身時。卓一下 示眾。台嶺雲瀾。松門路僻。三回兩轉。圖個甚麼。睦州見僧來推上門。魯祖見僧來。便轉身面壁。今朝撞著沒意智。底。國清拈拄杖。一齊打趁曰。胡餅裏討甚麼汁 示眾。五峰壁立。截斷千差。雙澗瀾翻。氣吞萬派。嚴冷賽過汾州。枯澹渾同葉縣。百丈大義。何曾露布。祇有一著高出諸方。不曾增人罪過 小參。問如何離心識參。師曰。夜來床蓆穩。一覺到天明。如何絕凡聖學。師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僧擬議。師喝出 示眾

。拈竹篋曰。觸不得。背不得。已是盡情。盡情了也訝郎當。更向胡餅裏討甚汁。遂旋風打散 小參。國清有椿公案。賓主頻時互換。今朝特地拈來。也要諸方判斷。拈拄杖曰。且道。是賓耶。是主耶。良久曰。若還疑擬不能分。且教靠在東山畔 示眾。心不是佛。摩醯亞眼突出。智不是道。慶喜剎竿放倒。顧左右曰。還有不避危亡出來相扶底麼。良久。喝一喝曰。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上堂。喝一喝曰。還知得麼。惺惺歷歷。歷歷惺惺。惺既未居頂。敢言得住方。便道是正句。誰肯豎點頭。設有人出來便曰。是甚麼道理。山僧冷笑一聲道。邪法難扶。良久曰。敢問諸人。喝既是同。因甚有邪有正。良久。復喝一喝曰。參 示眾。若論此事。如杲日當空。無物不蒙其照。若是甘自陷於覆盆之下。又爭怪得 小參。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更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不得停囚長智(退翁儲嗣)。

九峰正覺嚴序紀禪師

姑蘇洞庭許氏子。上堂。以金剛眼睛八斛四斗。鎔成一枚蠟人。將龜毛繩子三丈。繫於南下薰風之間。然後。我等以大圓覺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炎炎六月火生冰。只待秋聲一葉至。拈拄杖。卓一下曰。寧有心於彼此 小參。超佛越祖之談。生硬胡餅。曾有幾個。直吞下去。豎起拳頭曰。知麼(退翁儲嗣)。

堯峰長蘆菴石祖禪師

通州柳氏子。上堂。喝一喝曰。不從他鄉別國來。親從靈山老子血盆口裏吐出。不信且看下文。又喝一喝曰。千變萬化。不是容你守死善道得的 小參。山僧一言半句。為諸人揭示。諸人道是難處。難處是諸人易處。卓拄杖曰。花開碧岫。月落寒潭(退翁儲嗣)。

南嶽慈賢喻葦濟禪師

通州程氏子。上堂。昨日說牛說馬。今朝說佛說法。欲問慈賢家風。山鋤不過尺八 小參。擊竹篋曰。大眾且道。這一響多少觔兩。眾默然。師擲竹篋曰。看人擔担不喫力(退翁儲嗣)。

松江赤巖洲禪師

楊州人。垂語曰。既為佛子。當遵佛行。金剛是佛弟子。因甚與土地揩背。自代曰。乞兒見小利。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大象不遊兔徑。鸞鳳弗與雞棲。因甚金毛獅子。跳入野狐窟中。自代曰。不顧旁觀(退翁儲嗣)。

北京玉泉翰菴揆禪師

姑蘇文文肅相國猶子也。母夢老僧投胎而生。幼慕空宗。舉家學道。年十七。以白衣。參退翁儲于靈巖。打精進七。於第三日。見儲落堂。痛棒一僧。血流被地。有省。儲以三頓痛棒話徵之。衝口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儲深肯之。從此執侍巾

瓶。五易涼燠。于庚寅冬。直受菩薩戒。後以奸人構訟破家。載筆戎幕。隆冬。獵賀蘭山下。擡頭見雪嶺。如銀鋪世界。胸次礙膺之物。廓爾冰釋。儲將順世。遙記以偈。再一年于武昌軍。次雜染。出世住越州大能仁寺。再住雲南文殊寺。還寓靈巖。

聖駕東巡幸山。被 特旨。召入長安。初住玉泉山普陀寺。再移入澄心園古華嚴寺 能仁上堂。春去也王瓜生苦菜秀。麥秋至蚯蚓出。怎奈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住山人。目空雲漢。聊向寒暑不到處。別通一路。彈指曰。摘楊花。摘楊花晚參。舉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汾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汾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汾曰。西河弄師子。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師曰。汾陽所謂三要語者。如人正臨敵時。先備下兩股伏兵。著著恐陷在背水陣裏。乃叩齒曰。無事多口。罪過不少 小參。柴米油鹽醬醋茶。且喜能仁常住一件也無。連日大家減口忍饑。向七尺單前。將三條篾。緊束肚皮。一隊上一隊下。猶自彬彬濟濟。空腹高心。要知祖師西來意。決不是喫飽了飯悟得的。汝等諸人。聞吾此言。直下信得及。定然陡生歡喜。不學陶淵明攢眉而去。忽地撞著個性燥的漢子。一把擱住問道。倉房庫房。還有佛法商量也無。只向他道。舊穀既沒。新穀未升。像你者樣著忙。驢年也沒有飯喫在 小參。舉太原孚。在雪峰作浴頭。峰一日謂備頭陀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備曰。待與和尚勘過。即往浴室。遇孚打水。備曰。相看上座。孚曰。已相見了。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孚曰。瞌睡作麼。備却入方丈。白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師曰。且道。備頭陀著賊。雪峰著賊。直饒檢點分明。還要問你浴室中老鼠。是死的是活的。乃口占頌曰。從來齒不關風。說甚賊身已露。人人有個生緣。爭奈守株待兔。時一僧出。作鼠聲唧唧。師劈脊棒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上堂。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乞師直指。師便打。曰還容某甲睨而視之麼。師連棒打出。僧豎起拳曰。這個。與靈山會上拈起的。還有一毫差別麼。師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僧放下拳曰。人天莫測。和尚作麼生。師曰。還曾穿過鼻孔麼。曰作家宗師。宛爾不同。師曰。也是燈籠抱露柱。僧噓一噓。歸眾師曰。幸是家裏人。乃曰。破敵衝鋒。不存軌則。擒龍捉虎。豈顧危亡。展轟雷掣電之機。彰旋乾轉坤之用。棒頭上無位真人。灑灑落落。蓋天蓋地。有甚炙脂帽可拈。鶻臭衫可脫。直教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躩躩翻鸚鵡洲。席捲虛空。瀾綸中外。方是我臨濟家嫡骨兒孫。豈下根小智所能湊泊窺測。只如向獅子鬐上敲牙。毒龍額下擗甲。畢竟具何手眼。驀召大眾。眾回首。師豎拄杖曰。是甚麼。連喝兩喝。下座 上堂。問昔日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還端的麼。師曰。兩肩挑日月。曰後僧復問雲門。門曰。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明甚麼邊事。師曰。一箭過西天。曰可謂不離這裏。透過那邊。師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也未可知。曰也要大眾證明。師打曰。粥飯錢

該多少。乃曰。釋迦老子頓羈轡。大肚長汀抖汗衫。北鬱單越驢拽磨。能仁寺裏算飯錢。展兩袖曰。一文也無。上堂。昨日底昨日底。隨卓拄杖曰。樓閣門開也。祇如善財童子。百城烟水。撒手歸來。即今成個甚麼佛。良久曰。西眺鑑湖。東近瑯琊。後接臥龍。前臨秦望。又卓拄杖曰。今是中伏第一日。奇熱恐大眾久立珍重。復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虛空裏還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萸便打。虛云。和尚莫錯打某甲。萸便休去。雪竇拈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且道。雪竇意在甚麼處。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上堂。卓拄杖曰。冬至也。霜清木落。潭瘦峰寒。枯槎斷塹中。色混茫。有十二分消不去的。勢不獲已也。要應時及節。稍作煖室明窗下活計。若道火爐頭。交脚瞌睡。正恐品字柴。一星兩星。燎著面門。莫怪山僧不預。先與你告報。靠拄杖。下座。師見僧打坐。師掌其背曰。此中是甚麼。僧回頭曰。不識。師曰。昔日達磨恁麼道。被梁武帝趁出了也。你如何學他。僧無語。師曰。九年面壁。不為分外。問某甲不將問來問。請師高著眼。師往下覷。曰即此用離此用。師往上覷。僧擬進語。師震威一喝。僧罔措。師直打出。士問。承聞和尚在軍前數載。未審向甚麼處留心。師張手作擗弓勢示之。士曰。弟子不會。師曰。巴陵縣東老虎石(退翁儲嗣)。

嵩陵長慶童碩宏禪師

三峰兩序請上堂。乃以手自指曰。這漢骨氣無靈。不能自立。藉父兄餘蔭。附會叢林。徒竊安閒之食。空慙輔弼之名。每當松牕月落。分高照于楊岐燈盞。雪積柴牀。解寒威于寶壽生薑。山門頭未常竭力。廚庫邊討盡便宜。逗到今日。所作不忘。果報及身。猶欲費人鹽醬。劈劃心胸。何以自處。喝一喝曰。憑此正脉流通。庶幾不辜眾德。布種上堂。插脚此個保社。早起晏眠。本圖克證慈心三昧。那來不安本分。一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種蔴不生荳。饒你白拈手段。高強未必。不為因善。而招惡果。即今山前田地。四址分明。更不用叉手叮嚀。鑿頭在底握。何慮不高處高平。低處低平。將來成熟。一擔是兩籬。雖不能富及鄰封。一朝被人索取廬陵米價。喝一喝曰。也有個憑據。中秋上堂。此事如秋月相似。圓陀皎潔。光明無礙。往來不剩空中之迹。隱顯能分波底之身。無意追求。自然一鏡當天。擬心欲得。徒撈萬古寒潭。不在明白裏。供養也好。修行也好。未出燈影中。吞却也錯。吐却也錯。以手打圓相曰。頂門若不具眼。往往認作這個(退翁儲嗣)。

楓涇貝葉有門新禪師

平湖沈氏子。示眾。舉昔有菴主。於門上書一心字。於牕上書一心字。於壁上書一心字。後法眼曰。門上不用書門字。牕上不用書牕字。壁上不用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師曰。書與不書。總是依草附木之鬼。施主飯。那有到你三人口裏。要得安貼家邦。彈指曰。聾(退翁儲嗣)。

天台通玄翼菴鄴禪師

溫州永嘉葉氏子。上堂。通玄峰頂。風雲不次第。不是人間。日月有恒常。心外無法。從他逼塞虛空。滿目青山。覓甚纖毫過患。上堂。香爐峰瑞靄瀰漫。搥鼓洞圓音歷落。有眼如盲。有耳如聾底到來。作麼生與伊通個方便。乃拈拄杖。卓一卓曰。千年桃核裏。原是舊時仁。小參。手裏出來手裏打。口裏出來口裏打。一僧出曰。淨裸裸赤灑灑時如何。師便打。曰某甲話在。師復打曰。這咬糞團漢(退翁儲嗣)。

崇川東山善持馭禪師

邑之朱氏子。上堂。豎拂子曰。達磨來也。眼目定動。白雲萬里。若問西來人事。少頃齋堂前驗取。擲拂子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神機獨脫峻利。貴於當仁。妙用聲施放放。全憑迅速。若無起死回生手段。烏能常握法柄。直饒一屙便了的漢。到這裏。動則禍生。還有旁不甘者家。出來試[跳-兆+孛]跳看。良久。顧左右曰。石火電光逞機辨。別者能有幾個連。卓拄杖(退翁儲嗣)。

天池大覺徵聖圖禪師

崇川人。小參。人人鼻孔。不讓釋迦。個個眼睛。盡同達磨。大覺要問。諸人鼻孔眼睛。既與佛祖相同。為甚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喝一喝曰。禹力不到處。百川應倒流(退翁儲嗣)。

蘇州南樹衷雪洲禪師

崇明黃氏子。頌殃窟產難因緣曰。長者不奈船何。瞿曇打破犀斗。傳言送語這漢。來往苦張者口。頌城東老母公案曰。灼然同死與同生。却要拋離別路尋。無奈冤家難擺脫。眼前草木盡逢春(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靈巖雪菴狀伊致禪師

上堂。舉我此法門祇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師笑曰。大小祖師。禪定不是性。解脫寧非見。論與不論。都盧泥裏洗土塊。拈拄杖曰。靈巖祇者一條白棒。撐撐個破落門戶。果是咽喉儻侗。只貴你吞得下便休。不許鎖細齧嚼。何也。背地裏一下百雜碎底。往往撞到面前。橫吞不是。豎吞不是。要得吞吐自由。全無留礙。直須拈却當門兩個始得上堂。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會得些三種語了。好個不快活漢。師大笑曰。慈受慈受。苦屈苦屈。因自指曰。此老前後住山。相去四百年矣。事到今日。驀喝一喝。打一棒曰。爭好說到者裏。祇要明取我。本是個快活漢。遂旋風打。下法堂上堂。問墻壁瓦礫。是古佛心。即心是佛。就地拈起一片曰。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曰。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曰祖師言句。是破草鞋。春草如錐。不著固好。師曰。上座莫巧點。僧退。師擲下拂子。乃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有祖西來。胡麻廝絞。冷挨壁破。走却一寶。心智路絕。值是好笑。笑你癡禪。波波尋討小參。拈拄杖曰。者漢天然孤露。迴無蓋覆。皮既不存。毛將安附。且不受他銷金鑲石之毀。又何有乎攢花簇錦之譽。琉璃餅子。十丈珊瑚。當門與汝。一一打破。著力不得處。忍俊不禁。迴避無門時。無明滿肚。更討甚名身句身。寶几珍御。乃顧左右曰。還知他為人處麼。卓一卓曰。要頭截取去小參。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的的真種。何待鬧市裏[口@力]地一聲。方才超羣拔萃。不知從本以來。天上天下。瞻仰末由。四海八埏。全歸至化。又說甚髻中珠朗。肘後符靈。乃擊拂子曰。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小參。拈起拄杖曰。熱喫一頓。白汗交流。正眼看來。如家常茶飯相似。二時受用即得。舉似人即不得。雖然如是。想起一聯舊話。乃卓曰。甜者甜兮苦者苦。此道今人棄如土。擲下拄杖(退翁儲嗣)。

蘇州陽山大慈補菴喻禪師

鹽官袁氏子。年十七。知有宗門下事。投靈隱禮薙染。完具足戒。一日聞禮罵侍者。適有僧問佛法的的大意。禮推僧出方丈。閉却門。師從傍見。駭然致疑。經一載。值佛日開爐。師入堂。誓以七日為限。極力參究。至第三日晚。聞堂中擊二板聲。豁然有省。偈曰。腦後一槌。髑髏粉碎。今夕何夕。汗流浹背。入方丈呈所悟。禮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曰。兩板一聲鐘。禮曰。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則背。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禮頷之。師一日見靈巖語錄。讀之恍然曰。他日了我大事。捨這老漢。其誰與歸。遂上靈巖。儲曰。佛日所得的呈似看。師曰。爭好妄通消息。儲曰。也要大家知。師曰。只恐無人證明。儲曰。放汝三十棒。師曰。又與麼去也。儲大笑。師展禮上堂。無開口處。是你得力處。好下脚處。是你轉身處。路上行人口是碑。是你親切處。快快。與古人打個對同了。好來問你。落花滿地歸何處。乃呵呵大笑。下座上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無盡神通菩薩。因甚踪跡難尋。咳[口*敕]一聲曰。大王來也上堂。左右顧視曰。還有唾面自乾的衲子麼。出來。寶林與你作刎頸之交。僧出禮拜而起。師驀面一唾問陌路相逢。以何為驗。師曰。開口見膽。曰不開口如何。師曰。啞的問虛空關不住時如何。師曰。揭簾須隨後手(退翁儲嗣)。

粵東山品崑禪師

參靈巖儲。纔入方丈。見傍僧呈頌古。不覺礙膺冰釋。儲舉公案。逐一勘問。了無疑滯。儲為助喜曰。吾道南矣。師呈偈曰。吾宗無語句。何事落言詮。猩猩能說話。鸚鵡巧徒然。古德留拈頌。今人長笑顏。蘸乾海水墨。那字寫真傳(退翁儲嗣)。

粵溪廣福風遇谷禪師

崇川人也。小參。六月壬申日。傳聞鬼過關。燈籠多捏怪。露柱却安閒。還有不落窠窟者麼。卓拄杖曰。烏藤三十下。寄打穹窿山(退翁儲嗣)。

廣南質菴邵禪師

粵之興寧人。上堂。實論此事。如王字不加點。百草頭上。拈過一邊。鬧市叢中。幾個夢見。不是今日壓良為賤。只為禪和子。往往認著驢前馬後的。依稀越國。彷彿揚州。良久。顧左右曰。錢塘去國三千里(退翁儲嗣)。

北京鎮國山菴林禪師

海陵王氏子。母得異夢而生。長不茹葷。年十八。強之娶。不從。堅請出世。親固信道。欣然聽之。翦染既乘夙願。居恒自疑于生死去來。乃腰包抵靈巖。入方丈禮謁。儲一見欣然。謂旁僧曰。此吾鄉阿蒙也。今執侍左右。堂中起精進七。師與其數。至忘寢食。儲鉗錘毒辣。師益奮勵。涕泣隨之。逾二七了無所得。胸次迫悶。偶值維那與僧舉臨濟三頓棒。至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處。廓然打失鼻孔。適儲落堂。師出禮。儲問。不與萬法為侶者甚麼人。聲未絕。師便喝。儲曰。好好問。你為甚麼便喝

。師曰。老漢話頭也不識。儲便打。師拂袖歸眾。隨呈一偈。儲笑而頷之。後以源流衣拂珍重記荊。出住姑孰乳山京都鎮國 上堂。拈起拄杖曰。若是棒下無生。臨機不就底衲僧。自然風雲聚會。雷雨齊施。法戰當場爭先奪彩。向石火光中。伸出佛手。掀翻黑山鬼窟。紅旗影裏。展開驢脚。踢倒癩馬枯椿。說甚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句亦割。非句亦割。直得倚天長劍。萬里神光。大用現前。全機獨脫。雖然如是。祇如雲門乾矢橛。趙州殿裏底。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曰。面目現在 上堂。問如何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曰。五里一亭。十里一舖。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崖州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牡丹花下蜂成塊。曰見後如何。師曰。荊棘林中鳥不棲。乃曰。霜明萬壑。月皎千江。紅霞縹緲。綠水汪洋。頭頭揭示圓通妙門。一一流通正法眼藏。回頭轉腦。依然重疊關山。直下知歸。許你縱橫獨步。卓拄杖 上堂。八月半。秋已中。樹凋葉落。體露金風。一輪明月當空照。兩岸蘆花對蓼紅。層落落影重重。無位真人處處逢。良久曰。是何面目。拍禪牀曰。切忌冬烘 上堂。一片白雲橫嶽頂。兩株紅葉覆清泉。不須更問西來意。流水滔滔下碧巔。者裏見得徹信得及。諸方決定印可。乳山門下。未肯點首。何故。向上更有事在 上堂。盡虛空界普明寺。日月星辰是學徒。一一面南看北斗。更於何處覓親疎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條拄杖。眼中添橛。不喚作拄杖。無本可據。直饒頭頭俱透過。脚跟猶未點地在。畢竟作麼生道得恰好。河天月暈魚生子。檨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流光眨眼疾如電。黃葉飄飄過短牆。風前獨立向誰說。天際飛鴻三兩行 上堂。問大雪滿長安。是何意旨。師曰。眼裏耳裏。曰非和尚見不到此。師曰。徹骨徹髓。曰謹領。師曰。莫狼籍。問一夜西風滴水滴凍。驀筍相逢。如何出手。師展手曰。與汝個標榜。曰請和尚尊重。師曰。俊哉衲僧。僧掩耳歸眾。師隨後便打。乃曰。雪滿長安。眼裏耳裏。滴水滴凍。徹骨徹髓。俊哉衲僧。切忌掩耳。好個標榜。吾將誰語。擲拄杖下座 上堂。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聲未絕。師曰。是甚麼字。僧無語。師乃曰。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童壽翻譯不來。慶喜結集不到。夫子一總不知。達磨却也不識。惟有須菩提。解空第一。信口道識識。良久曰。向下文長付來日 上堂。眾纔集定。二僧競出。師曰。住住。曰一不做。二不休。師便喝。僧歸位。師曰。若不喝住。無有住頭。便下座 上堂。眾纔集定。師驀豎拄杖曰。看看。眾回首。擲拄杖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沿山推出白雲來。六代祖師。有裏尋無。就地拾將明月去。不涉二途。作麼生理論。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上堂。鎮國門戶大開。一任縱橫往來。汝若停機佇思。莫怪劈脊連腮。且道。作麼生是脚頭得力底句。良久曰。夜來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晚參。若論此事。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喝一喝曰。汝等諸人。切忌承當。何故。上一畫短。下一畫長。達磨原不識。孔子錯商量。問杖林山下竹筋鞭。意旨如何。師曰。葛藤樁子 到天界方丈。從東過西。界曰。探

頭作麼。師便喝。界曰看箭。師作倒身勢。界擬議。師打曰。將謂收燕破趙之才。原來是問道小卒。問德山口似血盆。牙如劍樹。因甚被巖頭授記。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問如何是諸佛圓融之相。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問如何是驚人句。師曰。火燒鐵柱宮。曰燒後如何。師曰。一場懨[怡-台+羅]。問大顛擯首座。意旨如何。師曰。打草要蛇驚。曰同一叩齒。諛訛在甚處。師曰。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問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苦瓜連根苦。曰因甚又道有。師曰。甜瓜徹蒂甜。曰道有道無。是一是二。師拊掌一下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樹密鳥爭棲。曰見後如何。師曰。山空雲色淡。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師曰。胡僧讀梵書。曰如何是根本智。師曰。剎竿頭上風車子。曰如何是塵沙惑。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面南看北斗。問如何是親切句。師曰。低頭拾明月。曰如何是得力句。師曰。沿山推白雲。康熙甲子。師示疾。辭眾。散衣鉢書籍。命小師載月舟主方丈。火浴入塔。不披麻不報喪。不舉哀不延請。封龕舉火。常住事。纖悉不遺。至十一月十三日午時。沐浴更衣。瞑目欲寂。一眾哀請偈言。乃張目曰。四大分張。不涉眾緣。風清月白。一任閒閒。生死無拘。應念現前。沿流不止。真照無邊。拍碎虛空。火裏生蓮。端坐泊然而逝。壽五十四。臘三十五。茶毗。頂骨舌根不壞。塔於寺之西北乾方。語錄四卷。行世(退翁儲嗣)。

楓江永慶研菴遂禪師

小參。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因甚如此。卓拄杖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退翁儲嗣)。

蘇州堯峰山椒音禪師

吳文定公寬之曾孫。上堂。冬青樹裏。破瓦鱗鱗。銀杏林中。碎金灑灑。如何銀杏看冬青。不把碎金修破瓦。以手斫額曰。將謂覆盆之下。上堂。長至日日恁麼短。短至日日恁麼長。長短難分周漢尺。空山消得一爐香(退翁儲嗣)。

蘇州興福汝晉輪禪師

海虞人。上堂。昨夜三更失却牛。今朝起來失却火。無位真人急急奔。撞著燈籠沒處躲。下座攔住一僧曰。還見露柱麼。僧笑。師打曰。全不擔一點千繫(退翁儲嗣)。

蘇州高菴惕方予禪師

長洲人。禮靈巖儲得度。一日侍立次。儲曰。何不下堂參禪去。來者裏瞌睡作麼。師曰。老和尚。何得開眼寐語。儲曰。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某甲自幼不曾眼花。示眾。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一堆樁倒。拈拄杖曰。如今却在山僧手裏。移名易相。門戶別開。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且道。畢竟喚作甚麼。擲拄杖曰。翻憶瀟山笑轉新(退翁儲嗣)。

報慈序香成禪師

武陵陳氏子。頌臨濟三頓棒曰。芻狗吠花陰。霜禽啼殘月。啞子喫黃連。噎得眼睛突(退翁儲嗣)。

南岳丹霞香林真禪師

淮安人。上堂。揮拂子曰。瀟湘夜雨。復以拂子打圓相曰。洞庭秋月。山僧將一幅天然圖畫。盡情展示諸人了也。更有甚事不明。重來者裏描邈。乃擲拂子曰。不如策杖歸山去。長笑一聲天地秋 小參。夜來虱子咬人。更兼老鼠作鬧。瞌睡也不曾打個。忽然聽得隣菴打鐘。慌忙爬起撒尿。仔細思量。只討得一事便宜。莫是洗面摸著鼻頭麼。搖首曰。不是。且道是甚麼。不曾開眼做夢(退翁儲嗣)。

吳江長慶古斯乘禪師

邑之徐氏子。上堂。到處不與人本分著落者。非丈夫也。到處與人本分著落者。其膠固不可勝言。所以吞下栗棘蓬。透過金剛圈的。未容伊道。殺佛殺祖。施大慈光。為己為人。潑天惡口。老和尚曰。臨濟下火發。容得你打開骨董箱麼。須向活潑中。張開正眼。則古今橫照。始無限礙。不然。宗門下事。掃地多時。以竹篋擊香桌曰。未到與麼田地。孤負參學初志(退翁儲嗣)。

龍聽無用印在瓠禪師

宣城沈壽徽侍御之子也。舉鄉進士。因鼎遷。薙染。參靈巖儲得法。一日往壽古南門於破山。門獨不以例拒。留待七日。臨行。屬和洪覺範所製竹尊者詩。師遂應口曰。搗來頻見海桑枯。萬億身中第一癯。裊裊清音空實相。亭亭秀節迴凡夫。雲霞彩映琅玕實。鸞鳳聲驚燕雀徒。領取風光依座下。雉頭今許宿竿無 師常一衲。湖湘莫知所自。一日至虎丘甘露院。示微疾。同參來候次。僧出問。路逢道伴交肩過。如何相待。師曰。難為識者。又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病入膏肓。又問。和尚身後有何指示。師震威一喝。趺坐而逝(退翁儲嗣)。

鳳巢咸菴及禪師

泰州人。上堂。伐鼓鳴鐘。特為說破。佛法商量。世諦流布。良久。拍案曰。是甚奇貨。便下座 小參。前三三乾坤之內。後三三宇宙之中。豎拂子顧左右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退翁儲嗣)。

荊溪南池冬杲亮禪師

上堂。正法眼藏。豈由言顯。長空皎月。何待指標。然非指標。何以見月。靡由言顯。焉得正法。到這裏。必真參實悟。始入其微。諸禪德。果欲參禪。眾不在多。剎不在大。設使眾滿河沙。無非鬧熱門庭。剎遍大地。所棲不過一枝。苟能脚跟點地。一可當十。便能向藕孔裏。現大神變。微塵中轉妙法輪。始足稱超佛越祖。是以。臨濟於滹沱河邊建立底。也不過應今時節。驀豎拂子曰。山僧今日立地待汝搆去。果

得與麼地。許你大唐國裏捏怪。其或尚留觀聽。謾汝去也。隨擊一擊曰。罽畫溪聲同瀚海。大珠山色共彌盧 示眾。週視左右。以手點胸曰。這漢生平。祇解著衣喫飯。往往聞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似水澆石。今既事不獲已。舉揚一段話。與現前大眾。結個般若緣。不意。中途勁風嚴霜。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橫按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永無退失。你道。迦文老子。覩明星而悟。是從門入耶。是從緣得耶。驀豎拄杖曰。木落霜寒。滴水滴凍。搗破晴空。天驚地動 上堂。鬧市裏識得天子。禎祥地効。百草頭薦取老僧。瑞彩天呈。乃顧大眾曰。適來鐘鼓未發。大家早合乘時。既爾擁簇上前。領取新年佛法。遂擲下拂子 上堂。露滴千巖。月皎萬壑。達磨緘口。冷地摩拏。拍几一下曰。阿呵呵。好大哥。烹醲茶劈菓蓀(退翁儲嗣)。

江陰靜寧力菴蔭禪師

通州邵氏子。參靈巖儲。值茶次。儲問師曰。茶碗裏有你麼。師曰。某甲何物。用挂齒牙。儲曰。力子力子。師近前問訊曰。和尚萬福 僧舉南院。凡聖同居時如何。院曰。兩個猫兒一個獐。是何意旨。師曰。分付維那。直歲不得共居一處(退翁儲嗣)。

湖州極樂飲曉濤禪師

郡人也。上堂。舉先靈巖上堂。凡僧出問。但答曰是甚麼。眾罕契旨。師曰。蝦蟇吞月舌頭大。芥子投針眼界寬。且道。還契旨麼。遂展手曰。今朝又是風起 立春示眾。鞭起泥牛走。陽春和者稀。饅頭活計從今別。翻轉乾坤第一機(退翁儲嗣)。

嘉興妙湛尼寶持總禪師

郡之金氏女。隋州太僕之冢媳。夫亡脫俗。力參有省。靈巖儲問。趙州洗鉢孟話作麼生。師曰。賴有行者在。儲曰。爭好倚重別人。師曰。若不如此。誰知不分內外。儲頷之 住海鹽南詢上堂。十八上解作活計的。一頭水牯牛無處著落。代曰。遞過索頭來。又曰。十八破家散宅的。因甚七勛衫子。至今卸脫不下。代曰。久矣無人說到這裏 示眾。舉俱胝和尚。凡誦人問。祇豎一指示之。師曰。俱胝一指頭。千古曾無對。可憐懵懂禪。至今不瞥地。若瞥地。萬象森羅無出氣(退翁儲嗣)。

靈瑞尼祖揆苻禪師

湖州李氏女。具大智慧得法靈巖儲。一日到山禮覲。儲曰。有人問靈巖佛法。你如何抵對。師曰。爭敢觸忤和尚。儲便喝。師曰。實謂今古罕聞。次日辭行。儲曰。昨日公案。還記得麼。師曰。某甲只解瞻前。不解顧後。儲曰。何緣得到與麼田地。師曰。深領和尚一問。儲曰。原來忘却。師曰。不道口是禍門 上堂。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狼籍祖師心。匝地無人見。常履踐芒鞋。步步踏黃金。佛法原來如土賤 村菴上堂。一幅酒旗風。數點杏花雨。村路少人行。祇有黃鸝語。竹籬茅舍。別是

乾坤。石室蒲團。渾忘今古。富貴不用誇矜。貧賤何須愁苦。何故。好信騎牛勝跨虎
(退翁儲嗣)。

玉峰靈時尼仁風印禪師

崑山顧文康公從孫女 上堂。老胡于正覺山前。無端捏目生花。引得四七二三。華言梵語。紛紛紜紜。二千年來。費盡許多生受。更無一人為伊勦絕。而今把柄落在靈峙手裏。普天之下。誰敢道個如何。乃顧左右曰。且道。靈峙著甚緊。喝一喝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 小參。靈峙二十年來。橫草不敢拈。豎草不敢踏。任是諸方鬧浩浩時。我這裏只是靜悄悄地。一時錯脚。踏入靈山會裏。被現坐道場這員古佛。將個無文印子。面門一筭。直得通身是手拈不下。通身是口道不出。冷地追思。祇合慙愧。顧大眾曰。祇如節文。且道。在甚麼處。眾默然。師曰。今日失利
(退翁儲嗣)。

澄江張有譽大圓居士

號靜涵。萬曆己未進士。官戶部尚書。初見玉林琇。問浩浩塵中。如何得本。琇曰。居士這一問。從那裏來。士無語。琇曰。昔雲楨。雖不主張宗門。而指示人參究。却甚諦當。須看這段光明。何處流出。於此著眼。便是得本捷徑。士曰。如何用功。琇曰。這個却代居士不得。後鼎革。往參靈巖儲。言下有省。遂曰。生且妄。何死之足云。輒絕粒。儲曰。吾道。有大於此者。子既於中有會正當。拈己所知。嘉惠來學徒不忘溝瀆。效匹夫匹婦之諒。豈相期之意哉。遂執侍山中二十餘年。康熙己酉九月晦。士示疾。上靈巖作別。歸即病篤。儲親往視。士曰。年活八十一。更復何云。祇愧二十年來。不曾上報法乳。儲曰。放下著。士點首曰。真大慈父。真大慈父。次日。姪女尼曰。伯伯。一生參學。向上提持。正在此時。士喝曰。看脚下。少頃。謂左右曰。佛法世法。一齊放下了也。便脫去(退翁儲嗣)。

偏沅巡撫周召南

字晉侯。號衡齋。三韓人也。初問道于德山賦覺。有省。後讀靈巖儲語錄。於言無展事語不投機句下。得旨。湘西高峰建刹。延儲請益。一日問儲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去。儲曰。小出大遇。士呈。頌曰。孰為羅漢孰為牛。莫誤寒山老趙州。借問蒼天何處是。休誇嶽麓對湘流(退翁儲嗣)。

圓通九一西禪師

山行。值一居士作禮。師曰。居士高姓。士曰姓葉。老師高姓。師曰。我不姓葉。士曰高姓。師曰。與你同姓。士曰。又道不姓葉。師曰。姓葉的不是你 問機鋒轉語。還有操履也無。師以手拈舌曰。你道。我舌上有多少脚板跡。僧禮拜 問出門便是草。和尚因甚到此間。師曰。白雲橫谷口。日恁麼則月映千江。海納眾流去也。師曰。遊子却迷踪。日也是七花八裂。師便喝。僧亦喝。師休去(潭吉忍嗣)。

汝州龍牙峻明謚禪師

上堂。舉首楞嚴曰。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悉皆消落。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飯袋子。便恁麼去。龍牙路見不平。直為天下後世。作個指南。擲下拄杖曰。莫妄想 晚參。盡十方世界。是一口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且道。把柄在誰手裏。驀拈竹篋曰。負命者却來。一時生按過(碩機聖嗣)。

潭州益陽鳳山西峰雲腹智禪師

蜀之渠縣李氏子。幼投六度剎染。初遊講席。因聽法華。恍然有入。往參象崖珽。入門便問。從天降下即不問。就地轉身事若何。珽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師於言下大悟 住大足。上堂。舉天童悟老人曰。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師曰。天童老漢大似誇貴賣賤。殊不知早順人情去也。時有一僧。出便喝。師曰。你這一喝。是喝天童耶。喝山僧耶。僧擬議。師直打出小參。春至花開俱漏泄。非青非黃非赤白。珍重闍黎仔細觀。莫隨眼去妄分別。妄分別。葛藤有話無人說。喝一喝 康熙癸丑五月廿七日。師告寂。索筆留偈曰。破屋一把火。灰飛地絕塵。露出鐵牛機。應物任隨行(象崖珽嗣)。

洛浦慧月寂亮禪師

參字水拙。舉昔年某甲在天童。問明老人。向上一著千聖不傳意旨。連遭痛棒。至今不省。求和尚開示。拙曰。輕舟浮水面。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便禮拜曰。喜得今日問過(字水拙嗣)。

廣福大儀觀誰禪師

參字水拙於指月。拙問。鼻孔向下垂。眉毛橫兩截。作麼生會。師禮拜起曰。某甲不敢觸忤和尚。拙然之(字水拙嗣)。

潭州白鹿嗣昌裔禪師

上堂。當陽薦得。管教越古超今。格外知歸。始信全機大用。若是尋言逐句。誠然掠涕唾的。韓盧倚識停思。大似立地個死漢。眾中還有絕情量者麼。有則共山僧出一隻手。不然。山僧自拈自弄去也。良久。揮拂子曰。幾經霜雪幾經寒。幾度逢春幾度權。昔日萬峰咳[口*敕]病。今朝咳與眾人看。咄咄咄(月竹舟嗣)。

東川新寧聽雪樂禪師

參尼足瀾。值上堂。舉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得。聲未絕。師出撫掌曰。不是不是。瀾便問。作麼生便是。師曰。幸有這個在。瀾曰。這個是甚麼。師又撫掌曰。不是不是。瀾頷之(尼足襄嗣)。

鼎州德山語嵩裔禪師

蜀巴渝人。上堂。大眾識這段機緣麼。山僧往歲在黔三處開堂。不識好惡。拈條白棒。佛來也打。魔來也打。見者聞者。望崖而退。於是散眾逃名。因竹帆師叔。命住此院。齧定牙關。並無法說。習氣不除。問者痛與一頓。喚作棒。入地獄如箭。作道理商量。入地獄如箭。於此會得。大事已畢。苟或未能。切須努力。師至天童。掃悟祖塔。遠菴儂。留師分座說法。一日忽告眾別。說偈坐逝。儂為舉掩龕偈曰。三千里外孤筇至。萬指叢中撥手歸。海嶽一時俱慘澹。法門千古長光輝(雪臂巒嗣)。

辰州龍山穎秀悟禪師

巴渝長壽黃氏子。上堂。至理無言。明眼者鑑。真機獨露。通達者知。若以禪會。特地乖張。不以禪會。當面蹉過。於斯薦得。便見大道坦然。風行草偃(敏樹相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龍潭天逸超禪師

上堂。乃喝一喝曰。這道真言傳來多少時。也祇為年深日久。看不清楚。以訛傳訛。竟無靈驗。今因檀越登請。特特考鐘伐鼓。出來為汝諸人證據。連喝兩喝曰。以後不得忘却。上堂。嶽峰七十二。對揚有準。湘水三萬頃。吞吐無私。你輩從甚處來。亂雲堆裏。踏得七凹八凸。行盡驢脚馬脚。猶自倚他門戶傍地墻。却被世人喚作郎。山僧不忍坐觀。大開兩扇。使你娘生兩隻。終不虛棄。喝一喝曰。這裏入得。一任獨步大方。上堂。龍潭今日也如是。明日也如是。乃至後五百歲。經歷恒河沙劫。恒河沙數諸佛。異口同音。亦復如是。卓拄杖曰。如是之法。諦聽諦聽(退翁儲嗣)。

花藥字雲蹤禪師

小參。竭力為舉揚。舌頭元不動。悄地忽翻身。打破黑漆桶。五五與三三。顛倒生惶恐。慌忙拈起六不收。却向夫子門前問孔丘。無端將個一不立賽他。項羽樊噲面如漆。驀顧左右曰。會麼。好吟野興詩千首。消得僧堂白晝閒。春暮上堂。大道分明。誰能解了。綠水青山。春深更好。百般鳥語在林間。聲喚聲呼須及早。杜鵑啼血春去了。鷓鴣苦切肝腸倒。提壺提壺。嘴自多盧。郭公郭公。明以告公。鴉鳴鴉。鵲鳴鵲。早暮庭前為驚覺。拍禪床云。山僧有口不如他。小參。流水白雲中。幽禽數聲喚。傾盡祖師心。莫言少方便。上堂。有大方便。依如來出現。如來出現。依無礙慧明了法。且道。無礙慧明了法。又依個甚麼。良久曰。龐公笊籬。清平木杓。上堂。黃梅落地。宛然公子遺金彈。春草鋪堦。儼若佳人疊翠氈。且道。是境耶人耶。切不得道。刁刀莫辨。魚魯參差。問泗洲大聖。是什麼面目。師曰。一聲漁笛在滄浪。日幾

乎陷在聲色堆裏。師曰。鬧市裏石老虎。雖不驚人却怕人。問向上一路。乞師指陳。師曰。羊公碑在峴山亭。曰如何領會。師曰。讀者攢眉。僧參次。師曰。你屈作什麼。曰甚麼處是某甲屈處。師曰。轉見不堪。曰屈屈。師打曰。雖然自首。三十棒難免。師住能仁日。有僧問。和尚近日因甚不說法。師曰。畫溪山外竹鷄啼。僧參次。師驀面一唾。僧無語。師展手曰。還我一唾來。僧又無語。師便打出。問三世諸佛。因甚不知有。師曰。鼻深眼大。曰狸奴白牯。因甚却知有。師曰。骨瘦志長(退翁儲嗣)。

雲獅雷水石谷慧禪師

合州江氏子。開法雲獅雷水。上堂。慧燈爍地。文焰燭天。雨色交輝。光彌劫外。試問。諸人會麼。會得。鼻孔雙垂。眉毛八字。種時伸隻手。向無底船上。扶橈把柁。游浪苦海。度盡眾生。究竟無一眾生可度。只得與大肚老漢。把手呵呵。始知別有一場富貴。後居成都松鶴院。于庚子四月朔日。示微恙。說偈辭眾。潦倒孤硬石頭漢。返復娑婆千萬遍。來如枯木上春風。去如秋月中閃電。有時諸佛毛孔裏安眠。有時劍樹刀山上出現。萬里雲霄喝一聲。不比尋常[車*度]轆鑽。言訖而逝(象崖珽嗣)。

曲靖東山余山瑞禪師

廣安人。嗣法象崖珽。上堂。乾屎橛。憑空拋出一團鐵。打破諸人熱面皮。只得有口難分說。赤脚波斯入大唐。東海鯉魚先漏洩。紫羅帳裏撒珍珠。笑殺胡僧牙齒缺。顧左右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著。上堂。千手千眼箇大悲。照徹人間是與非。地軸全提超萬象。獅絃音韻透須彌。眾中還有當機者麼。顧視左右。卓拄杖。下座。癸亥夏。住雲南曲靖府東山寺。示寂。世壽七十四。塋于本山(象崖珽嗣)。

巴縣竹林紫芝藏禪師

巴縣張氏子。披剎于大峨。參靈筏昌。巾瓶有年。印可後。開法竹林寺。上堂。坐斷天下人舌頭。孤危峻峭。打開如意輪寶藏。境智歷然。以一心為無量心。示一法即一切法。頓使人人不昧。原來法法現成。千百年古柏恒新。億萬載流金掩映。雖然如是。抑且罕遇知音。作麼生是知音者。瞎堂去後無相識。誰料圓公今日來。上堂。豎拂子曰。高高無外。深深無際。人天根本。祖佛淵流。昆蟲草木。鳥獸龍魚。莫不承此威光。各見本來面目。惟有竹林獨脫一路。迥出眾流。于無言處顯言。向無用中發用。能使魔王拱手。雲水歸心。著著明本來機。頭頭彰奇特事。見如何是奇特事。參(靈筏昌嗣)。

南浦天圓耳毒泰禪師

長壽徐氏子。弗諳細務。于世邈然。破老人常呼為布袋子。嗣法于敏樹相。上堂。大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秋水澄清。一淵能[涌-用+(圍-土)]眾水。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覷井覷驢。日面月面。栗棘蓬。金剛圈。乾屎橛。麻三斤。都盧放在一邊。直向佛頭上著屎。獅額下解鈴者。是甚麼人。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上

堂。瞿曇三大藏。用盡機謀。老子五千言。做盡伎倆。拈來用不著。何必苦思量。若向威音已前薦取。大似銀山鐵壁。一鎚擊碎。拋在巨海。不存粟堂。為因出世緣。隨事立賓主。不落套頭禪。養成戴角虎。珍重脚跟行。中途莫莽鹵。山僧恁麼道。憐兒不覺醜。還有識機宜具正眼者麼。良久。喝一喝(敏樹相嗣)。

夔州府開元繼初尚禪師

湖廣宜都陳氏子。年二十。禮映虛披刳。入鳳凰山住靜。誓曰。若不發明。永不下山。木食澗飲。幾五年。一日困倦危坐。不覺夜半恍若山崩有聲。駭得通身汗下。豁然無礙。遂下山。詣雙桂明處。圓具。後造敏樹相。而受印可。住開元。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一道寒光天地普。葵花向日傾。柳絮隨風舞。新長老到來。且應時機。只得順風把柁。見兔放鷹。有時恁麼。人間天上。有時不恁麼。水泄不通。驀拈拄杖曰。且道。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敏樹相嗣)。

萬壽曉元濟禪師

隆昌劉氏子。因讀大珠錄。至眼似眉毛道始寧。決志出家。首參雙桂明。契旨。後從澹竹密印可。開法萬壽。上堂。拈拄杖曰。威音王已前。有者箇消息。大悲千手摸不著。威音王已後。無者箇消息。盡大地人顛躑不起。正恁麼時。擲瞎摩醯眼睛。穿却諸人鼻孔。且如何道得分明去。良久曰。山僧罪過(澹竹密嗣)。

錦官草堂吼一等禪師

榮昌王氏子。嗣法于澹竹密。住錦官草堂寺。上堂。一回春又一回新。漫把家私說向人。眼裏有筋能見色。耳中何處得聞聲。魚行不動水。鳥飛不挂雲。打動禾山鼓。扶起破砂盆。以手作扶勢曰。看看上堂。湔水潭中浪拍天。星星漁火簇漁船。竿頭絲線垂纖餌。破浪金鱗何處潛。以杖作釣勢曰。有麼有麼(澹竹密嗣)。

新都慈壽克裕印禪師

渝州丁氏子。自幼出塵。機契大隋密。遂印證焉。住新都慈壽。成都草堂。上堂。柳栗橫擔入草堂。龍驤虎驟正春陽。且無涼德光先祖。引水澆蔬待後郎(澹竹密嗣)。

新都寶光從谷習禪師

安福人。少混戎馬中。拓落有大志。參澹竹密。以嗣法焉。主新都寶光。上堂。正恁麼時絕點塵。阿誰能識舊時人。堂堂覲面無遮護。擬議思惟萬里雲(澹竹密嗣)。

綏陽禹門溪聲圓禪師

平山人。家以世襲。常為廖中丞營將。因闖寇犯蜀不識。始削染。隱于綏陽山中。居無何。火庵參丈雪醉。圓具。總院事數稔。受付開法。上堂。從上來事。坐不當堂。歷代興慈。行不出戶。不獲已。祇得向虛空掘。洞開第二義門。拈椎豎拂。棒喝交馳。或松根掃地。或街頭等人。乃至張弓擎叉。吹毛輓毬。山僧雖是他家種草。畢竟不向者裏藏身。喝一喝。後徙平武。示寂。收骸襯塋于昭覺祖塋之左(丈雪醉嗣)。

長松靈峰端鼻萬禪師

內江郭氏子。因聽楞嚴。疑常住真心。屢求決擇。未有所入。上白雲洞。夜夢異僧。鬚髮如銀。撫掌三下曰。急急念佛。寤作偈曰。夢感異僧撫掌來。彌陀歷歷鑄心臺。回思恩愛情塵路。伐性斧斤漫剪裁。遂下江安蟠龍。參雙桂明。每叩心要。參丈雪醉于白牛山。圓具侍從。過禹門。閱天童密祖錄。中有進退之語。礙膺三年。一日渾然如夢忽醒。了無凝滯。作頌曰。進退之中兩重關。英雄多少困其間。明明有路通霄漢。不是前三與後三。即蒙印可。識關長松靈峰。眾請陞座。堅辭弗許。志喜遊覽。觸境逢緣。輒成偈語。其略曰。孤峰鎮夜境寥寥。入戶寒風不暇逃。寓富矜持嫌富少。居貧守素樂貧高。珍饈何似黃精沃。麗服無如百結袍。普應萬機歌雪曲。海天一色快吾曹(丈雪醉嗣)。

金川高峰懶生昇禪師

榮昌簡氏子。參禹門醉。機語相扣。而受記荊。主金川高峰。上堂。一向抱拙安貧。今朝遮掩不住。雖然露醜萬端。務要諸人照顧。且照顧箇甚麼。拂一拂曰。山頭老漢強推出。走向人前都不顧。笑殺當年面壁翁。赤窮到底嘴生[嘆-口+白]。喝一喝。康熙乙丑正月八日示微恙。端坐而逝。闍維。收堅固子。如菽伯什。似粟者若干。嗣法門人竹友芥腹賈。回雒源高峰。建宰堵波。壽七十四。臘五十二(丈雪醉嗣)。

昆明香國大憨我禪師

蜀南何氏子。嗣法于禹門醉。佛誕上堂。自從結却龍湫舌。容貌居然天下絕。本是護明初度時。恍如舍脂離金闕。玉樓人見且風流。猶倚紅羅扇遮月。不是男兒不黑心。男兒只恐心無血。縱然洗見骨頭來。其髓何曾及時徹(丈雪醉嗣)。

[(雪-雨)/粉/大]陵洪山憨月聞禪師

台州黃氏子。嗣法于昭覺醉。上堂。塗毒鼓當軒擊。一曲橫吹無孔笛。匝地人天普集來。坐斷十方明歷歷。藤條不比洞山麻。穿過陝府鑲牛鼻。嘉州大象痛含冤。裂破元機沒意智。昆蟲草木逼回春。大地山河歸武庫。山門八字泊天開。凡聖交參誰獨步。結夏上堂。三月安居。九旬禁足。古之今之。倚門傍戶。平地干戈。孫臏賣卜又何妨。擗鼓敲鐘。請山僧拈椎豎拂。盡說結制上堂。難瞞人天眼目(丈雪醉嗣)。

成都昭覺佛冤綱禪師

內江李氏子。廿齡。于禹門醉會下削染。巾瓶廿稔。兩下吳越。堯峰容座下圓具。歸靜明。始印證。命主昭覺。上堂。通方上士。鑒在機先。靈機密運。情量超然。星持漢地。月落楚天。所以目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看他從上諸聖。千種喻萬般言。用盡機輪徒枉然。若要深深海底立。直須打破上頭關。且道。用何伎倆。良久曰。挨落須彌如韞芥。鞦韆來不礙剎那間。上堂。住持一稔來。逢冬兩結制。開口泄天機。舉目露真智。不唱言前機。豈談句後意。等閑築著鼻孔頭。鐵眼銅睛覷不及。遂豎拄

杖曰。有定亂劍。四海晏清。放下拄杖曰。無白澤圖。千魔斂跡。祇如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軒昂宇宙當風掛。萬里河山壯帝畿(丈雪醉嗣)。

雲南開化半生裏禪師

南隆人。廿歲。于給孤寺落髮。聞丈雪醉開法興元。躬禮參究。侍隨有年。遂蒙授受。住滇之北勝州開化。上堂。棒打石人頭。玄黃滿面羞。瞠著玲瓏眼。驚起碧天流。橫披千丈月。親登白玉樓。雲煙縹緲處。山水共悠悠。上堂。把住則牢關緊閉。佛祖難窺。放行則北斗藏身。真風遍界。舒之卷之。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瞻之仰之。無處不是諸佛心髓。參小參。乘槎誤入斗牛橋。壓破虛空不假橈。珍重風雲齊著力。無鑄鎖子兩頭搖。丙辰佛誕日。無恙而逝。茶毗。獲五色舍利。數十顆纍。塋于青門寺右(丈雪醉嗣)。

閩中艸堂縛雲實禪師

本邑楊氏子。參丈雪醉于堂堂。契機印證。命繼席。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雪峰毬普化鐸。驚起楊岐三脚驢。踏倒三山并五嶽。呵呵呵。好大哥。也好現前驀面唾。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行者搥鐘擊鼓。分付山門大啟。放出玄沙猛虎。踞地爪牙斑斑。觸發氣吞佛祖。遂震威一喝曰。猫兒偏解捉老鼠(丈雪醉嗣)。

遵義府禹門寺半月涵禪師

鄰水人。廿歲。于丈雪醉處落[髟/采]。後參雙桂。大死一番。如夢忽醒。仍旋昭覺印證。禹門請繼席。上堂。玄機一唱。只貴知音。祖印高提。流通正眼。演無生之真乘。恢彰本有。樹迦文之赤幟。揭示當人。學道如登山。直須到頂。學道若行船。直須到淵。至頂方知宇宙之寬廣。到淵始覺湖海之淺深。所謂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學者偷心不歇。門外打之遶。反咎禪道不靈驗。寢食俱捐。偷心放下。啐地折爆地斷。無量劫來生死根本。一照照破天下。善知識不柰伊何。正好于涵上座手裏喫棒。何故。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丈雪醉嗣)。

昭覺記室問潮嶼禪師

酆陵李氏子。齟齬出家。參徧諸方。末見丈雪醉于鶴乘。記寮三十餘稔。昭覺記薊。元旦秉拂上堂。一人有慶。八表寧謐。冷煖相參。淡濃吐翠。雍熙振振齊棒日。肄業蒼蒼雨露中。時節既如此。物我悉皆春。不屬陰陽造化。奚假陶鑄功勳。羣荒不藉東皇力。爭得從容吐異香。豎拄杖曰。既不屬陰陽造化。又不逐新舊逢迎。畢竟如何趨向。喝一喝曰。還知麼。四海揚眉歌舜日。萬靈低首賀堯天(丈雪醉嗣)。

青城鳳林竹浪生禪師

定遠王氏子。廿歲。于有餘師處雜染。上雲峰體宗寧座下圓具。後歸昭覺。而嗣法焉。遂入青城鳳林。閱周三藏。康熙辛酉。醉命回昭覺繼席。結制上堂。光透三千

界。明暗莫能該。智出聖凡情。形名總不立。不墮有無堦。詎落于諸數 上堂。峰巒疊翠。竹樹呈祥。碧澗雲生。霜花競秀。元來現成公案。何勞掘地討天。若是此中人。須行此中事。若行此中事。須是此中人。卓拄杖曰。都向者裏薦取 立春上堂。春晝明。春風清。春山秀。春水平。鳥語呢喃。凍雲殷殷。化育流動。不假經營。有眼共見。有耳同聞。召眾曰。大眾。者般境界。既是共見同聞。因甚麼十箇有五雙。到者裏當面錯過 師廊下行。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和聲便掌曰。會麼。僧不契。待行三兩步。師喚僧。僧回首。師曰。是甚麼 師隨眾薙草次。有禪客問。鳳林路。向甚麼處去。師下鋤曰。者塊地。犁得不熟。所以草多。客再問。鳳林路。向甚麼處去。師連下鋤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 康熙癸酉。奉丈和尚命。再下嘉木。刻錦江禪燈。並全錄。附楞嚴藏室。流通(丈雪醉嗣)。

綏陽五厓月莖字禪師

江陵雷氏子。十六歲。父母俱背。禮石巖和尚薙髮。聞昭覺禪宗丕振。躬謁契機。而印可。住綏陽五厓。上堂。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賢。高超十地。直饒釋迦彌勒到來。不敢承當。文殊普賢。無容擬議。古德道。盡乾坤大地。撮來一粟米粒大。猶未是極則之談。且道。全提正令一句如何。良久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浴佛上堂。身光熾盛。誰敢動著纖毫。妙相圓明。切忌當頭觸犯。即今不肖兒孫。祇得應箇時節。用性空真水。有時波瀾浩渺。有時徹底澄清。敢問大眾。浴即是。不浴即是。以拂子作澆水勢曰。盡道水能滌塵垢。水垢元來不二門(丈雪醉嗣)。

雅安東山佛明清禪師

金堂湯氏子。參昭覺。相依三十餘祀。遂授受。後住東山。元宵上堂。舉瀉山在百丈處侍立次。丈問誰。瀉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瀉便撥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火。拈以示之曰。汝道無。者箇[嚩-羽]。瀉因此悟入。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瀉曰將得。丈曰在甚麼處。瀉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丈雪醉嗣)。

眉州中崑竹鏡嵩禪師

內江汪氏子。印可于昭覺。住眉州中崑。誕日上堂。劫年方外幾曾遊。殊覺今朝五十秋。拄杖顛拈雖艸索。三要三元一齊收。遂卓拄杖曰。努力一番親見得。合水和泥當下周。識得脚跟下面事。百千諸佛是吾儔。諸佛且止。如何是脚跟下事。復卓拄杖喝曰。話頭也不識 小參。本來一箇金剛體。此處圓成即覺仙。今日中崑重指示。當天日月等齊年(丈雪醉嗣)。

燕京嚴淨不二貴禪師

鳳翔高氏子。廿歲落髮。參徧諸方。入蜀見昭覺。因汲水睹影。[口@力]一聲。原來在者裏。嗣法後。至燕京嚴淨寺。除夕上堂。飄蓬落落近天樞。殊意今宵又值除

。衲子家私分外別。霜風凜凜扇皇都。神機弗假祛癡子。赤幟高懸法令初。不舊不新無事漢。惟憑拄杖作桃符。以杖作插牌勢曰。急急如律令。下座(丈雪醉嗣)。

西蜀宜賓松齋中禪師

宜賓宋氏子。名肆樟。少習儒業。丁酉。孝廉三赴燕京未捷。乃自嘆曰。功名虛幻。即趨昭覺。投醉削染。冬夏一衲。兀然自適。深究元奧。凡與問答機緣。箭鋒相觸。當仁不讓。一日問。大地眾生。悉皆正覺。因甚有迷有悟。醉曰。一等絕安排。覲面猶不薦。師曰。聖凡情盡事作麼生。醉袖手曰。汝實到恁麼田地也未。師于言下豁然。遂印可焉(丈雪醉嗣)。

眉州玉泉其白富禪師

眉州龔氏子。幼年鬢染。詣昭覺。鉗鎚下打徹。紹續焉。上堂。覲面揮開不二門。聖凡情盡絕疎親。勾章棘句惹風雨。塞壑填溝爛葛藤。只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甚麼人。良久曰。九旬禁足。今朝始剝取蟠桃不老仁(丈雪醉嗣)。

玉螺山希聲詠禪師

貴州安平陳氏子。幼習儒業。穎悟過人。師求出家。父母不許。築庵宅畔。斷葷酒。懶俗務。遇佛眼示參萬法歸一話。隨父宦遊遵義。詣桃源洞。謁丈雪醉。機語相投。醉異之曰。此子是箇惡辣獅兒。參敏樹相。相欲開口。師上前。掩相口。師掩耳而出。相曰。真利器也。雙親見背。師棄家入山。乃曰。從上諸祖。各具手眼。或鈐或鐸。或棒或拂。師將木五寸許。為圓頭尖脚。名曰得樂。作得樂歌。日行鞭唱。有僧來。師揚鞭曰。打打。如此數年。人莫能解。携杖雲遊。徧歷名山大川。見知識甚多。搜括窮源。不甘人下。及上昭覺。重見醉。醉曰。別來久矣。日用事作麼生。師曰。打得樂。醉曰。將得樂來。師豎拳。醉曰。除却者箇。師作揚鞭勢。醉連呼得樂得樂。師大徹。遂付法焉(丈雪醉嗣)。

鹿門徹崑彭居士

江寧人。守益州。拯饑之暇。攝念諸緣。嘗通旨趣。數訪求哲匠宗師。聞昭覺醉門庭孤峻。遂入山瞻禮。咨詢法要。松下符契。一日又上昭覺。問韓愈參大顛。猶是第二見。如何是第一見。醉曰。上上根機不假錐。士曰。既是機思一般。因甚趁出首座。醉曰。山僧不解打葛藤。士曰。諦實之言。請師驗的。醉曰。正是你放身命處。士乃釋疑。醉授觀音帽一頂。偈曰。觀音帽子。大如倚蓋。覆幬坤維。冲徧三界。千古法脈如是傳。人天眾前任弄賣(丈雪醉嗣)。

節度使坤育張居士

諱德地。京兆人。撫蜀有年。維希向道教典彌篤。嘗閱金剛經。至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心境豁然。時丈雪醉。開法漢南。每嚮道風。恨不得見。康熙壬寅間。醉策杖還蜀。寓錫錦官之太平。士首謁問道。始滿素心。即請闢昭覺闡揚宗旨。一日與蓋入

山問。得得入山求指示。請師不悞道將來。醉曰。且喜中丞重舉似。己躬下事薦還難。士曰。從上尊宿。有居士分燈否。醉曰。阿誰無分。士云。如弟子可有分麼。醉驀拈拂子示曰。會麼。士作奪勢。醉曰。分明記取(丈雪醉嗣)。

尚書幻庵胡居士

越之塗山人。曾為蜀臬。一日隨制臺眾官。訪昭覺醉。設果桌。士曰。請和尚下一語。方敢喫茶。醉曰。今日天涼。勿勞重下註脚。士曰。再轉一語。醉放下筯子。一日撫琴。醉曰。居士只操得有絃者。將無絃底請一曲。士曰。請無絃調。醉鳴指。士曰。猶屬有。醉曰。疑則別參。因見千佛名經。問名在者裏。不知法身居何國土。醉喚胡公。士應諾。醉曰會麼。士禮拜了。歸位而立。醉舉三聖再犯不容公案。驗之。士即頌曰。殺盡猢猻不用尋。千層鐵壁枉勞心。招灾惹禍猶渠力。何必寮房問那僧。醉復舉祖師心印公案。再徵之。士連作二頌曰。春到梅花香自發。江城鐵笛吹殘臘。雪裏尋梅梅不知。春光何處堪圖畫。又曰。大地光明藏。風帆笑殺人。本師無一語。撒手過江城。遂針芥相投。醉記荊焉(丈雪醉嗣)。

蜀臬使海岸趙良璧居士

為蜀臬。入境聞昭覺醉道風孤峻。思一瞻禮。及蒞任時。醉避暑霧中山。士遣使賁僧帽緞衣。請啟敘竭衷。畢末曰。盔一頂甲一身。請速歸來收殘兵。醉閱書便歸院。遂延齋。醉至。一見以拄杖作掙鎗勢。士作怕勢。醉曰。降將不斬。士曰。久嚮和尚有此機。今日親見。醉曰。也不得放過。士躍然設禮。公事之餘。常扣禪關。一日詣昭覺。于醉言下翻身。而印可焉(丈雪醉嗣)。

鷓鴣庵頭陀南囊丁超斯居士

系出濟陽先世。本濠梁人。丁氏子。因大父宦遊。遂家於燕市之石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開。腦後枕骨凸起。如仰月。襁褓時。或悲啼。乳媪。指示所供瞿曇像輒止。迨五歲時。與羣兒戲。即踟躕合掌。口喃喃作佛號。令羣兒羅拜於前後。有黃冠過門。見之驚訝曰。子從嵩山來。乃住此耶。弱冠為諸生。攻舉子業。澹泊寡交。不諧於俗。暇則博綜內典。究竟第一義諦。及長。登仕籍。益研窮性相之宗。不問家人生產。所至嘗咨叩知識。傾誠請益。居恒惟灑掃一室。蒲團布衲。面壁危坐。脇不貼席。無間寒暑。渾若一老禪和也。先是。參趙州庭前柏樹子話頭。歷七晝夜。寢食俱廢。茫無所得。恨不欲死。一日經行池畔。憑闌小立。忽遊魚撥刺一聲。覺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作偈曰。池水粼粼徹底清。憑闌獨立見魚行。忽然撥刺衝波面。使我無心喫一驚。平巖定公。見之咲曰。子向後不受人謾矣。後至益州。謁昭覺丈雪醉。醉問曰。從那邊來。士曰京師。醉曰。蜀道難於上青天。如何到此。士曰。慣識路旁驢腳跡。醉曰。還識得老僧麼。士曰。未入劍門關。早已與和尚相見了也。醉曰。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士曰。一口吸盡西江水。有甚麼難。醉曰不信。士曰。有甚饑饉[飢

-几+追]子。快下將來。醉曰。放汝三十棒。士曰。謝和尚供養。醉深肯之。一日設茶次。醉以手擘黃柑一枚。度與士曰。是何滋味。士曰。老老大大。酸酣也不知。醉曰。年來老僧牙齒缺。士納一瓣。囑圖吞却曰。是甚瀉山柿子明州橘。醉曰。少賣弄。一日詣先覺堂。見圓悟破山二老人。及醉和尚像。瞻仰次。不禮拜。挺身而立。以手一一指點曰。者是某。者是某。醉從旁曰。且喜沒交涉。士曰。和尚道甚麼。醉曰。高著眼。士曰。不審祖孫父子大家團圓頭。商量箇甚麼。醉曰。更要打鼓普請看那。士曰。賺殺旁觀。醉曰。且道老僧有幾莖蓋膽毛。士向前曰。時令嚴寒。伏惟和尚起居珍重。醉遂休去。一日醉令搥鼓集眾。陞座。出源流拂子。諄諄付之。再四遜謝。不獲已始拜受焉。偈曰。昭覺堂前看明月。大海舀乾祇一瓢。竹杖飛騰九萬里。虛空背上拔龜毛(丈雪醉嗣)。

心齋徹魯道人

居恒處於富貴之室。觀身世無常。猶如夢幻。但以不遇明眼人指撥為恨。幸遷居成都。詣昭覺。參禮曰。某三生有幸。望和尚究竟。醉曰。今日不閒。遲日再來。士曰。豈無方便耶。醉曰。居士禮拜。老僧舉手。那裏無方便。[廖-羽]遂命參狗子無佛性話。不以富貴兒女二其心。力參不輟。久而有省。上昭覺。機緣相契。而記荊焉。偈曰。參禪參到無巴鼻。沒巴鼻處正好參。明鏡當臺天氣靜。金剛劍出斗牛寒(丈雪醉嗣)。

歸義純愚機禪師

上堂。獅子奮全威。象王難回顧。西竺祖師心。東土密相付。且道。付箇甚麼。冬到梅生節。春來樹掛衣。上堂。沒得說。說箇一字也是多。春風不言花開早。日月不言疾如梭。人生急須回頭看。石火電光易消磨。一片古錦含春象。却被東君漏洩何。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嚴霜覆枯木。星斗照銀河。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嘉福峰高藏北斗。赤身童子上長街。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正令當行。佛祖不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斜陽連海岱。秋月印長空(丈雪醉嗣)。

蘇州堯峰興福過庵禪師

元旦上堂。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玉管裏吹出法身。有體有用。金箏上撥開智眼。雙暗雙明。眾中有透通頂門一竅底。方許把手共行。良久。揮拂子曰。須知毫端裏。動處有來由(繼起儲嗣)。

潭州南臺黃度裕禪師

示眾。春風吹啟竹籬門。水漲瀟湘沒舊痕。吐盡南臺肝膽句。就陰樹影看魚吞小參。魯祖面壁。鬼家活計。普化搖鈴。驚天動地。或隱或顯。由爾播弄。敢保未曾夢見向上巴鼻。拍禪床下座。小參。如來禪。祖師意。諸人者會也未。以手劃兩劃曰。湘潭雲盡暮山出。巴峽雪消春水來(繼起儲嗣)。

撫州樂安白雲可翁潛禪師

字匡葦。梁溪李氏子。幼業儒。有穎悟。及納娶。無何。忽嬰大病。一念回光作出度。存三十韻別內子。投西林佛峰出家。依雲居顯圓具。日不三餐。夜惟長坐。徧遊江浙。莫契心宗。後於巴陵舟次。謁退翁。翁一見。即以大器期之。乃侍翁回堯峰。師一日曉坐。忽憶玄要頌一句明明該萬象。自計是什麼句。恁麼奇特。能萬象該通。褰衣覆膝。便覺膺礙釋然。自得縱橫。施設無不合宜。服勤五載。出世示眾。楊岐乍住屋壁疎。葉縣從來鹽醬無。深愧葦來潛道者。一時標揭兩規模(繼起儲嗣)。

巖頭鏡人眼徹禪師

蘇州陸氏子。卅歲。依古柏落髮。依年具戒。參靈巖儲。居三載有省。呈偈曰。黃鶴樓前鸚鵡洲。江波潑出有來由。不消拳[祝/土]與脚踢。直令高吟住上頭。出居巖頭。上堂。希有希有。綠水青山。是不請之友。鳥語溪聲。激揚佛祖心髓。絲毫不苟。事得理融。攔腮擱口。標榜人天。不彰好手。理隨事變。拈花摘柳。金色頭陀破顏。後代遞相授受。沒量大人。出乖露醜。若要向上提持。切忌瞻前顧後。隨拈拄杖。卓一卓。康熙乙卯六月十一辰刻。忽辭世曰。吾年四十四。幻質今朝畢。侍者更乞示誨。師曰。沒閒工夫更為汝說。侍涕下。師震聲一喝。而逝。塔留山之南[山*(奧-采+米)]二里許(繼起儲嗣)。

鄂州巖頭訶揆乘且禪師

上堂。若欲播揚大教。先須水泄不通。鉢裏鋼砂。匙邊木札。齧著飽齣齣。高唱摘楊花。乃顧大眾曰。為復是大統綱宗中事。為復是百不思時底句。卓拄杖。下座(繼起儲嗣)。

南嶽琴山成張禪師

上堂。乃拈拄杖曰。掣電之機。匪憑隨事哆啞。竚思之儻。那許沿牆躲閃。劃湘水斷手脚。試趨南嶽石頭。踏岳陽船。伎倆渾忘。洞庭波浪本爾隨身竿木。烏堪作戲逢場。卓一卓曰。當下薦得。爾等也沒量罪過。張上座也沒量罪過。師因疾退院。東歸至九峰度夏。凡八閱月。雖極苦。毫不示病容。一日索浴。端坐匡床。大喝一聲而逝。塔於九峰(繼起儲嗣)。

信州貴溪柏岩楚嶽禪師

龍游童氏子。上堂。長至日日恁麼短。短至日日恁麼長。長短難分周漢尺。空山消得一爐香(繼起儲嗣)。

滁州瑯琊肩遠鐘禪師

晚參。喝一喝。我一往不肯。學人皆看得慎重。其不知截無始生死命根。豈草草開口得底。復喝一喝曰。若會得這一喝。猶較些子。又喝一喝曰。到這裏是不是。揀點得出。方能明此。仍喝一喝曰。雖然如是。不見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諸人

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老僧罪過 晚參。衲僧分上。本有一段因緣大事。不要老僧開口。搆得一肩荷去。猶較些子。及至側首視聽得來。錯過多少時也。眾中還有恁般人麼。若有。出來喫我手中棒。若無。今暫且打箇退堂鼓 晚參。乃拈拄杖曰。喚這箇作一物。則老僧罪過。不喚他作一物。難道拄杖子罪過麼。祇如喚與不喚時如何。良久。擲下拄杖曰。罪過罪過 上堂。舉不顧絕差互。疑議思量何劫悟。大眾。只須抖搜著精彩。擔當不是等閑處。喝一喝曰。惜取眉毛(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貴州雲臺南濱宗禪師

桂水畢氏子。禮萬峰蕪染。受印敏樹相 上堂。雲臺峰頂。迴絕人間。提持衲僧向上巴鼻。剖露佛祖元要機關。目視左右曰。正當恁麼時。截羣機於掌握。挂寶劍於眉端。三世諸佛。見而忘鋒結舌。歷代祖師。聞而飲氣吞聲。功高千聖。壁立萬仞。正今既行。十方坐斷。到此方知便有向上一路。且道。向上一路作麼生。前峰高出斷鴻外。把手無人誰共行(敏樹相嗣)。

城都聖壽真如空谷澄禪師

蜀忠東楊氏子。看萬法歸一話。有悟入處。往謁萬峰。明曰。此處無佛法。至此何為。師曰。某甲有佛法處不住。明笑曰。隨眾作務去。因世變。師入七星山八載。參徒益眾。師每日提持本分。眾曰。和尚不紹祖燈。一眾何以為望。師仍歸大竹。忽敏樹相來山。師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誰凡誰聖。柏曰。仁者自生分別。問天地未分時。向甚處安身立命。相曰。掀翻漆桶。八面玲瓏。師於言下機契。遂受印證。順承王。請住京師白塔寺。上堂。山僧到這裏。無一法可說。無一物可拈。只好將三十年前。住空王山。無影樹下。牧牛時。有首牧牛歌無生曲。今日向人天會中。唱來與大眾。聽聽。良久曰。大眾會麼。諦聽諦聽(敏樹相嗣)。

荊州青林博達隆禪師

上堂。舉傅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眾。還識這物麼。三世諸佛。得之而成正覺。歷代祖師。將之以建法幢。眾生迷之。爾

受輪迴。諸人悟之。爾超苦海。若向觸處逢渠。正好歸家穩坐。其或未然。卒難道著一字。何故。是世間物。非世間物。要且不離世間。喝一喝(敏樹相嗣)。

河廣沅慶天壁拙禪師

上堂。見底聞底。人人本有。個個不無。總要諸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進到水窮山盡處。鬼神覷不破之機。那時了知生死不相干涉。喝一喝 遷化亡僧上堂。大眾。亡僧向甚處去。一僧曰。天上地下。又一僧曰。十方世界。師曰。若言天上地下。未免坐殺闍黎。若言十方世界。未免走殺闍黎。去此二邊。親切處。道一句看。二僧擬議。師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 示眾。以拄杖畫一圓相曰。一望秋色界。迢遙月正圓。蕭蕭梧葉落。點點露珠懸。隔岸飛羣雁。林深抱木蟬。禪心江上月。何處覓幽元(敏樹相嗣)。

武岡金城雪林梅禪師

渝州桂溪人。參雪山申。問來此作甚麼。師曰。特來與和尚相見。申曰。將甚麼來見。師豎一拳。申曰。在何處得來底。師便喝。申便棒。一日師隨眾擔柴次。申問曰。擔得起麼。師放下柴。申曰。擔不起那。師擔柴便行 上堂。拄杖懷胎產俊英。拖泥帶水到金城。人天共集無他事。但了生生本不生。驀豎拄杖曰。爾等諸人。看這根拄杖。是有生。是無生。一僧曰。天下人共一鼻孔。師以拄杖。驀頭打曰。金城門下。賞罰分明(燕居申嗣)。

滇南商山文殊寺靈壁詰禪師

西蜀隣水胡氏子。上堂。道極尋常。尋常不見期而後可。道在瓦礫。何其下也。道在屎溺。愈況愈密(燕居申嗣)。

武岡蟠龍如是院隱隱選禪師

渝州桂谿吳氏子。脫白圓具。徧參叢席。謁雪山申。纔入門。申便拈起拄杖曰。道道。師即從西過東。申擲下拄杖曰。道道。師曰。直饒恁麼。早是不著便。那堪再道。便出 上堂。出世丈夫撥著便轉。如世良馬。不待加鞭。若是眼目定動。如何出得蓋纏。脚踏地頭頂天。看看。月和流水到門前 上堂。一向不恁麼。直得逼塞虛空。針筍不入。一向恁麼。拋沙撒土。喚甕作鐘。不唯埋沒先宗。抑且可惜自己。且道。還是恁麼。還是不恁麼。良久曰。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燕居申嗣)。

武岡雲濟若愚敏禪師

新安吳氏子。參雪山申。因旁僧請益。申曰。妄無自性。全體即真。當處滅盡。你喚甚作妄念。師聞之。頓脫所疑 上堂。即理事了凡聖。著著圓融。超生死出蓋纏。機機赴感。何殊截斷今古奔流。萬里狂瀾砥柱。刮盡多生膜翳。一時清眼生輝。捏聚也。秋水長天一色。放行也。落霞孤鶩齊飛。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秦東魯山河異。頂門誰不共青天 僧問。不落因果。為甚墮野狐身。師曰。穿靴人

喫肉。日不昧因果。為甚脫野狐身。師曰。赤脚人趁兔(燕居申嗣)。

湖南永州東安縣圓峰憩菴月禪師

本邑蔣氏子。上堂。舉三聖興化語畢。師豎拂子曰。圓峰。有時恁麼。穿却三聖鼻孔。有時不恁麼。換却興化眼睛。然雖如是。且道。為人底是。不為人底是。良久。起身曰。汝等切忌鑽龜打瓦。擲拂下座 頌觀星悟道曰。雪山行道日波波。抵死六年沒奈何。夜半當門星斗現。眼睛突出古山河 頌南泉三不是曰。乾坤萬里一條鐵。壓折虛空背出血。惱得金剛弩目瞋。山山桃李花狼藉(燕居申嗣)。

武岡雲山渾樸聖禪師

巴州趙氏子。參雲山申。每問必遭痛棒受罵。一日入室次。申曰。是非不得處。道將一句來。師曰。是非裏薦取。申便打。師忽悟。從前喫棒受罵。皆是徹骨相為。申往南嶽。埽讓祖塔。付師衣拂。囑令繼席 上堂。舉古人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舉拄杖曰。這個是物。作麼生轉。設若轉得。諸佛不為之先。眾生不為之後。然雖如是。雲山拄杖子。總不肯放過在。卓拄杖曰。為物轉也三十拄杖。不為物轉也三十拄杖。即同如來也三十拄杖。不同如來也三十拄杖。乃呵呵大笑。諸人畢竟作麼生會(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雲山勝力寺雲樹知禪師

貴筑李氏子。上堂。問見說和尚善講莊老。是否。師曰。阿誰向汝道。曰萬壽宮道士。師豎拂子示之。僧罔措。師曰。雲山祇這蒿枝拂。兩粵三湘知所稀。擲拂子。下座 僧參。師問。從甚處來。曰山下。師曰。路邊有個透心泉。上座覩見也無。曰久聞和尚有此一機。師良久曰。不審請師道。師曰。驢前馬後漢出去 三關頌曰。我手何似佛手。自拈自放自家醜。有時拿住萬年藤。劃斷西江水倒流 我脚何似驢脚。乾坤踏遍了南嶽。名兮利兮總忘懷。松下打眠伸又縮 人人有個生緣。鉢盂口弗向外圓。終年不蓋案頭上。養著瓊花香滿天(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桂山福慧院予璞符禪師

西蜀重慶魏安人。上堂。開無量口。伸廣長舌。桂山不會。舉歸宗拳。豎天龍指。桂山不會。雖然如是。且道。將何為人。良久曰。門前桃李紅間白。爍破都梁第一峰(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鳳凰山冰月鏡禪師

本郡吳氏子。開塔基上堂。劈破乾坤。掀翻海嶽。開猛虎穴。現浮屠於沙界。取毒龍珠。吐瑞光於中峰。正所謂犁圓未斷。曲木先生。然雖如是。還有一事奉告諸人。良久起身曰。饅頭鑷子。功莫浪施 上堂。一僧纔出。師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將謂後學初機。原來是一員作家。僧禮拜。師曰。鳳山今日失利。便下座 問進則破裂虛空。不進則鬼家活計。未審進則是。不進則是。師喚僧。僧近前便拜。師

拈拂子指曰。這露柱笑底。不是燈籠。僧無對。師曰。謾言上座。就是三頭六臂的。到來也無摸索處。僧又拜。師曰。禮多必詐。便打(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雲山別雲峰十虛竺禪師

僧問。如何是雲峰境。師曰。木頭鳥崖頭。窺著雲來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乾坤雙眼裏。日月寸心中。曰人境句。已蒙垂示。露柱適纔向和尚道甚麼。師曰。後園牛喫菜。僧擬進語。師曰。山僧今日摘茶忙。禮拜了退(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梅山聖林寺睦瞿固禪師

上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曰。梅坪山住。火種刀耕。曰這是住山句。為人句請師一接。師便打。曰學人有過。固不待言。和尚棒頭。今日為何正眼不具。師又打。曰某甲所參知識。婆心只是梅坪。師拈拂子指曰。者燈籠笑個甚麼。僧擬議。師擲拂子。便下座(燕居申嗣)。

湖南永之零陵縣石蓮山了拙圓禪師

新安人。因事上堂。巧可以容拙。曲可以藏直。雖然如是。也要剖析分明。方稱法器。良久。顧眾曰。正當恁麼時。殺活全彰一句。又作麼生道。是象是龍。不妨[跳-兆+孛]跳。盲龜跛鱉。那許顛狂。以拄杖一時打出。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拈起扇曰。者個是廣東蒲扇。曰某甲不會。師曰。向汝說是蒲扇。又道不會。便打(燕居申嗣)。

雲南石寶月幢了禪師

江津毛氏子。參昭覺醉。問甚處來。師曰黃檗。醉曰。何人同來。師曰。祇是某甲。醉開爐日。師問。爐鞴宏開。鉗錘大展。衲僧性命。盡在和尚手裏。醉曰。汝作性命會那。師便喝。醉便打。後住南明。上堂。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為佛事。且道。山僧這裏。以何為佛事。以拄杖畫圓相曰。見麼。卓拄杖曰。聞麼。既是聞見分明。畢竟是個甚麼。喝一喝。上堂。乾矢橛。麻三斤。透之無路。碍塞殺人。者裏一刀兩段。不枉來入我門。如其前念弗息。後念又生。作麼生勦絕。以拄杖畫一畫。下座(丈雪醉嗣)。

漢中靜明巖石聆禪師

忠州人。初參象崖珽。問世尊拈花。汝作麼生會。師曰。兩眼對兩眼。珽便喝。次參昭覺。醉舉大顛擯首座因緣。命眾下語。師與醉一掌。醉上下覷。師曰。這老漢啞却口那。便出。醉拽杖追至法堂。問曰。且道老僧上下覷。是甚麼意。師復打醉兩掌。醉便痛與一頓。後囑師繼席。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靜明則不然。若有人恁麼問。只向伊道。天王頭上寶花冠。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定當得。山僧拄杖子兩手分付。若猶未然。拄杖子。為眾通個消息。便擲下拄杖(丈雪醉嗣)。

滇水慈氏冤禪師

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老僧今日不曾過堂。僧惘然。師曰。脚跟下也不識。問甚麼生死(丈雪醉嗣)。

鼎州大龍天機舜禪師

黃安耿氏子。幼出家。看念佛的是誰。不省。有禪客言。天童單以棒喝接人。師腰包直上太白峰。入方丈。便問。本來面目。悟便打。師禮拜。悟劈脊一踢。一日師在途中擔沙。值悟至。師放下擔。便問。進前不得。退後不得時如何。悟劈頭一棒曰。正要你恁麼著力。師擔便行。後得法於梁山波。繼席大龍 上堂。佛佛授受。只貴正眼流通。祖祖傳持。唯提向上一路。若是賓主交參。照用互展。君臣道合。父子稱宗。總是閒家具。大龍這裏。無法可說。只得向諸人頂門上。轉大法輪去也。卓拄杖曰。鐵面無情赤骨力。分明直下大郎當(竹帆波嗣)。

澧州龍潭一念龍禪師

潭州黃氏子。初參萬峰明。纔禮拜。明便劈脊一踢。師曰。祇這是。別更有麼。明震威一喝。師作怖勢。便出。後參梁山波。曰。鵲噪鴉鳴無非這個。汝作麼生會。師曰。三十年前。還恁麼來。即今不然。波曰。不然且置。汝且將父母未生前面目。道一句來。師曰。嵐氣不離山寺北。浪聲常在海門東 上堂。龍潭怪道無底。蓄養金鱗赤尾。若要飛騰九霄。雷轟電掣風起(竹帆波嗣)。

鼎州中邑枕石徹禪師

亭州張氏子。投江陵龍湘。脫白受具。謁梁山波。入門便問。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是甚麼。波曰。問頭最親切。師曰。恁麼則隨某甲用去也。波便喝。師便出 上堂。舉前中邑洪恩。開法放戒。仰山受戒於此。後來謝戒。恩於禪床上。拍手曰。鳴[口*耶]鳴[口*耶]。仰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復向中心立。然後謝戒。恩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溪脫白。印子學來。恩曰。汝道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和尚甚麼處。得此三昧。恩曰。我從馬大師學來。亦無印子得脫。師曰。二大老。見處正大故。獨耀古騰今。新中邑。於此放戒。座下有氣宇如王者。不妨出來通個消息(竹帆波嗣)。

襄州洞山溢天海禪師

參崔峰正。便問。某甲久看萬法歸一。未曾觸發。乞師方便。正曰。象王鼻孔自撩天。師曰。只如此那。正便打。一日。正舉雲門問疎山法身話問師。師曰。法身既是周徧。疎山為甚道闍黎莫向淨瓶邊覓。當日某甲若在。踢倒便行。正曰。你踢倒淨瓶耶。踢倒法身耶。師曰。一任分板(蓮月正嗣)。

開縣臨江閣春巖容禪師

蜀北岳池氏子。祝髮受具。徧參諸方。後謁崔峰正。便問。南泉斬猫。是否。正曰是。師曰。和尚在甚麼處見。正曰。兩眼對兩眼。師曰。性命落在甚麼處。正卓拄杖。師曰。快還性命來。正便打。師作猫聲。便出 示眾。第一義諦。樵歌漁唱。如何若何。三十拄杖。喝一喝。下座(蓮月正嗣)。

萬州崇聖相融聖禪師

湖廣何氏子。初參雙桂明。曰你曾看楞嚴經麼。師曰看。明曰。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向者裏參得透。始好喫老僧痛棒。師誓不放參。一晚聞報鐘聲。有省。後謁新寧望 上堂。乾坤有多化育無始。若能於斯會得。非動非靜。不遷不變。直得風清月皎。水冷雲寒。絕見絕聞。不知不覺。然雖如是。猶有向上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事。良久曰。五九盡日即逢春。逢人不得恁麼舉(西瞿望嗣)。

黔陽勝覺密印傳禪師

安順人。初在辰州廣福山住菴。紫竹文。偶訪至此。師迎文禮足。舉問。趙州指栢樹。南泉指牡丹。未審和尚將甚麼為人。文便喝。師便倒地而臥。文喚沙彌扶起。沙彌至。師便起。遶文一匝而出。文為印證。後有人拈此因緣曰。無根樹子得活也。一僧曰。既是家裏人。便話家裏事(靈隱文嗣)。

鎮遠雲臺濟海舟禪師

初參迴龍文。問如何是祖師心印。文曰。千聖共傳無底鉢。師曰。猶是法身邊事。文曰。爾喚甚麼作法身。師便喝。文曰。爾這喝一喝。當得甚麼。師曰。恁麼則不勞三月安居。便乃大方獨步。文震威一喝。師曰。作家宗師。文曰。莫謗迴龍好 上堂。撥開向上一竅。歷代祖師不知。坐斷千聖頂[寧*頁]。恒沙衲子不會。恁麼說話。大似眼空四海。旁若無人。大眾。須知自己分上。有段光明。迴絕知見。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行。淨裸裸絕思惟。赤灑灑無回互。拈起時。萬法全彰。放下時。一塵不立。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有句非宗旨。無言是正僧(靈隱文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八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蜀川廣法無著岫禪師

據關示眾。入此門而無內。出此門而無外。既無內外。即今作麼。喝一喝曰。野水誰能渡。孤舟任縱橫 示眾。第一義元中元。電掣雷轟火裏蓮。塗毒一聲天地動。機前一鏃破三關(九昭朗嗣)。

南嶽蓮社古天性禪師

上堂。春風暖日初長。柳絮池塘細雨香。無心驚浪魚游樂。有意催人鳥語忙。好消息絕承當。西來祖意明明底。說著令人忖斷腸。上堂。舉翠巖示眾曰。一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且看翠巖眉毛在麼。師曰。蓮社一夏。與諸兄弟。或登南岳。或涉湘水。健坐倦眠。燒香掃地。一切尋常。不用開口。各自知時識節。但不知蓮社眉毛。還在眼上也無。具眼者檢點看。退院上堂。一筇春色來甘露。兩見池頭放白蓮。宿火有期煨紫芋。為人無力磨青磚。三生石在堪埋骨。萬里鵬程暫息肩。珍重山前諸長者。鉢盂唯記再來緣。拈拄杖。下座。即日命肩輿。退處衡州昌桂堂。唯命造龕。起止悉如常。至十月十六。忽索浴。浴出右脇而臥。中夜復坐。眾集榻前。師拈起拄杖。示眾曰。四十年中事。唯伊成獨醒。今宵歸去來。明月上松頂。擲拄杖竟趨寂。時弟子佛緣等在側。撫師臂曰。昌桂和尚。因開峰結制未回。願和尚少留三日。勿負前約可也。師微笑肯首。開目宴坐。更不受食。十九日昌桂歸。師仍於中夜。趺坐長逝。實康熙癸丑十月十九之月正中天也。師庚戌冬。於昌桂度歲。除夜茶次。嘗向昌桂。笑而語曰。他日我死。願得吾兄下一炬火。昌桂應聲舉手曰。古兄照顧眉毛。坐客撫几大笑。迄今三載。故師之辭蓮社來太平。與夫臨末梢頭之既去而復留。皆踐一戲笑言也。師生於明崇禎甲戌。年方登四十云(密行忍嗣)。

雒源中興嗣燈胤禪師

金川劉氏子。薙染于燕居和尚。依止雙桂破老人有年。開峰密行和尚嗣也。行過金川時。四眾請就興國說法。燈于言下。徹法源底。行乃說偈印之。住雒源中興禪院結制。玄工王居士請上堂。問達磨面壁。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曰。別則不同。同則不別。進云。武帝聖明。因甚不契厥旨。師曰。為你道聽途說。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曰。瞎漢寐語作麼。僧擬議。師連棒打出。乃曰。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若明今日事。不昧本來人。大眾既明今日事。如何是汝等本來人。不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麼。即是今日玄工居士。父母未生前本命元辰。若也會得。則會人人自己本命元辰。會得人人本命元辰。則會達磨面壁。與中興今日陞座。別則不同。同則不別之旨。驀一喝。一喝時。一僧驚倒。師曰。俊哉衲僧。一撥便轉。下座(密行忍嗣)。

南楚衡嶽畫先一禪師

頌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曰。本是一條平坦路。等閒行去便崎嶇。何如歸隱千峰外。臥看雙輪轉太虛。頌即心即佛曰。口唇兩片皮。牙齒一具骨。江西馬簸箕。放出遼天鶻。頌百丈再參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耳聾吐舌。老婢見奴。謂是江西宗風。不知千差萬錯。頌凌行婆訪浮杯話。頌曰。把髻投衙。自取冤家。南泉趙州。荷柁帶枷(密行忍嗣)。

開州輔德石琴聞禪師

蜀鄰邑人。舞勺之年辭親。學道於銅梁東山脫白。得法燕居申。住開州輔德。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北海鄉書消息斷。南山春日雨花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夕陽西下山光澹。馬首東來詩興濃。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魂消崖島孤幢覆。腸斷關山匹馬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歌館樓中客未散。長干道上月來初。乃曰。揚眉即去。拂袖猶遲。瞬目而行。人境俱奪。若在衲僧分中。略較些子。若是衲僧向上事。顧左右曰。參(燕居申嗣)。

嘉定龍驤破峰重禪師

南充岳氏子。進士孟龍之孫。徧參歸來。見慧覺衣。而印證焉。上堂。釋迦不說說。毗嵐猛風吹海嶽。迦葉不聞聞。青山只得碾為塵。留下一轉語。舌頭在口裏。上堂。大道坦平。無起無倒。真機演唱。何解何結。上堂。點然據座。忽高聲曰。大眾不得妄生穿鑿。劈口掌曰。口是禍門。下座(慧覺衣嗣)。

渝州香國佛語御禪師

嘉州范氏子。十歲禮慧覺衣脫白。因觀死屍有省。凡應對機辯峻捷。巾瓶左右。無有情容。嘗示禪人偈曰。分明句子不誦訛。鼻直眉橫幾錯過。只為現成難辯別。千山萬水走禪和。咏梅花曰。冰肌雪骨久懷丹。吐出令人仔細看。本色不從桃杏借。一簾星燦玉闌干。以輔弼叢林為任。定省侍師為心。康熙癸丑秋。慧覺衣坐化。遂哀毀骨立。食息如癡。是年佛成道日。示微恙。不欲服藥。越七日。辭眾囑累畢。亭午瞑目而逝(慧覺衣嗣)。

巴縣三峰半水元禪師

上堂。豎拄杖曰。七尺烏藤繫鼻蛇。能翔宇宙瑞三巴。迢迢穿市人難見。檢點將來未到家。攏下拄杖。喝一喝。上堂。發元結制。此心良三七。長連九定香。坐到晨朝並午夜。等閒無事可商量(大吼傳嗣)。

重慶華巖還初佛禪師

佛誕上堂。世尊鑿開混沌。雲門鍊石補天。雖無毫髮滲漏。猶有經緯機權。彼此汗馬功高即不無。還見太平麼。且喜今朝無事(聖可玉嗣)。

重慶華巖南芝靜禪師

小參。平白地上。拈起一絲頭。為甚盡大地人。亡鋒結舌。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還委悉麼。大如芥子。細若須彌。軟如鐵。硬似泥。不離四威儀中。惜乎人不識(聖可玉嗣)。

漢州龍興子鐘洪禪師

上堂。丹霞燒木佛。只為冷入骨。院主墮鬚眉。病因一念屈。正當移宮換位。寒氣交加。在衲僧分上。又且如何。良久喝一喝曰。鈎在不疑之地(聖可玉嗣)。

瀘州來鳳法空證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明頭合暗頭合。四方八面任作略。日面佛月面佛。喜怒哀樂是何物。世間多少守株人。盡在中途而退屈(聖可玉嗣)。

渝城慈雲价南僊禪師

頌世尊初生曰。指天指地欲何圖。傍若無人膽氣麤。將謂鬚鬚天下赤。誰知更有赤鬚鬚 頌世尊陞座曰。上座應知下座來。元無造作巧安排。就中耐耐文殊老。百萬人天被活埋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三喚三呼應了休。陸行車馬水行舟。負吾負汝揚家醜。也是憐兒不覺羞 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曰。花谿雨後苔流滑。喜鵲聲餘午夢清。四顧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峰青(聖可玉嗣)。

漢州孝泉不惑興禪師

營山王氏子。值蜀亂出楚。薙染於香巖宕山遠座下。參聖可玉。言下獲益。尋常當機不讓。一日玉問。胡言漢語。拈置一邊。父母未生前。道一句子。師便掌。玉曰。太麤生。師又掌。玉休去。後印以偈曰。木樨中毒堯都發。面上而今猶五痕。含恨十年心未已。冤冤只報有讐人。還蜀住漢州之孝泉。上堂。僧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眼橫鼻直。曰死了燒了。面目何在。師便打。曰還許學人別通消息也無。師又打曰。綠楊芳艸地。散步任優游。顧眾曰。會麼。其或不。今日定要與諸人別通消息。拽拄杖下座。歸方丈。端坐而逝。眾齋不見師出。入室撼之。已寂。一眾方知今日定要別通消息之語。塲於本山(聖可玉嗣)。

重慶圓通惟識典禪師

頌世尊初生曰。指天指地起干戈。好尚貪高人幾多。縱有超羣越格者。惡人自有惡人磨 頌女子入定曰。空谷傳聲。虛堂習聽。信之則有。叩之則應。看他大力人。弗假將軍令 頌婆子燒庵曰。者老婆。多捏怪。伶俐衲僧。未放你在。把火燒庵徒自肥。至今惹下驢年債(聖可玉嗣)。

溧陽崇隆碧露夢禪師

解制上堂。雪壓松梢靜。霜嚴老樹寒。白雲有意常封鎖。幽鳥無心以度關。長安大道。鐵蛇橫攔。去去終難去。還還不易還。以拂子打圓相。于中劃破曰。諸禪客仔細參。草屨終被脚頭瞞(聖可玉嗣)。

提刑高翥映居士

初到華巖。茶次問。古人道。如人在樹。手不攀枝。足不踏枝。口銜樹枝。若問祖師西來意。答則失命。不答違問。如何。玉以手指自己茶鍾了。又指土鍾。士曰。和尚以手為舌。玉曰。居士以何為舌。士曰。以舌為舌。玉曰。非居士。不能放身捨

命。士曰。無身命可捨。玉曰。老僧一時眼花。士曰瞎。師曰瞎瞎。士曰。如此則成戲論歟。玉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士曰。某猶日用不知。乃設禮。後士又同玉。與屠居士遊溫泉。士將浴。喫餅次。屠曰。大家來喫湯餅會。士曰。此處可名洗兒泉。玉曰。九龍吐水也未。士曰。憾不自脇間出也。玉提起穗珠作痛聲。屠曰。此老倒會捏怪。玉曰。入水求人兩意符。九龍吐水沐金軀。毋云不自脇間出。痛徹山僧一串珠。後授士硯并偈曰。御賜元章一石頭。留傳到我似虛舟。浴雲谿畔拈將出。點化魚龍天際儔(聖可玉嗣)。

會川迎恩湛一清禪師

蜀南永寧王氏子。入滇住會川迎恩。上堂。諸方結制安禪。迎恩陞堂戲舞。驚起四海獐龍。撲落九天鳳翥。三乘拱手。十地擎拳。萬象森羅。揚眉吐氣。周天星斗。燦爛光輝。微塵國土。東湧西沒。蜩飛蛸動。各揮本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卓拄杖曰。會麼。今日也是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正恁麼時祝聖開爐一句。作麼生道。野士無將酬帝德。須彌聊作一莖香(體宗寧嗣)。

遵義松丘藏天源禪師

示眾。參禪要猛烈。不悟不休歇。打起好精神。莫錯過時節。下箇死心腸。豈拘在年月。立得脚跟穩。始不被人惑。甘盡苦中苦。關頭能打徹。古人曾與麼。吾常于此切。作箇出羣人。行履須迥別。尅期能取證。當下便超越。山頂鼓波瀾。海底立枯竭。彌勒釋迦來。亡唇而結舌。三千陳葛藤。窠臼都剿絕。更擬問如何。白棒薰頭楔(兩生從嗣)。

雙桂首一懷禪師

上堂。有懸河口。方吹無孔笛。用肘後符。始登獅子座。正令行時。是佛是祖齊乞命。真機演處。若凡若聖悉皆融。聖箭透九重。霜染蘆花渾一色。劍氣肅梧葉。簷前砧杵擣千峰。是物含玉露。何處不金風。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諸人還識常住真心麼。良久曰。知音不用頻頻。達者應教暗裏從。中秋晚參。諸佛窠臼。列祖關鍵。十五日已前。盡為諸人滿眼滿耳註破了也。燈燈相繼續。到彌勒下生。未來底猶在。十五日已後。正當十五日。入簾山色雲隔斷。到耳簷聲滴桂華。大家坐却中秋月。免得眼中又著沙。問如何是祖師關。師曰。乞兒手內破提籃。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木人腦後使金鞭(雲嶠水嗣)。

銅仁香山聖符越禪師

上堂。頂[寧*頁]一著。耀古騰今。腦後圓光。千差照徹。若是通方之士。直向威音那畔。掀翻窠臼。豈在今時門頭。踢倒從前。拍禪床曰。男兒自有冲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敏樹相嗣)。

靖州嵩雲自徹琛禪師

小參。禪不假參。施用現成。道不假學。本自圓明。須是恁麼人。方說恁麼話。未到恁麼時。必須要大歇。諸昆仲。還知大歇底消息麼。良久曰。挨到水窮山盡處。回頭撞著本爺娘(澹竹密嗣)。

雲南開化吉祥恒秀林禪師

上堂。問臨濟在黃檗。三度問佛法大意。因甚三度被打。師便打。曰在黃檗下喫苦。為甚向大愚處拔本。師連打退。乃曰。要明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須解恁麼事。便乃拳踢相應。唱拍相隨。雖然如是。要見二老則易。要見吉祥則難。何故。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解制上堂。二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雕。二僧齊歸位。師曰。死的死。活的活。乃曰。山僧去冬此日。有一則急要事。在諸公分上。諸公還知麼。若也得知。許你放膽摘楊花。脫或未然。出門便是草。上堂。上苑春花取次開。庭前燕子語喞喞。箇中會得真消息。何必胡僧特地來。問。學人皂白不分。乞師方便。師曰。你眼在甚麼處。僧無對。師便打退。問。世智辯聰。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師便打。曰瞪目不見邊際。師曰。苦。頌世尊初生日。天上人間誰似君。放開圭角便稱尊。雖然萬古無倫匹。幾箇知恩解報恩。頌世尊拈花曰。瞿曇纔露鋒銚。迦葉眼中著楔。疑殺百萬人天。個個證龜成鼈(雲幻宸嗣)。

澧州洛浦[日/永]庵長禪師

上堂。有說不如不說。不說不如無說。何也。五更侵蚤起。誰家竈裏不生烟。上堂。年年此日慶瞿曇。一狗齧形眾狗讒。景仰遺風風不墜。借他櫓棹順揚帆(蓮月正嗣)。

荊州金菴園密印見禪師

常德王氏子。佛誕上堂。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言不該典。攪亂乾坤。韶陽一棒。口是禍門。末後拈花。殃及兒孫。千百世下。誰是知恩。良久顧眾曰。驀頭一杓非為屈。水有源兮木有根(蓮月正嗣)。

楚南芙蓉百凝一禪師

中秋示眾。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橋柱洗澡。致令後人。認著個圓陀陀光燦燦的。以為極則。而殊不知無體性。趣向則乖。總饒拂盡青霄。猶是法身大病。山僧今晚不費纖毫氣力。普使諸人。常光現前。畢竟具何三昧。以拂子畫○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復舉馬祖玩月話畢。師曰。可惜一個清淨圓滿皎潔無瑕的月輪。被他馬家父子。說黃道白。塗污極矣。眾中還有為他作主的。出來道看。良久無人出。驀以拂子指曰。嚮。眾翹首。師曰。且喜沒交涉。擲下拂子。小參。山高須到頂。水深必探底。諸仁者。各有各肩有臂有力。因甚不直下討個落處去。卓拄杖曰。自是欲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

誰爭(慧覺衣嗣)。

華嚴不厭樂禪師

印江楊氏子。上堂。問世尊初生即不問。如何是未生前。師曰。雲籠古木。曰如何是已生後。師曰。雪滿寒巖。乃曰。大道在目前。人是人。境是境。惟心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爐焚柏子依依香。霧靄猊臺。燭點油龍。皎皎神光侵垢面。還委悉麼。咄 上堂。展兩手曰。大開方便門。通十方無二路。復叉手曰。牢關緊閉。納四海成一家。只如不開不閉。又且如何。撒手曰。荷葉團團團自鏡。菱角尖尖尖似錐(聖可玉嗣)。

指雲光孝禪師

新津黎氏子。示眾。舉德山托鉢話。師曰。拶破虛空枯木花。作者相逢兩會家。雖然各具頂門眼。玉本無瑕却有瑕(聖可玉嗣)。

西蜀文殊慈毒存禪師

上堂。這一片田地。從來淨潔。不許人屙。驀擗口兩下云。無端無端 小參。冬寒夏熱。陰長陽除。聖凡非二。物我一如。展手曰。這箇是我。指竹篋曰。這箇是物。顧左右曰。如何得一如去。眾擬語。師拈竹篋。作舞歸方丈 小參。有一物。上同天。下同地。明同日。黑同漆。不在動用中。動用中收得。功在甚麼處。眾罔然。師震威喝曰。兩彩一賽 示眾。祇期緘默消殘夏。孰料猶來簸口唇。作賊心虛休議論。眠毛且道幾莖存 晚參。活煮冰花玉汁清。香旋綠霧照筵明。等閒不滴如沾著。釀就泥犁萬劫深。咄。禍福俱從口生 晚參。觀音貢峽口甘泉。普賢晉蒙頭錯落。慚愧文殊無口。總不消得。驀擗曰。這莫是驢鞍橋麼。復擗曰。莫莫莫(聖可玉嗣)。

錦宮文殊井觀道登禪師

蜀墊江倪氏子。參遍諸方。向蒼松鶴處印可。六住名藍。開法二十餘稔。痛時風不古。遂隱錦宮文殊。將生平言句。盡付煨燼。慈毒存。竊記其十二時歌云。雞鳴丑。真機密密翻筋斗。一點明星漏室來。涼風潑我娘生肘。老禪和無何有。起來禮誦還依舊。老鼠不來偷我油。米筐猶聞聲打鬪。平旦寅。不燒香去占虛名。禪床靜坐勞筋骨。且下經行走一巡。休擬議勿追尋。一念無為百不生。了了了時無可了。真真真處絕非真。日出卯。打開門戶光皎皎。青山依舊不曾移。室內無塵奚用掃。剔明燈穿破襖。拂拂清風誰覺曉。鵲噪鴉鳴動我機。分明原是自家寶。食時辰。火板聲聲報眾聞。藿飯黎羹百味足。淡茶苦菜一腔清。喫却了自家評。摘葉尋枝我不能。鉢底明珠光燦燦。口中三昧嚙津津。禺中巳。妙用縱橫無忌諱。眼裏不栽。荊棘花。脚下何嘗有關係。道不修禪不識。胸中唯覺虛明地。等閒拈起七斤衫。直使人人全體會。日南午。隨分隨緣只麼度。心地不容正覺生。口中且喫油鹽醋。箇東西唯自悟。酸甜苦辣皆圓具。西天東土總皆然。有甚男兒沒去處。日昃未。光陰漸漸衰將去。我儂到此自承

當。會得來時還不是。自修持自評治。箇事原來非容易。但使身心寬覺空。一超直入如來地。晡時申。天地為欄一體平。獨有草庵分寂寞。且無俗客到山門。風無動雨無驚。此事人人本現成。狼藉一腔唯自得。殷勤馴伏趙州賓。日入酉。羣靈不動山河走。清機一點少人知。八萬門頭自衛守。莫沉空休抱有。性天明月光已久。堂堂箇事沒遮攔。覺得來時不啣[口*留]。黃昏戌。黑地穿鍼沒照顧。分明一箇好機關。密密綿綿筍不入。風一竈月一窟。瀟瀟灑灑無回互。獨脫無依到上方。放出摩尼光閃露。人定亥。一輪明月無邊界。宇宙山河凍底穿。世出世間無罣礙。者些兒沒依賴。養就銀缸冰一塊。沉沉寂寂就中懸。冷冷清清常自在。半夜子。靜聽松風說道理。泥半吼處碧天寒。木馬嘶時波浪起。起無起止無止。蟪蛄吸乾滄海水。我儂有首偈初歌。試聽囉囉哩哩。師於己未冬辭世。偈曰。吾年六十。度生已畢。打翻觔斗。佛祖不識(蒼松鶴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荊門圭山五眼毓禪師

禮三際通薙染。一日通指菊花。示之曰。黃花有意通消息。祇許禪人獨自觀。師有省。依通十載。咨決心要。通一日問。如何是法身句。師曰。白馬將軍跨。通曰。如何是法身向上句。師曰。雪山擎玉柱。即呈偈曰。雪山擎玉柱。錦水泛清灘。白馬將軍跨。當陽破祖關。通為印證 上堂。經寒雪嶺已多年。靚著明星似眼穿。東土西天今古煥。皆提拄杖現家傳。靈山拈花。也是這個。少林面壁。也是這個。天下老和尚。接物利生。總不出這個。若也會得。許汝等共相提持。其或未然。山僧與汝等。通個消息。擲拄杖曰。劫火洞然猶不壞。巍巍獨露太虛前(三際通嗣)。

益州紫谿古高源禪師

宜都舒氏子。年二十。禮三際通薙染。執侍巾瓶。有省。通問。臨濟在黃檗得力。在大愚得力。師曰。借屍還魂。通頷之。一日室中問。如何是陝府鐵牛。通打曰。者畜生。師作牛鳴而出(三際通嗣)。

陝西寧夏海寶林我鑑禪師

川北閬州侯氏子。上堂。初冬草木色離披。梧葉追風落向西。雖是上方霜令逼。笑看冰雪浸僧衣。若也會得。何勞再話重關。其或未然。未到盡驚山險峻。行來方識路高低。上堂。桃顏舒暢。朝昏嘯月吟風。柳眼新瞳。勘念去途過客。致使園林池沼。居然共演無生。行脚高流。驀地禪關直透。豎拂子曰是即是。猶未踏著向上一竅在。擲拂子。下座。除夕小參。月盡三冬。歲窮五九。公案現成。戊亥子丑。東村燒錢。西舍奠酒。林下衲僧。本無新舊。大眾且道。事合作麼生良久曰。辭年柳戴千枝翠。迎歲梅簪一樹花。康熙己未。從河西歸西安。住大興善寺。二月初六日未時。禮佛畢。忽然索紙。書偈曰。登山足疾忽為魔。必欲登山可奈何。此去直將空四大。笑看白骨起成痾。歸方丈。侍僧問其意如何。師笑而不答。端坐而逝。茶毗火光熾空。舍利無數。世壽六十八。僧臘四十八(易菴師嗣)。

宕水聞心敞禪師

宕水羅氏子。參開山國。問如何修道。師曰。道本圓明。不屬修證。國曰。既不屬修證。道從何立。師曰。立即非道。國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事即不似。國曰。你為甚麼隨波逐浪。師曰。久已風恬浪淨。國乃印證。上堂。策杖騰騰識故鄉。風塵滿面慣經常。歸家一句全拋露。覲體明明絕覆藏。所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只因不了。諸聖出來。廣開方便。無一處無一時。不與揭露當陽。若是個英靈漢子。直向千聖未出世以前。一坐坐斷。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乃震威一喝曰。盡山河大地。情與無情。被山僧一喝。百雜碎了也。何故。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快雪國嗣)。

果州卓存來禪師

南部孫氏子。徧參諸方。後依本源液。一日見壁上畫之無二字。有省。上堂。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畢。師曰。國師婆心太切。落七落八。侍者大難承當。承言者喪。殊不照顧旁觀者哂。何以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本源液嗣)。

果州報恩西履祖禪師

出州韓氏子。上堂。天上鳶飛。水底魚躍。覲面相逢。築著磕著。且道如何龜毛兔角。問。不出不入一著子。合付阿誰。師曰。切忌承當。曰恁麼則某甲退身有分。師曰。逢人切莫恁麼舉(本源液嗣)。

烏龍龍泉冰源亮禪師

南浦魏氏子。首參萬峰明於雙桂。有省。迨明辭世。師禮塔曰。某甲今日來遲。時雲嶠水。在旁曰。禮拜久矣。師曰。和尚智鑑分明。是賊識賊。遂出受衣拂。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因緣畢。師曰。瞿曇自起自倒。文殊起模畫樣。說甚麼法王法如是。總之儻侗不像。山僧重關龍泉。緇素敦請說法。設有人致問。便曰。未上座時

。勘破了也。至今瓦解冰消(雲嶠水嗣)。

古閩峩雪慧禪師

上堂。平田淺草。種月扶犁。野岸橫橋。量水打碓。頭頭合用。物物全彰。古佛家風。是閒破具。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撒沙拋土。大似不識好惡。然有一樁大事。且要諸人擔荷。且道是甚麼事。遂舉袈裟角曰。一絲纔挂體。越格自風流(嘯宗密嗣)。

福清黃檗慧門沛禪師

同安康氏子。幼奇穎。雖習舉業。恒有出塵之志。年十七應。郡試過。南康報親寺覲。寺額欣然曰。世出世法。無非報親。何必世榮乎。遂投禮時明得度。雪峰彌於法屬。每激發。以出家須明心要。師信受服膺。勤於參究。一日病中。聞僧舉三不是語有省。往質彌。彌曰。此非汝放身命處。又明年隨落髮。詣黃檗琦。受具戒。琦曰。來自何方。師曰。泉州報親。曰。欲為何事。曰欲求佛法。曰我這裏一法也無。師曰。正好著力。琦默噤之。一日問。南泉斬猫話。聲未絕。被琦一踏踏倒。直得前後際斷。礙膺之物。一時冰釋。大笑趨出。琦命堂中領眾。師辭以福薄。願擔飯供眾。時值嚴冬。芒履踏雪中。足皆龜裂。不覺厭苦。琦應長樂之龍泉。遂安西堂。解制辭還溫陵。居誌公洞二載。值時艱。益自韜晦。或炊爨不給恬如也。琦召師。住師子巖。居八載。不事外緣。琦應扶桑請。舉師繼席。而記荊焉。上堂。一春到來。燒痕轉綠。萬木萌芽。風和日旭。突出達磨眼睛。豁開波斯鼻孔。祇皆本有風光。弗從別處流露。諸兄弟。還知這個時節麼。若知。不離于座。現諸威儀。不起片念。坐斷須彌。一機通。千機萬機圓活。一處明。千處萬處耿潔。優游行住白雲中。遙聽前山噪百舌。且道是何腔調。喝一喝。上堂。潺湲溪畔。冰珠點綴。峭壁峰前。霜花錯落。時節推移。陽昇陰伏。片念未生前。全機顯露。毫端闡演處。法法施呈。不勞雕琢。本體現成。靜猶止水。動若行雲。束虛空為一棒。棒他不著。集諸音為一喝。喝他不及。把住也。千山寒色。放開也。八面玲瓏。且道放開好把住好。根塵迴脫渾無物。舒卷臨時總自由。時閩海多警。常住寥落。師率眾躬耕。勉衲子以為道忘軀。提持向上一著。深錐痛拶。故學者咸思自奮。忘其苦澹。沾法乳者。率多高明之士。甲辰。省覲受業於圭峰。檀越周樸園銓部。懇留住持。師雖勉應。已澹世緣。凡上堂小參。皆謝絕。九月中示疾。眾為延醫診視。師終却之。大眾詣榻前求開示。師便掌曰。是開示。不是開示。一僧曰。末後句響。師舉筆疾書曰。末後句。無可說。誰是知音。清風明月。命侍者取湯。沐浴剷髮。跏趺而逝。時康熙甲辰十月初六日也。世壽五十。僧臘三十。窆全身于黃檗之左麓(隱元琦嗣)。

福州黃檗虛白願禪師

參徑山容。問水既無筋。因甚長流不斷。師曰。只為源頭有據。問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甚處收取綫索。師曰。抽牽全在裏頭人。問鵬搏峰。與晏坐峰相交。且

道說個甚麼。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師曰。只好聞名。不可見面。問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師曰。沒面目漢。後謁黃檗琦。機契室中。命師繼席 上堂。法昌搬羅漢圍爐。人貧智短。靈雲見桃花悟道。馬瘦毛長。雖然各見一邊。未免互相鈍置。山僧今日開爐。不用如何若何。只要諸人著些精彩。稍涉遲疑。灼破面門。頭顱粉碎。祇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劔去久矣。方乃刻舟。又作麼生。不為於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仔細摸索看。忽然摸著鼻孔。便知道不遠人。喝一喝 問。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且道如何是真月。師以拂子打圓相示之。日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曰。明日來。向你道。僧拂袖而出。師曰。看脚下 頌經首[米-木+八]字曰。阿誰策起兩莖眉。斜插當陽古石碑。以字不成八不是。管教千眼莫能窺(隱元琦嗣)。

雪峰聖壽即非一禪師

示眾。舉世尊拈花。頌曰。大小瞿曇不奈何。花枝拈起當風播。一場敗闕少人知。獨被飲光親笑破(隱元琦嗣)。

福建慶城草菴現禪師

上堂。說佛說法。昨已無端問主問賓。翻成鈍置。若一向舉揚宗乘。未免法堂前草深。古人到這裏。事不獲已。曲為今時。垂半偈一言。或拈槌豎拂。或鞞毬打鼓。架箭擎叉。或終日閉門。長年面壁。單提直指。大用全機。檢點將來。總屬建化門中事。畢竟宗乘如何舉揚。驀豎拄杖曰。誰敢問著。問著便打折汝腰 上堂。石霜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雲峰道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二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遊戲去。刀山劔樹劈腹剖心。爐炭鑊湯皮開肉爛去。雲峰與麼道。可謂千江有水千江月。石霜與麼道。依然萬里無雲萬里天。仔細檢點將來。一人大似死了不得活。一人大似活了不得死。山僧這裏。不管你休不休歇不歇。饑即喫飯去。倦即安眠去。熱則乘涼去。寒即向火去。若向這裏會。却便會得古人見處。古人見處即且置。慶城見處作麼生。良久曰。莫將容易會。便作等閒看 上堂。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釋迦老子太無端。四十九年已漏洩。那堪達磨又西來。直指人心成迂曲。從茲五位設君臣。九十七種呈醜拙。鑑咦遂成一字關。心識打作兩個橛。縱饒七事漫隨身。未免于今成途轍。祖宗田地任分爭。直得七花兼八裂。舉今舉古鑱中泥。說妙說元眼裏屑。或時瞬目或揚眉。或豎一拳垂一足。激揚宗旨立化門。競把烏龜證作鱉。若人于此便承當。敢保斯人猶未徹。我今以楔而出楔。且道是說是不說。若道是說。說甚麼。若道不說。說不輟。說與不說且置。敢問現前大眾。即今還有心也無。汝若無心我也休。休笑山僧太饒舌(亘信彌嗣)。

泉州雪峰如幻弘禪師

惠安劉氏子。幼補邑庠。卓有文譽。年二十七。身嬰劇疾。因讀維摩經。發心出俗。後于惠邑道中。遇黃檗彌。言下錐筍。頓起疑情。力事參究。依彌十有餘載。深入堂奧。一日彌問。簷前雨滴聲。點點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落在鼻孔裏。彌頷之。命居西堂 頌殃窟產難因緣曰。為郎憔悴却羞郎。萬轉千回懶下床。佳信忽傳消舊恨。朝來對鏡理紅妝 頌馬祖翫月因緣曰。好鳥雙棲占一枝。高飛健翮獨稱奇。若教言下分斤兩。笑殺江西馬簸箕 頌城東老母因緣曰。生平不喜佛陀耶。阿母風流出當家。十指縫間無避處。看來猶是眼中花 晚年。退居山麓高岡惠泉側。預誠逝期。而寂(巨信彌嗣)。

北京海會明覺愍璞聰禪師

南閩邵武連氏子。其母庭前夜坐。見星入懷感孕。後紅光蓋室。師生焉。年十五。出家天王寺。二十五歲。耻州縣庸碌僧不足尚。慨然動參學之念。由是詣南海普陀。圓具足戒。入武林瓶窑。見永覺賢。教從萬法歸一做工夫。迄一年。如蚊子咬鐵牛。直無下嘴處。次參東山爾密腹。驀然有省。晚詣方丈。白其所得。腹頷之。上天台。與通玄奇老人問答投機。命職維那。因飯中咬著沙。頓徹洞山雪峰淘米公案。其膺頓釋。作偈呈方丈。奇深肯之。繼謁百癡元于長慶。受記荊焉。時順治戊子夏也。出住臨安錦山。錢塘廣福。嗣因門人化被金臺。都紳士削牘。請師住南海會寺。師之名。傳聞。

帝庭矣。丁酉秋。

世祖章皇帝 駕幸海會。方丈賜坐。問佛法公案。應機甚契。被。

旨。命入萬善殿結制。特 賜紫衣銀印勅書。加明覺禪師之號。己亥冬。

詔命愍忠寺結制。庚子秋。疏請歸南。八月奉。

俞旨辭行。辛丑入閩。邵武郡侯紳矜等。請住安國 上堂。舉起拄杖曰。縵天布網。欲羅冲漢金鵬。以拄杖作釣勢曰。四海垂鈎。意圖揚波錦鯉。所以知識唱導。意不在言。豎拂敲床。提持闔外。德山見僧便棒。掀翻靈蛇舊宅。臨濟見僧便喝。震碎鬼窟黑山。假使言前薦得。猶是認影迷頭。句下翻身。早涉程途萬里。更於參究。大似丙丁求火。直下承當。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萬善恁麼道。莫謂壓良為賤。只解把住。不解放行。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或有英靈子道。上上機人來。和尚作麼勘驗。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下座 上堂。天寒地凍。衲子寒毛卓豎。暖室商量。便落無記磕睡。所以雪竇道。藤蘿松下。塊石枕頭。這般漢正好喚起來。頂[寧*頁]三千。腦後八百。敵生死軍之甲冑。戰煩惱陣之戈矛。若是皮下有血者。聊聞舉著。通身汗下。慶快無疑。於此穩坐神靈之臺。秘密之府。如[感*鳥][感*鳥]獨守空流相似。山僧撥轉船頭。別棹烟波去也。驀豎拄杖曰。木上座。適纔遊遍

恒河沙國土。上至三十三天。下至水輪空際。一念回頭。坐在諸人眉睫上。揚聲大叫曰。南瞻部洲人失火。帶累東勝神洲人奔馳。甚生怖畏。幸遇文殊菩薩曰。汝等俱是癡眾生。何必生大恐怖叫喚馳走。但能息心妄想。三毒業火。自然頓滅。便乃合掌曰。我等獲遇佛乘。指我入解脫之門。甚生難遭之想。從今已後。永不退屈也。遂卓拄杖曰。木上座。與爾作證明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林中鳥語新。野徑人踪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落花流水去。漁父拾將來。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目前無闍黎。座上無老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雲何處去。明月落誰家 師住安國六載。修葺頹廢一新。丙午臘月八日。戒期圓滿集。大眾付遺囑。散衣鉢。十三日午時。索筆書偈曰。今年五十七。捏碎娘生鼻。一生受用中。無得亦無失。昨夜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咦。真消息。今朝西廊打倒東廊壁。收拾傀儡歸去來。莫教特地成狼藉。放筆右脇而逝。世壽五十七。僧臘三十九。塔于本山寺右。語錄十六卷。行世(百癡元嗣)。

興化府獅山西明蓮峰素禪師

莆田柯氏子。童稚時。見山水。便發出塵之想。二十七歲。投國權。禮逸叟脫白。嘗閱雪峰錄。看到投子指一片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參究半載。疑情不破。上曹山。問寶華忍。忍拈棒。師一觸有省。後參金粟元於建州百山。鍼芥相合。受記荊焉 住後上堂。大道直如弦。大機疾如箭。不動一毫端。千化與萬變。本無利鈍人。祇要當機薦。杲日懸空。薰風撲面。程路迢迢。不隔條線。枝頭鳥語兩三聲。錯落飛花紅片片 佛誕上堂。生本無生無不生。指天指地最分明。藍園一段風流事。要假兒孫脚下行。豎拂子曰。釋迦生也。大眾還見麼。擲拂下座 上堂。有一人。日餐萬物不道飽。有一人。從古至今。不喫一物。不道饑。這二人。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中秋上堂。松風清山澗冽。八月秋何處熱。天熱有時涼。人熱無間歇。欲間歇。回頭須見靈山月。這片月。也不圓也不缺。亘古亘今照世間。不待今宵始皎潔。遂顧視左右曰。汝等諸人還見麼。眾皆罔措。師下座。一時打散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官不容鍼。曰罔明是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私通車馬。曰文殊與罔明。得失在何處。師打曰。汝試指出看。僧擬議。師便喝 老僧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且道見個甚麼。師向鼻孔一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八十年來空白首 問。萬念方興。念從何起。師曰。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曰一念未起。念從何止。師曰。無處摸索 問。猛虎不食其子。因甚蜻蜓自咬尾巴。師曰。求人不如求己(百癡元嗣)。

浦城就山古門真禪師

潮陽潘氏子。年十九。投大草菴為僧。初參黃檗琦。示以倒却門前剎竿話。久無入處。一日入方丈。求開示。琦豎拳曰。會麼。師曰不會。琦便掌。師作禮。琦曰。

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師罔措。明年回漳州岱山寺。一晚與同參。在山門外。師舉倒却門前刹竿。聲未絕。同參將師劈面一掌。遂有省。後依金粟元。一晚元下堂勘驗。問曰。好一堂古佛。為甚麼不見放光。師便一喝。當下通身慶快。遂成偈曰。[口@力]地一聲元有據。廓然脫落了無依。眼空四海明端的。者段風光只自知。師後主馬峰薦福善政諸刹。有各會語錄。行世(百癡元嗣)。

興化府曹山萬壽千指光禪師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東邊師僧。僧舉首。復以拄杖卓一下。召西邊師僧。僧舉首。乃擲下拄杖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喝一喝曰。元來只在這裏。又曰。這裏是個甚麼。趙州栢樹子。楊岐三脚驢。復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一塵入正受。塵塵三昧起。乃擊拂子一下曰。者個是一塵。喚甚麼作正受。又擊一下曰。者個是正受。喚甚麼作一塵。會麼。不是心佛不是物。禪板蒲團齊[跳-兆+孛]跳。乃喝一喝曰。若不喝住。幾乎撞翻三世諸佛。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是何物見不見。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上堂。一理足萬事周。一塵起大地收。喝一喝曰。若明得者一喝。盡大地皎皎然。更無一物為障為礙。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復喝一喝。上堂。桃花紅李花白。正是春風二月節。有來由沒端的。新羅國裏火星飛。元來是北俱蘆洲打生鐵。復舉慧忠國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師曰。好一場曲調。賡和分明。直得山河作舞。大地同音。甚麼處是國師辜負侍者處。甚麼處是侍者辜負國師處。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猷郎猶向火邊棲。問。喫金牛飯。孤峰頂上安眠。飲曹山酒。十字街頭倒臥。是甚麼人境界。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作女人拜。師曰。我將謂汝是個人。問。如何是曹山境。師曰。萬松不改舊時顏。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坐底坐。立底立。問。如何是趙州茶。師曰普。曰如何是雲門餅。師曰苦。曰餅茶俱喫時如何。師曰。毒殺闍黎(百癡元嗣)。

興化石室伏虎巖月川即禪師

莆田人。張姓。母周氏。產師前一夜。異光滿室。髻齡便穎超邁倫。壯則夜夜篝燈讀異書。風雨無間。試每前矛。丙戌年。遂謝絕藝苑。棄除筆墨。入壺山南泉披刈。徧參叢席。後與金粟元投機。受付囑焉。回莆住西山之雙峰巖。繼住雪巖。後住石室伏虎巖。開爐上堂。四十九年。止啼黃葉。西天東土。接響承虛。據實而論。諸佛諸祖。無開口地。即上座。從何處說起大道。由來平似掌。奚須爐竈另安排。舉拄杖曰。未免隨例看火添柴。若是真金不變色。任教鈍鐵也成材。光爍爍絕疑猜。拋撒諸人眼裏來。喝一喝曰。是甚麼。也須仔細。上堂。打散大眾。拗折拄杖。拍手大笑曰。今日小出大遇。上堂。行徧高山路嶮巖。到來平地反危疑。莫言風景他山好。血灑

杜鵑叫不歸。歸歸。便到故鄉田地。猶欠頂門一槌 上堂。架箭立牌。擎叉舞劍。都是鹵莽伎倆。嚇騙小兒。若是堂堂正正。八字打開。喫粥者任他喫粥。喫茶者任他喫茶。石橋無隔礙。大道沒遮攔。一切人驀直行去。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上堂。未開口已前。佛法盡布大地也。豎拳豎拂。土上加泥。說要說元。霜中摸雪。三世諸佛。何曾知有。歷代祖師。徒勞饒舌。這裏只管種菜鋤茄。豈暇眼中著屑。遂以拂子自擲口曰。老僧口門齒折 師誕上堂。世尊四月初八。山僧十月初八。均一初八。一個鑄金。一個燒鐵。一個度盡恒沙。一個自救不了。為甚釋迦說。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喝一喝曰。一任峩峩山積雪。依然滄海水東流 上堂。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不語燈花墜。停鍼泪自零。且道有甚麼事關切。放不下提不起。炯炯綿綿在眼前。愁人只怕愁人聽 小參。龍潭滅紙燭。德山暗地生光。鹽官索犀牛。侍者轉身有路。雖是借途經過。也要自家作活。至于擒獰龍捉猛虎。未為分外。若事過心涼。景移物轉。莫怪山僧舌頭無力 示眾。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如蕩子離鄉。一日遠一日。何時得返。喝一喝曰。有誰阻你 問。佛法都要上根上器人。得下劣人無他分了。師曰。誰家不見樓頭月。多少松風塞耳聽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半邊竹筩通流水。幾片閒雲過遠山。曰和尚以境示人。師曰。失却一隻眼 師看月次。僧問。同一個月。有時明。有時暗。有時圓。有時缺。是如何。師曰。你問是第二月。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照天照地。(百癡元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福建寧德玉象龍華無得寧禪師

出隊小參。乘熏風訪明月。踏遍雲霞何卓越。昨夜西巖太白峰。放光動地千山悅。且道悅個甚麼。一人有慶。萬人樂業 冬夜小參。陰消陽長。化運推遷。枯木生花。道人活計。莫學鑽龜打瓦。要知時節因緣。語默動靜。須得其宜。舉措施為。應當回互不回互。撞頭磕額人無數(隱元琦嗣)。

閩南超山良冶樂禪師

小參。千山突兀。萬木蒼翠。門外鷄啼。堂前狗吠。一一天真。本無忌諱。無忌諱。大開兩眼對青天。莫向閒時打瞌睡 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不是拳打。便是脚踢(隱元琦嗣)。

福州聖泉中柱砥禪師

小參。前十五日。玉兔金烏劈箭急。後十五日。泥牛入海無消息。正當十五日。個個眼橫與鼻直。此事由來本現成。何須特地去尋覓(隱元琦嗣)。

福建福廬時學[(臨-品+(必-心))/王]禪師

上堂。個事無藏□當。陽脫體真。四維山色秀。遍地野花新。三十年前□作境會。三十年後。了物惟心。到者裏莫作等閒。是□□□□悉麼。長恨春光無覓處。今朝轉入此山來(亘信彌嗣)。

福建泉州招慶重眉況禪師

同安蔡氏子。示眾。碧□醉日鋪千錦。綠柳隨風布萬條。觸目都來成現事。何須開口話時韶。無一物不為諸人啟圓通妙門。無一時不為諸人闡正法眼藏。何須更待山僧鼓兩片皮。假饒搆得將來。亦是劍去久矣(亘信彌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三十六世隨錄

泉州府永春瑞雲借山映禪師

漳州林氏子。世業儒。年二十二。投禮南山彌于廣嚴雜染。後受金粟元印可。上堂。問佛問法。眼裏著沙不得。說心說性。耳裏著水不得。有道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似這等承虛接響漢。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清平世界。切忌訛言 上堂。昨日臘八。今朝臘九。石橋看梅花。天寒不出手。因思趙州喫茶。曹山顛酒。隨分納些些。直得通身都是口。既然通身是口。却來牽扯他閒絡索。作甚麼。遂顧視左右曰。只要知時識節人。何須首上又安首 本師三週拈香曰。三週三轉語。豈足酬恩。一棒一條痕。終圖雪屈。落魄兒。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只向十字街頭。東擁西擁。擁得一片來。也不觸也不背。爇在爐中。且道。酬恩好。雪屈好。以手搥胸曰。別寶波斯曾會遇。相思寧不哭蒼天 頌世尊拈花曰。佳人曉起行春。公子新晴踏草。雖則冤家聚頭。湊合天然恰好。可憐多少路旁人。不識春光空懊惱 頌女子出定曰。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頌趙州洗鉢盂話曰。洞庭寬秋月好。乘便行船須及早。莫待空波卷石尤。者邊那邊俱不到 頌臺山婆曰。縱橫十字坦然平。去萬來千任意行。無故從人問可否。隔林猿叫斷腸聲。公驗正眼分明。者隊巡邏都按下。自然歸路一身輕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要識文殊瀟灑處。膽毛斜蓋兩三莖(百癡元嗣)。

松江明發洲堂齡禪師

上堂。六月十九前。無佛處不得住。六月十九後。有佛處急走過。正當六月十九。圓通門啟萬木成陰。往者于此息肩。住者于此休心。何故。檻外黃鶯聲韻老。分明覷面是觀音(百癡元嗣)。

明發聖墨溥禪師

上堂。蕃華城郭多遊徧。富貴鄉村盡轉交。及至鉢盂未合口。狸奴白牯日咆哮。諸仁者莫饒饒。蒲團且坐休思慮。待問君平第二爻 小參。湧日堂中寬且閒。諸人何故脚頭頑。從前只為移差步。致使于今未過關。東西是壁。南北是山。中間一派水潺

潑。轉得身兮移得步。危峰險嶂任躋攀 上堂。甲寅五月初五。何用桃符艾虎。一年木虎當陽。妖孽休教莽鹵。獨是祖師門庭。魔外不敢覷覷。總之佛祖來也。要循規矩。何以如是。所以有云。寶則始終寶。主則始終主 上堂。諸佛心心為眾生。無不曲垂方便。眾生念念違諸佛。無不悖逆行持。昨夜無位真人。打落無面目人半邊鼻孔。揚聲大叫。驚得鐘樓起舞。佛殿騎山門。特出斷事。帶累彌勒大士。呵呵大笑。大眾且道。他笑個甚麼。來來往往人無數。幾個真心為道人 示眾。今朝七月十五。諸方解開袋頭。放出金獅玉鳳。顛狗狂牛。不是犯人苗稼。落人釣鈎。者裏一味隨緣。無有布袋結解。有事大家作。無事大家休。亦有金獅玉鳳。顛狗狂牛。總不按下。任伊去留。若是我家種草。決不沉浮 上堂。叢林到處荒涼。雲水任他去住。秋來青草盈堆。佛法並無一句。龜毛兔角。何所指揮。銀管麥光。靡因流布。以杖作釣魚勢曰。閒來且學釣魚翁。日暮錦鱗終未遇。以杖架肩曰。絲綸收拾賦歸歟。明月清風滿道路 上堂。溢目秋光好。不須向外尋。鼻端香馥馥。籬下盡黃金。諸昆仲莫呻吟。淵明去後花猶在。何得攢眉思古今(百癡元嗣)。

武林護國仁王寺天昂亞禪師

莆田胡氏子。初參黃檗琦。久侍資福觀。後受明發元記荊。出世護國。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以杖畫一畫曰。涅槃路一時截斷。卓一下曰。方便門徹底打開。看諸人作麼生行履。喝一喝曰。劒去久矣。汝方刻舟 中秋小參。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馬師翫月。護國總不恁麼。何故。人人心月孤圓。個個性天朗耀。豈不見寒山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山僧說亦說了。如何是真月。以拂子○曰。切忌眼花 小參。山中多時冷澹。今日作一薄供。犒勞諸人去也。遂展左手曰。先將雲門餅。又展右手曰。次托趙州茶。直須細嚼。切莫麤餐。雖然如是。忽遇雲門趙州索茶餅錢。又作麼生。眾無語。良久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 上堂。雪後雨。雨後雪。紛紛落到那時歇。街坊經紀叫蒼天。海底泥牛凍角折。我衲僧。受佛祖餘麻。戶庭不出。也要知些苦辣始得。顧左右曰。莫言不說 示眾。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卓拄杖曰。這裏是佛土。作麼生是一乘法。良久曰。黃鳥柳堤暄日暖。雨餘蛙鼓鬧桑田 示眾。海水鹹河水淡。人人得知。黃連苦甘草甜。阿誰不曉。為甚麼問著自家屋裏事。十個到有五雙。眼[目*荅]眇地。蓋為情識未乾。觸途成滯。致使無自由分。今日山僧。為汝道破。遂展兩手曰。逢人切莫錯舉 示眾。世間有二種人。一人坐在水底。被火燒殺。一人坐在火裏。被水淹殺。試問。這兩人犯甚麼咎。良久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示眾。佛祖頂[寧*頁]。人天眼目。苟非英俊。徒勞穿鑿。直饒穿鑿得透。被明眼宗師向脚跟下一搯未免胡猜亂卜。須知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鉛汞砒砒。如何湊泊 示眾。護國門下。不將黑豆。換人眼睛。又不將糞彈塞人鼻孔。各自見景生情。遂打噴嚏。顧侍者曰。那個背地裏說我 示眾。大

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山僧今日舌頭疼。不能與諸人說破。便歸方丈 示眾。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動舌根。望你瞥地。有山可居。有物鬻利。一味知機。不取避忌。你且道。避忌個甚麼。不見道。水潦纔跨馬師門。一踏胡盧笑不已 示眾。提起話頭志猛烈。一掌要見一握血。三更迸出日輪紅。甕裏何曾走却鱉 示眾。今朝十五。椎鐘擊鼓。覷面提持。更莫莽鹵。莫莽鹵。甜瓜徹底甜。苦瓜連根苦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盡日街坊足不停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木蘭陂上石將軍。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七里灘頭野渡橫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金鍼眼裏翻筋斗 問如何是神通變化。師打曰。這野狐精(百癡元嗣)。

燕京玉極南光曷禪師

上堂。乃舉楚石琦曰。若據一大藏教。說少一字。若據祖師門下。說多一字。不少不多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僧擬議。琦便打出。先金粟曰。若據一大藏教說。不少一字。若據祖師門下說。不多一字。減少添多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僧擬議。粟便打出。師曰。山僧今日則不然。若據一大藏教說。原無一字。說甚少與不少。若據祖師門下說。亦無一字。說甚多與不多。透脫多少二途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倘若擬議。亦便打出。且道。二老人打底是。山僧打底是。擲拄杖。下座 小參。盡乾坤大地。是汝等本來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會麼。山僧將古人言句。為汝等抽釘拔楔去也。切忌忘形與死心。此事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大小鷲湖。三百六十骨節。一齊撒在面前。山僧另為頌出。切忌說心與說性。問來眼目便動定。直須搗破太虛空。白棒橫拈行正令(百癡元嗣)。

松江明發懶拙恒禪師

蘇州人。參金粟元。問不許你動口。不許你動手。本分中道一句看。師曰。喫飯充饑。飲水止渴。元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甚趙州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元曰。即今趙州在甚麼處。師曰。兩眼對兩眼。遂呈一頌曰。狗子無佛性。因邪却打正。可憐趙州老。喪盡窮性命(百癡元嗣)。

福州府鐘山大中石竺嵩禪師

莆陽蔡氏子。幼失怙恃。八歲時。因看梨園。痛思父母深恩未報。不覺泪下遂立志出家。往天馬山。禮博山開如靜主圓頂。年方十三。聞曹山請寶華忍開堂。即往參叩。問父母未生話。忍即打出。自此頓起疑情。進堂經行。偶撞露柱。疑團忽破。即口占曰。堂前露柱太無端。觸豁當頭萬仞關。鐵壁銀山都粉碎。大千沙界共閒閒。後還莆。住西巖。值金粟元就蓮山結冬。往參。機契受囑。住鐘山大中東山大乘西巖廣福 佛誕上堂。捏怪老瞿曇。[口@力]地嘴喃喃。指天又指地。喚北便為南。雲門打

殺餵狗。也是落二落三。何故響。賊後張弓遲八刻。回頭轉腦隔千山 上堂。豎拄杖曰。南人相耳。北人相鼻。者個亦無眼耳鼻舌身意。不論南北東西。這裏有能相的麼。相得。老僧許他具一隻眼。眾無語。師擲下杖曰。化龍去也 上堂。舉起拂曰。大眾。若將這個喚作拂子。諸人眼睛。已被這個穿却了也。若不喚作拂子。諸人眼睛。又被這個換却了也。畢竟如何。遂擊拂曰。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能洗是非 上堂。諸佛肝腸。祖師骨髓。趙州無淨裸裸。雲門有赤灑灑。大似一團猛火輪。當面擲來沒可把 上堂。寒月印千江。亂蛩鳴四野。祖師格外機。紙墨不能寫。古不云乎。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急著眼莫遲疑。眨起眉毛三千里 上堂。法不可以說說。道不可以聞聞。五千四十八卷。空費鼓舌搖唇。一百一十二城。徒勞來往。情超雲水。見絕功勳。卓拄杖曰。今日分明舉似君 上堂。無端昨夜傷風。今朝勉強上堂。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咳[口*敕]。乃咳[口*敕]一聲曰。若不是傷風。爭得與諸人盡情說破 上堂。說佛說法。眼裏撒沙。論禪論道。耳中著水。惟有山門前佛殿後。有個漢。盲聾喑啞。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猶較些子。咄。是何言歟 上堂。昨日四今朝五。撞洪鐘擊法鼓。虛開兩片皮。為誰成露布。薰豎拄杖曰。明眼衲僧沒奈何。笑殺雲門道個普 問如何是佛。師捉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打出 問。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意旨如何。師打曰。這是甚麼所在。曰却求流通一線。師復打曰。再犯不容(百癡元嗣)。

湖州德清吉祥愚山藏禪師

幼習台宗。博通名相。後參天童金粟。因病居山久之。自念生死急切。往依金粟鑑于東明。言下契機。頓悟大法 上堂。無端抱病臥清溪。個事何曾舉著伊。活捉將來呈醜拙。當陽拈出露全機。舉拂子曰。若是通方作者。便能直下知歸。脫或滯句迷言。未免東摸西摸。忽若摸著時。又作麼生。也是將錯就錯 示眾。我有一疑。要與諸人說破。免向人前求言覓句。你諸人不肯全身放下。叩己而參。將謂我有佛法與人。若論山僧見處。釋迦老子不是佛。西來達磨不是祖。天下老和尚。不是善知識。現前兄弟。不是凡人。正與麼時。喚作甚麼。于是分曉得去。佛祖眾生沒兩般。聖凡名號皆幻立(孤雲鑑嗣)。

海陵大聖乳峰卓禪師

定海夏氏子。力田為業。年二十四。辭親出家。看本來面目話。疑情頓起。上天童。苦參三年。復參玉泉鑑。有省。一日領眾入方丈。鑑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師曰。天氣嚴寒。伏惟珍重。鑑曰。只恐不是玉。師曰。大眾聽取 問把手與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如何是自肯一句。師曰。待汝脚跟點地。向汝道 問釋迦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末後又言覩明星悟道。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師將寂滅。喚侍者曰。我至戌時去也。索水浴畢。更衣趺坐。至中夜。問

曰。甚時候。侍者曰。戌時。師曰。時至矣。速鳴椎集眾。問眾集否。眾答已集。師揮拂子曰。末後句莫商量。乾坤坐斷證空王。若問山僧歸何處。明朝初一日東方。隨舉手別眾而逝(孤雲鑑嗣)。

泰興慶雲此藥約禪師

問和尚住山。得何三昧。師曰。嵐氣侵衣溼。溪流到枕清。問居士設齋。甚麼人還錢。師打曰。就是你。曰莫僮侗。師又打曰。得恁麼不識數目(孤雲鑑嗣)。

古鹽永寧玉山博禪師

新安程氏子。年四十。薙染受具。上堂。白雲出岫本無心。流水到門非有意。佛事初週。度人已畢。下座(孤雲鑑嗣)。

瑞安羅山龍聖機佉年禪師

永嘉楊氏子。年十九。航海遊普陀。睹大士現像潮音洞發心。即于鎮海寺出家。矢志宗乘。月菴潔。欲授鉢袋。師以大事未明。誓不自肯。遍歷諸方。未受本充盛印可。住靜杭州上生菴十載。瑞邑士紳。請住羅山龍聖。除夕小參。今晚臘月廿九夜。說著令人心膽碎。喻如爾我末稍頭。生死交關非小事。失却人身萬劫難。了取無生須瞥地。大眾。若曾瞥地。不妨超古今于當念。坐斷十方于此際。其或未然。一年一度話除年。除到驢年何劫已。喝一喝。七期示眾。學道如喪父母。不覺渾身痛苦。忽然撞破銀山。管取超佛越祖。雖然如是。切忌莽鹵。問如何得轉凡成聖去。師曰。夢生槐國。問疑即悟。不疑即迷。不迷不悟。又作麼生。師曰。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打出曰。弄虛頭漢(本充盛嗣)。

姚江蟠山普濟珂月璉禪師

邑之岑氏子。上堂。昨日東西兩序。諍論佛法是有是無。總是驢年未夢見在。何故聾。門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本充盛嗣)。

蕪湖太平尼一真恩禪師

山陰王季重女也。年三十。禮愚菴孟。披刈受具。上堂。法無定相。隨念變遷。佛無定形。隨機應化。語若迅雷。不容掩耳。機如掣電。豈許停思。八臂難敵。千眼難覷。可奈禪和。但知幻之為幻。不知非幻之幻。但知非幻之幻。而未知何為非幻。轉急轉遲。目視雲漢。大乘井索。小乘錢串。喝一喝。下座(本充盛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福建泉州清源一嘯正禪師

上堂。風瑟瑟。雨瀟瀟。衲被蒙頭睡。幾個知天曉。春光重慶會。儂家意氣奚曾少。滿地白雲收不盡。數樹閒花開窈窕。獨憐蕩子不思歸。帶水拖泥何日了。咄。個個眉毛分八字。不須向外打之遶(百癡元嗣)。

福建晉安萬歲白也水禪師

示眾。眼若摩醯。覷之不得。口似血盆。宣之不及。不及不得處。林下好端的。且端的個甚麼。此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示眾。山簇簇水溶溶。花笑日竹搖風。古怪石頭形若虎。火燒松樹勢猶龍。楊岐驢。謾說弄蹄三隻。玄沙紙。休將作白三封。喝一喝曰。長安有路門門透。繫馬堤楊處處通 示眾。荷知有暑先擎蓋。柳為無寒盡脫綿。濟北宗風全體露。更於何處覓三玄。一僧曰。如何是三玄。師打曰。領取話頭(百癡元嗣)。

潭州濱陽白鹿鍾山宏禪師

示眾。薰猶不同器。鼻鸞不接翼。壁上畫鍾馗。空中懸劍戟。施大用展全機。戴角擎頭覩者稀。忽地一聲雷雨散。中天佳氣靄騰輝。喝一喝(百癡元嗣)。

福建蓮山國權古蒼旻禪師

上堂。春日鞭土牛。元夕掛燈毬。農勤耜舉。將有事於西疇。村歌社舞。咸乘月以遨遊。遊則連夜樂。耕為竟年謀。何似衲僧家。燈籠掛露柱。白牯牧溪頭。也無喜。也無憂。喝一喝曰。者裏會得。是我同流(百癡元嗣)。

維揚[茫-亡+巫]州三昧自覺元禪師

本郡江都徐氏子。上堂。豁開頂門正眼。露出腦後圓光。活鱗鱗絕囊藏。峭巍巍無回互。且道。現前受用一句。又作麼生。本地風光隨處是。超然獨脫樂無窮 上堂。天晴日暖。萬象昭然。燕語鶯啼。見聞不隔。全機電卷。祖印單提。有時山頭翻白浪。有時海底起蓬塵。透脫樊籠。不存玄解 上堂。春去夏來如是過。稠林深處綠陰多。流鶯囀轉傳消息。脫體風流會也麼 師住三昧。百務維新。順治癸巳秋。觀法門濫觴。師以衣拂還鑑曰。翻個筋斗。再來大書昔字。辭眾示寂。果九月廿一日也。閱世四十六。坐臘一十七。同繼席玉山禪師。塔於本寺殿西(孤雲鑑嗣)。

吳山寶聚密印衍禪師

小參。舉拂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拋向一邊。作麼生是諸人法身。良久曰。知麼。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喝一喝(本充盛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上洋龍華大壑濟禪師

鹽官朱氏子。弱齡穎異。業儒嗜佛。十九脫白。往參金粟容。纔入門。容便當頭一棒曰。不可忘却這一棒。師當下領旨。踰年復謁龍華宗。巾瓶隨侍。及掌記室。殫力輔弼二十年。鋸解不開。徹法源底。晉職西堂。以偈囑之。遂命繼席龍華上堂。塵說剎說熾然說。大塊分明都漏洩。三世諸佛立地聽。申江流出廣長舌。燈籠拍手舞三臺。露柱開眉也擊節。善來彙集毗尼壇。持戒清淨如滿月。報諸仁。須甄別。縱橫不是塵。撲落非他物。別別。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說 示眾。向上一著。初無奇特。丁卓卓迴絕囊藏。悄巍巍萬仞壁立。切忌扶牆摸壁。貴須單刀直入。機先得旨。一似透網金鱗。棒下翻身。未是白拈正賊。若能跳過金圈。吞透栗棘。方許獅子窟中縱橫返躑。故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直饒恁麼來時。劈脊烏藤。好與三十。有麼有麼。山僧也是胡餅裏討汁 小參。小盡二十九。貧漢皆知有。大盡三十日。家徒空四壁。蒼黃陡變不尋常。多少男兒赤骨[骨*歷]。冷眼忽從忙裏開。風光却向閒中擲。君不見。騎驢人在壩橋西。破雪寒梅香潑鼻。又不見。東村王老夜燒錢。爆竹喧天光滿室。結角羅紋一線通。自然臘盡寒冰釋。正當三百六旬之終。二十四氣之末。吐氣轉身一句。又如何分析。直饒碧眼胡僧。只合口挂在壁 士問。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士猛省。師打曰。這一頓少汝不得 士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擒住曰。賊賊。士便喝。師掌曰。和贓捉敗(韜明宗嗣)。

越州大善澄清澈禪師

示眾。虺虺隤隤。一暴十寒底。施主設饋飯供養你。你還知慙愧麼。巍巍堂堂。千了百當底。山僧。用拄杖奉承你。你還知賞罰麼。若也知。棒打你腰折。飯塞你眼白。若總不知。石女椎胸流血淚。木人翹首哭蒼天 上堂。說個佛字。滿面慙惶。說個禪字。通身泥水。說正說偏。說妙說元。說頓說圓。說巧說權。三家村裏祝念火居一般。有甚麼臉嘴。殊不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條拄杖如龍活。直使嵩山暗

點頭 晚參。謗佛謗法謗僧。是脫空小妄語。本來面目。真如涅槃。向上句。末後句。是脫空大妄語。黃面老子。離兜率降皇宮。乃至夜觀明星。無非皆欲發露者個脫空妄語底罪根。爭奈千佛出興。總不容他發露。設有一人容他發露。龍華拄杖。打教折去。猶未住手在何故。出瓶妙藥非輕瀉。離匣金刀豈亂揮。連卓拄杖 上堂。最初一步超羣。已是落二落三。最初一步落節。未免千差萬錯。何況隨人起倒。墮他坑塹。好笑黃面瞿曇。纔生下地。最初一步劈頭錯起。及乎拈花微笑。累他四七二三。歷代古錐。各各將錯就錯。錯至今日。並無一人救正。譬如酒席行令。祇貴人錯去。你錯你飲。我錯我飲。飲到大醉。不覺醉倒。在臭尿糞窖裏。即欲出頭。總不可得。龍華不忍坐視。義難容默。向人天眾前。分明說破。雖云邪法靈驗。正法難扶。管教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侍者記取記取 天童掃塔。上堂。春林自無枯木。大海豈有別潮。到天童門下者。盡是獅子兒。等閒哮吼。百獸腦裂。遂喝一喝曰。不是澈上座驚羣動眾。敢借法叔大和尚鼻孔出氣。諸兄弟。豈不見。從上來咬猪狗手脚。用棒喝機關。上弘佛祖心宗。下關人天眼目。亦莫不血脉相連。同此鼻孔出氣。所以有向四明打鼓。却在九重說法。有在越水經行。又向天童陞座。普天布地。從古至今。初無絲毫間隔。設有個不借他人鼻孔。且道。又向何處出氣。雲擁萬山齊列拜。月分雙鏡共飛輝。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鼻頭向下垂。曰覲面相逢時若何。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旨如何。師曰。開口即錯。曰不開口又作麼生。師曰錯錯。曰如何得不錯去。師曰。且請歸單打坐。又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速道速道。師曰。你問得恰是。曰不問又如何。師曰是是。曰適來道錯。如今因甚麼又道是。師曰。且請歸單打坐。二僧一齊將師扭住曰。畢竟意旨如何。師曰。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韜明宗嗣)。

越州廣福元藏法禪師

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鞴。烈焰亘天。煅凡煅聖辣鉗鎚。腥風布地。謾道四七二三千七百個。盡在者裏鎔冶出去。縱饒情與無情。一切含靈。無不于此脫皮換骨。解粘去縛。直得八萬四千毫竅。盡彰盧舍全身。百千兆億須彌。頓現寶華王座。若到廣福門下。更須再加陶煉始得。何故。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上堂。癡憨齒不關風久。日用時時緘口過。大眾今朝相逼抑。携筇直上寶華座。既登此座。不可無言。仔細思量。一場話墮。諸禪德。廣福不措一詞。話墮在甚麼處。不見道。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上堂。羅龍打鳳。不是尋常。琢玉烹金。豈非敏手。古德道。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未免傷柴費炭。廣福不然。不行舊例。不斬新條。事出尋常。隨家豐儉。又何必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鼻孔叱沙。眉毛廝結。伶俐底。撩起便行。實為英俊。倘若遲疑鈍置。拄杖子劈脊攔腰。莫言不道。卓拄杖下座(韜明宗嗣)。

南昌演儀無則禮禪師

上堂。百日勤勞苦用工。不停時刻究心宗。驀然覷破無生意。個裏風光處處同。大眾。這段風光。人人有分。何必三冬燒爐煉炭。傷鹽費醬。枉用神思。苟能當下知歸。滄山便是水牯牛。臨濟原是白拈賊。尚或未然。山僧更放一隻無毛鐵鷄。向汝諸人面前。左衝右突去也。拽拄杖下座。打散 上堂。佛法本無西與東。愚迷顛倒自分別。合塵背覺外邊尋。不識家中鍋是鐵。腦後驀然正眼開。始知凡聖無優劣。笑他雪嶺覩明星。却向人天太饒舌。弗饒舌。七七年來教誰說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逗到今宵為極則。己躬大事如未明。各各勤參要努力。任他時節有遷流。這裏從來無失得。[口@力]地一聲透此關。原來歲盡是除夕。不須送舊與迎新。那堪衣帽假莊飾。平懷一種道人家。面赤何如心口直。但信龍池與麼言。百劫千生不受惑。遂乃震聲一喝曰。諸仁者。還會麼。休待閻羅索飯錢。莫道不曾通消息 上堂。雨過千山增秀麗。雲收萬里露青天。一輪杲日當空照。祖意明明百草邊 問不落因果。為甚墮野狐身。師曰。鴨寒下水。曰不昧因果。為甚脫野狐身。師曰。鷄寒上樹。曰脫與未脫時如何。師曰。苦匏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曰恁麼則大地眾生。得解脫去也。師曰。也須上座證明(靈嶽古嗣)。

罕山靈福日巖悟禪師

上堂。向上一關。你也踏著。我也踏著。蓋緣不知者多。若也知得。一踏踏翻四大海。一踢踢倒須彌山。撒手歸家無一物。雀噪鴉鳴松柏間。且道。是何意旨。個個鉢盂口向天 上堂。今日說法。昨日啟請。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昨日辦菜。今日應供。修如是因。得如是果。如斯會去。縱橫在我。殺活非他。更或躊躇。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如為一人。眾多亦然。黃面瞿曇。赤心片片。若是腦後抽釘。眼中拔箭底兒孫到來。也須藏身掩面。何故。再犯不容 誕日上堂。赤骨律絕安排。地凍天寒與麼來。雲門一棒從何進。贏得梅花笑臉開。正眼觀來。釋迦老子。猶欠悟上座一著在。何故響。禍不入慎家之門(靈嶽古嗣)。

瑞雲潛谷閒禪師

小參。月隱雲中。情生智惑。雲開月現。智顯情忘。遂拈拄杖。作圓相曰。祇者一輪。無圓無缺。無隱無顯。光吞萬象。氣壓諸塵。何幽不燭。何闇不明。如斯耿耿。難可喻之。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擊香案曰。斫倒月中桂。清光轉更多 問世尊覩明星悟道。且道。悟個甚麼。師曰。洗面摸著鼻 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夜長夢多(靈嶽古嗣)。

松江超果木居禪師

上堂。佛祖心印。難以識識。覷面相呈。見聞不隔。所以馬祖時。百丈侍立。鼻頭扭得痛。便向堂前卷却席。遂豎拂子曰。大眾。是甚麼消息。良久曰。一枝紅杏出

墻來。不遇攀郎空狼籍 晚參。豎起拄杖曰。豎窮三際。橫放拄杖曰。橫遍十方。良久曰。不橫不豎。何處與拄杖相見。一僧拈起拄杖。師曰。不識鉤頭意。徒認定盤星。僧擬議。師直打出 上堂。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豎拂子曰。還見麼。復擲下拂子曰。認著依然還不是 上堂。有物最大而無外。有物最小而無內。有物先天而不生。有物後地而不滅。諸人還識此物麼。昨夜竹床春夢醒。子規叫落桃花月上堂。頭頭顯露。事事現成。倦來打睡。健則經行。三十年來。不慕諸聖。不污己靈。語諸人。莫把金屑撒在眼睛。昔年曾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姹女已歸霄漢去。猷郎 向火中尋 上堂。鐘是鐘聲。鼓是鼓響。一一分明。那有遮障。因甚觀音大士。從聞思修。始證圓通。不是大蟲吞白額。肯信師姑是女人(離言法嗣)。

奉化嶽林楷菴緒芳承禪師

浙之寧波鮑氏子。幼習儒業。通法華經義。十六父母俱亡。棄室于白雲剎度。謁古南門。苦參不得入處。一日擔柴遭跌。有省。遂述偈曰。未知生焉知死。輪迴覓處無起止。白雲盡處見青山。行人不在青山裏。次參超果法。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法曰。放下著。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法曰。放下著。師遂作禮。一日看寶華錄。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某甲也有。師遂大悟。法問。羅喉羅。何以為第一。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法深領之 上堂。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拋出栗棘蓬。放下金剛圈。任從吞吐與咬嚼。切忌彈落牙半邊。正恁麼如何。水窮雲盡處。別有一壺天 托鉢歸。上堂。流水下山非有意。白雲歸洞本無心。所以花街柳巷。獨露本來面目。茶坊酒肆。全彰格外真機。如虎靠山。似龍得水。及乎看來。眉毛依舊。還委悉麼。七佛軌儀雖漏洩。滿船空載月明歸(離言法嗣)。

雲間超果攷穎朗禪師

上堂。壁立萬仞。罵雨呵風。未免窮廝煎餓廝炒。十字街頭。棒月眠雲。將謂牛頭回馬頭沒。且道。棒月眠雲底是。罵雨呵風底是。斬斷鱉蛇三尺劍。等閒石虎齒毛長。喝一喝 上堂。今日十一月十五。雨花殿上打花鼓。分明不弄端師子。放出長沙一隻虎。虎虎。眉毛牙爪一齊露。為傳千載江南信。碧眼胡僧不是祖。喝一喝 小參。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驀拈杖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且道。安身立命。在甚麼處。卓一卓曰。看脚下 晚參。月頭是初一。趙州休念七。月尾是三十。鷄子天邊立。明日是十五。雲門道個普。今晚十四響。去却一存得七。喝一喝 僧問字次。師將脚作修羅演月勢。僧罔措。師便打 山行次。僧問。大耳三藏。第三次因甚不見忠國師。師曰。山深石頭峻。曰意旨如何。師曰。險(離言法嗣)。

定海華岳嵩巖禪師

懸鐘上堂。召行者曰。打鐘著。鐘鳴次。師顧視大眾曰。還見麼。一火便就。未為利根再整提綱。始成大器。妙高峰頂撞帝鐘。香水輪際鳴嚶嚶。固是好彩。爭似華崑者裏。聲光普應。點拍得宜。一會人天有眾。各各咸證圓機。山河大地一時動。徧動等徧動。震徧震等徧震。直得師子巖。奮然作大哮吼。象王峰。特地昂藏壁立。和他沒頭腦的。老普門忍俊不禁。剛來道。個菩薩子也大奇。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始得知。是則是。山僧要問你者郎當漢。祇如鐘聲披起鬱多羅。畢竟是法爾如然。神通妙用。良久。以拂子畫[○@●][○@◎]相。擊一擊曰。祇者是徑山老和尚訃到。上堂。涅槃妙心。填溝塞壑。正法眼藏。摸地撈天。無位真人。一任牛頭南馬面北。沒量個漢。何妨閩嶽青吳水碧。有般逐影循跡之徒。得這道符水。便謂冷啾啾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若然則情生智隔。想變體殊。要見這老子。正隔遠在。顧視左右。拍香臺曰。大人峰前。親行此令。復拍一拍。晚到東山請上堂。卓拄杖曰。孤峰不與眾山齊。白板扉敲過竹溪。寂寂天香團月小。肯教容易過峰西。召大眾。眾回首。師喝一喝曰。切莫造次。除夕上堂。凭案書成千字錦。膽瓶斜放一枝梅。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現前有英異道流。聞恁麼道。直得鼻裏冷笑。也怪伊不得。其或尚滯躊躇。爭怪靈峰轉腔別調。不見。僧問雲門曰。如何是和尚家風。門曰。有讀書人來。持不犯之令。施格外之機。還他雲門則個。即今讀書人已來。且作麼生相見。顧視大眾曰。到來把袂渾無事。流水高山話歲寒。上堂。蒼蒼者天。白白者地。顧視大眾曰。你這隊。黃瓜茄子。須知泥裏有刺。喝一喝。佛成道日上堂。正覺峰頭千尺雪。冰華拶出虛空血。啟明纔露眼睜[曠-黃+林]。忙向人前弄口舌。以拂子指西邊。顧視大眾曰。好大哥。這裏是妙高臺。又指東邊曰。這裏是青芝塢。佛殿三門。前廚後庫。靈峰堂前。本無遮護。何處有智慧德相。討甚麼妄想執固。二千年前。黃皮瘦骨老比丘。冷靜不過。也大似遺服珍御著衣弊垢。既承一眾殷誠。不免重為指註。遂起身豎拂子曰。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畫[○@牛]相。擲下曰。顧為新到上堂。未到育王。不妨疑著。既乎親到境致歷然。固非善財童子登樓閣之門。暫時斂念。亦非毗耶老人掌擎日月。別展清機。惟冀諸子。飽足觀光。以資法喜。不然。驀卓拄杖曰。終成辜負(太白雪嗣)。

明州育王廣利祖林明禪師

清明掃本山列祖塔。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新土。忽然華表頓翻身。笑煞滄山老水牯。且道。育王恁麼說話。還有光耀先宗處也無。良久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太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臨江寶壽體遍蓮禪師

示眾。佛不是佛。於無佛處。示現成佛。法不是法。於無法處。轉大法輪。道不是道。於無道處。建道萬端。祖不是祖。於無祖處。作祖單傳。拔一機放一線。頭頭而釋迦彌勒綱宗。行一令展一鋒。處處而文殊普賢作用。透得底。收來放去。百市千重。透不得底。鍊壁銀山。天懸地隔。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金剛寶劍當頭截。誰敢當鋒著眼看(天水廣嗣)。

建昌資聖大心健禪師

頌百丈野狐話。不落與不昧。何曾出得野狐隊。從來獅子會咬人。莫學韓盧徒逐塊(天水廣嗣)。

湖州翔鳳資福至印方禪師

閩之福清許氏子。繼席示眾。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數聲玉笛江天暮。明月扁舟渡石門 示眾。連日陰晴相半。寒熱不均。伏惟。水牯牛起居萬福。且道。此牛是南泉底。是瀉山底。還委悉麼。青草岸邊酣睡起。背鴉仍復過前村 示眾。祖師門下。不帶枝葉。一句當陽。斬釘截鍊。作麼生是斬釘截鍊底句。驀拈拄杖。卓一卓浴佛示眾。多生惡毒終難洗。臭口纔開露賊心。長恨當初打不殺。叢林殃害到於今。召眾曰。還有不受害者麼。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居一載。於次年八月二十七奄逝。塔於大遮山樵隱庵之(靈機觀嗣)。

湖州武康中山茹檠霽禪師

示眾。春日晴。春景明。砌下飛花幾片。枝頭好鳥數聲。不是西來祖意亦非了義上乘。畢竟是個什麼。樹高塔影雲千樹。潭底龍吟著眼聽(靈機觀嗣)。

湖州楊墳資福嵩庵正禪師

虔州陳氏子。繼席小參。風雨晝蕭蕭。行人意寂寥。披襟林下客。曾不動纖毫。個裏苟能親薦得。眾生諸佛本同條。其或未然。且看霜寒孤鶴唳。一鈎殘月掛梅梢 示眾。昨夜雨滂沱。今朝天氣熱。諸人悉共知。試問何時節。良久曰。麻三斤乾屎橛。正法眼被瞎驢滅。喝一喝 康熙丙寅冬。示微恙。次年正月初五。索浴更衣。趺坐而逝。壽五十八。臘二十六。塔於錢嶺之塢(靈機觀嗣)。

湖州翔鳳資福利禪恒禪師

吳門程氏子。示眾。經行坐臥。無非本地風光。喫飯穿衣。盡是神通妙用。眼裏見文殊顯現。耳裏聞觀音體露。隨處慈氏門。動步普賢土。且道。毗盧心印。在甚麼處。乾坤掌上浮。日月蟻旋磨 晚參。昨夜雨今日晴。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見。晚來斜日暮山青。會得底。歸家穩坐。不會底。流落風塵 僧問。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師曰。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師於康熙己巳冬月九日示微疾。至十三夜。集門人。囑後事畢。端坐而逝。奉全身塔於鳳山之右。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靈機觀嗣)。

湖州翔鳳大展翼禪師

嘉禾人也。早參。大盡三十。小盡廿九。日往月來。霎然皓首。急須打破趙州關。大家向南看北斗。如何是趙州關。卓拄杖曰。參。示眾。參禪學道絕商量。日用頭頭理事彰。蓋色騎聲齊坐斷。凡名聖號總虛張。喝一喝。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敲空取髓。曰不會。師曰。掘地覓天。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昨日寒梅放。曰一歸何處。師曰。今朝瑞雪飛(靈機觀嗣)。

福建漳州龍溪魏巍居士

字大翁。弱冠從軍。功授副戎二品。朝廷恩賜優渥。士不以為榮。志慕宗乘。參楊墳觀。令看無字。久無所入。值法侶西堂。舉太平本是將軍定。始於言下。捉敗趙州。豁然無礙。呈偈曰。學道無別旨。無心便廓然。巍巍大自在。此外別無禪。觀曰。一句當天八萬門。汝會麼。士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觀曰。滴水豈是大海。士曰。一口吸盡。觀曰。還識龐公麼。士禮拜。觀哂之。觀將寂。士入山問安。觀把住曰。汝道。山僧在甚麼處。士曰。蓋天蓋地。觀以素珠付曰。昔時盧行者。今日魏居士。士曰。又來塗污。觀曰。分明記取。士著學道篇。有鈍根偈。體取無生不動智。休誇言語箭鋒利。任人笑我鈍根機。我道明明第一義(靈機觀嗣)。

法侶西堂

閩人也。侍觀三十載。無移念。徹法源底。以傳心印。僧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頌心月孤圓話曰。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絕點痕。雨過茅堂擡首處。遠山依舊碧層層(靈機觀嗣)。

杭州橫塘獅子林天羽具禪師

仁和劉氏子。上堂。石鞏張弓。空費腕頭氣力。禾山打鼓。徒勞兩臂生酸。雪峰鞦韆。教壞人家兒女。道吾舞笏。果然習氣難除。忽然有個英俊衲僧。出來道。獅林又作麼生。但向他道。自移瓶去沽村酒。却著衣衫作主人。喝一喝。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壁上掛籌燈。曰不會。師打曰。誰道不會(靈岳古嗣)。

武林直指崇慶獨耀鑑禪師

仁和趙氏。繼席上堂。欲問直指禪。無事日高眠。不出城隍市。免被世人嫌。也不舉今論古。也無棒喝交參。閒時飯足粥足。一任渴飲饑飡。有時知得落處。方知百味俱全。良久。顧左右曰。參。上堂。舉恕和尚道。黃金鑄就鍊崑崙。推出人前怕見聞。四七二三驚吐舌。埋頭東走向西奔。師曰。瑞巖老子。不惜家珍。當風狼撒。山僧則不然。石虎產下玉麒麟。趁出風前絕見聞。四聖六凡皆罔測。天堂地獄任遊行(靈

岳古嗣)。

彌陀獨埋臨禪師

雲間上洋陸氏子。示眾。紅白桃梅徑。青黃菜麥田。一樽聊對飲。傲殺晉陶潛。且道。畢吏部李學士到來。又作麼生。縱然無可說。必也口流涎 示眾。舉青州布衫話。頌曰。鶯梭織就青皇錦。化母憑將燕剪裁。柳線松針縫得密。趙州穿出洞房來。舉靈雲見桃花因緣。頌曰。浪跡江湖數十秋。自慚赤手覓封侯。歸來林下傷春事。把劍空彈恨白頭(靈岳古嗣)。

杭州智果溈永慧禪師

山陰徐氏子。未踰九歲。即悟三乘。啟父母求剃度。遂投智果靈臺師出家。父母亦即以家為梵修地。今梵志中。有積慶庵者。師誕生地也。廿一歲。詣金粟密老人受戒。後參崇慶古。一言密契。便蒙印可。且曰。東海止位。待汝興行。後憫支流泛濫。門戶水火。不領眾。不登堂。不立執事。杖笠飄然於山水間。至康熙丙午。復興智果及佛像竣功。未幾示微疾。門弟子進醫藥者。師却之曰。報身非病。焉用是為。況寺功就。吾不留也。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二日。索筆書偈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六十六年話柄。問取燈籠佛殿。便告寂。塔於智果之西(靈岳古嗣)。

南嶽大善琴谷學禪師

上堂。高懸古鏡。燭地輝天。橫按鑊錐。湊泊不得。了萬境於目前。絕羣機於當下。一句融通。全超法界。本覺場中。了無餘事。道甚德山臨濟。棒喝交馳。疾焰過風。白雲萬里。卓拄杖一下(靈岳古嗣)。

潮州福溥雪性韜禪師

郡之余氏子。陞座。丹霞燒木佛。翠微供羅漢。富者富形。窮者窮算。本是一樣提持。因甚發揮兩般。若到福溥門下。不消一捏。何故。金針拈起無回互。繡出鴛鴦好毛羽 於康熙壬戌秋示微疾。命匠製龕。遺囑後事。書封龕偈曰。四維虛空一片雪。為霖為雨無間歇。而今大地都莫睹。敢問諸人徹不徹。咦。觸破虛空祇者是。是日乃中元也。至夜半。端坐而逝(靈岳古嗣)。

高陽我瞻載禪師

示眾。花簇簇草芊芊。法性何曾有變遷。今日與君重註破。池塘春色柳含烟(靈岳古嗣)。

當湘圓通納川海禪師

清浦陳氏子。上堂。朕兆未形。文彩全彰。乾坤坐斷。纖毫不立。古今無背面。徧界不曾藏。正恁麼時。且道。無位真人。在甚麼處。遂顧視左右曰。西風撲面來。眉毛俱卓立 陞座。雨過山色翠。風和鳥性狂。乾坤容汝嬾。名利使渠忙。即心猶未是。無佛謾承當。直下無回互。縱橫不覆藏。於此委悉。海晏河清。定國安邦。設若

未然。莫怪山僧好肉剝瘡。以拄杖。一齊趨散(離言法嗣)。

福建興化紫霄無依禪師

上堂。正法眼藏破砂盆。信口道來海嶽昏。端的一回親汗出。何須特地起風雲。
卓拄杖下座(千峯立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錢塘接待法鐘覺禪師

上堂。覺自半塘一棹。過五龍橋外。路次拾得三萬六千頃大。一個白銀盆子。有七十二朵青芙蓉在裏許。今日和盤托出。舉似大眾。愧乏土儀。借作人事。不妨將蘇州滯貨。向杭州出脫。放下手曰。莫怪空疎。伏惟珍重。眾中。若有道和尚何得將官物當人情。新長老向他道。諾諾。不堪持贈君。祇可自怡悅。開爐上堂。往年在別剎時。衲子慕道望風而至。入我大冶爐中鎔化過。無論金銀銅鐵錫。瓶盤釧釵。各自成器。今日在此湖墅開爐。或從蘇松常鎮來者。未過北新關。安知我接待家風。或從金衢嚴紹來者。隔江望不見剎竿。又安能知我妙行境界。莫怪諸方鴉飛蠅集。祇因此間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故曰。螻蛄蟲。到處可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雖然。山僧以盡大地。為一火爐。以萬象森羅。為柴為炭。以風為鞴。以日為火。以生死二字。為煅煉鉗鎚。所謂世界闊一尺。火爐闊一尺。世界闊一丈。火爐闊一丈。且問。你向何處迴避。喝一喝曰。總在裏許。師因入室次。輪到蒼崖。崖囑一童子。持一刀入方丈。呈與和尚曰。是蒼崖到。童子一如所教。師喚童子伸。指于桌上。童便伸指。師舉刀便割。童叫喊趨出。師落堂。以刀與拄杖。相擊作聲。示眾曰。此是蒼崖老上座。遣達誠代入室底。汝等諸人。作麼生道。道得。也是一刀。道不得。也是一刀。崖出眾。師舉刀曰。你來也。崖作怕勢歸位。師曰。蒼崖怕死縮去。還有不怕死底出來麼。眾無語。善悅眾曰。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師乃擲下刀子。復召蒼崖曰。來來。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你為甚還要行脚賣刀。崖曰。也要和尚識得。師曰。識得你底鈍貨。便歸方丈。除夕前一日示眾。若論各家門各家戶。不應管他閒事。不應說他人過。何也。諸方近來為因參學衲僧。晝三夜三。辛勤勞苦。一年到頭。放假三日。堂頭老漢。粧聾作啞。一任諸人百醜千拙。會歌者歌。會舞者舞。或走拳。或使短棍。或搽花臉做戲。或粧羅漢煉魔。以至老老大大。故為小孩兒伎倆。札盲摸盲。占四角。打眼不見頑。將謂把無始以來習氣。一向打撲不得。鬱捺不住。索性消滅一番。盡情發露一上。然後便道清淨。殊不知。一番提起一番

新。一度思量一度熟。含藏識裏。永劫不忘。不如放下著。自然平貼貼地。我接待這裏。在聚落中。不准放假。明日除夕。請葦首座。小參後喫茶時。祇許諸人頂真續末。接連不來大家笑。笑已是放逸。所以古人喻爾我生死事。到結角羅紋處。謂之臘月三十日。未到家者。白雲萬里。鄉關何處。時不待月。有甚快樂。不見道。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師落堂。見以一木盆。于禪床上盛漏。召大眾曰。汝等諸人。總不及這木上座。在禪單上。放下便穩。又不念話頭。又不胡思。又不亂想。又不昏。又不散。却不煩山僧費力巡香。隨以香板擊木盆一下曰。這漆桶。道猶未了。便打瞌睡。一眾肅然。上堂。舉雪峰湛曰。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慙愧太原孚上座。五更吹鼓角。天曉弄琵琶。雪矯信曰。一切法無差。鶉鳩對老鴉。生臺爭飯喫。打得亂如麻。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慙愧西湖保叔塔。六橋烟雨夕陽斜。師曰。一切法無差。紡紗績苧搖棉花。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慙愧東村王大姐。桃花春水發。竈底拾魚蝦。拊膝曰。唱彌高。和彌寡(太白雪嗣)。

臨濟石佛斷橋噉禪師

上堂。豎拂子曰。其中便恁麼。直下承當去。略較些子。更欲遲疑。劔去久矣。每見來者。諮問佛法。殊不知石佛從來無佛法繫綴于人。豈但石佛。乃至三世佛祖。亦復如是。何也。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上堂。卓拄杖曰。會麼。山僧搥鼓。更無別法商量。只得一事。告報現前大眾。普度結制。諸人經行。在甚麼處著脚。吾普度常住。有片淨白地。諸人不得踏著。若還踏著者片淨白地。諸人犯根本波羅夷罪。拽杖下座。上堂。維那白椎竟。師召眾曰。若論第一義。維那與諸人。說過了也。便下座(太白雪嗣)。

嘉善鉉耳鼎禪師

上堂。舊叢林新長老。夜夜剔殘燈。朝朝除荒草。莫厭石頭頑。殷勤頻灑掃。淡嚼木查羹。護惜衣中寶。佛法懶行持。人情纔愜好。隨時打點舊叢林。鐘鼓晨昏聲浩浩。以拄杖擊虛空。召大眾曰。且道。晨昏鐘鼓浩浩聲中。聞個甚麼。卓拄杖曰。道道道。珍重。下座。小參。問放下屠刀。誰是千佛一數。師曰。放下屠刀來問。曰恁麼超佛越祖去也。師曰。只恐不是玉。僧便喝。師亦喝。僧無語。師曰。可憐生。乃曰。大地火坑。堂堂獨露。一步踏著。出無生路。自是迷頭不肯行。放下屠刀千佛數。顧左右曰。瞻之仰之。禮空能所。若著絲毫。便成辜負。一念萬年。超佛越祖。種粟不生荳。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可憐生。泥人著破金剛袴。直截根源。更無回互。雲門普玄沙虎。莫學禾山打破鼓。擲拄杖下座。僧擇菜處。師曰。好的不要去。僧以一莖擲師前。師曰。何不道。那一莖不是好的。師遊燕子磯。僧問。和尚那裏來。師舉足示之。曰那裏去。師驟步便上。師與僧擡木頭次。問曰。這頭輕。那頭輕。

曰那頭輕。師放下曰。這頭輕。那頭輕。曰和尚放下了。說甚麼輕重。師曰。你也學我放下麼。僧將放。師便托起曰。放不下。我與你擡去(劍門謙嗣)。

金陵清涼痴山嵩禪師

潤之丹徒金氏子。清涼謙百日懸真。拈香曰。這阿師。超果堂中逞性。獨桑鼓下窮源。饒益魔君。冤仇佛祖。將無上宗乘播弄到。有掀有翻。把西來大意狼藉得。無倫無比。石城露布廿二年。遍界中雲行雨施。[邱-丘+千]水埋頭一時節。闔國內草枯人死。與麼普天布地風光。難免生死在人手裏。顧左右曰。諸昆玉。且道。以何為驗。拈香曰。如此如此(劍門謙嗣)。

大司空程正揆端伯居士

頌兩堂首座同時下喝曰。兩堂齊喝分賓主。八陣圖開捲甲兵。活殺將軍看電影。幾人直入五侯營 頌芭蕉拄杖話曰。芭蕉拄杖幾許長。拈來爭奪絕商量。對鏡任伊顛倒照。耳尖只在眼邊傍 頌四照用曰。有時先照後用。舉似諸方傳誦。拋出無孔鐵鎚。莫怪山僧手重 有時先用後照。七尺烏藤[跳-兆+孛]跳。不斬無罪之人。拍掌呵呵大笑 有時照用同時。號令斬將搴旗。刀過梵天血濺。馬嘶白骨山移 有時照用不同時。山自巖巖水自漪。拾得白雲歸滿袖。卷舒何處不相宜 序清涼語錄曰。見成公案。錯下名言。兜率未離。蹉跎不少。清涼本師。將錯就錯。入水救人。不管脚跟點地。蒼天蒼天。爭得石兒解語。有血性漢。聞風授首。略較些子。若遇不橫死者。聞鐘求肉。昧月捫盆。世人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謗佛有分。怪伊不得。昔年曾有僧。向予問。興化三聖。出世不出世。為人不為人話。兩老語句相背。是何道理。予曰。是他錯。僧曰。祖師安得錯。予曰。是我錯。僧曰。居士也不得錯。予曰。是汝錯。這三轉語內。有一句如百鍊金。有一句如一莖腐草。有一句當下薦得。慶快平生。檢點將來。大似喚風作雨。且喜沒交涉。今本師出世。還有為人也無。不知與興化三聖相去多少。續斯錄者。莫作語言抵塞。莫以意理卜度。莫向死水邊浸殺。莫颺在無事甲裏。若是臨濟嫡骨兒孫。掀倒禪床。扯碎膿包紙。劈面攔腰。問道甚麼。管教堂頭老漢。吐舌三寸。便是佛祖也不奈伊何。庶不杜清涼山費却草鞋錢也。雖然如此。不道不會。只是佛法尚未夢見在。錯錯(劍門謙嗣)。

鼎州聚寶湖南則峰煥禪師

上堂。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大眾舌頭在口裏眉毛在眼上。一等是假名。如何是實相。拍禪床曰。羽落鳥飛。船高水漲 上堂。湖南門下。有三種義。夫參學人。不可不察。第一須明○此不可坐地。若坐地。即墮坑落塹。是禍成井。第二須制○此不可觸。若觸。即喪身失命。是傷成鉞。第三須變○此不可違。若違。即無本可據。是銖成質。更有一義。三俱不立。從教抽換顛倒。轉見銅墻鐵壁。是汝諸人作麼生。參上堂。好與麼散去。恐錯會。不與麼散去。太郎當。如何得平展去。石牛攔古路。一

馬生三寅 上堂。得得得閒閒閒。一種高深太極先。冥有樞盡有天。文殊無力與人傳。谷口青猿知我意。夜深啼在白雲邊 設祖室上堂。百四十年陳滯貨。如今有價又當行。不惟白浪山頭起。且看雲烟面目生。要見祖師麼。遂插香曰。一幀次第聯燈遠。四面好山潑黛青 上堂。我有一物。為腹為目。舉似諸人。弗弗弗弗 上堂。眾侍立次。師曰。山僧今日乏困。不遑說佛法。且請下去。俟飯時來。與汝商量。眾罔措。師抖擻布衲曰。蒼天蒼天 上堂。巖寒月上遲。風勁猿聲早。妙喜世界百雜碎。寒山拾得機關俏。機關俏。長把掃。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上堂。枕月不應瓢笠倦。鉏雲豈愛鑿頭輕。大抵為緣先聖跡。故披荊蔓強支撐。喝一喝 示眾。拈茗葦曰。祇是茗葦柄。可以辨龍蛇。有僧挺身出曰。是龍是蛇。師近前把住曰。道甚麼。僧擬議。師直打曰。將謂衝雲漢。原來沒尾巴 上堂。暮雨初晴。三月時節鼻祖機關。七穿八穴。報諸人。須辨別。粉落清香陣陣寒。茶[蔗-氏+(林/糸)]綠間枝枝雪 上堂。我有一則公案。舉出供養大眾。但不得作有無解會。良久。眾皆罔測。師乃展兩手曰。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綠雲冉綠陰森。落花啼鳥一聲聲。殿角鼓南薰。者裏續得末後句。許你天下橫行 上堂。一天霜洗竹聲清。幾點寒梅香欲滿。橫斜漏泄一枝枝。等閒刺瞎時人眼。拍一拍 上堂。我有極則話。非尋常比擬。不惜兩莖眉。特地為君舉。床頭颯颯風來。來日非霜即雨 示眾。進不得。退不得。進步。踢著文殊普賢。退步。踏著遮那彌勒。以手擰嘴曰。咄。莫錯說。莫錯說。免入犁耕與拔舌 示眾。野寺幽幽掩翠微。春風幾度落紅飛。可憐多少人迷路。杜宇聲聲喚未歸 僧問。如何是大道真體。師劈脊打曰。鑿。曰坐斷舌頭。更請獨露。師復打曰。任你嚏。曰好個堂頭。愈出愈奇。師又打曰。莫亂走 問如何是那伽定。師曰。大地無寸土。曰意旨如何。師曰。踏著的不是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師曰。老僧不識者話頭 問如何是文殊自己。師曰。今日打柴。明日舂米 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十稜茄子九稜菜。曰此意如何。師曰。飯少鑿添 頌世尊陞座曰。雲開萬里烟波靜。月滿千江影自浮。惱殺孤鴻無意緒。一聲啼破海天秋 頌產難因緣曰。巴峽猿啼最慘情。斜陽客艇一聲聲。自從棹返江陵後。常惜遊人事遠行(古風然嗣)。

梵源琮禪師

閩人也。參東蓮然。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收得。如何是珠。然曰露也。師曰。如何是藏。然曰。八字打開。師曰。只如收得底。是甚麼人。然曰。上座不曾有那。師曰。一毫頭上通消息。物物頭頭本現成。然曰。猶是重說偈言。師佇立。然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從來鼻孔向下垂。然曰。識得你了也(古風然嗣)。

宗南振道者

姓林。瑞安人。為舉子。時有萬因老宿過訪其家。一見即問。你父親出家。你還知他面目麼。振擬對。因便與一拳。茶次。因復詰前話。振擬對。因復拳。從此頓起

疑情。一日與季弟眉聲談次。舉法華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隨詰眉曰。日日念佛。未必即生浮土。一稱佛名。即皆成道。有是理乎。眉高聲喚大兄。振隨聲應之。眉曰。是甚麼。振不覺。疑情頓釋。相與撫掌稱慶。省父法幢幟于大梅。問曰。臣朝君子就父。未審作麼生垂慈。幟曰。各自努力。振禮拜。幟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振復禮。幟連棒。參雪竇雲。問曰。父母深恩。如何報得。雲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振曰。恁麼則個個胸流千丈瀑。人人壁立妙高峰。雲曰。天上是。地下是。幟遷化後。參東蓮然。然舉世尊初生公案。詰曰。且道。雲門意在甚麼處。振曰。疑殺天下人。然曰。畢竟意如何。振曰。要與天下人出氣。然曰。出的甚麼氣。振轉身便出。歲餘。然印以心要。性不拘細行。城邑山水。隨興所至。即與卜居。有問個事者。但云隨緣隨緣而已(古風然嗣)。

漢陽棲賢大雲濟禪師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高峰拋出蒲團。雲門敲打露柱。棲賢直捷為人。免得摸褪擦褲。卓拄杖曰。會麼。未得國能。却失故步。除夕上堂。流光易邁事何如。爆竹聲中一歲除。獨許者枝木上座。儵然渾與世相殊。且道。他有甚奇特。而不為世累。所以道。惟王髻中有此一珠。大眾。若道是木上座。又是髻中珠。若道是髻中珠。又是木上座。祇如二途不涉。就中一句作麼生道。金輪天子寰中敕。帝釋門前放赦書。開百巖小參。掃盡烟雲。便見嵯峩萬仞。剪除荊棘。灼知本地風光。盤結茅菴。鑿空石室。效往哲隱居之樂。追古人坦率之風。炊無米飯。煮無根菜。與他四海高人聚首。五湖衲子同餐。任是長安甚鬧。管取我國晏然。喝一喝曰。搬開大小石頭去。放出清泉一道流。小參。舉拂示眾曰。石爛松枯。者個不朽。復擊禪床曰。劫火洞然。者個不壞。復擲下拂曰。且道。者個是個甚麼。良久曰。會麼。靜觀天上星千點。細聽譙樓鼓二更。首座寮秉拂。同門希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選佛場即不問。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猶是這邊事。希進語稍遲。師喝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便打。敬於座後撫掌笑曰。此子甚得宗門爪牙。乃曰。十方同聚會。觸處常穿世界。個個學無為。鼻孔觸摩家風。此是選佛場。拄杖頭不知按過多少。心空及第歸。切莫錯會古人意思。此是今晨濟上座。奉和尚命。秉拂上堂。希兄出來。為眾問一段話。解也解了。答也答了。諸兄弟。與麼會去。便省心力。其或未然。再聽註脚。拈拄杖。卓一卓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龐翁(獨冠敬嗣)。

荊州江陵天王寺沙翁海禪師

鄂之富川謝氏子。世襲錦衣。年二十。詣報恩脫白。徧參江浙諸尊宿。看本來面目徹悟。從徑山容受具。復參棲賢敬。機契受記荊焉。初開荊州鐵佛寺。後得古天王遺址碑碣。巨鐵為舊物。神鬼護擁。有竊掘者。輒雷電晦冥。屹不可動。師奮然中興。不數載殿閣堂室。煥然鼎新。祖席規模。大綱已具。晦山顯記曰。沙翁以英妙之年

。具開闢之力。一剎兩剎。咄嗟指顧。陡見興復。猶未足為沙翁奇。所奇者。徑山容老人。為列祖慧命。防閒僭亂。編輯燈統。以定宗支。所首辯者。則天王天皇兩派之誦譌也。使無人焉親履其地。窮其源則揣盤摸象。鬪諍繁興。曷有底止。今沙翁。為老人的骨之孫。而所興者。適江陵之祖窟。灼然見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天王。與天皇之嗣石頭。幽閒等之嗣天皇。天然證據。斬盡狐疑。老人心血。洞達於千萬世矣。厥功顧不偉歟 冬至上堂。昨夜西風吼似雷。今朝六出點空堆。游人若未知端的。剝盡羣陰陽自來。急薦取沒張乖。南枝暗地破銀顛。小人道消君子長。一回贏得笑顏開 上堂。山僧連日橫說豎說。熾然說無間歇。意欲發揚向上宗乘。殊不知隔靴抓癢。今日另展家風。更與諸人一條生機活路去也。擲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若是精金美玉。臨爐豈避猛火。苟類敗種焦芽。望風自然遠走。天王今日把住牢關。看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還會麼。當下劃然開隻眼。何須立地覓根由 春日上堂。臘盡春回。林間宿鳥先投語。風和凍解。澗底新濤早遞琴。梅破隴頭。清香襲襲。柳舒堤畔。翠色依依。時節至理自彰。萬景煥而爽目。一機契以快腸。灼然寶藏知誰委。笑傲風前我獨狂。為甚如此。不見道。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 上堂。無限春光纔見來。桃花開亦李花開。忽然又見春光去。枝頭枝底多狼藉。始信光陰不待人。勸君不可無本據。有本據。黃鳥聲聲陌上啼。明明都是西來意 解制上堂。結個牢關三個月。無端生自按牛頭。今朝忽值期圓日。又整輕包萬里游。回首鄉關何處去。冷烟空自鎖骷髏 示眾。禪不在參。道不在學。一任高眠。乾坤寥廓。驀呈拂子曰。會麼。黃鸝啼破綠楊烟。無限春光如玉削 示眾。風颯颯雨瀟瀟。東籬菊放正香飄。山堂竟日無思算。惟與故人守寂寥。且道。那個是故人。乃拍膝一下曰。參 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夜深靜聽松濤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牛鼯眠鷗夢清 僧參。纔入門。師便喝。僧擬申問。師曰。劔去久矣。弗勞刻舟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扭僧鼻曰。是甚麼。曰不會。師曰。蒼天 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曰。收 問觸不得。背不得。請師方便一言。師曰。露(獨冠敬嗣)。

湖廣棲賢半菴伊禪師

上堂。白雲片片。烟雨濛濛。滴水成冰。冰還成水。四時有轉變之機。八節無暫停之相。直饒向這裏。行得三步四步。轉得一轉兩轉。猶未是衲僧行履處。且道。如何是衲僧行履。敲空有響終難會。擊木無聲始覺知 上堂。智照洞然。本無迷悟。靈機廓爾。豈有階梯。討甚閒心情。設縵天網。羅籠九有。垂釣鰲鈎。撈撈四生。只為諸仁偷心不盡命根不斷。不得已而說句。無趣味話。却是殺人刀子。汝諸仁。還有親遭毒手者麼。隨唾曰。可惜許 問如何是真性緣起。師曰。蜘蛛結網打蜻蜓。僧喝。師曰。盡力跳不出 問千里特來呈舊面。乞師一接。師曰。且過者邊。僧移足。師曰

。脚跟未穩在 問如何是法眼。師曰。你是個飯袋子。曰錯認定盤星。師曰。可惜許問和尚憑何手段。得獨老人付囑。師曰。殺人不眨眼。僧豎拳曰。還殺得者個麼。師曰。大海不納死屍(獨冠敬嗣)。

南嶽福嚴懷先純禪師

上堂。祇一著活活潑潑。無欠無餘。本自寥廓。擬欲尋思。千錯萬錯。見不可見。却本難却。趙州問老南泉。明頭合。暗頭合。擲拄杖曰。萬里天邊飛一鷲 上堂。貨是真貨。錢要足百。有買者現過手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就中有個漢。亦無新亦無舊。不逐四時凋謝。不隨寒暑推遷。統攝羣生。包羅萬有。和氣藹時。村歌社舞。大眾可識渠儂麼。積廚堆中多意氣。和光混俗樂無為(獨冠敬嗣)。

鄂州一指斐俞琳禪師

上堂。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雲。扶起剎竿。徧界香飛菊蕊。拳倒黃鶴樓。千機截斷。踢翻鸚鵡洲。八面玲瓏。放出陝府鐵牛。咬殺嘉州大象。如斯舉唱。猶落今時。作麼生道個出格句。喝一喝 上堂。猛虎項中解鈴。還他好手。蒼龍額下奪珠。須是奇人。真有如是人。行取如是事。眾中果有麼。良久曰。自從少室分燈後。直至今音信稀 上堂。若據正令○○。總教佛祖○○。若是真實○○。莫向者裏○○。以手拍膝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獨冠敬嗣)。

西湖留錫問石直禪師

慈谿陳氏子。過杭州官巷口。見凌遲女子有感。投留錫省刳度。參一口氣不來。後因舟次錢清。墮水有省。省問曰。聞汝墮水有個會處。祇如一口氣不來。在那裏安身立命。師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省曰。猶有這個在。師曰。和尚却疑某甲那。省頷之 問即今且道即今句。如何是即今句。師曰。荷葉連天碧。柳條拂地青。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山僧當門齒缺。語不關風 三不是頌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天高地厚。烏玄鶴白。張三不識竹筴籬。笑煞東村李大伯(盧舟省嗣)。

永嘉陽湖寶界雪定潛禪師

邑之葉氏子。初參大梅幟。鍼芥密契。後見留錫省于吼山。省問。三脚驢子弄蹄行。作麼生道。師作舞而出。省然之 師問僧。那裏來。曰吹臺山來。師曰。還聞王子晉吹笙麼。曰聞。師曰。是何曲調。曰不是滿江紅。便是行路難。師側耳作聽勢。僧罔措。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盧舟省嗣)。

南安珂雪璨禪師

江西南安人。參福嚴容。容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自是疑情大發。久之。聞板聲有省。值容過堂。師迎拜曰。承和尚賜棒。今知痛癢矣。聲未絕。容便打。師曰。恁麼則痛處加錐。容曰。知痛癢的是誰。師拜曰。恩大難酬。容大稱之。次年。隨留錫省住吼山。呈女子出定頌曰。你稱奇。我道異。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盧

舟省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嘉興普明香嚴桂禪師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燈正好。燈月兩交輝。四衢開浩浩。我家一盞祖師燈。光明遍界能長久。不惟元夜展芬芳。要見隨時即便有。臥官街喫官酒。會得三三原是九。解開布袋任縱橫。花街柳陌揚家醜 示眾。舉文殊三處過夏畢。師曰。若向理上看。迦葉膠柱鼓瑟。若向事上看。文殊了無忌憚。普明當時若在。用個移換手段。均其事理。縱使釋迦老子。也拋在大千世界之外 示眾。舉興化打維那話畢。師曰。克賓大似蘇武奉節不屈。受得一番冷落。贏他千載芬芳 示眾。舉靈雲見桃花話畢。師曰。靈雲明修棧道。玄沙暗度陳倉。作用雖然各別。鼻孔其如一般。圓悟曰。具透關眼者。辨他未徹處。也是胡餅裡呷汁 示眾。舉趙州訪二庵主話畢。師曰。庵主兩個拳頭。如太行王屋。千古巍然。趙州作用。如黃河倒瀉。緩急隨宜。圓悟曰。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想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要知趙州作用處麼。老婆心切呵呵笑。一任傍人說短長(石關凌嗣)。

當湖重鳴千靈愚禪師

本邑王氏子。早歲知有向上事。投復庵乾刳染。令參。潛自泣曰。大事未明。一口氣不來奈何。晝夜參究。衣不解帶。往參龍華宗繼謁。折蘆傑。因閱五祖演錄曰。若論此事。如人作賊。教兒引兒入櫃走脫語。疑情頓釋。即入方丈叫屈。傑連棒打出。遂呈偈曰。十六年來覓馬騎。一回相見一回疑。今朝識破賊窠臼。處處山花開滿谿。傑笑頷之。師掩耳而出。復參金粟昇。昇一日問眾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山僧昨夜脇痛。因甚諸人不痛。師曰。鉢盂不用重安柄。昇拈棒。師拂袖便出。最後至普明凌處。入室。凌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便喝。凌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展兩手。又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且道。中間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露柱證明。因呈偈曰。舌根未動機先露。迦葉無聞賊已彰。會得箇中消息意。梅花枝發短和長。凌曰。放汝三十棒。師便出。服勤既久。乃蒙印可。自後深隱。不欲涉人間世者。二十載如一日云(石關凌嗣)。

建寧崇安武[(雪-雨)/粉/大]壽宗位禪師

漳浦盧氏子。世業儒。年二十餘。禮巨信彌于南山薙染。遍參經山古南諸大老。後于金粟元之記荊焉。事母至孝。及世亂。結茅武[(雪-雨)/粉/大]養母。足不出山者。三十餘載。僧舉問。大徹麼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紅爐焰上雪花飛。

曰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曰。天高東地傾西北。曰大修行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師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師曰。青天更須喫棒。曰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證不著。師曰。只為大近。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山僧住此武[(雪-雨)/粉/大]。已近三十秋(百癡元嗣)。

永嘉法通獨牧護禪師

古田王氏子。幼隨父耕樵。父歿。火化。見白骨生感。投極樂剎染。連雲成回閩。一見皈心。力加參究。後聞金粟元在百山開堂。至彼作火頭。把火次。忽聞元震聲曰。汝是火頭。當時如夢中喚醒相似。便會得連雲棒頭落處。既而成主席法通。師重參謁。淵歷居名剎。師俱巾瓶不離。雖屢嬰捶撻。益堅信受。時福嚴容。住雙徑。成攜師省觀。成辭歸。容獨留師。直歲三載。機緣默契。成審世緣之將盡。促師南回。執筦庫事。是冬。成遇難。茶毗畢。持所遺。往福嚴繳於容。容頷之。復留直歲。已復留筦庫。凡六經夏臘。辭歸。俾主連雲。繼住法通。再應密印福昌數剎。上堂。玉自白。金自黃。鼻自短。鶴自長。本來成現事。何用更商量。吹臺不在青山外。甌海何曾離浙江。結制上堂。常住澹澹泊泊。衲僧零零落落。齋主固請上堂。山僧難以推托。放下掃帚糞箕。拈起龜毛兔角。不說者也之乎。單提向上一著。趁此爐鞴紅時。大家緊著手脚。設或一念遲疑。未免眉毛燎却。上堂。頭陀峰下。密印堂前。無道可學。無法可傳。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不著文字。豈落言詮。祇有一般親切處。普柳聲吼各爭先。師嘗書偈曰。山僧六十五。一身無可慮。直待寂光人。便向寂光去。藏所閱圓覺經頁中。次晨。忽語侍者道志曰。殿角將傾。志曰。待今冬修理。師曰。不能及矣。是晚。寂光寺僧。請師舉火。師笑曰。我即來。問攜誰去。師曰。我自去。眾莫喻其意。浴畢入方丈。偃息跏趺如平時。比明已坐化矣。其日。殿脊鴟吻忽傾。師生於天啟壬戌。寂於康熙丙寅。世壽六十有五。僧臘四十九。火後。牙齒衣鈎不壞。得五色堅固子數十顆。門人就吹臺山麓。磬塋奉之(古淵成嗣)。

夢澤祇園洞源基禪師

上堂。舉國清機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師曰。國清欲賣風流。拋出一箇死猫頭。惹得蚊虻蠅蚋。尋腥逐臭。有甚了期。顧眾曰。且道。祇園又作麼生。藥舖雖開無別物。單賣一服巴豆丸。穢惡教他屙盡了。通身病去自心安。上堂。分明舉起不須疑。直下掀翻展大機。說與諸人猶不會。可憐辜負兩行眉。上堂。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拔關。千人俱得安樂。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小參。大庾嶺頭不趕上。道明不知本來面目。少室巖前不立雪。二祖如何心得安。所以道。未得箇入頭處。須要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如吳道子畫龍未經點眼。不解飛騰。即今莫有要點眼者麼。拈拄杖。一時打

散。歸方丈(靈嶽古嗣)。

宛平崇寧何一自禪師

上堂。佛未出祖未來。觸著些兒笑盈腮。殷勤為打禾山鼓。雲從龍兮風從虎。那箇男兒不丈夫。耳不聾兮眼不瞽。何必馳求覓佛祖。顧左右曰。還委悉麼。面皺皆因陪笑得。背駝只為鞠躬多。小參。大凡學道人。須識本心。且莫自瞞。方可學道。多見庸流。認賊為子。認奴作郎。以為心要。此實錯會。一語一默。且沒交涉。非語非默。亦沒交涉。我這裏鍼筍不入。為你諸人。分明說出。良久曰。老僧失利。示眾。崇寧有一奇特事。舉似大眾。大地不是土。大山不是石。大海不是水。大悟不是道。若人向這裏薦得。以見諸佛正眼。而識祖師巴鼻。雖然。如檢點將來。畢竟見也不是。識也不是。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不是不是。問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為什麼尾巴過不得。師曰。為他有疑情在。士罔措。師曰。果然過不得。師畫一○相。侍者曰。零零落落。師又加一劃。者罔措。師便打一客來參。師曰請坐。客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者非道也。時間驢鳴。師曰。這箇是離也。不離也。客罔措。師曰。患根在這裏(性空臻嗣)。

廣陵毗盧雪樵林禪師

山陽史氏子。示眾。舉香巖上樹話。頌曰。周郎平地起干戈。鬼面神頭有許多。忽遇武侯傍一覷。百千伎倆盡消磨。示眾。舉南泉刈茅話。頌曰。相見拈鎌子。為君指處明。官塘猶不顧。只向草中行。示眾。舉鹽官安國師喚侍者將犀牛扇話。頌曰。水滿清溪花滿丘。老漁乘興汎扁舟。臨江直下頻垂餌。却恨遊魚不上鉤(石庵瑀嗣)。

金陵綠蘿月潭緣禪師

問如何是徹骨徹髓的句。師曰。昨朝下雪。今日天寒。頌產難因緣曰。殃嶇納敗缺。世尊重漏洩。固是老婆心。弄巧翻成拙。頌百丈野狐曰。不昧與不落。兩邊都不著。有理實難伸。何人識好惡(白嵩俊嗣)。

正宗懷日光禪師

上堂。泥牛鬪入海。鐵馬晝嘶風。石女擡眸。木雞叫月。直得蛟龍震溟渤之波。乳虎帶須彌之翅。諸仁者。此事常在日用中。還委悉得麼。良久。卓拄杖曰。風雲展轉雷驚蟄。拍手丹霄劫外春。上堂。法幢新建。法道重揚。法聲顯密。法味馨香。昨日晴今朝雨。飽飡衲子。分明看取。寒時寒熱時熱。且道。寒從何處起。熱向那裏來。若也于此緇素得落處。分明證取金剛種智。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天則琛嗣)。

蘇州葑溪慈航石帆堅禪師

定海朱氏子。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座話畢。師曰。徹骨寒梅越眾芳。庭前揭露映瑤光。可憐不遇攀花手。狼藉枝頭多少香。擊禪床下座。永昌院入新應供堂。陞座。

頹網重整。接待雲水高流。舊店新開。運出天厨妙供。雖然。家常茶飯。皆從本有中來。不論是聖是凡。到此與他一杓。雖然。且道。阿誰證明。舉起拄杖曰。金牛和尚來也。卓一卓 問如何是曹溪路。師曰。東西南北。一僧指空曰。誰能動得。師曰。為我將架上衣來。僧轉身。師曰。動也動也 師康熙甲辰佛誕前二日示微疴。集眾告假移時。有俗弟子。再扣師意旨如何。師曰。我只有一禮。言畢。命侍者。扶兩足上升。坐以脫去。塔於院東(古風然嗣)。

潭州濱陽清修簡庵緣禪師

鄂州桃溪劉氏子。上堂。春日晴。春鳥鳴。森羅及萬象。處處露全真。露地牛。驀翻身。香飄無影樹。花放不萌枝。黃河解凍初回暖。萬壑千巖翠色新(古風然嗣)。

臨安天目龍門瀛吼震禪師

楚澧蘭黃氏子。遊天目過龍門舊址。愛其山水幽僻。擲蒲團於古鐘內。跏趺者七日。後樵牧入山。覩師吁駭。徧聞遐邇。里中君子。嚮師道德。詣座參請無虛日。不數年頓成寶坊。凡叢林有者。無不備焉 上堂。靈山一別已多年。今日重來話祖關。拈起一枝龜毛拂。斬新條令為流傳。且道。以何為驗。揮拂子曰。一滴曹源能活卓。人間流布億斯年 舉馬祖藏頭黑海頭白因緣。頌曰。杜鵑枝上喚春歸。雨妬桃花血染泥。底意分明孰委悉。猶教空向五更啼(古風然嗣)。

華亭東禪元象乾禪師

示眾。今朝恰值重陽節。忽憶登高落帽客。當知秋老菊花黃。引得淵明情不歇。參玄士各省省。埋頭莫作痴迷客。急須猛力著精神。生鍊秤錘咬出血。驀然遇著大家知。畢竟如何為甄別。良久曰。秋葉如花帶雨紅。隨風搖蕩成狼藉(古風然嗣)。

杭州東蓮法圓曇禪師

越之姚江韓氏子。小參。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晝見明夜見黑。雲騰鳥飛。山青水碧。異類殊般。男女僧俗。且道。佛在甚麼處。遂豎拂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大雪示眾。雪深簷溜響砰砰。報道楊岐正脉行。撲碎虛空渾一色。掀翻大地絕纖塵。普賢失策機先露。文殊悵惶便躲跟。累及普門忙不徹。家家戶戶密追尋(古風然嗣)。

杭州聖安野潛原禪師

諸暨余氏子。示眾。花簇簇。錦簇簇。臯亭風月古。半山家計足。陶潛招友入社來。丹楓滿地襯黃菊。揭示父母未生前。當人本來真面目。豎拂子曰。報君知須努力。鍊壁銀山俱粉碎。閃電光中轟霹靂。喝一喝 頌興化擯維那曰。不圖打草要驚蛇。辣手還他老作家。霹靂轟然風雨過。碧天好看綻晴霞(古風然嗣)。

秀州壽生古庵捷禪師

上堂。久不陞堂靜掩扉。今朝特地示全機。水流花落相忘處。遊子天涯歸未歸。梅子熟時消息好。日長無事看雲飛。大眾。若作佛法商量。盃盂安柄。若作世諦流布。自埋己靈。且畢竟如何得恰好。響。揮拂子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達夫明嗣)。

紹興真成祖峰凌禪師

山陰王氏子。上堂。豎拂子曰。若論者個。在天天中之尊。在人人中之貴。在法法中之王。在物物中之大。向者裏洞徹得去。三世諸佛。與諸人無二。諸人於三世諸佛無別。無二無別。光明顯赫。萬象森羅一掌平。大千剎海都超越(性空臻嗣)。

臨安福勝無減清禪師

廬江徐氏子。上堂。出窟獅兒吼一聲。狐狼野豕盡藏身。揭開宇宙渾無物。山色依然自古今。上堂。寶鏡當臺。鑿鑿在掌。個中底意。特為敷揚。扶起破沙盆。整頓舊紀綱。要使滄沱一脉。源遠流長。宗風振法音彰。丈室烟霞時煥彩。塵揮花雨落天香(公衡仁嗣)。

蘄州法勝白巖能禪師

本州顧氏子。上堂。風乍歇雨初晴。桃花浪裏釣舟輕。柳眼舒金迎綠水。喬林鶯轉和歌清。森羅歷歷分明舉。何用重重更指陳。良久曰。切莫孤負山僧(獨冠敬嗣)。

漢陽棲賢舟峰岸禪師

示眾。紅葉滿山川。祝聖開堂於此日。蘆花飛兩岸。考鐘伐鼓正其時。回頭楚國風光。舉步先師法窟。樓閣重重。百億諸天。空翠擁江風隱隱。五千貝葉畫圖看。船載一江風。名利令人裝。不盡夜眠八尺地。展轉牽夢睡無多。所以道。紅塵中有佛法。塵說剎說熾然說。晝說夜說無間歇。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鷄足覓將來(獨冠敬嗣)。

漢陽玉山麗暉煦禪師

上堂。爐鞴鋪張此日開。無端嚼飯餵嬰孩。不知種草誰堪任。克紹吾宗豈易哉。上堂。春回大地。草木增榮。路上行人剛折柳。村中遊客採芳春。惟有桃萼將舒。幾人得似靈雲(獨冠敬嗣)。

黃岡竹樓魯子仁禪師

上堂。雪上加霜。天凍地裂。烏鴉嘴扁。叫寒不徹。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松枝秃底秃。尖底尖。南山北山。一齊鬪額。試問諸人。是何軌則。復曰擴。上堂。大開門戶。山是山。水是水。住也得。去也得。解開布袋。天是天。地是地。坐也得。臥也得。雖然去住自由。縱橫無礙。山僧拄杖。未肯放過在。何故。相見易得。共住難為(獨冠敬嗣)。

清涼覺悟祖尼禪師

杭之趙氏女。示眾。舉南泉賣身因緣。師曰。南泉只知索價。不顧瞻前。者僧雖解瞻前。不解顧後。祖上座。當時若在。待他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便與三棒。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出關小參。開關元是閉關人。一度拈來一度新。八面玲瓏明似鏡。十方世界現全身(虛舟省嗣)。

湖州天池天軾輪禪師

出關示眾。妙覺已圓圓成已。

秀州濮院香藏履庵經禪師

小參。行住坐臥。將錯就錯。祖師門下。不可放過。木馬趁西風。泥牛蹄踏破。錯錯。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正聞乾嗣)。

滌庵新禪師

小參。見色明心。正是眼花。聞聲悟道。孤負平生。除此二途。畢竟如何。喝一喝。歸院陞座。去日寒梅盡破腮。歸時秋色滿空堦。鄰家父老重相見。依舊眉毛眼上栽(正聞乾嗣)。

蘇州吳江承天萬壽無閻災禪師

小參。十五日已前。石裏麻油。十五日已後。水中烈火。正當十五日。花劈乾坤。橫身宇宙。放行也桃花滿樹。收來也月挂西樓。用盡自己心。笑碎他人口。祇如竹篋子跳上梵天。拄杖兒驀過東海。且道。是放過。是不放過。連喝兩喝。小參。喜怒哀樂之未發。即易之未畫。喜怒哀樂之已發。即易之已畫。未畫。我知其先天地。而引之無始。已畫。我知其後天地。而推之無終。此聖門濶論。老氏劇談。若是衲僧分上。如何分割。喝一喝。且道。是引之無始耶。推之無終耶。又喝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正聞乾嗣)。

雲間慧蓮弘毅具瞻任禪師

華亭陳氏子。上堂。禪禪。風擺蘆花江上顛。道道。月移竹影堦前埽。會則觀體全彰。不會自生煩惱。生煩惱。擬思更問玄門。笑倒江西龐老。小參。燕翻梁上。鷗戲灘邊。是法非法。是禪非禪。揮拂曰。會麼。爛泥有刺無人見。踏著方知脚底穿。題正聞乾像。鉗鎚惡辣怕怖。慣把虛空打破。華亭清白男兒。尚被渠農玷污(正聞乾嗣)。

南嶽大巖廣禪師

上堂。東石佛林。西石佛林。北山峰頂雪。南邊路上人。四維上下。其中所有。一一互望交參。各各常宣妙旨。山僧恁麼直示。諸人能向這裏默然神契。拈山海大地。安一眉杪頭上。拈一眉杪。徧滿山海大地。如此神通。如此無礙。汝等還委悉麼。以杖畫○相。震威喝一喝曰。猛著精彩。上堂。顯大機。施大用。將長作短。將短作

長。將大作小。將小作大。將高作低。將低作高。將圓作匾。將匾作圓。種種變化。應用不缺。等閑拈一烏豆。換却諸人眼睛。諸人還知落處也無。驀以杖畫[○/(○*○)]曰。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絳雪瑩嗣)。

嘉禾祥符如觀意禪師

上堂。望州亭。與汝相見了。烏石嶺。與汝相見了。法堂前。與汝相見了。大眾。既一一相見了。畢竟有何語話。良久。按拄杖曰。鶉鳩樹上啼。意在麻畚裏。示眾。拈拄杖召眾曰。還委悉麼。但依自己求。莫向外邊討。急須薦取猛回頭。慎勿癡頑落荒草。一回識得阿哥妻。元是尊前舊嫂嫂。卓拄杖。下座(絳雪瑩嗣)。

衡州開化雲門幻松蔭禪師

長樂林氏子。示眾。現成一句老婆禪。揭露分明在目前。未舉應須先薦得。將身算悟待何年。示眾。祖師好一顆摩尼珠。可惜陷在牛跡裏。累他南泉。費盡婆心。親為拈出。諸人且道。即今珠在甚麼處。良久曰。忽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絳雪瑩嗣)。

蘇州接待雪平隆禪師

示眾。舉為山水牯牛話。師曰。者漢如麀獨跳。不顧後羣。以致東頭未了。又惹西頭。當時幸得子為父隱。一齊放過。若不放過。猶喫山僧手中棒在。何故。舌頭倚卓無依倚。推向人前賣不休(金粟石庵瑄嗣)。

潛江大佛浪山嶼禪師

僧問。前百丈不落因果。為何墮野狐。師曰錯。日後百丈不昧因果。為何脫野狐。師曰錯。僧禮拜。師曰。若透得者兩錯。可以入事事無礙法界。不然。總是一隊野狐精。復示一頌曰。不落不昧報君知。突兀鴻門大啟時。若是英雄真漢子。當陽一踏透全機(金粟石庵瑄嗣)。

麻城問石璿鑑衡禪師

鄂之賀氏子。示眾。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話。師曰。者則公案。大似善卜者。吉凶一時判就。只要問事人識得爻象變動。何故。乾三連。變作天雷無妄。畢竟意旨如何。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金粟石庵瑄嗣)。

鹽官蕩輝玉禪師

頌風幡話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直須打破兩重關。清風明月長空濶。水是水兮山是山。頌興化打克賓曰。千差坐斷。脫體風流。至親骨肉。却是冤讎。一片婆心大難酬。憐兒忒煞不遮羞(巢庵定嗣)。

勝感雪平隆禪師

佛誕上堂。取來江海活波濤。煮作香湯薰面澆。直得渾身無避處。至今平地浪滔滔。元旦上堂。臘盡春回報眾知。今來古往速如斯。重開日月寰中照。又聽笙簧。韻裏吹。漸見冰河融斷岸。漫看梅萼發新枝。當知不動真常性。隨順逍遙樂四時。頌世尊初生日。嬰兒纔誕語琅琅。便解人前作主張。莫怪渠儂多意氣。人間天上更無雙。頌女子出定日。望春春未到春時。想到春容亦似痴。忽地一時春到後。不妨閒坐看花枝(石庵瑀嗣)。

婁江德慶博靈奇禪師

問聞和尚失了賊。果然麼。師搗住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其僧失色。師笑曰。果然心虛。便托開。頌百丈捲席曰。巨靈擡手華山破。布鼓纔鳴宇宙聞。驚起毒龍翻白浪。漫天漫地簸風塵。頌即心即佛曰。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時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季光是此聲(石庵瑀嗣)。

杭州佛日浪山嶼禪師

示眾。問前百丈不落因果。為甚墮野狐。師曰錯。曰後百丈不昧因果。為甚脫野狐。師曰錯。僧禮拜。師曰。若透得者兩錯。可以入事事無礙法界。不然。總是一隊野狐精。復示一頌曰。不落不昧報君知。突兀鴻門大啟時。若是英雄真漢子。當陽一踏透全機。上堂。薰風涼夏日長。白雲淡淡。流水蒼蒼。黃鶯啼綠樹。旭日照虛堂。人在藕花香世界。風流廓徹體全彰(石庵瑀嗣)。

蘇州崑山墨林遠禪師

解七小參。七日已前。人人懷赤水之珠。七日已後。箇箇抱荆山之璧。正當七日之中。針筭不入。水泄不通。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到者裏。三世諸佛。結舌有分。歷代祖師。插足無門。所以道。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今日不妨放開一線。與諸兄弟。通箇消息。驀卓拄杖曰。切忌無繩自縛。擲拄杖下座(石庵瑀嗣)。

金陵筏御濟禪師

小參。一年逢一度。花落又花開。說與林間客。時光不再來。諸人到者裏。剔起眉毛。豁開兩眼看。是箇甚麼。驀舉拂曰。千山紅葉落。一片白雲飛。佛成道日。示眾。怪哉瞿曇老。無端窮斯炒。說箇覩明星。早已逗漏了。爭似住山翁。澹飯隨時飽。高枕石頭眠。不假修證好(石庵瑀嗣)。

麻城問石璿鑑衡禪師

示眾。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話。師曰。者則公案。大似善卜者。吉凶一時判就。只要問事人。識得爻象變動。何故。乾三連。變作天雷無妄。畢竟意旨如何。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石庵瑀嗣)。

蕪州靈山問嶽泰禪師

陞座。神珠在握。弘佛祖大機。慧日當懸。豁人天正眼。直得森羅起舞。萬象騰輝。溢目光華。貫通今古。正恁麼時。如何是正令提底句。縱橫日月寰中掛。一亘晴空萬古春(石庵瑀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慧州寶華拈松寤禪師

上堂。挈挈波波。脚跟下不移一步。忙忙碌碌。鬧市裏不見半人。惟有不出戶庭底。朝往天台。暮遊南嶽。且道。歸家一句。又作麼生。還委悉麼。骨格天然多意氣。不向如來行處行。上堂。纔說戒又上堂。祖意教意。毫沒囊藏。若向這裏。全身擔荷。聖凡兩絕。迷悟雙忘。且道。釋迦老子。與達磨大師。即今在甚麼處。顧左右曰。各歸衣鉢下。板嚮赴齋坐(諾諾導嗣)。

廬陵龍須開一徑禪師

浙江烏程朱氏子。幼失怙恃。隨祖受經。日記數千言。弱冠能屬文。忽厭世相。白祖。至吳門靈瑞。禮融印刳落。印令讀楞嚴法華。過目解義。恍悟夙因。乃辭印。參焦山乘。一見器之。勉示庭前柏樹子話。疑情日發。既而到廬山。值天界盛開法圓通。便求進堂。提撕極切。至第五日。進方丈。跪問。弟子做工夫。請和尚示個入處。適版鳴。盛曰。版嚮了。喫粥去。師起擬出。未跨門。心中忽然踴躍。如輓出一輪紅日。便連禮數拜。盛曰。我有甚指示。師曰。和尚老婆心切。盛微笑。打一如意。從此徧歷諸方。末上青原。謁秀。秀問。那裏來。師翹一足。秀曰。莫學者虛頭。師曰。從來不誑語。秀曰。打野裡漢。參堂去。命掌牋翰。既而囑授。出住西昌龍安廬陵龍須禾山甘露。上堂。修證即不問。灼然四染汗一句。定綱宗坐斷千差語。鉢盂裏走馬。淨瓶裏涕唾。衲僧家巴鼻。大蟲看水磨。喝一喝。開爐上堂。月令建子。律應黃鍾。滴水滴凍。衲子家風。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龍須山裏。擇死柴頭。撥無烟火炙得。無言童子滿面紅。規模習氣盡銷鎔。巨靈擡手無多子。擘破華山千萬重。上堂。今日開爐。先與大眾議定。一不得助。一不得忘。三不得釘樁搖櫓。四不得鑿壁偷光。五不得矜嶮孤露。六不得衣鉢還鄉。果能依斯六者。方解事于空王。喝一喝。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你是個死漢。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拂却眼裏塵。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便打。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禮拜了退。師于康熙戊午秋季示微疾。動靜如常。至十月初二日。索浴刳髮更衣。命侍者進紙筆。書遺言與偈

。一一詳切。擲筆而逝。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塔于本山之麓(眉庵秀嗣)。

當湖善護菴尼一音見禪師

姓戈。適沈以疾謝。投伏獅剛披剷。看萬法歸一話有省。剛問。如何是有物先大地。無形本寂寥。師曰。到家何必說程途。剛曰。如何是你到家消息。師曰。仲冬天寒。請和尚珍重。剛為印可。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頌曰。春花爛熳柳隨風。泊岸漁舟解轉蓬。鏡裏山河原不別。一聲孤雁落長空。臺山婆子頌曰。婆子臺邊弄釣竿。風流脫體幾多般。不因趙老來親看。往往行人被熱瞞(祇園剛嗣)。

琬公琳禪師

參模。侍立次。模問。古人有三種墮。且道。如何是類墮。師曰。何處不稱尊。如何是隨墮。師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何是尊貴墮。師曰。我為法王。于法自在。模打一掌曰。者是那一墮。師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永泰模嗣)。

宜興陽山潮音轉峰頂禪師

太倉朱氏子。示眾。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蠢動含靈俱有佛性。為甚狗子却無。州曰。為伊有業識在。師曰。陽山那時若見。恁麼答話。未免拍手大笑。何故。待者老漢豁開頂門正眼。自然不墮有無窠臼。示眾。舉僧問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三寶。悟曰一餐胡餅兩餐粥。曰不是這三飽。悟曰老僧日日奉持。師頌曰。問亦尋常答亦奇。和盤托出更無私。奉持一句超三寶。雪曲陽春非楚詞(鐵關能嗣)。

嵩山玄水杲禪師

江南無錫黃氏子。父夢雙輪從室並昇。照徹上下。感而有孕。生時有六種震動之徵。幼性愚頑。長而懶學。年十三出遊。途遇餓殍。遂驚駭問同行僧。有何法可免此苦。僧曰。欲免此苦。必求出世。去塵遠俗。參訪知識。見徹本源。得離生死。師即拜謝。回告父母苦求出家。送惠山寺披剷。因看古德錄。至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縛樹頭風之句。頓起疑情。一夕無眠。次日腰包別眾。直抵龍池。至山門擡頭。忽見龍池曉雲額。前疑盡釋。乃口占曰。早知個裏原無我。何苦終朝冒雨行。可笑諸方學道者。龜毛兔角強追尋。遂入方丈。微問。冒雨來山。所為何事。師曰。道即不堪。微曰。不涉程途。你試道看。師曰。和尚為甚不領話。微曰猫。師曰。將謂將謂。微便打。師曰猫。微復打曰。教得孩兒會罵爹。參堂去。師一喝而出。後微命師承嗣楫首座。師不敢違。以受記荊。出住本邑嵩山。既而入都。得膺。

世祖章皇帝恩渥優隆。命于慈壽開法。示眾。月正明秋已老。砌下寒蛩聲且悲。世人何故多顛倒。只知折桂與攀花。誰肯迴光而返照。百年三萬六千朝。彈指之間便過了。吾等林下衲僧家。切莫從他顛倒好。朝參暮叩不宜遲。究明己事必須早。急急償還他飯錢。莫待闍君親自討。山僧此語非等閒。只要諸人自悟好。若將此語等閒

看。到頭空自傷懷抱 晚參。道二不成雙。道一不成隻。兩個五十文。究竟是一百。數目甚分明。阿誰能辨別。瑞雪落紛紛山河成一色。報諸人警不警。坡前野鹿與行人。一步明明一個跡。若能者裏徹根源。一主參學事已畢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三峰。師豎拳曰。三峰還有者個麼。僧喝。師曰。伶俐漢子。僧擬進語。師直打出 僧參。師問。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僧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僧擬議。師打曰。弄虛頭漢(古帆楫嗣)。

永嘉法通極牧傑禪師

邑之林氏子。幼共諸童子戲。好聚沙為塔。或瞑目趺坐。識者異之。十五歲失怙。起無常想。辭母。乞禪靜菴朗心脫白。指謁法通大拙。令看楞嚴。至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處。疑情頓發。究未豁然。參密印幟。隨參理安福嚴明發天童諸大老。皆有機緣。然終不自肯。聞大潮楫道風。賣布單參請。纔上法堂。即曰。久聞大潮潑天白浪。因甚今日到來。點滴也無。楫曰。闍黎好生。照顧袈裟角。師曰。恁麼則沾恩有地。楫打曰。且道是賞是罰。師曰。禮謝和尚。楫曰。今日打著半個。師掩耳。楫即留作維那。旋授師衣拂。出住法通 上堂。遮一片田地。最初威音王前契書。已交與諸人了也。一任深耕易耨。莫不乘時獲益。祇是年代深遠。荒唐懈廢。若也回頭暫觀。退步就己。方知從本未嘗少失。所以道。祇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且道。作麼生是舊時人。卓拄杖曰。眼底瞳人吹鬚策。鼻中獅子露威獰 除夕小參。舉拂子。召眾曰。還見麼。此是人人本有底新把柄。即是從上佛祖未了底舊公案。今朝不免拈頭作尾。翻尾作頭。貴使大家知有。拂一拂曰。向者裏。要覓纖毫生滅去來之相。猶如尋始末于環輪之所。求向背于虛空之中。更說甚麼此陰方謝。彼陰未生。大抵人情有得方失。世路無往不還。所以法昌。邀首座喫湯。聊表家風。北禪向僧堂烹宰。勞費太甚。若也檢點將來。盡屬世諦流布。且道。法通者裏。畢竟將甚麼。與大眾分歲。擊香几曰。少間聞殿上鼓聲。速下食堂驗取 越四載。退居化城。至康熙庚申八月二十三日示疾。至閏八月二十三日辰時。忽取水澡浴。更衣趺坐。眾請說偈。師曰。緣聚示有生。緣散示有去。生死皆夢幻。何須重說偈。良久曰。大眾會麼。一喝而逝。師生于明天啟丙寅歲十月十七日。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七。塔于化城(古帆楫嗣)。

易菴燧禪師

常州宜興人。示眾。風捲殘雲盡。山山長綠苔。日輪當午卓。萬戶笑盈腮。敢問諸人。且道笑個甚麼。土原是泥做的 世尊拈花頌曰。靈山塗毒突然搥。吐胆傾心露爪牙。一笑飲光天地裂。傾湫倒嶽許誰誇 女子出定頌曰。出定入定。磨磚作鏡。文殊罔明。虛空安柄。咄(梅山鼎嗣)。

松萬庭南筏禪師

示眾。廿年參遍叩諸方。毒氣深藏自覺忘。不是此回傾腹瀉。怎能屙淨者條腸上堂。倒接無根樹。橫挑海底燈。祇是尋常茶飯。是非海裏翻身。人我山中獨步。猶是本分生涯。輸却山子。自喪家風。踢倒淨瓶。無非壺弄。如金鵬香象截取龍吞。孰敢睥睨。有如此威德。有如此作略。堪能克紹宗猷。興隆祖道。方可欺君不得。若是迷封滯殼。非唯埋沒自己。抑且屈辱先宗。即今還有超宗異目的漢子麼。若有。道不虛行。若無。山僧今日向千聖頂[寧*頁]上。作獅子哮吼去也。喝一喝。下座 上堂。雙眸突出雪山睛。怪嘆奇哉海嶽驚。平地賺他多士子。今朝盡道悟明星。豎拂子曰。見麼。若向者裏薦得。不但同迦文老人。一個鼻孔出氣。亦與三世如來。把手共行。設或顧竚停思。白雲萬里。眾中還有證據者麼。擲拂子曰。了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響谷徹嗣)。

順天房山雲居溟波古禪師

畿南武清郭氏子。弟兄七人。師居第五。因父病。得冥警許子出家。七歲捨入天仙菴。禮智安薙染。菴本應院。平居無異俗習。師每嫌之。痛念生死事大。莫可咨決。至二十五。跪誦華嚴。足不越閫者三載。偶禪客勉令參學。遂于愍忠圓具戒。參大博乾于天津如來菴。便求掛搭。刻苦研究。一日進方丈。問如何是本來面目。乾豎拳。師曰。除此還有麼。乾便打。從此疑情愈發。後隨至楊村報成寺。乾落堂曰。堂中有個病漢。欠出一身白汗在。師聞之。工夫彌切。目不交睫者四晝夜。因上單脫履。忽有省。遂白乾。乾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曰。六六三十六。乾曰。不是更道。師曰。九九八十一。乾打一掌曰。這是九九八十一。還是六六三十六。師一喝便出。自是當機不讓。復侍三載。得蒙印可。守靜西峪雲居十載。始應 多羅惠王請。開法海會。繼住龍溪南塔如來盤山甘露諸刹 結制上堂。寒暑遷流。神光不昧。乾坤轉運。物我全彰。融通萬有。而非色非聲。坐斷要津。而即心即佛。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始知本無生滅。有甚結解。且應時開爐一句。又作麼生道。是聖是凡銷鑠盡。當陽直指本來人 臘八上堂。問第一義諦即不問。夜觀明星事若何。師曰。點鐵成金。曰還有脩證也無。師曰無。曰既無脩證。六年苦行。又作麼生。師曰。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乃曰。天不高地不厚。自利利生。非新非舊。未過關者。眼光爍破四天下。已過關者。始終不曾離窠臼。驀召大眾曰。且道。釋迦老子。夜觀明星時。還離窠臼也無。眾無語。師呵呵大笑。下座除夕小參。臘月三十日到來也。諸人脚跟下事作麼生。汝等須知。人人本有。個個圓成。所以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若離這個。當面錯過。三世諸佛。也是這個。歷代祖師。也是這個。天下老和尚。也只是這個。乃至鱗甲羽毛。草木昆蟲。無不承這個恩力。諸人還會得這個麼。若也會得。眉毛依舊。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觀音誕日上堂。曾為古如來。廣歷塵沙劫。大地悉圓通。何處有生滅。

三十二應現全身。剝剝塵塵都漏泄。顧左右曰。且道漏泄個甚麼。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上堂。杲日正當空。照耀無邊際。應現絕遮攔。生死渾無忌。世出及世間。總歸第一義。衲僧如薦得。蘇嚕和[口*悉]哩。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空裏幢旛無罣碍。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巍然獨立絕攀援。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頌女子出定曰。青山孤聳挂高雲。婢見奴兒意便慙。月下共彈離恨譜。只堪惆悵不堪聞。頌趙州狗子佛性話曰。明鏡高懸照古今。有無不涉淨無痕。浮光散盡秋光露。明月蘆花一色新(大博乾嗣)。

京都洪光解三洪禪師

蘇之嘉定葛氏子。母生時。預兆吞月之夢。纔離襁褓喪母。五歲父送就學。稍識字。喜閱宗門文字。漸長樂游琳宮紺宇。聞梵聲則怡然忘返。乃厭世相無常。以出家之意白父。父不許。因循至十七歲。會父遠出。遂決志。禮南翔白鶴寺會心師剏落。偶值徑山容老人到寺。示參趙州無字話。一日容問。白鶴南翔久矣。子為何在此坐地。師應聲曰。祇待扶搖九萬風。容笑曰。我助子可乎。隨打一掌。那時雖不知這一掌落處。胸中却也生疑。二十六歲。受具于海藏香雪律主。嗣後徧參福嚴靈隱靈巖機緣頗多。丙午年。進京謁盤山乾于放生池。耳提面命。親炙多時。適胡少宰弟翮羽。請閉關千牧園六年。一日看華嚴元談。至十元門海印森羅常住處。如醉復醒。因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始契昔日徑山容一掌之意。壬子夏。出關到盤山省覲。乾問。你在關中。有新契證處。何不呈似我看。師曰。好個消息。乾曰。靈雲見桃花而悟。玄沙畢竟不肯他。師曰。今日捉敗老漢。乾休去。次日。乾舉百丈再參馬祖機緣勘師。舉到即此用離此用處。師便喝。乾曰。本該我喝。師曰。敗將不追。乾大笑。師便出。嗣受記荊。出世京都海會。復興圓教。及今被。

旨。現住洪光。前後七領院事。遵。

旨住香山洪光寺。入院上堂。乃揮拂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如皓月之凌空。光輝八極。燭照萬方。有時坐斷千差。有時放開一線。放開一線。紅塵浩浩之中。橫拖布袋。何妨等個人來。坐斷千差。寂寂孤峰頂上。冷靠繩床。却好共留雲住。所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萬法本閒。惟人自鬧。若是久參英彥。自然頓歇馳求。南泉水牯。聞牧磔北溪南。眠雲嘯月。叨蒙。

聖主洪庥。三聖瞎驢。蹴踏嶺頭山下。運水搬柴。盡是祖師活計。現前大眾。還有報德酬恩者麼。良久揮拂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送華嚴揆進院。日佛大人傳。

旨命上堂。欲入西山已有年。近承 恩賜白雲巔。借兄柳栗橫肩上。偶爾成文是宿緣。若論斯道。本無住相。動止隨緣。拈起則剝剝塵塵。盡在華嚴境裏。放下則人

人物物。統歸選佛場中。異口同音。誦佛聲于聖境。淨土不隔于纖毫。通力合作。移金錫于雲端。靈山豈分乎今古。況知宗而不知經律者。謂之增上慢比丘。知經而不知宗律者。謂之不淨行說法。知律而不知宗教者。謂之破戒佛子。止如華嚴和尚。不舍一法。三身具足。四智隨心。能報天庥之厚德。深酬佛祖之弘慈。萬方普被。八極同霑。更喜滿自青山。鵲噪鴉鳴。同談般若。幸叨吾。

皇上苑。溪光山色。全露遮那。事如是。理如是。圓融難盡。日殊勝。月殊勝。妙用無邊。諸仁者。且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應驗在甚麼處。揮拂顧左右曰。皇天無親。惟德自輔。圓教寺裕親王。啟建大悲期圓滿。請上堂。乃驀豎拂子曰。此是大悲千手眼。復放拂子曰。此是圓滿陀羅尼。不涉數量名言。不落見聞知解。直下轉轉活潑潑地。與物作則。為瑞為祥。建法因人。無偏無黨。都盧是個大解脫法門。以此消愆。如湯沃雪。以此廸福。福增無量。乃至天地得之以清寧。日月得之而流行。凡有所為。無不殊勝。名之曰牟尼珠如意寶。至于身班帝穆。能副人天之喜。爵重珪璋。永承家國之榮。事理雙彰。古今一貫。祇如今日佛事功圓一句。又且如何。良久曰。頂門放出摩醯眼。照徹三千及大千。供齋米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恁麼道。難補饑瘡。不若今日王府中傾出幾十大斛。一任諸人飽飡細嚼。永絕饑虛。水邊林下。東觸西觸。不犯他人苗稼。何須更用索頭。山僧恁麼說話。意在于何。良久曰。休休。山僧不學老金牛。鼻繩為爾掀翻也。窮目還須更上樓。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六月火燒山。問。萬緣放下。因甚這個放不下。師曰。五戒未持在。問。拄杖與和尚眉毛。相去多少。師曰。隔一線。問。如何是乾矢橛。師曰。火燒不著。水浸不爛。問。鐵船浮海面。不載往來人。未知等個阿誰。師曰。數不到你。問。如何是日面佛月面佛。師曰。山僧只有拄杖。僧作禮。師便打。問。靈鋒在握。誰敢當前。師作怕勢。僧作禮曰。驚動和尚。師曰。草裏漢(大博乾嗣)。

京都海會聖心覺禪師

薊州玉田王氏子。上堂。蘇州有常州有。象王回顧。獅子哮吼。踏倒須彌。露出北斗。咄咄咄。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不是楊岐驢。亦非子湖狗。看取東山水上行。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有個甚麼。以拂子打圓相曰。向這裏會去。上堂。風寒思衣。喫飯思飽。寒也不寒。飽也不飽。生處更要熟。熟處便生巧。打破趙州關。長安路不遠。深防子湖狗。直下露牙爪。多少參方客。個個被他咬。擬議若思量。東方日出卯。會得在途中受用。不會則饑思煎。餓思炒。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截斷中間沒兩頭。明明歷歷通今古。個事從來不記秋。薰風至殿閣幽。無影林中牧白牛。自從食盡欄邊草。在處風光豁兩眸(大博乾嗣)。

薊州盤山佛藏正禪師

上堂。人境雙彰。萬法崑然。照用齊施。三乘密布。且道。人境雙忘照用俱泯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萬器同金。萬車共轍。眼上橫眉。口中藏舌。于此了然。何用別說佛祖最上機。萬里一條鐵(大博乾嗣)。

京都隆禧容宇貴禪師

上堂。法印高朗。如晴日麗中天。至道常弘。似秋蟾映滄海。塵塵普照。剎剎全提。接有情總登上乘。化無相咸明實義。此是佛祖慈悲。權宜利濟。若是祖師門下。本自圓成。毫無造作。棒喝交加。猶為節外。大眾還會麼。當知清白傳家客。洗耳河邊不飲牛。國戚請上堂。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鶴長鳧短。鵠白烏黑。花開逢綵石。竹裏見紅泉。眾中還有會得者麼。卓拄杖曰。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邊徹御筵。上堂。西來的的意。千聖莫能譚。開口成雙槩。揚眉落二三。枯榮一任彼。甘苦自家諳。大眾。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且道是個甚麼。良久曰。參。上堂。眼中著百千萬億須彌山。不剩一塵。耳中承百千萬億香水海。不餘一滴。無足人能行。無口人能言。且道。人人本有。個個不無。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喝一喝曰。盡思共度量。不能測吾智(大博乾嗣)。

京都勝果景山禪禪師

吳江人。臘八供法衣。上堂。提起袈裟角曰。西天四七傳持。東土二三授受。直至如今。不曾移易一絲頭許。今乃世尊證道之辰。拈出此衣恰好。與他正覺山前煌煌明星。兩彩一賽。雖然。世尊覩明星時。道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據山僧檢點將來。不合把智慧妄想。話作兩槩。致使後代兒孫。將正法眼藏。喚作破沙盆。無位人乾矢槩。累他分疎不下。要知凡情聖解盡是虛名。殊相嚴飭皆為幻色。山僧不惜眉毛。略通一線遂披衣曰。全身奉重重拈出。徧覆三千歷劫新(大博乾嗣)。

京都慈慧奇波塵禪師

上堂。諸佛最初機。祖師臨末案。展兩手曰。盡露與諸人。不須重打算。當陽著眼看。吾道一以貫。上堂。孤迥迥峭巍巍。黑漆漆明歷歷。佛祖覩不破。聖凡豈能測。常現妙峰頭。大地無人識。且待當來問彌勒。上堂。一機相逼。萬彙齊消。一線放行。羣芳耀彩。所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塵含法界。一念遍十方。到這裏。縱奪齊施。殺活雙行。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大博乾嗣)。

長沙洪恩楚峰立禪師

宜興人。小參。若是上大人。不勞老僧重下註脚。道個可知禮也。早犯清波。祇如不犯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患啞也不得。示眾。當陽一句。突出難辨。頂門一機。揭地掀天。若識得。慶快平生(望雲英嗣)。

梁溪南禪吼松澄禪師

僧問。如何是青州布衫重七斤。師曰。山僧做的。比他輕四兩。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日曝苔枯。雨滋葉茂。曰不會。師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古鏡符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三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參同尼一揆琛禪師

嘉興大司寇孫簡肅公之曾孫女。仲兄子麟。少年得道。登三教壇。師幼聰敏。不由師傅。而通書義兼繪墨。及笄適盛。盛邁疾不起。思為出世計。自後毀容變服。茹素焚修。立志堅貞。其兄子麟。見師心切。語師曰。待吾[拚-ム+去]却性命。尚有所悟。汝不難出世。奮身打七。大事得明。即告師曰。汝急做工夫。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晝夜參究。話頭難破。如吞鐵丸。愈疑愈悶。一日同母夫人。參謁伏獅剛。一見稱為法器。是冬結制。坐至二七。忽爾定去。香盡四炷。瞬息而過。大地平沉。洞徹本來面目。其兄聞之。笑曰。這不啻[口*留]漢。遲至今朝。方摸著鼻孔。何鈍如之。剛即披剗印可。出住參同。繼住伏獅。重陽示眾。風颯颯雨霏霏。應時及節。饑則食冷添衣。爾我共知。拈起也全彰妙用。放下也迴絕離微。金風黃葉墮。脫體露真機。禪家不用茱萸酒。一盞清茶釋眾疑。示眾。嚴整衲僧作用。貴乎敬守清規。心同杲日之明。志若冰霜之冷。庶是法門種草。堪與佛祖貫通。果有恁麼人。方行恁麼事。震威一喝曰。吼斷羣狐踪影絕。禪林從此清如鏡。頌世尊初生日。纔降王宮盡底傾。何須七步顯家珍。誰知弄巧番成拙。一棒于今累子孫。頌世尊觀明星日。六載埋身慣脫空。明星覩著面皮紅。尋常一樣窗前月。看到梅花便不同。頌女子出定日。出定如何與入定。罔明彈指徒僥倖。悞賺時人摸壁行。至今不識其正令。頌婆子燒庵日。二十年來龜證鼈。任他寂寂與惺惺。逢緣遇境誰為礙。累及婆婆本利傾。問。如何是寶中主。師曰。信手拈來無不是。如何是主中寶。師曰。得意回來對月吟。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莫教打落當門齒。如何是寶中寶。師曰。簷前啼鳥送殘春。康熙己未春抱微恙。至六月絕粒飲水。至示期七月初三立秋永別。初三黎明。先期報鐘。師曰。又擔閣我一日。初四日辰時。沐浴更衣。說偈曰。這漢一生骨硬如釘。一處轉脚。最難移根。二十四上。知有此事。十年克苦忘形。四十九上。憫絕娑婆世界。戲得世態如水。實求早離如願。業緣又使七春。目今葉落知秋。正是歸根時候。呵呵呵。逍遙惟我。端坐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一(祇園剛嗣)。

善護尼一音見禪師

示眾。今朝五月半。那事明明真好看。真好看。何似秦時[車*度]轆鑽。驀然鑽破太虛空。做個逍遙無事漢。大眾還識鑽頭落處麼。喝一喝 歲朝示眾。今朝初一日。正是好消息。燈籠露柱笑欣欣。上來下去承渠力。遂顧左右曰。且道承什麼力。喝一喝曰。疑則別參 初冬示眾。殘秋已過又新冬。凜凜霜風撼曉鐘。白髮相催人易老。嶺頭花放幾時紅 一婆子參。問不得解脫時如何。師打曰。誰縛汝。婆沉吟。師曰。萬法本閒。惟人自鬧 師問道英。汝今見解如何。英曰。杲日當空。師曰。爭奈片雲遮却。英便喝。師曰。三十棒自領去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三呼三應分明極。負汝負吾略較差。落花曾見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頌百丈再參馬祖曰。葵花向日柳隨風。泊岸漁舟解轉蓬。鏡裏山河原不別。一聲孤雁落長空(祇園剛嗣)。

金陵溧水祖琳山禪師

參永泰模。問二庵主一樣豎拳。趙州為甚麼肯一不肯一。師曰。寒光吞老蚌。夜月透靈犀。日未在。師揮案一下便出(永泰模嗣)。

句曲天王天乳湜禪師

村居示眾。遙望村煙近太虛。半浮樹色補林疎。鳥聲飛出青筠舞。一帶奇觀景物舒 示眾。不學痴禪學種田。培根深處潤為先。要知物理豐收事。盡在勤勞用志堅(鐵關能嗣)。

舒城福緣[口@了]山圓禪師

開爐上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龍蛇共處。凡聖同遵。紅爐初架。烈焰騰騰。文殊普賢。火光中垂手。釋迦彌勒。紅焰裏翻身。常光獨露。正眼圓明。古今坐斷。迥脫根塵。喝一喝曰。真金若不經爐冶。爭得光華徹底鮮 示眾。舉離四句絕百非話畢。師曰。者僧時乖運蹇。撞入鬼窠裏。當面顛頂。若是祖師意。遠之遠矣。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鐵關能嗣)。

舒城桐嶺古水源禪師

上堂。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且道是何意旨。良久召眾。眾舉首。師曰。鷄子過新羅 上堂。舉百丈開田說大義話畢。師曰。桐嶺這裏。也沒田與汝等開。也沒大義與汝等說。饑時且喫飯。困來便打[目*居]。大眾且道。桐嶺還有為人處也無。良久起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小參。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大眾且道。他作何狀。似何色。喝一喝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小參。桐嶺一副住山骨。傲雪經霜不記年。偶然拈出無私句。珍重時流莫浪傳 示眾。舉五祖演曰。有鹽曰鹹。無鹽曰澹。太平間說口似匾擔。師曰。桐嶺則不然。有鹽也不鹹。無鹽也不澹。一味只情常。饑來好喫飯(鐵關能嗣)。

蕪州白雲象林真禪師

示眾。此事成現。迴絕遮欄。擬欲體會。早落二三。若不領略。轉自顛顛。且畢竟作麼生得瞥地去。良久曰。北斗應須面南看。上堂。本自圓成難畫描。豈于意解與情識。離諸物象峭巍巍。不涉廉纖明歷歷。佛界魔宮閒戲遊。人間天上有何及。且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千尋壁立絕遮欄。萬仞無依獨足立。晚參。時值新年十四夜。不用之乎更也者。直下若能便轉身。人人鼻孔下頭大。普請歸堂去喫茶。佛法禪道。且颺在紫雲山下。上堂。佛法省要。絕元絕妙。甚是分明。不須尋討。不離當處常湛然。擬眨眼時蹉過了。晚參。舉雪竇曰。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甚人悉悉。諸禪德。委悉麼。能向這裏。端的得一回。許你親見雪竇。除夕示眾。團圞相聚地爐邊。瓦罐清泉就火煎。消遣不妨多坐坐。柴頭盡處是新年。問。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未審傳個什麼。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僧無語。師曰。疑殺天下人。士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底身。師曰。石敢當。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尋蛇打草。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拋磚引玉。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電掣雷轟。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賊過張弓(鐵關能嗣)。

興國達虔上禪師

上堂。靈山提密旨。獨有迦葉親聞。少室演妙訣。惟許神光擔荷。只為機機順利。事事從心。廣開解脫門。大闡無盡藏。普天悉荷裁成。寰宇咸沾利益。大眾還會麼。展布宏猷周剎海。運籌中節只毫端。上堂。若論這個。如影相隨。動則偕行。止則共住。亘古及今。並未曾離。蓋緣眾生迷妄。逐境隨人。合塵背覺。不得縱奪自由。罔知料揀。若能於垢淨聖凡。一齊抹却。灼然人境全該。卷舒自在。到這裏。一任橫身三界。獨步大方。還委悉麼。當堂慵踞坐。慧日自昭明。頌文殊三處度夏曰。園內栽花園外開。馨香飛過玉樓臺。枝頭春色從君看。曠劫靈根未易猜。頌德山托鉢曰。折柳興思驗作家。相逢打鼓弄琵琶。只圖互唱還鄉曲。不覺清風換物華(大憬敏嗣)。

南通州崇報衍燈際禪師

上堂。舉雲門示眾曰。佛法大有。只是舌頭短。復曰長也。師曰。雲門大師。將箇舌頭壓人。較短量長。不顧傍觀者哂。際上座。近離金陵。身雖勞頓。舌頭也不出口。佛法也不壓人。只有一偈舉似。祖翁舊業苦相招。八百途程豈憚勞。豐儉隨常消歲月。何妨白水度終朝。誕日上堂。三月九。四月八。跳出母胎。著甚來由。縱現千隻手。指天指地。犇南走北。特地一場愁。將靈峰劍。當作破木杓。向陸地撈魚。中央捉兔。用力者多。見功者寡。何須與無手人撕打。無舌人撕罵。不如青松為蓋。白木枕頭。臥烟霞。嘯林丘。說甚麼提策祖鞭。管甚麼光前裕後。既到知非時候。豈肯與人爭八較九。喝一喝下座。臘八小參。瞿曇老子。厭喧求靜。向深山裏。拾得顆明珠。與國中鬪富。大驚小怪。道箇一切眾生。皆有智慧德相。以妄想執著。故不能證。恁麼說話。也是平地波瀾。大眾且道。是瞿曇執著。眾生執著。檢點得出。參學事

畢。如檢點不出。一坑埋却。畢竟過在甚麼處。良久曰。若論午夜一天星。那箇良宵不出現(響谷徹嗣)。

金陵萬松無退勇禪師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萬松住老僧。而今恰四載。曰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師曰。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僧禮拜。僧謂侍僧曰。汝會者僧意麼。侍擬議。師曰。停囚長智。便打(響谷徹嗣)。

冀州盤山了宗見禪師

上堂。佛是世間了事漢。眾生是世間未了事漢。欲得萬法總歸一。佛與眾生無二樣。識得自性本如如。亦無一法與人。看看不看。凡夫外道執邪見。丹霞燒木佛。翠微供羅漢。古人雖然作用不同。大家也須具隻眼。解制上堂。有放有收。有結有解。佛祖家風。古今舊例。千山活計。足下芒鞋。踏翻秤錘。元來是鐵。瓊苑花開萬劫春。長江水洗千秋月。上堂。朔風颯颯寒風疾。凍得毒蛇成鱉鼻。直教猛虎吞大蟲。參禪衲子齊著力。世尊拈花。達磨面壁。迦葉起舞。六祖舂碓。法輪常轉度羣迷。唯憑這箇真消息。舉拄杖曰。還會麼。今日嚴寒。歸堂少立。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啞子忍痛。云一口氣不來。落在什麼處。師云。水不離波。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你妄想作甚麼。李教授問。做工夫從什麼處下手。師曰。從問處下手。曰落在什麼處。師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劉秀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喜怒哀樂。曰這箇便是麼。師曰。逢人莫錯舉(大博乾嗣)。

冀州古中盤德心常禪師

上堂。曠劫來事。只在目今。目今薦得。不用別尋。若是西天問佛。東土覓祖。大似牙上安牙。土上添土。你若信得及。歸家穩坐。若信不及。更為重宣。現成公案不須疑。只在離言當下親。若向他山覓佛祖。可憐辜負本來人。上堂。性體如如廓太虛。沉沉寂寂更無餘。寒來暑往仍如是。妙用何曾在梵書。上堂。至道無難。何隘何寬。一落揀擇。便有多端。且作麼生是不揀擇的事。響。男是男兮女是女。水是水兮山是山。遂喝一喝曰。錯。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雲盡處是青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家在這裏。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權實不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照用並行(大博乾嗣)。

長樂石仙方谷蕙禪師

示眾。一箇無字公案。若向這裏透不得。山僧盡力下箇註脚。遂鳴指一下。眾無語。復鳴指曰。記取。小參。以拂子打圓相。會麼。呵呵大笑曰。三千里外絕誦訛(午明旭嗣)。

烟山碧雲山愚志禪師

小參。三根椽下。七尺單前。蒲團似石。脊骨如弦。壁立萬仞。豈容攀緣。猛著精彩。險若絲懸。命根忽斷。獨步大千。顧眾曰。如何是獨步大千的事。豎起竹篋曰。參 中夏上堂。火雲燄徹天。冰雪凍壓地。人生三界中。無計避寒暑。拈拄杖卓一下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敢問。是甚麼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五陰熾盛苦求不得苦。冤增會苦。愛別離種種諸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勞他菩薩。悲心如海。願力如山。從劫至劫。隨諸眾生。頭出頭沒。處處說法。方便權巧。接引救度。至今度不能盡。山僧只為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畢竟如何相助。顧左右曰。良醫之門足病夫。爐鞴之所多鈍鐵。聖人不出世。祖師不西來。天下本無事。何用強安排 頌臨濟三頓棒曰。倒嶽傾湫劈面來。豈容擬議著安排。若非出格英靈漢。幾被他家棒下埋 頌趙州栢樹子曰。脫盡枝柯忘歲月。偏饒碩果待高人。一時借得東風便。放出乾坤太古春(曦崑玉嗣)。

善慶天庵達禪師

上堂。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三世諸佛恁麼說。歷代祖師恁麼說。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說。且道無位真人作麼生說。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無人會 上堂。久參未免躊躇。後學那知端的。七穿八穴。百匝千重。不必棒喝交馳。何須殺活縱橫。百億山河全正令。漫言何處不風流 上堂。見機而作。已落第三頭。全機獨露。恁麼來者。早是不著便。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上堂。天高地厚。火燥水濕。檢點將來。總在者裏。眉橫眼上人人有。十箇五雙難委悉 上堂。犁耙肩上歷多年。耕遍山田與水田。累得生平心力倦。令人常憶老南泉。大眾看。山僧即今在什麼處。起身大吼一聲。下座(璞中源嗣)。

隨州智門電鋒例禪師

結制上堂。重雲凍日。鳥逸寒枝。歷歷明明。正令全舉。認影迷頭。未敢相許。正恁麼時。久參上士。用舍逢緣。後學初機。觸途成滯。驀豎拄杖。召眾曰。見麼。大鵬展翅冲霄漢。小鳥翱翔噪晚枝。卓拄杖下座 除夕上堂。以拂子作○相曰。雲門餅趙州茶。信手拈來出當家。露地白牛何必賁。相看隨分納些些。置拂曰。若是俊流。也須吐却。何故。飯自喫衣自著。設遇今宵索飯錢。一喝當陽好合殺。連喝兩喝 頌女子出定曰。玉振金聲集大成。始終條理播家聲。若將律呂分高下。便見笙簧動地鳴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撩倒家童睡始覺。聽來依舊隔重山 頌百丈野狐曰。春花秋月是年常。幾見紛紛話短長。爭似堦前石獅子。由他滿口颺嚴霜(晦巖熹嗣)。

人華法庵主

頌明星悟道曰。祇為貪他一粒粟。却來悞了半年糧。分明千古無人識。夜夜山頭空斷腸(繼總徹嗣)。

毗陵嚴長居士蔣鑑

字玉淵。學道讀書。俱登堂奧。闡揚二教微旨。著作等身。足跡徧天下。嘗曰。會當騎白鹿雲中俯視蒼蒼九點耳。因號馭鹿翁。乃與粵東報資曠圓果。水乳契合。羅而印焉。授法名元稔 頌荊州天王寺 (寺。本南嶽正派。創於唐。毀於宋。順治間。水鑑大師。尋覓舊址重建。詳載荊州府誌)曰。赤骨翻身理舊壇。臨江一阜障狂瀾。劫灰盡淨疑無際。預識源流孰敢干。遂復堂皇開梵宇。不辭艱鉅露毫端。從茲南嶽光明透。歷歷傳燈好諦觀 頌天王寺古鐵曰。塊然一物臥荒烟。呵護靈根幾歲年。藉得當機迎棒喝。錚錚位置法堂前 題晦山顯中興荊州天王寺碑陰曰。重開梵剎運神工。特立穹碑奠渚宮。總為師承留面目。(天王本南嶽。天皇本青原)劃然兩派不相蒙(曠圓果嗣)。

江寧李遠可居士

法名超鑑。住聚寶門內。從幼信向此事。徧參諸方。未入祇陀林介石登之室。登舉無字話。究竟果覺疑情固塞。不敢妄自穿鑿。進堂力參。至七日。聞鐘聲悟入。趨方丈質證。登曰。你大驚小怪作麼。士曰。和尚莫瞞某甲。登曰。瞞你箇甚麼。士豎起拳頭。登曰。除去拳頭。你又作麼生。士振威一喝。登首肯。而記荊焉 一日過棲霞。謁竺庵成。值成垂問曰。山僧有一蝦蟇。大眾見麼。士曰。鷓子過新羅。成曰。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貶向二鐵圍山。你作麼生會。士掀倒禪床。一喝便出。成隨贈一偈曰。虛空撲碎死泥團。既得翻身仔細看。觸處生涯隨分足。倚天長劍逼人寒 謁天目玉林琇。琇問。臨濟喫黃檗三頓棒。意旨如何。士曰。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賣與佳人。琇曰。如是如是(介石登嗣)。

青墟潤空圓禪師

結制上堂。結却布袋口。乾坤皆失色。拈拄杖。卓一下曰。不出這個時節。放出露地牛。頭角天然別。復卓一下曰。也不出這個時節。一吸從教滄海乾。等閒覲露珊瑚月。看即有分。拋出當年粟棘蓬。十地三乘皆膽怯。何處下手。連喝兩喝曰。捉敗無位真人。且道是何言說。曳拄杖下座 除夕小參。爆竹城南度晚烟。千門萬戶送窮年。惟餘僧院清如許。燈影寒梅分外妍。兒童爭鼓舞。野老夜燒錢。明朝淡寫春牛賦。挂向燕山作畫傳 頌世尊初生日。獨步堂前信口誇。許多春色鳥啼花。縱然喚得春光轉。也落渠農第二家 頌夜觀明星曰。一覺醒來剛夜半。朔風正是緊寒時。明星眼底重添翳。這段淒涼說與誰 頌女子出定曰。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頌南泉斬猫曰。汨羅江上弔湘君。無舌波斯讀梵文。三奠酒傾憑化煉。冥衣散作楚山雲(大懺敏嗣)。

潞河仰田居士

戒超通。幼不茹葷。凡見僧必敬禮。至中年。喜與禪門衲子。談出世事。一日聞僧道。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乃剋苦參究。後徧謁諸家宗匠。惟以此事叩問。至

康熙初年。造謁中盤乾。值乾上堂。曰心如木石。何須努力。參禪意若冷灰。不用窮源覓旨。至此疑情頓發。復問。有無兩道俱不問。心空及第事如何。乾曰。一箇閒人天地間。士曰。忘家者。就路而知歸。迷祖者。轉身而見父。乾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問。歷代祖師。都在甚處。乾曰。山南嶺北。士曰。為甚不出世。乾曰。築著磕著。士遂有省。乾以從上公案徵之。士一一答對符合。乾一日喚士入室。囑以偈曰。鐵饅頭破便忘機。佛祖根源付囑伊。侍我年深無別說。傳方施藥貴臨時。至康熙己巳。年壽七十歲。春二月初二日。是日陪客。應事如常。忽揖客起坐曰。不及相陪乃入室。沐浴更衣。跏趺而坐。索筆書偈曰。七十年來牧此牛。東山西嶺任悠遊。而今識得歸真處。月印千江萬古秋。擲筆而逝(大博乾嗣)。

永福永慶源禪師

上堂。山僧久棲岩穴。拙口鈍舌。被諸檀護。推上列祖之座。有愧於先宗。事不獲已。解開布袋。擬議鷄過新羅。眨眼鬻髓粉碎。沒踪跡處莫藏身。有佛處不得著脚。且道如何領會。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佛成道日上堂。指天指地獨稱尊。又向空山學定門。六載知非方證覺。一朝冷眼露雙睛。四十九年成話墮。迄今若箇解酬恩。顧左右。喝一喝曰。口說如瘡。眼見如盲(大憬敏嗣)。

荊谿龍池虔堂偉禪師

繼席龍池。上堂。青山似畫。綠水如藍。點綴乾坤。應時變換。拈拄杖召眾曰。且道這木上座。還有變換也無。卓一下曰。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明月去還來(中明恭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江寧[王*莫]瑤沛菴源禪師

江寧王氏子。上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因甚問著祖師西來意。十個有五雙不會。良久豎拂子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扶桑涌出一輪紅。大地山河信息通。果是當陽能著眼。新羅原在海門東。上堂。明不得狀不得。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門外有讀書人來報。師曰。讀書人至問家風。莫謂斯門一貫通。點出趙州茶一盞。還知滋味頗相同。上堂。今朝三月十五。椎鐘復擊鼓。露柱却歡歌。燈籠便起舞。一眾不顛預。一二三四五。上堂。瑯琊佛法大有。連日只是傷風。不得與諸人商量。遂咳嗽一聲曰。還有些兒。不勞久立。上堂。在體為體。在用為用。顧視左右曰。如何是用。驀拈拄杖曰。天晴不肯走。只待雨淋頭。一齊打散。問。如何是祖意教意。師曰。東瓜直儻侗。匏子曲灣彎。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病鳥棲蘆。問。如何是佛。師曰。壁上挂燈盞。士問。和尚姓甚麼。師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士曰。和尚原來有許多姓麼。師曰。古今不隔。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峰西(古鑑彰嗣)。

黃梅接待魯衡言禪師

吉州萬安陳氏子。元宵因雪示眾。今宵正月十五。雪作金吾禁阻。文殊境界都忘。普賢神通廣普。星橋鐵鎖重關。火樹銀花莫覩。正是太平時節。禪流切莫莽鹵。禪床打坐。窗下吟哦。火爐共說超羣伍。接待且無三種僧。驀頭有個玄沙虎。阿呵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惟一宗嗣)。

嘉興東塔廣福幼衷孺禪師

住院上堂。舊店新開。別無行貨。暫應門頭。只有者個。拈拄杖曰。拈起也天不能蓋。卓一下曰。放下也地不能載。或時價重連城。或時分文不值。且道不拈不放時如何。復卓一下曰。惟許大海經商客。當行同道料應知。示眾。舉興化打維那話畢。師曰。有曰。克賓將成九仞之山。功欠一簣之土。累及興化。不了與麼見解。可謂長

于料事。而不長于料敵。殊不知克寶具溫而厲。威而不猛之作略。設使當時翻轉面皮。討甚好克寶耶 示眾。舉婆子燒菴話畢。師曰。諸方往往言句上卜度道。者僧搆婆子不著。遭伊燒菴遣出。可謂承言者喪。殊不知盡婆子伎倆。出者僧繼續不得。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 頌女子出定曰。春蘭秋菊夏榴紅。梅至冬來香信通。惹得人問雙眼異。天時那許別西東 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是同是別。師曰。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 問。臘月三十日到來。閻羅老子打算飯錢。如何抵對。師曰。今日不答話。曰為甚不答話。師曰。恐汝在鬼窟裏作活計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伊不得。曰古鏡磨時如何。師曰。昧伊不得(晦巖熹嗣)。

新安黃山慈光雨峰綱禪師

示眾。結制今朝三日。堂內絕無消息。無常生死到來。各各自宜著急。莫謂山僧不道。從來不借他力。照顧眼上眉毛。切忌當面不識 解制上堂。東風潑面露紅顙。袋口今朝暫解開。去者雖然與麼去。來者何妨與麼來。去來踏著娘生路。從教到處舞三臺 示眾。舉女子出定。頌曰。無端一隊老風塵。賺殺文殊與罔明。滯貨至今無著落。東京難脫賣西京 示眾。舉百丈再參。頌曰。面皮拗轉驗當家。起倒隨人未足誇。霹靂一聲全體現。者回掣斷舊生涯 示眾。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頌曰。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西風一夜花狼藉。滿架遊蜂徒自憐 示眾。舉百丈野狐。頌曰。不落固受野狐累。不昧何曾脫得身。若要招無問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晦巖熹嗣)。

慈谿五磊靈山天音朝禪師

小參。舉初祖道。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師卓拄杖曰。大眾要見達磨老祖麼。醫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復卓一卓 問。閉門打坐。接上上機。搬磚運土。又接何機。師曰。你是門外漢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高聲曰。葫蘆葫蘆。僧擬議。師曰。趙州東壁挂底 師喫茶次。僧求指示。師曰。却值山僧喫茶。僧擬議。師以茶薰面便潑 清逸座主。休夏五磊。一日謂師曰。我今日要你私通車馬。師曰。從來不曾官不容針。曰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為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豈不是天台所談一空觀麼。師曰錯。曰畢竟如何。師揮扇曰。青絹扇子足風涼。曰你又關却門也。師大笑 清又問。壁立萬仞。是甚麼意旨。師曰。針筍不入。曰不會。師曰。滴穿鼻孔(達變權嗣)。

吉州靈巖藻菴鑑禪師

立春小參。良久按拄杖曰。若也放過一著。且教碓觜生花。若不放過。冰消瓦解。正恁麼時。且道放過即是。不放過即是。雖然靈巖與麼道。也是冬行春令。作麼生是不違時節一句。復卓曰。天孫別有巧安排。拶著當人眼豁開。接得一花生碓觜。逼人夜半出黃梅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上絕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己躬。三千里

外逢人。不是別個。不得錯舉。有即拈出摘楊花。眼裏無翳休撒沙。蛺蝶紛飛過牆去。不知春色落誰家。燈節晚參。好一個時節。眾中有識得者出來。久無出者。師復曰。大眾。嘉會難期。不可總使無言去也。所以曰。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乃豎起拳頭曰。者個是寶。那個是燈。復展兩手曰。者個是燈。那個是見底寶。山僧說也說了。是汝諸人。作麼生會。直得會了無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示眾。有漏筵籬。無漏木杓。小乘錢串。大乘井索。拈拄杖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會則目前包裹。不會則當面諱却。長至因事小參。黃梅石女夜懷胎。碧鳳山頭喚得回。驀地一聲消息斷。鐵牛生下玉猫來。參。歲夜小參。舉北禪曰。年窮歲盡。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師曰。義出豐年。儉生不孝。北禪門下。盡可觀光。靈巖者裏則不然。驀拈拄杖曰。爛研巴豆三千顆。瀉盡諸方五味禪。復卓一卓。佛誕上堂。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世尊稱尊。車不橫推。雲門行棒。理無曲斷。要見天下太平。還未盡善。橫按拄杖曰。靈巖今日將世尊雲門。一齊按下。且聽漁人舞棹。野老謳歌。何故。無為而治者。其唯聖人乎(山子玉嗣)。

越州柯山石頭彬牧質禪師

示眾。柯巖小構三間屋。何必深居羨大梅。樂我躲跟藏拙訥。石頭高枕臥雲隈。示眾。舉真淨文和尚上堂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新豐洞裏。只轉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良久云。可謂男兒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師曰。九轉丹砂。點鐵成金。可謂二俱好手。要且無大人相。質上座即不然。今日不轉四諦法輪。亦不轉拄杖子。何故。我不敢輕於汝等。喝一喝。頌德山見僧人門便棒曰。朗水孟嘗充國富。崑崙拈出一毛輕。要知俠骨風流客。肝膽何辭盡底傾。頌趙州勘二菴主曰。手握靈鋒三尺劍。何須海底鼓烟塵。漁人不愛滔天浪。穩臥蘆花對月明。頌慈明室中。置水盆橫劍。旁安草鞋一編。凡見僧參。遽云看劍。稍擬議便喝出。曰。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傲諸仙。老來猶是耽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天嶽畫嗣)。

吳江普濟鐘山體禪師

江都許氏子。二十脫白廬山。投華山圓具。初參楊墳觀。再參天童儂得法。出住吳江積慶京都法光。小參。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大眾且道。不捨那一法。卓拄杖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立春小參。諸兄弟。五九盡日又逢春。草木爭妍萬卉新。拈拄杖曰。惟有積慶拄杖子。終年不改瘦稜層。喝一喝。小參。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高峰大師恁麼道。舌頭拖地了也。積慶恁麼舉。且道。還有過也無。以手自擲曰。口是禍門。歲夜小參。水居寂寞到人稀。年去

年來自掩扉。一任口邊生白醜。懶將閒學誑初機 僧參。師問。是凡是聖。曰。看破了也。師曰。是凡是聖。僧擬進語。師打曰。掠虛漢(遠庵儂嗣)。

婺州五洩應乾最癩根禪師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牆外底。曰不是者個道。州曰問甚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通長安。師曰。趙州指點分明。者僧當面錯過。五洩則不然。設有人問如何是道。向他道。昨日有人從浦江來。今朝却住暨陽去。雖然如是。草鞋印子。不可脫却。何故。五洩一溪水。到門十八渡。行人仔細觀。切忌打溼脚 上堂。問昔日老瞿曇。具三類身。未審那一身利益眾生。師曰。泥猪癩狗死猫頭。僧沉吟。師連棒下座 上堂。崑山有玉。獲得者不在崑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近日衲僧家。有一個無位真人。證得者不在面門。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眾不見道。柯城渡口石人蹲 上堂。一天暑氣燒空熱。三伏花紋嘴似鐵。臨睡尋思惱不徹。何故。昨夜床頭扇。無端又打折(旅庵月嗣)。

燕京弘善中巖正禪師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紅者紅白者白。烏豆誰云赤珠。珠砂詎可畫月。水是水山是山。莫教烟浪峰巔起。便把牛頭尾上安 上堂。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大地熱如湯。乃曰。當陽一句。勝熱全提。三餐薄粥。汗透須彌 早參。人人曉得今日是初一。會得一萬事畢。乃舉拳曰。這個甚麼。良久。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示眾。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師頌曰。五音六律排山嶽。底意由來撩亂吹。盡說浩然詩句好。原從驢背見端倪 晚參。活卓卓。峭巍巍。沒縫罅。絕攀追。江月照。松風吹。千峰雲掃芙蓉嫩。一亘晴空隻鶴飛。喝一喝 晚參。每日同諸兄弟。種樹開池。補屋鑿澗。不曾商量得佛法因緣。今夜特共商量。便起身趨歸臥室(旅庵月嗣)。

溧水壽國祖菴銳禪師

贛州信豐曾氏子。示眾。清光野色映晴樓。春意虛無豁兩眸。橫笛一聲吹落葉。牧童歸去小橋頭 示眾。舉洞山因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眾數。山曰吾常於此切。師曰。斬釘截鐵。本分宗師。直下知歸。罕逢達者。大眾。還識洞山老漢落處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耕田向日輪 示眾。片葉飄庭際。秋聲已到關。如何明月下。不見故人還(旅庵月嗣)。

金陵華藏知止能禪師

益州李氏子。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白牛放去無踪跡。空把山童贈鐵鞭 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師曰。薦取鈎頭底。僧一喝。師曰。看伊吞吐不得 問。古人道。有個入處。辜負老僧。無個入處。辜負自己。如何不得兩不辜負去。師曰。收歸上科 問起一念。還有過

也無。師曰。水上挂燈毬(大咸咸嗣)。

燕京觀音壁山徹禪師

晚參。問如何是觀音境。師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只可聞名。不可見面。曰如何是人中法。師曰。向下文長。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別傳一句願慈垂。師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上堂。向上一著。覲體全彰。太煞分明。活活潑潑。饒他佛祖到來。有口直堪挂壁。若也世諦流布。敲磕將來。未免證龜成鼈。卓拄杖曰。還有見聞不昧者麼。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佛誕日上堂。問佛為三界大師。雲門為甚要一棒打殺。師曰。父作之。子述之。曰如今一棒打殺。和尚又當如何。師遞拄杖曰。便請。僧擬接。師打曰。山僧倒行此令去也。遂推倒禪床。喝散大眾。復召大眾。眾回首。師曰。世尊脚忙手亂。罪不重科。雲門無地容身。恩仇有報。今日山僧自領三十棒。貴圖此話大行。問。驀直去時如何。師曰。你擬向甚麼處去。僧沉吟。師打曰。去處也不知。亂走作麼(大咸咸嗣)。

金陵吉山三明智禪師

蘇之嘉定孫氏子。上堂。獅子吼野狂鳴。英俊禪流著眼聽。明明一句全提旨。不是通方未易聞。問如何是皇天無二道。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曰聖賢無二心。嚮。師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曰恁麼則聖賢各別耶。師曰。堯舜與人同耳。問如何是達磨宗。師曰。好個問頭。曰如何是如來教。師曰。分明記取。曰且道宗教是同是別。師伸手曰。握則成拳。展則成掌(大咸咸嗣)。

鳳陽太守陳寅居士

字靖共。號鐵僧。大興人。官內翰。時掌制詔。便留心宗乘。凡著詩古文辭。每多出塵之想。一時弘覺恣。大覺瑋。及靈巖儲。皆極稱賞。後任金陵司馬。謁東山咸。示無夢無想時如何是大用現前話。士參十年。不得悟。後與卞孝旨。日夕提警。遂與前參語句。默然有契。忽一日。于長江舟中。憑檻觀流。因憶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句。猛得徹證。遂作頌曰。十載鑽研道路賒。笑將己屋認他家。而今打破牕櫺看。始信梅開是舊花。一日。棲賢問。一粒米。大似須彌山。如何被螻蟻拖去。士曰。蓋天蓋地。和尚如何道。賢曰。死水不藏龍。士振威一喝。賢便休。士。嘗與高隱李中房。為法求人。究心果位之學。每手錄楞嚴大義。以及華嚴法華維摩圓覺諸經。而于相宗。獨窺堂奧。會謂座主曰。相不自相。因我而成相。我不自我。因相而成我。一時講席。傳為妙語云(大咸咸嗣)。

廬山。西林魯宗俊禪師

閩之林氏子。僧問。如何是西林境。師曰。無心塔老雲來往。引路松高春又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吹毛劍斬清風去。棕竹杖挑明月歸。曰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一掌一握血。僧喝。師曰。饒汝喝到驢年。西林拄杖。也不打你。僧又喝。師便

歸方丈(博凡可嗣)。

上海一粟岷泉濟禪師

慈谿項氏子。辭世偈曰。一生只喜平常。臨死那弄奇特。要行撩起便行。夢幻空花自得。又囑曰。死後早付一把柴。靈龕切莫久攤排。湘南潭北從人說。我道青山總好埋。越一載。門人茶毗。舍利無數。四眾起塔(大淵齋嗣)。

泰山普照石堂祖珍玉禪師

結制上堂。盡十方世界。總是白雲一座禪堂。今日四面八方俱將封條。一一封却。諸人也須尋個出身路始得。若不尋個出身路。則凡所見者。不過只是這個乾坤日月。不過只是這個山川林藪。眼界不寬。胸襟不大。然則出身路。畢竟作麼生尋。三根椽下各醒醒。七尺單前休瞌睡。上堂。白雲從來不說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亦皆口挂壁上。且道。如何是不說之說。遂豎拂子曰。烏自黑。鵠自白。棘自曲。松自直。各各靜處薩婆訶。莫擬當來問彌勒。師室中不蓄長物。惟古書數百卷。一日薰炷走火。并所著諸稿。俱被焚盡。示眾。出世萬般當盡棄。奈何仍愛百家書。纔嫌習氣耽文字。天喜知非代掃除。雖然如是。遂以拄杖畫一畫曰。應知這一部書。火燒不化。水浸不溼。刀劈不開。針刺不入的。照耀古今。包羅天地。世出世法。俱從此出。任爾日曬風吹。惟益光明赫奕。且道。他有何神通三昧。便能如此。良久。卓拄杖曰。憑他夫子與瞿曇。盡力註解他不出。僧問。天下名山。岱嶽為最。如何是普照境。師曰。四山環抱峰巒秀。二水交流溪澗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木鐸懶將搖盛世。寶刀時按坐當陽。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掀翻海嶽。撥轉乾坤。僧擬議。師即喝退(天岸昇嗣)。

慕菴居士象震

法名原佺。東甌人。大中丞李生石公季子。嗜學。遊庠有聲。因法幢幟啟迪。發心參究。幢示寂。乃禮幢嗣日休寤為師。棄舉子業。專精辦道學。使者珍惜之。弗顧也。時與眉聲誠。證詰宗要。損巖堅。印之以偈。參訪霽崙永于紫霞山房。及屢致書問。猶殷殷執弟子禮。緇素雅重其道行。拈城東老母曰。千佛出興。只要個不受惑人。這婆雖具丈夫氣槩。爭奈胸中尚有一尊佛在。頌產難曰。現成公案。不容卜度。釋迦老子。將錯就錯。頌三頓棒曰。揚鬚鼓鬣向龍門。掣電轟雷海嶽昏。盡道機權吞佛祖。誰知塗毒累兒孫。僧問。如何是佛。曰石頭土塊。如何是法。曰犁耙繩貫。如何是僧。曰禾麻菽麥。僧問。十二時中作麼生。士畫○相。僧曰。祇這個麼。士以袖拂之(損巖堅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越州平陽昉厓昱禪師

示眾。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黃鶯啼處綠楊陰。八詠樓中游賞客。五百灘頭芳草多。落花滿地紅狼藉。一條柳[木*栗]贈諸禪。路上同行須決擇。兩水遶高城。白雲抱幽石。趙州指示甚分明。西來祖意庭前栢 示眾。舉教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實相義。驀□拂子曰。腰疼應識天將雨。鵲噪定知客到門 上堂。燈籠蹙斷眉輪。露柱呵呵拍手。一口吸盡西江。蝦跳何曾出斗。喝一喝曰。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淥水澗中留不住。白雲片片嶺頭飛。漫道瑯琊無剩語。箇中密意有誰知 晚參。值犬吠。師曰。獅子咬人。韓獪逐塊。趙州道無。業識不昧。驀震威一喝。若不是山僧喝住。汝等諸人性命。今日幾乎喪在子湖手裏 上堂。花開碓[此/束]笑春狂。布穀聲聲喚插秧。日用光中須急薦。明朝又要採茶忙(天嶽畫嗣)。

香林佺庵誠禪師

中元晚參。如來藏中。不留一法。衲僧門下。豈有多般。祇如尊者明晨度母。長老今夜晚參。露柱燈籠起舞。山河大地和南。且道。是留一法不留一法。好事不須重話會。留將和氣煖丹田 結制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者裏又不然。香林今日開爐。行脚僧只半個。惟有十八高人。推出無伊冷坐。何故。師子不咬麒麟。猛虎不食伏肉 晚參。還有不被真如佛性涅槃菩提染污者麼。良久曰。設有。普請向大洋海底。淨洗一番始得 除夕小參。透過萬重關底人。猶被臘月三十日瞞。識得臘月三十日者。十二時中。猶有事在。且道。是甚麼事。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雪正香 頌女子出定曰。賊隊相逢午夜時。攬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問如何是定。師曰。憨憨癡癡。曰如何是慧。師曰。零零落落。曰如何是定慧總持。師曰。花街柳巷任縱橫 問文殊具一切智。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熱時懶向火。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冷處喜添冰。曰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曰。莫謗他好 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曰。朝遊西天。暮歸東土。曰如何是感而遂通。師曰。一葉落天下秋(天嶽畫嗣)。

江寧天界玉輪激禪師

上堂。春山青春水碧。諸人著眼看。切忌東西覓。還有不向東西覓者麼。一僧出。師曰。也是胡餅裏討汁 臘八上堂。師舉香曰。此是黃面瞿曇。三千年前。於雪山頂上。六載辛苦。斬不斷的葛藤樁子。末後無端向鷄足山中。淺[打-丁+窟]深埋。自此引蔓牽枝。不知絆殺多少英靈衲子。激上座。自不唧[口*留]。打向這窠窟裏。今朝特地和根拔倒。蕪向爐中。且要薰他鼻孔。何也。有仇不報非君子 元旦上堂。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看破鐵壁銀山。自有通天一路。且道。如何是通天一路。大家相揖慶新。莫負一年一度(天嶽畫嗣)。

婺州明招宏度梁禪師

示眾。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驀豎拄杖。召眾曰。看看。你有拄杖。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我奪却你拄杖子。古人恁麼說話。且道。意在於何。擲下拄杖。歸方丈 晚參。舉雪峰示眾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一僧曰。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曰。用入作麼。雪竇曰。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師曰。大小雪峰。龍頭蛇尾。既盡乾坤是箇解脫門。你又向甚麼處拽。可憐二僧恁般抵對。未免徐六擔板。祇如雪竇道。三箇中一人受救在。大眾且道。是那一箇。震威一喝 頌風幡話曰。兩陣交鋒未肯休。旌旗閃閃動人愁。將軍一劍乾坤定。凜凜威風四百州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拏雲攫霧是生涯。凡聖同歸不二家。塞海移山全在手。幾回拈出驗龍蛇 頌秘魔擎杈曰。少婦乘春倚畫樓。悲笳吹得海天秋。征夫解唱邊關調。爭奈宮商不共酬(天嶽畫嗣)。

湖州烏山龍泉侶巖荷禪師

示眾。春日晴春鳥鳴。春山疊疊。春水盈盈。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百匝千重。篆不雕之心印。演不說之妙門。只是不得將眼見。併耳聽。何故。纔有纖毫即是塵 示眾。不是心不是佛。乃展手曰。擦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良久曰。承虛接響人無數。到底難傳太古音 示眾。法法皆備於己。切莫自生欣厭。隨時得座披衣。說甚萬年一念。喝一喝 頌世尊未離兜率曰。停鍼無語忽驚春。偶憶尋芳鬪色新。枕上相思千萬種。醒來誰是夢中人 頌世尊拈花曰。鹽自鹹兮蜜自甜。那堪矢上又加尖。拈花若謂傳心印。迦葉而今笑更添(天岸昇嗣)。

瑞峯眉山眸禪師

晚參。黃葉溪頭。白雲深處。泉瀉幽崖。風鳴高樹。最上○門。真空無住。喝一喝曰。不如此處究根源。落花流水甯然去 晚參。春山青春水綠。滿眼韶光事事足。柳含煙梅破玉。聽我臨風歌一曲。飛雲冉冉出松關。澗水潺潺響空谷。不是菩薩蠻。亦非清平樂。以拄杖卓一卓曰。當的帝都丁。碧斑彬豹博 小參。心不是佛。到即不點。智不是道。點即不到。露柱暗裏點頭。燈籠明中發笑。且道。笑箇甚麼。夜來北斗面南看。熨斗煎茶不用銚 佛誕上堂。若說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失却一隻眼。若說釋迦老子今日不降生。亦失却一隻眼。何故。多處不須添。少處不須減。本來自現成。更覓甚麼盃 晚參。桃花開得好。黃鶯啼得巧。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拍膝一下曰。入荒草沒處討。樓頭撞起五更鐘。開得門來天大曉 頌產難曰。萬丈澄潭清徹底。潭有蟠龍睡不起。忽朝龍起一潭冰。不見龍飛見秋雨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祥麟只有一隻角。掇轉虛空縱與奪。半邊下雨半邊晴。任爾時流亂圖度 頌趙州喫茶去曰

。禮樂全三代。殷勤只一杯。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遠庵儂嗣)。

潭州神鼎一揆揆禪師

開爐上堂。磨甑不成鏡。坐禪不成佛。冷水浸東瓜。大家撕滷[泳-永+盾]。別有好商量。節目更節目。一聲短爆冷灰中。六六元來三十六 冬至上堂。陰消陽長。有功者賞。拄杖抽條也。直聳上三十三天。遊遍四天下。直得水河發燄。鐵樹開花。薰於十字街頭。撞著普化掣風掣顛。布袋長汀橫拖倒曳。一時荷負歸來。並作飯香。因齋慶贊。如何是者隊漢著力底句。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頌圓覺經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曰。花遭風雨柳顛狂。無數遊人恨轉長。誰識青山添秀色。流來寒瓣一溪香 頌百丈野狐曰。不昧不落。誰墮誰脫。五百生前。無繩自縛。前之墮兮何虧。後之脫兮還錯。就中一句絕謬訛。萬里天邊飛一鶚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河北。師曰。近日干戈擾攘。因何得到此間。曰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師曰。你背後是甚麼。僧擬顧。師曰。大好晏然。便打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銜花獻。師曰。乞兒見小利。曰見後因甚不銜花獻。師曰。禍不入慎家之門(遠庵儂嗣)。

淮陰長壽古律範禪師

上堂。解開彌勒布袋。放出文殊普賢。一任東西南北去。須知隨處有三椽。祇如途中有人問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劈面一掌。攔胸兩拳。纔是吾家本分禪 小參。結制安禪又幾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冷得石烏龜。伸頭縮不得。凍得癩泥牛。清水流滿鼻。好笑胡餅裏。要討甚麼汁。呵呵呵。好大哥。情與無情解所說。月明砧杵夜聲多 小參。釋迦文佛。於昔年四月初八日降生。生而不生。范太孺人。於今年四月初二日示滅。滅而不滅。生而不生。芳草渡頭韓幹馬。滅而不滅。綠楊坡畔戴嵩牛。釋迦文佛。無眾生可度。范太孺人。無佛道可修。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頌初祖分皮肉骨髓曰。紫綠紅黃一樣春。花神含笑識東君。輕狂不愛長衫舞。賣俏偏宜繫短裙 頌二祖安心曰。琵琶月下訴離歌。調入秋闈恨轉多。寒雁一聲魂夢斷。始知身世臥南柯 頌產難因緣曰。我佛如來正徧知。因風吹火在臨時。要知母子承恩力。月在中天影在池 頌本來面目曰。空合空。鏡照鏡。筮籬有眼。鉢盂無柄(遠庵儂嗣)。

金陵一枝石濤濟禪師

示眾。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話畢。師曰。黃面瞿曇。大似旁若無人。纔降皇宮。便乃將七珍八寶。一時傾弄滿地。也是勾賊破家。有箇利動君子的跛足。阿師大驚小怪。也是破家的賊。檢點將來。總之俗氣不除。若是山僧。纔見恁麼。只消咳聲一嗽。管取水消瓦解 示眾。舉文殊三處度夏話畢。師曰。百年千萬億文殊且置。你道。世尊還出得迦葉正令麼 示眾。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因緣畢。師曰。不欲見佛。略較些子。以手掩面。東西總皆是佛。有什了期 示眾。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畢。師曰。三呼應聲。徹底澄清。將謂吾負汝。却是汝負吾。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故

。不合無端特地(旅庵月嗣)。

宣州廣教喝灑亮禪師

上堂。心不是佛。六六還他三十六。智不是道。墻壁瓦礫呵呵笑。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理會。卓拄杖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旅庵月嗣)。

南嶽式庵理禪師

冬至小參。今朝十一月初十。節屆書雲好風日。普請開土點茶兜。那管後人忙不徹。良久曰。忙不徹。但能鑊下知歸。便是參學事畢。臘八上堂。雪山凍得皮膚裂。夜覩明星眼著屑。六年特地一場愁。做啞裝聾反成拙。屈屈。擲拂子曰。明星墮地也。良久曰。三生六十劫。頌殃嶮救產日。一枝新艷倩人看。昨夜東風特地寒。盡向遊蜂飛處覓。誰知春色在南園。頌趙州無日。單絲繫虎脚。寸刃破重關。塞北收歸了。將軍衣錦還。問工夫不透脫。求和尚開示。師曰。舌頭不出口。問除却語默動靜。求和尚指示。師展兩手。僧曰。畢竟垂何方便。得學人領會去。師拓開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山僧只有一箇舌頭(山曉哲嗣)。

竺溪澹然照禪師

中秋陞座。五湖四海月。千江萬嶺雲。頂門亞隻眼。脚下甚分明。且道。是箇甚麼物。擲拄杖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小參。舉世尊因自恣日迦葉欲擯文殊。師曰。迦葉善握闔外威權。不能行齊家正令。若也正令當行。非但百億文殊。瞿曇老漢。也須迴避無門。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便歸方丈。小參。舉香巖上樹話畢。師曰。香巖大似金翅鳥王。據空自在。虎頭似空合空。天地懸隔。若是伶俐衲僧。撩起便行。略較些子。縱使香巖通身伎倆。未免一場懨[怡-台+羅]。問如何是鹿苑境。師曰。柳綠桃紅舒錦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高歌獨唱樂昇平。曰還許學人唱和得麼。師曰。五音六律莫相酬。僧喝。師便打(伊[阿-可+九]哲嗣)。

金陵華藏玉白清禪師

小參。今日打七。各自努力。挽著眉毛。豎起鐵脊。佛魔打開。是非莫立。識得本命元辰。參甚西來大意。開口道著。信脚踏著。法法現成。少箇甚麼。喝一喝曰。莫瞌睡好。小參。時值清明節。碧桃迎蛺蝶。家家掛紙錢。哀樂呈禮樂。鴉鳴和鵲噪。花紅與柳綠。顧視左右曰。滿眼滿耳不相瞞。是聖是凡誰覩著。少參。臨機縱奪。一任施為。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傾出靈源一滴。碧浪滔天。展開妙旨真機。清風布地。非聲非色。徹古徹今。歷歷明明。了無間隔。這裏明得透。見得清。一任毗盧頂上撒屎撒尿。十字街頭打雨打風。其或未然。喫冷水也須防噎(大咸咸嗣)。

金陵高座紹古德禪師

示眾。衲僧家一動一靜。務要實踐躬行。千說不如一行。千行不如一到。直饒行說俱到。衲僧門下。正好喫棒。何故。拍案曰。祇為他尤欠一著在 上堂。諸佛法要。列祖機關。不涉理事名言。一任山青水綠。恁麼會去。好肉剜瘡。不恁麼會。亦是好肉剜瘡 上堂。今晚山僧。將諸佛列祖出世大事因緣。為諸人披肝瀝膽。盡力吐出。與汝等結般若緣。貴要汝等眼親耳利始得。乃張口作吐勢曰。屈屈 示眾。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禪和子莫蹉跎。紛紛風雨入秋多。莫道山僧不說破 除夕示眾。年年逗到今宵盡。箇事何曾說著來。自笑山僧成話墮。舌頭無骨令人猜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楊子江心月。日意旨如何。師曰。千古向人明 問古人云。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未審是甚麼力。師便打。僧喝。師直打出 問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曰。昨夜好秋雨。日學人不會。師曰。一回雨過一回涼(大咸咸嗣)。

金陵東山滌山慧禪師

蜀之重慶朱氏子。一日閱蓮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豁然悟入。隨侍翼善咸。久之。咸遷化。師繼席。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便喝。僧亦喝。師掌曰。會麼。日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又喝。僧於喝下有省(大咸咸嗣)。

向上具瞻仰禪師

結制小參。結制僅半月。箇事尚未決。諸人不努力。到底無休歇。識得秤鎚原是鐵 示眾。眾纔集。師曰。古者三日小參。五日入室。無非為諸人提持此事。且向上昨日晚參。今日陞座。還有為諸人耳提面命者麼。良久。以拄杖旋風趁散 晚參。十日風五日雨。又愁柴又愁米。只有一人總不愁。未審此人居何國土。俊維那云。請和尚歸方丈。師曰。多觜阿師。一僧曰。今古石梁橋。幾人能得度。師曰。猶較些子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更無佛法商量。諸人作麼解會 晚參。大眾擁上。師就座曰。只者一句子。自有天地以來。不在東不在西。不拘南不拘北。祇在當人日用間。未審諸兄弟。閒時你來我往。還摸索得著麼。遂起身抖擻曰。參。復曰。歸堂去 問當軒正坐。迴絕遮攔。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霜前黃葉雨紛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鼻孔原來沒半邊。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我總不見伊。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兩眼對兩眼 頌德山托鉢曰。春光已秘花枝好。雲澹粧來色更妍。惱亂蝶魂香陣陣。穿枝傍葉到何年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賣俏佳人不識羞。頻添脂粉滿妝頭。賺他公子空惆悵。情緒偏多倚玉樓(采商榮嗣)。

獅峰如石石堂曠禪師

晚參。若論這箇。不得動著。如動著。二十拄杖子。打折驢腰。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參。為人不藉老胡禪。自出家珍得自便。照用同時全殺活。臨鋒展拓迴天然 僧問。風來樹有聲。風息聲歸何處。師曰。普天匝地。日如何不聞。師曰。

怪得阿誰(放庵雲嗣)。

北山成賢一貫唯禪師

小參。成賢起七。晴空轟霹靂。鈎錐一齊行。烏龜拶上壁。石女眉間著一棒。木童背上痛不息。四海參玄客。各自須憤力。既然到龍門。切忌遭點額。跳過這重關。燒尾歸大澤。鼓動曹溪水萬丈。激起滄沱浪千尺。倒嶽傾湫事非常。興雲布雨潤含識。[口@力]。不得打濕山僧袈裟角 解制上堂。山僧牧得一羣牛。痛加鞭策烈性柔。春風裏柳浚頭。夕陽芳艸兩悠悠。九旬已前把住。不許東觸西觸。九旬已後放開。亦任南走北走。諸兄弟。會也否。會則擎頭帶角去。不會則鼻索依然落在山僧手 問如何是道。師曰。步步踏著。曰不會。師曰。你終日在什麼處行。僧擬議。師便喝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什麼。師曰。這箇是露柱。這箇是椅子。曰恁麼即是佛了也。師曰。瞥眼見空花(芥庵大嗣)。

天神通元偉南如禪師

上堂。時時風。日日雨。五眼圓明莫能覩。柴牀縮頂嘴盧都。跣足鬢頭露赤肘。今古通元眼底通。拄杖吞却佛與祖 上堂。通元門戶高峻。壓倒萬八奇峰。傾刻風雲變態。游子那辨西東。屋後林巒深邃。慣蓄猛虎擗龍。不是山僧開大口。看來若箇觀吾宗 退院上堂。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三世諸佛。行到這裏。歷代祖師。證到這裏。天下善知識。說到這裏。山僧更有一句子。三世諸佛行不到。歷代祖師證不及。天下善知識說不著。今日因行之際。解開懷抱。撒向石梁橋畔。萬八峰頭。留待三十年後蹄踏。將來覷著山僧半邊面孔。也不可(神山瀛嗣)。

維揚萬壽月樵柯禪師

上堂。舉百丈謂眾曰。有一人。嘗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師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然雖如是。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流 示眾。時人學道愛閒居。吾道閒居事不誣。偷得身閒心未冷。徒教鬢髮一時烏 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蒼天蒼天。曰蒼天蒼天。師喚侍僧曰。拖者死屍出去。僧喝。師曰。蒼天蒼天(古田元嗣)。

揚州淨慧破愚智禪師

鹽城夏氏子。上堂。前山門。後佛殿。左雲堂。右厨庫。頭頭盡泄古佛微猷。處處全彰大人境界。若是頂門具眼底漢。連得便行。不妨揭示拈花要旨。激揚臨濟家風。其或未然。淨慧不免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尚。說不到處。今日為汝諸人。八字打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久立珍重 晚參。若論此事。從上諸聖。本無一法與人。智上座到者裏。爭敢捏目生花。祇貴眾兄弟直截擔荷。驀豎拂子曰。且道。者箇是直截。是紆曲。擲下曰。明眼人前。不得錯舉(祥光吉嗣)。

無錫弘濟洹庵湛禪師

上堂。以拂子作此



曰。人之生也固若是乎。其我獨役此。而人亦有不若是者乎。便下座 小參。僧出禮拜。師曰。仁者何方來。為曾到于此。曰某甲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師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僧打○曰。先須防于此。師曰。六爻推移。四爻發動。敢保无往不吉上堂。有一句子。欲伸正議于千載之下。豈可得乎。良久。起身曰。黃連未是苦 小參。眾集。師顧左右曰。汝等既而簇簇上來。討箇出頭日子。山僧豈好孤其來意。以拄杖旋風打散 除夜小參。竹馬看看白髮垂。蹉跎歲月欲何之。追思往事長江水。日夜東流無返時(節巖琇嗣)。

饒州地藏南溟鵬禪師

上堂。有一無位人。不名佛與祖。喚作普化驢。却是滄山牯。虎穴裏安居。魔宮中作舞。展機權縱莽鹵。擊金鐘鞞鐵鼓。纔拈霽雲鋒。便發千鈞弩。射透百億山河。大地全無寸土 示眾。舉法眼禪師上堂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云。大小法眼。總被一絲頭縛殺。地藏即不然。若有一絲頭。入地獄如箭射 頌金牛作舞曰。金牛笑舞暗藏刀。佛口蛇心恨不消。一粒拽空窮劫夢。從教舌上瀉秋濤 頌青原問六祖不落階級話曰。一踏曹溪獺胆亡。從今不坐白雲床。藏身炭裏忘尊貴。那識苔封玉殿荒(閻庵岱嗣)。

信州弘宗隱嶠逸禪師

小參。我有一句子。世尊不能說。迦葉不能聞。其餘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德山臨濟諸大善知識。猶未夢見在。今日時節到來。不免盡情吐露。遂豎起拂子曰。直饒這裏見得。也是崖州萬里 小參。舉趙州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乃抱柱曰。相救相救。泉遂向蹋梯上打曰。一二三四五。州少傾。却具威儀。上方丈曰。適來謝和尚相救。師曰。一箇父為子隱。一箇子為父隱。簡點將來。也是播揚家醜。逸上座。當時若在。待伊道相救相救。以兩手作舉哀勢。且道。與南泉是同是別 小參。舉德山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佛山這裏。要且不然。問與不問。總不打他。何故。好肉不敢剝瘡。淨白土上。豈堪塗污。卓拄杖。復顧左右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靈遠應嗣)。

京兆草堂大樸環禪師

上堂。乃卓拄杖曰。若向這裏見得釋迦不前。彌勒不後。驅聖使凡。差排古今。踏倒終南。踢翻渭水。擲開羅什眼睛。磕破圭峰鼻孔。大眾還委悉麼。千峰迎麗日。一脈貫長安。靠拄杖。下座 上堂。昨晚有禪客入室。問女子入定因緣。今朝山僧不惜唇吻。舉似大眾。若道出定。錯過文殊。若道不出定。錯過罔明。且道。二俱不涉。錯過女子。到這裏總不恁麼。錯過瞿曇。畢竟合作麼生。拈拄杖旋風打散曰。山僧罪過 臘八上堂。今之日月。古之日月。逗到臘月。風味各別。無端夜半一天星。賺殺瞿曇眼著屑 頌大慈識病話曰。春天到處一般紅。何用評他澹與濃。將待曉風吹入夢。黃鶯啼在綠叢中(靈遠應嗣)。

京都翊教鏡庵[徹-彳+日]禪師

上堂。喝一喝曰。不可數計而心測。也只如我意。不欲與麼。貴圖拋却拄杖。撒開兩手。七縱八橫。應物隨情。皆無窒礙。任從吐得黃金。我終不依一物。復喝一喝曰。善男子。若能如是信。如是入。不待擲三元戈甲。展五位旌旗。蕩掃邪氛。袪陰災祲。亂撒珍珠。九十六相齊拋。橫按鑊錐。一十九門共關。其或志趣殊分。不能當陽提掇。莫道山僧謾汝。連喝。下座 上堂。衲僧命脉。般若真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劍。用則千里無親。不論佛與祖。那識聖凡情。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華開壠上。柳綻堤邊。黃鳥調叔夜之琴。芳艸入謝公之句。何必見色明心。聞聲悟。非惟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與麼告報。料得橫點頭的有一半。豎點頭的有一半。除是。帝王廟裏。三脚金香爐。盧溝脚上。兩帶石獅子。全歸肯諾。或未定準。不如自向摩訶般若光中。打箇筋斗。合掌曰。南無觀音菩薩。南無大悲菩薩。展兩手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無依道人。諸佛之母。諸人會麼。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嘗照嘗現。鐵圍不能礙其輝。遍界遍空。穹蒼不能覆其體。非純非雜。萬象不能隱其真。無住無移。塵勞不能擾其性。欲識端的。出回白汗始得。復喝一喝。下座(南岡荃嗣)。

北京聖安一覺永禪師

宛平潘氏子。齠齔時。夢神閃爍如金蛇掣空。覺即通身汗流。遂投聖安。禮隱明□禪落髮。從大覺琇圓具。得領參禪旨要。殊難契悟。復將古人言句。晨夕窮究。亦不能入。一日取紙然燈。忽見火光有省。方知自己光明。原非外得。後蒙平陽記荊。上堂。龜毛拂子漏春光。萬紫千紅不覆藏。多謝諸山齊竭力。聖安無地著慚惶。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語曰。仔細看來。好與一狀領過。何故。土曠人希。相逢者少 省觀回京。上堂。諸方示人。或揚眉瞬目。或豎拂拈錘。或東語西話。或棒喝交馳。直饒婆心大切。未免窩臼難除。何如吾老人。泯然自在。一種平懷。衲子到來。粥足飯足。擔柴引水。化鹿家風。採茶栽秧。興福活計。若問佛法二字。豈肯畫蛇添足。何故

。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示眾。舉產難因緣畢。師曰。殃岨平地喫交。世尊因病施藥。檢點將來。未免笑破人口 示眾。舉世尊初生話畢。師曰。世尊善舞太阿。未免傷鋒犯手。雲門雖會錯節。早已落他圈圍。聖安恁麼判斷。且道。意在於何。良久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 制期小參。臨濟老祖。建黃檗宗旨於滄沱河側。雷厲風馳。今日山僧。於太液池邊。高豎法幢。風馳雷厲。豎拂子曰。今即古。古即今。今古都盧一口吞。若問歷然寶主句。脚尖踢出破砂盆 頌女子定曰。良醫讀盡脉訣歌。瘥病何須費藥多。莫向釣竿頻弄巧。風來水面自生波(天嶽畫嗣)。

岩頭燦容義禪師

問如何是出格的句。師曰。水底紅魚倒上樹。僧佇思。師曰。風鈴寶塔上。白晝响叮嚙。僧於言下忽省曰。我會也。師遽扭住曰。速道速道。曰白晝响叮嚙。風鈴寶塔上。便禮拜。師休去(旅庵月嗣)。

廬山開先心壁洲禪師

示眾。舉殃岨摩羅產難因緣。師頌曰。學得穿楊藝最高。應弦一箭落雙鷗。遊春公子歸家晚。回首春山雪盡消 雪中示眾。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祇如雪未消時。春在甚麼處。眾默然。師拈拄杖。旋風打散 示眾。招隱橋頭。有一片石。汝諸人。逐日搬輒運瓦。挑土拽木。因甚麼踏不著。眾無對。師卓拄杖曰。險 解夏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人思故鄉。試問諸人。故鄉在甚麼處。一僧出禮拜歸眾。師曰。癩馬繫枯椿(天岳畫嗣)。

京口焦山鐵夫立禪師

山陽張氏子。久侍天岳畫。遂臻堂奧。而受記荊。因舟過京口。愛其焦山幽僻。遂居焉。嘗有偈曰。鳥語林中方啟戶。鼃鳴江上正挑燈。居山此景誰能委。茆屋三椽一箇僧。又曰。今年無事到人間。誰謂雲間似我閑。雲忽有時隨雨去。我閑終日在青山 示眾。舉香巖上樹公案畢。師曰。大小香巖弄功成拙 示眾。舉魯祖面壁話。頌曰。佳人二八繡緯時。無話停針不自持。枝上傷春何處鳥。恰來兩兩話相思 示眾。舉睦州陳尊宿。因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宿曰擔板漢。師頌曰。拋出無須鎖。臨場似鐵圍。饒伊千百眼。到此也難窺(天岳畫嗣)。

上虞象田羽庵臯禪師

晚參。呈拄杖曰。拄杖子。從空躍出。便擲地曰。要取爾等性命。不犯鋒銚者。方過得者一關。總然過得。猶更未在。畢竟作麼道理。始合他快意。一僧扶拄杖度與。師接得。旋風打散 示眾。舉應庵和尚曰。三十三州七十僧。驢頭馬面得人憎。諸方若具羅龍手。今日無因到淨明。象田亦有一偈。舉似諸人。鐵額銅頭數十僧。栽田博飯自無憎。悠悠兀兀同堂坐。紙撚油多燈更明 頌世尊拈花曰。頭陀落節眼生塵。解笑還如未笑親。若是當時作得主。免教今日活坑人 頌世尊未離兜率曰。未離兜率

度人畢。我愛當時擊得出。彼此眉毛八字橫。一言道盡誠真實(天岳畫嗣)。

興化龍珠寄崖知禪師

臘八小參。天寒人寒。滴水滴凍。眼光爍破滿天星。原是一場熱發夢。諸方老古錐盡道。二千年前釋迦老子。在正覺山前。覩明星悟道。七十世南蠻獠獠遠孫。敢道。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大眾且道。如何是第一頭。以拄杖旋風一時打散。頌女子出定曰。香掩重門晝漏稀。一枝濃艷畫樓西。嬌禽不解幽人意。斷續春聲只管啼。頌狗子無佛性曰。劍離寶匣。藥出金瓶。觸著[祝/土]著。起死回生(森鑑徹嗣)。

溧水壽國曉璋智禪師

六安州徐氏子。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眾。上來下去。肩挑日月。額聳須彌。且道。寶在什麼處。良久曰。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烟。退院上堂。按下雲頭在水渚。法幢隨處立綱宗。芒鞋踏破溪山路。又過千峰與萬峰。拈拄杖。便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茆鎌用得貫熟。古德吃抽糍。頌曰。桃李無言。黃鸝耐價。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山子玉嗣)。

舒州白雲翠亭燿禪師

上堂。山又不清。水亦不秀。黃土石頭蠻似狗。兄弟家莫亂走。一僧纔出。師便下座。上堂。鍋湯爐炭內寒水。地獄中見大法身。舒廣長舌。常在其中。轉如是真經。度無量眾。有時出沒神通遊戲三昧。隨情適意。得大自在。且道。甚麼人說底法。喝一喝曰。一聲黃鳥青山外。隨處風流作主人。上堂。問萬事俱泯。寸絲不掛時如何。師曰。羞死你。祇如穿衣具禮時。又作麼生。師曰。赤體露條條。乃曰。風淅淅雨瀟瀟。石人頭上種芭蕉。冷死鵝熱殺鷄。春行冬令一般齊。喝一喝。上堂。揚眉瞬目。面壁搖鈴。早已蹉過了也。何故。幾度孤舟行不得。鷓鴣偏向夕陽啼。乃喝一喝(大咸咸嗣)。

金陵古曇獨門慧禪師

小參。不入華藏堂。焉識華藏寶。歷歷明明珠在盤。何須向外別尋討。滿堂雲水欲何為。眨起眉毛錯過了。頌女子出定曰。拈出無孔笛。誰知露賊身。一般彈指處。疑殺幾多人。頌古德喫油糍曰。行不出戶。坐不垂堂。若知端的。徧界不藏(大淵齋嗣)。

龍舒資福天海東禪師

頌那吒太子曰。骨還父也肉還母。脫體無依誰敢覩。惟有岩花咲不休。年年歲歲風前舞。頌女子出定曰。層巒疊翠遶孤峰。月上松梢色正濃。鶴淚長空聲細細。猿啼深谷日方紅。問人間何物為貴。師曰。斷貫索。曰何物為賤。師曰。破草鞋。曰不落貴賤作麼生。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議。師打曰。捋甚虎鬚。問洪波浩淼。不假舟航。如何渡得。師曰。倒跨楊岐三脚驢。僧無語。師連棒打出(放庵雲嗣)。

金陵地藏以靜顯禪師

示眾。若論此事。無理可伸。無言可說。不用安排。豈容造作。造作安排。難以摸[打-丁+索]。不安排。不造作。本自圓明光灼灼。嘉州大象鼻撩天。陝府鐵牛頭戴角。松風水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澤。喝一喝 示眾。昔往金陵時。信步踢著一箇物件。信手拈得一件東西。從來不許別人知。拈出作箇入門喜。大眾且道。是個甚麼。擲拂子曰。莫覷著。覷著則眼枯。覷著則腦裂 頌百丈野狐曰。百丈野狐。語直言麤。[口*悉]咧[口*悉]咧。嚇嚕嚇嚕(靈遠應嗣)。

六安祈祥曉輪旭禪師

示眾。楊岐三脚驢兒。也得恁麼穉惡。偶然踢斷鹵江。澈底了無一勺。諸兄弟休小度。人人鼻孔下頭大。四方八面絕遮闌。萬里天邊飛隻鷲 上堂。即心即佛。岳前風響琅玕竹。非心非佛。幽鳥嘯殘華落深。擊拂子曰。同此高山與流水。分明一曲在知音 上堂。問如何是深山底佛法。師曰。泉聲咽危石。日色冷清松。曰恁麼則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曰。勿妄宣傳。乃曰。百丈扭破鼻孔。霧雲打失眼睛。若較向上一竅。猶未端的分明。敢問諸人。如何是向上一竅。卓拄杖曰。夜猿嘯出斷腸聲 僧參。才展具便曰。未入門時。蚤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你為甚又刺腦入膠盆。僧佇思。師直打出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手長衫袖短。曰一歸何處。師曰。脚瘦草鞵寬 頌世尊拈花曰。將軍密令不通風。百萬雄兵策戰功。那識傾城在一笑。干戈平地起西東 頌那吒太子析骨曰。乳鴉嘯散玉屏空。一枕清涼一扇風。睡起鼾聲無覓處。滿階梧葉月明中 頌趙州狗子曰。趙州狗子佛性無。杜宇含情徹夜呼。泣血聲聲歸未得。猶憐春色在江湖(靈遠應嗣)。

龍舒準提慧海深禪師

示眾。舉世尊初生話畢。師曰。瞿曇眼睛突出。大似塚生招箭。韶陽雖施正令。不覺泥水通身。若使正眼觀來。呵呵好笑。何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頌世尊觀星悟道曰。活埋雪嶺寒心透。開眼便誇絕後甦。得寶貧兒休說富。誰家屋裏沒明珠 問四州大聖。因甚揚州出現。師曰。蒼蠅偏向臭處飛。曰莫是放身命處麼。師曰。死水不藏龍(靈遠應嗣)。

江陰大悲曇照明禪師

上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從苗辨地。因語識人。諸兄弟。住我者裏。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齏。不住我者裏。同行無伴侶。擺手出長安。還是有孤負處。無孤負處。莫向禹門求變化。風雷直在葛洪家 上堂。徧吉貪眠。曼殊失曉。目連打失眼睛。笑殺子丑寅卯。多少孟八郎。渾身入荒草。捩轉乾坤別處看。珊瑚枝上月杲杲 小參。上無把茅蓋頭。下無卓錫之地。無一法可當情。踢遍四天下赤骨。律地橫身。三界獨步。大方不是我同流。顧左右曰。幾乎錯下名言 舉趙州勘臺山婆。拈曰。

婆子被趙州勘破。趙州被者僧勘破。只是謾天下人不得。頌曰。一勘破二勘破。無齒大蟲看水磨。路上行人口似碑。道得完全能幾箇。舉香巖上樹話。拈曰。香巖千奇百怪。作得箇話端。也是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頌曰。樹上語樹下語。四海禪流須辨取。赤班蛇人面虎。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五五原來二十五。冬夜圍爐次。師曰。三面坐。僧問。三面那一面是正底。師合掌曰。南無三謾多母馱喃。眾無對(節巖琇嗣)。

武清極樂南耕震禪師

小參。我也不慣拗直作曲。你也不要妄生節目。當下薦得兩箇五十合成一百。取不得。捨不得。即此物非他物擬議思量何似走南而至此。頌古德喫油糍曰。施設無端任意為。流言千載亂支離。長安大道平如掌。多少行人白晝迷。頌牛頭見四祖曰。江南地暖千山翠。塞北風高萬里寒。擊碎珊瑚枝上月。夜深誰共倚欄干。僧指牛車問曰。車在這裏。牛在甚處。師曰。不是禪師舉著。山僧幾乎忘却。問如何是學人的自己。師豎拳示之。曰不會。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問猛虎當路時如何。師曰。赫殺人。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作伏虎勢。僧擬議。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友山石嗣)。

江都中和元傑禪師

頌香巖上樹曰。特地殷勤施一問。須憑作者定諍訛。若於上下尋端的。依舊明明錯過他。頌乾矢橛曰。被人拶著強安名。賺落平人墮屎坑。若謂渾身俱是臭。驢年洗去也難清。問如何是那伽常在定。師曰。朝往西天。暮歸東土。曰與麼則不定了也。師曰。不快漆桶。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便打。僧不肯。師復打曰。一任舉似諸方(靈遠應嗣)。

新城開善慧門通禪師

晚參。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但只饑來吃飯。困來打眠。汝等諸人。切莫錯會。頌香巖上樹曰。機關巧設驗龍蛇。那箇男兒解克家。獨有虎頭招上座。和根析倒不堪誇。頌殃嶺救產難曰。白蘋蘆荻兩悠悠。碧水長天一色秋。何事遊人全不會。乘橈猶自覓歸舟。士問如何是開善境。師曰。殿閣崑峨侵碧漢。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朝晨合掌暮和南。如何是人中意。師曰。請坐吃茶。問如何是最初機。師曰。錯過了也。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轉見諍訛(靈遠應嗣)。

燕京天龍卓午曜禪師

示眾。舉女子出定話畢。師曰。世尊早被女子惑亂。文殊罔明。未免撞頭磕腦。畢竟那箇出得。良久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示眾。舉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話畢。師曰。尺短寸寬。橫身不轉。透過那邊。木人腰閃。頌牛過窗櫺曰。龍泉三尺未為高。猛將屯兵勢轉豪。錯落錦文迴北斗。惟餘劍氣逼寒霄。頌德山托鉢曰。蜘蛛結網亦何奇。無限心情在此時。互換主賓全照用。從來返躑羨獅兒。僧參。師問。

上座從何處來。曰蘇州虎丘。師曰。曾見隆祖也未。曰見過久矣。師曰。且道隆祖鼻孔長多少。僧便喝。師曰。者喝落在甚麼處。僧擬議。師掌曰。掠虛漢。未夢見隆祖在。問如何是天龍境。師曰。堂前柏子常青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把經書倚樹看。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劈脊便打(曠圓果嗣)。

永康洪福祝峰松禪師

上堂。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復喝。師便打。僧曰屈棒。師曰。且喜有人喫。乃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篤信之士。得大受用。眾信施財。山僧施棒。所以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上堂。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拙是能之主。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能是拙之奴。曰女子得何三昧。能近佛座。師曰。非父不生子。僧呆立。師曰。出得也甲乙丙丁。出不得也戊己庚辛。便下座上堂。諸方有生擒猛虎。活捉獰龍。腦後抽釘。眼中拔楔之手。又有喝似雷轟。機如電閃。胸藏島海。口吐懸河之辨。卓拄杖曰。這裏也無如是之手。也無如是之辨者。要你饑來吃飯。困來打眠。祇是不許動著。動著打折驢腰。上堂。問如何是向上全提。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乃曰。直饒恁麼。也是半提。何故達磨祇得一隻履。神光祇得一隻手。祖師況止沒有全副手脚。怎怪得我。小參。舉拂子曰。識得者箇。普天匝地。盡是我子。如或不然。張王李趙。並非汝親。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豎拂曰。恐後無憑立此為照。問水窮山盡時如何。師曰。七珍八寶一齊拋。頌本來面目曰。方無四垛。圓有八角。絕跡潛踪。填溝塞壑(友山石嗣)。

仁壽大志詐禪師

上堂。心超物外。迴脫根塵。妙用無窮。真常獨露。鉗鎚在手。任意施為。踏翻大海。踢倒須彌。使人人親見本來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無眼耳鼻舌身意。喝一喝。下座。上堂。真如妙性。何曾欠缺。動轉施為。趁此時節。返照回光。好個消息。不向外求。不在內覓。離却見聞覺知。自然頭頭合轍。舉拂子曰。還會麼。神仙原是凡夫做。只恐凡夫力不竭。問禪是大安樂法門。不樂非禪。假若遇鑊湯爐炭內。如何得自在。師曰。曠劫無明當下灰。問佛是生前面目。不透非佛。睡熟無覺。誰是本來。師曰。可咲騎牛更覓牛(雪顛持嗣)。

鏡堂清禪師

晚參。火雲屏跡。桂葉生香。時節到來。其理自彰。龍潭吹滅紙燭。龐老吸乾西江。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拍禪床。立僧上堂。揭示人天眼目。毗贊佛祖宗猷。事是恁麼事。行須恁麼人。恁麼人既遇。且道。恁麼事作麼生行。○[○@佛][○@牛]○。問取堂中第一人。晚參。一大藏教。是個切脚。且道。切個甚麼字。乃驟步歸方丈。上堂。有一物。靈山三百餘會說不到。少室面壁九年傳不得。山僧不惜眉

毛。特為諸人拈出。兩個八兩。原是一斤。豎拂子。切忌錯認定盤星 頌靈雲見桃花
日。綠滿皇都紅滿蹊。狀元歸去馬頻嘶。鶉鳩意在麻畚裏。更與殷勤枝上啼 頌百丈
開田說大義曰。西來大義幾曾諳。雙手才伸落後三。當日若將今日用。繩床掀倒哭蒼
天 問如何是大功不宰句。師曰。某甲不解掛唇齒 僧問。此庵名甚麼。師曰龍華。
曰彌勒嚮。師近前把住曰。你是那裏閑神野鬼。敢來我者裏探頭。僧擬議。師推出閉
却門(巨靈融嗣)。

金陵鍾山萬壽靈智徹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蟻子但隨腥處集。曰見後如何。師曰。無影
枝頭。鳳不棲 問如何鍾山景。師曰。竹樹風聲談妙諦。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笑
指峰頭臥白雲。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布漫天網。收鳳皇兒 小參。舉世尊初生話
畢。乃曰。世尊氣壓人天。難逃鐵棒。雲門法令雖行。未免入他圈子。徹上座則不然
。待他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但曰。果然果然。且道。是肯他不肯他(古田元嗣)。

太醫院院判心如劉存恕居士

參蛤庵園於京都。開示悟入。乃呈偈曰。從前只為有諸佛。觸目菩提俱不識。打
翻破鑼破鼓後。諸佛與我沒交涉。園頷而印之(蛤庵園嗣)。

龍山寧一恒禪師

梁溪馮氏子。示眾。舉芭蕉拄杖話畢。師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瞎。你
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瞎。大眾現前提掇。莫受人瞞。會麼。近日王令稍嚴。不
許攙行奪市 頌德山托鉢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頌大事未明曰。浪子無依哭旅亭。那堪猿叫又傷心。年來貧到無錐
地。舉目無親喜絕倫(響山琦嗣)。

湖廣孝感三山若杲泰禪師

頌文殊白椎曰。大智無端饒片舌。迦文打失兩莖眉。人天箇箇親承薦。那待區區
著一椎 頌殃窟產難曰。老去韶光恨悔遲。蓮花欲產五雲芝。秋風吹綻庭前桂。顆顆
蟠桃熟落枝(薪傳瀾嗣)。

京都妙智仁覺先禪師

示眾。桃花開遍滿園春。誰是花前具眼人。翻憶靈雲親見後。至今千載少知音
示眾。舉雪峰示眾曰。盡大地撮來。如粟粒米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師曰。若論者一著子。如杲日當空。大地普照。說個拋向面前。已是漏逗了也。更
若打鼓普請看。依然土上又加泥 問如何是佛。師喚曰。闍黎。僧應諾。師曰。者個
是甚麼。僧罔措。師曰。漆桶不快(靈遠應嗣)。

襄山應化禹風叟禪師

楚清溪唐氏子。結藏上堂。師陞座。眾禮拜纔集。師拋下拄杖曰。大眾會麼。一眾默然。師良久曰。為汝諸人。結藏已竟。便下座 示眾。十月正十五。印水空泥土。水心鍊骨寒。靈機生角虎。且道。如何是靈機發生事。驀豎拂曰。青松雪後看(庚除岳嗣)。

舒州紫林九乾貞禪師

上堂。鉗鎚妙密。燈籠露柱生花。理事融和。禪板蒲團解道。所以日用中收不得。日用中却親切。分破華山通兩路。踏翻湖海應來機。大眾這副手脚。阿誰具得。卓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對一說倒一說。九夏安居須努力。把住乾坤仔細看。無位真人自不識。密運神機若個知。衲僧有口難分雪。報諸人當猛烈。切忌蹉過好時節。即今是甚麼時節。長夏涼風日日生。松關夜吐天邊月 示眾。舉趙州狗子有無話畢。乃曰。狗子佛性無。仁者見之謂之仁。狗子佛性有。智者見之謂之智。也不有也不無。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頌雲門胡餅曰。遇賤則貴。遇貴則賤。百般造作由人。到底無過是麵 頌興化擯維那曰。要逼生蛇化毒龍。傾湫倒嶽滿長空。乘時破浪冲霄漢。首尾威獰振古風(庚除岳嗣)。

鑲平松年居士許延齡

示眾。舉女子出定話畢。乃曰。世尊推倒女子。罔明扶起文殊。未免傍觀者哂 示眾。舉趙州吃茶話畢。乃曰。到與不到。總吃茶去。喝一喝曰。寐語作麼。當時若有我在。一手掩住其口。看這老漢作麼生道 僧問。居士曾見甚麼人來。士曰。三世諸佛不欲見。何況人乎。曰脫空漫語。士曰。將為你信不及 座主問。如何是如來禪。士曰。開權顯實。曰如何是祖師禪。士曰。一棒一條痕。曰如來禪祖師禪。相去多少。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恁麼則總是一般。士曰。又恁麼去也(友山石嗣)。

金粟居士覃有培

字茂林。係燕武科。頌女子出定曰。出入無端較短長。時人罔自費商量。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頌安身立命曰。歷劫何嘗有去來。得開懷處且開懷。而今識得分明也。依然兩耳不離腮 桑郎中問。馬頭在北俱蘆洲。尾在南瞻部洲。不知是甚麼人騎。士曰。無面目漢。曰却向甚處去。士曰。不離寸步。曰道是你騎著。士曰。某甲不騎這瞎馬(友山石嗣)。

寧夏彬穆餘禪師

頌大顛擯首座曰。兩彩全歸一賽中。馬因千里快追風。停鞭試問封疆事。塞北安南信可通 頌德山托鉢曰。開門何異閉門時。杲日當空何所私。不是親生真嫡子。幾乎墮却一雙眉(浪平理嗣)。

淮安漢牧照禪師

晚參。拽驢脚上船。人人腦後見腮。按牛頭吃草。箇箇眼中拔楔。不動步而還家。自然頭頭合轍。切忌無智癡人前。第一不要說。何故。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頌南泉斬猫曰。塞外將軍令不虛。靈鋒出匣展龍圖。賺他多少英雄漢。策戰功勳在半途。頌趙州訪二庵主曰。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浪平理嗣)。

明州天童慰弘盛禪師

小參。舉雪竇顯和尚橫按拄杖曰。者裏會得。便能瞎却天下人眼。師拈拄杖曰。如今拄杖落在天童手裏。且道。雪竇眼。在什麼處。卓一卓。重九上堂。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好。佛法一千餘年無人舉著。卓拄杖一下。高風思五柳。醉石在柴桑。上堂。日東上月西出。一堵壁黑如漆。老達磨渾不識。拍膝一下曰。秋勢逼人寒。山亭飛落葉。早參。拈拄杖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卓一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參。拈拄杖曰。千聖頂[寧*頁]無過此也。或曰。佛法祇恁麼。未夢見在。卓一卓曰。山僧二十年。不曾瞎箇師僧眼。上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傅大士和身放倒。有知落處者麼。月色和雲白。鐘聲度水寒。小參。齋時有飯與汝喫。後夜有床與汝眠。鐘聲鼓聲俱道了。莫教辜負杏花天。上堂。問如何是佛。曰公孫大娘。如何是法。曰劍舞第一。乃曰。公孫大娘。劍舞第一。明眼衲僧。祖師巴鼻。喝一喝。成道日上堂。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牛溲馬渤。如何是般若用。曰踏碓打磨(山曉哲嗣)。

越州東山廣教德建佃禪師

結制上堂。恰逢十月十五。東山初次開爐。一用鉗鎚綿密。二須實地工夫。鉗鎚綿密且置。作麼生是實地工夫。揮拂子曰。剔起眉毛翻覆看。人人手握夜明符。小參。歷代祖師說不到。開口道著。天下老和尚行不到。動步踏著。雖然說著踏著。拄杖子未肯點頭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土。頌高峰墮枕曰。一翻風雨一翻寒。蕩盡蘆花江面寬。雲散雨收風靜後。洞庭秋水月團團。頌產難曰。正值檀家產難逢。累他殃岨涉西東。果然媳婦真分娩。送語傳言亦有功(山曉哲嗣)。

明州天童柏堂靜禪師

上堂。我有一句子。一字一鐵橛。自出胞胎來。曾未向人說。且道。是那一句。昨日廿九。今朝初一。臘八上堂。豎拂子。召大眾曰。明星現也。汝等還見麼。眾舉首。擲下拂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解制上堂。結也龍歸大海。解也鶴舞長空。東山不循舊例。結解總要相同。何故。若無久遠志。空費在前功。珍重。上堂。李白桃紅。山青水碧。歷歷孤明。孤明歷歷。折旋俯仰總現前。日用頭頭承渠力。卓拄杖曰。大鵬展翅蓋十洲。一擊滄溟絕涓滴。辭世示眾。橫按拄杖曰。截斷三世諸佛路頭。勒轉從上祖師關棧。汝等諸人。作麼生透。卓拄杖曰。直須迸出頂門眼。管教滅却瞎

驢宗 師擒住一僧曰。好箇肥漢。大家來刷。僧擬議。師托開曰。無血底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展兩手示之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青山綠水。不昧不落。孤雲野鶴。從前伎倆一時休。山上鯉魚活鱖鱖(山曉哲嗣)。

吳興蕭山尼天一具禪師

頌馬祖翫月曰。十分光彩一輪圓。說得分明總枉然。供養修行拂袖去。何曾夢見祖師禪 頌靈雲見桃花曰。春來桃李徧天涯。添得靈雲眼裏花。今古無能辨端的。半疑半信是玄沙 頌香巖上樹曰。全身上樹儘風流。祖意西來話未周。不得傍人來救取。看君懸到幾時休 頌玄沙上堂聞燕子聲。沙曰深談實相便歸方丈曰。畫梁紫燕語喃喃。訖盡衷腸人未諳。留得故園春色在。不須惆悵望江南(旅庵月嗣)。

榕城南宗皚禪師

頌趙州訪二庵主曰。一對鐵鎚當面擲。觸碎趙州半邊鼻。就中若論重與輕。曲裏何曾藏得直 頌即心即佛曰。托出南溟波底月。丹青巧筆畫難成。光輝普照無私眼。萬象森羅盡現形(古田元嗣)。

武攸雲海旻禪師

中秋小參。豎拂子曰。雨歇雲收。露出千山色相。星迴斗轉。豁開萬里塵煙。乃劃一○相曰。會麼。喚作是瞎。喚作不是瞎。是與不是。拈向一邊。四海浪平。百川潮落。若在建化門頭。有何不可。衲僧分上。總沒交涉。擲下拂子曰。一聲鐵笛出雲來。萬里長空光皎潔 頌趙州喫茶去曰。金谷園中常晏客。滿盤托出不為奇。飄然兩箇痴公子。相對春風皺斷眉 頌洞山麻三斤曰。湘南潭北不相親。路入桃源少故人。蕩漾乾坤開六合。白雲深鎖洞中春(節岩琇嗣)。

誕庵太禪師

頌女子出定曰。身困神疲睡易濃。笙歌叢裏耳如聾。一聲啼鳥驚回夢。開眼門前日已紅 頌百丈再參馬祖曰。干戈再整突重圍。箭柱交參妃見奇。勦絕烽烟天地靜。人人樂享太平時(節岩琇嗣)。

霽溪霞峰虛靈暹禪師

海鹽富氏子。頌城東老姥曰。山色西湖面面春。韶光爛熳困遊人。不知繡入梨花譜。却對東風添淚痕 頌國師三喚曰。謾道男兒不受欺。肝腸吐出始稱奇。一回呼喚一回應。落盡娘生兩道眉 頌百丈野狐曰。一觴一咏便忘歸。萬里山河近屬誰。移得岳來填巨壑。月明依舊照無虧 頌樓子和尚悟道曰。明月初圓秦戍外。青山行盡壩橋東。桃花無限離人淚。吹落池塘一夜風 頌古德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曰。一眨眉毛路八千。黃頭碧眼搆應難。[酉*茶]釀開罷無人問。空把琵琶月下彈(靈遠應嗣)。

四川峨月朗禪師

頌雲門如日裏看山話曰。西來祖意。日裏看山。石橋流水。別是人間。杜鵑花發春三月。處處晴巒染血斑 頌興教坦上堂雪竇化主出問因緣曰。謀主深能密用機。輸他一著占便宜。豈知滅竈兵猶盛。賺殺英雄千古疑 頌法華舉訪瑯琊覺因緣曰。倒握靈符懸時後。橫抽寶劍掛眉端。大家拋出當陽看。佛口蛇心鞞一團(靈遠應嗣)。

六安大悲祖幻寧禪師

開爐上堂。雲封古殿。月冷空山。化母興無作之功。老鬚垂格外之手。初開爐鞴。煅煉聖凡。坐斷十方。纖塵不立。縱有百尺龜毛。縛他不著。千尋兔角。趁之亦難。然雖如是。且道。火爐頭無竇主話。作麼生委悉。卓拄杖曰。當下若知無剩法。何須衲被強蒙頭 晚參。不用錘爐。不用燒了。無一點火星拋。冷然迸出些些子。燎却諸人蓋膽毛 示眾。金雞抱木卵。鐵牛生石虎。燈籠痛不禁。露柱叫冤苦。參禪客休莽鹵。若非收得返魂香。誰敢當風搥毒鼓。喝一喝 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掩僧口。曰未審意如何。師曰。莫使外人知 問如何是三藏十二部。師曰。文不加點 問如何是佛。師以手掩兩耳。僧禮拜。師便打 頌世尊拈花。百萬人天成佛竟。頭陀何事陷泥犁。苦哉冤屈誠誰訴。轉得身來是甚時 頌殃嶮救產。春到百花開。秋來還葉落。母子俱平安。何須重卜度(靈遠應嗣)。

彰德圓通月庵印禪師

頌臨濟三頓棒曰困龍失水臥泥沙。日炙風吹苦莫加。驀地翻身投入海。興雲布雨遍天涯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有名呼不得。無地可安排 栽竹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打-丁+窟]坑好栽竹。曰不會。師曰。今日出坡疲倦。明日於你商量(靈遠應嗣)。

鄂州華嚴法海鯨禪師

晚參。法輪揭簾。曳脫鼻孔。道震見月。打失眼睛。恁麼悟去。猶隔羅縠。諸仁者。作麼生是不隔底句。以杖橫肩曰。常啼菩薩肝拋却。你若無心我便休 午日示眾。今朝五月五。的的為君舉。拈來羊角粽。打動鳧頭鼓。額間點酒摸雄黃。庭際插旗懸廿七虎。汨羅江上弔些些。千古今人淚如雨。獨有衲僧鶴膝筇。橫拈倒卓絕規矩。好大哥休莽鹵。蛙蛙緘口各知時。主勘竇兮竇勘主。喝一喝 頌僧問神[日/折]譚索火話曰。索火從他滅。證龜却成鼈。初三與十一。開眼多饒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切 頌汝是慧超曰。紫陌春芳綠浸苔。杜鵑啼處血盈腮。遊人不解探幽興。撩亂東風夜落梅(靈遠靈嗣)。

住舒城蓮花葦庵宗禪師

小參。問八萬四千寶塔。那箇是真塔。師曰。遍界不曾藏。乃曰。如來寶塔。八萬四千。東拋西擲。七穴八穿。芒芒兮洪濤匝地。杲杲兮麗日當天。無限落花隨水去

。不知春色滿長川 頌世尊初生日。萬綠叢中一點紅。十分春色樹頭濃。無端空谷黃鸝叫。啼破花林幾萬重(靈遠應嗣)。

興國長壽逸庵清禪師

頌黃檗三頓棒曰。黃檗山頭親喫棒。高庵灘上鼓風濤。禍種一時流毒遠。至今千古陷兒曹 頌靈雲見桃花曰。江城春色映桃腮。得意王孫躍馬回。御使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神山瀛嗣)。

朝陽天哲智禪師

藹八小參。天寒地凍。滴水成冰。正覺山前。打失雙睛。雖然趨得老鼠。爭奈打破油餅。驀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在拄杖頭上。七縱八橫。諸人見麼。復擲下曰。是什麼熱碗鳴聲 頌牛過窗櫺曰。烟叢叢又雨濛濛。疊疊蒼雲鎖碧峰。拌得此身親到頂。一聲高笑海天空(息庵冲嗣)。

鄂州聖嗣麟禪師

佛成道日小參。黃面瞿曇。將一盤酥酪醍醐。向此夜盡情。傾入大洋海中。致使百億梵天。將百億須彌為臺。百億日月為燈。百億香水海作供。翹勤頂禮。瞻仰取足。然雖如是。大以滯貨不出門。若是麟上座。祇有一棒。只須盡大地拈來。有無含識等量而撞。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龍門萬仞清如練。四野來賓法海寬 示眾。舉女子出定。師曰。儘為文殊出不得。庶不知世尊被他七佛之師一把。捺向清水河內。至今無有了日。只饒罔明彈指一出。也是空裏定槩。且道。女子定。畢竟作麼生出。拈拄杖。一時旋風打散 頌百丈再參曰。活計從前不自訶。頂門一擊快如梭。頓將五嶽融成雪。萬里珊瑚映碧波 頌崑頭為渡子曰。襟羅日月腰橫劍。要向長安布赤忱。及到九門纔啟處。一聞金磬便休心(息庵冲嗣)。

平湖則明誠禪師

邑之趙氏子。幼年入泮。長擅詩文。七戰浙闈。數奇不售。晚歲。投伊[阿-可+九]哲薙髮。受息庵冲囑 示眾。毀形決性入空門。栗棘何妨任吐吞。所冀修持能紹祖。不勞芳草怨王孫 示眾。棒喝迎機用不殊。德山臨濟總瞞肝。英靈漢子如相見。手口都應一概無 示眾。舉宋太宗幸相國寺與僧問答畢。師曰。好箇風流天子。觸境言情。其如笨伯衲僧。有眼無睛。喝一喝曰。閉口深藏舌。安身到處榮。今朝拈出看。徒覺是非生(息庵冲嗣)。

永寧中賢旨禪師

頌靚明星曰。柯刀拋下入仙霞。一見仙人眼著沙。謾道洞中天有別。春山何處不飛花 頌世尊陞座曰。帶露桃花笑倚牆。十分春色斷人腸。淒其無奈東風急。狼藉枝頭多少香 頌德山托鉢曰。明擒谷蠹。暗襲邯鄲。欲抱琵琶相共彈。曲罷不知何處去。一鈎月照古今寒(息庵冲嗣)。

武昌泉石自見性禪師

頌瑞崑喚主人公曰。畫閣風微燕語嬌。鴛鴦刺就恨無聊。可憐多少傷春意。空逐流鶯上柳條 頌趙州無字曰。拋出當陽生鐵輪。烈如猛火冷如水。等閒挂向眉尖上。觸著輕輕便喪身 頌臺山婆子曰。利劍叢中飛鐵騎。定花板上打鞦韆。老來莫怪風流甚。羸有靈符肘後懸(息庵冲嗣)。

徽州右文穎禪師

頌梁山家賊難防話曰。故鄉人遇故鄉人。鳩舌鼻唇語盡情。露滴花枝春正冷。玉簫吹徹鳳凰城 頌法眼指簾曰。一枝紅艷露幽香。蛺蝶雙雙透粉牆。最好迷漫香霧冷。殷勒欵曲不尋常(息庵冲嗣)。

平湖思禪天倫景禪師

頌女子出定曰。神頭鬼面有何奇。看破機關任所施。堪笑一枝無孔笛。幾人歡喜幾人愁 頌城東老母曰。佛身充滿太虛空。大地羣靈孰不從。一切有情人盡見。誰言老母不相逢(息庵冲嗣)。

崇福月山珠禪師

上堂。久覓岩窩煮瀑泉。如今始愜蓋囊懸。欲將古店開新面。先學刀耕種石田。諸兄弟。鉢囊高掛。折脚鐺支三五僧徒。猶過風穴。數椽老屋。不讓楊岐。只宜深棲幻影。何妨艸枕雲眠。日飽黍羹。以作供寒。剪池荷而為衣。興來時。白雲高歌。山河起舞。倦來時。青苔憨臥。天籟停機。逍遙物外。無欲無為。佛法二字。不怕爛却。種田博飯。吾宗活計。只如錫飛佇霍泉石相宜一句。作麼生道。鑿頭邊事誰相委。咲指黃花冷照人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等箇人。布袋橫拖人不識。若人識。又被時人喚作賊 頌女子出定曰。淡掃娥眉八字長。青樓巧試內家粧。文殊不作揚州客。兩兩相看也斷腸 頌達磨少林面壁曰。先被梁皇親勘破。謾言這箇又相瞞。西天不識唐人語。少室峰前嘆百端(山曉哲嗣)。

寶華季貞幹禪師

示眾。舉南泉圓寂。院主問陸亘大夫曰。大夫何不哭先師。亘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師曰。者兩箇漢。也大奇怪。南泉遷化。肉上未冷。何得干戈相待。雖然如是。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師伸手問僧。古人道。為甚麼喚作手。僧曰。請和尚縮手。某甲即道。師乃縮手曰。速道速道。僧亦伸手曰。為甚麼喚作手。師劈面掌曰。情知你不識 頌產難因緣曰。寒崖石壓老梅枝。迸出花開却外奇。笑殺往來傳信者。不知春去幾多時 頌女子出定曰。闔外將軍提正令。君還吳越我還秦。誰言南北分高下。明月團圓照客行(天岳畫嗣)。

萬壽南虞備禪師

示眾。舉船子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話。頌曰。劈口一橈打落水。點頭三下哭蒼天。捨身釣得蝦蟆子。脫却華亭沒底船。頌三不是曰。羊角何來香更幽。百花頭上逞風流。閣中西子增嬌媚。擲筆騷人難盡酌。頌婆子燒庵曰。大道坦然平似鏡。泥中暗刺利如針。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神山瀛嗣)。

嘉善西林竺峰緒禪師

邑之賈氏子。上堂。正令當行。乾坤吐舌。千差並用。萬象交輝。驀拈拄杖曰。正令行也。佛祖不敢出頭。卓一下曰。千差用也。人天從教得路。有氣息底。負命上鉤。不是吾家種草。那裏有你立地處。有麼有麼。連卓拄杖曰。掣開神臂千鈞弩。直射眉山石點頭(伊仇哲嗣)。

眉嶽琦禪師

題金剛塔讚。孤迥迥峭巍巍。終朝不在烟霞裏。半幅全彰堅密相。諸天花雨莫能窺。風來鈴不動。月到影無移。百千萬人頻禮拜。鴛鴦豈在蓼花枝(天岸昇嗣)。

京都普惠奇石玉禪師

頌玄沙白紙曰。比比肝腸盡已知。何須白紙更封題。要知千里同風事。一曲巴歌和莫齊。頌鏡清明教新年佛法有無話曰。橫披蜀錦吟春思。半展吳綾並猗欄。兩兩鴛鴦齊繡出。金針端不與人看(曇彥信嗣)。

金陵雙忠雯谷初禪師

起七小參。大冶真金。其色不變。是聖是凡。打成一片。暗度金針。明抽玉線。一氣不來。墮坑落壑。以竹篋擊禪床曰。照顧眉毛。頂門著箭。小參。驢鳴犬吠啟圓通。臘月蓮花迥不同。蓋色騎聲端的處。西方日出一輪紅(芥庵大嗣)。

靈崖幻堂湛禪師

上堂。以拂畫○曰。者座塔子。威音已前。形質早彰。混沌判後。阿誰覷著。幻上座今日指出。直得千峰卓豎。萬派流奔。虎踞龍蟠。更不掘地覓天。金聲玉振。管取當下知歸。頌國師驗三藏曰。一釣便隨禍已彰。那堪南北漫商量。幾回覷面空相憶。開眼明明落瀟湯。頌金牛飯曰。倒著藍衫出禁城。誰能頑鍊點成金。玉鞭幾度空收拾。堪笑堪悲恨轉深(息庵冲嗣)。

濟南暹禪師

示眾。舉南泉與歸宗麻谷同禮南陽國師畢。歸宗麻谷。雖有動絃別曲之作。怎奈猶落在南泉圈套裏。當時但抹却便行。管取王老師吐氣不得。雖然。眾中還有知三大老落處者麼。眾屏息。便打散。示眾。舉洞山問雪峰甚處來。曰天台來。山曰曾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祇如雪峰恁麼道。且道。過在什麼處。聽取一頌。驀呈一句玉珊珊。表裏晶瑩溢目寒。曾踏石梁橋畔月。瀑花飛處五雲看(古田元嗣)。

順天大興玉如楊古拙居士

髻年業儒。每遊僧寺。見其門庭施設。宛同夙構。偶展案頭燈史。見有韓蘇機語。詢其來由。僧能詳悉。殊覺茫然。陡生疑情。後值李虞卿過訪。勉以念佛三昧。久之。時有領會。留心二十餘年。因宦遊龍舒。聞紫林岳大振法道。遂往請益。深加逼拶。水乳契合。即蒙印可 頌念佛是誰曰。一枝無孔笛相通。不涉宮商字字同。大地山河齊接拍。聲聲只在畫樓中 頌臨濟三頓棒曰。棒下無情道有情。知輕知重太分明。貧兒布袋從茲失。脫體風流自在行(庚除岳嗣)。

華亭牧堂龍禪師

頌觀星悟道曰。何事兢兢坐六年。無端又道眼睛穿。從茲惑亂參玄客。錯認明星在雪巔 頌臨濟參大愚歸黃檗曰。得第歸來態轉嬌。渾身意氣托雲霄。龍樓鳳閣曾題徧。始信長安路不遙 頌高峰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著踏不著曰。雪消春水滿江流。流出天台古渡頭。泛盡桃花不知處。依然人在釣漁舟 頌舡子得夾山曰。煙江歷盡不知寒。始遇金鱗上釣竿。一自覆舟人去後。月明千古照荒灘 頌婆子燒庵曰。二十年來供養深。如何冷地故殷勤。相逢謾說三分話。怎奈全拋一片心 頌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東風吹雪滿長安。路上行人徹骨寒。獨有梅花香滿洩。一枝春色放河干(大淵齋嗣)。

金粟獨懶一禪師

上元上堂。燈破暗月除黑。衲僧莫被良宵惑。彩雲移下一天星。疑是東君弄春色。更有一句子。直須問彌勒。且道。是那一句。波斯嚼冰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上堂。師抖擻拂子。左右顧盼曰。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便下座 師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與釋迦為奴。僧拂袖便行。師曰。意到句不到。僧轉回曰。和尚意作麼生。師曰。我說意到句不到。便打(天嶽畫嗣)。

嘉禾甘露越機穎禪師

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雲淡淡水悠悠。滄江萬里一輕舟。歸去休歸去休。莫待自頭空倚樓(節巖琇嗣)。

法雲天印燦禪師

頌靈雲見桃花曰。昔日與君花下醉。未通名姓兩分張。滿懷心事無由舉。特地相逢話痛腸(嵩壁觀嗣)。

舒城林繼芳元彥居士

問拈花微笑。是何意旨。士曰。風流出當家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不欲見佛。士曰。家無二主(庚除岳嗣)。

天心野靜啟禪師

晚參。師以杖作釣勢。眾不顧。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示眾。眾纔集。師曰。汝等患聾麼。患啞麼。患盲麼。眾不答。師卓拄杖曰。幸自無瘡。弗傷之也(雪巖持嗣)。

護國玉峰岑禪師

上堂。光吞萬象。氣奪乾坤。放之聲振大千。卷之則退藏於密。既無心於彼此。豈有相於去來。故能隨處作主。自然遇緣即宗。驀喝一喝曰。還委悉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復喝一喝(友山石嗣)。

白龍自牧緣禪師

上堂。十五已前。吞却一箇兩箇。十五已後。吐出三箇四箇。正當十五。作生捏弄。一喝下座 山回上堂。一二三四五。用力何似千鈞弩。脚穿一雙破艸鞋。踢出玄沙一隻虎 同一士坐次。士言。愍忠寺五味甚美。必有神調。師曰。厨被火燒。禪向甚麼處去。士無語(乾乾湜嗣)。

壽州資壽善識知禪師

晚參。展兩手曰。一軸圖畫少知音。良久曰。任是王維寫不真 示眾。拄杖子化為龍。吞却大地山河了也。若喚作拄杖子。卻是山河大地。若喚作山河大地。却是拄杖子。到者裏。分則是。不分則是。卓一卓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堂。吾有如意寶。光輝明皎皎。分明本現成。痴狂向外討。大眾且道。是甚麼寶。豎拂子曰。佛眼覷不到 遊山回示眾。通身著力。步步登高。撥開煙霧。直入雲霄。孤峰頂上揚聲叫。萬象森羅總一毫。喝一喝 示眾。若人返本還源。盡十方徧國土。無一處不是淨妙法身。且道。山河大地。又從甚麼處得來。莫妄想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踪跡。師曰。顯而不露。曰如何是沒踪跡處不藏身。師曰。隱而彌彰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毛鷄子潑天飛。曰那裏棲泊。師展兩手(靈遠應嗣)。

蘇州綠雪一雲澂禪師

示眾。舉拈花微笑畢。師曰。一箇和盤托出。一箇盡底掀翻。若作正法眼藏。入地獄如箭射 頌倩女離魂曰。故園春色在枝頭。半笑春風半帶愁。果到枝頭成熟後。兩重公案一時休 頌日面佛月面佛。日面月面。頭頭成現。綠暗紅稀。芳菲兩岸。輕風一陣度溪來。花落枝頭三兩片(天岳畫嗣)。

會稽雍熙克修挺禪師

叩烏石暉。暉問。甚處來。師曰。雲門。暉曰。雲門餅。呈似老僧看。師曰。只恐美食不中飽人飡。暉器之。受印可。結廬於秦望山 示眾。懸巖撒手。荊棘棲身。橫三豎四。特地相承。遂起身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南雲暉嗣)。

千佛恩寵欽禪師

上堂。期無長短。以悟為則。非具大力量大願力。焉能顯露宗門牙爪。建立正法眼藏。須是奇特人。方行奇特事。非遇奇特人。難明奇特事。顯發須是過量真。毗盧頂上現全身。上堂。祖佛玄奧大事因緣。末後牢關。縱橫自在。舉拂子曰。覲面荷擔第一機。當來彌勒又持疑(山曉哲嗣)。

濟南武定三聖中牧瑛禪師

涅槃上堂。換手椎胸哭老爺。香樓高架火光奢。大眾。我想當日人天百萬。並無一箇有智慧者。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喝一喝。清明上堂。香巖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所以介子推母。子不言祿。徹體火光騰。眉毛還如故。喝一喝。禱雨上堂。萬里無雲。青天喫棒。掣電轟雷。乾坤失色。正恁麼時。途中遇著山僧。決不向古廟裏躲過。為甚麼。天下蒼生望霖雨。獰龍肯臥白雲堆。上堂。匱裏跳出。賊是小人。擲石井中。智過君子。是以。威鳳以難見為神。走麝以遺香脫捕。可憐獵犬無靈性。空遶枯椿舊處聞。夜參。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山僧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故響。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要且快意。上堂。珠生含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至尊。不可自娛。菩薩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擲下拂子。說戒上堂。諸大德。壇場是戒耶。闍黎是戒耶。和尚是戒耶。設有箇漢。聞與麼道。掩耳便出。三聖許他是箇靈利衲僧。然雖如是。不經敏手。終成廢器。示眾。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切斷天下人命根。一喝如踞地獅子。狐狸野干盡潛踪。一喝如探竿影草。金剛與泥人揩背。一喝不作一喝用。小廝兒。夢眼開也未。喝曰。且道是金剛寶劍。是踞地獅子。是探竿影草。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試定當看。若定當得出。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我也知你在背後咬牙。定當不出。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我亦知你在背後咬牙。為甚如此。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連喝兩喝。示眾。千星朗。不如一月光。十牖開。不如一戶明。多少人。寶碇砢為珍。拾橘皮當火。不見道。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乳大噬虎。伏雞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錯認驢鞍鞵。當阿爺下頷。低頭便歸。赫日光中霹靂震。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千日並照。千戶洞開。盲龜跛鼈亂出頭。無孔鐵鎚隊隊走。正與麼時。且道。明甚麼邊事。禹力不到處。河深水向西。頌世尊拈花曰。誰道春光不屬儂。一香足以壓千紅。總教折入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頌清平木杓話曰。細敲檀板接鶯喉。聲邊行雲宛轉流。千度唱來千度別。令人猶憶小涼州(天岸昇嗣)。

慈谿五磊孚山性志禪師

慈溪丘氏子。庚子春。投雲岫脫白。時永嘉間庵教居方丈。皈誠甚切。制期鉗鎚得徹。錄機緣呈大梅幟。一頷之。示字悄然。辛丑。教應永嘉請。師上五磊。羅而印

之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眼正肘後符靈。赤手提持。啟潑天之門戶。全身擔荷。振墜地之綱宗。出一言吐一句。莫不如珠如玉。行一事警一眾。誠然絕聖絕凡。隨時有捲有舒。覷面全生全殺。其把住也。千差坐斷。虎踞龍蟠。其放行也。萬別齊彰。風行草偃。如斯標格。方可克紹宗猷。流通正脈。堪報不報恩。仰助無為化上堂。太虛寥廓。含萬象以無遺。正眼洞明。鑒千差而不漏。百草頭邊。突出祖師巴鼻。紅塵鬧市。顯露諸佛真機。者邊那邊。咸是祖翁田地。築著磕著。無非本地風光。所謂目前無異路。徧界絕遮攔。萬別與千差。吾道一以貫。問如何是箇中人。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剝襟。僧曰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問傳宗演教。含血噴人。未審吾師有何方便。師曰。不是巴掌。便是拳頭。問如何是親切處。師曰。蛇無頭而不行。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鳥無翅而不飛(拙崖懷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神京百花陀報國寺玉輪滿禪師

小參。鳴鐘集眾。搥鼓陞堂。聲色堆頭。難逃語默。兩堂俱是杜禪和。教我有口向誰說。兔角龜毛眼上裁。無孔鐵鎚重下楔。說不說。那怕甕中走却鼈。喝一喝。小參。問選佛場開即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日烘山色煖。冰解凍聲寒。曰雪峰與麼道。德山便歸方丈。此意如何。師曰。好音在耳人皆聽。曰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師曰。古路毒蛇頭戴角。曰巖頭雪峰。一挨一撈。是何心行。師曰。死柴頭上有生烟。曰德山明日陞堂。果爾不同。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曰巖頭撫掌受記。又如何。師曰。門前禾已熟。稚叟盡高歌。曰德山果中其言麼。師曰瞎。僧作禮。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乃曰。德山施闔外之機。運籌帷幄。雪峰奉全提之令。犇走道途。巖頭拍板無腔。風清八極。雖然迥出常倫。未免通身漏逗。有人檢點得出。許伊親見作家。其或未然。更聽一頌。金鎚擊碎玉珊珊。此老家風總不堪。時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古田元嗣)。

華亭溪。翁居士顧昌洛

法名元登。年六歲。即喜誦經。十八歲。遍參知識。留心個事。三十三歲。聞燒菘蔥花語有省。甲子。補選都門。參兜率圓於隆恩。圓問。一口吸盡西江水。龐公佛法未夢見在。居士向甚處見馬祖。士曰。直饒龐公再來。亦答者話不出。圓曰。今日問得。龐公口啞。士曰。未到隆恩。早知和尚有此鈍置。圓曰。老僧年邁。士曰。者老漢。是何心行。圓曰。咩咩。隨命聲鐘集眾。說法記荊。及圓遷化時。大眾雲集。圓曰。山僧末後。以何為供養。士曰。槐樹庭中顛倒枝。圓曰。何如臨濟青松好。士曰。這小廝兒。干他甚事。圓曰。你要在老僧頭上行麼。七曰。恁麼則某甲退身三步矣。圓曰。與老僧何干。士曰。凍雲吹不盡。寒雪欲飛花。圓曰。不礙往來關。士嘗舉南泉斬猫因緣。拈曰。南泉橫吞巨海。趙州背負須彌。可謂機超元要。道出常情。雖然如是。爭奈鼻孔在兩堂手裏。若人檢點得出。許伊天下橫行。舉元紹二上座見烏臼因緣。士拈曰。烏臼據令而行。直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也覷烏臼不著。眾中還有覷著者麼。照顧性命。舉陸巨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特因緣。士頌曰。夢中花艷不尋常。那曉芳菲別有香。一陣春風歸去也。空餘落日照斜陽。士因仙巖智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不說說且止。如何是不聞聞。士曰。明月下庭。紗牕自白。曰何處得者消息來。士曰。宮商律呂甚分明。曰是甚麼音。士曰。迦葉不聞聞。芙蓉覺問。久聞居士。向來見處。舉似山僧看。士鳴指一下。曰未在更道。士曰。今日捉敗和尚也。曰那裏是山僧敗闕處。士曰。再犯不容。覺笑而頷之。士郊遊次。友人問。今日看插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士曰。竹籃提飯農夫喫。士問卓林傑。進則喪身失命。退則墮在塹坑。不進不退。又落在死水裏如何即得。曰一鏃破三關。士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曰是何消息。士曰。石人牽線。玉女穿針。曰也要露柱證明。士曰。大似弄巧成拙。士與傑同臥。聞鄰人哭聲。傑曰。為甚麼。士曰。東家死人。西家助哀。曰他家死底人。即今在甚麼處。士翹起一足。曰浪搖湖水月。山背楚南天。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侯莘隱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士曰。蚯蚓騰空翻筋斗。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士曰。仰面當場不見天。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士曰。蝦蟆頭上戴片板。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士曰。八十婆婆裝少年。曰四句中。畢竟那一句。是縱奪殺活的。士曰。十行丹字賢良冊。五夜黃麻辟召書。士有語錄。行世(蛤菴圓嗣)。

虎丘雲巖聖宣時禪師

吳江烏鎮花氏子。上堂。三門達海涌之峰。日日光生石座。絕頂挂雲巖之塔。時時影落經臺。雪浪軒前。放開脚步。轆轤井畔。坐斷石頭。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把住則截斷眾流。放行則隨波逐浪。且道。作麼生是恰好。驀卓拄杖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通。未來參學人。當遵如是行。雖然如是。

撞著個臨濟德山。又作麼生。卓拄杖曰。放過則不可(佛智孝嗣)。

越州蓬山院慧雲周禪師

上堂。一僧出。師便打。僧喝。師直打退。乃曰。問答分明理事周。皇恩佛化已相酬。頻頻更覓元中旨。笑倒雲門六不收。喝一喝 示眾。道人相為絕言詮。熱罵羸拳意氣全。莫把醍醐成毒藥。等閒仰面吐青天 小參。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則罪犯彌天。驀卓拄杖曰。山僧失口道著了也。還有相救者麼。如無。總是鐵圍山裏漢。喝一喝 上堂。饑餐渴飲冷添衣。撥火拈香是阿誰。薦得當陽無二見。依然重楔腦門錐 晚參。難難難。胸中有座須彌山。移又移不去。推又推不翻。十分煩悶無人識。不如饑來喫飯倦來眠。瞌睡惺時打個噴。通身慶快向誰言 佛開光上堂。佛身無為。隨處示現。正現之時。阿誰不見。即此而見。見非是見。離此而見。見不能及。畢竟如何即得。良久曰。忽地洞開千聖眼。風光斷不假安排。觸不得兮背不得。彌空花雨是何來 小參。浪跡天涯剛十年。業風吹過海東南。而今鹽醬隨時用。敲磕虛空話歲寒。驀卓拄杖曰。還有知音者麼。復卓一下曰。徒勞側耳 晚參。識得一。萬事畢。試問諸人。如何是一。良久曰。秤錘落井 示眾。諸人。天堂裏也去得。地獄裏也去得。佛國裏也去得。魔宮裏也去得。檢點將來。只有一處去不得。何故。山僧將竹篋子。向你諸人橫兩橫。便去不得也。且道。過在甚處。眾默然。乃曰。莫謂無事好 上堂。芒鞋蹋破衲衣穿。一盞高懸枕石眠。任他心動與幡動。畢竟誰將口耳傳。揮拂子曰。一陣霜風透體寒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簷前雨滴聲 問眉毛挂劍時如何。師打曰。照顧性命。僧喝。師曰。死活不知 示眾。明鏡當軒。妍醜難藏。心鏡高懸。因甚不知己過。眾下語不契。師自代曰。我不負人。面無慙色(聖超禿嗣)。

僊居方巖應五昌禪師

上堂。佛歡喜。僧自恣。昔日目連尊者。用大神通。百計千方。只救得一母。不如山僧拄杖子力量大。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卓拄杖曰。室利室利伊醯伊醯。又以拄杖作按劍勢曰。若不順我呪。頭彼七分如阿梨樹枝。又喝一喝曰。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上堂。近硃者赤。近墨者黑。硃墨不近。豈稱純白。若論個事。萬靈瞻仰無門。千聖近傍不得。方巖到這裏。直得通身是劍。難分玉石。今日不免蝦為子曲。隨例說拈花說面壁。遂高聲曰。住住。瀑布不容針。空華難下筆。喝一喝 上堂。連朝大雨滂沱。三草二木。悉蒙潤澤敷榮。萬壑千溪。盡皆流沙走石。穿過諸仁髑髏。滴睛諸仁眼睛。因甚麼恬然不識。豎拄杖曰。劈箭急 上堂。纔見分秧。又報秋熟。今日收歸。滿倉珠玉。人人藉此賞生。個個皆仗渠力。汝等有口祇堪喫飯。全不想牛耕田農播穀。官差日日鞭糧促。更有一件。還想得起來麼。喝一喝。便歸方丈 上堂。四大五蘊之身。等於泡沫。一息不來。便同灰壤。汝等尋常日用間。還仗誰力。朝參暮參。畢竟參個甚麼。若謂有佛法。文殊不應貶向二鐵圍山。若謂無佛法。世尊

四十九年說的作麼生。豎拂曰。大鵬展翅覆十洲。籬邊之雀空啾啾(湛庵常嗣)。

永嘉琴溪昭福少古傑禪師

上堂。教中道。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即今山自青。水自綠。荷自香。鳥自語。日自昇。月自降。雲自興。雨自施。種種等法。無不是發露諸人本地風光。爭奈妄想執著而未證得。故我宗只貴契悟。汝等學得的。于此門中。一點也用不著。不聞巖頭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山僧立地待汝搆去。卓拄杖曰。會麼。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湛菴常嗣)。

順天慈源獨步裔禪師

上堂。馬祖陞堂。百丈捲席。赤眼撞著火柴頭。究竟相逢不相識。臨濟建立黃檗宗旨。棒打普化。克符六耳。雖不同謀。三人證龜成鼈。者一隊漢。向蟻螟眼裏。擊大法鼓。轉大法輪。雖使人天百萬。一聞千悟。得大總持。直是不滿新慈源一笑。或問慈源。又當如何指陳。驀卓拄杖曰。諦聽諦聽 上堂。首座白椎竟。大眾寂靜。師曰。淨白地上。不可更屙。便下座 上堂。七月秋何其熱。令人滿口齒冰雪。望斷雲霓稼穡勞。農夫曬得背皮裂。娑竭羅龍熱惱生。火婆盧門正歡悅。從來冷暖自家知。何必豐干又饒舌。雖然如是。且道。不涉寒暑一句。又作麼生。一雨洗空三伏暑。片雲廣被萬方清(湛菴常嗣)。

寧波大梅日休寤禪師

永嘉林氏子。上堂。樹色未收前夜雨。溪聲添得別山泉。桃花灣上無人到。荷葉池邊有鹿眠。若向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若向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忽有個漢。從旁出來道。者一句響。師卓拄杖曰。將謂無人證明 量田小參。佛殿基亘今亘古。法堂屋氣象簇新。東廊頭西廊畔。丘丘相似。大佛具小佛具。兩窟分明。琴案一岑。荷池五畝。新嶺口灰爐兒。園後底。塘外底。絕無遮覆。茭箬坑。桐樹園。淨髮公丘。七石八石。歷來收管。一任橫量豎量。千算萬算。直饒弓口不差。算盤有準。上了冊子。祇可交世界主。未可交閻大王。以拂子打○曰。現前大眾。各各有自己者一片田地。從無始以來。于其中間。食息起居。樹藝種植播弄。直至今日。也須從頭量過。通盤打算。長多少。闊多少。漲沒多少。荒蕪多少。或熟多少。或尖或斜。或肥或瘠。證驗得十成無弊竇。方好春耕夏耨。秋收冬藏。自他俱利。設若毫釐有差。流水不對。局段不是。荊棘參天。莽莽鹵鹵。他時日後。飛行夜叉。來取冊子。莫言山僧不道 晚參。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一花開而見佛。驀擲拄杖曰。且道是一塵飛耶。一芥墮耶。一花開耶。若是俊鷹快鶻。便合摩霄。鈍鳥棲蘆。徒勞啾啾 上堂。寶劍未施。百怪潛踪。古鏡未彰。千妖匿影。火爐未開。瓶盤釵釧。悉化精金。若說個鉗錘妙密。早已傷鹽費醬了也。更說個剋期取證。又已落第二頭了也。既然如是。因甚爐鞴之間。鈍鍊仍多。良匠門下。樗

散靡用。良久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法幢幟嗣)。

小[山/岫/石]巖五雲閒菴教禪師

永嘉沈氏子。上堂。林覺侯問。佛法人情徧葛藤。蛇神牛鬼一時興。願師提出吹毛劍。昏夜重瞻太白燈。吹毛劍即不問。如何是太白燈。師曰。神光鑒邪正。焰焰燦人天。曰高冷欲堅松柏操。徹寒不媚熱炎人。可是雪竇雪麼。師曰。紅爐飛一點。觸著使人寒。曰大材小草皆培植。近壑遙巒任仰瞻。可是頭陀頂麼。師曰。擬瞻終不見。隨處露青青。曰梅子峰前親記荊。慈溪縣裏展風規。可是雲岫雲麼。師曰。八風吹不動。出處自閒閒。曰虛牕常納千峰月。古洞高撐半壁天。祇如五雲境。還許拈提否。師曰。孤峻期知己。清嚴是素心。曰眼空宇宙渾無物。舌鼓風雷若有神。莫是境中人麼。師曰。揚眉裴休至。掃地相公來。曰欲惜狂瀾為砥柱。願瞻杲日麗中天。請師直指人中意。師曰。把臂弄明珠。慰枯作霖雨。曰三千里外臨獅象。萬仞峰頭集鳳麟。今日知己相逢。作家圍繞。未審如何欵接。師曰。冷澹煮巖泉。一琴彈古曲。曰八角磨盤空裏走。無星秤子十方橫。可容戴角小廝兒。接拍成令麼。師曰。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曰恁麼萬古羣蒙開正眼。千秋佳會際風雲。師曰。道義重如山。高風光末世。乃豎拄杖曰。鷲峰正眼。耀古輝今。少室真風。敲金戛玉。或處或出。發明佛祖靈機。全主全賓。開鑿人天眼目。所以道。欲舉恁麼事。須是過量人。既逢過量人。方舉恁麼事。倒騎三脚驢子。放憨無位真人。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頓令山林泉石。咸作獅子吼音。鱗甲羽毛。齊露毗盧妙相。卓拄杖曰。到者裏。縱是六臂三頭通身是眼底。亦須薰面一筍。腦後一鎚。大眾會麼。烈焰光中騰彩鳳。花鍼孔裏展金鵬。小參。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王孫豪氣空今古。碧玉盤中擲六紅。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一賽千金等閒事。家無四壁不知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如何。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曰人人脚下起清風。師打曰。且過這邊立。乃曰。豎起脊梁。珊瑚枝枝撐著月。放下身心。烈焰紅爐飛點雪。即心即佛。阿那個皮下無血。非心非佛。芥子觸著須彌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好大哥瞥不瞥。選佛場中及第歸。大似虛空重著楔。以拄杖旋風打散。上堂。紅塵浮百市。翠岫疊千重。真實相頭頭顯露。差別智事事超宗。餒凡餒聖誰還價。絕倒長汀老凍膿。喝一喝。示眾。邃壑千峰寥寂僧。梅知寒盡報春興。纔過元旦元宵至。及節隨時也挂燈。驀豎拄杖曰。諸仁者。還見麼。一燈發焰。燈燈傳輝。西天四七。震旦二三。開人天眼目。徹佛祖風規。五花騰彩。千朵競奇。名匠不能剪畫。巧手安得浪為。然燈釋迦。策眉相看。三賢十地。隔[穀-禾+卯]旁窺。到者裏。還有洞然者麼。以拄杖打○相曰。明暗只緣隨影轉。迴光返照不須疑。示眾。也大奇。也大奇。飛虹磴滑。獅子峰威。有佛無佛俱勘破。誕生示寂莫狐疑。且道。黃面瞿曇。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楊柳含烟描不就。桃花依舊露春姿。一居士入方丈曰。某五磊參

得底。昨日失節。一夜不睡。却有徹處。師遽曰。海底泥牛。昨夜三更。因甚觸殺前村老大虫。士擬議。師曰。三十年後。莫道見雲岫來。僧持鏡柿二物來參。師問。大圓鏡智性清淨。即今山河大地。且道在鏡內。在鏡外。曰某甲展具。師即指柿子問曰。者從那裏得來。僧擬議。師打曰。不是你的。五雲垂問。踞嶺青獅。齧人火急。如何入得五雲門。尋常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因甚聖五雲巖。個個脚酸手軟。手眼通身底。過飛虹磴。還免得惡水薰頭澆麼(法幢幟嗣)。

永嘉密印多子無禪師

章安潘氏子。神識暢茂。髻鬣時。雅慕出世法。即與母茹素。稍長穎慧。善讀書。每于炎涼際。輒動世間無常之想。因訪密印幟于大隱廬。命看趙州無雜用心處。疑情頓發。不放參閱月。信口作偈呈幟。幟徵曰。心既無有。甚麼物恁麼來。師面赤汗下。偶見月上柳梢有省。有要識趙州端的旨。綠楊枝上月初寒之句。幟以為潘子參得禪矣。無何嚴慈相繼辭世。乃詣法通成薙染。服勞三禩。嗣復參雙徑容。命入堂。一日舉德山便棒公案詰師。師擬答。容振威一喝。師無措。少頃聞堂外僧。唱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乃豁然。撫掌曰。自今已往。不被天下老和尚謾也。未幾歸省幟於大梅。幟一見輒問。如何是佛法無多子。師曰。眼橫鼻直。幟頷之。搥鼓集眾。授師衣拂。後幟退居淨覺。命師繼席密印。上堂。大象不遊於兔徑。揭地掀天行直捷。大悟不拘於小節。驅耕奪食全殺活。滄海不擇細流。紅爐那容毫末。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劔氣鑠愁雲。虛空也斬脫。卓拄杖曰。者裏拶身得入。直須鶻眼龍睛。若非鶻眼龍睛。烈焰何由湊泊。雖然還知無湊泊處。正好湊泊麼。震威一喝。上堂。問前面大羅山。後面頭陀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真不掩偽。曰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師曰。直不藏曲。乃曰。真不掩偽。直不藏曲。一法所印。堆山積嶽。凜凜霜風刮面寒。處處梅花香錯落。剔起雙眸不受瞞。祥麟原祇一隻角。喝一喝。小參。當人一著。無欠無虧。貧無不足。富不有餘。眉毛橫額下。鼻孔大頭垂。開眼合眼自不見。甘受山僧驀面欺。驀面欺。好肉剝瘡知不知。遂拍掌一下。復喝一喝。上堂。大年初一。無事不吉。有喝彩者。出來相見。良久眾不出。乃曰。且喜天下太平。便下座。晚參。喫粥了也。千足萬足。洗盞盂去。馬頭栽角。縱饒直下承當。也是將錯就錯。何故。彼自無瘡。不勞剝肉。晚參。山僧一向有一句子。在汝諸人問處。諸人不解問得。諸人一向有一句子。在山僧答處。山僧未曾答得。如今問即問。答即答。問答俱全。天地懸隔。為甚如此。萬語萬當。不如一默。上堂。大眾。面赤不如語直。今辰乃山僧墮地之時。好事大家知。柏參知眾炊香積飯。為作供養。冷處著把火。一場熱鬧。諸仁濟濟上來。請為說法。可謂慶讚因齋。難逢快便。山僧到此。退步末由。直得口是扁担。正與麼時。仔細思量。畢竟說個甚麼即得。若為說佛。佛是假名。若為說法。法無定相。若為說山僧自己生緣落處。山僧生緣瑞安

。俗即姓潘。何須再舉。若更為說山僧本命元辰落處。山僧本命屬亥。亥生人肖猪。泥猪疥狗。便是本命元辰。本命元辰。即是泥猪疥狗。祇恁麼道。汝等諸仁。還信得及否。若也信得及去。戴角披毛。償他施主有分。其或未然。密印今日失利。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小參。驀召大眾曰。冬不寒藹後看。今朝十月既盡。動著通身汗出。四五日前响雷。兩三日前雨雹。桃花李花開滿庭。後山草上蛇蛻殼。試看田內刈禾人。猶脫衣卸膊。者便是冬不寒底時節。汝等諸人。自然洞曉不疑。祇如道臘後看。畢竟看個甚麼。看梅耶。看雪耶。看佛性義耶。驀喝一喝。者裏若不喝住。只恐諸人看到驢年。也未有歇日。雖然如是。也是冬行春令。呵呵歸方丈 師于康熙丁巳夏示微疾。至六月二十六日。大眾問安次。師曰。山僧一生別無他事。惟先老人囑累未完。言之不覺目下。遂書遺囑勉眾。居喪務儉約。不必作法事。破費常住。酉牌時分。以指于侍者明正掌中。畫一偈字。正即具紙筆。師隨書曰。生來死去如何說。絕學無為半句多。不動唇皮開口處。要知端的有誦訛。擲筆怡然而逝。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二十有九。依法闍維。奉靈骨于本山之東麓窆堵。霽崙永。為之銘塔。語錄十卷。行世(法幢幟嗣)。

瑞安葆光斷流渡禪師

上堂。舉拄杖一卓曰。者個便是本有生緣。元辰甲子。五行收不得。巧曆莫能推。處聖不增。在凡不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設有向未舉已前勘破。山僧不辭旂鼓相送。何也。人人有分金剛體。直下承當見作家 小參。七人八穀。自求多福。羅睺羅兒與一文。端的今年蠶麥熟。穀日立春。天與善人。府庫充兮倉廩實。從門出者是家珍。恁麼則時和年豐也。只如水牯牛。又作麼生。拈拄杖曰。犁與耙不離身。只在自家田地上。一回翻轉一回新 小參。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諸方布袋解開。火樹銀花撩亂。正恁麼時。且道如何批判。以拂子作○相曰。君子和而不同。衲僧高著眼看 小參。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愁。衲僧家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笑個甚麼。長連床上。有粥有飯。愁個甚麼。笑只笑他李白桃紅。重重問錯。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愁只愁他野田荒塚。漠漠寒烟。春來依舊蓬蒿長。那見兒孫挂紙錢。山僧者裏。愁也不須愁。笑也無可笑。三盞清茶一瓣香。百千祖塔同時到。以拂子作掃勢。下座 小參。今朝纔今朝。昨日已昨日。轉眼是明朝。光陰劈箭急。所以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欺人是禍。饒人是福。一念回機。千足萬足。卓拄杖喝一喝曰。彼自無瘡。不勞剜肉(法幢幟嗣)。

處州東寶雪機元禪師

上堂。一句截流。千江絕滴。圓機獨唱。萬聖消聲。吹毛劔誰敢櫻鋒。塗毒鼓寧容側耳。縱有喝散羣峰。掀翻大海底來。也不得動著。何故。動著則禍生。喝一喝。下座 上堂。卓拄杖曰。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有時驗在我邊。諸人不知。有時驗在

汝邊。山僧不會。山僧若會。則枝生節外。取笑旁觀。諸人若知。則墮坑落塹。未許出頭。欲得兩無過犯。合道甚麼即得。擲拄杖。下座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毗耶正令。摩竭風規。百尺竿頭路窄。獨木橋上人稀。一般古曲無音韻。且道如何和得齊上堂。瞬息韶光去不留。百年風木轉興憂。子規泣盡三更月。血滿枝頭恨未休 山行次。侍僧問。如何是萬山深處佛法。師曰。澗流隱隱調清梵。幽鳥聲聲發妙機 萬公訪師。便問。覲面相逢。請師速道。師曰。莫錯認。萬曰。看破了也。師便喝。茶次師問。護法向參誰來。萬點胸曰。萬公。師曰。他剛恰不在。萬曰。當面錯過。師一喝。萬擬議。師曰。果然不在 吉將軍。遇師于芝田。一見便問。請問軍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吉曰。如何是軍中底佛法。師卓拄杖曰。掃却羣魔隊。回朝謁聖君。吉曰。然則我賞三軍。請師定爵。師曰。五侯費盡平生力。自此詩書懶更看。吉大喜。禮拜而退(法幢幟嗣)。

寶月金山義禪師

永嘉李氏子。年十五。睹演西竺傳奇。因興出世想。遂禮梅峰寶城壁薙落。適密印請雪竇奇結制。師隨眾打七。會奇入堂。因同參問本來面目。師側聆豁然。遽呈所得。奇頷之。解制後。居靈田山。纂伴虎狼。而友麋鹿。寒暑兩忘。時大梅幟。還頭陀。聞師清操。以偈招之。師亦欣然出山。罄吐平生所蘊。幟悉為許可。命典藏鑰。尋以鋤斧子囑師住山 小參。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法。眼光燦四海。眉尖堆五嶽。有等泛泛流。只將皮膚摸。以拂子畫一畫曰。若透這一關。虛空也打落。遂擲拂子。喝一喝 師于康熙辛亥冬仲示微疾。至二十四日子時。問侍僧曰。夜何時耶。僧曰。三更多也。師起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坐斷春風不計期。漚花影裏露全機。鐵牛昨夜雲中吼。報道歸家正是時。擲筆而逝。奉全身塔于本山之麓(法幢幟嗣)。

雁宕羅漢深明徹禪師

小參。問句裏無私則不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迷頭認影人。曰如何是寶中主。師曰。拄杖絕疎親。曰如何是主中寶。師曰。披簑帶月吟。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殺活在當人。乃曰。纔過履端佳節。却遇春餘三日。梅花片片飛來。柳眼枝枝突出。灼然底事分明。何須語言徵詰。那知佛祖家風。錯過目前消息。撞著無位真人。空開大口叫屈。休叫屈。覓則知君不可得。喝一喝(法幢幟嗣)。

永嘉密印非相提禪師

上堂。啟潑天爐鞴。煨聖煉凡。施震地鉗錘。風行雷厲。轉四大部洲。作一粒米。室廬城郭。不動纖塵。將一粒米。包含百億須彌。日月山川。了無窒礙。所以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隨所住處。是諸佛身。放之則六合可彌。卷之則退藏于密。直使頑銅鈍鍊。頓化精金。外道天魔共揚至化。提持列祖綱宗。穿透衲僧巴鼻。且道得何三昧。與麼縱橫自在。以杖畫○相。復作十相曰。高著眼 上堂。結制解制。總歸

舊例。鼻孔昂藏。古今無異。祇要人人脚跟穩密。個個踏著自家田地。何必向外馳求。算來多少費氣。大丈夫。須猛利。衣裏明珠照萬方。莫如窮子空逃逝 示眾。千說萬說。只是一說。作麼生是一說。良久曰。父母所生口。終不與君訣 一僧經行。展兩手于師前曰。好個清平世界。師曰。既是清平世界。何用著忙。僧無語。師與一掌曰。者弄虛頭漢 僧纔到門。便問。如何是淨土。師曰。步步踏著 問。如何是佛。師曰。今年米價平 僧參。問久聞和尚。今纔識得。師曰。山僧眉毛長多少。僧擬議。師曰。我却識得汝(法幢幟嗣)。

蕭山湘湖城山大拙理禪師

示眾。我有一句子。只是道不得。何故。若道得。爛却舌頭。眾中還有道得者麼。一僧出禮拜。師曰錯錯。便歸方丈(冷堂林嗣)。

雪竇逸菴元禪師

上堂。握向上機權。紹祖師寶位。開鑿羣生眼目。恢廓振古風規。蓋是衲僧尋常事。若也旋乾轉嶽。忽雨忽風。佛祖覷視無由。天人展足無地。有時高高山頂。而合水和泥。有時深深海底。而一塵不立。一塵不立處。坦率無畦。合水和泥時。潛身不露。有般不知進止底。便謂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掘地覓天。徒勞歲月。且如何是元上座為人處。卓拄杖曰。千鈞鐵棒輕拈出。要辨楊岐嫡骨兒 七期滿小參。長老不解存德。慣要拶人痛處。無奈根鈍皮頑。拶著仍不知痛。及至歸到方丈。却在背地自訟。休自訟。須向當場展大用。有麼有麼。良久曰。如無。只得正馬單鎗。獨拈獨弄。舞拄杖。歸方丈 退院上堂。在昔白雲端祖住圓通。退院上堂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且情又如何遣。嚙。遂一喝下座。拽杖出山。清風古韻。仰止千秋。今日不肖遠孫。乍主雪竇。況味相侔用。拈一偈。以續貂後。秉命住持九越月。艱危奚止一絲懸。翠峰法叔親臨到。搥鼓陞堂告脫肩(山夫正嗣)。

明州南山昂峰隱禪師

臘八上堂。明星忽覩嘆奇哉。便出山來打野榧。自此一虛傳百實。謂言成道至今猜 問。性從何起。師曰。問從何來。僧擬議。師便打(山夫正嗣)。

武林雄聖尼靜諾越禪師

郡之林氏女。幼出家。參雄聖致。往來雪竇之門。一日侍立次。致舉洛浦見夾山因緣。汝作麼生會。師進前一掌。致曰。切莫捋虎鬚。師曰。蒼天蒼天。一日隨眾入室。致曰。古人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啄啐同時用。汝諸人。作麼生用。作麼生會。眾無對。師噓兩聲。致曰未在。師曰。齊和太平歌 元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迅速光陰如電捷。古來舊例起年規。個個出門賀聖節。撞著彌勒笑呵呵。踏著秤硬錘如鐵。鐵鐵鐵。世人那個知端的。喝一喝下座(惟極致嗣)。

蘇州秀峰漢峰頂禪師

宜興人。上堂。積雪未消。是處銀牆鐵壁。紅輪高照。依然綠水青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喝一喝 南泉賣身頌曰。貧來無賴把身憂。齒落眉長不怕羞。那得窮坑填得滿。由來千古使人愁 趙州柏樹子頌曰。塞壑填溝體露真。何拘古柏覓知音。從伊此話傳千載。引得韓獪遶樹尋(岫雲瑋嗣)。

戴耘野居士

吳江人。村居不入城者四十年。先於古南座下。受偈策發。後參秀峰瑋。呈偈曰。鳥啼花落暮春天。悔別名山幾十年。梅子青青將熟也。這回能不口流涎。瑋為印可(岫雲瑋嗣)。

大善鑛鐵瑋禪師

示眾。清晨諸人濟濟到來。日午諸人蕭蕭散去。須知有一人不來亦不去。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且道此人證何三昧。良久曰。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示眾。豎拂曰。大眾看看。大中真富貴。寶網羅殿角。好個祖師心。古鼎三隻脚 問。欲瞻大壽山。須得淨五眼。如何是肉眼。師曰。阿誰不有。曰如何是天眼。師曰。照破大千。曰如何是慧眼。師曰。無所不透。曰如何是法眼。師曰。驗你骨出。曰如何是佛眼。師曰。空空如也。僧擬進語。師豎拂曰。這個是甚麼眼。僧無語。師便打(崇己峻嗣)。

京都圓寧漢杲印禪師

示眾。參個甚麼。悟個甚麼。歷歷明明。不消絡索。觸著是兮磕著是。祥麟只有一隻角 士問。如何聖賢心。師曰。能殺人。能活人。士曰。如何是凡夫心。師曰。能讚人。能陷人 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從來無二路。曰還許學人蹴踏也無。師曰。疑則別參(達本地嗣)。

處州法海隨菴猷禪師

閩之長汀黃氏子。上堂。一錫多年住翠微。無才不敢浪施為。龜毛兔角從他弄。火種刀畊且守愚。諸禪子。知不知。盤中盞內好茶飯。俱是行人血汗珠。弗修道鼓是非。長裙高帽雖遮過。黑面閩君不放伊 解制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怎奈何。諸仁者。此古雪竇示眾法語。如此說話。字字鏗金戛玉。可珍可愛。是即是。究竟將來。未免無人。爭似真身寺裏。其中雖不多眾。且喜各各脚跟下。縱橫八字。人人頂門上。飛大寶光。敢問諸人。這段奇特事。且道承誰恩力。湖海從他枯到底。姓名終不與君通 退院上堂。二十年來一釣舟。不風流處也風流。解畊種小牯牛。欄內無多三四頭。老僧從此還山寺。一飽毛團萬事休。拽拄杖便行 寶掌先師塔前上供。諸方窮。尚有卓錫之地。獅山窮。錫地也無。盤中白石。鐘裏清溪。此乃不肖之微誠。插香曰。雖有好花時正放。難禁愁思滿秦峰

問。聞昔韶國師居此山時。嘗為人解粘去縛。和尚今日響。師拈拄杖曰。我者條鍊蒺藜。能殺人亦能活人。僧喝。師便打。僧又喝。師良久。復顧侍司曰。山僧住持法海多時。始遇一人。僧近前作聽勢。師展兩手示之。僧擬議。師曰。禮拜了退(雪厂白嗣)。

吳江圓明靈松慈禪師

秀水吳氏子。上堂。敲石石響。擊木木應。驀以拳擊空一下曰。且道是何音韻。若將耳聽則聾却。若將眼覷則瞎却。若將口說則啞却。若是個漢。聞恁麼舉揚拂袖便行。雖然。慈上座拄杖子。未肯放過在。何故響。春風偶度庭前樹。石上苔花夜又開。上堂。山頭白浪。海底飛塵。總饒會得。開口不能。因甚到者裏。唇齒俱失。不見道。融爻象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註而未詳。諸祖相見攢眉。千聖逢之結舌。直須向洪濛未兆。打個觔斗。方好與慈上座拄杖子相見。如或未然。徒成鈍置(雪厂白嗣)。

處州青田石門蒼石立禪師

孝感湯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耳朵裏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法。師曰。桃花紅李花白。曰如何是僧。師曰。踏翻大地。一雙驢脚。劃斷風雲。七尺烏藤。僧擬進語。師便歸方丈。上堂。舉麻谷至章敬因緣畢。師曰。一人說是。一人說非。銅頭鐵額漢。堪笑復堪悲。諸仁者。且道。石門笑的。是個甚麼。良久曰。能可舌根爛出骨此心不敢漏真機(雪厂白嗣)。

處州凌江祝嵩宗禪師

閩之歸化蕭氏子。浴佛上堂。若道釋迦生于此日。則為世諦流布。若道不生于此日。衲僧眼在甚麼處。這裏會得。不動脚跟。朝離兜率。暮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其或未然。年年是今日。惡水驀頭澆。長至上堂。假不立。真不守。甦回萬竅。頓發千機。頭頭現影處。孤危迴露。孤危迴露處。頭頭現影。解獅鈴于獅子項下。奪驪珠于蒼龍窟中。赤手風流。甚生意氣。說甚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大眾還知者個消息麼。若也不知。打開香積廚。傾出無米飯。諸上座。普同供養(雪厂白嗣)。

杭州演教佛髻元禪師

越州上虞倪氏子。棄儒出家。上堂。曠劫猶今。殊途一轍。平地上起堆。無風處作浪。雖非聲色。聲色炳煥。雖非心佛。心佛歷然。悉仗此機流轉。不從他處發光。且道。此機是甚麼。若道是佛。背却自家的。若道是法。不免從他覓。若道是心。印賊身自敗。若道是人天正眼。掩耳偷鈴。直饒總不恁麼。猶未相許在。既總不恁麼。因甚麼猶未相許。不是丈夫多意氣。為他曾透上頭關(雪厂白嗣)。

京都弘慈廣濟別室天孚祐禪師

三韓金氏子。母宋。生時屋後火起。家產殆盡。方七月父故。母苦志堅守。五六歲。師患病將死。有一道者。偶從外入。信手拈一粒藥。放師口中。其病隨愈。道者指師曰。此子當入空門。有大因緣在。十三歲。母因道者言。送師禮本寺恒明□耆宿薙染。未幾。母亦逝。一日恒摩師頂曰。當勤精進。莫辱汝父母。師泣拜而銘心。恒器師骨硬。更加嚴切。執侍巾瓶已久。丁未春。正恒示疾。將入滅。呼師叮嚀激勵。師跪叩無措。恒輒滅後。師日夜追思父母一回愁。指像顧眾曰。還識這老漢麼。祐上座。昔日親遭毒手。大結冤讐。歷年以來。未敢輕露。今日遮藏不住。在諸人面前披肝瀝膽。和盤托出去也。以香打圓相曰。沿皮摸索終無用。打破○○始得知。喝一喝。插香便拜 示眾。舉世尊初生。頌曰。一聲[口@力]地天方曉。禍出私門不可當。却怪此公真大膽。獨將雙手劈洪荒 示眾。舉未離兜率。頌曰。王宮兜率示多生。出得泥犁墮火坑。堪笑度人伎倆盡。只將烏豆換金睛 示眾。舉殃崛產難。頌曰。春城處處有花開。陣陣香風撲鼻來。大抵遊人咸錯過。猷郎還向鬢邊猜 高層雲太常。一日朝罷。官服見師曰。弟子。今日帶了枷鎖。來見和尚。師曰。何不解脫去。士曰。難逃治化。師遂豎起拳頭曰。這個聾。士無語。師曰。果然難逃治化。士作禮(天植樹嗣)。

雄州興雲石琳瑯禪師

臘八上堂。世尊向正覺山前。六載辛勤。求一佛字。了不可得。趙州丈夫氣槩。便云。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檢點將來。一人事上不足。一人理上有餘。各與二十拄杖。象山這裏。明星燦爛。敢問諸人。還曾悟也未。若也悟去。各與二十拄杖。若也未悟。二十拄杖象山自喫。諸人無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曰。金剛寶劍重拈出。佛祖齊教立下風 冬至小參。一陽來復。水牯牛。驀爾向無陰陽地上。東觸西觸。敢問諸兄弟。還曾摸著他鼻頭也未。若也摸著。不妨隨處卷舒。放去踏翻千澗月。收來衝破一林烟。若也未曾摸著。年來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恐未休 示眾。舉香巖上樹。師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祇如祖師不西來。香巖未上樹。又作麼生。太平本是將軍定 頌殃崛產難曰。花謝花開檻外香。引他蜂蝶去來忙。自從夢破情忘後。陋巷空回笑一場 頌德山托鉢曰。玉女乘春出畫堂。牧童一見笑紅妝。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愁人也斷腸(南音言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五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戒幢天資粹禪師

因僧送竹篋。上堂。離却觸背。迴然絕對。鐵壁銀山。一拶粉碎。金毛獅子忽翻身。牙爪雄雄全體備。喝一喝 因雪上堂。昨夜三更消息別。泥牛吞却一輪月。天花亂剪碎無聲。珍珠密撒何殊絕。千溪萬壑盡生光。大地山河一片雪。呵呵呵。瞥不瞥。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靈機閃電見還難。伶俐師僧窺一斑。莫把定盤星錯認。初生月是曲彎彎。喝一喝 小參。今朝八月十四夜。皓月團圓沒縫罅。本來面目甚分明。普請諸人圓者話。諸兄弟。且道圓甚麼話。良久。以竹篋打圓相。拋向面前。震威一喝(徵清月嗣)。

宣州奉聖古韶音禪師

華州蓮華寺示眾。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山僧據天目中峰。把一枝瘦藤。向虛空一擲。忽現大身。興雲吐霧。雷從東起。雨從空注。直乾坤振動。日月潛光。撞倒須彌。踏翻大海。深沙神努眼。西嶽白帝。驀然讚嘆。善哉善哉。希有希有。大作佛事。須臾雲收雨霽。海宴河清。山明水媚。人物交馳。拄杖子。依舊右邊立地。眾中委得麼。如或未然。脚跟下放一線道。山僧浙西苕上著艸鞋。穿雲度水。撥紅塵揮白汗。踏過許州縣。行到華之東路。脫下被。幾尊具大手眼底居士。攔胸把住。送蓮華峰頂。山僧信口道。何妨向十字街頭。和泥合水。左右逢源。隨流得妙。所以臨濟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喝一喝曰。且道是權是實。是照耶。是用耶。試辨看。良久曰。拈起少林無孔笛。橫吹一曲渭河邊 洛京韶山雲門寺。上堂。提臨濟正印。唱雲門之曲。敲唱雙行。殺活自在。今者王臣加被。檀護光臨。不妨向佛祖頂[寧*頁]上。舉揚個事。豎拂曰。還見麼。擊香几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個甚麼。不見應庵老僧道。孤峰萬仞。鳥道虛玄。名利杳忘。是非頓絕。直得猿吟古木。虎嘯幽巖。碧落青霄。道人活計。遠祖恁麼道。山僧恁麼舉。大似聲應氣求。令人舉著。愈使金聲玉振。且道還有奇特事也無。天教生在韶峰上。不待雲擎也出頭 問。臨濟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如何是第一句。師曰。石火迸青天。曰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春雷開蟄戶。曰第三句薦得。自揀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舌頭生澁(岫雲瑋嗣)。

燕京勝水大來果禪師

上堂。彤雲瑞雪正飛揚。徹體風流不可量。坐斷十方無觸背。明明徧界不曾藏。乃召眾曰。既爾徧界不藏。且道。即今雲彌大野。雪覆千山。孃生兩道眉毛。又落在什麼處。良久曰。露 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露柱却生歡。燈籠復叫苦。萬壑千崖雪漸消。領略春風一百五 晚參。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石門老漢。善應時機。但替人數寶。有甚交涉。山僧則不然。設有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但向他道。庭前數點催花雨。門外春風次第來 問。如何是道

。師曰。勝水門前無曲徑。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眉橫鼻直 問。年荒米貴。大眾如何過日。師曰。金剛栗棘。任汝齧嚼。曰設若餓死時如何。師曰。難得一箇半箇(達本元嗣)。

澄江大興在天裕禪師

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眾還識萬象主麼。若也識得。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如或未然。却被聲色之所籠罩。寒暑之所遷流。不得自由。處處為礙。逗到眼光落地。一似落湯螃蟹。莫言不道 上堂。春日融融。和風蕩蕩。嫩柳舒黃金之色。老梅帶白玉之香。直得木馬嘶風。泥牛起舞。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大眾要識佛性義麼。驀豎拂子。復召眾曰。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示眾。舉僧問風穴。如何是道。穴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穴曰。問取城隍司。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穴曰。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師曰。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識得純嗣)。

越州寶掌慧侃性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眼睛黑鼻頭光。曰見後如何。師曰。鼻頭黑。眼睛光。曰和尚瞞學人那。師喚。僧應諾。師曰。却是你謾我(雪厂白嗣)。

當湖大乘鐵鼓音禪師

越州餘姚應氏子。師因送天童悟老人入塔。知有宗門向上事。乃堅志。出禮復庵乾得度。受具戒於徑山容。時年四十六。夕究朝參。已無虛晷。遂徹源底。參金粟元。一見機契。令典藏鑰匠歲。師不忘源本。仍歸復庵。會有大乘之請。乾以源流記荊焉 示眾。秋山削玉。秋水磨銅。杲日涵輝千界。青天不掛片雲。於此會得。歷千差而不異。總萬變而常存。良久曰。還委悉麼。吸盡西江和底徹。鯨吞大海露珊瑚 示眾。大乘不蓄箇餘錢。聊與諸人結勝緣。拈出匏圖巴荳子。洗腸蕩胃滌殘涎。喝一喝曰。知解絕時緣慮盡。觀體無依自現前 師於康熙庚戌八月十三日。告眾逝世。書偈曰。六六三十六。從頭教不足。生此閻浮提。露出醜面目。應知識者稀。不去登曲录。折脚鐺瓔珞。粥常飽饑腸。真是福鈍鑊。年深起鏽紋。而今懶把青山鬪。無管帶沒拘束。南北東西任去留。何妨唱個無生曲。且道無生曲作麼生唱。喝一喝。擲筆而逝至丙辰秋闍維。見鬚髮如故。全身不壞。塔於虞山北麓(天息乾嗣)。

當湖普福大用顯禪師

華亭沈氏子。甫十齡。父母送新溪其暉光為刵度師。服勤復庵乾左右。示參三不是公案。偶閱華嚴淨行品有省。即述偈曰。一卷淨行品。不知何物淨。淨則多一番。淨盡名淨行。詣方丈呈白。乾目之色喜。至復庵疾作。授師兜笠一枚。併偈記荊。復庵亦垂遷化。後事畢。歸普福。杜門養拙。足不踰閩者。一十八年。至康熙甲戌正月

十九日。從容告眾誠勉畢。吉祥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有五(天息乾嗣)。

潤州鶴林雲屋音禪師

小參。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山僧到鶴林三閱月。佛法二字。無人問著。山僧亦不敢提著。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遷一韜嗣)。

興福雪鑑意禪師

佛誕上堂。今朝四月初八。到處叢林浴佛。興福隨例攀條。遂以拂子作灌水勢曰。也與鷲頭一杓。不論這箇那箇。管取箇箇浴著。優波離。稽首翹勤。謂因茲得受心地戒。而親承布薩。老雲門。怒目瞋眉。却悔當年不曾打殺。以致東土西天。畫蛇添足。兩兩紛爭。竟無間歇。乃震威喝一喝曰。住住。自威音王已前。樓至佛以後。有箇乾暴暴地底。且喜不曾動著。復喝一喝曰。是甚麼時節 請職事上堂。雲從龍。風從虎。必有鄰。德不孤。鷲豎一指云。一不成雙。復舒掌云。二三成五。所以眾流合匯。方興萬頃之濤。千楚共攢。始架凌空之構。絲竹既合成調。節拍自然相應。三山芳草綠。不待獅子頻呻。一徑落花紅。豈在象王回顧。神通法爾。覲體現前。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且寶主歷然一句。作麼生道。遂喝一喝曰。問取堂中第二座 問。爐鞴重開。規模再整。如何是興福境。師曰。六朝古柏翠參天。曰風景依稀雲樹裏。月明淡蕩水中天。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剔起眉毛仔細看。曰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如何是人中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大家共仰目前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問。向上宗乘則不問。主賓相見事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曰如何是賓看主。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主看賓。師曰。識得你是蘇州人。曰如何是主看主。師曰。遠走不如近匍匐。曰如何是賓看賓。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示眾。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話畢。師曰。老瞿曇。若非文殊一椎。不知嘴皮邊得到幾時乾淨。雖然。且道世尊從前曾說甚麼話來 示眾。舉為山水牯牛話畢。師曰。者漢面皮厚多少。喚作為山僧。尾巴已露。喚作水牯牛。蹄角不全 頌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曰。冷燄堆頭星火子。爆開烈烈燼重樓。雲門欲滅彌天燄。不道當年悞潑油 頌婆子拋兒曰。鄂渚灘頭撥棹夫。一橈弄得半模糊。雖教七子多拋盡。爭奈猶存岸上婆 頌莊上喫油糍曰。喫飽油糍不赴飡。人頭鬼臉費評論。侍僧若果逢莊主。悔殺從前錯出門 頌雪峰兩度打僧曰。臨機辣棒兩番施。棒下偏生不孝兒。冤債却從恩處結。直看遞代怨聲馳 頌興化打維那曰。打了重新又罰錢。直令千古惡聲傳。久懷大覺堂前恨。此際方知養子緣(古雲傑嗣)。

嘉興真如宏冶敏禪師

臘八上堂。明星夜夜出。臘八那年無。堪笑迦文老。無端起浪波。然則。真如今日不是隨邪逐惡也。要諸仁共知。鷲拈拄杖曰。看看。良久擲杖曰。祇因妄想執著。

而不證得 普茶示眾。今晚普茶。菓子盡數。不管齒牙利鈍。且要箇箇吞吐。錯口齧著舌頭。莫怪真如莽鹵 觀音大士開光上堂。豎拂曰。花開菩薩面。草長無邊身。擊拂曰。爭似圓通妙。家家觀世音。擲拂下座 晚參。纔過初一。十四又來。忽然半月。未免驚懷。諸兄弟。於此端的得一回。歷千差經歲月。原無二致。豈有差排。所以從上尊宿。每于茶時飯時。未嘗不風規略露。只是知恩者少(古雲傑嗣)。

嘉興妙峰道者。范弘禮

嘗有偈曰。花滿枝頭月滿輪。香風拂拂更精神。白雲影落乾坤濶。眼上眉毛又上新 千里特來呈舊面。不消煅煉本來圓。箇中自有安心法。粉碎虛空只一拳(古雲傑嗣)。

寧國法海惟勤順禪師

一日師在庭前立次。一僧到曰。好竹。師曰。當時香巖擊底。敢問闍黎。是那一竿。僧對竹作拋石勢曰。擲。師曰。上座於斯抵對。不敢言不是。只是有寶無主。僧擬開口。師連掌打退 頌婆子燒庵曰。鳥有真心歇又啼。花無恻色露全機。其中一段風流事。今古人間當是非(忍可持嗣)。

寧國龍潭大木元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住山句。師曰。一樹梅花開雪後。曰意旨如何。師曰。鳥鳴當谷。香透春風。僧禮拜起。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喝出(桂昌銳嗣)。

慧山且拙廉禪師

九日示眾。九月九菊花新。此日登高不厭頻。撥轉上頭關棧子。天涯何處得疎親。草木落。雁來賓。楓葉紛紛下漸深。寒露已降。授衣時臨。蕭蕭兩鬢雪霜侵。自是陶潛歸去後。惆悵攢眉少一人 結夏上堂。北往南來諸衲子。多因結夏在山中。所謂萬事俱成辦。大都只是欠東風。柴難斫米難舂。豈可一向說脫空。山青蔥水碧綠。漪漪閒來倚修竹。經行坐臥在其間。尅期不怕不成佛(十洲瀛嗣)。

蘄州如田澍霖覺禪師

僧問。棒如雨點。喝似雷轟。此是諸方舊套。和尚底作略。敢請垂示。師曰。棒荆斬却龍泉劍。露出秦時月半邊。曰古剎幸逢師掛錫。西湖從此浪滔天。師曰。有勞三十棒賞在來日(善意林嗣)。

潁州彌陀雪幢著禪師

上堂。主賓不立。共觀白露秋光。人境雙忘。更有斬新日月。不萌花上。花藥層層。無影林中。濃陰密密。到者時節。掀翻滄海。喝散白雲。還應歸家穩坐。還應垂手入廬。若能直下委悉。一任收放自由。倘或未然。山僧再為道破。豎拂子曰。倒駕紅爐來此地。通天作用自今施 解制上堂。嶺梅殘堤柳綠。夜半燈籠笑露柱。結制一冬而今圓。放教衲子東西去。東西去。脚跟下事不得草草。眉毛上的切須仔細。無佛

處急走過。有佛處不得住。若有人問潁州以何法示人。祇向道伊。春至寒食六十日上堂。綠水涯邊生瑞氣。青山深處起烟嵐。善財參徧猶難會。風送蘆花作指南 示眾。入得興雲門。莊嚴似勝蓮。寶華開滿地。來者任君觀 示眾。舉香巖上樹話畢。師曰。香巖老漢。大似授人之溺。幾乎自溺 示眾。舉天童悟祖掛上堂牌。不陞座立於座前曰。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一聲。吐痰於地曰。眾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祖以脚抹却歸方丈。師曰。密祖恁麼施設。盡道將八千人。一坑埋却。殊不知。瞞他八千人一些不得 頌石霜門榜曰。短畫長書字字清。拈來換却眼中睛。石霜費盡閒心力。笑殺雲堂七百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癩蝦蟆 問。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踏不著。師曰。踏著便成兩箇 問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為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只為全身在裏許(聖儀詩嗣)。

舒州指泉且巖履禪師

僧問。如何是指泉境。師曰。清風生翠竹。黃鳥叫晴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釣魚石上坐。秋月白滄江。曰末後句乞再垂示。師和聲便打。僧於棒下。洞徹己事(破笠懋嗣)。

江州廬山若雨潤禪師

小參。時有僧出。師劈脊便打。曰。學人話也未問。便賜棒。意作麼生。師又打。僧無對。師良久召眾曰。會麼。野牛鼻盡腕頭力。拽不回頭其奈何(破笠懋嗣)。

舒州黃山白雲古懷樞禪師

僧問。古人道。毫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師曰。昨日晴今日雨。曰如何領會。師曰。山北山南當此際。好花都打落愁人(破笠懋嗣)。

昌化弘庵杲禪師

小參。一點靈光爛太虛。於中何處辨親疎。堪嘆多少去來者。到底依然不識渠。古人又謂。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恁麼道。也是徐六擔板。杲上座則不然。何處不逢渠 小參。眉毛眨起不須看。雲自山兮青山藍。更問一虛歸甚處。前三三與後三三。且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良久顧左右曰。會麼。不存一法即如來。註脚重佺成擬議(遷如泰嗣)。

玉田妙峰嘯風虎禪師

上堂。今朝臘月二日。特為諸人細說。有箇無位真人。常向汝等面門出入。驀豎拂淡裏一般滋味好。舉目現前。仔細咬嚼。復拈餅曰。即如者個餅。露柱還他幾個。大眾。若道得一句者。此夜良宵。不妨許他手舞足蹈。玩月指月。畫月笑月。風流意氣。壓倒羣流。其或未然。歸堂參去 示眾。舉文公見大顛話畢。師曰。昌黎大似衛公孫朝。只知子貢不知仲尼。所以雖見大顛。似同不見 頌慈明挂榜曰。江淹彩筆煥文章。織女金針繡鳳凰。多少行人著眼看。不知日用只尋常 頌女子出定曰。諸葛排

成八陣圖。四維上下轉模糊。若還不識生門處。困殺人間大丈夫 頌婆子偷笋曰。偷筍還他婆子。捉賊須是趙州。吸盡西江無一滴。從教何處不風流(律牧制嗣)。

蘇州無量壽寺恣庵相禪師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曰。這是豐木堂。僧一喝。師不顧。僧又喝。師曰。打頭底。知是竇中勘主。者一喝。意作麼生。僧無對。師連掌打出 結制上堂。十月十五結制。赤手空拳活計。普天匝地為爐。不漏絲毫移易。眾兄弟。若也會去。高懸兜笠。晏坐華林。脫或未然。莫看水艸嫌枯淡。且聽春雷換甲鱗(可生忍嗣)。

雪竇新開濟禪師

小參。人無大小。達者為先。明得大事。與佛齊肩。且道明甚麼事。穿衣喫飯。行住坐臥。日用一切等事麼太煞沒交涉。祇如未有身心世界已前。將甚麼喚作大事。良久曰。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頌臨濟三頓棒曰。事因叮囑起干戈。直入他家話轉多。惡口挑唆功已及。至今怨恨滿山河(道嚴恂嗣)。

越州法雲石堂穎禪師

上堂。喫水防咽。行路防跌。豎起脊梁。證龜成鱉。烟雨連旬。地爐難熱。刮面西風入牖來。吹動茅堂俱漏洩。木魚禪板兩相交。選佛場中驗巧拙。碓[此/束]開花。枯椿燄烈。萬象森羅俱砮額。驀豎拄杖曰。會麼。眾無語。乃一時打散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莫妄想。曰磨後如何。師曰。莫妄想。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又作麼生。師曰。莫妄想(雪厂白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金陵橫山同菴潤禪師

上堂。以拂子。畫○○○○。一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常在五形中。五形中莫覩。報君知休莽鹵。捉敗虛空仔細看。五五原來二十五 上堂。一三四五。任君顛倒數。五四三二一。從頭數不徹。數得徹。休狼藉。放過長沙老大蟲。只恐蝦蟇吞却月 示眾。個事猶如立戰同。當陽一著好施功。若還不聽將軍令。向外安排總是空。空即不無。且道將軍令。汝作麼生聽。以拄杖卓一卓曰。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 示眾。風敲翠竹。露滴荷香。西來祖意如何說。一番雨過一番涼 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金陵一百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驢駝馬載 問如何是佛。師曰。花放寒巖 問。借和尚金剛王寶劍看。師曰。照顧性命。僧擬議。師曰。髑髏墮也 問。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一切不見。曰人人皆見。為甚麼善知識不見。師曰。你猶在門外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雪消山露骨。曰意旨如何。師曰。水滴石流香(南音言嗣)。

金陵蔣山佛國樛菴學禪師

示眾。舉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褌。把吉撩棒。在三門前。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師曰。這兩個漢。大似無孔笛。撞著氈拍板。五音六律。太煞分明。惜乎當時少個知音。且道即今還有分別者麼。以拂子擊几一下曰。子期子期(南音言嗣)。

朗公居士吳顯

長洲人。初參靈隱禮。禮問。有甚疑處。遠來參謁。士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請問和尚歇在甚處禮曰。欸欸去你葛藤。士無語。參半載。無所入。後禁足北菴。一夕坐香次。聞甌響有省 頌殃嶺產難曰。腦後白雲閒片片。眉端春色甚迢迢。不知討甚閒家具。平地無端喫一交 頌女子出定曰。春睡沈沈却正濃。不知黃鳥罵東風。醒來謾揭羅幃看。隱隱牕紗亂落紅(印象詮嗣)。

繡水雨嵩巽禪師

問丹霞訪龐公。靈照放下籃。意旨如何。師曰。啞子傳來信。聾人滿耳聞。曰丹霞問龐公在否。照携籃而去。又作麼生。師曰。誰家別院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商予啟嗣)。

興國上一乘禪師

參多福啟。一日求入室。啟曰。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喚甚麼作室。師仰面四顧曰。蒼天蒼天。啟曰。阿誰叫苦。師曰。不是師貧連子苦。只緣家富小兒嬌。又問。多年失親近。今日乞羸拳。啟曰。老僧沒氣力。師曰。慈悲太煞。啟惡發曰。脫空妄語漢。何處見得來。師曰。早晨喫粥。而今又餓。啟曰。飯袋子出去。師曰。歇歇進來問訊和尚(商予啟嗣)。

蘇州朱茂苑居士

產時母夢明月射腹。驚覺乃娩。長成。信向宗門。參扣諸方。一日聞鐘有省。述偈曰。偶寓平江道院東。諸方禪客喜相逢。十年切切求開示。不若親聞一擊鐘 丹霞燒木佛頌曰。木佛燒來禦禁寒。何須特地起疑端。可憐院主親遭毒。墮落鬚眉不自瞞 世尊初生頌曰。錦衣公子舞鞦韆。賣弄風流逞少年。添得黃鸝鳴翠柳。十分春色播人前(忍可持嗣)。

丹徒正覺尼佛機元禪師

竹篋子頌曰。拈起吹毛劍。魔佛皆膽戰。擬議問如何。雷聲轟閃電 趙州勘婆子頌曰。勘破婆子。公案兩重。山崩地裂。杲日當空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頌曰。鐵牛踏破澄潭月。石虎巖前吼不徹。黑漆崑崙沒處藏。百獸聞之皆腦裂(中璞如嗣)。

順天報成起聖仁禪師

上堂。身瘦面皮黃。都緣為事忙。昨朝親入市。今日又陞堂。擬唱雲門曲。猶疑不合腔。勞煩拄杖子。代我為敷揚。連卓拄杖 上堂。今日開爐。柴炭俱無。掃除靈解。蕩滌真如。本無故舊。那有親疎。饑餐渴飲。真實工夫。冷灰爆出黃金豆。笑殺西來碧眼胡 上堂。直說曲說。讚說毀說。識者是醍醐。不識是毒藥。毒藥醍醐。一并拈却。要識楊岐驢。只有三隻脚(桂昌銳嗣)。

桐城慧山清泉大宜卓禪師

解制上堂。住不用錫。去不用鈎。不住不去。鈎錫甚利。內中還有知痛癢者麼。眾無對。師復曰。饒君走遍天涯路。盡在山僧拄杖頭 仲春小參。春風和暖。日長夜短。青山依舊青。乾坤依舊轉。山僧拄杖頭。今古何曾免。謹白參元人。道不遠人人自遠。卓拄杖一下曰。這裏不是(十洲瀛嗣)。

京都大悲燈巖德禪師

江南常熟朱氏子。師生時。香光滿室。四歲。便解趺坐念佛。十歲。父歿。偶至城西地藏。見壁上地獄形相。生恐怖心。欲出家。母許之。象游達。為之刳染。一日讀楞嚴。至阿難此非汝心處。頓起疑意。三年乃有所會。後興福定。以主人公話相詰。益自奮力研究。歷參吳下知識。俱不契旨。圓戒畢。省從兄于蒲邑。道出京師。途次遭擲。疑情冰釋。適定住都門鐵佛。師詣之。定曰。幾年不相見。此事又如何。師曰。鼻孔依然向下垂。定曰。那裏見得。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是夕。師陳所見。痛棒打出。如是者三。一日入方丈。纔開口。便打。當下若脫千觔擔子相似。禮拜便出。受囑後。初住虞之破山。復入都。住大悲廣泉諸剎。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僧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僧曰如何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師曰。若言心境一如。好與這僧一坑埋却。若言信手拈來。毀謗趙州更甚。畢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夏日上堂。舉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曰。轉功就位。轉位就功。融通妙叶。不犯離微。自是洞上宗風。只如寒時寒殺。熱時熱殺。又作麼生回互。不見道。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師誕上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至哉斯言。急須會取。驀拈拄杖曰。既是萬物一體。且道。拄杖子與山僧。是一是二。若道是一。山僧是山僧。拄杖是拄杖。何曾是一。若道是二。山僧屬羊。拄杖子又屬個甚麼。却喚作二。向這裏道得諦當。不妨與從上佛祖。把手同行。若道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速道速道。因事小參。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遂目左右曰。看看。個個肉綻皮穿去也。若是個漢。但向世間一切榮名利養。人我是非。鬪諍堅固處。一椎擊破。虛空粉碎。大地平沈。正恁麼時。且道。火坑在甚麼處。良久曰。再犯不容。上堂。舉臨濟會下兩堂首座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師曰。兩家總不用喝。亦復賓主歷然。且道。阿誰證明。良久曰。照顧眉毛。冬至上堂。朝來忽報一陽生。逆旅何人不動情。只有殘僧耽寂寞。從來寒暑不相驚。歲夜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從古到如今。曆本家家有。既有。何不拈出看。時有僧欲出。師約住曰。且住。若無本監曆日印信。即同私曆。立春上堂。開歲越十日。風光始得春。法筵龍象客。又見一番新。一番新。大地山河倍有神。莫道東村王大姐。依然滿面是埃塵。問法身充滿于太虛。正與麼時。應身在甚麼處。師曰。山僧在上座眼裏。僧禮拜。師曰。鄭州出曹門。士問。大鵬展翅即不問。金榜題名事如何。師曰。久已斫額望子。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切忌節外生枝。曰如何是無陰陽地。師曰。踏著幾人知。曰如何是叫不響山谷。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平巖定嗣)。

鄂州龍華吼山興禪師

江夏張氏子。結制上堂。七日前。壁立萬仞。追到牛角尖頭。直要懸崖撒手。七日後。裂破漆桶。勦絕命根。也須絕後再甦。正當七日內。你諸人性命。盡在山僧手裏。以拄杖連打曰。急速救取 示眾。我有達磨隻履。乾坤踏徧無底。脫在糞掃堆頭。千聖提掇不起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橫三豎四。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七穿八穴。曰如何是體用一如。師便打(省庵由嗣)。

青田崇勝桂巖嵩禪師

莆田人。少從父遊寺。見一羅漢。以兩手拍開胸堂。露出一佛。鼓掌笑曰。奇哉。原來心頭有佛詣長樂龍峰披剝。二十四歲。出嶺參崇勝。機緣相契。後承印可繼席 示眾。一毫頭上立乾坤。百億須彌繞日月。乃豎拂曰。能於者裏識根源。南北東西何途轍 小參。風高月冷。海闊天空。猿啼遠岫。鶴唳喬松。提挈衲僧巴鼻。發明佛祖綱宗。卷舒自在。八面玲瓏。直須坐斷主人翁。古木斜陽嶺外紅 小參。十里長亭。五里短亭。神疲力倦。暫爾消停。風來一陣。鳥語數聲。汗乾體爽。眼豁心清。從茲歸去好歸去。休問前途多少程 問如何是崇勝境。師曰。千峰翠繞芝溪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瘦骨寒披毳衲衣 問燈籠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師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燈籠與露柱相交 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嶺梅破玉 問如何是佛。師曰。雞嘴尖。鴨嘴匾 問如何是孟春境。師曰。鷓鴣啼處百花香(白嶠嗣)。

通州廣慧啟密綿禪師

示眾。今朝識得是初一。萬事從茲俱了畢。靜聞啞子唱山歌。笑看泥牛相鬪踢。拳來脚去逞風流。錯把須彌打一擲。直得龍王怒不休。帶累修羅雙眼突。拄杖從空見不平。各與三十齊趂出。連卓拄杖。喝一喝(均實水嗣)。

通州廣慧笑翁珍禪師

上堂。舉拂子曰。若向這裏透得。可以放曠隨緣。設若佇機停思。未免當面錯過。山僧更與註破。今朝據室復陞堂。四眾雲臻沾法喜。露柱燈籠合進香。森羅萬象齊施禮 師出世不久。遂爾遷化。臨終書偈曰。住世風顛。三十二載。呵佛罵祖。生平慶快。瀟灑而行。無些罣礙。擲筆而逝(均實水嗣)。

大名興化斷指覺禪師

參玉田潤得法。後結茅于天雄軍之城西十里。每夜坐見祥光燭天。追求之。得臨濟祖塔。埋沒瓦礫中。師遂重建石幢。鼎新塔院。天童恣。古南門。報恩賢。天目瑋。俱為捐資。以讚助之。又建興化塔寺于側。不三年而成叢席。興復第一祖庭。緣非小可也 僧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底境界。還喫臨濟痛棒也無。師曰。罪不重科 問古塔巍然不動。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瞻之仰之。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玉

田潤嗣)。

虞山中峰天山旭禪師

溧陽史氏子。俗名藩。以世胄擢大金吾。援勦山東流寇。奏捷。勅賜巡邊。值鼎革。洪內院。疏請陞見。願懇為僧。初參福嚴天目。後入龍華滿室。逼拶三閱月。以野鴨子公案。聞報鐘聲得省。補第一座。臘八上堂。豎拂子曰。釋迦老子來也。向這裏會得。則不用勞形忍餓。六載三年。明星夜夜燦中天。德慧無邊傳正續。大眾會麼。倘或未能。山僧下個註脚。擲拂子曰。切莫漂流在異鄉(雲漢滿嗣)。

虞山智林僧木蔭禪師

邑之楊氏子。上堂。即心即佛。鴨聽雷鳴。非心非佛畫蛇添足。離即離非。癡人說夢。是即是非。矮子觀場。內中有一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具眼者試辨看(雲漢滿嗣)。

崑山葛毅調居士

名鼎。號七空。十六歲。于古人言句上起疑。遂徹夜坐香。脫略塵事。會世變。獨居究心教乘。後謁古南門靈隱禮。各有契入。繼參妙喜滿。朝夕質疑。一日滿問。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士曰。死蛇原不死。打殺便不生。問無底籃子盛將歸如何。士曰。無底盛將來。有底盡底去。滿頷之。婆生七子頌曰。從來大地絕知音。拋擲從誇眼目新。可惜末兒泥水浸。放他六子長威神。倒騎牛入佛殿頌曰。多劫騎牛。祇為不鑑。這回倒騎。得個方便。絕勝覓牛。辜他佛殿(雲漢滿嗣)。

京口聽潮憨雲頂禪師

武進陸氏子。依鹿泉濱。一日聞黃鸝鳴開悟。出住廣陵萬壽。上堂。揮拂子曰。達磨留下一隻履。徧地兒孫提不起。直教做得十分像。不是欹頭便歪嘴。我亦自笑求其全。南北東西覓知己。那管逢人出不出。萬壽勉作三年主。驗盡方來少作家。寂寥此道誰堪語。作收拂子勢曰。莫教鍼線空狼藉。收拾歸家著自底。問須彌山畢竟是有是無。師曰。頓向你面前了也(獨癡濱嗣)。

洪都西山龍泉千山峻禪師

問如何是戒。師曰。斷除妄想重增病。曰如何是禪。師曰。趣向真如亦是邪。曰如何是不遷義。師曰。石壓筍斜出。懸崖花倒生。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曰。乞食前村去。臨池洗鉢回(獨癡濱嗣)。

洪都靖安法藥百拙倫禪師

問法藥是甚麼湯頭。師便打。曰且莫亂打。師復打。曰蒼天蒼天。師曰。病狂叫屈。多死少活。僧擬議。師直打退(獨癡濱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杭州開化化南上禪師

越之浣溪人。稚時口瘖。七歲方知語言。九歲過五洩。禮佛見僧如舊識。乃投出家。後上天童。悟祖命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逾年聞猫聲。豁然開悟。祖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烏龜鑽破壁。悟領之。最後參鹿泉瀆。一見契合。開化上堂。舉達觀頌曰。諸方鉤又曲。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拈拄杖。作釣勢曰。深水取魚長性命。不曾將酒祭江神。開化又且不然。家業輕舟一葉。朝南暮北隨流。得意高歌數曲。忘機閒伴沙鷗。遂收取拂子曰。寧教絃斷成孤峻。不為門庭下曲鉤(獨癡瀆嗣)。

潤州龍山放雲智禪師

參鹿泉瀆。看南泉三不是話。偶柴扁挑墮地作聲。咄曰。元來元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欲覓覓不得。欲避避不得。冷地親看破。分明者個賊。頌竹篋子曰。竹篋子無背面。利似吹毛揮八面。衲僧觸者是如何。拍破腦門鮮血濺。看取香爐吞佛殿。龍牙石龜頌曰。前朝風昨夜雨。今日夢回又見鬼。鬼扯腿跌折嘴。仔細思量弄自己。趙州城門頌曰。四門開豁趙州城。南北東西道路分。二十五絃彈夜月。玉樓人醉杏花村(獨癡瀆嗣)。

都督葵軒居士張國勛

宣府世家。初于福嚴容。安田靜。愚菴孟。天界盛。參扣有年。再訪鹿泉瀆。問如何是捷徑路頭。瀆曰。黃鶴山頭春萬家。士曰。如何是歸源的旨。瀆曰。瘦拳斜枕臥梅花。士曰。幾乎錯過目前機。瀆曰。已知居士是家裏人。士曰。弟子究心佛法。不敢自負生平。但恐業累羈人。惟願不吝慈悲。瀆曰。居士如寶劍在握。一斬一切斷。何處更有業累所羈。士于言下猛省。呈偈曰。于此植機緣。我道總一般。山頭明月下。松風話指南(獨癡瀆嗣)。

廣東淨業方中式禪師

月夜示眾。初出銀蟾遍大千。尖時圓相已完全。只今笑語垂楊下。多少清光在目前。大眾。這個光明。人人本有。因甚不知落處。響。盤山曰。光非照鏡。鏡亦非存。光景俱忘。復是何物。且道。是月。不是月。是月。曙却諸人了也。不是月。汝等作麼生會。便下座(拳石沃嗣)。

昆陽玉倉碧峰微禪師

示眾。我此法印。如塗毒鼓。聞者命根頓斷。諸人如何湊泊。直下便是。已涉堵梯。總不恁麼。猶落情識。任他千聖到來。一齊列在下風。汝等還識此法印麼。擲下拄杖。小參。今日將十方世界。權借為一禪堂。開深深之爐。堆燄燄之煤。是凡是聖。萬象森羅。一一盡在其中。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個個皮穿骨露。脫體無依。眾中還有不受煅煉者麼。拈竹篋曰。禹門三級千層浪。奮迅休遭點額回(拳石沃嗣)。

明州普陀貫之珏禪師

姚江陳氏子。元宵解制上堂。萬象回春。冰河轉綠。黃鳥閒關。魚蝦[跳-兆+亨]跳。當是時也。鐵樹共銀花競彩。金烏與玉兔潛輝。衲僧家行止未卜。脚跟下去住何傷。到這裏。瑠璃瓶祇盛獅子乳。龍象踐踏。非驢所堪。出頭跛鱉。行乎其所。不得。不得。得水真龍。得乎其所。不得。不得。若也腳踏實地底。爾等亦須善自體悉。良久曰。仍把鉢盂安舊位。莫教虛費草鞵錢(拳石沃嗣)。

四明薛蘿尼慧空禪師

鄞縣王氏女。三十三歲。辭俗出家。初參念佛底是誰。苦無入處。因參天童奇。問盤陀石上珠一顆。無去無來不見踪。請和尚直指。奇曰。說底是誰。師沈吟。奇一喝。師大起疑情。歸途遇老宿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宿曰。禮拜的是誰。師于言下頓悟。遂述偈曰。四大浮囊假借因。拈香撥火阿誰親。從今爍破孃生面。大地山河一統平。又曰。本自無心物自閒。通身渾露祖師關。俄然一念超方外。水自水兮山自山(拳石沃嗣)。

江都中房李謙居士

淮安山陽籍北直人。年十二。夢朝天帝。令二僧。傳示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十字。醒白二親。親曰。汝未生前。因禱呂祖而孕。士遽問。未生前作麼生。父大異之。年既長。好讀孫吳書。二十八歲。中崇禎丁丑進士。三十二歲。遇異人授三教心法。遂棄職尋師。歷參名宿。謁商尊元。問臨濟三句話。尊喝曰。要山僧說與你聽麼。士矍然。又問雲門拄杖子[跳-兆+亨]跳因緣。尊又喝曰。要山僧講與你聽麼。士于言下大省曰。毗耶一默。觀聽全消。月落烏啼。雲漢昭昭。尊曰。從來孝子諱爺名。士禮三拜。尊深然之。後謁天峰清。一見許可。特為上堂。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士曰。臨去秋波那一轉。清曰。未在更道。士曰。先號咷而後笑。清遂

記荊。士嘗獨居。興教僧寮。隨機說法。唱演楞嚴圓覺大義。世稱田大士復生 僧問。趙州繞禪床一市。何云轉藏竟。士曰。纔下禪床。早知轉經已竟。曰婆子因何云只轉半藏。士曰。牛過窗櫺。頭足四蹄都過了。為甚麼尾巴過不得。僧曰。差別公案如是者少(天峯清嗣)。

興化融峰萍寄普禪師

上堂。擊鼓鳴鐘已舉揚。何勞請我更陞堂。不知棒喝重彰露。猶聽叨叨說短長。便喝散大眾。擲拄杖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復自擲口曰。山僧今日為人錯下註脚 上堂。拈拄杖曰。山僧今日特請木上座。為汝等一上去也。卓拄杖曰。諦聽諦聽 問。生從何來。師舉火鎌曰。這張火鎌子。三文錢買的。曰死從何去。師曰。一擦火星飛 問。如何是道。師曰。水陸通衢。曰不問這個道。師曰。問甚麼道。曰問大道。師曰。南北東西(法音[沆-几+桀]嗣)。

嘉興會龍破峰一禪師

海寧曹氏子。上堂。院無大小。眾無多寡。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見道。文殊騎象于藕絲孔裏。消息全無。鴻蒙鼓翅于北溟之上。浪沸波騰。事會也。得處處綠楊堪繫馬。理會也。得家家有路透長安。顧左右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法音[沆-几+桀]嗣)。

揚州遠峰旨玄泰禪師

興化焦氏子。十四出家。依建隆[沆-几+桀]。力參有年。[沆-几+桀]一日問。不落古今。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沆-几+桀]曰。為甚麼不道。師曰。道又落古今也。[沆-几+桀]休去 僧問。今日喫粥喫飯。師曰。打破鍋來。向汝道。曰打破也。師曰。一任飽餐 拈趙州狗子佛性有無。頌曰。佛性緣何說有無。十分春色滿皇都。掠虛頭漢無依賴。留與兒孫唱哩囉 黃龍三關頌曰。驢脚生緣與佛手。橫三豎四揚家醜。看來不值半文錢。也向人前開大口(法音[沆-几+桀]嗣)。

融峰法幢普禪師

興化李氏子。上堂。鐘音鏗鏘。鼓聲軒昂。山僧陞座。眾立兩旁。喝一喝曰。底事分明全露布。何須重疊更宣揚 師嘗頌汾陽三訣曰。第一訣。不容擬議無分說。秤錘是鐵甚分明。看到秤錘重著楔。第二訣。馬祖藍關消思絕。朔風凜凜普天寒。大地山河一片雪。第三訣。百草頭邊俱露泄。桃紅李白柳垂青。子規聲裏流啼血。又曰。汾陽三訣。強生枝節。要知落處。水冷火熱 僧問。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說法。師良久問僧。適問問個甚麼。僧擬開口。師便以手掩却(法音[沆-几+桀]嗣)。

江都維摩古梅寬禪師

邑之方氏子。佛開光上堂。一陽開泰。萬象咸亨。四眾瞻依。佛光朗照。且道。維摩今日。有何義諦。以拄杖擊香几曰。大眾。盡大地是個佛身。汝等向甚麼處安居

。復擊一下曰。泥牛吼月歸東海。萬水朝宗又一重(法音[沆-几+桀]嗣)。

六安佛國文楚演禪師

泰州屠氏子。上堂。舉本師[沆-几+桀]到月菴曰。菴主在否。曰不在。[沆-几+桀]曰甚處去。曰檀越家去。[沆-几+桀]曰水牯牛牽去麼。曰不知。[沆-几+桀]打僧三下便出。菴主回。僧舉前話。菴主曰。水牯牛被人牽去。也不護惜。遂打擯出。[沆-几+桀]聞曰。略較些子。雖然如是。也是按牛頭喫草。師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大眾。老人這樣說話。還知他人落處麼。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喝一喝(法音[沆-几+桀]嗣)。

青州萬祥麒禪師

示眾。今日聊將一線通。秋山秋水畫圖中。紅輪劈破闍黎面。擬議思量隔萬重(法音[沆-几+桀]嗣)。

真州大慈尼桴海濟禪師

上堂。學道應須達正因。道源曾不隔微塵。當知一切眾生界。即是如來正法輪。濟長老截舌去也。眾中還有相救者麼。喝一喝。下座(法音[沆-几+桀]嗣)。

雲間賈龍文居士

名達真。年九歲。父母俱喪。兄龍媒撫養。婚娶後。愛酒好訟。十載囹圄。鼎革以來。諸事不豫。每嘆光陰有限。世事不常。發願念佛齋僧。漸漸留心本分。參佛果聞。韜明宗。三默權。霽崙永諸禪宿。六載工夫。幾成一片。每於行住坐臥時。如皓月澄潭。純清絕點。及至勘問。便轉身不得。一日請永至舍。齋後。永放下面皮。痛加逼拶。問居士即今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直得無語可對。回入室中。豎起脊梁。萬緣放下。不覺冷汗如雨。忽聽更鑼聲。通身慶快。如拋下千觔擔子一般。出侍次。永問。得何消息。士震威一喝。永曰。親切道來。士便掌。永曰。不怕罪過。士曰。蒼天蒼天。即呈偈曰。樹凋葉落見秋空。全放全收不露踪。人亦忘時牛亦滅。一輪皎皎碧天中。永曰。不信道。士隨畫圓相曰。大地平沈遍界空。腦門裂破任西東。振聲一喝千江逆。萬法收歸絕異同。永頷之。明日往龍華。入方丈。宗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何是你作用。士曰。一拶粉碎。宗曰。那裏學來的。士曰。好個具眼堂頭。宗曰。你的眼聾。士便喝。宗拈棒。士便出。徧歷諸方。後受報恩洵記荊。隨機應接。逞性逍遙。至康熙乙丑冬月。示微疾。書遺訓十則。誠勉其子。不得行世禮。須備木龕道服。自製封龕偈曰。向來愛坐。今日要眠。向來要眠。今日愛坐。兩俱不著。四無回互。天然一段好風光。赤骨條條我獨步。舉火偈曰。賈龍文。賈龍文。紅爐烈焰。久煉精金。胸中惡氣。脫體從新。入火不變。入水澄清。攬火炬曰。一道風光無限樂。換却時人眼裏睛。復書一偈曰。此番決定別無私。撒手分明在戌時。若能識得其中意。雲在山兮月在池。一笑而逝(佛果洵嗣)。

汝寧羅山巖立敏禪師

休寧人。參寄菴濂。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濂曰。待山前石龜解語。方向汝道。師擬議。濂便喝。一日騎驢過澗有省。歸乃禮拜曰。山前石龜。今日點首也。濂舉首。師曰。切忌多口。濂下禪床。師指曰。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呈偈曰。忘餐廢寢亦無端。謬把孃生鼻捏酸。小塔山前遭一撲。虛空笑得舌頭乾。濂為印可(寄菴[沆-几+桀]嗣)。

溧水劉惟贊居士

不第後。閉關二十年。有省。註經解論。嘗作山居百首。有曰。日用工夫在饅頭。剪茅誅葛自無休。有人笑我空勞力。個事如何向別求 參禪何用坐蒲團。活處工夫死處鑽。事事隨緣無不是。百般滋味一般酸(寄菴濂嗣)。

蘇州法華樹南祚禪師

上堂。丁一卓二。白雲淡泞。放兩拋三。澗水潺湲。住住。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以拄杖卓一下曰。這個喚作關。諸人作麼生過。時有僧纔出。師連打曰。也不得輕放。隨後曰。的是孟嘗門下客。從教一去不輕還 元夕解制上堂。火就乾。水就溼。棘何曲。松何直。南來自南。北去自北。出門草漫漫。沿街燈簇簇。一棚兩棚。三椀四椀。六六原來三十六。說與今朝衲子。各各觀光飽足 示眾。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尊最初之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世尊末後之機。此話西遍西天。東遍東土。必也共相委悉。及乎輕輕拶著。多是開口不得。更向語言上尋。心思上卜。日日日東昇。日日日西沒。有日會時。金烏飛向虞淵。玉兔走入暘谷 示眾。寒山寺笑呵呵。法華院挨濟濟。黑豆子換人眼睛。紅荔枝赤荔枝。與人吞噉。閉目食蝸牛。何處門頭無幾個。開眼喫鼠糞。誰家釜裏有兩顆。會則蝦蟇大蟲。貓兒老鼠。不會。三世如來。一大藏教。在你脚底。參 結七上堂。山僧有兩個關楔子。三十年行脚。東尋西討。未敢布露。今日結七安禪。為汝等拈出。要且坐斷仰山九十六種圓相。及得盡底去也。釋迦達磨。未能出得這裏。師以手畫△▽曰。諸禪德。若透得這兩字。如天有日月。照臨八表九州。如地有泉淵。週流五湖四海。如人有眼目。勘驗天下衲僧。且道。以何為驗。乃豎拂子曰。還識麼。復放下拂子曰。還會麼。山僧字義已說。注解已竟。個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春朝上堂。桃花紅李花白。揭開佛祖眼睛。小葉柳大葉楊。穿過衲僧巴鼻。泥牛打破。千年古木敷榮。木馬牽回。萬里長途瞬息。出谷黃鶯毛自乾。入水烏龜頭不溼。有智主人黑眼漆。無位真人赤骨律。咄咄。何處春晴轟霹靂 示眾。咄咄咄。臨濟小廝兒。[祝/土]著大愚肋。不禁三拳叫屈聲。風清月皎有何極。子規啼上杜鵑花。長恨游人歸不得。歸不得。歸便得。十分春色滿皇都。五陵公子鞭驄勒。夜來爛醉臥花街。回頭日出東方白 士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得又如何。師曰。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曰請示佛法。

師曰。你自己屋裏不打點。問他家事 問。如何是彼岸。師曰此路。曰問水答水。問蟲答蟲。學人問彼岸。因甚和尚答此路。師曰。此路不通(彌壑澧嗣)。

益州嵩山壑竹福慧禪師

渝州長壽葉氏子。因遭變亂。父母竄散孤身南避黔州。不覺一念回觀。立志脫白。求禮東明曉剝落。未幾。去謁龍門澣。示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參究有年。始有契悟。仍受龍門記荊。出住雲南慈雲。蒙化竹林。順寧五福。樹宗善法。富民法華。澱江彌勒。益州嵩山 上堂。即心即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泥神笑金剛骨出。土地罵伽藍面黑。會則脫體風流。不會莫枉久立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楊岐老子舌頭赤。新婦騎驢阿家牽。伶俐衲僧爭得識。喝一喝 上堂。去年春在天目。今年春在五福。却把寒梅仔細看。枝枝撐破山頭綠。誰家灑酒賽勾芒。不管子規啼血出 上堂。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稻梁菽。曰意旨如何。師曰。二時喫得飽齣齣。乃曰。若是德山臨濟。以杖指曰。且向這邊立。若是文殊普賢。以杖指曰。且向這邊立。顧左右曰。臥龍不合為諸人註脚。便下座 上堂。一聲呱破稱雄。安知雲門棒折。更有白拈老子。說他所見不別。拈拄杖曰。當斷不斷返招賊。擲拄杖。呵呵下座 中秋晚參。青山日日雨傾盆。祇說廣寒羞見人。忽地睛開天如洗。清光依舊在江蘋。驀召眾曰。正恁麼時。還是修行耶。供養耶。拂袖歸去耶。星隨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開南小參。拈拂子召眾曰。會麼。開南盡處是天涯。竹引清風日正斜。杖上無錢沽白酒。且傾一盃趙州茶。笑者如麻。不笑者如麻。放下曰。吽[發-又+文]吒 小參。匡徒領眾竭吾才。祇要兒孫正眼開。若是分明開正眼。眾生諸佛一坑埋。以拄杖畫一畫曰。且道。毗盧遮那嚮。復畫一畫 小參。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驀豎拄杖曰。安楞嚴。安楞嚴。你何曾識得。菱花未照前 示眾。寸絲不挂。粒米不餐底衲僧。正好痛與三十棒。為甚如此。為他祇解潔白地上作活。未解一切處流通。雖然。且到這裏著 示眾。要取便取。要舍便舍。取舍兩忘時如何。大唐國裏。安他不下 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劈口掌曰。是生耶。未生耶 問。如何是水中月。師曰。教你撈摸不著(山暉澣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松隱栢山森禪師

問如何是松隱境。師曰。橋橫活水由升降。塔拄清風任往還。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體掛袈裟離世相。心懸祖印出人間。曰法王法令意旨如何。師曰。急須著眼看僊人。莫看僊人手中扇 小參。三乘十二分教。俱是止啼黃葉。一千七百公案。總乃

陳爛葛藤。今向諸佛談說不著處。諸祖行履不到的。略通一綫。言外知歸。舉拂曰。初開新氣象。齊唱太平歌 晚參。萬緣叢中夏五月。松隱林開獅子窟。箇箇心空及第歸。塵說剎說熾然說。熾然說無間歇。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盡廣長舌(冠嶺澗嗣)。

智海曇紹杲禪師

上堂。南泉斬猫。打失兩隻眼睛。趙州禮拜。贏得一輛草鞋。打鎖敲枷。斬釘截鐵。是山僧分上事。諸人分中。又作麼生道。良久曰。十字街心一塊磚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驀召曰。大眾。如何是摩尼珠。喚什麼作如來藏。良久。乃以手指曰。者箇上座肥。那箇上座瘦。便下座 清明上堂。草芊芊。花爛熳。春風拂面寒。紙錢灰繚亂。觸目烟霞處。俱是名利漢。終日走紅塵。何不回光看。各各持鋤著土。聲聲喚子呼爺。不如子規親切。叫道急早還家。夜來何處狂飈起。吹落人間多少花 僧參。師良久。曰和尚何得一語不施。師曰。早識得汝了也 僧參。師曰。近自何來。曰臺山。師曰。聞說清涼石。被海龍王移去。是否。僧罔措。師打曰。何得不持五戒(彌壑澧嗣)。

洪都法藥百拙倫禪師

結制上堂。今朝法藥結制。大似一場兒戲。柴炭渾無些些。却也不成鑪鞴。辜負龍象到來。猶如賊打空室。非是山僧恠財。要汝偷心頓息。諸方點鐵成金。我道點金成鐵。從來眼裏不著沙。歷劫何曾異今日。呵呵呵。好大哥。瞥不瞥。若不瞥。且自關門去拽石。驀然踢著自家底。九九元還八十一。喝一喝 解制小參。九旬閉門造車。今朝開門合轍。打車打牛。總莫交涉。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遇著拾得與寒山。鼓掌呵呵笑破口 僧參。師豎拂子。僧便喝。師曰。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僧又喝。師曰。山僧今日失却一隻眼。便打出 問。如何是一。師曰。今日不答話。曰為甚麼不答話。師曰。恐汝落在二(山衣瀆嗣)。

泰州定慧容德裕禪師

示眾。只合寒江坐釣磯。等閑識得舊荷衣。雖然踏著家山路。雲護春深出繡緯 頌臺山婆子曰。兩岸蘆花兩岸香。杖藜雲外異清涼。道人行處離中虛。日月經天有底藏(法音[沆-几+桀]嗣)。

建隆拙翁最侍者

一日坐香次。[沆-几+桀]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腿麻脚酸。[沆-几+桀]曰。莫錯好。師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頌本來面目曰。昔年攜手向高臺。叢菊丹楓覆酒杯。今日半山園獨醉。清風明月久徘徊(法音[沆-几+桀]嗣)。

蘇州西山機先曉禪師

示眾。拈拄杖卓一卓曰。勘破了也。底事分明全露布。何須重疊費商量 小參。以拂子向空中點三下。乃顧左右曰。見麼。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賢臣。擲拂下座(法音

[沆-几+桀]嗣)。

廬陵聶先樂讀居士

參建隆[沆-几+桀]。一見機契。每入室棒下得旨。一日[沆-几+桀]舉拂子。士曰。入地獄如箭射。[沆-几+桀]放下拂子。士曰。入地獄如箭射。[沆-几+桀]曰。不拈不放一句響。士曰。入地獄如箭射。[沆-几+桀]曰。西來大意。可曾會麼。士曰。拈箇泥彈子。打殺活雀兒。[沆-几+桀]曰。還能救得麼。士曰。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沆-几+桀]便打退。士輯續指月錄。行世(法音[沆-几+桀]嗣)。

松江倪超定永清居士

淹博古今。以詩名世。入建隆[沆-几+桀]室。有機最契。呈偈曰。那容門外木馬行。不聞海底泥牛叫。一拳打倒四金剛。彌勒果然呵呵笑。[沆-几+桀]頷之。一日雪首座問。紙縫中有本來面目。日月照耀。居士可曾見麼。士便喝。雪曰。詩在筆尖頭。大地山河在舌頭。且道。當人心血。如此用盡。成得什麼邊事。士曰。野鴨子飛過去也。雪曰。麻三斤見過也未。士曰。從來不曾妄誕。雪曰。乾矢橛用得著麼。士曰。悉憑首座證據。雪曰。四句外。別通一線看。士曰。夜深困倦(法音[沆-几+桀]嗣)。

明州補陀自天育禪師

晚參。薄福住補陀。家常事事無。僧堂名不二。少炭漫開爐。不用煖處商量。貴在當陽拋出。且道。火種在甚麼處。驀舉拂子曰。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示眾。春回大地雪漫漫。莫作尋常景致看。指出箬山頭已白。人間疑是玉龍蟠。顧左右曰。莫受人瞞。退院示眾。千丈巖前浪潑天。三山雲接箬山連。海門風急潮回晚。收拾絲綸過別川。橫擔拄杖。下座(拳石沃嗣)。

明州隱學岸麟駿禪師

示眾。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汝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時盡時如何。雲曰裂破。師曰。或問隱學。一言道盡時如何。合取兩片皮。小參。今朝臘月十四。諸人看是不是。當陽放大寶光。切忌當面蹉過。不蹉過。寒則徹骨寒。熱則通身熱。喝一喝。下座。問。一年之稻。早已收割。一生之道。為甚不了。師打曰。且道了也未(拳石沃嗣)。

常州萬育霖沛汾禪師

彌陀誕日上堂。自性本圓明。自性本空寂。生固未常生。滅亦何常滅。西方古佛號彌陀。相傳降誕在今日。諸仁者。高著眼看。你道彌陀生也未。若道露柱尚懷胎。固是平地死漢。若道玉毫已現瑞。也是眼裏生花。驀豎拂子曰。彌陀來也。若果見得分明。則七寶池八功德水。頭頭現前。樓臺殿閣金銀琉璃碑磬瑪瑙。物物具足。迦陵頻伽諸鳥。無不演唱雅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功德莊嚴。又何須口裏念真言。眼前作佛事。其或未然。必須猛力看去。如子憶母。如母憶子。哀切追尋。追到無

可追。尋到無可尋處。忽然水河燄發。[口@力]地一聲。再來親喫山僧痛棒。何故響。冬至離春四十五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開口便錯。曰一歸何處。師曰。重陽九月九 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這問從何處得來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無汝覷眼處。磨後如何。師曰。無汝藏身處(彌壑澧嗣)。

京都九華晦崑慧禪師

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卓拄杖曰。發機須用千鈞弩 上堂。古人道。從文殊門入者。墻壁瓦礫。為汝發機。觀音門入者。蝦蟇蚯蚓。為汝發機。普賢門入者。不動步徧十方。卓拄杖曰。且道。從這裏入者。阿那箇為汝發機。顧左右曰。半嶺夕銜樹落。一行斜雁向人來 解冬示眾。去年結未曾結。拶出諸人佛手。今年解未曾解。緊悄諸人驢脚。祇如道人人有箇生緣。諸人生緣在甚麼處。渴飲饑餐好自如。莫學茫茫顛倒走 示眾。舉阿育王問寶頭盧尊者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撥開眉云。親見佛來 示眾。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曰花藥欄(彌壑澧嗣)。

開封白封渭南乘禪師

中秋晚參。冉冉白雲去復留。長安共賞萬家秋。這回底事分明說。切忌清光換却眸。顧視左右曰。總皆賞月。殊不知。諸昆仲。各各有此一輪明月。清光匝地。迥脫根塵。所以從上老古錐。只教伊承當去。瞥地去。免致光前影後。只如月落長空後。又作麼生相見。復顧左右曰。還我話頭來 上堂。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譜。石女弄笙歌。崑崙水上舞。大用從來顛倒顛。五五不成二十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擎頭帶角。曰見四祖後又且如何。師曰。失却鼻孔 一僧到。師問。參甚麼話頭。曰合是和尚記得。師曰。却是山僧罪過(山暉澣嗣)。

揚州吳陵光孝旭峰焯禪師

南通州徐氏子。出家于本州三仙寺。天童受具。得法光孝。出住[山*亡]碭山。至佛殿基。以拄杖指曰。虛空的宮殿。瓦礫的金身。羣山的大眾。一切盡屬拄杖子了也。且道。契書甚人寫。復以拄杖。畫十字曰。五湖烟景有誰爭 解制上堂。師高聲召大眾曰。水牯牛走也。眾皆回首。師曰。山僧說法少人知。待你知來是幾時。便下座 示眾。學道人。抱個話頭。如握一把鐵掃帚相似。佛來也掃。魔來也掃。一切物來一切掃。直掃到無掃處。老僧更問汝覓掃帚在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拄杖子吞却大千世界。曰畢竟一歸何處。師便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簷聲未斷前宵雨。曰不會。師曰。電影還連後夜雷(玉田潤嗣)。

亳州護國義明今禪師

開封蘭陽楊氏子。生而不茹葷。五歲送入鄉塾。開卷。即閉目思睡。聞梵誦聲輒喜躍。年十二。懇求出家。父母不許。先是。大中丞瑞軒丁公文盛。秉臬中州。公之

子制府泰巖公思孔。方垂髻。公一夕夢韋馱。謂曰。公之子。乘願輪來。當取科第立功勳。然須覓一人代為薙染。以報佛恩。隨以手中杵。指旁立童子曰。此兒大乘法器也。毋蹉過。公唯唯。及醒。以語黃夫人。而黃夫人所得夢亦同。不勝歎異。翌日公偶出。師年十五。方自塾歸。途中卒不及避。因拱立道左。公瞥見之。乃宛然夢中童子也。因喚至署。問童子。志何所慕。師曰。願出家。公以夢中事語其父。父曰。此天也。不可強矣。公因出廉俸。為之落[髻/采]。師脫白後不半載。歎曰。出家兒。為了生死大事。豈如此虛消信食。唐喪光陰耶。遂腰包頂笠。孤身行脚。參請知識三十餘輩。究心多年。不甚明了。至亳州護國。謁洞上白雪靜。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體究。一夕漏盡不寐。忽聞鷄鳴有省。作偈曰。譙樓敲徹短長更。燈盡油乾兩目瞠。膈膊一聲剛報曉。隣家惹得眾雞鳴。次早呈白靜。靜掩偈曰。速道速道。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靜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師曰。快便難逢。靜曰。三十年後。逢人不得錯舉。師震威便喝。靜曰。據子見處。當是臨濟兒孫。於是溫研積累。二十年如一日也。康熙甲戌秋。聞制府泰巖公歿於官。快快如有所失。迨次年秋。思公小祥日近。遂挈笠入都。遇乾乾湜。駐錫保安。遂往咨叩。湜問。甚處來。師曰亳州。湜曰。到此幾程。師曰。二千里。湜曰。船來陸來。師曰。頭頭有路透長安。湜拈拄杖曰。向這裏更道。師曰。蒼天蒼天。湜便打。師拂袖便出。有頃。師重具威儀。上方丈請益。湜曰。趙州三十年前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曰。和尚年高。莫要麪喫。湜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鴉鳴鴉鴉鳴。湜曰。只如元沙聞得云。者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曰。獅子齧人。韓盧逐塊。湜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作掀禪床勢。湜休去。一日值湜上堂。師纔出眾問訊。湜曰。來者好一員法門戰將。師曰。和尚真箇具眼。湜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又是什麼人分上事。師曰。攬旗奪鼓。據險用奇。不無和尚。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還讓某甲。湜曰。老僧斫額望汝已久。師向前三步。應諾諾。湜劈頭便棒曰。且道。者一棒。是踞虎頭。是收虎尾。師遂禮拜曰。恩大難酬。湜深領之。以拄杖源流。當堂記荊。偈曰。叩徧諸方已有年。師資道合本天然。從教拄杖為龍去。接盡人中上上賢(乾乾湜嗣)。

宿遷法華半雲伏禪師

臘八上堂。瞿曇夜半覩明星。打失娘生兩眼睛。新得一般奇特事。十方世界總全身。總全身。不用尋。梅花枝上寒香噴。箇箇山頭頂白雲。上堂。兩堂首座齊聲喝。寶主歷然當下分。不是久經行陣手。山僧杖下不容情。曹山酒金牛飯。雲門餅趙州茶。自古風流出當家。雙手呈起拄杖曰。大眾見麼。滿盤托出多般味。一飽忘饑萬事休。卓拄杖。下座。師看書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句一圈。曰如何是一句一圈。師曰。汝問甚麼。問大道無形。如何得見其道。師曰。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曰學人因甚不見。師曰。祇為太近 頌臺山婆子曰。綠茸深厚迷歸鳥。南北風吹啟薜蘿。浪子不甘休歇去。長天空挂月如珂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兵符在握任施為。雷掣雷轟妙用奇。一等沙場全著力。當鋒殺活有誰知(獨癡瀆嗣)。

廣陵萬壽憨雲頂禪師

小參。上古衲子無叢林。巢居穴處絕羈絆。日則乞食向村落。室家無慮道可辦。雖然行止若雲踪。豈免朝夕風雨患。後來大智創叢林。杖錫所至起烟爨。四方老幼盡來歸。養育材器從此煅。全憑主法行法令。循規蹈矩統條貫。長者如兄少者弟。四攝六和無諍慢。開門七事要支撐。身心道業俱成現。如上所說當遵行。拄杖無情如鐵面上堂。聲色浩浩。總是西來大道。眾生本不曾迷。聲色浩浩。不是西來大道。諸佛本不曾悟。了知迷悟不相干。柳巷花街隨處安。絕憎絕愛。癡癡憨憨。等閒潑狼潑籍。只知有飯開口便吃。那來討甚佛法多般。若便恁麼去。將謂辜負高檀。若不恁麼去。畢竟將何指南。遂起身以拄杖架肩曰。志公不是閒和尚。花剪刀子杖頭看 僧參。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是個甚麼。僧罔措。師曰。將謂是絕妙好辭。原來是個沒字牌(獨癡瀆嗣)。

潤州鹿泉牧庵密禪師

除夕小參。拈拄杖曰。去年臘月三十日有者個。今年臘月三十日也有者個。復舉拄杖曰。還見麼。若道有見有聞。却是隨聲逐色。卓一下曰。還聞麼。若道不見不聞。人是避色逃聲。畢竟如何。擲下拄杖曰。領取山頭開凍色。共檠茗椀薦春檠 小參。虎泉一滴水。含吐十虛無向背。對面潑來深千尺。知恩者少。當頭澆下潤心田。負恩者多。既然有恁麼神通。脚下為什麼乾爆爆地。風來樹影動。葉落便知穢 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石龜吞却月 問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如何安得去。師曰。你因甚踏碎常住方磚角 頌晦堂豎拳示僧曰。武陵溪畔碧峰巒。俗眼從來未許觀。行過六橋風景異。雲漫漫又水漫漫 頌德山托鉢曰。狹路相逢子驗爺。低頭無語毒何奢。雖然未遇梭雲手。已使人人理亂麻(獨癡瀆嗣)。

舒州菩提古癡言禪師

江南興化李氏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吐色。澗水傳聲。曰如何保任。師曰。水邊林下。曰恁麼則承當去也。師打曰。還我飯錢來 問一物不將來。還許學人相見否。師曰。不相見。曰為什麼不相見。師曰。一物不將來。相見箇甚麼。僧便喝。師曰。該打折你驢腰(法音[沆-几+桀]嗣)。

廬山東林宗遠溥禪師

江寧人。歷參名宿。不契。後謁法音[沆-几+桀]於風化。[沆-几+桀]問。甚麼處來。師曰江南。[沆-几+桀]曰。曾見甚麼人。師曰。見幾箇粗行比丘。[沆-几+桀]豎拳曰。曾見這箇麼。師擬進語。[沆-几+桀]便打曰。粗行比丘。[沆-几+桀]一日拈拂子曰。

汝向這裏道一句。許汝參學事畢。師禮拜起。依位而立。[沆-几+桀]曰。別道看。師拂袖便出(法音[沆-几+桀]嗣)。

蘇州虎丘石龕迦禪師

本郡陸氏子。上堂。密移一步虛空座。演法翻披無相衣。鐵笛橫吹劫外韻。金烏夜半徹天飛。問白浪滔天事如何。師曰嶮。僧擬進語。師曰。沒頭沒腦。問虎項金鈴誰人解。師曰。無手人解。曰既是無手。如何解得。師曰。汝若不會。怎怪得老僧(法音[沆-几+桀]嗣)。

興化正覺怡庵常禪師

本邑趙氏子。上堂。皓月當空照。澄潭無影樹。心同太虛空。示等虛空法。大眾。如何是虛空法。豎拂子曰。更有一句。不敢道著。道著。諸佛諸祖齊立下風。且道。是那一句響。良久曰。路逢死蛇莫踏殺。無底藍兒盛將歸(法音[沆-几+桀]嗣)。

揚州法雲華嚴偉珍琦禪師

本郡張氏子。上堂。舉芭蕉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正眼觀來。未免也是將官物作人情。畢竟如何施設。只教諸兄進前不得。退後不得。今日一句。越例前來。聊且放開一線。通箇消息。遂連卓拄杖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法音[沆-几+桀]嗣)。

揚州建隆拙翁聚侍者

六合楊氏子。參法音[沆-几+桀]最久。一日坐香次。[沆-几+桀]問曰。如何是汝本來面目。師曰。腿麻脚痛。[沆-几+桀]曰。莫錯好。師曰。某甲又不酸痛也。[沆-几+桀]曰。如何是不酸痛的意。師曰。甜瓜徹底甜。苦瓜連根苦。即呈偈曰。腿麻脚痛甚分明。徹底風流豁頂門。兩岸溪聲山更遠。高聲唱曲過南村。除夕小參。用得親。見得徹。拈來無別說。炮竹迅如雷。聲聲玄妙訣。玉女夜懷胎。東村王打鐵。以拂子擊香几曰。一擊忘所之。更不重添屑。揮拂子。下座。本來面目頌曰。昔年攜手向高臺。今日丹楓覆酒來。有絡索時添絡索。得徘徊處且徘徊(法音[沆-几+桀]嗣)。

江西袁州揚岐逸岩靜禪師

示眾。舉女子出定。頌曰。一不做二不通。半憨半巧半英雄。紅葉笑翻秋景老。梅花出賣古春風(法音[沆-几+桀]嗣)。

興化法華朗慧元禪師

本邑韓氏子。八歲。投蘆渡寺徹生老宿出家。上堂。問如何是法華境。師曰。門外芳草綠。階前苔蘚青。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拄杖撐天地。日月照時人。曰人境已蒙師指示。今日登座事如何。師曰。一棒一條痕。乃曰。古剎重開色更研。拈來白棒打青天。今朝舉向諸人看。舟破溪邊月影圓。大眾還委悉麼。良久。以拂子擊禪床曰。垂垂細柳埋山寺。漠漠荒陵作水田(法音[沆-几+桀]嗣)。

江西黃檗徹翁昭禪師

南昌人。元旦上堂。數十年前事。丟在太虛空。今朝重拈出。長安大路通。欲問西來意。東方日正紅(法音[沆-几+桀]嗣)。

天台護國魯庵源禪師

江都人。徐氏子。解制小參。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把住牢關。不容絲毫走作。管教進退無門。藏身無地。不免放開一線。使人人脫體風流。箇箇眉橫鼻直。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縱橫自在。殺活自由。到這裏。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空心樹子歸霄漢。恁麼總不得。處處相逢李八伯。顧視左右曰。歸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法音[沆-几+桀]嗣)。

常州靖江朱鳳台居士

字慎人。丁亥進士。一日與倪永清坐次。論三教盛衰。倪曰。儒門澹泊。著落我輩不得。佛門廣大。一槩收羅去訖。士曰。若然。孔丘孟軻。皆作古佛矣。倪曰。人人有一尊古佛。先生古佛在什麼處。士曰。古佛不在別處。倪曰。畢竟在什麼處。士擬對。倪曰慎翁。士應諾。倪曰。古佛出現也。時聞猴兒演劇。有省。偈曰。天不偏地不圓。幾箇猴兒跳出圈。古佛堂前今出現。西方只在草鞋邊。歸呈建隆。[沆-几+桀]曰。此君徹也。因付偈曰。不用隔江招手。何須望見剎竿。報與靖江居士。猴兒已跳出圈(法音[沆-几+桀]嗣)。

小楊山翠峰祖源溟禪師

上堂。萬機截斷。一句全提。千聖難窺。萬靈罔測。諸佛出世。列祖繁興。有恁麼人。知恁麼事。卓拄杖曰。聲前薦得無私旨。直透威音更那邊。小參。饑來吃飯。困來打眠。寒來向火。熱來取涼。見聞不昧。聲色全彰。因甚問著不知。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眎左右曰。面皺皆因陪笑得。背佗自謂打躬多。結制小參。水牯牛趕入欄檻。老瞎驢繫枯椿。自教水足草足。養得身強力壯。且待來春趁他出去。任爾左跛右跛。東觸西觸。自然不犯人家苗稼。因甚得恁麼慶快。呵呵大笑曰。因他累劫遭饑渴。漫學滄山得自由(天峯清嗣)。

吉州報國千拙魁禪師

金溪吳氏子。上堂。佛是眾生父。眾生為佛子。父子情俱忘。即便離生死。打破閻羅關。當下超佛祖。從茲便入廬。不願生淨土。冬至上堂。吾道一以貫。京師出大黃。小人纔退位。君子便登場。一句無私曲。今朝為舉揚(百可溢嗣)。

杭州華嚴禹庵弘禪師

臨安高氏子。出關示眾。立限三年今已終。和盤托出貴流通。今朝踏破這重關。鐵壁銀山不露踪。說甚言言見諦。句句朝宗。揮拂子曰。夜半不露無私句。密移一步看飛龍(百可溢嗣)。

毗陵澹園履中弘禪師

晚參。是日日已過。燈花咲未休。滿座參元客。騎牛更覓牛。且如何是你們底牛。眾無語。師厲聲曰。這班噏飯漢。牛也不識。以竹篋旋風打散(法音[沆-几+桀]嗣)。

鹽官悟空介威禪師

上堂。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便與一棒。如何是已生底面目。師又與一棒。如何是青州布衫重七斤。師曰。今日天晴。乃曰。竹浪千層碧。松花一片金。黃鶯枝上囀。鳴破祖師心。上堂。今朝正是五月午。祖印當陽亘今古。聊拈蒲劔逼虛空。蚯蚓蝦蟆變猛虎。不須門上畫蜘蛛。百怪千妖叫冤苦。休叫苦。榴花朵朵紅似火。頌丹霞燒佛曰。丹霞焚佛無多子。院主眉鬚墮偶然。致使五湖林下客。一回舉著骨毛寒。頌產難曰。甘雨堂前落。泥團盡打開。白雲消散後。杲日照庭臺。問天要下雨。因甚用雷。師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干雲湛嗣)。

獲嘉東林夫隱機禪師

小參。舉高峰大師中夏上堂。以拂子召大眾曰。到這裏。進前一步也不得。退後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不得。師曰。高峰大師。一等是為眾竭力。要且勞而無功。東林這裏。又且不然。以拂子召大眾曰。到這裏。進前一步也得。退後一步也得。總不恁麼也得。畢竟如何。得得。且道。與高峰大師。相去多少。示眾。起七來第三日了。諸仁者。得箇入處也未。如若得箇入處。出來道看。若未得箇入處。山僧有一要語。與汝商量。祇貴依教奉行。東單的禪師。過西單立。西單的禪師。過東單立。眾一如所教。師曰。昔日達磨大士。從西天過東土來。祇要覓過不受惑的人。呵呵大笑。拽杖便出。一眾竦然(彌壑澧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襄陽檀溪梓舟船禪師

成都潼川何氏子。參寶安謐。一日謐在方丈。因打知客。師曰。和尚打他為何事。謐驀頭一棒。師悶死在地。謐曰。一向受棒。這番氣息也無。師忽起失笑。謐曰。者一死也難得活。師曰。說甚麼死活。謐頷之(二隱謐嗣)。

金陵鷄鳴古拙圓禪師

汝寧蔡氏子。上堂。三世諸佛。歷代古錘。與當年開山韶國師。于者法席。盡開舖面去也。大眾且道。是何舖面。不見道。鎮州蘿蔔。青州布衫。蔴三觔乾矢橛。今朝到山僧。也開一舖面。且道。是何舖面。以拄杖作架秤勢。山僧者裏。汝有半斤。秤汝半斤。汝有八兩。還汝八兩。若是羚羊挂角。揚眉瞬目。且居門外。卓拄杖。下座 頌臨濟喫棒因緣曰。精金爍爍出爐紅。兩掌三拳格外雄。拶下火星轟烈焰。至今聲勢播寰中(二隱謐嗣)。

吳陵普福乳峰宗禪師

上堂。今朝冬月十七。盡道彌陀生日。且問大眾。彌陀生。在甚麼處。若知生處。便會法法無差。驀豎拂曰。還會麼。若也會得。人人大事圓明。箇箇脚跟點地。且道。端的在甚麼處。良久曰。西方常在此。擬議隔千山 問如何了得生死。師曰。通身放下。曰學人通身放下。師曰。放下箇甚麼。曰不會。師曰。不會從頭起。僧喝。師曰。草賊大敗(二隱謐嗣)。

京口圖山東霞古松蔭禪師

師鉏園。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鉏頭入地土翻身。曰好箇話頭。只是某甲不會。師曰。捺鷲頭喫水 問盡大地。是沙彌一隻眼。和尚還在沙彌眼裏眼外。師拊掌。曰是甚麼所在。師打曰。放過即不堪(二隱謐嗣)。

紹興新昌真覺曹山嵩禪師

晚參。拈拂子打圓相曰。大眾還見麼。將四大神洲。作箇禪床。汝等在那裏安身立命。良久。擲拂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二隱謐嗣)。

陝西西安圓通岳崖鑑禪師

立春上堂。昨日五九四十五。老僧無心打破鼓。今朝六九五十四。施主設齋求半偈。有時寂靜絕遮攔。有時歌舞難迴互。伶俐衲僧休錯過。剔起眉毛著眼觀。且道。觀箇甚麼。三陽開泰。萬物生輝(二隱謚嗣)。

華亭洙涇船子驚一聰禪師

示眾。今朝臘月初一。諸方各各打七。惟有船子不然。不踐他人腳跡。舉昔有僧問南院。龍躍江湖時如何。院曰警喜警嗔。曰傾湫倒嶽時如何。院曰老鴉沒嘴。師曰。大小南院。問則雲興。答則瓶瀉。船子則不然。設有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向他道。未為好手。傾湫倒嶽時如何。向他道。照顧眉毛。且道。山僧與麼批判。還有檢點得出者麼。良久曰。且莫忘却話頭(二隱謚嗣)。

蘇州賜福巨源海禪師

示眾。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個個無裨長者子。道之出口。淡乎其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豎起拂子曰。大眾會麼。若向這裏薦得。一任獨步大方。其或未然。莫怪山僧舌頭短。小參。英靈衲子。出言吐語。非是造次。必須脚跟下照顧。自然文彩全彰。遂豎拄杖曰。大眾還見麼。卓拄杖一下曰。還聞麼。向這裏會得。所謂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在凡而凡。在聖而聖。倘或未然。聽取註脚。水窮山盡覓根源。努力更教徹底參。踏得自家田地穩。方知此道絕言詮(二隱謚嗣)。

餘杭慈朗驚禪師

佛涅槃日上堂。入生死海。髻珠獨耀。現去來相。寶覺天然。統三界以為家。作眾生之慈父。覺後覺。度未度。理足事足。智足德足。祇如此日。是我大師千餘年前。垂最後弘慈。示實相法門時節。外道執謂斷。凡夫妄謂滅。是汝諸人且道。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委悉。會麼。三昧火開千聖眼。雙林頂露法王機。上堂。出沒難辨。溝塹塞壑。現前直截。滿地遍空。耳見斯明。眼聽斯聰。遂拍膝一下曰。飛泉碧落銀千尺。眠石紅生錦萬重。示眾。三元三要事難分擬分即難。得意忘言道易親。略較些子。一句明明該。萬象。填溝塞壑。重陽九日菊花新。咦。前三句。山僧不顧面門。為汝諸人。順朱填墨了也。後一句。未敢容易註破。何故。驀豎拂子曰。時人見此拂子。如夢相似。示眾。拈拄杖。卓一卓曰。見則不取。取則不見。有人向這裏。道得個現成句。劈拳便打。示眾。八字打開。了無背觸。彈指善財入樓閣。直下圓成八萬門。祥麟只有一隻角。錯錯錯。示眾。心不是佛。天晴日頭出。智不是道。雨落地下溼。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日可冷。月可熱。乞兒伎倆。和土糶麥。汝諸人。終日喫飯。還曾咬著一粒沙也未。良久曰。誰是個中人。師住天目。割草次。偶一僧來參。近前叉手曰。莫就是蓮花峰山主麼。師以手捏自鼻。叫曰

無我。僧罔措。師便推曰。要汝開些待我好割。師因廣化覺。舉五祖演牽水牯牛過窗櫺話。命師下語。師曰。無毛鷄子撲天飛。覺頷之。師偶遇一僧進門。攔住曰。不思前。不慮後。正當恁麼時。速道速道。僧彈指一聲。師曰。只者些伎倆。曰和尚也只問得者些。師張開口曰。闊汝多少。僧擬議。師便打(自閒覺嗣)。

太平白雲漢關喻禪師

明州慈水王氏子。父夢老人投大桃而生。年十七。父命出塵。親族難之。師矢截指。送邑之東皋。禮祇園薙落。偶過鄰山。有老宿掩關。問師。你年幾耶。師曰十八。曰我問那無十八底。師面熱不能對。從此懷疑。心生憂悶。又經年謀參金粟。包笠渡江。偶於途中登溷有省。抵金粟容。問你是甚處人。師曰慈谿。容曰。慈谿出得官多。還出幾個佛麼。師曰。冬瓜作碓臼。容便打。遂命安悅眾。繼遷客司。復謁磬山棲真。未至羅漢。與芙蓉覺。水乳契合。羅而印焉。出住白雲天香二刹。示眾。陽春未動。風雨交加。大徹堂中事。將來定不差。拈拄杖曰。千年枯樹子。一夜冷生花。上堂。鵲聲報喜。鴉聲報殃。祇如五祖。以手作鶉鳩鳴曰。谷谷孤。且道。報個甚麼。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上堂。瞿曇纔出母胎。便爾指天指地。目顧四方。可謂五逆無遮。十惡不赦。及乎逾城出家。白虎當頭。饑凍六年。羅睺入命。及至此夕今宵。大驚小怪。乃是華報。果在地獄。然雖如是。拈拄杖曰。莫有與瞿曇同行把手。把手同行者麼。卓一卓曰。照顧鼻孔。上堂。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執除糞器。作大闍提。遂顧眾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上堂。黃梅無父。拾得無娘。臘月蓮花。六月生薑。喫著齏著。又辣又香。癡僧若與麼。就地土打牆。上堂。揮拂子曰。開虛空口。按須彌舌。動地山呼。東方日出。擲拂子。下座。示眾。今朝六月初六。踢倒淨餅澡浴。諸方打鼓晒經。般若打鼓晒腹。不晒錦繡文章。肯晒清淨酒肉。不晒拂子生瘋。肯晒拄杖頭禿。不晒四百四病。肯晒五風八欲。善來若云晒個甚麼。即向伊道。汝未通紅爛熟。直饒道個我已通紅爛熟。癡僧即入拔舌犁耕地獄。雖然。莫有把手同行者麼。時有僧出。師以拄杖抵曰。溝壑易平。人心難足。小參。一火鑄成。猶是頑銅鈍鐵。再經勘辨。何異碎瓦零磚。金鳳鳥棒頭折翅。玉麒麟喝下攢蹄。直使通身遍身。早涉驢脚馬脚。遂拈拄杖。卓一卓曰。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為(自閒覺嗣)。

溫州仙巖天目智禪師

松江青浦李氏子。十二歲喪母。得祖母提攜。信道。參禮金粟容。復為請益。心懷疑惑。決志出家。因父命嚴切。不能如願。一日遇禪客。號在茲者。威儀自若。喜而拜之。開示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逼拶再三。師忽有省。二十二歲喪父。次年。投嘉善山墩菴披削。參通玄奇于棲真。追究茫然。奇即當胸一推。倒地起。復又推倒地。奇曰會麼。師曰不會。奇曰無你用心處。乃覺得力。又謁芙蓉覺于羅漢。覺舉天童

扶法偈徵師。師擬答。覺便掌。師于此始徹源底。因受記荊。出住永嘉天王。瑞安仙巖。昆陽寶興 上堂。中秋佳夕。雲霧忽生。碧天月隱。不必沉吟。任渠風頭自硬。雨脚自伸。須知。懷中獨抱皎皎一輪。舉拂子曰。向者裏見得。無幽不顯。無暗不明。復打○相曰。會麼 上堂。開期結制日忙忙。釘起空中繫馬樁。今日盡行拈却了。人人鼻孔自昂藏。叮嚀記取江南信。雪裏梅花處處芳 示眾。愛與禪流結死冤。杖頭終日血痕鮮。法堂前草如無丈。佛祖家風值甚錢。坐底不許坐。眠底不許眠。天王有家法。說甚法昌嚴。還識山僧為人處麼。復視左右曰。驢年 示眾。汝若無心我便休。妄生穿鑿甚來由。一歸何處渾閒事。莫觸天王拄杖頭 小參。玉剖荆山之石。還他好手。珠明赤水之淵。更須親見。驀豎拂子曰。珠明也。復擊香几曰。玉剖也。直下親見親得。千了萬了。在諸方不無明牕下安排。仙巖者裏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晚參。識得一萬事畢。又有重關難透出。且道。誦訛在甚麼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問和尚者裏多少眾。師曰。兩個五百是一貫。曰千眾麼。師曰。煮粥算人三合米 師一日打行僧數拳。旁僧曰。和尚甚麼要緊打他。打痛自己手。師曰。自己手若不痛。爭教得他人知痛 師過五美院。僧指灰堆問。實際裏地。不受一塵。因甚者邊一堆。那邊一堆。師曰。清淨本然 問石敢當還有佛性麼。師曰有。曰石本無情。因甚却有。師指石敢當曰。驗取額頭汗流(自閒覺嗣)。

宜興芙蓉雪厂慧禪師

上堂。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滿目青山。法非心外。有般漢。聞山僧恁麼道。便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造。是則也是。我且要問你。過去已去。未來未來。現在不住。你喚甚麼作心。心又作麼生造。若也識得。大地無寸土。其或未然。寧可將身入地獄。莫謗如來正法輪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事如何。師曰。失却衣中寶。鈴竈過在誰。曰大事已明。為甚亦復如喪考妣。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且道。當時還有分付處也無。師曰。白日青天休說夢(自閒覺嗣)。

崇明壽安遜菴玉禪師

示眾。羲之見蛇鬪。而字益神。子昂想馬灑。其畫愈卓。武侯知劉備。乃三分。仲尼識麒麟。只一角。謂是智鑒精微。隨邪逐惡。謂非自性宗通。怎免大錯。乃搖手曰。不錯不錯。賈誼長沙弔屈原。偷桃定是東方朔。喝一喝 示眾。德山棒快如風。臨濟喝疾於雷。拶入髑髏兩眼開。速薦取莫疑猜。眉毛定動直下來。也以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 上堂。一氣初回。陰巖解凍。一機始動。槁木抽枝。人間天上。咸聞金谷鳳鳴。城市山林。共覩玉堂鶯囀。騷人俊士。把酒興歌。畎畝農夫。扶犁喝采。且道。林下衲僧。如何相慶。倒著蓑衣戴箬笠。手攜筇竹賀春來。喝一喝 時山中興造已完。眾雕師像。供於祖堂。一日師指像曰。爾面既同我面。而心未若吾心。我身未

死如槁木。我眼雖開空古今。我尚在茲君勿立。有君有我轉難禁。當自決莫沈吟。須向紅爐行脚去。免教唾罵在叢林。遂火之(自閒覺嗣)。

汀州佛祖山荆門[王*素]禪師

上堂。若論此事。如登台山過石梁橋相似。步宜其穩。心宜其細。不可前思後算。左顧右盼。一直勇往向前。即趨彼岸。然後始得者邊那邊。不隔絲毫。向上一路。其直如絃。既是其直如絃。因甚千人萬人。到此退步。不見道。欲行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 師一日沐浴曰。快活快活。僧曰。是阿誰快活。師曰。待汝浴時。即向你道 僧參。師搖手曰。不是不是。曰是是。師曰。是則擔取去。曰不是不是。師曰。依舊可憐生 問家家門前火把子。如何是火把子。師曰。破篋纜。曰意旨如何。師曰。照見夜行人(自閒覺嗣)。

徑山起綱宗禪師

晚參。十日風。五日風。陣陣不從他處發。莫是從自心中發麼。也須息心除妄始得。三日雨。兩日雨。點點不落別處。莫是落在時人眼睛裏麼。為何不自覺知。少待滴穿髑髓。浸爛鼻孔時。莫言我不道。說破了辯親疎。一夜滂沱漲滿湖。湛湛波光澄巧妙。長空雲淨碧天孤 上堂。蟬聲鳴歷歷。噪破太虛空。一片兩片千萬片。千重百重無盡重。東也達。西也通。補得完全大有功。拈拄杖望空打一棒曰。者裏還有一縫 上堂。一陣立秋雨。渾身頓覺涼。先番熱從何處去。而今都要著衣裳。定用頭頭取次。消停細細商量。風來池上藕花香 上堂。東武山衝風冒雨。鑑湖水激濁揚清。虛空明月浸爛取。勝越王城。滿眼滿耳。非色非聲。那個男兒摸壁行 上堂。塵從外來。又增一點。放下茗帚。性出非常。究竟趙州翁拾得子。慣會說白道黃。者一片地。何曾埽得潔淨。繁興永處那伽定 上堂。無位真人。何處安著。三脚驢子。騰蹋難堪。日面佛月面佛。阿誰證明。牛頭沒馬頭回。分身異類。頭頭莫放過。處處絕遮闌。大千空曠塵世間 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甚趙州和尚道。狗子獨無佛性。師曰。口是禍門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秦望峰高連碧漢。曰磨後如何。師曰。鑑湖水渺泊滄溟。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杭城到此一百二。曰不會。師曰。脚頭脚底錯商量 師削荳草過路。僧問。和尚何為削草。師以鑿築地曰。處處不可放過。僧無語。師曰。一齊埋向荳根底下(自閒覺嗣)。

衢州南禪佛音曷禪師

錦江鄧氏子。母夢緇衣入舍而生。年十二出家。二十參方。看雙桂參禪警語。至若要了知法界性水是水兮山是山。有省。負笈南遊。歷諸老宿門戶。得法于芙蓉覺。出住南禪。上堂。舉當山第二代法泉慧曰。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個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曰。法泉打草驚蛇。告往知來。固是好手。檢點將來。猶將常住物。私作人情在。山僧犬尾續貂。亦

有數語。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無個長松樹。晴空法雨洒飛虹。行人遭此寒徹骨。寒徹骨毛卓豎。六六依然三十六。咄咄咄 上堂。狗子佛性有。面南看北斗。狗子佛性無。壁上挂葫蘆。正恁麼時。不道有。不道無。作麼生道個出身句子。若道得。趙州老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莫謂此中山勢險。前頭猶有最高峰 示眾。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咄咄咄。吐盡野狐涎。打翻山鬼窟。今日分明舉。畢竟是何物。參(自閒覺嗣)。

汾陽獅子憨予暹禪師

順慶西充王氏子。八歲出家。便好趺坐。人俱呼為憨和尚。長而徧參叢席。于靈隱會下。得個入處。復參芙蓉覺。問聞汝于飛來峰。撲碎鼻孔。是否。師曰。和尚那裏。得者個消息。覺曰。現今贓物捉敗。覺又問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師曰。覓甚麼碗。覺曰。興化道。紫羅帳裏撒珍珠。汝作麼生會。師曰。滿盤托出。覺頷之 小參。德山晚參不答話。聲震若雷。趙州晚參答話。虛空徒側耳。今夜乾明晚參。却不恁麼。無論問話不問話。都盧三十棒。何故。各各要知正令流通。三十年後。免被別人瞞盱去在(自閒覺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八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襄陽鹿門梓舟船禪師

上堂。鹿門山勢最威雄。瓦礫生輝達本宗。面目儼然成現箇。百草頭上起雲龍(二隱謐嗣)。

龍安雪峰牧雨霖禪師

金堂米氏子。卅歲出家。恒以死生為念。遂買舟南下。見二隱謐于嘉禾之三塢。獲蒙印可。後歸龍安雪峰。上堂。隆冬佛法絕商量。萬象盡從雪裏藏。直待一輪紅日出。燈籠露柱盡舒光 上堂。昨夜霜風透膽寒。黃河水結勢如山。凍得泥牛連夜吼。牽連木馬競相看(二隱謐嗣)。

皖山愚谷賢禪師

問如何是三玄。師曰。萬象體中圓。如何是三要。師曰。一月千江照。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金鷄夜半唱庭前。如何是第二玄。師曰。無舌童子善能言。如何是第三玄。師曰。鍊鷄無毛飛上天。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金烏子夜照。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石虎空中叫。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言中絕巧妙(二隱謐嗣)。

台州黃巖北嵩崑清微禪師

小參。直下會去。猶在半途。撩起便行。已遲八刻。直饒向威音王那畔。更那畔道取。猶涉唇吻。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會又怎得。山僧沒量罪過。諸人也沒量罪過。畢竟如何得怙體去。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二隱謚嗣)。

福常大慈浣風智禪師

僧問。昔日[日/永]祖。今朝和尚。請問。[日/永]祖當年如何說法。師曰。七山垂脉遠。和尚今朝又作麼生。師曰。大海發源長(二隱謚嗣)。

芙蓉米山靜禪師

示眾。案前明燭。照用齊施。簷下雨鳴。法源全顯。如此會得。不妨聲色堆頭坐臥。紅塵鬧市遊行。其或未然。切忌被他換却眼睛塞斷耳竅(自間覺嗣)。

淨業鐵庵總禪師

上堂。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師曰。馬糞驢屎處處拋。僧擬進。師叱退。乃曰。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嘖呻。曲為中下。山僧二十年。不曾見個上上根人來。至於顧鑑嘖呻。又成多事。畢竟如何。良久曰。佛法不怕爛却。上堂。北風吹寒雁。報道天色變。不是起大風。便是雪片片。急須走莫耽玩。路遠夜長誰顧盼。上堂。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狗子廝咬。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海鹹河淡。乃曰。覷面一著。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末後一著。如太阿鋒。觸之則喪身失命。莫有不顧危亡者麼。驀拈拄杖曰。鐵鞭多力恨無仇。浴佛示眾。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大慧老人。見得親說底當且置。山僧今日別行一路。要把悉達太子。拋向諸人面前去也。以杓盛水。堂前遍灑。乃呵呵大笑。便行。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柏樹滿園青。曰與趙州柏樹子話。是同是別。師曰。老底老。嫩底嫩。問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師曰。禍福無門。曰克賓出院。他還甘麼。師曰。啞子喫蜜。頌趙州訪二庵主曰。成東家敗西家。兩處語言無柄把。有時車轂橫推。有時笑臉作罵。爭奈不逢惡人。保得全身遠害。頌臨濟三頓痛棒曰。霹靂過頭擊不殺。拍案一聲便喪魂。歸來有口難分雪。肋下三拳恨殺人(二隱謚嗣)。

吳江遜村報恩牧翁濟禪師

上堂。象龍窟宅。古佛名藍。我三十一世。上浮下石。先師翁。於此弘開正覺之場。本師上古下卓老和尚。向這裏一會。打失鼻孔徹證之地。今日濟上座到這裏。不勞彈指。樓閣門開。無所希求。風雲際合。明此用者。顯不言之正令。蹈此機者。提向上之宗乘。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根。到這裏。臨濟用喝。倒退三十。德山用棒。施為無地。今日新長老。符到令行。斬新條令。大眾也須高著眼。驀以拄杖卓一下曰。劈開吳嶽連天秀。湧出浮幢動地雷。復卓杖下座。小參。識得一萬事畢。聖賢即是凡夫。菩薩不離戒律。假饒鐵壁銅牆。也要鑿孔著楔。迢迢前後古今。

點點青黃赤白。祖師面上刮金。衲僧身上筍血。吃盡趙州茶。燒却慧林佛。且如大用現前。畢竟如何施設。良久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古卓浚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羅山慵菴玉禪師

溧陽牟氏子。神氣秀穎。父異望之。三日僧來立名尼錫。暗符牟姓。稍長。英銳不羣。嘗從老衲遊。留心大道。視浮華同芻狗。遂投顧龍山薤染。首參大覺琇。陸沈眾務。力行苦節。語不停綴。機無抗衡。琇亦側目而視。繼而上天童。登徑山。剖析疑義。殆無虛日。叩吾祖奇于棲真。激揚飛捷。上下動色。奇示寂。芙蓉覺。向既同參。水乳得合。而印之。遂入金陵。結放笠居焉。住四載。尋過晉安羅山彌陀寺。緇素延之而駐錫。師每事務持大體。慨然挽回時風為己任。感愴唏噓。掀髯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師者。素強無疾。忽病肺。薄糜不沾口者月餘。怡然吟咏。疾革。書扇曰。薰風昨夜送微涼。桂子雲中落異香。不以金莖承玉露。庭前一曲已流觴。擲筆一笑而逝(自閒覺嗣)。

瑞安寶峰雷門墜禪師

晚參。盡大地是個公案。拈起則亡鋒結舌。放下則七縱八橫。逗到寶峰手裏。畢竟如何。眾擬議。師喝一喝曰。泊合打破蔡州。晚參。舉翠巖示眾云。一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師曰。翠巖可謂心粗膽細。寶峰則不然。一夏與諸人。東語西話。眉毛端在眼上。還見麼。心不負人。面無慙色(慧日昇嗣)。

台州太平崇國具彰略禪師

僧問。如何是崇國境。師曰。夜寒三徑雪。雲曉萬山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雨後移蘭香夜月。風前看竹掃雲烟(慧日昇嗣)。

台州臨海惠因無瑕玉禪師

僧問。如何是惠因境。師曰。雲澹手爐峰寂寂。月明龍井夜遲遲。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呼來猿鶴乾坤外。畫斷烟嵐水石間。僧近前作女人拜。師展兩手示之。僧喝。師便打(慧日昇嗣)。

台州天寧指月明禪師

上堂。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不昧不落。箴籬木杓。前後百丈。一坑埋却。卓拄杖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慧日昇嗣)。

桐廬大奇月菴潔禪師

西蜀遂寧樊氏子。小參。今夜七期已滿。適來兩序諸執事。敦請要為諸人說。晚參。山僧冷地思量。人人鼻孔撩天。脚跟點地。又何用淨地上撒沙。却也不得辜負來機。及乎到了座上。抖擻肚腸。并無一個元字脚。只得借木上座。為諸人說法一上。遂拈拄杖。一時打趂。師問僧。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僧喝。師曰錯。曰和尚作麼生。師亦喝。僧罔措(破顏祖嗣)。

海鹽法雲石樵玘禪師

江南懷寧于氏子。繼席秦山法雲。上堂。舉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師曰。問既越格。答更超羣。寶主投機。古今榜樣。今日或有人問如何是奇特事。只向伊道。緇素同登峰頂上。清風襲襲動林間。僧若禮拜。更向伊道。祖禰不了。累及兒孫。上堂。絕情愛離見聞。覷面提無向背。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以拄杖卓一卓曰。還會麼。復卓一卓曰。吾無隱乎爾(破顏祖嗣)。

瑞安悟真南野纘禪師

上堂。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有為雖幻。棄之則道業難成。欲得自他兼利。必須解行相應。三脚驢。鱉鼻蛇。水牯牛。野鴨子。驀豎拄杖曰。若要撐著者個門戶。總是闕伊不得。且道。誰是其人。良久。顧左右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卓拄杖一下。示眾。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龍吟霧集。虎嘯風旋。搬柴運水。喫飯打眠。頭頭本成現。物物自天然。七期三日了也。汝等諸人寒山子作麼生。良久曰。一點是非纔入耳。從前好事盡成冤。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官清鬼退三千里。曰罔明乃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吏瘦民肥百萬家。僧佇思。師便打(破顏祖嗣)。

雲山佛奧寺鐵山基禪師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幽谷雲深樵子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舉頭不見前峰頂。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主聖。天下太平。乃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祖翁田地。歷代傳流。大眾還知者一片田地落處麼。拈花微笑。播揚家醜。正為者一片田地。面壁安心。惡聲流布。亦為者一片田地。黃梅夜渡。南嶽打車。祇為者一片田地。至于禾山鼓。雪峰毬。秘魔杖。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無非為者一片田地。既各各為者一片田地。後代兒孫。履踐者固多。拋離者不少。茲承同門相逼入山。事不獲已。特陞此座。且道。是為者一片田地。不是為者一片田地。良久曰。掀翻海嶽求知己。

撥轉乾坤建太平(大用志嗣)。

太倉香林石璞質禪師

上堂。斬釘截鐵。大功若拙。本無全提。豈有妙訣。鵠白烏本黑。松直棘自曲。堪笑千花盧舍那。放出寶光成多說。且道。說個甚麼。喝一喝 晚參。香林寺裏人打七。天下禪流毛骨寒。額爛腿酸成底事。看來也是太無端。豎拂子曰。且道。是諸人無端。是山僧無端。擲下曰。無端無端 小參。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古人恁麼說話。大似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還有人檢點得出麼。豎拂子曰。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示眾。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祖師恁麼道。也是玉石不分。金沙混雜。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衲僧門下。有甚長處。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晚參。西天鬍子沒髭鬚。無位真人面門赤。併却咽喉道將來。明如杲日黑如漆。報諸人須委悉。九九原來八十一。豎拄杖曰。且道。者木上座是多少。喝一喝 問如何是徑截法門。師打曰。一棒一條痕。曰如何保任。師又打曰。喚作一棒。入地獄如箭射 僧參。師曰。相見了也。僧擬開口。師震聲一喝(佛古聞嗣)。

溫州寶寧紫芝有禪師

上堂。起爐作竈。琢玉烹金。豎拂拈椎。靈機密運。棒頭有眼。打草只要蛇驚。鋼刀雖快。無罪之人不斬。所以臨濟老祖。覓個不受惑的。寶寧今日開爐。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且道。如何是實事。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臘月初五。敲鐘打鼓。弘演毗尼。大開門戶。文殊烹爛鐵作黃金。彌勒鞭狸奴成佛祖。老瞿曇不動脣皮。一任泥中洗土。拄杖子忍俊不禁。爭肯釘樁搖櫓。翻身觸倒七金山。發機須是千鈞弩。卓拄杖。下座 示眾。曉起開門看遠山。午携短鑊出松關。鉏來一片荒榛地。疏得三條篔簹水灣。伶俐漢莫偷閒。生死真同呼吸間。百尺竿頭須進步。未登寶所莫空還 師指火爐。問僧曰。三世諸佛。在此轉法輪。僧便踢倒火爐。師曰。著忙作麼 師一日普請摘菜次。僧問。無根菜作麼生摘。師曰。共出隻手。曰者猶是有根底。師曰。莫眼花。僧拈菜曰。者個是甚麼。師曰。菜也不識(法柱長嗣)。

樂清雁山羅漢寺冶翁伯禪師

上堂。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鋒鋌不露。曰出匣後如何。師曰險。僧喝。師便打。乃曰。朔風凜凜。閉口則溫。開口則寒。大道巍巍。見之則易。行之則難。山僧雖無離婁之明。聊以識其微細。無師曠之聰。聊以識其音聲。無工輸之巧。聊以識其繩墨。或有問如何是微細音聲繩墨邊事。卓拄杖曰。昨夜風吹雲翳淨。嶺梅新綻數枝春 上堂。五九四十五。玄沙當路虎。通身牙爪不曾施。一一從頭為汝舉。擲拄杖曰。大眾。還有捋虎鬚者麼。喝一喝 上堂。昨夜嚴霜無月。一天星斗皎潔。

蒙頭欵爾發曉鐘。忙入佛前把香爇。不祝是非來入耳。惟願人人消己業。三頭六臂現那吒。爍迦羅眼窺不徹。以拂子畫○○曰。證龜成鼈 上堂。兔角杖打天邊月。龜毛繩繫樹頭風。其中端的誰能委。特地與君仔細通。喝一喝 上堂。舉玄沙三種病人畢。師曰。見前大眾。且喜無此三種病。何故。若言患聾。適纔鳴鐘不合聞。若言患盲。適纔集眾不合拜。若言患啞。適纔香讚不合念。良久曰。鍾馗頭上不合貼卦 小參。撲落非他物。莫眼花。縱橫不是塵。是甚麼。山河及大地。郎當不少。全露法王身。弗得認奴作郎。豎拂子曰。見麼。山僧罪過 一日入僧堂。豎起拄杖曰。者個不得喚做拄杖。喚作甚麼。眾無語。師以拄杖打散曰。尿床鬼子。者個也不識 師一日山行。遇一虎橫行過。相去不遠。師乃振威一喝。虎昂首直視。師曰。擬議即不堪。虎咆哮而去。師歸舉示眾曰。今日幾遭虎口。一僧曰。可惜許。師曰。汝作麼生。僧乃作虎勢逼師。師擒住曰。道道。僧打師一掌。師乃拓開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僧禮拜(古泉清嗣)。

蕪州慈雲子固方禪師

住福興。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若喚作時節因緣。將甚麼作佛性義。若喚作佛性義。又將甚麼作時節因緣。不可離時節因緣。別有佛性義。亦不可離佛性義。別有時節因緣。諸仁者。還會麼。遂拈起拂子。揮一揮曰。自有一般堪愛處。不風流處也風流 晚參。小年大年。甚是可憐。百無一有。正好參禪。參得禪。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擲下拄杖曰。究竟不期。然而自然(商尊玄嗣)。

泰州福慧生白虔禪師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指庭前竹曰。這竿得與麼長。那竿得與麼短。曰。恁麼則揀擇也。師曰。仁者見之為之仁。智者見之為之智 問休去歇去時如何。師曰。好人不肯做。偏要屎裏臥 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遂喚僧。僧應諾 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商尊玄嗣)。

寧國寧元祖建承禪師

上堂。秋葉黃冬月霜。春來處處百花香。夏日薰風滿院涼。寧元佛法無多子。贏得莊周蝶夢長(漢目泉嗣)。

廣德石溪崇化達禪師

上堂。秋日耀長空。秋光含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大眾既是相逢。為甚麼不相識。良久曰。莫 示眾。法鼓淵淵繚亂擊。無限真機俱漏洩。了然不昧本來人。法鼓未鳴先委悉。大眾且道。委悉個甚麼。良久曰。作家龍象討甚巴鼻。喝一喝(了悟能嗣)。

建平開法慧光聖禪師

高淳孔氏子。晚參。鋪面弘開列寶珍。一回拈出一回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鋪面新開。公案仍舊。雲門餅。趙州茶。金剛圈。栗棘蓬。作麼吞透。良久曰。好大眾。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了悟能嗣)。

蘇州棲賢壽山琦禪師

示眾。舉本師拈文殊令善財采藥因緣曰。文殊大智。却被善財熱瞞。師曰。吾師善能舉唱。亦被龍門熱瞞。何故。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問一人相逢不相識。一人相識不相逢。且道。阿那個的是。師曰。烏山嶺頭曾出沒。望州亭際得團圓。曰若不出此問。怎得見師機。師曰。瞎(拈拾學嗣)。

吳江徐崧松之居士

從幼過精舍。聞梵聲輒悲。感不能去。年稍長。絕意進取。力參宗乘。心如木石者有年。後歷見諸老。一日寓東塔。忽于中夜。聞鴉鳴一聲。如虛空[口@力]地。即頌曰。嘎笑一聲。更有何物。豁開兩眼。天青日出。又頌曰。鵲噪不鵲噪。寂寞無人到。松門夜不關。却被知音笑。往見地藏學。聞板響。有頌呈曰。西天念經。東土打鼓。非去非來。無事不可。自題像曰。覷面阿誰。似乃未似。家私蕩盡。胸無一字。豎起如意。通天徹地。倘遇識者。喚作居士(拈拾學嗣)。

汝州風穴雪兆性禪師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個禪堂。就中是凡是聖。若僧若俗。正見邪見。鈍根利根。情與無情。以拄杖一卓曰。都向者裏結却了也。還有知落處者麼。萬別千差無著處。十方世界現全身。晚參。若論此事。性上座開口不得。莫有開得口的麼。出來道看。僧出。師曰。向你道。開口不得。出來堪作甚麼。以拄杖直打出。便歸方丈。上堂。舉祖師道。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合人天供養。試道看。一僧曰。大家在裏許。師曰。與麼見解。滴水難消。乃曰。途中家舍。不隔一毫。大家有分。滴水難消。殺人須用殺人劍。活人須是活人刀。晚參。舉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日殺千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漢得與麼瞥脫。汝等諸人。用盡許多伎倆。大似泥裏洗土塊。一僧纔出。師打曰。勘破了也。便歸方丈。小參。天下叢林。今朝結制。鶴林禪院。今日開爐。且喜六和共聚。何愁七事蕭疎須。進步莫躊躇。衲僧方便有多途。萬里乾坤為橐。籥兩輪日月作紅爐。且道。煅煉阿誰。良久曰。蝦跳不出斗(雲峩喜嗣)。

新蔡金粟冲涵恒禪師

上堂。問如何是佛。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如何是法。師曰。多虛不如少實。曰如何是僧。師曰。求人不如求己。師以拂子打○相曰。非瓦礫非珍寶。圓陀陀兮光皎皎。爍破威音雪谷春。照開空劫壺天曉。各努力休潦草。蹉過當陽無處討。遂高聲召曰。大眾。眾側聆。師拍禪床曰。此時不了。何時了。上堂。舉昔有跨驢人。問眾

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乃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因甚向道場裏。騎驢不下。其人無對。師頌曰。九品十要了無疑。始可撩零不受欺。輕速須防逢勁敵。等閒輸却一盤碁。謝徐二文學至。上堂。舉世尊陞座。眾纔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曰。此則因緣。自古至今。更無一人分明剖露。金粟今日權借儒宗鼻孔。下個註脚。世尊陞座。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文殊白椎。小不忍則亂大謀。祇如世尊便下座。又作麼生。良久曰。若是孔門親弟子。自然不昧化三千。僧問。如何是無見頂相。師直上覷。僧擬議。師便打。曰學人實不會。師曰。你若會。山僧即無藏身之地。問正當停午時。因甚道猶虧一半。師曰。老僧不在明白裏。曰和尚即今在甚麼處。師便掌。問生死到來。將甚麼藥醫。師曰。渠無生死。僧作禮。師扣齒曰。今日無端。僧擬申問。師驟步歸方丈。僧參。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僧作掀禪床勢。師起揖曰。作家。僧擬議。師曰。這瞎漢也來亂做。拈棒直打出(雲峩喜嗣)。

京都延壽如如極禪師

上堂。以言顯道。曲為今時。豎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鈎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阿誰。更或躊躇。轉加鈍置。舉拂曰。若向者裏。一肩擔荷。直下承當。興國兩手分付。更待如何若何。白雲萬里。示眾。凡人見水是水。諸天見水是瑠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衲僧見水。喚作甚麼。若喚作水。同凡夫見。若喚作瑠璃。同諸天見。若喚作窟宅。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同餓鬼見。畢竟喚作甚麼即得。向這裏道得。恰好許你具一隻眼。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小參。堂中今日起七。劈面寒風冷徹骨。王老圍爐笑呵呵。透頂透底人不識。極容易最難得。火便紅兮煤便黑。大眾既是容易。為甚麼難得。眾下語不契。師曰。且待當來問彌勒。問千說萬說不如一默時如何。師曰。死水不藏龍。曰興風作浪時如何。師曰。蝦跳不出斗。問狹路相逢事如何。師曰。退身三步。曰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原來是這漢。師曰。錯認定盤星(法曇海嗣)。

房山上方山永慈覺興隆禪師

宛平王氏子。僧問。除却棒喝語言。有人問西來大意。作麼生答。師曰。截斷兩頭。另致一問來。曰也跳不出這個圈子。師打曰。還出得者一棒麼。僧沉吟。師曰。切忌作棒會。問釋迦未出世。祖師未西來。如何是第一義。師打曰。筍。曰釋迦已出世。祖師已西來。又作麼生。師復打曰。將謂別有麼。懷淨土詩曰。白藕香風拂拂來。這回親得出塵埃。豁然識得彌陀面。曠劫無明當下灰。淨土惟心莫別求。山明水秀自悠悠。驢鳴犬吠皆相應。可笑騎牛更覓牛(法曇海嗣)。

京都西山廣泉自曉禪師

示眾。舉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因緣畢。師曰。馬師圓相。欽師被惑則且置。還知這一點至今無著落麼 示眾。舉南泉斬猫話畢。師曰。道得即不斬。正恁麼時。雖則盡大地一切人性命。俱在南泉手裏。還知正恁麼時。南泉性命。却落在一切人手裏麼。至若趙州頭頂草屨。止解順水推舟。不會逆風把柁。縱然救得。也只是個死猫兒 頌文殊白椎世尊下座曰。心曲殷殷寄短桐。知音未舉便流通。鍾期去後無消息。狼藉寒烟逐曉風 頌女子出定曰。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頌法眼指簾曰。一得一失。曲中藏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頌高峰四句曰。鞦韆影裏蕩流蘇。漏泄春光入畫圖。任是僧繇描不就。青山掩映白雲孤(法曇海嗣)。

洛陽韶山雪霽春禪師

照鏡時有僧問。鏡內雪霽。鏡外雪霽。未審那個是真的。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非師境界。師曰。莫是上座境界麼。僧茫然。師以鏡驀面便打(雲父徧嗣)。

寧波大慈漢雷音禪師

蛟川李氏子。問教中道。法喜禪悅食。更無餘食想。如何是法喜食。師以手作喫飯勢。如何是禪悅食。師作拭口勢。復顧視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誰教你問。曰實是某甲疑處。師打曰。豈猫頭。直饒你疑到驢年去。也未夢見在 問智過于師。方堪傳授。未審傳授個甚麼。師舉起拳頭曰。試道道看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撩起看。僧便撩衣。師曰。未有端的在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和聲便打。曰畢竟如何。師曰。鳥嘴魚腮(印山先嗣)。

桐鄉長慶新逸微禪師

元日上堂。昨日舊年去。今朝令已新。梅花三四點。笑破隴頭春。不改舊時行履處。開門即是閉門人。且道。這個門頭。還許諸人慶讚也無。鷗弓已挂狼烟息。萬姓謳歌樂太平(印山先嗣)。

太平青山白雲芝山觀禪師

上堂。客冬結制青山裏。今日辭雲各有還。莫道青山不把住。放行處處是青山。諸仁者。莫向有處立。休從無處探。有無俱不立。一個閒人天地間。喝一喝(印山先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普陀潮音旭禪師

上堂。二十年前。要津把斷。不通凡聖。所以花宮紺宇。化作頹垣廢址。蓮臺獅座。鞠為茂草荒榛。聖僧打失鼻孔。金剛碎作微塵。彌勒開張大口。笑他廿四圓通。全沒巴鼻。惟有烏芻瑟摩。却較些子。倒騎佛殿。走出三門。二十年後。八字打開。直得青蓮呈瑞。古柏重榮。於百草頭上。現瓊樓玉殿。革故鼎新。光揚佛日。且道。承誰恩力。囊中天子頒綸勅。闔外將軍有佛心。佛誕日上堂。蘇三斤乾矢橛。杖林山下竹筋鞭。三大老。證龜成鼈。設有問普陀如何是佛。又作麼生祇對。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上堂。山之深廣。鳳麟之美。梟獍之惡。無所不容。海之濶大。鼃鼃蛟龍。鯤鯨魚鱉。無所不藏。日月之明。普天匝地。無不照臨。人聖之君。率土之濱。無不化被。諸佛之慈。家三子四。情與無情。無不普度。拈拄杖曰。拄杖子峭巍巍地。又具甚麼道理。卓一卓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解七晚參。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曰如何是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如何是僧。師曰。圓頂方袍。乃曰。道得底三十棒。道不得底三十棒。道得道不得。總與三十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晚參。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喫。普陀則不然。達磨不來東土。好箇清平世界。二祖不往西天。那箇池無月。誰家樹不春。晚參。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設有道因甚長老口喃喃地。驀拈拄杖。卓一卓曰。田庫奴。你道。山僧說什麼。晚參。坐斷百城烟水。相交四海英賢。祇如龍蛇混雜。凡聖交參。阿誰是凡。阿誰是聖。却笑長汀憨布袋。逢人要乞一文錢。晚參。雲門放洞山三頓。石中有玉。黃蘗打臨濟三頓。沙裏無油。今日既到普陀手裏。又作麼生為人。金簇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無礙徹嗣)。

龍游靈耀延喜瑤禪師

中秋小參。靈山指月。捏目生花。曹溪話月。證龜成鱉。靈耀寺裏賞月。應時及節。更羨雷公電母。全降法筵。風伯雨師。齊來翫月。同則普天匝地同。別則普天匝地別。別別。八閩兩浙。春寒秋熱。小參。師舉南泉示眾曰。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吃。泉曰。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泉便歸方丈。師曰。南泉虛開大口不合。趙州當頭撞破。及乎收拾將來。也是一場漏逗。某長老。昨夜眉毛眼睫。起佛見法見。亦各與二十棒。教伊莫妄想。設有問長老棒教誰吃。亦與二十棒。何故。不見道。口似禍門。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都盧總在今宵畢。東村王老夜燒錢。露地白牛忙不徹。普天率土禪家兒。拾得眼睛失却鼻。拈拄杖曰。惟有者箇木上座。從來毋固亦毋必。任他佛來與祖來。不是攔腮便劈脊。問諸仁。瞥不瞥。須從者裏急翻身。莫道來朝有初一(無礙徹嗣)。

永嘉雲山道隆[王*慧]禪師

開爐上堂。雲山結制。諸方舊例。端的有來由。活潑無本據。竭盡老婆心。單提第一句。沸水深鍋一錠金。取手須是生鐵鑄。喝一喝。下座。解制上堂。住山討得好

便宜。解制何如結制時。兩隻草鞋休著脚。莫離寶所踏塵泥。出門去路多岐。雨宿風
飢著甚痴。莫道雲山沒好處。乾柴白米淡黃齏。仍舊貫意如何。山泉流出人間去。清
水自然成濁溪 佛誕上堂。世尊初生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錯。周行七步錯。目顧四
方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展轉見錯。召大眾。五箇錯中有一錯。過於雲門關。趙州
無。臨濟喝。德山棒。百千萬億倍。言下正與土木偶人。眉毛相對。鼻孔相連。復召
大眾。還檢點得出麼。卓拄杖曰。山僧陞座。也是將錯就錯。便下座 頌世尊初生雲
門一棒曰。一出娘胎意氣豪。凶星入命自家招。當時若解深藏舌。何待而今脫戰袍
頌殃屈產難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頌法眼指簾曰
。堪輿那問方隅向按定中心子午鍼。端的動絃無別調。是非不到白雲間 頌非心非佛
曰。澄潭月影鏡中生。鼓吹何勞絃上聲。喜得子房施計好。楚歌頓散八千兵 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搖手曰。西來無意。曰搖手又作麼生。師便打(大用志嗣)。

浙川法海斌雅鑑禪師

上堂。春深物茂。日暖風和。燕喜鶯歡。時清道泰。般若流通。法元無隱。擊禪
床曰。聲不是聲。徒勞側耳。色不是色。難為檢別。復卓拄杖曰。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緘口過殘春 解制上堂。師拈拄杖曰。一不做二不休。遼天一鏃。撥轉雲頭。會
得的鵬程萬里。不會的歸家穩坐。就中有些謬訛。終不與人說破。大眾且道。謬訛在
甚麼處。卓拄杖曰。錯錯。祥麟只有一隻角 問四分律云。以手擊[捱-圭+(林/止)]比
丘者波逸提。因甚德山逢人便棒。師曰。停禽養勇。終待驚人。曰嫌罵知事者波逸提
。因甚麼臨濟進門便喝。師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曰與麼則一莖草上瓊樓現。百煉
爐中彩鳳飛。師便打 上堂。湖天浪靜。碧湛琉璃。眼睛突出。鼻孔下垂。牛首賀蘭
相期鬪額。僧堂厨庫笑傲欣歡。惟有當陽寶塔日面佛月面佛。巍巍獨坐上頭關。伶俐
漢謂。我誑嚇閻閻瞞[目*董]底。正好橫參豎參。試問大眾。七日內。踏破幾綱草鞵
佛成道日上堂。問即心即佛多些。非心非佛少些。拈過二邊。請師速道。師曰。千年
田地。八百主人。乃曰。正覺山前老凍鱸。縵天網子要擒風。賺他無限英靈子。錯認
黃斑作大虫。下座 上堂。聞聲悟道。掘地覓天。見色明心。掉棒打月。直饒百發百
中。雙放雙收。於生死分中。了無交涉。拈拄杖曰。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波
斯學梵語。笑倒金剛神。擲拄杖。下座 劉居士披薙。請上堂。今朝四月初一。雲外
山青水碧。隨機稱性且從。面赤不如語直。無常畏若曉霜。身世安如火急。不達自性
淵源。生死如何抵敵。有抵敵。萬緣放下絕馳求。一日鉢盂兩度濕 頌那吒太子析骨
曰。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 殘雲斂盡山光寂。秋月臨空宇宙新。
雪後寒松增晚翠。猿啼青嶂一聲聲 頌庭前柏樹子曰。騷士才高藝過人。辭鋒筆力妙
通神。生成一幅佳山水。點畫分明似不真 頌黃蘗嚙酒糟話曰。大唐國裏無禪師。綠
水青山休更疑。竹杖化龍歸去也。猷郎尤自眼眈眈 頌百丈野狐曰。珠走盤兮盤走珠

。天師門裏賣桃符。野狐跳入金毛隊。五百生前不丈夫(雲峩喜嗣)。

汝州風穴憨休乾禪師

蜀西龍安胡氏子。十九脫白。二十圓戒。徧參諸方。各有省處。後詣少林禮祖。過風穴。參雲峩喜。機緣相契。乃授記荊。開法涇陽興福。長安興善。復繼席風穴。上堂。撥草瞻風二十秋。全機不動信優游。無端扶上華王座。擘破三元接上流。宗乘一唱三藏絕詮。至道恢弘。十途合轍。眾流截斷。遍塵刹而任運全該。妙轉元樞。括有無而憑垂指注。光超日月。智出聖凡。動靜無私。隱顯不昧。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綿密安祥。權開洞山五位。暗機圓合。要出瀉仰三生。一字關大雲門之高古。六相義捋法眼之現成。奪境奪人。直捷痛快。立賓立主。大用天旋。印水印泥印空。匪作家難辨。非心非佛非物。唯證徹乃知。似地普擊。如天普蓋。真機剖露。萬法全彰。正恁麼時。且道。即今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壤歌揚忘帝力。由賡詩詠樂時雍(雲峩喜嗣)。

桃源瑞麟孤月朗禪師

合州楊氏子。歷徧諸方。參箬庵問打徹。謁宕山遠印證。住瑞麟。上堂。只著芒鞋不用舟。脚跟下事愈沉浮。而今渴飲饑餐也。未卜橋流是水流。小參。驀豎拂子曰。此是向上第一著。未會之人沒棲泊。權曰此事與君持。細細嚼來味似檠。放下拂子。拍膝一下(宕山遠嗣)。

新蔡金粟虎堂福禪師

結制上堂。根源直截。豈落階梯。大用全提。不存軌則。盡大地是箇禪堂。何分內外。盡十方通為火爐。當下銷鎔。一切處即事即真。十二時輝天鑑地。以拂子擊禪床曰。若能如是薦去。何用外求。脫或未然。打起精神休瞌睡。莫教燎却兩莖眉。解制上堂。打破情關。了無遮蓋。突出無位真人。縱橫得大自在。且道。超方獨步一句。又作麼生道。閒雲不擊從舒卷。野鶴無拘任往來。上堂。盡道迷因悟遣除。不知悟是迷根由。直饒迷悟兩忘却。未免全身在半途。且如何是到家一句。竿頭須進步。撒手莫遲疑。上堂。春日晴和春鳥鳴。春山疊疊水盈盈。分明漏泄天真事。何用他方向外尋。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纔惺夢初足。攜筇趁伴出松門。是處桃英香半馥。因思昔日靈雲道。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未發春猶早。幸值商水舊耆年。問法南塘求至寶。山僧不惜兩莖眉。一一分明須自保。等閒莫作文字觀。得失有無一齊掃。舉國師三喚侍者。頌曰。汝負吾兮吾負汝。直如鈎處曲如絃。千江水急東流去。五嶽峰高不到天。舉趙州訪二庵主。頌曰。一番陰雨一番晴。惱亂春風送客行。故國不知何處是。猶聞啼鳥兩三聲(雲峩喜嗣)。

龍舒慶元水鑑真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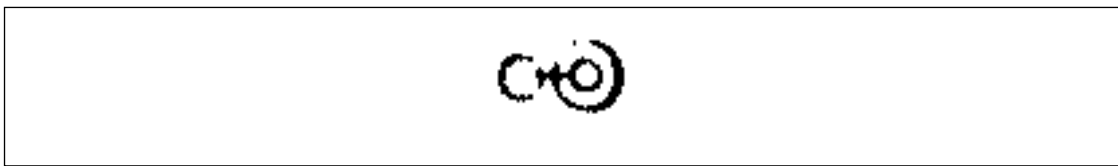
頌百丈野狐曰。五百生來墮野狐。不知何處有偏枯。臨機應用珠投水。清濁渾忘月影孤 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應用無分好醜。一拳打破太虛。驚起須彌倒走。我脚何似驢脚。趙州不識略杓。輕輕踢倒淨鉢。一任填溝塞壑。人人有個生緣。誰家竈裏無煙。有口祇堪喫餅。那管成佛成仙(乳峰溧嗣)。

四明太清景雲瑞禪師

上堂。黃鸝鳴綠樹。白鷺春青田。古今諸祖意。不昧見聞緣。門外落雲冉冉。石根流水濺濺。舍此別無一要。何方更有三玄。喝一喝 上堂。登山觀洪水者。必知山之嶙峋。水之流注。入林玩脩竹者。必知林之疎密。竹之參橫。且衲僧家喫了現成茶飯。無為為事。又知些甚麼。三斤鹽換五升荳。一束香還十箇錢 上堂。東說西說。不如不說好。逆行順行。不如不行更好。何謂也。不行底脚跟穩實。已到安樂田地。不說底口業清淨。得入無諍三昧。設有恁麼人。山僧喚來。與他摩頂授記 上堂。山僧懶說宗。暝到日頭紅。若人來問法。耳朵撲教聾。為甚麼事。聾。只怪其攪亂我睡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壞不就。曰如何是法。師曰。詮不及。曰如何是僧。師曰。山僧不是謝三郎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穿靴入市。曰見後如何。師曰。赤脚歸家(印山先嗣)。

吉州耽源鍵繼銓禪師

上堂。僧出作一○相。叉手立。師曰。暗裏畫符信不及。曰難瞞識者。師曰。不見大眾咬母指麼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師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僧禮拜。師乃揮拂曰。明投暗合。丁一卓二。體用全該。古今無別。縱使竭世樞機。劓關奪幟底漢。到者裏。且拈過一邊。遂以拂子。畫此[○@(口@智)][○@尾][○@女]相曰。今將千百年。九十六種。八臂那吒扶不起。千眼大悲覷不破。陳餽糊餅。一一為先。耽源門庭。重整舊令新行。直得德山縮手。臨濟吞聲。天下老和尚。退身有分。眾中莫有似仰山者。出來與山僧相見。復作此



相曰。看看。若也會得。不妨今日親見耽源。擲拂子下座 冬至小參。一滴水一滴凍。兔角龜毛成大用。牛頭沒馬頭回。安南塞北路崔嵬。喫官酒臥官床。那管京師出大黃。陰漸消陽漸長。鐵額銅頭沒伎倆。眾中還有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麼。卓杖曰。向下文長 元旦上堂。跨三脚驢。搥九重之法鼓。放無毛鷄。起八極之春風。頭頭示現。露出瓶內鵝黃。物物全彰。豁開籠中鴨綠。三身四智。各呈本地風光。五眼六通。共顯真如妙用。諸仁者。還會麼。海濶浪平龍睡穩。天空雲靜鶴飛高(無礙徹嗣)

六安準提雲巖宗禪師

示眾。舉德山托鉢話畢。師曰。這箇公案。諸方盡道。是鐵門檻。從來諸大老。至今批判不下。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良久曰。咄咄咄。△○.∴。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頌瀉山有句無句曰。鴛鴦對對宿蘆花。水淺山高雲影遮。夜半黑風吹不動。依然天曉散晴霞。頌萬法歸一曰。滿天風色白蘋洲。截斷長江水逆流。直得虛空成粉碎。相逢堪笑又堪愁(乳峰溧嗣)。

溫州雁山羅漢雲峰學禪師

睦州人。上堂。即心即佛謾商量。梅子熟時到處香。囑付人天正法眼。不知擔荷孰承當。還有承當者麼。拈拄杖曰。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問向上宗風即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七穿八穴(慧日昇嗣)。

衢州石巖世拙智禪師

義烏毛姓。以居士身。參雙林瞿。令看狗子無佛性話。於一喝之下。默契其旨。即呈偈曰。聞師一喝。山崩海竭。驚起碧潭龍。捧出團圓月。瞿曰。是即是。是即未是。後謁慧日昇。昇問。甚處來。師曰雙林。昇曰。彼中有傳大士。是否。師曰是。昇曰。來時向汝道什麼。師進前曰。恭惟和尚萬福。昇曰。此是奴婢。如何是主。師便出(慧日昇嗣)。

池州雨臺海獅野關賢禪師

上堂。雨臺峰高。飛鳥難度。獅子林深。無容異獸。須各有出身路可得。高聲召眾曰。有麼有麼。良久。拋下拄杖。山僧直得撒手行去。示眾。白雲自異。流水自深。照破影響。由除影響。者段風光。塞耳盈目。雖然。八萬威儀。百千三昧。祇能治己。不能為人。且道。如何是為人一句。召眾曰。須彌直上磨今古。折草量天枉用工(乳峰溧嗣)。

石溪崇化慧燈智禪師

上堂。豎拂曰。大眾還見麼。世尊覩明星於正覺山前。靈雲見桃花於春風陌上。於此見得。道非物外。良久。擲下拂曰。一任驗取。上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會得差別智。徧野是黃金。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子。與你一頓。不喚作拄杖子。亦與你一頓。何故。多虛不如少實(了悟能嗣)。

崇化佛舟隆禪師

上堂。第一義諦。巍巍卓犖。法法全彰。情與無情。頭頭顯露。豎拂子曰。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決定是見。擊拂曰。還聞麼。個個耳中有竅。決定是聞。不待豎拂拈椎。早已騎聲蓋色(了悟能嗣)。

廣德建平法古純徹弘禪師

示眾。舉臨濟因兩堂首座同時下喝話。師曰。首座各展洪機。臨濟關頭把住。雖是一門宗匠。爭免者僧勘破。何故。不見道。鳩鳥下田魚斃死。毒龍行處草皆枯(了悟能嗣)。

會稽泰寧餐顛西禪師

小參。檻外梧桐葉落頻。金風體露驗當人。浩歌一曲秋光靜。笑看黃花面目新。喝一喝。師問新到。甚處來。僧曰顯聖。師曰。與者裏相去多少。曰十里。師曰。來時阿誰在前。曰某甲飯後動身。師曰。不謬在顯聖來(無礙徹嗣)。

衡陽泉石隱禪師

小參。看不見處。千聖骨髓。行不到處。萬靈本源。明眼衲僧。貴在機先。領略則知無背無面。佛祖莫測端由。魔外豈能諳識。天地以此長育。萬物以此發生。敢問大眾。只如雪峰鞞毬。禾山打鼓。且道。明甚麼邊事。擊拂子曰。看脚下(木偶耀嗣)。

寒木林禪師

武昌顧氏子。小參。年年舊向今宵盡。歲歲新從明日起。豎拂子曰。惟有者個不推遷。却為諸公特地舉。特地舉。須薦取。百年三萬六千朝。俯仰折旋渠是汝(木偶耀嗣)。

古潤蓮峰佛髻頂禪師

示眾。諸人還會麼。終日迎待往來底。料理人事底。喜怒哀樂底。若道有。覓之不見。若道無。歷歷分明。且道。不落有無。畢竟如何理會。遂震威一喝曰。切忌當面錯過。頌世尊初生日。纔出母胎便著忙。指天指地惹災殃。當時不遇雲門老。逐隊成羣滿大唐(月瓢度嗣)。

明州大慈孤峻極禪師

晚參。蘇州有常州有。揩桌用底破衲布。掃地用底秃苕帚。草本原來天下同。因甚只道蘇常有。諸人者還會麼。若也會得的。當許你具行脚眼。其或不然。總是癡狂外邊走(印山先嗣)。

杭州清流太虛廣禪師

舉趙州訪二庵主話。頌曰。兩個拳頭一樣齊。趙州口裏有玄機。知音不用將拳豎。疑殺當年老古錐。頌深明二上座見魚跳因緣曰。金鱗戲水下長川。游到龍門碧海淵。幸喜迅雷輕一震。翻騰直上九重天(印山先嗣)。

慈修飄庵順禪師

小參。靈機迅發。射透凡聖鬪體。智鑑晶瑩洞徹。人天肝膽。縱擒互換。照用齊彰。三玄戈甲精鮮。九帶綱宗畢備。麻三觔。乾矢橛。趙州茶。雲門餅。俱是殘飯餽

羹。若人噉著。俱要愁眉嘆息。別有滋味甚深。不與諸人道破。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小參。汾陽有三訣。慈修祇一訣。露柱忙然問。燈籠開口說。昨夜三更屋角頭。照見烏龜吞却鼈。頌世尊初生曰。纔出頭來便著忙。自誇自衒自顛狂。脚跟到底隨人轉。賺得兒孫學不良。頌婆子燒庵曰。漢地尋遊蜀地居。東吳西楚遞君書。不談兵革人間事。誘得孔明出艸廬(無礙徹嗣)。

首山麗光楚禪師

晚參。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僧曰。不會。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岐。被這僧一拶。指東劃西。且道。首山為人在甚麼處。小參。從上佛祖道不盡底。諸人放不下底。提不起底。山僧一時顯露了也。旋棒打退。歸方丈。(宕山遠嗣)。

東山穎鋒展禪師

小參。舉鹽官示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槌。甚麼人打得。南泉曰。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曰。但道王老師不打。自然是破鼓。曰二老辨驗龍蛇。分別緇素。總是逐隊搜搜。未免傍者咲。慈氏這裏。也要出隻手。為鹽官出氣。遂鼓掌曰。一任舉事諸方(雲父徧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北京西山聖感壽崙永禪師

禱李姚氏子。七歲喪父。慈母撫長。矢志業儒。值崇禎申酉之變。遇兵遇盜。幾死復生。功名念澹。有僧攜金粟容語錄見訪。心生歡喜。遂入山拜謁。求示參究法。于是。出俗之念愈堅。至順治庚寅夏。禮本郡深雲果剎落。秋末辭師。造謁弁山斯。制期進堂。參一口氣不來向那裏安身立命。二七日。聞隔溪鋸樹倒地。有省。入方丈呈見。斯攔胸扭住曰。一口氣不來。向那裏安身立命。師曰。不是驢胎。便是馬腹。斯曰。墮也墮也。師曰。蒼天蒼天。斯索偈。師隨口應曰。鐵壁銀山直下灰。鼻頭依舊大頭垂。如師再問安身處。老大拳頭劈面揮。斯頷之。自此影來吳越間。游歷天童徑山報恩金粟等剎。機緣頗多。然拈提公案。不敢自欺。壬辰春。參安田靜于福源。一日舉洗鉢盂話徵詰。連下數十語。不契。只是痛斥訶罵不已。數日間。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一日靜示眾。舉野鴨因緣曰。眾生迷己逐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處。頓然瓦解冰消。靜問。不得動著境。為甚瀉却淨瓶水。師曰。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靜曰。為甚歸宗道伊亂瀉。師曰。無端特地。靜一日舉雪峰同條話問師。師曰。秦駐峰高。東洋海闊。靜連棒打出。從此痛打數十次。幾及月餘。師出其不備。舉同條話。把住問之。靜亦曰。秦駐峰高。東洋海闊。師于言下。覷破心肝五臟。愈覺七通八達矣。安田結制定執事。靜垂問曰。我要個不會佛法的。作頭首執事。還有麼。師便喝。靜曰。佛法來了。師曰。這老漢作佛法會。靜曰。怎奈一喝何。師曰。蒼天蒼天。靜命晉西堂。一日靜落堂。以杖卓于聖僧前曰。有人承當得收取去。若也收不得。自來喫一頓。師攜杖至靜前曰。和尚也須退身三步。靜曰。山僧過在甚麼處。師打曰。再犯不容。靜曰。蒼天蒼天。師擲杖曰。草賊大敗。靜低頭歸方丈。解制記荊。付授衣拂源流。有安田露現一班。直得山僧迴避之句。時癸巳佛成道日也。出世住平湖景雲慈濟孝豐圓通上海玉芝深雪嘉興德雲普明陝西咸寧成六永嘉雲外護國。康熙癸亥。因徵輯燈史。入京隱靜萬佛三教圓通趙園。至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皇上特旨。命住西山聖感寺 景雲入院上堂。僧問。師登法王寶座。請闡臨濟宗風。師曰。杲日麗中天。曰如何是寶中寶。師便打。曰如何是寶中主。師又打。曰如何是主中寶。師復打。僧擬議。師直打出曰。這是主中主。僧罔措。師曰。蒼天蒼天。即舉臨濟四寶主話畢。乃曰。當時臨濟老漢。于滹沱河邊。建立黃檗宗旨。可謂寶劍揮空。不留朕迹。今古拈提。每于語下顯發。師家殺活全彰。學人錯會不少。山僧久欲拈出老人面目。以救膏肓。今日上堂。恰有一僧三問寶主。山僧四度痛打。也是忍俊不禁。未免當陽註破。諸仁者。試簡點看。于此識得。山僧許與濟上老人相見上堂。僧問雪峰兩度打僧。意旨如何。師曰。三杯酒壯才郎面。一枝花插美人頭。曰雪峰與麼問。這僧如是答。且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曰為甚逢人便罵。師曰。淚出痛腸。曰同行點破又作麼生。師曰。換却闍黎眼睛。曰焚香遙禮響。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可謂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師打曰。也須薦取好。僧禮拜曰。風雲際會。千古一時。師連棒打退。乃曰。雪峰與麼問。這僧如是答。大冶精金色轉輝。獅兒豈受黃金索。兩番打趁兮佛祖魂消。數聲泣罵兮人天膽裂。等閒一曲度瀟湘。正是太平時節。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趙州道無。雲門道普。與麼拈提。太煞莽鹵。良久曰。還識山僧麼。急搖手曰。從來不打寬皮鼓 上堂。舉瑯琊覺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推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是賊識賊。是精知精。簡點將來。猶欠一著。圓通有甚長處。敢與麼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苦 上堂。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無時不上堂。無時不說法。可憐無限人。辜負伊太煞。今日忍俊不禁。只得再下註脚。耳聞者聾。眼見者瞎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穿衣喫飯。有甚麼難。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穿衣喫飯。莫道不難。祇如南泉入園拋出瓦礫。且道是警覺這僧耶。不警覺這僧耶。翹一足曰。王老師。慣向莊上喫油糍 上堂。黃面瞿曇。三百餘會說不盡的。闕齒老胡。十萬里程傳不到的。山僧今日特地露布。惟冀諸人直下薦取。良久曰。會麼。逢人莫錯舉 上堂。僧出纔禮拜。師搖手。僧慙[怡-台+羅]而退。師椎胸曰。蒼天蒼天。乃曰。華嶽崔嵬。到者須是其人。黃河浩瀚。弄潮全憑好手。個個常光現前。且道阿誰知有。眨得眼鐵壁銀山。跨一步移星換斗。你等長連床上菩薩子。只知晝見日夜見星。那曉當年菩提達磨來時無口。喝一喝 佛成道日上堂。無端特地。毒胎深結。正覺山前。虛空迸裂。拾得麗水金。用作新羅鐵。以拂點。午夜星別不別。復畫○。奇哉奇哉。證龜成鼈 除夕小參。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兔走鳥飛疾似梭。茫茫幾個知端的。結角在羅紋。今宵好委悉。顧視左右曰。形山有至珍。切忌輕拋擲 觀音誕日上堂。草色芳菲。花光縹緲。須彌頂畔。杲日高昇。蟠桃枝上。春風未老。鐘聲短的短。長的長。鳥聲大的大。小的小。顧左右曰。會不會。了不了。一片大悲心。狼藉知多少 京都萬佛入院上堂。全提正令。豈在多端。金鎚纔動。寶劍光寒。志士寧容縮手。良馬那用揮鞭。括古包今。篆不雕之心印。超聲

越色。演不說之真詮。燄續條條。玉燭花敷。井井青蓮。承誰恩力。鑒在機先。喝一喝曰。非常人荷非常事。扶豎門庭不等閒。觀音大士誕辰。植本師靜老人百日。上堂。雙林樹下。披襟瀝膽。大抵無端。熊耳峰前。露尾藏頭。早成漏逗。若論洞明正眼。還他沒量大人。道有也。而不立一塵。道無也。而不撥一物。凡情詎可測。聖智莫能窺。驀拈拄杖。左卓一下曰。觀音菩薩。向這裏出驢胎入馬腹。示現一朝。又以拄杖。右卓一下曰。香巖老人。向這裏飲鐵汁食銅丸。化週百日。生滅不異。呼吸相通。好事多同。如何證據。復以拄杖。中間連卓曰。直劈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聖感入院上堂。智鑑洞明。靈機廓徹。揭示摩醯正眼。拈提向上弘規。日月星辰全彰。妙明心印。昆蟲草木。咸躋菩提覺場。起立曰。仰荷 隆恩。欽承 綸命。祝延。

聖壽。翊贊。

皇猷。又且如何展演。金輪統御三千界。寶祚延綿億萬年。立兩序上堂。多年抱拙隱蘊廬。閉戶深藏定祖圖。燈史纔完今日案。犁耙從此又相呼。事不獲已。略整規模。金將爐冶。玉切銀鑿。且約三章法。應遵七事符。勒回河北千年運。直溯曹源萬疊波。

聖駕幸山。謝 恩上堂。

駕臨古寺。春滿寰區。大毗盧頂應身。優鉢曇華吐燄。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萬象森羅。俱隨妙舞。堯仁廣被。位永固于金輪。舜德恒新。壽彌堅于寶祚。仰祝無疆。

睿算。所貴正法流通。豎拂子曰。大眾還委悉麼。須識皇恩造化同。一切含靈承此力。揮拂子。下座。

聖駕侍。

皇太后幸山。謝 恩上堂。千峰如滌淨無塵。恭遇 宸遊雨露新。勝義諦中彰勝義。慈仁行處見慈仁。巍巍乎全彰大用。蕩蕩乎顯發純真。胸宇早分無量壽。頂珠常照百由旬。仰瞻一片溪山色。共沐。

皇恩不盡春 示眾。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人得個甚麼。顧左右曰。好不增一毫。醜不減一毫。晚參。提婆以一鉢投水。為甚龍樹大士。便喜恩深。無語懷抱。分明聖人之道。不可名而可見者此爾。以拂畫。



歸方丈 僧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世尊過在甚麼處。師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

邊討 僧參。入方丈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把住曰。山僧被汝一喝。僧擬議。師拓開曰。門外漢 師路逢一僧。攔住曰。求和尚說說。師劈面一掌。僧無語。師曰。元來元來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僧於地上畫[○@虎]此。師以杖作擊叉勢。僧復于相上。加一日字。師與抹却。僧復擬畫相。師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以杖作舞。僧翹首。師打曰。古佛過去久矣 問。維摩方丈。不以日月為明。和尚方丈。以何為明。師展兩手曰。道甚麼。曰直得某甲有眼覷不見。師曰。將謂將謂 問。大事已明。為甚亦復如喪考妣。師驀與一推。曰果然有口只堪挂壁。師曰。二時粥飯響。僧沉吟。師打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問。趙州看二菴主。意旨如何。師曰。道路各別。養家一般。曰為甚肯一不肯一。師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暇即遊兮倦即眠。玉容常醉彩樓前。春風起處楊花亂。江月重重雪裏天 頌調達謗佛曰。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繡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烟寒食雨。朱簾晴捲杏花風 頌初祖隻履西歸曰。達磨從來不來東土。緣何說個西歸去。空棺隻履大分明。知音烏用頻頻舉 頌烏窠吹布毛曰。冤家歷劫難回互。出鞘龍泉劈面寒。觸瞎一雙青白眼。漫天覆地絕人烟 頌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曰。流鶯聲老綠楊中。啼落南枝一點紅。莫謂東君無管待。更加煦日與和風 頌百丈野狐曰。描不成兮畫不全。桃花如錦柳如烟。饒君題盡招魂賦。輸我安閒自在眠 頌雲門乾矢橛曰。玉鷲飛歸蘆荻渚。芙蓉窈窕秋光前。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全 頌黃龍三關曰。有個生緣。帽大衣寬。愛喫梅實。不顧牙酸。我手佛手。出乖露醜。纔涉思惟。披枷帶扭。我脚驢脚。鳶飛魚躍。一種風流。誰能領略 師有語錄二十卷。深雪草堂集三十卷。并輯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法苑英華□□卷。讀書隨記□十卷。古今僧詩六十卷。諸種行世。嗣法弟子明誠謹錄(道安靜嗣)。

當湖豎玉道者馬明灝

邑之文學。少孤。性落落。喜自適。嘗覽詩書。遇疑難者愛讀之。閱歷事務。擇實益者方為之。見人禮佛像誦經懺。哂為土木章句。從事奚為。居於鄉習射獵。打魚弋鳧不顧焉。繼而避亂乍浦。安田靜。應天台湧泉之請。取道海濱。寓於柏子院。士偶過。一見若舊。生歡喜心。明晨修誠往謁。呈月牕偈有清風明月夜。總是一家人句。靜問如何是人中主。士茫然罔措。通身汗流。覺已躬下便有一種放不過處。廢寢忘餐數晝夜。一日復造。直陳目前境地。恍如桃花隔岸。芬芳可聞。恨不能便渡。輕航探賞。笑傲於其間。又如策天驥迅足雲程。俄而晴空萬里。俄而嶽峙峰連。種種識界不斷。塊壘多礙。伏望慈悲。靜偶閱士所鐫篆章。舉示曰。汝且向這裏薦取。分分明明。一絲一毫。模糊不去的是個甚麼。若能一眼覷破。盡十方世界。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印印定。無處不是圓文鐵線。漢篆秦章。說甚麼桃花隔岸天驥雲程耶。時雖心感開示。更覺增了一重疑案。抵夜同師步橋邊。靜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因緣。言下

未領。歸途間不覺失笑。若有所遇。即扣門馳證曰。路次忽得可笑一事。特來證明。笑得雲門老人一棒。打殺世尊。已見辣手。怎麼也要與狗子同槽喫食。靜曰。世尊雲門與狗子則且置。只要問如何是汝獨尊的我。速道速道。士擬議。靜叱曰。聰明意解。有甚麼用處。即推出門。士廢然自喪曰。此誠識解邊事。算不得數。作不得準。生死岸頭。怎能敵得。此時如進重圍。如增鉅石。心下益不自安。而皇皇焉。又慮師之起程也偶無舟。得以阻期遂邀闍然姪暮往。因茶次。談及報恩琇。一夜喚兩僧入方丈。命以今夜不了明。各打一百杖。兩僧俱得開悟。茶畢。靜起身曰。山僧今夜亦作報恩老人去也。設兩蒲團於佛殿。命士參獨尊的我。命闍然參青州布衫。鉗錘至半夜。疑情倍切。士獨立中庭。靜驀然一推。此時心想意識。多無用處。猶如鈍鐵一般。靜復打曰。不唧[口*留]漢。士雖略知冷暖。不敢承當。回坐蒲團。良久靜問曰。坐的與立的。有兩個否。士曰無。靜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士益猛勵。[拚-厶+去]死追求。至五更。聞報鐘鳴。千重鎖鑰。豁然迸裂。謂闍然曰。不須參不須參。纔涉思維。千里萬里矣。時東方既白。靜問曰。還信得及也未。士曰。莫開口。靜曰。如何是獨尊的我。士豎拳。靜曰。有人道是拳頭。士便喝。靜亦喝。士曰。今日看破和尚。拂袖而出。盥沐焚香。請歸依。靜許諾。授名超建。臨別。靜驀問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士曰。此去天台一千里。靜曰。非汝境界。士連喝兩喝。靜微笑。嗣後又達一書曰。仰荷鎔鑄。直頭逼出精液。山河大地。一脚踏翻。百萬億劫後眾生。俱是盤古老子的。祖宗說甚麼開天闢地。那如者拳頭。亘古彌今。縱橫自在。憑人放馬打鞦韆。跳不出毫毛管裏。這也不是希奇特剎之物。何用饒舌。弟子只在當湖。送師往天台去也。靜謂。不是門外漢。爰授偈拂。以記荊焉(道安靜嗣)。

嘉興當湖復菴殊實德禪師

上堂。道人行履。本無固必。有時埋頭絕壑。種石鋤雲。有時身入鬧藍。和泥合水。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無一事不演真乘。無一物不圓至體。迴脫根塵。靈機廓徹。不妨拈草現金身丈六。彈指開樓閣百千。顧左右曰。還有共相證據者麼。一言金石風雲際。萬古洪謨祖道新 頌女子出定曰。大定何曾有出入。文殊罔明誰得失。雲收雨霽廓然空。依舊青天與白日 頌趙州勘二菴主曰。兩入僧菴兩唱酬。豎來一樣是拳頭。若將得失分高下。覷面何曾見趙州(道安靜嗣)。

順天房山天生院恒遠一禪師

僧問。臨濟三句請師宣。師曰。我這裏著不得。曰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打。曰如何是第二句。師又打。曰如何是第三句。師復打。僧擬再問。師連棒打出。僧竚立門外曰。屈屈。師曰。一任舉似諸方 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平地起浪。曰雪峰一問。德山為甚便低頭歸去。師曰。疑殺天下人。曰雪峰舉似巖頭又作麼生。師曰。禍入不慎之家。曰頭云未會末後句。又如何。師曰。趁空打劫。曰山間令侍者喚巖頭

云。汝不肯老僧那。師曰。將錯就錯。曰頭密啟其意麼。師曰。山西打鼓。江南作舞。曰山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曰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壽。師曰。撼動須彌。曰山果三年而逝。師曰。頭正尾正 題觀音大士像曰。觀音耳作眼。耳見始方明。若問圓通意。驢鳴犬吠聲(道安靜嗣)。

京都聖感桂芳林禪師

保寧清苑張氏子。賦性淳和。不茹葷酒。雖羈塵網。矢志出家。二十七歲。禮本郡觀音菴光碧玉披刈。詣憫忠圓具戒。後居漏澤園。日誦華嚴。夜持尊勝。設放飯口施食。三年無輟。四眾傾心。鬼王之號。由此稱之。繼住西山寶珠洞。有禪者。以拄杖向背語請益。師罔措。遂抱疑團。通宵不寐。次晨食椒菜。有省。適竺菴於善應開爐。師預其數。聞鼓聲正思惟間。有人誦金剛經三心不可得。豁然悟徹。撫掌笑曰。此心不逾三心外。離却三心亦此心。後參先師。靜屢徵詰。知臻堂奧。乃記荊焉。洞前有平坡寺廢址。係唐朝勅建者。師不辭勞瘁。拮据一新 善應結制示眾。善應結制。好個消息。禪不會參。噉飯第一。飯後喫茶。不知何味。喝一喝曰。過了三十。定是初一 自題像曰。者個阿禿。生來薄福。不諳人情。太甚孤獨。破衲隨身。愛棲林麓。虛空作隣。頑石為族。問著宗風。張口閉目。咦。建立門庭三十年。等閒難覓知心腹 康熙壬子秋。

今上皇帝。召師入萬善殿。見師撲實。解珍寶數珠 賜之。并 賜龍藏扁額。咏詩褒之。 命內翰。亦咏其事。至丙寅七月十日。忽然示寂。世壽六十八。僧臘四十一。

上聞。仍 賜白金為殯資。其徒寂印。奉師全身。塔于後山廣禧寺之前(道安靜嗣)。

育嬰關主忍菴信宗禪師

吳江人。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萬柳年年綠。如何是北臺境。師曰。千山日日青。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玉堂金馬客。不作等閒看 問。關中意。請師直指。師曰。有口道不盡。曰還容出入也無。師曰。上座何方來。曰五臺。師曰。無汝下脚處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午上與你包子喫。曰不會。師示一頌曰。不會不會。石頭土塊。斷却咽喉。失錢遭罪 問。如何是佛。師曰。水面葫蘆 問。終日看經。有何利益。師曰。特地一場愁。曰如是則不消看也。師曰。瞎 師示疾。謂眾曰。臭皮袋生死關。打得破尚還難。會得會不得。滿目是青山。復豎起拳曰。道道。一眾罔措。師曰。青山也不識。瞑目而逝(道安靜嗣)。

慈祥雲平我禪師

示眾。舉丹霞燒木佛話畢。乃曰。丹霞偶爾成文。院主不妨撞彩。今日將二老漢。一齊燒却。拍掌大笑曰。且看有舍利也無 問。五千四十八卷。那一卷是真經。師曰。破被蒙頭總不知。曰普天下僧。那一個是真僧。師曰。兩耳依然左右垂。曰三頭六臂。那一臂是正臂。師曰。照顧眉毛。曰杲日當空。為甚覆盆之下。師曰。從來不借他力(道安靜嗣)。

燕京法興寺德涵讓禪師

上堂。轟雷掣電。駒踏麟奔。目視繩床。煥然頓現。不是師資合妙。安得啐啄同時。就中殺活機權。個裏鉗鎚嚴密。全提大用。還他獅子之威。攄代相承。須藉法王之印。到者裏。水到渠成。遇緣即住。各各懷仁抱義。人人裕後光前。驀豎拂子曰。還委悉麼。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得自由 上堂。聲前悟旨。已涉程途。句下明宗。却成知解。說心說性。謂之惡口小家。言證言修。總歸世諦流布。若有個漢。不涉程途知解。不作惡口世諦。山僧拄杖子。雙手分付。良久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示眾。舉殃嶮產難。頌曰。賢聖法來不殺生。親言親口有誰爭。堪憐來往途中客。惜却眉毛露眼睛 示眾。舉國師三喚話畢。乃曰。南陽明修棧道。侍者暗渡陳倉。帶累多少人。向辜負處。轉身不得 示眾。舉趙州二菴主話畢。頌曰。一分家私兩分分。老婆心切割來均。堪憐無限痴男子。猶向其中論富貧 示眾。舉興化打維那話畢。乃曰。興化善行六韜三略。奇正莫測。克賓運籌帷幄。終不墮他術中。雖然如是。還知克賓喫棒處麼。具眼者試道看 示眾。舉婆子燒菴話畢。乃曰。婆子似冰。者僧如火。檢點將來。二俱不了 士問。庭前柏樹子。是何意旨。師曰。昨夜三更月到牕。士曰錯。師曰。居士又作麼生。士曰。今日風吹面裏寒。師曰錯。士曰。某甲罪過。師曰。錯錯(道安靜嗣)。

蘇州虎丘甘露雨平定禪師

本郡孫氏子。母夢北方僧借宿而生。父母早亡。九歲。依甘露純雜染。參安田靜。究徹法源。而受記荊。出住甘露。示眾。舉維摩默然話畢。師曰。維摩默然。其聲如雷。文殊讚歎。已落第二。二大士。靴裏弄指則不無。若是不二法門。要且未在 示眾。舉趙州二菴主話畢。師曰。趙州雖則殺活全提。要且鼻孔在別人手裏 頌五通問佛曰。無端惡口噴青天。却把黃金當碌甗。打破那通關楔子。瞿曇鼻孔不完全 頌二祖得髓曰。禮拜無言聲若雷。老胡有口也難開。若將皮髓論高下。辜負西來破草鞵 頌南泉斬猫曰。殺人刀握無人識。魔佛當陽遭霹靂。若道圓機是趙州。鷄子已過新羅國 頌瀉山水牯牛曰。不是瀉山不是牛。清風明月一時收。短歌唱出蘆花岸。無限青山盡點頭(道安靜嗣)。

開封天王印持敬禪師

上堂。仰之彌高望不及。鑽之彌堅筭不入。瞻之在前天左轉。忽焉在後地右旋。蕙豎拂子曰。若向這裏薦得。所見一切見。所聞一切聞。山河大地。百億須彌。盡在諸人面前。一一頓現了也。諸仁。還會麼。以拂子擊禪床曰。劔去久矣。上堂。獨露全機。觸目菩提。踏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也是一場笑具。何故。從上諸祖。只到得這裏。且道這裏是甚麼所在。喝一喝。上堂。佛法禪道。無你諸人啟口處。無你諸人解會處。無你諸人湊泊處。無你諸人分別處。汝若是個丈夫。直下休去歇去。多少省力。無位真人。在汝面門出入。還見麼。待汝等打破鏡來。纔有喫棒分。喝一喝下座。小參。佛法二字。無說無傳。指鹿為馬。肋下還拳。天王今日覓個還拳底。有麼有麼。良久曰。也不得按牛頭喫草(道安靜嗣)。

睢陽大佛平林旭禪師

嘉定馮氏子。上堂。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雲。杲日當空。四顧清光溢目。本來現成。何必口喃喃地。以拂子畫○曰。急著眼。復喝一喝曰。休錯認。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直下承當。切莫草草。若或顧盼躊躇。徒白鬚眉到老。有個徑捷法門。也要當人便了。良久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道。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紅爐烈焰。片雪飛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寒風凜冽。滴水成冰。汝等諸人。曾撞著無位真人麼。擊禪床一下曰。切莫動著。僧問。佛祖近不得底。是甚麼人。師曰。不是佛祖。曰畢竟是甚麼人。師脫一履拋向前。僧罔測。問。如何是掩關一句。師曰。向你道不難。恐成兩句(道安靜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當湖復庵殊貫德禪師

示眾。舉國師三喚侍者話畢。師曰。國師將金博金。侍者以水投水。一期聲應氣求。千古之下。足稱父慈子孝。示眾。舉興化打克賓維那話畢。師曰。興化徹底婆心。其奈棒頭短。克賓不因喫棒。怎令此話行。雖然。只如罰錢出院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問。祇要重論蓋代功。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且道。世尊過在甚麼處。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且道。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事因叮囑起。問。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未徹在。如何是未徹處。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頌庭前柏樹子曰。一片無私古佛心。頻將肝膽向人傾。堪憐無限癡男子。猶向庭前柏上尋。頌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曰。破家散家向誰論。赤體無依徹底貧。迢遞故鄉消息斷。回思不覺倍傷神(道安靜嗣)。

京都白雲瑞平統禪師

佛誕上堂。昨夜三更明月朗。倒騎玉象下丹墀。牛回馬沒稱殊勝。難免諸方惡水澆。大眾。即今釋迦老子。在什麼處。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看。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樹凋葉落金風動。只要諸人放下休。且道結角在甚麼處。卓拄杖。喝一喝下座。示眾。舉玄沙和尚示眾曰。深山懸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却有不到處。師曰。大小玄沙。漏逗不少。佛法說甚麼有無。與麼說話。大似黃葉止兒啼。大眾。山僧與麼道。意在于何。良久喝一喝曰。喚作祖師機。猶落第二義。師同天根到勝果。指庭前柏樹曰。汝向者裏。道一句看。曰今古一色。師曰。西來意庭前柏樹子。為甚五祖演道。前邊會得不是。後邊會得是。曰當年若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師曰。放汝三十棒。僧問。十方無路。四面無門。因甚又道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師曰。即今路頭。在甚麼處。僧便喝。師曰。且喜沒交涉(道安靜嗣)。

奉川法海樸庵樸禪師

姚江韓氏子。上堂。若道山僧今日生。誠哉杓卜聽虛聲。古今不離於當念。日日無非是誕辰。雖然。作麼生道箇應時及節句。以充眾聽。今朝六月六。芙蓉香馥郁。安分且隨緣。唱闋哩囉曲。眾中和得者。出來通消息看。如無。山僧拄杖子。現大神通。轉大法輪去也。卓一卓。下座(道安靜嗣)。

亮公周超端居士

拈百丈再參曰。豎拂挂拂。熟處難忘。振威一喝。傾湫倒嶽。不但百丈三日耳聾。直使盡大地人。髑髏粉碎。拈丹霞燒木佛曰。丹霞因風縱火。院主別有生涯。要見丹霞則易。要見院主則難。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牢關粉碎。玉兔東昇。金烏西墜。一時吐却野狐涎。忽然闖入金毛隊。頌大隨劫火曰。壞不壞觀自在。劫火光中無隔礙。隨他去真古怪。將人財物償人債大用全提超物外(道安靜嗣)。

撫州芙蓉瑞庵濟禪師

上堂。芙蓉近日。與諸方不同。有時默。有時說。有時默中說。有時說中默。你諸人。擬向默時見芙蓉。芙蓉不在默時處。擬向說時見芙蓉。芙蓉不在說時處。擬向默時說說時默處見芙蓉。芙蓉亦不在默時說說時默處。你擬不要見芙蓉。怎奈諸人無處迴避。還有迴避得者麼。舉手劈開生死易。教人除却是非難(道安靜嗣)。

都門李泰然居士

參道安靜。問和尚住何道場。靜曰。臨濟老門庭。曰何不自建立。靜曰。料汝跳不出。曰却被和尚鈍置。靜曰。還識趙州語言麼。曰趙州有多少語言。靜曰。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曰瞞得阿誰。靜曰。猶未曾在。曰擬會即錯(道安靜嗣)。

蘇州定慧瑞旭容禪師

示眾。吞盡楊岐栗棘蓬。更於何處覓英雄。別峰謾道相逢也。未出門時見已同。示眾。豎拂子。召眾曰。看看。若恁麼見得。向第三句會取。擊禪床曰。若恁麼聞得。向第二句會取。只如第一句。向何處會取。以拂畫[○@牛]曰。休錯認 師落堂。見一僧經行。向前擲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拓開曰。山僧罪過 問。目前雙塔。終日相峙。未審放甚麼光。師曰。刺破汝眼。曰是何心行。師打曰。且道是甚麼光(道安靜嗣)。

松陵泗洲松吼雷禪師

上堂。夏木陰森。黃鸝聲碎。梅熟梔香。松蒼竹翠。百千法門。處處全彰。無量妙義頭頭顯著。遂拍案曰。少林心髓盡傾翻。汝等諸人尚瞌睡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倏爾新正已過三。老死將期休放逸。拚條窮命力追參。旋顧左右曰。參參參。釋迦本姓是瞿曇。不必逢人乞指南。以手擲口曰。無端終日口喃喃(純朴汶嗣)。

海鹽草堂秀禪師

小參。火雲時乍斂。萬里碧天秋。金風翻貝葉。玉露輓珠毬。蛩吟幽谷畔。蟬噪柳梢頭。動絃應別調。葉落自知秋。卓拄杖一下(雲阜慧嗣)。

懶雲學禪師

禮嘉善靈塔冲凡師雜染。看竹篋子話。有省。後參廣化明得法。頌夾山參船子話。師曰。活計波心三十年。錦鱗高躍出重關。相逢點首華亭棹。收拾蘆花月一彎(悅可明嗣)。

眉庵靈谿源禪師

頌高峰六問。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著踏不著曰。一江明月浸秋空。獨泛扁舟上下同。莫道水中撈不住。依然人在月明中 頌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曰。投滿芥城猶有缺。拂殘劫石尚披衣。不如斫却無根樹。一任旁人說是非 頌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曰。春風花放一枝新。花放春風色愈真。處處縱教春色好。相逢誰是看花人 頌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曰。難難難易易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回首啞然只一笑。前三三與後三三 頌佛祖公案本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曰。一片婆心舉似他。絕諍訛處轉諍訛。都來換却時人眼。莫笑時人眼目多 頌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不照覆盆之下曰。臍盡春回感歲華。朔風吹雪徧天涯。可憐名利江湖客。何事經年不到家(芥子彌嗣)。

西山廣泉自曉愍禪師

吳江馮氏子。幼為諸生。負豪俠。順治庚申年脫白。參福巖容。發明心要。依孤雲鑑最久。已而登峨嵋。歷五臺。遂至京師。謁法曇海于延壽。機緣相契。即受記荊。康熙甲辰秋。聞白雲山外道趙圓真。緇服妖言。鼓惑甚眾。師恐貽患正教。志存匡

救。直抵榆關。同僧悟宗入山。諭以正法。真不從。回京著照妖直論一書示之。真怒欲誣師。師不得已。聞之當事。時大宗伯。具疏上聞。奉旨以趙圓真邪教惑人擬斬。又以可矜。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隨發遣陝西藍田案結垣中察希納。請師住西山廣泉。師應之。即閉門謝眾。鑿泉栽花之外。無他務也。間以一拈一頌。發明向上丁巳。師年五十一。秋季示微疾。以十月初四日。告眾而逝。闍維收骨。瘞于本山。其遺稿。為不知者所焚。僅存廿之一。剷度弟子寂衍。編刻之。曰焚餘集。與照妖集。竝行於世(法曇海嗣)。

萬善始如慎禪師

淨土頌曰。淨穢無根何處生。謾將修證論圓成。試看此土是何土。擬議思量千萬程。從來無滅亦無生。任性逍遙最現成。堪笑隨聲逐色者。踰[跳-兆+屏]辛苦問途程。一念知歸事怎生。無根樹子蔭涼成。頂門一隻金剛眼。萬里神光不計程。師資契合不尋常。針芥相投別有方。一錐痛處難回互。飲恨而今孰可忘。脫盡皮膚始見真。一真猶是眼中塵。要知真妄消融盡。萬里長空月一輪(法曇海嗣)。

吳江羅漢月峯閒禪師

示眾舉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頌曰。龍歸大海作波瀾。東湧西遊過萬山。縱使乾坤搖撼動。渠儂不動一毫端(淳樸汶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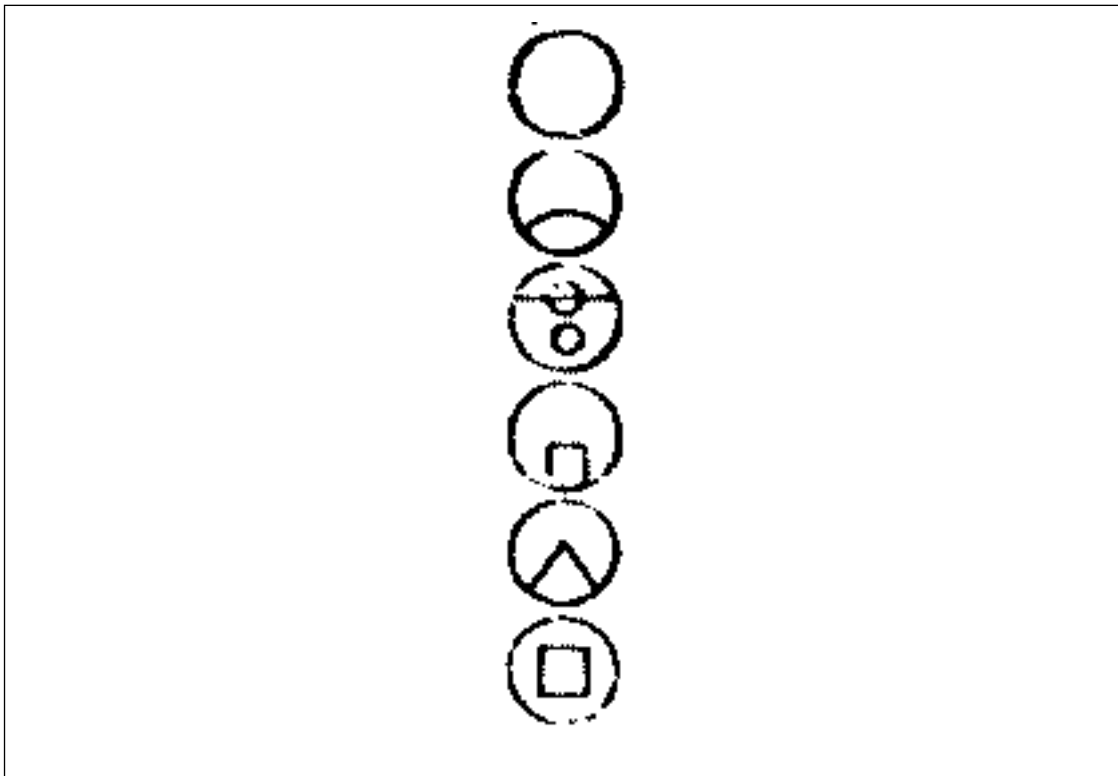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南陽香嚴蜀叟古禪師

先香嚴小祥上堂。先師去年今日。入隱身三昧。今年此時。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同現普光明三昧。不肖兒孫。將西天祖師西邊著。東土祖師東邊著。過去諸佛且退後。未來諸佛謾近前。現在諸佛當正令。灘頭緊渡頭深。丹水氣象。主山高案山低。白崖家風。諸兄弟。于此高低深淺。一一見徹。齊到影堂前。禮拜焚香 檢藏上堂。如來寶藏。妙性圓明。見者聞者。誠為聖種。弘宣勝義。秘密門開。頓教漸教。一時流通。大千普利。以此殊勝功德。甚是難值。看經時。不作字相句相義相。是得文殊大智。作務處。不憚疲勞辛苦。方入普賢行門。即此一法。十方同聞。以何為據。遂作



曰。親向靈山承授記。同遊藏海渡迷津 示眾。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屈指數三回。不出是者數。于此明得。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其或未然。各各歸單參 師行脚次。路有僧曰。日子不可錯過。好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目前也不少。曰請舉些看。師正色。以手指僧頭曰。帽子都不帶正。僧擬整帽。師笑曰。大好不錯過 問。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意旨如何。師曰。太平本是將軍定。曰祇如王臂墮落。又作麼生。師曰。不許將軍見太平(宕山遠嗣)。

丹霞古宿尊禪師

上堂。藤條箬笠寄高岡。寂寞風規歲月長。不掩柴扉交脚坐。焉知佳客到茅堂。當此之際。山林現瑞。草木呈祥。幽鳥元談。野猿妙唱。同明般若。互演真常。言言顯佛祖家風。句句作人天榜樣。然雖如是。猶未是衲僧行履處。大眾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擲拄杖下座(宕山遠嗣)。

澧州大同辨海言禪師

中州淅川李氏子。先事戎行。因遇五臺僧指點。棄官薙染。依蘧夫元座下。親承心印 回祿上堂。昨朝勝熱婆羅門。顯大威光。逞大神力。以虛空作爐鞴。大地山河作煤炭。將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一爐鎔化了也。大眾急著精彩。遂震威一喝曰。但覺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知之為知之。三十棒不較少。不知為不知。三十棒不較多。是知也三十棒。恰恰好。何故。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示眾。金佛不度爐。鎔成一片。木佛不度火。甚生彩燄。泥佛不度水。通身打失。真佛內裏坐。三十棒趁出。何故。大海不宿死屍 上堂。我愛山中夏日長。松陰滿徑足清涼。寒泉徹鑑鬚如鬢。何必多般對鏡粧 上堂。盡大地無纖毫過患。撮十方如粟米許。因甚熙寧八年。崩倒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卓拄杖曰。汝等諸人。逢人切忌錯舉(蘧夫懶嗣)。

黃梅東禪天澤霖禪師

解夏晚參。夏末秋初。百事臨頭。草鞋跟斷。破傘難收。鼠齧笠帽。影也沒有。者裏脫去。永絕馳求。噓一噓 冬日示眾。林葉蕭疎後。萬緣放下時。若人知此意。便透祖師機。作麼生是祖師機。豎拂子曰。月落潭無影。雲生山有衣(千仞岡嗣)。

黃梅五祖無絃琴禪師

上堂。東山沒計較。不會元與妙。有問信口訓。那顧言精造。釋迦不能說。信口便說到。彌勒不能行。信脚便行到。行說俱到。未能夢見向上竅。饒你口似秤錘。難免燈籠絕倒 上堂。東山立處人難立。東山到處人難到。非是有心異物情。大抵行藏無作造。德山臨濟尚茫然。法眼雲門空計較。其餘固理殊難伸。悵怨東山沒頭腦。拄杖忍俊不禁。為伊點破一竅。無口人喫飯。無肚人知飽。江西湖南歸去好(千仞岡嗣)。

衡石笑玉禪禪師

維揚季氏子。參南山月。月問。有一物明歷歷。常在動用中。為甚動用中收不得。師曰。杓卜聽虛聲。月不肯。三日後。師契悟。入室曰。三日前公案。會得也。月曰。試道看。師纔舉前話。月驀拈拄杖便打。師即呈偈曰。今朝臘月八。昨日臘月七。好笑諸方老凍儂。原來都是白拈賊(一菴月嗣)。

瑞州黃蘗崑禪師

宜興王氏子。上堂。登先師堂。入先師室。據先師座。鎊鉞橫按。正令全提。元要照用。祖代門風。殺活縱奪。家傳茶飯。振黃蘗未墜之宗。續臨濟將殘之焰。不在茲乎。雖然如是。攬浪擎雲。端藉馬駒。門下客擎天浴日。還他濟水渡頭人。假如躡劍樹刀山。入鑊湯爐炭。還有相隨得一上者麼。顧視左右曰。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定太平(一菴月嗣)。

瑞州黃蘗亦葦岸禪師

吉州文江李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有時如摩尼寶珠。隨方顯色。能斷衲子之命根。能續佛祖之慧命。妙用天然。殺活自在。所以賤壓則一任東擲西拋。貴拈則縱使千金不換。然雖如是。祇如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卓一卓曰。一切現成(一菴月嗣)。

安慶清涼現幡隱禪師

臘八小參。皇宮賣弄多端。又向雪山六年冷坐。擡頭夜覩明星。依舊將錯就錯。大眾。何為將錯就錯。良久曰。三千剎海盡光輝。多少行人草裏臥(天章玉嗣)。

萊州福慶妙偉俊禪師

上堂。人我山便是涅槃山。煩惱海即是法性海。可中有個沒量大人。從蟻螟眼裏突出。不消一擲。涅槃山粉碎。法性海枯乾。且道渠儂又在甚處安身立命。良久曰。昨夜寒風起。今朝刮地霜。晚參。金風颯颯動寒林。徹體無依忍不禁。不借借實難陳。擬思早隔萬千尋。參。小參。踏斷雲邊白玉床。倒跨泥牛鞭出血。等閒觸著娑竭龍。烈焰爐中飛白雪。大眾且道。是醒翻句。毒藥句。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晚參。古人道。白月則隱。黑月則現。大眾且道。是甚麼物。眾無語。乃曰。白月隱黑月現。仔細分明為君判。蟲蛀秤錘血滴滴。無目波斯親覩見。還會麼。遂以兩拳置額而起。上堂。問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如何是道。師曰。口是禍門。僧擬議。師便打。乃曰。今朝五月十五。舜若多神起舞。撞著南山驚鼻。吞却莫教冤苦。休冤苦。南泉不打鹽官鼓。頌趙州勘二菴主曰。一步笑兩步啼。隨風直到夜郎西。神頭鬼面人驚怕。攪得乾坤爛似泥。頌五祖演牛過牕櫺話曰。金鎖元關齊掣斷。大方獨步許誰知。不堪回首夕陽望。一線梅花月上遲(天竺珍嗣)。

盛京興善允則欽禪師

解制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背後一拳。無佛處急走過。攔腮贈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藝高心膽大。恁麼則不去也。撞著聲頭禪。摘楊花摘楊花。零落枝頭多少春。向者裏薦得。呼喚不回頭。羅籠不肯住。有恁般手脚。任伊南北東西。其或未然。且莫亂走。佛成道日小參。盡謂覩星成道。誰知項上著枷。四十年含血汗人。數十載和賊捉敗。佯死拘尸河邊。帶累金色頭陀。活埋鷄足山下。死守一袈裟地。從茲兒孫遍塵遍剎。拈條曰。棒嚇鬼欺神。正眼豁開誰辨的。滔天逆浪起滄沱。喝一喝中秋晚參。半夜虛空裂。山河光皎潔。廣寒元不遠。莫向天邊覓。多少守株人。錯過者時節。南泉拂袖走。白雲曾遭跌。好笑楊岐老白拈。明珠奪去還生鐵。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鐵蛇橫古路。問。如何是第一義。師舉竹篋。僧擬議。師打曰。落七落八。問未生面目作麼生參。師曰。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僧作禮。師打曰。有也。頌臨濟宗曰。百拶千鎚揮鐵鑄。蒼龍窟裏挾明珠。印開朱點全提旨。五逆雷聲震五湖。頌雲門宗曰。自從拶折娘生脚。蕩盡家私惹禍殃。淺草毒蛇藏要路。金鍼不動繡鴛鴦。頌曹洞宗曰。絲來線去鞞泥團。古殿苔生月半殘。偏正未分誰解辨。當人終不坐金鑾。頌滄仰宗曰。不患聾兮豈患瘖。風流無限屈難伸。相逢莫掩舊團扇。半面呈君笑轉新。頌法眼宗曰。至化不須重問卜。眼聲耳色總相宜。東村飲酒西村醉。得意潘郎驢倒騎(天竺珍嗣)。

潭州金星中輪智禪師

湘潭人。上堂。召大眾曰。若道說的是。又道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若道默的是。又道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到這裏如何得相應去。豎拂子曰。識取這枝無孔笛逆風吹又順風吹(鐵舟海嗣)。

濟南玉泉荊谷靈禪師

晚參。佛也不識。祖也受瞞。從不囊藏。願力要完。一時透脫。話不虛傳。菱角尖尖。荷葉團團。此段清光收不得。月白風清徹骨寒。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師曰。木鷄叫斷三更月。曰不會。師曰。石女聞風暗點頭(鐵舟海嗣)。

趙州觀音院雪山祥禪師

晚參。正眼豁開萬法融。猶如飛鶴出銀籠。不空無位生緣密。千聖不傳即此宗。大眾如何是此宗。喝一喝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晚參。朔風凜凜不停吹。正是寒梅破玉時。若個雙睛從此豁。東君漏洩本無私。顧左右曰。有麼有麼。眾默然。師卓拄杖曰。失便宜處得便宜(鐵舟海嗣)。

順天法華閻谷悟禪師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法門。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雪覆巖花通身莫辨。須具頂門正眼。嘗懸肘後靈符。豈不見。昔日寶壽上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曰。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華今日設有僧強生節目。山僧

亦打。不惟此話大行。亦要開燕京一城人眼在。何故。不逢作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上堂。拈花奧旨。少室真機。日月不足踰其明。虛空焉能比其廣。四時莫能合其序。鬼神何能測其機。巍巍獨運。蕩蕩無私。舉心即錯。動念則乖。三藏十二分。說食向人。一千七百則。持燈測日。現今諸方盡謂。驅耕奪食。貴圖宗猷不墜。殊不知除熱進火。濟寒以冰。愈增其劇。法華恁麼道。非是壓良為賤。所因臂三折而知醫。觀多人而識相。若是英俊衲僧。便請單刀直入。斬將塞旗。坐享太平。豈不快哉。顧左右曰。有麼有麼。稍涉思唯。白雲萬里(鐵舟海嗣)。

南嶽中國清信菴事禪師

滇南昆明周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長底長。矮底矮。個個學無為。白日青天著鬼迷。此是選佛場。錯。心空及第歸。錯。諸人向這裏。檢點得出。國清院子。兩手分付。其或未然。鼓寂鐘沉當午夜。飛蛾撲滅佛前燈。退院上堂。祖翁田地。理合耕種。為甚麼苦要告退。嚮。良久。顧視左右曰。還委悉麼。石爛松枯都不是。梳風兩鬢雪鬢鬆(明明燈嗣)。

江寧金陵寺僧一珙禪師

示眾。意不在言。虎踞關前。孤危峭絕。來機亦赴。龍江城下。帶水拖泥。同行不同步。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豎拂子曰。舉著也。且道。在虎踞關前。在龍江城下。揮拂子曰。兩手捉來安舊處。化為一片紫金霜。示眾論禪論道。兄弟家。各各口似血盆。乃鳴指一下曰。到者裏為甚一個個眼搭眇地。蓋為未曾經過一番寒熱。何謂寒。放在萬仞峰頭。一任風吹雪打。何謂熱。拋向洪爐大冶。從教百煉千錘。然者話謂已經寒熱者說是。他見得慣一切尋常。若未經者聞得。將謂合有與麼事。且道是甚麼事。拍禪床曰。可知禮也。示眾。諸仁者。長空無路。鳥道高懸。秋水無波。烟光奪目。絕纖毫於空劫。過患猶存。投水乳於中天。家鄉何在。直得主賓同用。縱奪臨時。劈面呈機。猶為鈍漢。示眾。拄杖橫也。十方世界一時橫。拄杖豎也。十方世界一時豎。似恁麼。還稱得衲僧性燥也未。好女不著嫁時衣。作者要求無病藥。示眾。事出急家。索性拈出。也更擬擡眸頭顱破作七分。有一棒到你。你死裏逃生。無一棒到你時。要進進不得。要退退不得。要觸觸不得。要背背不得。[口@力]。眉毛火發也。拙婦已炊無米飯。巧郎請洗土中泥(隱明綸嗣)。

吳陵覺院山痴猊禪師

廬州盧氏子。冬至上堂。石笋抽條。冰河發燄。冷灰豆爆。枯木花榮。三冬和氣煖烘烘。夜半日頭紅杲杲。且道。是甚麼時節。良久曰。京師出大黃。一日示寂。說偈曰。幻寄閻浮五十八。拖泥帶水利生法。如今撥轉死頭陀。萬象森羅齊嚇殺。震威一喝而逝(紹隆祖嗣)。

沁郡永慶尺木休禪師

又號虎眼。常問僧曰。汝曾見木老虎麼。僧曰不曾。師曰吽吽。曰這畜生。師曰。我不喫這狗子。問。如何是佛。師曰賊。如何是法。師曰賊。如何是僧。師曰賊賊。世號為銅鞮三關。有僧問。如何得過。師曰。把將公驗來。順治癸巳二月二日。師謂寺僧曰。吾今將去矣。至夜半示眾曰。吾喫了漢陽三頓拳。思量何等痛快。而今契不了的。也要把與人喫。又沒人肯張口。不識諸方還有慈悲阿師。再與老僧喫些麼少少。次日看營藏塔。說偈曰。思不來想不來。自己打磨自己擡。也奇哉也怪哉。臨濟兒孫會活埋。仰天大笑。擲杖而逝。年甫四十一。太守王國棟。經理其後事。所著有臥雲集。冷齋草太平三昧記。龍珠語錄。銅鞮三書。行世(不退勇嗣)。

蕭山江寺芑山彥禪師

粵之東莞袁氏子。參歷諸叢席。謁圓照森。問向依何人。師曰金粟。森豎拂子曰。金粟還有這個麼。師奪却拂子。森便打。師曰。今日且還和尚。便出。小參。舉法眼因僧問如何是佛。眼曰汝名慧超。師曰。者僧出門不吉利。以致打失鼻孔。法眼可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只如者僧與麼悟去。還端的也無。不見雪竇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痴人猶辱夜塘水([廿/印]溪森嗣)。

湖州報恩冰凜復禪師

金壇戴氏子。徧參名宿。謁大覺琇一見機契。呈頌曰。煉成一粒丸還丹。點鐵成金也不難。惟有貪生怕死者。饑逢王膳不能飡。琇頷之。琇問。香巖上樹事如何。師曰。大似開門引賊。琇曰。即今問你聾。師曰。但禮拜而退(寂菴洽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一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上[山*廣]遠堂本禪師

上堂。狂風昨夜打牕紙。萬頃松濤談妙理。漆桶翻身忍不禁。起來撞著自家底。敢問諸仁。作麼生是自家底。喝一喝。下座。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婆子電掣雷轟。客路如天遠。者僧星移斗轉。侯門似海深。還有知得落處者麼。雲收雨散長空濶。一對鴛鴦畫不成。上堂。舉烏白打玄紹二上座話。師曰。烏白按劍當門。眼空四海。二僧汪洋襟度。不動干戈。可謂主則始終主。氣宇如王。賓則始終賓。藏鋒到底。要見烏白麼。性命在二僧手裏。要見二僧麼。風流在烏白棒頭邊。雖然如是。若在興隆門下。要喫拄杖子且緩緩。頌丹霞燒木佛曰。特搥毒鼓振天門。一抹雲山氣象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頌德山托鉢曰。龍門拔劍攬長河。特地風高萬頃波。鼓鬣金麟燒尾去。無毛鐵鷁抹新羅。頌趙州勘二庵主曰。一帆春漲展綸竿。兩

岸垂楊拖翠藍。下載清風上載月。鉤頭有意在深潭 頌百丈野狐曰。去國[(雪-雨)/粉/大]齊路萬重。此身不出我皇封。首陽山在乾坤內。何處能逃舊影蹤 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日出後時如何。師曰。風行草偃。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疑殺天下人 僧問。清淨本然。曰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天章玉嗣)。

南嶽蘇羣澍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僧今日下國清去來。曰作什麼。師曰。常住一頭水牯牛。凍倒山前。僧擬議。師震威一喝。僧不肯。師又喝。僧於喝下悟旨(明明燈嗣)。

南嶽白石仰修讚禪師

斗笠頌曰。智眼通身南與北。經霜做雪不知年。而今還在孤峰上。遮著紅輪我聽泉(明明燈嗣)。

黃梅南愚玠禪師

小參。有般道。先西河當時蹉過多少英靈。殊不知懂懂蹉過先師在。諸兄弟。既到老祖門下。切忌莽鹵蹉過。拍禪床下座 示眾。燈盞撲落地。魚子開口笑。帶累老瞿曇。攢眉便歸去。且道。老瞿曇向甚麼處去。一僧曰。雲從龍。風從虎。師便歸方丈 退院上堂。文殊是七佛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文不加點。罔明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字義炳然。且道。即今有出得者麼。良久。說偈曰。山頭忽聽鴈聲幽。木落風號動地愁。幸是老僧征不倦。楚山踢倒復南遊。喝一喝 小參。迴龍露柱夜懷胎。又幸陽回大地輝。產下嬰兒頭似雪。却依花下舞三台。喝一喝 晚參。昨日入城。拾得兩袖馬糞。今晚撒向諸人面前。汝等還聞氣息麼。其或不然。莫怪山僧去也。驀拈拄杖。劃一劃曰。悠然歸罷無餘事。寄意孤筇一再行 晚參。釋迦慳饑虛。鼠子嚼枯根。彌勒貪月到。茅簷祇一痕。山僧也不慳也不貪。一條拄杖隨分安。其間若觸靈鋒刃。魔佛齊揮絕妄攀。且道。靜海有甚長處。卓拄杖。昔瑯琊覺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千岩祖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簡點將來。總欠悟在。師曰。三大老。雖然如是。胸中各有一株樹。在靜海則不然。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獼猴絕望(天章玉嗣)。

竹林果林因禪師

上堂。師拈拄杖曰。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海晏河清。祇如不拈不放。又作麼生。團圞無縫罅。佛祖覷無門 示眾。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針鋒尖上翻觔斗。萬仞岩前獨足立 示眾。舉趙州訪二庵主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被二庵主一拳換却 晚參。脫却貼肉衫。透過祖師關。未明三八九。依舊被人瞞。且

道。作麼生是三八九。以拄杖畫一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過去已過去。未來猶未來。百草頭邊諸聖眼。三十三人入虎穴(天竺珍嗣)。

泰州三昧法乳樂禪師

上堂。向上一句。三世諸佛。直得口掛壁上。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喝一喝 中秋晚參。十五日已前。缺漸圓。十五日已後。圓漸缺。正當十五日。巍巍堂堂。輝輝煌煌。正好修行。正好供養。王老師。到這裏。為甚拂袖便行。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病起示眾。病從業有。妄心生心滅。如何病得人。戲破未生生滅滅。紅鱸燂上雪花紛 晚參。諸佛說心。為破心相。且心相作麼生破。不見道。乾屎橛。或有箇漢。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眾。許入虎穴得虎子 解三晚參。一二三。祖師關。能透得即放參。三二一。遼天鷗。萬里雲只一空。祇如一亦不守。三亦不立。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青天也須喫棒。擲拄杖。歸方丈 晚參。豎拂子曰。若喚作拂子。頭上安頭。不喚作拂子。斬頭覓活。畢竟如何。擊拂子曰。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無毛鷓子潑天飛。日落在什麼處。師便打。僧擬議。師打退 問僧。不觸不背。是箇甚麼。曰青天轟霹靂。師以手掩耳。僧無語。師曰。雨點全無(鐵舟海嗣)。

金陵白衣曇瑞然禪師

除夕小參。年窮歲畢。諸人妄想。不息而息。山僧乍開斯院。凡務奔忙。累及大眾。寸心無間。兼以愛惜眉毛。無一為諸仁慰勞。特命行者。滿架松火。以暖茅堂。清點趙州茶。聊為薄供。只要兄弟心眼豁開。今宵任爾商量。只有一塊八角甄子。在僧堂中。諸人終日在上。經行禮拜。折旋俯仰。朝參暮請。時時委悉。只是踏他不著。踏得著的。神歌社舞。自成曲調。踏不著底。縱爾威儀禮貌。總是線牽傀儡。驀召大眾曰。還有踏得著的麼。眾無語。良久曰。舉步即錯 示眾。舉世尊初生話畢。師曰。世尊無風起浪。雲門雪上加霜。後來不向虛空中釘橛。便去坦道上掘坑引的。時流口喃喃底。一味效顰。無有了期。然上座却不似雲門興起干戈。當時纔見稱尊。便向道希有世尊。不獨老瞿曇。瓦解冰消。亦令雲門老棒須自喫。為甚麼如此。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鐵舟海嗣)。

西山椒園淨公信禪師

示眾。參學人。未會之時。須得箇會處。已會之後。要識得箇不會底。何也。會而不會。始是真會。且作麼生說箇會而不會底道理。良久曰。左眼八兩。右眼半斤 示眾。良久。顧視左右曰。會麼。汝等若直下會去。何假繁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示眾。三世諸佛不知有。舌頭何曾離了口。鬻奴白牯却知有。眼干權作獅子吼。南泉用處少人知。後學多向燈影走。若人更問事如何。三十烏藤劈脊撻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黃河九曲。曰某甲不會。師曰。三千年一度清 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為甚麼百鳥銜花。天人送供。師曰。俠為知己用。日見後因甚不來。師曰。貧不受人憐。頌歿岫產難曰。一聲啼鳥亂花叢。探聽匆匆西復東。堪笑尋枝攀葉者。樹頭樹底覓殘紅。頌興化打維那曰。只因一點老婆心。結得冤讐海嶽深。不是當家真種草。宗風那得到如今(鐵舟海嗣)。

鎮江江天香林淨禪師

掛寺額上堂。怒猊頒賜九重天。渴驥奔嘶中冷泉。浩蕩恩波霑帝澤。仰祝皇圖億萬年。輝煌金剎昂霄迥。鬱秀琳宮湧翠連。香惹御爐花欲濕。山留宸翰日長懸。於斯長也。風恬浪靜。海晏河清。萬邦寧謐。八表歸仁。且道。林下臣僧。如何恭謝。捧拂高呼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畿。聖明何以報。願上萬年書。頌德山托鉢曰。遇著出門風色惡。狂濤浩浩打頭來。轉篷直入蘆灣泊。釣罷月明滿載回。頌夾山參船子曰。竹林不出奈他何。及到秀州鼓碧波。釣得錦鱗歸去後。清風月映至今多(鐵舟海嗣)。

德清梵行靈草芝禪師

小參。明明不覆藏。明明絕遮礙。乃至穿衣喫飯。行住坐臥。無有不是。因甚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啞。到這裏又爭怪得老僧。驀豎拂子曰。還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退院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梵行業緣今已盡。攜筇又過別峰頭(美發淳嗣)。

海鹽靈祐曹水源禪師

晚參。厨庫對僧堂打躬。佛殿與山門鬪額。露柱燈籠覩見。撫掌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中秋小參。秋露滴秋葉。秋月照秋林。祖師西來意。切忌莫沈吟。莫沈吟。分明舉似君。晚參。有鹽曰鹹。無鹽曰淡。人人盡知。因甚本來面目。等閒著十箇有五雙。開口不得。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小參。談玄談妙。屙矢放尿。行棒行喝。水底捉月。所以道。臨濟大師。在黃檗處。三度問話。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睦州拶折雲門一隻足。示眾。學道參禪。豈是容易。大丈夫為誠非細事。一刀兩段。天地懸隔。直下承當。白雲萬里。如太阿鋒。如大火聚。顧後瞻前。喪身失命。晚參。我本黔南人。來坐浙西舖。賣箇栗棘蓬。是誰能吞吐。乃顧視左右曰。有麼有麼。一僧擬出。師曰。今朝不著便。遂歸方丈。掩却門。晚參。此事本成現。不必重打算。兩箇五百文。原來是一貫。若作實瀆會。入地獄如箭。不作實瀆會。入地獄如箭。真誠參玄人。自然識方便。雪峰毬雲門鑑。何似臨濟小廝兒。一喝晴空生閃電。頌香巖上樹曰。百尺竿頭五兩垂。逆風吹又順風吹。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頌倩女離魂曰。佳人睡起懶梳頭。秀抹紅羅下玉樓。醉把琵琶彈一曲。斷腸春色在南州(美發淳嗣)。

象山瑞龍語松裕禪師

上堂。舉大覺琇國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琇曰。我是蓉城楊四郎。師曰。超宗異日。龍驤虛驟。師翁面目。師表百世。可惜無人證明。致令後代兒孫。互相鈍置。今日不肖孫。要與師翁出氣。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王將軍今日請山僧住院。眾中還有具眼者麼。良久曰。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頌六祖風幡曰。老盧太饒舌。證龜却成鱉。一語錯流傳。返教人不瞥。頌南院顯禪師因僧問古殿重興曰。閒門破戶要支撐。殺活臨時正令行。斬草蛇頭隨手落。等閒扶起碧陵[山*層](美發淳嗣)。

蘄州上元捷庵敏禪師

上堂。建法幢。立宗旨。須賴其人。發大機。顯大用。洞明格外。所以臨濟德山。行棒下喝。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天普蓋。似地普擊。遂拈拄杖。眾中還有喫得痛棒的麼。卓一下曰。賞罰分明。小參。青陽照曉風吹。桃花紅李花白。黃鸝舌巧千般語。說向遊人總未知。小參。僧問。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涅槃門。師曰。描不成。畫不就。進曰。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因甚描不成畫不就。師曰。疑殺天下人。乃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豎拂子曰。向者裏會得。頭頭上明。物物上顯。若也不會。疑殺天下人。小參。上元山長老。胸無元字脚。問著西來意。不棒即便喝。連喝兩喝。一任諸方貶剝。一日侍者睡起。師曰。你得睡中三昧。者曰。也似一睡仙。師曰。你是上八洞。是下八洞。者曰。無剎不現身。師曰。糞窖子。你還現身麼。者曰。正是諸佛出身處。師拈拄杖打曰。且道。是賞你的。罰你的。者擬議。師復打曰。苦哉佛陀耶。夜聞開靜鼓聲。遂問印宗沙彌曰。如何是鼓也無。打甚麼皮。曰轟。師曰。如何是皮也無。打甚麼鼓。曰轟。師曰。今日也有一場好曲調。如何是一場好曲調。曰震殺天下人。師曰。莫震殺老僧。擬議。師曰。轟。頌世尊拈花曰。賣花人遇買花郎。醜露人前不覆藏。春色一枝橫劫外。賺他蜂蝶逐殘香。頌婆子燒庵曰。婆子兩眼熱如火。庵主心腸冷似冰。明暗相投誰致得。幾多錯認定盤星(天竺珍嗣)。

成都報國藪庵願禪師

簡州謝氏子。中歲出家。嗣法大雄峰。住成都報國。昭覺請上堂。報國初開法戰場。滿堂雲水破天荒。厨中儋石無儲也。自有高明共助揚。舉大慧杲和尚至蔣山。訪應庵華禪師上堂。舉牛過窗櫺話。者則公案。在蔣山肚內多年。若不是法叔老師抑揚。小姪一生不敢舉著。今日向人大眾前拈出。供養我法叔老師。召眾曰大眾。既是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諍訛在甚麼處。良久自代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元來事同一家。共相唱和。所謂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願上座。不敢舉古判。今茲是昭覺老人。屈尊就卑。助揚法化。以佛法住持。且接物利生一句。作麼生道。卓拄

杖曰。橫塘宿鷺斜飛起。數隻銀瓶挂樹梢(骨崑峯嗣)。

保安白堊萬休靜禪師

上堂。一句無私。直須全身吐露。絲毫不隱。為人倒腹傾腸。假若機先薦得。猶落今時境界。言下承當。已墮馬後驢前。正眼觀來。總是第二門頭事。祖師門下。那許鼓唇饒舌。若恁麼。把住黃金失色。放開瓦礫生光。且如不把住不放開。恁麼時如何施設。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上堂。時當減劫末法秋。勸君直下火急修。莫待病來知是苦。趁身強健早回頭。髮白面皺難精進。耳聾眼花悔莫由。六七十年瞬息過。依舊荒郊伴土丘。堪慟堪悲誠可嘆。何故晏然不驚憂。一念迴光同天地。會取雲門六不收(祖山地嗣)。

京都祐聖純素白禪師

臘八日小參。佛身徧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既無形相可得。為甚又覩明星而悟道。且道。悟箇什麼。揮拂子曰。還會麼。庭際雪消梅破玉。光風化日最分明 上元日。師見殿前雪獅子。示眾。爪牙藏伏幾多年。佳節相逢豈偶然。出窟嚙呻饒有路。混融一色體非堅。眾兄弟。還識得這獅子麼。只如杲日當空時。又作麼生。乃呵呵大笑曰。我不學仰山便行 示眾。舉雲門大師曰。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是神通耶。法爾耶。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拈起拄杖曰。山僧今日一條拄杖。攬入諸人鼻孔。自頭目髓腦。以至五藏六腑。一一歷徧。從脚指尖上出來。坐寶蓮華。騎獅子脊。過於東方十萬八千國土。得阿耨菩提。化無量眾。成三賢十地。復還此土。向山僧座前。作禮三拜曰。如是我聞。汝等諸人。還見還聞麼。復卓拄杖曰。無端就裏傳消息。不覺和身到洞庭 問。如何是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所供是實。進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一狀領過。問無舌人。如何解語。師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頌世尊初生日。春到無私遍界新。桃源密處不通秦。無端露出桃花片。引得漁人亂問津 頌女子出定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瞿曇與女子。不值半文錢 頌丹霞燒木佛曰。打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眉鬚墮落後。門外草青青(祖山地嗣)。

燕京龍泉容舒申禪師

示眾。舉初祖答梁武帝問聖諦第一義話畢。師曰。武帝錯。達磨錯。諸人還知麼。錯錯 示眾。舉趙州答僧鎮州出大蘿蔔頭話畢。師曰。鎮州出大蘿蔔。且道。答得恰。答不恰。若道答得恰。則謗趙州。若道答不恰。則辜負南泉。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百丈耳聾曰。父子作家同鼻孔。耳聾三日孰知歸。迅雷閃電今猶在。兩眼能聞絕百非 頌臨濟三頓棒曰。老婆心三頓烏藤。親不親太饒舌。肋下還拳徹不徹。誰知恩大更難酬。倒轉干戈入虎穴 頌臨濟四喝曰。凜凜威光

星斗寒。當頭誰敢向前看。堂堂正坐時橫按。魔佛靈鋒血未乾 踞地巍巍孰敢觀。狐狼屏跡絕躋攀。當機覲面無回互。颯颯威風徧界寒 無孔鐵鎚當面擲。機前有令孰知先。爛泥有刺須緇素。薄處從來立見穿 一喝不作一喝用。無星秤子定輕重。若知斤兩得分明。許你當機共拈弄 僧問。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曰佛傳袈裟外。傳箇甚麼。師驀以手掩其口(祖山地嗣)。

隨州普照祝峰善禪師

晚參。結制到今整八日。未有一人通消息。只見露柱與燈籠。紛紛商量堂中事。山僧要問諸人。作麼生堂中事。良久。以香板擊禪床曰。各請經行 除夕小參。今朝佛法不相同。年月歲遷物物窮。惟有衲僧分上事。明晨依舊祝堯風。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且問諸人。此夕作麼生。喝一喝曰。臨崖看滄眼。特地一場愁(道昌桂嗣)。

雲居象巖峻禪師

示眾。舉世拈華飲光微笑話畢。師曰世尊弄巧成拙。迦葉至鑑難逃。致令百萬人天。遮掩不及。如今莫有遮得底麼。萬年滯貨脫不得 頌女子出定曰。日暖風和鳥道平。從他出入枉勞神。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頌南泉斬猫曰。提起干將斷不平。死猫無血枉勞神。出羣莫若驚羣手。捉賊還他做賊人 頌百丈野狐曰。因果不昧。百萬人天都不會。因果不落。千手大悲摩不著。野狐成隊數如麻。祥麟現瑞貴一角 問。如何是我手何似佛手。師曰。一拳拳倒黃鶴樓。曰如何是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一踢踢翻鸚鵡洲。曰人人有箇生緣。未審生緣在甚麼處。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爾瞻尊嗣)。

涌翠月江印禪師

頌世尊初生曰。未上重重洩此機。肯將知見誑愚癡。而今欲得空三際。識取瞿曇未降時 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覲露當陽本有。分明十箇五雙。是處揚塵簸土。我脚何似驢脚。踏到三山五嶽。歷徧東土西天。渾然不曾動著。人人有箇生緣。饑餐渴飲倦眠出無神通妙用。問我劈脊便拳(爾瞻尊嗣)。

東安東山魯庵性禪師

臥佛聖誕小參。春風十萬放梅腮。燈火千門次第開。此日三城民湧沸。咸言臥佛降生來。蓋此道者。生於大宋。去大清幾七百年。今逢嶽降之辰。恰值泥牛踏故鄉田地。木宿揮格外春風。銀花火樹。鐵鎖星橋。連宵歡娛。此時此景。若領略得。不妨錦上添花。其或未契。更聽一偈。龜毛索縛虛空碎。兔角杖敲娑竭灰。若會個中親的旨。頭頭顯現臥如來。卓拄杖。下座 頌殃嶺產難曰。一雙俊鶻穿雲去。鞭影何堪更著駘。昨夜寒梅深雪裏。春風不到已花開 頌德山托鉢曰。捉虎無端已受殃。更加一箭暗中傷。雖然擊節成雙美。未免和身入鑊湯(雲父徧嗣)。

宣州奉聖智觀慧禪師

佛涅槃示眾。四月初八。周行七步。狼藉不少。二月十五。槩示雙趺。醜態更多。驀拈拄杖。畫一畫曰。蝶穿芳徑雙眉溼。峰掠殘花兩股肥 示眾。世尊掩室。維摩杜口。臨濟下喝。德山便棒。且道。山僧意作麼生。遂展兩手曰。那 示眾。拈拄杖曰。遮道神符驅禍崇。不須更要貼鍾馗。卓一卓曰。看看掣電轟雷後。爛額焦頭是阿誰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谿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斗米七文錢 問。多子塔肯共該何事。師搖手曰。低聲低聲 頌牛過牕櫺曰。牛過牕櫺。尾巴不過。認定盤星。錯錯錯錯 頌德山托鉢曰。鐘鼓未響。托鉢上堂。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梅谷悅嗣)。

順天福德等慈悲禪師

示眾。舉經題曰。蝌蚪赤文。唐言梵語。萬有包羅。總在裏計。驀豎拂子。召眾曰。還會麼。良久。擲下拂子曰。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便起身 小參。舉靈雲見桃花。頌曰。十分濃艷江菲日。觸著娘生正眼開。釣罷忘筌歸去後。螺江春色滿南臺(白眉貞嗣)。

撫州雲門仁中閻禪師

中秋示眾。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直饒親見得。不免自塗糊。大眾。既是親見得。因甚却成自塗糊。不見道。二十年前恁麼來。如今去盡光彩 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乃至森羅萬象。明暗色空。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剎。且道。還有空缺處也無。忽若擬議。山僧在汝脚底(美發淳嗣)。

濟寧放生汾雪禪師

上堂。大隱朝市。小節山溪。放[仁-二+業]量漢。無東無西。今日新放生。雖非其人。且乘碧雲天黃花地。竭力孤撐。縱不能大廈廣堂。向後自有楊岐到底。遂仰視曰。東魯人性暴。西竺法難醫 二居士謁。茶次。師問。二居士春秋多少。曰皆七十有餘。師曰。有一物不屬陰陽迂變。不受塵勞關鎖。且道。春秋多少。曰專來求教。師曰。各奉茶三盞(祖山地嗣)。

濟寧地藏庚水西禪師

本州楊氏子。上堂。道是桃花不是。道是李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一番風味。汝等諸人是箇漢。始見清明是寒食 示眾。一氣潛回晝始長。園林化日際羣芳。山前一片閑田地。自古無分陰與陽 示眾。昨夜電掣雷崩。夢覺擊碎虛空。拄杖無端呈[跳-兆+享]跳。天明依舊日頭紅。大眾且道。是何意旨。眾佇立。師以拄杖。旋風打散 頌女子出定曰。深山古寺白雲中。莫道歸來無路通。鐘扣堦前清夢覺。日移塔影上梧桐 頌本來面目曰。描不成兮畫不就。丹青恨殺毛延壽。何須千里憶招君。霜月秋清眉目秀(徹也融嗣)。

法華博庵仁禪師

雪夜小參。庭前柏樹子。不會西來大意。帶累青山。愁得頭白。十字街前石敢當。縮項嗟吁。惟有滕六神。忍俊不禁。平空起舞。將園林樹木。變作玉蕊瓊枝。韓昌黎策馬不前。孟浩然尋梅無路。慧可因之堅立。元亮因之高臥。山僧今夜不可無半點熱腸。也要向諸人冷竈裏著火。連卓拄杖曰。照顧鬚眉 頌德山托鉢曰。衝寒策杖破烟霞。為訪梅花過嶺斜。幸有東君能解意。暗傳春信到山家 頌魯祖面壁曰。斯門未入已先知。疑欲相逢隔水泥。莫謂春歸無覓處。杜鵑啼在落花枝(用中睿嗣)。

無錫惠泉三壩聖心達禪師

小參。今之知識。慈悲太煞。今之學者。履踐難明。親師之念不真。學道之心不切。以致叢社凋零。法苑荒蕪。所以山僧入院之初。向九龍峰頂。覓箇不自欺的漢。遂召眾曰。有麼有麼。良久。卓拄杖曰。放待冷來看 江南撫院慕鶴鳴。請上堂。家珍運出毗耶城。供具雲興覲面呈。三萬二千獅子座。盛來香飯滿盂擎。不二法門無內外。姑蘇月映惠泉明。松青鶴望千年翠。花放鳥鳴萬壑清。蒲團坐鎮青山下。每日焚香賀太平。丈室端居無一事。元機密契樂無生。虎丘名勝梁溪接。總賴維摩作翰屏。然雖如是。且道。山僧恁麼舉揚。還當得宗乘中事也無。良久曰。堂堂一默誰能委。只許曼殊作者聽 上堂。梁溪古名藍。山水最幽深。野色千家翠。花香萬壑陰。鳥啼晴日湧。漁唱夕陽沉。錦帆飛瑞靄。玉笛弄清音。茶社接歌管。烟島繞雲林。沙汀近月渚。柳岸鎖梅亭。頭頭諸佛國。處處祖師心。舉揚第一義。總入不二門。打開大寶藏。受用盡黃金。大眾還見大寶藏麼。九點高峰懸舜日。二泉噴玉沐堯天 頌瀉仰摘茶因緣曰。陽春白雪韻偏佳。琴遇知音兩作家。彈罷玉絃歸去後。清風明月徧天涯(美發淳嗣)。

昌化不器珏禪師

韋天開光上堂。前是三門佛殿。後是方丈僧堂。左廚案右庫房。一一咸承護法力。識得自心心即佛。護持常住佛即心。喝一喝 僧問。祖孫異世。一一親承。未審。承紹箇什麼。師曰。鼻孔向下垂。曰。恁麼則不須重註脚。師曰。眉毛眼上橫 問。師子林中師子吼。臨濟宗旨請師宣。如何是第一元。師曰。如意兩箇角。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拄杖八隻眼。曰如何是三元。師曰。香案[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 師將示寂。沐浴更衣。焚香禮佛畢。眾請留箇末後句。師曰。使符多謝遠相臨。撩起袈裟請共行。一曲浩歌歸去樂。從來老將不談兵。言畢坐脫(祖山地嗣)。

陽山梵音匡裔來禪師

上堂。有時在千山頂上。向十字街頭。合水和坭。有時在十字街頭。向千山頂上。壁立萬仞。拄杖子。穿却凡聖眼睛。鉢孟子。覆却河沙世界。寶中有主。主中有寶。全主成寶。全寶成主。到得這箇田地。與麼也是佛。不與麼也是佛。與麼不與麼。

悉皆是佛。既能頭頭是佛。新陽山。未免向有佛處稱尊。無法處演法。乃拈起拂子曰。大眾看看。先開山。於拂子頭上。放大光明。坐法空座。解頤而說偈曰。古柏擎梅擁梵音。頭頭物物現全真。磐陀箕踞閒馴虎。石上何須喚惺惺。先開山。既與麼證明。某上座。未免乘虛接響。昔日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曰殿裏底。豈不是坭龕塑像。州曰是。曰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大眾會麼。趙州古佛。頂上有光。爭柰這僧脚下似漆。如今或問新陽山如何是佛。但向道。少間奠掃先塋。各須至誠瞻禮 小參。春日和春風膩。鷓鴣啼在深苑裏。年年光景暗相催。誰能於此趣真旨。趣真旨。戴角泥牛入海底 頌僧問雲門。諸佛出身處。答東山水上行曰。花飛絮舞出溪灣。送盡東風過遠山。金谷園中春色曉。杜鵑枝上月珊珊(骨巖峰嗣)。

黃梅北山寶相瞎庵見禪師

師誕日上堂。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指北作南。言端語的。昨夜雲生八極。今朝雨漲前溪。父母未生以前。看來何似今日。時倚松根閒極目。數聲鶯囀畫樓西 進新方丈小參。奪食驅耕。詆堯譽桀。總是抑而為之。仰面看梁。閉門打睡。亦非提持本色。北山今者。門戶洞開。據令條直。得寸還寸。得尺還尺。使泊海有志之士。一個個向者裏。激昂青雲。揚眉吐氣。橫按拄杖曰。誰敢道。山僧兩眼黑似漆 晚參。舉興化雲居何必不必因緣畢。師曰。雲居何必。沙場飲盡刀頭血。興化不必。老將論兵只彈碁。廿年有屈無叫處。秤錘捏出黃金汁。放下手。元是一丸鍊。具眼者辯取 示眾。古者道。者一片地。分付來多時。也立地待你搆去。者一片地。分付來多時。也坐地待你搆去。恁麼說話。一往看去。甚覺省力。若約北山。檢點將來。不唯違時失候。亦乃平白欺人。還信得及麼。以手拍禪床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天章玉嗣)。

東禪夢庵格禪師

蕪湖丁氏子。示眾。二七圓三冬過。兩片皮終日播末後句。休說破分明聽。連卓竹篋曰。錯錯錯 立春小參。舊年尾新年頭。額點黃金。五彩畫春牛。勾芒得令東風暖。春雨下綢繆。報道。明年麥穗兩岐。田禾大有秋。山僧聞之。不覺手舞足蹈。喜得眾兄弟。依舊飽齣齣樂悠悠。佛法兩字。總向周公橋下蕩裏一丟。擲拂子 示眾。舉亮座主參馬祖公案畢。乃曰。亮公未出蜀時。幸自可憐生。及到泐潭。被馬祖喚。回頭來。擔條斷貫索子。向西山埋沒一生 頌世尊初生日。西施纔出苧蘿村。攪亂吳王宮裏人。拋落五湖踪跡泯。歡聲鼎沸徧蘇門 頌高峰枕头子落地曰。季倫何事愛風流。散宅亡家恨未休。直到綠珠樓下死。那知玉碎粉枯體(天笠珍嗣)。

琅邪樗關真禪師

開田晚參。如來禪。四十九年不曾說著。祖師禪。四七二三不曾道著。既不曾說著道著。諸方拈錐豎拂。畢竟承誰恩力。驀揮拂子曰。不勞演大義。開徧祖翁田 示

眾。見見之時見非見。蟪蛄眼裏黃金殿。椶櫚莫認夜叉頭。芍藥開非菩薩面 示眾。
舉曹山四禁語。莫行心處路。畫蛇重添足。不挂本來衣。東施懶效顰。何須正恁麼。
開口早話墮。切忌未生時。鷓子過遼西。於此薦得。曹山在你脚底。稍設遲疑。卒風
暴雨。打濕青州布衫。莫言不道 頌女子出定曰。古錦織成雙彩鳳。莫從顏色辨雌雄。
曉窗未動金鍼處。迸出丹山一點紅 頌黃檗普請曰。師子窟中施返躑。栴檀林裏爇
名香。驢前馬後從他倒。白晝徒勞閃電光(天竺珍嗣)。

京口霍林瀚如學禪師

上堂。古釋迦不先。今新彌勒不後。直饒個儻分明。未免無繩自縛。大眾。要見
新海會麼。喝一喝曰。吹毛不犯當頭令。好看滄沱正脉通 頌百丈野狐曰。人人盡道
野狐別。我說野狐事也同。兩個半千元一貫。轉轉不錯漫流通 頌牛過牕櫺曰。四蹄
踏地角撐天。多少男兒盡錯傳。若向尾巴尖上會。流沙巴過路三千(天竺珍嗣)。

瓜洲江門御綸文禪師

頌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話曰。劍挂眉稜殺活分。雷轟白晝剎塵春。不知龍去涎津渡。
賺殺刻舟求底人 頌狗子無佛性話曰。皎潔澄潭絕點塵。崢嶸烈燄那容蚊。吹毛磨
用山河暗。拶得泥牛血濺人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千林滯貨乘時運。家有黃金外有秤。
沒誦訛處起誦訛。賺殺許多窮性命 頌女子出定曰。無端立地展旗鎗。家崇為殃最
不祥。攪亂三軍難決勝。大都擒賊必擒王(天竺珍嗣)。

京口霍林遠涵著禪師

晚參。我手何似佛手。我脚大似驢脚。以手打圓相曰。哪。大似厨房下案板頭無
底杓。遂以拄杖。攏下面前。作怕勢曰。呵呵呵。將謂南山鱉鼻蛇。原來寄奴泉邊斷
井索 晚參。一期以來。說黃道黑。不覺眉毛墮盡了。諸人眉毛還在麼。若在。急須
照顧。喝一喝便起 解七小參。把住玄關不放走。青獅變作子湖狗。今朝驀地解翻身。
八萬竅毛俱抖擻。俱抖擻謾哮吼。繩頭猶在山僧手(天竺珍嗣)。

金沙淨土院霞標城禪師

於康熙乙亥十月初六日。迎請新方丈。入院隨交代畢。即沐浴更衣。設茶小敘人
事。并謝山主諸檀護。勸發真信。策勵進修。情詞慷慨。聞者流涕。隨急起身。披衣
詣各殿。拈香說偈。作禮畢敘謝 就座。舉昔日世尊。于涅槃會。以手摩胸。告眾曰。
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
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師曰。看者一隊。隨邪逐惡漢。萬劫
無有解脫之期。殊不知黃面老子。空教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何異趙
昌畫花。終是一場虛設。逗到臨沒。梢頭抵死。命根不斷。城上座。忝為後裔。忍俊
不禁。今且別資一路。使現前大眾。個個如龍得水去也。遂展兩手曰。汝等善觀我四
大本空。五蘊非有。離這殼漏子。畢竟甚處與諸人相見。若謂我滅度。是我同流。若

謂我不滅度。亦是我同流。何故響。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起身引眾繞佛。至薪座邊。乃曰。安排何用巧多般。不用棺兮不用龕。死後茶毗增厭惡。此生叨膽自專權。遂入薪趺坐。垂問。高峰妙禪師道。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大眾。試答一轉語。東禪曰。正是老弟受用處。師舉手笑曰。謝和尚證明。遂撫掌歌曰。餘年三十六。世味俱嘗足。堪歎閻浮提。幾唱還鄉曲。夢幻與空花。徒勞思把捉。苦樂不相干。無榮亦無辱。儒釋教雖分。無僧亦無俗。凡聖本同途。無遲亦無速。去住任縱橫。無拘亦無束。出沒本無端。休評壽延促。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銳利若剛刀。絳銚似金鏃。嗔怒當慈悲。甘露翻成毒。鐵面不容情。怨恨如蔴粟。棒喝一齊施。觀根知幾熟。惡聲載道傳。十回九輦蹙。化度既無緣。枉作如來屬。無地避慚惶。貶向無生國。復雙手擎兩燭臺。示眾。敢問諸上善人。且道。這個還是金臺耶。銀臺耶。若向者裏。直下搆得。便知人人自性彌陀。個個共證藥王三昧。遂合掌。三誦蓮池海會佛菩薩。便以燭燃薪。須臾其燄大熾。一眾環視。誦彌陀經。至今現在說法句。師復高聲曰。住。眾誦如故。莫會師意。師復搖手曰。不要誦了。眾號泣動地。有不忍觀者。競擁薪覆之。俄頃復長伸兩手。劈開薪燄。出示全身。合掌端坐而化(天竺珍嗣)。

蘇州石佛獨耀曜禪師

頌世尊初生日。一出頭來氣槩雄。眼空四海絕倫同。乾坤把住要津路。真使人人徹骨窮。頌觀明星曰。寐眼不開猶寐。只知大地一微塵。從茲見後貧如洗。始覺從前錯用心(天竺珍嗣)。

蘇州宋文森居士

別號城南。幼慕空門。長齋課佛。耽嗜禪宗。參南澗珍于吳郡放生庵。士禮見。便曰。龍腦薄荷。香聞天下。珍曰。乾矢橛。庵中常出幾個。士無語。珍隨問士。如何是乾矢橛。士曰。八面春風。曰來此作麼。士曰。不求佛。不求法。要個了當。曰萬劫千生不得了。士言下頓省。珍問。竹篋子。是什麼東西。士曰。霹靂針。曰為甚你齋中沒有。士曰。者裏青天白日。用他不著。曰午夜紅爐烈焰中。君家留得好家風。畢竟向甚處著脚。士曰。石敢當。珍遂羅而印焉(天竺珍嗣)。

大悲定空欽禪師

上堂。心月獨露。光吞萬象。一種神機。全賴拄杖。擲下曰。如來大寶。不落限量。晚參。一滴水一滴凍。風雨淋漓彰大用。夜深不聞人語喧。晨鐘時到耳邊送。諸仁者。只是不得喚作聲會。示眾。二年又一年。漸漸改容顏。時作兒童戲。看看兩鬢斑。者個是遷變底。那個是不遷變底。響。良久曰。劍去久矣。師一日作把琵琶勢。傍一僧曰。正好彈。師曰。不遇知音。僧隨作聽勢。師曰。徒勞側耳。久參蔣山。僧問。梅老人。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山僧也是客居積善。頌殃嶠產難曰。濛濛細雨熟

梅天。兩岸垂楊弄晚烟。蜂蝶出林忙不歇。波斯倒捲水晶簾 頌臨濟三頓棒曰。大鵬擊海取龍吞。撒底掀翻波浪深。踏著珊瑚枝上月。光明照徹歲寒心(梅谷悅嗣)。

虔州萬壽歧應華禪師

佛成道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算來八兩是半觔。甕中何曾走却鱉。不可說不可說。微塵剎土中。殿裏乾屎橛。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謝化主上堂。山僧福力軟如綿。甘在崖窩飲石泉。抱愧孰知天地老。無為此不在塵緣。畢竟施者受者。功向何所。盂中皆是勤辛力。莫把金錢換鐵錢 晚參。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還有不受惑者麼 晚參。達磨西來。盡力提持。祇道得箇不識。大眾還會麼。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道過了也。曰道箇甚麼。師展兩手 問大地為牀。虛空作帳。須彌為枕。且道。甚麼人得臥。師曰。無面目者。師於康熙丙子夏。說偈跏趺而逝。世壽七十一。坐夏四十七。門人奉師全身。塔於善慶院之左(梅谷悅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信州沙溪正因續崖羈禪師

上堂。眼空宇宙。旁若無人。指天指地。稱我獨尊。當是時。天下人只得吞聲忍氣。不料百世已後。超羣拔萃。忽有雲門。卓拄杖曰。也在如來脚下行 解制上堂。百千鏡燈。祇是一燈。百千水月。祇是一月。驀豎拂子曰。燈也月也。總在者裏。輝天鑑地。汝等諸人。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脚跟下一任東西南北。七縱八橫。其或未然。且按下心猿。置之一處。莫教動著。忽於用力不及處。豁開兩眼。方見光明燦爛。無解無結。無古無今。一年一度元宵節。處處笙歌樂太平。揮拂下座(全菴進嗣)。

姑蘇華嚴澹菴昱禪師

吳江沈氏子。父母蚤亡。年十七。發心於黎川羅漢。禮梵光薙染。十九受具戒。閱高峰錄。立志參方。謁大覺琇於報恩。便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琇曰。十個指頭八個又。師擬議。琇喝出。後入枯木堂。晝夜不許倒身。工夫急切。一日聞報鐘聲。忽然身心廓落。疑情頓息。一日侍立次。琇曰。家常事說完了。我有現成的話。問你。祇如盡大地火發。向甚處迴避。師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琇拈拄杖曰。許汝大膽。師隨聲一喝。拂袖便出。琇頷之。後因琇示寂。受天目進記荊。出住陸墓華嚴 小參。舉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曰。多福可謂美盡美矣。未盡善也。華嚴即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華嚴一叢竹。向他道。繞徑百千竿。清風可襲人。若言不會。更向他道。青青黯黯處。歷歷不相瞞。大眾會麼。良久。顧左右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僧請益香巖上樹公案。師大笑曰。你還知我蘇州人。頭髮根裏多是空心的麼。曰即今樹下。請和尚道。師拈棒打出曰。又是一個逐塊的漢 問本來面目還喫飯否。師曰。飯雖喫。不曾齧著一粒米 士問。弟子誦金剛經。如何得見性成佛。師曰。入地獄如箭。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作麼生會。師曰。此去琴川九十里(全菴進嗣)。

荊溪磐山起化弘禪師

楚之費氏子。解制上堂。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個入處。既得個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施恩望報。令人不得暢快。弘上座。即不然。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個入處。既得個入處。痛與三十拄杖。何故。有功者賞 小參。韶華二月好春光。乍雨乍晴白晝長。山鳥聲聲來聒耳。幽蘭處處發清香。佛法分明須薦取。拈來不用別宮商。山是山水是水。寒是寒暖是暖。且道。佛法在甚麼處。良久曰。不審不審(雲居嶺嗣)。

茗溪張無跡

販烟治生。一日閱宋如居士錄。有省。參濟芝覺。令看父母未生前話。越二年。頓釋所疑。隨說偈曰。四十餘年赤骨律。驀然打失孃生鼻。翻身跳出這重關。販烟原是張無跡 頌婆子燒菴曰。給侍殷勤日日親。臨機賣弄十分春。風吹雨過苔痕綠。月落枝頭霜滿林 頌女子出定曰。一片野雲橫太白。動定不關輕漏泄。一場曲調強惺惺。冷地看來誰得失(濟芝覺嗣)。

潭州瀏陽石霜碧眼本開禪師

星沙曹氏子。髻年投本郡萬壽苴染。後參弱翁于石霜。剋究三年。一日外歸。忽覩野鷄飛。有省。乃述偈呈翁。翁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曰。鉢盂峰頂浪滔天。翁曰。道甚麼。師曰。看者老漢又來納敗。拂袖便出。一日翁問。那個是正眼。師曰瞎。翁曰。為甚如此。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翁頷之。復謁洞山百丈雲居翠巖。於翠巖機契。命掌記室。一住六載。弱翁聞知。乃以書召回。一見便問。還見翠巖鼻孔麼。師曰。穿却了也。翁曰。以何為驗。師曰。某甲今日行倦。且放和尚過。越明年。翁以衣拂記荊。命師首眾。翁示寂。師繼席焉 上堂。一機全殺活。大地黑漫漫。一句定綱宗。當陽風颯颯。坐却意根。截却語言。萬仞峰頭側足。猛虎穴裏橫身。擲大千於方外。擲須彌於芥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出沒卷舒。縱橫自在。還委悉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生擒虎兇。活捉獰龍。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日照用已蒙師指示。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打曰。者鈍漢。乃舉古德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山僧則不然。舉拂曰。拈起也。滿慈鷲子。口挂壁上。放下也。泥團土塊。辨瀉懸河。且道。不拈不放時如何。擲拂子曰。江南江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中秋上堂。黑白未分。千聖罔測。纔形朕兆。萬象炳然。道甚麼靈山話。曹谿指。南泉翫。寒山比。莫怪石霜壓良為賤。總是一隊弄光影漢。大眾還委悉麼。以拂子打圓相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浴佛上堂。舉遵布衲。在藥山會裏。充殿主。浴佛次。藥山問。汝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藥山便休去。師曰。二老宿。一人撩天說價。一人就地還錢。

若據山僧看來。杓柄總未摸著在。且道。杓柄在甚麼人手裏。少間親到殿上。為諸人說破 結制小參。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錯過。那堪左旋右轉。有甚麼交涉。石霜有年無德。且作死馬醫。也不要你參活句死句。也不要你窮元究妙。但飲水定渴。喫飯療饑。只是日用動步。不得踏著常住地。喫茶不得打溼自己嘴。洗面不得摸著孃生鼻。不許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僧問。如何是透頂透底句。師曰。拔出眼中楔。曰直下承當去也。師曰。猶隔一重關 石霜處楚瀏之最僻。絕無外助。唯務苦耕。衲子不憚其勞。座擁數千指。大殿法堂。師為鼎建。寮舍樓閣。漸次落成。竟復舊觀。康熙丁卯臘月八日。謂眾曰。老僧病軀。不久于世也。乃以院事。託同門大唐符初十。以書別陳邑侯。十一。赴山前何檀越。請為祖說法。十六。自書封龕起龕茶毗人塔四佛事。十七早。剷髮沐浴更衣。說偈辭眾曰。生也如是。死也如是。生死去來。了無忌諱。長空萬古月常輝。誰謂化緣今日畢。遂吉祥瞑目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二。塔于寺東之金銀庫。語錄十卷。行世(爾瞻尊嗣)。

潭州石霜首賢本立禪師

黃州人。上堂。僧問。既是有佛處。因甚不得住。師曰。莫草草。曰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曰。太泛泛。乃曰。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有佛處亦如是。無佛處亦如是。諸昆仲。可能解會否。如是如是 僧參。師問。那邊來。曰南嶽。師曰。見七十二峰點頭麼。曰見。師曰。齧人屎橛。不是好狗。便打出(爾瞻尊嗣)。

瀏陽霜華仲孚本虔禪師

頌庄上喫油糍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看破了也。許伊膽大(爾瞻尊嗣)。

醴陵雪凱本珍禪師

衡陽人。示眾。把住也水洩不通。放行也如雲赴壑。只今坐斷兩頭。又作麼生。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示眾。諸禪子會麼。有時騎佛殿出山門。有時將須彌納芥子。且道。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良久曰。眨上眉毛(爾瞻尊嗣)。

善化西延同文本蔚禪師

永州零陵人。示眾。心也不是心。佛也不是佛。物也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向前來與汝道。明眼人前莫錯舉 上堂。舉產難因緣畢。驀召大眾曰。會麼。良久。以拄杖旋風打散(爾瞻尊嗣)。

衡山朝南天山本定禪師

長沙人。僧問。大師者裏。有禪可參麼。師曰。總不按牛頭喫草。曰某甲會也。師曰。試道看。僧無語。師曰。總不按牛頭喫草 上堂。舉女子出定話畢。乃曰。大家在這裏。耳聞及眼見。是非不到處。那用語言辨(爾瞻尊嗣)。

瀏陽石霜月江本印禪師

示眾。三世諸佛不知有。摘楊花摘楊花。狸奴白牯却知有。摘楊花摘楊花。諸禪德。能於此諦聽麼。南泉老子。舌頭拖地(爾瞻尊嗣)。

醴陵大唐默可本符禪師

示眾。佛是眾生家裏人。眾生是佛屋裏客。真誠體究自分明。何必叮嚀費齒舌(爾瞻尊嗣)。

常州荆溪海會雪舫中禪師

都梁樊氏子。六歲。聞僧警世語懼歎。禮迴龍為啟脫白。稍長。參紫雲剛。令看念佛者誰。未幾。聽板聲有省。嗣受記荊。剛示寂。繼席紫雲。又住獅子山。漢口湖山。宜興法華。杭州仁王。毗陵海會。[邱-丘+千]江廣福。北京圓通諸剎 示眾。花紅雲白。山青水綠。怪石如虎。奇松若龍。端而廣。理而微。伊關在南。羊腸在北。不耕者饑。不織者寒。更教山僧將何所說 示眾。春山有花。碧水有月。六月炎天。紛紛下雪。十方世界現全身。百尺竿頭須甄別 示眾。迷時萬惑累於心田。悟時真空齊於法界。如鏡對鏡。了了明明。難解難思。千差萬別。火裏唧蟻飛上天。觀音直入普門下 晚參。鷓子已過新羅國。且道。甚麼人覓得空中鳥跡。倘或擬議思量。未出黑山鬼窟 示眾。抱車入淵。丈人播船。春不避于風塵。夏豈逃於暑熱。所以獅子不食鷓殘。快鷹那打死兔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明月難教下碧天。曰請和尚直指。師曰。山僧不曾曲說 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何曾移得半步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請和尚道破。師曰。莫妄想(密巖剛嗣)。

城步玉屏石舫本萃禪師

都梁朱氏子。信向宗乘。投紫雲剛刳染。參萬法歸一。契悟。隱于粵西中洲。後開法玉屏 小參。減半便成圓。增半便成缺。一條拄杖子。拗作中秋月。莫謂語不成章。却也抽釘拔楔。有人道得分明。不妨兩手交結 臘八上堂。明星傳說已多年。好笑瞿曇夜夢顛。若論奇哉誇證得。不堪憐處也堪憐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向前來。曰學的道。師曰。退後看。曰畢竟如何行持。師曰。立地死漢(密巖剛嗣)。

永州鳳山破有本宣禪師

通州潘氏子。參密巖剛於紫雲。一見機契。出住清溪鳳山 解制上堂。合抱之材。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八字之門。開於方便。大地山河無間隔。芒屨似虎杖如龍 至節小參。淑氣潛回萬象甦。漢宮一線費工夫。靈源不逐時遷變。凜凜寒光徹太虛 落堂拈拄杖。僧出問。和尚手裏是甚麼。師便打。曰打某甲何為。師曰。蒼天蒼天 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便得馬(密巖剛嗣)。

武岡州端峰碎塵本鏗禪師

本州李氏子。示眾。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天下師僧。承虛接響。汝等切忌鑽龜打瓦。二僧參。一僧出。師便打。又一僧出。師亦打。二僧齊下去。師曰。一箭落雙鵬。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路從平處險。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人向靜中忙。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何必費思量(密巖剛嗣)。

武岡西竺子愚本玄禪師

新寧劉氏子。示眾。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聽法者。無法可聽。是名聽法。參禪者。無禪可參。是名參禪。學道者。無道可學。是名學道。所以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貶向二鐵圍山。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寶慶。師曰。借寶看。僧打○相。師將拄杖。向中劃曰。碎也(密巖剛嗣)。

南康廬山開先樸倫本樹禪師

廣西全州馬氏子。僧參。師問。汝到者裏何事。曰有疑。師曰。直說來。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蒼天蒼天。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春風滿地雨花香。曰謝師答話。師曰。天地懸殊。一日當路中央。兀立而逝。推不倒地(密巖剛嗣)。

新寧碧岫奇幻本遵禪師

本邑呂氏子。髫年投迴龍出家。初參燕月曇。令看一歸何處。後侍紫雲。有省。乃得衣拂。住碧岫。四十三年影不出戶。示眾。雲門乾矢橛。分明空瑣屑。洞山蔴三觔。趙州殿裏底。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僧問。世尊拈花時如何。師曰。那裏瞌睡來。示寂本山。壽八十四。塔存右隴(密巖剛嗣)。

邵陽西竺瑞參本釉禪師

本邑賀氏子。示眾。有法可說。含血噴天。無法可說。有口如啞。眾中。有知見過人者。出來相見看。一僧出。師便打。僧擬問。師直打退(密巖剛嗣)。

都梁端峰冰履淨堅禪師

本州李氏子。示眾。下得手道得著。痛與一頓。一僧踴躍而出。師便打退。又一僧踴躍而出。師亦打退。復卓拄杖曰。要識真金火裏看。問水裏火起時如何。師曰。莫亂傳。曰和尚為甚信某甲不過。師曰。水裏火起(密巖剛嗣)。

武岡獅子山鐵[舟*命]本熨禪師

本州馬氏子。小參。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看破不值半文錢。曰望和尚說明。師曰。悶殺人。曰豈無方便。師曰。蒼天蒼天。乃曰。佛法不是細事。便下座示眾。禪不在參。道不在學。說到行到。是個甚麼。喝一喝(密巖剛嗣)。

新寧觀音山規普本範禪師

參紫雲。充庫司。雲問。寶壽生薑辣麼。師曰。謝和尚證明。雲曰。寶壽即今在甚麼處。師禮拜起。叉手而立。雲頷之。僧問。西來祖意。乞師指明。師曰。祝融峰頂萬年松。曰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爛柯巖下水潺湲。頌牛過牕櫺曰。教人有法。明而已矣。擬議思量。白雲萬里。頌七觔布衫曰。看取鈎頭意。錯認定盤星。隨邪已逐惡。千古播虛聲(密巖剛嗣)。

新寧大盆彌映本道禪師

僧問。地獄中人。可成佛否。師曰成佛。曰直待幾時。師曰。待他出獄。即向汝道。頌世尊觀明星曰盡大地人。是瞌睡漢。我佛世尊。眉毛已換。頌洞山蔴三觔曰。有買有賣。無錢莫怪。網殺多人。索子現在(密巖剛嗣)。

六恒侍者

永州東安人。示眾。舉產難因緣。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信夫。示眾。舉婆子燒菴。拈曰。說人十善。不如隱人一惡。是則是。未免二俱敗闕。僧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曰。通身慶快。曰何處安身立命。師曰。不是天堂。便是地獄(密巖剛嗣)。

潭州龍山大石來洪禪師

衡陽人。示眾。頂門具眼者。山僧與他。錦上鋪花。一撥便轉者。山僧一棒也不打他。若是家裏人。定知家裏話。問馬祖踏殺天下人。還有怨恨者麼。師曰。就是不啣[口*留](宗玄旨嗣)。

全州香林璞崖來淳禪師

衡陽人。上堂。舉雪峰道。盡大地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古人與麼道。倒腹傾腸了也。所以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上堂。僧纔出。師一棒打退。僧復進。師又一棒打退。又僧曰。和尚棒頭。與麼利害。師曰。者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直打下座(宗玄旨嗣)。

南嶽隆興自真清修禪師

衡山人。示眾。磨鏡臺說法了也。己躬崖說法了也。俱說法了。山僧何得重論。便歸方丈。示眾。參活句。莫參死句。且道。那一句是活句。風吹荷葉團團轉。雨打梨花蛺蝶飛。那一句是死句。推不向前。約不退後。釘椿搖櫓可憐生。諸兄弟。還解坐斷兩頭麼。直下若無宗正眼。莫來這裏定錙銖(宗玄旨嗣)。

法海激徹口禪師

結制上堂。虛空為爐。大地作炭。煅凡煉聖。點鐵成金。雖是宗師分內事。檢點將來。猶是好肉剜瘡。驀豎拂曰。會麼。于斯會得。釋迦不前。彌勒非後。其或未然。各人挽起眉毛。臘八小參。真金不避混泥沙堪忍場中顯作家。為要諸人爭意氣。故

來捏目又生花 僧問。生從何來。師以左足示之。曰死向何去。師以右足示之。曰某甲未信在。師曰。疑則別參 問生從何來。師曰幽谷。曰死向何去。師曰大海。曰還許學人棲泊也無。師曰不許。曰為甚麼不許。師曰。從來不納死屍 頌善財五十三參曰。不求自己反求人。踏遍諸方沒處尋。樓閣門開饒薦得。了無一法可為親 頌世尊敕文殊看維摩居士病曰。維摩幻疾。文殊幻問。各顯家風。毫無餘蘊。有藥還須妙手醫。門高不二誰能近(祖山地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杭州大慈隱崧璇禪師

本業儒。不明生死至理。即棄室為僧。徧謁諸方。晚參柏山理。依止三載。行業純一。每見貧寒。必自捐衣食與之。見病苦。必躬事之。嘗行密行。理深器重。每謂師曰。出家學道。須明自心。自心不明。終非利器。饒汝修行恒沙劫數。不能出他閻老子掌握在。師于是。刻勵參究。一日登閣有省。復侍三載。漸益奧旨。出住大慈。有刻錄行世。後不知所終(素弘理嗣)。

登州法源寶如玉禪師

山東文登于氏子。年二十辭家。投黃縣體空祝染。遍遊講肆。首參大覺忞歲餘。被友人拉同南下。禮堯峰容受具。命師灑掃。一日掃地畢方擲筭。覺身如虛空。了無一物。乃成一偈呈西堂。隨住東蓮。繼參大雄。未叩柏山理。而印可焉。出住河陽法源 上堂。隨處安居。逢場作戲。正是衲僧行履。須知人人脚跟下。有大寶光。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無生滅去來之表。無迷悟頓漸之殊。五眼莫覩。千聖難名。從上尊宿。屈曲垂慈。與人解粘去縛。早是和泥合水了也。而今倘有個具眼底。到法源門下。好與三十棒。何故。杖頭有眼明如日。欲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以手搖曳曰。道本無言。更說個甚麼。若要山僧饒舌。也是拗直作曲。性躁漢。未動脚跟。早已七通八達。從南來底。未過黃河崖。自知是南。從北來底。已到護駕嶺。自知是北。且道。徑捷在甚麼處。復以手搖曳。便下座 上堂。豎拂子云。羣山列翠。一水涵空。魚泳鳥飛。悠悠自樂。且道。有何三昧。得不落網罟。擊拂子云。高高峰頂躍。深深海底飛 上堂。西天佛祖。就樹安居。苟放形軀。大行化法。東土沙門。高房大廈。圖事豐盈。以樂為業。法源即不然。居屋兼居樹。披衣亦披蓑。隨分納些。須箇箇心安樂。破鼓不時打。信口唱巴歌。橫按拄杖曰。囉囉哩哩囉囉。去年今日因。今日去歲果。因果甚分明。忽然成寶所。殿堂雖窄眾心寬。萬指圍遶獅子座。滿院憧憧自遠來。總是靈山一會過。自此法源梵剎新。永貼千古作規模(素弘理嗣)。

玉峰身雲徧禪師

蘇州人。卅歲脫白。有孝行。禮三昧律師受具。扣荊谿請益禪要。次參素弘理于柏山。一日問理曰。某甲參禪。自覺無味。不如仍學律去。理曰。汝若解參禪便解學律。會學律即會參禪。了明心理為戒。悟徹本心為禪。名雖有二。理則歸一。今時人。青天白日。扶籬摸壁走者甚眾。蓋因背覺合塵。迷真逐妄。或終身不悟。或半途自返。或藉師友傍通。或觸境緣得解。如暗室遇明燈。如遠客歸故鄉。此等人。只名初地。亦名歡喜地。更須自銷現業無始習氣。直造威音那畔。與麼時。持戒也得。參禪也得。說教也得。念佛也得。呵佛罵祖也得。吟風弄月也得。總是神通妙用。其施設也。不妨三千儀行。其收藏也。任爾纖毫不立。一即無量。無量即一。豈不自由自在。汝若[拚-ム+去]身做去。從朝至夕。從暮至旦。刻究話頭。忽然腦後眼開。罵山僧有分在。師于是。衣不解帶。寐不開單者五載。一日聞虎聲。覺大地震動。身心豁然。猶若虛空。往見理。理肯之。一日辭理。乞錄稿梓行。刻竣仍回。侍寮奉理。終焉(素弘理嗣)。

杭州慧彰文玉璣禪師

參柏山理。一日登廁。理見曰。清淨地上何撒屎。師曰。乾屎橛。理曰。錯會不少。師曰。和尚作麼生。理纔開口。師曰。錯會不少。理休去。師執侍數載。深領厥旨。出住烏峯。上堂。山僧不會禪。從來異類行。特訪同道人。被強捉上櫬。入隊水牯牛。難辭犁耙分。醜態不能藏。鼻孔幸端正。良久曰。吽。示眾。超山雲唐棲水。眉目分明不二體。阿呵呵當自委。河沙諸佛毫端裏。一切臨風覲面呈。現前諸人會也未。若不會。山僧自道去也。拽拄杖。歸方丈。示眾。江右針杭州線。北馬南舟直無限。以如意一畫云。會麼。良久云。不是知音者。徒射穿楊箭(素弘理嗣)。

溫州山斗吼山震禪師

舉鴛湖用。與雪嶠信。翫月次。信指月曰。者半箇在那裏去了。用良久曰。會麼。信曰。也只得半箇。用曰。者半箇在那裏去了。信亦良久。用曰。也只得半箇。相與大笑。頌曰。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江浸不流。此夕管絃休接拍。風情恐動玉關愁(夢堂倪嗣)。

北京安化嘯堂予禪師

休寧汪氏子。世儒業。因閱竺墳。有出塵志。二親繼歿。從愚山藏薙染。投玄水杲秉具。參本來面目話。六年無所入。偶看般若。至若以色見我分。疑情頓解。參大覺瑒。萬善殿見明覺聰。命司書狀。機緣頗多。未叩安化則。則拈拄杖曰。一口吸盡西江且置。汝試吞拄杖子看。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則曰。尋常喫什麼。師曰。夜叉頭菩薩面。則曰。杜撰禪和。師震聲便喝。則曰。獅子吼。野干鳴。師曰。也要和尚疑著。則打曰。還知落處麼。師擬開口。則又打。師禮拜曰。若不親見和尚。幾被

諸方瞞過。則然之。命掌院事。親炙五載。微旨日益。授偈記荊。繼席安化 上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眼上眉橫。口裏藏舌。尼姑定是女人。秤錘畢竟生鐵。如此分明。何用多說。乃顧眾曰。翻思從上古錐。也是看孔著楔 元旦上堂。塞北風霜結凍。江南梅柳爭春。天時人事。兩兩昇平。會得即是妙旨。何須立主分賓。更若擬議尋思。便是鐵壁面橫。喝一喝云。爐燒紫柏歌堯德。四海朝衣祝聖仁 示眾。豎拂子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莫前難覩。欲明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古德恁麼道。帶累多少人。向聲色裏卜度。安化者裏。饑則喫飯。倦則打眠。那有許多般事。諸兄弟。恁麼會得管取。參學事畢。還有麼。良久。擊拂子曰。但得雪消處。自然春到來(世高則嗣)。

北京蕉園繼遠馱禪師

歷叩尊宿。晚見安化則。則豎竹篋曰。諸方參得的。拈向一邊。且道。者個是什麼。師曰。和尚莫強生節目。則曰。觸不得背不得。畢竟如何即得。師便喝。則曰。汝者一喝。諸方即得。老僧者裏。未敢相許。師擬開口。則便打。師又擬開口。則又打。師點首數下。則曰。汝見何道理便點首。師曰。某見數員知識。如在雲霧中行。今日見和尚。若青天白日之下。一塵也著不得。則曰。汝有此見也。又打。師忽然開解。便禮拜。則頷之(世高則嗣)。

北京弘福源池靖禪師

蘇州馮氏子。禮寒山光剎度。詣愍忠秉具。恒遊講席。參世高則於安化。命掌維那。示看本來面目話。二載未得脫灑。一日遊西山。聞客曰無邊秋色在山林。有省。歸告則曰。某甲今日摸著鼻孔也。則曰。本來面目響。師便喝。則曰。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脚頭脚底。則曰。甚處見得。師曰。何必重栽眼上眉。心則曰之。後付偈曰。車溪宗旨。付爾流傳。一根拄杖。開豁人天(世高則嗣)。

天津大悲慧林光禪師

吳縣張氏子。投安化則披剎。命參本來面目話。一日因僧問睦容。如何是本來面目。容曰。瓮裏何曾走却鱉。師在傍有省。即趨方丈。則問。本來面目響。師曰。描不成。畫不就。則曰。既恁麼。喚什麼作本來面目。師震聲一喝。則曰。喝則從汝喝。還我本來面目來。師曰。到者裏。有口只堪喫飯。則曰。三十棒。且待來日。尋命典書狀。巾瓶十載。乃受印可。初住西山法雲。次遷天寧。後繼主大悲 上堂。喝一喝曰。威音那畔更那畔。直至於今無改變。面目分明只是渠。說與諸人仔細看。且道。看底是阿誰。以拂畫○作拋勢云。拋向古皇前。來朝再打算 立夏上堂。諸佛說不到。祖師提不起。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拈拂子。畫一畫曰。閒坐義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上堂。看破趙州無。筍碎雲門普。拈起石霜笏。打動禾山鼓。拋出雪峰毬。把住巖頭鱗。擺手出天津。達磨不是祖(世高則嗣)。

靜海普度從實處禪師

本郡王氏子。幼習武不樂。禮天童門披緇。命參一口氣不來話。因拽石索斷遭跌有省。呈門。門器之。旋里見大博乾。晚謁世高則于湧泉。甚契。則遷大悲。師任勞匪懈。經十載。漸益厥旨。入室次。則曰。藥山久不陞座。是何意旨。師曰。秋空孤月朗。難教下長天。曰陞座院主問。又作麼生。師曰。一段傷心處。那箇是知音。則領之示眾。開口成雙句。揚眉落二三。點即猶偏執。說之又弗然。既總不是。畢竟如何即得。諸人試甄別看。若不會。二六時中。只在汝脚跟下。慎勿錯過。驀卓拄杖曰。放下著。又卓一下曰。放不下擔取去。示眾。拈拄杖曰。好箇消息。只恐對面不識。便恁麼會。功不浪施。若不會。可放下身心。抱箇話頭。九旬禁足。三切思惟。豎起脊梁。如蛇鑽壁。忽地鑽過。那邊便有如許世界。逍遙自在。任意優游。豈不快哉。還有恁麼人麼。卓拄杖曰。把手教人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世高則嗣)。

濟寧十方澹淵源禪師

本郡張氏子。齠年。圓顛于蓮白。從天寧禮乞戒。命看一歸何處話。晝夜提撕。坐臥不懈禮落堂。師問。一歸何處。禮曰。三角火輪空裏炙。師不覺通身汗流。疑情頓失。即呈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寶劍纔拈。髑髏徧地。禮身肯。命掌記室。次參報恩靈巖。後抵泗水嶧山。聞安化則。即往叩。師資甚契。命理院事。數載。深得奧旨。一日驀召入室。問雪峰鞞毬。禾山打鼓。是什麼意。師曰。打草要蛇驚。則豎如意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曰。賊身已露。則曰。正法眼。為甚向瞎驢邊滅却。師曰。知恩解報。則打一如意。師便禮拜。則印之以偈。出住十方。次遷大悲(世高則嗣)。

神京南泉心禪宗禪師

無錫顧氏子。歷叩名宿。雖有悟入。終不灑脫。嘗請益安化則。猶未解。則屢加痛棒。遂別築一室。名文星閣。晨夕刻責。至忘寢食。一晚聞鐘聲。覺大地震動。聲滿虛空。返觀身心。了無所得。往見則。則曰。且喜汝今日捉賊也。師曰。若非和尚慈悲。幾乎枉遭聖世。則曰。始知吾不欺汝。師珍重禮三拜。則領之(世高則嗣)。

北京安化澹如賢禪師

山陰張氏子。習青箱。喜宗門語。適白下。投若見芟染。詣古林圓具。參靈隱禮。示本來面目話。力參不契。後客牕閱傳燈。識得大蟲原是虎。渙然釋疑。謁靈巖儲。儲舉竹篋曰。者箇喚作什麼。師曰。蘇卿原是漢朝臣。儲曰。一口氣不來。什麼著脚。師曰。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儲器之。最後參世高則于安化。一見緣契。命充維那。一十五載。深悉微旨。一日召入室。驀頭打曰。只此一棒。具縱奪殺活。汝作麼生會。師曰。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則又打曰。者一棒響。師曰。也知和尚太煞婆心。則曰。未在更道。師便與一掌。則拓開曰。莫亂作。師便禮拜。則曰。如是如

是。付偈記荊(世高則嗣)。

北京天龍致和中禪師

浙婺浦江人。投華藏慧峰披緇。喜誦持峰誨曰。誦經不通理。循行數墨流。明心達本源。方名誦持經。師請益曰。如何即是。峰曰。須親知識。則不失出家志。師遂北遊於憫忠。受具習律。一日忽思受業語。即謁隆恩園。看無字話。刻究累歲。適出門聞呼犬聲。有省。呈偈曰。主翁驀一喚。昂頭便轉身。觸著些毒氣。齧殺天下人。園為稱喜便問。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和尚也要照顧。曰如何又道有。師曰。雪壓梅梢冷。應知別有春。園曰。善自保護。再叩大憬敏。敏曰。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塞北薰風冷。廣南冬日和。曰離却有無道句看。師曰。釣魚何必子陵臺。敏打曰。者躲跟漢。師拂袖便出。晚參安化則。則問。聞你會得無字。是否。師曰。和尚為甚杓卜聽虛聲。則曰。既是無。用會作麼。師曰。劈破虛空捻出髓。則曰。未在更道。師曰。放出凌天鷲。冲開碧落圖。則曰。放與三十棒。師曰。某甲今日乍到。不敢觸忤和尚。則契之。師親侍數稔。洞明玄旨。則印以偈。命住天龍。次遷華藏(世高則嗣)。

北京觀音天然定禪師

禮安化則出塵。命看無字。次參溟波古。一晚古落堂。謂眾曰。看話頭要親切。如立在萬仞懸崖上。忽然撲落到底。直得無一點氣息。向者裏甦醒起來。方有少許相應。聲未絕。師豁然省悟。便起身作禮。古曰。此是風力所轉。師便喝。古便打。師連喝兩喝。古曰。何不道一句。亂喝作麼。師又喝一喝。歸位。開靜後。古喚師入室。問你為什喝老僧。師曰。學人見和尚跌殺在萬仞崖下。特來相救。古撫掌笑曰。冷灰裏一粒豆爆。師亦撫掌曰。活也活也。自是機鋒敏捷。復省則。則問。你有箇入處是否。師曰。和尚莫妄聽傍言。則曰。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乃指面前曰。因什物物顯現。師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則即入方丈。掩却門。師不解意。轉展懷疑。立至夜深。擡頭見月。清光萬里。從前所有。廓然不見。次早扣方丈門。則曰誰。師曰元定。則曰。道得即開。師曰。若有開口處。即不來見和尚。則開門曰。老僧只要子恁麼。師珍重禮三拜。則頷之(世高則嗣)。

蘇州聖蓮吉庵貞禪師

本郡錢氏子。北遊京師。禮安化則刂落。參三不是話。南旋謁金粟石庵瑀。屢呈見。瑀與掃却。一日。聞隣僧曰。不經霜雪操。那識歲寒心。有省。即回虎丘。參天鼓震。偶侍山門外行。震問。古人為什麼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師曰。熱心片片。震打曰。且照顧性命。師引頸曰。要頭便取去。震曰。逢人但恁麼舉。師指千人石曰。者是生公說法處。震異之。復覲則。則曰。南方去得箇什麼來。師曰。空手去。空手來。則曰。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則曰。脚跟下道句

看。師禮拜曰。今日又得親見和尚。則頷之。康熙壬申二月望日。告眾畢。說偈曰。來也落落脫脫。去也脫脫落落。且道是箇甚麼。咄。萬里長空飛一鷲。瞑目而逝(世高則嗣)。

天長藏經院清映潤禪師

三阿蔡氏子。幼生多疾。父母捨。從靈幼老宿圓顛。訓以禮誦。每讀惟此一事實句。懷疑不輟。往千華具戒。精習毗尼。企慕禪宗。遂參天竺珍于夾山。屢蒙示棒。未得悄然。後遊金門。謁安化則。則曰。甚處來。師曰天長。則曰。天有多長。師擬答未恰。即求住。則命充記室。令看萬法歸一話。憤發提參。無所透路。除夜聞爆竹聲。疑情頓釋。即往方丈。則曰。今朝除夜。作麼生烹露地白牛。與眾分歲。師展兩手。則便打。師以手加額而出。則默契之(世高則嗣)。

英麓天寶劍鋒峻禪師

性剛利。徧謁知識。無契其心。聞古壁文孤邁。竟造三角。文一見。即舉首眾。一日舉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因緣。請益。文令師自念。至王老師不打破鼓處。文曰。住住。恁麼則德山休去也。師曰。者老漢一場敗露。文曰。你又作麼生。師曰。某甲到者裏。禮拜何辭。文曰。切忌草草。師轉身便出。文閉却方丈 示眾。二十年來行脚。身貧竟無襪著。坐斷千峰萬峰。轉見脚無處插。復展兩手云。有甚麼法 後繼席三角。晚參。盡大地是箇院子。挨拶不入。盡大地是個自己。從來不識。盡大地是箇盞盂。沒處喫食。盡大地是箇道場。無門可出。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大地拈來是甚麼。無人搆得奈如何。桃花笑破靈雲眼。鄭十三娘一老婆 示眾。舉殃崛持盃因緣曰。長者因事問事。世尊就車打車。殃崛勞而無功。喝一喝云。今日錯下名言。頌曰。淡抹濃粧倚翠樓。隔廉風月動閨愁。一聲杜宇園林過。驚破莊周蝶夢遊(古壁文嗣)。

廣西龍峰鐵輪印禪師

上堂。炎炎六月火生冰。杲杲長空日一輪。萬里青山回首處。白雲冉冉襲氤氳。以拂畫圓相云。大眾于此會得。入我法中。勿論凡聖智愚。施為舉措。咸遵舊令。要明格外單傳。斬新條令。不免借龍峰鼻孔出氣。擊拂子一下(古壁文嗣)。

蘄州三角連度淵禪師

修水盧氏子。年十五。禮白蓮誠祝髮。執勞五載。忽思生死事大。徑造法昌。昌命看一口氣不來話。至三七日。聞爆竹驚聲撲下單。昌近前曰。且喜好消息。師作禮曰。某甲參究。目不交睫三晝夜。覺前後無際。昌曰。而今不要你參禪學道。只要你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師自念。佛法不是小可。遂徧叩江楚。至鳳山。禮東巖璨。執侍六載。璨一日喚師入室。命作本來面目頌。師曰。黃河曲也水灣灣。面目分明不用參。換却雙眸天外看。回頭石馬過千山。璨稱賞之。遂印可。師嗣禮天峰性于多雲。

明年。性赴三角請。命師首眾。經七載。性受東永福請。命師繼席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皤皤雙徑月。照徹蠡湖冰。曰如何是相承底事。師曰。偶踏青林路。今來最上頭。乃曰。奮踞地獅威。千箇萬箇。頂[寧*頁]火迸。及盡去也。草偃風行。正當恁麼時。向上一著。壁立千仞。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諸人。向者裏透脫得。始有喫棒分。何故。龍門瀉下飛騰勢。倒嶽傾湫徧五湖(東巖璨嗣)。

蘄水吳山楚石琇禪師

湖南吳氏子。母夢月輪墜榻。驚趨戶外而生。十六。出家于崇法寺。十九。參蘿月于圓通。二十三。謁法昌受具。看竹篋子話。有省。隱住白雲山。一日過溪遇虎。徧身毛豎。師默思。此是宿業所致。將平生事。一時放下。危坐溪邊。俄頃虎去。師乃捨庵出山。謁黃檗杲。後于百丈。破竹傷指。始透古人關鍵。晚參東巖璨于雙林。璨問。那裏來。師曰雲居。璨曰。既是雲居。因甚到此。師曰。龍行虎驟。遂執侍六載。凡應機深契璨意。有克紹許英靈奕葉芬芳起之句。師稟囑。隱于硃砂巖吳山寺舊址。結茅自勵。三十年。影不出山(東巖璨嗣)。

淮安心宗誠然禪師

侍主峰法最久。一日法問。無水不朝東。為甚溯流西行。師曰。大海知足。應須倒流。法曰。倒流一句作麼生。師曰。恁麼則左右逢源去也。法然之。康熙丁未秋。法上堂。拈衣拂云。龍淵虎穴任縱橫。大抵還他氣象雄。不是山僧呈醜拙。驚人浪裏獲獰龍。心宗然公。識見無疑。侍老僧有年。今日兩手分付。一任倒用橫拈。光揚法化。師珍重禮三拜(主峰法嗣)。

石門天柱機峻禪師

參古燈炯於仙居。請益禪要。命看無字。炯住青蓮。師亦隨之。制期。炯落堂。問眾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還有道得者麼。眾無對。炯震聲一喝。師不覺通身汗下。疑團頓釋。即呈偈曰。一喝虛空撲落。驚起海底泥牛。直得通身汗下。徹骨徹體風流。炯頷之。即以偈印曰。一回汗下釋疑團。徹骨風流眼界寬。翻憶當年無字話。令人幾度恨無端 示眾。舉鴛湖用因金明進參。纔跨門便去是甚麼。進擬對。用震威一喝。進豁然契悟。便掩耳而出。頌曰。萬疊銀濤漲禹門。揚髻鼓鬣有鯨鯢。一聲霹靂驚天地。直得風雷宇宙昏(古燈炯嗣)。

蘇州雷音道成宗禪師

參古燈炯於金明。炯問。上座字甚麼。師曰。道成炯曰。道既成。又來者裏作麼。師曰。若不來。怎知道成。炯曰。如何是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炯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炯喝曰。是誰見。師擬進語。炯便打。師曰。和尚莫強抑人。炯叱曰。我強抑你。連棒打出。師曰。某特來親近和尚。懇求慈悲。炯復喚師近前。師便掀倒禪床。炯曰。者風顛漢。師曰。適來不合打某甲太過。炯曰。你

作打會那。師曰。和尚也不得作風顛會。炯曰。是汝深明棒頭事。師便禮拜。炯然之(古燈炯嗣)。

真定報恩樗木潔禪師

錢塘鍾氏子。投北京三教祝髮。詣安化則求戒。命參無字。復徧叩叢林無所入。叩青蓮炯于天津大悲。纔跨門。炯便喝曰。者裏無你著脚處。即推出。師良久復入。炯又喝。師于此有省。擬禮拜。炯便掩却門。明早師入室。禮拜曰。和尚昨日著賊也不知。炯曰。昨日且置。今日事作麼生。師便喝。炯曰。汝深明昨日事也。師禮拜。炯命理院事。後晦跡五臺數載。住報恩。小參。一箇破沙盆。且喜大家撐。日日齋時飯。滿盤誰解吞。解吞則不無。且道。是甚麼滋味。山僧不惜口過。與你諸人道破。飯却是米做 住盛京雷音寺。示眾。固安邑裏諸檀度。笑我終朝祇默坐。忽地雷音轟夜半。燈籠露柱成錯過。休錯過。積劫泥團俱裂破 住宣府法華寺。上堂。僧問北方佛法。與南方佛法。是同是別。師曰。塞北霜前冷。江南雪後寒。曰還有分別也無。師曰。三千里外不得錯舉。乃曰。萬里城萬里山。行人到此絕躋攀。一輪明月自千古。迴出而今宵漢間。除烽火息狼烟。東西南北慶安然。大眾且道。承誰恩力。卓拄杖云。烏藤七尺凌天際。一念無私頌萬年 上堂。上無佛可成。下無生可度。一炷清香。閉門打坐。恁麼施為。切勿錯過。召眾云。還會麼。萬全衛畔。車馬大路(古燈炯嗣)。

長洲無住子陳玉文居士

年十九。登己卯賢書。即任南京御戎事。屢經衝險有感。辭歸。乃學猿公之術。因閱壇經。至不思善不思惡處。有疑。久無所入。後聞僧曰。善惡都莫思量方為究竟。有省。值友華慧生。偕參石帆于慈航。問親到寶山。乞師一接。帆將茶劈面潑云。會麼。士曰。且喜趙州放光。石曰。莫眼花。士一喝便出。石謂華曰。者漢。異日興風作浪去也。士於此悟入。雪竇雲。至松園。邀士往東禪。雲曰。如何是最初一步。士曰。看脚下。雲曰。莫被斷貫索絆倒。士曰。謝師指示。雲拈偈贈曰。一片無瑕玉。通身只淨文。等閒高著眼。覷透復何云。蔣虎臣太史。招士同參鄧尉壁。囑曰。陪坐七堂。士曲就虎刻究無所得。乃贈偈曰。萬峰絕頂見空王。撥轉靈明照十方。荳爆寒灰紅彈子。何須更用煉金剛。虎忽悟。撫掌大笑。報恩賢至舍。賢舉杖曰。者箇人人本具。因甚摸不著。士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賢曰。汝還得麼。士曰。和尚也須照顧頂門。賢撫士背曰。瞞你不得。士禮拜。復數參知識。無不契機。暨謁大悲炯。炯曰。聞你久參諸方。何處得力。士曰。總沒交涉。炯打曰。者一棒。作麼生會。士曰。婆心甚切。炯曰。莫錯認好。士曰。阿誰不恁麼。炯曰。本分上。道一句看。士曰。渴飲饑餐。不為分外。炯印以偈。士亦以偈謝曰。兩拂從初地。一朝雨露深。當軒懸祖意。喜得古人心。炯曰。如是如是。一日三壘雄見訪。談及古人公案。

雄曰。如何是居士修證不無。污染不得的。士豎一指。雄曰。藏身處沒踪跡。為甚露出尾巴。士曰。沒踪跡處不藏身。方為好手。雄打曰。漏逗不少。士曰。却被和尚看破(古燈炯嗣)。

霍山鳳鳴慧超先禪師

參天峰性。性問。如何是上座本分事。師曰。舌鋒滿口。性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道。性曰。為甚不道。師曰。恐驚動和尚。性策起兩眉曰。道道。師便禮拜。上堂。剖一微塵。出如來大經卷。豎拂子云。大眾且道。者是什麼經。有僧出。師曰。明破即不堪。便下座(天峯性嗣)。

九江崇壽乳石顯禪師

參天峰性于三角。舉靈雲見桃花因緣徵詰。有省。示眾。舉徑山南明廣示眾云。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跳-兆+孛]跳。明月池傾天。頌曰。太平無事刀開鞘。煩惱之時劍入匣。忽聽秋風嘯一聲。忙轉深宮著鎧甲(天峯性嗣)。

黃陂白龍遜野胎禪師

參三角性。性問。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底人。到者裏因什不會。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性曰。古人。為甚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師曰。將謂別有。性曰。你即今又作麼生。師曰。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性頷之(天峯性嗣)。

廣濟鶴林漢辰弘禪師

舉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頌曰。青山青白雲白。水向東流星拱北。攜樽夜酌小樓頭。醉看峰前千古月(天峯性嗣)。

黃梅鷄鳴蔭遐樹禪師

參天峰性于多雲。纔跨門。性問作麼。師曰。親近和尚。性曰。將甚麼親近。師曰。請和尚定當看。性曰。不勞一撈。師曰。恁麼則典牛質庫耶。性點首。師禮拜(天峯性嗣)。

蘄州獅子衝木口禪師

參多雲性。性豎拄杖云。還識者箇麼。師便喝。性便打。師又喝。性又打。師曰。和尚得與麼性躁。性曰。汝適來得與麼好喝。師曰。不因柳毅傳書信。云何得到洞庭湖(天峯性嗣)。

武昌黃龍振子鐸禪師

參廣教玉。發明心地。性敏捷。穎悟超卓。徧歷叢林。無可其意。與雲石源友善。盤桓數載。聞永福性鉗錘。往叩。一語機契。便曰。此真我師也。次早即辭歸護國。眾號師為一宿禪師。住後示眾。舉二祖南宗印。參三角喜。請益趙州置筭撫掌大笑。因緣。角連打二掌。宗曰莫當得麼。角又打。宗曰金鑰不辨玉石不分。角大笑出法堂。宗一日聞僧誦風鈴偈。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計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

風說與個中人。乃有省。呈似角。角可之。頌曰。荷葉羅裙一樣裁。芙蓉笑臉兩邊開。直入池心看不見。歌聲必定有人來(天峯性嗣)。

松江秦瞻明居士

參天峰性于種福院。性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你作麼生會。士曰。某到者裏却不會。性曰。山僧正要箇不會底。士曰。和尚為甚放學人不過。性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士禮拜(天峯性嗣)。

蕪湖福嚴鞠庵輪禪師

晚參海月啟。纔跨門。啟問。是什麼。師曰某甲。啟拈棒直打出。閉却門。師曰。久聞海月。果然寒光逼人。啟却開門曰。上座。是那箇魔王窟裏來的。師攔腮便掌。啟曰。不必。也只要上座打得搆。山僧便罷。師禮拜曰。和尚知恩即得。啟深契忍仙喆參。師一見機契。尋命齋。師拈糍團問。若喚作糍團。入地獄如箭射。喆曰。和尚婆心太煞。師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喆曰。謝和尚賜齋。師乃覆却碗曰。且道。契箇甚麼。喆曰。且喜財法二施。師頷之(天岩啟嗣)。

泰州藏經卍庵純禪師

上堂。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天皇皇。地皇皇。曰只如五祖道鉢囉孃。意作麼生。師曰。路逢瞎波斯。滿口嚼冰霜。僧禮拜。師曰悔。曰悔箇什麼。師曰。對面不相識。誰不著慚惶。僧無對。師便打。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是江南。便是江北。曰還到和尚此間否。師曰不到。曰為甚不到。師曰。我者裏使他不著。(天岩啟嗣)。

揚州大庵禪師

舉天巖啟小參。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至。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聽。海月不信。諸人不信。海月不信。且道是同是別。頌曰。風前一曲透離微。今古無人和得齊。仙子騎龍歸碧漢。癡人猶辱夜塘西(天岩啟嗣)。

太倉問梅舜日杲禪師

吳門馮氏子。幼習儒。偶閱羅念庵詩。籠鷄有食湯鑊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之句。師意惻然。即詣繡雪。禮宦陳修剏染。嘗竟日不語。一日歎曰。若不明道。出家何益。直趨方丈求示。執侍七載。得徹法源。初住圓覺。示眾。梅檀林獅子窟。狐狼野豕無踪跡。雲門一字太粗疎。洞山五位何綿密。為仰法眼兩相當。捏怪弄鬼神爭漆。惟有臨濟較些些。逢人慣作白拈賊。且道。杲上座又作麼生。揮拂子云。坐臥閒房春草深。指揮如意天花落。托盞上堂。佛法徧在一切處。千眼大悲觀不破。鉢盂開口語喃喃。大地撮來粒米大。梅花引客試春衫。三三兩兩成行五。忽然撞著鬪雞兒。忘却當年胡達磨(宦陳修嗣)。

蘇州西山自耘田禪師

本郡人。博綜羣典。徧遊講肆。聽法華。至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有疑。遂問曰。未審是那一事。座主沉吟莫能對。謂曰。須是請益宗師方知。師乃謁宦陳修于問梅。修問。向在何處。師曰教下。修曰。即今在何處。師無對。修大笑。師面赧。于是猛參至忘寢食。一日聞梆聲。覺身心泰然。疾趨方丈曰。今日要打老漢去。修引頸曰。便斫頭去也不妨。師擬議。被修痛打一頓推出。師自謂曰。本來現成。為甚道不出。愈加策勵。經行次。忽風作。見落葉旋轉。即悟徹。乃入室呈解。修曰。如是如是。師禮拜(宦陳修嗣)。

太倉顧商雨孝廉

婁東望族。心慕禪宗。嘗閱內典。謁金明進。不契。進指參問梅修。修問。居士何字。士曰商雨。修曰。試下一點看。士擬議。修曰。且喜密雲彌布。士猶茫然。遂日夜研究久之。侍修次。見僧做麵。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修曰。兩手輓麵杖。士曰。還有祖師意否。修曰。雪浪捲春風。士點首。修曰。見何道理。士曰。何處不風流。修然之(宦陳修嗣)。

建寧龍珍覺圓胤禪師

閩縣周氏子。母施氏。禱大士像。感白光燭室如晝。有娠。不茹葷。師兒時。每聞殺生聲。輒悲號不已。釋之則婆和喜甚。及卅。見僧便謨拜。稱大士號不輟。有梵僧。謂其父玉壺曰。此子非俗器也。壺怪不與語。門送揖而不見。壺驚異悔過。師十七。有出塵志。以二親不允。積鬱成疾。越明年。父母繼歿。即禮科山埜祝髮。造鼓山霈受具。求開示。霈命看父母未生前話。遂徧叩八閩知識。欲出嶺。因兵阻。乃結茆西峰三載。惟有一箇話頭。後緇素請歸科山。時時現曇。寓本庵。嘗蒙策發。一日聞客僧相語。曰盡大地是箇自己。師豁然心開。從前所有。一時冰泮。師詣求證。曇問。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師曰。紅爐飛片雪。曇曰。未在更道。師曰。庭前擲碌磚。曇甚喜。曇住鳳山。命師首眾。盤桓十載。一日曇落堂。問眾曰。鳳山一期。柴火甚熱。汝等作麼生。師曰。烘得泥牛背汗流。曇曰。許你道得一半。師曰。如何是那一半。曇拈棒便打。師把住送兩送。曇曰。那一半。師曰。大眾證明。曇曰。未在。師禮拜。曇頷之。康熙庚戌秋。曇付以偈。明年命分座龍珍 上堂。喝一喝。召眾云。會麼。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乃顧左右云。噫。不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 上堂。彈夜光於碧漢。不可謂星。沉韶華於清流。不可謂月。拍禪床云。且道。星耶月耶。韶華耶。夜光耶。喝一喝云。者裏辨得出。許你覺戶不掩。對月無迷示眾。神龍。何德於萬物乎。動則務為雨澤。虺蛇。何怨於萬物乎。動則務為毒害。不為恩仇。萬物皆有。以見於○。此其皆有。不能自己者。○[○@X]○已矣(時現曇嗣)。

泉州開元希覺銳禪師

晉江林氏子。母康氏。覺有娠不茹腥。一日。父遠見屋上火光衝天。白鶴旋鳴。急趨歸。乃誕師。[口@力]地一聲。怡然而笑。父怪之。及長。不共兒戲。一日見僧持鉢。如舊識。問曰作麼。僧曰。我只恁麼。你不恁麼那。師喜之不禁。即欲出家。年十四。恃怙俱忘。憂奮幾絕。服畢。禮戒壇冲如煌剎度。朝夕落落。無有是處。因閱傳燈。至斷橋倫命高峰。參萬法歸一。于此有疑。年二十二。有方僧激揚。師於佛前。誓七日為限。不悟即斷其臂。遂寢食都忘。單提一箇話頭。第七日早。聞鐘聲響徹天地。通身慶快。乃謁鼓山霽受具。歷參名宿。稱為法器。一日危坐。聞隣僧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師豁然述偈。後聞時現曇開法承天。師往叩人事了。曇問。上座年多少。師曰。與虛空同生。曇曰。還有人相伴麼。師曰。從來不假他力。曇曰。如何是汝自己力。師驀與一擲。曇曰。者漢也解恁麼那。命師首眾。一日呈頌本。方跨門。曇問。是何物。師呈頌本云。請和尚定案。曇接得。便擲于地曰。何勞恁麼。師乃頓悟。以手掩曇口。曇曰。你見何道理便如是。師曰。今日看破和尚了也。曇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師曰。說什別時。要打便打。隨聲便掌。曇曰。又恁麼那。後命師入室。問曰。世界蕩盡。無見無聞。向甚麼處去。師曰。石虎當途踞。曇頷之。付師法偈。次年。曇遷化。眾請師繼席承天。無何。又請興復崇福舊址。不三載竟成叢林(時現曇嗣)。

天津先登皓月皐禪師

霸州鄧氏子。卅歲。隨父遊講肆。嗜踟躕。閱楞嚴。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有疑。值世艱。依天津雲庵剎落。遂參慈翁森。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森喝曰。誰教汝恁麼。師亦喝。森曰。石上又生苔。師擬議。森便打。往親大覺瑋于萬善殿。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瑋打曰。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師舉拳曰。者箇響。瑋曰。放下著。師便喝。瑋曰。鞞泥團漢。師疑益切。遊盤山。聞僧誦曰山河大地咸是妙用真性中物。有省。即造見雪子淨。淨便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春日晴黃鶯鳴。淨伸一足曰。老僧為甚翹足。師曰。貧人思舊債。淨以足畫一畫曰。者裏道句看。師曰。請和尚收足。淨曰。未在更道。師便喝。淨頷之。未幾。淨遷西山永壽。命師理院事。淨示寂。師率眾建塔于本山。眾即延師繼席(雪子淨嗣)。

義水宜林天則能禪師

黃岡康氏子。投本郡安國剎度。圓具于杏巖。慕南宗之盛。一錫徧參。初謁金陵天界。盛看三不是。有省。到龍池微。見堂榜曰。若有看經念佛持呪禮拜者。到者裏急求懺悔。遂通夕不安。次早入室。微舉起扇子曰。會麼。師曰不會。曰為甚不會。師曰。非我境界。曰汝何方來。師曰湖廣。曰黃梅佛法如何。師曰。夜半付盧能。泥

牛歸雪嶺。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和尚道甚麼。微便喝。師拂袖而出。復到紫蓋天童雲門。俱機契。最後謁山翁恣于道場。深得奧旨。命師首眾。無何。風鶴不寧。遂旋楚之義水。結茅語嶇山。適東林山鐸在。開法能仁。師往謁。值山上堂。師問。世尊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底事。在曰。適逢山僧陞座。師曰。一枝無孔笛。吹出萬年歡。在曰。罕遇知音。師曰。從茲高步華峰頂。法法頭頭總不疑。在曰。如何是你不疑處。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在曰。記取三十棒。是冬。付師衣法。囑依舊處上堂。栗棘蓬三葉五葉。金剛圈一個兩個。衲僧吞跳得。於一毫頭上。卸却干戈。吞跳不得。辜負平生行脚。諸仁者。畢竟作麼生。卓拄杖下座示眾。與女子出定因緣。頌曰。手把瑤琴月下彈。疎庸乘醉倚闌干。默地喚歸霜夜夢。撩天黛色映晴嵐(山鐸在嗣)。

太陽以山聞禪師

蘄水陳氏子。其先世有孝聞。師生而莊重。喜樂不干懷。偶至大冶平等山。閱七佛偈。手不忍釋卷。遂投披削。精究毗尼。過午不食。接人以慈。語不傷物。世稱古佛。參能仁在。獲心印示眾。舉臨濟三頓棒因緣。頌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禹門若不風雷送。怎見洪波萬古聲。又頌婆子燒庵曰。枯樹上銀花簇簇。寒巖中瑞霧重重。四時活計身無累。閱徧炎涼倚碧松。勘人何處動嗔容。黑山輓出團圓月。鐵壁千尋絕塵踪。師著。有學海源珍書一百卷。行世(山鐸在嗣)。

黃州龍泉石源雲禪師

麻城周氏子。禮興善戒祝髮。謁禪通是圓具。命掌院事。順治丁酉。參天界盛。不契。即南下。見弘覺古南報恩雲門龍池。俱有機語。庚子歸里。參廣教玉久之。玉問。欲明一切明。欲了一切了。為甚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師曰。徒知金玉易。那辨楚王心。又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即不問。因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玉深肯。過三祖。訪湘翁法。敘及五宗。各有其旨。遂疑臨濟三頓棒。至破夏等語。後歸白虎。乘涼次。見明月出。礙霄之物。始得泮然。是冬。隱居大石山福林故址。癸卯。遷石門黃荊庵。師輯五宗聯壁。遍索諸祖遺稿。復過廣教玉。以太平方丈。命師主之。秋過華桂。索斷橋下諸祖機語。與在盤桓屢日。在曰。據公見解。有過人處。待來春著人送公至金明。必師資有分。師笑曰。若去金明。則喪我兒孫。後在赴龍興。師結茆白雲山。彙聯壁稿成。庚戌春。再參在於龍興。解制上堂。付以法卷上堂。去年四月八。將此身心奉塵刹。土地都忙倒。帶累菩薩摩訶薩。今年四月八。燈籠露柱齊撲瞎。毗藍園內掣風顛。做甚手脚。拄杖子忍俊不禁。現神變異。踊身梵天。與百億虛空鬪額。火蛇吞却鐵崑崙。水上紅旗。千個萬個。一時燒殺。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上堂。平田淺草翻珠浪。烏石嶺頭。有一句子。南嶽也恁麼道。馬祖也恁麼道。臨濟也恁麼道。楊岐也恁麼道。

。徑山也恁麼道。淨慈也恁麼道。車溪也恁麼道。普明也恁麼道。金明也恁麼道。東林也恁麼道。新龍興也恁麼道。大眾。還恁麼會麼。若恁麼會得。駕無底鐵船。一任冥海天池。釣彼脩鯤。長風直破。倘或不會。山僧重下註脚。良久。拍禪床下座。東林在大祥。上堂。懸羊頭賣狗肉底老凍儂。一年一度有甚麼憑據。生鐵鑿上。活烹佛祖。赤沙灘上。撞著馬郎。帶累許多人。生陷阿鼻。致令大地平沉。徧界不覩。然雖如是。且道。大逆雲今日到者裏。不立戶限。不涉主賓。又如何相見。以香插爐云。紫柏黃檀纔篆靄。九霄鷄唳鳳呈祥(山鐸在嗣)。

英麓興福等輝欽禪師

楚之安陸人。投鄂州洪山剎度。習楞嚴。素居講席。聞山鐸在風高。棄席往參。在舉庭前柏樹子話。問曰。座主講多般經語。此語出何典。試講遍看。師罔措。求入堂行七。七畢。在喚座主。師應諾。在曰。柏樹子而今講得麼。師赧然欲進語。在曰。錯過了也。便起身入室。師疑愈切。徧閱教典。無一辭可措。便入寮閉戶。斷絕水穀。以悟為期。在于戶外。逼拶益切。至第五日。聞板聲頓悟。疾趨方丈。在惟手舞足蹈曰。此回欺公不得也。師曰。和尚恩逾父母。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安職陞座。師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意旨如何。在曰。一個閒人天地間。師禮拜。山曰。你作麼生得與麼徑捷。師曰。早知龍蟠深水裏。傾湫倒嶽過多時。在曰。不要打溼老僧衲衣。師拽出首座曰。堂頭老漢。今日不著便。何不拔劍相助。首座擬對。師掌曰。又淹殺一個。拂袖歸眾。在曰。好與三十棒。師一日與石源雲相見。同時一喝。各歸本寮。僧舉問在曰。昔臨濟會下。兩堂首座。同時一喝。時有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曰賓主歷然。即今二上座。同時一喝。未審還有賓主也無。在曰無。僧曰。為甚却無。在曰。不同臨濟。其僧休去。三日後。復請益前話。在曰。要會龍興賓主句。須問堂中二驢漢。僧問師。師曰。禮拜向汝道。僧禮拜。師便打。又問雲。雲曰。與我過茗箒來。僧過箒。雲亦打。僧擬進語。雲又打。僧禮拜云。好個消息。雲曰。驢漢道甚麼。堂頭若知。打折你腰。僧至晚。潛詣方丈。通所得。在命侍者。喚師與雲。不容分說。各與二十棒。趁出。住興福上堂。擊石火閃電光。眨上眉毛。錯過了也。卓拄杖下座。壬戌正月十七日。示微疾。書偈而逝。塋全身于本山之前隴(山鐸在嗣)。

撫州荊溪雨山越禪師

本郡夏氏子。因世亂。投廬山金竹坪出家。參湧蓮文。有穎悟。與以山等輝。徧參知識。及諸講肆。晚叩在于華桂。值在上堂。師問。機回虎豹趨。山嶽玉轉。神鯨奔海淵。律令斬新。即不問。臨濟綱宗。意若何。在曰。閃爍電光迷宇宙。師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在曰。幾家愁閉雨中門。師禮拜。又一日問。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如何是一花百億國。在豎拂子。師曰。如何是一國一釋迦。在以拂子便打。

師曰。梅因雪壓方知操。誰是知恩解報恩。在曰。忤逆聞雷。師禮拜 示眾。舉徑山廣參車溪冲。每聞示誨。必垂淚刻究。一日偶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呈冲。冲印可。即舉首眾。師頌曰。河出圖。洛出書。藍田產美玉。赤水育玄珠。仙姿不是人間種。殼裏藏身供上厨(山鐸在嗣)。

蘄水增福尼聖拙地禪師

親在最久。一日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和尚又為阿誰。在瞪目視之曰。將謂汝是個人。師便掩耳而出。在曰。三足蝦蟇飛上天。師住庵事母。二十載不出山(山鐸在嗣)。

齊安上方古輪玉禪師

本郡張氏子。投能仁祝髮。參山鐸在。發明心地。侍隨三載。在赴龍興。命師繼席華桂 圓華嚴期。僧問。華嚴服畢。千佛筵開。諸護欽崇。未審以何為驗。師曰。梅舒香噴三冬煖。曰恁麼則坐斷天下人舌頭去也。師曰。泉落空巖九夏陰。曰華峰法雨超羣表。大地蒼生盡沐恩。師曰。合取口(山鐸在嗣)。

廬山東林耳觀演禪師

禮在披緇。參四祖顯。有省。依在最久。在住東林能仁龍興。命掌院事。在一日因塵入目。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為甚一塵不納。師曰。和尚今日一場敗缺。在曰。非公境界。師便出方丈(山鐸在嗣)。

嘉興金明晦岳旭禪師

蘄水王氏子。幼不食腥。七歲。禮萬福心勿染。參山鐸在於華桂。命看萬法歸一話。師朝夕參究。寢食無安。一晚聞鼠嚙琉璃墮地。覺身如虛空。洞然無際。述偈呈在。在以師年稚。作色待之。師亦不自肯。年十九圓具。過午不食。坐不脇蓆。律身精潔。在俾為侍者。前後八載。入室次。在問。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汝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便喝。在曰。者喝落在甚處。師曰。劈破虛空。在舉拳曰。破得者個麼。師擬進語。在驀扭住。送至地曰。且道。者個是甚麼。速道速道。師豁然。乃曰。和尚且放某甲過。在即放起。師隨與一掌。在曰。恁麼那。師又掌。在曰。莫亂作。吾望子久矣。師珍重禮三拜。在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偶閱臨濟正宗源流。至黃檗吐舌處。師忽失聲曰。嘎。黃檗老漢恁麼那。驟趨方丈。在曰。有甚麼事。師曰。事即有。恐觸忤和尚。在拈棒便打。師捉住送兩送。在震聲一喝。師唯然點首數下。在曰。識此一喝。恩大難酬。師斂手作女人拜曰。屈屈。在深肯。付偈。後南下。徧訪吳越知識。嘉禾縉紳請住金明 上堂。諸佛慧命。列祖心宗。覲面提持。一肩擔荷。搥毒鼓于機前。振洪鈞于未兆。顯出衲僧巴鼻。豁開向上重關。此猶是古人履。未為越格超宗。大眾會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者裏會得。臨濟三元。洞中五位。是甚麼閒家具。若欲克復嘉猷。挽回末運。直須一踏鴻門開兩扇

。雍雍佳氣樂寰區 示眾。虛玄大道體全彰。物物頭頭盡顯揚。海月湖天空濶處。珊瑚翠竹裊斜陽。千門萬戶重重透。理事雙融絕較量。諸仁者。謾揣詳祖翁一片閒田地。兒孫永劫受餘殃。拈拂子畫○相云。大眾到者裏。也須汗流浹背始得 端節示眾。今朝五月五。月輪大如斗。照徹五須彌。舜若顛倒走。驚起桃符神。撞破帝釋口。拈拄杖旋轉曰。拄杖子。忍俊不禁。隨例打筋斗。喝云住住。不可莽鹵 示眾。十五日已前。煙迷古渡。十五日已後。月缺清池。正當十五日。青松棲白鶴。碧沼綻紅蓮。寒山子知不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示眾。齒上毛撐玉殿開。坐看露柱自懷胎。生兒不食人間乳。日把靈芝石上栽 示眾。若論此事。山僧實無下口處。只得向第二門。與諸人道破去也。隨搖手云。莫莫 晚參。心不是佛。造作即乖。智不是道。用修還錯。從上佛祖。歷代古錐。說心性判古今。大似挑燈白晝。龍淵者裏。不是盡法無民。蓋為諸人千里尋師。不遇作家。終成廢器。入我門的。直教吐盡野狐涎。脫却鶻臭衫。換骨洗腸。少許相應。不爾則閻羅大王。不怕多知多解。莫言不道 小參。僧出叉手立。師曰。是誰使汝顛倒。僧低頭視師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也不知。師便歸方丈 示眾。舉車溪冲云。世界如許廣闊。為甚在山僧手裏。師曰。徑山道。雖十成。不顧通身泥水。世界既在手裏。且道。甚麼處是老漢立地處。便起身入室(山鐸在嗣)。

漢陽大別性範琪禪師

孝感劉氏子。禮月輪老宿出家。參龍興在。在今看三不是話。有省。呈偈曰。彌天大舍暗藏形。突出山河礙眼睛。十二瓊樓都折倒。機前獨露舊時人。在問。如何是舊時人。師便喝。在曰。一喝分賓主。你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和尚坐。本琪立。在指露柱曰。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甚麼時節。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在然之。師執侍五載。盡得微旨。及在示寂。同晦岳旭。至金明見東巖璨。遍參兩浙名宿。無不契機。戊午春。一錫旋楚。混跡脫白之地。不欲為人師表(山鐸在嗣)。

鄂州普雲石航宗禪師

初參棲賢敬。領受心要。後謁龍興在。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在打曰。雪色連天暗。空花滿地鋪。師曰。畢竟如何。在曰。邨前張大媽。削髮李尼姑。師廓然有省。呈偈曰。不是心不是佛。生鐵崑崙當宇宙。和身一拶頂門通。萬象森羅齊突兀。在豎竹篋曰。者個響。師便喝。在便打。師掣竹篋擲地曰。和尚今日打某不得。在曰。汝信吾不欺汝耶。師禮拜 龍興小祥上堂。維那白椎畢。師曰。却被闍黎道著。便下座 康熙戊午示寂。藏骨于龍左受業墓側(山鐸在嗣)。

新安龍興大雲入禪師

廣濟余氏子。投東林。禮在披緇。一日請益曰。某欲參禪。可得否。在曰不得。師曰。誰可得耶。在指露柱曰。是他却得。師於此有省。在遷能仁龍興。師執勞不怠

。及在遷化。石源雲繼席。師亦如之。雲遷二祖。請師主席。師曰。某何人。敢當此大任。遂虛方丈以待賢者。值屢歲奇荒。師怡然不以為苦。嘗枵腹以食給眾。遐邇緇素。無不敬仰。眾請上堂。舉僧參和庵。庵問何處來。曰嵩山。曰曾到五乳峰麼。曰在彼過夏。庵曰聽月巖畔石。為甚大底大小底小。僧無對。庵打曰何曾到彼來。師曰。要到五乳峰麼。驀豎拂子云。盡大地人。向者裏相見(山鐸在嗣)。

黃安歸源宗如昇禪師

示眾。舉金明進。因主峰法參。進豎拂子。法便喝。進曰。從上佛祖。盡向者裏流出。你還見麼。法曰。從上佛祖。盡從者裏來。師曰。金明撩頭。主峰撩尾。父子互換。足可觀光。若是從上來事。只管在語言上卜度者多。不錯會者少(山鐸在嗣)。

新安胡心維居士

少業儒。生而端明。一日參龍興在求開示。在謂曰。公以儒而趨釋者。蓋儒釋形貌難殊。其道一而心同也。其究性命。至理豈有二哉。夫學釋者此心也。學儒者此心也。堯舜與人同。亦同此心也。但各純於舊習性之所近者。朱陸之尊德性與問學。果有優劣乎。不過趣其性之近耳。蓋道之總難言也。今子。有志于大道。而趨向無門。故學釋而究性命之理。以歸一貫宜矣。第此中。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莫以依稀彷彿。似是而非。因循不迨。虛棄光陰。嘗見世人。立言則聖賢莫及。歷事則舉措乖張。其過。在四楞未踏地耳。予嘗示徒曰。萬境俱寂。汝作麼生倚。萬境俱彰。汝作麼生消。萬苦逼身。汝作麼生遣。以此驗己勘人。方可取日新之益。知至善之道。達真常之理也。予見子懃懃懇懇。然非皮膚淺薄之學道者。所可語也。士研究二載。一晚聞城樓鼓聲。覺身心竦然。即造龍興呈解。在曰。者是心意卜度的。祇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士曰。穿衣喫飯。有什奇特。在曰。除却穿衣喫飯。又作麼生。士曰。皓月當空。在曰。月落後如何相見。士禮拜。在曰。何不道取一句。士一喝。在曰。喝後又如何。士曰。無毛鐵鷄過新羅。在曰。是何境界。士曰。山河大地。在曰。山崩河竭。向何處安身立命。士乃大笑。在曰。果然如是。切須保護。以偈印之。舉鴛湖用。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用曰金風吹繡水。桐葉落莓苔。士拈曰。若是英俊衲僧。腦門有蓋自知。金鷄一夜來。階砌梧桐葉。我意似秋雲。我心如皎月。舉南明廣。參徑山古湛。久之。一日偶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得悟。呈湛。湛印可。頌曰。頓絕狐疑遠探玄。劫壺空處妙難詮。而今積聚毫端上。一鼓雷音徧大千(山鐸在嗣)。

蘇州蓮花古林如禪師

上海潘氏子。母夢採蓮花。頃之結實。寤而生師。腥不入口。及冠。父母俱喪。遂矢志出家。禮惟一雜染。參二隱謐。親炙久之。次謁性空臻于法輪。後見竹庵衍于藕庵。機契。執侍五載。住金墅鎮蓮花寺。上堂。九月九日重陽節。金風颯颯飛紅葉

。籬菊凌霜吐晚香。林下禪和甘抱拙。笑他世俗插茱萸。何似蓮花更饒舌。別別。太湖波底撈明月 示眾。春色紛紛花滿枝。黃鸝啼切柳垂絲。見義勇為豪氣爽。方知出格丈夫兒 上堂。今朝五月五。恰是端陽節。呪水與書符。赤口盡消滅。別艾虎龍舟最親切。蓮花更有一句子。不向諸人說。且道。甚麼句。良久云。角黍大如錐。榴花紅似血(竹庵衍嗣)。

北京興隆天乳哺禪師

睢寧孫氏子。幼習青箱。有出塵志。投方亭祝髮。詣憫忠受具。徧遊講肆。自謂。於生死關頭。無得力處。遂謁萬安。命看本來面目話。刻究三載。一早捲簾見日。有省。即南詢。見三十五員知識。末後參妙雲雄于大悲。雄曰。甚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商量。思曰。與和尚此間不異。曰用去作麼。師曰。也須到過。曰到巖頭麼。師曰到。曰他道。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者個也不消得。便拋水中。意旨如何。師曰。貧恨一身多。曰從上古德。以何為人。師曰。殺人不用刀。雄便打。師便喝。雄曰。參堂去。依止二載。漸益奧旨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亨。鳥啼花笑。山高水深。無文印子。不現而章。西來祖意。無為而成。趙老茶香喚客。金牛飯熟乎僧。頭頭成現。物物從心。香巖擊竹。靈雲見花。乃至擊拳豎指。鼓棹搖鈴。且道。明甚麼邊事。連揮拂云。梅花片片呈祥瑞。爆竹聲聲報太平(妙雲雄嗣)。

東昌洪涼天癡善禪師

獲鹿姜氏子。習儒未就。從文宗鬚落。禮太虛圓具。參聖儀。令看本來面目話。銳志不怠。偶見山水瀑發。有省謁風穴喜。喜曰。將什麼與山僧相見。師展兩手。喜曰。是甚麼。師作掌勢。喜打曰。休作怪。師拂袖便出。晚見妙雲雄於大悲。雄問。何處來。師以手點空。雄曰。者野狐精。拈棒便打。師便喝。雄曰。臨濟有四喝。你者是那一喝。師曰。三世諸佛。分疏不下。雄曰。放汝三十棒。入室次。雄問。德山托鉢。是何意旨。師曰。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雄曰。巖頭密啟。其意又作麼生。師曰。鬼家活計。雄曰。喚甚麼作末後句。師曰。片雪點紅爐。雄乃命首眾。親炙三載。稟受囑累。出住洪涼 儒士請上堂。豎拂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是孔聖遺言。山僧對眾拈出。還當得佛法麼。續鳧截鶴。不妨好手。夷嶽盈壑。始稱作者。不是鬪巧逞能。貴要儒釋道同。緇素不二。更為下個註脚。仰之彌高。斫額不見頂。鑽之彌堅。刀斧劈不開。瞻之在前。頭頭合轍。忽焉在後。處處逢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還如是會麼。喝一喝云。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示眾。舉徑山無幻冲。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冲曰一字不著畫。曰不問者個。冲曰圓相不著圈。師曰。圓相不圈。一字不畫。魔佛難名。衲僧眼瞎。逼塞虛空。無人酬價。驀地相逢。七上八下(妙雲雄嗣)。

棗強興福天鞏覺禪師

真定王氏子。幼隨父。禮太虛剎染。謁金陵劔門謙。命看念佛是誰。一夜聞雨打牕紙聲。有省。適謙落堂。問師。念佛的是誰。師從東過西而立。謙曰。亂走作麼。師曰。若不登高望。焉知滄海寬。謙曰。脚跟下道一句看。師便喝。謙打曰。且緩緩著。因母老。歸里結茆。素聞妙雲雄道價往謁。雄問。諸佛智甚深。汝從那裏入。師拍香几一下。雄曰。古人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是如何。師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雄曰。忽若天崩地裂。你向何處安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雄曰。作麼生得不觸不背去。師曰。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雄休去(妙雲雄嗣)。

楚黃王復樸鍊禪師

深得老莊之秘。喜與禪衲遊。歷參叢席。有呂巖之風。至嘉禾。與旭晦岳梁弘度。盤桓甚契。往來李蛟門家。時人有三教歸一之謂。康熙庚午。妙雲雄。住龍淵。晦岳旭請上堂。雄末後結云。他家自有黃金骨。何必栴檀入細雕。士默契。語旭曰。者老漢。今日舌頭拖地也。旭便扭士曾曰。你見何道理。與麼道。士曰。他家自有黃金骨。何必栴檀入細雕。旭曰。試取黃金骨看。士便掌。旭托開曰。你今日犯竊法罪。稟過法叔和尚。打你去。即同見雄。纔進門。士便問。如何是西來密意。雄曰。與我東土不異。士曰。如何是和尚不異底意。雄拈杖便打。士乃點首唯唯。雄曰。汝見何道理。便點首。士曰。水歸終到海。月落不離天。雄曰。我幾乎喚汝作道流。士禮拜。雄可之。後因眾羽士請。歸武塘凌仙庵。臨終書偈曰。踏碎虛空徧體寒。一身赤肉冷如綿。個般消息阿誰會。遠在人心近在天。跏趺而逝(妙雲雄嗣)。

鎮江善業天惟德禪師

丹陽人。徧叩吳越法席。後謁大悲雄。雄問。塗毒鼓轟天震地。因什聰耳不聞。師曰。識法者懼。雄曰。嘉州大象。被蛇吞却。是何意旨。師曰。小出大遇。雄曰。一粒米充塞法界。八金剛擡舉不起。為什被螻蟻銜去。師曰。賊是小人。知過君子。雄打曰。者一棒。落在什處。師曰。大地盡回春。雄頷之(妙雲雄嗣)。

廣平大雲濁空貞禪師

參大悲雄。雄問。上座千里而來。還有不動的麼。師曰。覷面相呈。雄舉拳曰。還見麼。師曰。婆心太切。雄曰。離却見聞覺知。試道看。師曰。某甲到者裏。有口只堪挂壁。雄曰。放子三十棒(妙雲雄嗣)。

宜興覺華天嶧修禪師

徧參江浙諸老。次參大悲雄。一見器之。命充維那。入室次。雄問。過量人。高步毗盧頂上。汝尋常向什處行履。師曰。含元殿裏。不問長安。雄曰。獅子踞地。羣獸避道。因何喚作繫驢橛。師曰。屈尊就卑。雄曰。只者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汝為什不識。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雄便打。師便喝。雄又打。師又喝。雄

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師連喝兩喝。禮拜起依位立。雄頷之。師一日辭歸南。雄曰。真機廓徹。始可巖壑韜光。聖胎完固。方稱出格道人。誰云瞌睡虎。莫擬踞地獅。哮吼則聲震寰宇。返擲則裂破虛空。不同跛驚盲龜。豈似守株待兔。一朝風雲際會。雷奔電掣之時。必勿滯於池中也。珍重(妙雲雄嗣)。

蘇州開元睦聞純禪師

崑山顧氏子。世業儒。投遜時刼度。禮雙塢受具。參古燈炯于金明。命看父母未生前話。寢食俱廢。炯落堂曰。做工夫貴要疑情。重把話頭。如銀牆鐵壁相似。用盡氣力。忽然推倒。多少慶快。師聞。覺心境廓然。出問曰。只如墻壁倒壞。意旨如何。炯曰。怎奈磚頭瓦礫何。師曰。一總奉還和尚。炯曰。本來面目響。師曰。一月當天。無處不照。炯曰。月落後又作麼生。師擬開口。遭炯痛棒打退。師自謂曰。明明知是般事。為什道不出。放在胸中一十四載。未嘗吐露於人。忽聞妙雲雄。至玉文陳居士留度歲。師往叩。合掌曰。拜即是。不拜即是。雄劈脊便打。師擬開口。雄又打。師復擬開口雄驀掩師口。師豁然頓悟。便禮拜。雄曰。汝見個什麼。便禮拜。師曰。今日幸遇和尚。得見金明和尚立地處。雄曰。莫承嗣古兄去麼。師曰。若恁麼則不來親見和尚也。雄頷之(妙雲雄嗣)。

湖州證道天屋福禪師

參妙雲雄于大悲。雄問。你是何處邨僧。師曰。浙西子道什麼。雄拈棒便打。師便喝。雄豎棒曰。向者裏再喝看。師禮拜曰。今日親見和尚。雄頷之(妙雲雄嗣)。

蘇州何棟居士

字楚生。本郡人。世業儒。喜宗門事。初參靈巖儲。看三不是話。一日儲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士茫然無對。即請益曰。求和尚指示一言。儲曰。我喫飯汝還飽否。士曰。豈無方便。儲曰。汝如何用心。士曰。弟子竟無用心處。儲曰。即此無用心處。正是汝著力處。自是體究亦切。嘗與無住子盤桓。得見三塢雄。雄問何姓。士曰姓何。曰台字。士曰楚生。雄曰。居士吳人。因什楚生。士曰。和尚莫分別好。雄曰。豈不聞。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士曰。弟子不恁麼道。雄曰。汝試道看。士曰。盡大地是個自己。何同何異。曰只如毗嵐風起。大地銷爍。自己在什麼處。士豁然。便禮拜。雄拈棒擬打。士搖手止曰。不必。雄曰。汝向何處用心。士曰。盡大地。總被和尚占却了也。雄曰。居士在什麼處。士便喝。雄肯之(妙雲雄嗣)。

嘉興龍洲諾巖惺禪師

武塘夏氏子。少業儒。博綜子史。屢試不遂。年二十六。感異夢。有出塵志。偶于僧舍閱楞嚴。未及半。置卷長嘆曰。至理不明。孜孜役於筆墨何為哉。即投清淨祝髮。謁淨慈岳圓具。執侍久之。一日聞僧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悟入。後參夢庵覺于青蓮。問末後一著。始到牢關。未審如何透得。覺拈杖打曰。不妨為汝通一線。師

曰。通後如何。覺曰。七縱八橫。師便喝。覺又打。師約住送一送。覺擲杖曰。今日放汝出一頭地。師禮拜。覺頷之。上堂。拈拄杖云。者一著子。光騰燄熾。五眼難窺其際。電掣雷轟。千耳莫聞其聲。及盡去也。相逢者少。龍淵者裏。有時恁麼。倒捲銀河千丈雪。有時不恁麼。放開金谷萬層光。有時不恁麼中却恁麼。花影月移香蕊露。有時恁麼中不恁麼。柳絮風吹半點無。此四句中。有賓有主。有照有用。莫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杖云。為拋香餌釣金鱗。不惜綸竿頻滯水(夢庵覺嗣)。

蘇州法華履曇涼禪師

本郡盧氏子。父無嗣。禱南海大士。至古松庵。見一老尼禮法華。如有舊識。問曰何來。曰求嗣。曰嗣即有。待期年。父禮謝。明年上元後。見尼至舍。父問。莫是古松老師否。言畢。報生子矣。父默識之。師兒時。喜見佛。及冠。禮不二勿染。叩五臺受具。徧謁十餘知識。後見青蓮覺。詰師所得。師曰。某參諸老。併無所益。特乞慈悲開我聾聵。若此番大事不明。誓投江海。以供魚鱉。淚猶雨下。覺曰。我者裏。不同諸方圖門庭熱鬧。惟種田博飯。汝且種田去。月餘。復詣方丈。覺問。你的田響。師以手指心。復作一圓相曰。若無我師親指示。幾送殘軀魚鱉吞。適有僧。持花供佛。覺指花問。花開見佛。佛在何處。師曰。見花非眼。眼見非花。覺深肯。浴佛上堂。盡道。釋迦老子今日降生。然釋迦老子。于娑婆世界。七千返矣。且道。今日是第幾番降生耶。若說不是今日降生。現前緇素請山僧陞座。却是矢上加尖。驀豎拂子云。釋迦老子降生也。諸人還委悉麼即以杓舀香水。澆于佛頭曰。也少者杓惡水不得(夢庵覺嗣)。

蘇州報恩斷崖淨禪師

本郡史氏子。往華嚴披刈。禮報國受具。初遊講肆。次謁天童悟。命看念佛是誰。一夕身心俱定。香板一擊。豁然冰釋。即趨方丈悟纔見便問。念佛的是誰。師曰。寒來向火。熱則乘涼。悟曰。今日閻羅王打算飯錢。汝作麼生。師展兩手。悟打曰。贓物不勞拈出。師一喝便出。後參企賢清子牧園。清舉如意問。者個蘇州有麼。師曰。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搶奪行市。清曰。漏逗不少。師便喝。清曰。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師曰。兩眼相對不相識。清便打。乃命掌記室。參詰無虛日。清一日。囑以偈。後還里。住報恩寺(企賢清嗣)。

秀水李欽巖居士

行履端肅。一介不苟。初謁金明介。領一歸何處話。潛究數載。應務之際。忽有省。介示寂。後執弟子禮。見空諸性。性曰。我與子同師金明。何得如此。士曰。老師也不得打作兩橛。性曰。師今先師在甚處。士曰。不辭道破。恐成埋沒去也。性曰。也不得推却。士豎拳曰。金明老人來也。性曰。埋沒不少。士曰。師又作麼生。性亦豎拳。士曰。一樣拳頭。因甚有得有不得。性喝曰。者是甚麼所在。道得不得。士

廓然契悟。便禮拜。性曰。子既如是。深加保惜。士歲首覲性。性曰。子將何度歲。士豎拳。性曰。我將謂別有。士曰。機慳無剩語。性曰。忽有人問。張公喫酒李公醉。又作麼生。士鞠躬曰。恭惟吾師新正萬福。性曰。且坐喫茶。一日性問。從上佛祖。即今何在。士豎一指。性曰。子又在何處。士乃作一圓相。性曰。子與佛祖。相去多少。士便喝。性曰。真獅子善哮吼。士禮拜。性深肯。與偈印焉(空諸性嗣)。

嘉興普光潛夫峻禪師

金陵蕭氏子。禮純湛脫白。年十七。謁金粟孤雲鑑秉戒。看萬法歸一話。經歲不契。請益茫然。纔出門。值直歲問。公務斧子在那裏。曰原在舊處。師當下釋然。轉趨方丈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鑑曰。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伸手曰。捏之為拳。舒之為掌。曰未在。師便掌。鑑曰。好與三十棒。最後見牧公謙。有師資之契。侍隨二載。謙詰師行脚。師次日呈之。謙閱畢。問曰。還有麼。師曰。甚處還少。謙曰。只因太多。師豁然點首。謙便打。師禮拜。一日謙舉衣拂曰。雞足山前披坐。大庾嶺頭特來。瓶山今日事不獲已。從頭註破。瓶山曾於博山得其毛。次見三十餘尊宿。得其皮骨。末後在金明。得其髓。不欲囊藏。和盤托出。然此衣。固非形相可拘。亦非情識所測。佛祖到來。不敢正眼覷著。而今有個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個無面目漢。轉身就父。驀舉拂子云。汝在諸方參得的。拈置一邊。向者裏道一句看。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謙打一拂子。師禮拜。謙以衣拂并偈授之。出住普光。上堂。諸佛出興。列祖降迹。以至拈花面壁斷臂破顏。總是以譌傳譌。將錯就錯。無非要汝諸人識取者個。且如何是者個。響。松篁拂漢。梵宇排空。鳥語花香。風清月朗。頭頭上顯。物物上明。于斯會去。自見堯風蕩蕩。舜日熙熙。海宴河清。民康物阜。且道法筵重闢法令初行一句。又作麼生。豐年野老謳歌曰。共喜嘉禾合穗生 小參。舉斷橋上堂云。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抵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師頌曰。幾座畫閣瓊樓。數條花街柳巷。從頭說與遊人。總在長安市上 小參。舉車溪冲。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冲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僧搬柴了又問。冲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師頌曰。桃源洞口尋春色。野老頻呼在此中。遊徧園林猶借問。不知身在萬花叢(牧公謙嗣)。

眉州報忠慈林旃禪師

淮安大河洪氏子。薙髮受具。謁夾山報恩。皆不契。末後見瓶山謙于心空齋。一夜侍次。謙與紙燭出。師纔接。謙便吹息。師有省。便禮拜。謙曰。你向什麼處會。師曰。龍門無宿客。謙曰。為甚不興波作浪。師震威一喝。謙打曰。放過不可。又月夜經行。遇到端本堂。擡眸見皎月當空。曾懷廓落。渾忘身世。忽踏石作聲。頓釋所疑。述偈呈謙曰。孤輪皎潔鏡磨天。上下光通珠走盤。徹體風流無一似。大千沙界沒毫

端。謙然之。師親炙兩載。洞悉微旨。謙付以偈 上堂。舉阿育王內宮齋。寶頭盧尊者策起眉毛因緣畢。師曰。育王被寶頭盧塗汗一上。當時見他策起眉毛。劈面便掌。待云阿耨達池請佛齋吾亦預數。但合掌云。謝尊者指示。看他怎生合煞 小參。舉瑞巖主人公。頌曰。春山片片五花飛。杜宇聲中最可悲。啼得夕陽山影亂。此心能有幾人知(牧公謙嗣)。

湖州天聖師王[、/(、*、)]禪師

嘉興項氏子。年十六。有出塵志。是歲避兵晟溪。值素華講楞嚴。有所契。後禮悅閒披剎。習天台教觀。聽愚庵孟講。次謁雪竇雲。究心三載。而雲入寂。乃徧參。後謁瓶山謙。謙以竹篋擊香几曰。響從何處。師曰。從心起。曰心在什麼處。師曰。聞在什麼處。謙便謁一日隨謙。觀金明進。進問。汝做何工夫。師曰。無工夫。曰不空過也。師曰。好兒不使爺錢。曰汝字誰。師曰師王。曰既是師王。為何却被文殊騎。師曰。老老大大。作者般語話。進顧謙曰。出羣須是英靈子。師曰。莫塗汗人好。進便打。師禮拜。次日謙付偈印焉 上堂。舉臨濟問座主。業何經論。曰粗習百法明論。濟曰。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洛浦曰。者裏是什麼所生。說同說別。濟回問浦曰。汝又作麼生。浦便喝。濟送座主回。乃問。適來是汝喝老僧那。浦曰是。濟便打。師曰。一等是借路經過。了無奇特。當時待問是汝喝老僧那。但向道。古佛過去久矣。管教臨濟老漢。另眼相看。抑且有出身之路(牧公謙嗣)。

秀水羅紹棠居士

字雪匏。幼聞祖空諸性。與衲子談禪。恍如宿習。向性啟問。性曰。是非汝所知。士曰。孫已知得。性曰。試道看。士曰。可與祖道。即非真知也。性異之曰。汝何得此消息來。士曰。于不思議處得之。從此嘗與性盤詰此事。奧旨日益。後性違和。調實煥訊候次。性指士謂曰。小孫於本分事。有些子光影。乞再為開示。令其竿頭更進。則不受人瞞也。士遂問煥曰。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煥曰。直須一脚踏到底。士曰。祇如踏到底。又作麼生。煥曰。待汝翻身返擲。即向汝道。士便喝。煥曰。者一喝。落在何處。士曰。虛空迸裂。煥與性大笑。一日煥謂士曰。昔何太守。得田素庵。庵後得四人。其法道大行于世。朽受金明法要。今欲託之吾子。士曰。紹棠何人。敢當此任。煥曰。據子所見。有過人處。此子分內事也。勿却。士遂禮拜。煥取名機徹。付之以偈(調實煥嗣)。

金明天鐸源禪師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與麼說話。大似饑逢王膳不能飡。依然忍肚過日。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不是金山美玉。亦非赤海玄珠。驀豎拂子曰。看看。復擲下曰。劒去久矣。汝方刻舟 示眾。師拈

拄杖曰。有一則公案。三世諸佛。不曾說著。歷代祖師。不曾舉著。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特為諸人拈出。以拄杖作鼓棹勢。召眾曰。大眾會麼。不會則山僧自道去也。高吟朗唱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浪有誰爭。復作鼓棹勢。下座(別傳化嗣)。

吳縣茂林松禪師

唐氏子。世儒業。有出塵志。竟造大悲。禮則髡落。參父母生前話。久不契。一日禮佛投地。頓釋厥疑。呈則。則拈拄杖曰。識得者箇麼。師曰。閒家具。則曰。娘未生時作麼生。師曰。鼻孔依然搭上唇。則肯之。一日問。盡十方世界。是一枝花。汝試拈起看。師曰。又是從頭起。則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嫌少那。則打一拂子。師禮拜。則頷而印之(安化則嗣)。

九江護國次僧倫禪師

河南人。徧參江楚。未得悄然。特叩多雲性。纔入門。性問。是甚麼。師曰。也要和尚疑著。性怒色叱曰。者野狐精。即推出關却門。師曰。久慕和尚慈悲。乞垂方便。性不爾。師侍立至晚。適侍司點燈出。師驀有省。乃擒住侍司。叫曰。和尚快來。某甲捉得一箇賊。性出問曰。賊在甚處。師於性膊上。捏兩捏曰。低聲低聲。性乃許入室。一日命頌世尊拈花因緣。師即衝口曰。未拈已前花含笑。已拈誰復笑花開。頭陀一自羞慚後。惹得時人盡見猜。性曰。花開後又作麼生。師曰。一夜淒殘雨。滿城流水香。性頷之(多雲性嗣)。

吉安鈍峰銳禪師

姓曠。本郡人。屢赴棘闈不第。憤志出塵。徧謁禪講名宿。氣宇卓犖不羈所見無不稱賞晚見源於龍興。師資契合。執侍三載。源一日陞座。舉僧問保福。雪峰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源曰。設有問碧雲。金明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只向他道。金明不可作我本師。且道。與古人道的。是同是別。還有緇素得者麼。試出來道看。師出便喝。源豎拂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且道。者箇從什麼。師曰。今日不得鈍置和尚。源曰。你作麼生用。師以坐具撼一撼。源曰。用後如何。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源拈法卷曰。者箇話杷。從佛及祖。傳至山僧。即今上座。悉在者箇話杷袋裏。師曰。靈山授記。未至如此。源度卷。師便禮拜。出世荊溪。有語錄。行世(報恩源嗣)。

揚州九蓮季彬質禪師

首參碩揆志。看未生話。被志一踏豁然。乃呈偈曰。一脚踏翻生鐵甕。重關直破氣春容。虛空撲地須彌舞。無數笙歌樂禁中。志曰。虛空撲地。你甚處安身立命。師曰。某甲到者裏。有口道不出。志曰。為甚麼道不出。師曰。舌頭無肉。志曰。好與三十棒。後遍訪名宿。莫不契機。師與旭晦岳友喜。幾二十年。聞旭住甘露。師渡江訪舊。值雄退禾之三塢還山左大悲。師曰。久嚮和尚高風。無緣親覲。雄曰。即今是

有緣耶。是無緣耶。師曰。且喜親見和尚。雄曰。如何是親見底事。師曰。偶得瞻禮。怎敢造次。劈面便掌。師禮拜曰。果然名不浪傳。雄曰。那裏見得。師珍重歸位立。雄遂授之以偈。而印焉(妙雲雄嗣)。

蘇州陳溯漢槎居士

本郡人。善岐黃之學。志慕禪宗。往親金明烟十有餘稔。參萬法歸一話。有契入。因合藥次。烟曰。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你作麼生會。士曰。知恩方解報恩。烟打曰。者是什麼藥頭。試吞吐看。士便喝。烟曰。不得喝。不得擊拳豎指。道取一句來。士曰。冬日嚴寒。請歸暖室商量。烟休去。甲戌除夜。適龍淵雄。至讀雪樓。士懷香謁見。有水乳之契。雄曰。今夜闍老與你筭飯錢。你如何祇對。士曰。風吹片雪補梅花。雄又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士曰。鷄寒上樹。雄曰。一歸何處。士曰。鴨寒下水。雄曰。辭舊迎新。又作麼生。士曰。暮夜事繁。明日拜祝和尚新禧。雄拈拄杖擲地曰。露地白牛翻身去也。士便禮拜。雄頷之。付偈曰。佛祖心燈照不偏。燈燈遞互古今傳。真源一貫無緇素。此事從來不自瞞(妙雲雄嗣)。

玉田文龍洞源耀禪師

木邑吳氏子。幼依慧山披剝。受具於愍忠。後參大悲則。則見便問。死了燒了。向那裡安身立命。師曰。光前絕後。則曰。畢竟得何受用。師便喝。則曰。我有三十棒。且待別時。又命入室。則問。佛祖正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豁開千聖眼。風光遍九垓。則曰。如是如是。隨付偈曰。豁開千聖眼。風光遍九垓。信手親拈出。曹溪一脉來(世高則嗣)。

文學梁洪居士

字崇此。雲中人也。生時。母夢三大士送入室。解語時。聞祖母誦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省。初謁大悲則。令參一歸何處。一夜忽入境兩忘。覓了不得。乃呈偈曰。四大原無相。身心何處安。秋風搖翠竹。一夜枕邊寒。則然之。以偈記荊焉。一日與僧渡河。乃問。絲綸千尺。意在深潭。未下絲綸時如何。僧無對。士曰。此水無魚。僧曰。何不收綸。士曰。今日不利。同學講易曰。六十四卦。都不離太極。士曰。太極未分時如何。同學無語。士曰。喜得無語。救得一半。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士曰露。頌曰。團團皓月正當空。湖海江河影不同。笑把玉鞭鞭石馬。一聲咆哮舞西風。問。盡大地是水。且道是誰的鼻孔浸爛。士曰。盡大地是水。且道是誰的鼻孔不浸爛。頌曰。日中有烏。月中有兔。天上天下。光明獨露(世高則嗣)。

撫寧張靈居士

字念藝。初不信佛。凡庵寺幢塔鐘磬等字。文中槩禁弗用。及謁大悲則。始感悔。則追問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讀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語。悟而有得。則嘗語士曰

。汝有拄杖子。與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還我拄杖子。士曰。多謝和尚老婆心切。則問。如何是居士家風。士曰。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則曰。也要你擔當。士曰。大家有分。則印之以偈(世高則嗣)。

大同梁屋居士

字叔敏。通權達變。而簡默持重。每語人曰。退一步行。是安樂法。嘗獨坐自思。酬酢之中。主人公在甚麼處。聞空中鴈聲。忽有省。謁大悲則。則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畢竟笑箇甚麼。士曰。太殺多事。則曰。那裏得這箇消息來。士進前捏則一把。則與一掌。士便禮拜。則以偈印焉(世高則嗣)。

津門龍震居士

字東溟。性嗜酒。常遊大悲。于樹陰塔影間。買酒酌之。則亦不禁。頽後或哭笑。或歌罵。多有以顛名之者。則以頌古摘珠貽士。士受之。以作下酒物。一日讀至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因緣。士乃浮一大白。引聲作偈曰。佛不入地獄。魔不出地獄。佛一入地獄。魔已出地獄。無魔亦無佛。何處有地獄。舉似則。則大喝一聲。以拄杖子擲士前。便歸方丈。士笑而呈偈曰。信步入空山。空山空香發。尋到枯梅根。枝枝吐明月。則亦付之以偈(世高則嗣)。

天津大悲圓音鐸禪師

本衛劉氏子。兒時喜趺坐。里人咸謂有宿習。及長刳落。參世高則。蒙指示。嘗徹夜不寐。一晚經行廊下。聞貓聲有省。述偈曰。夜深新月照簷楹。忽地貓兒解做聲。踏碎虛空無著處。當陽獨露劫前身。呈則。則曰。如何是你劫前身。師曰。泥牛夜半吼。金烏出海門。則曰。一歸何處。師曰。延齡不用九還丹。則曰。心佛物俱非。畢竟是甚麼。師曰。簸箕不安唇。則頷之。師親依數稔。則受偈曰。普化搖鈴鐸。圓音萬古傳。一滴車溪水。流出在機先(世高則嗣)。

金世純邑侯

字靜庵。鐵嶺衛人。嘗繙禪史。及蒞任郊縣。政事之暇。必禪坐。後丁父艱。僑居天津。造大悲則請益工夫。則命看一歸何處話。極力參究。偶見死尸。私謂曰。一靈何往。疑之益甚。夜坐書齋。觀生滅相。皆如幻夢。乃述偈曰。死生皆如夢幻。一靈超越古今。吞却乾坤無相。當空皓月獨明。呈則。則曰。吞却乾坤。月在甚麼處。純鳴指一下曰。那裏學者虛頭來。純曰。含元殿裏。玉液翻波。曰一歸何處。純曰。謝和尚重問。則然之。親炙二載。遂印以偈。參妙雲雄。雄曰。聞居士會得死生如夢。是否。純曰。泥牛踏碎千江月。木馬衝開五嶽雲。曰猶是生死事。純曰。太歲頭上土。雄打一掌曰勅。純便喝(世高則嗣)。

法雲了心相禪師

蘇州唐氏子。參妙雲雄於拈花客舍。雄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昨日聞和尚到此。雄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今朝相見恨遲。雄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上座生緣。師曰。和尚前怎敢諱却。雄拈拄杖曰。為甚木上座不知。師曰。風吹梧葉落。何處不秋清。雄打曰。正好喫棒。師禮拜。執侍半載。雄以偈印焉。一日雄問。如何是佛。師曰。眼不見鼻孔。曰如何是法。師曰。釣絲絞乾滄海。曰如何是僧。師曰。眉直眼踰瞪。頌石鏡像曰。三清偶眺上蓬瀛。酌盡壺漿興已醒。幾變滄桑渾不醒。酣歌天際曲難賡(妙雲雄嗣)。

嘉興高亭古朗鑑靜主

海鹽呂氏子。幼從雲庵量祝髮。禮鄧尉壁得具。參福臻。看拖死屍話。無入。嘗請益居士陸燾。屢蒙策發。不能酬酢。燾曰。汝且一切放下。斂念泯心。參箇念佛是誰。曉夜不懈。自有會處。緣因聽講世尊徵阿難曰。當以直心訓我所問處。始釋疑情。呈所見。燾為助喜。燾示疾。師慰問。燾曰。維摩病。三十二大士問。老夫病。上人問。意在甚處。師曰。我不似三十二大士。燾拈起如意曰。還識者箇否。師曰。恭惟居士萬福。燾翹一足曰。者裏道看。師禮拜。燾頷之。燾豎如意曰。汝但於水邊林下。深蓄斯道。倘有勝緣。亦可啟迪將來。我此一事。賴子傳持。慎勿忽諸。遂以如意并偈印之(玄度燾嗣)。

嘉興魯公范霞居士

秀水人。兒時喜見佛。志慕空宗。初參真如傑。開示禪要。次參如如楫。命看三不是話。精苦自勵。一夜危坐達旦。聞報鐘聲有省。述偈呈楫。曰。忽聞一擊鐘聲徹。拶得虛空沒處藏。大地坦然平似鏡。依前覲體露堂堂。自是徧叩名宿。一日見瓶山。師資甚契。即以偈拂印焉(牧公謙嗣)。

金陵華嚴法界甄禪師

俗姓宋。延慶州人。示眾。舉徑山冲曰。世界如許開闊。為什麼在老僧手裏。師曰。徑山道雖十成。不顧通身泥水。既世界在手裏。且道甚麼處是老漢立地處。問。達磨西來。傳箇什麼。師曰。破艸鞋。曰聞道。傳衣與二祖。是否。師曰。且信一半。曰和尚莫瞞人好。忽鵲噪。師曰。鴉鳴鴉鴉。鵲鳴鵲鵲。問。古人見何道理便休去。師曰。無人問得伊(逾祖覺嗣)。

湯陰朝陽慈雲度禪師

永年陳氏子。依慧月刂落。詣華山禮受具。坐五夏。精究毗尼。歷遊講肆。每私自忖曰。戒乃束身之本。教亦文義之學。俱非究竟之理。嘗聞禪宗有解粘去縛。了生脫死之要。豈欺我乎。乃束裝。參風穴喜。命看萬法歸一話。身不倒榻。勤苦無怠。忽覲日光赫奕。頓釋前解。入室呈見。喜曰。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風穴眾山叢。曰一歸何處。師曰。月落長天碧。曰未在更道。師掀倒禪床便出。喜曰。者漢亂做。

後親甘露覺。命典客。後覺遷神京開化。師理院務。幾二載。覺示疾甚篤。召師問曰。吾欲建一座無縫塔。汝試作箇塔樣看。師進前叉手而立。覺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曰。和尚意作麼生。覺推出枕头。師曰。建塔已竟。覺曰。向後設有問還邈得師真麼。汝如何祇對。師以手畫一圓相。作女人拜。覺曰。更別有麼。師曰。恩大難酬。覺曰。如是如是。遂出衣拂並法偈。印焉(逾祖覺嗣)。

紹興衛生月暉光禪師

馬姓。本郡人。世業儒。嘗請益三宜石雨諸老。深究禪理。中齡投東山禮歸鷲。髡落圓具。看念佛的是誰。晨朝洗面。聞一僧戲曰。脫下青州布衫著。師不覺汗流浹背。呈偈曰。放下前塵。本來清淨。摸著鼻孔。原非別人。曰者是心意記述。且道念佛底是誰。師曰。閻王元是鬼。鷲打曰。也須驗過。師曰。和尚太煞婆心。曰那裏見得。師曰。怎敢瞞得大眾。曰獨汝自瞞。師便喝。鷲極加稱賞。師雖有所入。終不自肯。一錫北遊。謁企賢清。即針芥相投。命理院事。不憚勞役。提究亦切。每結伴做死工夫。一日聞僧誦趙州語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疑情轉窒。黎明聞驟車聲震。始脫疑滯。乃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呈清。曰此是古人句。你的響。師曰。生米煮熟飯。曰鍋漏柴濕時如何。師曰。今日不得普請。清打曰。放過不可。師曰。和尚有成人之美。清契之(企賢清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潭州瀉山古梅定別禪師

邵陵王氏子。少遊邑庠。便念生死事大。乃薙染完具。依大瀉海。力參一十五年。出住芙蓉山廣化 示眾。牛頭沒。馬頭回。風馬牛不相及。玉兔速。金烏急。日月竝行而不悖。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 示眾。殺人須見血。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為人須為徹。我躬不閱遑恤其他。喝一喝曰。禁止訛言 海。退老七星巖。命師繼席。上堂。世尊有密語。終日在耳邊。迦葉不覆藏。終日在眼裏。若恁麼會。我要問你。說箇甚麼。見箇甚麼。世尊有密語。父為子隱。迦葉不覆藏。而子證之。且道。證的是。隱的是 晚參。舉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師曰。雞寒上樹。一聲撲落梅梢月。鴨寒下水。生身踏破楚天秋。顧眎左右曰。雖然。詮上加詮畢竟祖意教意 黃龍三關頌曰。我手何似佛手。牽著須彌倒走。撞倒碧眼胡僧。無端斷却一肘。醜 我脚何似驢脚。鸚鵡洲前趯躍。遇著惡辣楚王。被他雙足別却。錯 人人有箇生緣。江南江北。東海西川。在上高祖。從下曾元然 師嚴持律範。道播江楚。著有語錄六卷。行世(慧山海嗣)。

潭州浮山崇福與峰智禪師

上堂。說法無所得。是名獅子吼。說法有所得。是名野犴鳴。有無所得。野犴獅子一時打斷。卓拄杖曰。直下如輪王解髻。了絕思惟。如象王渡河。迴忘回互。正恁麼時。還有搆得的麼。喝一喝 上堂。舉趙州因僧問。三身中那一箇是本來身。州曰缺一不可。師曰。提本分鉗錘。接引客作漢。惜乎。久客忘家。反覺自瞞了也。如今若問山僧。三身中那一箇是本來身。但度拄杖子與他。他若擬議。便劈頭打出。且道。與趙州相去多少 晚參。炊鐵釘飯。綴齒黏牙。封白紙書。虛多實少。孰若就現成茶飯。發放方來。以文彩爛然。交待尊宿。如會則事同一家。有禮有樂。不會。則萬別千差。無黨無偏。拍香几曰。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一生敗露處。板齒缺門前 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絕謗訛。曰和尚住山。以何為驗。師曰。石象泥牛連夜吼 頌德山托鉢曰。一門禮樂擅英豪。細把迴文月下敲。撼斷玉絃緣

底事。畫堂贏得語聲高 師歷住荊州果願。朗州西禪。邵川龍山。大梅明熙諸刹。語錄十卷。行世(慧山海嗣)。

慈溪白龍萬松曇默聞禪師

餘姚翁氏子。禮白龍能刵度。苦參竹篋子話。一夕山行。因踢石傷足有省。呈偈曰。柏子甚奇哉。無根石上栽。笑他無住處。露出一枝來。能接偈曰。汝作麼用心。師便喝。能曰。發惡作麼。師曰。髮尖迸出日輪紅。能曰。意旨何如。師曰。大地盡回春。能頷之 小參。為僧只合住山好。無端煎逼出山來。誰知福薄難調治。帶水拖泥盡力捱 栽松小參。山家活計只尋常。沐雨梳風不借緣。但得工夫成一片。白雲綠樹任高眠 康熙己酉八月朔。師示寂。塋全身於寺之西麓(冰懷能嗣)。

崇川石渚廣惠荷禪師

上堂。和光莫與世同塵。奮力深培劫外根。透得睡中無夢主。千花爛熳鳥啼春(冰懷能嗣)。

吳陵開化大歇定禪師

昭陽邢氏子。僧問。如何是入門句。師曰。觀見容顏便得知。曰如何是門裏句。師曰。運籌幃幄。決勝千里。曰如何是當門句。師曰。吹毛須不動。曰如何是出門句。師曰。杖頭挑日月。袖裏貯乾坤。曰如何是門外句。師曰。那山又有那山高(冰懷能嗣)。

泰州北山古藥智禪師

上海人。年十七薙染。歷參天童大樹瑞光焦山諸老。後受白龍能印可 出世上堂。萬里長天碧。乾坤徹底清。山河成一片。箇事有何分。會得如是意。物物盡皆春。千七百則公案。一一廣羅將來。向者裏。還用得一絲毫著麼。若用得著。也是空中釘鏃。若用不著。畢竟如何。遂推倒禪牀。拈棒趨眾曰。不得食別人家殘羹餽飯(冰懷能嗣)。

滁州瑯琊祖讓宗衡禪師

上堂。展左手。次展右手。復合掌顧眾曰。會麼眾無語。師云。事已再三。便歸方丈 上堂。以手拽鼻曰。諸佛聖人。畜生驃馬。莫不盡同者箇鼻孔。若也識得。便可於魔宮虎穴。劒樹刀山。馬腹驃胎。茶坊酒肆。處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若也不識。業識情緣。輪迴汨沒。未有休歇在。忽有箇衲僧出來道。識與不識且置。祇如沒巴鼻底出來。又作麼生。定山但有一事問伊。向甚麼處出氣 上堂。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兩頭一擔。月白風清。棒打不著。喝又何從。釣魚船上顯家風。夜深撐入蘆花裏。南北東西不見踪。甚處去也。擊禪牀一下 問大善知識出世。所為何事。師曰。貪杯一世償人債。賣紙三年欠鬼錢。曰和尚何苦。也入者箇行戶。師曰。悔不慎當初(豁堂崑嗣)。

湖州白雀匡瀑青禪師

初參靈隱禮於天寧。看城東老母因緣有省。隨呈頌曰。眼花不少老婆婆。平地無風自起波。十指莫驚都是佛。祇緣避溺反投河。依淨慈崑於顯寧。呈平昔所作偈頌。崑覽未竟。即曰。未有喫棒分在。師曰。過在甚麼。崑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即焚却入堂。苦參久之。於狗子話下。釋然頓悟。一日普請次。崑垂問曰。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如何是千鈞弩。眾下語不契。師曰。到即不點。崑笑而頷之。問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廖鬚子。曰為甚却道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曰。我不如他(豁堂崑嗣)。

金陵蔣山靈谷于南運禪師

泰興李氏子。十八歲。因全家病疫無存。遂發心薙染。乞戒於於寧禮。時南屏崑為第一座。見即機契。隨依侍決擇。後受記荊。出住靈谷。結制上堂。選佛場開。十方聚會。山僧。一以平等心為爐鞴。真實語作鉗錘。無論是金是鐵。是玉是石。水擊則成羅浮之磬。山鳴則為于闐之鐘。使見者驚奇。聞者駭異。不惟為蔣山起價。亦足為宗鏡增輝。且憑箇甚麼。拈拄杖。喝一喝曰。犀因望月紋生角。象被驚雷花入牙。過堂次。師謂行堂曰。露柱何不與他一分。曰是伊不解喫。師曰。正該與他一分。曰何故。師曰。若解粒米難消。康熙丁未二月。師將示寂。時塵僊西堂。與師同參兄弟也。見師疾篤不輕付授。一日舉風穴上堂。至垂淚處曰。當日若無念法華。不如哭到幾時。師曰。當時風穴。舉似念法華。今日塵西堂。舉似靈谷。誰正誰倒。曰生意各別。養家一般。師曰。親言出親口。曰且借靈谷毒氣。上報南屏業債。次日。師即搥鼓升座。對眾付囑。乃索筆書偈曰。來無些子。去無些子。倒騎鐵馬出重城。江國春風吹地起。遂沐浴薙髮。泊然而逝。葬於誌公塋之西。大司農張有譽。為之銘(豁堂崑嗣)。

淨慈舜瞿方孝禪師

江都王氏子。參南屏崑於顯寧。隨眾入室。聞舉肇論物不遷。有省。乃呈有句無句偈曰。兩刃交鋒。如大火聚。纔涉鋒芒。觸體粉碎。不粉碎。泥人搗鬼舂石碓。崑為許可。上堂。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淨慈有願。不欲撒沙。今日亦是不得已。還有向電光中使帆。石火裏走馬者麼。其或未能。索性剗心瀝膽。將諸佛體相。祖師大意。百千三昧。無量法門。拈向諸仁。一任丁一卓二橫三豎四(豁堂崑嗣)。

諸暨靈屏同圓馬峰現禪師

示眾。舉臨濟示寂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公案。師曰。男兒不喫分家飯。女子不著嫁時衣。祖父田園都沒了。纔能赤手去編籬。大眾。這籬笆。從那一處編(豁堂崑嗣)。

武林筠菴尼象菴慧禪師

郡之莊氏女也。一日閱三峰語錄。有人以生死不了請開示。峰應聲便掌。師于句下有省。遂成頌曰。四十餘年業識拋。驀提寶劍逞英豪。喝教倒退三千佛。大地全收在一毫。後見淨慈。崑問。作麼生是菩提路。師曰。入地獄如箭。崑曰。寸絲不掛時如何。師曰。負心人越窮。崑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三九二十七。崑曰。還有方便也無。師曰。三九二十七。崑便休。頌德山托鉢曰。當頭一問豈尋常。撥轉鋒芒暗裏藏。父子各人彈別調。聲聲猿叫斷人腸。食筍偈曰。久隱深山保聖胎。一聲雷動出頭來。層層剝盡蒸來喫。不負親嘗者一回(豁堂崑嗣)。

神山報慈樹可徹禪師

上堂。一不做。二不休。軟暖處收拾伊不下。袈裟裹草屨。且聽草草鉢盂裏。放尿匙筋邊。還知氣息麼。喝一喝。上堂。春風楊柳媚。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都漏泄。古人恁麼道。話作兩橛。報慈則不然。春風楊柳媚。春禽弄百舌。幽哉委幽哉。快活真快活。一片只是一片。漏泄不曾漏泄。早參。昨夜湖頭秋色好。今朝移棹別宮商。離鈎一曲誰堪和。鬚髮捐除有謝郎。拍案一下(灰如亮嗣)。

安吉寶梵宣玉瑄禪師

長洲許氏子。投三昧律師雜染。完具。謁瑞光徹。棒頭機契。後中輿範繼席。命師力參竹篋話。心甚迷悶。白方丈曰。某甲不解竹篋。譬如以豆投壁。隨投拋颺。終無入處。範曰。可看父母未生前話去。師歸堂。猛參一晝夜。黎明聞黃鶯聲。不覺心地豁然。急趨方丈。纔擬開口。範即打出。時一足恩為西堂。師詣問前話。恩便喝。師又喝。恩又喝。師乃通身汗下。洞徹法源。上堂。即心即佛。紅爐點雪。非心非佛。分明漏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衲僧腦後三斤鐵。伶俐漢撩起便行。猶謂未瞥。何故。陽春雪曲和皆難。却被風吹調轉別。示眾。六月炎炎飛大雪。生兮死兮消息絕。消息絕為君說。月落不離天。口開便見舌。別別。我常於此切(中輿範嗣)。

海虞三峰佛日圓禪師

上堂。舉南泉參百丈。丈曰。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說的法麼。泉曰有。丈曰。如何是不為人說的法。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泉曰。某甲祇甚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為汝說了也。師曰。百丈有舌無口。南泉有口無舌。設有問山僧從。上諸聖還有不會人說的法麼。便向道無。更問一切諸聖俱有法施。和尚何得道無。山僧便與劈脊一棒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良久。顧左右下座(中輿範嗣)。

翠峰海印祖涵禪師

洞庭東山張氏子。因同參指古松稱奇。師擡頭一視。疑情頓釋。遂述偈曰。生前面目無縫罅。趯破脚尖稱痛快。人人舉眼看奇松。那知更有奇松在。後參瑞光範。山遊次。範曰。古人道。山花開似錦。澗水碧於藍。意作麼生。師曰。和尚莫將境示人

。範曰。老僧不作境示人。師曰。古人意作麼生。範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於藍。師曰。某甲不甘。範曰。飯袋子。便恁麼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菴後桃花樹樹紅。偈曰。春色晴明觸處通。由來不負好東風。有人問我西來意。菴後桃花樹樹紅(中興範嗣)。

汝州羅山百靈然禪師

上堂。舉本師霽曰。三際握來為拄杖。十方元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師曰。羅山則不然。觸背雙關似轆轤。力窮氣盡罷沉浮。忽然輓到心機斷。撫掌呵呵笑不休。大眾。老人恁麼道。羅山恁麼道。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曰。父子不傳千古印。也要當人著眼看(眉山霽嗣)。

瑞光西禪楚珍善禪師

吳郡沈氏子。初參靈巖儲。問曰。汝年多少。師曰十七。儲曰。讀書否。師曰。讀書且置。求和尚開示。儲奇之。後儲到瑞光上堂。師出問。久知雲巖峰峻翠削難攀。今日四瑞堂中。現身說法。未審如何指示。儲曰。客聽主裁。師曰。果然。一峰雲起山山映。二桂飄香處處聞。儲曰。是瑞光底。是靈巖底。師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儲曰。若不妨拈出。師曰。人天眾前。爭敢驚動和尚。頌三元三要曰。頂門亞眼矚無私。脚下神通亦可奇。看到春歸花盡處。寒崖枯木長靈芝(笠雲雲嗣)。

太倉玉泉誼堂蘊禪師

婁東陸氏子。首參天童恣。有省。後在瑞光。充記室。時雲為西堂。為師曰。筆尖頭。露些好消息出來。師曰。文不加點。雲曰。觸背不得。諦當道將一句。師曰。百雜碎。雲復詰曰。纔開口便打。又作麼生。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笠雲雲嗣)。

姑蘇積慶御堂光禪師

廣陵周氏子。伯父為金陵帥府。無子。立師為嗣。一日因渡江。感發宿因。堅辭出家。十七秉戒安隱。十八謁靈隱禮。參有句無句公案。三載不契。一日偶至冷泉亭。見水波猛省。詣白方丈。禮徵曰。有句無句。作麼生會。師曰。雲外有山連暮雨。禮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響。師曰。霧中無路豁朝暉。禮曰。滄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又作麼生。師曰。今日隨眾出坡。無暇與和尚答話。禮曰。瞎漢參堂去。上堂。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譚。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元門。據令而行。直得掃踪滅跡。雖然。有時將一毫頭。現瓊樓玉殿。有時將瓊樓玉殿。歸攝一毫頭。若能飽足觀光。便乃取之不竭。用之無窮。且道。有甚良處。便乃開張大口。今日山僧。略借拄杖子威權。與諸人應箇時節。乃卓一下曰。大眾。拄杖子吞却乾坤了也。你等又向那裏安身立命。眾回首。師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笠雲雲嗣)。

西山廣福道源禮禪師

湖州武康人。投本邑康山雲剎染。雲示趙州喫茶話。有省。述頌曰。趙州待客本家常。覲面相承不覆藏。試問往來諸衲子。幾人親把舌頭嘗。己亥歲。

世祖章皇帝。詔集有道沙門於蕉園。師亦與。沐恩渥。辛丑。主廣福寺在西山。而師刀耕火種。志尚高深。殊得古人風味焉(笠雲雲嗣)。

江陰觀音院心舒性禪師

參瑞光徹。領無字話。有省。頌曰。狗子佛性。量量一斗。堪笑趙州。說道無有。瀉山水牯頌曰。何物瀉山水牯牛。一名兩姓沒來由。有時直上千峰頂。不待雲擊也出頭。師德臘俱高。佐輔叢席。有睦州之風(笠雲雲嗣)。

蘇州瑞光行起提禪師

玉峰張氏子。師生名族。不樂仕進。隱居村曲。茗椀爐香。讀書自得。至四十。投瑞光徹脫白。後參雲於梅隱。令看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汝是慧超話有省。頌曰。院冷三更月落時。天然風景本無私。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笠雲雲嗣)。

蘇州金天翅居士

字漢翔。奉母最孝。篤信禪宗。參瑞光雲。於無下口處。得悟元旨。南泉斬貓頌曰。因垂一釣綠楊渚。意在金鱗豈在水。不是趙州知此意。滿船空載桃花雨(笠雲雲嗣)。

蘇州接待率菴性禪師

吳縣張氏子。十六出家。二十圓具。入瑞光精進堂。忘餐廢寢。偶聞報鐘聲省入。尋即芒屨竹杖。三湘兩浙。南嶽天台。無不徧歷。歸來得法東厓森。出世接待。結夏上堂。山僧繼席以來。行則與諸兄弟同行。坐則與諸兄弟同坐。饑同飯。臥齊眠。雖不知向上元關。踏著不踏衲僧巴鼻。手提未提。然東語西話。料想未曾落處。今日是吾佛如來。最後安居。諸方各各提唱宗風。未審。接待以何施設。若是行棒行喝。舉今舉古。未免拖泥帶水。更云外不放入。內不放出。也是煎過藥查。既不恁麼。只得尋常過日。明窗下一任長養聖胎。不妨量才補職。呈我本地風光。展事投機。培他蔭天大樹。全功終非分外。妙用端在當人。雖然如是。總跳他九十日不出。珍重(東厓森嗣)。

蘇州勝感茲菴文禪師

吳縣許氏子。上堂。涅槃心正法眼。十字街頭一塊磚。祖師印解脫門。百草頭邊爛斷繩。拈來擲向婁江內。免得人前刺眼睛。中秋晚參。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諸仁者。還見月麼。以拂子指月曰。這箇是月。劔去久矣。爾方刻舟。這箇不是月。公案現成。當面蹉過。直饒見得分明。若到諸方管取。明窗下安排。勝感這裏。放過則不可。何謂。不見道。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古德云。貴買硃砂畫月。算來枉

用工夫。純將白粉塗成。要且未是真月。畢竟如何是真月。復以拂子畫○曰。光明皎潔無偏照。冷露無聲濕桂花(東厓森嗣)。

崑山資福兼菴達禪師

古礪徐氏子。參究本分。終以大事未明為憂。晝夜不放參者九年。忽聞譙樓聲。始得了明箇事。遂有偈曰。一刀劈破孃生面。恰似街頭墨鐵硯。落盡楊花杜宇啼。曉來依舊成一片(東厓森嗣)。

蘇州金沙化燈用禪師

無錫秦氏子。上堂。飯得羹。衣得布。起即行。倦即臥。切莫咬人屎橛。直須如鷹捉兔。委悉麼。落花片片飛紅雨。上堂。今朝八月十六。把斷天關地軸。放出南山大蟲。猩猩不食伏肉。上堂。月生一。西河獅子頻翻擲。月生二。燈籠動輒入露柱。月生三。蟪蛄吞却須彌山。會麼。參。康熙丙辰二月晦日。索浴趺坐。以拄杖橫肩曰。昔年與麼來。雲現蓮峰之影。今日與麼去。月沉震澤之輝。正與麼時。如何道箇一真不立底句。擲下拄杖曰。好看北斗掛南枝。遂整衣而逝(巨冶教嗣)。

揚州天寧一樹蔭禪師

僧參。求開示話頭。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僧竚思。復求開示。師曰。將謂別有麼。僧云。沒處下脚。師打一掌曰。我這裏。下手不下脚。僧搭衣經行。師見曰。大似箇律師。曰不做這小乘人。師曰。何不小中現大。曰我如今大中現小。師曰。大好不做小乘人。師見二僧經行勇猛。驀擲住曰。正當恁麼時。還我話頭來。二僧無語。師便掌曰。一箭落雙鷗(巨渤恒嗣)。

京口雨華堅明願禪師

西蜀開縣趙氏子。披剗後。上萬峰完具。壁令參萬法歸一話。一日打茶方掀鍋蓋。被茶頭一瓢冷水。師忽有省。壁聞。令首座入堂勘驗。座問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師曰。不飲從他酒價高。座曰。上堂不妨喫我一杯。師曰。人天首座。何得出言如醉。座語稍遲。師掌曰。一總付與首座。座笑曰。作家禪客。後謁天寧恒。問臨濟被黃檗三頓棒。如土上加泥。未審又悟箇甚麼。恒曰。莫眼花。師擬議。恒打曰。果然土上加泥。師於言下。頓徹法源。示眾。一塵飛而翳天。逼塞虛空。一芥墜而覆地。遍界難藏。打鼓普請。貴圖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汝諸人。既是聞見分明。且道。一塵一芥。畢竟落在甚麼處。眾無語。師喝一喝曰。切忌鑽龜打瓦。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自家辨驗。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切忌亂走。曰人人有箇生緣。某甲生緣在甚麼處。師曰。二時粥飯。未曾欠少。僧一喝。師曰。亂叫作麼。僧無語。師曰。想是行堂的。少與他一碗。問德山棒臨濟喝。這兩箇漢。那箇親切。師曰。俱不親切。曰畢竟如何親切。師曰。夜來牀篋暖。一覺到天明。康熙丁巳十月三日疾革。說偈辭眾而逝。塋全身於八公洞之西麓(巨渤恒嗣)。

維揚天寧雨山思禪師

上堂。闡提有佛性。佛非妄語。狗子無佛性。祖是真言。非妄語處。為凡夫開入理之門。是真言時。為聖人闢出身之路。驀豎拂子曰。看看。無面目漢來也。在天寧拂子頭上。揚聲大叫道。者二老漢。一箇闡揚教意。其明如鏡。一箇提唱祖意。其直如弦。雖然。佛祖分上。足可觀光。若據衲僧正令而行。一人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東山演祖曰。說心說性。尚屬惡口。討甚閒工夫。說有說無來。今日天寧掃除枝葉。直示本根。庶幾乎免諸仁。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久立眾慈。伏惟珍重。上堂。若論真實提綱。不在逞舌劍唇鋒。以為本事。果是作家禪客。只消籬落邊拾一莖草。便可穿天下人鼻孔。可笑德山茅廣漢。到處用一條毒棒。臨濟小廝兒。隨處鼓一聲熱喝。那知傳到於今。盡成流布。自餘滾毬打鼓之輩。擊叉擊地之流。些小伎倆。何足稱祖域爭衡之上將哉。天寧若不嚴其關防。豈免濫觴徧界。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齊趨向他方世界。可中有超然獨脫底。展出本有神通。與山僧相見。天寧拄杖。便兩手分付。何故。不逢作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上堂。秋樹凋。秋葉落。體露金風。言端語確。雲門一句。以火傳薪。天寧一句。如水赴壑。有眼者知。有耳者覺。若要返本還源。乃豎拂子曰。到底不離者一著(巨渤恒嗣)。

江都尼拈花靈靈融禪師

胎素天秉。薙染後。謁天寧恒。領參竹篋子話。久而徹悟。恒問前話。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恒曰。直須拋過一邊始得。師即呈偈曰。此事分明在目前。何須向外覓生緣。重關擊碎清風起。慧日高懸徧大千。恒頷之。冬至小參。孤風凜凜孰堪誇。佛眼何曾著得沙。妙用坦然神莫測。鉗錘毒辣有分拏。一聲哮吼驚天地。突出威音徧界除。今日分明重舉似。一毛頭上定龍蛇。且道。如何是冬至一句。以拂子揮一揮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巨渤恒嗣)。

蘇州天池古滌尼慧照蓮禪師

金沙孫氏女。年十九。白父出家。謁天寧恒。言下知歸。得蒙印可。世尊陞座文殊白椎頌曰。法王法令是非關。多少行人著眼難。雨後花殘春寂寂。青山只在白雲間。南泉斬貓頌曰。斬貓機用誰能委。草履擊來費力多。只向低頭舒一笑。任他伎倆自消磨。趙州庭柏頌曰。趙州活計嘴唇邊。點著風馳與電旋。柏子[祝/土]來曾有據。是誰甘喫祖師拳。俱胝豎指頌曰。俱胝一指莫疑猜。已是和盤托出來。漫道作家無禮數。酒濃原不在多杯。趙州訪二菴主頌曰。等閒看破菴中主。甜者甜兮苦者苦。殺活臨時八面風。發機須是千鈞弩(巨渤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茶陵郁山劍庵興禪師

上堂。殺人刀活人劍。信手拈來便拗折。有人問我祖師禪。長柄鋤頭三斤鐵。啊呵呵。深深掘。神通妙用誰會得。每日生涯只一鉏。按下雲頭且休歇。倦來洗脚上床眠。甕裏何曾走却鱉。小參。百丈開田說大義。報慈不可太無言。從來與眾無虛日。生涯只在鋤頭邊。以拂子召眾曰。既在鋤頭邊。你諸人。尋常舉手動鋤。因甚不會。乃放下拂子曰。祇為分明極。返令所得遲。退院示眾。雨過春山翠黛濃。芒鞋竹杖出熊峰。盈眸不盡西來意。雲抱蒼松老化龍。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切莫妄想。僧參。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莫犯苗稼。僧一喝。師打出(占天性嗣)。

靈峰惺禪師

示眾。此事。如烈火如塗毒。即之則膚裂肌殘。聞之則魂銷魄喪。三世聖人。先行不到。六代開士。末後太過。天下老和尚。甜口薄舌。亦只水上描痕。空中繪影。山僧一夢做了。三大阿僧祇劫。至今無人推醒。你輩茄子瓠子。拖拖曳曳。討箇甚麼。以手自擱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歸方丈。示眾。放教閒閒地。如童稚一般。念念真。事事真。時時真。刻刻真。遇境逢緣。如木人見花鳥。雖然。忽遇阿修羅王。耗動三有大千。又作麼生。以手作伸欠勢曰。今朝是甚麼日子。結夏示眾。歷歷沒遮攔。明明無回互。亘古恒今。騎聲蓋色。有時孤峰得路。萬別同源。有時十字無門。千差一貫。小中現大。寬同法界。大中現小。細入隣虛。豎拂子曰。是大圓覺。是平等性。果是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可以經行。可以坐臥。有麼有麼。擊拂子曰。熏風來殿閣。脫體有餘涼。示眾。把斷要津。不通水洩。為甚土地嶺。一隊來一隊去。眾罔措。師代曰。看木上座寬行濶步。便打。示眾。黃花翠竹。般若真如。山色溪聲。廣長妙相。祇如六根不具八識不全底。還有應接分麼。咄。頌女子出定曰。化母都來伎倆窮。一番寒熱一番風。鷓鴣啼破雲中月。枯木花開劫外功。頌達磨遇武帝曰。和盤托出絕商量。就地還錢要當行。翻轉面皮還不識。烟波萬頃轉微茫。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厲聲曰。甚麼要緊。僧曰不會。師劈面掌曰。面目現在。師送僧出門。僧曰。何處再會。師拊僧背曰。待汝踏破草鞋。與你相見。僧走數步曰。草鞋破也。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餘(眉山霽嗣)。

湘西道吾大木慧禪師

元宵上堂。正月十五。大開門戶。放出鬻奴白牯。菩薩子莫鹵莽。謾道草鞋似虎。饒你神通走上天。須彌燈王搥毒鼓。喝一喝。晚參。盡十方世界。是箇話頭。光明燦爛。諸兄。於中開眼也著。合眼也著。總作住山家計。山僧不惜眉毛。索性與諸人說破。卓拄杖下座。示眾。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法門。把手拽不入。到處行脚。也

須帶眼。拈拄杖。畫一畫曰。山僧若不畫斷。未免葛藤徧界 示眾。舉法華和尚曰。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譚玄口不開。靈巖儲曰。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佛法無可說。三門日日開。師曰。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現前一句子。有口向誰開 遊山回。示眾。奇哉奇哉。五老峰擢破虛空。獅子崖笑開鼻孔。雲門大師。北斗裏藏身。山僧一一勘破。舉似兄弟。乃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勘破箇什麼。喝一喝 示眾。臨濟的的意。如擊石火電光。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拈拄杖曰。放過即不可。一時趁散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打曰。東山下左邊的。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盲人看戲 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曰。屋破見青天(無盡聞嗣)。

茗溪地藏逸庵新禪師

示眾。舉世尊觀明星話畢。師曰。這老漢。捏目生花。一場特地。到這裏。無星可覩。無道可成。無相可具。無慧可分。鳥道玄關。澄虛絕點。但是一夜東風催箭急。徧空渾濕雨摩訶 示眾。滯貨多年。要出行苦。無酬價暫相當。等閒丈六珊瑚樹。喚作尋常朽木樁 示眾。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雪竇曰。臘月火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道林曰。大小雪竇。隨婁漱不能截斷諍訛。若是道林即不然。臘月火燒山。特地無端。綿包特石。鐵裏泥團。若在綺浮。更則不然。臘月火燒山。漫漫宇宙間。金漆泥牛走。花斑石虎眠 示眾。朕兆未分前。威音更那邊。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宣。鐵牛打出嘉州象。一行白露上青天(月航函嗣)。

南陽觀音喆庵揆禪師

上堂。對一說。踏著秤錘硬似鐵。倒一說。鶻眼龍睛難辯別。麻三斤。乾矢橛。分明有語非干舌。趙州無。報慈隔。金剛寶劍當頭截。那叱頂上喫蒺藜。泥牛脚下流出血。知不知。瞥不瞥。剔開耳竅海山傾。拶破面門天地黑。喝一喝 大士誕日上堂。啼鶯出谷。競傳不二圓宗。藥雪飛林。豁示無邊妙相。是以隨機普現。應用無虧。化物垂慈。纖塵不昧。驀拈拄杖召眾曰。看看。觀世音菩薩來也。三十二相。莫向外求。十四無畏。豈存內見。若也內外兩忘。身心俱泯。普令一切眾生。悉入無礙陀羅尼門。有甚難事。擲拄杖曰。丹鳳自騰霄漢去。寒鴉猶噪夕陽西 晚參。豎拂子曰。不是象骨毬。亦非鹽官扇。雪霽風光。河清海晏。說甚麼殺人刀活人劍。虎體斑花枝艷。擲拂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小參。舉霍山和尚。因仰山會下一僧至。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乃喚維那打鐘著。僧驟步而出。師曰。如龍出海。似鶻搏鳩。不無一期盛作。若到南陽門下。說什四藤條。卓拄杖曰。棒折猶未放在。啟萬佛懺會上堂。諦信諦信。九千九百九十九尊。喝一喝曰。唯者一尊。最為第一。直焉而弗迂。明焉而弗昧。居凡不減。入聖不增。與天地同根。天地不知。共萬物

一體。萬物莫測。智照無私。根塵不立。聆其音出生死之窟。承其旨越得失之關。雪莫雪之愆。於倏忽際。報不報之恩。在剎那間。遂顧視左右曰。還委悉麼。也不得當面諱却。復喝一喝 上堂。忤逆兒曹振大唐。三玄戈甲絕囊藏。鶯啼燕語于林曉。日麗風和百卉香 晚參。拈拄杖曰。今夜有向山僧拄杖頭邊。放得一扇。許伊是真獅子兒。一僧便出。師截住曰。道道。僧便喝。師曰。野干鳴。僧曰。莫錯會好。師便打。僧又喝。師曰。獅子孔。僧沉吟。師連棒打出。復顧左右曰。還有麼。眾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靠拄杖下座 頌百丈再參曰。棋逢輸局意偏濃。詩到重吟趣自窮。三日耳聾君不信。長江千古水流東 舉靈樹敏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後遷化。立行狀碑。欲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代曰。師頌曰。門開不二驗英奇。無那斯文不在茲。郭象平將莊子註。紛紛蝴蝶開鬚眉 頌南泉隨分納些些曰。籟寂更殘月轉廊。老漁猶自泛湘江。扁舟不犯東西岸。鐵笛梅花四塞香 頌玄沙因僧問親切事。沙曰我是謝三郎曰。親切事謝三郎。永日寥寥坐草堂。兩道眉峰橫碧落。一棚花影漾雲床(字雲蹤嗣)。

姑蘇華藏圓音鑪禪師

浴佛上堂。初八日以前。佛未生時。諸人本無所見。初八日以後。佛乃降生。諸人見箇甚麼。豎拂子曰。即今釋迦老子。現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說法利生。汝諸人。還見麼。連揮拂曰。若將眼見終難會。耳裏聞聲始得知 上堂。久雨不晴。鼻孔連朝打失。簷聲不斷。眉毛何處分開。拈拄杖曰。只有山僧拄杖子。年年晴雨自相隨。卓一卓。下座(致果毅嗣)。

大覺恭讓遜禪師

示眾。我輩出家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昔人判為朝廷懶漢。佛門嬌子。然哉。山僧敢曰。嬌則嬌矣。懶則懶矣。有朝闔老子。打算飯錢時。還是酬之以嬌乎。對之以懶乎。喝一喝。嬌也懶也。到這裏一總用他不著。且道。這一盤帳。畢竟如何消算。喝一喝 結制上堂。豎拂子曰。向這裏。連得便行。脚跟下早是泥深三尺。若待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方見百官之富。宗廟之美。非唯埋沒己靈。亦且辜他先聖。不見昔人有言曰。庭前露柱久懷胎。產下麟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諸兄弟。苟能奪彩爭先。敢保不落在第二。揮拂子。下座 小參。豎起竹篋曰看看。竹篋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咄咄咄。怪力亂神子不語也。諸兄弟。還識山僧這片心麼。擲下竹篋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問黃檗打臨濟。意旨如何。師打曰。我與汝下箇註脚。僧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問德山低頭歸方丈。岩頭密啟其意。諸方盡道。據虎頭收虎尾。還端的也無。師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曰師意如何。師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僧應諾

諾。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絕毫絕釐。曰如何是涅槃心。師曰。如山如嶽(巨渤恒嗣)。

為山同慶易庵應禪師

龍標蔣氏子。投都梁薙染。參為山海。看三不是公案。一早侍海。因行者遞煖帽言下有省。而受記荊。開法白雲龍山為山。上堂。今朝四月一。春事欲畢未畢。嶺上麥秋黃。南畝農夫急。輸却山中人。無固亦無必。幾片白雲。綿綿密密。整日空生巖下座。不知巖畔花狼籍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六祖愛喫和羅飯。李公好飲卯時酒。風吹石臼演摩訶。妙德空生讚希有。大地山河著眼聽。森羅萬象齊稽首。惟有藥山老漢。跛跛挈挈。百醜千拙。與麼過日。又作麼生。龐公失却笊籬。寒山拈起笞帚。大笑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街頭酒帘子。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泰山廟裏紙錢灰 康熙乙丑正月。命諸法子至山。訣別誠勉。四月十六日。自製龕舉火。辭世諸法偈。拱手而逝。門人建塔於白雲。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七。語錄一十二卷。行世(慧山海嗣)。

為山同慶揆庵空禪師

溱浦趨氏子。二十落髮。參為山慧海。充飯頭。後于棒下。豁然契證。開法同慶。次住密印 上堂。三春已過。九夏初臨。禁足護生。拗直作曲。怎似同慶者裏。種田博飯。受用天然。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生餅餌香 上堂。涼風颯颯古佛嘉猷。綠水潺潺。道人活計。恁麼會得。釋迦彌勒。站過一邊。其或未然。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 上堂。拈拄杖曰。者條活路。三世諸佛共成。歷代祖師同證。現前大眾。一往一來。毋固毋必。無黨無偏。因甚有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若會得。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不會。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 問狗子佛性無。是何意旨。師曰。生鐵鑄成。曰有佛性又作麼生。師曰。純鋼打就 己巳七月初四示微恙。吩咐後事。沐浴更衣。至子時。插香爐中。烟未起。而師已寂矣。茶毗。分塔于同慶開元二處。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三十有七。語錄八卷。行世(慧山海嗣)。

長沙上林月敷權禪師

上堂。喝一喝曰。須就明中取則。莫於暗裏偷光。花柳街頭。達得九衢春色。芙蓉岸畔。帶來八面秋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祇於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牕前 大殿告落。上堂。卓拄杖曰。會麼。此是戒靈禪師。當時建法幢。立宗旨。大開爐爇。陶鑄聖凡之所。數百年來。荊棘縱橫。飛鳥不度。山僧今日花攢梁棟。錦簇簷牙。出自諸人搬磚運瓦之妙用。揮斤弄斧之神通。顯揚從上風規。展拓今時蹊徑。且遇臨濟德山到來。又作麼主。金鍬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喜同儔。卓拄杖下座(慧山海嗣)。

都梁西禪月堂湛禪師

常德王氏子。結冬上堂。鉗錘初展。爐爇弘開。是聖是凡。乃佛乃祖。總與縛作一束。拋向烈燄中。一火煨就。他日鼻孔遼天。眼空四海。不得孤負西禪上堂。紙窗生白月來初。笑破寒梅白玉腮。古澗幽深人罕至。尋香公子謾疑猜。康熙庚申冬。揮偈而逝。建塔于荊竹寺之後山。語錄四卷。行世。世壽五十有四。僧臘四十有二(慧山海嗣)。

上梅大雄千如一禪師

上堂。大雄山下。豺虎縱橫。凡有來者。即便咬殺。且作麼生入得大雄門。見得大雄人。良久喝一喝曰。參堂去。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山僧。今日將一大藏教。千七百則葛藤。總作一句。布施大眾。良久卓拄杖曰。鷄子過新羅。六旬日集眾。書偈曰。生順死逆。死逆生順。吩咐後來學道人。真誠不是小兒戲。怡然而逝。塔於本山。與峰智。為撰銘(慧山海嗣)。

南嶽指南翫輪月禪師

臘八上堂。今朝臘八良期。乃佛成道之曰。切莫講之乎者也。祇說如來智慧德相。人人皆因妄想迷真。不能證具。拈拄杖曰。會麼。山僧今朝一條門路。打得通天徹地。亦任汝諸禪。縱橫無礙。作箇躬逢勝會奇緣。祇如瞿曇老子。夜覩明星。大悟無生法忍。未審一眾還信得及麼。且道。如何是成的道。良久喝一喝曰。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復喝一喝。下座示眾。不是癡癡戀世塵。柰緣門戶力支撐。因茲布袋難收拾。苦向皆頭等箇人。四月八日上堂。拈拄杖。喝一喝曰。今朝四月八。諸方沐悉達。指南則不然。高登曲杳木床。彈壓古今說客。恁是雲門到來。管教忘鋒結舌。雖然如是。或有箇漢出頭道。山僧令行太嚴。月上座。與他劈脊便棒。曰是賊識賊冤家結。正法眼藏瞎驢滅。天上人間沒處藏。入泥入水無休歇。喝一喝。下座示眾。指南門下。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無佛可成。無法可說。亦無珍饈百味。只蓄得無影樹子。留與後人。蔭覆天下。傍僧曰。大眾。你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師曰。三十年後。要此話行。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瀋山。師曰來時牛起也未。僧擬議。師打曰。虛消草料漢。復連棒趁出。師問僧。問闍黎在黃檗久住。是不。僧曰。三載有餘。師曰。黃檗道。佛法無多子。意旨如何。僧劈開胸曰。是多少。師曰。料掉沒交涉。僧參。纔跨方丈門。師作抽坐具勢。僧便出。師曰。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僧回首。師展兩手曰。討什麼碗。僧辭師問。上座往甚麼處去。僧曰。回姑蘇去。師曰。不得道山僧的過。僧曰。某甲怎敢謗和尚。師便打。僧曰。未甚却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庭栢觀嗣)。

法雲眉白常禪師

示眾。舉趙州勘二庵主話畢。師曰。趙州掘坑阱于當途。慣擒虎兇。握勾錐子。覷面察辯。臨時雖曰把柄在手。殺活由我。也是屋裏販揚州。祇如一樣豎拳頭。因甚肯一不肯一。喝一喝曰。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頌丹霞燒佛曰。寒來燒佛老丹霞。格外全提驗作家。撥盡烟塵餘赤手。眉鬚墮落絕周遮(巨渤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杭州雲林證南參禪師

上堂。若論升祖父堂。據祖父室。三十八年前。蚤已親到一回了也。何用辭禹穴渡錢塘。經百里踰三城。而後謂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然則我法叔碩和尚之命。豈徒然哉。繼席開堂。則吾豈敢。聊向泉亭執帚。分所應也。遂以拂子拂曰。雲門三句。掃向一邊。洞山五位。掃向一邊。法眼六相。為仰一十九門。掃向一邊。直饒滹沱老子。三元三要。四料揀。雖不路傍搥[打-丁+(天/韭)]。要非屋裏家珍。到這裏。也不得放過。祇如今日建立一句。又且如何。大喝一喝曰。新雲林且令行一半。晚參。高峰大師道。工夫不到不方圓。而今工夫到了也。且道。是方是圓。良久曰。西冷橋外斷頭船。晚參。古人道。月到中秋分外明。今晚已中秋。了分外明的月。響。大眾要見麼。豆莢剝老菱咬。幾箇知他滋味好。上堂。將心來。與汝安。那箇葫蘆醋不酸。將罪來。與汝懺。不是我衣莫晒[日*良]。更言五十自知非。老鼠銜著油燈盞。凡莫知。聖豈會。大喝曰。不是箇中人。休教來插嘴(三目淵嗣)。

建昌雲居九屏燕雷鵬禪師

結制上堂。欲知護末。猶當慎初。脚跟努力空裏步。躍出那邊三脚驢。威音王佛。猶是他奴。大唐國內。割稻栽畚。不入荊棘林。不坐曲彙牀。頭正尾正。阿誰直下分疎。擲拄杖曰。穿却鼻孔。解制上堂。匡眾十年來。得箇住山法子。不學汾陽置酒肉紙錢。趕散閒神野鬼。不學葉縣水潑且過堂。驅驗英靈。又不學諸方巧點羅致。掠虜雛兒。多多打發。但只去者任去。不用鉤子鉤伊。住者任住。不用錐子錐伊。設有知得飯是米做的。更須七棒對十三。索取飯錢著(晦山顯嗣)。

撫州疎山白雲顯西器禪師

上堂。舉白侍郎。參見道林。禮拜起曰。乞和尚開示。林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恁麼說話。三歲孩童也解道。林曰。三歲孩童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師曰。道林太煞直截。侍郎當面錯過。若問山僧。但向他道。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設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何得走人舊路。山僧便合掌曰。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疎山墖頌曰。使盡三文全體露。同風千里合知音。層層影落秋江水。一道寒光翠鎖深 趙州訪二菴主頌曰。懸羊頭賣狗肉。口甜如蜜。心狼如毒。前箭猶輕後箭深。討人便宜不知足(晦山顯嗣)。

饒州莞山寶應異目宗禪師

示眾。見聞覺知。乃生死之本。見聞覺知。乃解脫之源。苦瓜連根苦。甜瓜徹底甜。與麼會去。如隔天淵 示眾。攔腮一掌。劈胸一拓。可笑灌溪只得半杓。何故。關南鼓。普化鐸(晦山顯嗣)。

饒州南天異峰迥禪師

示眾。無手人行拳。攔倒須彌山。無口人發渴。吸乾大海水。識得渠面目。千華生碓嘴。且道。是甚麼面目。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 雲門乾屎橛頌曰。這一橛。太直截。硬似泥。軟如鐵。驀地拈來。虛空逼塞。咄咄莫覷著。覷著則眼瞎。(晦山顯嗣)。

鄂州梅亭嗣昌雲白映禪師

小參。昨日晴。今日雨。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仔細思量。生擒活捉。一串穿却鼻孔。拋向十字街頭。高聲曰。不作貴。不作賤。還有人耐價麼。良久曰。山僧今日失利 示眾。識得一。萬事畢。人天眾前。討甚巴鼻。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無言童子口喃喃。新羅鷄子過多時。昔日丹霞燒木佛。偶然院主墮鬚眉 小參。高懸古鏡。突出難辨。漢來胡來。不隔一線。從空放下。無背無面。直饒一擊粉碎。誰知七片八片。拋向糞埽堆頭。剔起眉毛不見。迸出頂門三隻眼。倒騎泥牛入佛殿(晦山顯嗣)。

杭州香積玉山玢禪師

上堂。無生國裏。荊棘參天。糞埽堆邊。光明動地。雖乃一道平等。不許拗曲作直。饒是淨名杜口於毗耶。也須脚下一椎。釋迦掩室於摩竭。亦要當頭一筭。何故。從來官不容情。殺人須待見血 上堂。衲僧家。不識這箇消息。東觸西觸。天驚地動。一朝打破漆桶。鼻直眼橫。始知瓦解冰消。若便與麼會去。正是用管窺天。須知更有事在。且道。畢竟如何徹證。遂顧左右曰。半百白頭雲覆頂。萬家冷竈火生烟 興化擯維那頌曰。戈戟森森奮虎威。霜鋒不展勢崔嵬。金鞭倒插乾坤黑。蓋代功高腦後槌 德山托鉢頌曰。碧海無風浪拍天。幾回翻轉釣魚船。渾身是口難分訴。一日恩深

萬劫冤 趙州洗鉢頌曰。十分容易萬分難。無限癡人苦自瞞。饒你於斯能薦取。須知更有一重關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東山高西嶺濶。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無你插足處。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阿爺不是自家親(晦山顯嗣)。

鄂渚大洪山報國潤堂證禪師

上堂。世尊設教。露布葛藤。達磨安心。眉間掛劍。引得後代兒孫。分門列戶。至我先師老人。橫拈七事。法戰當場。饒他鈍鋼打就底。也著鎗頭亂點。山僧既是他種草。敢不依樣畫貓。開爐已來。逼得幾箇尿牀鬼子。破家散宅。餘者趁入水牯牛隊裏。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解制上堂。把住繩頭。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去。九十日內。饑也一餐。飽也一餐。且喜隨家豐儉。放開一線。緊峭草鞵。逢人且乞一文。沒踪跡處。切莫藏身。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諸方二十年。祇明箇事。汝等若到他家。逢人切莫錯舉 除夕示眾。一年今夜已畢。沒者閒工夫。說祖翁底長話。祇要諸人識得。鼻孔眼睛。原在自己面上。從來不借他人的出氣。立地翻得轉禪牀上。老漢痛椎一頓。大夫夫兒捋虎鬚。不為分外。萬一不然。明朝又添一歲 問頭尾一齊收。如何是把住句。師曰。鐵蛇橫古路。曰兩頭俱坐斷。如何是放行句。師曰。追風天馬戴麒麟。曰威音那畔事。請師又重拈。師打曰。話墮了也(晦山顯嗣)。

揚州圓通北來別傳續禪師

湖廣元江徐氏子。小參。舉德山托鉢公案畢。師曰。機輪轉處。龍象磕額。瓜牙相叩。雷轟電掣。折轉旌旗。搏天跨月。攬鼓擎王。還他箇賊。攔胸把住曰。賊賊。免教叢林證龜為鼈 小參。梅蕊欲放未放。春風似來未來。不如截斷歧路。看取拄杖花開。直得燈籠夜半結子。露柱午後懷胎。不知是男是女。切忌胡亂疑猜。山門佛殿從新起。僧堂厨庫兩邊排。驀喝一喝曰。要識圓通這句子。大家出手舞三臺(紫蓋衡嗣)。

朱華山芥巢宗禪師

越州蔣氏子。壯年棄室出家。禮佛日衡。參無夢無想公案。有省。即呈偈曰。一輪明月照西溪。黃鶴峰頭黃鶴棲。展翼不知何處去。擡眸猶見海天低。衡曰。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曰。石虎駝兒過別峰。衡笑而頷之 柏樹子頭曰。趙州舌頭硬似鐵。滾滾機輪無間歇。放去收來得自由。殺人活人不見血。有人更問西來意。拈起柏子驀頭楔。問諸人撇不撇。珊瑚枝枝撐著月(紫蓋衡嗣)。

江都上方鐵壑普禪師

盱眙朱氏子。母馮。孀居守節。備歷艱虞。既長。念生死事大。依邑之嘉祐雜染。後參靈隱志。機契而印可焉 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師曰。禮拜頭須著地。曰如何是學人轉身句。師曰。脚跟下須帶眼走。僧擬議。師便喝 無夢無想頌曰。燈籠沿壁上須彌。高唱虛空沒字碑。喚起木童吹鳥道。前峰石女報生兒(石揆志嗣)。

信州玉山白雲隆濟紹燈明禪師

福建汀州吳氏子。依臥龍山剎度。參僂潭晉得法。入室次。晉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如何是大用見前。師曰。鼻孔裏翻身。晉曰。香巖上樹。如何話會。師曰。再犯不容。晉曰。文殊乃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莫謗他好。晉曰。罔明乃下地菩薩。為甚出得。師曰。賊是小人。晉首肯焉。問猛虎當路時如何。師曰。却被山僧騎著。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師曰。草賊大敗。僧作虎聲。師打曰。者畜生。問如何是佛。師曰。壞苕幕。曰某甲不會。師曰。要用使用。說甚不會。僧於言下有省(載一晉嗣)。

京都報恩楚林睿禪師

小參。笠下清風。胸次無塵。始見杖頭明月。頂門具眼方窺。汝等各各眼光。爍破四天下。還見興化老做處麼。眾無對。師曰。一似瞎漢。小參。三日前三日後。仔細看來全漏逗。十字街頭石敢當。始終不解藏家醜。報道達磨無心釋迦有口。說了四十九年。狼籍八斛四斗。賺得神光立雪深。一箇渾身盡分割。山僧無法施行。總付糞箕笊。解制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亂走衲僧。向什處去。饒汝道箇不是。西天便歸東土。也被興化拄杖子穿却鼻孔。攬拄杖下座。小參。結冬來半月了。半月前不問你。半月後。道將一句來。一僧曰。待某甲禮拜和尚。師便打。一僧曰。山門前。佛殿後。師曰。前後一齊收。僧便喝。師便打。乃曰。山門前佛殿後。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德山棒臨濟喝。是什破草鞋。總拈置一壁。畢竟如何。歸堂吃茶。小參。[感*鳥][感*鳥]鳥。[感*鳥][感*鳥]鳥。終朝兀兀棲烟島。脚下魚行總不知。耿耿只視池塘草。守到天昏地黑時。空腹高心飛去了。知他何處是歸林。前路茫茫添懊惱。知是魚形是蚌形。傷哉如何好。爭免山禽舌噉噉。早參。今朝三月一。光陰真可惜。春山遠若眉。春雨濃如汁。春日不曾晴。春色從何覓。卓拄杖一下曰。潦倒靈雲見不全。桃花幾陣空狼藉。小參。瞞瞞預預。問訊燈籠。眼睛在甚麼處。[怡-台+龍][怡-台+龍]恹恹。禮拜露柱。脚跟下錯過。不知。空王殿上。打得箇背翻筋斗。百草頭邊。許你同坐同行(獻堂汾嗣)。

太平乳山普明載月舟禪師

上堂。有一句子。從上諸佛列祖。古今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隱顯說。方便說。種種譬喻說。總未曾說到。乳山今日不惜口業。與諸兄弟道破。良久曰。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上堂。考鐘伐鼓。攢簇將來。事不獲已。聊通一綫。呵呵大笑。歸方丈。晚參。一冬來。燒榑柀火。擁百衲被。饑來喫飯。困來打睡。曾無少法當情。那來禪道理會。諸兄弟。攢簇上來。將謂我惠汝三昧。眾引首。師以竹篋旋風打散。小參。住山無奇特。一日鉢盂兩度濕。豐儉但隨緣。物物頭頭皆具足。乃目顧大眾曰。幸是人家男女。便歸方丈。小參。即心即佛錯。非心非佛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錯。諸人還會麼。若還不會。更聽一頌。乳山三錯。笊籬木杓。一任諸人。橫卜豎度
小參。南泉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奢而不儉。趙州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儉而不
奢。有人道。得平展句。掉臂出乳出門 小參。乳山一往家風別。弄瓦搬磚無刻歇。
有人若問西來意。放下泥盤笑不徹 上堂。天之高。地之厚。折旋俯仰誰解構。燈籠
三。露柱四。認著依然還不是。卓拄杖一下曰。切須仔細 上堂。洞明堂奧。迴絕羣
趨。扶豎宗乘。肯資餘力。纜得大綱在手。自然橫拈倒用。殺活全彰。東擲西拋。權
衡有據。有時建立。則如山如嶽。全主全賓。有時掃蕩。則無剩無餘。絕朕絕兆。變
化若神龍出海。脫略同香象截流。軌則弗存。印文畢具。且畢竟以何為驗。喝一喝曰
。由臨濟至今。七百有餘祀 先慈忌日上堂。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
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師曰。骨肉既還父母。且喚甚麼作本身。今日山
僧飲水思源。深恩罔報。也不析甚骨肉。亦不運甚神力。祇將我母。曠大劫來。不沉
不掉。一段光明。直下穿透鬻奴白牯髑髏。爍破燈籠露柱眼睛。且汝等尋常面門出入
的。又是甚乾矢橛。連聲喝。下座(山菴林嗣)。

泰興建安澹風位禪師

小參。即心即佛。毗盧墮在凡夫。非心非佛。普賢失其境界。驀拈拄杖。卓一下
曰。若向這裏徹去。即便拗折拄杖。高挂鉢囊。若也如何若何。奚啻白雲萬里 小參
。破故紙糊窗。防風不住黑。牽牛過嶺。滑石難行。拈拄杖曰。看看。拄杖四百四病
一時頓發。還有相救者麼。眾無語。師曰。觀音觀音(醉熱粹嗣)。

蘇州華山泐潭自求膺禪師

上堂。百千妙義。總在心源。一句無私。十方坐斷。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且道。有法說。無法說。蓮華峰高高處。觀之不足。默然洞低低處。平之有餘。豁開
鳥道。撥轉龍池。一樹兩樹花。千莖萬莖竹。紅底自紅。綠底自綠。斜底自斜。曲底
自曲。南北東西參學人。畫蛇不用重添足 示眾。舉臨濟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
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
下禪床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師曰
。臨濟大師。如將谷響千斤。換得空花萬片。若作佛法商量。還未夢見在。何也。鯨
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僧鑿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四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京都報恩楚林睿禪師

示眾。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話畢。師曰。馬祖父子。不動干戈。全鋒敵勝。這僧。只要深入重圍。不顧腦門中箭。祖曰。藏頭白。海頭黑。也是鐵作面皮。示眾。舉世尊覩明星因緣畢。師曰。諸方盡道。話作兩橛。何似徐六擔板。殊不知大小世尊。開得一張口。打失兩莖眉。示眾。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一人暗藏春色。一人明露秋光。雖然。咸歸造化。要且時分不同。若到報恩門下。二俱喫棒。示眾。舉盤山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大慧曰。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師曰。諸大老。各各張吞佛祖底口。勦凡聖底舌。及至向上一條捷徑大路。依舊提掇不出。山僧。要與諸人覷面拈出。如何是向上一路。看脚下。便歸方丈。示眾。舉藥山化主與甘贄行者因緣畢。師曰。者僧著賊猶可。藥山著賊更甚。具眼者。試辨看。示眾。舉南泉示眾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鸞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余住法興時。舉問琮監寺。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答曰。黃金殿上青苔老。如何是鸞奴白牯却知有。答曰。鐵壁峰前水草香。又問輝維那。答前語曰。拖犁拽耙渾閒事。答後語曰。帶水沾泥總不妨。余曰。你者兩箇漢。作恁麼語話。披毛帶角。無有了日在(俞昭汾嗣)。

竟陵寶嚴頑谷璘禪師

青陽邑侯。請上堂。豎起拂子。召眾曰。看看。這漢無端[跳-兆+李]跳。撞倒妙喜國土。現蹟轉輪。號無諍念。一時統領王及千子。來到寶嚴。自謂我於寶藏如來所。發阿耨多羅三菩提心。誘諭惟心法門。宏道教外旨趣。聲未息。被山僧一擲。直得瓦解冰消。連聲叫曰。屈屈。且道屈箇什麼。擲下拂子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解制上堂。結却布袋口。三世諸佛不知有。解卻布袋口。狸奴白牯却知有。逗到功成行滿時。依舊面南看北斗。恁麼見得。猶是矮子看戲。直饒向未結已前。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寶嚴拄杖。未肯輕放。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上堂。纂子峰高。萬山環簇。卓錫泉深。孤雲出沒。良覆盞盂巒。逼塞咽喉唇吻。脫屣羅漢橋。把斷聖凡要路。任具獅子爪牙。縱象王威猛的到來。未免望崖而退。驀顧左右。門風豈欲高天下。聳峻孤峰勢如然。報恩上堂。舉僧問首山曰。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山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山曰。不染污。師迺喝一喝。有問如何是此經。莫向者一喝下薦取。如何受持。念千念萬。倘或躑躅。更聽一頌。二月南湖春草徧。橫江渡口常如練。相期一夜在孤舟。空見浮雲三兩片(俞昭汾嗣)。

久依慧定禪師

潤州陳氏子。世業儒。早孤。食貧奉母。每有出塵之想。以終鮮兄弟而弗忍。命之娶。即痛哭避去。母察其志堅。乃不之強。母歿。始薙染。誓志參學。風瓢雨笠。單丁無侶。徧歷諸方。先是。參西來意。頭面俱腫。一日見梧葉墜堦。疑情頓釋。腫處全消。作偈曰。徹體金風吹瑟瑟。堦下梧桐落一葉。只道今朝是立秋。不知已過寒

露節。後至武昌。禮洪山巖序紀。機緣相契。遂蒙記荊焉。一日。鷓鴣頭陀問。秋色滿空庭。萬法非真實。且道。以何為驗。師曰。長年不出戶。士曰。堪作甚麼。師曰。撞著老維摩。虛空連底脫。士曰。筍出鋒鏑。你可曾見。師曰。金風一動。徧體清涼。士曰住住。師便喝。洪山紀問。德山入門便喝。臨濟入門便棒。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一喝。紀起身拓開曰。向者裏添個註脚。師一掌。紀曰。山僧今日失利。頌本來面目曰。驀然踏著娘生鼻。萬物從來非法時。向日西來沒半字。至今東去有無為。頌萬法歸一曰。萬法一歸何所疑。九年冷坐盡皆知。而今識得佳人面。暗寫秋光寄阿誰(巖序紀嗣)。

袁州仰山獅乳狻禪師

上堂。冰凌走馬。劍刃行拳。那吒手裏展紅旗。金剛背上翻白眼。三百六十骨節。節節放光動地。八萬四千毛孔。孔孔現寶王剎海。但得南山解起雲。未必北山不下雨。若是久參上士。向這裏直下坐斷。方有少分相應。何故。不入洪波內。怎見弄潮人。晚參。仰山平實生涯。懶向淨地撒沙。說甚子胡狗。趙州茶。禾山打鼓。秘魔擎叉。乃至五乘三藏。諸子百家。無量法門。妙義恒沙。不消仰山咳[口*敕]一聲。盡情收拾了也。且道。是何章句。良久。喝一喝。僧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師便打。曰學人不會。師曰。莫謂辜負汝。頌世尊初生日。惡毒多生種得親。出胎便解鼓風塵。至今無限郎當漢。餛飩拈來祭鬼神(煦臬照嗣)。

蘇州祇園湘鄰濟禪師

小參。斬得釘。截得鐵。出匣鏗寒。倚天照雪。若嫌破碎五分。同具一身。莫羨團圓。兩口却無一舌。千偈讀瀾翻。且喜沒交涉。一句解全提。重把虎鬚捋。千七百則。盡是達摩眼睛。四十九年。無非釋迦心血。諦聽諦聽。莫說莫說。若到無智人前。添他一箇驢橛。小參。大好齋筵。人人得飽。東邊來者東邊坐。西邊來者西邊坐。你莫管他杓大碗小。但要知得飯是米做。祇如鹹酸苦辣一一打。從諸人舌頭歷過。因甚孔子又道。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良久曰。今朝應酬事煩。明日到齋堂裏。與你說破。小參。乾矢橛。南無佛。饒你念得口滑。但有出氣無進氣。還曾念著一句麼。所以說。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你作麼生念。纔擬舉念。早入邪途。一言蔽諸。直須會取。喝一喝曰。莫妄想(僧鑒青嗣)。

海雲浣墨源禪師

小參。古人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截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迴旋顧眾曰。千倍萬倍。盡在斯矣。擊竹篋一下曰。不堪持贈君。小參。咽喉備伺。吞却一對。達摩眼睛。即今在臟腑中。橫窺豎睨。嘆曰。可惜許。打入這個皮袋去也。乃撫手久之曰。具眼衲僧。且居門外。中秋小參。清光如洗。萬象涵虛。潑出

松濤。寧沉空寂。直得虎頭岩藏身無地。疊石磨轉展無從。端嚴如坐水晶宮。普願何須超物外。乞食回小參。住山人無別計。饑則乞食持盂。飽即歸家任意。念觀音的。常念觀音。呼揭諦的。頻呼揭諦。負春者。繼大鑑之高風。掃地者。奪寒山之長技。拾片雲補就袈裟。對殘月課完經偈。灼然無事於心。怡然無心於事。長聯牀上飽齣齣。即此便名歡喜地。諸仁者。祇如一飽忘百饑的。還曾嚼著自己舌頭麼(僧鑿青嗣)。

興國天岳峻禪師

示眾。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古人恁麼道。祇堪入佛。不能入魔。伏龍則不然。不會則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汝等諸人。還曾夢見麼。示眾。臨濟有三要。伏龍有四要。不免舉似諸人。也要大家知有。第一要薪水。第二要茶鹽。第三要米谷。第四要喫飯穿衣。屙屎睡覺。諸人者不得作禪道佛法會。不得作世諦語言會。且作麼生會。參上堂。哆哆和和說無病。憑實商量不可信。更有一種告諸人。耳聽何如眼聽正。喝一喝(煦杲照嗣)。

邑宰大慧居士牟欽元

字東山。原籍關東。隨父任淮揚粵西。士生聰慧。博通經史。曾宰秦邑。夙具根器。信重禪宗向上事。苦志窮究有年。雖解會稍能趨向。不能直下了然。一日到蓮花寺。參肩遠鍾。士問。畢竟如何得明正法眼藏。鍾震威一喝。士曰。除此之外。還別有麼。鍾却掩其門。良久復開。士擬問。鍾掩却士口曰。道道。士直下洞明。乃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復呈偈曰。正法眼開法法融。一機纔動萬機通。本來面目今方見。盡在逢緣不借中。鍾首肯。即授之以偈。而記荊焉(肩遠鐘嗣)。

山東臨清林文伯居士

名秀。早年登科甲。官居主政。世善之家。伊父芝山道長。曾得旨印心於兜率。廣行六度。士閱藏得悟。洞徹玄要曰。今日方知一字無。復呈偈曰。五千大藏隨心轉。心法雙忘徹底掀。親悟本來真面目。拈來用去總逢源。肩遠鍾。乃以源流法偈。印可焉(肩遠鍾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鼎州德山冰鐵宗禪師

麻城宋氏子。普請插田。小參。舉百丈示眾曰。你諸人與我開田。我與你諸人說大義。諸人開田竟。請和尚說大義。丈展兩手示之師曰。是則故是。未免拖泥帶水。新德山不然。你諸人與我插田。我不與你說大義。何也。不可枝老生節(原直賦嗣)。

澧州欽山明民時暉禪師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我從賢聖法來。不曾殺生。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我誓不與二乘人說法。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難得良馬見鞭影而行(原直賦嗣)。

衡嶽福嚴得坤展厚禪師

上堂。僧纔出。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某甲何敢說似。師曰。這箇是古人底。曰將和尚底出看。師便打。曰同坑無異土。師曰。何妨說似(原直賦嗣)。

桂林南院山學慧禪師

上堂。一峰峻峭。不掛苔痕。多少人到這裏。退身有分。且道。新南院如何行履。喝一喝曰。不向東山水上行(原直賦嗣)。

舒州太平選寄遠禪師

上堂。拈拄杖卓曰。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必互分賓主。馳騁問答。自然鉗錘。妙密機用高超。喝一喝曰。你道。我德山老子。那一半在什麼處。小參。行說俱到。有什碑記。行說不到。白雲萬里。無位真人。瞥嗔瞥喜。棒喫青天。囉哩囉哩

小參。舉芭蕉拄杖子公案。師曰。拄杖頭邊。可是你賣弄言語得底。設有箇明眼衲僧。向前一手把住。拄杖子。又向甚麼處著(原直賦嗣)。

太倉祇園倚鳴秀禪師

溧之保山周氏子。年十六薙染乘具。參九峰賦。教看臨濟三頓棒公案。忽聞鐘有省。述偈曰。萬仞嵯峨一徑通。輪斤打碎太虛空。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上堂。心不是佛。處處綠楊堪繫馬。智不是道。家家有路透長安。喝一喝曰。彷彿

落花三月雨。依稀殘夢五更鐘 上堂。今年白浪多。栽曰博飯苦。競欲覓三條。束之亦何補。復顧左右曰。你道終日風風雨雨。呆樁樁坐這破屋裏。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喝一喝曰。特地成莽鹵(原直賦嗣)。

衡州甘露無言侃禪師

楚之永州人。久參德山。於棒下。得箇休歇處。後隱衡之甘露。僧問。萬緣頓息時如何。師曰。江國春風吹不起(原直賦嗣)。

虎丘甘露澹園仁禪師

初參靈巖儲。有省。繼參萬壽章。得受記荊。四眾迎主甘露。儲喜而寄以偈曰。短言十丈贈文孫。矢報滄沱上祖恩。垂手定知精彩著。直。

吳江長慶字伊汝禪師

虞山金氏子。上堂。卓拄杖曰。此是伽藍。何為圓覺。三世諸佛。移丘盈壑。天下衲僧。無繩自縛。設有人問和尚響。擲下拄杖曰。任你卜度(月掌恒嗣)。

江西寶掌鑿衡謨禪師

上堂。百草頭邊。捉敗古錐。拄杖頭上。按捺上座。過橋拔橋。得路塞路。直饒釋迦老子。親自到來。且教退後一步。顧左右曰。莫道新寶掌不近人情。太無回互(雨青膏嗣)。

南嶽西園白兆粲禪師

文殊三處度夏頌曰。晚醉扶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 馬祖不安頌曰。日面月面。朝夕相見。暗地摸著。是何嘴臉(月函潛嗣)。

毗陵脫菴古漁薪逸禪師

靖江夏氏子。上堂。雷太簡。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見蛇鬪而草書長。長慶坐破七個蒲團。高亭隔江招手。橫趨而去。此事的的。如合虎符相似。向後洞然。幸無辜負 示眾。一白二黑三碧四綠。顧眾曰。人間無顧陸。令我憶丹青 康熙壬子秋。師臨寂。有同參問。如何是臨濟家法。師曰。無人解問。同參再申前話。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月函潛嗣)。

舊山常照香谷蔭在禪師

生湖濱皇甫氏。少負義虎聲。善詩文。參寶雲潛。一日大雪中問紙燭因緣。豁然開悟 靈雲見桃花頌曰。靈雲跌入深井。元沙更壓大石。可惜一樹桃花。開得狼狼藉藉 題畫菜曰。疎疎葉上蛙蟲眼。點點根頭野菜花。信得個中滋味好。則不然。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夜來床薦暖。一覺到天明 上堂。若論此事。不掛一元字脚。靈巖儲師翁曰。不道無元字脚。只是不掛。首山暗中為照燭。靈巖險處作津梁。白雀孟八郎。也有個道處。不道不掛。只是無元字脚 早參。前日說向你。似水投石。昨日說向你。如沙壓油。今日不可更唐突也。眉毛依舊還你眼上。鼻孔依舊搭你唇上

。你也怨悵我不得。我也怨悵你不得(檗菴志嗣)。

梁溪龍護尼道遇禪師

除夕示眾。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此是陳年語話。烹白牛分歲。閣拄杖過年。乃是諸方葛藤。喚沙彌曰。換水添香著。山僧今日要與諸人。應個時節。雖然如是。猶是衲僧家尋常活計。且道。格外提持。又作麼生。乃喝一喝曰。特地爆聲震裂。各自惜取眉毛(檗菴志嗣)。

無錫德慶月指標禪師

出毗陵白氏。上堂。德慶單提一句子。人間天上實無比。擬議思量不較多。蹉過白雲千萬里(問松原嗣)。

常州橫山復松祖裁體禪師

琴川錢氏子。年十九。隨靈巖儲完具。因儲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悚然罔對。乃極力參尋。後謁祥符運。一日見榴花盛開。胸次釋然。呈偈曰。梅雨不絕聲。松風穿耳過。舉目見榴花。二三都劈破。運為助喜。後依太平原。一日原問曰。久參上士。莫有格外之機麼。師曰。說似即不中。原便喝。師伏膺而受印焉(問松原嗣)。

。提法運起沉淪 晚參。舉茶盃曰。昔趙州以一盃茶。普請往來衲子。今日却落在山僧手裏。願與諸上座大家喫口。你道。箇中有味也無。祇要識取這茶。假使放下茶盃。又向甚麼處。響。顧左右曰。只這一味。人人具有。阿誰放下(完魯章嗣)。

吳江長慶上嚴道禪師

興化人。上堂。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圓悟曰。若問崇寧。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對他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曰。設問新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向他道。頭顛連。眼卓朔。他若擬議。劈脊便棒。何以故。不見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僧鑿青嗣)。

大佛寺示權寂興禪師

天津高氏子。依憫忠潤受具。至浙江。謁靈隱禮。看竹篋子話。有省。復參三峰青。打失布袋。室中嘗垂三問驗人。一曰。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既不知。因甚金襴袈裟遞相傳授。自代曰。綿州附子漢州薑。一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因甚眼裏著沙不得。自代曰。再犯不容。一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因甚禹力不到處。河聲向西流。自代曰。且放過一著(僧鑿青嗣)。

虞山白雀雨華雪爐冶禪師

上堂。舉古德曰。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白雀連根齧嚼不留渣 師于康熙甲寅。說偈而逝。有檉菴集。菁山客話數卷。傳世(月函潛嗣)。

蘇州紫石霜樵謂超禪師

郡之湖口萬氏子。依寶雲潛。參不與萬法為侶甚麼人。久而不省。求改參因緣。潛叱曰。你要改參因緣那。師大疑。一日聞林梢鳥語喧喧。猛然有省 問香巖上樹。意旨如何。師曰。古殿不禁寒 問南泉斬猫。是何意旨。師曰。山青水綠。曰趙州頭帶草鞵。作麼生。師曰。殿角一林風 問如何是佛。師曰。鎮日長廊捲風葉。曰如何是法。師曰。他家門戶不輕開。曰如何是僧。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問古人據個甚麼。逢人便喝。師曰。屋角聽鷄聲。曰古人據個甚麼。逢人便棒。師曰。千手大悲援不得(月函潛嗣)。

寒溪秋岸源鴻禪師

青陽莊氏子。依寶雲潛于梅谿。因舉女子出定公案。豁然開悟曰。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 古廟香爐頌曰。伴他太古龍蛇筆。月冷霜寒總未辭。些子氤氳烟縷上。現來樓閣自然奇 師品行高卓。得記三年。即化去。有寒溪遺語一冊(月函潛嗣)。

吳江鈍菴兼樹讓禪師

邑之漁村倪氏子。依寶雲。結夏石屏。一日分衛歸。潛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纔開口。潛便喝。師愕然。潛呼曰。兼樹來。適纔問你。你答甚麼。師擬開口。潛又喝。師于此有入。次日詣方丈。問如何是至理不當機。潛曰。你不解問這話。隨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游絲千尺。康熙丁巳。師將示寂。潛為舉洞山臨逝。刈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化。因大眾號慟。忽開目責之。復令主事僧。辦愚癡齋。延七日隨眾。齋畢而終。子今若何。師厲聲曰。洞山即爾。我則不然。潛曰。將不然底。呈似看。師彈指一聲。即化去(月函潛嗣)。

文殊剎堂覺從禪師

廣惠興寧何氏子。年十五。補弟子員。閱壇經有感。絕意進取。父強之。舉于鄉。時天啟辛酉。科也計偕。遇黃山普門祝髮。不赴春官。初參聞谷印于迴龍。示以橋流水不流語。不契。忽汎沅湘。舟中有觸。乃省。一時尊宿道望。名騰叢席。歷主數剎。機叩瀾翻。意旨邃遠。崇禎壬午。有徒九一西者來省。師舉殃岨產難因緣勘之。九為直示古人闔奧。至五祖曰。我這裏如馬前相撲。一倒便休。師拍手大笑。願嗣。九一西謝不敢逸去。師復通嗣法書。有以人師道。以道師人。降尊為卑。極宗風之獨唱。云云。西為陞座。而印荊焉。順治戊子六月十七日示微疾。浴畢禮佛歸寢室。顧左右曰。有末後一句。擬付諸人得麼。眾無對。師長吁一聲而逝。塔于神光山下。靈

巖儲。為之銘(九一西嗣)。

常州祥符湘雨紀蔭禪師

婺源游氏子。上堂。硬址虛空塞住口。舌頭占却地三畝。金剛手內八楞拳。三世諸佛不知有。風吹石臼念摩訶。驚起南辰藏北斗。昨夜三更失却牛。火中鬪得船如藕。否否。南閩浮提。黃童白叟(卑牧謙嗣)。

常州天寧天興贊禪師

本郡劉氏子。力究三不是話。聞磬聲有省。後參靈巖謙。受囑。上堂。喝一喝曰。打開潑天門戶。踏著祖父田園。風流何處不是。說甚四諦三元。更若低昂佛祖。陶鑄人天。盡是無風市市之波。彼自無瘡。弗傷之也。復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天寧一向為諸人。可謂太煞盡情。若欲布蔓牽枝。叮嚀恐損君德(卑牧謙嗣)。

嘉善大聖古薪紀鑑禪師

荊溪閔氏子。上堂。舉拂子曰。難以瞞眾人之眼。喝一喝曰。難以塞眾人之耳。連得便行的。固不尋常。掉頭不顧的。實為罕有。良久曰。山僧終不肯以第二義誑惑諸仁。便下座(卑牧謙嗣)。

天池落木連山紀易禪師

玉峰王氏子。幼慕空宗。投國清樹剎度。參上方志。洞明大事。從青龍斯得具戒。華山俾職維那。尋參先靈巖。室中溫研者久之。蕭然遠引。適謙補住靈巖。分衛婁東。晤于龍谿。言下契合。次冬制期。遂典堂司。尋遷西堂。付授鍵關祥符藏雲室示眾。驀顧左右曰。直須放下。放下一任卜度卜度。若論佛法。不須穿鑿。震威一喝示眾。驀豎拂子曰。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祥符門外。官馬大路。一任兄兄弟弟。東去西去。只要識取路頭隨。以拂子畫一畫曰。且道。如何是向上一路。連擊拂子曰。不可又恁麼去也 晚參。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回頭擬議思量。曲直因誰致得。遂顧左右曰。今日三千。明朝五百 示眾。眼親手辨底。何妨貴買賤賣。眉橫鼻直底。一任指東話西。遂展兩手 示眾。四山風月靜。一榻竹陰涼。連得便行底。休嫌杓柄長。顧兩行曰。湖南飯袋子切忌錯商量。連聲喝。下座 晚參。驀擊竹篋子。一下曰。諸佛未出世。松盤萬塢。諸佛已出世。花落一庭。幸是太虛境界。何必驅犬馬于大野之中。掃風塵于千山之外。而後較眉毛短長。論鼻孔淺深。復擊一下曰。更嫌甚麼 小參。無一法可當情。定不轉腦回頭。空王殿裏。石虎巖前。一日走幾轉。說甚月明簾外迴絕遮欄。終日共鉢盂喫飯。聽板聲上堂。還知娘未生時一樁奇特事麼。連卓拄杖曰。切忌從他覓(卑牧謙嗣)。

吳陵覺胤紹宗祖禪師

上堂。恁麼恁麼不恁麼。殺人刀活人劍。此是古人一段風規。衲僧尋常作用。擬議思量。白雲萬里。召大眾。驀拈拄杖。旋風打散(咸菴及嗣)。

潭州益陽白鹿天長慧禪師

雲南陸涼人。上堂。自從那年發風顛。直至而今賣不完。有時豎一指。有時拈一拳。明來施棒喝。暗裏畫個圈。有人問我西來意。綠的竹一簇。紅的花一園(穎秀悟嗣)。

辰州浦峰長明旻禪師

蜀涪陵石氏子。上堂。一僧纔出。師曰。止止不須說。僧拂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又一僧出曰。某甲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拈棒曰。山僧打即是。不打即是。僧退後三步。師曰。不是不是。乃曰。今朝衲子。當機一味。棒喝齊施。不是強生枝節。要人翻轉而皮。眾中還有翻轉者麼。如無。請看木上座。自翻轉去也。擲拄杖。下座(穎秀悟嗣)。

辰州龍山六潤杲禪師

蜀渝州長壽黃氏子。上堂。舉臨濟三頓棒公案。師曰。棒頭三頓活如龍。佛祖齊來也下風。點著頂門開正眼。轉身捋却虎鬚鬢(穎秀悟嗣)。

辰州雲棲大都定禪師

黃岡人。族姓何。初鎮守辰州。後感宿因。棄官薙髮芷江。參龍山。充侍司。一日入室次。悟曰。汝昨日道無。是有中無。是無中無。師曰。法本不二。悟曰。再道一句來。師便喝。悟便打。師連喝。悟便休。上堂。雲盡一天。波清四海。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立地。更要山僧說個甚麼。拈拄杖。卓一卓曰。七尺烏藤開正眼。是魔是佛總皆愁。當陽擊碎虛空後。大笑一聲天地秋。乃呵呵笑。下座(穎秀悟嗣)。

辰州沅陵智鼎禪師

州之瞿氏子。示眾。萬法無心便是休。隨緣動止得優遊。一天明月照今古。堪笑人從指上求(穎秀悟嗣)。

歸州觀音純備德禪師

蜀東酆都李氏子。上堂。若不恁麼則負當機。若只恁麼有負山野。只得向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豎拂子曰。本是圓成無欠缺。只因擬議涉趨趨。從斯直下承當去。一目了然括十虛(耳毒泰嗣)。

武岡金城在邇道禪師

西蜀渝州桂溪人。參獅山申。充侍司。巾瓶有年。後聞雪林梅道望。腰包往依。梅曰。別却雲山。來此作麼。師曰。兩頭扶起。梅曰。你作麼生扶。師便喝。梅便掌。後入室。梅問。你近日事何如。師曰。一事不為。梅曰。一事不為。是個死漢。師撫掌作舞而出。上堂。無法可說。三山五嶽。有法可說。龜毛兔角。虛空開口。須彌

倒卓。佛法有無間。人人不自覺。覺不覺。收放風雲如掌握。喝一喝(雪林梅嗣)。

鼎州護國通玉禪師

州之李氏子。頌瀉山水牯牛日。天曉黃鸝樹上啼。一聲嘹唳一聲低。東君昨夜傳消息。市地春風打竹籬(天機舜嗣)。

澧州慈利道林百獸善禪師

上堂。達磨大師來也。在道林拂子頭上。興慈運悲。為汝等說第一義諦。還見麼。若也見得。今日正是小雪節。個個面門冷似鐵。其或未然。大家別起眉毛。務要討個明白。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上堂。全提祖印。獨坐雄峰。棒喝齊施。令行有據。道林這裏。唯握一柄金剛寶劍。凡有來者。即教脫却貼肉汗衫。便與一刀兩段。震威喝一喝(一念龍嗣)。

澧州伏牛憨郢賢禪師

初投神鼎澤披剝。後依龍潭龍服勤。有省。囑住伏牛。問大師在神鼎時如何。師曰。頭帶夜叉帽。曰在龍潭時如何。師曰。手持柳[木*栗]條(一念龍嗣)。

澧州龍潭光孝斷雪初禪師

荆楚歸州項氏子。上堂。奇言妙句。俱是歷代祖師道過。錦繡珠璣。盡是諸方大老說盡。今日新光孝。作麼生道。乃提起僧伽黎曰。乞兒破席府袋抖一抖(一菴龍嗣)。

石梁青蓮不醉常覺禪師

楚青江杜氏子。禮德山波完具。服勤三載。恒喫痛棒。一日波問。生從何來。師曰。初一初二。又問。死從何去。師曰。小盡二十九。大盡有三十。波深器之。後佐中邑徹。入室次。徹問。萬法歸一。作麼生會。師曰。落花有意隨流水。徹曰。畢竟一歸何處。師曰。流水無心戀落花(枕石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五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五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障-音]邠羅漢雲林地禪師

通江董氏子。參石谷慧嗣法。重建[障-音]邠羅漢。乃馬祖脫白處也。上堂。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參天蒼竹密。填空古栢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大雄殿一座。頭陀祇十人。曰人境不立時如何。師曰。虧汝到與麼境界。乃曰。一棒一喝。一拳一脚。直指臨濟心髓。全彰德山韜略。古之不多一點。今之不少一劃。全得草偃風行。如虎戴角。撞著磕著。橫機殺活。脫或未然。山僧未免重下註脚。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也是千錯與萬錯。復卓曰。錯錯(石谷慧嗣)。

龍門淨居月月初禪師

樂至鄒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龍門境。師曰。清風橋下兩池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歇。曰人境以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便打。乃曰。時開飯店止飢寒。引水龍門且種田。佛法寧教齊爛却。從斯弗說老婆禪(石谷慧嗣)。

碁江石門蒼桐華禪師

碁江封氏子。卅歲出家。石谷慧印證。隱山為常。其示眾曰。山悠悠也水悠悠。一杖雲深任自遊。樹杪松花堪作食。秋迴荷葉可為裘。堂堂佛法消塵鏡。渺渺光陰送客舟。若要頓超如幻景。只須常牧此心牛 又云。溪山一一都成畫。竹樹叢叢畫不成。堪笑住山人性蠢。饅頭一柄足平生 暮年仍歸石門。臨行偈曰。來時黃菊篩金。去時青山鋪白。想起者個骷髏。千回萬回作客。今朝踢倒須彌。拶得虛空出血。涅槃城裏不相知。笑殺率陀古彌勒(石谷慧嗣)。

[郟-卑+((白-日+田)/升)]箇護國天然貴禪師

上堂。今朝腊月初八。處處闡揚佛法。惟有護國不然。見人只是生罵。驀拈拂子曰。向者裏薦得。剎剎塵塵。毗盧境界。溪聲鳥語。觀音理門。其或未然。依舊鼻孔向下垂。擊拂子下座 元宵上堂。不唱陳年曲調。要打新鮮鼓笛。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舌人兒能解語。等閑操動沒絃琴。海水騰波山自起。且道。沒絃琴作麼生操。以拄杖作操琴勢曰。會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始知(紫芝藏嗣)。

錦官萬福瓊目溫禪師

上堂。昔人聚石說法。今我法說亦空。石火電光。難為湊泊。驀拈拄杖。卓曰。惟有者個。赤條條。光灼灼。有時和泥合水。社舞村歌。有時孤峰獨立。挂月懸星。動則俾觀音勢至。結舌藏鋒。靜則令釋迦老子。無本可據。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參(紫芝藏嗣)。

少娥慈明嵩耳住禪師

上堂。弘機獨唱。千聖潛踪。截斷眾流。棒雲無路。若箇正因衲子。顯大機施大用。于石火閃電光中啐啄。縱奪人天。權衡佛祖。敲唱雙行。殺活齊彰。行凡聖窠窟。斷生死根苗。猶未是向上事。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語嵩裔嗣)。

西蜀定遠舌響訥禪師

定遠龍氏子。參半天下于林野奇。掌下有省。回蜀。見書雪岳。以印證焉。上堂。打開光明藏。現出本常理。天地絕點翳。四海清如洗。森羅與萬象。都盧在裏許。休言覩明星。誑惑癡男女 上堂。爐鞴弘開。魔佛頓鎔。鉗錘高舉。理凡情盡。箇箇焦頭爛額。人人皮綻肉鎔。任是百煉精金。到此也須失色。卓拄杖曰。拈出紅爐金彈子。籊破諸人鐵面皮(書雲岳嗣)。

金川中巖麗眉采禪師

開爐上堂。個事人人本具。何須向外討覓。頭頭頂著青天。步步踏著實地。山僧不是妄言。要且理無二致。所以龐居士曰。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若于此中透徹。一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長連床上。豎起脊梁。切莫瞌睡。抖擻精神。只看穿衣喫飯。運水搬柴底。畢是個甚麼。參(書雲昆嗣)。

西川峨嵋舒光照禪師

蘄水人。避世入峨嵋絕頂。影不下山者。二十餘載。忽一日欲下山。鳴鼓上堂。九旬限滿。巧中藏拙。晝夜殷勤。拙中藏巧。養馴一個水牯牛。頭角崢嶸世上少。今朝四足印莓苔。笑殺平田黃大老。辭世示眾。形本無形。說亦無說。盡大地人難摸索。七十九年住娑婆。彈指光陰如夢覺。舉步踢倒峨嵋山。者邊那畔總一箇。喝一喝。擲筆而逝(大冶況嗣)。

射洪會靈幻住明禪師

上堂。雨過莓苔淨。陞堂說法時。斯緣誰解會。啼鳥上花枝 小參。初搥塗毒鼓。三舉撲地鐘。敵勝超羣句。生蛇始化龍。咄(耳毒泰嗣)。

[(雪-雨)/粉/大]陵黃陵純備德禪師

鄴都上堂。立教明宗。須張縵天網子。活捉龍蛇。可以直下承當。安邦定國。要展揭世經綸。生擒虎兇。乃能全身擔荷。所以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于斯擬議。錯過千山。少涉思惟。白雲萬里。致使三世諸佛。總放不下。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伶俐衲僧。自救不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喝一喝曰。振奮吒沙無向背。爍迦羅眼莫能窺(耳毒泰嗣)。

重慶香國[穴/(爿*臬)]堂秀禪師

開爐上堂。爐火乍燔。是鐵是銅須經煅。橐籥大煽。若凡若聖盡鎔鎔淬般若之智鋒。礪金剛之神劍。若是躍冶之金。徒勞鍛煉。驀豎拂云。者一星兒火種。自鷲峰發燄。嵩少騰芳。太白山中。標天之光彩。錦江江上。闡亘古之宗猷。如如意珠。似帝青寶。可以福國裕民。為祥為瑞。入聖超凡。而今落在香國者裏。只得借曼殊普賢作爐頭。勢至圓通為冶匠。五百聲聞緣覺作散工。扇火扇風。添煤添炭。山僧忍俊不禁。未免助其神用。遂擲拂子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佛語御嗣)。

唐安曇雲文壁福禪師

上堂。柳舒金梅正白。幾經霜凌幾經雪。寒枝傲骨占春先。却把清香輕漏泄。惟佛與佛無分別。揮拂子曰。筍過東家作竹林。藕穿池面為荷葉 臘八上堂。積劫深懷疑彈子。實難吞吐田皇宮。六年雪嶺時無懈。驀地擡眸見己躬。此是大覺老人在霜天。月下悟得底。今日福上座。向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處。舉似大眾。還會麼。若會得。

天地虛空。生汝心內。人物殿堂。皆汝元常。正恁麼時。且道。大覺老人。畢竟悟箇甚麼。良久曰。泥半掣斷黃金鎖。鐵馬衝開碧玉關(孔一等嗣)。

成都德元玉諾昌禪師

上堂。吾年三十四。佛法總不識。強登曲象牀。渾無些子伎。全提臨濟宗。惟憑斯箇力。頭頭絕覆藏。處處無踪跡。活潑潑耀古騰今。峭巍巍輝天鑑地。當陽露出端倪。揚眉已落第二。且如何是全提意旨。卓拄杖曰。青天也皺眉(瑞林蓮嗣)。

驛山鎮疆大旭宗禪師

至節上堂。六花亂墜。寒氣逼人。日南長至。百卉萌生。山僧裹頭大睡。誰管他人屋上霜凝。以拄杖作圓相云。會麼。于中薦得。百千三昧一時證得。神通妙用。無越此宗。人人向文殊眉睫上往來。個個于普賢行門中出入。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到恁麼田地。有無不立。凡聖一如。隨緣放曠。任通逍遙。又何必山僧再下註脚(曉元濟嗣)。

嘉州九頂子開乾禪師

上堂。若論箇事。一味尋常。騎聲蓋色。法法全彰。縱奪殺活。不犯鋒鋌。清風明月。不坐玉堂。快須揭瞎娘生眼。炯炯寒光照大唐。靈利衲僧。聊聞舉著。直下承當。雖然如是。脚跟下與伊三十拄杖。且道。利害在甚處。卓拄杖曰。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佛冤綱嗣)。

興元淨明天湛熾禪師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時當秋末。萬卉潛榮。或抑或揚。觸目現成。豈不見。置山河大地于一毫端。透頂透底。絕羅絕籬。顯大機。明大用。觸處普賢境界。發揮佛祖機籌。有時拋三放兩。拈尾作頭。有時充塞虛空。擘開華嶽。驀豎拂曰。會麼。步步登高易。深深入海難。擊禪床下座(佛冤綱嗣)。

秦州普門籌室燦禪師

上堂。赤體條條絕所依。生平莽鹵沒思惟。一椎打就無今古。途路行人誰箇知。是日陞堂重漏逗。且喜當陽毋自欺(佛冤綱嗣)。

江津淨慈非指明禪師

頌丹霞燒木佛曰。離宮勅令降將來。簇錦攢花當下灰。驚起牛兒渾不見。行人得去邑人災。頌石霜橫刀水盆上傍置草鞋曰。空把瑤琴月下彈。無生曲調自超然。子期不諳何處去。孤負渠儂意一翻。頌婆子燒庵曰。正恁麼時。如貧得寶。焚却葺子。一了百了。頌日面佛月面佛曰。日面佛兮月面佛。一條拄杖兩頭禿。敲風打雨人不知。拄地撐天光煜煜(懶石聆嗣)。

古湟印心佛敏訥禪師

上堂。山野一向以來。白[嘆-口+白]生於嘴邊。青草長於舌上。遂按膝噴一聲。錯下註脚 佛成道日上堂。活驚殺。活笑殺。山頭老漢沒徧[仁-二+(天/非)]。無端夜半覩明星。兩眼明明都填瞎。卓拄杖曰。瞎瞎 上堂。拈拄杖曰。木上座。于黑漆桶裏住著。未敢輕示其人。以杖置右手曰。今日出來。指東話西。似與鉢盂安柄也。雖然如是。且不得辜負拄杖子。何也。為伊頂門上有眼(釋雲寔嗣)。

眉州燈壁文衡權禪師

佛成道日上堂。佳景時逢臘月天。嚴寒凝凍雪為簾。頓分一線回春令。却放梅花一著先。遂舉世尊覩明星悟道話畢。師曰。老瞿曇。須是頂天立地。到頭知尾。不妨漏逗。只如遠孫。又作麼生行履。視左右曰。切須仔細(竹鏡嵩嗣)。

蜀南玉泉融徹頂禪師

蜀南人。結制上堂。今朝十月十五。行者考鐘伐鼓。玉泉結制上堂。驚起魚龍躍舞。坐斷諸佛關鍵。網維從上列祖。衲僧擬議思量。一棒打折驢腰。莫道山僧莽鹵上堂。諸佛本無說。祖師未曾聞。留下一轉語。千古鎮乾坤。且道。是甚麼語。[妳-女+口]。喝一喝曰。今日冬月一。萬卉俱凋悉。玉泉爐增燄。山門輝佛日。復喝一喝。下座(其白富嗣)。

重慶華巖勒正進禪師

陝西華州吳氏子。二十七齡。身世無常。詣四川重慶華巖。禮指雲孝雜染。痛念生死。脇不至蓆者數年。後侍師翁聖可玉于雲峰。值上堂。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玉驀頭一棒。昏死。少頃漸甦。乃說偈曰。者迴喫棒不尋常。始覺毗盧解脫場。萬象森羅皆拱手。拈來盡是返魂香。孝因而印證。後有頌慈明冬日榜云。輪捶是誰搬弄。打破千年鐵甕。頻頻呼喚無他。不離自己作用。呵呵。總是一場大夢(指雲孝嗣)。

隆興正覺濟得正禪師

頌庭前栢樹子曰。信手拈來了弗疑。龜毛兔角豁當機。眼中若是停金屑。辜負蒼蒼兩道眉(大器成嗣)。

漢州開元素如佩禪師

嘗頌產難因緣曰。積雪凝冰結未消。一枝寒玉寄梅梢。靈苗不借東皇令。一段清香向外飄 頌達磨會武帝曰。朔風凜凜入樓臺。春意潛舒雪上梅。縷縷暗香浮嶺外。相思無計勢難回(法空證嗣)。

黔西獅峰乾御源禪師

蜀人。受印于赤松嶺。後江浙歸觀。嶺命秉拂。小參。神機密運。觸類傍通。廓爾圓明。不落諸數。所以南詢五十。鋒鋸初露于妙峰。樓閣門開。大機終涵于海藏。百千妙義。無量法門。總在一毛頭上。彰顯現前。一一無非受用。大眾。既爾受用十方現前。因甚彌勒大士。却從遠方歸來。若向者裏見得徹。黔天風月。一團和氣。脚跟不動。華藏週遊。其或未然。不免曲引傍資。再下註脚。七載離師海上遊。歸來時節正逢秋。籬邊菊露三玄句。桂萼香浮意外幽(赤松嶺嗣)。

金川興國隱南廣禪師

士供法衣請上堂。大庾嶺頭。拈提不起。德善居士。覲體承當。正所謂于施等者。于法亦等。且道。結角羅紋。在甚麼處。靠拄杖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嗣燈胤嗣)。

陝西寧夏準提洞然舜禪師

中秋月蝕晚參。靈山話。曹溪指。馬祖翫。寒山比。者一夥老古錐。都是弄光影漢。正眼觀來。合喫舜上座手中痛棒。邇者鐘鼓鏗鏘。盡道。孤輪半掩。癡呆竚望。矇矓沉吟。殊不知本有一段光明。早已印徹廣寒之府。為甚無人覺得。或有覷得破者。出來與舜上座拄杖相見。其或未然。特為指出去也。以拂子畫○曰。徧界不藏高著眼。大家休在閻中行(純愚機嗣)。

奉天般若古林智禪師

湖廣長沙李氏子。幼失怙恃。顛沛萬狀。六歲至峨嵋脫白。侍雙桂十數年。屢遭毒打。後因木墩打中腿肚。遂有省焉。歷參諸方。末與德山語嵩裔機契。而受記荊。出住奉天般若。遼陽建寧如來諸剎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達磨九年面壁覷不破。瞿曇三百餘會道不著。摩醯三眼也難見。大悲千手也難摸。歷代祖師。古今知識。咬定牙關。一場懨[怡-台+羅]。今日般若。不免拈出供養大眾。及大地有情無情。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良久曰。季冬嚴寒。各歸煨火上堂。奇持因緣。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圓明有驗人句。法眼有超宗眼。圓悟順水推船。雪竇迎風把舵。雖然。各出手眼。成得箇什麼邊事。若是山僧。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復打曰。可殺不識好惡。當時德山下。得這一棒。不惟截斷天下人舌頭。也免得他道箇龍頭蛇尾 上堂。二百一十億佛剎。當年法藏悉觀知。今日古林重舉出。阿誰不是丈夫兒 上堂。丁一卓二。是般若體。七縱八橫。是般若用。耀古騰今。是般若光。烹金琢玉。是般若力。若能有如是力。徹如是光。得如是用。具如是體。便見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遂以拂子打圓相曰。自從一授靈山記。直至於今願不忘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觸不得。曰因甚觸不得。師打曰。頭落也不知。僧佇思。師復打曰。還不拖者死屍去 問如何是般若境。師曰。萬木榮紆。一溪浩渺。如何山中人。饑飡麥粥

。倦臥葺草。曰人境不立時如何。遂劈面一掌曰。是立不立。僧罔措。復示曰。人境不立時。劈面無情掌。是箇血性兒。當下知痛痒。師於康熙乙亥冬十月十六日。夜間坐逝。迨天曉。自思來去不明。恐人檢點。復甦。至本月三十日辰刻。手書邀穆魁吾居士。飛奔方丈。師下床接曰。受你數十年供養。無可酬答。謝汝兩掌。遂於土面上。左右各打一掌。大笑而坐。士曰。和尚舉動。十分精爽。何故出此誑言。師曰。汝不識老僧。士求和尚手脉。評之曰。脉上並無一些病。何出此言。師曰。汝不識老僧。我明日定去。僧俗見師訣絕難留。悲泣請師垂示。師曰。汝等好俗氣。我豈真死耶。我時時在汝等面門出入。但汝等不識。汝等存善心作善事。定生西方。存歹心作歹事。定墮三塗。明明放著。何用我說。談笑過午。飲食陪常。凡殯殮等事。茶毗日期。立塔地方。分付妥當。推逼相別。眾不忍散。師携手送出山門。一士拉住不放。師回。凡過往人圍繞擾數層。說的說。哭的哭。有不信者說是。明日即辨真假。約有起更時候。方散脫身。師回院內經行。夜半方歸方丈靜坐。約有寅時。呼侍者問曰。什麼時候。侍者答以五更。師曰。吾當行矣。遂點燈設供器。帚筆安置几上。又炷香。命侍僧曰。香燃二寸許。推門看我。書偈曰。東方寅。我即行。菩薩接。彌陀迎。端坐寂然而逝。二侍者推門視之。師巍巍不動。侍者癡視良久。喚大眾曰。和尚圓寂矣。大眾齊至成服。手腕尚溫。墨跡未乾。三日入龕。師容顏如常。遍身柔輒。三七茶毗。送者萬數。初發火時。烟燄五色。少頃。龕門自開。現金色毗盧像。大眾俯伏合掌。佛聲動地。從辰至午。骨豎端坐。衣文數珠。宛然不動。舍利無數。一齒不壞。世壽七十有三。僧臘六十七(語嵩裔嗣)。

溧水普濟渤輪旭禪師

廣東香山梁氏子。晚參。生佛不二。物我無差拈。起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得麼牛。羊無角。不喚作拄杖得麼。免馬有角。擲下拄杖曰。畢竟如何。良久曰。破家散宅。頌婆生七子曰。劈面無端下一橈。至今冤對結眉梢。滔天白浪全機露。明月蘆花吼夜濤(孔一等嗣)。

武岡伏牛慈化醒閒智禪師

上堂。春纔盡夏又臨。處處村歌樂太平。杜鵑喚醒利名客。何必區區向外尋。上堂。唱德山歌。和雲門曲。一喝震乾坤。掀翻獅子窟。跳過金剛圈。脫却龜毛傅。萬仞峰頭解哮吼。頭尾俱全跬一足(語嵩裔嗣)。

邵州牛山清溪載華哲禪師

上堂。忽地西風泛碧波。石人叉手語婆婆。因緣時節分明契。梧樹飄黃會也麼。喝一喝。香巖上樹頌曰。入花毬子輓公門。何勝傍觀見者親。白日移輪天外去。痴人多看月邊星(雪林梅嗣)。

如皇集賢坤亭道禪師

上堂。西方無一句到你。是把斷要津。是壁立萬仞。良久曰。貴圖天下太平 上堂。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夫。不因吳越爭鋒後。那得扁舟泛五湖 小參佛有佛語。祖有祖語。纔涉思惟。白雲萬里。現前一眾。既是家裏人。母勞說客話。飯足充饑。茶堪止渴。且道。非非想天。深多少。濶多少。良久曰。且待別時來 小參。二不成雙。一不是隻。夫子難措一言。達磨更道不識。良久。拍膝。一下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問如何是佛。師曰。擔水河頭賣。如何是法。師曰。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如何是道。師曰。高而不危。低而不凹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山僧遭你鈍置。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又作麼生。師曰。你再擬鈍置山僧那。僧一喝。師曰。莫因閒事長無明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三寸舌頭。在汝口裏。曰某甲不會。師曰。鹹酸苦辣。幾不嘗過(卑牧謙嗣)。

蘇州寶華向若嵩禪師

上堂。法法圓成佛祖心。英靈於此共知聞。何勞普化搖鈴鐸。突遇峰干跨虎行。當機了了無他事。只要人人兩眼明。喝一喝 結制上堂。天涯覓徧無相識。徒把芒鞋脚底穿。拄杖持來且靠壁。鉢盂高掛絕攀緣。三條椽下真風露。七尺單前面目全。[口@力]地一聲消息斷。虎頭戴角出林間(雍[竺-二+虞]晟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邵武安國開蓮受禪師

示眾。牛頭沒馬頭回。原屬諸方近套。擲金鈎布鐵網。亦非越格提持。山僧一十六年。擔枷行脚。蕩盡家私。今日撥亂歸來。爭敢重循舊轍。雖不謹守門庭。只要諸人搆去。喝一喝 明覺諱日。示眾。向[土*盍][土*(天/非)]堆裏。橫空佛祖眼睛。於錦繡叢中。直捏 帝王鼻孔。頓令途路波吒底。當下歸家穩坐。却使孤峰頂上者。抑凡按下雲頭。增徑山霹靂之家聲。響太平琳瑯之曲調。此是。我本師老人尋。常行履處。若是放兩拋。三增多減少。至于末後示寂。掃跡滅踪。莫道諸方窺覷無門。直教佛祖潛身無路。不肖深慙匪類。辱附師門。茲者業負難逃。冤家路狹。要且如何得見我老人立地處。驀豎拂子曰。春風未易著鉏犁。為馬為牛却看時。口縫纔開成忤逆。此心能有幾人知 示眾。驀拈拄杖曰。我看你。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究竟長年只在半途。復橫按曰。明知是滿腹絲綸。填胸錦繡。因甚問著便開口不得。復豎起曰。直饒過東山下左邊底。拈得王節級。失却帖正好。勘過了打。且道。衲僧門下。又且如何。卓一卓曰。刀山劔樹平時路。熱鐵烱銅潤口漿。要得拖犁并拽耙。何妨倒腹與傾腸 問如何是佛。師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問如何是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某甲蒙昧。請師細指。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問如何是安國境。師曰。萬壑松聲來不盡。一池皓月夜長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堦下痛刪非類草。雨中閒種及時蔬(憨璞聰嗣)。

盤山甘泉語石德禪師

上堂。法無定相。定莫非禪。頭頭顯露。法法全彰。舉止動步。無非本有風光。運水搬柴。正是當人作略。喝一喝曰。直下承禱。慎弗擬議 解制上堂。圓通法門。無在不在。昔本無結。今何有解。豎拂子曰。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乃至先師三昧。山僧不知。只如甘泉。一冬東語西話。今日撤開布袋。現前諸人。還知否。擲拂子曰。我不敢輕于汝等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猛虎當途踞。曰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問來答去。有甚了期(憨璞聰嗣)。

崑山太音居士廓曉

三歲。能畫地作佛字。長通儒術。善丹青。一日旅次。逢老衲教以宗門見性工夫。遂留心參。學後見明發衡。問未生前話。衡曰。只今在甚麼處。士曰。道得恰好。衡曰。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士曰。金寒水冷。切宜珍重。乃呈偈曰。莫認明。莫認暗。明明暗暗臨機辨。勸君切莫強安排。春光好處無人見。東風便是不寒面。衡肯之。竹篋子頌曰。竹篋不觸不背。當人直下承當。若還擬議卜度。便是無明覆藏又。曰天。生一段好風光凡。聖何曾有覆藏。自家有寶不薦取。反為觸背錯商量。狗子佛性頌曰。狗子無佛性。亦邪亦非正。身旺無財官。正是孤窮命(懶拙衡嗣)。

南梁準提宗濟俊禪師

問如何是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師曰。切忌死水浸殺。問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師曰。不可釘樁搖櫓。問鐘樓上唱讚。床脚下種菜。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師示疾。堂眾候安。師曰苦苦。次日集眾曰。樂樂。眾曰。昨日道苦。因甚今日道樂。師曰。昨日苦。今日樂。楊岐驢子三隻脚。眾曰。到此時節。宜自珍重。師曰。快便難逢。遂索筆書偈而逝(乳峯卓嗣)。

大原慈菴楊耀祖進士

山西廣陽人。父祖三世胎齋。世稱樂善士。幼穎悟。長中康熙癸卯。解元聯登甲榜。因見天目尺木休。示現末後一著。了脫非常有感。乃單提向上。決志禪宗。後仕官真州。訪天王海于地藏。言下投機。授拂記荊。呈海偈曰。果是天童一脉來。相逢一笑我知哉。歸來盡是兒孫事。喝下承當正眼開。又呈洗澡偈曰。真空無相法王身。荷葉露珠不染塵。寶主一堂誰辨得。歸來明月照行人。示佛眉偈曰。喚作佛眉。定有魔眼。佛魔不著。眉眼俱遣。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先嚴諱日舉哀。拈香曰。一身分化若干身。無始從來只一心。[口@力]地一聲掀破後。年年今日識新春。恭人諱日拈香曰。爐中香縹緲。岸上柳青青。雨灑清明節。春雷兆太平。復舉世尊初生話畢。乃曰。在天不以天為樂。在世不以世為相。在生不以生為戀。在死不以死為憂。明得惟吾獨尊。我身即母身。今日覲面相呈。不好舉揚個事。上報深恩。喝一喝。月夜有客。送指月錄言別。士曰。貪看他人寶。忘却自己珍。客曰。眼中著不得玉屑麼。士曰。且喫茶去。復示偈曰。月上梅梢一鏡圓。那知月落不離天。月圓月缺光無減。君再來時又一年。士居官。以法門金湯為力任。每遇僧俗諮參。語多激引。時魏雙闕。按鹺臨邑。景其高風。贈有官舍渾加僧舍冷。吏人一似道人間之句。極為切當(沙翁海嗣)。

鹽官中洲海嶽禪師

住綠蘿。示眾。終日忙轆轤地。都是沒要緊事。且道。那一件是要緊底。良久曰。幾乎忘却。上堂。略說廣說。喻說直說。讚說毀說。安立說顯了說。以至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總不出這一句。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曰。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愚山藏嗣)。

揚州龍象楚菴祖禪師

小參。夜雨瀟瀟。片雪飄飄。雲橫鷲嶺。水接天遙。柳含春色。棲鳥歸巢。頭頭顯用。莫言寂寥。麻三觔頌曰。露筋露骨。當陽拈出。日晒風吹。雨灑不溼。靈雲見桃花頌曰。忽然舉目見桃花。當下疑情頓破家。涌出家珍全體露。拈來還是舊袈裟(禹門正嗣)。

湖南長沙洪恩鐵山弘禪

師南昌葉氏子。上堂。山高未是高。海深不足深。唯有諸人鼻孔。深實是深。盡大地人都浸殺。白浪滔天不見痕。小參。周行七步。六步無。功連這一步也不消得。目顧四方。更有一方尚未看到。召曰。大眾且道。是那一方。卓拄杖曰。中央戊己土。小參。斧劈不開。針筭不入底物件。山僧為眾分析。遂喝一喝曰。撒向十方世界了也(楚峯元嗣)。

永嘉峙巖大曉廣禪師

小參。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汝是門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陌上問行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打曰。這裏須薦取。乃曰。當陽的旨。迥絕周遮。覷面全提。了無回互。霜酣紅葉。千樹萬樹。以飄搖露滴黃花。三莖兩莖而馥郁。苟能直下薦得。便爾獨步大方。火爐頭坐酬賓主。劒刃上互展機籌。殺活臨時。縱橫無礙。更說甚麼。打三打七。畫地為牢。指東話西。遞成鈍置。然雖如是。也要眾兄弟。共相委悉。驀豎拂子曰。還會麼。當年面壁非他事歷。代傳心總是渠。示眾。舉雲門乾矢橛話畢。乃曰。將謂氣宇如王。元來見處。只在這裏。頌曰。搥[打-丁+(天/韭)]堆頭乾矢橛。拈來使用却驚人。薰天炙地難藏覆。剎剎塵塵現此身(多子無嗣)。

永嘉密印靜公練禪師

上堂。豎拄杖曰。若向者裏會得。不妨轉山河大地為自己。橫拄杖曰。若向者裏會得。不妨轉自己為山河大地。卓一卓曰。粉碎了也。諸人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靠拄杖。小參。僧出。師曰。未動步已前。早錯了也。僧拂袖而退。師曰。錯錯。乃曰。鶴頸長。鳧頸短。松自直。棘自曲。八面玲瓏。十方寥廓。何事諸人無繩自縛。山僧忍俊不禁。直下為君割截。以拄杖旋風打下。歸方丈。小參。以拂子作[○@.:]曰。三世諸佛出興。只為者個歷代祖師授受。只為者個。天下老和尚。屈曲垂慈。只為

者個。山僧播兩片皮。指東話西。只為者個。諸人還知者個落處麼。良久曰。密印今日失利。擲拂子 鞞法鼓小參。舉鹽官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槌。阿誰打得。南泉曰。王老師。不打者破鼓。鹽官開恁般大口。至今合不得。若論破鼓。不獨南泉不打。密印有手。亦無處好下。今日幸得二浴主。不忘本願。協力成禱。從虛空中鞞起。信手擊來。響振如雷。直得盡大地人間所未聞。不唯為鹽官出氣。抑令現前眾等。飽足觀光。驀豎拄杖。作擊鼓勢。召曰。大眾還知落處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親。卓一卓 小參。于世諦中。會取佛法。向佛法內。明取世諦。更須知世諦外無佛法。佛法外無世諦。世諦佛法。打成一片。始得慶快。平生祇如蚯蚓驀過東海。蝦蟇[跳-兆+孛]跳上天。且道。是甚麼意旨。良久曰參 問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時如何。師曰。且居門外。曰如何則得。師曰。板响過堂。梆响出坡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 士問。屏却咽喉唇吻。請師道看。師曰。我不知你問甚麼。士理前問。師便叱出 問如何是化城境。師曰。一水開明鏡。千峰擁翠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來者來。往者往。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喫茶去(多子無嗣)。

鴈蕩石梁碧漢霽禪師

永嘉姜氏子。少穎利。不茹葷。依外道。嘗習靜碧湖山中。有僧與論色空義。師翻然知非。遂造淨社。禮印堂智菴落。未幾。入密印槽廠知。有宗門事。徧歷諸方。歸觀密印無。問學甚麼。師展兩手。無曰。是者個用學作麼。師曰。不學爭識得。一日堂眾爭百丈野狐因緣。是非不已。質之于師。師曰。是則總是。不是則總不是。又曰。既墮野狐。為甚却作老人聽法。既作老人聽法。如何又道久墮狐身。者裏個儻分明。許你親見百丈。無病篤。授師以偈印可。即卜隱雁蕩之石梁洞。火種刀耕。諸緣寢息。越三載。辛酉端午後四日。沾微恙。遂來密印作別。時同門靜公練。有芝田之役。令人速還。至十五日午刻。有悟心送楊梅至。師趺坐。連啗數枚曰。世尊末後。受純陀供。霽上座末後。受悟心供。畢竟還有優劣否。練曰。兩口無一舌。師大噓一聲。屹然不動(多子無嗣)。

自立本禪師

東嘉王氏子。甫壯。得度于福泉。參淨社印堂智。看主人公話。脇不至蓆。寺後有巖。岑寂夜坐其中。或自喚復諾。久而有省。參仙巖智。一日入室。師握一莖草。置智前曰。不可喚作一莖草。智拈杖。師拂袖便出。解制返淨社。印堂智曰。一期參得底。不妨舉似山僧。師作掀禪床勢。智便打。師便出。後參密印無。機緣相契。輒蒙印可 元旦秉拂小參。既承方丈和尚嚴命。聊為眾兄弟。通個消息。驀豎拄杖曰。還會麼。若向者裏會去。慶無不宜。如其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喫飯穿衣。大須仔細。卓一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淡泊經營省。疎慵禮數忘。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目前無

闍黎。座上無老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陣雲生海上。拔劍攬龍門。一日示微疾。次早。沐浴剗髮。與眾決別。徒請說偈。師曰平日已作了也。何待此時。縱饒說得。徹頭徹尾。于汝分中。有何交涉。若要此事相應。須在常時向己躬下。端的討個著落。到生死岸頭。始得受用。言訖。吉祥而逝(多子無嗣)。

瑞安瑞雲介石芳禪師

本邑李氏子。九歲脫白。從座主。聽講天台止觀。鍾如如激發。令參仲覺居士。覺曰。一念不生。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不省。覺指參五雲[(希-巾+子)*言]。[(希-巾+子)*言]曰。仲覺指汝到此。且道。先覺後覺。覺個甚麼。師擬對。[(希-巾+子)*言]曰。汝終日在仲覺處。因甚不識仲覺。拍案喝出住數月。不放參。一日遇[(希-巾+子)*言]。[(希-巾+子)*言]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擬對[(希-巾+子)*言]便掌。師愈增迷悶。冬夜參究。忽觸雪竇顯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句。信口有偈。開眼便了然。轉眼即錯過。居士與阿師。堂堂覲體露。呈[(希-巾+子)*言]。[(希-巾+子)*言]曰。如何是根本智。師曰。覲面相呈。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何處不風流。[(希-巾+子)*言]曰。放汝三十棒。師後問仲覺曰。五雲和尚。與芳三十棒。未審過在甚麼處。覺曰。不妨疑著。師便舉三頓棒請益。覺曰。且道。臨濟從黃檗得力。從大愚得力。師曰。痛處難忘。覺曰。向後如何。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覺驀面一掌。師一喝便行。覺令作頌。師信口曰。黃檗佛法無多子。分明不從大愚得。脇下還拳快轉身。是賊方能識得賊。覺遽曰。賊在甚麼處。師曰。今日識得居士。覺休去。一日以拈頌呈[(希-巾+子)*言]。[(希-巾+子)*言]曰。昔白雲語五祖曰。有數禪客。皆有悟入處。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汝拈頌亦如是。且道。因甚未在。師曰。和尚莫惑亂人好。[(希-巾+子)*言]曰。五祖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如何是下載清風。師曰。渠儂得自由。[(希-巾+子)*言]痛與一棒。師喝。[(希-巾+子)*言]復棒。師觸禮便出。次曰。[(希-巾+子)*言]乃授以源流衣拂。閉關小參。寶劍在匣。誰敢犯其鋒銚。明珠在淵。自難掩夫光彩。苟馳情于炫露。不免虛尚名聞。設離妄而求真。究竟實無把捉。所以道。獅子遊行。不求侶伴。鷲王擇乳。素非鴨羣。不藉修證劬勞。亦無方便。漸次但能覲體歸元。豈有絲毫滲漏。行住坐臥。處處圓成。產業治生。頭頭合轍。試看。曹溪碓舂兩脚。密祖柴荷一肩。米熟自然經篩。雲散佇看日現。少垂一言半語。足堪耀古騰今。何在逐鬧趨時。始可承先裕後。明芳愚懦無知自少隨波逐浪。因叨知己激勵。指參心地法門。趨向雖堅。習氣深重。不是病魔作難。便為熟境牽纏。猶幸緊著草鞋。直入五雲深處。四威儀內。無非孤峻鉗鎚。二六時中。常示人天師範。一夜大夢忽醒。摸著娘生鼻孔。始知面目儼然。多費常住鹽醬。既然如是。則一超直入萬行莊嚴。淨穢悉圓覺伽藍。寂喧皆彌勒樓閣。又要閉關作甚麼。良久。起身曰敢煩大眾同到關前聽。明芳再為露布。便入(閻菴嗣[(希-巾+子)*言])。

龍聖龍門濟禪師

三山陳氏子。示眾。泉鳴澗底。風響枝頭。西來祖意。全放全收。你等諸人。更覓甚麼碗。拈杖旋風打散。示眾。孤迥迥無變易。石人夜半競吹笛。曉來門啟興憐然。山自青兮水自碧。更思借火添燈。只向他道不必。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陝府鐵牛眼突出。嘉州大象忽擡頭。鷄子飛過新羅國。更有踏斷草屨跟掀翻坐具地。到者裏。山僧直須驗過了打。何故。嚙津絕粒非為妙。換骨丹成始是仙。示眾。狗子佛性有。衣破露出肘。狗子佛性無。滄海竭底枯。若能于此知端的。看破趙州好大哥。良久曰。大眾。還知端的麼。搖頭擺尾非他物。莫向旁人問有無。問盡大地。是某甲本來面目。是否。師指路邊松曰。喚者個作甚麼。僧擬對。師遽行。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身得與麼矮小。僧禮拜。師便與一踏。問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今日雲垂四野。合喫多少。師曰。怪山僧不得。師問別菴居士。你昨日因甚偷斫常住柴。菴擬對。師約住曰。一欸便招(機佉年嗣)。

瑞安旃山傑峰解禪師

開爐上堂。今日開爐。有四件事。告報大眾。第一。世界安穩。第二。禪堂地平。第三。柴火鮮明。第四。大眾樸實。若作好事商量。不見道。好事不如無。若作閒事話會。今日豈是講閒話的時節。畢竟合作麼生。試斷看。若斷得出。不妨撩起便行。奚待三月安居九旬禁足。不然。且在布袋裏。作一場佛事。以拂子打○相。喝一喝。小參。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任運隨緣。祇如不收不放。又作麼生。不見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驀豎拂子曰。者個是明白耶。不明白耶。直饒見得。更有三十棒在。何故。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問如何是旃山境。師曰。松柏參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眼橫鼻直。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坐立儼然。曰祇如臨濟向大愚。脇下還拳。意作麼生。師曰。以毒攻毒。曰請師別施方便。師便打(機佉年嗣)。

梅山懷越志禪師

結制小參。三世諸佛。于一毫端。建寶王剎。歷代祖師。于一微塵。轉大法輪。若作好事話會。豈不見道。好事不如無。若作虛妄商量。今日豈是虛妄時節。者裏擔荷得去。便可掀倒禪床。其或未然。且進堂努力。問如何是菩提道。師曰。貪瞋痴。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戒定慧。曰顛倒不少。師曰。汝分上作麼。曰捨貪瞋痴。修戒定慧。師曰。顛倒不少。問本來有生滅也無。師曰。惺惺萬法俱生。寂寂萬法俱滅。曰。既有生滅。應有變易。師曰。轉萬物為自己。轉自己為萬物。曰安有定歟。師打曰。誰與汝卜度(機佉年嗣)。

毗陽石筠禹門統禪師

小參。從來無法可說。紙解看孔著楔。單提濟北。鉗錘個事。斬釘截鐵。若人達得便行。說甚紅爐點雪。更有鑿壁偷光。驢腰打教骨出。報諸人。瞥未瞥。實際理地不受塵。一念萬年始了徹。冬至示眾。一二三四五。蟬螻吞却南山虎五。四三二一獨角泥牛水面立。露柱痛拶上須彌。鐵鎚無孔也出汁。誰知日日是好日。祇緣冬節是今朝。漏洩全機沒巴鼻。小參。蘇州有。常州有。說甚面南看北斗。無影樹下合同船。伸手原在于縮手。顧左右曰。還會麼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機佘年嗣)。

京都毗盧證心明江禪師

保定清苑魏氏子。父母早亡。投桂芳林公薙染。廣濟完授具戒。同林修造寶珠洞。繼興聖感。師功實多。參竺菴。于善應。結制有省。維那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赤紅皂黑。曰死了燒了響。師曰。真金不怕火試。維那首肯。從此精持戒律。粒米同飡。布服芒屨。終身自誓。次謁雲居古。入枯木堂。一日古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曰。特出一頭地。又問。南泉斬猫事如何。師曰。驗在目前。古曰。趙州頂草鞋。又作麼生。師曰。遲了八刻。又問。左邊是高崖。右邊是大水。前邊萬丈深坑。後邊大火來逼。且道。如何迴避。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古頷之。嗣受記荊焉。出住毗盧。入院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蒙安護法虔請說法。且道。說個甚麼。朔風透骨。滴水成冰。雪裏梅生。古今不昧。有時毫吞巨海。有時芥納須彌。在大不增。在小不減。威音那畔。無欠無餘。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必定是個甚麼。響古人道。有一物。明歷歷。黑漆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間。動用中收不得。且道。收不得又如何。喝一喝曰。玲瓏兔角橫三際。燦爛龜毛遶九皋(溟古波嗣)。

京都慈明圓通明光禪師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隨時應現。舊店新開。慈航早駕。動則無處不顯。靜則何地可藏。召眾曰。還會麼。本無一物著空花。豈撒時人眼裏沙。上堂。最初一機。千聖不傳。末後一句。薦在言前。風吹大地。杲日當天。等閒踏斷毗盧頂。脫體無依本自然。喝一喝。上堂。常光獨露。耀古騰今。權衡在子。斬斷葛藤。獨超方外。任意縱橫。卓拄杖曰。大道本來無隔礙。要假兒孫脚下行。拽杖下座。臘八上堂。隆冬時節冷如鐵。人人閉口深藏舌。凝成冰雪聳孤峰。夜觀明星猶不徹。大眾。世尊觀星成道。今古相承。為甚又道個不徹。良久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溟波古嗣)。

[橘-矛+佳]李素堂道禪師

小參。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只如適來上座。問麻三觔。向他道。我本東土人。却說西番話。且道。還有商量處麼。若道有。辜負他洞山。若道無。辜負那上座。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何妨問若雲。興答如瓶瀉。設纖毫義

理。填在胸中。挂在唇齒。向者裏水漉漉地。日後吞熱鐵丸。莫怨今日不為上座說破。為仁菴覺道者。對靈小參。妙總放過大慧。驪龍頷下握珠。凌行勘驗浮杯。金翅翻空劈海。乃至臺山路上。[飢-几+追]子鑿邊。施大機。發大令。莫不肘後符靈。頂門眼活。這一隊巾幗英賢。法苑流芳子古。至如今日。仁菴大士。十年歸信宗乘。一著當陽獨用。匡扶法社。輔弼師承。無上勝妙之心。較之昔人。猶勝十倍。真可為獅子窟中獅子。梅檀林裏梅檀。即如一期。能事既圓。遽爾退藏于密。遊徧化城。不離寶所。一句又且如何。良久曰。即此名園安養國。不須更自獻明珠。示眾。舉世尊觀星。頌曰。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覩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示眾。舉張拙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云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豁然省悟。呈偈。師頌曰。石霜換斗移星手。巧字拈來拙不如。致使秀才全入夢。猶言勝讀十年書。示眾。舉婆子燒菴話畢。乃曰。婆子有啟鴻門之略。奈何撞破玉斗。者僧有赴宴之膽。未免委曲一時(解三洪嗣)。

天津淨業仁安敦禪師

上堂。互融凡聖于一源。交燦主賓于雙照。心光獨露。鑒覺全彰。開火宅之青蓮。淨紅塵之白業。磨不磷涅不緇。修不無染不得。動則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不動不靜作麼生。木童火裏吹笙。石女雲中作舞。解制上堂。百歲光陰少。春生秋復老。要透生死關。須明向上道。大海任翻身。乾坤隨起倒。一念澄清時。真性可常保。佛身併驢形。何從外所造。告報行脚人。參學休草。草貧富如朝露。英名頃刻了。直下歇狂心。休向虛空討。誰脫夏天衫。誰披冬月襖。叮嚀記我言。臨行休懊惱。喝一喝。下座(解三洪嗣)。

順天圓通法曇衷禪師

山西陽曲李氏子。母徐氏。夢一老僧託宿而生。師幼樂靜坐。十歲得痼疾。醫藥無効。父母懇佛。許師出家。由是漸愈。十四歲。禮佛本郡魔庵守宗菴落。年二十。登盤山了宗心處圓具。因隨眾打七。至第四日。忽有省發。胞弟偉珠淵。激勵結伴參方。到揚州。首謁天寧。不契。復上龍池天童。雖然。扣激無虛。中未穩當。後入南澗。聞研柴聲。洞明向上。然終未灑脫。復之顯聖平陽五磊。因在資福。隨眾出坡。聞鼓聲。忽然虛空迸裂。慶快通身。又聞黃山雨峰綱道風。特往親依。一見便問。何來。師曰。天目。綱曰。彼處為人如何。師曰。慣斷人命根。綱曰。因甚你命根不斷。師曰。我無命根。斷箇甚麼。綱曰。前言不副後語。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綱又問。你僂鄉那裏。師曰。山西。綱曰。汾陽昭祖。是鄉里耶。師曰。從不識這漢。綱拈香板。師拂袖便出。綱曰。轉身句未在。師迴作掌勢。綱領之。嗣受記荊。服勤二載。辭往燕都。初居正覺。復遷嚴淨。繼住圓通。上堂。把住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洪纖長短。不漏絲毫。放行時。如大鵬劈海。水擊三千。神鯤圓南。扶搖萬里。真

有如是眼目。方許獨步大方。倘若遲疑。白雲萬里 解制小參。門前有路。放足通行。袋口一開。錐尖畢露。箇箇頭昂似虎。人人脚底如龍。祇有一件。要與諸人說過。黑漆崑崙山下過。莫教打失兩行眉 上堂。熱時熱著。寒時寒著。寒暑不到處。是甚乾矢橛。以拄杖畫一畫曰。鬼神不能滅其眇。佛祖不能窺其體。圓通門下。論實不論虛。爭不足讓有餘。曳拄杖。下座 頌南泉斬猫曰。半蓑烟雨半江風。不釣金鱗擬釣龍。腥氣渾身難躲閃。一言從此定綱宗。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師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問所飲母乳。如四海水。此身積骨。如毗富羅山未。審誰是最初父母。師曰。行也著。坐也著 師經行。一僧跪問。如何是三元。師舉足示之。曰如何是三要。師躡足一下。曰。意旨如何。師踢倒便行 廬山斗護法問。恒河沙數佛。未卜先由幾位生。師曰。當面錯過。曰若有僧家參得透。便能證果好修行麼。師曰。莫相謗好。曰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是何宗旨。師曰。一點瞞他不得。曰問著不應成箇甚麼道理。師曰。聲震如雷 山斗又呈本來面目偈曰。依依湛湛妙難名。浩浩蒼蒼宇宙盈。謾道禪關空法界。了然一念即前生。師亦以偈印之(雨峰綱嗣)。

盛京千山龍泉偉珠淵禪師

山西陽曲李氏子。母徐氏。夢紅光入室分娩。三歲。因病母許出家。五歲母亡。十歲。父送本邑伏魔庵守宗剃度。十八發心參方。首謁平陽愍予遲。示念佛是誰。未知落處。二十歲。往汾陽圓戒。北上燕京。謁大憬敏。敏豎一拳示之。酬答不恰。慄[怡-台+羅]汗下。進堂參究。半年無所入。辭出。復歷講肆。繼參沛庵源於海會。執侍左右。時時提究。晝夜不眠。如同癡人。一日源問。汝參甚麼。師曰。念佛是誰。源曰。可有入處。師曰。無處可入。源曰。殿裏拜佛去。師纔跨門限。見萬道霞光射入目中。少頃。從鏡光。映出無數物件。而彼時站在供案前。不覺竟到五更。殿主開門失驚。問曰是誰。師曰是我。主曰。汝是誰。時豁然有省。主又問。師劈面便掌。主大叫曰。有賊了。源曰。賊在那裏。師亦掌。源曰。元來是箇家賊。師一喝。源休去。次春。源受津門請。師隨行上船。源見有魚戲木。乃曰。何日是了期。師曰。湖海波濤濶。渠儂任自由。源一掌打。師落水。師纔起。源曰道道。師未開口。源又打入水。師復起。源又打。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波濤意自舒。源曰。如是如是。至解制。付授衣拂。而記荊焉。出住北京毗盧。遵化金峰。豐潤寶慶。王田龍池。盛京清風。千山龍泉萬壽。蓋州興隆諸刹 上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把住放行。超群拔萃。電光影裏。正好翻身。石火燄中。各安本位。無地不稱尊。是處為祥瑞。遂喝一喝。曰。更有要言。切忌瞌睡 小參。今晚圓七。勘驗已畢。哮吼獅兒。解空返擲。鼻孔遼天。千聖不識。至今還有識者麼。良久曰。一擦骨出 晚參。師垂問。什到陽回。萬物發生。且道。無陰陽地上。發生箇什麼。眾答不愜。師乃曰。木植片

。細細嚼。緩緩嚥。掇過古香爐。山門騎佛殿(沛庵源嗣)。

京都興隆大珠智禪師

江南丹陽袁氏子。父汝瑞。母王氏。生時自能端坐。七歲。隨母進香。見佛金色歡喜。因而求出家。十六歲。父母俱亡。遂投普慈寺。禮棲真雜染。二十上華山。圓戒訖。登三峰。首參碩揆志。一日挑水見地清徹。忽悟心源。洞明萬法。遂入方丈。志曰。你挑水來。此作麼。師曰。扁擔化為龍。志曰。珠在什麼處。師便劈面一掌。志曰。這村兒好打。師云。珠也不識。志曰。未在。師曰。再犯不容。志曰可號大珠。莫叫大符。遂易今號。繼往楊墳。謁靈機觀。一日晚參。觀問。如何是不從人得句。師曰。盡大地是箇學人。覓甚麼句。觀連打兩棒曰。且道。老僧在學人內。學人外。師曰。深領一問。觀領之。後遊五臺。到都門過嚴淨。謁聖心覺。機見相投。師資契合。又蒙。

和碩裕親王。虔備衣拂。再三勸慰。遂受覺記荊焉。丙辰。繼席嚴淨。次住興隆上堂。萬法融通。頓見無邊剎境。心空及第。全彰玉殿瓊樓。直得泥神自起。瓦礫增光。耀古騰今。輝天鑑地。指長安為極樂。以大地作伽藍。撐無底船。聖凡齊度。唱無生曲。幽顯均資。祇如今日覺院重光一句。又作麼生。驀卓拄杖曰。頑石迸開新佛面。法幢高豎萬年春。上堂。法身無病。妙藥醍醐。猶是剩法。眼無瑕。佛祖雖尊。亦不為。總饒證無量三昧。現無盡神通。住無量億劫。說河沙妙理。其義無窮。猶是淨法邊垢。與道合乖。作麼生別通消息。良久曰。簷前水滴非干雨。夜半鴉鳴不是聲。上堂。心空無住。若古鑑之無痕。觸目皆真。似寒冰而皆水。明自心。是萬法之根源。悟萬法。與自心不二。且道。即今心在甚麼處。喝一喝曰。燈籠入露柱(聖心覺嗣)。

嚴淨香雲興禪師

上堂。三九臨年第一月。相逢正遇好時節。舉目遙觀法界寬。屈指算來大小雪。若問佛法事如何。霜嚴樹頭光皎潔。象王手內把冰稜。獅子口中含生鐵。會得明明不等閒。倒一說來無間歇。喝一喝。下座。臘八小參。世尊或道。本無元妙。正令當行。照用齊到。雪山六年。冰懷雪操。挂蛛網於眉間。容鵲巢於頂奧。如斯苦行逗到今。覩星消息如何道。顧視左右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示眾。舉世尊初生話畢。乃曰。這老漢。只知貪途。不覺天曉。雲門雖行正令。也是接竹點月。撿點將來。各與三十棒。何故聾。家醜那可外揚。頌世尊覩明星曰。夜半明星光潑灑。骷髏觸著成一片。通身是口向誰言。強把眾生穿一串(聖心覺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六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六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寧遠首山寧一暹禪師

三韓郭氏子。三歲因痘風。父母禱許為僧。十一歲。送天寧洞明薙髮。因見禪關策進。遂參念佛是誰。愍忠得戒後。逢本師了宗。宗盛京結制。跋涉往參。得徹法源。而受記荊。出住首山。大士誕辰小參。日麗風和蕩。煙霞扶柳枝。黃鶯啼古韻。露出幾多詞。不是觀音示現。亦非普賢行施。泛慈航而渡羣危。甘露一滴大地資。雖然如是。且道。無陰陽地上。又作麼生。喝一喝曰。陽回瑞靄彌天地。萬物枝頭總得宜。小參。父母未生前。有箇本來面。黑豆未生芽。善財尋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晚參。上下偷安。為叢林大患。古人言之切矣。豈是懶惰成道。懈怠可得耶。且畢竟佛如何成道。如何得。響。若有箇漢聞恁麼道。便掩耳而去。首山撫掌稱慶。不見。達磨老漢。從西天來。無非覓一箇不受惑的人。山僧與麼道。是醜翻語。是毒藥語。頌睹星悟道曰。寒空月落夜三更。露出銀砂觸眼睛。堪笑瞿曇黃面老。悟來亦是目中釘。月落三更夜已寒。明星纔露眼皮穿。總饒悟得成何事。直至而今夢未還。頌五通問佛曰。問道如何那一通。桃花開放杏花紅。飛鴻叫後秋空老。依舊遊人在夢中(了宗見嗣)。

灤州萬善暉洲昊禪師

灤州樂亭劉氏子。胎不食葷。幼而凝靜。十一歲。母逝。父送韓家道。禮曉空薙髮。十八歲。發心閉關。跪誦法華。至安樂品。見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頓然生疑。赴萬善。參了宗見。將疑語請問。見便打。越發疑情。親依日久。始得諦當。中秋同眾翫月。見令著語。師以手畫圓相。呈偈曰。碧天雲淨智光圓。洞徹玄微絕正偏。萬戶千門悉仰賴。威嚴空寂映人間。見頷之。即囑。出住灤州萬善。白道石佛。盛京華嚴。寧遠地藏。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青州布衫重七斤。普化搖鈴慣抖擻。須彌頂上扣金鐘。驚起泥牛夜半吼。嶺上石人暗點頭。誰解南辰藏北斗。喝一喝。上堂。山僧今日抖擻精神。將如來三乘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祖師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天下老尊宿。長歌短曲。傾心吐膽。不惜唇皮。盡情吐露。舉似大眾。良久曰。會麼。惟此一實。餘二則非真。解制上堂。灤陽城畔水流南。逐浪隨波下釣竿。夜靜水寒魚不餌。輕舟高舉過蘆灣。上堂。黃鍾月十五。一陽從地鼓。郊外野烟飄。太史書雲舞。分明說與知音知。冬至寒食一百五。上堂。子粒成熟秋後看。物物何曾有餘欠。信手拈來呈似君。盡力承當只一半。且道。如何是那一半。露柱撞倒燈籠。山門走入佛殿。上堂。華嚴有一語。分明為君舉。不是趙州無。亦非雲門普。千聖莫能測。萬靈提不起。若問意如何。眉毛是兩縷。頌文殊白椎曰。文彩未彰。機關漏洩。直下一槌。節上生節靈山無數英豪。未免眼中著楔。頌那吒太子析骨肉還

父母曰。幻色不是色。真空不是空。皮膚脫落盡。八面顯玲瓏(了宗見嗣)。

玉田重興無慮昇禪師

玉田賈氏子。投蟠龍香林披剝。首參體真。真得箇相應。復參了宗宗。得入堂奧。即時印可。出住林西觀音。繼住崇興圓通。蟠龍玃峰。上堂。山花野草笑春風。臘去冰消萬物豐。結制九旬今已滿。解開繩索任西東 上堂。箇裏圓明。透徹真空。無去無來。達本歸宗。石女懷胎。走却西東。猫兒解捕鼠。露柱撞燈籠。藍田郡裏結制。圓通院裏打鐘。柳樹著箭桑樹紅。大千何處不春風 小參。茶能解渴。飯能充饑。禪能越聖。戒能防非。若向這裏領略得去。可以種無漏因。得無漏果。發無量願。度無量生。顧視左右曰。還見麼。彈指即如來。了達真實相 頌調達謗佛曰。調達謗佛身陷獄。堂堂順逆總家鄉。雖然解道三禪樂。也是啞子喫生薑 頌南泉莊上喫油糍曰。捏目生花老古錐。油糍喫了許誰知。言前雖解傾腸腑。不管他人說是非 師於康熙己巳五月小盡日。示微疾。語眾曰。吾時至也。隨沐浴著衣。書偈曰。直下承當。無黨無偏。空華夢幻。六十餘年。咄踏碎虛空雲片片。佛國魔宮任往還。端坐而逝。建塋于蟠龍山(了宗見嗣)。

樂邑龍泉朗空順禪師

昌黎趙氏子。禮萬善了宗宗薙髮。參隨數十餘年。年示寂時。親蒙付囑。出住靜龍泉。小參。覷面相呈無餘事。千林落葉盡歸根。雖然。不掛絲毫相照。徹乾坤耀古今。寂滅場中離色相。真空界內絕纖塵。天地同根原一體。說與知音著眼聽 小參。若論佛法。本無言說。但有言說。都無實意。佛說三藏十二部。一口吞盡。總是嚙酒糟漢。與自己分上。都沒交涉。所以道。說似一物即不中。但能會取未生已前。一生參學事畢。雖然如是。不著一番親到處。焉能識得本來源(了宗見嗣)。

仁壽吼林鯨禪師

江南興化徐氏子。得法海會。出住仁壽。頌婆子燒庵曰。凍葉無聲花不知。薺甘徒博蓼蟲疑。高山流水難同調。龜策茫茫欲扣誰 頌百丈野狐曰。寧可殞身。莫違國制。不落不昧。猿啼鶴唳。黑霧漫空古路迷。行人寸寸肝腸碎 頌南陽擯侍者曰。鐵甲將軍入虎巢。伏兵亂發罪難逃。若非主帥全機變。爭見從前汗馬高 頌古德喫油糍曰。春日猶寒。晴空閃電。雨打桃花紅片片。綿綿密密不隔一線 頌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青天白日起雷霆。佛土魔宮盡著驚。大地山河都粉碎。吹毛猶帶血痕腥 頌一喝如踞地獅子曰。桓侯據水斷當陽。百萬貔貅望影藏。濯濯英聲高日月。於今誰敢犯鋒鏑 頌一喝如探竿影草曰。千尺絲垂計釣鯨。先生滅竈又添兵。火光舉處鈞機發。鐵額銅頭也繫纓 頌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王命旗出萬將寒。殺活由他掌內安。戰北征南渾莫測。從教狐兔鬪驪乾(憨璞璉嗣)。

京都靖安慧溥仁禪師

平梁遼氏子。初參木卜安。發明心要。次參國教洪。乃蒙印可。出住汾陽香巖。京都靖安。上堂。問如何是正令行。師曰。殺人刀活人劍。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上無事。向下問來。僧擬議。師便打。乃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話畢。師曰。老將不談兵。文殊特請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正當恁麼時。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其或眼目定動。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方結冬浩浩。山僧這裏。剛值修造。殿脊日曬風吹。墻壁東歪西倒。也欲袖手偷閑。爭奈公案未了。撐持此箇法門。要討當家種草。直須著著機先。切莫點即不到。何故。全機大用露堂堂。且漫蒙頭衲被好 上堂。雪滿千山。寒松獨秀。祖意西來。分明泄漏。換人眼睛。幾枚烏豆。伶俐衲僧。一槌便就。果能取證本天然。萬別千差俱徹透(解三洪嗣)。

京都護法慈意昭禪師

長沙安化賀氏子。幼歲。投本邑報恩。禮羸輝出家。首參大滄養拙明。得法於圓教解三洪。出住護法寺 上堂。者條通霄活路。千聖同途。萬靈合轍。南北東西。總是祖翁田地。行住坐臥。無非古佛家風。踏著腳下無私。天然穩密。機機相應。法法全彰。不假思惟。通身受用。現前緇素。聞則同聞。見則同見。畢竟如何委悉。卓拄杖曰。人人心地明如鏡。箇箇眉毛眼上橫 解制上堂。結也得。解也得。千古叢林舊規則。無可比無可說。杖頭指出當天月。大地眾生影現中。兩眼分明光皎潔。凡也得。聖也得。何必當來問彌勒。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喝一喝 上堂。釋迦老子。橫說豎說。費盡婆心。總不出這箇綫續。以拂畫○曰。這箇喚作正法眼藏得麼。良久。喝一喝曰。瞎驢趁大隊 示眾。舉文殊白椎世尊下座畢。乃曰。世尊雖然穿透諸佛鼻孔。也是畫蛇添足。還識文殊麼。可謂無紋鐵印向空拋。海底泥牛連夜吼 示眾。舉文殊令善財採藥公案畢。乃曰。文殊。開權顯實。了無半點顛頂。善財。眼快手親。豈有絲毫造作。雖然如是。可奈一莖草何(解三洪嗣)。

天津維摩陶明潛居士

都門望族也。根性不凡。髫年學道。參請於諸禪宿之門。深有所得。未受圓教洪記荊。即辭家行化。創維摩院於中山。建立規範。接納緇素。結冬休夏。殆無虛日。因學者之請。而有垂示語錄。輯而成帙。并著先覺集。乃居士之傳燈。始於維摩。終於本朝。蓋緣建此院。而設其位。即考其入道之由。參詳訂證。以成此書。亦士林中之罕有者 示眾。即心即佛。也是錯。非心非佛也是錯。貧道與麼道。也是錯。諸人不與麼道。亦是錯。驀召眾曰。其間四錯。內有一錯。有寶有主。有殺有活。若人檢點得出。日消萬兩黃金。若檢點不出。滴水也難受。何故。不是其人難共話。大都緇素要分明 示眾。舉趙州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內坐。

趙州古佛。雖則為人赤心吐露。大似開眼說夢。淨業這裏。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祇如真佛。響良久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顧視左右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示眾。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因甚問著祖師西來意。十箇有五雙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示眾。舉初祖達磨曰。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不如端坐靜觀心。只此心。心心是佛。元叟端曰。坐殺達磨大師了也。惜乎。端老不與初祖同時。若也同時。真箇坐殺。祇如貧道分上。又作麼生。驀以拄杖架肩。起身垂下一足。高聲召眾曰。達磨大師來也。連棒打散。便歸方丈 解制示眾。舉翠崑道。一冬以來。諸公東語西語。看翠崑眉毛。在甚麼處。中山則不然。一冬以來。並無一字與諸公說。還知中山為人處麼。若也會得。鼻孔依然。如或未然。直須挽起眉毛。參 示眾。若論佛法。徧一切處。非色非聲。滿眼滿耳。佛祖心。肝盡情吐露。是汝諸人。當面錯過。忽然不錯。又作麼生道。喝一喝曰。魚化龍飛。夜塘休辱 示眾。樹頭落葉亂飄金。啼止難休赤子心。靚影追風機貴捷。撥塵揮劍用須深。霜林遍布韶陽普。山水長鳴太古琴。剝剝熾然無間歇。逢緣若箇解知音 示眾。鷹化鳩眼在。魚化龍鱗在。凡化聖心在。拂子化天大將軍。無在無不在。天大將軍。復化為拂子。有時。將此方世界。移于他方世界。有時。將他方世界。移于此方世界。其中眾生。竟不知覺。何故響。良久曰。只因太近 問如何是不二法門。士向上覷。曰向上之事意如何。士向下覷。曰一張無絃琴。惟師彈得妙。士曰。看破不值半文錢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士打曰。會麼。曰要會作麼。士曰。認著依然還不是(解三洪嗣)。

江南龍舒澹庵龍禪師

小參。汾陽庫下燒錢。葉縣堂前潑水。雖則各展家風。看來是何面觜。爭似我這裏。也不燒錢。也不潑水。毋論南來北往。未入門時。領取一頓。且道。還有為人處麼。驗人須用生鐵棒。佛祖到來魂膽喪 除夕小參。諸佛不知有。狸奴却知有。識得野狂鳴。原是師子吼。有了趙州茶。不用曹山酒。張公吃。李公走。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莫若無位真人。常年面南北斗 示眾。舉古德喫油糍話畢。師曰。古德喫油糍。畢竟難瞞庄主。侍者因甚不知。不道他不知。末後也救得一半。遂震威一喝曰。莫寐語好 頌世尊初生曰。一聲霹靂心空後。萬里歌謠建太平。不是久經行陣者。幾乎錯認定盤星 頌百丈耳聾曰。馬駒出廐乾坤動。踏殺閻浮人萬千。今古儼然消息在。不知若箇鬪體穿 頌百丈野狐曰。兩處誦訛總不真。鐵船無底載乾坤。數聲腔笛離亭晚。一片孤帆過洞庭(古水源嗣)。

京都廣慶西來禪禪師

上堂。不立語言文字。山僧舌頭不在口。不許棒喝交馳。廣慶拄杖不在手。畢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一行白鷺上青天。兩個黃鸝鳴翠柳 長至上堂。葭管灰飛。陰

陽消長。祇如坐斷兩頭。又作麼生。卓拄杖曰。寸絲不挂。赤條條。劫火洞然終不變
孟蘭會小參。師震威一喝曰。地獄空也。又一喝曰。三途息也。地獄既空。三途既
息。則上無諸佛可成。下無眾生。只因逐妄迷真故爾。改頭換面帶累。我觀音大士。
地藏本尊。拖泥帶水。鬼出神沒。雖然如是。且至化無為。功超億劫。一句作魔生道。
復喝一喝曰。共證菩提登彼岸。罪因業果盡冰消 示眾。舉趙州勘二庵主話畢。師
曰。一般豎拳。何得何失。趙州雖然。杓柄在手。爭奈得便宜處失便宜 示眾。舉大
顛擯首座。首座口是禍門。大顛家法森嚴。活埋俗漢。即不無。且道。首座過在甚麼
處。具眼者看 頌女子出定曰。澄澄秋水月娉婷。寂寂黃花滿院馨。夜靜酒闌人盡睡
。霜鐘敲散滿天星 頌歿岫產難曰。傳言送語路頭除。幾片黃雲日色遮。一陣朔風寒
徹骨。枯椿早已綻梅花(洞源基嗣)。

隨州雙泉天壽沐禪師

頌丹霞燒木佛曰。嚴子持竿上釣臺。羊裘不脫令人猜。到頭光武親尋得。故舊相
逢笑滿腮 頌趙州洗鉢盂曰。一聲啼徹五更寒。喚醒朦朧夢已殘。擬謂東窗將欲白。
原來日上已三竿(祝峯善嗣)。

京都隆禧大量宣禪師

上堂。月落天邊。雲歸洞口。荊棘林中無片葉。千峰猿穴有寒聲。啼到耳邊人不
識。却從箇裏幾沉吟。顧眾曰。還會麼。我不輕于汝等 示眾。秋風秋月入秋濤。秋
色秋山秋菊饒。秋日秋雲秋最巧。秋來秋去杖頭挑。卓拄杖曰。挑的是甚麼物。聞之
無聲。觀之無色。動之無形。靜之無影。佛祖不能覷破。衲僧亦未踏著。眾中可有踏
得著的麼。眾默然。師良久曰。看脚下 佛成道上堂。舉世尊觀明星因緣畢。乃豎拂
子曰。見麼。擊案曰。聞麼。世尊證此。而未後拈花。迦葉證此。而破顏微笑。三世
諸佛。歷代祖師。證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天下老和尚。證此建立法幢。施設綱宗。
山僧證此續佛慧命。接利後昆。諸兄者若能證此。不妨動用施為。卷舒自在。未審
諸人如何證此。良久曰不經冰霜苦。怎識歲寒心(容宇貴嗣)。

池陽龍門眉劍如禪師

小參。東若相。西若將。這盤好棋。當仁不讓。顧視左右曰。南不收。北不收。
兩處誦訛也須一棒。喝一喝曰。縱饒鐵笛齊吹響。任是飛龍點額回 小參。明不明。
暗不暗。分明說話只一半。大家到底暗中看。不是分明休錯亂。鐵牛連日走長安。踏
到窮途成倒斷(翠亭耀嗣)。

□□□□□□禪師

示眾。石虎厓前[口*后]怒雷。木童拍版唱高臺。燈籠沿壁逡巡去。露柱呵呵笑滿
腮。枯木花糝飄劫外。鍊蛇橫路任徘徊。殷勤報汝參元士。鬪額泥牛尚未回 浴佛上
堂。今朝四月八。王宮生悉達。遺甌滿支那。惡水澆不殺。四十九年餘。饒舌恣怛

。雙眼黑漫漫。脚底乾坤濶。馬腹與驢胎。分身偏塵剎。春風浩劫長。杜宇聲聲滑。聯燈潦倒多。猶把栴檀爇 問寒暑到來。向甚處迴避。師曰。佛眼覷不見(□□□□)。

宛平西山雙泉了空心禪師

關雲溪居士。啟龍華會。請上堂。問西來大意即不問。龍華三會請師宣。師曰。畫廊不必重添翠。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擬議思量隔萬山。那堪拈弄許多般。會得如來真妙境。分明只在一毫端。大眾還會麼。今日關護法。虔請陞座。無可言說。無可呈示。祇得將龍華會中人人共有的。通箇消息。驀豎拂子曰。性體如如廓太虛。常光顯露更無餘。寒來暑往仍如是。妙用何曾在梵書。揮拂子。下座(德心常嗣)。

京都廣渠門章京羅居士

諱起鳳。號岐山。世家四川。成都簡州人。自幼。因亂出蜀。在軍營中二十餘年。即慕向上一事。後仕京師。遍扣名宿。皆不契。復謁海會聖心覺。覺令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克意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偶過四牌樓。目覩五彩光。有省。遂述偈曰。開市場中機用全。常光寂照本悠然。威音那畔真消息。水在長江月在天。復到覺處。覺問。來作甚麼。士拈香曰。拈起一瓣香。朗朗照十方。如來真實意。遍界不曾藏。覺舉古今公案。一切誦訛處。徵詰之。士應機無滯。覺首肯。書偈付囑。士每清夜不寐。人所異焉 小參。今朝五月三。路上行人面負慚。脚踏草鞋頭頂笠。眉連兩眼不須參。咄 拈趙州洗鉢盂話曰。這僧入門便問。趙州隨口便答。畢竟悟在甚麼處。良久曰。事從叮囑起 拈世尊拈花曰。世尊無風起浪。迦葉播土揚塵。帶累他百萬人天。個個眼裏著沙 拈蘆陵米價曰。這僧逢人便問。青原信口相酬。諸公還會麼。今年雨水好。黍穀一齊收 拈文殊起佛見法見曰。曼殊室利。被世尊貶。向二鐵圍山。畢竟過在何處。諸人欲知麼。遂搖手曰。再犯不容 頌泗洲塔頭侍者鎖門曰。纔見沙灘放白鵝。忽然平地起風波。翻身踏破澄潭月。回首春山錦繡多 頌本來面目曰。本來空洞寂寥寥。搜跡尋踪路轉遙。六十四年祇這漢。騎驃直上御溝橋 一日過南臺。臺問。夜半放烏鷄。意旨如何。士曰。月明天又曉。臺首肯(聖心覺嗣)。

雙泉證庵印首座

建寧張氏子。徧謁諸方。至伍山。始釋然放下。居首座寮。二十八載。一日伍山基話。及大顛擯首座因緣。祇如當時首座。合下個什麼語。免教擯出。師曰。待大顛問是汝恁麼道那。但向道。某甲無此語。基曰。文公道。山門前見首座。亦扣齒三十響。師曰。莫聽人言。基休去(洞源基嗣)。

安州伍山蝶庵栩禪師

竟陵羅氏子。久參江浙。歸楚謁伍山基。基曰。什麼處來。師便喝。基曰。著忙作麼。師提起坐具曰。這個是什麼。基打曰。放過則不可。師喝。其領之。囑後繼席。上堂。祖印高提。十方坐斷。拈起吹毛。掃除胡亂。臨濟德山。兩個一貫。立旨建

宗。還他個漢。卓拄杖曰。信手拈來。巍然炳煥。喝一喝。退居郢州善慶而逝(洞源基嗣)。

隨州雙泉堃嵐逸禪師

楚漢川倪氏子。示眾。拂拂熏風殿閣涼。冷灰豆爆也風光。天然一段真消息。耀古騰今不覆藏。若論此事。在諸人分上。頭頭揭示。凡聖一如。乃至十方世界。一切眾生。無不光明動地。有何隔礙。豎拄杖曰。見麼。卓一下曰。聞麼。良久。復卓曰。向道是龍潭不信。拈來使用也(洞源基嗣)。

隨州雙泉堃嶠坤禪師

楚郢州王氏子。總角。依雙泉基芟烏。巾侍有年。深入玄奧。長至上堂。群陰今剝盡。一陽此日生。冬來有何意。榜上問慈明。以拂打○相曰。於斯會得。大道豈隨消長。弱線任其增添。五九盡日又逢春。寸金難買寸光陰。擲拂下座 晚參。舉五祖演曰。舉則公案。事事成辦。向外馳求。癡漢癡漢。夫山儲曰。有甚公案。抵死要辦。頂天立地。須讓個漢。師曰。一個道癡漢癡漢。一個道須讓個漢。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顧眾曰。還知二老麼。兩個五百。却成一貫。雖然。雙泉亦有個說處。本有公案。自家置辦。頭頭撞著。大丈夫漢 僧參。師問。從甚麼來。曰漢曰。師曰。一路上還踏著麼。曰步步不曾離。師曰。踏著底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洞源基嗣)。

安州伍山隱謙讓禪師

太原李氏子。參洞源基於祇園。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曰。滴水滴凍。基曰。未在更道。師轉身便出。基曰。且信一半。師一日經行次。基以竹篋逆迎之曰。覷面相逢事若何。師曰。不是[穴/免]家不聚頭。基曰。祇如隣單墮枕。高峰因甚悟去。師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基曰。到後如何。師曰。原是舊時人。基打曰。者一棒。合是老僧喫。後繼席伍山。僧問。個事從來不遷變。因甚麼昔年伍子宅。今日梵王宮。師打曰。正是不遷義(洞源基嗣)。

北京白雲密修林禪師

上堂。白雲常封戶。今日為誰開。吹簫引鳳至。鳴琴喚鶴來。風雲纔際會。掣電復轟雷。摩訶衍一義。鐵鋸舞三臺。祖師玄妙訣。不用更安排(洞源基嗣)。

奉化呂明宇大紀居士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一個拳頭用不同。收來放去在其中。縱橫殺活渠農事。覷面堂堂腦後通 頌趙州茶曰。一盞清茶嘗醉人。肚中腸胃有區分。茫茫宇宙誰能別。打破鍾兒方始親 辭世偈曰。休休休。七十年華付碧流。笙歌競過真消息。明月清風得自由(自牧心嗣)。

璧城居士

戴銘。元宵看燈。士有省。作一偈。呈楷庵承曰。銀燭高燒滿眼紅。頂門爍破躍飛龍。而今始信不傳妙。物物頭頭現本容。承閱畢。問如何是本容。士曰。觸處風光。承曰。未在更道。士曰。將謂別有那。承休去。次夕。承見又問。日來消息如何。士曰。笙管夜吹千嶂月。松篁空鎖一山雲。承曰。即今作麼。士曰。一任觀瞻。承曰。看脚下。士便喝。尚首肯。而記荊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士曰。庭前綠竹長新梢。日意旨如何。士曰。蓋覆天下去在。曰學士分上。又作麼生。士曰。古佛過去久矣。頌雲門扇曰。嫋嫋春風輕撲面。無言桃李自成溪。一般意味何窮盡。宇宙茫茫幾個知。頌勘二庵主曰。琵琶斜把向烟蘿。一曲清平古調歌。堪咲歌人兩片舌。暗乘明月泛秋波(楷庵承嗣)。

萬壽記室古堂植禪師

吳江吳氏子。元旦小參。無無無。有有有。問著生緣伸佛手。一聲爆竹報新禧。大家祝聖無疆壽。山自高兮水自深。何用尋花并問柳。春到江南樹樹芳。六花五出俱漏逗。且道。如何是漏逗處。良久曰。雲門餠餅趙州茶。雪峰木毬紫湖狗(無闇哭嗣)。

茶陵海機匯禪師

示眾。舉竹篋子話畢。乃曰。黑漆一條竹篋。抵死妄生節目。橫拈豎握隨時。何處分背分觸。乃橫按竹篋曰。現前諸昆季。試定當看。良久曰。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頌德山托鉢曰。抵頭歸去早成疑。密啟何堪更弄奇。蠱毒之家無好味。愛他閒漢得便宜。頌女子出定曰。女子脫體風流。世尊開口招禍。若是文殊罔明。早已與君勘破(潤空圓嗣)。

龍舒佛緣一庵堅禪師

示眾。舉谷泉慈明同浴毒龍湫話畢曰。艸窠裏翻身。波心中跳出。一滴水脈。兩處成龍。於此徹去。興波不作浪。攬霧不挈雲。於此未會。好一條毒龍。死水裏浸殺。頌正法眼藏瞎驢邊滅却曰。蹉過一生擔片板。兒孫那許亂承當。臨行掀倒婆娑國。只得渾身沒處藏(函山圓嗣)。

青墟中一量禪師

上堂。翹首俄觀天際雲。全提格外一枝春。馨香馥郁分高下。不顧從傍笑轉親。若是英靈衲子。須向百尺竿頭進步。萬峰深處精研迥。離成壞杳絕悟迷。到這裏纖塵不立。正眼難窺。截斷眾流。歸家穩坐。還有如是人麼。喝一喝曰。真機本是超聞見。何必無端更撒沙。示眾。舉殃嶮產難話畢。師曰。一點真機通古渡。兩頭坐斷應時新。檢點將來。恐母子未得平安在。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頌女子出定曰。池塘潏潏綠楊新。一片花飛渡水濱。魚躍朝朝蒙潤澤。鷗雛來往樂芳春(永慶源嗣)。

天仙古霞佛禪師

示眾。舉世尊陞座話畢。師曰。世尊揚眉瞬目。文殊接響承虛。雖然。同聲相應。爭奈落七落八。若欲據令而行。二老俱合吃棒。示眾。舉拄杖曰。一條白棒。信手拈來。有收有放。放則充滿法界。收則一毫頭上。且道。不收不放時。又作麼生。卓一卓曰。留與兒孫做榜樣(大巖廣嗣)。

京都隆壽昂雲相禪師

上堂。回光返照。別展家風。山青水綠。八面玲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諸佛命脉。懸絲在握。祖師秘訣。鼻孔撩天。且道。今日事又作麼生。喝一喝曰。明星當午現。白日不移輪。上堂。風寒飛白雲。松老凝青藹。一片住山心。泉流聲不改。驀豎拄杖曰。還會麼。七尺烏藤無用處。依稀形似赤斑蛇。擲拄杖。下座。頌德山托鉢曰。當陽句奪箭鋒機。父子雙雙各展奇。鉢柄被人偷去了。不堪疑處更堪疑。頌女子出定曰。崑崙乎青山。洋洋乎流水。清商調譜伯牙琴。一曲寥寥寒鳳尾(聖心覺嗣)。

荊州報恩法瀾澄禪師

荊之枝江陳氏子。住天王。佛成道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御路如絃直。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覷面親。曰人境雙忘時如何。師曰。天邊一鴈飛。乃曰。夜覩明星阿誰曉。是聖是凡都靠倒。惟有鼻孔無處藏。碧稜稜底光皎皎。天王見得。為他扭捏一上。以手作扭鼻勢曰。釋迦老子。隨手來也。既曰。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何故。大驚小怪。雖然。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上堂。秀公北宗地。千載絕是非。山僧今到來。雪曲和難齊。聊作住山翁。輸我都不會。報與諸方參學人。輕輕莫蹋度門路(水鑑海嗣)。

揚州儀真地藏憨石珂禪師

蘇州范氏子。繼席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豎拂子曰。會麼。等閒刺破娘生眼。無限風光笑不休(水鑑海嗣)。

重慶寶蓋本懷上禪師

郡之璧山人。參棲賢敬。日則汲水供眾。夜則入堂參究。竭盡勤勞。及隨天王海。住荊之鐵佛。儀之地藏。每充要職。戊申。描海真。歸蜀。海授以偈。入蜀覓親墳廬。莫知其處。漣然拭淚。後住寶蓋履行水潔。四眾景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奴兒婢子。僧禮拜。師喝出。康熙甲戌。住天王。旋示寂。塔於天王(水鑑海嗣)。

長沙益陽石門信庵哲禪師

江陵陳氏子。年三十三。投天王海薙染。旋領院事。端重稱職。海景崇信。削髮天王。遂以信庵字之。住儀真地藏。晚遷石門。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拄杖子。得一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一齊打散(水鑑海嗣)。

儀真地藏楚庵璨禪師

荊之枝江人。初住董市金龍寺。復遷儀之地藏。僧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楚楚半林竹。蕭蕭一徑煙。曰如何是道。師曰。門前河路達長安(水鑑海嗣)。

武昌鶴林芝庵明禪師

荊州公安周氏子。佛誕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事作麼生。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乃曰。指天指地。七步周行。頭角既露。無處藏身。雖然。未遇雲門手。却使兒孫簸嘴唇。康熙丁丑。補漢陽棲賢。閱五越月示寂。門人迎龕歸鶴林。塔於寺左雙峰山北(水鑑海嗣)。

鄂州黃龍半峰青禪師

竟陵吳氏子。參天王海於棲賢。俾職堂司。一日。海豎拂子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師曰。道過久矣。海曰。不妨再道。師曰。若再道。是第二句。海領之。同參相訪。問近有新鮮句子麼。師曰。曲徑無人到。山高有鶴棲 示眾。歷滿春山洞口花。背陰岳畔有雲遮。分明有句無人識。道者家風事事賒 繼席天王。上堂。向上一機。天然迥別。突出當陽。千聖罔測。山僧今日符到奉行。又如何道。太平不用施謀略。惟把心香祝 聖明(水鑑海嗣)。

荊州天王還燈敏禪師

孝感張氏子。受天王請示眾。山僧克念住煙巒。投老閒身耐歲寒。今日使符天上至。是非從此落人間 問世尊具無量海。口說不思議法。如何是不思議法。師曰。風吹石臼演摩訶。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冬至寒食一百五(水鑑海嗣)。

荊州極樂佛照寬禪師

安陸雷氏子。示眾。極樂院向西住。兩池夾鏡波光翠。槐陰罩地馬登枝。柳影橫塘魚上樹。諸人。若作山門境話會。敢保未蹋故鄉地。若作真如法性會。此人未達圓通理。且道。畢竟如何。滿院薔薇昨夜開。渾身不覺香魂醉(水鑑海嗣)。

荊南寶勝傳一福禪師

本郡陳氏子。示眾。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揮案一下曰。豁然擊斷黃金鎖。笑看章臺桃李花(水鑑海嗣)。

荊州延壽尼上機本禪師

魯山人。姓金。禮天王海。披緇受具。乃以本參話頭不明。每自泣下。一日問海曰。如何是一歸何處。海曰。師姑元是汝人做。師便喝。海曰。青州衫又作麼生。師提起衣曰。此是破羅衣。海印以偈曰。百千三昧何為本。彈指門開非上機。喜汝眼睛端的處。青州衫換破羅衣(水鑑海嗣)。

樊川大唐律綱宗禪師

武昌王氏子。幼歲超羣。棄儒就釋。投本邑洞暎燈雜染。示眾。頭頭示現。物物全彰。馬師一喝。百丈耳聾。黃檗吐舌。臨濟還拳。一箇箇敲出虛空骨髓。劈開佛祖面門。乃顧視左右曰。還見麼。近水不知遭渴處。飲人一滴也難消(虛堂偉嗣)。

海會量舟汗禪師

上堂。徧界不曾藏。明明全顯露。五葉自聯芳。祖祖相傳授。展兩手曰。莫錯過。休錯過。驚起嵩山破竈墮。小參。舉普化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虛空來連架打。左右來旋風打。師曰。普化用鐵牛機。奪饑人食。還他作家。海會者裏。只有一味鐵釘飯木查羹。任你諸人橫吞豎嚼。倘若一下嚼破。自能通身暢快。何必山僧重為饒舌。拈竹篋子。一齊打散。解制上堂。雲從龍。風從虎。鸞好歌。鳳好舞。堪笑驢子弄蹄行。春風浩蕩雲門普。八角磨盤空裏飛。驚起須彌顛倒吼。今朝七九六十三。禪和騎牛摸鼻走。草鞋踏在月明中。更有八九共九九。頌女子出定曰。杜鵑啼徹百花深。風弄飛花滿地金。春令冬行貧也富。紛紛濃艷漫相尋(溟波古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處州半山壁觀默禪師

頌古德喫油糍曰。山前流水弄瑤琴。聽罷漁翁笑不禁。今古未知霜月裏。脚跟走斷是何人(隨菴猷嗣)。

處州福安景蓮源禪師

問如何是福安境。師曰。天池深莫測。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倚杖看雲飛。曰不薦師機。再請剖露。師拈拄杖。卓一下曰。假鷄聲裏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隨菴猷嗣)。

處州宣陽東巖慧觀賢禪師

問如何是東巖境。師曰。泉底穿明月。峰頭起白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香飯慣分霜雪裏。眾山猿鳥飽無聲。僧作女人拜曰。謝和尚慈悲。師曰。西巖今日有齋(隨菴猷嗣)。

處州青田石門大圓鏡禪師

問如何是妙音境。師曰。田上月明三尺浪。屋頭春老六朝松。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舀乾大海半邊杓。指住斜陽一杖藜。曰作家相見事如何。師曰。且坐喫茶(蒼石立嗣)。

石渚太平谷應乾禪師

上堂。舉臨濟一日與普化克符二人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承禪。我。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和尚道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問。三日前和尚打普化做甚麼。濟亦打。師曰。你看那普化克符二人展大旗鼓。逆風揚塵。臨濟大師雖成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只是眼孔太窄。欲立先宗。止望那二人成禪。山僧不然。亦欲于此建立廣惠宗旨。現前大眾個個都教成禪。我若要成禪。不待三日前三日後。上來下去。總教喫山僧手中痛棒。何故響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啟密綿嗣)。

益州兜率不磷宗堅禪師

蘄州孫氏子。二十五歲。投雲南嵩山慧脫白。參本來無一物。三年無所得。一日兀坐。聞旁僧一喝。有省。呈悟由。慧打曰。臨濟在黃檗處得力。在大愚處得力。師曰。落得一場笑具。慧曰。未在。更道。師舞具便出。一日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曰。明如日。黑似漆。如何是衲僧巴鼻。師曰。瓦礫相然諾。石頭解笑人。慧領之。上堂。活人劍離相離名。活人刀絕魔絕異。拈起則乾坤鼓舞。放下則大地增輝。到者裏直須知。有向上一竅格外提持。佛魔俱遣。凡聖兩忘。方有入路。今日兜率不惜眉毛。旁通一線去也。以杖擊禪床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嵩山慧嗣)。

契嵩嶽禪師

山居示眾。冷披破衲。熱披葛渴。飲一瓢。饑一鉢。山中無曆記年。華轉眼花。開葉又脫(晦菴道嗣)。

揚州葉菴果禪師

郡之陳氏子。示眾。師舉扇曰。拈起也函蓋乾坤。拂拂涼風生大地。放下也縱橫日月。炎炎暑氣逼涼天。忽拈忽放。全體照用。不拈不放。迴絕炎涼。人人盡道。臘月扇子用不著。山僧則不然。何故相逢自有風流態。何必扶搖天地間(大乾明嗣)。

仙巖首座

化國鐸秉拂小參。諸兄弟來此山中參究。還有透徹者麼。驀豎拂子曰。于此透徹。去能使盲者見。聾者聞。啞者說。所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還會麼。須知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天目智嗣)。

天堂太虛空禪師

中秋小參。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不用擬思量。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則一任看。畢竟那個是真月。以拂子畫○曰。莫錯認。示眾以拄杖。卓一卓曰。若向者裏薦取落二落三。不向者裏薦取落二落三。畢竟如何話會。復卓拄杖曰。參(天目智嗣)。

永嘉大羅兜率中安質禪師

被盜。示眾。山居兜率靜即天宮。盜者相尋。囊藏不得。由是家私劫盡。幻物一空。要知宿債應償不免。歡喜忍受。其奈人心不滿。貪欲無邊。逼拶將來。鞭敲繩縛。喝不領會。默示徒然到這裏通。身手眼也。無用處畢竟作麼。生得休歇。驀豎拂子曰。大眾見麼。到底家珍偷不去。可憐空做賊名聲。問和尚被盜網縛。得無熬煎。師曰。山僧似覺通身慶快。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知音者少(天目智嗣)。

永嘉護國範遠彥禪師

小參。山僧昨日有一句。子未出方丈門早。與諸人道破了也。還有聞得記得者麼。試出來。舉看。眾皆默然。自代曰。晝夜鐘聲一百八。開爐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曰。大眾還識。護國者裏現成爐鞴麼。一向柴足炭足。惜乎幾歷兵燹。直得烟消灰冷。山僧今日于冷竈裏。下一把火為要。兩序勤舊。添柴添炭。互相著力。將十方三世。盡空法界。塵勞生死。解脫涅槃。情與無情。一齊打入爐中。管取金聲玉振。普有光輝。正恁麼時。設有不入爐鞴。不受鉗鎚的。山僧但冷笑一聲。若知山僧這一笑。管取參學事畢。元旦上堂。新年佛法有。舌頭常在口。新年佛法無。水上。捺葫蘆。新舊有無都不涉。光陰迅速莫蹉跎(天目智嗣)。

永嘉白門卓然立禪師

示眾。我有沒絃琴。一向懸高壁。不是不會彈。只是少人識。以杖置案。作彈勢曰。欲識琴中意。何煩絃上聲。勸田示眾。我無大義可說。慣用勸頭一槩。鏟除異見。稠林翻轉。劫初田地。下菩提種。開優鉢花。結無生果。令一切眾生。齧嚼飽滿。顧左右曰。還有知味者麼。良久以勸築地曰。正好著力。示眾。未生前屋破見青天。已生後袖穿露赤肘。現在的直到驢年。會卓拄杖喝一喝(天目智嗣)。

永嘉白塔尼照清光禪師

本邑相國張文忠公孫。女十三歲為父死難。即持齋。誓不出字。二十四薙染。參仙巖智。一日呈偈頌。智曰。偈頌且止。你將公案。說看。師進步默然而立。智曰。囫圇吞棗。師曰。千峰勢到嶽邊止。智曰。萬派聲歸海上消。又作麼生會。師退步默然而立。智休去。示眾。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辣手不容情。祖師真妙訣識。此訣生死。徹擲下竹篋曰。惟此最親切(天目智嗣)。

眉聲居士

明誠。浙瑞安林氏子。世名。齊鉉字仲覺。幼聰穎。攻文史韜略。年十五省父法幢幟于四明大梅山。知發心參究。幟指謁雪竇雲。多所訓誨。嗣見大梅寤于武林。令參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道有。每參諸方。皆以狗子佛性話為問。適游浦江晤多子無于水月菴。見案頭有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話。忽有省曰。趙州敗闕。被我捉得了也。無曰。那裏是趙州敗闕處。士曰。不被和尚惑。無曰。狗子嚙。士擬對。被無一喝。疑情復發。時霽崙永卓錫雲外。士登峰參請。凡十寒暑。一日復叩前話。永曰。佛性則且置。喚甚麼作狗子。士不覺。從前膺礙。一時放下。踴躍曰。永徵曰。佛性嚙。士仍作舞躍狀。永曰。是甚伎倆。士即呈偈曰。獅兒不受黃金索。隨類翻身展大雄。却笑趙州無伎倆。隨人起倒敗家風。永頷之。臨行乃問。永曰。不昧本來人。請師分付。永曰。清泉流出甚分明。士觸禮一拜。永曰。本來人嚙。士曰。弟子告辭。和尚去也。永搗住鼻曰。還在這裏。士拂袖便行。一日問永曰。如何是太平本是將軍定。永曰。惺惺著。士曰。不許將軍見太平。又作麼生。永曰。正好著力。士曰。學

人則不然。永曰。你又作麼生。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永曰。丁巳秋。永乃授如意源流偈曰。十載爐錘鍼芥合。西江吸盡了無依。須知吾法同儒道。善自施為展大機。文學陳聖俞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不得女子定。士曰。文殊且置。喚甚麼作女子。陳沈吟。士震威一喝曰。因甚瞌睡至。此。陳踴躍曰。原來如此。士曰。罔明響。陳作禮曰。一串穿却。士頷之。隨喜楞嚴講期。座主講至第一月第二月月影。士失笑。僧介石芳便問。士曰。且道如何是第一月。士曰。無眼耳鼻身意舌。芳曰。如何是第二月。士曰。蒼黃赤白憑君說。芳曰。如何是月影。士曰。長江水面波千頃。芳復請作偈。士信口曰。問我楞嚴第一月。觀體圓明非喻說。堂堂密密爍虛空。十方世界都含攝。問我楞嚴第二月。有情無情熾然說。揚眉瞬目直承當。粗拳惡棒當頭楔。更問楞嚴說月影。日用常行自不領。一念迴光是甚麼。五雙十個雲門餅。芳遂矢願參宗。一日問士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麼。佛放眉間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國土。眾生不能。士喚童子曰。天亮也未。童子報道。日頭正上山。士曰。還可道。眾生不能麼。芳躍然。李標遠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士曰。時至若知無滲漏。風迴便可結靈胎。李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士曰。動靜不隨聲色去。保持豈在有無中。李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士曰。扶桑合璧方成朔。滄海擒龍始見珠。李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士曰。樓閣門開彈指入。眾生魔佛共毗盧。李曰。高峰道四句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畢竟是那一句。士驀面便唾。耆儒章于磐問。不落因果。因何却墮野狐。士曰。此處無銀二兩。章曰。不昧因果。因甚却脫野狐。士曰。如上所供是實。章曰。祇如脫却。野狐還作甚麼。士高聲喚章先生。章遂信宗門。即問喜怒哀樂未發時如何。士復喚章。章應諾。士曰。是甚麼。章欣然復問。孔顏樂處又作麼生。士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僧問。趙州訪二菴主。一樣豎拳。因甚有肯有不肯。士曰。你道不肯那一個。曰淺水不是泊舟處。士曰。獅子齧人。韓廬逐塊。僧忽省曰。恁麼則二菴主俱是作家也。士曰。獅子齧人。韓廬逐塊。僧踴躍作禮曰。從今不被天下老和尚惑也。士便掌曰。逢人莫錯舉。陳兆彬問。五祖演謝監修上堂曰。人之真性命。須是○這個。這個是甚麼。士曰。龍從火裏出。彬曰。五祖道。若欲成就這個。先須防于○這個。這個又是甚麼。士曰。虎向水中生。彬曰。五祖道。若是真○這個人。這個是甚麼人。士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彬曰○○又是甚麼。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士嘗有偈曰。北海泥牛吼。中天玉兔生。金烏吞一口。動靜悉圓明。一掌又一喝。毒人痛到。骨俗漢最用情。切莫道唐突。玉泉揆輯(聖感永嗣)。

東嘉大羅山玉泉寺肅印正禪師

本邑徐氏子。父母念其胎齋。七歲時。命禮羅隱洞石龕。任老宿雜染。年十七。任公指。參諸方。末入深雪室。徹法源底。嗣即記荊。開法玉泉。小參。舉梁山道。

南來者。與他三十棒。北來者。與他三十棒。雖然與麼不當宗乘後來。瑯琊道。梁山將一片真金當頑鐵賣却。瑯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他三十棒。北來者。與他三十棒。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玉泉又不然。南來者。聽他南來。北來者。聽他北來。各與濃茶白飯款待。若要山僧棒喫。未敢相許。何故響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示眾。鑪是鍊鑄。飯是米做。汝等諸人。終日觸著齧著。只是不肯承當覲面。錯過帶累。山僧鼓舌搖唇。指東話西。舊題新做不錯過。驀豎拄杖曰。且道這個是甚麼上堂僧出擬問。師以杖約住曰。住住今朝仲冬初。一山僧無法可說。擲下拄杖曰。有人直下承當一生參學事畢 晚參。舉雪峰拈拄杖曰。山僧這個為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峰靠拄杖便休。雲門曰。山僧這個也為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問拈拄杖便打。師拈拄杖曰。山僧這個一味平等。不論上中下根。總教伊立地搆去。汝等諸人還識這個麼。眾無語。師連卓拄杖歸方丈 佛成道日。上堂。黃面瞿曇夜出城。娑婆由此禍根生。雪山六載饑寒逼。却被明星換眼睛。以拂子作○相曰。祇這個莫沈吟。不是佛兮不是心。復擲拂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丁卯元旦。上堂。立春已十日。鳴鐘慶元旦。時序暗推遷。初一仍不換。大眾既是初一因。甚又喚作元旦。不見道月月有初一。日日是好日。山僧住此已三年。本命元辰何得失。忽有個漢道。今日元旦上堂。說到本命元辰作甚麼。山僧只向他道。記取一萬事。畢春三夏六。忽逢秋千里。神駒追不及(師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示寂)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不肯見佛。師曰。抱贓叫屈。曰兩手遮面總皆是佛。又作麼生。師曰。料你放不下。僧禮拜曰。某甲親見和尚。師曰。更禮三拜 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錦繡重重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石頭土塊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泥猪癩狗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紅爐點雪如何是五同遍普。師曰。萬象森羅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頂天立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坐斷虛空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橫按鑊鐮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風吹石臼如何是十同得入。師卓拄杖曰。向這裏薦取 問如何是佛。師豎拳。曰如何是道。師展手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鋤頭刀斧。曰還更有麼。師曰。斫斷汝脚跟。師門風孤峻。嚙蘖飲冰。本色鉗錘。象龍蹴踏 康熙丁卯之歲。朝上堂。微露順世之意。無何示疾。至孟秋朔日。晨起書偈曰。三十三年大夢。一朝緣盡歸休。四恩重大未曾酬。爭怪卒難分手。生死不離覺海。何須分外牽愁。泥牛吼動海天秋。試看再翻觔斗。擲筆而逝。塔于羅隱洞之西麓。同門明誠輯(聖感永嗣)。

鶴沙冰輪詐道者

參深雪本師。制期中有省。值黃捷菴問。本師一口氣不來。向那裏安身立命。本師振威一喝。捷菴茫然。本師曰。山僧今日失利。道者便問。適纔和尚喝。捷菴這一喝。是臨濟四喝中第幾喝。本師便掌。道者亦掌。本師把住曰。是第幾喝。道者連喝。本師曰。還有一喝響。道者吹滅燈火而出。本師曰。慣得其便 深雪解制。上堂。

道者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西來。得遇神光。和尚今日佛法流通何處。本師曰。汝還瞌睡在。道者曰。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本師曰抱贓叫屈漢。道者曰。也須和尚證明。本師曰。又與麼去也 道場山兀菴源問。冰輪日出又如何。道者曰。爍破和尚面門 鐸菴遠問。堂中磬終日口向天。為甚不下一語。道者曰。開口成雙槩。無言落二三 金粟天岸昇問。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因甚不照覆盆之下。道者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問德雲見妙高峰。因甚七日不相見。道者曰。官不容鍼。曰因甚七日後別峰相見道者曰。私通車馬 問黑豆未生芽事如何道者曰昨日秋。曰黑豆已生芽。道者曰。今日冬 頌女子出定曰七佛之師顛倒顛。何勞用盡力千般。識得瞿曇真面目。憑他女子坐驢年 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韓獪逐塊。不昧不落兩途俱錯。直饒因果分明。總與一坑埋却 頌庭前柏樹子曰。西來不是柏樹子。柏子不是西來意。雖然拈得目前機。到底終成第二句 頌德山托盃曰。托盃堂前遇雪峰。熱腸遭在是非中。果然只得三年活。移却西來換却東 讚本師像曰。臨濟兒孫銅頭鐵額。惟有景雲逾加惡極。白棒毫不容情。一喝千江水逆描畫未成。誰能辨的。覲面相逢。佛祖不識。某甲有恨難消只把瓣香薰鼻。同門明誠錄(聖感永嗣)。

繼雪堂仁菴覺道者

氏出華胄。夙慧不凡。少嗜易理。嗣聞深雪本師名。修書問道。甚是懇切。本師初致問曰。喚著念珠則觸。不喚念珠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道者苦參數晝夜。忽聞鐘有省。即復本師曰。喚著念珠則錯。不喚念珠亦錯。不得有語則恰。不得無語亦恰。速道速道。不道不道。和尚以為何如。本師曰。只為分明極。本師又致。問曰。道者果爾信徹無時。不與三教聖人覲面且道如何是覲面句。于此識得初祖安心竟。道者答曰。承問三教聖人覲面句。弟子向未有三教。已前早已道破。又何必初祖安心。師畫○曰。這個響。道者拈白紙一幅來。本師首肯而記荊焉 靜祖百日之期。本師上堂。道者問。花放當林柳垂古渡。今朝成服百期老祖遺範。宛然大眾不敢錯過。不錯過的共作陽春一助。本師曰。雨添三尺水風散一庭花。道者曰。臨風吹玉笛。恰是一家音。本師曰。一回飲水一回噫。一度臨風一度愁。道者曰。不妨傾盡此時心。本師曰。善為珍重 本師誕日上堂。道者問。花開根熟。地久天長。未審本來面目。還落視聽也無本師曰。不與虛空安耳穴。道者曰。劫石可磨。此心不易。本師曰。豈憑露柱著眉端。道者曰。勿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鷺。本師曰。一以貫之。道者顧左右曰。既到翠微峰。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本師曰。可謂晉之以禮 問過去佛阿誰證明。未來佛我不喜聞。現在佛何處藏身。道者曰。莫瞌睡 問昨日地動犬吠。人喧。護法。可曾受驚恐麼。道者曰。長安雖鬧。我國晏然 頌世尊觀星曰。千年老樹忽成精。剝剝塵塵盡露形。可笑後人無智眼。見他還道悟明星 頌女子出定曰。本是青天與白日。文殊罔明俱著賊。兩頭坐斷甚分明。任從入兮任從出 頌百丈野狐曰

。也莫認真也莫假。桃紅李白兩相宜。任憑雨打芭蕉葉。無耳之人總不知 頌十智同真曰。強把虛空分塊數。只將燈草拄須彌。自從捉敗汾陽後。不向山前讀舊碑 頌德山托鉢曰。知音莫向知音舉。若遇知音禍轉多。密啟纔明末後句。紛紛從此起誦訛道者病篤因老嫗。問僧耶俗耶。道者隨聲應曰。若喚是僧。原在俗。若喚是俗。本來僧已得圓通自在。便成清淨法身。聖亦不減。凡亦不增。亘古堂堂真實相。摩醯正眼頂門新。晨起焚香禮佛坐。中堂集諸眷。屬揮拂說偈以示訣別。少頃本師至。道者稽首曰。弟子不能侍師矣。早生南方長者家。童真入道。弘揚臨濟正宗。是所願也。微笑而逝。同門明誠錄(聖感永嗣)。

瑞安雲嶼天穎浩禪師

記荊日。玉泉請小參。諸佛有寬廓。不盡的法。列祖有縱橫。無礙的機。祇在覲面承當。所貴全身擔荷。如壯士展臂。豈假他力凌風快鷁。一舉翀霄。今日浩上座。既膺本師老人大任。又蒙長兄和尚相推。可謂道誼重千秋。意氣膠和漆。只得將現前眾兄弟。人人共有的。拈來作個證據。驀豎拂子曰。還委悉麼。山本崔嵬。水本深知音。烏用頻頻。舉揮拂子 示眾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人覲破。奴喚釋迦。僕呼彌勒。其或躊躇。直到驢年。相救不得 問嚙破鐵酸餚因甚。路上有饑人。師曰。切忌話墮 問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師曰。不因一。問幾乎忘却了也。同門明誠輯(聖感永嗣)。

長洲萬青居士

錢選業儒信佛。事母至孝。母蘇氏飯僧好施。長齋課佛。後示微疾。念佛而終。士深悲切。詣華嚴巽處問。如何參究。得報母恩。昱曰。不見昔日那叱太子。析骨還父。拆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如能會得。不唯一生父母。多生父母。一時酬畢。從此立念參學。悟徹方休。嘗腰包遍禮名宿。如資福靈機觀。報恩骨巖峰。天目全菴進。金粟石菴浮。吳越諸山。參請者。不下百餘員。雖時有契會。機緣頗多。然一種膺礙未釋。不敢自欺。一日訪蛤菴園于西山隆恩。纔入方丈。園曰。居士帶得小蘇州來麼。士曰。教壞人家男女。園曰。因甚麼走到老僧腳底下來。士曰。某甲罪過。園曰。汝不會我語。有霽崙和尚。明眼宗匠。汝必須志誠參請。當與汝說破。士因。謁本師于萬佛寺。初到丈室。士曰。和尚。住此。可謂龍到水到。旁僧曰。居士莫塗污好。士曰。自領三十棒。本師曰。老僧只管看。士曰。今日親見和尚。本師曰。昨日已相見了也。士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本師曰。也是隨人脚跟轉。士便喝。本師曰。著忙作麼。士曰。知心能幾人。本師曰。將謂忘却。士後請益。本師即變色呵斥。凡下語俱不許。一日引看滿井。本師指曰。你看此水如何高起數尺。士纔欲起答。本師搖手曰。不是。于此豁然徹底。即呈偈曰。徹底掀翻滿井泉。從今更不被師瞞。若將體用分前後。算到驢年未會禪。本師頷之。次年本師被 旨住聖感

。入山省觀。適值本師垂問曰。臨濟有三要。我這裏有四要。大眾還會麼。士曰。今日天寒。請師尊重。本師曰。山僧罪過。尋受記荊偈。有滿井寒泉。徹底清照見。鬚眉俱凜冽之句。問如何是神通妙用。士曰。擬翻個觔斗。恐被你笑。曰觔斗阿誰不會翻。士曰。磕破鬪髑。訪華嚴昱。值昱閱磬山錄有涅槃相語。昱掩卷問士。如何是涅槃相。士曰。劒去久矣。少頃士亦問昱。如何是涅槃相。昱指梅樹曰。者枝梅長。那枝梅短。士曰。有人來也。相視大笑。過接待訪雪屏。主人纔見屏曰。古人道。三日不見。刮目相待。久不晤居士。還我親切一句來。士曰。今日特來相看。屏曰。真個那。士曰。莫眼花。過祇園訪童碩本。士指荷花池曰。內有魚否。本曰有。士曰。因甚麼不見興波作浪。本曰。甚麼世界敢出頭來。士曰。低聲低聲。訪子音首座值雪。士曰。古人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處。座曰。正要居士疑著。士曰。一釣便上。訪瞿奉石。士曰。經年不相見。親切道一句。看石作掌勢。士曰。打即任打。未許親切在。石擬議。士曰。看破了也。同門明誠輯(聖感永嗣)。

天津天安淨己樂禪師

示眾。舉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和尚赴堂。泉云。我在庄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泉云。你去問庄主。侍者方出門。遇庄主歸。謝和尚到庄喫油糍。師頌曰。喫飽油糍不赴堂。南泉老漢為誰忙。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晚參。師豎拂子曰。眼觀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噉味。口談說。手持物。足運奔。眉毛乃是無用之物。因甚麼反居其上。一曰。只為太近。答都不契。師代曰。少他一點不得(冲涵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七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郢州永隆昱堂烟禪師

郡之宋氏子。出家誓以發明大事。北邁依香巖風穴兩法席最久。旋楚。參一揆於月掌得法。繼住永隆。上堂。幸自無事。不可塗汙諸仁。若也尚留觀聽。將謂長老恡詞。驀拈拄杖曰。良馬已窺鞭影去。阿難依舊世尊前。問教外別傳。所傳何事。師曰。杓卜聽虛聲(一揆揆嗣)。

明州翠山月灑粲禪師

入神鼎揆室。揆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汝作麼生承當。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鑪紅旗。揆曰。好事也要大家知。師曰。土上加泥。鼎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響。師便喝。鼎便打。示眾。舉天童儂因僧問。如何是佛。答曰。邨田坂裏牛腳跡。師頌曰。脫珍著敝在邨田。隱隱猶懷舊日嫌。貧恨一身多赤骨。曲肱一枕伴雲眠。示

眾。八兩半斤人人知有。及乎拈頭作尾。展露全機。未免十箇五雙。依然對面千里。雖然河裏失錢。不離河裏。恁麼告報。莫有不甘者麼。三十年後。莫怪今日多嘴。問破沙盆意旨如何。師曰。泥做底。曰因甚喚作正法眼。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一揆揆嗣)。

鄂州永隆洞野先禪師

上堂。道不遠人。而人自遠。若待山僧口巴巴地。遠之更遠。爭奈何。爭奈何。丘壑易填。人心難滿。卓拄杖下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甚麼。曰豈無直指。師曰。早曲了也(一揆揆嗣)。

廣州景泰真懶定禪師

衡州桂陽栢氏子。上堂。廣南無佛性。一派涌曹溪。塵內有大經。量等三千界。剖出八字沒[必-心]。宣來字義炳然。佛化王化並融。真諦俗諦平等。緇素平等。男女平等。雖然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回神鼎省觀。揆問。聞汝在廣南。大作佛事。是否。師曰。不曾辜負和尚。僧問。如何是廣南人事。師便掌之(一揆揆嗣)。

湘陰文殊鍊山智禪師

西蜀寶寧何氏子。為薦其兄何邑侯。小參。生于蜀地。德化湘江。無生死中。示現生死。亦非偶然。所以無而有之。之謂聖。有而無之。之謂賢。賢聖位中留不住。百里焉能困大年。喝一喝下座(一揆揆嗣)。

黃麻接待節庵祿禪師

性[(雪-雨)/粉/大]簡。立志操方。常思古人一人所在半人所在須到之語。所歷叢林。皆陸沉下板。罕見其囊錫顯露。聞神鼎。心切慕之。一見而針芥相投。一日揆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出牛欄入馬捲。揆曰。照顧脚跟。師拂袖而出。鼎遂奇之。示眾。玄沙不出嶺。擔板一生。趙州老行脚。逢人不盡。二大老。同道不同行。多少人邯鄲學唐步。直得前不邁村。後不迭店。望烟尋食地。錯入薰皮家。可悲可痛。總不恁麼底人。又作麼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臨濟三頓棒因緣曰。痛棒打不死。玄要定宗旨。接響承虛流。抱橋柱澡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合取口(一揆揆嗣)。

潭州楊道道權法禪師

醴陵彭氏子。參神鼎揆。揆問。神鼎峰高。遊人罕到。因甚到即不點。師曰。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揆曰。伶俐禪客。師曰。是何言歟。示眾。舉同安丕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丕放下衣袖提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却頭。丕曰蒼天蒼天。師曰。主賓互換。縱奪可觀。放過則彼此作家。檢點將來。總是涅槃堂裏漢。頌不是是曰。水中鹽味色膠青。肝膽逢人徹底傾。雨霽雲收天地濶。

僧繇巧筆畫難成(一揆揆嗣)。

蘇州洞庭修木林禪師

郡之柴氏子。剗草于神鼎堂前。一日揆問。人人有箇主人公。且道。是何面目。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揆頷之 示眾。舉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搗住曰因緣。師曰。二大老與麼施設。雖則主賓互換縱奪可觀。若是大悲千手眼。有甚交涉。當時待問。何不和聲便棒曰。淨地上不要放屙。看麻谷者漢。又作麼生湊泊 頌黃梅意旨會佛法人得曰。了無一物絕纖塵。傑出黃梅孰可倫。覲面不逢清白眼。徒將肝膽向人傾(一揆揆嗣)。

長沙密弘易九有居士

業儒。應科舉時。偶竹院逢僧。聞丹霞選官選佛之論。士曰。偉哉斯人。先我心也。遂決高世之念。然苦塵纓。未遂脫然。且追從龐老。常遊禪席。孳切究心。參神鼎揆。而羣疑頓釋。常通書上曰。弟子此生若不遇和尚。幾虛度一生俗漢也。從今不愧為俗中僧耳。一日揆問。本來人。直饒汝說盡道理。用盡伎能參。是奴兒婢子邊事。如何是真實主人公。士曰。誰敢正眼覷著。揆曰。將謂俗漢。士曰。且莫壓良為賤。自茲與禪宗宿衲。箭鋒相觸。輒當仁不讓。著警世文集若干卷。行世(一揆揆嗣)。

越州舜江壁觀默禪師

上堂。僧問。燒庵婆話。有曰婆是僧非。便恁麼去。可否。師曰。我有三十棒。要打婆子。僧無語。師曰。諸仁者。婆兒既是。如何又要喫棒。驀拈拄杖。左右顧視曰。會麼。祖父相傳這御栗。從來扶正不扶邪。卓一卓。下座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翠蘿峰頂天立地。日出後如何。師曰。明月池洗象調龍(隨庵猷嗣)。

越州寧峰禹庵琇禪師

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師便喝。僧連喝兩喝。師曰。我不如汝。僧又喝。師不顧。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禮拜著。僧便拜。師曰。會麼。曰某甲會也。師曰。試道看。僧擬進語。師曰錯錯。拍禪床下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僧今日在莊上。杉樹親栽一萬株。曰恁麼則勞倦也。師曰。却被闍黎道著。僧近前曰和尚。師連掌打出(隨庵猷嗣)。

新昌慈慧文朗郁禪師

上堂。慈慧有一物。日夜光皎潔雪霜打不枯。風雨打不濕。十餘年問大唐師。南北東西都不識。畢竟是箇什麼。良久曰。不辭向君道。恐怕君狼藉(隨庵猷嗣)。

建寧鷲山思修琛禪師

上堂。江上風高雲走去。山中松老鶴歸來。今年東谷甚奇怪。四月桃花還未開。一僧纔出。師以拄杖約住曰。老僧無氣力答話。便下座 小參。舉燒庵婆話畢。師曰。婆子頂門。雖則具眼。性命却在者僧手裏。雖然。這僧性命即今又在甚麼人手裏。

將謂鬚鬢赤。更有赤須胡(隨庵猷嗣)。

樂清雁山竺蓮盛禪師

謁隨庵猷。時大旱。猷垂問曰。至公無私。莫過于天。者邊稻得恁麼好。那邊稻得恁麼乾。師曰。賞罰分明。猷頷之。上堂。浪靜風恬。簾捲漁歌江上雨。桃紅柳綠。天空鳥語樹頭春。恁麼會。雲在嶺頭閒不徹。恁麼會。水流澗底太忙生。是事且止。慶讚句又作麼生道。芝蘭生幽谷。松柏凌清霜。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鴈山今歲開爐。僧作禮。師曰。上座禮拜意。山僧不審。道道。僧無語。師曰。夜深歸堂去(隨庵猷嗣)。

處州福安德如安禪師

上堂。舉素弘理僧參。理問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為甚麼出者裏不得。僧擬議。師便打。師曰。資壽棒頭無眼。似者般撞露柱漢。明打作麼。南州則不然。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為什出這裏不得。震威一喝。大眾。資聖棒福安喝。敢問諸人。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者裏有人體取得出。山僧雖老大。願與侍巾瓶。僧問。如何是佛。師喚闍黎。僧遂有省。便拜。師曰。曇花開昨日。喜事見今朝。僧掩耳便出。師謂侍者曰。這僧只悟得目前句。若是格外句。還未夢見在(隨庵猷嗣)。

紹興五洩志學心禪師

一日山行次。僧問。古人道。大林不動草。因甚脚下踏倒許多。師曰。只知盡法。那管無民。僧便拜。師曰。降將不斬。僧問。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作麼生是向上一機。師便喝。僧亦喝。師曰。山僧拄杖不喫瞎漢。僧禮拜。師便歸方丈。至晚。師問侍者曰。今日問話上座響。曰去也。師曰。這僧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祇如和尚道。山僧拄杖不喫瞎漢。未審是肯伊不肯伊。師曰。若肯伊。喪我兒孫(隨庵猷嗣)。

松陽福安潤山泉禪師

示眾。學道別無法。先當穩脚跟。再加心事好。道業自然成。以拄杖指顧露柱曰。再犯不容。卓拄杖一下。歸方丈。示眾。舉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州曰看箭。吾曰過也。州曰中。師曰。有者道。道吾輸趙州一籌瞎。有者道。二俱作家瞎。畢竟如何。良久曰。當時若是福安。曰南泉一隻箭來也。聲未絕。便與一掌。他更如何若何。對曰不是。今日定在來朝。一任通身是手眼。此時爭得不狐疑(隨庵猷嗣)。

東安雙峰巨圓如禪師

上堂。時有二僧。齊出拜起。一僧便喝。一僧拂袖竟去。師乃曰。一人有主無賓。一人有賓無主。總合喫棒。蓋緣新舖初開。若據正今而令。未免望洋而退。且置。只於為國開堂。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久旱逢甘雨。五湖四海春。示眾。舉女子

出定話畢。師曰。白拈賊一夥。今古慣迷人。雙峰不惜腕頭力。捉敗龍潭秋水清。召眾曰。且道。以何為驗。昨夜風和雨。今朝天大晴(隨庵猷嗣)。

東安弘法九默勝禪師

上堂。十五日已前。風送雲來榻。十五日已後。花開月上樓。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響。諸天雙眼裏。萬國寸心中。喝一喝(隨庵猷嗣)。

芝城寶坊大鑿全禪師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金剛寶劍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僧近前作聽勢。師曰。寶坊這裏不用弄泥團漢。直趁出(隨庵猷嗣)。

金陵佛國覺初濟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喚闍黎。僧應諾。師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問立宗旨建叢林。元為利生。祇如透網金鱗。和尚又作麼生。師和聲便棒曰。向慕蔣山今見也。果然手眼別諸方。師又打。僧擬進語。師復打趁出(樗庵煜嗣)。

江寧上元湛一澄禪師

叅蔣山煜。纔跨門曰。和尚。煜取拂子擬舉。師一喝。乃下叅堂。煜顧侍司曰。者僧一喝。賓主歷然。棲止三年得法。問僧。甚處去來。曰南山去來。師曰。鱉鼻蛇大德曾見否。曰見。師曰。是何模樣。曰花臉黑尾巴。師叱退(樗庵煜嗣)。

金陵輝遠睿禪師

問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難尋。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和尚還見否。師曰。山野適纔向汝道什麼。僧茫然。師曰。驢前馬後漢。出去(樗庵煜嗣)。

太湖朗明禪師

問如何是道。師曰。田上薦取。曰和尚謾別人即得。師曰。闍黎是那裏人。僧擬對。師曰。來處也不知。問箇什麼道。便趁(古癡言嗣)。

青州玉泉噴雪聽禪師

上堂。不可道有。不可道無。良久左右顧視曰。任汝蓋頭又蓋面。何曾瞞得箇中人。喝一喝(萬祥麒嗣)。

興化佛果廣禪師

問如何是佛。師曰。山僧姓謝。家住揚州。曰謝師指示。師曰。片片樹上雲。落落江頭雨。僧以言下悟旨(桴梅濟嗣)。

通玄斯準衡禪師

姑蘇顧氏子。上堂。祖翁田地。契券分明。法王大寶。時至理彰。何煩鐘鳴鼓響。自然布彩揚輝。衡上座抖擻尿腸。實無一字可說。只得借寒山秃筍。與大眾應箇時節。驀豎拂子曰。諸仁者還會麼。耳聞不如眼見。眼見不如耳聞。且道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響。揮拂子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冶翁伯嗣)。

嘉興平湖大乘介白素禪師

勾餘應氏子。示眾。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寒岩燄發。不抱死火冰灰。枯木花開。豈定春前秋後。當時者僧待女子抱住曰。正當與麼時如何。但向他道。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設若如何若何。遂與一掌曰。這一掌須教婆子喫。示眾。舉鹽官會下主事僧見鬼使來追因緣畢。師曰。諸仁者。且道。前見鬼使追。是這僧不是這僧。後復來覓。了不可得。又向什麼處去也。于斯薦得。說甚閻羅老子。直饒三世諸佛到來。亦無下手處。倘或覓著時。將何抵對他。道道(鐵鼓音嗣)。

平湖普福曇瑞奇禪師

大用顯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曰。平地起風波。顯又問。一日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渠無生死(大用顯嗣)。

當湖芥庵道堅愷禪師

嘉興莊氏子。頌洗鉢孟曰。入戶希圖求寶珍。豈知空室淨無塵。這僧若果偷心息。悔殺從前錯上門。頌趙州勘二庵主曰。趙州收放有來由。驗盡當機不易酬。雨過青山呈舊面。幾人得意幾人愁。頌高峰枕子墮地曰。擡頭已薦拖尸句。覷面如何似未親。墮枕聲中殘夢破。開眸依舊昔時人(殊貫德嗣)。

當湖復庵石隱琳禪師

頌香林臘月火燒山曰。香林臘月火燒山。烈焰堆頭絕躋攀。多少行人赤骨力。白頭空嘆路行難。頌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曰。擊碎無明窟。掀翻五蘊山。箇中無一物。何地著慚顏。頌藥山久不陞座曰。疎枝吐玉碧岩前。匝地馨香孰可宣。忽爾狂風驟雨後。遊蜂何處著爭妍(殊貫德嗣)。

當湖復庵又新銘禪師

姑蘇席氏子。示眾。一機透脫。坐斷根塵。萬彙全彰。頭頭無礙。花街柳巷。顯向上宗乘。牧唱漁歌。得自然三昧。果能如是。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為酥酪。非為分外。其或未然。莫道庭前多是草。未曾移步草芊芊。頌南泉斬猫曰。兩堂爭取這猫兒。認影迷頭總是癡。直下一刀揮兩段。腥風匝地令無虞。頌一息不來曰。識得親時用得親。楊橋花市總分明。隨機擲地他方去。鼻孔依然搭上唇。頌興化打克賓曰。父子相逢弄爪牙。投機合拍唱胡笳。不因打出僧堂去。怎顯當年兩作家(殊貫德嗣)。

河西瀛西麓芝馥禪師

上堂。法無定相。建立由人。喝一喝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時。是個什麼。分別思量時。又是個什麼。復喝一喝曰。劍刃有路。鐵壁無門。上堂。若論漸也返常合道。若論頓也朕跡不存。於此會得。棒頭有眼明如日。於此不會。木人也解唱巴歌。祇如頓漸不立時如何。卓拄杖下座(雪厂慧嗣)。

揚州光孝魯庵詰禪師

崇明張氏子。禮越州萬壽永徹剃髮。後參光孝焯。令看無字。聞犬吠。有省。未幾印可。繼席光孝 晚參。大眾還知。歷代尊宿一箇箇。打入葛藤窩裏去也。且道山僧這般舉揚。堪作甚麼復曰。葛藤葛藤 示眾。二六時中要認真。一番提起一番新。驀然觸著娘生面。鼻孔依然搭上唇 示眾。舉女子出定話畢。師曰。若道有定可出。文殊因甚出不得。若道。無定可出。罔明因甚出得。舉拳曰。鳥宿枝頭月。飛花野岸風 天寧梅後堂。與師偕行。見舁棺過曰。還救得麼。師曰救得。梅曰。作麼生救。師曰。蒼天蒼大。梅便喝。師曰活也 頌歿岨產難曰。驚蟄纔逢煖氣狂。深林花鳥報春忙。蒼松不解隨時變。冬夏長青映草堂(旭峰焯嗣)。

岩頭慧修解禪師

問大師掛錫此山。見說多年。是否。師曰是。僧一喝。師曰。岩頭不如上座。僧又喝。師曰。上座不如岩頭。師便打。僧退(燦容義嗣)。

武清楊村報成嵩雲岱禪師

入院晚參。師豎拄杖曰。大眾看看。舊報成先師。在新報成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出廣長舌。佛法世法。盡情說去了也。新報成又說箇甚麼。既爾大眾現前。不妨應箇時節。連卓拄杖曰。大家共出聖賢心。扶起從前破沙盆。只要重新千古令。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今朝孟冬十五。祝聖鳴鐘擊鼓。山僧拽杖登堂。四眾雲臻若堵。諸方說道談禪。報成一味莽鹵。不容擬議踟躕。直截當陽薦取。虛空弩目揚眉。露柱殿前作舞。山門天王點頭。山僧未敢相許。為甚如此。從來重法有先賢。此道時人賤若土 上堂。舉古德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是甚麼物。良久曰。鶴是白。烏是黑。豐城雙寶劍。兩塊是 邠鐵(起聖仁嗣)。

陽臺秀峰真燦鏡禪師

佛成道日上堂。二千六百年前事。今日重拈一度新。雖然熱鍍然頭上。大似重添眼裏釘。祇解教人成佛去。不知迷卻許多人。如來無伎倆。夜半覩明星。直饒悟得無生法。鼻孔依然搭上唇 解制上堂。九旬趺坐在峰頭。撕結恒沙衲子仇。今日開門視霄漢。山自青兮水自悠。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道不須悟。佛不必求。因思清白傳家行。洗耳谿邊不飲牛 小參。問和尚者裏不種一畝田。不蓄一粒粟。將甚麼接待往來。師豎如意迺曰。不種一畝田。不蓄一粒粟。銅頭鍍額來。千足與萬足。何故響。不種一畝田。大地無寸土。不蓄一粒粟。世上沒饑人。以如意畫○曰。劍埋豐城光射斗。雲在青天水上瓶 問如何是秀峰境。師曰。兩岸烟霞迎古寺。一谿流水遶陽臺。曰如何境中人。師曰。閑持經卷倚松立。借問客從何處來(百拙倫嗣)。

六安佛國五嶽海禪師

西蜀順慶人。棄職出家。隱山十數年。不出世。因聞鳥聲有省。徧歷諸方。最後參文楚演於佛國。一見機契。授囑繼席。上堂。驀豎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淨掃池塘間客座。無佛處急走過。安排旗鼓開軍營。若與麼會去。不妨泥牛吼月。木馬嘶風。倘或未然。任你逞盡神通。却瞞山僧。一點不得燈籠掩口。露柱橫眉。只為無花起樣。畫虎描龍。哄得十字街頭。噎酒糟漢。稱奇說妙。辨異道同。山僧從來不敢妄通消息。今朝登師座說師法。不免一番露布。為甚如此。恐辜負現前大眾。以拂子擊香几。下座(文楚演嗣)。

湖廣麻城觀音庵幢源禪師

上堂。高登曲彙牀。籬菊正披黃。今古何同異。從教風雨狂。喝一喝曰。大家和一曲。共樂賞重陽 示眾。舉二祖立雪因緣畢。師曰。熱血淋漓濺梵天。班班赤雪壓眉尖。然雖贏得安心訣。未免娘生背不全。喝一喝(文楚演嗣)。

黃梅東禪佛源藥禪師

湖州彭氏子。上堂。驀拈拄杖曰。這一著子。五眼難窺。六通莫識。月朗星輝。公案現成。如何若何。轉見不堪 示眾。舉國師三喚侍者話畢。師曰。三呼三應最嬌聲。掇轉風帆挂別津。莫謂舌頭原在口。從來孝子諱爺名(文楚演嗣)。

六安佛國仁峰傑禪師

閩之福清林氏子。參文楚演。演問。汝從什麼處來。師曰。不從人間天上來。演曰。畢竟從什麼處來。師便喝。演曰。喝後響。師曰。更覓什麼碗。演休去。乃蒙印可。問如何是出外法。師便打。如何是脫生死法。師復打。如何是不落有無法。師亦打(文楚演嗣)。

舒州太湖和山菩提文輝嵩禪師

示眾。如春在花。非離非即。如鏡著像。非虛非實。一念純真。築太平基。縱橫自在。觸處逢緣。且道。阿誰境界。良久曰。五濁塵勞可厭離。西方淨土是歸期。直須念念光明現。便見華開七寶池(古癡言嗣)。

太湖和山菩提皎堂朗禪師

示眾。舉德山托鉢畢。師曰。毒鼓喧轟搥頂門。德山空有肚饑心。鉢盂有柄難開口。明月還將渣滓盛。喝一喝。下座 僧參。纔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為何打。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正與山僧譚不二。居然新月挂松梢(古癡言嗣)。

南嶽祝融峰頂文峰山禪師

大雪上堂。萬山水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底寒。回想數年饑餓處。令人不覺鼻頭酸(宗遠溥嗣)。

泰州定慧子厚淳禪師

參建隆[沆-几+桀]。[沆-几+桀]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打一拳。[沆-几+桀]曰。恁麼則不本分也。師禮便出。[沆-几+桀]曰。更不本分也。即呈偈曰。千里雲山見此心。聊將一掌寄禪林。我今不負風流事。寂寞孤峰日日新。復謁容德裕。問從那裏來。師曰。建隆來。裕曰。建隆老漢在麼。師曰在。裕曰。向汝道什麼。師曰。三十棒。一棒少不得。裕曰。這老漢教壞人家男女。師隨聲一掌。裕曰。未得早行。更有先到。便打(容德裕嗣)。

揚州東陵明徹沈道婆

參建隆[沆-几+桀]。看本來面目話。入堂打七。一日[沆-几+桀]落堂。婆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沆-几+桀]便打。婆曰。打便是麼。[沆-几+桀]曰。難道有兩箇。婆拜。後謁風化泰。泰問。稻割完未。婆曰。完久矣。泰曰。無事好。婆曰。饑則喫飯。寒則添衣(風化泰嗣)。

揚州寶勝轉機識禪師

山東青州人。參玉泉麒。麒問。從那裏來。師曰揚州。麒曰。見瓊花麼。師曰見。麒豎拂子曰。還見這箇麼。師曰見。麒曰還見老僧麼。師便掌曰。不可更見。麒曰。那裏學得來底。師拂袖便出。示眾。舉百丈再參因緣。頌曰。一喝當陽意氣雄。全提正令顯家風。心源妙理無生法。法法無非妙密中(萬祥麒嗣)。

江都天乘崑立端禪師

參建隆[沆-几+桀]。看父母未生前話。每痛棒。師終不領。一日洞然。偈曰。棒頭無退步。頭破血通紅。因得江南信。報與老建隆。後謁萬祥麒。機洽得法。僧問。今日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泥帶水(萬祥麒嗣)。

江都佛果弘傳廣禪師

如皋陸氏子。僧問。和尚還有為人處麼。師曰無。曰豈無方便。師曰。若有方便。非為人處。曰畢竟如何。師便打曰。不得作為人會去好(桴海濟嗣)。

真州大慈徹禪師

江西吉水人。示眾。舉文殊三處度夏畢。師曰。三番起倒不勝勞。堪笑傍觀更饒舌。不是爺貧憐子苦。從來家富小兒嬌(桴海濟嗣)。

常州化城.源傳禪師

泰興人陳氏子。示眾。舉達磨見武帝。頌曰。磁齒應牙入大梁。問渠不識好慚惶。可憐有貨無人識。只得淒涼暗渡江(弘冶清嗣)。

句容寶藏機先悟禪師

晚參。臘月三十晚。豈容話歲寒。客請歸堂去。衣單下照管。大眾。且照管底是箇甚麼。良久曰。黑 小參。丙寅丁卯鑪中火。庚辰辛巳白蠟金。收拾蒲團歸位坐。參取從前上大人。擲拂曰。低聲低聲 問狂風四起。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出門便錯。曰黑夜穿針。如何透得孔竅。師曰。白日作麼。曰兩刃交鋒。如何得分勝負。師曰。有人送你敗闕。僧喝。師便打(百拙倫嗣)。

蘭溪大呂音禪師

參祝峰松。問參學是作麼生。師便喝。松曰。如何是如子得母句。師曰。乞兒籃滿。松曰。如何是時時奉重句。師曰。我常于此切。松曰。如何是曹山孝滿句。師曰。敗楊梅折本見。穀樹子也心酸。松曰。自己且置。如何為人。師曰。看孔著楔。見病下藥。松首肯。印以偈焉(祝峰松嗣)。

吳門香嚴印日慧禪師

示眾。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師曰。瞿曇一期逞俊。只是飯飽弄筋。韶陽話行天下。要且抱薪救火。復頌曰。莫言肉臭惹蒼蠅。游刃須誇新發硎。葉落疎林堪著眼。插天齊見遠山青 頌黃龍三關曰。人人有箇生緣。受用太煞現前。夜半一窗明月。曉來滿目青山。我手何似佛手。撒土撒沙齊有。黑豆要換眼睛。憐兒何曾覺醜。我脚何似驢脚。明月清風寥廓。撲倒老賊楊岐。不見趙州略約。生緣佛手驢脚。斷貫一時穿却。已過關者是誰。黃龍也未夢著(雨平定嗣)。

京都西山崇寧大用體禪師

房山李氏子。年十五。依聖感林。隨侍十載。祝髮受具。遍參諸方。未扣法興之室。舉黃檗三頓棒。釋然契合。而記荊焉。示眾。舉教中道。若人散亂心。入於墻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驀拈拄杖曰。拄杖子聞恁麼道。早已入龍奮迅三昧去也。且道。崇寧為人。在甚麼處。擲拄杖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示眾。舉足動步。落二落三。閉目藏睛。依稀彷彿。更若動靜雙泯。又落在無事之鄉。且二六時中。合向甚處行履。喝一喝曰。截斷千差路。渠儂得自由 頌臺山婆子曰。[土*盍][土*(天/非)]堆頭起怪魁。迅雷一霹冷如灰。若非撈得水中月。到底難分炭裏煤 頌神前酒臺盤曰。江海撈乾無滴點。蚌胎吐出盡驪珠。至今古廟紙灰裏。猶有餘光爍太虛(德涵讓嗣)。

法衡成璽禪師

寶峰挑柴次。峰曰。人人長棍短棒。大似捉賊一般。侍者曰。賊在那裏。師指峰手中擔曰。贓物現在。峰曰。你是那司差役。師曰。特請和尚挑柴。峰曰。山僧不去。師曰。普請牌未肯在 頌女子出定曰。東風撩峭雪初凝。燕語鶯啼繡閣驚。白眼看他陽燄起。一枝楊柳吐芳春(宏度梁嗣)。

蠡堂舟禪師

示眾。舉雪竇一日上堂。眾纔集。乃曰。不用低頭思量。難得便下座。師曰。雪竇老漢。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傍觀者哂。當時舟上座。若見恁麼說話。便好掀倒禪床。拂袖便行。敢問大眾。且道。是低頭是思量。良久以手擘面曰。猫 示眾。舉雲門曰。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展兩手曰。且道。是放過不是放過。顧左右曰。祖師來也 頌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插足便飛騰。肝膽悉傾吐 頌女子出定曰。誰道男兒意氣賒。相將只慣摘楊花。不知身落深春裏。何必逢人把面遮 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何曾一葉去沾塵。漫言青色無高下。黃白黃兮青自青(禹風叟嗣)。

鷄鳴卉堂弘禪師

小參。僧問。觀音聖誕。龍象交參。覲面全彰。是何消息。師曰。爐內香臺前燭。曰高登法座普利人天。和尚與大士相去多少。師曰。東邊也著。西邊也著。僧禮拜。師乃曰。淨明一條杖。佛祖也不讓。虛空白汗流。人天豈可量。驀豎杖曰。會麼。拋下曰。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頌世尊拈花曰。偶爾拈花空兩眸。幾多恩怨幾多愁。人天百萬都聰俊。惟有頭陀少一籌(禹風叟嗣)。

壽州洪福智堂海禪師

解七小參。結七與解七。三七二十一。香板與燈籠。出來高作揖。共唱哩囉歌。只為分明極。眾兄弟。且道甚麼歌。嚇嚕嚇嚕。[口*悉]喇[口*悉]喇 頌女子出定曰。他若無心我便休。思唯纔涉便難酬。無端一撈乾坤轉。直得黃河水逆流 頌城東老母不欲見佛。馬瘦毛長怨草稀。通身是病藥難醫。分明報與知音者。莫向人前辨是非(禹風叟嗣)。

傳萬洪居士

頌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曰。好個丹青畫美人。淡描輕抹更精神。風流持向春園挂。到處攀花到處真 頌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他燒却曰。綠樹陰濃夏日長。西湖歌舞更清涼。薰風不礙遊人醉。一度吹來一度香(景雲叟嗣)。

兗州普濟撝謙運禪師

師途行。僧問。如何是佛。師指牛曰。黑的是牛。又指羊曰。白的是羊。曰何得戲弄。師曰。你適纔問甚麼。曰如何是佛。師曰。黑的是牛。白的是羊。僧有省 晚參。舉女子出定云云。師曰。文殊為甚出不得。因他是箇文殊。罔明為甚出得。因他是箇罔明。卓拄杖曰。世尊女子文殊罔明。總被山僧縛作一束。拋向諸人面前。倘若薦得。許汝與拄杖子。把手共行 客至上堂。茅庵僻處白雲多。古邇年來客少過。老衲自慚非佛印。二公何事到山阿。所以道。象遊獅窟。龍宿鳳巢。非其人而不能入也

。且道。將何欸待。遂卓拄杖曰。聊剪嶺霞五七片。漫烹潭月兩三甌(景雲瑞嗣)。

奉化石門毛承鳴永乾居士

頌狗子佛性無曰。狗子佛性無。籬穿直出入。解開夜光珠。三更高日紅 頌狗子佛性有曰。狗子佛性有。風狂波浪驟。凜凜莫邪鋒。千古寒光透 頌麻三觔曰。麻三觔沒秤秤。可奈人多向外尋。覷面提持猶未識。不知緘口過殘春(景雲瑞嗣)。

鎮江勝果邑峰嵩禪師

立春小參。春風來嶺畔。梅花雪裏呈。欲明今日事。須是個中人。且道。誰是個中人。驀豎拂子曰。黃金鑄就子期心 小參。大道無為。趣向即乖。大法無相。馳求即錯。不乖不錯。是名正覺。喝一喝曰。三脚驢子弄蹄行。踏斷驪龍頭上角(虛靈暹嗣)。

金陵圓通卓隱瑾禪師

頌大顛擯首座曰。盡言順水推舟。我道逆風把舵。佛法還他父子。明明錯處非錯 頌庄上喫油糍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兩個一坑埋。免教後人擬(昉崖昱嗣)。

姚江東山廣教玫石瑾禪師

午節上堂。今朝蒲劍露鋒鋌。百怪千妖瞻喪亡。一道神符光動地。諸人何不早承當。且道。承當個甚麼。驀喝一喝 頌產難因緣曰。會得日午三更打。須夜半一輪紅。半庭花影休疑月。滿院。松聲總是風(柏堂靜嗣)。

天香大半什禪師

上堂。宰樹上鴨。剗石人髮。哺瀉山半。放莊周蝶。狹路相逢。入樓子墻 為本師終七小參。七七四十九。顧影迷頭走。好肉剗成瘡。南辰為北斗。拄杖化為龍。草鞋不見口。喝一喝(漢關喻嗣)。

荊州微舒恒禪師

頌世尊覩星曰。冷坐六年無結煞。覩星剛謂道方成。累他多少痴男女。白日青天摸壁行 頌女子出定曰。那伽大定絕端倪。出入平添數不齊。邀得東風染紅紫。又隨春雨過前溪(宏度梁嗣)。

天台斧山積禪師

小參。萬慮冰銷。千峰卓立。刀斧斫不開。針錐拶不入。驀喝一喝曰。露堂堂。明歷歷。隨分隨緣。破塵破的。說甚麼東土二三。西天四七。縱有鐵額銅頭到來。也須下風站立。復喝一喝(宏度梁嗣)。

廣州西禪希燦鏡禪師

端節上堂。龜峰五月五。打破無皮鼓。嶺上賽龍舟。松筠齊下舞。大眾還知麼。白鵝潭沙角。尾菖蒲角。黍珠江水 晚參。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

妣。山僧三十年前。大似啞子食黃蓮。吞吐不得。三十年後。常於此切。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良久曰。蒼天蒼天。不是親生子。焉能哭斷腸(翠亭耀嗣)。

湖州黃龍清涼飛濤宗禪師

桐鄉縣沈氏子。小參。六月初一日。大家須委悉。暑氣漸來侵。珍重須努力。雖然一番提起一番新。謾向他人數甲乙。數甲乙轉驚惕。三伏炎光有幾時。金風倏忽暗蕭瑟。謹白參主人。切忌妄固必(竺峰緒嗣)。

潁州乾和通禪師

頌三不是曰。非心非佛亦非物。碧眼胡僧口齒缺。萬丈波濤一滴泉。十個人當九個噎。頌城東老母曰。與佛同生不欲見相逢何必手遮面。機關用盡沒來由。那覺渾身早著箭。頌疎山訪香巖話曰。險似刀山爛似泥。甜如巖蜜毒如枇。明修棧道人皆見。暗度陳倉幾個知。頌日面佛月面佛曰。日面與月面。晴空掣閃電。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虛靈暹嗣)。

寶乘月禪師

頌廣額屠兒曰。歷劫無從當下空。昂藏氣槩顯真風。頂門正眼開千古。放却屠刀入佛中(虛靈暹嗣)。

安樂髻高學禪師

頌慈明放參曰。將軍單騎破重圍。手裏金刀任意揮。只待邊庭烽火盡。歸來方可解征衣。頌隱山和尚曰。歸去青山同虎臥。洗清凡骨共仙游。一槌打碎精靈窟。不放如來浪出頭(南耕震嗣)。

廣濟橋堂建禪師

小參。斬新條令。百怪潛蹤。惡癖鉗鎚。黃金失色。新長老恁麼道。可為陸地行舟。虛空著楔。若是伶俐衲僧。自然不受人惑。直饒鐵眼銅睛。到此難窺難測。擊拂子曰。蒼天蒼天。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示眾。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珍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個消息。良久曰。夢回月色依稀曉。掩映庭前爛熳春。上堂。莖草未拄。建刹已竟。片言弗措。法說熾然。且道。正當恁麼時。誰是說者。誰是聽者。誰是住者。于此辨明。始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問如何是佛。師曰。衣豐食足。曰如何是法。師曰。防君子制小人。曰如何是僧。師曰。光剎頭淨洗鉢(禹風叟嗣)。

曲靖勝峰秋水海禪師

裝佛告成上堂。法身無相。大道離言。歷微塵而不窄。涉沙界以非寬。一莖草上現丈六金身。一實性中顯金剛正體。唱導門中猶可觀光。若在宗乘分上。豈止朝三千暮八百。暮拈拄杖曰。不用求他。目前可驗。小參。上是天。下是地。中是人。三才判然。不相紊雜。豎拂子曰。祇有這個。置之天上不得。處之地下不得。安之人中不

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測其起處不得。放下拂子曰。住住。說一丈。不如行一尺示眾。舉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岩前。後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會。師曰。夾山道出常情。法眼虛空著彩。設有人問如何是勝峰境。向他道。門前溪澗千尋瀑。屋後松杉萬疊雲。法眼若在。又不知道箇甚麼。然雖如是。要見夾山則易。要見勝峯則難。退院上堂。拈杖作×相。羅紋結角尋難見。復作十相。觸目縱橫道易親。復作此[^l*^l]相。隨處溪山全得力。復作[○@(仁二)]。從來只是箇中真。有人會此四句。不惟卷舒合轍。而且來去自由。脫或未然。山僧自道去也。以杖架肩。下座便行(野竹慧嗣)。

龍湖道林茂禪師

上堂。舍衛宗風。此地從乎下載。靈峰慧月。斯時久已沉埋。茲日宗風始振。慧月新輝。法幢建時豈無達士。良久顧左右曰。果係太平無個事。大家樂業與安邦。上堂。忤逆聞雷弗更疑。紅旗閃爍動天威。馳書未到家何在。古路碑橫孰敢窺。舉拄杖曰。眉毛地插。鼻孔天齊。亘古亘今。無變無移。蠢動含靈之命脉。森羅萬象之良基。汝等向這裏理會得麼。連卓拄杖曰。是鐵是金憑鍛鍊。猶凡猶聖聽提撕。問如何是佛。師曰。風雨連山。曰莫就是麼。師曰。切忌錯承當。僧作禮。師曰。錯錯。問二六時中以何作主。師曰。除却四威儀。別致一問來。僧擬議。師叱曰。停機注想。未脫根塵。出去。問何名般若。師以手掩其口。僧罔措。師便掌(鍵畿詮嗣)。

三韓佟明道德齋居士

參謁京都仁王旭。開示追拶既久。一夜四更忽聞墻倒。豁然無礙。遂作一偈曰。驀地墻傾倒。其聲如掣電。驚惶主人公。佛眼覷不見。一日呈偈。旭驀豎一拳曰。還覷得這箇麼。士曰。何須更見。旭曰。汝見甚麼道理。士曰。眼裏休著屑。旭曰。似則似。是則未是。一日旭。舉興化打維那話。問士曰。汝作麼生會。士曰。火煉真金不變色。旭曰。為甚。明日復罰饑飯趨出院。士曰。迅雷不及掩耳。旭便打。士曰。疑殺天下人。問掣開向上關。親見本來人。如何是本來人。士曰。你適纔從那來。曰家裏。士曰。錯過了也。問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如何是不生不滅底消息。士指庭前二牛曰。這一箇恁麼大。這一箇恁麼小。曰各人心下事。獨許自家知。士拍牛背一下曰。看這畜生(曉山旭嗣)。

山東萊州張明鑑見安居士

夙慕禪宗。無有所向。一日謁仁王旭。指示主人翁話。反覆參究。忽然有省。遂作偈曰。識得主人更是誰。就中消息自便宜。青山依舊白雲裏。地覆天翻不動伊。一日旭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汝作麼生會。士曰。也是平地風波。旭曰。畢竟拈花是何意旨。士曰。家醜無端露盡。旭震威一喝。士曰。情知和尚這一喝。旭又喝。士拂袖便出。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既是不傳。為甚要人參悟。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

。惟恐渠儂滯半途 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如何第一句。士曰。眉橫鼻直。如何第二句。士曰。開口即錯。如何第三句。士曰。照顧頂門。學人禮拜。士踏一脚曰。不可落在第二 問天理之性。人欲私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如何是一體。士曰。東洋海底鐵崑崙。曰太遠生。士喝曰。且道。這個是多少。僧纔開口。士以手掩之曰。太遠生(曉山旭嗣)。

自心融禪師

頌女子出定曰。伯牙善弄七絃琴。流水高山調轉深。一自子期點破後。空遺絃斷到如今(月山珠嗣)。

玉峰瑀禪師

頌拈花微笑曰。絲綸輕擲碧江頭。引得金鰲故戲鉤。何事空遺千載恨。蘆花明月滿漁舟 頌女子出定曰。多般做作也徒然。空使春情寄柳烟。用巧計時傷巧計。引他黃鳥恨花箋(月山珠嗣)。

西秦鞏昌紅崖智覺慧禪師

年十六歲。依本里了塵得度。受具遊方。以習苦行。稍知入處。隨假風顛。導化閭閻。後至京都。參謁法興讓。讓舉似興化擯維那話。師纔開口。讓連棒趨出。於此始盡所疑 上堂。諸佛有一說。諸祖有一訣。獨運無私。豁然自徹。喝一喝曰。且道。這一喝。是說是訣。復喝一喝曰。莫教輕漏泄 上堂。驀拈拄杖曰。看看。這箇是滄沱河邊的。卓一卓曰。這箇是太白峰頭的。復卓一卓曰。且道。這箇是那裏的。擲下拄杖曰。三日後看取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展兩手。如何是透法身事。師端嚴合掌。僧便作禮。師震威喝曰。適來你問什麼。僧擬議。師打曰。莫謗山僧好 問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下禪床扭住曰。道什麼。僧纔開口。師驀面掌曰。向這裏定奪(德涵讓嗣)。

張明宗居士

字嵩一。勵志參宗。心無異緣。後依法興讓。遂領深旨。一日讓問。近日向何處留心。士曰。一味平常。讓曰。誰得恁麼。士曰長年不出戶。讓曰。如何是不出戶的消息。士向前築。師一拳。讓曰。似則似。太粗生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士撫掌呵呵曰。會麼。曰不會。士曰。昨夜失却牛。今朝不見跡 問不涉萬緣的。還可成佛否。士曰。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曰如何是佛。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 問明知生死大事。為甚被生死所轉。士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曰不落境緣。還有徹悟否。士曰。話長神不倦。花形入簾斜(德涵讓嗣)。

揚州慈庵耕隱嘯禪師

晚參魯祖面壁。墻漚不牢。秘魔擎義。戈鋌自亂。須知慈庵門下別有長處。良久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晚參。蕭騷晚籟松釵短。突出普賢家風。游

漾春風柳線長。揭示文殊境界。且道。毗盧師法身主響。遂豎拂子曰。直饒識得不為冤。識得依前還不是(破愚智嗣)。

壽昌金牛洞映燈禪師

武昌張氏子。示眾。舉趙州勘二庵主話畢。遂豎拳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喚作拳頭得麼。水淺不是泊舟處。不喚作拳頭得麼。既總不恁麼。畢竟如何結案。乃頌曰。報言本色住山人。縱奪分明始是親。憶昔趙州行履處。從教千載屈難伸(克修挺嗣)。

魚鱗心印明禪師

小參。有見有聞。無見無聞。見而無見。聞而無聞。打開南北東西路。去來原不涉途程。喝一喝 晚參。會得一法全無。不會萬法實有。恁麼度盡眾生。果爾本來是佛。融融物化心源寂。滾滾波停定海清(大志祚嗣)。

虔州萬壽大機有禪師

上堂。羅睺鐘。禾山鼓。秘魔杖金牛舞。雖然各出手眼。未免釘椿搖櫓。召大眾曰。還知萬壽落處麼。卓拄杖曰。雲從龍風從虎 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恁麼說話。自救不了。既無人到。孰知幽遠。良久展兩手曰。待彌勒下生向汝道 問如何是大解脫場。師曰。劍樹刀山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猛虎項下繫金鈴(歧應華嗣)。

金陵靜海宣智鑑禪師

立春小參。春日萬緣吉。春風齊著力。寒氣盡催殘。陽和生八極。卓拄杖曰。杖頭點出大光明。未審衲僧瞥不瞥。若也瞥。莫把光陰等閒擲 解制上堂。始賀歲朝春。不覺又十五。報道解制辰。日輪正當午。拈起須彌椎。打動虛空鼓。放出鱉鼻蛇。吞却佛與祖。九旬雖已畢。光陰莫虛度。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撫掌呵呵云。苦頌婆子燒庵曰。鴛鴦繡出從君看。放去收來意更閒。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頌趙州訪二菴主曰。鶯啼兩岸弄春晴。兩岸春晴物物明。一曲是含陽雪調。遊人頓使動鄉情(南愚玠嗣)。

永慶子雍如禪師

小參。揮拂子曰。參尋箇事不尋常。爐火通紅煉鍊鋼。覷破一星空大地。更須換骨與抽腸。好分菽麥。還辨奴郎。現前諸兄弟。切忌亂承當。揮拂子下座 小參。道得放參句。山僧與你一箇枕頭。道不得。亦與你一箇枕頭。且道。利害在甚麼處。眾無語。師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古律範嗣)。

景州天寧三空善禪師

立秋上堂。秋螢一點雨中飛。謝傅林亭暑氣微。新水亂侵青草路。好風輕透白練衣。大眾。這箇喚作祖師機。喚作向上意。以手拍禪床曰。切忌切忌 上堂。高提祖印。坐據寰宇。萬里無雲。光輝匝地。只如現前俱是真實人。為甚覷他不見。喝一喝曰。眨起眉毛。早已錯過 上堂。柳[木*栗]橫拈無甚巧。收來放去活如龍。靈利漢莫

矇矓。觸著管教立下風 問連朝瑞雪。地凍天寒。且道。還有祖師西來意麼。師曰。鼻頭凍裂 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摸著枕头不是手。曰某甲不會。師曰。何似床頭鼠盜金(德涵讓嗣)。

清河極樂四維鑑禪師

上堂。閉門打坐接上上機。顧鑑頻伸。曲為中下。不落問答又作麼生。良久曰。野色若無山隔斷。月光原與水相連 上堂。若道有法說。眼中重著屑。若道無法說。拔出腦後楔。二邊俱坐斷。中間亦打徹。石笋抽條。梅花鬪雪。塵說剎說。且道是箇甚麼時節。以拂子點三點。擲拂下座 上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僧禮拜。師便打。乃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放出西河獅。咬殺南山虎。梅瘦添雪肥。竹稀倩煙補。杜禪和休莽鹵。若還收得返魂香。方可來搥塗毒鼓。喝一喝下座(雪兆性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瑞安本寂雲蔭德禪師

問既是無縫塔。因甚又用灰泥。師曰。爭奈者一問何 僧聞牛鳴問。者是甚麼聲
師曰。是佛聲。曰因甚墮到這裏。師曰。蒼天蒼天 示眾。舉舍利弗入城公案畢。乃
曰。舍利弗纔起思惟。却被月上女看破。直至如今。身入荒草 示眾。舉女子出定話
畢。乃曰。文殊放去太賒。罔明收來太速。帶累瞿曇。女子通身泥水(紫芝有嗣)。

瑞安雙貞尼通禮敬禪師

姓陳。係林眉聲堂孀也。矢節焚修。眉聲令參。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
。恁麼會又爭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猶較些子。久之未有所入
。偶閱冰輪道者柏樹子頌有省。上寶寧求證紫芝有。有曰。祇如趙州道狗子佛住無。
又作麼生。師曰。謝和尚證明。有曰。既是無。又證明甚麼。師曰。惟人自肯乃方親
。有曰。汝猶未徹在。師禮拜便出 康熙庚午二月二十日。對眾說偈坐脫(紫芝有嗣)。

山西蒲州萬固文源燦禪師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莫謂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拄杖七尺二。拂子二尺五
上堂。搥砂點眼不蒙便瞎。救火送薪有甚奇特。喚作是佛眼見空花。不喚是佛不可
少他。聖名凡號打瓦鑽龜作麼。喝一喝曰。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點首(奇然
□嗣)。

太平青山竺菴瑞禪師

示眾。城子埂項王橋。等閒踏著兩頭搖。不是山前溪水秀。有錢難買白雲高 元
宵晚參。今宵正月半。走馬燈似鑽。說與諸人知。轉眼時光換。以杖卓一卓。顧左右
曰。看看 示眾年來無所悅。高臥白雲堂。雨過松山翠。風來竹戶涼。頭頭非取捨。
物物本全彰。有問西來意。庭前梔子香(芝山觀嗣)。

潭州石霜憨峰聞慧禪師

上堂。一見一切見。天地日月。萬象森羅。一明一切明。春榮夏茂。秋肅冬寒。
喚作佛祖心。墮坑落塹。不喚作佛祖心。斬頭覓活。畢竟如何是透脫一路。崔有九皋

纔舉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秋風涼秋空碧。秋水清秋山寂。秋雁飛秋蟲泣。秋樹凋秋葉赤。且道。衲僧分上。明得甚麼邊事。迢迢十萬里西來。親對梁皇道不識 丈寺田上堂。若論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從來授受。契券分明。其奈自暴自殘。癡狂外邊。以致拋荒失業。跨[跳-兆+屏]孤苦。幸我聖主神明。清其界。理其業。前至萬歲橋一百畝晚田後至白米倉二十畝荒田。左至金銀庫四十畝早田。右至芭蕉冲三十畝中田。遠近方圓。荒熟共三百餘畝。徑以丈尺。廣以分寸。科以升合。派以毫釐。誰敢隱瞞些子。山僧幸獲觀光。忍俊不禁。將原本契書。乘時拈出分。付諸人去也。卓拄杖曰。還委悉麼。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問疋馬單鎗。請師相見。師曰。降將不斬 問佛度一切眾生。因甚見殺不救。師曰。情知你命根不肯斷 問學人發疑情不起。求和尚開示。師舉竹篋曰。喚作竹篋。入地獄如箭射。僧擬議。師直打出方丈 頌殃嶮產難話曰。虎伸腰處風生谷。鶴側身時月到廊。眉底若無宗正眼。回頭只見碧天長 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曰。紅爛熳撥不開。探芳遊子去還來。不知已泄春多少。猶向鷓鴣啼處猜(碧眼開嗣)。

瀏水鳳翔唱宗來鑑禪師

僧問。曾子曰唯。黃蘗無師。且道。是一是二。師曰。上大人可知禮也。曰恁麼則儒釋分明去也。師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碧眼開嗣)。

潭州石霜大用來珍禪師

侍石霜開最久。開一日入堂問。諸禪德。還見山僧心肝五臟麼。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開曰。汝分上道將一句來。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開。又問。鳳翔峰今日為甚點頭。師曰。某甲徹也。開領之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悲千眼看不見。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八臂那吒道不出。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月明簷外一輪圓(碧眼開嗣)。

長沙霜華楚芝來悟禪師

僧問。如何是霜華境。師曰。一夜雷遷塔一座。至今何處不傳聞。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八百高賢同聚首。馨香不但楚王城。曰人境且蒙師拈出。格外元機又若何。師曰。不可節外更生枝 示眾。恒沙諸佛體本元同。我及眾生同一性命。蟻螟眼裏四大海。當陽看取。蝦蟆脚下五須彌。端的分明。召大眾曰。會麼。為汝保任。終不虛也。喝一喝(碧眼開嗣)。

瀏陽石霜潤月來仁禪師

石霜開命入侍寮。行藏骨格有異人處。一日開問。汝有古人之氣。不知心行若何。師曰。和尚何得打作兩橛。開曰。也要看過始得。開又問。破沙盆汝能扶起否。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開領之 小參。法是大法。寶為大寶。所謂法王之寶不虛妄也。汝諸禪德。能見法王大寶麼。若道見也不是。若道不見也不是。

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碧眼開嗣)。

新寧草菴佛言來經禪師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畢。乃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不落不昧。絕疎絕親。長安市上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真。師一日同眾挑土。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頭上塊。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日曬(雪舂中嗣)。

宜興法華嗣嶽來燈禪師

示眾。僧問如何是湖山境。師曰。畫不成描不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推不開約不散。曰如何是湖山佛法。師曰。海口難宣。乃曰。湖山境有眼者見。境中人覲面難藏。將謂佛法別有。未免墮坑落塹(雪舂中嗣)。

漢陽大湖道務來勝禪師

示眾。靈雲被桃花。瞎却一雙眼。我輩諸兄弟。休以物所轉。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雪舂中嗣)。

城步玉屏野雲禪師

僧問。十字縱橫如時何。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曰穩坐家堂時如何。師曰。恭惟起居萬福。小參。卓拄杖曰。道得棒下死。道不得棒下死。諸兄弟試道看。眾不出。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便歸方丈(石舂萃嗣)。

城步大悲含舒來詠禪師

示眾。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且道。夜叉羅剎鬼子母阿修羅眼。在甚麼處。這裏分割得出。可謂了事衲僧。其或未然。山僧罪過(石舂萃嗣)。

杭州仁王梅璞來育禪師

示眾。錐頭利。鑿頭方。明歷歷。絕商量。昨夜三更月到(子愚玄嗣)。

東安鳳山非石來瑄禪師

僧問。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識法者懼。曰恁麼則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師曰。大唐國裏有幾人。示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山不是山。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水不是水。月明照見夜行人。萬里山河圓一鏡(破有宣嗣)。

武岡觀音再履來崑禪師

示眾。殃嶺持盃。婦人產難。覲面相逢。棒打不散。示眾。卓拄杖一下曰。大眾見麼。又喝一喝曰。大眾聞麼。若也聞見分明。不必東撈西摸。其或未然。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鐵輪熨嗣)。

鼎州護國決菴玉禪師

頌女子出定曰。嶺南鸚鵡亂啼時。價重聲高覓所知。古調曲中音韻遠。誰能會取絕思唯。頌乾闥婆王奏樂曰。幽禽三四聲。喚醒佳人夢。有意不堪聞。靜把絲桐弄(天

機舜嗣)。

鼎州陽山楞嚴莖草勝林禪師

頌洞山麻三觔曰。如如是佛麻三觔。纏縛往來多少人。任是大悲千手眼。至今不識定盤星 頌雲門對一說曰。鳥語春深啼杜鵑。一聲遙送百花天。殘紅墜地難迴復。夏日陰濃馬不前(枕石徹嗣)。

京口夾山乾彰緝禪師

示眾。一二三四五六七。顛倒眾生空見識。七六五四三二一。大地山河黑漆漆。個中數目甚分明。具眼衲僧須辨的。若辨的。虎齧大蟲。蛇吞鱉鼻 示眾。昨夜三更。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即是拄杖子。拄杖子即是山河大地。汝等諸人。在甚處安身立命。卓拄杖。喝一喝曰。漆桶不快。歸堂努力 頌無夢無想主人公話曰。長江千古自流東。萬里無雲印碧空。夜靜水寒人睡穩。蘆花深處一燈紅(辯海言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八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八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磬山下)

潭州石霜冶漚澄禪師

上堂。聞聲悟道。承虛接響。見色明心。金沙翳眼。[祝/土]破脚指。了沒交涉。扭住鼻頭。錯過了也者隊無面目漢。不是石霜壓良為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解制。小參。制無結解。而人自生結解。道無悟迷。而人自生悟迷。穿衣喫飯。本來成現。行住坐臥。覲體堂堂。何用三條椽下七尺單前。瞠眉努目。晝三夜三。堪什麼事。逗到伎窮倆盡。依舊緊捎草鞵。三千里外逢人。但不得道從石霜來。何故。你不識山僧。山僧不識你。有什麼交涉 上堂。西風急桂子香。西來祖意絕囊藏。咄。兔徑非大象之所游。鷄粟豈鳳凰之啗啄。便下座 示眾。青山青白雪白。一夜朔風寒。瀟湯連底結。別別。乾坤萬里一條鐵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厲聲曰。是什麼人。僧擬對。師打出 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自己本來面目。師曰。青山夾亂流(碧眼開嗣)。

趙州古觀音院禪林意禪師

秉拂小參。曰者磯頭截眾流。今借坐展釣鈎。眾中有衝浪錦鱗。不妨出來游泳看。左右顧視曰。有麼有麼。雨花峩禪師問。趙州古佛刹。庭前祖意猶存。臨濟滹沱邊。座上元風廣博。請問法兄。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目前無老兄。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座上有禪林。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趙州路滑。難以著脚。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夾路梅開。偏逢驛使。進曰。料簡已聞其詳。利生之事若何。師曰。焉辭拖泥帶水。進曰。與麼則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師

曰。賴兄證盟。首山禪師問。滄沱一滴即不問。如何是機前一句。師良久曰。會麼。進曰。如何是語後一句。師曰。切忌鑽龜打瓦。進曰。劫外頓然消息斷。知音知外更誰知。師曰。首上座真名持戒。乃曰。雙睛覷透齊秦月。隻杖卓餘燕趙雲。教管律鈴渾厭掇。誰知又打宗門叢。驀以拂子畫○相曰。若論者箇大鼓。堂上老人恒常搥擊。音韻清雅令人樂聞。而現前諸昆季。無不耳之稔矣。又奚俟意上座今日之續嚮乎哉。但承慈命。不得不一接拍耳。遂震聲一喝曰。只此一通。非漁陽可該。豈三臺能收。惟要當人從大火聚中翻身。千尋海底著脚。然後具得一副。揩毒蛇頭上癢。奪餓虎口邊食底手段。始敢當軒擲動。不惟直教尋言逐句。穿鑿卜度者。藏竄無地。即久參上士。多智賢明。亦乃側耳悚聽。咦。妙應羣機即且置。親承記荊一句作麼生。諦審高風此日韻。菲躬慚愧繼芳猷。連喝兩喝。下座(雪山祥嗣)。

北京龍泉曉愚講禪師

登州程氏子。投法源髡髮。示參萬法歸一話。詣憫忠受具。每提話頭。懵無所趣。乃束裝至羅那延窟。一晚危坐。忘所以。忽聞風吹松清梵入耳。汗流溼衣。疑慮俱失。乃南下。至浙之柏山青州大覺。末覲法源玉。玉問。善財參徧處。為甚黑豆未生芽。師曰。若生芽則禍事玉。曰用。南詢作麼師。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玉曰。別峰相見有什麼事。師曰。大似重栽眼上眉。玉曰。放子三十棒。師禮拜。巾侍十稔。乃得微旨(寶如玉嗣)。

登州法源仁山能禪師

本郡焦氏子。從法源玉芟染。任勞不息。暇則焚禮。感大士現相。白玉。玉命參萬法歸一。一夜見佛燈光燄騰空有省。呈玉。玉適送亡僧歸。便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鼻孔朝天。曰因什麼顛倒。師曰。正是他放身命處。曰大家燒作一堆灰。什麼處相見。師曰。安南地暖。塞北天寒。源異之。命理院事。即成叢林。玉問。法源一舖功德成禱否。師曰。何須片雪點紅爐。玉曰。果圓成否。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玉曰。脚跟下道句看。師曰。怎敢勞煩和。尚便禮拜。玉領之。命繼席法源(寶如玉嗣)。

儀真地藏具函廣禪師

揚州陳氏子。初參許村虎餘。命看一歸何處話。歷三載未脫膺礙。次詣慈雲。參大覺瑋。再謁嘯堂。予於安化入室次。予問一歸何處。師曰。西山高絕頂。一望四無垠。予卓杖曰。向者裏道句看。師喝。予便打。師擬議。予又打。師豁然禮拜。予領之。舉東墟野翁禪師。參天目。目曰。子以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懼哉。翁于言下豁然。師頌曰。父子相逢話正長。夜深秋月照人涼。說盡當年辛苦事。一度傷思一斷腸(嘯堂予嗣)。

○○○○○○○○禪師

餘姚陸氏子。投智顯披剝。禮白馬忍得戒。示眾竹篋子話。後參諸方。觸石遭跌有省。口忽曰。虛空粉碎渺無霞。祇恨從前入路差。今日始知無一物。西村元是舊親家。甲戌禮臺山。至都中。謁安化賢。賢問那裏來。師曰楊關。賢曰。甚麼物與麼來。師曰。蘇州有常州有。賢曰。這樣滯貨。師曰。滯即且止。請和尚定價。賢曰。也少三十棒不得。師曰。和尚太煞婆心。便出入室。一日賢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點即不到。賢曰。罔明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到即不點。賢高聲曰。女子聾。師便作女人拜曰。和尚萬福。賢頷之。

金華華藏藥海孟禪師

姓蔣。浦江人。投湖山庵妙吉落髮。嘗習坐禪。北參天龍中。值妙雲雄。請禪要工夫。雄命看萬法歸一話。自謂有契入。一日中問。妙老人與你道甚麼。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中打曰。者念篇章漢。有甚了期。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中擲杖曰。我即不打。你試親切道句看。師曰。乞和尚拽起某甲著。中即拽起。師便與一掌。中呵呵大笑。師禮拜。中肯之(致和中嗣)。

天津水月殊庵定禪師

餘姚劉氏子。禮摩竭剝染。詣京巖淨圓具。後參慧林光。令看萬法歸一話。刻責自究。久無所入。偶過村落。聞砧杵聲有省。歸呈所見。光曰。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水向東流。光曰。一歸何處。師曰。大家在者裏。光曰。親切處道一句看。師禮拜。光曰。放汝三十棒。晚參。驀召師問曰。三藏十二部俱是佛說。忽翹一足曰。且道者是誰說。師曰。請和尚尊重。光頷之。後以偈付之(慧林光嗣)。

杭州慈庵涵靜振禪師

桐鄉宋氏子。禮以仁薙染。北遊天津。謁慧林光。於大悲令參三不是話。刻究無所入。一夕經行擡頭。覩飛星有省。趨方丈。光問。不是心佛物。畢竟是個什麼。師曰。拄杖長七尺。曰那裏得者箇消息。師便喝。光便打。師曰。和尚婆心太煞。光休去。入室次。光曰。昨日風今日雨。是何意旨。師曰。穿破鐵牛鼻孔。光曰。為什拄杖子吞却乾坤。師便喝。光打曰。者一棒聾。師曰。恩大難酬。光頷之(慧林光嗣)。

北京茶蓬忍僊詰禪師

金陵湯氏子。幼而穎慧知有向上事辭。親依聖感圓。初脫白。禮覺胤受具。參遼村。命看父母未生前話。聞風折樹聲有省。入室呈解。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堤邊柳色含烟綠。陌上桃花映日紅。曰未在更道。師曰。記得當年相識處。回頭又見月華新。曰什處學來底。師拂袖便出。參弘覺恣于平陽。恣問。那裏來。師曰。茗溪東雪水西。曰為什走兩條路。師曰。也要和尚疑著。曰我道你不從茗雪來。師曰。請和尚道。曰汝從水灣灣山凸凸處來。師曰大好。平陽曰。汝還見虎麼。師作怕勢。曰且

照顧性命。師便作虎聲。恣謂客司曰。領者僧參堂去。參靈機觀。觀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師便喝。觀曰。者一喝落在甚處。師又喝。觀打曰。少者棒不得。最後見蕪湖福嚴輪。師資機契。執侍五載。得受印記 掩關小參。萬法本閒。為人自開。真智圓明。情生性隔。若欲本源清徹。性體淵弘。必須靜極光通。自然造車含轍。千江有水。星月皆含。萬里無雲。純清絕點。了亦無可了。得亦無可得。正恁麼時。且道。如何即是。乃拽杖入關云。一輪杲日當空照。萬象森羅影現中。喝一喝(鞠庵輪嗣)。

泰州藏經石浪口禪師

上堂。舉天巖啟小參云。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鳥大如山。魚大如海。人却不信。父少於子。弟長於兄。人却不信。明星午現。紅輪夜照。人却不信。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說。海月不信。海月不信。諸人不信。且道。是同是別。顧左右云。畢竟作麼生。復云。參卮庵純曰。魚游松頂。鶴宿波瀾。倒騎鐵馬直上青天。一曲豪歌聲落幽玄。耳聞不會。眼聽始全。諸人不信。海月難圓。海月不信。諸人高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豈其為然。復云。參師頌曰。[車*袞][車*袞]通紅鐵一團。週遭宛轉絕躋攀。和烟拋入青霄外。三眼摩醯未許看(卮庵純嗣)。

義水語崎梅徹禪師

本邑人。參宜林能。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之。一日能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師不能對。遭能痛棒。師曰。乞和尚寬容。能又問。師擬對。能又打。師冰釋所疑。乃禮拜曰。和尚恩逾父母。能曰。汝見個甚麼恁麼道。師曰。金剛手裏八輪棒。能曰。未在更道。師便喝。能領之 舉天則能。參龍池微。微舉扇曰。會麼。能曰。不會。曰為什不會。能曰。非我境界。曰汝何處來。能曰湖廣。曰黃梅佛法如何。能曰。夜半付盧能。泥牛歸雪嶺。曰即今事作麼生。能曰。和尚道個甚麼。微便喝。能曰。老作家。師頌曰。江國春闌風信幽。漁翁把釣曲江頭。一聲笛奏千林曉。破浪金鱗撒斷鈎(天則能嗣)。

長沙印宗奇禪師

初參劍叟有悟入。晚謁石源雲于石門。深悉微旨 上堂。舉山鐸在。參金明進問。不是心佛物。是個什麼。在曰露。曰昨日有人恁麼道。趁出了也。在曰。要打便打。說什昨日。隨聲便掌。進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在擬進語。進便打。復擬進語。進又打。在豁然契證。師頌曰。歷徧千峰與萬峰。白雲深處見羚羊。翻身直上最高頂。激電驅雷縱遠鴻(石源雲嗣)。

黃安獨山微塵盛禪師

本邑人。歷參尊宿。晚謁石源雲于龍興。得受記荊 小參。舉聞谷印。問南明廣。了即業障本來空。為甚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廣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廣曰。本來空。曰為什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廣曰。本來空。師頌曰。柳汀斜對野人牕。零

落衰條伴曉江。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石源雲嗣)。

英麓興福穎載易禪師

蘄水人。禮黃尖欽剝落受具。參柏樹子話。一日斫柴傷指有省。呈欽。欽曰。柏樹子聾。師曰。血淋淋的。欽頷之。舉方山寶。凡見僧入室。概豎拂子曰。是甚麼。僧擬議。直打出。二十年少有契其機者。石門雲曰。祇如師僧家識得拂子。又作麼生。良久彈指一下。金明旭曰。識得拂子。買草鞋行脚。師曰。古人門庭恁麼施設。近時惟恐蟻不解腥。蠅不來臭。可不歎息(等輝欽嗣)。

建寧真如餘力恒禪師

建陽陳氏子。禮浪雲脫白。嘗請益穎素鑿。鑿曰。出家學道。非小根劣志可趨向也。師曰。如何即是。鑿曰。汝但一切善惡都莫計意。單提個無字。全身靠定。如一把金剛王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久久自然瞞你不得。師于是刻究。雖執勞任重。未嘗放過。一日晦嶽旭至普明。索從上遺稿。師朝夕請益。旭問。還我無字意來。師曰。無本無意。曰既無意。誰來請益師于言下有省。便禮拜。旭然之。舉希覺銳參時現曇。曇問上座年多少。銳曰與虛空同生。曰還有人相伴麼。銳曰從來不借他人力。曰如何是汝自己力。銳便擲。曇曰者漢恁麼那。師頌曰。紀年多少。同空生日。是誰相伴。不借他力。等閒輕撥著。迎風劈。箭急。凜凜威風。山崩海立(晦岳旭嗣)。

浦城龍珍天秀潤禪師

本郡人。卅歲禮龍珍胤披緇。謁鼓山賢受具。隨胤參鳳山曇。命看柏話子話。一日值曇自携水。師擬接。曇伸手曰。還我話頭來。師曰。待某甲淨脚了。向和尚道。曇曰。即今事作麼生。師便喝。曇曰。甚麼學來底。師又喝。曇擬掌。師携水便行。曇曰。却也有些衲僧氣息。師曰。也要和尚著一驚。曇器之。後胤受曇印記。命師理院事二十載。看法華次。胤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胤曰。子又作麼生。師以兩手作托呈勢。胤曰。錯會也。師便喝。胤曰。還更有麼。師作禮三拜。珍重而出。胤喚監院。師回首。胤曰。山僧亦有一大事因緣。要汝提掇。他日向鑊頭邊。覓得一個半個續佛慧命。不負先人之念。吾願足矣付。偈印焉(覺圓胤嗣)。

北京千佛普韻法禪師

濟寧鬱氏子。造淮城。投靜然披緇。抵京謁雲光受具。閱禪燈如夙習。參廣嗣杲。命看三不是話。力究累年。一日聞僧誦風鈴偈曰。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豁然冰泮。即見檀度。次謁大悲。深領提誨。復造普慧哺。哺命典藏。一日哺問。黃檗打臨濟意作麼生。師曰。金將火試。哺曰。為甚向大愚肋下還拳。師曰。者裏失錢。那裏拔本。哺曰。當時得大愚力。何以承嗣黃檗。師曰。冤有頭債有主。哺曰。放汝三十棒。師禮三拜。哺契之。乃付以偈(天乳哺嗣)。

臨清大悲穎謙津禪師

本郡赫氏子。投靈鷲祝髮。請益妙雲雄指示禪要。命看三不是話。夙夜刻究不怠。一日挑水灌園。忽箍爆桶落。豁然有省。詣方丈呈解。雲叱之曰。此不過暫時現量。非為究竟。師擬伸問。雄亂棒打出。遂徧扣名宿。末後參天癡善。善曰。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汝眉毛長多少。師曰。與和尚一般。善曰。真個那。師震威一喝。善曰。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麼生會。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善曰。恁麼會又怎得。師又喝。善打曰。參堂去。執侍五載。善印以偈(天癡善嗣)。

惠州圓通玉巖弘禪師

鎮江人。上堂。舉法眼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淨居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子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師曰。二大老分疆列界各顯家風則不無。若是開人眼目。斷人命根。要且未在。圓通即不如是。拈拄杖召眾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豎起拄杖曰。是甚麼旋風。一齊打散。擲杖于地。呵呵大笑歸方丈(潛夫峻嗣)。

荊州天龍可藏用禪師

參普光峻。峻問。何處來。師曰。請師鑑。峻曰。者尿床鬼子。拈棒便打。師曰。早知和尚有此機要。峻又打。師曰。某甲過在甚處。峻曰墮也。師豁然便禮拜曰。若不親見和尚。幾被諸方賺悟一生。峻然之。執侍數載。峻付以偈 示眾。拈拄杖云。者個不得喚作拄杖。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射。復以拄杖召眾曰。者箇端是拄杖。若不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如何即得。便下座 上堂。舉高峰云。三十年來。合得一服快活無憂散。其藥雖微。其功極大。不問佛病祖病心病禪病凡病聖病是病非病生病死病。除禪和子一種毛病之外。聞者見者莫不靈驗。師曰。者服快活散。雖則神妙。不過有三年之艾。能灸七年之病。若是膏肓之疾。未免束手傍觀。天龍也有個單方。不假造作。其功莫有逾者。佛病祖病。以至生病死病。且置一邊。專治禪和子一種毛病。見者聞者喪却性命。且道是什麼藥頭。響。神農不敢嘗(潛夫峻嗣)。

崑山王全信居士

本邑人。知有宗門事。嘗自究竟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遇遜叟開示數語。深明一貫之理。一日呈偈讀雪子曰。尋常日用本非他。物物頭頭事豈蹉。信手拈來無剩法。只將一著定誦訛。讀雪閱畢。問如何是你日用一著。士豎起拳。讀雪曰。放下著。士舒掌曰。不可弄巧成拙。讀雪曰。去此二途道一句看。士便喝。住曰再喝看。士曰。那更矢上加尖。讀雪便打。自是嘗灸左右。讀雪印偈曰。祖師鐵牛機。克振在機先。我今斯付汝。宗風播大千(讀雪章嗣)。

荊州盤山位與寶禪師

宛平卞氏子。初謁興隆。示竹篋話。刻究忘倦。及參大悲則。苦切倍常。偶過瀛海。聞潮聲有省。則問。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汝如何會。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則稱善。乃命依吉庵貞。貞問。如何是入門句。師曰。恰值金吾不禁。貞拈杖橫按曰。怎柰者箇何。師曰。和尚婆心太切。貞豎杖曰。轉身一句又作麼生。師作禮曰。成寶禮拜有分。貞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師約住一掌曰。要打便打。說甚別時。貞拓開曰。不啻汝到恁麼地。師作噓噓聲。自是執巾五載。漸悉妙理。後承印記(聖蓮貞嗣)。

黃梅萬緣法禪師

吉安人。從銳剝落。叩天峰有悟入。峰仍命見銳。銳每示鉗錘。師無難色。一日銳命入室。問無字公案。凡十三語。銳不加諾。師曰。和尚莫強壓人好。銳曰。不道汝不會。怎柰禪太多。師佇思點首便禮拜。銳曰。子見何道理乃爾。師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銳可之(鈍峰銳嗣)。

黃陂彌陀憨若印禪師

荊州萬氏子。隨父禮雲谷脫白。稟戒於揚州天寧。受學於匡山紫淵。徧參諸老。俱有機語。未造金明。值旭搬瓦次。旭拈瓦示眾曰。一大藏教只說者箇。師進前亦拈一片瓦曰。一大藏教不說者箇。旭曰。說與不說只消一文錢。師曰。半文亦不值。旭曰。山僧今日折本也。師微笑。旭深器之。命克侍司。前後九載。旭以偈印焉(金明旭嗣)。

漢陽三河一葦蓮禪師

本郡人。齠年薙染。志慕禪宗。禮演受具。求開示。令看一歸話。三載精勤不怠。七期演落堂問。一歸何處。師面赤不能對。演扭師鼻曰。者畜生。在此多時尚使不得耶。師負痛失聲。演曰。却甚親切。師聞而汗出。覺身與空等。便禮拜。演曰。何不道一句。師曰。天寒滴凍。請和尚暖室裏坐。演便休。命師書狀。師雖得悟。日夜猶勤。刻究彌切。演印以偈。師乃問。只如燈燈不息時如何。演曰。大似瞎驢趁隊走。師曰。謝師答話。演打七棒趁出(東林演嗣)。

黃安得得雲峰定禪師

本邑人。嘗聞僧談及禪理。師喜不自勝。因造大聖稟戒。值演與胡心維盤桓。如忘忽記。即進前禮拜曰。和尚與居士所言何事。演曰。非汝境界。師曰。已被學人看破也。演拈竹篋曰。看得者箇破麼。師奪得擲之便出。演語士曰。此子莫參禪麼。士相與稱奇。後命師入室。問子曾參那箇知識。師曰。大聖和尚。演拈杖打曰。者掠虛頭漢。來誑老僧那。師曰。却是拄杖子記得。演乃喝曰。不是者箇道理。遂命看柏樹子話。師擬祇對。演打曰。開口即錯。出去。師亦知其意。後演印之以偈(東林演嗣)。

普應尼蘊古宗禪師

上堂。天空海濶。月白風清。在處漁樵起舞。隨方物類生歡。新普應怎。敢違時失候。千差萬別。向者裏一齊坐斷。迴絕諂訛。踏開生佛頂[寧*頁]。揭露須彌腦蓋。大眾且道。神通耶法爾耶。恁麼會得。盡十方世界。總不出我者裏。若是門庭施設。也要另出隻手。以拂子畫○曰。心燈焰焰傳芳遠。一點無私徹古今 小參。洪鐘在架。有扣則鳴。寶鏡當臺。有來則現。諸大德。各各本有一段光明。用無窮取無竭。灼然一切處不昧著。明鏡洪鏡無二無別。自是汝不薦。蓋為妄執塵勞分別影事。汨沒生死。浮沉苦海。被根境縛著。累劫難脫。諸人要會直下便會。有什麼相隔處。如不爾者。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把身心打疊。得乾乾淨淨。仔細諦審。看是什麼物。者裏翻得身轉。一點也瞞你不得。方知吾不汝欺。還有麼。良久曰。把手勸君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寶如玉嗣)。

徑山千指蘭谷邃禪師

頌青州布衫曰。巧樣裁成恰稱身。非長非短覺相親。尋常不浣春江水。日炙風吹豈染塵(悟松裕嗣)。

金陵普濟宗鏡徹禪師

晚參。石頭城下。燕子磯頭。長江浪湧。烟雨空濛。諸佛機祖師意。分明揭露。亘古彌今本無變遷。若能覲面會去。便可歸家穩坐。何須歷徧百城。奚用闔門彈指。薰豎拂子曰。大眾還見麼。復擲拂曰。切忌換却眼睛(閩谷悟嗣)。

安州法雲天機徹禪師

閩中泉州林氏子。弱冠薙髮於汴州相國寺。遍歷諸方。末侍祝峰善。乃蒙印可。繼席。示眾。法。無定相。遇緣即宗。道本無言。因言而顯。所以三際求而罔得。二諦推而莫知。無相無名。不可測其深廣。無依無住。不可察其指蹤。到者裏。須知有透脫一路始得。卓拄杖曰。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喝一喝 示眾。拈拄杖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卓一卓曰。惟有一乘法。無二一無三。於此透得明得。一大藏教盡是拭瘡膿故紙。良久曰。還會麼。三脚驢兒弄蹄行。踏碎乾坤無寸土。塢於普照寺之北隅(祝峯善嗣)。

隨州水南徵宗省禪師

參祝峯善。善曰。年多少。師曰。三十六。善曰。水牯牛多少。師曰兩個。善頷之 上堂。祖庭傾頹已多春。四至分明記不親。雨傘撐開新世界。犁耙耕轉舊乾坤。卓拄杖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祝峯善嗣)。

漢陽三河一葦蓮禪師

初參護國。不契。遂徧歷叢林。末造大聖演。纔入門。演拈杖卓一下曰。拄杖子[跳-兆+亨]跳。師曰。和尚莫探頭如。演便打。師曰。學人過在甚處。演曰。好惡也

不識。師不領。演置杖曰。上座不必忙。曾有諦當處。不妨舉似為你證據。師歷舉所得機緣。演曰。者總是心意卜度得底。祇趙州道個無。你作麼生會。師茫然。演曰。且去別時來。師出門次。演驀喚上座。師回首。演曰。是甚麼。師於此有省。便禮拜。演曰。何不道道。師曰。一雙青白眼。那更著泥沙。演曰。還我無字來。師曰。雙城驛前官馬路。行人幾個不辛酸。演曰。走殺闍黎。師曰。步步不沾塵。演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後印以偈(耳觀演嗣)。

黃安得庵雲峯定禪師

本邑程氏子。依雪居髡染。詣大聖獲戒。請益工夫。演命參一歸話。二載。一日覩山水瀑發波浪洶湧。忽有所入。呈演。演曰。一歸何處。師曰。山頭翻白浪。海底起紅塵。演曰。是見若受。即成障隔。師曰。如何即是。演痛棒打出。掩却門。壁立塔前半嚮。忽有人問牛在那裏。有僧答曰。就在者裏。師聞之頓釋前解。疾趨扣方丈。演曰誰。師曰。不是別人。演開門。師禮拜。演然之(耳觀演嗣)。

嘉興敬畏韞石琳禪師

海鹽陸氏子。從雪介刳度。禮晦岳旭於三壩圓戒。命看一歸話。次入楚徧參。旋歷匡廬俱不契。再見旭。旭數回盤詰。應對頗捷。移時。旭喚師曰。從前三則語。盡是躲跟。未到實地。今日快快供說。不然打你疾死。師赧然擬對。旭便打。師又擬對。旭又打。師茫無措。旭連棒打曰。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頓有省。乃禮拜曰。全琳今日始知和尚一片婆心。碎身難報。旭可之。示眾。舉楞嚴曰。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畫樓春色最嬌華。逞盡風流與莫遮。試向清波手畫月。冰容難並玉容嘉。頌南泉刈茅僧問南泉路因緣曰。踏巘梯雲欲學仙。不知身在葛洪前。一壺妙藥都傾與。稚子猶然問洞天(晦岳旭嗣)。

嘉興在闍本禪師

本邑洪氏子。幼出塵。禮同岑燈圓具。造金明求指示。旭曰。本無建立。指示個甚麼。師曰。弟子愚頑。乞師慈誨。旭舉趙州無字。命師參究。無虛日。偶聞車水聲有省。述偈曰。趙州一個無字。匝地普天不漏。驀然打碎虛空。塞斷黃河倒注。呈旭。旭稱善(晦岳旭嗣)。

鎮江帝青寶禪師

本郡人。脫白。中隱參天寧。命看生前話。數載後。呈見甘露旭每掃却。師動止不安。一夜危坐。聞炮聲響徹天地。心境廓然。侵晨呈旭。旭曰。即今炮聲落在甚處。師便喝。旭曰。汝者一喝又落甚處。師又喝。旭曰未在。師禮拜起連喝兩喝而出。旭頷之。師頌青州布衫曰青州七斤衫。團圓無縫隙。幾多人向此中迷。不識趙州赤骨[骨*歷](晦岳旭嗣)。

青龍覆載證禪師

小參。覺印當軒。迥超無極先天之表。妙湛圓明。徹證恒河沙界之中。正令全提。縱橫無礙。刮龜毛於牛背。截兔角於虎頭。展大機顯大用。何妨藏天下於天下。正好徘徊廣莫之野。逍遙何有之鄉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喝一喝 小參。穴知雨。巢知風。殘花落盡月輝空。塵塵寂寞。剎剎圓融。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祖師意沒西東。繫驢橛上生芝草。黑漆盤中日正紅 立春上堂。泥牛鞭出黃金骨。蕩蕩春風散五湖吞綠含紅無限意。看取江山一畫圖。展手曰是什麼。切忌道破(辨海言嗣)。

揚州普濟機先宗禪師

上堂。道無向背。法離見聞。當陽獨露。凡聖不存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箭過西天白雲萬里(閩谷悟嗣)。

法華天然順禪師

小參無絃琴上撫出五音六律。沒底鉢中托出百味珍饈。碁盤石[跳-兆+亨]跳上十三天。洗鉢池哮吼入汪洋大海順上座忍俊不禁。到這裏。將祖翁田地點露當陽未耕者耕未得者得。信手拈來。和盤受用。且道如何受用。嚮。良久喝一喝下座(閩谷悟嗣)。

奉天蕭鳳儀扶雲居士

本業儒。隨父國麟。宦遊粵東京口。徧歷禪席。知有此事。後父歿。扶柩旋京。參寶如玉于三大士庵。一聞開導。心生踴躍。更求垂示。命看萬法歸一話。後聞更鼓聲有省。即見玉。玉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士曰。眾星拱月。曰一歸何處。士曰。月落天空。玉曰。正恁麼時道一句看。士曰。佛祖難窺。玉曰。未在更道。士便喝。玉領之。士嘗侍玉左右。深領提攜。得入幽奧。後玉示疾。告眾畢。召士囑以偈曰。入室知堂奧。出門車合轍。踏翻向上關。無孔笛吹徹。士唯然拜受 士訪友山石。石問。是蕭居士否。士曰。和尚須具眼始得。石曰。看破了也。士曰。換却眼睛也不知。石震威一喝。士曰。又恁麼去也。石曰。原來是作家。士曰。塗污人作麼 士到天甕。禮妙雲雄。雄問。居士高姓。士曰姓蕭。雄曰。古人一管簫。吹散八千兵。汝試吹看。士展兩手曰。又是一場禍事。雄曰。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士曰。老和尚棒頭太奢。雄曰。幾乎喚你作俗人。士曰。和尚捺人向坑子裏作麼。雄曰。雁過長空。影沉秋水。士曰。理長即就。雄打曰。逢人切忌錯舉。士禮拜(寶如玉嗣)。

南蘭成正禪師

參安化中。中問。如何是上座底野鴨子。師曰。收來人不見。放去不成羣。中曰。非汝分上事。師曰。不是某甲分上事。且道是阿誰分上事。中打曰。瞎。師便喝。中曰。也是賊過張弓。師擲住中曰。爭奈賊物現在。中曰。太煞無禮。師作禮呈頌。中領而印之(致和中嗣)。

永平茶棚圓融諦禪師

吳縣施氏子。投普明薙染。禮海會得戒。參父母未生前話。忽聞香板落地聲有省。出謁南澗珍。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南人泛舟。北地乘馬。珍曰。兩頭不著。師曰。磨盤空裏走。珍便打。師一喝而出。晚依普度虛。作務次。虛曰。鑿頭在手。阿誰運用。師曰。何須掘地覓天。虛曰。汝既不會。何不問山僧。師豎鑿曰。大眾證明。虛頷之(從實虛嗣)。

金華善慶靈慧智禪師

義烏吳氏子。參致和中於安化。有師資契。命理院事。參請無虛曰。又旋浙渡錢塘。忽失前有。復北上呈中。中曰。錢塘江幾許深。師曰。直似海。中近面覷曰。果然鼻孔浸爛。師曰。和尚莫眼花。中曰。且喜眉毛還在。師曰。謝師證明。中休去。入室。中問。南泉喫油糍。莊主來謝。誦訛在甚處。師曰。疑殺天下人。中曰。還識南泉麼。師曰。今日捉敗者老漢。中可之。執侍十載。中以偈印焉(致和中嗣)。

太倉鈍機顯禪師

玉峰李氏子。幼投南廣雲髡髻。命看一歸話。禮椒山制秉戒。日夜參究不懈。因普請挑柴雪中。著跌有省。呈偈曰。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等閒觸破威音上。原是娘生箇面皮。制曰。只如娘未生時又作麼生。師曰。佛祖覷不見。制打曰。者一棒落在甚處。師便喝。制器之。次親百愚斯於青龍。斯問。上座參方何年。師曰。威音王前。斯曰。太遲生。師曰。幸逢和尚住世。斯異之。復徧參諸老。俱有機語。晚造心莊陳讀雪。問子曾脚跟點地麼。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誰知到岸不須舟。雪曰。如何是到岸一句。師曰。特地一場愁。雪拈棒。師便喝。雪曰。俊哉衲子。師拂袖便出。遂親依數載。雪印以偈曰。是法無彼我。是心超古今。顯了非心法。真機廓太清(陳玉文嗣)。

常州黃山藥師補石天禪師

本郡劉氏子。性穎悟。十歲受學。有會心處輒起立。同學異之。年十九。怙恃俱失。就耕一十三載。一日棄妻子。飄然入黃山。禮完白老宿薙染。二子嘗依之。師不顧。竟造靈巖受具。命看三不是。夜坐更深。開門見月光廓無際。返觀自身猶虛空等。述偈呈童碩宏曰。不是心佛物。皎然當宇宙。踏碎上頭關。突出虛空口。宏曰。喚甚麼作上頭關。師便喝。宏器之。復參眠雲濟水洗。問何處來。師曰天台。曰見羅漢麼。師曰。又見一箇。曰莫錯認。師曰。已露賊身。洗便打。師接住送倒。洗喚侍者。一掌便出。晚親晦嶽旭於龍淵。擬展具。旭曰不是。師收具。旭曰轉錯。師曰。學人錯。和尚不是。旭便打。師曰。久聞龍淵深。果爾浪頭高。旭曰。淹殺闍黎。師便喝。後至甘露再參。命首眾。入室次。旭拈拂子問。當時馬祖底與山僧底同耶別耶。師奪得豎起曰。請和尚道。旭曰。你道百丈意作麼生。師擲下拂子。旭震聲喝。師禮

拜。尋印以偈(晦岳旭嗣)。

嘉善惠民古仙真禪師

江寧李氏子。幼投弘渡律主剷染。十八遊講肆。謁海會受具。看一歸話。不契。南參龍淵雄。師問。如何是即心即佛。曰獅子咬人。韓獪逐塊。師曰。如何是非心非佛。曰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師擬議。曰汝作麼生會。師佇思。雄便打。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劍響。師一喝歸眾。復徧參諸方。最後觀晦嶽旭。問甚處來。師曰南海。曰見大士麼。師曰。學人去時得潮。來時得風。曰放下餠。為甚却是饅頭。師曰。也是平常事。旭拈竹篋曰。既是平常事。者裏道句看。師纔開口。旭便打。師曰。深領和尚一棒。曰你向甚處會。師禮拜歸眾。旭肯之。後示偈曰。法法無形表。非物非名字。我親分付汝。橋流聲不住(晦岳旭嗣)。

金陵真如二輪明禪師

本郡呂氏子。依弘渡出家。謁勝果受具。造顯聖理。問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無對。理便打。師擬開口。理又打。師有省。未幾理寂。師造磬山操。問是甚麼。師曰不審曰上座今日太歲當頭。師曰。且喜和尚土星入命。操便打。師便喝。後參甘露旭。有契。普請挑柴憩江岸。旭問。既是悟的人。為甚氣急。師曰。魚行水濁。忽見死魚。旭指曰魚以水為命因甚死於水。師曰。恩深不忘。旭曰。如何是恩深處。師禮拜。旭曰。拄杖不在手。記取三十。依二哉旭。印以偈(晦岳旭嗣)。

滁州瑯琊慈門聖禪師

武昌毛氏子。甫十歲。二親俱喪。十八禮五祖岡落髮。圓具苦行。三年看無字。依廣教玉數載。南下抵夾山。憩旦過。聞僧誦有物先天地句有省。遂結茆滁之皆山八載。後棄菴。參報恩淳。入浴次。淳問。古人道一口吸盡西江。你試吸浴堂水看。師曰。某甲不作者野狐見解。淳器之。復徧參諸方。終不自諾。末後至甘露。方跨門。旭問是甚麼。師曰。素仰高風。特來瞻禮。旭曰。老老大大著甚來由。師曰。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還是遊覽山川。還是別有道理。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師曰。萬點烟消天地淨。一腔風月廓無垠。曰莫是子見處麼。師便喝。親炙二載。旭印以偈(晦岳旭嗣)。

膠州普濟惟一道禪師

萊州劉氏子。參法光石。策勵彌切。力究數稔。一夜孤坐達旦。聞迅雷猛風。覺身心頓空。廓無涯際。往呈石。石曰。生前面目在甚麼處。師曰。徧界不能藏。曰既徧界不能藏。何處安身立命。師便喝。石拈棒。師曰。者老漢手忙脚亂作麼。便出。石器之。即南下。徧謁叢席。晚參甘露。有師資之契。即命典客。一日旭召入室。問今日幾人新到。師曰。早期三人。晚來五人。曰幾人得體。幾人得用。師曰。請和尚勘。旭便打。師曰。即此是用。如何是體。曰汝向甚處見山僧。師便禮拜。旭又打兩

棒。後印以偈(晦岳旭嗣)。

黃安恒河瑩[王*童]珩禪師

本邑盧氏子。生不茹葷。性冲澹。二親既歿。禮微塵剎染。命看三不是話。師曰。既不是心佛物。又參個甚麼。塵曰。正好著力。謁大聖演受具。入七堂聞香板聲有省。演舉香板問。者是甚麼。師便喝。曰亂喝。師又喝。演便打。遂參諸方。晚親甘露旭。問學人遠來。乞師一接。旭便打師以坐具打圓相托呈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最下一品。師曰。是精識精。旭直打出。入室次。旭拈棒問。者裏親切道句來。師曰。北固山頭浪湧。揚子江心火發。曰燒却你眉毛。浸爛你鼻孔。師曰。乾坤浪蕩無拘束。倒跨須彌象外遊。曰莫是汝見處麼。師曰。無見可見。曰怎奈目前何。師禮拜。旭然之(晦岳旭嗣)。

黃梅萬緣發禪師

吉安人。從鈍鋒銳剎落。依松岫源於羅漢久之。次叩天峰性。有悟入。性仍命見銳。嘗詰無字。凡十數語不諾。師曰。和尚莫強抑人好。銳曰。不道汝不會。怎奈太多生。師唯唯點首便禮拜。銳曰。子意如何。師曰。全發今日會和尚婆心片片。銳然之(鈍鋒銳嗣)。

南泉雲槎渡禪師

武進王氏子。親天寧桂昌銳開導。向上一著。曉夜疑慮。投祖印剎度。詣龍池圓具。看三不是話。北遊金門。參南泉宗。激發用功。歷三寒暑。聞更鼓聲有省。宗問。瀉山踢倒淨瓶。雪峰淘米去砂。是同是別。師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宗曰。南泉斬猫。歸宗鋤蛇。是何意旨。師曰。長劍倚天。髑髏徧地。宗打曰。者一棒如何理會。師曰。直得大地震動。宗肯之(心禪宗嗣)。

杭州慧彰自餘弘禪師

侍慧彰璣甚久。參究不怠。一日聞梆聲有省。呈偈曰。槌槌一擊有來由。驚起瀉山水牯牛。兩角撐天曾不異。自收自放自風流。璣問。如何是自收自放自風流的事。師拂袖出方丈。璣曰。放汝三十棒。自是漸益妙旨。璣印以偈曰。鐵船高駕許誰酬。吞海金鱗躍上舟。細驗絕無粘帶處。絕無粘帶接英流。上堂。天地未分時。固是無可覆載。日月未明時。光輝洞照無邊。釋迦彌勒有口無說處。文殊普賢有智無用處。圓通大士無聞證處。善財童子無參見處。大眾正恁麼時。且道山僧在於何處。便下座(文玉璣嗣)。

山陰衛生鑑俞堅禪師

本邑人。親平陽顯聖諸宿有年。看三不是話。精勵不懈。後參月暉光。執勞甚勤。營築殿堂。開鑿陂池。而本參話頭。未嘗有間。偶聞僧曰。鑿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礙膺冰釋。乃呈光。光曰。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甚玄沙不肯。師曰。試玉須憑火

。曰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枯木綻銀花。曰你即今悟也未。師曰。須彌何更戴須彌。光便打。師禮拜。光頷之(月暉光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越州彌陀寺無迹淨敏禪師

武康沈氏子。上堂。少林一曲傳來久。山僧向警無何有。業風鼓動沒絃琴。不用挑彈唯拍手。霜風颯颯捲殘霞。列宿煌煌籠北斗。禪源祖意祇狐涎。莫逐狐涎遭掣肘。丈夫壯氣塞乾坤。何藉山僧再開口。烏藤未舉早新羅。棒底翻身猶笑醜。大眾。如何是不醜底事。良久曰。箭鋒交處龍象驚。塵拂飛揚猊獅走。住演教上堂。昨日雨霏霏。今朝晴皎皎。照燭既無遺。個事爭尋討。拍案一下曰。了。上堂掀翻海嶽。裂破乾坤。演教門下。祇可教他提瓶挈筯。彈沒絃琴。唱無音曲。總教你立在下風。運無相神通。現百千身量。速速趕出山門。若人問我緣因。但道。青天白日何假挑燈。上堂。臨濟豎鐙。仰山插鋤。雖曰穎脫。尚未英豪。山僧無巴鼻。狼藉在今朝。以兩手作掀眉勢曰。猫。解制上堂。孰得孰失。何證何修。六橋花柳艷。三浙水長流。最初句眼中著屑。末後句醉後添杯。大丈夫漢。決決不向死。水裏潛身。語言中取的。直須奮鵬翅而遍攬獰龍。奪驪珠而生烹大象。略較些子。諸仁者。可有具通身手眼。現全體作用者麼。良久曰。神蛟不假風雷送。暗駕江潮度海門。問如何是內紹。師曰。勳勳開霄壤。綸功擢五侯。曰如何是誕生。師曰。頑心匡宇宙。終不坐金鑾。曰如何是朝生。師曰。克勤彰聖化。律呂佐朝堂。曰如何是未生。師曰。令嚴烟塞靜。威烈壯山河。曰如何是內生。師曰。仰承君父命。俛察萬機儔。曰如何是離見滲漏。師曰。應機須審句。出格在當陽。曰如何是離情滲漏。師曰。兩途無滯著。萬派自歸源。曰如何是離語滲漏。師曰。始終存一際。不動那頭機(麥浪懷嗣)。

杭州六通院願菴淨伊禪師

清溪丁氏子。示眾。出格超羣拔萃機。天民古法兩難齊。靈兒獨透威音外。不外吾人眼上眉。小參。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拍禪床曰。會麼。到者裏。父子相逢。君臣道合。一道如如。體無異。致正恁麼時。可能辯得

主中主麼。良久曰。月落江天形影收。青山片片暗雲愁。松風陣陣清虛碧。鴻雁徘徊任去留(麥浪懷嗣)。

古越寶壽大鼎淨新禪師

山陰馬氏子。上堂。曾聞月鎖空王殿。適值簾垂信不通。非是威音難話會。此因淑女未忘工。豎拂曰。會麼。滿樹梨花翻作雪。無端一見令人寒。上堂。昨日雨洗千崖。今朝風搖古木。設若簡點將來。未稱道人耳目。何故。以手作環抱勢曰。你可曾見我離渚。埠頭者樣大蘿蔔。上堂。拈拄杖曰。者個上座。自出圈圓已來。常在長安道上綠柳堤畔。不特吟風嘯月。抑亦合水和泥。到恁麼地。始可迴絕離微。祇如竈裏無柴。廚下無米。又作麼生商量。玉人剛睡渾成夢。忽聽鄰雞午夜啼。上堂。山一帶水一帶。白露搖拽乾坤外。金雞飛起碧巖前。誰信波斯擬彩繪。擬彩繪誠昏昧。爭知我八角井亭竟做了。彌天寶蓋長懸在。十字街頭。你道有幾許高大。揮拂曰。奈。師示寂康熙庚戌春。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五十。全身窆于謝市古興教院之陽(石雨方嗣)。

杭州龍唐遠門淨柱禪師

閩之龍溪陳氏子。母夢雙龍遶榻而生。性不喜俗。耽心內典。禮碧巖賦薙染。樵雲常處受具。因讀五燈。見宋元明以來諸祖機緣事跡。漫無所考。焚香誓曰。某若發明大事。當續此書。初謁圓通盛。深蒙激勵。次參午星烟有省。復謁寶壽。方深得要旨。出住龍唐。上堂。攜筇選勝入唐昌。最愛鷲峰古道場。翠遶松杉山色古。穿雲石乳落微茫。若以色見聲求。總是認奴作郎。不以色見聲求。又逐春風過短牆。明歷歷絕覆藏。竿頭如進步。便是古龍唐。歸去好歸去好。免教子規鳥。啼血五更霜。上堂。長松蔽日。修竹干霄。薰風入奏。殿閣微涼。任從溽暑蒸人。我者裏六月山房冷如冰雪。且道與眾苦不能到處相去多少。擊拂子曰。七尺單前自較量。上堂。朔風凜凜正嚴寒。葉落林空遍地丹。惟有衲僧一著子。本無榮茂與凋殘。喝一喝。佛日上堂。羚羊挂角善藏身。此地空留不了因。室內繩床風雨爛。扶持端賴個中人。諸昆仲。先老人遺下一個破砂盆。七穿八竅。大家扶將起來。亦有用處。然一手不獨拍。兩掌鳴擗擗。正恁麼時如何。祇奉誕生王子父。從教諸道自分權。上堂。烟籠鳳塢。霧鎖龍峰。不落第二見。坐斷主人公。恁麼舉揚。當做宗乘。管取法堂前草深丈二。畢竟如何。琪樹花開七級松。寶壽退院。上堂。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為甚如此。解瞻前不能顧後。祇如寶壽今日。進前底是。退後底是。擲拂子曰。侍者收取拂子。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閉戶藏春色。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開軒納晚涼。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黑漆崑崙上釣臺。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驀地相逢全意氣。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魚沈雁杳無音耗。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八臂那吒扛不起。曰如何是報身。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曰如何是化身。師曰。走盡千山及萬山。問直透威音那畔時如何。師曰。死水不翻身。師將順世。聲鐘。上堂。古人叫苦叫快活

。都是野鬼山精。山僧則不然。良久曰。漢家自有制度。語畢頤然坐脫。當順治甲午冬臘月十三日。世壽五十有四。夏二十有二。集有五宗續略行世。門人奉全身塔于本山(石雨方嗣)。

古虞象田即念淨現禪師

示眾。據座良久曰。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無壅塞。青山青白雲白。白額尾巴焦。烏龜眼睛赤。好消息。明中坐舌頭。暗裏抽橫骨 示眾。古鏡埋塵黑似漆。左揩右磨光赫奕。懸向虛空照膽寒。偷心管教一時息。大眾要見古鏡麼。遂畫○相曰。應如是知。如是見 示眾。盡十方世界。是個自己。爭奈諸人不委。只得強你看個話頭。大似按牛頭飲水。且教日日如此。却如合眼跳黃河。喝一喝 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生鐵如意被虫蛙問如何是佛種從緣起。師曰。香巖書梵字(石雨方嗣)。

杭州南山天愚淨寶禪師

建昌新城人。姓歐陽。年十二出家。看三不是話。聞板聲有省。謁弁山音。一見便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音曰。我者裏無手。師曰。再請慈悲。音便打。師曰。莫道無手好。音大笑。尋謁寶壽方于秀州東塔。入室次。方曰古人聞釵釧。聲悉名破戒。即今金玉合。雜朱紫駢填。是破戒不破戒。師曰。石人無耳却知音。方曰。雪覆千山。為甚孤峰不白。師曰。頭戴寶華冠 住後上堂。南山者片祖翁田地。來也任你來去也任你去。來底踏著。方知落處。如若不然。脚跟下看取 上堂。無事衲僧寂然不動。踢倒須彌。打翻罄甕。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久立珍重 上堂。乃大喝曰。與麼會得。太煞無端。稍若不然。匡州萬里上堂。良久曰。若是宗門慣戰作家。亦怪南山好手不得。便下座 上堂。聲前不許停機。句下無容插嘴。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難搆。若是獅子兒。決不隨人後。有僧出曰。獅子兒來也。師作隱身勢。僧無語。師拈杖直打出法堂 上堂。佛佛道同。祖祖不別。天上人間。塵說剎說。春暖花香。冬寒夏熱。無作無違。心行處滅葉落秋清。一輪明月。休論那畔者邊。切忌喚龜作鼈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日坐蒲團。夜談風月。笑迦葉之無聞。怪瞿曇而不說。閉戶怯天寒。出門恐合轍。不合轍。東震西乾恁麼來。曲唱新豐無間歇。遂展手曰。咄。吾嘗于此切 上堂。拈拄杖。遶法堂作舞一市。依位而坐。眾皆默然。乃曰。山僧今日勞而無功。便歸方丈 上堂。秋風清。秋水綠。秋月明。秋氣肅。秋空葉葉。盡成金丹。桂花開香滿屋。吾無隱乎爾。問取黃山谷 上堂。摩騰入漢誘人犯爭。西來祖意太不容情。山僧恁麼道。也是路見不平 問如何是佛。師曰。江猪落海負須彌 問三界惟心。如何是心。師良久曰。會麼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入田不揀三春草。戴角披蓑和月眠。曰如何是隨墮。師曰。雲淨九天飛一鷲。夜深歌管鳳樓前。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臣主相忘金屋重。太平無象古猶今(石雨方嗣)。

嚴州烏龍寶林深谷淨岑禪師

義烏陳氏子。主顯聖。上堂。流水滔滔。閒雲裊裊。虛空無古今。青山常不老。釋迦夜半覩明星。不覺全身入荒草。打失眼睛沒處尋。情與無情皆笑倒。諸昆仲。且道笑個甚麼。始終不本分。前後多顛倒。示眾。初三月十五。月月月聯輝。荷花燈百子。燈燈燈續焰。直得明暗相參。黑白互顯。更須知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只如光境俱忘。是何消息。無几日。大家打睡瞌去(石雨方嗣)。

建州歐寧翠巖午星淨烟禪師

吉州泰和羅氏子。幼習儒。立歲投博山闍剎落。以初心精進。得少輕安。闍示以做工夫緊要處。一夜夢中提撕。覺有省力。扣方丈。闍問。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闍黎本來面目。師纔開口。被闍掩其口。然猶不自決。後入闍。閉關寶石巖。因捧花供佛。花墮地拾之。乃會得掩口落處。適寶壽方。來住福州長慶。師往參。一日方問。古人道。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是門門一切境。師顧左右曰。大眾證明。方曰。如何是回互不回互。師曰。蜻蜓點水隨波去。蜂蝶尋花過短牆。後因出坡。方問。鎮州蘿蔔汝作麼生會。師曰。某二十年。向者裏打失眼睛。越明年。方記荊。順治己亥冬。師示微恙。說偈辭眾歸寂。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三。門人智傳。奉全身塔于翠巖(石雨方嗣)。

吉州五峰木公院好木淨材禪師

安成周氏子。幼見僧輒喜禮敬。出家受具天童悟。參博山闍于大慈。次參弁山雪于崆峒。問那裏來。師曰吉州。雪曰。誰人拖你死屍來。師曰。全得他力。雪曰。號甚麼。師曰好木。雪曰。好木好作棟梁材。師曰。乞和尚斧鏹。雪低頭歸方丈。次日又問。如何是五位意旨。師曰。坐斷乾坤無異色。雪曰。即今那個是你主人公。師曰。寶蓋峰頭親覩面。雪曰。趙州勘婆意如何。師曰。雨過青山秀。風生荷葉香。參寶壽方。問死了燒了畢竟如何。師曰。只得者件衣服。後乃記荊。問如何是蔴三斤的意。師曰。三月桃花二月紅(石雨方嗣)。

婺州文峰樵之淨玉禪師

舒城廖氏子。初于黃州集賢薙髮。尋參弁山雪。看死了燒了話。因打七有省。雪問。死了燒了作麼生。師撫香几曰。蒼天蒼天。便出。是夜雪落堂。舉香嚴擊竹話。乃拍案曰。者裏會得。原不存知。用忘亦是多了。師聞如放下千斤擔子相似。次春。參寶壽。偶聞梆聲。脫然識得本來。信口曰。自今而後更不敲冰覓火也。住後上堂。持書不到家。即今家已到矣。到家不通信。信已通矣。祇如子轉身而就父。為甚父全不顧。良久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要津把斷。聖凡不通。說甚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到者裏。死水不藏龍。若是一口吸盡西江漢。則不妨洪波浩浪白浪滔天。自有通霄一路。如或未然。寒山逢拾得。正好上天台。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錯。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錯。老瞿曇直欲掃盡葛藤。殊不知葛藤徧地。今日被山僧掃除知見。剷盡葛藤。大眾會麼若會得者兩錯。便是引泉來月下。果熟自然香 上堂。驀豎拂子曰。大眾見麼。萬象之中獨露身。分明覲面為相呈。山是山水是水。桃紅柳綠。竹翠松青。若向者裏會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如或未然。也須行過竹口橋。宛轉歷山腰。到得慶元縣。家鄉路不遙(石雨方嗣)。

衢州南華山界滋淨澤禪師

上堂。法無定相。道有多途。有依倚碧潭青霄。無依倚銀山鐵壁。恁麼恁麼總不恁麼。且作麼生是脫體無依向上一句。卓拄杖下座 端節上堂。今朝正值端午節。汨羅江上悲風烈。屈原今古壯忠魂。嘯傲踏翻波底月。蒲劍輪空艾虎威。千妖百怪盡消滅。龍舟鬪戰楚歌聲。須彌擊碎虛空骨。喝一喝下座 問世尊未生時。還有大義否。師曰。臨崖看滄眼。特地一場愁。曰達磨未來東土時。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不聞瓦鼓響。那聽凱歌聲。曰達磨隻履歸西。還有大義也無。師曰。揭開九洲雲。踏翻波底月。曰和尚今日陞座。設有大義。分付阿誰。師曰。輪王不作夢。寶殿夜燃燈 問如何是雲門餅。師曰。貧兒遇餒飯 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毒蛇當大路。師逝于順治戊戌九月初五。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七。塔于本山(石雨方嗣)。

劍州南峰無量寺來雲淨現禪師

越之蕭山汪氏子。常夢入五百僧數。遂有出塵志。禮恒照得度。照以首楞嚴授師熟讀。師信受無怠。照順世。謁寶壽方。一日頌雲門扇子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擬向東行却西走。李公喫酒醉張公。拈得鼻頭却失口。方見喚入方丈。師纔跨門。方遽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君尊臣卑。父慈子孝。若還不是。更請別道。方曰未在。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未幾方命住南峰 鳳凌上堂。寶鏡堂前千機頓起。鳳凌深處坐斷十方。不似魯祖面壁。墻塹不牢。秘魔擎叉。戈鋌自亂。豈同亮座主之抱拙。政黃牛之裝憨。今山僧為眾激揚。要使雲門真風不墮。且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共掬延津月。同撐石傘雲 浴佛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昨夜猛虎吞大虫。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水底烏龜頭戴雪。毗藍園裏本不生。三脚驢子弄蹄行。雙林樹下何曾滅。大似蚊虫嚼生鐵。一僧纔出。師打曰。龍頭蛇尾。便歸方丈 上堂。徧界不曾藏。山河無影象。冉冉白雲流。春鳥啼花上。分明目前機。龜毛長數丈。除夕上堂。道頭知尾。不如蘇州有。起死回生。須是補天手。古人道日日是好日。為甚麼直逗到臘月二十九。喝一喝曰。若會得者一喝。那用梅花幾點。復喝一喝曰。若會得者一喝。何煩爆竹聲聲。如或不知。正好揭開新歲曆。莫教頻剔舊時燈 上堂。蛙聲叫落中天月。蚯蚓呼回陌柳風。識得個中無固必。誰云時節不相同 上堂。春風解凍。東君運無功之用。萬象開顏。草纒結心印之文。古人道。深山中亦有佛法。你看飛底是雲。流底是水。笑底是花。啼底是鳥。畢竟如何是佛法。響。擲拂曰。開得

乾坤眼。方知劫外春 問困魚止樂。鈍鳥棲蘆。還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三更月下梅無影。一徑風來竹有聲 師示寂。塔全身于寺右(石雨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九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九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江寧濟生雪樵證禪師

別號白雲。僧問。世尊道。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是否師曰是。僧踢一犬曰。者眾生因甚却入者皮袋。師曰。積代簪纓。暫時落薄 大水浮一龍神至。僧問。既是龍神。因甚被水推得七顛八倒。師曰。隨流得妙。曰因何不作主。師曰。住岸即迷源。僧佇思。師直打出(明因懷嗣)。

饒州薦福石浪如禪師

晚參。舉須菩提巖中晏坐因緣。乃曰。大小空生。不善晏坐。惹得一隊漢。撒沙撒土。當面塗污一上。如來弟子。解空何在。當時但兀坐不采。梵天縱有惡水。管教無處澆潑 晚參。舉元實上座參天衣因緣。乃曰。天衣為其向上關未透。大法未明。乃一時婆心。所至妙手巧心。有難於形容者。自非元實。未易神會。然祖師門下。果有如是事乎。果無如是事乎。元實云。一位纔彰五位分。我要問他。五位且置。只者一位從甚處得來(石雨方嗣)。

天斗慵庵淨偉禪師

未詳姓氏。嘗依寶壽方於長慶雪峰。一日壽上堂。師出問。七九六十三且置。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壽曰。問即不得。師曰。恁麼則不弄啼鶯舌。解吟無字碑。壽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師曰。冒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寶。壽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師曰。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壽曰。恐喪我兒孫。師作女人拜。曰與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壽曰。新荔枝新荔枝。未幾。壽印以偈曰。讀無字碑。不干舌界。冒諾不全。子能無礙。問主借寶。心行自在。解討荔枝。作女人拜 住後。舉永明壽因二僧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位曾到此間否。曰不曾到。明曰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明曰你曾識者二僧也無。曰不曾失。明曰同坑無異土。拈曰。黃河九曲。非無其源。梗楠千尺。非無其本。永明一期施設。自非本深源遠。豈可得哉。然懵懂侍者。且置勿論。當時被二僧道箇情知和尚曾見法眼。又作麼生。舉天童覺示眾。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開口不得云云。拈曰。大小天童。者兩種人底病痛。不妨為伊拈却。若是十成通暢則未可。諸人要得十成通暢麼。喫官酒。臥官街。毫無一物挂胸懷。狂歌明月清風裏。天子徵書召不來(石雨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錢塘白巖位中淨符禪師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向拘尸那城娑羅雙木間。入般涅槃。乃曰。我以甚深般若。徧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喝一喝曰。者瞿曇一時向無佛處稱尊。白日裏說夢。以為叢俗可以輕欺。稚小可以誑嚇。誰知二千年後。有個鐵面皮的。寶壽未肯放過。今日人天眾前。要與伊據欵發落。乃高聲叫曰。行者將筇筴柄。向山門前下馬臺。聊與三十。顧大眾曰。還有不甘者麼。出來與瞿曇雪屈。如無。莫怪山僧今日壓良為賤 上堂。紫燕喃喃繞畫梁。祖師心印日宣揚。獨憐醉客猶酣臥。辜負渠儂舌廣長。撫胸曰蒼天。者裏既不能得個入處。他若釋迦掩室淨名杜口。乃至魯祖面壁一隊漢壁立萬仞。雖飛鳥不得而泊。你又如何搆上。拍案曰。罷罷。山僧不惜眉毛。借木侍者。再與傍通一綫。以拄杖擲下曰。薦 上堂。在閒林。未發足前。有一句子。罩天絡地。越古超今。適纔淨樁子。為諸人徹底掀露了也。直得唐公嶺雲門亭。[跳-兆+亭]跳上十八梵天。蝦蟇蚯蚓。抹過東洋大海。顧左右曰。大眾便好從者裏去。不妨縱橫宇宙。眼蓋十洲稜稜氣宇。冲斗牛拳倒舟。枕山脚踢烟雨樓。風流隊裏逞風流。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雖然。也要者裏與你個信票始得。拍案曰。隱几山堆千點翠。隔花鶯囀一聲幽 問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師曰。好春不在綠楊枝 問作麼生是衲僧家事。師曰。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曰莫更有麼。師便喝 問大顛擯首座。意旨如何。師曰。為打黃鶯兒。不惜金彈子(石雨方嗣)。

杭州龍門樵風淨妙禪師

蕭山汪氏子。因隨喜蘭盆會。見眾僧嚴肅。遂爾發心出家。後于寶壽。親踵密踐。繼住龍門 上堂。拆東籬補西壁。龍門寺裏何準的。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拾得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惹得鸚鵡峰。忍俊不禁。差口道著個甚麼。今朝臘月八 上堂。天地同根。鯨吞海水盡。萬物一體。露出珊瑚枝。領悟無生旨。咸言上上機。如是三昧海。智慧神通力。驀卓拄杖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石雨方嗣)。

紹興光相至善淨得禪師

武康鄭氏子。上堂。昨夜西風陡然發。今朝滿地盡鋪金。迥然裸裸無遮障。露出文殊隻眼睛直得輝天鑿地。耀古明今。祇是牛羊踐蹋。牧唱樵歌。且道在眼內在眼外。良久曰。翳生也。上堂。耳處好消息。霜打樹頭赤。眼處好消息。鐘鼓音交徹。大開圓通門。諸人不肯入。且道如何是圓通門。以拂子畫○曰。祇從者裏入。上堂。船來陸來。烟林水際。盡顯真機。者邊那邊。雲月溪山。全彰妙體。堪笑南詢童子。徒誇五十三。莫謂德雲比丘。祇在別峰相見。祇今山河大地上來來往往。且道法身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見得。正好與三十棒。何故。賞罰分明。問如何是光相境。師曰。一帶湖塘十里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攢攢簇簇沒疎親。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愛喫白米飯。懶去做田庄。曰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拂子離披不讓人(石雨方嗣)。

越州保福九達淨達禪師

楚衡山劉氏子。母夢紅日墜床而生。年十四出家南嶽。桑梓既逝。師痛悼不已。受業示以父母未生話誠曰。須努力確參。若會即多生劬勞亦報。師稟命。二載聞童子誦心經。發明斯旨。謁弁山雪于崆峒。深有所得。始圓戒後依寶壽。方得受心印。住後上堂。徹夜風雨狂。新泉澗濯忙。情與無情同說法。衲僧眼底更郎當。無情說法諸佛解聽。諸佛說法有情得聞。有情說法頑石點頭。若要無手人行棒。無舌人解語。也大難在。何故。石睡境忘雲伴主。月高方識水為賓。上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向者裏。道得一轉語。保福今朝許汝解制若道不得。臨行尚有絆脚索在。雖然。祇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又作麼生。聽取一偈。樹響秋聲落葉時。離離風月挂寒枝。鞦韆夢冷歸何處。試問佳人知不知。上堂。春風拂拂樹生衣。入徑方知處世宜。柳綠花紅爭翫賞融融旭日古招提。大眾會麼。此乃示佛知見。如何是悟佛知見。良久喝一喝。下座。元旦上堂。燈者燈光。月者月色。燈月交輝。梅花映雪。忽憶曹山三種墮。且道是伊是我。白牯驚奴。恰好恰好。上堂。選佛場開。十方聚會。母論是凡是聖。皆可得入。只不許你生心動念。汝若生心動念。則自負己靈。若不生心動念。則沉埋佛祖。離此二途。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曰。參。問如何是曹洞宗旨。師曰。日落空山照遠林。師順世康熙戊申。壽五十八。奉全身。塔于寺之大殿右(石雨方嗣)。

杭州淨性紫仙淨陽禪師

鹽官戴氏子。誕師之夕。母夢老僧假榻。立歲出家。稟具天童。次依寶壽。服勤久之。遂承印記。住後上堂。偏處不逢。雲遮一帶峰巒。元中不失。雪覆萬年松徑。苟能于此薦得。一任靈機密運。展手通元寶印。昭彰當風得妙。坐徹威音那畔。沉沉滿目烟光。默照空劫以前。湛湛一壺風月。便好橫抽玉綫。繡出鴛鴦倒拔。金梭織成古錦。雖然者猶是建化邊事。須知更有功忘勳泯句始得。且道。如何是功忘勳泯句。

不知有處成知有。須信南泉喚作牛 同門至。上堂。經句蓬戶鎖重重。懶運靈機度別峰。四顧寥寥人境寂。當陽一句許誰通有般漢。聞淨性恁麼道。便謂絕斷眾流。閉門作活。若恁麼會。正似古塚情靈。黑山鬼子。有甚交涉。殊不知。鶴騰霄漢。朕迹不留。龍歸大海。踪由悉滅。所以有時孤峰頂上兀坐。却在十字街頭運步。有時十字街頭運步。却在孤峰頂上兀坐。是則是。猶是者邊說。話大眾還知那邊說話麼。幸遇我龍門法兄。金錫枉顧。必也不悞慈悲。為汝說破 上堂。打開解脫門。放出鐵崑崙。擺尾搖頭去。飛騰海嶽昏。山僧恁麼舉揚。忽有個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正是亡家失業漢。但向他道。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順治丙申九月。忽示微恙。書偈而逝。壽六十三。建堂武林高麗寺前隴(石雨方嗣)。

西鏞證果印如淨成禪師

閩長汀楊氏子。齟齬脫白。二十五遊金陵。聽講巢松若昧之門。知筭沙非了生死。棄之。謁滄山學。學問。子閩人來此何為。師曰。聽講法華。學曰。佛種從緣起。汝作麼生會。師罔然莫知對。自是決志參究。登鷲湖秉具戒。復還清流夢溪。棲止焉。嘗立四誓。以堅其志。不設床榻。不過午食。不談世諦。不履俗舍。晨昏與眾同甘苦。時寶壽方結制靈山。師懷香趨見。方問。近住何處。師對夢溪橘山。方曰。如何是橘山主。師曰。今早寅時起身。方曰。奴兒婢子見解。師曰。也少他不得。由是久親爐鞴。遂得受法 上堂。舉如意曰。會麼。西鏞城裏。鐵面銅睛。夢溪峰頭。迎賓待客。騰騰日用處。不妨截斷眾流。坐斷白雲時。却又縱橫自在。復擊如意曰。還會麼。對對泥牛奔海面。雙雙鐵鷁舞風前 立兩序。上堂。金多出鑛。米盡除砂。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且道他笑個甚麼。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木人方打碓。石女便烹茶。指空曰。看看。春風回郭外鐵樹盡開花 示眾。漪漪君子竹。鬱鬱大夫松。月照天然妙。風來舞六龍。乃豎如意曰。傳大士來也。他道普州龜毛。縛殺嘉州大象。鎮州兔角。吞却陝府鐵牛。被山僧劈脊一棒。瓦解冰消了也。諸禪德會麼。良久曰。風吹柳絮毛毬毬。雨打梨花蛺蝶飛 師生平篤實。賦性閒雅。宅心慈忍。與物無爭。所立四事。終身力行不少易。順治壬辰夏。忽思厭世。以書辭諸檀護。一日命香湯浴罷。歸方丈眾集。時有梵僧曰。西來大士者特為進粥。師從容食畢。以手三摩其頂曰。汝同我遊乎。大士曰。某過幾日即來。師將大士髻一捋遂寂去。當七月初七日午刻。懸真次。幘內得一題語。有六十頭來生兔角。龜毛打就黃金索。縛取虛空活潑行。與渠共往無生國之句。蓋辭世偈也。大士果數日化去。師世壽六十二。臘三十七。塔全身于法堂之右(石雨方嗣)。

新安寶蓋峰大治淨鼎禪師

歙之方氏子。上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育焉。獨有無名叟。寥寥天地間。嶺頭雲七片八片。丹青客左瞻右瞻。下筆時雲先嶺先 上堂。舉萬象之

中獨露身話畢。頌曰。秋水一潭碧。青山四面開。巖懸松子老。流溢浪花催。虎嘯颼風吼。龍飛震怒雷。何期今夜月。清放洗庭梅。上堂。舉洞山與泰首座茶話畢。頌曰。決勝千里。坐籌帷幄。過在動用。掇退果桌。三氣周瑜。七擒孟獲。撲面東風。曹公罔措。上堂。舉拂子曰。會麼。藥病相治。無端無端。大地是藥。波斯眼寒。擬問自己。攔腮擱嘴。古井秤鎚浮。五湖乾徹底。龍王叫蒼天。冤屈從何起。擊拂子下座(三宜孟嗣)。

嘉善慈雲偃亭淨挺禪師

錢塘徐氏子。舉明經。棄而徧遊叢席。看泥牛入海。以居士身參雲門孟。久之。看皓布裊葡萄棚語。一日入市。偶蹋著蚌殼。忽悟。詣雲門求正。孟問。正恁麼時如何。師曰。月照千峰白。孟曰。再道一句看。師曰。湖開兩岸明。孟曰。記得三年前宗會菴相見麼。師曰。牡丹花下玉麒麟。孟頷之。因承記荊。年至四十有六。事父母畢方出俗。首住慈雲。次梵受。次顯聖。上堂。顛倒顛。須彌頂上浪滔天。旱地徧紅蓮。驅大象藕絲牽。夜半騎魚過市廛。拄杖兩頭穿。還自笑。絕堪憐波斯持密呪。舌上覆金錢。上堂。尋常道個唱和句。也不容易。有般鹵莽禪和。只曉得個掀翻法座。推倒禪床。以為是當機不讓。那知同生同死。能弱能強。放出收來。却自有宛轉機絲之妙。罷罷罷。達磨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巖頭雪峰。誰與共賡此曲。顧左右曰。有人麼。上堂。買賤賣貴。已是鈍置煞人。有麼。啐啄同時。漆桶不快。上堂。大鵬金翅鳥。直取龍吞。也是饑不擇食。常言道。好事不如無。問鳥道不逢時如何。師曰。綿絲籠碧鶴。曰逢後如何。師曰。玉象挂紅雲。問如何是佛。師曰。八角夜叉牽犬吠。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曰。石羊生乳虎(三宜孟嗣)。

武林福勝一機淨瞬禪師

桐鄉沈氏子。小參。以如意打[十- | +○]相曰。一畫未彰。休云炭裏藏身。兩儀既判。豈在雪中著脚。諸昆仲。向者裏見得。便知敲唱雙行。偏正回互。將西湖水。注入耶溪。耶溪不知。把石傘峰。移置孤山。孤山不覺。東長庚西啟明。南斗七北斗六。祖師趨出牛欄。瞎驢闖入佛殿。元宵九月九。重陽正月半。當暗中有明。當明中有暗。羣峰卓卓。雲漢無聲。萬竹珊珊。清風有韻。拍案一下曰。大眾還知麼。金牛鐵角尖。黑犬銀蹄爛(三宜孟嗣)。

越州宗鏡眉悉淨通禪師

本郡陶氏子。上堂。雲冉冉。水悠悠。黃花滿地催人老。紅葉雙溪換白頭。祇有香爐峰依然突兀。獅子崖無喜無愁。得遨遊處且遨遊。不嫌裘敝過秦關。不忻騎鶴上揚州。任他紫燕語春秋。誕日上堂。昔非今是成何比。東山日出西山雨。今是昨非有何別。月缺圓時圓復缺。卓拄杖曰。者天機都漏洩。多因齒落不關風。吾年五十羞人

說。籬邊黃菊都開徧。看看又是小春節。數聲鴻雁下平沙。月缺寒窗風翦葉 上堂。數日已來。搖唇鼓舌。倒腹傾腹。冤控佛祖。扭捏諸方。致使天王努目密跡擊拳。翦諸見之稠林。亦是步空捉影。假饒問答如雲興瓶瀉。議論似海闊天高。也是餘殘剩汁。敢醬陳螯。直須明曇花之現瑞。知寶所之非遙。方稱衲僧能事。良久曰。掃除落葉風偏猛。拂去花痕月又斜 上堂。未明有說俱成謗。明了無言亦是非。捏就泥丸金彈子。打破闍黎鐵面皮。喝一喝曰。寧使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千山寒色。萬壑凝霜。雲屯雨降。風動塵揚。者著子極是現成。因甚不肯承當。遂振威一喝曰。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上堂。細鋪紅葉橋邊錦。啐剪蘆花江上銀。只有漁翁知此意。夜寒猶自戲沙汀。驀拈拄杖。作搖櫓勢曰。幸有斯翁在此。不免唱個歸去來辭。乃高聲唱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身為行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述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嘖嘖曰。阿啾阿啾。便下座(三宜孟嗣)。

越州大能仁寺盟石淨息禪師

山陰毛氏子。二十一歲出家。稟具華山。參六如老宿。看主人公話。一日聞僧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忽猛省。謂維那曰。我會也。那便問。誰是你主人公。師震威一喝。那曰。未在更道。師展兩手曰。不敢相瞞。一日擔柴路。坐忘歸。忽有僧。向背一拍曰。日落了也。師通身汗下。即擔柴歸。六如一見。便問一歸何處。師放下曰。怯力殺人。又問。青州布衫又作麼生。師指柴曰。者一束大。那一束小。六如然之。時愚菴孟住顯聖。師往禮而問曰。昨日有一問。在方丈裏。請和尚著語。孟曰。前日道過了也。師曰。猶帶偏在。孟曰。向正位中道一句來。師曰。金烏夜半麗中天。孟曰。縱道十成。猶是偏位。師便出。孟再徵女子出定話。師頌曰。柳暗花明春意濃。黃鸝轉入翠微中。風景好步從容。笑看遊蜂趁落紅。孟然之 元旦上堂。今日丁巳元初一。花雨繽紛祝聖畢。國增新禧境愈昌。民安舊藝心猶赤。村歌調巧賀堯章。社鼓喧闐開舜曆。柳眼乍舒窺曉烟。梅腮競展含春色。山僧獨自坐匡床。兩序雲臻依位立。祖意西來本現成。不妨更舉庭前柏。拈拄杖。召眾曰。共享清虞。伏惟珍惜 小參。上方日卓午。西天人打鼓。驚起山童笑不休。足之蹈之手且舞。牧者牛水草。便宜隨步武。處處逢渠我非渠。月照濤聲松一塢。一葉落知天下秋。不知天下誰堪伍。拈拄杖曰。三載養成無礙力。耕翻大地絕回互。擲拄杖下座(三宜孟嗣)。

茗溪鳳山多福妙叶淨啟禪師

錢塘陳氏子。世業儒。投寶壽方披剝。一日方示眾曰。此事教你沒趨向處。師聞。直得行坐不安。偶有省。遂作臺山婆子頌曰。踏斷臺山路。風流老趙州。相看成底事。婆子自含羞 上堂。拳豎青林。蕨芽抽玉。版孫春雨如膏。峰巒滴翠。滿塢白雲窈窕。一溪綠水潺湲。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直得上大人丘乙己。插足不入。其餘七十士。只好袖手傍觀。爾小生童稚無知。樂著嬉戲。致使狼藉枝頭。落花滿地

。說甚麼佳作仁。可知禮也。若是個漢。何妨隨緣作主。就路還家。阿呵呵。誰是其人。擲拄杖下座。上堂。白雲冉冉。流水汪洋。枝上黃鸝嘹嘑。風來野徑花香。正恁麼時如何。良久曰。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上堂。趙州八十猶行脚。老不厭心。元沙一生不越嶺。得少為足。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也是日午打三更。阿呵呵。好大哥。倒騎驢背歸華嶽。醉寫黃庭換白鷺。問如何免得語滲漏。師曰。出語直教燒不著。草艸元妙涉離微。曰如何免得見滲漏。師曰。百尺竿頭休踞足。好看彩鳳舞丹霄。曰如何。免得情滲漏。師曰。鬻髓不盡喜猶在。枯木龍吟大地春。師干康熙甲寅秋示寂。塔本山(三宜孟嗣)。

樗里保寧端實淨嚴禪師

崑山孫氏子。參顓愚衡。衡曰。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個饅頭。你作麼生。師曰。某甲未出廬山。早知有此一問。衡震聲一喝。師有省。後入雲門孟之室。孟舉帶月荷鋤歸處處花狼藉徵之。師曰。花狼藉某甲親收得。孟頷之。一日孟上堂。師出眾遶一帀。孟曰。者是山僧二十年。操履用不盡的。師曰。恁麼則隨緣消舊業也。孟休去。後隱樗里。惟勤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執勞役供眾。僅食殘剩。偶鳥鼠爭食。師分飼之。每食鳥鼠輒至。以為常。因治普同塔于保寧之右。謂眾曰。來年是日。吾當歸骨于此。及期無疾。忽對眾一笑而寂。闍維。入塔時。屆先年此日也(三宜孟嗣)。

虔州崆峒不溢淨滿禪師

儀真笄氏子。出家華山。首參弁山雪。看拖死屍話。復遊兩浙。值雪赴天台護國。師再謁受具。一日雪呼茶。師擎茶至。雪曰。擎茶者誰。師曰。某甲。雪別指花瓶曰。他為甚不擎茶。師曰。他無情。雪曰。無情尚能說法。豈擎茶乎。師曰。某甲總不聞。雪掌曰。者無情露柱。師纔下拜。雪曰。露柱倒也。便抽身入方丈。師由此悟入。明崇禎庚辰。以僧伽黎付師。繼席崆峒。師持衣陞座曰。會麼。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祇如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朝因甚落在滿上座手裏。雖然。新長老披此衣。坐此座。如何作用。豎拂子曰。祇者分明高著眼。知恩方解報深恩。師因恙。聲鼓集眾。上堂。此事諸人盡向奇特處著倒。縱饒你見超佛祖。機越古今。若到生死分中。全沒交涉。爭如崆峒者裏。赤手空拳。宴然無事。閉門緘口。接上上之機。所以道。我為法王。如法自在。蒙合山哀請結制。山僧今日解制。放參去也。且如何是放參底事。揮拂曰。平生事業都完備。何妨處處任施為。咄咄咄。何所疑。野鳥噪寒枝。好個歸家時。擲下拂子。泊然而化。師世壽四十有五。靈骨與謂斯教。同葬五位峰前(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諸暨寶壽道曉悅禪師

本邑邵氏子。年十九出家。從龍華音稟具。往參弁山雪於百丈。蒙山激勵。刻苦參究。一日聞鐘聲有省。呈偈曰。[口@力]地一聲如夢醒。乾坤撞破露全身。覷破分明無別意。東西南北任通津。山頷之。後參愚庵孟於雲門。值上堂。師問。日映千峰外。光舒萬壑前。意旨如何。庵曰。當道種青松。師曰。人人本有。為甚麼今日三明日四。庵曰。脚跟下道一句看。師曰。朔風凜凜通消息。滿地霜花徹骨寒。庵曰。怎怪得今日三明日四。師禮拜歸眾(愚庵孟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中州獻公淨真禪師

本州崔氏子。顯聖小參。言前薦得。猶在半途。句裏呈機。那堪話會。如擊石火閃電光。點著不來。虛空話墮。更若雕龍繡虎。意下丹青。描摸將來。堪作甚麼。還知石傘峰孤迥迥峭巍巍壁立萬仞麼。若是通方上士。聊聞舉著。不消一顧。便爾追風少覺。佇思白雲萬里。卓拄杖曰。斜陽影裏千條綫。誰識耶溪楊柳新(三宜孟嗣)。

婺州白雲鄰木淨時禪師

問如何是登高境。師曰。鳥道青霄外。松篁落楚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籃尋野菜。一曲和哩嚶。問如何是為仰宗。師曰。珊瑚樹上影重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夜深玉鳳宿梧桐。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青天霹靂打晴空。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波斯擊碎水晶宮。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帝珠面面透玲瓏(三宜孟嗣)。

東越西遯居士淨超

山陰祁氏子。俗名駿佳。家世通顯。父參知[(雪-雨)/粉/大]度公。名儒名宦。而兼通教乘。母王氏。嚴肅有度。訓士與其弟忠敏公世培。互相師友。屢冠黌序。崇禎戊辰中。恩選進士。因連喪父兄。忽悟無常。偶得雲棲宏諸淨土書。如鳥出籠。遂專持佛號。入城市不見有人。舟行數十里。如飯食頃。麥浪懷。策以宗乘事。遂事參究。閱楞嚴。至覺明為咎處。大疑曰。世界未起。眾生未有。此念是誰動耶。質之懷。懷喜曰。子真疑啟矣。勉之。不與說破。辛未結伴坐禪。坐中每覺身界俱空。而未大發明。次年結友度夏。偶午睡。聞磬聲驚覺。見心遍空界。遂打破生死去來之疑。著語曰。咄不妨被汝道著。又有磬聲一擊夢初回。突出虛空破鐵圍之偈。然尚覺空中有物也。冬參天童悟。值悟論格物旨。忽顧士曰。還會麼。便棒。此時胸中如脫去萬斛泥沙。有牛頭搯著馬頭動。折筭攬海魚龍湧之偈。然自知坐在虛寂中。於一念緣起。不能快然。次年入都廷對畢。即焚檄歸隱。每冬必結友枯坐。如是者五六年。戊寅參雲門孟于龍門。度夏坐。冬適孟與旁僧。舉摩訶衍義。忽觸破從前所執。遂述罷戰吟曰。死守寒巖六七秋。常將戎事拄心頭。一朝四海同家也。百戰功勳何處酬。山自青水

自幽。鳥啼花放自優悠。不教移動鍼鋒許。處處堯歌樂未休。孟乃舉捕魚公案。勘之曰。如何是兄欠悟處。士曰。俊臣造甕。商鞅制刑。又舉凌行婆公案。士曰。趙州不打自招。豈可再添蛇足。又問。趙州勘婆意旨如何。士曰。火燒斗尾。有雷無雨。孟曰。未在更道。士曰。自小服甘菊。到老眼不花。孟曰。公之操履精確。見地穩密。偈頌逸格。乃吾宗之重望。遂以如意并偈記之(三宜孟嗣)。

杭州法相坦持淨鑑禪師

小參。轉功就位。枯木芳叢。轉位就功。泥牛獨角功位齊彰。權挂敝衣。強名作佛。功位齊隱。威音那畔。莫擡頭畢竟。喚甚麼作位。喚甚麼作功。響展兩手曰。參(三宜孟嗣)。

越州妙峰指源淨信禪師

諸暨陳氏子。上堂。妙高峰頂。向上機。關逼塞虛空。天旋地轉。雪裏梅花。風中竹韻。未離丈室。已示諸人。何必今朝再勞啟口。上堂。韶光輝地。蘭吐幽香。鳥噪梅枝。花飛滿院。大眾還會麼。不會。我今日為汝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喝一喝下座。住天章。上堂。雨過峰巒景致美。山陰道上花放蘂。少年公子步蘭亭。把盞相將看曲水。却憶當時王右軍。不知今日歸何里。茂林修竹空自存。物在人非成故址。喝一喝曰。試看棚頭弄傀儡。上堂。崇山聳秀。四時蒼翠。曲水迂迴。萬派流源。錫杖山響天震地。盃盂峰吐霧吞雲。說甚麼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點地。管教運水搬柴。無非自己風光。開田掘地。盡是當人大用。大眾且道。如何是大用。便下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者個茶鐘是泥燒成。問妙高峰頂。為何善財尋覓不見。師曰。昨日山僧在越城。問如何是正位一色。師曰。月沈金殿冷。曰如何是大功一色。師曰。飛鷺入蘆花。曰如何是今時一色。師曰。磕著腦門寒(三宜孟嗣)。

桐川妙覺三立淨覺禪師

宛陵劉氏子。投東星鑑薙髮。年十八南遊。多所參請。因讀楞嚴。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嘆曰。古今作破句讀。且受用不盡。我何為滯此耶。遂詣徑山。見語風信。看生從何來話。因見百年三萬六千朝語。打失鼻孔。受具天童。值雲門開法。三江師往謁。機緣相扣。遂得法焉。上堂。峭壁危峰。白雲冉冉。澄潭碧沼。赤日騰騰。竹籟松濤。泉聲鳥語。一幅天然畫圖。任他張僧繇吳道子。有筆難描。大眾于此會得。從教蛄蜣蟻子。各逞風流。跛鱉盲龜。多增意氣。何煩拂上座。輕搖唇吻。奮武揚威。雖然日用之中。如何保任。良久揮拂曰。幾陣清風來殿角。一輪明月照樓臺。上堂。妙超情謂。舉無意路。如何若何。漫勞顧佇。山僧未出方丈時。千聖頓難措足。已出方丈後。萬物盡乃增輝。由是奮大機。發大用。使他鈍鳥飛空。困魚出海。會得者。鐵牛吞吐千峰月。不會者。石虎呼回五嶽雲。會與不會。又作麼生。響。婁頭走狗叟。嘴突帝都丁。上堂。掣開金鎖。劈破元關。雲中木馬追風。海底泥牛銜月。諸仁者。

花明水秀。雲淡天空。崖石粼粼。琅玕拂拂。何處不是當人捨身命處。為甚麼。被他聲色羅籠。見聞沈溺。百花叢荊棘裏。若能掉臂而過。自然頓忘能所。不假修持。說甚麼磅礴虛空。揮凌八極。豎拂曰。能殺人。能活人 師得法後。愈益弢晦。遠隱桐川東山數年。妙覺寶坊巍然而起。未幾無疾化去(三宜孟嗣)。

杭州佛日冰溪淨融禪師

錢塘任氏子。上堂。雲漠漠。水瀾瀾。桃花風雨亂鶯啼。石鼓幾聲齊。山寂寂。草離離。峰頭黃鶴一時飛。特地使人疑(三宜孟嗣)。

嘉禾東塔為則淨範禪師

姑蘇稽氏子。年十五出家。看竹篋話致疑。尋謁弁山音。力究此事。一日出坡正中亭。聞雷震有省。後參雲門孟。一見便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孟曰不接。師曰。豈無方便。孟便打。自是屢從參請。孟槩痛詈之。後桃柴踢破脚指。頓悟。述偈曰。石亂青山古路危。禍從今日遇何奇。脚尖鮮血橫流處。不是親遭痛不知。孟見稱賞。由此師資契合。遂與記荊 住後上堂。久雨得晴人盡喜。出門行路脚頭輕。衲僧偏白生煩惱。個個攢眉努眼睛。事則如是。理上又作麼生。顧左右曰。東村王老分明說。一定來年米價平。喝一喝 上堂。今朝仲冬初一日。從天降下真消息。疾風捲起屋上茅。細雨打溼階前石。烏鴉棲殿角。逐隊飛鳴。黃葉墜空庭。隨風狼藉。不知領略是何人。莫教過後重相憶。良久曰。休相憶。風靜黑雲消。紅輪自迸出 上堂。蹋開萬里雲頭。歷盡千家門戶。忽朝戰馬收韁。便乃干戈永息。五蘊浮雲。不吹而散。三途熾焰。不撲而滅。死生去來。無非遊戲。迷悟真妄。悉是假名。所以得此事底。猶如妙趁搏風。猛虎戴角。喫飽飯了。東聒西噪。其或茫然。難把遊絲繫白日。莫教冉冉過青春 上堂。樹密鳥聲和。夜清月色好。神光自不來。面壁空懊惱。諸人如會得。隨意村醪飲一盃。若理會不來。謫仙去後相知少。喝一喝 上堂。薰風殿閣生涼。明月庭墀散彩。畫樓人酌金樽。如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以手斫額曰。原來相隔不遠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年老畏寒要襪著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光芒射斗牛。日出匣後如何。師曰。切菜猶嫌鈍 問和尚未見雲門時如何。師曰。金樽有佳客。日見後如何。師曰。秋山無故人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北牖清風透骨涼 問王未登殿時如何。師曰。五朝門外嘶金馬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秋風吹斷鷺鷥行(三宜孟嗣)。

廬山慧日元木淨恒禪師

新安汪氏子。小參。道無不在。觸處皆真。眨上眉毛。匡州萬里。孤村紅樹。溢目生光。寒雁悲鳴。霜風括耳。到者裏。直得牛角尖點額。香爐峰起舞。驀地裏打破趙州關。踢破雲門普。說甚麼象骨鞦韆。禾山打鼓。山門頭彌勒。呵呵大笑。笑道堂中鐵羅漢。商今確古。總不如陳如尊者如愚若魯 上堂。恁麼告報。且道。別有甚麼

長處。雖然。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是虎。喝一喝 小參。拈拄杖曰。枯藤扶力出人間。惱亂人天眾聖賢。臨濟親遭黃檗屈。韶陽攬向雪峰前。途中得力的。萬峰直上。竿木隨身的。倒用橫拈。垂手時。隨機赴感。明暗處。理事俱全。到者裏。只是一根柳栗。所以道。通身沒些孔竅。為人貴在機先。芭蕉老子奮不定。爭似葛陂公乘時御天。恒上座。不敢妄生節目。以杖左卓曰。具足臨濟三元三要。復右卓曰。回互洞山五位正偏。復連卓曰。發明從上佛祖綱要。擊碎今時儻侗邪禪。眾中還有與拄杖子相見者麼。良久曰。者回如不會。異日更慙惶(三宜孟嗣)。

越州天章鄰哲淨彥禪師

常州江陰何氏子。髫年看金剛經。至色見聲求處有疑。一日聞孩喚娘聲。有所警發。參天童悟。問那裏來。師曰江陰。悟曰。江陰來底。是個甚麼。師進前叉手面立。悟曰。拖你者死屍底。是甚麼人。師曰。休相鈍置。悟拈棒。師曰。拗折拄杖。和尚拈個甚麼。悟曰。者後生甚知來處。師後出家。納具于天童恣。後參語風信于雲門。曰你識得我麼。師曰。識即識。只是不得名。信曰。清珠兩眼。名也不知。師曰。若不清珠兩眼。則錯認師太也。師病中聞僧誦經。豁然徹底 問南泉斬猫。還有過也無。師曰。棒打石人驚吐舌。池塘水鴨聽雷聲。曰恁麼則無過也。師曰。脚底魚遊千萬頃。又來沿岸捉螺螄。曰祇如趙州戴草屨。是何意旨。師曰。石上栽花紅朵朵。一枝拈出萬人看 僧參。打○相卓然而立。師豎兩指。僧近前作聽勢。師便打(三宜孟嗣)。

海寧水月菴法純淨慎禪師

錢塘陳氏子。參雲門孟于顯聖。看誰字。因七堂中聞板聲。乃悟徹。矢口頌曰。誰誰誰。擊碎虛空腦後槌。梅花暗裏傳消息。不萌枝上月如眉 住後上堂。臘盡春回萬象新。一雙孤雁落沙汀。木童敲落天邊月。水底泥牛銜月行。驀豎拂子曰。看看。指月示人。難瞞作者。還會麼。但可自怡悅。那堪持贈君。乃畫○曰。向者裏會得。信受奉行。若還不會。山僧為諸人註解去也。復畫○○下座(三宜孟嗣)。

古虞龍田柏子淨地禪師

楚黃安蕭氏子。結制上堂。秋林蕭瑟滿烟霞。霜葉紅如二月花。寂寞門庭無理事。碧天空闊數歸鴉。望何極自堪誇。珍重老胡休撒沙。捏定布袋口迸出。眼中花糊猴。切忌亂如麻。伎倆百般都不是。冷灰豆爆有生涯。莫飲曹山酒。休喫趙州茶。撥轉乾坤是作家 上堂。一法不有。萬法無差。真機絕跡。略露些些。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乾坤坐斷。徧地霜花。只是風頭太硬。不妨舉似作家。良久以拂子畫○曰。嘗使泥牛耕巨海。頻教石女繡鴛鴦 上堂。放白牛無地藏身。掃空林金風獨露。把住關津。却使剡水逆流。拈提向上。直教娥江枯竭。欲知此事。如孝女廟裏邯鄲碑。蘭芎峰頂葛洪井。須知龍田者裏。家風各別。炊無米飯。濟饑餓人。如或不然。更聽山僧五

種誠法。一不得虛空打勦斗。二不得死水裏藏身。三不得指鹿為馬。四不得囫圇歲月。五不得背地裏真言。若能如是行得去。方受他真實人供養。且道。真實人復是阿誰。鍾徐丘駱印宿白懷 解制上堂。一向恁麼來。小雪復大雪。今朝恁麼去。大寒逼小寒。來時未嘗踏著龍田。山僧性命却在諸人手裏。去時未嘗離却龍田。諸人鼻孔却被山僧穿却。且道來即是去即是。來去且置。諸兄弟。祇如九十日中。晝三夜三。摩裙擦褲。又成得個甚麼。泥牛初睡覺。吸盡海山雲 上堂。今時不到。劫外長明。法法現前。塵塵自在。金門無鎖鑰。玉殿禮常存。燦午夜之銀燈。懸中天之杲日。花開枯木葉老。長春鳳舞丹霄。鸞騰碧嶂。野老不知。尊貴。佳人獨掩柴扉。還是誰家屋裏事。良久曰。珍重(三宜孟嗣)。

嘉禾天寧休山淨炬禪師

無錫華氏子。上堂。對一說。烟雨樓頭好風月。倒一說。無限秋光齊漏洩。銀蟾影裏桂花飄。天香閣上風流客。卓拄杖曰。阿呵呵。識不識。處處撞頭與磕額 中秋小參。秋風陣陣桂飄香。飛雁成行帶夕陽。岸柳金絲穿玉露。西來祖意絕商量。顧左右曰。吾無隱乎爾 師住世六十年。無疾跏趺而逝。塔于杭之賽西湖左首(三宜孟嗣)。

湖州清涼三疾淨甫禪師

浙之紹興呂氏子。幼時。閱伊洛淵源。便慕心性之理。長遊台山。遇念休靜主。始識宗門中事。看萬法話。年十九。痛母去世。遂依雲門澄剎染。後參天童悟。悟方坐簷下。師從前過。乃以拄杖橫截曰。過即從汝過。只不許跨吾拄杖。師竟跨杖過。悟隨一棒。住半載。心悶口怯。毫無頭緒。次春偶散步園中。聞鳥聲忽覺。昏悶豁開。乃有入春纔七日。不覺柳梢青。策杖南園覓。林中鳥一聲之偈。同步園者金粟乘寶華忍。見其有得意狀。忍撫師背曰。還未曉在。語未竟。即走不顧。後參雲門孟。問古人未跨船舷三十棒。如何免得。師曰。看脚下。隨頌曰。未跨船舷三十棒。免得遭他活埋葬。即刻進單渾不消。青山綠水姿放浪。孟見。自此契合 冬至陞座。朔風凜冽。碧空凍折。水陸不通。鳥道殊絕。今朝數到清明邊。梨花處處飄香雪。大眾。者消息。且道。從何處得來。昨夜三更時分。拄杖子忽然睡去。李供奉闖入夢來。互相酬唱。遂得一首。近體蓋咏那。九日不食的碩果。七月來復的初爻。長者從今長。消者自茲消。雖妙得風人之體。也只得個時節不相饒。却也有比興有推敲。既不犯平頭上尾。又不犯鶴膝蜂腰。雖則內剝外剝。却又單拋雙拋。又典雅。又風騷。拈拄杖曰。今日不免請者。老兄出來。對大眾前。按一宮商。朗吟一遍。擊拄杖曰。何似生。顧大眾曰。你看者上座臉上。有多少笋擗。然雖如是。不見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人神以和豫之時。義大矣哉。打噴嚏曰。大吉利市。下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十劫後。阿那個不說。今朝是三月初三日。曰傾湫倒嶽來時如何。師曰。緩些待我上橈子上立了著 順治庚子臘月二十七日示寂。建塔邑

之烏瞻山凝翠菴後(三宜孟嗣)。

建州龍山介眉淨傳禪師

劔津湖峰張氏子。年十二投慈林落髮。納戒鼓山。依雲門孟于嘉禾。梵受久之。孟以偈記曰。從上不覆藏。我今非漏泄。悠悠一慧燈。勿爾等閒滅。歸嶺別創龍山上堂。二十年來。方覓得個去處。慶快生平。一僧出問。如何是慶快平生的去處。師曰。一總不相似。便下座 上堂。新春又減五日。桶底依然黑漆好。生涯休打失。滿眼青山如疊出。驀拈杖曰。喚作拄枝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畢竟喚作甚麼。擲下杖曰。摩訶般若波羅密 示眾。龍山今日。不量晴。不較雨。豁開戶牖埽清。廊廡無拘無束。無賓無主。一任諸人。安閒步武。切莫觸犯。當頭石虎(三宜孟嗣)。

東關天華法聚淨理禪師

投東藏落髮受具。戒于弁山音。歷見二十餘員宗匠。末上參雲門。十餘載始獲印證 住後上堂。從上來事會在。而今刻刻共知共證。人人同具同修。獨有者個佛子。出則手攀南辰。入則身藏北斗。三世諸佛。無處窺踪。歷代祖師。那容湊泊。還會麼。良久揮拂曰。昨夜優曇香徧界。今辰雲水盡朝宗 顯聖掃塔。上堂。客路雲門裏。花宮玉筍前。凝情瞻祖父。白鷺下平田。山僧入山。為祖父拜掃。只得客聽主裁。高陞此座。且道。舉揚個甚麼則得。未免將官路當人情去也。驀豎拂曰。大眾看看。者便是靈鷲拈花。頭陀微笑。聖諦不為。階紙不落底。豎拂曰。五乳峰頭沒鏃箭。大地而今盡被穿。只有佛殿脊兩個瓦獸兒。至今却無下落。擊拂曰。門庭接拍。總在者裏。若也不會。請問方丈。便知端的 問如何是曹洞宗。師曰。靜聽鈴語落松風。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晴空霹靂打雷公。曰如何是瀚仰宗。師曰。日暈雨兮月暈風。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千里孤帆咫尺通。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爐峰夕照晚霞紅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孤峰聳翠白雲間。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賣油娘子不識秤。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座倚筍峰錦障開。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龍驤鳳翥逞閒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霜寒露冷忘歸道(三宜孟嗣)。

嘉興津梁菴詹明淨純禪師

餘杭人。原籍徽州吳氏子。依三塔梵行剝落。受具于天童悟。令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因打翻燈盞。當下釋然。次參雲門孟于梵受。孟問。衲僧行脚事。試道一句看。師曰。青山原不動。白雲任往還。孟曰。那裏學者虛頭來。便打。師便喝。孟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師掩耳而出。孟頷之。授以衣拂源流偈。曰我有袈裟。價重連城。于獅子座。代佛傳燈 住後上堂。高驅白鳳賽雲飛。一陣風鈴徹四圍。同驗黃龍遊赤水。千層波撼便潛歸。奉塵剎除魔軍。寶劔揮時天地清。入廛垂手化塵淪。指示衣珠無別旨。大家鼓舞和陽春。桃紅柳綠垂枝折。燕語鶯啼話素心。銅頭鐵額堪成對。木馬泥牛吼似雷。莫錯會。張公喫酒李公醉 上堂。法身藏北斗。丹桂映冰輪

。運轉施為處。頭頭露本真。說甚麼新豐曲子和覓知音。到者裏。石上栽花。無可用心。若是當家種草。自能透徹古今。良久曰。須委悉莫沉吟。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頭上帶霜去。脚下蹋月回。雲鎖山蹙額。風吹水皺眉。木童頻拍板。石女把笙吹。者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拈拄杖作舞。下座(三宜孟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紹興蜀阜東星淨鑑禪師

壽州王氏子。師聞博山來在金陵。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具眼處。來曰。善逝橋邊逢聖主。彼時有個會處。往參弁山雪。雪問。你一路來。何者是你自己。師曰。但見青山綠水。雪曰。你曾見甚麼人來。師舉前話。雪復徵三不是語。師鈍置。經數日。茶次。雪舉盞曰。者個是茶鍾。將何為法身。師直得汗下。從此釋然。住後上堂。迴文織綿。剪綵鋪花。轉處。幽微機紐。御於樞口。用時。綿密絲綸。吐於梭腸。全憑化母之工。乃成天然之巧。如千光瀲灩。似萬象含春。金龍不守於澄潭。玉兔豈棲於碧影。到者裏。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珍珠。直須格外轉機。豈容個中擬議。三世諸佛。且向背後叉手。歷代祖師。祇好左右旁觀。正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上堂。久晴無怨。纔落便憂。衲子浸爛。鼻孔露柱。愁斷眉頭。道道。愁個甚麼。擊拂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上堂。春風蕩蕩。春日熙熙。溪柳半舒嫩色。崖花初綻纖枝。物物全彰。頭頭成現。胡笳曲子。不墮五音。無孔鐵錘。了無向背。不必問佛問祖。求妙求元。但得一念不落諸緣。自然取證自家境界。為何向外尋求。費盡許多氣力。且道。過在于何。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上堂。古佛堂中撥棹。烟波水面行車。雪映蘆花。風吹玉蘂。狂猿嘯月。羊腸大路沒人行。靈鶴喬松。枯木巖前尋伴侶。正恁麼時。前不邁村。後不送店。進一步。則參天荊棘。退一步。則古澗寒泉。且道。不進不退。又作麼生。凍雞未唱鄰家曉。隱隱行人過雪山。上堂。螻蛄眼裏放夜市。急水灘頭鳥作窠。不識本來真面目。謾言我唱脫空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黃帝得之。以御崑崙。河伯得之。以遊大川。王母得之。壽延千古。且道。衲僧得之又如何。喝一喝。下座。上堂。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揮拂曰。觀音彌勒文殊普賢。廚庫僧堂山門佛殿。若向者裏悟去捏怪也不難。大眾。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急水灘頭拋繡毬。琉璃殿上種荒草。桃花開徧蜀山錦。石女栽成紅衲襖。且道。說是不說是。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爾密復嗣)。

杭州普明石照淨燁禪師

嘉興曹氏子。萬曆己酉秋。母夢九華僧假榻。乃生。師雖在總角。有過人志。受具金粟。參無字。聞磬聲有省。謁東山得法。上堂。有一人。身居高堂大廈上。無片瓦遮頭。有一人。栽花種竹。下無卓錫之地。且道二人姓甚麼名誰。拈拄杖曰。秘魔叉。上堂。顧左右曰。諸兄弟。延頸舉踵。所為何事。莫是生死未明。無明未破底麼。阿呵呵。少林老漢。空中釘橛。皇宮悉達。陸地興波。若將佛法與元妙。錯把黃庭喚白鷺。師住普明金竺。順治戊戌秋。搥鼓陞堂曰。久病神疲不可說。今朝跳出娑婆國。上堂消息事如何。盡力當陽只一喝。隨聲一喝便逝。壽五十。夏三十有三。塔全身于寺前(爾密復嗣)。

東越剡溪雨錢寧遠淨地禪師

蘇州崑山馬氏子。上堂。霜露滑如苔。竿木隨身走。道伴交肩過。切忌頻回首。斜街狹巷中。須防子湖狗。急行趨不上。緩步落人後。瞻風撥草時。不得亂開口。兄弟。結制句子。盡情分付了也。更有一件要緊事。且歸暖室商量。上堂。燕尾峰前無剩語。今朝對眾如何舉。打壁敲籬罵四鄰。街頭賣卜瞞神鬼。石上栽花連夜開。陸地行船十萬里。上堂。今朝十月小陽春。天暖霜輕日更明。山花三朵四朵。寒鳥一聲兩聲。牛背牧童吹短[竺-二+遂]。溪邊稚子唱歌行。誰管你李道士。誰管你張先生。喫了黃齏脫粟飯。大家任運飽膨脝。上堂。昨日行至中途。聽得村翁說四句話。最妙最元最親最切。若人識得。可以籠罩古今。凌跨佛祖。千七百則葛藤到此冰消瓦解。三十二傳曲調。直是熱碗鳴聲。且道是甚話得恁麼奇特。諸仁者。還願聞麼。良久曰。四九三十六。柴米家家有。後園種芥菜。生個大蘿蔔。上堂。今朝十月半。底事為君判。蚤間喫白粥。天暖身流汗。珍御服不值半錢。破草屨黃金不換。慙愧兜率宮。珍重猪肉案。曼殊昨夜見空王。劈頭一棒趨出院。問諸人薦不薦。蘆花江上白如綿。鷺鷥飛入尋不見。上堂。處處花開日暖。家家月白風清。不須門外挂桃。神自安然眠高枕。放得下者。左之右之。七縱八橫。放不下者。撞頭磕額。縛上加繩。諸兄弟。天何高。地何平。潑天活路從人走。何用區區摸壁行。不管南泉猫惡。那怕子湖狗獐。見怪不怪怪自息。鎮州蘿蔔重三斤。問畢竟如何得相應去。師曰。連日天陰雨。蒼苔滿地新。問一塵起。大地收。將甚麼喚作塵。師曰。堆山積嶽。曰未審大地如何收得。師曰。多不用添。少不用減。問如何是衲僧格外事。師曰。向火胸前煖。問如何是明覺境。師曰。燕尾峰頭雲靄靄。臥龍池畔水盈盈(爾密復嗣)。

越州融光自聞淨音禪師

暨陽陳氏子。結制上堂。摩醯首眼。洞貫十虛。肘後靈符。廓周沙界。得諸佛之總持。絕古今之消息。於是不起于座。行遍天下無足跡。不動舌頭。言遍天下無口過

。唯赤心之恒湛。絕生死之根株。直得念念爾。時時爾。頭頭爾。法法爾。然後為無為事無事。白雲千里外。逢人終不錯。舉喝一喝 解制晚參。鐵牛耕轉劫初田。石虎終宵抱月眠。鶴不停機峰競秀。鳳無依處木迢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亦與你拄杖子。相將無過斷橋水。一任伴歸明月村 上堂。本是瀟相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雲收山瘦秋容澹。春盡珊瑚光焰赫。瀟灑手神不露顏。遨遊巖壑空塵迹。箭鋒相拄電機先。銀盃香浮雪花白。拈來塞斷水雲喉。掃空法界幽元宅 上堂。有僧纔出。師以拄杖約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曰行藏原不屬他人。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僧擬議。師便打(爾密復嗣)。

越州清化唯岑淨[山*急]禪師

荊州張氏子。母夢青蓮現于庭而生。六歲失父。十五入靈湖寺落[影/采]。天咨壬戌。謁博山來。示以參禪切要。師日任眾務。夜則坐禪。因入方丈請益。師纔跨門。被來喝出。師愈猛烈。是冬稟具。偶坐次。覩香烟起處有省。辛未結伴。誓不語戒。適堂外打破碗。爭曰。你輩只知喫常住飯。不管常住事。師聞契悟。偈曰。打破常住碗。還從常住討。相逢不相識。空自生懊惱。咄。無端禪者兩相爭。笑倒堂中張長老。尋參弁山雪久之。復扣東山復于顯聖。命入室。復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木上座通身是眼。復曰。如何是德山末後句。師曰。騎牛不戴帽。過水却著靴。復曰。總沒交涉。師曰。南山園裏曾刈茅。拂袖便出。辛巳得法。癸巳主顧聖。次東山越之普濟。江陰之芙蓉數剎 上堂。淡烟籠古寺。嵐色涌山巔。拈起龜毛拂。揮開碧落天。正與麼時。山山鳥語。處處鶯啼。物物真機獨露。頭頭大用全彰。聞聲悟道則且置。祇如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良久曰。古今懷寶迷邦客。區區祇向那邊討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携飯來。會得其中意。元關金鎖開。有般漢。認個穿衣喫飯。言談語默底。為自己。豈不是認賊為子。將奴作郎。與麼見解。不特二六時中。被五欲七情搖動。只恐眼光落地時。被四生六道牽去在 上堂。有收有放。能縱能奪。龐公笊籬。清平木杓。雪峰毬毬。元沙[祝/土]脚。過在動用。掇退菓桌。阿呵呵。會也麼。隱嶺凍雲從地涌。娥江明月自天來 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師曰。不與眾流同 問如何是萬象體。師曰。屋後青松帶露寒。曰如何是萬象用。師曰。庭前翠柏搖空影 問窮冬一句請師激揚。師曰。午夜床頭冷。天明市地霜 問如何是水邊林下事。師曰。泥牛吼處秋光老。曰恁麼則截斷眾流去也。師曰。木馬嘶時春日回 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白露罩秋江 康熙甲辰夏。師無疾而終。壽七十。臘五十。葬全身于清化後山(爾密復嗣)。

嘉興大慈院放眉淨真禪師

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太阿高握定乾坤。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就路還家踢故址。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活如龍。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毒兇當軒

觸者死。曰賓主已蒙師指示。頂[寧*頂]一著事如何。師曰。無腔調沒絃琴(爾密復嗣)。

古杭菩曇自若淨深禪師

山陰王氏子。上堂。向上一著物物相呈。袖裏一機頭頭顯露。不見先德云。鷄鳴犬吠盡啟圓通。時雨調風咸垂妙義。牡丹庭柏何用重拈。赤鯉金猊固當奮躍。眾中還有奮躍者麼。良久曰。三汲浪高須急過。懸巖返躑始成獰。上堂。夜半明星日午出現。釋迦老子眼睛被換。大地山河融成一貫今朝解制各還鄉。水陸行人須好看。須好看。燭地輝天光燦爛。東山結制上堂。自上東山將二載。于心未補幾焦勞。今朝再下任公釣。只聽潮聲吼巨鯨。拈杖作釣勢曰。有麼有麼。好乘春日風雷便。直躍龍門上九霄。上堂。揮金剛劍掃闔外烟塵。傾甘露餅。潤寰中枯槁。時時砥礪。觸之則永斷命根。刻刻提持。霑之則恒滋性體。雖然。更有向上一著在。驀拈拄杖。卓一下。上堂。鐘聲鉦鼓聲[音*(夕/斗)]。觀音耳底悟真空。桃花紅李花白。靈雲眼裏重著屑。汝等聞亦如。見亦如。因甚麼不警。警不警。枝頭黃鳥語關關。大悲院裏誦秘訣。東山退院。上堂。拈拄杖作收釣勢曰。剡江垂釣已三週。不獲金鱗竿且收。自愧聖恩酬未足。移舟別下任公釣。雲笠動雪簑浮。父業公行豈苟留。欸乃一聲無限意。白鷗飛過碧沙洲。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物無私照。曰磨後如何。師曰。影跡難藏。問如何是道。師曰。溪山行不盡。曰不問者個道。師曰。汝問那個道。曰佛道。師曰。展轉路無窮。師歷主九刹。慎重法門。康熙庚戌春順寂顯聖。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四。門人奉全身。塔于東山國慶寺左(爾密復嗣)。

古虞寶泉素端淨響禪師

本邑張氏子。示眾。卷起夜明簾。三更無私照。放下琉璃瓶。渾身無孔竅。進一步。踏斷毗盧頂[寧*頁]。退一步。觸翻千年炭窖。不進不退。木人水上插紅旗。石女峰頭和雪調。師一日偶撾鼓集眾。說偈曰。六十餘年。談天論地。八苦交煎。自有長技。夢幻空花。說甚真諦。寂滅逍遙。賢聖罔窺。如如而來。如如而去。偈畢正寢。門人石[徼-方+北]奉龕窆本寺之右(有密復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二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清江普賢疎庵淨禪師

初住七峰。順治己丑遷普賢。上堂窮萬法之底源。識陰陽之始末。未為好手。橫眠碧落。豎立雲霄。豈足觀光。直須拈撐天拂子。穿却天下衲僧鼻孔。握縱橫拄杖。撥轉盡大地迷情。一念遊歷四天下。一時蹋徧五須彌。大用隨處以施張。法幢隨地而建立。正恁麼時。十成通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獨木橋心能撒手。萬人叢裏任

揚眉 上堂。尖新巧妙。剽竊成文。辨利言詞。尋章摘句。如斯解會。鈍置宗風。更若周遮。有乖先聖。神通妙用。不假言詮。就裏玄機。豈容造作。必須迴脫情塵意想。撥轉向上關頭。一一從本地中得來。字字向自性中流出。然後句中有意。意中有句。橫拈豎用。順逆無拘。果有縱橫寰宇之胸襟。格外提提之大用。到者裏。佛亦不立。聖又何安呼文殊為婢子。視普賢為梢郎。且道。是甚麼人作略。驀拈拄杖下座。施風打散 僧問曹溪一派。闔國聞知。普賢堂上是何意旨。師曰。半夜烏龜飛上天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無面目底漢 問如何是觀世音。師曰。鐵蛇齧著石龜鳴。僧禮拜。師曰。詐明頭 問大地春回事若何。師曰。玉樓公子醉扶歸 問如何是七峰底佛法。師曰。七峰且止。如何是闍黎脚跟下事。曰覲面薦取。師曰。學來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打曰。亂喝作麼 問一念未生時作麼生會。師曰。草賊大敗 問如何是的的相傳底意。師曰。舌頭有骨 順治十七年九月七日示寂。建塔於清江浦福田庵之左(爾密復嗣)。

大安斗庵晦公雋禪師

因誦金剛。至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處致疑。未審此經從何而出。一日聞鈴鳴有省。然隱隱地。自覺有物礙膺。一日出行。失足一跌。礙膺之物冰釋。占偈。有蹋破乾坤跌一交。十方世界當時消之句。往參東山復。承印可。尋住斗庵 東山忌日拈香。父南子北太無情。何事翻成怨恨心。一片栴檀一盞茗。只圖雪屈不驕恩 天宮寺。有活善財像。偕眾往瞻。一僧曰。若喚得應是活善財。喚不應猶是死的。便咳嗽兩聲。僧瞪目視師。師曰。童子已往南方去矣(爾密復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湖州弁山龍華久默大音禪師

浙西石門姚氏子。母有蓮敷之夢。乃生。家貧操舟為業。每於僧舍。聞佛聲。輒生踴躍。廿四薙染。首謁雲門澄。值門示眾曰。放下放下又放下。并放下者亦放下。師聞之慶快。然猶未徹諳。忽嬰病幾斃。悟前非。因看趙州勘婆語。謁寶壽方。發憤力究。廢寢食。目幾損。因僧問托鉢因緣。方作擎鉢勢。遶禪牀曰。哪哪。師驀地打徹。後聞弁山雪剎龍華。特禮觀。盤桓信宿。雪印之 繼席上堂。山僧是個杜拗子志。煨折脚鑊於窮谷。今日大眾。以吾老人囑累為口實。逼作者個蟲豸。不得已露個敗闕。非圖熱鬧門庭。要了大家公案。且道。大家公案。作麼生了。竹放雲邊浪。松收月下濤 上堂。凍斷江南萬里流。三冬不著赤梢游。要飛直待春雷動。布雨興雲潤九州。除千錢不如現八百。打○相曰。大眾會麼。會也跳不出。不會也跳不出。卓拄杖曰。只為貧兒不怕冷。故來雪上又加霜 師誕日上堂。暗九之年。曲不藏直。四十五歲。直不藏曲。且道不落數量者。是甚麼人。卓拄杖曰。從來不著孃生褲。自古遭人笑赤條 上堂。鶯遷喬燕繞梁。忻忻草木正芬芳。韶光盡向今朝露。莫謂東君還覆藏。諸仁者。還見麼。見也換却眼睛。不見也換却眼睛。還有不被換却者麼。下座解制上堂。廬陵米價索遼天。無敢能酬著地錢。肯把盃盂安箇柄。誰家竈裏不生烟。會得去莫廉纖。陸行有馬。水行有船。大眾還當得解制事麼。直待來年十月斗。象峰開口再重宣 元旦小參。一聲爆竹堅冰裂。無限春光皆漏泄。膏雨紛紛落不休。十年枯木一朝活。諸善知識。新年頭佛法雖多。若要受用。也須唧[口*留]。眾中忽一喝。師以手拍案曰。莫忙莫忙。滿目皆是不許汝覩。滿耳皆是不許汝聞。滿脚皆是不許汝踐蹋。滿口皆是不許汝咬嚼。且道如何始得。舉如意曰。山中自有新條令。那用桃符呈舊科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平地高如山。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溪水濶如海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東有日西有月。曰明箇甚麼。師曰。只要人著眼。崇禎壬午五月望日。師示微疾。次早手書遺命。或問和尚。更有別事也無。師曰。道人去就。非爾所測。當午集眾曰。無常迅速。各須及早倒斷。莫待臨渴掘井。老僧今日先

告別也。遂吉祥而逝。世壽五十。僧臘二十有七。塔全身於本山(瑞白雪嗣)。

松江青龍百愚淨斯禪師

南陽桐柏谷氏子。幼喜繪佛像。成輒禮拜。年十九。棄家走終南薤[彭/采]。後南詢值弁山雪。主湖州白鷗。師往參禮。明年謁天童悟。舉本來面目為問。被悟打出。師恍然知有落處。崇禎戊寅。聞弁山隱居虔州崆崗。師再參理前問。山亦打。復領槽廠。一日上方丈。仍踵前問。又打出。師纔行數步。山喚米頭。師回首。山曰。是甚麼。師忽頓釋前疑。後聞鐘聲乃大徹 出世。住嘉定之古昭慶。上堂。陣陣朔風揭戶開。紛紛凍雨打窓破。滿堂禪客暗嗟吁。衲被蒙頭牀上坐。牀上坐休錯過。金毛獅子解翻身。癩狗泥猪草裏臥 上堂。氣稜層[山*突]光兀。異中來也是何物。遂豎拂子曰。覲面施為不見形。擊香几曰。分明打破精靈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莫輕。忽擲拂子曰。衝霄須是遼天鶴 上堂。凜凜朔風遍界寒。千林葉落水成團。透肌徹骨誰能委。惟有梅花笑破顏。明舉似休瞞頂。剔起眉毛仔細看。豎拂子曰。大眾見麼。凍鷄啼處家園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上堂。風蕭蕭兮紅日淡。山寂寂兮冷雲堆。天欲雪而不雪。梅似開而未開。可憐羈旅客。愁聽夜猿哀。相逢若得陶徵士。攜手長吟歸去來 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驀拈拄杖曰。是以齏上座。一生不肯德山老漢。跛足師直欲打殺黃面瞿曇。到者裏。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若也檢點得出。一任呵佛罵祖。有甚麼難。驀顧左右曰。有麼有麼。果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誦譌 上堂。香閣沉沉冷繡幃。佳人倚戶淚沾衣。堪憐異國鈴峴子。歲暮如何不見歸。歸不歸真懊惱。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教誰掃 善慶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已滿。打開欄圈一時休。崢嶸頭角無回互。放出瀉山水牯牛。大眾還見麼。雖然。鼻頭繩索。猶在善慶手中。教你往東不敢往西。教你往西不敢往東。你欲去去不得。你欲住住不得何故。殺活臨時。收放在我。只如不落收放。又作麼生施設。以拂子擊曰。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康熙乙巳秋。師偶示微疾。悉將長物散給。中秋示眾。風燭曉霜。待時而已。老僧去後。不得披麻悲慟。有類世俗。首座問。古人預知時至。和尚又如何。師曰。日日是好日。有問安者。捉師手曰。不妨再來相看。師搖手曰。只好別峰相會。是夜沐浴更衣。端坐至黎明。索筆書偈曰。生年五十復零六。大事因緣今已足。釣罷金鱗歸去休。漁翁不向蘆灣宿。擲筆而遊。塢於宜興善權寺東北萬松嶺上(瑞白雪嗣)。

筠州洞山孤崖淨聰禪師

楚德安李氏子。上堂。新豐洞裏。嘯月臺前。中有一機。覲體渾然。全該五位。妙契三元。若人會得。了了還源。諸仁者。且作麼生是還源一句。良久曰。翠竹風搖聲細細。清流投澗響潺潺 上堂。雪峰嶺峻。本絕攀緣。曲水逢渠。略通消息。所以道。目前一著。五眼難窺。一句截流。十方坐斷。直得千車合派。萬派朝宗。列聖同

遊。四生均具。或時向孤峰頂上打眠。土曠人稀。獨行獨步。或時在十字街頭。八橫七縱。同死同主。且道渠儂有何本據得與麼。收放自由還知麼。揮拂曰。箇箇眼睛端的去。青山綠水盡知音。小參。今朝元旦佳節。萬象森羅饒舌。梅花暗遞春先。不用山僧更泄。唯有露柱燈籠。大笑呵呵不歇。大眾且道。笑箇甚麼。三陽運轉時清泰。萬物咸亨皆自得。師。端潔高古。慈心接物。初住廬山。足不越閩者一十八載。嗣後中興洞山。順治丁亥春。偶占微恙。集眾陞堂而逝。春秋五十有七。坐夏三十五。塋全身於寺之陽(瑞白雪嗣)。

吳興佛川離言淨義禪師

浙之蕭山孔氏子。冬至上堂。煦日當軒。霜風撲面。冬至陽生。天長一綫。報諸人薦不薦。若也薦。若雪二谿拖白練。如不薦。弁山與汝開方便。卓拄杖三下。上堂。有一句子。不居那畔。那畔親聞。常在目前。目前難覩。弁山不敢被蓋囊藏。真與當陽揭露。喝一喝。上堂。彌勒峰一時惡發。撒下縵天羅網。覆却大地山河。直得花石澗漩流。寶珠池匿耀。龍岡龜石。有力難施。象嶺獅岩。無繩自縛。縱使出格靈禽。莫能展翅。逸羣猛獸。無計翻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以拂子擊禪牀曰。弁山今日結制。上堂。五五五。一百五。趙州茶。雲門普。雪峰毬。禾山鼓。禪家流。莫莽鹵。雲從龍。風從虎(瑞白雪嗣)。

蘇州金僊著光淨璨禪師

金陵朱氏子。母夢僧而誕。幼為黃冠。棄投空門。抵博山。[門@免]南泉瓶鵝因緣有省。然後拚捨身心。雖祁寒溽暑。苦不可忍處。力究斯道數稔。偶大病。一七水穀不沾。因睡夢中拶著本分。聞樹頭果落瓦聲。頓覺虛空粉碎。參弁山。問竇主穆時全是妄。君臣道合正中斜。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泥牛吼水面。曰意旨如何。師曰。夫子不識字。繼主弁山。上堂。日面佛。月面佛。錙銖不謬。前三三。後三三。數兩難分。不在聲前句後。惟務當下圓成。且作麼生是圓成底事。卓拄杖曰。南泉不善調猫意。累及兒孫弄草鞵。三祖燈至。上堂。散木散馨。花梢皎潔。山南山北。榮枝茂葉。把住臨濟三元。振開五位妙訣。點枯寂以咸甦。指狂馳而頓歇。今朝光射象峰頭。巍巍窳堵祥雲結。幸遇法兄到來。畢竟有何良晤。顧左右曰。扶筇緩步松陰下。拍手披襟笑一場。示眾。昨日晴。今日雨。何用老僧頻頻舉。昨日雨。今日晴。謾言此處盡圓成。杓白咬却山門脊。茶寮蹋倒正中亭。且道華林拄杖子。還有出氣分也無。良久。度拄杖與侍者曰。為我好好收拾。待有人摸著。老僧的行藏。也少他一頓不得。師首住蘇州金仙。嗣後為華林五代住持。示寂。塋於湖州白龍山之麓(瑞白雪嗣)。

寧州雲巖元潔淨瑩禪師

江都莊氏子。結制上堂。十五日已前。天不收。地不管。浪走天下衲僧。十五日已後。雲不飛。鳥不度。坐斷佛祖鼻孔。正當十五日。風蕭蕭。雨灑灑。威音那畔。

觀體全該。今世門頭。眼橫鼻豎。且道。在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於此委得。一任逍遙。設或未委。長連牀上有粥有飯。臘八上堂。好箇太平風景。坐著則該三十棒。何故。[湍-而+王][湍-而+王]隨眾生。於無事甲裏。及出皇宮。登雪嶺。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凍不知寒。饑不知餒。睹明星開夢眼。固是好事。檢點將來。亦不免三十棒。何故。惱亂眾生無盡期。長至上堂。冬至月前。葉落千峰。冬至月後。芳生萬彙。正當今日。一陽初動處。萬物未彰時。人人頂門。壁立萬仞。箇箇眼光。爍破千差。未審此片田地。還有添減也無。良久曰。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師世壽六十有一。示寂越州顯聖。門人奉遺骨。葬雲巖無住墟左(瑞白雪嗣)。

越州道林鏡愚淨慧禪師

浙之蕭山樓氏子。幼持法華。參弁山雪。示以本來面目話。久之釋然。一日蒲團坐至三更。雪忽喚曰。樓居士。師應諾。雪曰。且道在甚麼處。師聞通身汗下。遂徹法源。嗣後依雪剝落。結茅道林。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者一隊漢。不向淨地上放屙。偏在人前。颺沙撒土。山僧到者裏。不可矢上加尖。且要與諸人抽釘拔楔。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龍華上堂。今朝十月十五。重打禾山舊鼓。滿堂雲水高賢。促膝攢頭鼓舞。三條椽下。擦掌摩拳。七尺單前。揚威耀武。眉端拄劍。斬諸見之稠林。腦後抽釘。拔異端之鏃羽。眼蓋乾坤。氣吞佛祖。拈拄杖曰。雲從龍。風從虎(瑞白雪嗣)。

虔州興國獅子巖中也淨慈禪師

新安程氏子。幼穎異。出家後受具金粟。過姑蘇。聞弁山雪寓兜率園。師往謁。請益父母未生話。雪與一掌。師有省。是秋值雪主白雀。師隨侍雪。忽問。未生徽州時是那裏人。師曰。一物無依底人。作麼生修證。雪曰。秋樹梧桐老。師停思。雪便打。師憤發。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因喫粥。偶翻粥盃忽契悟。雪乃印可。住獅崖。小參。若向語言棒喝中薦得。原非親切。若于聲前色外處承當。轉見糊塗。縱饒踏破化城。未是到家消息。掀翻寶所。何殊正在半途。若是英靈衲子。慷慨丈夫。打開自家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取之則左右逢源。用之則貴賤平等。所謂欲為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不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崆峒小參。今朝仲冬初八。五龍湫底火發。擊碎鐵壁銀山。迸出無縫寶墟。突出無位真人。凡聖一齊抹殺。嚇得楊岐三脚驢子。倒退三千里。惶恐灘頭。遇著雪峰鰲鼻蛇兩箇。唧唧噥噥。叨叨怛怛。大眾且道。說個甚麼。參。問如何是向。師曰。葵花仰面。曰如何是奉。師曰。荷葉低頭。曰如何是功。師曰。木童敲鼓。曰如何是共功。師曰。月冷霜寒。曰如何是功功。師曰。珠沉玉碎。曰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山高水遠。師於順治丙戌秋九月得微恙。時兵變。學者星散。旁無給侍。鳳日眉鑿法姪。迎師調治。至十月中。索筆書曰。世起刀兵劫。生靈實可傷。我且歸去來。皓月在滄浪。擲筆泊然而逝。壽四十五。臘二十一

。塏骨鳳日之西距寺二里許。太僕卿李陳玉撰碑(瑞白雪嗣)。

荆谿靈山衍慶石鼓淨滋禪師

四明郭氏子。師處胎十有二月乃生。幼迥殊羣童。長即就武。一夜夢入武場學射。見一金色相。自曰。我是釋迦。復曰。汝違我教該責。凡如此者三。師驚寤。念曰。此非我事也。遂赴台之高明落[髟/采]。歷講肆有年。掩關修懺三晷。出則稟具天童悟。後值語風信大策發。參弁山雪。聞雨聲有省。乃徧謁名宿。探窮律藏。因思弁山極力為人處。束裝再謁弁山於虔之崆峒。山見便問。那裏來。師曰金陵。雪曰。鄱陽湖白浪滔天。汝作麼生過。師曰。不借東風力。輕帆漾碧秋。雪曰。章貢合流一句。又作麼生。師曰。綠水帶清波。雪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佛眼亦難窺。雪曰。如何是偏位中事。師曰。白雲鎖青山。雪曰。天台山中半個子也。住後上堂。春日晴。春風生。春水綠。春山青。靈光迥脫絕周遮。西來祖意甚分明。元關金鎖無回互。足下無私向上行。喝一喝。解制上堂。今朝解開布袋。放出一羣獅子。或在山林。或遊城市。或向魔宮。或入佛國。等閒哮吼一聲。直教魔佛潛踪。眾獸腦裂。大眾且道。為甚麼猶在跨下。喝一喝曰。翻身迸斷黃金索。始可全超白玉關。問如何是菩提道。師曰。白雲飛度綠楊波。問如何是即今之佛。師曰。何不禮拜。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風動樹搖。師無疾坐逝。塏於衍慶寺之陽(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南安府谷山金峰淨雲禪師

河南人。開爐上堂。拈拄杖。作撥火勢曰。看看。冷灰裏火星。[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燎著帝釋眉毛。東海老龍王。傍觀不憤。轟一個霹靂。得鸚鵡石撲地。高飛出穀崖。仰天大笑。諸人見麼。若也見得明白。正好直勇向前。將谷山址下。爛捶一頓。也怪伊不得。何故。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解制上堂。春回大地。萬卉滋榮。日煖風和。山禽噪野。正法眼頭頭俱是。涅槃心處處皆真。苟能覷得破。通上徹下。跨古凌今。毗盧師法身主。好似槌[打-丁+(天/非)]邊破草鞵。臨濟喝。德山棒。亦如廁坑傍籌子。有甚顧采處。雖然。只恐猶豫未決。谷山有箇本道公驗相送。遂豎拳曰。合作麼生委悉。者裏過得谷山關。不妨橫行天下。問如何是師祖西來意。師曰。山僧參學二十年。未曾聞恁麼消息(瑞白雪嗣)。

寧州西峰獅吼淨振禪師

鄧州崔氏子。因閱首楞嚴。疑情頓發。往見弁山雪。令看女子出定。一日聞鄰單曰。會麼。師忽猛省。雪見師天生靈縱。穎悟逸羣。謂曰。子異日當為王者師。至崇禎丁丑。果符所記。豫章建安王。響師道風。降香迎至內殿。賜紫說法。上堂。慈風蕩蕩罪花空。法雨霏霏壽嶽隆。具不思議三昧海。更嫌何處不圓融。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昨日。同大眾於梵音閣上。今朝揚家聲於建安府中。處處顯本地風光。頭頭全衲僧巴鼻。大眾且道。節目在甚麼處。舉如意曰。會麼。釋迦老子。在山僧如意頭上。現不思議光明。照徹大千沙界。若是皮下有血漢。一撥便轉。即知盡大地。是箇自己。包括無餘。三際平等。幸我了心居士。現國王身。行菩薩道。不昧靈山記荊。深心般若慈航。命山僧。舉揚法化。提挈宗綱。大眾還委悉麼。揮拂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王復宣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曰。鳥啼花笑。曰如何是密迤一步。師曰。山自高兮水自深。曰東山水上行。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怪石形如虎。曰八角磨盤空裏走。作麼生會。師曰。泥童發笑端。曰渴鹿趁陽燄。如何得飲。師曰。莫妄想。曰不在內外中間。在甚麼處。師曰。白雲片片。溪水潺潺。曰佛祖門

頭如何入得。師曰。將謂別有奇特。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黑漆皮燈籠。曰意旨何如。師曰。待殿下打破來即道。王大悅。加以師禮。師將順世。上堂。卓拄杖曰。大眾還聞麼。眾方作禮。師便下座歸方丈。書偈怡然就化。塔於本山(瑞白雪嗣)。

洪州百丈石澗淨泐禪師

餘姚周氏子。父粵西樂平尹。師生署中。幼敏異。不茹葷。長喜佛書。過目成誦。因歸鄉。赴考偶病幾死。遂有出世志。薙[髡/采]遊講肆。博通性相。受具姑蘇報國。究毗尼。深明作犯。尋謁弁山雪。茶次。雪問。滄山道。一切眾生無佛性。鹽官道。一切眾生有佛性。阿那個是。師不能對。後聞僧論萬象之中獨露身。疑之。聞梆聲有省。復閱雲門須彌山語。不覺諸疑頓釋。再省雪於崆峒。雪曰。如何是住靜底事。師曰。半窓疎影。滿眼烟霞。雪曰。忽遇客來。如何抵待。師曰。摘得大菱和殼咬。雪曰。如何是室中主人。師便喝。雪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更深獨步西江月。曙色歸來霧正濃。雪頗稱善。後雪入寂百丈。師繼席焉。上堂。水足草足。水枯馴伏。不犯苗稼。亦無觜觸。此是尋常行履處。芭蕉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芭蕉得處真實。用處孤危。檢點將來。只道得一半。百丈則不然。你有拄杖子。不與你拄杖子。將三十三天。按向十八重地獄。直得虛空撲落。佛祖平沉。你無拄杖子。不奪你拄杖子。將十八重地獄。擡向三十三天。直得雲逐山更綠。雨過浪初平。豈不得處孤危用處真實。雖然。也只道得一半。更聽一偈。今日花朝二月中。桃紅柳綠鬪芳叢。子規枝上聲聲叫。歸去好歸去好。得便宜處落便宜。莫待臨歧悔不蚤(瑞白雪嗣)。

虔州鳳日山本珠淨珣禪師

徽州張氏子。因看教曰。佛法在日用處。舉心動念却又不是。師誓曰。此事不明。此生不休。即來浙之龍居。尅苦力究。寢食俱忘。一日聞首座與知眾犯諍。旁僧曰。首座有理。知眾亦有理。師聞有省。然於話頭。疑情猶在也。尋依弁山雪。周旋七載。閱洞山無情說法偈。復大疑。一日瀑雨雷奔。師在樓憑窓。漠然若不知者。半嚮俄聞山上瀑水聲。乃豁然打徹。住後示眾。空階蟋蟀報深秋。江岸蘆花白點頭。爽氣蕭蕭鳴玉笛。一彎新月挂銀鉤。正當此際。還有同時賞鑒不失其宜者麼。如無。三十年後。切莫作境話會好。示眾。卓錫無地未為貧。錫也無時快活人。知音不在多開口。家醜難將說向君。雖然如是。坐斷十方猶點額。密趨一步看龍飛。還知密趨一步麼。頑石溪邊吼。青山水上行。晚參。擲瞎金剛眼。何處覓生滅。掀翻自己珍。欣厭一齊歇。古殿尚慵登。元途誰肯躡。撲面寒風吹。鼻頭冷如鐵。參禪學道流。也好知時節。擊拂子曰。還知時節麼。太煞分明。太煞親切。師無疾而終。春秋四十有二。僧臘十有九。塋于本山方丈。太僕卿李陳玉撰碑(瑞白雪嗣)。

天台護國眠石淨蘊禪師

舒州懷寧潘氏子。上堂。僧問。涅槃妙心則且置。正法眼藏請師宣。師曰。瑞氣滿庭。曰祇如涅槃妙心。又作麼生指示。師曰。祥雲捧日。僧禮拜曰。覲面無回互。拈來總自繇。師卓杖曰。大家高著眼。切勿逐聲飄。乃曰。一問一答。全露佛祖真機。設若滯句承言。不免當陽錯過。所以道。河邊受渴。飯裏耽饑。真藥現前。自不能識。祇如山僧道個祥雲捧日意。作麼生者裏。洞明落處。徹見根源。不唯汝等己事了辦。亦且護國為人事畢。拈杖曰。會麼。兩手分付無餘事。祇要當人著眼親。復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道無向背。至理絕離微。聖諦不為。階級不落。言思莫及。棒喝非親。問訊燒香蚤成多事。舉今驗古。開眼尿牀。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達磨西來意作麼生。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問如何是借功明位。師曰。波濤歸大海。曰如何是借位明功。師曰。青山戴白雲。曰如何是借借不借借。師曰。木童解笑非唇吻。曰如何是全超不借借。師曰。月落寒潭影不留(瑞白雪嗣)。

湖州佛燈白崑淨博禪師

積善寺示眾。苔南佛燈。苔北積善。日照千山。雲摩霄漢。雨灑林坵。溪流白練。處處逢渠。曾無餘欠。諸仁者見不見。打破黃龍關。拗折石鞏箭。青草窩中深復深。黃霧堆頭離背面。驀豎拄杖曰。佛燈朗耀乾坤正。萬派從茲歸積善 問如何是弁湖境。師曰。兩株古柏勝蒼龍。一對清池如寶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杖峰頭擒虎兕。溪邊掬水探獐龍。師首住弁湖。次遷積善。終于佛燈。門人建塔本山(瑞白雪嗣)。

衡州西山邃谷淨源禪師

楚蒲圻丘氏子。弁山上堂。眾星拱北。萬水朝東。葵花向日。修竹搖風。一班無情漢。各自逞神通。且道。山僧手中拂子。逞箇甚麼。遂豎拂曰。當陽舉出人皆薦。驀地收回佛不知 上堂。今朝大雪節。箇事活鱗鱗。動念隔千山。揚眉成兩橛。非言語可及。非心量可測。何謂如此。不見道。我法妙難思。不可以言說 上堂。揮拂曰。四九三十六。夜眠如獨宿。石女戴花冠。木人寒徹骨。朔風臨古幹。共唱無生曲。父母未生前一句。作麼生道。雲行山結彩。風動水陳紋 問如何是一貫之旨。師曰。逼鼠猫兒口向天 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深崖藏白額。勸子不須行。曰莫不是和尚為人處麼。師曰。射虎不真。徒誇沒羽 順治庚寅冬。命浴更衣。正坐而逝。壽五十六。臘二十八。全身塔於本山至善菴中(瑞白雪嗣)。

南嶽荆紫峰萬仞淨壁禪師

楚湘鄉譚氏子。出胎有異跡。八歲失怙恃。十五出家。讀楞嚴少有發明。十七參荆紫幻深聆玄誨。即掩關屏去牀榻。每夜昏散。師立至達旦。如斯須間。偶如震雷從

頂[寧*頁]劈下相似。疑情由此冰釋。遂破關圓具。崇禎庚辰。參弁山雪于百丈。充園頭。一日茶次。雪問。如何是園房下事。師曰。清明下種。雪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師曰。二年一春。雪曰。汝是法師家子孫。未離聲色在。師拈棗子曰。者箇喚作色得麼。雪曰。不喚作色。喚作甚麼。師曰。青州有。雪笑曰。此子甚堪雕琢。越明年。雪付授之。住後上堂。當陽妙句。烜耀胸懷。格外元機。空昭眉目。迴避不及。正眼難觀。可中設有一箇半箇。驀地摸著面門。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問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事如何。師曰。口是禍門。曰猛虎當路坐。意作麼生。師曰恰好。乃曰。猛虎當路坐。狙公膽裂破。兩手樓搜頭。翻身直下過。會得。許你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不會。禪堂裏坐臥經行。恰好七穿八穴。然雖如是。禍不入慎家之門。喝一喝。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鐵蛇穿古洞。曰直下薦取去也。師曰。瞎驢趁隊行。問南泉斬猫事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勅。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大旗峰頂當軒立。師賦性純潔。自百丈受法以後。屢欲崖居澗飲。不意鼎革之際。荊紫莖茆灰燼。師委身住持。叢林復其舊觀。順治壬辰春正月。師染痘疹。至二月初二集眾。援筆書偈而逝。春秋三十六。塋于本山龍岡之左埠(瑞白雪嗣)。

湖州夾山伴我淨侶禪師

德清張氏子。以子衿參弁山雪。看玄沙轉自己歸山河語雪問如何是自己。師擬對。山打一竹篋曰。還我自己來。師失色。後與西堂邃谷茶次。邃舉不與萬法為侶話詰之。師拈盞曰。若道茶盞。則兩箇也。何轉身之有。不覺失聲大笑。一眾驚疑。雪因更名贈偈。伴我非他物。淨侶亦無人。會得箇中意。金魚壁上行。師拜受。及雪住百丈。臨示疾。遺命久默音。迎龕弁山。為師龕前落髮受具。收入嗣法。繼主弁山。解制上堂。花飛柳舞。總屬春光。風摩雲駛。難逃霄漢。是以南來北往。盡成解脫之門。東去西來。總是歸家之路。然而途中受用底。擡脚不起。家裏安身底。攢簇不來。去此二途。作麼生與山僧相見。崑崙著鐵褲。打一棒行一步。不是箇中人。難賣者般貨。上堂。趨身不趨步。蛺蝶謾遊花底路。趨步不趨身。撥轉烟塵見太平。是以春風至。而花滿枯木。喜氣盈。而春光載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承當者一任承當。息肩者一任息肩所謂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且道。如何是奉重一句。藕穿平地為荷葉。筍過東家作竹林。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因甚百尺竿頭未肯休。師曰。奈何你不得。曰祇如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低低處平之有餘曰不假一鎚猶是鈍從教千古話流傳。師曰。紅爐不鎔敗鐵。康熙己酉臘月三十日示寂。世壽六十三。塋全身於弁山(瑞白雪嗣)。

湖州弁山玄素淨禮禪師

錢塘單氏子。上堂。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在弁山。會得者。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不會者。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或者道。有一人。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此人到來。如何接伊。向伊道。我有三十棒。今日不打你。端午上堂。五月五日午時節。三閻大夫正喫跌。世人醉兮我獨醒。笑落天邊第二月。江湖處處競龍舟。歌管接兮聲哽咽。大家喫杯菖蒲湯。百怪千妖俱殄滅。驀卓杖曰。更有拄杖沒人情。扣著總教頭腦裂。靠拄杖下座。師臨終。搦管述偈曰。生緣五十七。風火相煎逼。匡山頂上遊。來去無踪跡。書畢側目而逝。窆全身於湖州匡山之左(瑞白雪嗣)。

虔州崆崗山謂斯淨教禪師

雲間人。上堂。自別白雲窩。相將半載多。驀拈拄杖曰。見麼。磊磊落落。婆婆和和。有時為道路指東畫西。有時上孤峰撐風捉月。且道。即今事作麼生。復卓杖曰。依然立在孤峰上。畫斷天雲不放高。小參。少林有一機。青山常與白雲齊。曹溪有一語。填溝塞壑無知己。是以把住則了無涓滴。放行則在處通途。直饒一一分明。正是徐六擔板須知把住。中有放行。放行中有把住。諸昆仲。且道。過此二途。如何是本分事。僧出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示寂。闍維。塋於本山(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四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信豐穀山如菴平禪師

臨終偈曰陽燄空花四十秋。水中捉月我無求。今朝草鞋跟底折。來去清風總自悠(瑞白雪嗣)。

建寧歐寧同凡聖禪師

參弁山雪。問虎頭戴角出荒草。未審以何為食。山曰。吞卻你也不識。師拂具曰。橫衝直撞去也山曰。粉骨碎身。師一喝。山便打(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安吉州樂平淑安淨周禪師

鹽官吳氏子。偶見里中死亡者。憾曰。一息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頓起參學之志。及聽首楞嚴。至世尊咄阿難此非汝心。展轉疑甚。聞弁山開法越之戢山戒珠寺。宗風丕振。遂往叩參。一日聞鄰單有箇悟處。師問。你的悟處如何。僧豎拳。師自是脫然大徹。住後上堂。法身無相。大道無形。撥置不開。提掇不起。陝府鐵牛頭角異。嘉州大象鼻頭長。未盡今時。難通不犯。卓拄杖曰。已被拄杖子穿却了也。送法衣上堂。大庾嶺頭。爭之不足。雞足山內。讓之有餘。何似拈沒鼻金鍼。引芒長玉綫。刺古錦之衣。易垢弊之服。不拘數量。豈落功勳。遂披服曰。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祈壽上堂。輝天鑿地。耀古騰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靈苗元有種。仙葉豈無根。解夏上堂。高超三界。濶步大方。頭頭體露金風。處處月圓秋夜。樹靜山空。松子落林。高風急。馨聲寒。上堂。昨日晴。今日陰。蕭蕭風雨。打濕法身。山頭鼓白浪。海底起紅塵。擊拂子。誕日上堂。拈拄杖曰。不屬虎。不屬龍。慣打東西南北風。十地三賢渾不識。造次凡流豈易通。且道。他本命元辰。落在甚麼處。卓杖一下曰。咩咩。元日上堂。孟八郎。向明窗下大書。歲朝把筆。百事大吉。爭似山僧拄杖子。不曾有一點墨汁。染污他人。佛來也靠倒。魔來也靠倒。惟有大闡提人。不在其限。何也。龐公道底。師賦性冲澹。律己寬人。語無虛發。不事浮靡。處世儉素。雖遇患難。了無愠色。常被賊魁突門。執師索寶。師曰。高著眼。賊欲加害。師說偈。其略曰。有寶一顆藏不得。明似日兮黑似墨。常在諸人動用中。胡為向我相凌逼。賊異之。釋縛而去。順治戊子年示寂。世壽五十二。僧臘三十八。門人奉全身。塋於安吉州期堂山之麓(瑞白雪嗣)。

天台護國一念淨緣禪師

會稽夏氏子。有惟政南泉酌唱因緣頌曰。因邪打正。相席施令。盡道美玉無瑕。誰識光吞五蘊。涅槃開田頌曰。開田大義向誰說。展手明明都漏泄。雄峰老太周折。和盤托出重饒舌。休饒舌。饑飡渴飲倦時歇(瑞白雪嗣)。

三祖山乾元寺破闇淨燈禪師

桐城江氏子。誕師之夕。母夢紅日昇庭。及生修耳重瞳。初閱楞嚴有所得。首參博山。尋謁弁山雪。雪見便問。那裏來。師曰金陵。雪舉竹篋曰。金陵還有者箇麼。師曰。非但金陵無。即今亦不有。雪打一竹篋曰。甚處學來底。師曰。適纔新到。尚未洗浴。雪由此契合。一日。雪拈拄杖曰。阿誰是你本來面目。師曰。剛被人借去。雪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若呈似即在也。雪打一棒曰。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首住湖州弁山。次遷真州之五臺。鎮江之焦山。舒之古唐。其次則中方三祖。興國州之圓通。安吉州之東禪。能忍。妙喜。海印諸處。約十餘刹 上堂。老木含雲瘦。新篁帶雨香。斷橋扶月過。野鳥囀滄浪。乾三連。坤六斷。剖破不須藏。疊而為三。變盡成五。良久揮拂曰。者是疊而為三。如何是變盡成五。若向者裏[十- | +○]個儻分明。方知混之不得。類之不齊。雖然。只如銀盃盛雪。明月藏鷺。更作麼生。莫有伶俐者出來。老僧為汝證據 古唐解制。上堂。翩翩玉樹倚雲栽。疊疊銀花匝地開。機前未明三二五。句中未免自疑猜。猜疑盡處偷心盡。雙雙瓦雀舞三台。穿樓赤棘連雲去。抱子金雞帶月歸。如此句中元會得。子房虎嘯漢奇才 上堂。萬里共長天光分。寶鏡三山瞻霽色。烟靜冰壺到者裏。撒開杖頭萬斛珠。灑灑落落。湧出塵尾一輪月。熙熙穆穆。正恁麼時。如何相見。良久曰。海門樓外新枝秀。陣陣梅香送遠音 問如何是實際理中事。師曰。碧雲香雨竹樓寒 順治己亥八月十三。師示眾。來便恁麼來。去便恁麼去。遂豎指曰。會麼。明月一輪天柱外。摩空老鶴出銀霄。語畢而逝。春秋五十七。塋全身於三祖寺右(瑞白雪嗣)。

越州道林離愚淨志禪師

師即道林慧胞弟也。師與同開道林。髻齡落髮。參無字。寒暑不輟。有省。得入弁山華林之室。示眾。古人道。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然而黃花翠竹。滿目可陳。且道。般若真如。即今在甚麼處。顧眾曰。河裏失錢河裏撿 順治甲午冬。卒於杭州北關紫雲菴。辭世偈曰。不出西關門。不入北關限。打破中間的。權且吾著便。壽四十八。全身塋兜率之陽(瑞白雪嗣)。

除杭寶壽梵則淨律禪師

建昌朱氏子。上堂。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大眾。向者裏見得千七百則。洗脚上船。設有箇漢。出來道。老禪翁老禪翁。寶舟何處去。向他道。五虎下西川 徑山立兩序。上堂。天目那邊。量水打碓。徑山者裏。補職諒才。任是祥麟威鳳。獅子象王。一併請來。凌霄獨步。卓拄杖曰。大地山河懷揣裏。星辰明月掌心中 上堂。拈拄杖曰。祇者一條白練界破青山。更說什麼白雲深處。雪屋梅花。美不堪誇。妙不堪誇。直須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始得。咄咄咄。明眼衲僧。休向枯椿覓。且畢竟如何是一條白練。以拄杖一時打散 上堂。雲翳散盡。獨露天機。江月澄澄。孤峰不

宿。有時。舉頭在五峰峰頂。天不知。地不管。有時。掉臂於林間道中。和其光。同其塵。可謂隨身竿木。妙用逢場。活路通霄。孤清圓照。雖然。正當恁麼時。雙劍倚長空。誰是前進者。喝一喝 康熙庚戌秋。師示疾。命搥鼓別眾曰。今日幾何。曰八月朔四。師曰。明日月忌。不若今日恰好。即瞑目而逝。壽六十。僧臘三十有七。塋全身於寺首(石雨方嗣)。

宣州佛南山葦渡淨蘆禪師

長安杜氏子。弁山首座寮。小參。古路重揚。脚頭脚底。擊拳豎拂。眼裏耳裏。方丈內條令新開。祇要揭示諸人腦蓋。眾兄弟。還覺頂門重麼。設有箇漢出來道。首座今日有何法為人。但云。待他觸髅著地。即向汝道(瑞白雪嗣)。

越州梅山本覺歷然淨相禪師

本郡人。上堂。杖頭鐵印。用處無文。塵尾金槌。擊時逸格。若無如是令。方堪與麼行。不屬效顰。寧容依倚。所以有力者。眉間日月。足下風雲。主立聲前。機垂物外。且道。即今誰任其事。還委悉麼。欲識箇中元。急須高著眼 上堂。歷歷神機在眼。明明寶鏡懸眉。變現六臂三頭。宛轉四方八面。直得三乘膽喪。十地魂驚。若非奇特之人。對面如盲似啞。是以過量者。千觔不覺重。赤手不知輕。水底起紅塵。雲間翻白浪。遂拍案曰。還委悉麼。不怕拔肺抽腸。纔見赤心露膽 解制小參。昨夜笠子生花。今朝草鞵[跳-兆+孛]跳。慌忙去問。文殊未知。是何卦兆。不期撞著普賢。他便破顏微笑。我道。他失威儀。他道。我儂顛倒。及乎問著其間。漫云一期已到。大眾且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卓杖曰。天晴須著履。下雨莫拋鞵 小參。風寒羞露面。日煖愛抽衣。法爾皆如是。知君到不疑。山僧却肯你一半。只如凍雲不嫌自在。流水不怕忙生。却又如何。山僧也只肯他一半。諸昆仲。你道有全肯的麼。今日且不道破。待諸公自證始得 問如何是有句。師曰。烏龜生子。曰如何是無句。師曰。石女亡爺。曰有無不立。又作麼生。師便打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三人擡不動。曰莫者便是麼。師曰。八箇夜叉扛。僧領旨(瑞白雪嗣)。

越州城山資教泐水淨洽禪師

[橘-矛+佳]李桐鄉沈氏子。弱齡厭世。禮弁山雪得度。雪示以拖死屍話。輒疑久之。雪每詰之。累嬰痛棒。入侍寮終日如愚。偶聞僧參舉荒田不揀草語。雖洞徹。猶覺礙膺。復隨雪赴崆崗之請。遂得了辦。首住山陰曹山 上堂。如來禪。猢猻上樹尾連顛。祖師意。穿花蛺蝶身遊戲。玉門金鎖兩重關。豎起拂子曰。者裏須當著眼覷。覷得破好杼機。烟波歷歷總全提。山外遠山多岌嶸。白雲流水共依依 上堂。驀拈拄杖。召眾曰。見麼。照用雙彰竇主分。逗機樞紐意深深。收來兔角長千尺。放去龜毛重九觔。卓拄杖下座 住大嶺廣濟。上堂。大地朔風急。長空寒更威。凍得嘉州象。皮頑骨露。拶出陝府牛。水草忘疲。拈杖曰。惟有山僧拄杖子。雄雄八表獨全提。撥

雲霧展元機。佛祖從來難著眼。叵耐時人會者稀。可有覷破落處者。請來喫棒看 城山資教。上堂。紫竇丹崖斲不窮。峰巒圖畫好詩工。縱教寫盡離騷句。豎拂曰。未免渠儂指色空 上堂。道無可道。有道即錯。法無可舉。有舉即乖。所以道。當陽徹證。猶涉二門。纔落思惟。白雲萬里。祇如洞山道。救則雙目不覷。不救則形影兩彰。是何道理。揮拂曰。青蓮花裏含銀杏。白雪堆中結蠟桃 臘朔上堂。大塊嚴寒凍未開。庭前先綻一枝梅。稜稜俠骨何堪勁。綽約精神蓋世才。香黯黯笑盈腮。珠璣點綴占花魁。根盤鷲嶺穿雲竇。奕葉芳名遍九垓 住湖州弁山。上堂。第一義為君宣。薰風乍起薜蘿牽。青萍游泳池塘穿。梅墜櫻桃顆顆圓。急著眼莫遲延。電機展處直須絃。仙陀若解前生意。月裏麒麟笑破天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無限芳新滿林麓。堪嗟遊子不知歸。蹉過元途豈再復。莫蹉過聽叮囑。鳥翔乎淵。鱗躍於陸。卓拄杖曰。收上堂。諸佛吐不盡底。弁山豈可不說。列祖舉不盡。底。弁山豈可不拈。拈出也絕顛頂。說破時急須薦。秋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問雲巖寶鏡三昧。宗旨儼然。洞山因甚復立五位正偏。師曰。沒絃琴操中秋月。無孔笙吹上巳風。曰祇如曹山不借借又作麼生。師曰。處處晴光凝草木。山山佳氣入樓臺 問如何是不慮而知。師曰。春來草自青 問如何是夫子樂在其中。師曰。饑餐渴飲 師為眾竭力。同眾甘苦。建立叢林。無絲毫苟免。有百丈不作不食之誠。春秋五十九示寂。當康熙辛亥三月廿六日。塏全身於本寺右麓(瑞白雪嗣)。

越州曹山起元淨生禪師

蕭山愈氏子。幼習儒業。禮弁山。發明禪旨。棄家落[彭/采]。隨往崆峒。事槽廠。得法後歸浙東。住曹山報恩寺。首住五臺碧山寺 引座上堂。法道寥寥正此時。大家出手共撐持。偶來臺北眠殘月。快靚江南春一枝。撲鼻香風彌宇宙。爍晴光焰照茆茨。不期萬古清涼界。碧玉山中產紫芝。大眾還見麼。不具超方眼。難逢出格奇。今我某和尚。逍遙物外。蒙見訪。於善財洞中。正與老曼殊把臂高談。忽被碧山覷見。直欲分香納彩。耀古騰今。然法大機小。難為湊泊。山僧只得旁通一綫。引玉拋磚 師春秋五十八。塏存本山(瑞白雪嗣)。

嘉禾福善寺雲松淨品禪師

吳江桂氏子。上堂。以拂子畫一畫曰。盡乾坤大地有情無情。一時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若也。聞得。塵塵爾。剎剎爾。乃至。鳶飛。魚躍。花笑。鳥啼。無非本地風光當人妙用。祇如大方獨步的又作麼生。復擊拂曰。昔年普化搖鈴鐸。今日猶聞磊落聲 同門至。上堂。橫穿碧落。十方剎海掌中觀。互換投機。曠劫今時無彼此。不須格外論量。豈可元中取則。提持祖印。擔荷宗乘。和光同塵。隨類同現。或展佛手於荊棘林裏。或伸驢脚於劍樹刀山。祇如遇著家裏人。且作麼生說家裏話。顧左右曰。大眾各各懷香。恭請東禪和尚。為汝說破 上堂。白椎竟曰。適才者一椎。直

得雪水倒流。龍淵瀚漫。在此會者。無不拖泥帶水。直饒未入斯門。未免凝眸顧佇。山僧且乃展演平鋪去也。遂揮拂顧眾曰。會麼。和風煦日乾坤暖。陣陣梅花遞遠香(瑞白雪嗣)。

青溪西水菴丹溟淨幢禪師

鹽官張氏子。生而穎悟。出家以真寂印。孳孳為道。勤諸勞務。一日齋堂行粥次。猛然有省。具白方丈。印呵曰。未可在。古人發明大事。須千里求人決擇。詎以一知半解為得耶。可速行。勿滯此。師禮辭。謁雲門博山。尋參弁山。雪一見便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火把子在我手裏。雪微笑師作禮而出。自是朝夕親炙。細臻堂奧。及得法後。寄跡烟霞。歲庚寅冬值雲門孟。主嘉禾梵受。師充第二座。後眾請出世。師固辭不已。乃陞座曰。幢上座。於天啟年間。會得法身邊事。惟法身向上事。直至而今無消息。教山僧說箇甚麼。驀卓拄杖曰。淑氣餘三月。鶯花已半稀。便下座。師春秋六十有七。筮塲菴後示寂。順治辛亥冬也(瑞白雪嗣)。

衡州大義山雲涼淨訥禪師

本郡安仁王氏子。幼失怙恃。因入寺。觀大佛相好。感悟出家。年二十六。稟具荊紫。復謁弁山雪於崆嶙。問曰。如何是西來大意。雪曰。春寒猶向火。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己。雪曰。夏熱便乘涼。師信受。時不溢中也二禪在坐。互相激發。因打七。溢曰。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裏。師無答。中曰。又死了一箇。師於言下契悟。雪起百丈之請。師隨侍掃智祖塲。同眾入室次。雪曰。見祖師麼。師曰。瘦骨一條石。輕衣滿苑林。雪曰。有何指示。師曰。和風撲面涼。雪曰。即今響。師曰。隨來了也。雪曰。來後如何。師曰。雄峰[跳-兆+孛]跳。雪曰。祇得一半。師曰。也是多了。雪頷之。未幾即承印記。師歸楚之宜陽。首闢義山。繼主弁山。結冬顯聖。上堂。孤峰峻拔。碧落青霄。萬木條然。千山一色。龍吟霧起。虎嘯風生。雖乃竇主混融。君臣道合。須知更有向上事在。驀卓杖曰。還委悉麼。寧可截舌。莫犯國諱。佛誕上堂。八千番往返。未免帶水拖泥。百億國受生。何曾改頭換面。二俱若是。有負己靈。二俱不是。有負先聖。且道。透過是非一句作麼生。良久曰。鈍置煞人。師誕上堂。呵呵大笑曰。會麼。三百五十九日。乃是諸人占了。山僧無分。惟有今朝輪到山僧。又被露柱。分去一半。餘得者一半。也濟事不得。未免交村太歲。免得拈輪流牌子。雖然。正恁麼時。山僧以何為壽。喝一喝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上堂。久晴山色瘦。乍雨水聲肥。道是無生旨。猶來第二機。且道。如何是第一機。以拂子畫○曰。箇佛成道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明月隨法船而到岸。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青山同旭日以騰輝。具眼者一踏到底瞌睡漢。萬里匡州還有寸絲不掛底。試[跳-兆+孛]跳看。僧纔出。師便下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師曰。撈蝦擺蜆。問如何是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師曰。昨夜大風吼。問如何是石傘峰。師曰。蔭覆

無私。曰如何是耶溪水。師曰。千派同源 康熙癸丑二月初五。忽命搥鼓退弁山院。上堂。灑掃三周愧力微。恒將祖道日提持。從前鑪鞴都敲碎。免使人間話是非。遂擲拄杖下座。斯蓋預知報謝。師性不少留。說法無羈。室中常誡弟子曰。不可斯須怠惰使佛法慢滅。至四月二十三晨起。索浴淨髮。并書囑義山弁山院事。入戌瞑目正寢。壽六十四。臘五十四。茶毗。獲舍利一顆。五色霞光若白。果然頂骨牙齒數珠不壞。身骨分為二。一留弁山。建塢寺前。一歸義山。青原三宗祖堂淞江學憲黎元寬塢銘所載備悉(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建州松溪華嚴元錫弘恩禪師

明瑞昌王四子也。生而眉目清奇。性不染俗。投博山來落[髟/采]。次參瀛山闇。常自閉門。一日見桃柳發暢。衝口成偈。闇痛罵者三日。後改參大好山。并示先壽昌用功處曰。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之語。師即力究。出關上方丈。問祖祖相傳慧命源。請師的的明指出。闇乃據座師曰。須是和尚始得。闇曰。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師彈指曰。也要和尚證盟。闇笑頷而記荊。繼住博山瀛山董岩諸剎 小參。師據座直視。良久曰。無如者部經文最簡切。會麼。若也不會。未免數他寶在。纔有是非。紛然不少。咄。念未生時尤妄覺。他羣不入始師兒。如何是不入他羣隊底。不是牝雞鳴。早已韓獹吠。要見金毛獅子麼。喝一喝曰。倒却門前繫驢橛 小參。心外無法。乃至學之智鑰。如貧得寶。受用無窮。雖身居九地。而聖位已齊諸聖。學千佛者寧無信諸。然而法外無心。又作麼生。問取剎竿風車子 小參。聖和凡何所別。醒將來一突兀。且道。喚甚麼作一突兀。向伊道作而不述 小參。上大人。至道無難。丘乙己。唯嫌揀擇。化三千。但莫憎愛。可知禮也。不須更說。珍重 師派天潢。丁茲版蕩。早具巢鳥之行。鋤斧住山。真出世之標格。師生萬曆戊戌夏四月。沒於順治丙戌秋八月。壽四十有九。臘二十有八。奉全身塋於卮山之右(雪關闇嗣)。

信州瀛山雲岫成巒禪師

饒州余氏子。父性證。母王俱。奉佛茹素。幼而逢僧。有不捨之意。生來清澹。無所嗜好。年十九。閱雲棲七筆句語。依依不停。志欲出塵。投博山闇。脫白受具。得聆參禪二字。遂專心請益。典職侍寮。力究無門。復求進堂。倏爾見燈花墮地有省 住後上堂。紅日堂空照。清風匝地來。李桃春爛熳。松竹繞籬栽。祖師現成意。何必更登臺。雖然達磨遺下一隻皮鞋。是何意旨。良久曰。弄醜出乖 師誕上堂。水清月現。風動雲駛。本來面目。添眉插[此/束]。纔出母胎花甲周。光陰迅速一彈指。如夢如幻。代謝不已。知有者。案指發光。不知有者。舉心塵起。直須金烏啄破琉璃殼。玉兔推乾滄海底。正恁麼時。撥轉船頭。不妨優游自在(雪關闇關)。

洪都奉新頭陀穎學弘敏禪師

宜豐陳氏子。生不茹葷。閱楞嚴經。遂有出塵矢志。尋頭陀宗妙微蕪染。參博山闇。入侍寮。看船沒子踪跡處話有省。隨往浙主大慈掌記室。一日入室。闇問。三世諸佛不知有。驚奴白牯却知有。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口門窄。闇撫膝曰。道甚麼。師曰。昨日有人長短和尚虧。某甲與和尚解交。闇笑而頷之。復自武林還瀛山。師為第一座。闇印以偈曰。昔年招手不思歸。父子團圓信有時。滿月琅玕鱗甲異。潑天風雨濕龍衣。是冬闇涅槃。建窣堵。工竣。歸頭陀開法。時受業遷墟。上堂。就裏難名。有客堪稱。浪子虛中不載。無人打破圈兒。不敢吠影尋樁。祇貴知恩有地。南陽忠國師。於無陰陽地上。建一座無縫墟。巧飛鈴鐸。妙叶烟雲。八面玲瓏。不事丹臚。肅宗皇帝。領荷全機。無忝外護。是佛心天子。却後侍者耽源。轉折傷奇。弄得七穿八穴。帶累他古今多少人。薰沐歸心。向胡餅裏討汁。即令汾陽有尊酒片肉遣不去。者些野鬼閑神。爭似我頭陀老人。示一機一境。造次之流。向死樁上。活句裏描寫不來。正不知緇素分明。機緣有在。而今日之主伴靈興。若有自他方而湧現者。各各入奮迅三昧。將陳年未了公案。空窟填坑。成就莊嚴。東湧西沒。可稱盡善盡美。雖然如此。只如我師棲遲隱密。且道。是陰陽地耶。無陰陽地耶。卓杖曰。眼底渾無金屑累。碌磚頑石盡生光。師生萬曆丙午正月二十四日。示寂康熙壬子冬十一月晦。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二。墟於本山(雪關闇嗣)。

淮安觀音院南菴大依禪師

元旦上堂。僧來豎拂。客至擎茶。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三元歸句。一喝分宗。即賓即主。無古無今。觀音門下一齊生。按過活捉倒騎龍。直教解其粘去其縛。而不費離披之工。且道。觀音有何長處。遂拱手曰。仁風永扇。帝道咸和。汝等食其食。正其襟端坐。上堂。白雲無變識。包裹千差。青山無異心。發育萬有。從上聖人。談經三百餘會。未後拈花。刀刃若新發於硎。只為曾參一貫。令他函谷關前。紫氣橫豎。高三千丈。神光老子。依舊覓心了不可得。今日觀音門下。事同一家。騎燈籠。入露柱裏。拈露柱。在燈籠上。喝一喝曰。如是之法。我從佛間。上堂。欲雪不雪。半晴半陰。彌勒打開布袋。釋迦瞠著眼睛。舉頭則便有尾。見俗則知有僧。所以道。逢人不出。出則便為人。只如今年去年。洞山說富。香巖說貧。今日觀音門下。雖是人春四日。依舊喚作年新。解制上堂。柳葉生嫩黃。湖光漾虛碧。透過祖師關。急急通消息。諸人屋裏。一輛草鞋。一脚高。一脚低。不知踏過多少程途。宋雲依舊傳播不實。風吹乾。雨灑濕。經冬過夏。那裏有些顏色。孰知千山之遙萬木之隔。景物滿閣浮。彈指超微密。驀喝一喝曰。倒退三千。問如何是鳥道。師曰不行。曰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照。曰如何是出格之談。師曰。滿口是。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七斤猫兒夜捕鼠。問如何是道。師曰。一去二三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烟村四五家

。曰如何奉持。師曰。捕魚為業。兼種桑麻 問如何是親切句。師曰。掉棒打月 問如何是本生父母。師曰。總非汝親(嵩乳密嗣)。

淮陰卓錫破崖弘繼禪師

姑蘇濮氏子。上堂。大道不離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上看看為父為金。下看看為母為釜。南看看為日為電。北看看為月為水。東看看為長子為善鳴。西看看為少女為口舌。不知者懼作人境上會去。只恐入於林中。又是載鬼一車。瞎却雙瞳。何時得利見大人去。咄。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劍刃上走馬(嵩乳密嗣)。

淮西洪福靈焰大弘禪師

上堂。節令不相饒。倏忽蠶麥老。不圖十分豐稔。試看農人舞蹈。風味一豆簇。新歲運依舊。恰好任教村歌社。飲西欵東倒無腔。鐵篴聲嗚咽。放浪橫吹。驚起拾得。遇著豐干跨虎。不知歸向。道難難難。吸盡長淮玉影寒。更有寒山子。踏落華頂峰。笑道。易易易。一溪界破青山勢。驀喝一喝曰。有甚碑記 上堂。晴光一帶。萬里絕無點塵。一念纔興。彈指千差疊現。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灼然舉著。未免致伊笑怪。師顧侍者曰。逢人不得錯舉 元旦。上堂。歲朝事事抑逼。用出誰管否吉。舉措不循條例。說甚何必不必。燈火處處交歡。金翅時時喧集。春色自然盈眸。和風依舊四壁。卓拄杖曰。汝等笨篙木杓。向甚處撈影攬跡 解制上堂。良久曰。即此荒院無甚軌則。便恁麼去。或東或西。然而溪山有異。雲月是同。江南江北。蹴踏隨宜。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有甚麼難。雖然。你若掀翻此座。許汝不妨靈俐(嵩乳密嗣)。

廬山歸宗天然函昞禪師

番禺曾氏子。年七歲。一日坐屏處。忽覺此身生無所從。大生悲泣。至困極乃睡。又二年亦如前覺。十三讀易。至太極生兩儀。不知大極著落。遂打翻前二次疑。然彼時尚未信向。至入庠序。因同學所指。始知有宗門事。每思出世。為父母所阻。後入鄉薦都歸。舟抵吉州。患病中期。以愈日即斷世緣。次早忽起。即誓不茹葷酒。不入內寢。極力參究。日夕禪坐。衣不解帶。一日聞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省入。後從孝廉張荊公。得長慶獨風旛頌。始徹證向上關捩。問道深相契合。獨以偈印之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方知野老不相欺。乃於崇禎己卯。脫白於歸宗。越二載。隨獨赴華首。舉師立僧。壬午開法廣州訶林。自訶林。歷雷峰海幢華首芥菴。廬山棲賢。韶州丹霞諸大刹。康熙庚戌返歸宗。遂投老焉 上堂。卓拄杖曰。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驗作家。遠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繞門斜。大眾即是老僧。老僧却不是大眾。其或不知。日日丹霞。同門出入。同堂上下。老僧即是大眾。大眾且不是老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老僧三十

年笑具。且從今日止。須知深山裏。更有好商量麼。帶霧鋤雲去。穿蘿擔月回。臘八上堂。我佛世尊。昔年於此夜。睹明星悟道。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二頭。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召眾曰。悔悔。便歸方丈。上堂。大眾只管將問來問。脚跟下一段事。浮逼逼地。古人纔開口。便知落處。豈一棒兩棒。總不回頭。有什麼打發處。還會麼。卓杖一下曰。若向者裏。開得一隻眼。堪與佛祖為師。復卓一下曰。若向者裏。瞎却一隻眼。堪與佛祖為師。擲下拄杖曰。且道。堪作什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騾不易騎。除日晚參。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眾度歲。丹霞老漢久矣。沒有者個。且道。將甚麼供養。薰豎拄杖曰。飽一任飽。只是不許得味。卓拄杖。下座。晚參。盡大地在烜赫虛空裏。總無一箇知恩。設有知恩。不免旁觀竊笑。且道。解笑者是什麼人。以竹篋指露柱曰。大眾莫輕覷他(宗寶獨嗣)。

奉天千山祖心菴可禪師

惠州博羅韓氏子。別號剩人。父若海。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母車姓。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性好義。豪快疎濶。參長慶獨於廣州東官。因見僧問諸識義。獨曰。我者裏一識也無。僧曰。恁麼則同寒灰枯木去也。獨曰。寒灰枯木爭解問話。師聞此信入。獨復示無字令參。久之。師有頌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澗。門前更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嗣後。微細披剝無虛日。兩踰歲。復聞。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浦城竹源直指弘南禪師

廣信永豐徐氏子。少遊博山。知有參禪事。年二十歲。投浦邑玉池菴披刈。參天界盛于夢筆。受具。依止兩載。多承激發。次參善權斯于雲門。承開示。疑情奮發。忽憶平常心是道。有省。作本來面目頌。有直饒見得分明極。笑破虛空[此/末]半邊之句。呈斯斯。頷之。後參博山。奉典監院。一日有蛇。盤案上。趨亦不去。奉問眾曰。因甚趨亦不去。眾無對。師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奉曰。看他日化龍去在。師曰。弘南不作者蟲豸。奉曰。爭奈已在洪波浩渺裏。師禮退。自是盤桓古今。深臻元奧。奉以衣拂囑之。命主瀛山。遷信州青巖。又赴潘雪僧請。鼎建竹源 解制上堂。指峰倒插紫芝塢。二老亭前花似雨。大雪紛紛徹骨寒。凍殺元沙白額虎。誰云六六三十六。五月端陽定初五。嘆。者且置。祇如昔日結制今朝解制。畢竟意作麼生。良久曰。甜瓜徹蒂甜。苦匏連根苦 師誕日上堂。歸猿攀得枝頭月。去鳥衝開石上雲。物物本來成現事。不勞諸子外邊尋。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南山東海兩同庚。無事此中休久立。為甚麼鐵錘有甚黃金汁 上堂。真西山楊大年。江文通。鐵鑿仙。以杖畫一畫曰。一狀領過。孔夫子又作麼生。良久曰。吾無隱乎爾 小參。白如漆。黑如雪。硬如錦。軟似鐵。飛上天是跛鱉。以拄杖作舞曰。參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古碣寒泉湧。喬松雪後蒼 問如何是瀛山境。師曰。泉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滿頓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塵 潘雪僧問。建法幢立宗旨者。是和尚尋常茶飯。今日利生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高山流水尋常事。除却子期誰賞音。曰恁麼則峩眉山色今古翠。帶水溪聲日夜寒。師曰。斷絃不必鸞膠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問如何是人中境。師曰。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杖橫天地。雙眸輝古今 問如何是不用安排底句。師曰。青天非染皂。流水別高低。曰利生接物。又作麼生。師曰。兔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 問如何是死中活句。師曰。石牛慣吐三春霧。曰如何是活中死句。師曰。靈鳥豈棲無影枝 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祇如悟後底人如何履踐。師曰。金殿坐忘尊貴甚。玉人

夜半臥清風(雪礪奉嗣)。

信州博山元祚弘裕禪師

饒之德興傅氏子。年十一。丁母難。十二依宿雲旻出塵。十六閱高峰錄。至枕头墮地置疑。造謁博山奉受具。越二年。受業遷化。始上山參究。座元激勵嚴切曰。汝為甚麼疑情不斷。師曰不會。座擲下竹篋曰。我今為汝倒斷去。師忙然不覺失聲大笑。次日因奉命入城。有同行。師問。你還識睡中主麼。同行曰。日中主某尚不識。況睡中主耶。師震聲一喝。同行無語。師自疑無夢無想者。一喝畢竟落在甚麼處。正提撕間。忽失脚踏倒。如放下千斤擔子相似。輒衝口偈曰。熟眠無夢主何安。始覺從前被熱瞞。自倒應須還自起。未曾相隔一毫端。城歸。見首座隱几熟睡。師拈案上竹篋。座醒。擡頭一喝。師亦喝。座問。且道者兩喝。孰賓孰主。師復喝。座連喝曰。途寒向火去。師掩耳而出。嗣後繼席。結制上堂。祖師禪西來意。饑來喫飯困來睡。無端鷲嶺笑拈花。震旦竺乾多失利。求安心復斷臂。走遍本山供不避。有人築破脚指頭。笑落虛空半邊鼻。大丈夫須決志。切勿思量與議擬。有麼有麼分明在。目前今古應無墜。卓拄杖曰。果能直下自知非。頓覺山僧成特地。擲下拄杖。本師九十忌辰上堂。鳥跡空中九十年。魚踪水底覓徒然。先師面目分明示。謾隨紙裏復麻纏。覓者邊覓那邊。婁至不後。威音何先。莫是涅槃城裏麼。咦。死水原不藏龍。畢竟在那一邊。卓拄杖曰。姘女已歸霄漢去。歎郎猶向火邊蹲(雪礪奉嗣)。

信州博山怡生弘喜禪師

永豐潘氏子。世業儒。因版蕩之際。隨父母。避兵山中。失怙。即欲出塵。母兄弗為許允。過經年。恃亦亡。方遂其志。即依博山奉落[影/采]。巾瓶有年。奉一日室中舉大千俱壞語。師有疑。決志參究。乞假走浙。參靈隱禮。有省。打脫無夢無想本參。禮有古人之風。推歸博山。適奉受瀛山主席。師為首領。因坐香昏睡。失跌得徹。奉上堂。召師問。昔日黃梅夜半傳衣。今朝博山當堂授記。畢竟是同是別。師曰。蘆花與岸雪。烟水一江秋。奉曰。不虛為我室中子也。遂分座說法。上堂。風飄飄。雲片片。魚躍鳶飛。物物顯現。個裏真機。阿誰能薦。薦薦。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上堂。切。切露柱得夢真實說。濯纓井底生蓬塵。三脚蝦蟆變作鱉。諸人還信得切否。信得切。萬里長空一條鐵。信不切。莫怪山僧重饒舌。上堂。一年三十六旬。今朝從頭始起。文殊表率風規。普賢提立綱紀。露柱交相慶讚。燈籠大笑歡喜。且道歡喜個甚麼。東君昨夜行春令。無蒂。花開生碓嘴。小參。日日說。時時說。祇要諸人知休歇。歇歇。大似紅爐一點雪(雪礪奉嗣)。

江寧攝山棲霞竺菴大成禪師

潭州醴陵龍氏子。母王產師。多異徵。七歲違怙恃。稍長夢遊南嶽。廿一投毗盧洞落髮。因讀高峰錄至狗舐油鐺語有省。乃事參方。往謁博山闇。徵其本參。復示偈

。深為感發。師泣下。後至瀛山。危坐不起者五晝夜。因止靜聞魚聲。打失布袋。大笑曰。從前謬矣。和尚真我導師也。崇禎丁丑。闇示寂。師建塔畢。辛巳扣天界盛。盛問。汝當時見雪關。得個甚麼。師方對。盛以手掩其口。師曰。何得干戈相待。盛曰。錯過了也。是冬師領眾。自此師資日契。盛印之以偈。命主圓通。次主壽昌景雲棲霞諸刹 上堂。一條柳栗辭南嶽。祇為先師後事來。今日無端居此寺。醉扶公子上高臺。諸仁者。莫是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若不傳法救迷情。畢竟無有報恩者麼。且喜沒交涉。既不如此。今日拖泥帶水。來此住持。所為何事。不見昔日法燈道。山僧本志棲息巖谷。奈先師有個未了公案。出來為伊了却。雖然。此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只貴一回徹悟。大用現前。還會麼。村歌社舞偶成曲。莫向宮商韻裏尋 元旦上堂。新年頭佛法。有無俱戲論。拋出鐵崑崙。十方同聽命。風從虎雲從龍。以拂子打○相曰。無盡生涯在此中。等閒撥動毛頭許。大地乾坤用不窮。江南三尺雪。人道十年豐。擊拂子 上堂。雪未銷。風不歇。虎空凍得筋齊折。泥牛海底嚼冰花。木馬崖前奔玉屑。此事明明絕覆藏。因甚諸人打不徹。打得徹。眉間迸出一輪紅。萬里山河光皎潔。到者裏。始知山僧平日無故。向諸人說黃道白。雖然。汝也須是個人始得。喝一喝 上堂。踏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直下欲知端的意。趙州東壁挂葫蘆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巖頭落葉堆樵徑。曰見後如何。師曰。那畔無人說向誰。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山花冷落千峰色 師再住壽昌時。入閩武夷報親。鼓山掃諸祖塔。來福之長慶示疾。手書囑壽昌棲霞兩住持事。并自書封龕起龕舉火三偈曰。樓閣門開。開已復閉。我住其中。法當如是。曰老大年來。行必動眾。今日依然。伏惟珍重。曰烈燄光中三十年。拿雲獲浪奮空拳。于今撒手還鄉去。分付紅爐徹底煎。雖然如是。且道如何是老僧末後句。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怡然委順。當康熙丙午十一月十九日也。師壽五十有七。臘三十六。門人歸骨南嶽毗盧洞(覺浪盛嗣)。

建昌覆船福山石潮大寧禪師

進賢傅氏子。上堂。連日半晴半雨。風漸急天漸寒。空中霜氣滿。河畔水聲乾。落木巖前文殊縮項。臘梅枝上普賢破顏。是甚麼不合無端饒舌 元旦上堂。揮拂曰。新民新令。還他舊日之風。愈出愈奇。卓爾今時之用。花開鶯囀。春令不遙。鼓擊鑼鳴。歡聲相續。直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齊起舞。驀豎拂子曰。天上人間斯為元首。擊拂子下座 上堂。一聲寒鴈。帶來塞外。秋光幾處黃花。別露人間風骨。祇如鐘樓上唱讚。床脚下種菜。明甚麼邊事。擊拂子曰。太歲頭上動土 上堂。春日晴。春鳥鳴。江村柳枝綠。郊外草痕青。畢竟承誰恩力。揮拂曰。溪深杓柄長 上堂。庭外花枝。紅紅綠綠。因甚都在眼裏。嶺上松聲。澎澎湃湃。因甚都在耳裏。良久豎如意曰。風流不是誇王謝。祇為渠儂得自由 元旦上堂。初一是今朝。乾坤怪未了。春光動

十洲。吹回舊花鳥。大地盡飛香。五嶽姿容好。偉哉無邊身。隨處恣探討。正當恁麼時。擊拂子曰。後園驢喫草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大洋海底點金燈 問青州布衫是何意旨。師曰。一秤稱不起 問如何是日用施為底事。師曰。火杈頭上雪花飛 問如何是據欵結案句。師曰。鄱陽湖口石鐘山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兩岸紅塵飛不到 問如何是入塵垂手句。師曰。番人不繫腰(覺浪盛嗣)。

杭州虎跑大慈石公大瓊禪師

錢塘顧氏子。幼從母謁雲棲宏。宏一見喜甚。摩其頂曰。吾家真種子。異日當繼予席。遂命名大瓊。過目成誦。世間書史三藏元詮。無不熟記。宏與刂落受具。弘經吳越間。聞天界盛住西湖鳳林。師往叩法要。盤桓數日。歎曰。雲棲古佛有此兒耶。明年盛遷徑山。師再見。盛曰。入門須有語。師曰。和尚年尊猶未聞。盛大笑。命師典書狀。一日登藏天樓。將欲致問。盛扭師鼻。負痛作聲。豁然契悟。盛曰。見甚麼道理。師點首曰。元來即便如此。順治壬辰。出住大慈 上堂。凍合玉樓寒起粟。相携行聽無生曲。石人拍板木人歌。響遏行雲聽不足。聽不足。珊瑚影映澄江綠 上堂。椎鐘擗鼓。早是惡水澆人。禮拜燒香。轉見互相鈍置。豈不知從上諸聖。向劔刃上橫身。火燄裏垂手。也都是勞而無功。那更到者裏。如何若何。纔涉語言。堪作甚麼。汝諸人見山僧上來。便掀倒禪床。喝散大眾。略較些子。今既不能。總成世諦流布。重加一杓惡水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亂鐵叢中熱燄花。不禁東掀西撒。燈籠昨夜笑哈哈。却與露柱惡發。驚起大慈山上白鶴峰。從南閩浮提。直走向北鬱單越。報道。山僧連日口嘮叨。將釋迦老子七寶八珍。太煞狼藉。良久曰。是甚麼乾矢橛 上堂。喃喃幽鳥出雲岑。檻外長江空古今。荒草深村豈無意他年莫負老婆心。諸人還有共出隻手者麼。他牽犁你拽耙。不為分外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沉沉禁殿月當軒。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波濤萬丈寒潭淨。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百卉承春徧地香。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狂風暴雨爭迴避。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師示寂。葬于皋亭山歇祖塔左(覺浪盛嗣)。

吉州龍華梅逢大忍禪師

九江劉氏子。出家廬山迴峰。年十六扣圓通盛。即徧參。尋謁語風信于雲門。復結茅廬山。歷數稔。再省盛于崇先。纔見便問。何處來。師曰廬山。盛曰。在彼何為。師曰。若有所為。辜負和尚。盛曰。脫空謾語作麼。師一喝。盛便掌。師曰。老和尚探頭大過。盛呵呵大笑。師出世住揚州石塔。次遷蕪湖興國。復繼席壽昌。後興龍華 上堂。南天獅子閒弄影。通身文彩。西舍玉人暗拋梭。錦繡昭然。蹋步向前。天然湊巧。顧竚停思。白雲萬里。一口吸盡西江。且道。魚龍蝦蟹甚麼處安立。卓拄杖曰。此時決定無香餌。新月何煩作釣鈎 上堂。從上祖師。信脚行。隨口道。後代兒孫。巧生計。較剛道。是有實有主。有元有要。通宗通途。挾帶挾妙。壽昌今日敲定

牙關。分明向諸人說也是灞陵橋上望西川 解制上堂。陶鑄佛祖。煅煉英賢。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大好山中。乘時耕鑿。扶犁底扶犁。拽耙底拽耙。田地穩密。家常之言。綠染蓑衣三徑草。一犁春雨鷓鴣天 廣陵石塔退院上堂。依依嫩綠水雲鄉。柳綫牽風日漸長。江北江南無限意。聲聲好鳥弄晴光。只此八字打開。一一華藏莊嚴。山僧不妨土上添泥。更與諸人。下個註脚。卓拄杖曰。分明記取 蕪湖興國上堂。江上春風梅信早。山中日暖笋抽芽。要知今日天心意。先看庭前玉樹花。須各曉。謾矜跨。善財樓閣門方啟。曼倩眉長老歲華。卓拄杖曰。天然一片好生涯 上堂。漁家客。蓬牕夢醒東方白。旋理輕。舫上釣磯一江寒。氣冷如鐵報君知。古人有言兮。欲識佛性義。當觀好時節。遠烟浪靜渾無隔。超然獨對千崖雪(覺浪盛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杭州皋亭崇光觀瀾大奇禪師

撫州彭氏子。解夏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霜鴻陣陣向南征。滿天涼氣斗西指。水落石出句分明。行脚士莫因循。南嶽天台不涉程。顧左右曰。祇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良久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稜層 上堂。雪峰于法堂裏鞦韆。子湖向山門頭卓牌。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諸人既全身入作。山僧亦隨緣而得自在。年來潦倒渾無力。坐看霜鴻翔天外 上堂。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文殊不住金剛窟。獅子嘯呻翠靄中。脚瘦草鞵寬。衲僧家。人人知有。前三三後三三。畢竟是多少 問雪山悟後事如何。師曰。大地沒閒人 問新年佛法如何施設。師曰。排空揮卮字。日慶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寫出古皇真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蹋破草鞵也未。曰如何是辯衲僧句。師曰。拄杖不消一擊。曰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斬草蛇頭落。曰如何是定乾坤句。師曰。拄杖在握(覺浪盛嗣)。

越州安隱亭山大充禪師

山陰錢氏子。幼業儒。看未生話。往九華祝髮。稟戒靈隱禮。初參古南門有省。次謁天界盛于虎跑。因機緣停思。盛痛打一頓。師即誓不展被。至寢食難安。一晚值風息燈光。遂打徹。矢口偈曰。夜半狂風何太惡。忽然吹滅琉璃火。從今跳出葛藤窠。始信磨盤生八角一日侍盛。問達磨見梁武。因甚道不識。師曰。賣寶波斯讀梵書。盛曰。面壁九年又作麼生。師曰。萬丈懸崖拋直釣 上堂。山蒼蒼。水茫茫。日漸短。夜漸長。繩床兀坐諸禪德。頓覺心空百念忘。猶有一件要緊事。不得不與共商量。且道。是甚麼事。以拂子擊香几曰。鎮州出蘿蔔。漢地出生薑 上堂。指鹿為馬。喚鐘作甕。眼觀南北。意在西東。從上祖師。恁麼說話。也是打水魚頭痛 上堂。險崖句劔門關。蹋倒須彌不是山。把手携君不肯去。擡眸空惜路行難。拽拄杖歸方丈 上堂。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諸禪德。須猛烈推倒金剛泥一堆。打開八字無兩撇。耳聞却虛。眼見是實。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 冬至上堂。眉毛雖長。不曾礙眼。鼻孔雖高。何曾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眾生雖迷無二見。衲子本分工夫。總要

打成一片。露柱跨山門。燈籠騎佛殿。光陰一綫長。個事長一綫。且道。以何為驗。良久曰。冬至一陽生。梅花呈舊面。小參。驀卓杖曰。楊岐驢。紫胡狗。成羣逐隊揚家醜。一不做。二不休。忽然輾出雪峰。毬。手握金剛王寶劍。揮空魔佛有來由。且道是甚麼來由。安隱門下。從不許人。求劍刻舟。喝一喝。攬拄杖下座(覺浪盛嗣)。

建寧潭陽仰山千丈大英禪師

閩福清陳氏子。從父出家。歷徧諸方。末參天界盛于崇光。盛見器重。留記室。盛上堂。師出問。高閣垂簾。擬接何人。盛曰。搖曳彩雲飛嶺外。師曰。與麼則龍歸大海珠翻浪。雲起蒼梧秋色新。盛曰。玉簫引得鳳凰來。出住仰山。佛成道上堂。世事花開落。人情潮去來。修道未到真窮處。芒鞋依舊帶青苔。一隊行脚僧。似東京大相國寺裏撮馬糞漢。有口如啞。有眼如盲。聞恁麼道。便云。世尊棄皇宮入雪山。六載勞形忽饑。忽于臘月八。覩明星悟道。嚮。灼然灼然。如何獨許瞿曇見。咄咄時人快過來。上堂。青帝乍回春信至。山翁端的有何為。橫拈一枝無孔[竺-二+遂]。格外逍遙信口吹。阿呵呵。好個時節。佇看草色半含青。試問桃花開也未。桃花開也則不無。可笑靈雲不再觀。絕言端。但得雪消去。自然春色闌。拍一拍。下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山翁枕倦西江月。老鶴冲開洞上雲。曰如何是不居正位底人。師曰。須知尊貴一路。曰如何是尊貴一路。師曰。庭際草青簾月影。邊邦德化凱歌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紫荊花下。轉黃鸝。曰離此還有意也無。師曰。輕輕喚醒未歸人。問如何是金剛體。師曰。鴨子吞螺螄。問一切經戒殺為第一。南泉斬猫。此戒何在。師曰。汝是無血漢。師春秋四十二。無疾而終。建塔于蓮華峰後龍山之左(覺浪盛嗣)。

吉州青原墨歷大[智*子]禪師

桐城方氏子。別號藥地。壽昌上堂。向上不傳。向下文長。何必爭如不必。通身詎若徧身。若作話會。徒辱家風。只如老祖曰。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攬中便不成。還曾親過此煅煉關麼。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上堂與麼與麼。爛泥膠屐齒。不與麼不與麼。逐日鄧林西。與麼中不與麼。不與麼中却與麼。石人眼不花。揮拂子曰。此事不容近傍。本絕週遮。若是作意矜夸。去之愈遠。直饒毒蛇戴角。乳虎生翼。轉見乖張。得何所益。到不如初發心眾生一念至誠却自塞天塞地。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一步即為千里。雖然。今日因眾請。山僧舉揚第一義諦且如何是第一義諦。嚮。良久喝一喝。下座(覺浪盛嗣)。

新城壽昌其天大浩禪師

虔州信豐楊氏子。母夢老僧化一屋基。有娠。師生惟熟睡。弱不好弄。讀書敏悟。喜持素趨梵剎。年十五以應郡校。後于西來菴。求薙染于夫呆法主。父母聽許。呆延明師。開別館。使博通內外典籍。年十八受具寶華。充侍者。復徧遊。二十四依天

界得法。後住蕪湖興國 上堂。道窮則變。妙應神通。物極則還。理無不盡。若也放開一綫道。直得冰河發焰枯木花榮。曳取赭山古寺。疊向興國山門。揮灑向雷電。咳唾成風雲。如是則冬至月頭本不曾添一綫。夏至月尾又何曾減一絲。可以促千百劫于剎那。可以延剎那頃而洞觀數劫。念念爾。剎剎爾。又何冬至消長之足云。雖然今日一陽初動。萬彙資彰。作麼生道。以拂子作點勢曰。高空點出賽書雲。正值辛年子月一 解制上堂。結制倏忽間。已圓九十日。苔錢布錦階。柳眼窺新碧。長江漲滿春。潮急蟄戶驚明騰屈蠖況又是走馬燈荷花燈。慶賞元宵。松蘿茶饌饑[飢-几+追]。信心托出。正所謂時節既至。其理自彰。饒你衲僧家。坐殘千澗雪。行帶一溪烟。被囊直袋。打疊成裝。拄杖芒鞋。鼻頭向外。山僧初不見怪。只有一件事。諸仁倘或出門時。撞著道伴交肩過。切忌切忌。切忌個甚麼。切忌認奴作郎 應壽昌請上堂。千里同人氣誼深。瑤箋累幅到雲林。披襟獨操南薰曲。按指風前展玉音。大眾。你若向緘封未啟前薦得。不妨祖業箕裘一時紹續。宗門正脉當下親承。追踪古佛家風。益見兒孫得力。雖然若是。若欲顯示好山面目。別開鷲嶺鉗鎚。要且不難隨。喝一喝曰。萬人遐仰止。紅日到天心 問父母未生前。請師一句。師曰。突出腦後。曰已生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打破面前。曰已生與未生。是同是別。師打曰。一併交足 師示寂。于康熙甲辰秋九月朔二。壽三十七。臘二十三。塔于壽昌。南昌督學黎元寬譔碑(覺浪盛嗣)。

江寧弘濟方融如璽禪師

陝西涇陽任氏子。上堂。貌古形疎氣宇豪。閒來鬧市弄金毛。一聲震吼人皆畏。走獸飛禽望影逃。莫有向箭鋒下出頭的麼。良久曰。雨打泥塗壁 冬至上堂。冬至短夏至長。春分暖秋分涼。四時運物如輪轉。八節催人似箭忙。祇有山僧拄杖子。不屬造化與陰陽。饑餐渴飲。傲雪凌霜。一段真風空劫外。不離日用出尋常 中秋弘濟上堂。江上清風拂拂。山中明月團團。聞見本同一體。聲光各自流傳。山僧借此佳境。與諸人舉揚箇事。乃豎一指曰。看看。認着老僧指頭。失却諸人眼目 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曰。一拔連根脫。曰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你有甚麼蓋覆。曰得者如何。師曰。不蹋生草(覺浪盛嗣)。

天目思予大闡禪師

初參寶壽方於東塔。久之無所入。及方遷佛日。師奮慮進堂。經二七。力倦瞌睡。忽有悟入。急走見方。方曰。夜深來此何為。師曰。有事在。方曰。甚麼事。師曰。夜鼠嚙靈貓。方曰。不用機鋒轉語。古人道。從緣悟入。永無退失。汝悟得箇甚麼。師曰。某甲瞌睡已醒。方曰。醒底響。師曰。寒時徹骨寒。方痛叱之。師直得汗下。曰和尚作麼生。方曰。又向別人討分曉。師禮拜而出。自是徧歷諸方。後參天界盛

於常熟。盛一見。命充堂司。一日盛問。近日堂中事作麼生。師曰。夜明簾不捲。金殿曉雲棲。盛然之(覺浪盛嗣)。

吉州青原嘯峰天然禪師

鎮江丹徒人。宋倪文節公思之後也。幼嗜學無倦。明天啟壬戌。舉進士。與集生余公為僚友。師與公同參無字。一日倚仗。忽定去。不覺念無字出口。得前後際斷。幾欲出塵畢此一事。不果。至乙酉始解綬。越明春。稟具顯愚衡。丁亥參天界盛於報恩。入室。盛舉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道甚麼有無。盛曰。汝猶作道理會在。速道。師連聲曰。道不得。盛曰。汝為甚又道得。師曰領。盛打曰。領箇甚麼。師擬對。盛復打曰。要汝從者裏親見趙州。師珍重而出。次日早再見。便問。我昨日疑你者公案。師又擬對。盛乃呵呵大笑。師忽契悟。方禮謝。盛曰。你適來會得我者一笑麼。師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盛然之。辛卯盛主太平萬壽。印之以偈。壬辰命繼席棲霞。丁酉住青原 元旦上堂。擊如意曰。雞兒日照犬兒歲。鳴者鳴兮吠者吠。莫將聲響鬧比鄰。妨着山僧春打睡。今朝睡起日高春。猛然踏着黃梅碓。夜半攜衣過嶺來。青原南嶽遙相對。馬駒踏人毛骨寒。石頭滑人心膽碎。知不知會不會。得一歲兮失一歲。西來意旨竟如何。等閒拈起渾然醉。是事且置。祇如古人道。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意作麼生。良久曰。千年荊樹已萌芽。庭前又葢雙雙桂。喝一喝 師誕日上堂。山僧今年七十。生緣歲在己丑。算來原是屬牛人。拽耙牽犁到處走。石田耕出鐵蒺藜。吞吐不得令人嘔。驅耕即是力耕人。與食全成奪食手。南山有北山有。何必笙鏞歌栲杻。蘇州有常州有。早已將身藏北斗。却被青原繩索牽。且于祖地操箕帚。為問廬陵米價高。直至于今誰下口。此事且置。祇如山僧生緣。還是己丑。不是己丑鐵牛卸却黃金角。金毛復化銀蹄狗。八角磨盤空裏走。且道。走向甚麼處去。以如意打二○○相曰。一微塵裏轉雙輪。磨心不動無前後。喝一喝。下座 元宵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圓時尖相在。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尖時圓相隱。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今日正團圓。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雲月相會聚。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雲散月華皎 問如何是君。師曰。星中月最尊。曰如何是臣。師曰。日下棒紅雲。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眾星皆拱北。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無水不朝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從龍風從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翠屏崖下水潺潺。曰如何是青原境。師曰。待月橋邊風謾謾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空庭橫蝶螿。曰向上宗乘還許學人通個消息麼。師曰。斷碣偃龍蛇(覺浪盛嗣)。

浦城好山戒弘大伊禪師

閩丹霞黃氏子。稟戒弁山雪。雪問。誰人拖你死屍來。師忽疑情頓發。旬日不安。一夜五鼓。聞鐘聲有省。入方丈。雪曰。誰人拖你死屍來。師曰。臘月早梅香。又問。阿那個是你自己。師曰。對面不相識。雪曰。那裏學得來。師一喝便出。又問。

無情說法意如何。師曰。山自高兮水自深(覺浪盛嗣)。

吉州青原叶鈔大權禪師

廣昌吳氏子。九歲出家于本邑大覺寺。受戒于捧山。後因讀楞嚴經。咄此非汝心。遂得入處。復歸省天界盛。入室禮拜起。盛擲住曰。速道速道。師便喝。盛打出。師復入連喝。盛曰那個。師亦擲住曰。速道速道。盛靠禪床曰。侍者相救。師掌侍僧曰。者掌合應老漢喫。便出 解制上堂。雨到山頭落。松枝小更青。隨松過聖域。一徑出紅亭。來也恁麼來。江上漁舟朝泛泛。去也恁麼去。途中牧[竺-二+遂]暮聲聲。一鉢飄飄象外。隨情日月。雙眸炯炯寰中。任意烟霞。祇如萬機休罷千聖不攜一句。又作麼生道。殘梅得雨猶堪翫。嫩柳含烟又見春 晚參。建立君臣。打瞎綱宗鬼眼。方知父子。驅除料揀蛇心。處處全提。雀噪寒枝玉蘂。頭頭向上。魚遊絕澗冰壺。堯天共享昇平。舜日咸沾王化。景仰當今之福。恩叨上古之隆。大眾。祇如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朝來掃葉雲中臥。晚去攜泉月下行 除夕晚參。半生東奔西走。年窮棍破無口。雲中爆竹堆聲。水上權鯨疊吼。巖居一種風流。冷水快飲三斗。笑倒拾得寒山。撫掌竟忘禿帚。近來費盡米鹽。養得一頭癩狗。度歲聊以烹陳。愧乏泰和老酒。遂以手作供勢曰。請(覺浪盛嗣)。

蘇州西洞庭同岑大燈禪師

嘉興項氏子。家世簪纓。鼎革後。師志慕宗乘。投里之賢溪出家。從愚菴孟于資聖稟具。尋事徧參。有所得。末參天界盛于皋亭。充記室。一日盛問。今日事作麼生。師曰。坐看黃鶴飛。臥聽蒼龍起。盛曰。承誰恩力。師禮拜曰。親見和尚。盛又問。洞山邈得雲巖真。子向後邈得老僧真麼。師曰。敬為流通。盛曰。祇如雲巖道。祇者是。子作麼生會。師曰。大燈禮拜有分。便禮拜出。順治戊戌。侍盛遷龍淵。室中記荊 山居小參。揮拂曰。十年行脚。飽領風霜。途路邊不曾逢著半客。一旦居山烟雲裏。何妨遇個大虫。所要據虎頭收虎尾。隨緣自在。任性逍遙。只是獨寤獨歌。無人作伴。驀擊拂曰。龍山大梅來也。道曰。恭喜我輩千百年來未曾得個知己。今既有子。同心合志。當為浩歌一闋去也。山寂寂水悠悠。青松白石任優遊。堪笑老鬚成老大。九年面壁不知羞。師顧左右曰。莫謂嵇康後。知音遇者稀 元日小參。元正啟祚。萬物咸亨。否去泰來。剝盡復至。梅花香煖雪花寒。沉水烟凝泉水凍。椒盤茗椀各慶其時。谷鳥淵鱗同欣永日。者是新年頭佛法。舉向諸仁。須知更有不隨新舊所移。不為寒暑所轉者在。若能透得此關。便許齊肩佛祖。卓拄杖曰。待晚間。與大眾說個徹困(覺浪盛嗣)。

廬江冶父南洲月禪師

六安李氏子。幼願離塵。順治丙申。依冶父星朗雄薙染。首參藏身處沒蹤跡話。力究兩載。無所入。偶經行。擡頭覩佛像。得省。詣方丈呈似。雄勉以竿頭進步。一

日侍雄山行。雄問。與麼來時如何。師曰。鷄銜燈盞走。雄曰。不與麼來時如何。師曰。鼈齧釣魚竿。雄曰。來與不來又如何。師曰。前不構村。後不送店。雄曰。一言契合時如何。師曰。刀斧斫不開。嗣是游歷諸方。至庚子。隱靜於英廖之大望山。閱殃岫救產難因緣。忽大徹證。即走冶父見雄。乃承印可。命師首眾。遂記荊焉。癸丑冬繼席冶父。結制上堂。諸昆仲。還知法輪大轉麼。喝一喝曰。夜半石人誇錦繡。平分鳳嶺蟾光。曉來老鶴唳晴空。占斷冶溪秀色。是以就路還家。切莫捨父逃逝。汝等今日南明日北。山僧左手提右手挈。古佛堂中曾無異旨。琉璃殿上那有別說。常憶祖翁一句好。那畔烏鷄頭戴雪。若不直下薦春光。直待梅開香已歇。復喝一喝 上堂。朔風凜冽。霜花凝結。佛祖要妙。頭頭漏洩。青雲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月。格外真機當陽直截。拂子劈面揮。拄杖驀頭楔。活捉生擒入火烹。直教大地流鮮血。若是美玉精金。自然應無變色。復顧左右。下座 小參。棲鳳嶺頭雲。化龍池畔月。此事甚分明。何須更饒舌。耐參玄人。不解當下瞥。狸奴白牯出頭來。露柱燈籠生欣悅。好大哥真奇特。卓拄杖曰。石女銜笙井底吹。木人把板雲中拍 小參。舉盤山上堂。諸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元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本無瑕。若如此者。是真出家。師曰。於此會得。開眼也著。含眼也。著汝等諸人。還見盤山麼。喝一喝曰。切忌話墮 小參。舉長蘆真歇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師曰。處處覓不得。花滿枝頭水滿湖。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豎拂子曰。此去廬陽不遠 問法雷運震灞川內。寶鑑高懸實際中。續燄傳芳即不問。威音那畔請宣通。師曰。我今日答者話不得。曰祇如正不坐正。夜半正明。纔覺明時。便落偏位。如何是正位。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偏不坐偏。天曉不露。如其不露。依然正位。如何是偏位。師曰。金鷄三唱後。曰正偏不立。寶主互融。又作麼生。師卓拄杖三下曰。恁麼則臨流無限意。盡在棹聲中。師曰。不須重着彩 頌拈花微笑曰。晴烟漠漠柳毵毵。無那離情酒半酣。雖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頌殃岫問產難曰。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星朗雄嗣)。

廬江冶父竺庵蔭禪師

上堂。冶父峰頭雲靄靄。川公橋下水潺潺於此豁然能透脫。更無禪道可相參。山僧恁麼告報。早是與賊過梯。更擬轉腦回頭。奚啻白雲萬里。雖然不妨。更為下箇註脚。以拄杖卓一卓曰。逢人莫錯舉 晚參。棒頭已露仙陀眼。不見同行共轍人。速速閉門重換轂。自然推出合途行 上堂。寶劍橫抽。魔佛盡皆喪膽。金丹一點。銅鐵悉令流輝。若要玄中辯的。格外明宗。直須具殺活之神機。得縱橫之妙用。自然八面玲瓏。十方通暢。還有到此田地者麼。驀豎拄杖曰。到與不到。總向者裏。通箇消息 晚參。千說萬說祇說者箇。識得者箇。萬事俱足。卓拄杖曰。且道者箇是什麼。良久

曰。可惜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作麼生接待往來。師曰。一日兩度濕。曰還有不受者麼。師打曰。好人不肯做。却向屎裏臥 問如何是冶父境。師曰。高低怪石獐蹲虎。遠近長松欲化龍。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饑餐渴飲更由誰。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此義文長。且待別時(星朗雄嗣)。

廬江冶父松翁徠禪師

中秋小參。三蘇橋畔。葉落歸根。實際堂前。月明寂照。互古今而不昧。歷塵劫以常存。說甚麼初三十五增減盈虧。殊不知性海圓融。光華獨露。諸昆仲。還有向明暗未分以前。著得隻眼者麼。乃擊如意曰。金錘擊碎珊瑚月。散作人間不夜燈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須彌撐破虛空脊。七六五四三二一。秤鎚捏出黃金汁。重重門戶潑天開。一任諸人從此入。己躬下事好因緣。七日之中須打徹。大冶紅爐飛片雪 雪中晚參。千峰倒卓。八面玲瓏。粉碎虛空。渾然一色。寂光智照。太平玉燭。長明素朴。家風實際一塵不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大眾還知目前法麼。乃指雪曰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飛入梅花尋不見。遂驟步歸方丈 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曰未審是甚麼法。師曰。你不是鍾子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枯藤倒挂長生月。野鶴閒隨自在雲(星朗雄嗣)。

廬江冶父天濟禪師

結制上堂。逢炎坐蠟六月雪花飛。遇冷開爐。三冬枯木秀諸人既入社火。那拍眉焦。煉得十成寶色。自然觀體全彰。所以古人道。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試問諸人。作麼生照破。卓拄杖曰。大開寶藏憑君委。要識真金火裏看 冬至上堂。問得如雲似雨。答得似粟如麻。不是七花八裂。便是陰錯陽差。正熱處焦煎結凍。值冷時確[此/束]生花。較之於本色分上。有甚麼交涉。殊不知此事如箭鋒相拄。似函蓋無罅。任他夏極斯短。一絲不減。冬極斯長。一線不加。於此明得。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於此不明。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諸昆仲既爾。事從理住。節逐時催。且道承誰恩力。喝一喝曰。寒巖枯木回春始。凍壑冰河發燄初(星朗雄嗣)。

昭慶天目方禪師

小參。花錦鋪岩。春光值半。以拂子打一○曰。分付諸昆。宜向此薦 小參。若論此事。向鐘鼓未鳴。大眾未集。山僧未出。方丈撩起便行。略較些子。何待鐘鼓已鳴。大眾已集。山僧已陞座。早是落七落八。轉見不堪良久曰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理有萬端山僧今日也不惜口吻重為諸人。下箇註脚。驀拈拄杖卓一卓 頌丹霞燒佛曰丹霞燒佛業非輕。院主眉鬚火裏生。自作從來還自受。孰言因果不分明 頌殃嶺產難曰。出岫雲無心。還林鳥知倦。孩子下生時。矍曇口靈驗 頌德山托鉢曰。月落空林寂。秋光濃欲滴。但聞露有聲。不見桂花濕(星朗雄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中觀沼禪師

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常誨海雲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師將示寂。有客求偈。師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僧肇法師

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以斬春風。

禪月貫休禪師

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

先淨照禪師

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公期和尚

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

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

泉州人。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刳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謹。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呼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眾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為無量無量為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憚禪師

初謁雪峰。次依石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觸體(雲幽即今之法雲)。

雙溪布衲如玉禪師

因閒卿嵩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卿于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于六十年後。塔戶自啟。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峰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

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個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于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

改德士曰。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獼猴。曰如何是道。師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曰謝見示。主曰。你據個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個同參。

樓子和尚

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于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曰。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

嘗以經旨。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圖智證悟法師

台州林氏子。依白蓮仙。問具變之道。蓮指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于名相。膠于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菴元。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師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個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師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元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著落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元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本嵩律師

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却。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個是甚麼字。主無對。

昔有一老宿住菴。于門上書心字。于牕上書心字。于壁上書心字。

昔有二菴主住菴。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菴主問下菴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個無縫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個。就兄借取塔樣子。下菴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昔有一菴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個甚麼。主無對。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

背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智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慙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個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趨出。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為甚不去高麗國。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僧無對。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曰。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僧無對。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僧無對。

洪州太守宋令公

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眾無語。

江南相馮延巳

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左右報菴主。大王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起。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麼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曰。汝道無。我聾。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于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

死魚浮放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

鷓子趨鷓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眾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鷓子見佛。為甚麼却顫。僧無對。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盡會。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翁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溫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于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青州佛覺禪師(疑雲門宗)

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嘖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照日新。

圓通善國師(疑雲門宗嗣佛覺)

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者。師叉手進前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耶。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即是。不禮即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後住延聖。示眾。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即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話落人間。示眾。舉雲門大師觀音餠餅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却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廣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連。

燕京慶壽元悟玉禪師(疑雲門宗。嗣圓通)

金顯宗。遣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者是甚麼字。師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為。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心若依佛也是塵。師答曰。無為無作。認作無為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是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鏡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疑雲門宗。嗣圓通)

嘗有偈曰。妄想元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二人。

高郵州定禪師(疑雲門宗。嗣元悟)

初參元悟。室中舉僧問元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于是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乾屎橛。

杭州徑山雲菴慶禪師

建陽人。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是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竹林巨川海禪師

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

雲峰樵隱悟逸禪師

懷安聶氏子。皇慶泰定間。賜佛智號。奉旨三住雪峰。百廢具修。大為法門盛事。嘗序雪峰錄曰。老真覺。自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鰲店月寒。象峰雪霽。攬醍醐于一杓。彰大用于三毬。譬之轟百億雷霆于四天之下。曠數百世真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廣陵一奏么絃。下里不復聲矣。元統二年示寂。塔于本山。

垓北和尚

涉獵經史。言辭簡邃。鬢首垢面。動靜不羈。嘗題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于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謂眾曰。吾垂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蛻。

鎮州嘉山來禪師

僧問。鍊牛和尚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示頌曰。鍊牛鍊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

為山太初禪師

字子愚。溫陵人。世為儒者。倜儻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博綜內外典。多所發明。所為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于尊勝。以律自檢。盡去豪舉之習。出嶺遍參。叢林有聲。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劔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未幾真德秀西山居士。延師主大瀉。二十餘載。百廢俱舉。日繞萬指。師說法縱橫博大。鉗鎚學者。不讓古宿風。西山既致政。每與師游。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故諸儒雅重之。

五臺鍊勒院子範慧洪大師

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忽大悟。遂造河朔。見汶禪師。陳所見。汶印可之。臨終說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蔣山慧空元模禪師

古田蘇氏子。大德庚子。定中遊蔣山元獎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為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選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眾曰。吾昔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即當入滅。因為眾說四諦法。復說偈曰。四十年餘寄俗塵。如今却顯個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鍊船無柁亦無篷。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覓無跡。虛空撞破

見端的。縱使鍊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象鼻巖前。亦當如是。言畢。雲霧四起。雷雨大作。化火自焚。塔于菴之西。

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

臨洮蘭州冠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得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底。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遂往參白雲海。乃承印記。泰定二十四年。出主普照。身著白衫。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杭州靈隱普覺淳朋禪師

嘉祐五年。奉旨斷還九里松集慶占路。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并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縱橫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明州雪竇常藏主

橫山之高弟也。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為常達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鍊牛曰。百煉爐中輒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拚-厶+去]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真。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巖濠頭

丁安人。諱覺真。號竺心。初見絕田耕子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湧泉古愚。愚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真曰。特來禮拜和尚。愚曰。者裏容你不得。真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愚便休去。又往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真擬進語。被際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真問。是甚麼。曰。行脚僧。真遽指其足曰。草鞋繩斷。為甚不知。僧無對。真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相看真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奎曰。且道是男是女。真曰。鷄銜燈盞走。鼈齧釣魚竿。

明州育王勉侍者

空室之族姪也。少年有志。不幸短命而死。嘗有送同事僧遊台雁偈曰。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雁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

。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秘魔擎叉。俱胝豎指。

鑛工張生

諱德。鄞之下水人。世為大慈供堂。隨眾聽法。有省。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眾皆述偈詠之。生亦隨後。占偈曰。一花擊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眾。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為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畫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

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

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未詳法嗣

永福靈江浩首座

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墻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老素首座

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天曆間。有僧得其山居述懷三偈手跡。詣紫籜。求竺元和尚著語。竺元曰。諸方皆以其不出世不說法為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大鑪一擊。眾響俱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落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花。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森掠黃葉。却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

目瞽。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真淨界中。本無一塵。掃個甚麼。座亦豎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烟。清溪有水何曾飲。綠野不耕長自眠。個個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作麼牽。

淨慈元菴會藏主

臨安人。參晦機于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

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巖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而產一子。翌日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生子。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遂棄家。既茅于東峰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閒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為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平石翁。為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個信息。亦見一夢兩覺

。而夢覺一如乎。主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語寄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

嘗坐夏于淨慈東園寮。壁間有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懇禱甚切。一日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憑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有志者聞之。莫不興起。蓋其至誠感人如此。

溫州靈雲省菴思禪師

性方介。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偏叩諸方。後出世靈雲。次遷靈巖。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為我伽藍。瓜籃菜籃。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搜搜頭。狗走抖擻口。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師年踰九十矣。龐眉皓髮。頎然清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喫茶。徐觀其壁間題。有詈僧詩。格調頗肖寒山。其辭曰。五瘟不打頭自髡。黃布遮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嚙猪嚙狗十分能。空室須臾拜辭。不敢再犯其鋒。

文獻黃潛居士

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天曆初。詔天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眾僧共處。若別為治具。則不樂。甚至詬罵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為。從他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又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花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士以文章名世。蔚為一代儒宗。以其造詣入微。不覺冥符聖意。況與吾輩雜處。不肖自異。亦可尚矣。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

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花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

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峰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個。兒孫乞活也應難。

明州天童默中唯西堂

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拚-ム+去]得入。為人只在一絲頭。

宜興佛隴可上座

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己眾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峰壽首座

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此/束]半邊。

天台山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

四明王氏子。初見日溪詠于天寧。復參方山。泊諸大老。尋卓錫上雲峰。影不出山者五十載。洪武己酉。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口*耶]阿[口*耶]。恁麼喚作病得麼。眾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杭州僊林寺雪庭禪師

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于僊林。一見契合。因閱楞嚴。至于一毫端現寶王剎。有疑。後詣江陰乾明寺。覩萬佛閣金碧崢嶸于眉宇間。忽有省。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不覺瓦解。述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元妙。乙卯。休休應淨慈請。師復依侍。乃蒙印可。師自號幻寄。嘗曰。夫幻即寄之踪。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真空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

聞鷄鳴有省。占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渠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淮南祐上座者

久歷叢席。儕輩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疎。居無何。語眾曰。吾去矣。或謂其戲也。迫之求頌。即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趺坐奄化。主事僧亟呼撼之。師復張目。舉手謝曰。不致上累。善為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嘉興聖壽宜翁可觀禪師

出家于南屏。從車溪得省。建炎初。主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鉢也。乾道辛卯。丞相魏[木*巳]。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

閩之長汀張氏子。投龍歸通。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嘆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徧叩名宿。機緣或契。師不自少肯。見盤龍陽。頓釋凝滯。陽以衣拂付之。隱瀟峰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眾曰。吾去矣。眾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身塔于本山。世壽八十有四。

佛妙禪師

昆明人也。出家于天華寺。洪武癸亥赴京。賜衣鉢錫杖。遊兩浙。宣德己酉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為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徑山傑峰英禪師

為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有偈。送曰。凌霄峰頭第一座。摩訶衍法皆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誰敢和。上堂。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

徑山敬菴莊禪師

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出家。遍參知識。了徹宗源。往依全室于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少師姚公等。交章薦師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于水嶺小池上。

待詔沈士榮居士

建安人。洪武中。為翰林院待詔。嘗著續原教論辯解一十四篇。其論略曰。人之為類不同。故聖人之教不一。此教之迹。所以異也。然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窮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教之理。所以同也。此心也。此理也。天下未嘗有異也。迹之雖異。若推而極之。必當致其同也。又曰。若得本忘末。不為迹之所惑。研窮心性之原。直趨至善之地。則殊途同歸。無有彼此之間矣。又曰。是心也。變而不動。死而不滅。斯理之明。昭如皎日。且安得而自蔽歟。若人識此心。悟此理。在儒為真儒。在僧為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又曰。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甚則撥無因果。廢滅天理。以造物歸于無知。善惡皆無果報。至仁夭暴壽。敬慎蒙禍。淫佚獲福。小人徼倖。君子無辜。不明前因。曲為之說。理則不通。障正知見。惑亦甚焉。又曰。自

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者也。又非但文字而已。至如日月雲霞。飛潛動植。色聲香味。而咸臻妙理。此教之體也。得失違順。生死苦樂。事物遷流。而常住真性。此教之相也。文音語默。食作動息。威儀典章。而隨機普應。此教之用也。具是三者。其道大行矣。孰能排而毀之。拒而絕之乎。智者體吾佛之理。觀孔聖之道。性理之學。益加詳焉。而勸善戒惡之文。尤為緊切。大有功于名教。豈可自生違背。蔽吾心之良知也哉。其觀心解略曰。心該萬法。法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故世尊初成正覺。歎云。奇哉。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蓋人由迷此心體。不知反求。外為六塵所惑。內生沉掉二病。是以局促無知。偏僻異見。唯佛如來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于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間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無礙。廓徹無違。故號三界大師十方慈父。今儒者尚自不識本心。豈能以心觀物哉。又曰。蓋不識自心。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又曰。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著顛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議之所能及故微。精者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為故不雜。乃能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者即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後儒但以情識未動。即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止欠悟耳。儒者釋中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又曰。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徧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譬如塵鏡未磨。水流未止。擬求鑒物。未之有也。自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愈遠矣。又曰。一日觀心證理。則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貫通焉。夫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亦求其在內者矣。其內教外教辯略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于內。心性是也。求之于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為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為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為宗。其視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為有本。是當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何自為矛盾歟。又曰。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為本。而推其用于外。後世文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為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而有實踐之跡。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為性理。故本末體用。于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于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履踐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其作用是性解略曰。大覺無思。乃徧知于法界。識情有著。徒妄起于塵勞。佛與眾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途。佛性只在眼耳鼻舌之間。妙用不離見聞覺知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舍。名為直至

道場。頓見本來面目。又曰。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鑑照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即是認著影子。使毫釐繫念。瞥爾情生。業相宛然。仍前迷倒。此舉心塵起。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著力不得。又曰。三代而上。未有佛可名。惟聖帝繼天立極。推本于天。言人得此明覺之理于天。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言人皆以此明覺為體也。率依此覺性而常不昧。謂之道。修者。即養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者。私欲未起之時。純乎天理者也。私欲未起。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寂者誠也。至誠無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繼之以戒謹恐懼。不覩不聞之際。不使隱微之或動。皆是養此未發之中。常覺不昧故發為中節之和。則仁義禮智。不待思而中矣。斯所以為教。後章言。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皆修道之義也。又曰。聖人得此理。乃立世間治教之法。吾佛得此理。乃立世間出世間解脫之法。儒門但明天人之道。吾佛則明四聖六凡之道。若盡天人之道。則可以趨佛道矣。其于性理不明。則天人之理。有所不明。又安能究佛氏之理乎。士識遠材全。深達法相。議論縱橫無礙。剖發幽醫。直明心宗。而辭旨猶善巧精妙。其曰續原教。亦可謂克繼鐔津之緒者哉。

杭州雲棲蓮池祿宏大師

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于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祝髮。北遊參徧融。復謁笑巖于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樵樓鼓聲。忽大悟。述偈曰。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後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時因饑荒。疫癘盛行。餓殍載道。當道發儲賑濟。命醫救療。舉師董其事。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個高臥不起。致令慧日顯異惑眾。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疴潰散。毒血淋漓。萬脉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眾生。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只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即是如來堅實心。問參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曰善說般

若。意旨如何。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個甚麼。示採蕨者曰。心訣教我如何譚。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君說。新春日示眾。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嘗自贊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臨終時。預于半月前別眾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端坐而逝。

紫柏達觀真可大師

句曲沈氏子。性慷慨激烈。弱不好弄。不喜見婦人。年十七刈髮遊方。聞誦張拙偈。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遊京師。參徧融。萬曆癸卯秋。忽妖書發。師罹難。先是神宗手書般若經。偶汗下漬紙。疑當易函。遣近侍質于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由是注意焉。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著審而已。拷訊時。師神色自若。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當笞楚。抵死不屈。十二月五日入獄。法司定罪。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孃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為。及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復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語畢。端坐而逝。時明神宗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一。臘四十有一。塔全身于徑山文殊臺左。所著有紫柏集。行世。

瑞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

黃州麻城熊氏子。偶遊蕩山。有宿衲。謂師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又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伏牛。遍叩知識。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又一日失手。檀蓋打頭。渾身汗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個無念。何疑之有。往龍湖。同李卓吾居士。到駟馬山。會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依文講罷。士顧謂師曰。你試說看。師擬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個聾。師忽大悟。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住後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個不屬四大。問古人迸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

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復友人書曰。山中兀坐不聞動息。學道要趁初心猛利。就要討個分曉。日用對境逢緣。纔得出脫。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于世情耳。近時學道人。只圖口舌利便。見識聰明。忘却本命元辰。直待病苦臨身。手脚忙亂時。一些也用不著。又不恨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聖佛祖。也只如此。便是毀謗如來正法輪。自夢未醒。且莫錯會。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劔。鍊釘飯。木札羹。塗毒鼓。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近傍處。狹路相逢。眨眼蹉過。到者裏。情枯想絕。思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于無可捉摸處。驀地猛省。馳求心一時頓息。慶快平生。更不隨逐聲色。知見全消。是非泯跡。到此田地。但是聰明解會。能所神通。脫手讓與他人。終日如癡似訥。虛腹閒心。世人莫能識。鬼神覷不見。閻老子何處著眼。纔是真自在也。

夔州白馬寺儀峰方象禪師

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菴。令看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元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驀地一聲何所作。白雲青峰齊點頭。嘗遊浙中。菴居杭之清平。真寂印嘗依之。一日師舉青峰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青峰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為甚麼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能大悟。師遽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則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罵趁出。印直得汗流浹背。由茲憤志力參。萬曆壬辰。師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師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轟字。一面書轟字。凡應機。多舉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廣信府鷺湖養菴心禪師

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談四生之義。師于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洛之太平落髮。南還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述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口@力][口@力]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里。住靈山。嘗畫大圓相于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憊[怡-台+羅]。後遷鷺湖。十年不立座元。無異來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鷺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道眉毛八個纒。須知佛祖不容前。又嘗置無門鎖室中。以驗方來。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曆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鍊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韶州曹溪憨山德清大師

全椒蔡氏子。幼習儒業。年十二。禮報恩林為師。十九芟染受具。與妙峰為友。偶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有省。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妙峰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個泥牛。鬪入水中去。至今絕消息。峰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尋往燕都。參笑巖寶祖。寶問。何處來。師曰南方。寶曰。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寶曰。子却來處分明。師便禮拜。後為黃冠所誣。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脈尚冷然。越十有一年。免戍留曹溪。又九年。始還僧服。乃歸匡廬。結菴五乳峰。作逸老計。師嘗過德山禮祖塔。偈曰。堂前閒托鉢。獅子漫調兒。覲面難回處。低頭不語時。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為問三年事。因何得早知。山居偈曰。生平踪跡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鍊。奈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對孤峰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復還曹溪。未幾忽告眾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端坐而化。時明熹宗天啟癸亥十月十三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供全身于南華祖堂。所著夢遊集四十卷。行世。

杭州真寂閩谷廣印禪師

嘉善周氏子。母夢元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常瞑目端坐。父母送率杭州開元寺。剃度後。師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師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峰和尚。結茅清平。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上雙徑。結茅白雲峰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于是往雲棲。盡得蓮池大師之益。次參龍池傳和尚。適傳負暄堦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傳曰。恰好不在。師即展禮。人事畢。傳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即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誦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傳曰。更欲如何。師曰。視圓悟大慧。為多愧耳。傳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瀕行。傳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真寂。四眾懇請開堂。師堅持不肯。遂南遊。隱建州廢寺。及自閩歸。司理黃端伯復以為請。師曰。某孀居久矣。豈更適人耶。師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雖洞透祖關。而挽回流俗。終不以悟。自居。教律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為眾演說。聞者靡不心服。崇禎丙子臘月。辭眾告寂。塔全身于孔青之陽。

海虞破山洞闍法乘禪師

別號雪柏。吳江李氏子。少從華山刵度。單身行脚。參紫柏可尊者。可問。一句中具三元即不問。一元中具三要如何。師屈指曰。也是死蛇當頭。可大悅。以禪虎稱之。一時名重叢林。師住天目中雲菴。雪嶠信參次。師坐火箱。口喃喃地。信即跳入火箱同坐曰。口喃喃地作甚麼。師笑曰。汝從何處來。到此天目。信曰。從無陰陽地上來。師默然。信即跳下火箱。林皋豫參。師適在山門相遇。師曰。那裏來。豫展兩手。師曰。這裏天王殿倒却。還知麼。豫曰。既是天王殿。為甚麼倒却。師曰賊。師一日謂嚴天池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個甚麼。勿謂三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和和。師住破山。舉漢月藏為首座。每言。近日禪病。往往搏量公案。註解因緣。磨楞合縫。稱斤度兩。不惟自隔千生。更復陷人無算。天啟三年七月。臨示寂。呼侍者。至即為坐脫。供全身三七日。儼然如生。世壽七十二。塔于破山寺。南牧雲門。刊師語錄十卷。行世。雪嶠信為之序。

翠巖古雪通詰禪師

開爐上堂。翠巖啟大爐鞴。柴炭渾無半塊。一雙赤手空拳。煨盡凡情聖解。且道煨盡後如何。火裏螞蟻吞却螃蟹。上堂。南泉斬猫。歸宗斬蛇。金牛喚飯。趙州喫茶。盡謂是宗門向上全提底時節。仔細檢點將來。俱未作家。何故。淨白地上。不可撒沙。上堂。今朝臘月十五。屋角。梅花正吐。長連床上衲僧承當。切忌莽鹵。不莽鹵。焦尾大蟲原是虎。喝一喝。上堂。三十年前。登山涉水。歷盡艱辛。覓個住處不可得。三十年後。南北東西。無非住處。四方延請不肯住。大眾未得住處時。辛苦馳求。既得住處後。為甚不肯住。還知此意麼。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上堂。翠巖有句話頭。不假著意參求。若人直下薦得。成佛也是縣疣。且道是甚麼話頭。拽拄杖下座。問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如何。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階前石礫盤。僧禮拜。師曰。看看礫盤動也。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紅爐飛片雪。問不離當念時如何。師曰。獼猴繫露柱。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曰。火裏鍊牛行。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炎天不著袴。曰如何是法身。師曰。皮裹骨。問如何諸佛出身處。師曰。搗[打-丁+(天/韭)]堆頭。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曰。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正眼。師曰。金州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茅屋畫磨門。曰見後如何。師曰。懸崖生石耳。問疑情頓發時如何。師曰。萬里一條鐵。曰本來成現事。何故最難明。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問昔日聞風。今朝覲面。覲面一句。請師分付。師曰。棒打石人頭。

黃介子居士

諱毓祺。毗陵澄江閩人也。慧業夙稟。博綜內外典籍。久遊天童磬山之門。有所契入。曾作語錄序。有石磬音嘹亮。聾人耳更聞。斯言不我欺也。昔漢武以兵法教去病。曰。不在學古。顧方略何如。明皇示韓幹御府圖。幹曰。不願觀也。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活馬。磬山胸中有活元。要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挑。為天下人。抽釘拔楔。豈口耳所能傳授耶。我于是錄。聊窺一斑云云。後天童將順世。以衲衣贈之。至甲申鼎革。士罹難南都獄中。一日書偈扇頭。寄同參古南門曰。劒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奈雙九忽跳何。遂擲筆而終。

僧摩居士馬一騰

永嘉人。自幼警敏。好讀異書。過目不忘。補邑弟子員。文有時譽。保舉授州刺史。不應。其為學。不事章句。直窺理奧。早已歸心內典。深智弘慈。雅欲度盡一世。首著明明德論。頓覺自性虛通。年二十八。聞屠門宰割聲。遂不食。受戒于天台無盡燈。後從華嚴悟入。具無師智。得大辨才。再參博山來。默承印可。欲留薙染。顧謂各從所願。重取雲門臨濟語句及趙州睦州公案。反覆徵詰。警然透豁。嗣是胸臆中。便有丹霞良遂榜樣。且謂一入博山。勝古人三登九上也。厥後一以提唱佛祖正令為宗。至于福田利益。如放生掩骼施藥濟貧諸事。皆以無緣慈行之。則徧游吳越金陵豫草楚粵諸名區都會間。杖履所至。緇白趨風。一以平等遇之。三根普接。宿願初心。無不喪其所懷。來而得所未曾有者。及門林增志太史延之入燕。都人士。以及海內諸名雋嚮往者。不異在吳越時。覲面酬機。俾人人踴躍抃舞。嘗之市。見避難諸困民饑寒狀。乃拉同人。合金衣食之。輒微行手給。歡聲沸地。亡何示疾。一榻獨坐。捉麈揮毫。不殊平昔。差少飲食耳。易簀前。及門張二無。入室求示。士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想。不獨世諦是妄想。即于出世妙法。若起絲毫見。便是命根不斷。又曰。古德室中三問如版鳴。為甚犬吠等語。皆是勘驗學人。欲打斷命根辣手。若于此處擬議。早已白雲萬里。二無領略微旨。越一日。櫛沐更衣。書遺囑曰。我夙願在勝果山中。櫛過武林。便當以此山為斯丘。復語增志曰。奄忽之期。不出隔宿。汝但勿離左右。志曰。預知時至。亦如是乎。士曰。此時非專指一期生死。乃一切聖凡同時圓寂也。說個預知。猶是捏目生花。魏元起問曰。弟子于祖師關棧。未能轉身。士指臥榻曰。此高多少。起曰。七尺八尺。士曰。莫錯會。任澹公問曰。生平于此事。非不深信。只未免僮侗。士曰。若生死岸頭。亦復僮侗得去。正是不惡。陸文垓問曰。向參父母未生前。至今未有消息。士曰。汝未到無消息地。垓曰。師向謂青色青光作麼生。士曰。我于今又不與麼。說淨土黑如漆。黃以實後到。拜于床下。士合十。實問曰。師有囑付麼。士曰。若世法事。則從來不起一念。若出世法事。則西天東土諸佛祖。從無實法與人。若曰有可囑付。便好三十棒。復書偈曰。此事不容商量。開口打斷

脊梁。不容商量處。可道一句麼。駱駝形狀古于象。南人驚叫自愴惶。擲筆而逝。所著有半樹菴錄。南詢草。宗門三關。彌陀十咏。心識源流圖說。王舍城遺草等書。士生于萬曆庚辰夏。卒于崇禎丁丑秋。世壽五十有八。塔于勝果山麓。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

江南金壇人。謁鐵舟海于金山。問山河大地俱有壞時。且道金山壞不壞。海伸一足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端的。士曰。下語也不難。祇恐與師隔一層了也。海曰。恁麼道又爭得。士曰。和尚又如何。海曰。切莫當面錯過。士諾諾。又問。蘇長公與佛印禪師。玉帶機緣。請師代一轉語。海曰。山衲若代語。玉帶又要還了也。士曰。畢竟下甚麼語。方得相應。海曰。莫謂山衲無語好。士曰。將謂別有。海曰。今日方始瞥地那。士一日舉似同年孝孫則。孝曰。何不道是語何有。是坐何處。士寓孝則居士園久之。孝問曰。邇來不見兄有禪。士曰。禪可見麼。孝曰。試道看。士曰。想不必道。次日孝謂士曰。大悲閣記。是兄的。是古人的。士曰。是我的。孝曰。兄忘却了也。士點首。後入都寄書曰。此行良苦。幸蚤為我賦招魂也。孝復曰。安得便心動。北風有何惡。士請告歸。道經高郵。乃別孝曰。予將浪蕩。了此一生。孝曰。何處去。士曰。過得廬山又峩嶺矣。後果終于峩眉伏虎寺。臨寂留詩一律曰。愴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直向鑊湯求避熱。又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一念祝能仁。題畢。趺坐擲筆而逝。

江西泐潭元白可尊宿

楚之武攸鄧氏子。受業雲居巖。久依金粟悟。出住泐潭。上堂。死蛇把作活蛇弄。曹家女千古風流。雪峰攏下拄杖。真個嚇人。寶峰攏下拄杖。可有要喫嚇的衲僧麼。平地商量。千峰互峻。一任當堂。打破古鏡。上堂。有時言句硬如鐵。有時言句軟如綿。遇薑則辣。遇鹽則鹹。且道遇著達磨祖師。如個什麼。西天梵語。東土華言。土堂。道不屬修。屬修非道。心不屬知。屬知非心。不是心。不是物。喚作道得麼。牆外底。牆外底。此去靖安三十里。足下何人不得知。上堂。入道無難。惟嫌揀擇。大的大。小的小。拈過一邊。只如三月桃花。九月菊花。安頓何處。一春一秋。一放一收。豁開法眼。不見來由。上堂東峰發曉。日輪出也。地爐發紅。凍冰釋也。衲僧發急。也個什麼。元正初六。光陰甚速。誰不曾聞。鼓聲塗毒。頌拈花微笑曰。說一遭記一遍。耳聞深處多坑塹。翻身吐出鐵囟圈。聲色頭邊開八面。刃上鋒機上箭。賺殺騎獅跨象人。刹竿倒却何曾見。頌一喝耳聾曰。打失一星火。一喝三日聾。大家只是看。山君咬大蟲。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十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十補遺

未詳法嗣

順天大千佛寺徧融真圓禪師

西蜀營山綫氏子。家世業儒。書史過目不忘。族人曰。振吾宗者。必此子。至年將立。感生死無常。遂捨家入雲華山。禮可公為師。薙染。抵京師聽講華嚴。至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處。倏然頓悟。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為礙。私謂曰。法界玄宗。毗盧性海。無外吾之方寸矣。且道離文字。孰衍孰聽。畫餅不能充饑。斯言信矣。翌日曳杖東。下至洪。州居馬祖。庵時同氣相求者畢至。歷七載。乃入匡廬。躬鬻薪易米供眾。不避風雨寒暑者。二十餘年。居獅子巖時。常橫一棒坐巖口。僧來輒熱棒棒之。惜無有契其機者。前後四入京師。初住龍華。次住柏林。又逐世剎海。最後慈聖太后。建千佛叢林。請師居之。嘗在杲日寺。講華嚴。有狂僧。觸太宰繫獄。因併逮師。至于匡。師稱大經名。而鍊索檀匣。轟然為盡裂。人皆感其異。相率皈依。而圍扉中。皆浩浩佛聲矣。刑部獄中。苦逼萬端。師處之晏然。同刑者驚其異操。師曰。無他術也。心存中正。雖處患難。而不知有患難也。張大岳上章明師無罪。得免。慈聖皇后。命復居世剎海。陸五臺問。如何是文殊智。師曰。不隨心外境。曰如何是普賢行。師曰。調理一切心。曰如何是毗盧法界。師曰。事事無礙。陸嘆曰。今而後。萬殊一體。我知之矣。趙大州問。孔子方佛奚若。師曰。仲尼治世聖人也佛則治出世之聖人也。懲惡勸善。理誠無異。剖裂玄微。佛氏方罄。州為首肯。明神宗萬曆甲申九月。師命迭龕無緩。適一孤鴈集方丈。師曰。爾來耶。至九日尚坐繩床聞晚課誦願生西方句。遂泊然而化。壽七十九。臘五十。全身瘞德勝門外普同塔。

太原臺山妙峯福登禪師

山西平陽徐氏子。從蒲州萬固朗出家。有願行普賢行。始於讚嘆寺立禪三載。遇異僧指示曰。普賢行乃潛行密用。調一切心。非勞筋苦骨之謂也。師遂南遊金陵。參雲谷。谷拈念佛是誰話令參。同憨山清北游。參徧融圓嘯巖寶大千潤諸公。萬曆初再參大千於少林。一日請益千曰。九年面壁。坐耶非坐耶。千曰。坐不坐兩頭語。須知旋嵐偃嶽。就中原自不遷。師不解。問憨曰。物不遷耶。憨曰。諸法元無去來。遷箇甚麼。師有省。隱居臺山。獲文殊摩頂授記。豁然大悟。道望隆重。至有猛虎引路。菩薩送燈。建橋梁。修梵剎。功行多不及錄。神宗夢師像。徵赴京。賜紫衣師號。示寂。塔于臺山。勅封真正佛子(大千碑後不立師名。缺疑。因附于此。來者再詳)。

南康雲居顛愚觀衡禪師

行脚時。嘗過雲間。因訪陳眉公。三度通刺。適公有事。未及接見。師乃留偈而去。偈曰。硯池三柳秀。筆架九峯高。堂上讀書子。清風吹布袍。公見偈。急呼舟追之。至蘇州。而師却杜門不見。有圓通頌百首。一曰。展脚長眠白月下。光明不讓水晶宮。睡濃不做圓通夢。佛祖都為過耳風。一曰。廣大普門深復深。九重宵寔更沉沉。

。玉階青鎖行人斷。鎮日簾垂鳥不音。一曰。誰家公子慣風流。淺履輕衫錦市遊。醉倒春臺迷出處。不知身在岳陽樓。一曰。眼底笙簧聽不盡。耳邊朱子任參差。飛刀雨矢盈空下。正是圓通自在時。

達澄受昭禪師

通州人。不言姓氏。嘗參天童悟。充西堂。未幾忽棄去。人莫測其意。或嚴寒履水。或深夜陟巘。或俗其頂。或民其衣。獨語咄咄不休。或談鬼幻事。聞者疑駭。遇眾環拜。視如路人。輒叱之曰。我不識汝。或反拜之。林野奇留師。住天童別室。禮欵甚恭。少頃所有牀坐。一時擊碎。擲階下。眾愕不知所謂。更為陳設。師即掩戶不語。粥飯從牖入。徒眾每隔戶稱名禮拜。師皆不內。忽一日逸去。不知所之。四眾悲戀。牧雲門為師立道行塔。

青林如鑑老宿候

官林氏子。十八矢志慕道。出嶺禮雲棲宏。又參顯聖澄。看無字有省。以偈呈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脫下袴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半身露出令人厭。澄撫而印之。師不自當。後以省親歸閩。及祝髮。復出嶺侍澄。久之歸鼓山。居東庵。及博山無異和尚開法茲山。宿傾心事之。遂稱得旨。自是深埋頭角。潛修密煉。至年八十七。示寂於石林舊隱。閱七□□火光金色。香氣馥郁。平日所持木念珠不壞。

□□□禪師

湖廣人。族姓甯。十九投顯愚衡祝髮。後參天童悟。依侍久之。悟一日見師擡石。遽喝曰。翻轉石頭來。師于言下有省。悟深然之。次日去辭。結茅深隱。後住靜江都。參徒日集。師終不自肯。口喃喃。梵唄不歇。凡有請益。皆叱之曰。參方去。康熙壬子五月朔示微疾。至初八日。命諸參徒入室。問汝等還知老僧去處麼。恩侍者曰。月明照見夜行人。師曰套語。曰師意何如。師曰。壬寅年不生。壬子年不死。汝再道看。曰壬寅年却生。壬子年却死。師振聲大喝曰。得恁麼塗污老僧。曰畢竟如何。師示偈曰。咫尺雲程九十州。